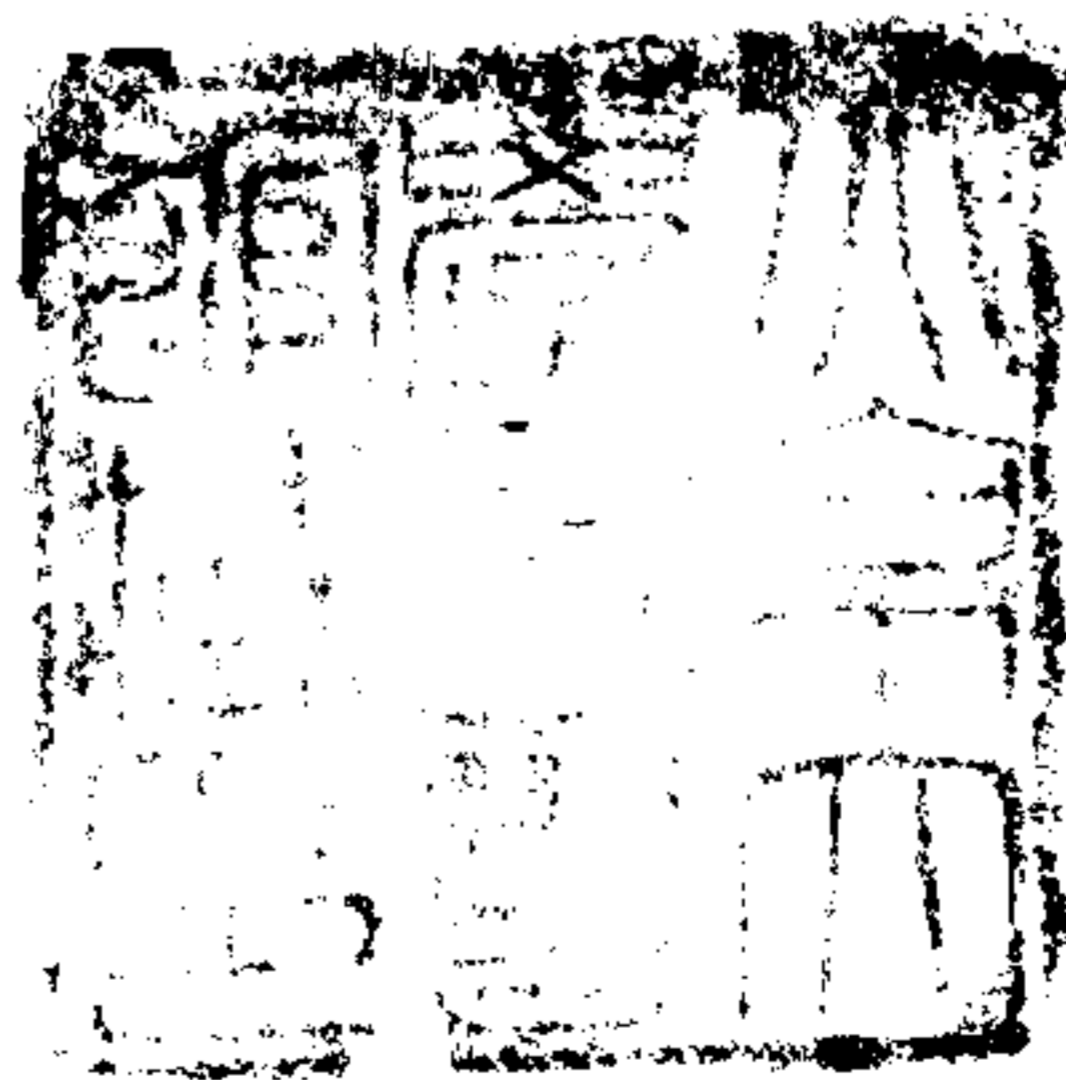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五一・史部・編年類

昭代典則二十八卷

〔明〕黃光昇撰

2277/01

昭代典則序

夫史難言哉學者宏辨
典記考撫曩古然于當
代之故靡幾焉大之則
弘謨洪烈之盛銳意鋪

昭代典則

序

張闕之則金匱石室之
藏煩思紬繹公之則是
非衮鉞之施叶謀而權
定甚有未易三者司馬
氏並職天官二十而南

昭代典則 序

昭代典則

序

遊探舜禹故蹟歷窮海
內講業齊魯以度衷于
聖人宜古今稱史者亡
如史記乃評者猶恨焉
其稱三五之際略矣若
漢興以來故實功令行
事之迹靡不畢究而八
書諸志崑然隻千古焉
以啓班氏羽翼春秋良
不虛耳

高皇帝驅逐胡元肇造中夏

直接皇王之統

成祖靖難

列聖闡繹垂二百季丕教誕

洽人文馮二蒸休軼古

昭代典則

益自

孝皇帝以來而海內文章之

士閎肆崛興駿二乎有

漢之遺矣

世宗襲累世熙洽修明禮樂

丕休究于神人功茂之

存較于漢武不知幾踰

越也固應有司馬材應

纂述之列以昭憲彛于

萬世夫家史興而善失

昭代典則

真美而溢者也野史興

而善涉謬傳而誤者也

裨史興而善入譌瑣而

鄙者也以余所概見東

莞通紀矣猥管雜而觀

欲吐京山洪猷確矣斷
取節而時代闕焉毘陵
雋李憲章矣一僅提綱
而闕于節目一逞胸臆
而盤于事至弇州以論

昭代典則

序

五

著高一代國故家乘異
同亡所不訂闕疑無所
不考沾三命盡自左史
而下若范陳諸人不勝
乙而衙官之及其別集

出掇拾斷爛附益成文
旨史腐令不寂二擲揄
乎哉以此言史二何容
易至若文直事核綱舉
目張紀考傳表體裁具

昭代典則

序

六

而道法兼其吾學編乎
國之大諱難于史者天
造則建文中葉則景泰
端簡則既舉之矣上遡
高皇迄嘉靖而止當是時

世宗神聖威靈莫測惜乎端

簡之縮于筆也閩中恭

肅黃公起端簡之後故

有史材從容朝禮得以

展采錯事無周南流滯

昭代典則

序

七

之戚以其暇日倫鳩百

氏編次日月祖左氏而

禰司馬撰述成一家言

命曰昭代典則其用心

良勤且篤矣吾鄉周氏

見而悅焉屬之剞劂介

武東駕朱職方問序不

佞不佞非知史者而知

難于史迹黃公所撰著

述

昭代典則

序

八

明聖之休光次功臣賢哲之

餘烈撫載禮樂征代損

益建置之際章矣乃德

者試而有譽忌者鄙而

脩詆存疑者易地而讀

時代炫觀而憤聞若諸
史敎者寧能無一二遺
吻益其難哉邇者

天子允輔臣之請釐脩

國朝正史迄今六七載館

昭代典則

序

九

閣作者如林寥々未竣

曷故哉古之史者有專

任而無分曹有獨裁而

無軋筆故史于今者難

且百倍古

昭代典則 序

明班弗紹史牒放遺余願
有事焉而未之愜見也

恭肅之於端簡官品同

人品同立朝建白略同

及纂述而史亦無乎不

昭代典則

序

十

同方之漢班不庶幾焉

班乎哉余故從周氏之

請為恭肅直序之以附

于三代之遺聊以志而

已 肯

五

萬曆庚子歲中秋日

賜進士第南京吏科給事中

兼署戶禮兵刑工五科

事

欽差巡視京營九庫督理後

昭代典則

序

湖黃冊豫章祝世祿撰



昭代典則目錄

卷之一

太祖高皇帝

至正壬辰起兵至丙申

卷之二

太祖高皇帝

丁酉為吳國公至辛丑

卷之三

太祖高皇帝

壬寅至乙巳為吳王

卷之四

太祖高皇帝

丙午至吳元年丁未

卷之五

太祖高皇帝

洪武元年戊申

昭代典則

目錄

一

卷之六

太祖高皇帝

洪武二年至三年

卷之七

太祖高皇帝

洪武四年至七年

卷之八

太祖高皇帝

洪武八年至十二年

卷之九

太祖高皇帝

洪武十三年至十八年

卷之十

太祖高皇帝

洪武十九年至二十三年

卷之十一

太祖高皇帝	卷之十二	洪武二十四年至三十一年
建文皇帝	卷之十三	革除元年至四年
成祖文皇帝	卷之十四	永樂元年至二十二年
仁宗昭皇帝	卷之十五	洪熙元年至宣德十年
宣宗章皇帝	卷之十六	正統元年至十四年
英宗睿皇帝	卷之十七	景泰元年至八年
憲宗純皇帝	卷之十八	天順元年至成化二年
憲宗純皇帝	卷之十九	成化三年至七年
憲宗純皇帝	卷之二十	成化八年至十三年
憲宗純皇帝	卷之二十一	成化十四年至十八年

憲宗純皇帝	卷之二十二	成化十九年至二十三年
孝宗敬皇帝	卷之二十三	弘治元年至十年
孝宗敬皇帝	卷之二十四	弘治十一年至十八年
武宗毅皇帝	卷之二十五	正德元年至八年
武宗毅皇帝	卷之二十六	正德九年至十六年
世宗肅皇帝	卷之二十七	嘉靖元年至八年
世宗肅皇帝	卷之二十八	嘉靖九年至十八年
世宗肅皇帝	卷之二十九	嘉靖十九年至隆慶六年
穆宗莊皇帝	卷之三十	隆慶六年

昭代典則卷之一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閱

金陵周曰校刊行

太祖高皇帝

壬辰 胡虜僭據宇內中華正統久絕是年

聖主起於濠州雖未即位建元然天命有在人心所歸而

中華萬年曆數即已屬之故於是年即紀我

大明以上承三皇五帝夏商周漢唐宋正統而胡虜受權

帖睦爾之昏亂與其四方盜賊之竊據皆我

聖主所驅除者則隨年附見其事云

昭代典則 卷一

是年春我

太祖高皇帝治兵濠州

高皇帝之先江東句容朱家巷人宋季時

大父熙祖始徙家渡淮居泗州

父仁祖又徙居鍾離之東鄉生四子

高皇帝其季也已而徙居鍾離西鄉後遷太平鄉之孤莊

村甲申 高皇帝年十七值四方旱蝗民饑殍殍

仁祖及 太后陳氏俱崩既葬追念 仁祖太后嘗因夢

許從釋氏適入皇覺寺僅五十日寺僧以食不給散遣

其徒游四方

高皇帝西遊合肥歷光固汝穎諸州凡三年時汝穎兵起

列郡騷動 高皇帝復還皇覺寺至是定遠人郭子興

與其黨孫德崖等自稱元帥率賓客子弟攻濠州城

鳳據之於是亂兵焚皇覺寺寺僧逃散 高皇帝亦出

避兵方卜從雄未決蒙古將徹里不花率兵欲復濠城

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為盜以徼賞皆恟恟相扇動不

自安 高皇帝適以閏三月朔旦抵濠城入門門者疑

以為謀執欲害之人以告子興子興遣人追至見

高皇帝狀貌奇偉大異常人因問所以來之故遂留與謀

事久之凡有攻伐即命以往往輒勝子興由是兵勢益

盛初宿州閔子鄉人馬公素剛直重然諾愛人喜施避

仇定遠與子興為刎頸交馬公有季女甚愛之術謂此

昭代典則 卷一

女當大貴馬公謀還宿州起兵應子興即以女托子興

曰幸公善撫視子興撫之如已子已而馬公歿子興欲

為女擇良配謂 高皇帝度量豁達有智略宜配之子

興妻張氏曰今天下亂君舉大事正當收集豪傑與成

功業一旦彼為他人所親誰與共成事者子興遂以其

女妻之即 高皇后也

高皇帝既在甥館遂日治兵掌征討之事時湯和委心推

切為萬夫長

羅田徐壽輝攻破武昌沔陽蒙古威順王寬徹不花等棄

城悉推官俞述祖歿之

蒙古昏亂四方盜起穎川劉福通據朱臯蕭縣李二與

均用彭早住據徐州羅田徐壽輝與倪文俊等皆勝
據蕪水壽輝稱帝國號天完遂遣其將丁普郎等與漢
陽興國武昌威順王及平章政事和尚等並遁去壽輝
又遣曾法興陷安陸府知府丑驢戰死又陷中興路同
知月吉輪出戰眾潰又攻沔陽推官俞述祖領民兵捍
禦不能支城陷被執送壽輝所誘之使降述祖罵不輟
壽輝支解之

二月徐壽輝破江州蒙古總管李黼戰死

初盜陷蕪黃造船北岸欲攻九江黼治城隍收器械募
丁壯分守要害請兵于江西行省以扼賊衝不報武昌
既陷賊乘勝破瑞昌舢舨蔽江而下江西大震右丞李
昭代典則 卷一 三

羅帖木兒方駐兵于江聞風宵遁游兵已及境黼檄鄉
落聚木石於險處以遏其歸路黃梅主簿也孫帖木兒
願出擊賊黼與之出戰大敗賊兵殺獲二萬餘人黼曰
賊不利於陸必以舟薄我乃令以長木數千冒鐵椎于
杪暗植沿岸水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譟而進遇木樁
不得動黼以火箭射之焚溺無算時東際淮甸西自荆
湖守臣往往棄城遁獨黼守城中外援絕而賊勢益熾
進兵薄城分省平章禿堅不花自北門出走黼引兵登
隄賊已焚西門張弩射之轉攻東門黼急往救賊兵已
入矣猶與之巷戰力不能敵乃揮劍叱之曰殺我無殺
百姓賊刺之墜馬與兄冕之子秉昭俱歿州民間之哭

聲震天具棺葬之冕在穎亦歿于賊事聞贈黼江淮三
丞隴西公謚文忠

三月徐壽輝破瑞泰徽等州○蒙古台州路達魯花赤泰
不華與方國珍戰于澄江久之

時蒙古方征徐州命江浙募舟師北守大江國珍懷疑
復劫其黨入海泰不華遣義士王大用往諭國珍拘留

不遣其威黨陳仲達往來議降泰不華具舟張受降旗
乘潮下澄江觸沙不行華與國珍遇呼仲達申前議仲

達目動氣索泰不華覺其心異手斬之即前搏賊船奮
擊之賊羣至欲抱持入國珍船泰不華瞋目叱之奪刃

殺賊賊攢累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事
昭代典則 卷一 四

聞追贈江浙平章封魏國公謚忠介○胡桧與國珍戰
將兵伐叛有因其來降而受之者矣未聞身往議降者

也夫來降有心服為上力屈為次方國珍阻兵五年
官軍討之不能勝則其力未屈也山東江淮湖湘羣盜

並起朝廷皆無如之何則其心未服也力未屈心未服
其往議降者特緩兵之計耳而泰不華輕身虎口往受

其降輕敵寡謀喪身辱國忠雖有餘而智弗足稱矣
隴西地震

地震踰百日城郭頽圯陵谷遷變定西會州靜寧莊浪
尤甚會州公宇墻崩獲弩五百餘長者丈餘短者九尺

人莫能挽因改定西為安定州會州為會寧州

蒙古也先帖木兒軍潰名還復為御史大夫左遷西臺御

入夫朶爾直班為湖廣平章政事

也先帖木兒駐軍西河軍中夜驚盡棄軍械北奔汴梁

收散卒退屯朱仙鎮朝廷以也先帖木兒不知兵遣平

章蠻子代還仍為御史大夫西臺御史范文劉希曾等

劾其喪師辱國脫脫庇之中臺御史周伯琦阿附脫脫

劾文等越分干譽乃左遷朶爾直班為湖廣平章出文

等為各郡判官由是人莫敢言事朶爾直班既受命關

中人涕泣遮留尉遣之從間道得出至湖廣汝中相

言于脫脫曰不殺朶爾直班丞相終不安乃命給軍餉

總兵者希旨數侵辱之不為動脫脫又遣國子助教

者至軍中諷使害之完者至益加敬禮謂人曰平章國

之助舊吾苟傷之人終不食吾餘朶爾直班素感風疾

竟卒于黃州○胡粹中曰用兵之道勝有賞敗有刑故

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執予則孛戮汝孛戮汝

云者罪非獨一身也蓋重言以深儆之云爾也先帖木

兒為將覆軍當伏孛戮之罪而脫脫庇之更名為臺端

則是賞其敗矣以此行軍烏能勝哉當是時中臺之官

以罪人為之長曾不知恥而西臺乃能連章論劾彼周

伯琦者不反躬自愧顧以越分干譽塗污正臣所謂小

人之無忌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五月蒙古徙故宋帝孛子

昭代典則 卷一 五

元御史徹徹帖木兒等言諸處羣盜輒引亡宋故號以

為口實宜徙和尚完普及親屬于沙州安置禁人交通

從之

六月大名路旱蝗飢民七十一萬六千九百八十一口○秋七月徐壽輝兵

襲杭州蒙古江浙叅知政事樊執敬戰歿董搏霄尋復杭

州遂復徽州

先是壽輝遣項普略引兵掠徽州遂犯昱嶺關來攻杭

州城中猝無備執敬遽上馬率眾出中途與賊遇乃奮

力砍賊中鎗而歿時董搏霄從江浙平章教化征安豐

乘勝攻濠州會朝廷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

昭代典則 卷一 六

杭州已陷教化問計搏霄曰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

欲不暇為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賊乘銳趨京口則

江南不可為矣教化不能決諸將亦難其行搏霄曰公

江浙相君方面失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顧

諸將曰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

敵搏霄麾壯士突前諸軍相繼夾擊凡七戰賊奔接待

寺塞其門而焚之皆灰遂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

於潛安吉千秋關皆次第以平賊眾潘大淵梅元等俱

以其徒來降尋進克廣德斬饒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

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搏霄引兵擊之賊大潰斬首數萬

級擒道士焚其妖書斬之徽州遂平○胡粹中曰古之

為治者有文事必有武備江浙居十三省之首壤地非不廣也金穀非不富也民庶非不多也蓋東南之巨鎮而山賊猝至城無守備何哉承平日久文恬武嬉任方面者皆蒙古色目貴游之子弟惟務逸樂不恤政治故也然省憲大臣皆通一樊執敬獨力戰而外豈不謂之猶賢乎哉如是則漢人未必不可重任也

八月蒙古右丞相脫脫破蕭縣李二於徐州屠其城脫脫自乞率師伐李二詔許之兵部尚書密邇麻和謀等言大臣天子股肱中書庶政根本不可一日離乞爾脫脫以弼亮天工庶內外有兼治之宜不報遂詔脫脫以右刺罕太傅右丞相分省於外總制諸路軍馬九爵

賞誅殺悉聽便宜從事九月至徐州攻其西門賊出戰以帖翎箭射馬首脫脫不為動揮軍奮擊破之芝麻李遁去趙均用彭早住走濠州追擒其將數十人遂屠其城元主遣平章普化即軍中加脫脫太師起還朝○胡粹中曰脫脫復相於恩怨無不報又用烏古孫良積龔伯璩汝中栢伯帖木兒等為僚屬相與排異已者而斥之先是脫脫西行別兒怯不花欲陷之歿哈麻屢為之解得名還脫脫深德之引為右丞是時汝中栢參議省事平章以下莫敢異同惟哈麻不為之下汝中栢因譖之遂改哈麻宣政院使哈麻深銜之哈麻嘗與脫脫議授皇太子冊寶禮脫脫每言即宮中有子將寘之何所

以故或不行及將出師以汝中栢為治書使輔也先帖木兒居中栢恐哈麻為後患欲去之脫脫不能決念與也先帖木兒謀也先帖木兒亦不從哈麻知之遂譖脫脫於皇后奇氏及皇太子後再出視師未及成功為羣小所構竟以罪去

九月蒙古以余闕為淮西宣慰副使守安慶時闕以浙東廉訪僉事居毋憂于家值兵擾河南陞郡縣乃起闕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抵官十日而寇至拒却之乃集有司諸將議屯田守戰策環築堡壘選精甲外捍而耕稼于中浚濠增障隍外環以夾防深壘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為柵城上四面起

飛樓表裏完固俄陞都元帥廣西苗軍五萬從之闕思蘭沿江下抵廬州闕移文謂苗蠻不當使之窺中國詔南思蘭還苗軍有暴於境者即收殺之粟粟莫敢犯時羣盜環布闕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為江淮一保障

冬十月霍山崩前三日山如雷鳴禽獸驚散隕石數里十一月蒙古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擊徐壽輝將趙普勝戰于湖口兵敗歿之

江州已陷趙普勝周驢等據池陽太平諸郡號百萬星吉募兵得三千人趨銅陵克之擒驢奪其船六百艘軍聲大震遂復池州分兵攻石埭諸縣進據清水灣又大破之賊久圍安慶聞風燒營遁去遂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星吉自據番陽口綴江西要衝以圖恢復日夕援不至賊乘大艦來攻編葦筏塞上下流火之星吉率兵力戰眾成且盡星吉猶堅坐不動中流矢而仆賊素聞其名不忍害昇至密室乃蘇羅拜饋食星吉斥之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星吉河西人樹思吉之子也

十二月蒙古以察罕帖木兒為汝寧府達魯花赤李思齊

昭代典則 卷一

九

知府事

時汝穎兵勢大振不數月江淮諸郡俱殘破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穎川沈丘人察罕帖木兒與羅山思齊同奮義起兵邑中子弟從者數百人破賊事聞遂並用之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屯沈丘自成一軍

蕭縣李二將趙均用自徐州入濠州據之

蒙古破徐州李二既遁李二將趙均用彭早住率餘眾奔濠郭子興孫德崖納之二人本以窮蹙來奔子興德崖及屈已下之事皆稟命遂為所制蒙古脫脫命將賈魯追趙均用等圍濠城均用等與子興德崖極力拒守

會賈魯以蒙古兵亦解去均用早住遂據濠州挾德崖等為己用均用自稱承義王早住稱魯淮王

癸巳春正月乙酉太陰犯太微東垣上相○戊戌太白熒惑辰星聚奎○蒙古立分司農司

先是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元主曰此事利國家其議行之於是立分司農司以右丞悟良哈台左丞烏古孫良禎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凡官地及元管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合用工價牛具農器穀種給鈔五百萬錠又略倣前集賢學士虞集議於江

昭代典則 卷一

十

淮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園堰之人各千人為農師降空名添設職事敕牒十二道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品三百人者從七品就令管領所募之人所募農夫每人給鈔十錠期年散歸遂大稔

二月太白犯熒惑○蒙古詔立脫脫平徐勳德碑

胡粹中曰用大衆攻小寇曠日持久雖獲鼓旗燒積聚而不能殲其渠魁何名為平徐况屠滅齊民豈足以言勳德乎斯蓋汝中栢伯帖木兒之徒欺其上以阿附權臣也

定西靜寧莊浪等處地震○五月泰州張士誠起兵據高郵自稱誠王蒙古知府李齊死之

士誠白駒場亭民及第士德士信舉兵陷泰州淮南行
省遣齊招降被留久之賊酋自相戕始縱齊歸士誠尋
殺參政趙璉走入湖復陷興化縣以行省左丞樸抵罵
皆宗王鎮高郵出齊守甯社湖五月乙未賊數人呼謀
入城省憲官皆遁齊急還城門已閉士誠遂據高郵稱
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已而有詔赦之使至不得入
賊給言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下齊于
獄齊雖辯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特遷延為繕守計
官平謀知之乃進攻城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
鐵豈為賊屈士誠怒使曳倒趙碎其膝而剛之時論大
廷三魁若李補秦不筆及齊皆不負所學云

昭代典則

卷一

十一

我太祖高皇帝狗定遠下滁陽
濠城自蒙古兵退軍士多死傷高皇帝乃歸鄉里募
兵得七百餘人鳳陽人徐達英雄有智略與耿再殘耿
秉交郭英等皆來歸時彭趙二人馭下無道所部多暴
橫高皇帝乃與徐達等南略定遠中途遇賊還居半
月有告定遠張家堡民兵號驢牌寨者孤軍乏食欲來
降未決高皇帝以告子興子興選騎士費聚等從行
入其營營中遣二將迎既至其帥遂出迎曰公遠來郭
公必有所命高皇帝曰郭公與足下有舊聞足下軍
艱食他敵欲來攻特遣吾相報能相從即與俱往否則
移兵避之其帥許諾請留物為信高皇帝解所佩香

與之彼以牛脯為獻後三日費聚還告曰彼且欲他
往矣高皇帝即率兵三百人復抵其營使有勇力者
往誘其帥來會帥至遂縛之令壯士五十人擁之以行
十餘里乃遣人諭其營中曰爾帥已往可移軍來就於
是營兵皆出焚其營壘悉驅其眾以還得壯士三千人
遂率之而東夜襲蒙古知院老張于橫澗山黎明入其
營老張棄軍遁去降其民兵男女七萬得精壯二萬悉
加訓練於是率之南略滁陽道遇定遠人李善長來謁
與語悅之置幕下俾掌書記遂與俱攻滁陽下之彭
早住趙均用遣人邀高皇帝將兵守盱泗以二人僮
暴凌謀難與共事辭不往二人尋相吞併戰士多歿早

昭代典則

卷一

十二

住亦亡惟均用專據濠州很戾益甚子興勢孤遂將其
所部萬人至滁州見高皇帝所將兵號令嚴明軍容
整肅乃大悅
六月蒙古立子愛猷識理達臘為太子○自是月不用至
于八月○秋七月丁卯泉州雨白絲海水日三潮○九月
朔日有食之○大白經天○蒙古江浙平章政事卜顏帖
木兒及西寧主牙罕沙合兵擊徐壽輝於斬水破走之賊
奔歸○江西賊王善冠福州連江巡檢劉濬戰歿濬子
健擊賊斬之
王善既陷羅源因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濬募壯士與
其子健拒賊數與濬戰濬中箭墜馬健下馬掖之俱被

執濟罵賊而灰健亦以灰拒賊善義而釋之使收濬戶
斂廢健歸請帥府兵以復仇弗聽因盡散家貲結外土
百人詐為工商流丐入賊中夜半發火大噪賊驚擾自
相殺健手斬害其父者張破四并擒善及陳伯祥獻於
帥府磔之事聞元朝贈濟行省檢校授健古田縣尹○
胡粹中曰劉健孝足以復父之仇忠足以滅君之賊智
勇俱全蓋奇士也授以縣尹則賞不酬功用違其才矣
使為將帥豈不足以保障一方哉

冬十一月蒙古京師無雲而雷少頃有大墜于東南○蒙
古以方國珍為徽州路治中國珍不受命

先是遣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峇納失

昭代典則 卷一 十三

里復招諭國珍既而二人報國珍已降乞授以五品職
官令納其船散遣徒眾遂以國珍為徽州路治中國璋
廣德路國璋信州路治中國珍等疑懼不受命仍擁船
千艘據海道阻絕糧運復遣右丞阿兒溫沙等率兵伐
之○胡粹中曰猛虎出林蛟龍失水人皆得以制之國
珍構兵六年屢敗官軍阻江海以自固蓋未可以力勝
也若因其請降厚以祿爵導之臣順使彼無失其富貴
不憂乎危亡則雖強暴之性可馴而為忠義矣乃以治
中移之他路是激其怒而使之再叛也元朝處置若此
豈不謂之國無人焉者哉

蒙古哈麻進西番僧獻淫戲

僧教元主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撲兒法演撲兒者術
言大喜樂也又進僧伽舞真為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
以四番僧為司徒伽舞真為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
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嘗謂元主曰陛下尊居萬乘富有
四海不過係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
喜樂禪定於是元主日從事其法廣取女子惟淫戲是
樂及選官女一千六人按舞名為天魔舞首垂髮數辨
戴象牙冠身被繆絡大紅銷金長短裙襖雲肩合袖天
衣綬帶鞋襪各執加巴刺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
又官女十一人練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
樂用龍笛頭管小鼓箏箏琵琶笙胡琴響板拍板以宣

昭代典則 卷一 十四

者長安迭不花領之遇官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官受
秘密戒者得入餘不得預元主諸弟八郎者與哈麻妹
婿秃魯帖木兒及老的沙等十人號倚納皆有寵在帝
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皆即元該猶
華言事事無碍也君臣宣淫而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
止醜日外聞皇太子既長深疾二僧等所為欲去之未
能也

大同路大疫

甲午春正月汴河水五色如繪○癸亥犯歲星○

蒙古遣其吏部侍郎貢師泰和羅于浙西

時江淮兵起元京師食不足命師泰和羅于浙西得糧

百萬石師表選兵部侍郎整飭京師至上都驛戶師泰
驗富貧而均其徭役民賴以甦豪貴以不利於已深嫉
之會朝廷復欲和糴除師泰都水庸田使

三月朔日有食之○夏四月朔介休地震○江西湖廣大
饑疫○伊洛溢○秋七月汾州孝義地震○大陰犯昴○
九月蒙古命右丞相脫脫督諸軍擊張士誠

張士誠攻揚州元達謙帖睦爾與戰軍潰江浙參政佛
家奴與戰軍又潰士誠進陷盱眙兵勢益振元主乃詔
脫脫以太師中書令右丞相總制諸王各省軍馬董督
總兵領大小官員將士以討士誠於江郵大破之士誠
突圍出走

昭代典則

卷一

十五

冬十月蒙古脫脫分兵寇六合滁州我 太祖高皇帝帥
耿再成禦却之

元帥脫脫克高郵分兵圍六合六合遣使求救於滁郭
子興不答 高皇帝曰六合受圍無救必斃六合既斃
次將及滁時元兵號百萬諸將畏之于興囑 高皇帝
往令禱于神 高皇帝曰事之可否當斷之於心何必
禱也遂帥師東之六合與耿再成守瓦梁壘元兵攻壘
數四每垂陷輒又完壘苦戰元兵疑之 高皇帝又以
計給之元兵不敢迫遂引去既而元兵復大至將攻滁
州 高皇帝設伏澗側令再成佯走誘之渡澗伏發城
中鼓噪而出內外夾擊元兵大敗獲其馬甚衆由是滁

城得完時馮勝趙德勝胡大海皆來從子興欲據滁稱
王 高皇帝察知其意因說曰滁山城也舟楫不通商
賈不集無形勝可居不足據也子興默然
蒙古以定住為左丞相瑄南班哈麻為平章政事○蒙古
哈麻嫉御史袁賽因不花幼脫脫削其爵安置淮安以河
南左丞相泰不華代總其軍

初脫脫之再相信用汝中栢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
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麻以有德於脫
脫不為之下汝中栢因譖之脫脫改為宣政院使哈麻
深銜之至是嫉賽因不華等幼脫脫出師三月略無寸
功傾國家之財為已用半朝廷之官以自隨其弟御史

昭代典則

卷一

十六

大夫也先帖木兒庸鄙貪淫玷污清臺章三上詔削脫
脫官爵淮安安置也先帖木兒安置寧夏陞泰不華為
河南行省左丞相月闕察兒加太尉雪雪知樞密院事
代將其兵詔至軍中襲伯璣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乃勿開
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不從是我與天
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既聽詔頓首曰臣至愚荷天子
委以軍國重事早夜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務上恩所
及深矣即出名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月
闕察兒等節制各省副使哈刺答曰丞相此行我輩必
成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拔劍自刎而歿○胡

粹中曰前日交章論也先帖木兒河南功績者。臺臣也。今劫其庸才鄙器者。亦臺臣也。何公論之不定。若是耶。所以然者。前日臺臣脫脫之黨也。而脫脫之權方盛。今日臺臣哈麻之黨也。而脫脫之眷已衰。故為是紛紛耳。臺憲紀綱若此。其何以為治哉。

紹興地震。○蒙古大都大饑疫。相食者。○十二月。大陰掩昴。○蒙古製龍舟於內苑。

元主自製舟式長一百一十尺。廣二十尺。前瓦簾棚穿廊兩爰。閣後宮殿樓于龍身。并殿宇用五彩金粧。前有兩爪。用水手二十四人。皆衣紫衫。金荔枝帶。自後宮至前官山下海子內。往來游戲。行時龍首尾口眼皆動。又

昭代典則

卷一

十七

自製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為櫃。藏壺其中。運水上下。櫃上設三聖殿。櫃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列金甲神人。一縣鍾。一縣鈺。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鳴鐘鈺時。御鳳在側者。皆自翔舞。櫃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官前。遇子午時自能耦進復退。立其精巧。絕出人意。皆前代所未有。○胡粹中曰。古百工執藝事。以諫懼。作為奇巧。以蠱惑上心也。今龍舟刻漏。皆帝所自製。式樣則非工之罪矣。故當時都人為之諺曰。帝也斧鑿。太子鼓鉞。父子如此。無危亡其可得乎。

乙未春正月。蒙古安置脫脫于亦集乃路。○蒙古教

鄭咄請正國俗。不報。

大幹耳朶儒學教授鄭咄。上疏言。蒙古乃國家本族。宜教之以禮。而猶循本俗。不行三年之喪。又妻其繼庶母。叔母。兄妻。恐貽笑後世。宜令改革。繩以禮法。不報。

閏月。我太祖高皇帝取和陽。

涂城乏糧。諸將謀所向。高皇帝曰。固守孤城。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子與遂命張天祐將兵前行。耿再成將兵繼後。約相距十餘里。俟天祐兵薄城。舉火為應。再成兵即鼓行而趨。天祐兵從他道就食。遂誤前約。再成候之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必已進。遽率眾直抵城下。蒙古平章也

昭代典則

卷一

十八

先帖木兒急出戰。再成不利。中矢走。眾皆潰。會日暮。蒙古收兵還。天祐等始至。急擊之。追至和州小西門城中。抽橋急。我軍奪其橋而上。天祐等登城大呼也。先帖木兒乘夜遁去。天祐遂據其城。于興聞再成敗。急屬高皇帝將兵。及率徐達。李善長等。進至和陽。始知天祐已破城據之。高皇帝遂入撫定城中。遣人報于興。興屬高皇帝總守和陽。

二月。劉福通以韓林兒稱宋帝。

福通自礪山夾河。迎韓山童之子韓林兒。至立為皇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為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為丞相。福通羅文素為平章。

劉六知樞密院事拆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闕遵道等
各遣子入侍福通疾遵道專權命甲士樹殺之遂自為
丞相

三月郭子與卒我 太祖高皇帝將其兵

是時濠城舊帥孫德崖等亦乏糧率所部就食和州德
崖因求入城假居數月 高皇帝慮其彼眾我寡力不
能抗不得已許之適有讒 高皇帝於子與者子與怒
即自滁來欲督過之子與至館 高皇帝往見之子與
怒不言 高皇帝曰家事緩急皆可理外事當速謀孫
德崖在此昔與公有宿憾此為可憂子與默然德崖聞
子與至心不自安欲他往 高皇帝疑有變急報子與

昭代典則 卷一 九

備之德崖軍既發 高皇帝出城欲餞德崖行二十餘
里忽城中走報子與德崖兩軍相鬪 高皇帝亟騎還
德崖軍在道者即來追 高皇帝一人直前忿曰城中
殺害我軍士汝寧不預謀 高皇帝曰吾以送友故出
城城中爭鬪何由知之衆弗聽持 高皇帝馬銜擁之
行展轉十五餘里遇德崖弟麾兵欲加害有語者曰孫
公在和陽存亡未可知萬一無事而先害朱公郭公必
逞憾於孫公得無兩傷乎乃往觀之見子與繫德崖項
與之對飲即還告曰若從衆所為幾害兩人衆怒猶未
釋明日復拘入麻湖中又明日子與聞 高皇帝被執
如失左右手亟遣徐達等往代達至謂衆曰不如釋朱

昭代典則 卷一

公令之還以出孫公於是 高皇帝得還既至和陽子
與亦釋德崖去徐達等亦還初子與既執德崖欲殺之
以報舊憾及聞 高皇帝被執乃釋德崖然心常快快
憂悶致疾火不起遂卒德崖欲襲其軍子與之子聞之
懼不能當乃請 高皇帝代統之而常遇春鄧愈等皆
來從時汝穎劉福通等迎韓林兒為帝居亳遣人詣和
陽招諸將張天祐遂往時 高皇帝發兵及親率將士
取和陽西南民寨次第平之天祐尋自亳歸齎劉福通
檄推子與之子為都元帥天祐及 高皇帝皆副元帥
高皇帝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遂不受
徐壽輝兵破襄陽○蒙古竄脫脫赤雲南○荊州用血○

昭代典則 卷一 十

夏四月蒙古以定住為右丞相哈麻為左丞相哈麻弟雪
雪為御史大夫 歸家大柄盡○五月蒙古詔削泰不華官
爵命峇失八都魯總其兵
泰不華以軍士乏糧之故頗驕傲不遵朝廷命令軍士
又往往剽掠為民患監察御史也里忽都劾其慢功虐
民詔削其官仍俾率領火赤溫從征命峇失八都魯總
理其軍○胡粹中曰命將大事也必審而後動擇而後
用脫脫以老師費財而罷之矣曾未半載泰不華又以
慢功虐民見黜夫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命將出師
而易置如此烏能取勝哉又况不數月復以泰不華為
湖廣左丞相詔捕盜賊夫慢功虐民之人豈可復用况

一七

空以有罪而刑無功而復刑賞如此雖滅盜猶不可以為國也

徐壽輝將倪文俊陷中興路蒙古將朵兒只班灰之○六月我太祖高皇帝自和陽渡江取太平路

諸將謀渡江患無舟楫時俞通海通源廖永忠永安等各擁眾據巢湖張德勝亦集義眾結水寨自保五月丁亥皆間道來附 高皇帝謂徐達等曰方謀渡江而巢

湖水軍至吾事濟矣時銅城閘馬場何等隘口皆為蒙古中丞蠻子海牙水寨所扼惟一小港可達然淺涸不可通大艦已而大雨兼旬川谷流溢素非行舟魚貫而出諸舟悉至和陽命廖永安張德勝俞通海等將之王

聯伏典則

卷一

寅 高皇帝帥舟師攻蠻子海牙壘於路口大敗其眾

遂與諸將定渡江之計諸將咸欲直趨金陵 高皇帝

曰取金陵必自采石始采石南北襟喉得采石金陵可

圖也六月乙卯 高皇帝率徐達湯和季善長常遇春

廖永安馮國用邵榮鄧愈耿君用毛廣各引舟渡江時

西北風順舳舻齊發軍士皆謹躍永安請所向 高皇

帝曰采石大鎮其備必固牛渚磯前臨大江彼難為禦

今往攻之其勢必克乃引帆向牛渚風力稍勁頃刻及

崖守者驚駭出拒不支即走常遇春奮戈先登諸軍鼓

勇繼之采石鎮兵驚潰遂拔之緣江諸壘望風迎附乃

令軍中皆食食已即率眾自觀渡向太平橋直趨城下

龍姿鳳質

出安民始

信帝王自

有真采石

既謀天授

除長江襟

帶定無狀

莫道登樓

無遠謀矣

雄有主相

必取金陵

定策固無

敵千載豈

功我此碑

元平章完者不花萬戶萬鈞達魯花赤普里罕忽里開

城拒守 高皇帝命將急攻遂拔之完者不花等棄城

走者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城迎安見 高皇帝狀

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 高

皇帝之發采石也先令季善長為戒戰軍士擄比入城

即張之士卒欲探掠見榜揭通衢皆愕然不敢動有一

卒違令即斬以徇城中肅然 高皇帝召陶安李習與

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

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王帛取快一時非有發

誓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

服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高皇帝

曰足下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足下以為何如安曰金

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

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向不克其言合 高皇

帝意由是禮遇安甚厚事多與議焉乃改太平路為太

平府以李習知府事真太平興國翼元帥府諸將奉

高皇帝為大元帥 高皇帝命季善長為帥府都事潘

廷堅為帥府教授汪廣洋為帥府令史以陶安參幕府

事命諸將分守各門修城浚河以固守禦

秋七月蒙古以達識帖睦迺為江浙行省左丞相

時江淮繹騷南北阻隔詔許達識帖睦迺便宜行事乃

任用非人肆通賄賂賣官鬻爵惟視貨之重輕為高下

由是謗議紛然而所部郡邑往往淪陷亦恬不為意○
胡粹中曰古稱立賢無方元之用人惟先本類若達識
帖睦爾才識庸下豈足以專治方面任旬宣之寄哉當
是時朝廷大臣方正者無逾賀惟一而才智如成遵董
搏霄遂魯魯忠直如許有壬呂思誠者亦不為少皆以
漢人不專委任宜其不能以弭亂也

冬十月蒙古以慶童為淮南平章泰不華為湖廣左丞相
○十二月蒙古谷失八都魯圍亳州劉福通以韓林兒走
安豐

谷失八都魯進次許州與福通軍遇戰于長葛為其所
敗將士皆奔潰至中牟收散餘眾聚會劉哈刺不花引

昭代典則 卷一

兵來援大破福通兵復駐濠梁十一月又敗之于太康
遂圍亳州宋主小明王遁走安豐

蒙古哈麻殺其故相脫脫

初脫脫既雲南行次大理騰衝知府高惠欲以女事之
脫脫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與辭拒絕惠嚙之至是
再徙阿輕乞之地惠發軍圍之哈麻又矯詔遣使賜之
鴆遂卒年四十二○史臣曰脫脫器識宏遠人莫測其
蘊好賢禮士出於天性至於事君始終不失臣節雖古
之大臣何以過之惟其惑於群小急復私讎君子病焉
我師攻集慶路降將陳桎先叛與蒙古合兵拒戰于秦淮
水上桎先尋伏誅

初元將蠻子海牙與元右丞阿魯灰等以巨舟截采石
江閉姑熟口而方山寨民兵元帥陳桎先則以眾數萬
來攻太平 高皇帝遣徐達鄧愈湯和引兵迎戰復命
別將潛師由間道繞出其後夾擊之桎先腹背受敵大
敗遂擒桎先 高皇帝釋不殺與之語桎先詐曰生我
謂何 高皇帝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假號令據城邑
者不知其幾然勝則人附敗則附人爾既以豪傑自負
必能識事機豈不知生爾之故桎先曰然則欲吾軍降
乎此易爾軍之將校皆吾親故諭之即來乃為書招之
明日眾皆降蠻子海牙阿魯灰等見桎先兵敗不敢復
進攻率其兵還駐哈溪口我師進克溧水州將攻集慶

昭代典則 卷一

路桎先之為書也意其眾未必從陽為招辭陰實激之
不意其眾遽降自念失計心不自安及聞欲攻集慶私
謂其部曲曰汝等攻集慶毋力戰俟我得脫還當與元
兵合有以其謀告者 高皇帝曰吾久知其不誠然殺
之恐失豪傑心乃召桎先謂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任
汝所適不相強也縱之還我師克溧陽縣桎先既歸收
其餘眾屯于板橋陰與元福壽合陽為報曰十二日率
師至臺城八里岡與元兵遇殺獲不可勝計生擒五人
獲馬數十疋因言集慶城有環大江左枕崇岡三面據
水以山為郭以江為池地勢險阻不利步戰昔王渾王
濟造戰船謀之累年而蘇峻王敦皆非陸戰以取勝隋

取江東。賀若弼自揚州。韓擒虎自廬州。楊素自安陸。三道戰艦同時俱進。然後克之。今環城三面阻水。元帥與苗軍。聯絡其中。建寨三十餘里。攻城則慮其斷後。立寨則糧運不繼。竭力前進。脫有不虞。反為後患。莫若進兵南據溧陽。東據鎮江。據險阻。絕糧道。示以待。久可不攻而自下也。高皇帝知其詐。以書報之曰。歷代之克江南者。晉之殘吳。隋之平陳。曹彬之取南唐。皆以長江天塹。限隔南北。故須會集舟師。始克成功。今吾渡江。據其上流。彼之天險。我已越之。彼之喉嚨。我已扼之。舟師多寡。不足深慮。捨舟而進。足以克捷。自與晉隋勢殊。事異。足下効勤宣力。正宜乘時進取。建勳定業。奈何捨全勝

略代典則 卷一

廿五

之策而為此迂迴之計耶。堃先既得書。知其詐。不後行。我師遂進攻集慶。元帥張天祐等至方山。堃先遂叛。與元福壽合兵來拒戰於秦淮水上。我師失利。天祐郭元帥皆戰死。郭元帥子興之子也。堃先追襲我軍於漢陽。經葛山鄉。鄉寨民兵百戶盧德茂。惡堃先反覆謀殺之。遣壯士五十人。衣青衣。出迎堃先。堃先不虞其圖。已與十餘騎先行。青衣兵自後擊之。仆地。攢槊刺之。堃先死。我師克蕪湖。置永昌翼。

蒙古置大兵農司。招人耕水田。

詔有水田處置大兵農司。招誘夫丁。有事則乘機招計。無事則栽植播種。凡置保定河間武清景鎮共四處。其

屬又有兵農千戶所二十四百戶所四十八鎮撫司。

荆州大水

丙申 春正月太陰犯昴。○徐壽輝據漢陽為都。○蒙古哈麻雪雪有罪伏誅。

哈麻既相以前進西僧為恥。告其父秃魯曰。我兄弟位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秃魯帖木兒專以淫褻媚上。天下士大夫必議笑我。有何面目見人。我將除之。且上日昏暗。何以治天下。皇太子年長聰明。不若立為帝。奉上為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秃魯帖木兒。恐太子為帝。則已必先誅。即以聞于元主。元主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哈麻謂陛下年老故耳。元主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

略代典則 卷一

廿六

遽謂我為老耶。因與謀去哈麻。及雪雪。計已定。有旨哈麻與雪雪毋入朝。御史大夫糊思監因劾奏二人罪惡。元主曰。哈麻兄弟雖有罪。然侍朕日久。且與朕弟同乳。姑緩其罰。令出征自効。既而省臣定。任等復糾其罪。不已。遂詔安置哈麻惠州。雪雪肇州。比行皆杖死。初也先帖木兒就貶籍其家貲以賜哈麻。及是籍哈麻家。而所得之庫藏。封識固未嘗啟也。時中外皆謂元主怒其諸脫脫兄弟之故。而不知其罪由於不軌。

荆州地震十日。○二月張士誠陷平江。

士誠自高郵亡命。復集眾入平江。遂陷湖州松江諸州。諸路初或謂士誠有降意。元主遣集賢待制烏馬兒孫

馮持詔往諭之士誠拘之一室迫使降馮詔斥不絕及士誠徙平江馮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者謀遣人約鎮南王刻日進兵復高郵語泄士誠殺之

我師攻蒙古蠻子海牙于采石大敗走之

元中丞蠻子海牙復率舟師進扼采石江以阻絕南北欲伺間攻太平高皇帝率常遇春等擊之時元舟懸

絡江上勢甚盛乃令遇春設疑兵以分敵勢而以大兵薄之及戰遇春率舟師衝其中敵舟分為二我師左右

縱擊飛礮中敵舟輒糜碎自辰至午戰益急敵大敗殄獲萬計盡得其舟艦蠻子海牙以餘眾走集慶自是元人扼江之勢遂衰

昭代典則 卷一

廿七

三月我太祖高皇帝克金陵改集慶路為應天府

陳堃先之子兆先合淮兵二十萬屯管方山與海牙茂才等相望高皇帝命廖永安馮國用先攻兆先管大

破之進拔其柵擒兆先盡降其眾得兵三萬六千人擇其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

高皇帝覺其意至暮令其悉入衛屏舊人於外獨留馮國用侍臥榻傍高皇帝解甲酣寢達旦疑懼者始安

乃相語曰既活我又以腹心待我何可不盡力圖報庚寅進兵集慶未及城五里諸軍鼓噪而進元兵皆破膽

行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戰我師擊敗之福壽閉門拒守大軍薄城下將士以雲梯登城城中莫能走遂克之

福壽又督兵巷戰兵潰坐伏龜樓前指揮左右更欲拒戰或勸之道福壽叱而射之督戰不已遂歿於兵平章

阿魯灰參政伯家奴及集慶路達魯花赤達尼達思等皆戰歿獲其御史王稷元帥李寧等三百餘人蠻子海

牙走投張士誠水寨元帥康茂才苗軍元帥尋朝佐許成劉哈刺不花海軍元帥葉撒及阿魯灰部將完都等

各率眾降凡得軍民五十餘萬高皇帝入城悉召官吏父老人民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並起生

民塗炭汝等處危時朝夕惴惴不能自保吾率眾至此為民除亂耳汝宜各安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

相從立功業者禮用之居官慎毋暴橫以殃吾民舊政昭代典則 卷一

廿

有不便者吾為汝除之於是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辛卯高皇帝周覽城郭謂徐達等曰金陵險固古

所謂長江天塹真形勝地也倉廩實人民足吾今有之諸公又能同心共力以相左何功不成達曰成功立

業非偶然今得此殆天授也乃改集慶路為應天府置天興建康翼統軍大元帥府以廖永安為統軍元帥命

趙忠為興國翼元帥以守太平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置上元江寧二縣

是月有兩日相盪○方國珍降于蒙古以為海道運糧萬戶兼防禦海道國璋為衢州路總管○我師克鎮江收鎮

江路為江淮府

金陵既定 高皇帝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禁戢士卒為民患明日乃諸將數以嘗縱士卒之過欲置之法李善長懇救乃免於是命徐達等將兵以往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嘗殺今汝等當體吾心戒戢將士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達等頓首受命丙申徐達湯和張德麟廖永安等進兵攻鎮江丁酉克之苗軍元帥完者圖出走達等自仁和門入號令嚴肅城中宴然民不知有兵已亥以鎮江為淮興鎮江翼元帥府命徐達湯和為統軍元帥改鎮江路為江淮府元康茂才自集慶奔江口俞通海以舟師追及之茂才遂帥所部三千解甲來降頓首言前日之

戰各為其主今日屢敗乃天數也事至於此死生惟命苟得生全尚竭犬馬之力 高皇帝釋之俾率所部三千餘人以從征

夏六月彰德李質如黃瓜光是有童謠云李瓜民皆無家○太陰犯昴

○我師克廣德路改為廣興府

六月乙卯元帥鄧愈邵成總管湯昌率兵攻廣德路克之改為廣興府置廣興翼行軍元帥府以鄧愈邵成為元帥湯昌為行軍總管

秋七月張士誠陷杭州蒙古浙江丞相達識帖睦爾遁平

章政事左丞納失里戰於外丞政楊完者等擊士誠敗之

初江南始亂達識帖睦爾屢敗議者以為苗軍可用遂

自寶慶招士官楊完者至淮南殺賊以功累官江浙行省參政至是士誠破杭州達識帖睦爾遁入富陽平章左丞納失里戰於完者乃自嘉興引苗軍及萬戶普賢奴擊敗士誠兵復杭城達識帖睦爾乃還○胡粹中曰夫受人之托者成人之事達識帖睦爾以丞相兼知樞密節制軍民得便宜行事朝廷所付託專且重矣寇至而遁一城且不能保况東南千里之地乎卒為士誠所逼逐身歿名喪為天下笑悲夫

諸將奉我 太祖高皇帝為吳國公

以元御史臺為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 高皇帝總吳國事以李善長宋思顏為參議李夢庚郭景祥為左右

司郎中侯原善楊原杲陶安阮弘道為員外郎孔克仁

陳善吾王愷為都司王壽為照磨樂鳳為管勾夏煜韓

子魯為博士置江南行樞密院以元帥湯和攝同僉樞

密院事置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以馮國用為都

指揮使置左右等翼元帥府以花雲龍唐勝宗陸仲亨

鄧愈陳兆先張彪王玉陳本等為元帥置五部都先鋒

以陶文與陳德等為之置省都鎮撫司以孫養浩為鎮

撫置理問所以劉積秦裕為理問置提刑按察使司以

王習古王德芳為僉事置兵馬指揮司譏察奸偽以達

必大為指揮

我師攻常州獲張士誠弟張九六誅之

隋代典則 卷一 三

初常州奔牛壩張陳保三聚眾以黃帕裹首號黃巾軍湯和等兵下鎮江猶奔牛呂城保二以眾降至是復叛降于張士誠誘執詹李二將以去乙亥高皇帝遣儒士楊憲通好于張士誠書略曰近聞足下兵由通州迷有吳郡昔隗囂據天水以稱雄今足下據姑蘇以自王吾深為足下喜吾與足下東西境也睦鄰守國保境息民古人所貴吾甚慕焉自今以後通使往來毋惑于交構之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不悅拘留憲不還尋誘我斤候以舟師攻鎮江統軍元帥徐達等禦之敗其軍于龍潭高皇帝聞之使諭徐達曰張士誠起於負販誦詐多端今來寇鎮是其交已變當速出軍攻毘陵先機昭代典則 卷一 三十一

八月徐壽輝陷衡州蒙古守將魏崇福戰歿○彗星見彗出張宿色青白指西南長尺餘至十二月戊午朔始滅
冬十月丁未有星隕大名化為石
有星從東南流芒尾如曳彗墮地有聲火焰蓬勃久之乃息化為石青黑色形如狗頭其斷處若新割者蒙古命藏諸庫
賊破淮安城蒙古守臣楮不華戰歿
初不華與副使劉甲扞禦淮安甲守韓信城勢相倚角不華復上章劾總兵逗撓罪狀總兵者患之檄甲別將兵擊賊以困不華賊因掘塹圍淮安芻餉路絕元帥吳瑄伏泉則 卷一 三十一
德秀運米萬斛入河為賊所抄攻圍日急總兵者屯上邳按甲不出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應城中餓者仆道上人即取啖之草木螺蛤魚蛙鳥燕及靴皮鞍轡草廩敗弓之箭皆盡而後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撤屋為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荆棘力既盡城陷不華猶據西門力關中傷見執為賊所縛弟伴哥亦歿不華守淮安五年大小數十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云
十一月蒙古以董搏霄同僉淮南行樞密院
初搏霄建議以淮安為南北襟喉江淮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保援救淮安誠為急務為今日計莫若于黃河上下瀕淮南之地及自沐陽抵沂莒諸州縣布連

珠管每三十里設一總管。又於介中設一小砦使烽候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併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常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言淮南北之民壯者已盡為兵。老幼無所依者。且置軍民防禦。司籍其民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蒙古不能用。

○我師圍常州及張士誠戰于城南大破之。

張士誠兵既敗于常州。又以其弟九六被擒。士誠懼。遣其下孫君壽奉書來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以為犒軍之資。各守封疆不勝感恩。

昭代典則 卷一

三

高皇帝復書曰。睦鄰通好。有邦之常。開募召兵。實由干爾。向者用師京口。靖安疆場。師至奔牛。呂城。陳保二望風降附。爾乃受其叛逆。給執我詹李二將。繼遣儒士楊憲齋書通好。又復拘留。搆兵開募。誰執其咎。我是以遣將帥兵攻圍常州。生擒張湯二將。尚以禮待。未忍加誅。爾既知過。能不墮前好。歸我使臣將校。仍餽糧五十萬石。即當班師。況爾所獲詹李。乃吾偏裨小校。無益成敗。張湯二將。爾左右手也。爾目三思。大丈夫舉事。當赤心相示。浮言誇辭。吾甚厭之。士誠得書不報。徐達兵圍常州久不下。高皇帝復益達精兵二萬人圍之。士誠守將誘我長興新附義兵元帥鄭僉院以兵七千叛去。

我師四面圍常州。及鄭僉院叛我師。四面去其三達營于城南。常遇春營于城東南三十里外。士誠兵挾鄭僉院攻徐達。湯和壘。達勒兵與戰。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自其壘來援。內外夾擊。大破之。生擒其將張德餘。軍奔入城。士誠復遣其將呂珍馳入常州。督兵拒守。達復進師圍之。城中益困。

十二月戊申。我高皇帝復以江淮府為鎮江府。

昭代典則 卷一

三

昭代典則卷之二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閱

金陵周曰校刊行

太祖高皇帝

丁酉春正月朔日有食之○蒙古命山東團結義兵

每州添設判官縣添主簿各一員專帥義兵以事守禦

仍命郡守提調聽宣撫司節制○胡粹中曰兵貴精不

必多將在和不必衆添設帥領同結義兵不足以禦敵

適足以資敵耳田豐等十萬戶相繼背叛而山東先失

團結果何益哉

昭代典則卷之二

二日林兒將李武崔德等兵破商州攻武關遂直趨長

安分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

時豫王阿刺忒納失里及省院官皆洵懼計無所出行

臺御史王思誠曰察罕帖木兒之名賊素畏之宜遣使

求援守將恐其軋已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旦夕失

守谷將安歸迺移書曰河南陝西兩省互為唇齒陝西

危則河南豈能獨安察罕帖木兒新復陝西得書大喜

遂提兵五千與思齊倍道來援殺賊無算餘黨皆潰散

元朝論功以察罕帖木兒為陝西行省左丞李思齊為

四川左丞

戊申我師克長興改長興州為長安州

二月丙午遣耿炳文劉成自廣德取長興張士誠將趙

打虎以兵三千迎戰敗走湖州戊申耿炳文克長興獲

戰船三百餘艘擒士誠守將李福安峇失蠻等義兵萬

戶將殺率所部二百人降有儒士溫祥卿者避亂韋家

來歸炳文與語奇之遂留贊軍事用其策分兵據要害

設戰具為守禦計乙亥改長興州為長安州立永興翼

元帥府以耿炳文為總兵都元帥劉成為左副元帥李

景元為右元帥守之

三月戊午我師克常州改常州路為長春府

初常州兵雖少而食足故堅拒不下及誘我叛兵入城

軍眾糧少不能自存我師攻之益急呂珍宵遁徐達等

昭代典則卷之二

遂取之丁亥置毗陵翼以湯和為樞密院同僉總管張

琳為元帥守之命鎮撫孫繼達浚治城隍改常州路為

長春府以高復權知府事尋復改長春府為常州府

蒙古義兵萬戶賽甫丁叛據泉州○韓林兒將毛貴攻破

膠萊諸州山東郡邑皆陷

劉福通遣毛貴攻膠州陷之殺元簽樞密院事脫歡遂

自膠州攻萊陽復陷之元守臣釋嘉納為馬又引兵趨

益都般陽諸州濟南告急元董搏霄宣慰山東乃提兵

赴濟南大破毛貴兵于城下時有妖搏霄功者譖之令

守河間長蘆搏霄北行曰我去濟南決不可保毛貴果

取濟南山東遂陷搏霄方駐南皮縣魏家庄毛貴兵猝

至德霄拔劍督戰賊兵突前搏霄被刺無血惟見白氣衝天是日搏霄卒元御史張禎上疏陳十禍以輕大臣解權綱事安逸杜言路離人心濫刑獄六者為根本之禍以不慎調度不資羣策不明賞罰不擇將帥四者為征討之禍其所言剴切其事安逸不預防慮今海內不寧時弊大略以為陛下因循治安不預防慮今海內不寧天道變常民情難保正當修實德以答天意推至誠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勞聲色之樂宴安鴆毒之惑皆宜痛撤勇改而陛下迺泰然處之若承平無事時此事安逸所以為根本之禍也又自四方有微調兵六年初無紀律又失激勸將帥因敗為功指虛為實大小相購內外

略代典則 卷二

三

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兵之將殘民之將貪婪之將怯懦之將曾無懲戒所經之處雞犬一空貨財罄盡而面譽游說者反以克復受賞且河南一省今所存者不過三四縣而江淮千里所在蕭條如此而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且不能保况以地力有限之費而供將帥無窮之欲哉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節而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下兵起殺人不知其數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頽上之兵視其所向駸駸可畏不至於亡吾社稷不止也此則不明賞罰所以為征伐之禍也疏奏不省既而執政惡其訐直除山南道

察訪僉事

夏四月 我師克寧國路

徐達常遇春率兵取寧國元守臣別不華楊仲英等閉門拒守攻之久不下遇春中矢裹創與戰高皇帝親往督師命造飛車前編竹為重籠數道並進仲英不能支開門請降其百戶張文貴殺妻子自刎於擒其元帥朱亮祖并得軍士十餘萬馬二千餘匹於是屬縣太平旌德南陵涇縣相繼皆下五月蒙古以搠思監為右丞相太平為左丞相○巳卯我師克泰興銅陵縣尹羅得泰來降○丙申 我師克青陽縣○六月有龍鬪於樂清江

略代典則 卷二

四

六月癸酉颶風大作有龍鬪于溫州之樂清江所至有火光如毬久者萬餘人

巳未 我師克江陰

巳未命趙繼祖郭天祿吳良取江陰張士誠兵據秦望山以扼我師繼祖引兵攻之會大風雨其兵奔潰我師據其山翌日進攻州之西門克其城命良守之先是士誠北有淮海南有湖西長興江陰二邑皆其要害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大江扼姑蘇通州漕渡之處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敢出廣德窺宣歙得江陰則士誠舟師不敢涉大江上金焦至是並為我有士誠侵軼路絕

秋七月蒙古大都晝霧時不辨人物自五日○丁丑

我師徇宜興取常熟○戊寅 我師取績溪○庚辰

我師取徽州改徽州路為興安府

庚辰元帥胡大海等進兵徽州元守將八思爾不花及

萬戶吳訥等拒戰大海擊敗之遂拔其城訥等退走欲

守遂安縣大海引兵追及白際嶺復擊敗之訥自殺乙

酉改徽州路為興安府立雄峰翼元帥府命鄧愈守之

丙戌命大海克休寧進攻婺源元將楊完者率兵十萬

欲復徽州大海還師與戰于城下大敗之殺其鎮撫李

才完者遁去婺源元帥汪同縣縣尹葉茂祁門元帥馬

國寶俱詣雄峰翼降 高皇帝命皆仍其官

昭代典則

卷二

五

八月劉福通攻汴梁遂分兵畧地于山東西

劉福通分軍三道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

誠寇晉冀曰不信大刀教李喜喜趨關中毛貴據山東

其勢大振

二龍見祥符縣○蒙古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降于韓

林兒○蒙古以楊完者為江浙行省左丞

苗軍素無紀律肆為抄掠所過蕩然無遺時達識帖睦

邇方倚完者為重莫敢禁遏故完者雖陽尊事之而生

殺予奪皆決於已矜驕日肆不可復制達識帖睦邇僅

署成案而已

張士誠降于蒙古以為太尉

士誠寇嘉興屢為楊完者所敗乃以書請降詞多不遜

完者欲納之達識帖睦邇以其反覆不可信完者固勸

乃承制假江州廉訪使周伯琦行省叅知政事至平江

路喻之士誠始要王爵達識帖睦邇不許又請爵為三

公達識帖睦邇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雖便宜行事

然不敢專也完者又力為之請達識帖睦邇外雖拒之

實幸其降又恐忤完者意遂授士誠太尉其弟士德淮

南平章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其黨皆授官有差於是

元朝以招安士誠為達識帖睦邇之功加大尉伯琦以

文藝居館閣有聲及附脫脫諺劾御史劉希曾等遂不

為公論所與後為江東廉訪使遇長鎗賊寇陷寧國倉

昭代典則

卷二

六

皇出見之尋遁走至是往招士誠被畱平江十年不遣

論者謂其遭時多艱吾於自保而致身之義為有闕云

○胡粹中曰周伯琦以文藝名世固嘗在端亮之列矣

一為利祿所誘諂附脫脫得罪於公論遂爾改操不復

顧藉居方面則失守將使命則屈節雖保身於危難而

壞名毀節辱先辱家多矣惜哉

九月丙戌 我師取武康○徐壽輝將陳友諒襲殺倪文

俊并其軍

友諒沔陽漁人子嘗為縣吏不樂會壽輝文俊兵起慨

然往從之遂為文俊簿書椽尋亦領兵為元帥及文俊

專恣心不能平至是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

因乘燬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

冬十一月大陰掩鼻○靜江路山崩地陷○壬申我師克

池州

壬申中翼大元帥常遇春率廖永安等自銅陵進攻池州永安去城十里而軍遇春及吳國寶帥舟師抵城下合攻之自辰至巳破其北門遂入其城執元帥洪某斬之擒別將魏壽徐天麟等敵眾敗走得糧九千餘石薄暮敵眾復以戰船百餘艘來迎戰復大敗之遂克池州韓林兒將白不信等破興元遂圍鳳翔蒙古察罕帖木兒等合兵擊走之

不信等既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凡數十里察罕帖

木兒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往赴比至去城五里所

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巾軍亦鼓譟而出內外合擊

呼聲動天地不信等大潰及李喜喜皆遁入蜀

甲申 我師克揚州

甲申 高皇帝閱軍於大通江遂命元帥繆大亨率師

取揚州克之青軍元帥張明鑑以其眾降初乙未歲明

鑑聚淮西以青布為號名青軍人號一片瓦其黨張鑑

號勇善用鎗又號長鎗軍聚黨暴悍專事剽掠由含山

全椒轉掠六合天長至揚州人皆苦之時元鎮南王李

羅普化鎮揚州招降明鑑等以為濠泗義兵元帥俾駐

揚州分屯守禦明鑑等以食盡復謀作亂說鎮南王曰

朝廷遠隔事勢未可知今城中乏糧眾無所托命殿下

世祖孫當正大位為我輩主出兵南攻以通糧道救饑

窘不然人心必變禍將不測鎮南王仰天哭曰汝等何

不知大義若如汝言我何面目見世祖於宗廟耶麾其

眾使退明鑑等不從呼譟而起因逐鎮南王出走至淮

安為趙均用所殺明鑑等即據城兇暴益甚日屠城中

居民以為食至是大亨攻之明鑑等不支迺出降得其

眾數萬戰馬二十餘匹報至高皇帝命悉送其將校

妻子至建康賑給之置淮海翼元帥府命元帥張德林

耿再成等守之改揚州路為淮海府以李德成知府事

按籍城中居民僅餘十八家德林以舊城虛曠難守截

昭代典則 卷二

城西南隅築而守之

十一月汾州桃杏有花○十二月太白犯歲星○徐壽輝

將明玉珍據成都

玉珍隨州人初聞徐壽輝兵起乃集鄉兵屯于青山結

柵自固未幾降于壽輝及倪文俊陷川蜀令玉珍守之

至是文俊歿玉珍遂自據成都蜀中郡縣皆附之

河南大饑○蒙古以李羅帖木兒為河南平章政事

劉福通攻陷曹濮大名衛輝諸路○谷失八都魯引兵擊

之詔遣達理麻失理來援分兵于雷澤濮州以禦福通

達理麻失理戰歿諸軍大潰谷失八都魯退駐石村元

朝頗疑其玩寇失機使者趣戰相踵敵規知之詐為谷

失八都督通好書遺諸路使者果得之以進答失八都督覺之一夕憂憤歿命其子四川左丞帖木兒爲河南平章代領其軍

蒙古歐陽玄致仕不能還卒于大都

戊戌春正月太陰犯昴○徐壽輝將陳友諒破安慶蒙古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歿之

先是闕固守安慶以小孤山爲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擣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敵追薄城下闕遣兵扼之俄而饒寇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闕簡外士奮擊敗之敵兵恚甚乃并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敵晝夜不得息至是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門四面蟻集闕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分遣步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鎗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爲乃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歿妻蔣氏妾卜耶律氏子德生女安安甥福堂皆赴井歿闕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然稍違令即斬以徇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聞張衣巾而出臨戰矢石交下士以盾蔽闕必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救我爲故人爭用命稍暇即注周易率諸生謁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挽闕入朝以國步危蹙辭不往其忠君之心蓋素定也卒年五十

昭代典則

卷二

九

得息至是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門四面蟻集闕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分遣步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鎗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爲乃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歿妻蔣氏妾卜耶律氏子德生女安安甥福堂皆赴井歿闕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然稍違令即斬以徇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聞張衣巾而出臨戰矢石交下士以盾蔽闕必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救我爲故人爭用命稍暇即注周易率諸生謁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挽闕入朝以國步危蹙辭不往其忠君之心蓋素定也卒年五十

六同時歿者守臣韓建罵賊不屈一家被害居民誓不從賊焚歿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純守仁陳彬金承宗經歷段桂芳都事帖木不花千戶盧廷玉葛延齡丘沓許元琰秦差兀都蠻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禿倫及經歷楊桓知事余中懷寧縣尹陳巨濟事聞贈闕平章政事追封國公謚忠宣闕於五經皆有傳註爲文淳古有氣詩尚江左高視鮑謝徐庾以下不論也爲篆籀亦工初闕既歿賊義之求屍塘中具衣冠葬之西門外○宋濂曰闕獨守孤城逾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戰必勝其所用者不過民間兵數千初非有熊虎之師直激之以忠義故甘心效歿而不可奪也雖不幸城陷以歿而其忠精之氣固自若也然闕歿於君而能使妻歿於夫子歿於父忠孝貞節萃於一門較之晉卞壺又似過之矣於戲闕其人豪也哉

昭代典則

卷二

十

乙卯我師克婺源州○二月我高皇帝以康茂才爲營田使茂才自奏淮翼水軍元帥遷都水管田使高皇帝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頽圯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脩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爲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春作方興慮旱澇不時有妨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使高無患乾旱不病澇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

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

三月朔日色如血○韓林兒將田豐破濟寧城據之○韓

林兒將毛貴破薊州蒙古徵四方兵入衛

毛貴率眾由河間趨直沽遂破薊州略柳林逼畿甸樞

密副使達國珍戰歿京師大恐廷臣或勸元主北巡以

避之或勸遷都關陝眾議紛然獨丞相太平力以為不

可遷遂徵四方兵入衛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刺不花以

兵拒戰於柳林貴眾潰退走于濟南

大同路夜聞空中有聲如雷有雲如火

三月辛丑夜大同路黑氣蔽四方有聲如雷頃之東北

方有雲如火交射中天遍地俱見火光空中如有兵戈

昭代典則 卷二

十一

之聲

丙辰 我師克建德路即今嚴州

先是行樞密院判鄧愈親軍左副都指揮朱文忠元帥

胡大海率兵由徽州昱嶺關進攻建德道出遂安未及

縣三十里長槍元帥余子貞以兵來拒愈等擊敗之獲

馬百餘匹追至淳安敵聞風奔潰復追擊二十餘里獲

其戰船三十餘艘降其兵三千餘人遂安守將洪某率

眾五千援淳安大海復戰敗之生擒將士四百餘人獲

馬三十餘匹至是軍抵建德元參政不花院判慶善長

槍元帥謝國璽達魯花赤喜伯都刺總管楊瑒棄城遁

父老何良輔等率眾降以楊瑒壽朝佐為帳前總制親

軍副都指揮使壬戌改建德路為建安府立德興翼元

帥府元江制行省左丞楊完者遣兵來攻鄧愈出兵擊

之殺其將李副樞眾潰降其溪洞兵三萬人璽愈為同

僉行樞密院事大海為行樞密院判官留文忠鎮守

復為建德府

夏四月徐壽輝將陳友諒破隆興

時火爾赤以左丞來守洪都舊帥道童任其將章伯顏

普顏不花捍城頗有功火爾赤疾而撓之城陷火爾赤

出走道童退保撫州欲集義兵收復而勢已不可因嘆

曰身為大臣城陷不守復何面目見人遂迎敵遇害

五月劉福通破汴梁奉韓林兒據之○蒙古誅湖廣右丞

昭代典則 卷二

十二

相太不花以悟良哈台代總其軍

太不花舊與太平有隙聞其復相意不能平嘆曰太平

漢人乃復居中用事我反在外勞苦耶時亦起太不花

為湖廣左丞相招討寇賊諸將皆欲進兵而太不花乃

以養銳為名反勸兵而退及賊攻汴梁守臣請援師至

十往反猶按甲不動或諫之太不花大言曰我在何物

小寇敢來既而出軍縱掠百里內蕩然自是寇日蔓延

不可制元朝憂之兩遣重臣諭旨授以成算皆不聽其

子壽童將兵分討山東入奏事語言驕悍元主由是惡

之會毛貴田豐等勢愈充斥乃拜太不花右丞相總兵

進討太不花即上言軍行以糧餉為先請令太平至軍

中供給乃可濟事。不然兵不能進。太平知其言已也。遂
諷御史劾其緩師拒命之罪。詔削奪官爵。益州安置。以
悟良哈台代之。太不花聞有詔。夜馳詣故部將劉哈刺
不花求救。哈刺不花時駐兵保定。即走至京。首見太平。
太平問其來。故具以告。太平責之。俾其致太不花。以
哈刺不花還縛。太不花父子送京師。未至皆殺之。于路
山東地裂。天雨白毛。○六月朔日有食之。○韓林兒將關
先生破遼東。遂大掠塞外諸郡。

關先生破頭潘等。分兵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州。踰太
行。焚上黨。攻破遼州。晉冀雲中。鴈門代郡。烽火數千里。
遂大掠塞外諸郡。而還。察罕帖木兒遣其部將開保等

昭代典則

卷二

十一

分兵阻隘。而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及塞并陘。杜大行
屢擊却之。詔拜察罕帖木兒為左丞。尋拜平章政事。
蒙古前江西廉訪僉事伯顏謀起兵討賊。不克而歿。
伯顏初以處士徵。為侍制。遷僉憲江西。以病免歸。及河
南盜蔓延河北。伯顏言于省。臣將結鄉民為什伍。以自
保。而賊兵大至。乃渡漳北行。邦人從之者數十萬。至磁
與賊遇。賊知其名。生劫之。誘以富貴。伯顏不屈。引頸受
刃。與妻子俱歿。或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曰。古稱聖人心
有七竅。此非賢士乎。納心腹中。排牆而掩之。事聞。謚文
節。伯顏字宗道。初師黃坦。以穎悟可比顏子。命以顏為
氏。世呼為顏宗道云。

癸酉 我師取浦江縣。○秋八月。太陰掩昴。○蒙古大饑。
斗米金一斤。○九月。蒙古江浙同僉員成率其元帥李福
等詣我德興翼降。

初。蒙古苗帥楊完者。自廣西舉義兵。攻復陳友諒所據
湖廣諸郡。轉至池饒。時張士誠據姑蘇。蒙古江浙行省
丞相達識帖木兒慮為士誠所侵。迺召完者以兵守杭。
累授江浙左丞。完者恃功驕橫。達識帖木兒苦其逼。已
復陰約士誠以兵攻其營。完者倉卒不及備。遂自縊。死
其眾皆潰散。至是其部將員成等欲為報仇。遣苗軍元
帥泰不花來請降。且言其所部元帥李福等三萬餘人
在桐廬皆願効順。高皇帝命朱文忠往撫之。九月乙

昭代典則

卷二

十四

酉朔。員成率李福劉震黃寶蔣英以兵三萬人詣德興
翼降。朱文忠遣元帥夏子實以步騎千人統其眾於新
城。送員成于建康。
冬十月。太陰犯昴。○辛未。我師取蘭谿縣。
先是樞密院判胡大海至婺之鄉頭。擒萬戶趙伯顏。不
花雲完都等平其五壘。是日進攻蘭谿。敵兵千餘出戰。
敗之。克其城。獲元廉訪使趙秉仁等十四人。馬牛羊萬
頭。立闕。越翼元帥府。分兵守其要害。遂進攻婺州。
甲戌 我師克宜興。
先是徐達邵榮攻宜興。久不下。高皇帝遣使謂達等
曰。宜興城小而堅。猝未易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口。張士

誠餉道所由出若以兵斷其餉道彼軍食內乏破之必矣達等乃分兵絕太湖口而并力急攻城遂拔之同知樞密院事廖永安復率舟師擊士誠衆于太湖乘勝深入遇呂玘與戰不利遂爲所獲戊寅改宜興州爲建寧州置全吳翼以元帥楊國興等守之尋復以爲宜興州○張士誠欲降永安永安不屈遂拘囚之至丙午歲秋七月竟被囚歿云

十一月太陰復犯昴○蒙古糊思監有罪免以紐的該爲左丞相

時天下多故外則疆宇日蹙內則帑藏空虛而元主方溺於娛樂不恤政務糊思監居相位無所匡救而公受

昭代典則 卷二

五

賄賂貪聲著聞於是御史燕赤不花劾奏其任用私人孕列及妾弟崔完者帖木兒印造偽鈔事將敗殺孕列以滅口糊思監乃自請罷政詔止收其印綬御史王彝谷里麻失里復劾之不已終不聽

冬十二月朔日有食之○戊寅太白經天○壬午我師克婺州改婺州爲寧越州

樞密院判胡大海帥兵攻婺州不克 高皇帝自將親軍副都指揮使楊璟等師十萬往征之十二月壬辰自宣歷嶽道蘭谿至婺命椽史周德遠入城招諭不下迺督兵圍之先是元參知政事石抹宜孫守處州聞大軍克徽州進攻婺城與參謀胡深章溢議爲守備造獅子

戰車數百輛以弟石抹厚孫守婺繼令深等將車師爲援自率衆萬餘出谿雲以應之深至松溪觀望不敢進

高皇帝謂諸將曰婺倚石抹宜孫故未肯即下聞彼以車戰兵來援此豈知變者松溪山多路狹車不可行今以精兵遏之其勢必破援兵既破則城中絕望可不勞而下之翌日命僉院胡大海養子濟誘其兵於梅花門外縱擊大敗之擒其前鋒元帥李彌章并獲其所製驚馬器仗深等遁去深之來也晨起見西北有黑氣東南有白氣其長亘天頃之白氣爲黑氣所蕩深知其不吉恐衆心驚懼謬曰今日有殺氣戰必勝已而戰敗城中勢益孤臺憲將臣畫界分守意復不相能於是樞密院同

昭代典則 卷二

五

六

僉甯安慶都事李相開門納大兵制東廉訪使楊惠婺州達魯花赤僧住皆戰歿執其南臺侍御史帖木烈思院判石抹厚孫廉訪僉事安慶以下官甲申

高皇帝入婺州下令禁戢軍士剽掠有親隨知印黃某取民財即斬以徇民皆按堵城未破先一日有五雲雲見城西氤氳似蓋城中望之以爲祥及城下迺知爲高皇帝駐兵之地丙辰置中書分省于婺州立金華翌元帥府以表貴爲元帥吳德真副之改婺州路爲寧越府以儒士王宗顯爲知府帳前總管陳從貴兼知東陽縣事總兵二百戍之義兵元帥呂兼明兼永康知縣帳前總管王道同爲義烏縣知縣楊苟爲我義知縣命甯

安慶仍同僉樞密院事。隨軍征進。遂命寧越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沉徐原等為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欣悅。高皇帝既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未下郡。集諸將諭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政當撫恤。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為將者能以不殺為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已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而大功可成矣。

昭代典則

卷二

七

韓林兒將關先生破上都焚宮闕

關先生尋轉掠遼陽。至高麗。自是上都宮闕盡燬。元主不復時巡矣。既而欲復脩之。工役大興。參議中書省事陳仁祖上書諫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為。成不世之功。以克復祖宗之業。苟或上不奉於天道。下不順於民心。緩急失宜。舉措未當。雖以此道持盈守成。猶或致亂。而况欲撥亂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宮闕。創自先帝。脩於累朝。自經兵火。焚燬殆盡。所不忍言。此陛下所為日夜痛心。宜亟圖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財用將竭。乃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

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宮闕念茲在茲。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上都宮闕未復。固無妨於陛下之寢處。然因是而違天道。失人心。或致大業之墮廢。則夫天下者。亦祖宗之天下。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而輕之乎。願陛下以生養民力為本。以恢復天下為務。信賞必罰。以驅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以圖謀治道。夫如是。則成平之觀。不日咸復。詎止上都宮闕而已乎。疏。上元主嘉納之。

太白經天。○蒙古大都饑疫

時兩河山東被兵之民。携老幼流入京師。重以饑疫。死者枕藉。宦者朴不花請市地收葬之。前後凡二十餘萬人。

昭代典則

卷二

八

己亥 春正月太陰犯昴。○我師取諸暨

僉院胡大海帥兵取諸暨。張士誠守將華元帥戰敗。宵遁。萬戶沈勝以眾降。我師入城。其眾洶洶不定。復作亂。大海復擊敗之。生擒四千餘人。馬六十四匹。遂改諸暨為諸全州。以帳前元帥張彪為統軍元帥。兼本州同知。又立樞密分院於諸全州。置明海翼元帥府。陞謝再興為院判。王玉等為元帥守之。

徐壽輝將陳友諒攻信州。蒙古伯顏不花的斤引兵救之。賊黨王奉國寇信州。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往援。破走其兵。時振南王子大聖奴樞密院判席閏屯兵城中。開門。

出迎的斤登城四顧誓以破賊自許後數日賊又來攻的斤分兵為三出城奮擊斬首數千級復大破之友諒弟友德植木柵攻城益急遣人來說降的斤曰汝來誘我耶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救其罪而斬之由是日夜糜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城中食草苗茶紙括靴皮掘鼠羅雀殺老弱以食○胡粹中曰四海板蕩寇盜相望有民社之寄者孰不幸封境之苟安以自免也故張巡守睢陽求救於賀蘭進明而不得蓋或懼其同禍或忌其成功故挺身赴敵者鮮矣賊寇廣信衢雖鄰壤尚可自保伯顏不花的斤即引兵往救亦異於周伯琦之出走者也

臨代典則 卷二

一九

二月蒙古命孛羅帖木兒移鎮大同元主欲倚以捍蔽京師故也復置大都督兵農司并分司十道專督屯種以孛羅領之所在侵奪民田不勝煩擾

三月方國珍以慶元溫台三郡來歸

先是我高皇帝遣主簿蔡元剛儒士陳顯道往慶元招諭方國珍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况與我為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諒莫若姑示順從藉為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次子關為質高皇帝曰古者處

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變而為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於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為哉乃厚賜關而遣之

夏四月李二將趙均用殺韓林兒將毛貴貫黨續繼祖尋執均用殺之

彭早住趙均用自徐奔濠與子與不相能早住既死均用益自尊子與向滁陽均用乃奔淮安未幾自淮安奔山東依毛貴至是殺貴貫黨續繼祖自遼陽入益都執均用殺之遂與其所部自相讎敵

五月我高皇帝自寧越還建康

辛酉高皇帝將還建康召胡大海諭之曰寧越為浙東

臨代典則 卷二

二十

重地必得其人守之吾將歸建康以爾為才故特命爾守其衢處紹興進取之宜悉以付爾宋伯顏不花在衢其人多智術石抹宜孫守處州善用士紹興為張士誠將呂珍所據數郡與寧越密邇爾宜與同合常遇春同心協力俟間取之此三人皆勦敵不可忽也仍命左右司員外郎侯原善都事王愷管勾樂鳳綜理錢糧軍務事

六月徐壽輝將陳友諒破信州蒙古伯顏不花的斤戰死○秋七月太白犯上將及左右執法○八月蒙古察罕帖木兒克汴梁劉福通以韓林兒復走安豐

初察罕帖木兒圖復汴梁乃大發秦晉軍諸路並進期

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遂環城而壘。繫誘賊出戰。以計敗之。賊懼不敢復出。至是謀知城中計窮。食盡。乃督諸將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其城。俘獲數萬。福通復以其主小明王走。據安豐。捷聞。記以祭宰帖木兒為河南平章兼同知樞密院事。西臺中丞以旌其功。

庚午。我師取無為州。○九月。河決任城縣。○白虹亘天。○癸巳。我師克潛山縣。

癸巳。徐達張德勝率兵自無為登陸。夜至浮山寨。擊走趙普勝部將胡總管。敗之于青山。追至潛山界。陳友諒參政郭泰引兵渡沙河。迎戰。德勝復大破之。斬郭泰。獲

昭代典則

卷二

廿一

馬騾牛畜千餘。遂克潛山縣。令詹元帥守之。

九月。陳友諒殺其部將趙普勝。

初。陳友諒攻陷安慶。令趙普勝守之。六月。我僉院俞通海率兵攻趙普勝。不克。而還。諸將患之。高皇帝曰。普

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眾。上下之間。心懷疑。或用計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時普勝有門客通術。嘗為

普勝畫策。普勝尊為謀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置書與客。故誤達普勝。果疑客。客懼不能安。遂來歸。

於是厚待客。客過望。傾吐其實。盡得普勝平日所為。乃重以金幣資客。潛往友諒所。親以間普勝。普勝不之覺。

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由是忌之。

又有言普勝將歸於我者。及是憤潛山之敗。友諒益欲殺普勝。乃詐以會軍為期。自至安慶。圖之。普勝不虞。友諒之圖已聞。其至。具燒羊迎於鴈。以登舟。見友諒。友諒就執殺之。併其軍。

丁未。我師克衢州。

秋七月乙巳。常遇春率兵攻衢州。建奉天旗。樹柵圍其

六門。造呂公車。僂人橋。長木梯。懶龍爪。擁至城下。高與城齊。欲階以登城。又於大西門城下。穴地道攻之。元守

臣宋伯顏不花等。悉力備禦。以東韋灌油。燒呂公車。為千秤鈞。懶龍爪。用長斧以砍木梯。築夾城防穴。道遇春

攻之。弗克。乃以奇兵出其不意。突入南門。奪城。毀其所。

昭代典則

卷二

廿二

架砲督將士攻圍益急。九月丁未。克之時。遇春圍城兩

月。餘。攻擊無虛日。元樞密院判張斌度不能守。密遣其

下。詣遇春約降。是夕。引軍士十餘人。出小西門。迎大軍

入城。宋伯顏不花不知其降也。猶督兵拒戰。俄頃。城中舉火。大軍已入城。眾潰。總管馮浩赴水。不花。伯顏不

花及院判朵粘等。得糧八千石。改衢州為龍游府。以武義知縣楊苟知府事。立金斗翼元帥府。以唐君用為元帥。夏義為副元帥。朱亮祖為樞密分院判官。命寧越公。省都事王愷兼理軍儲。遇春還軍起。蒙古徵海運糧于張士誠。中原既亂。江南海漕。久不通。京師屢告飢。至是因河南

始平乃遣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徵海運糧伯顏帖木兒等至杭州傳詔命士誠輸粟方國珍具舟丞相達識帖睦爾總督之既而士誠慮國珍載粟不入京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已互相猜疑伯顏帖木兒往來開諭乃運粟十一萬石至京師

冬十一月蒙古授方國珍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有流星大如桃○蒙古大都有杜鵑

十一月辛巳有流星起自危東行没于畢宿之西○杜鵑啼于京城中居庸關亦有之

壬寅我師克處州

初高皇帝既定婺州即命耿再成駐兵縉雲之黃龍山

昭代典則 卷二

三

謀取處州元處州守將石抹宜孫遣元帥葉琛屯桃花嶺參謀林彬祖屯葛渡嶺撫陳真仲照磨陳安屯樊嶺元帥胡深守龍泉以拒我師久之將士怠弛皆無鬪志至是胡深叛宜孫間道來降且言處州兵弱易取大海聞之大喜即出軍抵樊嶺與再成合攻之大敗其兵連拔桃花嶺葛渡二岩遂薄城下石抹宜孫戰敗棄城走建寧遂克處州林彬祖走溫州於是處州七邑皆下辛亥改處州路為安南府以義烏知縣王道知府事立安南翼元帥府以朱文剛為元帥李祐之為副元帥耿再成為樞密分院判官守之以分省都事孫炎總理軍備高皇帝初在婺州既召見宋濂至是克處州又有葛青

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者即遣使以幣幣徵四人同赴建康入見高皇帝大喜賜坐從容問曰四海分爭何時而定溢起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高皇帝善其言甚禮貌之

二月蒙古太子殺左丞成遵叅知政事趙中

先是奇皇后與太子謀內禪諭意太平太平不答后又召太平至宮中舉酒申前意太平依違而已是時太子欲盡逐元主左右令御史劾元主親暱御史中丞禿魯帖木兒未及奏而所令御史被遷為他官太子疑太平子也先忽都泄其事益決意去太平政柄知樞密院事紐的該聞之數於元主前左右之故太子之志未得逞

昭代典則 卷二

十四

至是太子以遵中皆太平所任用令御史誣其贓罪下獄杖殺之○胡粹中曰太子之職在問安視膳刑政非所敢專也况成遵等執政大臣而專殺之是無君親矣所以然者太子請內禪而丞相不從故殺其佐屬以厲之耳羣雄作亂於外太子謀亂於內烏得而不亡哉陳友諒幽其主徐壽輝于江州自稱漢王初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已不從至是壽輝故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出迎而伏兵於城西俟壽輝既入門閉伏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以江州為都居之遂自稱漢王立王府置官屬事權一歸友諒壽輝惟擁虛位而已

蒙古贈宋儒楊時李侗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封爵

沅州路照磨胡瑜言先儒楊時等五人有功聖門未列從祀於是省部議奏俱贈太師追封時吳國公侗越國公安國楚國公沉建國公德秀福國公並從祀先聖廟廷。

庚子 春正月。慧見東方。○蒙古以危素為參知政事。○

蒙古紐的該卒。紐的該為相有大臣體。既臥病。謂人曰。太平直宰相也。我疾固不起。而太平亦不能久於位矣。此可嘆也。遂卒。乙卯我。高皇帝復以寧越府為金華府。○二月蒙古太平罷為太保。

昭代典則 卷二

荳

成遵等以會紐的該又卒。太平知勢不可留。乃數以病辭位。拜太保。養病於家。臺臣留之不允。○胡粹中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柳思監專政而太平與之同佐。力辭而去可也。皇后太子既有邪謀。力能匡正。之不能則去之亦可也。太子殺成遵。趙中。剝床將及。成尙不知覺。至於見逐而後去。隱忍依違。自取侮辱。惜其量有餘而識不足也。

蒙古復以柳思監為右丞相

時元主益厭政官者。朴不花用事為奸利。柳思監因與結構相表裏。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後又與朴不花黨庇擯。而評字羅以非罪。卒召禍亂論者謂

元之亡。二人之罪居多。

庚申蒙古守福寧州。福建行省參政表天祿。造古田縣尹林文廣來納款。

初丁酉歲福建義兵萬戶賽甫丁阿里迷丁據泉州。陳友諒兵入杉關。攻陷邵武汀州延平諸郡縣。羣盜乘勢竊發。閩地騷動。天祿鞏知元國勢不振。故遣文廣來納款。文廣以其年六月由海道出溫。為方國珉所邀留。至是脫身得達。時福清州同知張希伯亦遣其屬張景仁李世忠來請降。高皇帝皆厚賞之。遣還招諭。

夏四月我。高皇帝第四子生。是為成祖皇帝。○五月朔日有食之。雨雹。○閏五月陳友諒寇我太平府。陷之。院

昭代典則 卷三

葉

判花雲知府許瑗皆不屈死。

陳友諒率舟師攻太平。守將樞密院判花雲與宋文選等以兵三千拒戰。文選之友諒攻城三日不得入。乃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登城。遂陷。雲被執。縛急。怒罵曰。賊奴爾縛吾。主必滅爾。曹斯爾為。餽也。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皆絕。奪守者刀。連斬五六人。賊怒。縛雲于舟檣。射之。雲至死罵不絕口。院判王鼎知府許瑗俱為友諒所執。亦抗罵不屈。皆死之。○雲死于難年三十九。妻邵氏一子燁。生始三歲。賊方急。邵氏會家人抱兒拜家廟。泣謂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敵夫必死。吾寧獨生。然花氏惟此一兒。為我善護之。雲被執

官氏赴水。年三十五。侍婢孫氏收其履。瘞之。抱兒。欲
逃。他所為。陳氏兵所虜。至九江。陳氏軍中。惡兒。啼。孫氏
恐兒被害。以簪珥付漁家。媪鞠之。及陳氏敗。孫氏脫身
至漁家。見兒。遂竊負之。夜出宿陶穴中。明日出江。許。僦
舟以渡。適陳氏潰。卒還爭舟。梓孫氏及兒。投之江。方出
沒波中。有斷木自上流至。孫氏挾兒附木。浮入蘆者中。
渚有蓮實。孫氏取。彈兒。凡七日。得不死。忽夜半聞人呼
之。一老父令與俱行。得達。高皇帝所。聞花雲兒也。即
呼入見。孫氏抱兒拜且泣。高皇帝亦泣。置兒膝上。曰
此花雲子。將種也。命賜老父衣。老父已不見。追之。無所
得。眾以為神云。煒既長。命為水軍衛指揮。僉事。

昭代典則 卷二

廿七

陳友諒。弒其主徐壽輝于采石。自稱帝。

初。友諒之寇太平。挾徐壽輝以行。既陷太平。志盈滿意。
謀僭竊。乃於采石舟中。先使人詣壽輝前。佯為白事。令
壯士持鉄搥。自後擊其首。壽輝死。友諒遂以采石五通
廟為行殿。昇廟中神像。顛倒置門外。而僭位其中。因號
漢。改元大義。仍以鄒普勝為太師。張必先為左相。張定
邊為太尉。羣下草次行禮於江岸。又值大雨。冠服皆濡。
濕。略無儀節。識者知其必無成。

陳友諒寇建康。龍灣我師合擊。大敗走之。遂取安慶。復太
平。

陳友諒既僭號。乃潛遣人約張士誠。欲犯建康。張議皆

請先復太平。以牽制之。高皇帝曰。不可。太平吾新築。
壘。濠塹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勝。乃以巨艦乘
城。遂為所隔。今彼既居上流。順勢來寇。舟師十倍於我。
猝難敵也。或勸高皇帝自將擊之。高皇帝曰。此亦
不可。敵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戰。彼不交鋒。而以舟
師順流直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非一日可至。
縱能得達。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吾有一計。
足以破之。於是召指揮康茂才。諭之曰。有事命汝能之。
乎。茂才曰。惟所命。高皇帝曰。陳友諒欲來為寇。吾欲
速其來。非汝不可。汝與友諒舊。且佯欲為叛。遣人致書
約其來。當為內應。彼必從。茂才曰。諾。吾家有老閹者。嘗

昭代典則 卷二

廿八

事友諒。頗信之。且忠謹不洩。吾書。令責以往。則必信。來
無疑。將行。以所謀問李善長。善長曰。方以寇來為憂。何
為更誘致之也。高皇帝曰。此策不可失。失今不為。久
則患深。使二虜相合。吾何以支。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
矣。遂遣閹者持書。乘小舸。徑至友諒軍。友諒見閹者。即
呼問之。曰。爾何為來。閹者曰。康相公令我來。友諒曰。康
公何言。閹者出書進之。友諒觀書畢。甚喜。問閹者曰。康
公今何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江東橋何如。曰。木橋也。
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即至。至則呼老康為
號。閹者諾。歸具以告。高皇帝曰。虜落吾彀中矣。乃命
李善長撤江東橋。易以鐵石。通宵治之。及旦而成。適有

富民自友諒軍逸歸言友諒開新河道路又令於新河口跨水築虎口城以兵守之命馮國勝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二萬人伏於石灰山側徐達軍于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帥舟師出龍江關外高皇帝總大軍於盧龍山令持幟者偃黃幟於山之左偃赤幟於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及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乙丑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環整兵禦之時水路狹隘僅容三舟入港友諒以舟不得並進遽引退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鉄石乃驚疑連呼老康老康無應之者始知關者之謬已即與其弟號五王者率舟十餘向龍灣先遣萬人登岸立柵

昭代典則

卷二

廿九

其勢銳甚時暑熱高皇帝衣紫茸甲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眾欲戰高皇帝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眾莫之信忽雲起東北須臾雨大注赤幟舉高皇帝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柵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適雨至命伐鼓鼓震黃幟舉馮國勝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虎舟師並集内外合擊友諒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敗潰兵走趨舟值潮退舟膠淺卒不能動殺溺死者無算俘其卒二萬餘人其將張志雄梁鉉俞國興梁世衍等皆降獲巨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江海蓋者百餘艘及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於其所乘舟隊席下得茂才所遺

書高皇帝笑曰彼愚至此誠可嗤也張志雄者故趙普勝部將善戰號長張嘗怨友諒殺普勝故龍灣之戰無關志及降言於高皇帝曰友諒之東下盡併安慶兵以從今之降卒皆安慶之兵友諒既敗走安慶無守禦者高皇帝乃遣徐達馮國勝張德勝等將兵追友諒又命元帥余某等將兵取安慶德勝追及友諒于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又與大戰德勝殲之國勝以五翼軍蹙之友諒與其將張定邊出皂旗軍號黑旋風者迎戰又敗之友諒晝夜不得息遂收餘兵棄太平遁去達率舟師追至池州而還余元帥遂取安慶守之○初太平城西南俯瞰姑溪故為友諒舟師所阻及是友諒

昭代典則

卷二

三十

敗走常遇春復其城乃命移築城西南隅去姑溪二十餘步增築樓堞守禦遂固
戊寅我師克信州改信州路為廣信府
初友諒之寇龍江也高皇帝命胡大海出兵濟廣信以牽制之大海遣元帥葛俊率兵以往道過衢州都事王愷止俊乘驛至金華謂大海曰廣信為友諒門戶彼既傾國入寇寧不以重兵為守非大將統軍以臨之不可今出編師設若劔敗非獨廣信不可下吾衛先釋繫矣大海從之乃親率兵攻信州至靈溪城中步騎數千出迎戰大海擊敗之督兵攻城守不能禦眾潰遂克之甲申改信州路為廣信府以段伯文為知府立龍虎翼

元帥府以葛俊為元帥周隆為副元帥守之
秋九月蒙古李羅帖木兒與冀寧察罕帖木兒以兵相攻
蒙古主遣使和解之

初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平定而李羅帖木
兒兵駐大同因欲併據晉冀遂相讎隙詔命李羅帖木
兒守石嶺關以北察罕帖木兒守關以南至是李羅帖
木兒復調兵自石嶺關直抵晉冀圍其城三日退屯交
城察罕帖木兒調兵拒戰會元朝遣使諭令解和遂各
還守關南北尋有旨以冀寧界李羅帖木兒而察罕帖
木兒以為用兵數年藉晉冀以致盛強乃不奉詔託言
用師汴梁尋渡河屯澤潞拒之詔延安軍交戰于東勝

昭代典則

卷二

三

州再遣部將八不沙援之八不沙曰彼軍奉詔而來我
何敢抗察罕怒殺之已而駐兵霍州攻李羅帖木兒元
朝復遣使諭二人令罷兵還○初詔遣參政也先不花
脫脫木兒奴奴等三人往解一家之兵既受命不前進
廉訪僉事張禎上疏劾之言其苟懷自安之計無憂國
之志朝廷將使一家釋憾協心討賊此國家大計宜風
馳電走乃迂回退懼枉道延安以西繞曲數千里使兩
家日夜仇殺黎庶肝腦塗地實此三人所致宜急誅之
不報禎嘆曰天下事不可為矣即辭去居河中安邑山
谷間有訪之者不復言時事但對之流涕而已

冬十一月朔黃河清凡三日○十二月蒙古陽翟王阿魯

輝帖木兒舉兵于北邊蒙古主遣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
兒將兵討之

阿魯輝帖木兒元太宗第七子滅里大王七世孫也時
兵起四方上屢詔宗王以北方兵南討阿魯輝帖木兒
知國事不可為乘間擁兵數十萬屯于木兒古微兀之
地將犯京畿遣使來言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已失其
大半若以國璽付我我當自為之上遣使報之曰天命
有在汝欲為則為之遂命禿堅帖木兒將兵擊之軍
禿堅帖木兒走上都

辛丑春正月朔填星退犯太微垣○甲申始議立鹽法
直局設官以掌之○已亥置寶源局鑄十中通寶錢○丙

昭代典則

卷二

三

午議立茶法令府州縣官一員掌其事○三月丁丑改樞
密院為大都督府

戊寅方國珍遣使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却之

先是我高皇帝遣博士夏煜陳顯道諭方國珍曰福
基於至誠禍生於反覆諂詐者亡負固者滅况爾公孫
述之事可以鑒矣汝首致甘言終懷反覆大軍一出不
可以甘言解也爾且深思之國珍始惶懼對使者謝曰
鄙人無狀致煩訓諭使者歸國珍遂遣人謝過至是國
珍遣其檢校燕敬來謝且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高
皇帝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林能所用者殺粟
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却其獻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蒙古以張良弼爲陝西行省參知政事

時李羅兵既罷還遂遣良弼引兵出南山義谷駐藍田受節制于察罕帖木兒良弼又陰結平章定住聽丞相帖里帖木兒調遣營於鹿臺察罕銜之○胡粹中曰良弼受節制於察罕而又陰結定住聽陝西行省調遣則察罕與朝廷貳明矣遣子貢糧焉知非窺覘朝政也與蒙古察罕帖木兒遣其子擴廓帖木兒貢糧于京師○五月明玉珍攻嘉定等路蒙古李思齊擊敗之○六月英武歲星太白星聚翼○秋七月壬申陳友諒知院張定邊復陷安慶○八月甲申我師克浮梁遂克樂平州

昭代典則

卷二

三五

先是元帥王思義克鄱陽之利陽鎮擒賊首楊文友戮之遂會僉院鄧愈兵于三洞源議取浮梁既而鄧愈兵攻浮梁不下高皇帝命理問谷繼先院判劉文旺率兵往助之至是克浮梁陳友諒守將侯邦佐等棄城走院判于光復攻樂平州友諒總管肖明率將拒戰光擊敗之擒其萬戶彭壽等六十餘人遂克之

我師伐陳友諒復取安慶大破之于江州友諒走武昌先是陳友諒將李明道寇信州胡大海率兵擊破之擒李明道送建康高皇帝命仍舊職用爲鄉道以取江西高皇帝問陳氏何如李明道具言友諒自弒壽輝將士皆離心且政令不一擅權者多驍勇之將如趙普勝者又忌

而殺之雖有衆不足用也及安慶之陷高皇帝遂決伐之召諸將諭之曰陳友諒殺徐壽輝僭稱大號天理人情所不容乃不度德量力肆騁兇暴侵我太平犯我建康既自取禍敗不知悔悟今乃以兵陷安慶觀其所爲不滅不已爾等各厲士卒以從徐達進曰師直爲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劉基亦言昨觀天象金星在前大星在後此勝師之兆願順天應人早行弔伐高皇帝曰吾亦夜觀天象正如爾言遂帥徐達常遇春等各將舟師發龍灣高皇帝御龍驤巨艦建大旗于前署曰弔民伐罪納順招降諸軍乘風泝流而上時友諒江上斥候望風奔遁戊戌我師至安慶敵固守不戰乃

昭代典則

卷二

三五

以陸兵疑之敵兵動遂命廖永忠張志雄以舟師擊其水寨破敵舟八十餘艘獲戰船二十有七遂克安慶長驅至小孤友諒守將傅友德及丁普郎迎降壬寅師次河口遇友諒舟出江偵邏常遇春擊之敵舟退走乘勝追至江州友諒親率兵督戰高皇帝分舟師爲兩翼夾擊又大破之獲其舟百餘艘友諒窮蹙夜半挈妻子棄城走武昌癸卯我師入江州獲糧數十萬

甲辰我師克南康以星子縣尹陳子亨守之○丙午斬黃與國沔陽來降○戊申陳友諒平章吳宏以饒州來降命仍其官守之○蒙古察罕帖木兒克山東田豐等降察罕帖木兒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荆襄河洛而

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日訓練士卒務農積穀謀大舉以復山東至是謀知山東羣盜自相攻殺而田豐亦降于賊乃大會諸將期分兵五道水陸並進而自率鉄騎渡孟津踰單懷而東復冠州東昌遣其子擴廓帖木兒直搗東平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為書招之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時敵兵皆聚于濟南察罕帖木兒乃分奇兵間道出敵後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丘中徇瀕海郡邑自將大軍進逼濟南攻圍三月乃下之

九月辛亥陳友諒平章王溥以建昌來降命仍其官守之甲寅我師克德興○壬戌王溥復遣檢校劉巨川以南豐

昭代典則 卷二

三五

州及臨川金谿等八縣來獻○蒙古阿魯輝帖木兒兵敗伏誅

初阿魯輝兵逼上都太子言於元主命以太平為留守實欲置之死地至是阿魯輝部將脫驩者太子也先忽都故將也引兵縛阿魯輝至軍前太平不受送闕下誅之太平終不以為己功

冬十月蒙古以察罕帖木兒為平章政事仍兼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中丞○十一月黃河清

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九七日命秘書少監程徐記之十二月石州河清至永泮始如故

張士誠遣其司徒李伯昇寇我長興叅政常遇春率兵救

之伯昇遁去

張士誠遣李伯昇率眾十萬水陸並進直薄長興城下城中兵僅七千耿炳文嬰城拒守遣左副元帥劉成出西門迎擊敗之追至東門敵反兵力圍炳文不能拔成遂戰於於是寇復圍城結九寨為樓車下瞰城中運土石填濠濠放火船燒水關攻城益急城中晝夜應敵凡月餘高皇帝在江州聞報命常遇春往救之遇春兵至長興李伯昇棄營遁去遇春追擊之俘斬五千餘人陳友諒右丞鄧克明以撫州來降

己未命平章吳宏等率兵取撫州時友諒右丞鄧克明據城拒守宏遣人招之克明意欲緩師以款我聞會院

昭代典則 卷二

三五

鄧愈駐兵臨川之平唐乃遣人詣愈詐獻其地請降愈察其意非誠即率兵由漁陽段鼓間道夜襲之黎明至其城下兵由東西北三門入克明不意我師至令卒計無所出單騎出南門走又自度不能免乃遣其員外羅天錫以分省印及所掠撫州建昌臨江汀州四路商豐寧都富州三州臨川樂安等十八縣印詣愈降愈留克明于軍中令其弟志明還新淦收其故部曲克明因請往九江見高皇帝愈以兵送之至中途克明復逃歸新淦乙卯改撫州路為臨川府建昌路為隆慶府未幾皆復其舊

十二月己亥陳友諒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來

降。

廷瑞遣鄭仁傑詣九江納款仁傑因以廷瑞之意言於高皇帝曰明公英武蓋世海內蒙傑皆延頸傾心樂為任使廷瑞等欲歸命久矣然無路以請今特遣仁傑輸款但所領將校久居部曲人情相安恐既降而以此輩屬之他人則非所願故預陳本意高皇帝以書報之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效順之誠此足下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之他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治兵以來十年于茲奇才英士得之四方多矣其有能審天時料事機不待交兵擬然委身而來者蓋其意亦欲立功當特垂名後世大丈夫相遇磊磊落落一語契合洞見肺腑

昭代典則

卷二

三

故常赤心以待之隨其材而任使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初無彼此之分此吾待將士之心也安肯散其部屬使人自疑而負其來歸之心哉且以陳氏諸將觀之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侮猜忌若此事竟何成近建康龍濟之役予所獲長張梁鉉彭指揮諸人用之如故視吾諸將恩均義一無有所問及長張破安慶水寨梁鉉等收江北功蹟茂著並膺厚賞此數人者其自視無復生理尚待之如此况如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耶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足下當早為之計又聞彼守禦諸將相待累日彼此之際各懷嫌疑不能自安書至宜以昔日相疑之心

一時解釋同其和好作磊落丈夫豈不可以保全富貴光榮祖宗貽及子孫哉若各持已見不察事機是非同異焉能免禍足下其審之廷瑞得書遂決意遣其同安康泰至九江降

江左陸翽之覆校

昭代典則

卷二

三

昭代典則卷之三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閱

金陵周曰校刊行

太祖高皇帝

壬寅 春正月蒙古張良弼敗李思齊于武功

察罕街張良弼與李思齊遣兵圍良弼於鹿臺元主復

詔和解之恐其終不和也乃命思齊擊四川良弼擊

漢以分其勢尋申論二將各以兵自效未幾思齊復遣

兵攻良弼至於武功良弼伏兵大破之

辛酉我 高皇帝至龍興

昭代典則 卷之三

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既降我 高皇帝遂發九江如

龍興辛酉胡廷瑞祝宗等俱迎新城門外 高皇帝慰

勞之俾各仍舊官壬戌入城存恤鮮寡孤獨放陳友諒

所蓄鹿于西山戊辰築臺於城北龍沙之上召城中父

老民人悉集臺下諭之曰自古攻城掠地鋒鏑之下民

罹其殃今爾民得保骨肉安生理無所苦者皆丞相胡

廷瑞灼見天道先機來歸為爾民之福陳氏據此軍旅

百需之供爾民甚苦之今吾悉去其弊軍需供億俱不

以相勞爾等各事本業毋游惰毋作非為以隔刑辟毋

交結權貴以擾害良善各保父母妻子為吾良民於是

士民皆感悅乃改龍興路為洪都府以葉琛知府事○

鄧克明既逃歸新淦復收集舊部曲仍肆劫掠 高皇

帝至龍興遠近皆降克明懼不自安欲復降恐見誅乃

詐為商賈乘小舟至龍興城下潛使人覘伺可否為去

就事覺被執并獲克明 高皇帝責其反覆不誠囚送

建康

辛未寧州土豪陳龍以分寧奉新通城靖安德安武寧六

縣來降○癸酉陳友諒守吉安上軍元帥孫本立曾萬中

曾粹中來降以本立為江西行省叅政萬中為都元帥粹

中為行軍指揮命還守吉安○故徐壽輝袁州守將歐首

祥來降命以本部軍馬仍守袁州○乙亥陳友諒平章彭

時中以龍泉來降○二月彗星見

昭代典則 卷之三

初見於危宿光芒長丈餘色青白丁酉犯離宮西星至

二月終光芒長二丈餘三月戊申以後不見星形惟有

白氣壬子行過太陽前惟有星形無芒在昴宿至戊午

凡三十四日始滅

癸未金華賊將英等殺我守臣胡大海降于張士誠嚴州

守臣朱文忠尋撫定之

初大海下嚴州劉震等從員成自桐廬來降大海喜其

驍勇留致麾下待之不疑至是震等謀亂以大海遇已

厚未忍發李福謂其眾曰胡叅政待我輩甚厚然兵之

柄在主將不殺主將則事不成舉大事寧暇顧私恩乎

眾從之以書通衢處苗帥李祐之等約以二月七日本

舉兵是日蔣英等入分省署陽請大海至八詠樓下觀
怒大海出將上馬英令其黨鍾矮子跪于馬前陽訴曰
蔣英等欲殺我大海未及答反顧英英袖出鐵棍若擊
矮子狀因中海海腦仆地英即斷其首提於馬上以示
同僉安慶院判張斌脇其從已復殺大海子關住執
郎中王愷愷正色曰吾職居郎署同守此土義當死寧
從賊耶劉震欲全之賊黨吳得真與之有隙曰無日遺
患遂殺愷及其子寅祿史章誠亦歿之典吏李斌懷省
印緹城走嚴州告變于朱文忠文忠遣元帥何世明檄
史郭彥仁等率兵討之至蘭溪英等懼乃大掠城中子
女西走降於張士誠世明軍入城張斌吳得真復來降

昭代典則 卷之三

三

世明知王愷為得真所害縛至馬前欲殺之斌力請曰
殺一得真則降者皆懼後人不復來降矣乃釋之大海
養子德濟聞難引兵奔計高皇帝即命左司中楊
元泉至金華總理軍儲事文忠亦率將士至金華鎮撫
其民既入父老瘞道訴曰士民不幸遭叛寇屠戮日夜
望王師以解倒懸今將軍至吾屬無患矣文忠勞勉之
分遣左右遍行鄉邑撫輯民人乃大安
丁亥處州賊李祐之等殺我守臣耿再成平章邵榮等率
兵討平之
處州苗軍元帥李祐之賀仁得蔣英等已殺胡大海遂
作亂院判耿再成方與客飲聞亂即上馬收兵不及迎

賊罵曰賊奴國家何負汝乃敢反賊將直前刺再成中
頸死分省部事孫炎被執幽之空室賊卒環守之曾炎
降炎不屈賀仁得以炙鴈斗酒饋炎炎不受曰今日乃
為鼠輩所困然我死死為主反覆賊歿狗且不食守卒
怒拔刀叱炎解衣炎曰此紫紵裘乃主賜我者吾當服
以死遂害之知府王道同為賀仁得所迫亦不屈而歿
高皇帝聞處州之亂命平章邵榮率兵討之朱文忠聞亂
亦遣元帥王祐等率兵屯縉雲榮及祐等攻處州燒其
東北門軍士登城以入李祐之自殺賀仁得走縉雲耕
者縛之檻送伏誅處州復平以王祐守之榮乃還
辛卯我高皇帝還建康

昭代典則 卷之三

四

我高皇帝既定洪都乃經度城守以舊城西南臨水
不利守禦命移入三十步東南空曠復展二里以邵愈
為江西參政留守洪都萬思誠為行省都事以佐之胡
廷瑞等還建康
夏四月朔長星見其形如春長數十丈在虛○乙亥彗或
不見度不見當出不出○叛賊祝宗等陷我洪都右
丞徐達等復取之
癸亥祝宗康泰叛攻陷洪都府初洪都之降非二人本
心既降數有叛意時出語咎胡廷瑞廷瑞反覆開諭之
故未即發及高皇帝還建康廷瑞恐二人為變不利
於已乃微言於高皇帝即發使詰洪都令二人將所

部兵往湖廣。從徐達聽征。二人舟次女兒港。遂以其誤。叛。適遇商人布帆。因掠其布為旗號。反兵劫洪都。是日暮至城下。發礮舉火。攻破新城。門賊殺官軍。時鄧愈居故廉訪司。聞變倉卒。以數十騎出走。數與賊遇。且戰且走。從者多遇害。愈窘甚。連跳跨三馬。馬輒踏踐。不免。最後得養子所乘馬。始得脫。從撫州門出。走還建康。於是都事萬思誠。知府葉琛。皆死于難。愈至建康。具言康祝之叛。高皇帝命徐達等還討之。達等師抵城下。祝宗康泰分兵拒守。達攻破之。復取洪都。祝宗走新淦。依鄉志明。後為志明所殺。函其首來。建康。泰走康信。為追兵所獲。送建康。泰。胡廷瑞之甥。高皇帝以廷瑞故。特宥之。丙午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等。同恭政鄧愈鎮洪都。

昭代典則 卷之三

五

明玉珍破雲南。遂自稱隴蜀王。

初玉珍聞陳友諒。徐壽輝。謀欲討之。乃整兵守夔關。不與相通。復立廟以祀壽輝。至是遂自稱隴蜀王。分兵克龍州。犯興元。鞏昌。諸縣。陝西。恭政。車里。帖木兒。擊敗之。擒其弟明二。

六月。出紫微垣。○西域回人那兀。納總諸番互市。至泉州。作亂。遂據州城。蒙古平章燕只不花。遣陳駭討平之。○田豐。察罕帖木兒。蒙古以其子擴廓帖木兒代總其兵。時山東俱平。惟益都獨城不下。察罕移兵圍之。大治攻

具諸道並進。賊悉力拒守。田豐復與王士誠陰謀。刺殺察罕。叛人城。初豐來降。察罕推誠待之。不疑。數入其帳中。及是豐乃給諸行營。眾以為不可往。察罕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又從十一騎行至豐營。遂為士誠所刺。先是有白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起危宿。貫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元主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而已。及於難。詔贈河南行省左丞相。封潁川王。諡忠襄。命其子擴廓帖木兒為平章政事。兼知山東河南行樞密院事。代總其兵。擴廓帖木兒本察罕之甥。幼養之以為子。○晏璧曰。當元氏之季。位顯官厚。厚祿者何限。而

昭代典則 卷之三

六

擬忠効義。乃出於草澤之人。如察罕者。誠偉然特立丈夫也。李思誠。雖共起義兵。而未變臣節。有愧察罕多矣。秋七月丙辰。平章邵榮。恭政趙繼祖。謀反。伏誅。

榮粗勇善戰。與高皇帝同起兵。濠梁帝待之甚厚。自平處州。還益騎。蹇有覬覦心。常憤憤出怨言。部將有欲告之者。榮懼不自安。與趙繼祖謀。俟間作亂。至是帝聞兵三山門外。榮與繼祖伏兵門內。欲為變。會大風。猝發。吹旗觸帝衣。帝異之。易服從上道還。榮等不得發。遂為宋國興所告。帝召榮等面詰之。具伏。帝不欲即誅。繫于別室。召諸將曰。吾不負邵榮。而榮所為如此。將何以處之。常遇春曰。榮等兇悖。一旦忘恩義。謀為亂逆。不利於

主八公嘗害及我等。縱主公不忍殺之。我等義不與之俱生。帝不得已。命具酒食飲之。涕泣與訣。皆就誅。

八月陳友諒遣將熊天瑞寇我吉安。陷之。殺守將孫本立。大都督朱文正復取吉安。

陳友諒遣將熊天瑞寇吉安。守將孫本立戰敗走永新。天瑞復攻破永新。執本立至贛州斬之。友諒使其知院饒鼎臣守吉安。鼎臣慄悍有膽略。所至害毒。人呼為饒。

大膽初天瑞寇吉安。本立遣元帥曾萬中梓中。聞道走建康求救。時大都督朱文正鎮洪都。高皇帝遂命文正往救之。師未發而吉安陷。文正遣裨將率兵取吉安。饒鼎臣出走。遂以參政劉齊陳海同李明道曾萬中梓

昭代典則

卷之三

七

中共守之。以朱叔華知府事。兵還洪都。

冬十一月蒙古擴廓帖木兒拔益都執田豐等斬之。

擴廓既領兵復魯。誓必討賊。而賊城守益固。乃穴地道以入。拔其城。執賊首陳棟頭等二百餘人獻闕下。而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遂遣兵取

莒州。山東悉平。

蒙古樞密副使李士瞻上疏極論時政不報。

疏凡二十條。一曰悔已過。二曰罷造作。三曰講論聖學。四曰詢謀老成。五曰去姑息。六曰開言路。七曰明賞罰。八曰公選舉。九曰察佞倖。十曰嚴宿衛。十一曰省佛事。十二曰絕濫賞。十三曰罷各官屯田。十四曰減常歲計。

五月十五日招集衛兵。十六日廣關屯田。十七日獎勵守令。十八日禮待藩鎮。十九日分遣大將急保山東。二十日依唐廣寧故事。分道進取。先是脫火赤言乞罷三宮造作。元主為減軍匠之半。還隸宿衛。而造作如故。士瞻首及之。疏入不報。

十二月蒙古立塔思帖木兒為高麗王。遣兵送之。國高麗以兵拒之。大敗而還。

初皇后奇氏宗族在高麗者。恃寵驕橫。為國王伯顏帖木兒所殺。元主入后之譏。遂廢伯顏帖木兒。而議立其昆弟在京師者。塔思帖木兒為王。以奇族子三寶奴為元子。國人上書言舊王不當廢。新王不當立。元主不聽。

昭代典則

卷之三

八

乃以將作同知崔帖木兒為丞相。率兵萬人送之。因至鴨綠江。高麗伏兵四起。乃大敗。僅餘七十騎。走歸京師。蒙古擴廓帖木兒遣使以書來獻馬。

先是擴廓父察罕帖木兒駐兵汴梁。高皇帝嘗遣使通好。既而察罕亦以書來聘。帝以前所遣使不還。不之答。至是察罕已死。擴廓帖木兒代領其眾。乃遣尹煥章送我使者。自海道還。因以馬來獻。帝遣中書省都事汪河送尹煥章歸汴。以書報擴廓帖木兒曰。元失其政中。原鼎沸。廟廊方岳之臣。互相疑沮。喪師者無刑。得志者方命。悠悠歲月。卒致土崩。閣下奮起中原。英勇智謀。過於群雄。聞而未識。是以遣人直抵大梁。實欲縱觀。未敢

納交也不意先王指館閣下意氣相期遣送使者涉海而來深有推結之意加之厚貲何慰如之薄以文諸君干用酬雅意自今以往信使繼踵商賈不絕無有彼此是所願也

癸卯 春正月朔明玉珍稱帝於蜀國號大夏改元天統○歲星退

犯軒轅大星○二月蒙古擴廓帖木兒引兵還河南

擴廓留鎮住以兵守益都自還河南元朝方倚之為安

而孛羅帖木兒自察罕既歿數以兵爭晉冀雖屢詔諭

解而晉隙日深○胡粹中曰擴廓既克田豐等正當乘

銳收復中原論告群雄共輔王室乃引兵還河南為自

安之計朝廷何所倚乎

昭代典則 卷之三 九

壬申申將士屯田之令 我 高皇帝初命諸將分軍於龍江等處屯田至是康

茂才屯積充物他將皆不及乃下令申論將士曰助國

之本在於強兵足食自兵興以來民無寧居田地荒蕪

兵食盡資於民則民力重困故令爾將士屯田且耕且

戰今各處大小將帥已有分地然隨處地利未能盡墾

惟康茂才所屯田穀一萬五千餘石以給軍餉尚餘七

千餘石以此較彼地力均而入有多寡其故何哉蓋人

力有勤惰故耳自今諸將宜督軍士及時開墾以收地

利庶幾兵食充足國有所賴 三月彗星見東方○張士誠入安豐殺劉福通據其城我

走之

先是劉福通等兵勢日蹙以安豐來附至是張士誠遣

將呂珍攻安豐入其城殺福通等三月辛丑 高皇帝

率右丞徐達參政常遇春等擊安豐呂珍聞大軍至乃

水陸連營戰艦蔽河沙際皆樹木柵繞以竹籬外澗直

壑極力以拒我師先攻拔其中壘入據之呂珍急攻我

師殊死戰 高皇帝命遇春以兵橫擊其陣三戰三勝

珍兵大敗時廬州左君弼以兵助珍遇春又擊敗之珍

與君弼皆遁走帝還命徐達等移師廬州圍之

夏四月癸亥歲星○蒙古擴廓帖木兒遣兵攻張良弼

初李思齊與察罕同起義師齒位相等及擴廓總兵思

昭代典則 卷之三 十

齊心不平而良弼孔興脫列伯皆恃功懷異遂成讐敵

擴廓乃遣關係虎林赤西攻良弼於鹿臺而思齊與良

弼合兵河上北攻罷○胡粹中曰擴廓初統父兵不思

効忠以靖國難既修怨孛羅又開釁良弼兵連不解卒

之無功以至國亡由是而言擴廓亦群雄之一未可以

言純臣也

五月朔陳友諒知院饒鼎臣等復陷我吉安執參政劉齊

知府朱叔華遂破臨江執同知趙天麟皆不屈友諒以三

人徇于洪都下○陳友諒兵陷無為州知州董曾屯之○

秋七月陳友諒寇洪都我 高皇帝率諸將討之大戰于

鄱陽湖友諒伏誅子理走據武昌

四月壬戌陳友諒忿其疆場日蹙乃作大艦來攻洪都艦高數丈飾以丹漆上下三級級置走馬棚下設板房為蔽置艚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相聞艚皆裹以鐵自為必勝之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洪都城始破大江友諒前攻城以大艦乘水漲附城而登故為所破高皇帝既定洪都命移城去江三十步以是友諒巨艦不復得近乃以兵圍城其氣甚盛都督朱文正與諸將謀分城拒守參政鄧愈守撫州門元帥趙德勝守官步士步橋步三門指揮薛顯等守章江新城二門元帥牛海龍等守琉璃濬臺二門文正居中節制諸軍自將精銳二千往來以禦之內寅友諒攻撫州門其兵各

昭代典則

卷之三

十一

戴竹盾如箕狀以禦矢石極力來攻城壞三十餘丈鄧愈以火銃擊退其兵隨豎木柵敵爭柵都督朱文正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通夕城完於是總管李繼先元帥牛海龍趙國旺許珪朱潛萬戶程國勝等皆戰死五月丙子陳友諒復攻新城門指揮薛顯將銳卒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劉震敵兵迺退百戶徐明被執宛之六月辛亥陳友諒增修攻具攻水閘欲破柵以入都督朱文正使壯士以長槩從柵內刺之敵奪槩更進文正乃命煨鐵戟鐵鈎穿柵更刺敵復來奪手皆灼爛不得進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友諒計窮又以兵攻官步士步二門元帥趙德勝忠禦之暮坐官步門

樓指揮士卒中流矢死洪都被圍既久內外阻絕不通文正乃遣千戶張子明告急于建康子明取東湖小漁舟夜從水關潛出越石頭口夜行晝止至是凡半月始得達見高皇帝具言其故帝問友諒兵勢何如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而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之巨艦將不利用又師久糧乏若援兵至必可破也帝謂子明曰汝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自當取之不足慮也子明還至湖口為友諒所獲友諒謂曰若能誘城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貴子明偽許之至城下大呼曰大軍且至但固守以待友諒怒遂殺之先是徐達嘗遇春攻圍廬州城三面阻水攻之凡三月不下帝乃召

昭代典則

卷之三

十二

徐達常遇春於廬州令還師援洪都秋七月癸酉帝自將救洪都達遇春亦自廬州還帝召諸將諭之曰陳友諒搆兵不已復圍洪都彼累敗不悟是天奪其魄而促之亡也吾當親往爾諸將其各整舟楫率士馬以從是日會師焉蘇于龍江舟師凡二十萬俱發於未師次湖口先遣指揮戴德以一軍屯于涇江口復以一軍屯南湖甯以遏友諒歸師又遣人調信州兵守武陽渡防其奔逸丙戌陳友諒圍洪都至是凡八十有五日聞大軍至即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我師高皇帝率舟軍由松門入鄱陽湖諭諸將曰兩軍相鬪勇者勝陳友諒以圍洪都今聞我師至而退兵迎戰其勢必死爾諸公當

光復相過 關英共湖 水停流魚 驚驚滿野 主黃天地 明波詩盡 作戰爭餘

其力有進無退剪滅此虜正在今日諸將受命皆自帝
丁亥遂與友諒師遇於康郎山友諒列巨舟以當我師
帝見之謂諸將曰彼巨舟首尾連接不利進退可破也
乃命舟師為十一隊火器弓弩以次而列戒諸將近冠
舟先發火器次弓弩及其舟則短兵擊之戊子命徐達
常遇春廖永忠等進兵薄戰達身先諸將擊敗其前軍
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威大振俞通海復乘風
發火炮焚寇舟二十餘艘彼軍殺溺者甚衆元帥宋貴
陳兆先等亦戰死徐達等搏戰不已火延及達舟敵遂
乘之達搏火更戰帝急遣舟援達力戰敵乃退友
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犯帝舟舟適膠淺我軍格鬪

昭代典則 卷之三

十三

計無所出牙將韓成進曰古人殺身以成仁臣不敢愛
其死乃服上冠袍對敵自投水中敵人信之攻少緩遇
春從旁射中定邊定邊舟始却通海來援舟驟進水湧
帝舟遂脫永忠遂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
矢士卒多死傷既而遇春舟亦膠淺帝麾兵救之俄
有敗舟順流而下觸遇春舟舟亦脫會日暮諸軍欲退
帝御樓船鳴鉦集諸將申明約束諭以死生利害諸將
咸以手加額以死自誓是日命徐達還守建康己丑旦
帝命鳴角舟師畢集乃親佈陣復與友諒戰諸軍奮擊
敵舟敵不能當殺溺死無算院判張志雄所乘舟槓折
為敵所覺以數舟攢兵鉤刺之志雄窮迫自刎丁酉耶

友諒敗氣沮亡在旦夕今當併力蹙之於是諸將亦
自奮是時帝所乘舟槓白友諒覺欲併力來攻帝知之
夜令諸船盡白其槓且時莫能辨敵益驚駭辛卯復戰
舟大戰敵兵巨艦艱於運轉我舟環攻之殺其卒殆盡
而操舟猶不知尚呼號搖櫓如故已而焚其舟皆死俞
通海廖永忠張興祖趙庸等以六舟深入搏擊敵連大
艦極力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謂已陷沒有頃六
舟旋繞敵船而出我師見之勇氣增倍合戰益力呼聲
動天地波濤起立日為之晦自辰至午敵兵大敗棄旗
鼓器仗浮蔽湖而友諒遂奪氣張定邊自以戰不利欲
挾友諒退保鞋山為我師所扼不得出乃歛舟自守不
敢更戰通海等還帝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公之力也是
日移舟泊柴欄去敵船五里許復遣人往挑戰敵不敢

昭代典則 卷之三

十四

友諒敗氣沮亡在旦夕今當併力蹙之於是諸將亦
自奮是時帝所乘舟槓白友諒覺欲併力來攻帝知之
夜令諸船盡白其槓且時莫能辨敵益驚駭辛卯復戰
舟大戰敵兵巨艦艱於運轉我舟環攻之殺其卒殆盡
而操舟猶不知尚呼號搖櫓如故已而焚其舟皆死俞
通海廖永忠張興祖趙庸等以六舟深入搏擊敵連大
艦極力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謂已陷沒有頃六
舟旋繞敵船而出我師見之勇氣增倍合戰益力呼聲
動天地波濤起立日為之晦自辰至午敵兵大敗棄旗
鼓器仗浮蔽湖而友諒遂奪氣張定邊自以戰不利欲
挾友諒退保鞋山為我師所扼不得出乃歛舟自守不
敢更戰通海等還帝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公之力也是
日移舟泊柴欄去敵船五里許復遣人往挑戰敵不敢

應諸將議欲退師。少休士卒。帝曰：兩軍相持，我若先退，彼必以爲怯而來追，非計也。必先移舟出湖，乃可無失。時水路狹隘，舟不得並進，恐爲敵所乘。至夜，令船置一燈，相隨渡淺。比明，已盡渡矣。乃泊於左。盡友諒，遂亦移舟出。泊渚磯，相持者三日。友諒左右二金吾將軍率所部來降。先是友諒數戰不利，咨謀於其下。右金吾將軍曰：今戰不勝，出湖實難。莫若焚舟登陸，直趨湖南，謀爲再舉。其左金吾將軍曰：今雖不利，而我師尤多。尚堪一戰。若能僂力，勝負未可知。何至自焚以示弱萬一捨舟登陸，彼以步騎躡我後，進不及前，退失所據，一敗塗地。豈能再舉耶？友諒猶豫不決。至是戰多喪敗，乃曰：右金

昭代典則

卷之三

十五

吾之言是也。左金吾將軍聞之，懼及禍，遂以其眾降。右金吾見其降，亦率所部來降。友諒失此二將，自是兵力益衰。帝既駐師左蠡，移書友諒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夷狄以安中國，是爲上策。結怨中國而後夷狄是爲無策。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爲嫌，生還俘虜，將欲與公爲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爲仇。我是以破公江州，遂蹂躪黃漢沔之地。因舉龍興十一郡奄爲我有。今又不悔，復起兵端。一困於洪都，兩敗於康山，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所致也。公乘尾大不掉之舟，傾兵弊甲，與吾相持，以公平日之強暴正當

親決一戰。何徐徐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乎？公早決之，友諒得書怒，留使者不遣，猶建金字旗，週迴巡寨。今獲我戰士皆殺之。帝聞之，命悉出所俘友諒軍，視其軍有傷者，賜藥療之。皆遣還。下令曰：但獲彼軍，皆勿殺。又令祭其弟姪及將之戰死者。我師遂出湖口，命馮春、永忠諸將統舟師橫截湖口，邀其歸路。又令一軍立柵于岸，控湖口。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復移書與之曰：昨兵船對泊渚磯，嘗遣使賁記事往，不覩使回。公度量何淺淺哉！大丈夫謀天下，何有深仇？夫自辛卯以來，天下豪傑紛然並起，邇來中原英雄，興問罪之師，挾天子，令諸侯，於是淫虐之徒，一掃而亡。公之湘陰劉亦懼

昭代典則

卷之三

十六

而往。此公腹心人也。部下將自此往矣。江淮英雄，惟存吾與公耳。何乃自相吞併？公今戰亡弟姪首將，又何怒焉？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力驅殘兵來死城下，不可匪得也。設使公僥倖逃還，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容。却帝名而待真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忿恚不答。帝與博士夏煜等日草檄賦詩，意氣彌壯。友諒住湖中，既久，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糧于都昌。都督朱文正復使舍人陳方亮潛往燬其舟。友諒糧絕，勢益困。八月壬戌，陳友諒窮蹙，進退失據，欲奔還武昌，乃率樓船百餘艘，趨南湖。爲我軍所遏，遂欲突出湖口。帝麾諸將邀擊之。我舟與敵舟懸比，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至

江口。涇江之兵復擊之。張鐵冠大笑。賀帝曰：友諒必死。帝笑曰：無妄言。復戲鐵冠曰：縛汝於水濱，以俟。乃遣樂人具牲酒，往祭友諒，以規其死生。且曰：如其生往者，必還若不還，其死必矣。而往者俱被殺，未幾有降卒來，奔言友諒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顛而歿。諸軍聞之，大呼喜躍，殺敵益奮。敵衆大潰，於是擒其太子善兒、平章姚天祥等。明日，友諒平章陳榮、參政曾某、樞密使李才、小舍命王副樞賈僉院及指揮以下，悉以其樓船軍馬來降。得士卒五萬餘人。惟太尉張定邊及楊丞相、韓副樞乘夜以小舟竊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徑走武昌。遣使追之不及。定邊等至武昌，復立理為帝，改元德壽。廼改

昭代典則 卷之三 十七

洪都府為南昌府，遣兵追陳理于武昌。

太白犯左執法，歲星犯右執法。○九月，太白犯鎮星、辰星。

犯亢。○張士誠自稱吳王，蒙古遣使徵糧不與。

先是，士誠雖降蒙古，授官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又素忌楊完者，欲啗之而達讖帖睦爾，亦厭完者驕肆不可制，乃陰與定計，舉兵而之。完者及其弟伯顏皆自殺。士誠遂遣兵據杭城。元朝因其弟士信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而方面大權悉歸張氏。達讖帖睦爾徒擁虛名而已。至是，士誠乃令其部屬自頌功德，求王爵。

達讖帖睦爾恐逆其意，為所害，乃為請于元朝。至再三不報。士誠遂自立為吳王，即平江，治宮室，立官屬，元遣

位徵糧于張士誠，士誠不與。東南游運遂絕。

壬申我 高皇帝至建康。帝至建康，告廟飲至，論功行賞。因與諸將論鄱陽之戰，諸將請曰：自古水戰，必得天時地利。若周瑜之破曹操，因風水之便；陳友諒兵據鄱陽，先處上流而待我，是得地利矣。况我勞而彼佚，今勝之誠未喻也。帝曰：汝不聞古人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陳友諒兵雖衆，人各一心，上下猜疑，別用兵連年，數敗無功，不能養威俟時。今日適勞於東，明日又馳於西，失衆心也。夫師貴時，動動則威威則勝。我以時動之，師威不震，之虜將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鷲鳥搏擊，巢卵俱覆，此所以為吾破也。諸將皆嘆服。

昭代典則 卷之三 十八

壬午我 高皇帝復率常遇春等討陳理於武昌。

壬寅 帝至武昌，馬步舟師水陸並進，既抵其城，命遇春等分兵於四門，立柵圍之。又於江中懸舟為長寨，以絕其出入之路。分兵徇漢陽、德安州郡。於是湖北諸郡皆來降。

冬十月朔，山東赤氣千里。○蒙古孛羅帖木兒遣兵攻羅

先是以擴廓侵孛羅，孛羅奏其蹈襲父惡，有不臣之罪。至是復攻孛羅，至石嶺，閱擴廓大破之，擒其二將。軍遂不振。

擴廓帖木兒擊走之。

十一月蒙古殺太傅大平

初元主欲以伯撒里為相辭曰臣老不足以任宰相若必以命臣非得太平同事不可時太平辭歸奉元於是密旨令伯撒里留之太平至沙井關聞命而止宿留久之太子聞其已去而復留令御史普化劾其違命詔拘收所授宣命糊思監因誣奏之尋遣使至東勝通令自裁年六十三○胡粹中曰至正宰相惟太平德宏識遠為時論所服故朵兒只紐的該伯撒里皆國勳舊奉奉推獎不賢而能若是乎當時國危政亂奸邪視忠直如仇惟恐去之不速而太平聞命宿留雖曰一飯不忘然忠不見信卒蹈危禍可悲也夫

昭代典則

卷之三

十九

十二月蒙古治書侍御史陳祖仁上書被黜

時宦者朴不花素驩內侍太子外結糊思監驕恣不法御史傅公讓劾之忤太子意坐左遷祖仁上疏太子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臺諫者祖宗之建立願以二監而於天下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恤獨不念祖宗乎且殿下職在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予奪賞罰之權自在君父今方毓德春宮反使諫臣結舌凶人肆志豈惟君父徒擁虛器天下蒼生亦將奚望疏入太子怒令御史大夫老的沙論祖仁以索護等初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美除昔裕宗為太子凡事合奏者皆許啓聞非獨我今日也祖仁乃復上疏言殿下所以全此二人

者正緣不知其奸故也然舉朝知之在野知之天下知之獨殿下未知耳於是太子以其事問二人皆在元主又令老的沙諭旨祖仁復上疏言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依然亦刑賞不明之所致也區區二豎猶不能除况於大者願陛下下二人勿令以辭退為名成其奸計使海內皆知陛下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亦必効力天下可全書奏元主大怒時侍御史李國鳳亦言二人當斥於是臺官自老的沙以下皆左遷而出祖仁于肅老的沙遂與亮堅帖木兒逃于孛羅帖木兒

昭代典則

卷之三

二十

十二月丙申朔帝發武昌至建康命常遇春總督諸將守營柵諭之曰彼猶孤處牢中欲出無由久當自服若來衝突慎勿與戰但堅守營柵以困之不患城不下也甲寅帝至建康戊午閱武于鷓籠山還坐西苑召指揮華雲龍等諭之曰今日所閱騎士汝能知其數否對曰不知帝曰陣勢或員或方或縱或橫或合布散倏忽往來使人莫測善用兵者以少為眾以弱為強逸已而勞人伐謀而制勝運乎陰陽行乎鬼神雖有勇者莫敢施其力智者莫能用其謀斯為妙矣大抵兩敵相對在審其強弱識其多寡以正應以奇變奇正之用合宜應變之方弗失百戰百勝之道也汝等其識之

甲寅 春正月我 高皇帝建國號曰吳

丙寅朔李善長徐達等屢表勸進 帝曰戎馬未息瘡未蘇天命難必人心未定若遽稱尊號誠所未違今日之議且止俟天下大定行之未晚羣臣固請不已乃即吳王位置中書省官屬以李善長為右相因徐達為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為平章政事汪廣洋為右司郎中張瑄為左司郎中論達等曰卿等為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宜協心為治以成功業毋苟且因循徒取充位而已又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

昭代典則 卷之三

三十一

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昔起兵濠梁見當時主將皆無禮法恣情任私縱為暴亂不知馭下之道是以卒至於亡今吾所任將帥皆昔時同功一體之人自其歸心於我即與之定名分明號令故諸將皆聽命無敢有異者爾等為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於始而忽於終也

二月我 高皇帝復往武昌視師陳理請降湖廣江西悉

平 二月乙未 帝以諸將圍武昌久不下復親往視師辛亥至武昌督兵攻城先是陳理太尉張定邊見事急遣卒夜由觀音閣縋城走岳州告其丞相張必先使入接

至是必先引兵至去城二十里軍于洪山帝命常遇春率精銳五千乘其眾未集擊之敵兵大敗遂擒必先必先驍勇善戰人號為潑張城中倚以為重至是縛至城下示之曰汝所持者潑張今已為我擒尚何恃而不降耶必先亦呼定邊謂之曰吾已至此事不濟矣兄宜自圖速降為善定邊氣索不能言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瞰城中帝問諸將誰能奪此傅友德請行遂率數百人一鼓奪之城中益喪氣後數日帝乃遣友諒舊臣羅復仁入城諭陳理及張定邊等曰理若來降當不失富貴復仁因請曰主上推好生之仁惠此一方使陳氏之孤得保首領而臣不食言臣雖死不憾矣帝曰吾兵力

昭代典則 卷之三

三十一

非不足所以久駐此者欲待其自歸免傷生靈耳汝行必不汝誤復仁至城下號哭理驚召之入復相持痛哭哭止問故復仁諭以帝意詞旨懇切理與定邊等遂請降癸丑陳理銜壁肉袒率其太尉張定邊等出降理至軍門俯伏戰慄不敢仰視帝見其幼弱起挈其手曰吾不爾罪勿自懼也命宦者入其宮傳命慰諭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令理悉自取之遣其文武官僚以次出門妻子資裝皆俾自隨王師圍武昌凡六閱月而降士卒無敢入城市井晏然城中民飢困帝命給米賑之召其父老復撫慰之民大悅於是漢沔利岳郡縣相繼降乙卯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樞密院判楊璟為參政

陳友諒兄友才來降

友才始以友諒命與左丞王忠信守潭州聞帝親征武

昌遣忠信援之忠信戰敗而降帝授忠信參政俾仍守

潭州友才聞其降而復來率兵拒于益陽之高山忠信

異詞開諭之於是友才亦降與其子大俱送建康

三月乙丑朔我高皇帝至建康

二月丙辰帝發武昌命常遇春發遣陳理官屬赴建

康三月乙丑帝至建康丙寅封陳理為歸德侯下今

諭臣民曰予以耿躬荷天地百神之眷託於億兆臣民

之上戡定後稷疆宇日濶乃者陳友諒弑主僭逆罪惡

貫盈自起兵端犯我邊境爰舉問罪之師以慰來蘇之

昭代典則

卷之三

三

望賴天地之靈兵之所至罔不克捷江西諸郡一鼓而

下友諒稔惡不悛仍合餘燼於癸卯七月頃兵洪都城

下予乃總率舟師親與決戰友諒敗死將士悉降進攻

建昌其子理歸命於是湖廣諸郡次第皆平滔滔江漢

遂底安流總總黎元克全生樂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句容儒士戎簡見上語及陳氏之事簡曰向敗陳氏于

九江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亦費力

多矣上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有卵乎况事有緩

急兵貴權宜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蹙之兵法

曰窮寇勿追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鬪殺傷多矣吾故縱

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剗殘之餘人各偷生

帝息不暇嘗復敢戰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

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

乎簡大悅服上與諸將論用兵方略曰汝等非不善戰

然臨事決機智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古人之善聽其

議論以資智識前日戎簡所言吾雖非之然當時校兵

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蹙之武昌賊衆可以全獲

軍中皆以為奇謀不知簡亦能言之然皆非吾意也汝

等當思之勿以吾不用簡言而遂輕儒者

定大都督府等衙門官制

大都督府都督從一品左右都督正二品同知都督從

二品副都督正三品僉都督從三品各行省平章政事

昭代典則

卷之三

四

從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叅知政事從二品餘侍衛親軍

都護府各衛親軍指揮使司并千戶所鎮撫百戶各品

秩有差上御戟門省臣以所定官制班次闕進上覽畢

因論及諫官曰論道經邦輔弼之臣折衝禦侮將帥之

職論思獻納侍從之任激濁揚清臺察之司此數者朝

廷之要職也至於繩愆糾謬拾遺補過諫諍之臣尤難

其人抗直者或過於矯激巽懦者又無所建明必國爾

忘家忠爾忘身之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將

何所賴也○帝勅中書省臣曰自古聖帝明王建邦設

都必得賢士大夫相與周旋以成至治今士宇日廣文

武並用卓犖奇偉之才世豈無之或隱於山林或藏於

士伍非在上者開導引援之則在下者無以自見自今有能上書陳言敷宣治道武略出眾者參軍及都督府具以名聞若其人雖不能文章而識見可取許詣闕面陳其事吾將試之其郡縣官年五十以上者雖練建政事而精力既衰宜令有司選民間俊秀年二十五以上資性明敏有學識才幹者辟赴中書與年老參用之十年之後老者休致而少者已熟於事如此則人才不乏而官使得人爾中書其下有司宣布此意悉令知之

庚午置十七衛親軍指揮使司罷江左州郡諸翼

庚午置武德龍驤豹韜飛熊威武廣武興武英武鷹揚驍騎神武雄武鳳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十七衛親軍

昭代典則 卷之三

三五

指揮使司先是所得江左州郡置各翼統軍元帥府至是悉罷諸翼而設衛焉

江西行省進鑲金床燬之

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鑲金床進 高皇帝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床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即命燬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 帝曰既富豈可驕既貴豈可侈乎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乎處富貴者正當抑奢侈弘儉約戒嗜欲猶恐不足以慰民望况窮天下之技巧以爲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足以示戒覆車之轍不可蹈也○廷臣上疏勸 帝淵

默以怡養神氣 帝曰汝等所言知常而不知變天下無事端拱玄默守道無爲此固可以保養神氣顧今喪亂未定軍旅方殷日給不暇此豈淵默怡神之日耶諸公之言固愛我但未達時宜耳○帝退朝與孔克仁等論前代成敗因曰秦以暴虐寵任邪佞之臣故天下叛之漢高起自布衣能以寬大駕馭羣雄遂爲天下主今天下之勢不然元之號令紀綱已廢弛矣故彙傑所在蓬起然皆不知修法度以明軍政此其所以無成也因感歎久之又曰天下用兵河北有李羅帖木兒河南有擴廓帖木兒關中有李思齊張良弼然有兵而無紀律者河北也稍有紀律而兵不振者河南也道路不通餽

昭代典則 卷之三

三六

餉不繼者關中也江南則惟我與張士誠耳士誠多奸謀而尚間諜其御衆尤無紀律我以數十萬之衆固守疆土修明軍政委任將帥俟時而動其勢有不足平者克仁頓首曰 主上神武當定天下于一今其時矣○帝謂徐達等曰人之行事固欲盡善然一時智慮未周既行之後思之有未盡善亟欲更之已無及矣與其追悔於既往曷若致謹於其初大抵更涉世故則智明久歷患難則慮精近日紀綱法度粗若有緒其間或有未盡善者諸公宜執正論亟爲更張庶幾上下之間各得其便苟有不善豈獨予之過亦汝等之責也○帝與詹同等論及時事因言三國時孫權題諸葛子瑜於墮面

與其子恪諧謔 帝曰君臣之間以敬為主敬者禮之本也故禮立而上下之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而天下治矣孫權蓋不知此輕與臣下戲狎狎其臣而襲其父失君臣之道恪雖機敏有口才不能正言自處招辱於父失孝敬之心一諧謔而君臣父子之道虧舉動如此何以示訓大抵君臣言動之際不可不謹○帝朝罷退御白虎殿閱漢書侍臣宋濂孔克仁等在側 帝顧謂濂等曰漢之治道不能純乎三代者其故何也克仁對曰王霸之道雜故也帝曰咎將誰執克仁曰責在高祖帝曰高祖創業之君遭秦滅學之後干戈戰爭之餘斯民憔悴南就蘇息禮樂之事固所未講獨念孝文為漢昭代典則 卷之三 三十七

一有餘而果斷不足故馴致石季龍之禍堅聰敏不足而寬厚有餘故養成慕容氏父子之亂俱未再世而族類夷滅所謂匹夫之勇婦人之仁者也
丙申命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郎山記與陳友諒戰於此
○巳巳命建忠臣祠于江西南昌府記陳友諒寇洪
成立部伍法
初 帝招徠降附凡將校至者皆仍其舊官而名稱不同至是下令曰為國當先正名今諸將有稱樞密平章元帥總管萬戶者各不稱實甚無謂其嚴諸將所部有兵五千者為指揮滿千者為千戶百人者為百戶五十人為總旗十人為小旗令既下部伍嚴明名實相副矣昭代典則 卷之三 三十八

皆悅服以為良法
始設給事中○蒙古創學羅帖木兒官爵不受命命橫斷帖木兒討之
初糊思監狗太子旨誣老的沙及太子宣政院使也先忽都等不軌收其黨煅煉其獄連逮不已元主知其無辜又以老的沙其母舅數諭太子寢其事太子不從糊思監朴不花皆附太子必窮究其事也先忽都等皆貶死又禿堅帖木兒先與右丞也先不花有隙也先不花因譖其詆毀朝政而率羅素與禿堅友善且知其誣遣人白其非罪太子怒率羅跋扈交通禿堅不花馬老的沙等同謀下詔削率羅官爵而奪其兵率羅拒命遂詔

擴廓帖木兒討之

四月歲星逆行入端門

自去年九月東行入右掖門犯右執法出端門留三十餘日犯左執法今又通行入端門出右掖門又犯右執法

法

蒙古孛羅帖木兒舉兵犯闕殺撈思監太子受猷識理達臘出奔

孛羅知詔命調遣皆撈思監所為非出元主意遂令禿監帖木兒舉兵向闕人居庸關知院也速魯事不爾其

迎戰不利太子率侍衛兵出古北口東走與松禿堅兵至清河列營時京師無備城中大震令百官吏卒分守

昭代典則 卷之三

二十九

使達達國師即其軍問故以必得撈思監朴不花為對

詔慰解之不聽乃執二人昇之遂復孛羅官爵加太子保仍守禦大同禿堅兵自建德門入覲元主于延春閣

哭請罪元主宴賚之授平章政事迺引軍還大同

五月愛猷識理達臘遣兵攻大同孛羅帖木兒復舉兵犯闕愛猷識理達臘率師拒之不利復出奔以孛羅帖木兒為右丞相

先是太子奔至路兒嶺詔追及之還宮恚怒不已遂命擴廓帖木兒調兵分道以討孛羅其東道以白鎖住領

兵三萬守禦京師中道以貂高竹貞領兵四萬西道以開保領兵五萬合擊之開保等進迫大同孛羅留兵守

大同而自率兵與禿堅老的沙復舉兵向關前鋒入居

庸關太子親禦于清河軍潰馳還白鎖住遂引兵扈從

太子出順承門由雄霸河間取道達冀寧孛羅兵駐建德門外與老的沙入見元主于宣文閣訪其非罪位元

主亦泣孛羅欲追襲太子老的沙止之孛羅又使翰林承旨張翥草詔削奪擴廓官爵發兵討之翥不從或勸

之翥曰吾臂可斷筆不能操元主知其不可奪命他學士為之遂以孛羅為左丞相尋進右丞相節制天下軍

馬老的沙為平章政事禿堅帖木兒為御史大夫其部屬皆布列省臺百司孛羅既專國遂誅狎臣禿魯帖木兒等罷三宮不急造作沙汰官寺禁西僧作佛事數違

昭代典則 卷之三

三十

使請太子還使至太原拘留不報

六月三星晝見○戊戌湖廣安定等處宣撫使向思明等遣溪洞長官硬徹津等以蒙古所授宣勅印章來請改換

官命○秋七月癸亥太白歲星合于翼甲子歲星犯左執法○丁丑我師克廬州

先是 帝命左相國徐達等率師取廬州左君弼君弼聞達至懼不敢遁入安豐今其將張渙股從道等城守

達等至督兵圍之渙君弼驍將也人以其多智計號為樓兒張廬州被圍久眾皆飢困不能戰張渙與賈丑潛

通款于達請攻東門已為內應於是我師急攻之城中諸軍悉救東門張渙乃斷釣橋開西門出降達兵入城

執其部將吳副使并左君弼母妻及子送建康以指揮
戴德守之已卯左君弼部將許榮以舒城來降帝令
榮還守舒城改廬州路爲府令江淮行省平章俞通海
攝省事以鎮之

八月朔日有食之○張士誠遂蒙古江浙丞相達識帖睦
邇以其弟士信代之

時右丞荅蘭帖木兒郎中真保二人謠事士誠受其金
幣數媒孽達識帖睦邇之短於士誠遂有不容容之勢
至是士信使面數達識帖睦邇過失勒其自陳老病去
職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卽逼取符印遷于嘉興休之
而士信自爲丞相士誠又諷行臺爲之請實授王爵

昭代典則

卷之三

三十一

化帖木兒不從卽使人至紹興索其臺印普化封其印
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我可死
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
死臨死擲盃地上曰我死矣逆賊當踵我亡也後數日
達識帖睦邇聞之嘆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爲遂命左
右以藥酒進飲之而死初普化爲福建平定境內皆爲
諸豪所據不能有所施設及遷南臺又逼於士誠而死
然論者以其死較達識爲差勝云

蒙古許有壬卒○乙未命左相國徐達率師按行荆湖等
處

先是陳友諒既滅荆

郡多欵附至是帝諭達曰

今武昌既平湖南列郡相繼欵附然其間多陳氏部曲
觀風自疑亦有山寨遺孽憑恃險阻聚眾殃民今命爾
按行其地當撫輯招徠俾各安生業或有恃險爲盜者
卽以兵除之毋遺民患也

戊戌我師復吉安

先是帝命平章常遇春會鄧愈及金大旺計江西上流
未附州郡遇春等率兵討新淦之沙坑麻嶺牛波諸寨
平之執僞知州鄧志明送建康伏誅進次吉安時故陳
友諒知院饒鼎臣守吉安遇春遣人謂之曰吾今往取
爾可出城一言而去鼎臣怖懼不敢出遣其幼子出見
遇春命坐而飲之又贈以衣服遣歸曰歸語而父將飲

昭代典則

卷之三

三十二

何爲匿而不見吾往矣不能爲爾留可善自爲計此臣
卽夜棄城走安福遇春遂復吉安乃引兵趨贛中
九月辛巳令南昌府康郎山及處州府金華府太平府各
功臣廟有司依期致祭○我師取江陵故陳友諒平章
珏以城降

先是珏聞友諒敗遣人來朝高皇帝以書諭之曰王
尚書劉太監至言爾慷慨磊落誠歸附于甚嘉之古
云識時務者在乎俊傑今足下知天命之有歸審人心
之所屬以所部全疆來歸其誠可以格天其義可以感
人其惠可以及百姓視彼不知天命不違事機徒欲驅
赤子於鋒鏑而卒取敗亡者豈不大相遠哉且荆州自

昔戰爭之地。今不煩干戈而民獲生全。足下之功不少矣。尚當益修乃職。慎固封守。輯寧軍民。以副予倚注之意。廷得書。猶豫先遣妻子遁去。至是勢窮。自請遣乞降。且曰。當死者廷耳。百姓無辜。達善其言。下令安輯居民。禁民侵擾。列郡聞之。望風歸附。尋改江陵為荊州府。乙酉。我師取夷陵。故陳友諒守將楊興以德率耆民出降。歸州故陳友諒守將楊興以城來降。○冬十月辛酉。令中書省用人各適其宜。

帝謂中書省臣曰。立國之初。致賢為急。中書百司綱領。總率郡屬。須採擇賢者與之共理。但任人之道。小大輕重。各適其宜。若委重於輕。是以拱楠而為椽。棟委大於

昭代典則

卷之三

三三

小。是以鍾庾而盛。斗筭省臣對曰。人有才者。施於任使。宜無不可。帝曰。莫耶。之利能斷犀象。以之斷石。則有缺。騏驥之駛能致千里。以之服乘。則必蹶。要必處之得其宜。用之盡其才可也。○帝謂廷臣曰。元本胡人。自沙漠。一旦據有中國。混一海內。建國之初。輔弼之率皆賢達。所進用者。又皆君子。是以政治翕然。可觀。及其後也。小人擅權。奸邪競進。舉用親舊。結為親黨。中外百司貪婪無耻。由是法度日弛。紀綱不振。至於土崩瓦解。卒不可救。今創業之初。若不嚴立法度。以革奸弊。恐百司因循故習。不能振舉。故必選用賢能。以隆治化。爾等有所薦引。當慎所擇。

十一月戊子。命平章湯和。收長興。擊張士信。兵敗之。十月己未。張士誠丞相張士信。以兵侵長興。守將耿炳文破之。獲其元帥宋興祖。士信恚。復益兵圍長興。是月辛巳。命平章湯和率師救長興。湯和師至。張士信以兵拒戰。自己至申。我師內外夾擊。敗之。虜其士卒八千餘人。獲馬五百餘匹。湯和師還。

十二月庚寅。我師克辰州。遂克衡州。

先是辰州為陳友諒左丞周文貴所據。達遣指揮張彬將兵討之。文貴據白雲關以拒彬。彬與賊敗之。文貴棄辰州走湖南。初丙申。歲南寧人鄧祖勝以左江義兵萬戶為元守衡州。歲庚子。以兵復永州。元以其有功。陞為左

昭代典則

卷之三

三四

丞。至是徐達遣指揮傅友德討之。祖勝棄衡城。退保永州。

州

乙巳。春正月。我師克贛州。故陳友諒守將熊天瑞出降。

常遇春兵至贛州。熊天瑞固守不下。高皇帝命平章彭時中以兵會遇春等共擊之。又命中書右司郎中汪廣洋參謀軍事。諭廣洋曰。汝至贛。如城未下。可與遇春等言。熊天瑞固處孤城。猶龍禽阱獸。豈能逃逸。但恐則破之日。殺傷過多。要當以保全生民為心。一則可以為國家用。一則為未附者勸。且如漢將鄧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可為法。向者鄱陽湖之戰。陳友諒既敗。生降其兵。至今為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之民。我

前克湖廣禁軍士母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無
民何益廣洋至贛見遇春等傳 帝命時天瑞拒守益
堅遇春乃浚濠立柵以困之遇春圍贛州久以 帝命
勿殺故欲困服之天瑞子元震竊出覘兵勢遇春亦從
數騎出猝與相遇元震來襲遇春遣將士揮刀擊之元
震奮鐵搥以拒且鬪且却遇春曰壯男子也舍之至是
天瑞援絕糧盡遣元震出降天瑞尋亦肉袒詣軍門盡
獻其地遇春送天瑞建康 帝聞遇春克贛不殺其
遣使褒諭之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
行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隆我國家千載相
遇非偶然也捷書至予甚為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
昭代典則 卷之三 三五

何以加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有賴焉先
是天瑞據贛常加賦橫斂民財及其既降有司仍傳徵
之 帝曰此豈可為額耶命亟罷之并免甲辰秋糧之
未輸者元震本姓田氏為天瑞養子善戰有名遇春喜
其才勇薦之指揮後復姓田氏
我師克寶慶路蒙古守將唐隆遁去

左相國徐達遣千戶胡海洋取寶慶路克之元守將唐
隆遁去於是靖州軍民安撫司及諸長官司皆來降
達等賞賚而遣之 帝以湖湘既平命達班師還京
甲戌故陳友諒韶州守將張秉彜等南雄守將孫榮祖等
皆來降

平章常遇春進師南安遣麾下危止喻嶺南招諭韶州
諸郡未下於是韶州守將同僉張秉彜院判郭容恭政
李如章僉事張鵬飛總管錢旭及南雄守將張榮祖等
各籍其兵糧來降遇春令指揮王璵守南雄令秉彜仍
守韶州常遇春軍還 帝御戟門頒賞勞之
甲申大都督朱文正有罪免官安置桐城

文正 高皇帝兄南昌王子也少孤 帝撫之愛如已
子既長涉獵傳記勇敢有才略然深狡強戾人莫敢觸
帝嘗與語曰汝欲何官文正即曰爵賞不先象人而急私
親無以服眾且叔父既成大業姪何憂不富貴 帝喜
其言益愛之使守江西遂驕餒暴橫奪民婦女所用床
昭代典則 卷之三 三六

榻借以龍鳳為飾又恐 帝不先封已前所對者皆絕
籍 帝遣人責之文正慙懼謀叛降張士誠江西按察
使李欽水奏之 帝曰此子不才如此非吾自行無以
定之即日往南昌縶舟城下遣人詔之文正不意帝派
至倉卒出迎 帝泣謂曰汝何為若是遂載與同船至
建康羣臣交章劾之請寘于法 帝曰文正固有罪然
吾兄止有是子若寘之法則傷恩矣乃免文正官安置
桐城召其子鐵柱語之曰爾父不率吾教恣肆兇惡以
貽吾憂爾他日長成吾封爾爵不以爾父廢也爾宜修
德勵行蓋前人之愆則不負吾望矣文正卒 帝封鐵
柱為靖江王改名守謙

二月日旁有一星一月○巳丑蒙古福建行省平章陳友定信我處州參軍胡深擊遁之復追敗之遂下浦城○丙午張士誠遣李伯昇寇我諸全之新城嚴州右丞朱文忠擊敗之

先是 帝以謝再興守諸全李夢庚總制諸全軍馬再興以夢庚處已上忿忿不樂遂叛殺知州樂鳳鳳妻王氏以身蔽鳳并殺之執李夢庚奔紹興降于張士誠至是士誠集兵號二十萬遣其將李伯昇挾我叛將謝再興寇諸全之新城部陳延巨十餘里造廬室建倉庫預為必拔之計守將胡德濟堅壁拒守告急於嚴州行省右丞朱文忠且曰敵兵甚衆非大發兵不能濟文忠遣

略代典則 卷之三

三七

指揮張斌元帥張俊率兵出浦江遙為德濟聲援士誠又以兵自桐廬邀釣臺烏石將犯嚴州文忠命以舟師扼之分署諸將各為備禦以何世明表洪柴虎居守自指揮朱亮祖以下悉統以行次浦江下令諸軍毋枚走新城且檄處州守將以兵來會德濟復遣使以彼眾我寡為言請濟師文忠曰昔謝玄以兵八千破苻堅百萬眾兵在精不在衆也丁巳抵龍潭去敵不二十里有白氣覆我車上或曰此勝敵之兆也至日晡謀寇將至夜四鼓新城知援至潛縱卒以寇中事來報約詰旦會戰文忠乃集諸將戒曰敵兵甚衆今當盡死力擊之不如令者斬黎明軍方食候卒告敵兵至文忠令老弱

守輜重悉精銳陣於營外張左右翼以待之元帥徐大興湯克明為左翼千戶王英葉旺佐之指揮張斌元帥張俊為先鋒關忠郭義佐之嚴德王德為右翼夏子實陶文興佐之中軍文忠自將之既而直營右數里望見烟焰勃興疑為寇兵乃分前龍游總制夏仲毅將後軍守隘備之會處州參軍胡深亦遣耿天璧接兵適至文忠復勒兵申約束於是我軍大奮直前擊之兩軍既交等皆披靡謝再興及苗軍見之震懼失色遂大潰素兵甲走自相蹂踐我軍輜而殲之逐北十餘里溪水盡赤死者以萬數文忠收兵會食遣指揮朱亮祖張斌乘勝

略代典則 卷之三

三八

追殄餘寇燔其營落數十獲士誠同僉韓謙理同勝忠元帥周遇蕭壽山等六百餘人軍士三千馬八百匹輜重鎧甲甚衆士誠第五子及其將李伯昇僅以數騎遁去
三月白虹貫日○蒙古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發兵討李羅帖木兒李羅幽皇后奇氏調兵拒戰大敗
時太子在外日夜謀除內難至是乃大發諸路兵分三道而進自率擴廓帖木兒兵由中道李羅怒遂出二皇后奇氏幽于諸色總管府既又逼后還宮取印章偽為后書召太子復出而幽之乃遣禿堅帖木兒率眾攻上都之附太子者調也速南樂擴廓兵也速次良鄉不進

而謀之於衆皆以爲李羅悖逆中外同憤遂勦兵攻承平遣人西連播磨東連遼陽諸王軍聲大振李羅患之遣驍將姚伯顏不花統兵出拒至通州河溢管虹橋以待也速出其不意襲而破之擒斬姚伯顏李羅大怒自將出通州三日大雨而還時后亦數納美女於李羅至百日始還○初權廓帖木兒將輔太子入討李羅遣使傳太子旨賜張禎以上尊且訪時事禎復書曰合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爲坵墟閭閻之區所存無幾江右日思荐食上國湘漢荆楚川蜀淫名僭號幸我有變利我多虞閣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廉價之於趙寇賈之於漢乎京師一殘假有不逞之徒

昭代典則

卷之三

三五

崛起草澤借名義尊君父倡其說於天下閣下將何以處之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進不能退紛紛籍籍神分志奪國家之事能不爲閣下發乎志曰不備不虞不可以爲師僕之倦倦爲言者獻忠之道也然爲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二衛出公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變其臣成允平之不可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休於邪謀遂成靈武之篡千載之下雖有智辨百出不能爲雪嗚呼是豈可以不察之乎然吾聞之天之所廢不驟也驟其得志肆其寵榮使忘其覺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遂

其民厭其汰而鬼神弗福也其能久乎閣下覽相國之辭必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策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者如寄青官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也可不深思而熟計之哉權廓帖木兒深納其說

夏四月己丑參軍胡深進攻建寧之松溪克之獲陳友定守將張子玉而還○庚寅命平章常遇春取湖廣襄漢諸郡

帝嘗與徐達常遇春論襄漢形勢謂曰安陸襄陽踞連荆蜀乃南北之喉襟英雄所必爭之地今置不取將貽

昭代典則

卷之三

四

後憂况沔陽新附城中人民多皆陳氏舊卒壤地相鄰易於扇動辟之樹木安陸襄陽爲枝沔陽爲幹幹有損枝葉亦何有焉今宜增兵守沔陽而出師以安陸襄陽庶幾不失其宜至是遂命常遇春將兵以往

五月癸亥犯太微垣○蒙古大雷雨

卷長尺餘或言于元主曰龍鬚也命拾而祀之○戊申元京師大雨有魚隨雨而落長尺許人取而食之

乙亥我師克安陸遂克襄陽

先是帝命遇春往取安陸及襄陽諭之曰堅城之下難以猝攻緩之則頽三軍之銳氣急之恐舉人以冒矢石宜相機招徠以輯寧其民復調江西行省右丞御愈

為湖廣平章政事領兵繼其後使人謂愈曰今遣遇春取安陸襄陽汝當以兵繼之凡得州郡汝宜駐兵以撫降附近聞王保保集兵汝寧彼之所為如築堤壅水惟恐滲漏汝之往也能愛軍恤民則仁聲義聞被於遠邇人心之歸猶水走下正如穿穴其堤使所聚之水洩漏用力少而成功多愈奉命遂行至是遇春攻安陸其守將任亮出拒戰遇春擊敗之執亮遂克其城以沔陽衛指揮吳復守之已卯常遇春至襄陽守將棄城遁遇春追擊之俘其眾五千獲馬一千八百餘匹狼八百餘石元僉院張德山羅明以穀城降遇春遣人送德山等赴建康

昭代典則 卷之三

聖

丁酉我師克安福故陳友諒將饒鼎臣射死鼎臣忠諫到國寶中死壬子我師克溫之樂清檣方國珍鎮撫周清等械送建康命成常州○我師克崇安遂進攻建寧恭軍胡深為陳友定將阮德柔所執遇害

先是恭軍胡深言近克松溪獲張子玉餘眾敗奔崇安請發廣信撫州建昌三路兵併攻之因取八閩帝如深言命廣信衛指揮朱亮祖由鉛山建昌左丞王溥由杉關會胡深進兵擊之朱亮祖等克崇安遂進攻建寧時陳友定將阮德柔嬰城固守我師次城下亮祖即欲攻之胡深視氛祲不利謂亮祖曰天時未協將必有災未可與戰亮祖曰恭軍何得以災為解師已至此庸可

緩乎且天道玄遠山澤之氣變態無時何足徵也迨深進兵深猶不可適德柔兵屯錦江逼深陣後亮祖各深督戰益急深不獲已遂引兵鼓譟進擊之破其二閩德柔盡率精銳扼深軍圍之數重時日已暮深知營壘未安而兵圍不解難以持久即突圍而出德柔伏兵忽起深馬蹶遂為所執送于友定深盛稱帝神聖威武羣雄屬心以諭友定友定本無殺深意會元使至督迫之深遂遇害

六月蒙古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加李思齊平章政事邪國公○秋七月鎮星歲星熒惑聚于角亢○蒙古字羅帖木兒老的沙秃堅帖木兒等皆伏誅

昭代典則 卷之三

聖

字羅先嘗以疑殺其將保安既又失姚伯顏爵不樂乃日與老的沙等飲宴荒淫無度又酗酒殺人喜怒不測威順王之子和尚忿其無君數言于元主受密旨與徐士本謀結勇士上都馬金那海伯達刺等陰蓄利之至是秃堅帖木兒遣使來告攻上都之捷字羅入奏行至延春閣下伯達見自眾中奮出砍之中其膈死老的沙趨出擁字羅家屬北遁詔民間盡殺其黨既而老的沙被執伏誅秃堅引輕兵走入思兒之地尋亦討斬之時遇變城門不開者三日竹貞額高軍至城外綠城而上碎平則門鍵以入大掠於都市丁巳命鄂魯克守襄陽以王天錫為湖廣行省都事

丁巳命降將張德山歸襄陽招徠未附山寨 帝諭之
曰自古豪傑識幾於未形故夏將亡而終古先奔於商
殷將亡而向紂先歸於周若待其迹之著見而後來歸
者此常人非豪傑也汝能審存亡之機推誠歸我實有
可嘉汝之才如美箭利鏃必求善射者用之庶不枉其
才倘付之於不善射者豈不重可惜哉今令爾歸襄陽
招徠未附當曉以大義告以成敗之由俾知所以置存
能全衆而來功亦不細矣因厚賜而遣之又賜鄧愈書
曰予命爾戍守襄陽法度既定切宜謹守已遣張德山
招徠山寨若其嘗爲兵者仍俾爲兵舊爲民者宜歸之
有司俾安農業軍人小校亦令屯種且耕且戰古有成

昭代典則

卷之三

聖

規可以取法且爾所守之地鄰於王保保若汝之惠愛
加於民法度行於軍則彼之部曲脇從者望風來歸如
脫虎口以就慈母吾之與汝義雖君臣恩同骨肉所以
諄諄告語者以成事甚難而債事甚易故欲汝謹法度
施惠愛勿妄殺無罪若有罪者亦宜詳審古之良將以
仁義爲先勇略次之汝能自勉則邊境可寧而予無外
顧之憂矣辛酉以王天錫爲湖廣行省都事論之曰汝
往襄陽贊助鄧平章設政治當參酌事宜修城池練
甲兵樽節財用撫綏人民處事貴於果斷御衆必以鎮
靜密以防奸謹以待敵敵至則堅壁清野以乘其弊慎
勿輕犯其鋒方鎮之寄固在將帥贊畫之助實資幕僚

恪盡厥心毋負吾委任之意

乙丑蒙古思州宣撫使田仁厚遣使來獻府州縣地
元思州宣撫使兼湖廣行省左丞田仁厚遣其都事林
憲萬戶張思溫來獻鎮遠吉州軍民二府婺州功水常
寧等十縣龍泉瑞溪沿河等三十四州皆其所守地也
於是命改宣撫司爲思南鎮西等處宣慰使司以仁厚
爲宣慰使

八月平章鄧愈取襄陽之竹山縣蒙古平章余思志以其
衆降○九月蒙古太子愛猷識理達臘還大都
元主遣使函李羅首往奠寧召太子還擴廓帖木兒遂
扈從至京師詔以伯撒里爲大師右丞相擴廓帖木兒

昭代典則

卷之三

聖

爲大尉左丞相知樞密院
丙辰置國子學于應天府
以故集慶路學爲之設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樂典書
等官以許存仁爲博士

冬十月戊戌下令征張士誠

戊戌 帝以張士誠屢犯疆場欲舉兵征之下令曰王
者征伐應天順人所稱禍亂而安生民也張士誠假元
之命叛服不常天將假手於我是用行師以致天討况
士誠啓釁多端襲我安豐運我諸全連兵構禍罪不可
逭今我大軍致討止於罪首在彼軍民無恐無畏毋妄
逆竄毋廢農業已勅大將軍約束官軍毋致掠奪違者

以軍律論罪布告中外體予至懷

辛丑命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等取泰州

時張士誠所據郡縣南至紹興與方國珍接壤北有通

泰高郵安徐宿濠泗又北至濟寧與山東相距 帝欲

先取通泰諸郡縣剪士誠羽翼然後專取浙西故命達

總兵取之達兵既出江口 帝遣使諭達曰通聞王保

保兵入關中為李思齊張良弼逐出潼關還至汴梁復

東取樂安又為俞寶所敗追過清河溺死者甚衆今王

保保驅其人民已北遁矣孔興脫烈伯天保奴兵走三

晉汴梁唐鄧南陽之間餘兵據守尚未寧息河南洛河

水決漂蕩三千餘家天下擾擾如此當何時可定也此

昭代典則

卷之三

聖五

迤北消息汝宜知之夫軍旅重事尤宜加慎如獲張上

誠將校遣來吾自處之乙已徐達兵趨泰州浚河通州

師遇張士誠兵擊敗之獲馬三十疋船二百艘遂駐軍

於海安壩上丁未徐達兵圍泰州新城擊敗士誠湖北

援兵獲其元帥王成卒四百餘人已酉士誠淮安李院

判來援泰州常遇春又擊敗之擒萬戶吳聚等一百二

十九人時江陰水寨守將康茂才報張士誠以舟師四

百艘出大江次范蔡港別以小舟於江中孤山往來出

沒無常疑有他謀請為之備 帝即日遣使諭徐達曰

近得康茂才報張士誠以舟師往來江中吾度此寇非

有次江陰直趨上流之計不過設詐疑我使我陸寨之

兵遠備水寨我兵既分彼將乘我水軍疾趨陸寨尋

之虛此寇一計也爾宜備之又聞常遇春出海安七十

餘里擊寇之兵不過萬人此非抗我大軍之勢蓋欲誘

遇春深入俟我軍去泰州既遠彼必潛師以趨海安或

趨泰州令我軍勢分首尾衝決不及救後此又寇一計

也兵法致人而不致于人爾宜審慮使至即令遇春駐

師海安慎守新城坐以待寇彼若遠來趨敵吾以逸待

勞可一戰而克泰興以南並江寇舟亦宜設法備之又

占候此月二十九日堅壁勿輕出若彼來攻則常速戰

及十一月初十日十一日皆慎勿出兵至十二日十三

日乃可用師已未帝復遣使諭徐達曰寇兵初駐范蔡

昭代典則

卷之三

聖六

港吾度其有詐今觀望猶豫不敢即泝上流其為詐益

明然寇計不過欲分我勢非有決機攻戰之謀宜遣康

永忠還兵水寨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自老其師

乘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泰州既克江北瓦解寇不敢

自潰但宜謹備之耳

蒙古以方國珍為淮南左丞相○閏十月蒙古封擴廓帖

木兒為河南王總制諸道軍馬

時伯撒里累朝勳舊擴廓帖木兒後生晚進與之並相

居兩月即請南還視師是時中原無事而江淮川蜀皆

已陷沒太子累請躬出督師征討元主雖之乃詔封擴

廓河南王之視征總制關陝晉冀山東諸道并進南

一應軍馬凡黜陟予奪悉聽便宜行事擴席官屬之
幾與朝廷等尋還河南欲廬墓以終喪左右咸以為受
命出師不可中止乃復北渡居懷慶又移居彰德

戊辰我師克永新執周安等送建康伏誅

初周安據永新陳友諒亡安即來附命仍守永新及我
師入安福討饒鼎臣安疑而復叛仍與諸山寨相結拒

命平章湯和進兵攻之安出拒戰和擊敗之克其十七
寨遂圍其城帝遣使諭周安曰爾本我之武臣分守

境土近因大軍征討逆賊饒鼎臣爾等心懷疑懼故至
於此放拒王師已及三月糧絕力盡欲遁則無所歸欲

降則俱不受以此偷生且暮予聞之惻然于懷恐城下
昭代典則 卷之三 四七

之日玉石不分使我赤子肝腦塗地咎有所歸令到之
日果能革心效順棄甲來歸悉宥前愆安等仍猶豫未

決至是湯和克永新執周安等送建康斬之
庚辰我師克泰州

徐達常遇春克泰州虜張士誠將嚴再興夏思忠張士
俊等凡十四人卒五千馬一百六十餘疋以所俘五千

人送建康報捷復以守城事宜為請帝遣使諭達新
舊二城自度可否以便宜處之其未下諸城宜乘勝進

取癸未命以徐達所送泰州俘五千人安置潭溪二州
時天寒命人賜衣一襲婦女亦皆賜衣履絨線布帛初

衆自以抗拒必不免及得賜又妻子完聚咸感悅拜呼

而去

十一月太白辰星熒惑聚斗○張士誠遣兵寇我宜興命
徐達率兵擊敗之○十二月歲星掩房○張士誠遣兵寇
吉安我守將贊子賢擊却之

江左陸耕之手校

昭代典則 卷之三

四八

昭代典則卷之四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訂正

金陵周曰校刊行

太祖高皇帝

丙午 春正月定議按察事宜

是月 帝命按察僉事周禎等定議按察事宜條其憲綱所當務者以進諭之曰風憲紀綱之司惟在得人則法清弊革人言神明能行威福鬼魅能為妖禍爾等若能興利除害輔國裕民此即神明若陰私詭詐蠹國害民此即鬼魅也凡事當存大體有可言者勿緘默不言

昭代典則 卷之四

有不可言者勿沽名賣直苟察察以為明苛刻以為能下必有不堪之患非吾所望於風憲也○命中書省錄用諸司劾退官員省臣傳鞅等曰今天下更化庶事方殷諸司官吏非精勤明敏者不足以集事此輩皆以迂緩不稱職為法司劾退豈宜復用 帝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治効亦有遲速夫質朴者多迂緩狡滑者多迂復給者雖善辦事或傷於急促不能無損於民迂緩者雖於事或不逮而於民則無所損也

二月黃河北徙

先是河決小流口達於清河壞民居傷禾稼至是復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民皆被害

蒙古擴廓帖木兒張良弼李思齊連兵交戰

擴廓召良弼等皆不應遣關保等合兵渡河且約思齊

以攻良弼良弼遣子弟質於思齊反相與連兵拒守時

禮部侍郎滿尚賓吏部侍郎掩篤刺哈持詔諭思齊通

開川蜀道路思齊方尚兵爭不奉詔尚賓等留鳳翔一

年始還京師

歲星退行犯房○白虹亘天貫日

丁亥白虹凡五道其第三道貫日又有氣橫貫東南良

久乃滅

容美洞宣撫使田光寶及宣慰同知彭建思等各以蒙古

所授宣勅印章來請改命○已巳置兩淮都轉運使司

昭代典則 卷之四

○三月蜀明玉珍卒子昇嗣子昇年始十歲○我師

克高郵

徐達自宜興還兵攻高郵其守將俞同僉堅守不下時

張士誠遣其左丞徐義由海道入淮援高郵義怒士誠

以為陷已死地屯崑山之太倉三月不進徐達遣使請

以指揮孫興祖守海安平章常遇春督水軍以為高郵

聲援 帝皆可之復勅徐達曰張士誠兵多有渡江者

宜且收兵駐泰州彼若來攻海安則擊之庚辰復遣使

諭徐達曰張士誠由高郵嘯聚以有吳越高郵蓋其巢

穴也大軍攻之彼必來救今聞徐義兵已入海徐義舟

師或由射陽湖或出瓠子角或出寶應以趨高郵不可

不備通州有士誠從子火眼張乃疑兵必不敢出然軍之勝敗在主將賢否徐義狼懷自用軍無紀律以我節制之師當之可以必勝爾但秣馬厲兵謹俟其至而已三月庚寅復遣使諭徐達曰聞寇兵在高郵者不過五千淮安兵僅六千興化民自為守宜令常遇春還軍海安填巡略四境別遣將以兵三千守海安城通州塩場諸處亦宜慎守汝於揚州泰州二軍分取二萬以攻高郵令別將取淮安興化敵見吾兵攻淮安深入重地必來乘我若不攻海安與常遇春求戰必將攻掠鎮江此須令常遇春知之凡軍馬除攻高郵及取淮安興化餘悉以付遇春使得有以備之吾料其勢如此爾等又當

昭代典則 卷之四

臨機處置毋執一也先是徐達接宜興令馮國勝統兵圍高郵張士誠將俞同僉詐遣人來降約推女壩為應國勝信之夜遣康泰率兵五千人踰城而入皆為所殺帝聞之怒責國勝及達自宜興還益督兵攻之至是遂拔其城戮俞同僉等俘其官將一千三十七人士卒一千一百七十五人馬三百七十三疋民一千三百九十七戶糧八千石帝命以所俘將士悉遣戍沔陽辰州仍給衣糧有妻子者賜夏布人五匹無者半之夏四月我師克淮安遂克興化三月丁未 帝遣使以書諭徐達曰近大軍下高郵可乘勝取淮安兵不在眾當擇取精者而用之宜以步騎

一萬五千舟師一萬水陸並進勿失機也其餘軍馬悉令常遇春統之令守泰州海安應接江上徐達兵至淮安張士誠將徐義軍在馬驛港夜率兵往襲之破其水軍義泛海道去獲船百餘艘俘其院判錢富等及兵二千餘人舟師進薄城下其右丞梅思祖副樞唐英蕭成籍軍馬府庫出降得糧四萬石兵萬人馬千五百匹民四千餘戶達宿兵城上民皆安堵令指揮蔡仙華雲龍守其城戊午徐達率兵取興化先是 帝命達圖泰州興化海安通州高郵山川地形要害以進覽之見瓠子角為興化要地寇兵所出之路令達以兵絕其隘達如旨進兵至是遂取興化淮地悉平○辛酉命朱文忠往

昭代典則 卷之四

徐達軍會議淮安城守事宜諭達曰大軍既克淮安足以保障江淮控制齊魯然將士新附軍士移戍者多留鎮者少今就於其屬選將簡卒人人望長其屬不得則易怨將軍在處置得所使上下相安則吾無閫外之憂矣○淮安降將梅思祖等至建康 帝諭之曰汝等多故趙均用部曲往往皆受重名繼歸張氏復食其祿今來歸我寧無舊主之思乎思祖等對曰草昧之際誠欲擇豪傑以自附今幸去彼而從主上猶出昏暗視天日豈敢有反覆乎 帝曰汝豈真知我之可附哉思祖等曰臣觀 主上豁達大度英明果斷推赤心以任人輯衣食以賞士令行禁止真命世之主臣等誠得所歸

帝曰爾等既無蕝心當戮力建功以保富貴思祖等皆頓首謝

庚申我師克濠州

先是帝以李濟據濠州名為張氏守而觀望未決命右相國李善長以書招之曰竊聞順逆者成敗之勢也去就者禍福之機也審成敗之勢察禍福之機惟豪傑之士能之蓋豪傑之士乘亂起兵相為雄長及遇真主則委身歸之若實融之於漢李勣之於唐是也閣下誠能察成敗之形燭安危之理察禍福之原因敗為功轉凶為吉則身榮當時澤流子孫名垂于簡冊况濠梁吾主上祖宗生長之地陵墓親戚皆在干是謁陵之心無時

昭代典則

卷之四

五

或忘今左相國統率大兵東克泰州攻高郵取淮安獨未下之地惟是父母之邦不忍以兵相加故遣使者杜三獻計左右願閣下精慮深計觀天時察人事因時立功獻納濠城使吾主上得以上奉祖宗之靈下慰鄉里父老之望則閣下之功不在二子下矣况我主上寬仁神武錄人之功忘人之過纖芥小釁不足為閣下累也若必欲拒義固守他日較獵長淮一決勝負或身為俘虜或膏塗草野妻子為俘貽天下笑豈不深可惜哉竊又為閣下等之閣下所為不知果為元歟為張歟如為元也則元君昏弱奸孽擅政跋扈百姓荼毒絕其命久矣如為張也則彼既驕淫悖道止在旦夕閣

下於此時以彈丸孤絕之地歸元不足恃歸張無所成吾甚為閣下憂之夫不權事勢之宜昧於成敗禍福之機非智也使人民苦於鋒鏑非仁也不仁不智亦閣下所惡聞也惟閣下效古人之明哲去衆人之昏蔽捨逆就順舉城來歸豈不偉然大丈夫哉若或遷延疑貳大軍已下淮安縱欲乞降已在人後或有謫富貴者謀閣下以獻閣下又將何以待之鄉里之故待閣下不薄故反復及此閣下其重思之濟得書不報丙申命江淮行省平章韓政率指揮顧時葉琛等取濠州韓政兵至濠攻其水簾洞月城又攻其西門殺傷相當城中拒守甚堅政乃督顧時等以雲梯抱石四面並攻時孫德崖久

昭代典則

卷之四

六

已死城中度不能支濟及知州馬麟乃出降得軍一千四百九十民九百三十九戶馬一百五十四匹
甲子我高皇帝如濠州
甲子帝發建康往濠州省陵墓帝近念仁祖太后始葬時禮有未備議欲改葬問博士許存仁等改葬典禮當何據存仁等曰禮改葬易常服用總麻葬畢除之今當如其禮帝惻然曰改葬雖有常禮父母之恩豈能盡報耶命有司製素冠白纓衫經皆以縑布為之起居注王禕曰比總當為重矣帝曰與其輕也寧重時有言改葬恐泄山川靈氣乃不復改葬但增土以培其封陵旁居民汪文劉英於帝有舊召至慰撫之遂令

招致隣黨二十家以守陵墓命有司復其家濠州父老
經濟等來見。帝與之宴謂濟等曰吾與諸父老不相
見久矣今還故鄉念父老鄉人遭罹兵難以來未遂生
息吾甚憫焉濟等對曰父老苦兵爭莫獲寧居今賴主
上威德各得安息勞主上憂念。帝曰濠吾鄉父母
墳墓所在豈得忘之諸父老宴飲極歡。帝又謂之曰
諸父老皆吾故人豈不欲朝夕相見然吾不得久留此
父老歸宜教導子孫為善立身孝弟勤儉養生鄉有善
人由家有賢父兄也濟等頓首拜。帝又曰鄉人耕作
交易且令無遠出濱淮諸郡尚有寇兵恐為所抄掠父
老等亦宜厚自愛以樂高年於是濟等皆歡醉而去。

昭代典則 卷之四

七

方國珍遺其經歷劉庸來貢白金○蒙古徐州守將陸聚
以徐宿二州來降。

元徐州守將樞密院同知陸聚聞徐達已克淮安以徐
宿二州詣達軍請降事聞。帝甚喜以聚為江淮行省
叅政仍守徐州賜文綺三十四白金三百兩勞之仍以
書諭其吏民曰自古帝王之興務在除暴救民故成湯
放桀周武伐紂皆以師旅而興然大軍所過之處民庶
不驚由師行以律兵禍不加於百姓此所以為王者之
師也近自胡元失政兵起汝穎天下之人以為豪傑奮
興太平可致而彼惟妖言惑眾不能上順天意下悅民
心是用自底滅亡凡元兵雲集其老將舊臣雖有握兵

之權皆無戡亂之略師行之地甚於群盜致使中原
動城郭坵墟十有餘年禍亂極矣予觀古昔救民者必
成功害民者必速禍是以兢兢業業敬畏天命修律治
兵教民耕種訪賢才以定名爵命執法以伸冤枉紀綱
雖布政化未週近為浙西張士誠擾我邊民納我叛眾
爰命左相國徐達總兵討之自去歲十月至今年四月
屢收捷報淮東諸郡次第削平徐州將陸聚當戍軍之
未至即先以土地人民來歸予嘉乃志遂加爵賞命其
統兵仍守本郡咨爾士民既罹妖黨之禍復遭胡兵之
毒供餽轉輸苦勞日久可自丙午歲為始民間稅糧軍
需差役叅政陸聚其與有司會議務從寬簡令爾軍民
各安生業毋或驚疑陸聚尋遣院判曹國器攻沛縣濶
臺下之獲張同僉等官五十人聚又遣院判司整率兵
取邳州敗其守將張侍郎於是邳蕭宿遷睢寧諸縣皆
降。

昭代典則 卷之四

八

辛未我師克安豐

初。帝往濠州遣使諭徐達曰聞元將竹貞領馬步兵
萬餘自柳灘渡入安豐其部將漕運自陳州而南給其
餽餉我廬州俞平章見駐師東正陽修城守禦宜令遣
兵巡邏絕其糧道安豐糧既不給而竹貞遠來之軍野
無所掠與我軍相持師老力疲爾宜選劉平章薛叅政
部下騎卒五百并廬州之兵速與之戰一鼓可克之不

然事機一失為我後患遂聞命即統率馬步舟師三萬餘至安豐分遣平章韓政等以兵屯其四門晝夜攻之不下乃於城東龍尾壩潛穿其城二十餘人城遂破之忻都竹昌左君弼皆出走我師追奔四十餘里獲忻都并賁元帥而還竹昌君弼皆走汴梁至日哺時元將竹貞引兵來援政等復與戰于南門外大敗之竹貞遁去九得兵四千馬千匹遂立安豐衛留指陳趙勝宗守之○癸酉 帝遣使諭徐達曰比聞王保保欲侵徐州今將攻安豐吾料以大軍蹙之必有餘力可分精銳急趨徐州為陸叅政應援彼不知吾有備輕來侵犯破之必矣仍具軍勢虛實以聞比使者至達已克安豐即分

昭代典則 卷之四

兵趨徐州既而王保保兵至徐州果大敗而去

五月壬午我 高皇帝還自濠州

壬午朔 帝還自濠州諭中書省臣曰吾往濠州所經州縣見百姓稀少田野荒蕪由兵興以來人民灰灰或流徙他郡不得以歸鄉里骨肉離散生業蕩盡此輩寧無怨嗟怨嗟之起皆足以傷和氣爾中書其命有司徧加體訪俾之各還鄉土仍復舊業以遂生理庶幾斯民不致失所○癸亥 帝諭群臣曰國家休戚我與卿等同之曩者群雄並起東西角立孰不欲成大業然不數年徐氏以柔懦滅陳氏以剛暴亡今惟張氏存來者咸謂政事縱弛親昵奸回上下蒙蔽民心離怨而費用無

經士卒困敗而征調不息此將亡之時也夫察於亡者然後可與圖存審於危者然後可以求安彼昧乎存亡安危之機而能有成者鮮矣若吾之君臣傲怠不戒亦終蹈其覆轍豈可不慎卿等宜竭忠宣力以匡不逮欽哉毋怠

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

是月 帝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闢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

昭代典則 卷之四

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尚書洪範篇至休徵咎徵之應 帝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積之往昔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乖異迭見其應如響其子以是告武王為君人者之警戒今宜休此下修人事上合天道然豈特為人上當勉之為人臣者亦宜修省以輔其君上下交修斯為格天之本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星隕石州○太白經天○八月朔

庚戌拓建康城

初建康舊城西北控大江東盡白下門外距延山既遠而舊內在城中因元南臺為官稍卑隘帝乃命劉基等卜地定作新宮于鍾山之陽在舊城東白下門之外二里許增築新城東北盡鍾山之趾延亘周廻凡五十餘里規制雄壯盡據山川之勝焉

辛亥命左相國徐達為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為副將軍帥師伐張士誠

帝以淮東諸郡既平遂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謂曰張士誠據姑蘇數侵擾吾近地為吾境內之寇不可不討諸公其熟計之右相國李善長對曰張氏宜討久矣然以臣愚觀之其勢雖屢屈而兵力未衰

昭代典則 卷之四

十一

土沃民富又多積儲恐難猝拔宜俟隙而動帝曰彼昏淫亦甚生聚不已今不除之終為後患且彼疆域日蹙長淮東北之地皆為我有吾以勝師臨之何憂不拔况彼敗形已露何待觀隙徐達進曰張氏驕橫暴珍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惟擁兵將為富貴之娛耳其居中用事者皆業業三秦軍董迂濶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帝謂顧達曰諸人局於所見獨汝合吾意事必濟矣於是命諸將簡閱士卒擇日啓行八月庚戌以伐張士誠祭告大江之神辛亥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為大將軍平章常遇

春為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帝御洪門集將佐諭之曰古人立大功於天地間者必因其時以行其志如伊尹佐湯以伐桀呂望佐武王以剪商皆得其時而志在於天下蒼生也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亂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眾數十萬吾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為其志豈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淵藪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吾之疆場賴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命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擄掠毋妄殺戮毋發丘隴毋毀

昭代典則 卷之四

十二

廬舍間張士誠毋葬姑蘇城外慎毋侵毀其墓汝等無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為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為勅樹德者必以廣恩為務卿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命遂為戒約軍中事命人給一紙既而帝御西苑復召達遇春諭之曰今師行苟張氏全城歸命不勞吾師吾必全之若用師城破之日生其將士撫其人民毋妄殺戮有可用者即選用之達等既受命將發帝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當直搗姑蘇姑蘇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矣帝曰不然士誠起盪販與張天驥潘原明等

皆強梗之徒相為手足士誠苟至窮蹙天驕輩俱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驕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必矣遇春猶執前議帝作色曰攻湖州失利吾自任之若先攻姑蘇而失利吾不汝貸也遇春不敢復言帝乃屏左右謂達遇春曰吾欲遣熊天瑞從行俾為吾反間也天瑞之降非其本意心常怏怏適來之謀戒諸將勿令天瑞知之但云直擣姑蘇天瑞知之必叛從張氏以論此言如此則墮吾計矣

癸丑常遇春等大敗張士誠兵於湖州

昭代典則

卷之四

一三

大將軍徐達等率諸將發龍江辛酉師至太湖已巳常遇春擊張士誠兵於太湖港內擒其將尹義陳旺遂次洞庭山帝聞之喜曰勝可必矣癸酉進至湖州之毗山又擊敗士誠將石清汪梅擒之張士信駐軍湖上不敢戰而退指揮熊天瑞叛降于士誠甲戌師至湖州之三里橋士誠右丞張天驕分兵三路以拒我師參政黃寶當南路院判陶子寶當中路天驕自富北路同僉唐傑為後繼達率兵進攻之有術者言今日不宜戰常遇春怒曰兩軍相當不戰何待於是達遣遇春攻黃寶王弼攻天驕達自中路攻陶院判別遣驍將王國寶率長鎗軍直扼其城遇春與黃寶戰寶走敗欲入城城下鈞

橋已斷不得入復還力戰又敗被擒并獲其元帥胡貴以下官二百餘人張天驕陶子寶皆不敢戰歛兵而退士誠又遣司徒李伯昇來援由荻港潛入城我軍復四面圍之伯昇天驕閉門拒守達遣國寶攻其南門自以大軍繼之其同僉余得全院判張德義陶子寶出戰復敗走士誠又遣平章朱暹王晟同僉戴茂呂珍院判李茂及其第五子號五太子者率兵六萬來援號三十萬屯城東之舊館築五砦自固達與遇春湯和等分兵營於東阡鎮南姑嫂橋連築十壘以絕舊館之援李茂唐傑李成懼不敵遁去士誠壻潘元紹時駐兵於烏鎮之東為呂珍等聲援我師乘夜擊之元紹亦遁遂填塞

昭代典則

卷之四

十四

港絕其糧道士誠知事急乃親率兵來援達等與戰于皂林之野又敗之虜其戴元帥及甲士三千餘人張士誠復遣其同僉徐志堅以輕舟出東阡鎮視我師欲攻姑嫂橋常遇春遇之與戰會大風雨大晦甚遇春令舟士乘划船數百突擊之復破其兵擒志堅得衆二千餘人蒙古以陳友定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兼守閩中入郡○九月蒙古以方國珍為浙江行省左丞相○有星孛于東北見紫微垣權星之側大如斗東南行犯天棓辛丑測在尾壬寅在女二度癸丑在女九度甲辰在虛乙巳又出

紫微垣北斗權星玉衡之間在軫南行經漸堂道去
虛宿壘壁陣西始戒。

太清河決○乙未命朱文忠帥師攻杭州

帝諭朱文忠曰徐達等取姑蘇張士誠必集兵以拒今
命汝攻杭州是掣制之也我師或衝其東或擊其西使
其疲於應戰其中必有自潰者爾往宜慎方略

巳亥蜀明昇遣使來聘

蜀使者自言其國東有瞿塘三峽之阻北有劍閣樓道
之險古人謂一夫守之百人莫過而西控成都沃壤千
里財利富饒實天府之國帝笑曰蜀人不以修德保
民爲本而恃山川之險誇其富饒此豈自天而降耶使

昭代典則 卷之四

十五

者退帝因語侍臣曰吾平日爲事只要務實不尚浮
僞此人不能稱述其主之善而但誇其國險固失本仁
之職矣吾嘗遣使四方戒其謹於言語勿爲誇大恐貽
笑於人蓋以誠示人不事虛誕如蜀使者之謬妄當以
爲戒也

十一月甲申我師克湖州

左丞康永忠叅政薛顯將游軍至湖州之德清遂取之
獲船四十艘擒其院判鍾正張士誠自徐志堅兵敗懼
甚乃遣其右丞徐義至舊館覘形勢將還報常遇春以
兵扼其歸路義不得出乃陰遣人約士誠弟士信出兵
與舊館兵合力來戰士誠又遣赤龍船兵援之義始

得脫與潘元初率赤龍船兵屯于平望復乘小舟潛至
烏鎮欲援舊館遇春由別港追襲之至平望縱火焚其
亦龍船軍資器械一時俱盡衆軍散走自是張氏舊館
兵援絕饋餉不繼多出降十月辛亥徐達以所獲張士
誠將士徇于湖州城下城中大震壬子常遇春兵攻烏
鎮張士誠將徐義潘元紹拒戰不勝復退走過春追至
昇山遂攻破其平章王晟六寨餘軍奔入舊館之東壁
其同僉戴茂乞降我師馳入之是夕王晟亦降戊寅徐
達復攻昇山水寨顧時引數舟繞張士誠兵船船上人
俯視而笑時覺其懈率壯士數人躍入其舟大呼水寨
餘舟競進薄之士誠五太子盛兵來援常遇春利却薛

昭代典則 卷之四

十六

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其衆大敗其五太子及朱
暹呂珍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遇春謂薛顯曰今日
之戰將軍之力居多吾固不如也五太子者士誠養子
也本姓梁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又善沒水朱暹
呂珍亦善戰士誠倚之至是皆來降士誠爲之奪氣十
一月甲申徐達遣馮國勝以降將呂珍王晟等徇于湖
州城下語李伯昇出降伯昇在城上對曰張太尉養我
厚我不忍背之抽刀欲自殺爲左右抱持得不死左右
語伯昇曰援絕勢孤久困城中不如降伯昇俛首不能
言其左丞張驥總管陳昧等以城降伯昇遂亦降

巳丑我師克杭州

先文忠率持揮朱亮祖耿天壁攻桐廬降其將戴元孫
德道表洪孫虎略富陽擒其同僉李天祿遂合兵圍餘
杭遣人語謝五曰爾兄以李夢庚小隙歸于張氏非爾
謀也爾乃我之戚臣若降可保不效仍享富貴謝五卷
曰我誠誤計若保我以不效我即降文忠許之乃與弟
姪五人出降文忠遂進兵杭州夫至張士誠平章潘原
明懼道員外郎方壽請軍門請納款文忠曰吾兵遠至
此勝負未分而遽約降無乃計太早乎對曰此城百萬
生靈所係今天兵如雷霆當者無不摧破若軍至城下
雖欲降恐無及故使彛先來請命文忠留之宿明日遣
還報而駐兵以待原明即以款狀來曰嬰城固守乃

昭代典則 卷之四

十七

受任之當為歸款救民亦濟時之急務竊伏自念起
草野叨位省樞非心慕于榮華乃志存于匡定豈意邦
國殄瘁王師見加事雖貴于見幾民寔同于歸義念是
邦生靈百餘萬比年物故十二三今既入于職方願溥
覃于天澤謹將杭州土地人民及諸司軍馬錢糧之數
以獻文忠至杭州潘原明及同僉李勝奉士誠所投行
省及樞密院浙西江東兩道廉訪印并執蔣英劉震出
降伏謁道左以女樂導文忠叱去之進原明等宣 帝
命慰諭之禁戢士卒城中晏然凡得兵二萬糧十一萬
馬六百匹執元平章丑的長壽等與蔣英劉震皆送建
康并遣原明以下官屬入朝 帝以丑的長壽歸之于

元而誅蔣英于市以潘原明全城歸降民不為難仍
授平章守舊城從朱文忠節制

庚子張士誠紹興守將李思忠以城降命駙馬都尉王恭
千戶陳清李遇守之○張士誠嘉興守將朱興以城降王
寅游陵州降○癸卯我師圍蘇州

徐達既下湖州即引兵向姑蘇至南潯張士誠元帥王

勝降辛卯至吳江州圍其城恭政李福知州楊彝降癸
卯徐達等兵至姑蘇城南鮎魚口擊張士誠將寶義走

之康茂才至尹山橋遇士誠兵又擊敗之焚其官潰戰
船千餘艘及積聚甚眾達遂進兵圍其城連軍封門常

遇春軍虎丘郭子興軍費門華雲龍軍胥門涉和軍關

昭代典則 卷之四

十八

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
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四面築長圍
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屠對築臺三層下瞰城中名
曰敵樓每層施弓弩火銃于上又設襄陽礮以擊之城
中震恐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沒水天祐潛
令入姑蘇與士誠相聞邏卒獲之于閶門水柵旁送達
軍達釋而用之時姑蘇城堅不可破天祐又阻兵無錫
為士誠聲援達因縱茂出入往來因得其彼此所遺機
九書由是悉知士誠天祐虛實而攻困之計益備達時
督兵攻婁門士誠出兵拒戰我武德衛指揮副使茅成
戰死

十二月己未開浙江等處行中書省于杭州陸右丞朱文忠為平章政事命復姓李氏文忠高宗時也○改紹興路為紹興府諸全州為諸暨縣○陳友定遣守將阮德柔遣使來納款○定以明年為吳元年命有司建廟社立宮室

帝以國之所重莫先宗廟郊社遂定議以明年為吳元年命有司建園丘於鍾山之陽以冬至祀昊天上帝建方丘於鍾山之陰以夏至祀皇土地祇及建廟社立宮室已巳典營繕者以宮室圖來進帝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宮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至為雕琢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斲可謂極陋

昭代典則

卷之四

十九

矣然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以堯為首後世競為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與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卒不可遏亂由是起夫不能崇節儉則下無奢靡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有所締構一以朴素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

始設太史監尋改為太史院○禁箋文頌美之辭

帝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適觀羣下所進箋文頌美之辭過多規戒之言未見殊非古者君臣相戒以誠之道今後箋文只令文辭平實勿以虛辭為美也

我師圍沅州故陳友諒守將李興祖出降○韓林兒卒于

瓜步

丁未吳元年春正月絳州天鼓鳴○二月永州晝晦大雨雹城中人舉燈而食○蒙古擴廓帖木兒遣兵侵我徐州參政熊聚令指揮傅友德擊敗之

元將擴廓帖木兒遣其左丞李二侵徐州兵駐陵子村參政熊聚令指揮傅友德禦之友德率兵三千餘沂舟至呂梁伺其出掠即捨舟登陸擊之李二遣裨將韓一盛兵迎戰友德奮槊刺韓一墜馬其兵敗走友德度李二必益兵來鬪趨還城開門出兵陳城外令士皆卧鎗以待有頃李二果率眾至友德令鳴鼓我師奮起衝其前李二眾大潰多溺水死遂生擒李二及其將士二百七十餘人獲馬五百餘匹

昭代典則

卷之四

二十

三月蒙古大都大風晝晦○丁酉我師取澧州石門縣故陳友諒守將鄧義亨來降○置太常司○定文武科取士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略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廉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復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盛隆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

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筭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効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為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夏五月置翰林國史院尋改為翰林院○六月朔日有食之○令免徐宿濠泗襄陽安陸等郡稅糧三年

今日堯舜禹之治天下君臣皆有聖德以天下為家凡民有難君臣同憂甚於庶民之有憂也由是天下和平災害不生其後或君聖臣賢而天下亦治然終不如古

昭代典則 卷之四

五

矣自漢唐而下君雖以天下為家其臣則以民為民以家為家而有親疎之分甚至奸邪用事國家傾覆視以為常災害屢興民罹荼毒為君臣者若不自革其過則天下何由治富貴安能保乎予本布衣因天下大亂集眾渡江撫定江左十有三年而中原之民流離顛覆尚無所歸吾乃積粟控弦於江左坐視民之塗炭而莫之救豈不負上帝好生之德而有愧古聖人愛民之心哉今特命中書省凡徐濠泗壽邳東海安東襄陽安陸郡及今後新附土地人民桑麻穀粟稅糧徭役令有司盡行蠲免三年○帝謂憲臣曰任官不當則庶事不理用刑不當則無辜受害譬之燻草萊者施鑄不謹必傷良

苗繩奸慝者論法不當必傷善類故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於捶楚之下屈抑頹挫何事不伏何求不得古人用刑蓋不得已懸法象魏使人知而不敢犯譬之水火能焚溺人狎之則必傷遠之則無害水火能生人亦能斃人刑本生人非求殺人也苟不求其情而輕用之受枉者多矣故欽恤二字用刑之本也○帝謂中書省臣李善長傅瓛楊憲曰法有連坐之條謂侵損傷人者吾以為鞠獄當平恕非大逆不道則罪止及其身先王之政罪不及孥罰弗及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者毋連坐參政楊憲對曰先王用刑時輕時重自元政姑息民輕犯法非重治之則犯者益眾 帝曰民之為惡譬

昭代典則 卷之四

五

如衣之積垢加以澣濯則可以復潔汙染之民以善導之則可以復新天威以刑戮而使民不敢犯其為術也淺矣且求生於重典是猶索魚於釜欲其得生難矣故凡從輕典雖不求其生無效之道

秋八月蒙古命太子總制天下軍馬置大撫軍院

初太子之奔太原也欲授唐肅宗靈武故事自立擴廓不從及還京奇后遣人諭擴廓以重兵擁太子入城腦帝禪位擴廓逆知其意未至京城二十里即散遣其軍故太子深街之及累促出師江淮但遣其弟脫因帖木兒及豹高等往山東而與張良弼構兵不已詔下和鮮之擴廓戕殺使臣而跋扈之迹漸張元朝因疑之乃命

太子以中書令樞密使總天下兵馬其擴廓帖木兒領本軍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以少保禿魯爲陝西行省左丞相總本部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等進取襄樊王信固守山東

九月甲戌朔命參政朱亮祖帥師討方國珍

方國珍既入貢復陰泛海北通元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定王師討姑蘇而國珍擁兵坐視實假貢獻勝敗爲叛服計帝以國珍反覆貽書教其十二過曰當爾起事之初元尚承平天下誰敢稱亂惟爾倡兵海隅元官皆世襲子弟顧惜妻子其軍久不知戰故臨陣而怯爾得鳴張于海隅及天下亂爾遂陷二州之地扼海道之

昭代典則 卷之四

三

衝竊據山島二十餘年朝送款于西暮送款于北此豈大丈夫之所爲爾過一也吾下發時四方強敵甚多豈暇用兵海島與爾較短長爾自懷疑懼遣子納降吾以誠心待人不逆爾詐即遣歸爾子爾乃詭詐多端不數年間送生兵隙爾過二也近者浙左會稽浙右錢塘諸郡皆下爾陰蓄異志時遣人覘吾虛實爾過三也未有舉端先起猜忌自懷反側爾過四也易交而輕侮爾過五也擴廓帖木兒以曹操之奸將烏合之兵東奔西擾頃師乏糧又爲李思齊張良弼逐出潼關三秦已失中原徐宿邳郡爲吾藩籬大河爲吾門戶吾舟師往來如入無人之境爾不能料中原事勢顧且泛海交好聲

言擊我虛張聲勢以速怨尤爾過六也彼若倉卒有事爾隔海濱豈能應援敗亡由爾彼若無事交疎禮薄則豪傑之怨禍亂之生由此始矣爾過七也爾等無功于元朝無恩于下民盜據海隅以勢害君以私賄下坐邀名爵跋扈無狀今歸于我而又不能善保富貴欲縱民於鋒鏑爾過八也爾兵數掠我湖海之民上帝好生下民思治乃違天虐民爾過九也爾若有大志盡驅溫台慶元之民與我較勝負此果決大丈夫之志也今不能此徒遣數舟狗盜鼠竊謀小舉而興大怨爾過十也吾遣兵入浙下湖州軍舊館張氏將士盡皆降附遂搗姑蘇對壘深溝民安如故爾乃誘我海上土豪作亂近已

昭代典則 卷之四

五

平定匪其首惡此豈良謀爾過十一也福建陳友定奸謀稔惡以致阮德柔輩自相吞噬彼可合乎爾乃陰煽潛結遙爲聲援以詐交詐豈能長久如吾以誠心待爾反自疑貳輒以詐罔所謂首言爲定者何在爾過十二也吾爲爾計當未交敵國之先不必送款納降但有素條止以平禮相好守分保民自安海隅臨事而處見幾而作不輕屈膝亦不妄生釁此爾之福亦民之福今大敵未至自生疑惑起事危身非計之善亮此非爾本情由左右所誤如左右有俊傑之士能爲汝謀擇交大敵有一無二保全必多矣爾其深燭成敗高覽遠慮自求多福尚可圖也國珍得書不報復以書諭之曰汝初納

發詣杭城下即獻土來歸此汝左右之士共保富貴之
良謀也豈意汝懷奸挾詐陽降陰叛數相愚弄張士誠
與汝壤地相接取爾甚易然所以不敢加兵于汝者誠
以吾力能制之汝故得安處海隅坐享三郡之富貴是
我大庇於汝也汝乃自為不祥背棄信義時遣奸細胡
我動靜潛結陳友定以圖相援彼自救不暇何能救八
汝何惑之甚也今明以告汝吾兵下姑蘇即南取溫台
慶元水陸並進無能禦也汝早於此時改過效順能盡
以小事大之義猶可保其富貴以貽子孫以及下人如
其不然集三郡之兵與我一較勝負亦大丈夫之所為
不然舍三郡之民為偷生之計揚帆乘舟竄入海島然

昭代典則 卷之四

三五

吾恐子女玉帛反為汝累舟中有自生敵國徒為豪傑
所笑也非分之恩不可數得汝宜慎思之方國珍大懼
為汎海計至是命忝政朱亮祖帥馬步舟師討之

太廟成

四祖各為一廟 德祖居中 懿祖居東第一廟 熙
祖居西第一廟 仁祖居東第二廟廟在宮城東南皆
南向

辛巳我師克姑蘇執張士誠以歸

徐達之圍姑蘇也 帝初不欲煩兵但困服之耳至是
又久不下乃以書遺張士誠曰成湯放桀武王伐紂漢
祖滅秦歷代帝王之興兵勢相加乃為常事當王莽之

亡隋之失國豪傑乘時蜂起圖王業據土地及其定也
惟歸于一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智者事業弗成亦
當草心畏天順民以全身保族若漢之賈誼宋之錢俶
是也自古皆然非今獨異爾能順附其福有餘母為困
守孤城危其兵民自取敗亡為天下笑士誠不報士誠
被圍既久欲突圍以戰規城左方見陣嚴整不敢犯欲
掩襲我軍轉至閭門將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分兵
北濠截其兵復遣兵與閭戰良久未決士誠復遣參政
黃哈喇八都等兵千餘人助之又自出兵山塘為援山
塘路狹塞不可進麾令稍却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
稱爾為猛將能為我取此乎弼應曰諾即馳鐵騎揮雙

昭代典則 卷之四

三六

刀往擊之敵眾稍却遇春因率眾乘之士誠兵大敗人
馬溺於沙盆潭甚眾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
計忽忽無所出時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迫欲說令歸
命乃遣客詣士誠門告急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
曰吾為公言興亡禍福之計願公安意聽之士誠曰何
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喑鳴叱咤百戰百勝卒敗
垓下天下歸于漢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
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窰中死在朝夕一旦
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
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於此時不
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名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



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語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將帥。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妓舞女。日夕酣宴。身衣天下至美。口甘天下至味。猶未厭足。堤兵者自以爲韓白。謀畫者自以爲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於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縱知亦不問。故淪至今日。士誠曰。吾亦甚恨無及。然則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效耳。客曰。使效有益於國家。有利於子孫。效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荆楚。兵甲

昭代典則

卷之四

二十七

百萬。與江右之兵戰于姑孰。鏖于鄱陽。陳友諒舉火欲燒江右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益急。公恃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守此尺寸之地。誓以死拒。然竊慮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效不得。生無所歸。故竊以爲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爲萬戶矣。况嘗許以膏融錢俸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仰首沉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也。壬子。士誠復率兵突出胥門。索戰。

鋒甚銳。遇春禦之。兵稍却。士誠弟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且止。遂鳴金收軍。遇春因乘勢奮擊。大破之。追至城下。攻之益急。復築壘迫其城。自是士誠不復得出矣。士信張幙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而歿。時城圍既久。然天瑞。教城中作嚴礮。以擊我師。多所中。傷城中木石俱盡。至折祠廟。民居爲礮具。徐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篋。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傷。至是達督將士破封門。常遇春亦破閭門。新寨。遂率衆渡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參政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傑知不能敵。投兵

昭代典則

卷之四

二十八

降周仁。徐義潘元紹及錢參政皆降。晡時士誠軍大潰。諸將遂蟻附登城。城已破。士誠猶使副樞劉毅收餘兵。尚二三萬。親率之戰于萬壽寺東街。復敗。劉毅降。士誠倉惶歸。從者僅數騎。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歿矣。若曹何爲。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齊雲樓下。及城破。驅其群妾侍女登樓。趣其自盡。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劉氏遂自縊。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走。達遣士誠舊將李伯昇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已暮。士誠距戶。經伯昇決戶。令降。將趙世雄抱解之。氣未絕。復蘇。達又令潘元紹以理曉之。反覆數四。士誠頓首。目不言。乃以舊盾昇之。出封門。途中易以戶扉。昇至舟。



中。凡獲其官屬平章李行素徐義左丞饒介叅政馬玉麟謝節王原恭董綬陳恭周僉高禮內史陳基右丞潘元紹等所部將校及杭湖嘉興松江等府官吏家屬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餘萬皆送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卧不肯起昇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帝欲全士誠而士誠竟自縊死賜棺以葬之叛將熊天瑞伏誅乙酉我師克通州故張士誠守將張右丞以城降○丁亥我師克無錫

姑蘇捷至帝即命平章政事胡廷瑞帥師取無錫丁亥無錫莫天祐以城降初天祐附張士誠大將軍徐達

昭代典則 卷之四

二十九

累遣使諭降天祐俱殺之至是胡廷瑞等率兵攻其城州人張翼知事急率父老往見天祐曰吾民不見天日十二年張氏已就縛固守將誰為况未必能守一城生民存亡皆在今夕願熟思之至是降

辛丑我師克台州

朱亮祖師至天台縣尹湯盤以城降亮祖進攻台州方國瑛出兵拒戰我師擊敗之指揮嚴德戰死初國瑛聞王師至即欲遁去會其都事馬克讓自慶元還言國瑛方治兵為城守計勸國瑛勿去國瑛始約束將士乘城拒守然士卒懷懼往往有逃潰者我師攻之急國瑛度力不能禦以巨艦載妻子夜出興善門走黃岩高祖入

其城遂徇下善居諸縣

癸卯新內成

正殿曰奉天殿前為奉天門殿之後曰華蓋殿華蓋殿之後曰謹身殿皆翼以廊廡奉天殿之左右各建樓左曰文樓右曰武樓謹身殿之後為宮前曰乾清宮後曰坤寧宮六宮以次序列焉周以皇城城之門南曰午門東曰東華西曰西華北曰玄武制皆朴素不為雕飾帝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于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帝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是日有言瑞州出文石琢之可以甃地帝曰敦崇儉朴

昭代典則 卷之四

三十

猶恐習奢好尚華美豈不過侈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麗夫豈予心哉但構為宮室已覺作者之勞况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慚而退

冬十月蒙古罷擴廓帖木兒官奪其軍命諸將分統之初太子既受詔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擴廓拒不受於是其部將關保貊高等皆叛之貊高殺衛輝彰德守將欲進襲懷慶聞擴廓有備而還乃上疏列其罪狀于朝詔以擴廓拒命宜黜其兵柄遂罷太傅左丞相及兼領諸職仍前河南王以汝州為其食邑弟脫因帖木兒為集賢學士同居河南其帳前諸軍鎖住虎林赤統之河南諸軍李克彙統之關係本部軍仍保統之山東諸軍

也速統之山西諸軍。沙藍荅里統之河北諸軍。相高統之詔下。擴廓遂退軍澤州。

福州地震。○太白歲星熒惑聚斗。○置宣徽院尚食尚禮

二局。○丙午命百官禮儀俱尚左。

先是承元制。禮儀猶尚右。至是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

右相國李善長為左相國。

我師克黃岩。守將哈兒普降。方國瑛遁之海上。○壬子置

御史臺及各道按察司。

御史臺設左右御史大夫從一品。御史中丞正二品。侍

御史從二品。治書侍御史正三品。殿中侍御史正五品。

經歷從五品。都事正七品。照磨管勾正八品。察院監察

昭代典則 卷之四 三十一

御史正七品。各道按察司按察使正三品。副使正四品。

僉事正五品。經歷正七品。知事正八品。照磨正九品。以

湯和為左御史大夫。鄧愈為右御史大夫。劉基章溢為

御史中丞。文原吉范顯祖為治書侍御史。安慶為殿中

侍御史。錢用壬為經歷。何士弘吳去疾為監察御史。劉

基仍兼太史院使。帝諭之曰。國家新立。惟三太府。總

天下之政。中書政之本。都督府掌軍旅。御史臺糾察百

司朝廷紀綱。盡繫於此。而臺察之任。實為清要。卿等當

思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蓋已不正則不能正人。

故治人者必先自治。則人有所瞻仰。毋徒擁虛位而慢

不可。毋委靡因循。以縱奸長惡。毋假公濟私。以害人

害物。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大臣之體也。卿等勉之。

置大理寺。○命中書省定律令。

以左丞相李善長為總裁官。初。帝以唐宋皆有成律。

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

為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至是臺察已立。各按

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命李善長楊

憲傳。獄劉基陶安等詳定。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

直理明。人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

重。使奸貪之吏。得以賞緣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

賊良善。非良法也。務求適中。以去煩弊。夫網密則水無

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

昭代典則 卷之四 三十一

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為久遠之法。

癸丑命湯和為征南將軍。吳去疾為副將軍。帥師討方國

珍于慶元。○甲子命信國公徐達為征虜大將軍。鄂國公

常遇春為征虜副將軍。北取中原。

帝將命諸將北伐。謂信國公徐達等曰。自元失其政。君

昏臣悖。兵戈四興。民墜塗炭。予與諸公仗義而起。初為

保身之謀。冀有莫安生民者。出豈意大難不鮮。為眾所

附。乃率眾渡江。與群雄相角逐。遂平陳友諒。滅張士誠。

閩廣之地。將以次而定。尚念中原擾攘。人民離散。山東

則有王宣父子。狗偷鼠竊。反側不常。河南則有王保保

名雖尊元。實則跋扈。擅爵專賦。上疑下叛。關隴則有李

思齊張思道彼此猜忌勢不兩定且與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將亡其機在此今欲命諸公北伐計將如何那國公常遇春對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搗元都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挺竿而可以勝也都城既克有破竹之勢乘勝長驅餘皆建瓴而下矣

帝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如卿言懸師深入不能即破頓於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諸將皆曰善

昭代典則 卷之四

三三

帝顧謂信國公徐達曰兵法以廟筭勝者得筭多也卿其識之於是命達為征虜大將軍遇春為征虜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北取中原復名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鬪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繞過數騎挑戰即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數尚據城指揮遇春為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須領前鋒或敵勢強則遇春與參將

馮宗異分為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右丞薛顯參政傅六德皆勇略寇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略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羣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諭達曰闔外之事汝實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東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部位明分數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戰必勝攻必取我虛而彼實則避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與諸豪傑並馳觀其取敗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又諭

昭代典則 卷之四

三三

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宣力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是日帝親祭上下神祇于北門之屯里山祝畢復大召諸將士諭之曰今命爾諸將各率所部以定中原爾等師行非必略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禍亂以安生民凡遇敵則戰若所經之處及城下之日勿妄殺人勿奪民財勿毀民居勿廢農具勿殺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間或有遺棄孤幼在營父母親戚來求者即還之此陰陽美事好共為之丙寅撤諭齊魯河洛燕趙幽薊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

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
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
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統君。
天曆以弟鳩兄。至於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
不為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潰亂甚矣。夫若
人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
大防。其所為如彼。豈可以為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
嗣淫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可
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成者肝
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
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

昭代典則 卷之四

三五

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
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
于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于朝
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
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
濟私。恃有眾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為生民之
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眾
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得長江天塹之險。今
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
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
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甲攻

心。予恭天威。命國。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虜。拯生民
之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為我孽。身家北
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
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
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
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
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
異。

命中書平章胡廷瑞為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
為副將軍。率師取福建。以湖廣叅政趙德隨征。命湖廣
平章楊瑄。左丞周德興。叅政張彬。率師取廣西。

昭代典則 卷之四

三五

帝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實無過。
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為汝之副。湖廣叅政戴
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
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昔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
統馭無法。心竊鄙之。及後握兵柄。所領一軍。皆新附之
士。一日驅之野戰。有二人犯令。即斬。以徇。眾皆股栗。莫
敢違吾節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為。聞汝往年嘗攻閩
中。必深知其地理險易。今總大軍進征。凡攻圍城邑。必
擇便利可否。為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於汝。
復諭瑄等曰。南方之地。皆入版圖。惟淮北山東尚未寧
一。兩廣八閩。尚未歸附。已命丞相徐達。平章常遇春。

北定中原平章胡廷瑞分道南征以取八閩俟八閩既定就以其師航海趨廣東故命爾等率荆湘之衆進取廣西兩軍合勢何征不克何堅不摧爾其務靖亂止恭撫綏順附使遠人畏服懋建乃勛毋替予命諸將皆頓首受命各引兵發

十一月徐達克沂州

初楊州興化人王宣元末爲司農掾會黃河決元以宣爲淮南淮北都元帥府都事齎幣募丁夫統領治河功成命爲招討使率丁夫從也速復徐州授淮南淮北義兵都元帥移鎮山東益都田豐兵侵益都宣子信從察罕帖木兒破田豐復令宣與信還鎮沂州於是權勢

昭代典則 卷之四

三十七

日重因乘隙收掠山東遂竊據沂州至是徐達師至淮安遣人往沂州以書諭王宣父子使來降王信得書乃遣使納款且奏表賀平張士誠帝遣徐唐臣李侍儀等往沂州授信爲榮祿大夫江淮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令以兵從大將軍征討信與其父陰持兩端內實修備外佯請降帝知之乃遣人密諭徐達曰王信父子反覆不可遽信宜勒兵趨沂州以觀其變如王信父子開門納款即分兩衛軍守其地王信父子及部將各同家屬遣至淮安若益都濟寧濟南俱下各令信軍五千及我軍萬人守之其餘軍馬分調于徐邳各州守城然後發遣其家屬與居惟上兵勿遣分調之後仍選其馬步

精銳者從大軍北伐苟閉門拒守即攻之唐臣等至沂州宣意不欲從征乃令其子信密往莒密等州募兵爲備禦計而遣其員外郎王仲剛及信妻父老馮等詐來犒師以緩我軍大將軍徐達受而遣之仲剛等既還宣即以兵夜劫徐唐臣等欲殺之衆亂唐臣得脫走達軍達聞之即日率師徑抵沂州營於北門達猶欲降之復遣梁鎮撫往說宣宣使其郎中常某出見梁于西門梁謂之曰我即張氏義子蚤降故得至今日王平章不降何待常歸語宣宣使迎梁入謂曰吾降吾降梁既還報達宣復閉門拒守達怒遂進攻分兵營其南門都督馮宗異令軍士開壩放水明日達督軍急攻其城宣待信

昭代典則 卷之四

三十八

募兵未還自度不能支甲申乃開西門以元所授沂國公印及子信宣命出降達令宣爲書遣鎮撫孫惟德招降信信不從殺孫鎮撫與其兄仁走山西於是嶧州右丞趙蠻子莒州周輔海州馬驥及沐陽日照贛榆諸縣并隨信將士皆相繼來降達以宣反覆并怒其子殺孫鎮撫遂執宣杖而戮之并戮王仲剛常郎中等命指揮韓溫守沂州

和克慶元

朱亮祖自黃岩進兵温州陳于城南七里方國珍部將率兵拒戰我師擊敗之追北至城下餘兵奔入城亮祖復遣指揮張俊湯克明攻其西門徐秀攻東門指揮柴

虎將游兵往來應援。時克其城。方明善先已擊其妻。子遁去。亮祖入城撫安其民。分兵徇瑞安。樞密同僉謝伯通以城降。亮祖遂率舟師襲方明善于樂清之盤岷。敗之。追至楚門海口。遣百戶李德招諭之。湯和兵先自紹興渡曹娥江。進次餘姚。降其知州李樞及上虞縣尹沈煜。遂進兵慶元城。下攻其西門。府判徐善等率官屬者老自西門出降。方國珍部下乘海舟遁去。湯和率兵追之。國珍以衆逆戰。我師擊敗之。擒其僞副樞方惟益。元帥戴廷芳等獲海舟二十五艘。馬四十一匹。國珍率餘衆入海。湯和徇下定海。慈溪等縣。得軍士三千人。戰艦六十三艘。馬二百餘匹。銀印三。銅印十六。金印二。銀

昭代典則

卷之四

三九

六千九百餘錠。糧三十五萬四千六百石。已丑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副將。帥師自海道會湯和討方國珍。遂克之。

方國珍部將徐元帥李僉院等率所部詣湯和降。國珍見諸將叛不得已。於是亦遣郎中承廣員外郎陳永奉書于湯和乞降。已而又遣其子明克明則從子明登等納其省院及諸銀印銅印二十六并銀一萬兩錢二千緡于和。丙申朱亮祖兵至黃岩。方國瑛及其兄子明善率家來降。送之建康。於是方國珍遣其子明完奉表謝罪乞降。帝始怒其反覆及覽表憐之。乃賜書曰。昔汝外示歸誠。中懷詭詐。吾始容之。待汝自効。豈汝行小智。

奸究竟背前盟。致勞我師。汝尚不卽稽首歸命。逃于海上。猶觀望成敗。今勢窮來歸。詞其氣。惡言。以汝此誠爲誠。不以前過爲過。汝勿自疑。率衆來歸。悉從原有。方國珍及弟國珉率部屬謁見湯和于軍門。行其部卒九千二百人。水軍一萬四千三百人。官吏六百五十人。馬一百九十四匹。海舟四百二十艘。糧一十五萬一千九百石。他物稱是。繼而元昌國州達魯花赤瀾里吉思亦來降。得糧六萬九千石。馬五十四匹。船四百八十二艘。送國珍等赴京師入見。帝諭之曰。汝獻款已久。何爲反側。復勞征伐。國珍頓首曰。臣遭時多艱。逃於海上。終期歸附。聖明以全首領。不意又勞王師。然此非出臣

昭代典則

卷之四

四

心實群小所誤。是以前此惟陛下哀其愚特赦其罪。帝曰。草昧之時。英雄角逐。人孰不欲有爲。亦誰能識帝王之有真者。其爲去就。安能無所阻礙。爾之所爲。亦何足責。朕推赤心待汝。其自安勿用懷疑。國珍頓首謝以爲廣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居京師。

甲午團丘成。○乙未太史院進戊申歲大統曆。先是本院會太常司議進曆儀。先冬至一日。中書省臣同太史院使以進曆聞。至上御正殿受曆訖。乃頒之。中外至是如儀行之。既而。上召御史中丞兼太史院使劉基謂曰。古者以仲冬頒來歲之曆。似爲太遲。今於冬至亦爲未宜。明年以後皆以十月朔進。初戊申曆成。

梓基與其屬高翼以所錄本進帝覽之謂基曰此象人之為乎基曰是臣二人詳定帝曰晉敬國之大事帝王敬天勤民之本也天象之行有遲速古今曆法有疏密苟不得其要不能無差春秋之時鄭國為一辭命必禪謀草創世叔討論子羽修飾子產潤色然後用之故不有闕六辭命尚如此而況於造曆乎卿等推步須各盡其心必求至當基等頓首而退乃復以所錄再加詳校而後刊之

辛丑徐達克益都

先是帝遣使諭大將軍徐達曰聞將軍已下沂州未知勒兵何向如向益都當遣精銳將軍於黃河扼衝要

昭代典則 卷之四

四十一

斷其援兵使彼外不得進內無所望我軍勢重可專以必克若未下益都即宜進取濟寧濟寧一城既下益都山東勢窮力竭如囊中之物可不攻而自下矣然兵難遙度隨機應變尤在將軍時金火二星會于丑分望後火逐金齊魯之分占曰宜大展兵威故有是諭徐達先命平章韓政略榆行梁城諸鎮寨繼又令政分兵扼黃河以斷山東援兵政遣千戶趙實率兵略滕州元守將楊瓊遁去遂克其城徐達師至臨城守將丁玉明遁及至益都玉明復來降達因遣玉明入城諭平章老保等不下達謂諸將曰老保所恃者河上援兵耳吾已分兵扼黃河斷其右臂彼尚不知為釜魚之計即督兵填

其城拔之執老保與白知院等平章普顏不花不屬外遂徇下壽光臨淄昌樂高密等縣及濰膠博興等州獲將士一萬五百餘人馬騾一千六百餘匹糧一十八萬九千餘石令指揮葉國珍守之老保陽武縣人元至正壬辰從察罕帖木兒復羅山縣除澤州路治中復隨察罕帖木兒攻取山東察罕為田豐王士誠所害老保與其甥王保保協力攻拔益都遂陞平章政事留守益都至是與白知院俱送建康

壬寅胡廷瑞度杉關略光澤縣下之○十二月朔日有食之○甲辰律令成命頒行之

初命李善長等詳定律令帝每御西樓召諸議律官

昭代典則 卷之四

四十二

及儒臣皆賜坐講論以求至當謂起於注熊鼎曰吾適觀群臣所定律令有未安者吾特以一已獨見決之而衆輒以為然鮮有執論夫刑法重事也苟失其中則人無所措手足何以垂法後世鼎對曰主上參於眾議斷以睿見誠為允當請俟書成更與廷臣看詳而後頒之帝然其言及是始成帝與廷臣復閱視之去煩就簡減重從輕者居多凡為令一百四十五條更令二十戶令二十四禮令十七兵令十一刑令七十一工令二律准唐朝舊而增損之計二百八十五條吏律十八戶律六十三禮律十四兵律三十二刑律一百五十二律八命有司布中外李善長等賜物有差

太祖下兗州以東州縣

太祖遣指揮常守道千戶許秉進至東阿元泰政陳壁以所部五萬餘人降秉復以舟師趨安山鎮元右丞杜天祐左丞蔣興以衆降孔希學者孔子五十六世孫也聞大軍至率曲阜縣尹孔希泉歸海濱以迎見興祖于軍門興祖禮之于是兗州以東州縣皆降以希學襲封衍聖公

已酉徐達克濟南

大將軍徐達至濟南元平章忽林台偕同脫因帖木兒聞之先驅人民引軍遁去平章達采兒只進巴等以城

昭代典則 卷之四

四

降收其將士二千八百五十五人馬四百二十九匹命指揮陳勝守之。○帝遣人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曰聞將軍已下齊魯諸郡中外皆歸于德而能戒者可以常勝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武者雖勝若以戰警者雖安若履危夫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能慮于敗乃可以無敗能慎于成乃可以有成必須同防護密常若臨敵勿生懈怠為人所乘慎之慎之胡廷瑞克邵武蒙古守將李宗茂以城降。○庚戌汪興祖克濟寧蒙古守將陳秉直棄城遁。○癸丑中書省左相國李善長等奉表勸進

先是善長等勸 上即帝位 上未之許善長等力請

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羣雄剗削殆盡遠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正位號以慰臣民之望。帝曰我思功未覆于天下德未孚于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塗尚梗若遽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已歸察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尊尊志驕氣盈卒致亡滅貽訕于後吾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至是復率文武百官奉表勸進曰開基創業既宏盛世之輿圖應天順人正宜大君之寶位蒼生咸仰紅日方升蓋聞以道化民者謂之皇以德教民者謂之帝惟首出于庶物用光建

昭代典則 卷之四

四

于鴻名由是繼百王而立國家定四海而總綱紀事聞在昔運際當今欽惟 陛下智勇自天聰明冠世掃除六合之風塵拯救兆民於水火擁樓船而西上孺子奉壘而出迎命將帥以東征偽主束身而受縛由是天下歸赴若江漢之朝宗邦域肇隆如金湯之鞏固既膺在躬之曆數必當臨御於宸居上以答于天心下以符於人望俯從衆請早定尊稱臣善長等爰順群情躬自勸進對明廷而虎拜翊聖主之龍飛發政施仁恭贊兩間之化育制禮作樂開拓萬世之太平謹奉表勸進以開帝曰始吾即王位亦不得已勉從衆言今卿等復勸即帝位吾恐德薄不足以當之群臣皆頓首請曰天生聖人

以爲民主。殿下之卽王位。天命已有歸矣。今又三四
年。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昔漢高帝既誅
項籍。羣下勸進。亦不違其請。今殿下除暴亂。救生民。
功塞宇宙。德協天人。天命所在。誠不可違。臣等敢以死
請。帝固却之。明日善長等復請曰。殿下謙讓之德。
著于四方。感于生民。願爲天下計。早徇群臣之請。帝
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議此。而卿
等屢請不已。此大事。當斟酌禮儀而行。不可草草。

丁巳。胡廷瑞克建陽。蒙古守將曹復疇出降。○戊午。敕征
南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帥舟師自海道取福州。

帝御戟門。與大都督府臣諭各處用兵。曰。胡廷瑞已得
昭代典則 卷之四 聖五

邵武。今命湯和又從海上取福州。其勢必得。既得福建。
當留兵守要害。俾海道取廣東。楊璟兵取廣西。既克。就
以其兵西取蜀。中原赤地千里。人民艱食。軍馬所經。糧
餉最急。當令往徐邳運糧。兵精糧足。所向必克。卿等以
爲何如。皆曰善。

己未。廣信衛指揮沐英破分水關。略崇安縣。克之。○辛酉。
中書省左相國李善長率禮官進即位禮儀。○甲子。大將
軍徐達遣叅政傅友德取萊陽。

上遣使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曰。聞大軍下山。
東所過郡縣。元之省院官來降者甚多。二將軍皆留於
軍中。吾慮其雜處我軍。或書遇敵。或夜遇盜。將變。生不

測非我之利。蓋此輩初屈於勢力。未必盡得其心。不如
遣來。使處我官屬之間。日相親近。然後用之。可無後患。
若濟寧陳平。章盧平。章東平。馬平。章各官家屬。亦發遣
來。我將厚待之。○上諭山東所俘楊右丞等曰。古之忠
臣良將。臨大事當大任者。身貴而愈謙。權盛而愈下。敵
勝而愈戒。故能立功於當世。流芳於無窮。王保保本一
孺子。承李察罕餘烈。驟得重權。恢復山東。河南。北。諸郡。
遽襲王爵。遂萌驕縱之心。豈有豪傑之見。使其能知禮
義。欲爲一代之中興名將。則必盡忠于元。凡關外生殺之
權。專之可也。至於選法。錢糧。必歸之朝廷。重兵在手。攻
戰守禦。必盡其心。若夫成敗利鈍。聽于天。以此存心。足

昭代典則 卷之四 聖六

爲忠臣。使其不能出此。分兵以守要地。多任賢智。去其
儉邪。釋其私怨。一心公忠。凡事稟於天子。不失君臣之
禮。功成名立。此又其次也。今王保保不此之務。自除官
職。其麾下稱左右丞叅政院官。不可勝數。而各處錢糧。
皆收入軍中。不供國用。此與叛亂何異。名雖尊。元實則
跋扈。若一旦爲敵國所敗。天下後世將謂何。如是遺臭
也。古之賢哲。寧如是乎。

戊辰。諭中書省選官擇人。

上諭中書省臣曰。自古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不以官
私愛。惟求賢才以治其民。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元朝出
於沙漠。惟任一己之私。不明先王之道。所在官司。輒以

蒙古色目人為之長。但欲私其族類，羈縻其民而已。非公天下愛民圖治之心也。况奸吏從而蒙蔽之，舞文弄法，朝廷之上賄賂公行，苟且之政，因循歲月，上下同風，不以為怪。末年以來，其弊尤甚，以致社稷傾危，而卒莫之救。卿等宜以為戒，選官之際，慎擇其人，而用勿徇其弊也。○先是，帝嘗御白虎殿，諭羣臣曰：自古忠賢之士，大槩有三：輔國安邦，孜孜焉治，從容委曲，勸君為善，君雖未聽言，必再三，人君感悟而聽用之，則朝廷尊安，庶務咸理。至於進用賢能，使野無遺逸，黜退佞邪，處置當法，而人不敢怨。此上等之賢也。博習古人之言，深知已成之事，其心雖必輔國，而胸中無機變之才，是古非

昭代典則

卷之四

四

今膠柱鼓瑟，而強人君以難行之事，然觀其本情忠鯁，亦可謂端人正士矣。屢遭斥辱，其志不怠，此亦忠於國，乃中等之賢也。又有經史之學，雖無不通，然泥於古人之陳迹，不識經濟之權衡，胸中混然不能辨別，每揚言高論，以為進諫，竟不知何者宜先，何者宜後，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蓋其謀事自以為當，而實不切於用人。君聽之，則以之自高，不聽則謂不能聽其言，既無益於國家，徒使人君有拒諫之名，然其心亦無他不識時達變耳。此下等之賢也。予今論此三者，有識者自見耳。

張于湯和克福州

初陳友定環福州城外，皆築壘為備，每五十步更築一

昭代典則 卷四

臺嚴兵守之。聞我師入杉關，乃留同僉賴正孫副樞謝英輔、院判鄧益以眾二萬守福州。友定自率精銳守延平以拒。時湯和等舟楫自明州乘東北風徑抵福州之五虎門，駐師南臺河口。遣人入城招諭為元平章曲出所殺我師登岸，將圍城。曲出領眾出南門拒戰，指揮謝得成等擊敗之。眾潰入城拒守。是夜參政袁仁密遣人納款，黎明我師於臺蟻附登城，遂開南門和撫兵入。鄧益拒戰於水部門，擊殺之。正孫英輔自西門出走，延平曲出搭海水兒，杭者不花、左丞鄧住、中丞鐵木烈思等皆懷印綬挈妻子遁去。參政尹克仁赴水歿。時僉樞相鐵木兒居官，聞大軍攻城急，曰：戰守非我得為，無以

昭代典則

卷之四

四

報國乃積薪樓下，殺其妻妾及兩女，縱火焚之，遂自剄。湯和入省署，撫輯軍民，獲馬六百三十九，四海舟一百五艘，糧一十九萬九千五百餘石，金一千四百五兩，銀二萬四千餘兩，胡椒六千三百餘斤，和遣袁仁暨員外余善招諭興化、漳泉諸路。其福寧等州縣之未附者，分兵略之。

江左陸神之覆校

昭代典則卷之五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種之訂正
金陵周日校刊行

太祖高皇帝

戊申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我太祖高皇帝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追尊四代祖考

皇高祖考尊號曰玄皇帝廟號德祖妣曰玄皇后

皇曾祖考尊號曰恒皇帝廟號懿祖妣曰恒皇后

皇祖考尊號曰祐皇帝廟號熙祖妣曰祐皇后

昭代典則 卷之五

皇考尊號曰淳皇帝廟號仁祖皇妣陳氏曰淳皇后

立妃馬氏為皇后世子標為皇太子○大誥天下

詔曰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既終天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海內疆土豪傑分爭朕本准右庶民荷上天眷顧祖宗之靈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賢於左右凡兩淮兩浙江東江西湖相漢沔閩廣山東及西南諸郡蠻夷各處寇攘屢命大將軍與諸將校奮揚威武已皆戡定民安田里今文武大臣百司眾庶合辭勸進尊朕為皇帝以主黔黎勉徇輿情於吳二年正月初四日告祭天地于鍾山之陽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以吳二

年為洪武元年是日恭詣太廟追尊四代考妣為皇帝皇后立大社大稷於京師以昭寶立妃馬氏為

皇后長子標為皇太子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劉基

曰冬寒之極必有陽春激湍之下必有深潭大亂之後

必有大理則然也元德既衰九土糜沸鴟張狼顧之

豪彌滿山澤萬姓喁喁無所顧告天乃命我

太祖皇帝肅將威武征伐不道於是拾宋撥秦掣趙拔

燕不數載而天下遂歸一統者天命有在也

改宣徽院為光祿寺○詔製太廟祭器

上曰今之不可為古猶古之不可為今禮順人情可以

義起所貴斟酌得宜必有損益近世泥古好用古蓬豆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之屬以祭其先生既不用矣而用之似亦無謂孔子曰

事以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製宗廟器御皆如事生之

儀於是造銀器以金塗之酒壺孟觥每事皆八朱漆盤

益二百四十及揮施枕簟篋笥情慢浴室皆具

蒙古興化守將葉萬戶棄州遁者民李子成率眾詣湯和

降和遣都指揮俞良輔往守之於是莆田等十三縣相

繼皆降遂移師進攻延平

丁丑大宴羣臣于奉天殿

宴罷因諭之曰朕以布衣有天下實由天命當羣雄初

起所在剽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見其所為非道心

常不然既而與諸將渡江駐兵太平深思愛民安天下

之道自是十有餘年收攬英雄征伐四方克賴諸將輔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衆萬幾方殷朕中夜寢不安枕憂懸于心御史中丞劉基對曰往者四方未定勞煩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帝曰堯舜聖人處無爲之世尚猶憂之矧德匪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脫創殘其得無憂乎夫處天下者當以天下爲憂處一國者當以一國爲憂處一家者當以一家爲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一身小也所行不謹或致顛蹶所養不謹或生疾疾况天下國家之重豈可頃刻而忘警畏耶○上諭中書省臣曰成周之臣治掌於冢宰教掌於司徒禮掌於宗伯政掌於司馬刑掌於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三

司寇工掌於司空故天子總六官六官總百執事大小相維各有攸屬是以事益簡而政不紊故治泰用商鞅變更古制法如牛毛暴其民甚而民不從故亂卿等任居宰輔宜振舉大綱以率百寮贊朕爲治○上諭奉臣曰吾觀史傳所載歷代君臣或聖明之君樂聞忠諫而臣下循默奸諂不盡其誠者有之或臣下不欺能抗言直諫而君上昏愚驕暴飾非拒諫者有之臣不諫君是不能盡臣職君不受諫是不能盡君道臣有不幸言不見聽而反受其責是雖得罪於昏君然有功於社稷人民也若君上樂於聽諫而臣善於進諫則政事豈有不善天下豈有不治乃知明良相逢古今所難○上又諭

臣曰忠臣愛君讜言爲國益愛君者有過必諫諫而不切非忠也爲國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此亦朕每發言百官但唯諾而已其間豈無是非得失而無有直言者雖有不善無由以聞自今宜盡忠讜以匡朕不逮若徒唯唯非人臣事君之義也

戊寅帝自舊內遷新宮○以李善長等兼東宮官

初御史中丞劉基學士陶安言於帝曰昔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做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爲之

帝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惟不善而一舉是從將欲望治譬猶登高岡而却步渡長江而迴棹豈能達哉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類是與

昭代典則

卷之五

四

名不足以副實行不足以服衆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古通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啓聞何必做彼作中書令乎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上曰古者官不必備惟賢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智勲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若江充之專可謂明察朕今立法令臺省等官兼東宮官贊輔之父子一体君臣一心庶無相構之患也乃命詹同等取東宮官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勲德老成者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

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大匠萬金之壁不以付拙工同對曰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實深遠矣於是李善長等皆兼東宮官仍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官屬不別設府係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畱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任內事當啟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隙將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為之賓友管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戍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徂於安逸軍務之事多忽而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五

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改中書省官制○定尚寶司官制

初設左右相國今改左右丞相各一人左右丞各一人參知政事二人其屬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員外郎各一人中書舍人二十人

初設符璽郎今改為尚寶司卿一人少卿一人司丞三人職在禁廷守寶璽符牌印章而辨其所用有事請於內既事奉而藏之凡寶十四曰奉天之寶以鎮萬國祀天地曰皇帝之寶以冊封賜券曰皇帝信寶以徵召軍曰天子之寶以祭享鬼神曰天子行寶以封賜夷蠻曰天子信寶以調發蕃兵曰制誥之寶以識誥命曰勅命

之寶以識勅命曰廣運之寶以識貢選勅籍曰御前之寶以進御座從車駕曰皇帝尊親之寶以答賜宗人曰敬天勤民之寶以訓迪有司凡扈守侍衛令牌之號六曰申木火土金水以警夜巡金牌之號伍曰仁義禮智信以嚴守衛凡半字銅符之號四曰承東西北巡者左半守者右半合契而從事焉凡銅牌之號一曰勇以稽直卒凡牙牌之號五曰勳親文武樂以察朝參凡祭牌之號三曰陪供執以謹祀事凡雙魚銅牌之號二曰嚴以肅直衛曰善以紜祀壇凡符驗之號五曰馬水達通信以給傳郵通制命

諭省府大臣戒驕盈保富貴

昭代典則

卷之五

六

諭曰爾諸大臣既受封爵進職位可謂尊顯矣當同心輔國以享祿位朕常思古之君臣居安不忘警戒盈滿常懼驕縱兢兢業業日慎一日故能始終相保不失富貴大抵開基創業之主待功臣非不欲始終盡善如輔信彭越自不能保全其功深可惜哉至承平之後舊臣多有獲罪者究其所以蓋其事主之心日驕富貴之志日淫以致于敗古人致敬器於座側以戒其驕盈耳汝等宜戒慎之又謂都督同知康茂才等曰汝等今成大功豈汝一人之能哉非軍士同心効力曷能致此切不可挾功驕恣輕忽下人若此則鮮有不敗者朕故吐心奉奉為爾等言之古之人主待其臣下往往以權術駕

駁不以至誠相感易生猜疑故久而生變今吾以直言告汝常相警戒非止在於汝身汝又當以朕意訓汝子孫則可與國同其長久矣時皇太子侍側上詰謂之曰太子年幼未歷世故朕嘗以此意誨之使他日汝子成立與吾兒共享太平常如今日則子子孫孫無有窮也羣臣皆拜謝而退○上御東閣御史中丞章溢學士陶安等侍因論前代興亡之事上曰喪亂之源由於驕佚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佚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今日聞卿等論此深有感乎心古者今之鑑豈不信與○上朝罷從容謂御史中丞劉基章溢曰朕起義淮右以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七

有天下戰陣之際橫鋒鏑者多常惻然于懷今民脫喪亂猶出膏火之中非寬恤以惠養之無以盡生息之道基對曰自元氏法度縱弛上下相蒙遂至於亂今當維新之治非振以法令不可上曰不然夫經喪亂之民思治安猶飢渴之望飲食則殘苦之餘休養生息猶恐未蘇若更毆以法令譬以藥療疾而加之以鴆將欲救之乃反害之且為政非空言要必使民受實恩若徒事其名而無其實民亦何所賴焉溢頓首曰陛下深知民隱天下蒼生之福也○上謂宰臣曰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嘗一日自安蓋治天下猶治絲一絲不理則衆緒焚亂故凡遇事必精思而後行惟恐不當致生奸弊

昭代典則 卷五

以殃吾民以此不敢頃刻安逸至於刑法尤所關心然此非一人所能獨理卿等皆須究心庶幾人無冤抑刑獄清省漢宣帝言獄者所以禁暴止奸養育羣生甚得用法之意卿等宜體之毋忽也○上與儒臣論學術翰林學士陶安對曰正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人鮮不為所惑自非有豪傑之見不能決去之也戰國之時縱橫押閭之徒肆其邪說游說諸侯當時諸侯急於利者多從其說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焉得而治安曰陛下所言深探其本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道夫

昭代典則

卷之五

八

秦襲戰國之弊又安得知此

置中山衛指揮使司以周立為指揮使○置濟寧左右二衛○命道士周原德往登萊州諭祭海神○諭天下來朝府州縣官

天下來朝府州縣官陛辭上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而已惟廉者能約已而利人貪者必敗人而厚己况人有才敏者或尼於私善柔者或昧於欲此皆不廉致之也爾等當深戒之

甲申詔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實田畝上謂中書省臣曰兵革之餘郡縣版籍多亡田賦之制不能

九五

無增損征歛失中則百姓咨怨今欲經理以清其源無使過制以病吾民夫善政在於養民養民在於寬賦今遣周鑄等往諸府縣覈實田畝定其賦稅此外無令有所妄擾復諭鑄等曰爾經理第以實聞無隱前弊安有增損曲徇私情以病吾民否則國有常憲各賜衣帽遣之○上謂劉基曰曩者羣雄角逐生民塗炭死亡既多休養難復今國勢已定天下次第而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基對曰生息之道在於寬仁 帝曰不施實惠而槩言寬仁亦無益耳以朕觀之寬仁必當阜民之財而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用教化則民不知禮義不禁貪暴則無以遂其生如

昭代典則 卷之五

而曰寬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澤也故養民者必植其本種樹者必培其根基頌首曰 陛下盡心如此民其有不受惠者乎傳曰以仁心行仁政實今日天下之幸也。

壬辰我師克建寧

征南將軍胡廷美師廷瑞以避副將軍何文輝率師至建寧元守將同僉達里麻恭政陳子琦集僚佐謀曰聞大明軍驍勇自入杉關諸鎮望風瓦解其鋒不可當今吾城中軍士不下萬餘儲蓄尚富可以拒守不可與戰彼攻吾城不克必將自逸吾因而乘之或可以得志眾皆曰然由是備禦甚堅廷美等進圍之數與挑戰達里

麻等固守不出我師環其四門攻之益急達里麻不能支夜潛至副將軍何文輝營納款詰旦總管翟也先不花亦率眾詣文輝降廷美怒二人不諳已欲屠其城文輝止曰吾與公同受命至此為安百姓耳今城降欲以私忿殺人可乎廷美遂止乃整軍入申嚴號令毫髮無所犯執參政陳子琦送京師獲將士九千七百九十餘人馬二百七十三匹銀一萬六千三百兩糧九萬八千六百四十石命指揮費子賢領兵守之。

庚子湯和克延平

先是上遣使招諭友定友定大會諸將殺使者置血酒壘中慷慨飲之誓眾死守至是我師隔水而陣分一軍

昭代典則 卷之五

渡水攻其西門友定謀於眾曰彼兵方來其氣勇銳難與爭鋒不如持久以困之伺間而動必有可勝遂嚴飭軍校巡城晝夜不少怠諸將出戰友定不許數請不已友定乃疑其部將蕭院判劉守仁有携二心即收其兵柄殺蕭院判守仁知事急來奔士卒多踰城夜遁自始圍凡十日適城中軍器局失火炮聲亂發我軍疑其內叛遂併力攻城友定見勢窮蹙乃與副樞謝英輔參政文殊海牙訣曰大事已去吾無以報國家惟有死耳公等宜自勉迺退於省堂按劍仰藥飲之達魯花赤白哈麻具服北面泣拜與謝英輔皆自縊死賴正孫等夜開門出降黎明我師入城友定氣未絕遂昇之出水東門

外值大雷雨復懸城鼓送京師以唐鐸知府事友定至京師

上詰之曰元綱不振海內土崩天命更革豈人力所能為

爾竊據偏方負固逆命害吾參軍殺吾使者陸梁弗服

欲何為哉友定對曰事敗身亡惟有死耳尚有何言遂

誅之

是月彗星見于昴畢○二月壬寅朔中書省臣李善長等

進郊社宗廟議

上勅禮官翰林院太常諸儒臣曰自昔聖帝明王之有

天下莫嚴於祭祀故當有事內必致其誠敬外必備其

儀文所以交神明也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社

昭代典則 卷之五 十一

宗廟以崇祀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其將何以交神

明致靈貺卿等宜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以聞至

是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圜丘曰方丘曰宗廟曰社稷

各具沿革以進圜丘之說曰天子之禮莫大於祀天故

有虞夏商皆郊天配祖其來尚矣周官大司樂冬至祀

天於地上之園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孝經曰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皆所以

重報本反始之事禮之見於遺經者可考也秦人燔書

滅學仍西戎之俗立四時以祀白青黃赤四帝漢高祖

因之又增北時兼祀黑帝至武帝有雍五時之祠又有

涇陽五帝之祠又有甘泉太乙之祠而昊天上帝之祭

則未嘗舉行至元帝時合祭天地光武祀太乙遵元始

之制而先王之禮變易盡矣魏晉以來郊丘之說互有

不同宗鄭玄者以為天有六名歲凡九祭六天者北辰

曜魄寶蒼帝威靈仰赤帝赤熒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

招拒黑帝協光紀是也九祭者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園

丘立春立夏季夏立秋立冬祭五帝於四郊王者各稟

五帝之精而主天下謂之感生帝於夏正之月祭於南

郊四月龍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季秋大享於明堂

是也宗王肅者則以天體惟一安得有六一歲二祭安

得有九大抵多參二家之說行之而至唐為尤詳武德

貞觀間用六天之義永徽中從長孫無忌等議廢鄭玄

昭代典則 卷之五 十一

議用王肅說乾封中復從鄭玄議焉宋太祖乾德元年

冬至合祭天地于園丘神宗元豐中罷合祭哲宗紹聖

元初用其國俗拜天於日月山成宗大德六年建壇合

祭天地五方帝九年始立南郊專祀昊天上帝泰定中

又合祭然皆不親郊文宗至順以後親郊者凡四惟祀

昊天上帝今當遵古制分祭天地于南郊冬至則祀昊

天上帝於園丘以大明夜明星太歲從祀方丘之說曰

按二代祭地之禮見於經傳者夏以五月商以六月周

以夏至日禮之於澤中方丘蓋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

冬至報天夏至報地所以順陰陽之義也祭天於南郊

之園丘祭地於北郊之方澤所以順陰陽之位也然先王親地有社存焉禮曰享帝於郊祀社於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明地道又曰郊社所以祀上帝又曰明郊社之禮或以社對帝則祭祀乃所以親地也書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左氏曰戴皇天履后土則古者亦命地祇為后土矣曰地祇曰后土曰社皆祭地也此三代之正體而釋經之正說自鄭玄惑於緯書而謂夏至於方丘之中祭崑崙之祇七月於泰圻之壇祭神州之祇析而二之後世宗焉一歲二祭自漢武用祠官寬舒議立后土祠於汾陰唯上禮如祀天而後世又宗之於北郊之外仍祠后土元始間王莽奏罷甘泉泰畤復長

昭代典則

卷之五

十三

安南北郊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祠天地於南郊而後世又因之多合祭焉由漢歷唐千餘年間祀北郊者惟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元宗之開元四祭而已宋元豐中議專祭北郊故正和中專祭者凡四南渡以後則惟攝祀而已元皇慶間議夏至專祭地未及施行今當以經為正擬以今歲夏至日祀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祀宗廟之說曰傳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為之宗廟以享祖考而致其報本之意也德有厚薄故制有隆殺自天子至官師其制不同周制天子七廟而商書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知天子七廟自古有之不獨周為然也若夫

太祖百世不遷三昭三穆以世次比至親盡而遷焉此有天下之常禮也若至周穆王時文王親盡當桃共王時武王親盡當桃以其有功當宗故皆別立一廟而謂之文世室武世室亦皆百世不遷漢高承秦之弊未嘗立七廟至太上皇崩始詔郡國立廟而皇祖以上無聞焉惠帝詔有司立原廟又以沛宮為高祖廟又以陵側立寢園廟自後每帝輒立一廟不序昭穆景帝尊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宣帝又尊武帝為世宗皆世世不毀至元帝始罷郡國廟及寢園廟光武中興於洛陽立高廟祀高祖及文武宣元五帝天子親奉祠於長安故高廟祀成哀平三帝京兆尹侍祠又別立四親廟於南

昭代典則

卷之五

十四

陽春陵祀父南頓君祖鉅鹿都尉曾祖博林太守高祖尊陵節侯皆歲時郡縣侍祠至明帝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後帝相承皆藏主於世祖文廟由是祠堂異室之制至於元莫之能改唐高祖追尊高祖考立四廟於長安太宗議立七廟虛太祖之室玄宗創制立九室祀八世文宗開成中禮官以景帝受封於唐高祖太宗創業受命有功之主百代不遷親盡之主禮合祧遷至禘祫則合食如常其後以敬文武三宗為一代故終唐之世常為九世十一室宋至太祖追尊僖順翼宣四祖每遇禘則以昭穆相對而虛東向之位神宗熙寧中奉僖祖為太廟始祖至徽宗時增太廟為十室而

不祀者五宗崇寧中主王肅說謂一桃在七世之外乃建九廟高宗南渡祀九世至于寧宗始別建四祖殿而正太祖東向之位元世祖中統三年初建宗廟于燕京以太祖居中爲不遷之祖至泰定中爲七世十室今擬四代各爲一廟廟皆南向以四時五月及歲除則合祭于高廟社稷之說曰周制少宗自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社稷之祀壇而不屋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凡起大事動大衆必先告于社而後出其禮可謂重矣蓋古天子社以祭五土之祗稷以祭五穀之神其制在中門之外朝門之內尊而親之與先祖等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祭社必及

昭代典則

卷之五

十五

稷所以爲天下祈福報功之道也然天子有三社爲羣姓而立者大社其自爲立者曰王社又有所謂勝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國雖亡而存之以重神也後世天子之禮惟立大社大稷以祀之社皆配以勾龍稷皆配以周棄漢因高祖除亡秦社稷立官大社大稷一歲各再祠光武立大社稷于洛陽在宗廟之右春秋二仲月及臘一歲三祀唐因隋制並建社稷于含光門之右仲春仲秋二時戊日祭之玄宗升社稷爲大祀仍以四時致祭宋制每歲以春秋二仲月及臘日祭之元世祖營社稷于和義門內少南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致祭今宜祀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從之

蒙古漳州總制陳馬兒以城降

征南將軍湯和遣使傳檄至漳州元達魯花赤迭理迷實具服焚香北面再拜持斧砍印章引刀自刎而從總制陳馬兒以城降湯和命指揮李執中守之
癸卯詔湯和還明州造海舟漕運北征軍○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將軍以叅政朱亮祖副之○詔由海道取廣東

上諭末忠等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所以除暴亂解倒懸以慰民望朕昔平定武昌荆湘諸郡皆望風欵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

昭代典則

卷之五

十六

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八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懾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欵迎降者可不勞師旅慎勿殺掠沮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扼其險要絕其聲援未有不下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南海北以次招徠雷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瑄等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畧率用是道肅靖南服在此一舉
蒙古汀州路守將陳國珍及泉州郡縣皆降
征南將軍胡廷美遣建寧降將曹復疇招諭汀州及寧化連城等縣元汀州守將陳國珍遂納欵泉州郡縣聞之皆相繼降附

丁未詔以大牢祀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禁士民易姓氏為胡名及習胡語服胡衣者是百有餘年之舊○癸丑常遇春克東昌及所屬荏平等縣皆降○甲寅楊璟遣千戶王廷取寶慶遂下之

楊璟遣千戶王廷將兵取寶慶先是我師已克寶慶既而復為故陳友諒遁將周文貴所陷至是廷進次郡陽茱萸灘賊眾千餘據險拒戰廷擊敗之進至城下周文貴遁去遂下其城畱兵守之

丁巳命都督同知康茂才率師赴濟南從大將軍徐達北伐○壬戌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興帥師會廖永忠征廣東

昭代典則 卷之五

十七

上諭仲亨等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南取廣西平章廖永忠等由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等率師田韶州直搗德慶三方進師為犄角之勢舉無不克廣東既下合兵以取廣西先聲既震勢如破竹但當撫輯生民毋縱殺掠

命書議役法

上以立國之初經營興作必資民力恐役及貧民乃命書省驗田出夫於是省臣奏議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直隸應天等十八府州及江西饒州九江南康三府計田三十五萬七千二百六十九頃出夫如田之數遇有興作於農隙用之

上諭中書省臣曰民力有限而徭役無窮當思節其力毋重困之民力勞困豈能獨安自今凡有興作不獲已者暫借其力至於不及之務浮汎之役宜罷之

丙寅徐達平樂安

初樂安俞勝納款徐達禮而遣之勝既歸陽為附順陰實從元達乃遣其郎中楊子進等回樂安召為造作軍器徵糧草實欲除察其所以勝果拒命而叛達等遂進師攻之師至濟陽指揮劉寧獲勝偵卒二人達斬之而進丙寅達等師至土河距樂安五里命軍士填壩以進明日俞勝部將朱鎮撫等報說勝已遁去達等率師趨樂安營于城東南其郎中張仲毅出降樂安平令指揮

昭代典則 卷之五

十八

華雲龍守之副將軍常遇春都督馮宗異追勝不及獲其將朱右丞而還既而有報元丞相也速平章忽林台等軍至達率兵出戰元兵敗走追奔八十餘里殺傷甚眾生擒樞密院判脫歡并軍士數百人獲馬三百匹

詔定宗廟時享之禮

翰林學士陶安待制詹同等奏古者禴祠烝嘗四時之祭三祭皆合享于祖廟惟春祭于各廟自漢而下廟皆同堂異室則又四時皆合祭矣今四廟時享亦宜倣近制合祭于第一廟庶適禮之中無煩瀆也上命春特祭餘三時合祭是日太常又進宗廟月朔薦新禮上覽畢謂羣臣曰宗廟之祀所以隆孝思也然祭之于後不若

養之于先朕今不及矣嘗聞為人子者願為人兄其意謂兄侍膝下之日久於養之日多也朕於子為人弟親存而幼不能以養及長而富有天下則親沒矣雖欲以天下養其可得乎因悲嘆久之命以月朔薦新儀物著之常典俾子孫世承之○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宗廟社稷諸神各有所用請製之上曰五冕禮太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衮冕社稷等祀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

論侍臣審察讒佞

上御奉天門謂侍臣曰凡人之言有忠諫者有讒佞者忠諫之言始若難聽然有益如藥石讒佞之言始若易

昭代典則 卷之五

十九

聽然其貽患不可勝言夫小人之為讒佞也其設心機巧漸漬而入始焉必以微事可信者言於人主以探其淺深人主苟信之彼他日復有言必以為其嘗言者可信將不復審察讒佞因得肆志而妨賢病國無所不至自古若此者甚多而昏庸之君卒莫之悟由其言甘而不逆於耳故也惟剛明者審擇於是非取信於公論不偏信人之言則讒言可杜矣○上諭侍御史文原吉等曰比來臺臣父無諫諍豈朝廷庶務皆盡善抑朕不能聽受故爾嘿嘿乎爾等以言為職所貴者忠言日聞有益於天下國家若君有過舉而臣不言是臣負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納是君負臣朕嘗思介之士於萬乘之

昭代典則 卷五

尊其勢懸絕平居能言臨對之際或畏不能盡其詞或倉卒不能盡其意故常霽色以納之惟恐其不盡言也至於言無實者亦畧而不究蓋見秦漢以來季世末主短惡諫諍戮忠直人懷自保無肯為言者積咎愈深遂至不救夫日月之行猶有薄食人之所為安能無過惟能改過便可成德矣原吉對曰陛下此心即大禹好聞善言成湯不吝改過之心也言而無實畧不之究尤見天地之量上曰有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勉於善無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戒於不善但務納其忠誠何庸究其差謬

命選國子監生周琦等十人侍太子讀書禁中○三月命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二十

翰林儒臣修女戒

上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正家之道始于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預政事至于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為禍亂者也夫內嬖惑人甚於鴆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於未然其他未有不為所惑者卿等為纂修女戒及古賢后妃之事可為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士申我師克全州

先是平章楊瑒遣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兵取全州至是元平章阿思蘭聞王師至率眾逃遁州民遂以城

降於是道州莫及遜寧遠州土官李文御守藍山縣元帥黎茂陵等俱遣人請降

甲申徐達奏上所獲山東州縣卒馬糧鹽布絹總數

凡獲卒三萬二千餘人馬一萬六千餘匹糧五十九萬七千餘石鹽五萬三千餘引布絹八萬七百餘疋時近臣因進言山東舊有銀場可與舉者上曰銀場之弊我深知之利於官者少而損於民者多况今彫瘵之餘豈可以此重勞民力昔人有拔茶種桑民復其利者汝豈不知言者慙而退

蒙古江西分省廣東左丞何真遣使奉表迎降

何真東莞人嘗為淡水場管勾元末兵亂嶺南盜賊蜂

昭代典則 卷之五

十一

起真遂退而家居及亂兵據惠州真集義兵復之以功受惠州路通判時海南寇邵宗愚陷廣州真率眾擊走之元立江西分省廣東以真為左丞遂據有廣東諸州郡至是聞湯和等平福建遣使由海道奉表于元會廖永忠率舟師自福州自海道起廣東真使遇我師遂改真表請降而遣人回報于真於是永忠遣人送其使及表詣京師上賜詔褒之

諭侍臣劉基兵事

上御奉天門與劉基論兵事上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亂是以兩陣之間決必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有良將基對曰臣

荷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妙算初謂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在陛下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其所難也上曰兵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朕嘗親當矢石觀戰陣之事開闢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拘古法耶

斬州進竹篋却之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物之失今斬州所進竹篋固為用物但未命而來獻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

昭代典則 卷之五

十一

獻

廖永忠師至廣東何真率官屬見遂破邵宗愚誅之廣州

廖永忠舟師至潮州何真遣其都事劉克佐詣軍門上其印章并所部圖籍永忠至東莞何真自率官屬出見賴州指揮陸仲亨畧定英德清遠陽江連州肇慶等郡縣進攻德慶元守將張鵬程驅眾棄城遁仲亨等遂引兵會永忠于廣州永忠師至廣州之龍潭元將盧左丞遣鎮撫盧成納欵得海舟五百餘艘軍士二千九百餘人馬三百匹糧五千餘石命指揮胡通守之邵宗愚聞王師入廣州遣其黨羅元祥詣軍門降本以覘軍勢而

實無降意。未忠謂之曰：欲降則來，毋虛言以相欺也。宗
愚遷延累日，竟不至。未忠知其詐，乃下令往攻之。夜二
鼓發兵，直抵其寨，詰旦破之。宗愚兄弟俱殘，暴嗜殺近
境，頗被其虐。嘗陷廣州，大肆掠掠，廣州民尤嫉之。及而
縛入城，民往觀之，爭噬其面，遂與其徒皆棄市。新會縣
土豪黃彬、河源縣曹文昌、浚州廖仁等，復聚眾作亂，自
稱元帥。未忠復捕誅之。南海縣人麥康祖，以魘魅蠱毒
殺人，又捕斬之。廣州既平，未忠遂進兵取廣西。

追封參軍胡深為縉雲郡伯。
制曰：據忠効力，允惟勳舊之臣，崇德報功，宜厚追封之。
典表幽光於既往，昭大節於無窮。爰考彝章，用加寵數。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三

故參軍胡深，竒姿素稟，偉器夙成。文詞克著於英華，武
事兼通於韜畧。朕創業江左，嘗駐師金華，乃得賢才以
資任用。首居省幕，繼擢參軍。外則替畫鼎鈞，內則周旋
帷幄。恪恭乃職，廉潔有聲。重念括蒼之城，近接閩海之
地，寇多侵擾，民弗寧居。俾率義師，鎮茲封域，每有保釐
之助，卽無東顧之憂。奈何兵逼寇區，倉皇遇敵，然能身
先士卒，慷慨以捐生。今茲七閩悉入版圖，所獲渠魁已
今，冀鼓惜爾不及見此，俾朕哀痛，致思是用。哀崇以旌
勇烈，爾惟有嗣朕念不忘，將世祿於厥家，庶永延于宗
祀。歆服寵命，用慰幽冥，可追封為縉雲郡伯。

丙戌楊璟遣兵攻武岡州，蒙古守將曾權以城降。○丙申

鄧愈至南陽，蒙古參政王國寶、副樞喬琿等以城降。○徐
廷師至陳橋，左君弼、竹昌迎降。

先是左君弼自唐州走安豐，及安豐破，復走汴梁。元汴
梁守將李克彝使守陳州。上嘗遣使諭以書，曰：曩者
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勞師督月，與足下從事，足下
乃舍其親而奔異國，是皆輕信羣下之言，以至於此。雖
悔何及。今足下奉異國之命，禦彼邊疆，與予接壤，若欲
獻計帥師，侵境其中，輕重自可量也。且予之國乃足下
父母之國，合肥之城乃足下丘隴桑梓之鄉，寧不思乎。
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取功名，亦欲保全父
母妻子于亂世，足下以身為質，而求安於人，既已失策。

昭代典則

卷之五

十四

該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獨居寡處，各天一方，朝思暮
望，以日為歲，足下縱不以妻子為念，何忍忘情於老親
哉。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再得。足下能留
意於是，幡然而來，予當盡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則足
下於天理人心，舉無不順矣。君弼得書，猶豫不能決。
上乃歸其母于陳州。至是汴梁守將李克彝聞徐達至，
召君弼謂曰：公與南朝數接戰，孰其陣勢，今授公以兵，
公前與戰，我從後乘之，何如。君弼嘗感上歸其母，有
降附意，因曰：南朝軍鋒不可當，吾見其陣，輒膽落，不能
戰，故奔投至此。况徐相國善用兵，所向克捷，君弼安敢
復受命。克彝無如之何，乃夜驅軍民遁入河南。於是君

弼與竹昌等率所部兵詣達賂。達入汴城。弼將軍常遇春營于城外。尋命都督僉事陳德守汴梁。達等率步騎自中灤進取河南。

是月彗星出昴北

昴胡星也。彗除舊布新之象也。唐李淳風作晉天文志。成帝咸和七年十一月。熒惑守昴。八年七月。熒惑入昴。占曰。胡王死。是月石勒果死。九年八月。月又犯昴。十一月。石虎廢石弘。幽殺之。淳風曰。是時雖二石僭號。而其疆弱。常占于昴。不關太微紫宮也。自是精於天文者。首稱淳風。而其言如此。則昴為胡星明矣。又言疆弱不關於太微紫宮。則胡人雖入中國。僭大號。不得當正統。又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五十五

明矣。嗚呼。天人之際。淵乎微哉。迨我聖祖。以正月。即皇帝位。復中國之正統。彗星即見于昴。畢之間。是月。又出于昴北。至七月。而元遂亾。除腥羶之舊。穢布文明之新。化以開千萬年太平之瑞。天也。○又按漢天文志云。昴畢間。大街也。街北。胡也。街南。中國也。今彗出昴畢之間。蓋天厭胡人之混亂。中國故清而正之。而見其象於此。天街之中。既而又出於昴北。則是既定於華夷之限。又驅而除之於化外也。觀其後歲。在庚戌。平定沙漠于應昌。歲在戊辰。蕩除胡種於捕魚兒海。天道何昭昭哉。夏四月。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為圖以示子孫。

上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詹同頓首曰。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為切。上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知之。以此朝夕覽觀。庶有所警也。

戊申。徐達平河南。遂取嵩州。

大將軍徐達等率師自虎牢關進至河南塔兒灣。元將脫目帖木兒以兵五萬迎戰。列陣於洛水之北十五里。我軍既成列。副將軍常遇春單騎突入其陣。敵發二十騎橫槊刺之。遇春發一矢。斃其先鋒。彼軍奪氣。達遂揮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五十六

眾乘之。俘斬無算。脫目帖木兒將散走。走陝州。達遂進營於河南城北門。李克彝復走陝西。於是河南行省平章梁王阿魯溫送款軍門。河南平。達命左丞趙庸守之。指揮任亮招撫嵩州。壬子。副將軍常遇春率兵至嵩州。守將李知院迎降。甲寅。入其城。執其平章外兒等。分兵取未附諸山寨。

禁宦官預政典兵

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為宦官敗壞。不可拯救。未嘗不為之惋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灑掃。

給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謂雖曰官
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者不得典兵預
政雖欲爲亂其可得乎

丁巳楊璟克永州

先是平章楊璟進擊永州元右丞鄧祖勝出兵南門拒
戰璟擊敗之祖勝收兵入城固守璟盛兵圍之火不下
乃命指揮胡海洋等於各門築壘圍之役造浮橋於西
江上練習軍士示以必克祖勝屢屈至是食盡力窮仰
藥必參政張子賢等猶率眾拒守百戶夏昇縋城詣璟
降因言祖勝狀夜三鼓璟督兵四百攻之胡海洋等
踰城入于賢復率眾巷戰天明眾潰于賢與元帥鄧思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五

誠等就執并獲其全城士馬璟調衛州衛指揮同知丁
玉守之於是未陽等州皆遣人降

蒙古守鞏縣孟夏寨參政李成守福昌知院張興守鈞州
將哈喇魯守許州右丞謝平皆來降○辛酉常遇春下汝
州遂下郊縣○徐達遣都督同知馮宗異等取陝州蒙古
守將脫目帖木兒棄城遁以都督同知康茂才守之○癸
亥置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參政汪廣洋爲山東參政以
翰林學士陶安爲江西參政

上謂安曰朕渡江之初卿首率父老見于軍門爲朕數
陳王業論當時之務深合朕心由是朝夕相近幕府軍
旅之事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聞讜論今調汪廣洋爲

山東參政而江西乃上游都會可以代之者宜莫如卿
其爲我撫治之安對曰臣以微陋叨蒙甄錄俾居左右
幸望過矣今復委以重任恐付托不效有負上恩
帝曰躬擐甲冑決勝負於兩陣之間此武夫之事非儒
生所能至若承流宣化綏輯一方之衆此儒者之事非
武夫之所能也朕之用人因其所能不強其所不能卿
才力宜膺是任故以授卿我豈私卿一人而不愛一
乎安乃頓首受命

以陝西盧氏縣隸南陽府○甲子車駕發京師幸汴梁

上遣使諭都督同知馮宗異曰若克潼關勿遽乘勝而
西今大將軍方有事北方宜選將留鎮守關以遏其援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五

兵爾且率師回汴梁朕將躬往議之是日車駕發京
師幸汴梁時言者皆謂君天下者宜居中土汴梁宋故
都勸帝往視之且會大將軍謀取元都

馮宗異入潼關請益兵於徐達達調僉事郭子興等守潼
關與宗異俱還河南

馮宗異進兵攻潼關初蒙古李思齊張良弼聞王師取
河南即駐兵潼關以拒既而火焚良弼營思齊乃移軍
退守葫蘆灘遣其部將張德欽穆薛飛守關及王師至
關思齊棄輜重走鳳翔良弼奔麟城丙寅宗異遂入潼
關引兵西至華州蒙古守將望風奔潰五月庚午徐達
自河南進至陝州馮宗異請益兵守潼關達調僉事郭

子興將慶陽衛指揮于光威武衛指揮金興旺守之丙子馮宗吳還軍至陝州徐達與之俱還河南

巴卯廖永忠等克廣西梧州等州

征南將軍廖永忠叅政朱亮祖等兵至梧州元達魯花赤拜住率官吏父老迎降時元吏部尚書普顏帖木兒

張翔以便宜行事入廣西行次藤州同永忠兵至募兵

欲迎戰民無有應之者既而聞州守吳鏞出降乃率所

部百餘人走鬱林亮祖勒兵追之普顏帖木兒戰歿張

翔赴水歿亮祖駐兵於藤州於是潯容貴橫鬱林等州

郡以次皆降

庚寅車駕至汴梁

昭代典則 卷之五 辛卯

辛卯常遇春馮宗吳至行在謁見 上勞之曰大將軍

與將軍率師北征不踰年平齊魯下河洛亦甚勞矣遇

春頓首曰此陛下威德所至臣等奉遵成筭得效驅馳

臣等之幸也徐達尋自河南至見上 上勞之曰將軍

帥師征討勤勞于外古人所謂忠爾忘身國爾忘家誠

將軍之謂也朕聞河朔之民日夕望吾師至將軍宜與

諸將乘時進取而安輯之朕觀天道人事元都可不戰

而克大丈夫建功立業各有其時揆時之會不失事機

在將軍等勉之達等頓首謝既退 上復召問達今取

元都計將安出達對曰臣自平齊魯下河洛王保保遂

巡太原徒為觀望今潼關又為我有張良弼李思齊失

勢而竄元之聲援已絕臣等乘勢搏其孤城必然克之

上據圖指示曰卿言固是然北土平曠利於騎戰不可

無備宜選偏裨提精兵為先鋒將軍督提水陸之師繼

其後下山東之粟以給饋餉由秦趙趙轉臨清而北直

擣元都彼外援不及內自驚潰可不戰而下達又曰臣

慮進師之日恐其北奔將貽患於後必發師追之上

曰元起朔方世祖始有中夏乘氣運之志理自當與彼

氣運既去理固當衰其成其敗俱係于天縱其北歸天

命厭絕彼自漸盡不必窮兵追之但其出塞之後即固

守疆圉防其侵擾耳達受命而退

甲申蒙古海南海北道元帥羅福等遣使來降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三十

時海南分府元帥陳乾富亦相繼歸附 上下詔諭意

令益堅乃心以寧吾民先是元燕訪使盧山海牙守雷

州征南將軍廖永忠遣人以克廣州專諭海牙海牙以

為詐殺使者至是聞廣州已下海牙與南走交趾故羅

福遂以城降

壬戌楊璟朱亮祖等克靖江

楊璟朱亮祖等合兵攻靖江克之執元平章也兒吉尼

其都事趙元隆陳瑜劉永錫廉訪司僉事帖木兒普化

元帥兀朮蠻萬戶董丑漢府判趙世傑皆自殺先是左

丞周德興分兵據靖江險要以絕其聲援璟既克永州

遂引兵抵靖江城下屯于北關叅政張彬屯西關亮祖

亦帥師自廣東來會屯于東門象鼻山下攻城越二旬不下。環語諸將校曰彼所恃者西城濠水耳當先取關口關決其堤岸則破之必矣諸將曰諾明日遣指揮使丘廣引輕兵攻關口關殺其守堤兵決其堤濠水涸因築土堤至近與其城接以通士卒遂克其北門月城尋又克其北門水隘斬獲百人也兒吉尼有懼色復攻其西門不利我軍死者三百餘人相持凡兩閱月攻之益力也兒吉尼勢窮蹙其總制張榮與麾下裴觀以書繫矢射環管約降期以是夜來會既二鼓觀縋城出見環備言城中儲積空虛人無鬪志可立取之狀環乃給白皮帽百餘俾歸為識約四鼓從寶賢門入至期環命指

昭代典則

卷之五

辛

揮使吳與寧等率眾登城而入也兒吉尼聞變倉卒走追至城東伏波門執之亮祖德與各以所部兵入城惟彬尚屯南關彬始攻城為守者所詬管憲曰城破之日當悉屠之比克城環懼其縱殺下令曰殺人傷人及剽掠者必死乃止衆心遂安○廖永忠進師至南寧元上浪屯田千戶宋真執其守將平章咬住參政那海遣使詣永忠降永忠悉收諸司印章命真守其城送咬住等赴京師於是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行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等遣使齎印章詣楊璟降元平章阿思蘭初自全州之敗率其餘眾退保象州廖永忠兵至梧州遣指揮耿元璧等討之師至賓州境思蘭復遣其部將李

左丞迎拒元璧等擊敗之思蘭窮迫乃遣其子僧保來納款至是自率所部詣永忠獻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印五廣西志平楊璟等自請江率師還京陳友定故將金子隆臨將樂攻延平命平章李文忠率兵討之

陳友定既敗其將金子隆馮谷保等糾合清流寧化散卒寇將樂勢甚猖獗守禦千戶宋國成嬰城固守至是賊黨日眾攻城益急國成以援兵不至棄城遁于隆等遂臨將樂殺知縣馮源主簿蘇兼善乘勝寇延平攻四鶴門指揮羅德聚千戶李中擊却之復來攻官軍出陣于城南橋以禦之指揮蔡玉率眾奮折大敗其眾追至

辛

沙縣之青雲寨于隆等負險拒守建甯衛指揮使沐英遣兵夾攻破之擒谷保上以金子隆未平乃命平章李文忠率兵討之

以邛州知縣李相知和州兼守禦事

相至和州以南鄉銅城壩廢日久墜下之田皆沃壤而民不得耕東門石扉傾圮貫城河填塞皆為民病乃吊其父老訓諭集眾修浚之度工計材俾父老之習事者董其役未幾二扉皆成時其啟閉以禁旱澇壩堤周迴二百餘里田得常稔貫城之河東西凡千餘步舟楫便之民賴其利

詔江西行省參政黃彬統兵領袁州招集諸山寨逆卒○

置刻期百戶所

初選卒伍中能疾行者二百人謂之刻期以通捷報至是立百戶所以張德成爲百戶領屬之

秋七月蒙古大都紅霧及墨氣起○勅諭新受北方守令

勅曰牧民之任當愛其民况新附之邦生民凋瘵不有

以安養之將復流離失望矣爾宜體朕意善撫循之毋

加擾害簡役省費以厚其生勸孝勸忠以厚其俗能如

朕言不但民受惠於汝汝亦獲循良之名矣上命中書

給賞以勵其廉耻○復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上

語中書省臣曰治國家以得賢才爲先賢者天下之望

也然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有以養其廉耻然後可以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三

責其成功洪範曰既富方穀此古人之良法美意也乃

厚賜而遺之○上謂中書省臣曰中原兵難之後老稚

之孤貧者多有失所宜遣人賑恤之省臣以國用不足

爲對上曰得天下者得民心也夫老者民之父母母者

民之子弟恤其老則天下之爲子者悅恤其幼則天下

之爲父母者悅天下之老幼咸悅矣其心有不歸者寡

焉苟置其困窮而不之恤民將憮然曰惡在其爲我上

也故同窮乏者不患無餘財惟患無是心能推是心何

憂不足今日之務此最爲先宜速行之

都督同知康茂才兵至河北安邑夏縣皆降○丙申車駕

發汴梁還京師命右副將軍馮宗異留守

上在汴梁復勅大將軍徐達等曰將軍駐師河洛養鋒

蓄銳經營布置已見功緒今軍中士卒皆鼓勇思奮况

秋氣已近糧餉粗足乘機進取維其時矣宜調益都徐

州濟寧諸將各將精銳悉會東昌以俟征進辛卯

上將發汴梁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 帝諭之曰

朕與卿等率衆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今士卒捨父

毋妻子戰鬪於矢石之間百死一生父未休息朕每念

之惕然於心非得已也中原之民久爲羣雄所苦死亡

流離偏於道路天監在茲朕不敢忘故命爾等帥師北

征廓清中原拯民艱苦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天命

入主中國將及百年今其子孫息荒罔恤民艱天厭棄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三

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

仇讎肆行屠戮運天虐民朕實不忍爾諸將帥當以爲

戒克城之日無虜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

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答天心下慰

人望以成朕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必罰無赦諸將

皆感激拜辭而退相謂曰主上愛民如此吾屬敢不敬

承丙申車駕發汴梁還京師命右副將軍馮宗異留守

徐達遂檄都督同知張興祖平章韓政都督副使孫興

祖指揮高顯等將益都濟寧徐州之師會于東昌

丁酉蒙古彬州守將左丰楊以城來降○閏七月庚子徐

達等率師取河北州縣

時徐達遣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等取衛輝元守將平章龍二棄城走彰德辛丑達等師至淇門鎮參政傅友德以獲嘉縣尹胡仲信來見達命仲信從鎮撫王處仁守衛輝癸卯徐達師至彰德元年章龍二復出走同知陳某等詣軍門降以右丞楊思祖統和陽衛守之明日龍二部將楊義卿以船八十艘來歸徐達等師至廣平元平章周昱先棄城遁大將軍駐城中邯鄲縣尹都文王率耆老降已酉徐達等師次臨清遣人詣東昌趣都督同知張興祖等以師來會又檄守樂安指揮華雲龍將兵從征庚戌傅友德游騎獲元將李寶臣都事張慶仁遂以為嚮導達因遣友德開道以通步騎都督副使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三

顧時浚開以通舟師癸丑平章韓政都督副使孫興祖俱以師會臨清於是大將軍徐達率馬步舟師北上命韓政守東昌并鎮撫臨清達師至德州常遇春張興祖及指揮高顯毛讓程華等俱以師會達等師至長蘆元守將左僉院遁去達命指揮費子賢守之達遂徇青州下之遣人諭子賢分兵守青州達等師至直沽獲其海舟七艘作浮橋以濟師達又令常遇春張興祖各率舟師並河東西以進令步騎遵陸而前元丞相也速等捍禦海口望風奔遁元都大震廣東何真率官屬入朝詔授江西行省參政上諭之曰天下分爭所謂豪傑有二易亂為治者上也

昭代典則

卷五

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成毒生民身必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闕越卿即輸城來降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矣真叩頭謝曰昔武王伐暴救民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今主上除亂以安天下天命人歸四海景從臣本蠻邦之人始者逢亂不過結聚鄉民為保生之計實無他志今幸遇大明麗天無幽不燭臣愚豈敢上違天命上曰夫能不買禍於生民者必世享其澤朕嘉卿忠誠授江西行省參政以表來歸之誠古云令名德之與也卿令名已著尚懋脩厥德以輔我國家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三

平章李文忠破清流寧化諸山寨閩地悉平○以張正常為真人去其天師之號上謂羣臣曰至尊惟天豈有師也以此為號褻瀆甚矣遂命去其正一教主天師之稱改天師印為真人印秩正二品其僚佐曰贊敎曰掌書漳州府通判王禕上疏請忠厚寬大以法天道減節科歛以順人心上嘉納之○壬戌白虹貫日乙丑白虹復貫日○丙寅大將軍徐達入通州城家古主受權帖睦爾北遁開平大將軍徐達等師至河西務元平章俺普達朶兒只進巴率兵迎敵我師與戰大敗之達朶兒只進巴等遁去達進兵至通州營于河東岸常遇春營于河西岸乙丑

達命衛吏田中為通州判官攝州事括糧得四千一百石元國公五十八知院卜顏帖木兒等率眾出都城來禦遇春擊敗之擒卜顏帖木兒及副樞也先迭兒脫帖木兒獲馬四百匹船百餘艘國公五十八遁去丙寅達率諸將入通州城指揮華雲龍以兵來會是夜三鼓元主及其后妃太子開建德門往北走大將軍徐達命都督副使孫興祖督軍士脩築通州城

八月己巳詔以金陵為南京大梁為北京

詔曰朕惟建邦基以成大業興王之根本為先居中原而治四方立國之規模最重自趙宋末世夷狄主中國今百有餘載其運乃終羣雄分爭未有定于一者民遭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三七

塗炭亦已極矣朕以布衣當擾攘之際拔身行伍率將渡江荷天地眷祐祖宗積德臣下宣忠將士用命西平陳友諒東滅張士誠南靖閩廣北有中原武功大定混一之勢已成十七年間凡糧餉軍需百物科徵民無休息而江右一方煩勞尤甚遂收天下平寧之效朕觀中原土壤四方朝貢道里適均父老之言乃合朕志然立國之規模固重興王之根本不輕其以金陵為南京大梁為北京朕以春秋往來巡狩播告爾民使知朕意

庚午大將軍徐達克元都詔改為北平府

徐達命馬指揮守通州遣師取元都師至齊化門命將填壕登城而入達登齊化門樓執其監國宗室淮至帖

木兒不花及太尉中書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朱杜賽因不花右丞相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州等戮之并獲宣府鎮南威順諸王子六人及玉印二成宗玉璽一封其府庫及圖籍寶物又封故宮殿門令指揮張煥以兵千餘人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寺護視號令士卒無得暴人民皆按堵明日順德守將吉右丞胡參政鄭參政皆自西山來降武德衛軍校獲前樂安逃將俞勝及南參政張郎中等達遣指揮鄧捍赴京獻捷仍命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平章曹良臣都督副使顧時將兵偵邏古北諸隘口○元自太祖奇渥溫鐵木真於宋寧宗開禧二年僭號於元難河之原國語稱成吉思皇帝傳子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三八

高閼台於宋理宗端平元年滅金景定元年忽必烈即位是為世祖至元十三年取宋十六年混一天下自太祖僭號至順帝丁未凡十三主一百六十三年自世祖取宋至順帝丁未凡九主八十九年按夷狄為中國主始於劉淵繼以五胡為南北朝為遼金主至順帝北去前後凡一千六十餘年然前此胡主不過竊據一方雖南北平稱而中華之主猶在未有若胡元之時併海內而通屬於夷者蓋至此而冠履倒置極矣我

太祖一掃而肅清之使中原之地千有餘年沒於腥羶之中者拯而出之以復見天日真再造天地之功也

壬申詔中書省及臺部集耆儒議便民事宜

上謂中書省臣曰。近京師火。四方水旱。相仍。朕夙夜不
遑寧處。豈刑罰失中。武事未息。徭役屢興。賦歛不時。以
致陰陽乖戾。而然耶。朕與卿等。同國休戚。宜輔朕修省。
以消天譴。參政傅瓛等對曰。古人有言。天心仁愛人君。
則必出災異。以譴告之。使知懼自省。人君遇災。而能驚
懼。則天變可弭。今陛下修德省愆。憂形於色。居高聽卑。
天寔鑒之。顧臣等待罪宰輔。有乖調燮。貽憂聖衷。咎在
臣等。帝曰。君臣一體。苟知驚懼。天心可回。卿等其盡
心力。以匡朕不逮。於是詔中書省。及臺部。集耆儒。講疏
便民事宜。可消天變者。○上謂侍臣宋濂等曰。自古聖
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故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

昭代典則

卷之五

三五

之安。是以天命眷顧。久而不厭。後世中才之主。當天下
無事。侈心縱欲。鮮克有終。至如秦始皇漢武帝。好尚神
仙。以求長生。疲精神。卒無所得。使移此以圖治。天下
安有不理。以朕觀之。人君能清心寡欲。勤於政事。不作
無益。以害有益。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
知。此即神仙也。功業垂於簡策。聲名流於後世。此即長
主不歎也。夫恍惚之事。難憑幽怪之說。易惑。在謹其所
好尚耳。朕常夙夜兢兢。以圖天下之安。其敢游心於此。
濂對曰。陛下斯言。足以祛千古之惑也。

始置六部官。統於中書省。○華司農大理二司

先是中書省惟設四部。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之務。

上乃命李善長等。議建六部。以分理庶務。至是乃定置
吏戶禮兵刑工六部。部設尚書侍郎。前司農卿楊思義為
戶部尚書。少卿劉誠為侍郎。錢用任為禮部尚書。世家
寶為侍郎。陳亮為兵部尚書。朱珍為侍郎。周禎為刑部
尚書。盛京輔為侍郎。張仁為工部尚書。張文為侍郎。
上御奉天殿。六部官入見。上諭之曰。朕肇基江左。軍
務方殷。所以官制未備。今以卿等分任六部。國家之事
總之者中書。分理者六部。至為要職。凡諸政務。須為心
為朕經理。或有乖謬。則貽患於天下。不可不慎。
改太監。為司天監。復置回回為司天監。○御史中丞劉

昭代典則

卷之五

四

基致仕
初。上以北巡也。命丞相李善長及其等。留守京師。且
語基督察奸惡。以肅輦轍。雖內府之事。亦宜糾舉。基素
剛嚴。凡中書僚吏有犯。即捕治之。宦者監工匠不肅。基
啓皇太子捕實諸法。人皆側足畏基。會中書都事李彬
一好事。覺彬素附善長。竊弄。以福善長託基。緩其獄。基不
允遣。馳奏請誅彬。帝可其奏。時大旱。善長等方議
禱于神。而誅彬之報。適至。善長曰。今欲禱雨。可殺人乎。
基怒曰。殺李彬。天必雨。遂斬彬。善長銜之。及帝還。怒
基者多。訴於帝前。善長亦言基專恣。語頗切。帝皆
不聽。會基有妻喪。因請告歸。許之。

大將軍徐達命指揮華雲龍經理故元都新築城垣。已卯大赦天下。○癸未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帥師取山西。

癸未詔大將軍徐達改飛熊衛為大興左衛。淮安衛為大興右衛。樂安衛為燕山左衛。濟寧衛為燕山右衛。青州衛為永清左衛。徐州五所為永清右衛。帝以元都既克遂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帥師取山西。別留兵三萬人分隸六衛。令都督副使孫興祖領華雲龍守之。詔以御史大夫湯和為偏將軍。與平章楊璟俱從大將軍徐達征山西。先是湯和自福建還慶元。上命造海舟運糧往直沽。俟大將軍征發是歲海多颶。

昭代典則

卷之五

甲一

風不可行乃詔和以糧儲之鎮江還京師。至是命從西征。

戊子大將軍徐達遣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將兵略大同。○命指揮葉國珍計度北平南城。金時舊基也○甲午命右副將軍馮宗異率兵從大將軍徐達取山西。○九月戊戌改故元都安貞門為安定門。建德門為德勝門。○癸亥下詔求賢。

詔曰朕惟天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理之。向以干戈擾攘疆宇彼此致賢養民之道未之深講。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懷才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岩穴豈有司之失於敦勸歟。朝廷之疏於禮待歟。

抑朕寡德不足以致賢歟。將在位者壅蔽使賢者不上達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固沒世而已哉。今天下甫定願與諸儒講明治道。啓沃朕心以臻至治。若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有司禮遣之朕將擢用焉。○上謂中書省臣曰任人之道因材而授職譬如良工之于木小大曲直各當其用則無棄材夫人亦然有大器者或乏小能或有小能不足以當大事用之者在審察其宜耳。驕驕之材能歷險置遠若使攫兔不如韓盧鉛刀之割能破朽腐若解全牛必資利刃故國家用人當各因其材不可一律也。不然則人材不得盡其用而朝廷有乏人之患矣。○上手詔

昭代典則

卷之五

甲二

中書省臣曰昨有張冲上書言時事其所言有可取者二一謂在廷之臣令各言朝廷得失庶上有所據而用其所長一謂中書省令各衙門正官各言得失每月用三人言言貴簡當選其練達剴切不避忌諱者量加擢用以養忠直之氣此甚可取也夫聞得失則知利病知利病則生民蒙其福聽忠直則正人多正人多則朝廷清明矣自古治世之君皆由是道若秦二世隋煬帝所以亡者坐不用此耳。○有御史上言陶安隱微之過。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於道路。上曰御史但聽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為盡職乎。命中書省黜之。

甲子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參政傅友德等率兵北平取未下州郡○都督張興祖下永北○乙丑副將軍常遇春下保定府以指揮李傑守之丁卯下中山府以指揮董勳守之遂帥師趨真定○十月戊辰大將軍徐達下河間府以廣武衛鎮撫劉聚守之○己巳副將軍馮宗異偏將軍湯和懷慶以指揮紀斌守之○壬申馮宗異湯和取澤州丁丑取潞州○戊寅以元都平詔天下○大將軍徐達克雄州以徐州衛鎮撫程信守之○命毀蒙古水晶官刻漏

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官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上噴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

昭代典則

卷之五

四十三

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亡滅命左右碎之

丁酉定正旦朝會儀○十一月己亥定諸祀典

中書及禮部定奏天子親祀圜丘方丘宗廟社稷若京師三皇孔子風雲雷雨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賢等祀則遣官祭祀郡縣宜立社稷有司春秋致祭庶人祭里社土谷之神及祖父母父母并得祀竈載諸祀典餘不當祀者禁止○上諭群臣曰凡祭享之禮載牲致帛交於神明費出已帑神必歆之如庶人片紙辦香皆可格神不以菲薄而弗享也所得之物皆已力所致也若國家倉廩府庫所積乃生民膏脂以此充實神庭徵福私

身神可欺乎惟為民禱祈如水旱疾疫師旅之類可也命告謀反不實者抵罪有司著為令○諭宿衛武臣

上朝罷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與爾等起布衣歷戰陣十五六年乃得成功朕今為天子卿等亦任顯榮居富貴非偶然也朕提孤軍應敵危亦甚矣然每出師必戒將士毋妄殺毋焚民居此心簡在上帝故有今日卿等亦思曩時在民間視元之將帥輕裘肥馬氣燄赫然而敢望之然彼之君民不思祖宗創業之難驕淫奢侈但顧一身逸樂不恤生民疾苦一旦天更其運非特不能保其富貴遂致喪身滅名今曆數在朕朕何敢驕怠常恐政事廢缺日慎一日自非犒賞將士宴百官享外使

昭代典則

卷之五

四十四

未嘗設宴為樂爾等亦須勤身守法勿忘貧賤之時勿為驕奢淫佚之事則身常榮而家常裕矣

遣文原吉詹同魏觀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

上諭之曰天生人才必為世用然人之材器有不同明銳者質或輕剽敦厚者性或迂緩辯給者行或不遠沉默者德或有餘卿等宜加精鑒原吉等曰陛下昭德四海正賢俊不應之日臣等敢有不盡其心上曰人材不絕於世朕非患天下無賢患知人之難耳苟所舉非所用為害甚大卿等慎之

辛丑建大本堂

命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四方各儒以教太子諸王分

班夜直仍選才俊之士去伴讀。上既立皇太子以定大本戒之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盛衰。天子之子。係天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齊家。取敗止於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敗豈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不保。天下生民受殃。可不懼哉。○上嘗退朝還宮。皇太子詣王侍。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遊觀之所。今但令內史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惜人民天下怨之。身歿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絕。爾等

昭代典則

卷之五

聖五

當記吾言。常存警戒。○土諭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以天下為憂者。惟創業之艱。中興之主。及守成賢君能之。其尋常之君。不以天下為憂。反以天下為樂。國亡自此而始。何也。帝王得國之初。天必授於有德者。然類屢憂患。而後得之。其得之也難。故其憂之也深。若守成繼治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之心為心。則永受天命。苟生怠慢。危亡必至。可不畏哉。○上御文樓。太子侍側。因問近與儒臣講說經史何事。對曰。昨講漢書七國叛漢事。遂問此曲直孰在。對曰。曲在七國。上曰。此講官一偏之說。且言景帝為太子時。常投博局。殺吳王世子。以激其怨。反為帝。又聽晁錯之說。輕意黜削諸侯土地。七

國之變。實由於此。若為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為國家藩輔。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為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為諸子者。知夾輔王室。以盡君臣之義。○上召東宮官屬。及王府官屬。諭之曰。輔導之臣。猶法度之器。必先正己。而後正人。蓋德義者。正人之法度。善惡者。修身之衡鑑。汝等輔導諸子。必申其德義。明其善惡。使之趨正而不流於邪。如此則能盡輔導之職。觀之梓匠。雖有材木。必加繩削。乃能成器。太子諸王。必得賢輔導。因質贊助。乃能成德。○擇汝等為官僚。各宜盡心。又如經史中。古人已行之事。可為戒監者。采錄其事。編次成集。朝夕覽觀。以廣智識。亦有

昭代典則

卷之五

聖五

助於輔導羣臣。頓首受命。而退復顧劉基等曰。朕觀古賢聖之君。雖治平之世。而不忘修省。誠以富貴易至於驕奢。驕奢必至於荒縱。未有荒縱而不顛覆者。故嘗戒太子諸王。以為士不能正身脩德。則殃及身家。為士且然。况於為君為王者乎。基頓首對曰。陛下此言。萬世之福也。○上諭太子賓客王儀。太子諭德秦鑄。盧德。明張昌曰。範金鑿玉。所以成器。尊師重傅。所以成德。朕命等輔導太子。必先養其德性。使進於高明。於帝王之道。禮樂之教。及往古成敗之迹。民間稼穡之事。朝夕與之論說。日聞謙言。自無非僻之干。積久以化。異日為政。自然合道。卿等勉之。

甲辰封孔希學為衍聖公。孔希大為曲阜知縣。皆世襲。一
希學孔子五十六代孫也。命襲封衍聖公。仍置官屬曰
掌書。曰典籍。曰司樂。曰知印。曰奏差。曰書寫。各一人。又
立孔顏孟三氏教授司。教授學錄各一人。及立尼山洙
泗二書院。各設山長一人。復孔氏子孫及顏孟三家子
孫徭役官屬。並從衍聖公選舉。呈省推用。授希學誥曰。
古之聖人。自羲農至于文武。法天治民。明並日月。德化
之盛。莫有加焉。然皆隨時制宜。代有因革。至于孔子。雖
不得其位。會羣聖之道。而通之以垂教萬世。為帝者師。
其孫子思。又能傳述而名言之。以極其盛。有國家者。求
其統緒。尊其爵號。蓋所以崇德報功也。歷代以來。膺襲

昭代典則 卷之五

甲十七

封者。或不能繩其祖武。朕甚憫焉。當臨御之初。訪世襲
者。得五十六代孫孔希學。大宗是紹。爰行典禮。以致褒
崇。爾其領襲世儒。益展聖明之用於當時。以副朕之至
望。豈不偉哉。

癸丑徐達克趙州。以參隨王成守之。○癸亥手詔召御史
中丞劉基。命以春舉行籍田禮。○甲子詔定乘輿以下
冠服之制。○十二月徐達克太原。蒙古擴廓帖木兒遁之
甘肅。

初元主北奔。命擴廓帖木兒復北平。因是率兵出關。關將
由保安州經居庸關。以至北平。達聞之。謂諸將曰。擴廓
帖木兒率師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總六

之師。足以鎮禦。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倘
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批亢擣虛也。
若彼還軍救太原。則已為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
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至保安州。聞之。
果還軍。其鋒甚銳。副將軍常遇春謀於達曰。我騎兵雖
集。而步兵未至。未可與戰。莫若遣精兵夜襲其營。其眾
可亂。主將可縛也。達然之。會擴廓帖木兒部將豁鼻馬
潛遣人約降。且請為內應。達於是遣兵夜襲其營。擴廓
帖木兒方燃燭坐帳中。使兩童子執書以待。眾覺變。擾
亂。擴廓帖木兒倉猝不知所出。亟納靴。未竟。踣一足。踰
帳後出。乘驛馬從十八騎遁去。迨旦。豁鼻馬遣其子來

昭代典則 卷之五

甲十八

報達等勒兵進營太原城西。豁鼻馬以其將校降。得兵
四萬人。馬四萬餘匹。擴廓帖木兒奔大同。遇春以兵追
之。至忻州。不及而還。擴廓帖木兒遂走甘肅。

置穎州衛。命指揮僉事李勝守之。
穎州自元季韓咬兒作亂。民多逃亡。城野空虛。上自如
汴。道過其地。遂命勝築城立衛。招集流亡。民始復業。
詔定官民喪服之制。

監察御史高原侃上言。京師人民猶習元氏舊俗。凡有
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惟較酒。餼厚薄。無哀戚之
情。流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為治。且京師者天下之本。
萬民之所取則。一事非禮。則海內之人。轉相視效。

勝言。况送終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俗。上是其言。乃詔中書省。令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定三師朝東宮儀。

上以東宮師傅。皆勳舊大臣。嘗待以殊禮。朝賀東宮。難同庶僚。故命禮官考古定議。

副將軍馮宗異等克倚氏。輸蒙古右丞賈成。遂克平陽。擒其右丞李茂。○副將軍馮宗異克絳州。擒蒙古左丞田保。徐伯昌。○起復濟南知府吳亮為禮部尚書。○頒社稷壇制於天下郡邑。○詔立旗纛廟京師。於都督府治之後。天下衛所於公署後。以霜降日致祭。○遣符寶郎僕斯以即皇帝位。號國大明。建元洪武。○賜書高麗國王。王額知之。

昭代典則

卷之五

甲九

○遣知府易濟泰詔。以卽位號國大明。建元洪武。示安南知之。

江左陸神之全校

昭代典則卷之六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神之訂正

金陵周曰校刊行

太祖高皇帝

已酉二年春正月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

上謂禮官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茲以臨御之初。與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於是命翰林詞臣撰制文以頒之。京都城隍曰。瞻此與王之郡。神相居多。宜加封曰。承天鑒國司民昇福明靈王。明者神之體。容光必照。靈者神之用。隨感而通。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

昭代典則

卷之六

開封城隍曰。瞻此名城。天下之中。定帝王之宅。金湯既甲於列郡。神號宜盛於他邦。可封曰。承天鑒國司民顯聖王。顯則著其靈。明無不照。聖則造乎極。大而化之。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臨濠城隍曰。瞻此鄉邦之地。寔同豐沛之都。朕肇自行。至成大業。皆神默相。豈敢忘初。可封曰。承天鑒國司民貞佑王。貞則無二。宣明睿而無私。佑則垂祥。仰感通之如在。太平城隍曰。瞻此名城。雄莫江表。朕初飛渡。首駐其間。再四禱祈。神告不二。宜封曰。承天鑒國司民英烈王。英則發越精華。烈則明威烜赫。和州城隍曰。瞻此名城。雄莫江右。王師戾止。屢獲成功。非神相之。何以臻此。宜封曰。承天鑒國司民靈

護王靈則威加於顯著。護則福及於保綏。滁州城隍曰：瞻此名城，雄奠江淮。王師首駐，戰勝居安。成此駿功，寔神相之宜。封曰：承天監國司民靈佑王。靈則威之顯著，佑則福之保綏。各府城隍曰：瞻此郡城，明祗所司。宜封曰：監察司民城隍。威靈公。威則照臨有赫，靈則通感無方。各州城隍曰：瞻此州城，靈祗攸主。宜封曰：監察司民城隍。靈佑侯。靈則隨感而通，佑則錫善以福。各縣城隍曰：瞻此縣邑，靈祗所司。威靈丕著，福澤普施。宜封曰：監察司民城隍。顯佑伯。顯則威靈丕著，佑則福澤普施。云。

名蒙古舊臣問政事得失。馮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上曰：以寬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二

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則未之聞也。夫步急則蹶，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但云寬則得衆，不云寬之失也。元季君臣，就於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大抵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弛爲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爲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命立功臣廟于鷄鳴山。勅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繼率英賢，渡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太原，南平閩廣。越有十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覩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功勞，痛切朕懷。其命有司，立功臣廟于鷄鳴山。

昭代典則 卷六

序其封爵爲像以祀之。人孰無死，久而不朽，乃爲可貴。若諸將者，生建忠勇之節，死有無窮之榮，身雖沒而名永不磨矣。於是廟成，論次諸臣之功，以徐達爲首，次常遇春，次李文忠，次鄧愈，次湯和，次沐英，次胡大海，次馮國用，次張德勝，次吳良，次吳禎，次曹良臣，次康茂才，次吳復，次茅成，次孫興祖。凡二十有一人。命死者塑像于廟祀之，仍虛生者之位。

丁未定太廟功臣侑享。

時以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葉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七人已卒，祀廟中。後罷永安，而徐常、李鄧、湯沐六王，俟其卒進侑。皆太祖親定也。然功臣廟無再成世。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三

傑而太廟有之。馮國用、丁德興、茅成、華高、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祭於功臣廟。而太廟不與。此太祖之權衡度量，非後人所能測識也。

命有司建蒙古右丞余闕總管李黼祠祀之。

勅禮部曰：自古忠臣義士，必褒崇於後代，蓋以厲風教也。元右丞余闕，守安慶，舉家殉節。江州總管李黼，臨難殉義，與闕同轍。宜今有司建祠，肖像祀之。○按余闕、李黼者，固中國人也，何以死哉？夫旣委身事之，則不惟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而天理民彝之根於心，自不容已矣。彼謂可以死，可以無死者，其殆未諒此歟。以廣東行省叅政周禎爲刑部尚書。

一一七

上諭之曰刑以輔治唐虞所不免觀舜命皋陶之辭雖曰明刑終期於無刑皋陶告舜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恤刑為重而民亦自不犯所以能致雍熙之治朕嘗觀此深有所契卿當體之

置河間長蘆河東陝西二都轉運鹽使司○命都督孫遇德等一十八人祭天下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神○詔免山東北平燕南河東山東京河南潼關唐鄧光息等處稅糧○遣使以即位詔諭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諸國○蒙古學士承旨危素自北平至京詔賜新製衣冠以為侍講學士○副將軍常遇春師至大同蒙古守將竹貞等棄城走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四

上遣使齎勅至太原諭諸將曰朕生長臨濠義起西鄉率眾渡江集兵養民於江左十有五年矣兵馬益盛疆宇益大今至六合一家人民休息天下和平不二三年見矣然此非六軍將士安能如是尤賴大將軍及諸偏將軍協力以成天下之大事以安六合之黎民然前言不過人事耳惟上天之眷佑大將軍所至敵人摧枯拉朽天道昭然可不敬乎惟諸將軍畱意爾之功天授爾之生亦天也孟子有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今我朝之名臣非爾等何人哉古人功高自以為平常功平常自以為無功此古賢哲之道也至若國家賞有功罰有過必不以功高為平常平常為無功也

近者大夫湯和定制左平閩中平章楊璟靖湖湘定西班師還朝未曾定賞為大將軍等滅胡未還故也於是再遣各官從大將軍征進以湯和為偏將軍楊璟聽調其璟兵出澤趨潞中道與賊相拒雖少筭以累軍此亦古今兵家常事耳又何慮焉太原之捷皆得此為倚縱以分其勢可不謂奇乎今定左副將軍馮宗異居邇春之下偏將軍湯和居宗異之下偏將軍楊璟居和之下協力同心剪除餘虜

右丞薛顯克潞州桃花寨○詔改慶遠府為慶遠南丹軍民安撫司

湖廣行省臣言慶遠府地接八番溪洞所轄南丹宜山等處宋元皆用其夷酋為安撫使以統之天兵下廣西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五

安撫使莫天護首來款附宜如宋元制錄用以統其民則蠻情易服守兵可減上從之詔改慶遠府為慶遠南丹軍民安撫司置安撫使同知副使經歷各一員以天護為同知通判王毅為副使

諭宰臣更議朝賀三呼之禮
上以羣臣每遇正旦聖壽朝賀行禮呼萬歲者三雖云臣子祝上實亦虛詞因諭宰臣更其始如朝賀之日贊禮者云贊呼眾皆曰願君有道又贊呼則曰天下和平做此意與諸儒議之於是廷臣議曰三呼之詞乃臣子析君之至誠若如聖諭則謙德有餘然於臣子之誠不

畫今更其詞。今贊禮者始贊呼。則曰。聖躬萬福。制可。

平章韓政進攻蟻尖寨。克之。○二月詔脩元史。

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紀載。况史記成。敗示勸懲。不可廢也。迺詔中書左丞相李善長為監脩。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為總裁。徵山林隱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為纂修。開局於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考。諸儒至。

上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於後世。故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國。殆將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簡畧。與民休息。時號小康。然昧於先王之道。酣溺胡虜之俗。制度疏闕。禮樂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六

無聞。至其季世。嗣君荒淫。權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雖間有聖智之臣。言不見用。不見信於天下。遂至上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有可稱者。今命爾等修纂。以備一代之史。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

遣祭馬祖。先牧馬步馬社之神。

初命築壇於後湖。祀馬祖諸神。至是禮官奏言。周官春祭馬祖。夏祭牧人。冬祭馬步。馬祖天駟星也。孝經說云。先牧始養者。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曰。馬步謂神之災害。於馬者。今擬春秋二仲月。甲戌庚日。遣官行禮。

詔立皇陵碑。上仁祖淳皇帝陵。名曰英陵。遣太常寺行祭。

告禮。○帝躬享先農。以后稷氏配。遂耕籍田于南郊。○增天下神祇壇於園丘之東。方丘之西。

禮部尚書崔亮奏。按禮運曰。禮行於郊。則百神受職。沈括援唐制云。凡有事上帝。則百神皆預。今擬園丘方丘。大祀前期。遣使預告百神。如園丘。則曰某年月日。帝后有事於園丘。咨爾百神。以相配享。方丘亦如之。乃增天下神祇壇於園丘之東。方丘之西。其神主題曰。天下神祇。詔從之。

大將軍徐達師次河中。遣副將軍常遇春馮宗異先渡河。趨陝西。○以翰林院直學士詹同為侍讀學士。秦裕伯為待制。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七

裕伯仕元。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世亂。避地松江之上海。以養母。張士誠據姑蘇。遣人招之。拒不納。吳元年。上命中書檄下松江起之。裕伯對使者曰。裕伯受元爵祿。二十餘年。背之。是不忠也。母喪未終。忘哀而出。是不孝也。不忠不孝之人。何益於人國。乃上書於中書。固辭。洪武元年。省臣復檄起之。裕伯稱疾不出。上乃手書諭之曰。海濱之民。好闖。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苟堅守不起。必有後悔。裕伯拜書。遂入朝。上欲命以官。屢以故辭。至是以為待制。○上謂侍讀學士詹同曰。以仁義定天下。雖遲而長久。以詐力取天下。雖易而速亡。鑑於周秦可見矣。故周之仁厚。可以為法。秦之暴虐。可以為戒。

若漢唐宋之政治亦互有得失但當取其所長而舍其所短若槩曰漢唐宋而不審擇於是非則得失混淆矣○上謂侍讀學士詹同日古人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適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上謂侍讀學士詹同侍制秦裕伯曰往者四方鼎沸生民之禍極矣天道厭亂人心思治故作難者皆底滅亡今疆土雖定然中原不勝凋弊東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南雖已甦息而錢穀力役又皆仰之果何時可以休息也同對曰陛下撫念瘡殘憂勞于心誠天下蒼生之福也上曰苦寒者思溫執熱者思濯今民之思治甚於寒之思溫熱之思涼正當有以濟之○上與翰林侍制秦裕伯等論學術上曰為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溢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隘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小則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為準賢人之學以聖為則苟局於小而拘於凡近則亦豈能充廣聖學哉裕伯對曰誠如聖言○上與儒臣論易至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上曰人主職在養民但能養賢與之共治則民皆得所養然知人最難若所養果賢而使之治民則

國無虛祿民獲實惠苟所養非賢反厲其民何捕於國哉故人主養賢非難知賢為難○上諭羣臣曰昔元時不重名爵或以私愛輒授以官職名雖易得實無益實事徒擁虛名而已朕今命官必因其才官之所治必盡其事所以然者天祿不可虛費也又嘗思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徃徃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嚴法禁但遇官吏貪汚盡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當體吾言若守已廉而奉法公猶人行坦途從容自適苟貪賄罹法猶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縱得出體無完膚矣可不戒哉○上與侍臣論待大臣之禮劉基言於上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加劍請請室自裁未嘗鄙辱之存待大臣之體也時侍讀學士詹同侍坐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勵廉耻而君臣之恩義兩盡也上深然之丙申以水旱相仍祭告考妣告曰伏見去年四方水旱災傷民命顛危今春風雨不時豐荒未上因念徵時皇考皇妣凶年嘗取草可茹者雜米以炊艱難困苦何敢忘之今富有四海而遭時若此咎實在兒生民何辜因具草蔬糲飯與妻妾共食旬日以同民艱以答天譴敢告知之春久不雨復告祭風雲雷雨嶽鎮海濱山川城隍旗纛諸

神

祝曰。朕代前王統世治民。當去歲紀年建號之初。首值天下灾旱。中原人民苦殃尤甚。今年自孟春得雨之後。中春再沾微雨。至今又無雖未妨農務之急。而氣候終未調順。伏念去歲因旱。民多顛危。今又缺雨。民生何賴。宵切憂惶。夙夜靜思。惟天地好生。必不使下民至於失所。然神無人何以享。人無神何以祀。朕不敢煩瀆天地。惟眾神主司下土。民物參贊。天地化機。願神以民庶之疾苦。哀聞於上天厚地。乞賜風雨以時。以成歲豐。養育民物。各遂其生。朕敢不知報。

諭指揮表義訓練軍士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十

上諭指揮表義曰。爾所統軍士。多山東健兒。勇而好戰。若加訓練。悉是精兵。然當推恩義以懷之。嚴號令以一之。庶幾臨敵之際。得其效力。今新陞武職者。多不知訓練之法。不思今日富貴。皆自戰功得之。且智超千人。為千人之長。智超萬人。為萬人之長。昔平章俞通海與陳氏戰鄱陽湖。陳氏以巨艦壓通海舟。勢甚危急。其所統軍士皆奮勇力。以首抵艦。鐵帽盡壞。而後得脫。非通海訓練有素。恩威兼濟。安能得其效力。若此。爾等宜效之。慎無怠惰廢事。○上諭諸將校曰。自古帝王居安慮危。處治思亂。今天下初定。豈可遽以為安。而忘警戒。朕觀爾等智慮多不及此。惟知享富貴。取娛樂。於所統軍士。

憐然不知簡練。倘一旦有警。將安用之。朕昔下金華。館于廉訪司。有給掃除老兵數人。有能言元時點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爾兵有乎。曰有。使者曰。何在。主將舉所佩緊囊。曰。片紙指其名。曰。盡在此矣。其怠弛如此。及天下亂。無兵可用。乃集農夫。驅市井民為兵。至不能彎弓發一矢。駢首就戮。妻子為俘。國之亡者。實此輩亡之也。汝等可不戒哉。

詔定齋戒之期

翰林學士朱升等奉勅齋戒撰文曰。凡祭祀必先齋戒。而後可以感通神明。戒者禁止其外。齋者整齊其內。沐浴更衣。出宿外舍。不飲酒。不茹葷。不問疾。不吊喪。不聽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十一

樂。不理刑名。此則戒也。專一其心。嚴畏謹慎。不思他事。苟有所思。即思所祭之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精白一誠。無須更問。此則齋也。大祀齋戒七日。前四日為戒。後三日為齋。中祀齋戒五日。前二日為戒。後二日為齋。既進覽。上曰。凡祭祀天地社稷宗廟山川等神。是為天下生靈祈福。宜下令百官一體齋戒。若白有所告於天地百神。不開於民者。恐百官齋戒不致專精。則不下令。又謂省臣曰。朕每祭享天地百神。惟仲吾感戴之意。禱祈福祉以祐生民。未嘗敢自微惠也。且齋所以致誠。誠之至。與不至。神之格與不格。皆係於此。故朕每致齋。不敢有一毫懈怠。今定齋戒之期。大祀以七日。中祀以五

日不無太久。大抵人心。久則易怠。怠心一萌。反為不。可於臨祭。齋戒三日。務致精專。庶幾可以感格神明矣。命太常者為令。

大將軍徐達克奉元。改奉元路為西安府。

初元行省平章李思齊。據鳳翔府。副將許國英。穆薛飛等。守關中。張思道與孔興脫。伯列金牌。張龍濟。民李景春等。駐鹿臺以衛奉元。及聞大兵入關。思道等先三日。由野魚口遁去。達至。遣都督僉事郭子興。將輕騎至。擣奉元。而自率大軍。繼進渡涇渭。至三陵坡。父老千餘迎降。達遂按兵。令左丞周凱入城。撫諭。明日達整師入。改奉元路為西安府。以夏德潤署府事。常達署經歷。達師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十一

之至鹿臺也。元陝西行省平章哈麻。棄奉元走。盤屋為民兵所殺。平章歪頭。西臺治書侍御史王武。遁去。復降。斬之。西臺御史桑哥。失里守關家洞。達遣攻之。勢窮。促不屈。與妻子俱投崖歿。左丞拜泰古。逃入終南山。郎中王可仰。藥歿。檢校阿失不花。自縊歿。三原尹尹朱春。謂其妻曰。吾當以歿報國。妻曰。卿能盡忠。妾不能盡節。耶亦俱投崖歿。時關中既附。民饑。上聞之。命戶賜米一石。繼又命赴孟津倉。戶給米二石。民大悅。

癸卯副將軍常遇春。馮宗異等率師發陝西。進克鳳翔。蒙古守衛李思齊奔臨洮。○唐州兵亂。大將軍徐達發陝西。越鳳翔。遣平章楊璟及左丞周凱等征唐州。○參政傅友

德克鳳州。以指揮張能守之。○癸丑置北平廣西二行省。以山東參政盛原輔為北平參政。中書參政劉惟敬為廣西參政。○夏四月丙寅。大將軍徐達克隴州。遂克秦州。

徐達在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由通州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思道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湟。我師取之。其人足以備戰鬪。其土地所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胡。則束手就降矣。臨洮既克。則劄郡自下。諸將然之。達雷御史大夫湯和。守營壘。韜重。令指揮金興旺。偕余思明等守鳳翔。遂移師趨隴州。克之。尋至秦州。馬跑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十三

泉。元守將呂德張義等遁去。遣都督僉事陳德領兵追獲之。徐達檄都督耿炳文。指揮金興旺。各運軍餉五千石。赴鞏昌。令合肥衛千戶王宏將兵五百守隴州。張規魯將兵千人守秦州。

戊辰置陝西山西二行省。以中書參政汪廣洋為陝西參政。御史中丞楊憲為山西參政。改河南分省為行省。○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

上諭之曰。人有精金。必求良冶而範之。有美玉。必琢之。至於子弟有美質。不求明師教之。豈愛子弟。不如金玉耶。蓋師所以模範學者。使之成器。因其勗力。各裨造就。朕諸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功臣子弟將有職任之寄。

教之道當以正心爲本。心正則萬事皆理矣。苟導之不以其正。爲衆欲所攻。其害不可勝言。卿等宜輔以實學。毋徒效文士記誦詞章而已。

詔中書編祖訓錄。定封建諸王國邑及官屬之制。○大將軍徐達師至鞏昌。蒙古守將梁于中汪靈真保等出降。以都督僉事郭子興守其城。遣右副將軍馮宗異征臨洮。都督副使顧時參政戴德征蘭州。○丁丑都督顧時等克蘭州。以指揮韓溫守之。○右副將軍馮宗異師至臨洮。蒙古守將李思齊降。徐達遣指揮韋正等守之。

初。思齊在鳳翔。上以書諭之。思齊見書。有降意。其眷子趙琦與其麾下給之。欲與西入吐蕃。思齊信之。遂俱奔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十四

臨洮。琦等私竊珍貨。婦女匿山谷間。思齊窮促。至是宗異師至。遂舉臨洮降。琦等亦相繼來降。宗異遣宣撫使張本中報捷京師。大將軍徐達遣指揮韋正及趙琦等守之。臨洮捷奏至。上覽畢。卽遣使往諭大將軍徐達曰。將軍提師西征。所至克捷。今李思齊又納降矣。但未知慶陽寧夏攻取如何。張思道兄弟多譎詐。若其來降。宜審處之。勿墮其計也。軍中之事。尤宜慎之。李思齊入見。命爲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于京師。

大將軍徐達克安定州。以降將陳宗聚署州事。調青州右衛官軍守之。○徐達克會州。以參隨黎宗文署州事。指揮陳壽周用守之。○陞太倉衛指揮僉事翁德爲指揮副使。

先是倭寇出沒海島中。數侵掠蘇州崇明。殺傷居民。奪貨財。沿海之地皆患之。德時守太倉。率官軍出海捕之。遂奪其衆。獲倭寇九十二人。得其兵器。海艘奏之。詔以德有功。故陞之。其官校一千二百四十七人。賞綺帛五十匹。銀二千五百六十九兩。戰溺歿者。加賜錢布米。仍命德領兵往捕未盡倭寇。

遣使持詔以卽皇帝位。號國大明。建元洪武。諭吐蕃。○淮安寧國鎮江揚州台州等府并澤州各獻麥瑞。

上曰。朕爲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爲國家之瑞。蓋國家之瑞。不以物爲瑞也。昔堯舜之世。不見祥瑞。曾何損于聖德。漢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十五

武帝獲一角獸。產九莖芝。當時皆以爲瑞。乃不能謙抑。自損撫輯民庶。以安區宇。好功生事。卒使國內空虛。民力困竭。後雖追悔。已無及矣。其後神爵甘露之侈。致山崩地震。而漢德於是乎衰。由此觀之。嘉祥無徵。而災異有驗。可不戒哉。

五月甲午朔。更英陵曰皇陵。立皇陵衛以守之。○大將軍徐達師至蕭關。遂下平涼。指揮朱明克延安。以明守之。○蒙古將張良臣以慶陽降。復叛。

初。張思道在慶陽。聞王師克臨洮。懼而走寧夏。而使其弟良臣與平章姚暉守慶陽。思道至寧夏。與金牌張等俱爲據席帖木兒所執。大將軍徐達既下平涼。卽謀取

慶陽令御史大夫湯和遣軍往涇州別遣指揮張煥將
騎兵偵邏慶陽會和部將謝三遣人招良臣良臣以其
兄被執遂以城降良臣驍勇善戰軍中呼為小平章初
良臣之降也遣其叅政花某詣大將軍徐達獻軍民數
目尋又遣其知院李克仁葛八來獻馬數達遣右丞薛
頤將騎兵五千人步卒六千人同克仁等赴慶陽比良
臣出迎蒲伏道左佯為卑下以示歸順達暮即以兵劫
營我軍不意其叛為所衝潰指揮張煥被執頤被傷走
還達聞語諸將曰帝明見萬里外今日之事果如前日
所謂然良臣之叛抵取滅亡耳當與諸公戮力剪之於
是右副將軍馮宗異叅政傅友德聞張良臣叛率師自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十六

臨洮至涇州御史大夫湯和亦率所部來會達恐其黨
與相扇為聲援乃先遣兵抄其出入之路平章俞通源
將精騎略其西都督副使顧時略其北叅政傅友德略
其東都督念事陳德略其南

署福建行省以福汀漳泉建寧邵武興化延平八府隸之
命中書省叅政蔡哲為福建行省叅政

上諭之曰君子立身行己莫先於辨義利夫義者保身
之本利者敗名之源常人則惟利是趨而不知有義君
子則惟義是守而竟忘乎利此所以異於常人也福建
地瀕大海民物富庶番舶往來私交者衆往時官吏多
為利謀陷於罪戾今命卿往必堅所守毋蹈其過哲對

曰臣以菲薄叨承恩命敢不盡公以報上曰公即忘私
利之謂也要公之一字亦未易言此心如止水明鏡無
分毫私意累之然後揆事度物廓然無滯若使胸中微
有芥蒂即不得為公矣卿宜勉之

詔追封皇外祖考為楊王妣為楊王夫人並建廟于太廟
之東以時奉祀

楊王姓陳氏世為維揚人不知其諱宋季隸籍軍伍從
張世傑扈從祥興帝駐南海至元己卯春世傑戰敗士
卒多溺死王幸脫死達岸糧絕計無所出同行者曰聞
觸體山有死馬共烹食之不識可乎王未及行疲極輒
畫仆地睡夢一白衣謂曰汝慎勿食馬肉今夜有舟來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十七

載也王恍惚之未深信俄又夢如初至夜將半夢中彷彿
聞櫓聲有衣紫衣者以杖觸王曰舟至矣王驚寤身
忽在舟中見舊所事統領官時統領已降於元帥元將
畏舟壓厄附舟者擲棄水中統領憐王亟藏之舟板下
日取乾餼從板隙投之王掬以食又與王約渴則以足
蹙板張口向隙受漿居數日事將洩皆彷徨不安忽颶
風撼舟元將大恐徧求禱祈者不可得統領知王能巫
術遂白而出之王仰天叩齒若指揮鬼神狀風濤頓息
元將喜因飲食之至通州送之登岸王歸維揚居盱眙
津里鎮以巫術行王無子生二女長適季氏次即皇太
后晚以季氏長子為後年九十九歲卒

六月丁卯諭國子學官作養人材

上諭國子學官曰治天下以人材為本人材以教導為先今太學之教本之德行文以六藝者遵古制也人材之興將有其效夫山水之所生川水之所聚太學人材之所出欲木之常茂者必培其根欲水之長流者必濟其源欲人材之成效必養其德性苟無作養之功而欲成其材譬猶壅百川而欲水流折方長而求大木其可得哉○上召國子生問曰爾等讀書之餘習騎射否對曰皆習曰習熟否曰未乃諭之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將入相安定社稷今天下承平爾等雖務文學亦豈可忘武事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一八

憲惟其有文武之材則萬邦自以為法矣爾等宜勉之○上讀叔孫通傳至魯兩生不肯行因謂侍臣曰叔孫通雖云編禮之糠粃然創制禮儀於煨燼之餘以成一代之制亦可謂難矣如兩生之言不無迂耶若禮樂必待百年而後可興當時朝廷之禮廢矣朕聞先王之禮因時制宜孔子亦曰暮月三年必世蓋亦因時制宜之謂若謂必待百年則誠迂矣

巳卯常遇春克開平

上命遇春自鳳翔赴北平平章李文忠輔之遇春文忠率步卒八萬騎士一萬自北平往取開平道三河徑鹿兒嶺遇會州敗故元將江文清兵于錦川得士馬以千

昭代典則 卷六

計次全寧故元丞相也速復以兵迎戰又敗之也速遁去進攻大興州文忠謂遇春日元兵必走乃分兵千餘為八屯伏其歸路虜果夜遁遇伏大破之擒其丞相脫大赤速率兵道新開嶺進攻開平元主先已北奔追北數百里俘其宗王慶生及平章昂住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萬匹牛五萬頭薊北悉平

安南陳日瑩遣使來朝貢方物請封爵詔封日瑩為安南國王○以宋濂為翰林院學士○秋七月詔遣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等處采訪故元元統及至正三十六年事蹟增修元史時諸儒修元史將成詔先成者上進闕者俟續采補之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十九

已亥征虜將軍中書平章鄂國公常遇春還次柳河川以疾卒詔平章李文忠領其衆○戊申廣西左右江田州土官岑伯顏等遣使奉表貢馬及方物詔以伯顏為田州府知府岑漢忠為來安府知府萬世鐵為向武州知府黃英衍為太平知府黃忽都為思明府知府趙帖堅為龍州知州皆世襲

蒙古將王保保遣部將韓札兒攻原州救慶陽徐達遣都督馮宗異移軍驛馬關以扼之札兒遁去

韓札兒攻破原州指揮陳壽陷沒大將軍徐達聞報與都督馮宗異參政傅友德議以驛馬關當其衝遣右丞徐禮將兵守之又遣指揮葉谷真守彭原調指揮章正

一二五

守邠州。宗異復與達謀曰：「今大軍圍慶陽，張良臣雖困，未能遽下。王保保欲為良臣聲援，故令札兒攻原州，欲以抹慶陽，請得移軍逼關，以扼原州，彼無所施矣。」達然之。宗異遂以其軍西臨驛馬關，去慶陽三十里而軍。是夜，札兒復攻陷涇州。宗異自驛馬關引兵討之。札兒走，追至邠州，又走宜祿。聞王師追之急，遂以其眾遁去。宗異還屯驛馬關。

道親軍都尉府以儀鑿司隸之。○蜀明昇遣使來貢。初，我師不數日，關陝悉定。蜀人為之震恐，戴壽謂昇曰：「大明天子遣將用兵，所向無敵，以王保保李思齊強盛，若此尚莫能禦，况吾蜀乎？倘一旦有警，計將安出？」吳友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二十一

仁曰：「蜀地非中原比，設有緩急，據險可守，軍資充足，雖勇將強兵，其若我何？為今之計，莫若外假交好，以緩敵內修武事，以備禦，昇從其言。於是復遣使修貢，上賜璽書答之曰：「朕歷觀古有蜀者，如公孫述、李特、王建、孟知祥輩，皆能乘機進取，而善守之道未聞。今足下必當所以善守可也。朕連年出師，所向克捷，皆諸將用命，故能成功。遠勞致禮，益見厚意，因使者還，姑以此復。」

蒙古兵寇大同，平章李文忠擊敗之，擒其將脫伯列。時慶陽未下，上詔李文忠自北平往合師攻之。師至太原，聞大同受敵，文忠謂左丞趙庸等曰：「吾與若等受命而來，固外之事，有利於國者，專之可也。今大同甚急，若

俟進上，豈不失機？眾皆諾，遂由代出，馬門至馬邑，適游騎千奄至，猝遇我師，與戰，敗之，擒其平章劉帖木兒。進至白楊門，又擒黠虜四大王。時天雨雪，文忠疑有伏，兵乃身引數騎入山，察視之前，軍已駐營，去敵五十里。文忠至，遽令遷之，復前至五里，營於漫地，其地阻水，先遣人由間道達大同城中，使知之。元將脫伯列、悉銳來攻，文忠令將士秣馬蓐食，閉營不出，先以兩營誘敵，督令七戰自寅至辰，前營報數至，文忠不為動，頃之度其饑，乃分軍為左右翼，身當前鋒，奮擊大敗之，生擒脫伯列，降其眾萬餘，獲馬匹輜重甚眾，縛脫伯列詣軍門。文忠命解其縛，與之共食，遂進兵東勝州，至莽哥倉，而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二十一

還，先是元主比走屯蓋里，命脫伯列、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至是脫伯列被擒，孔興走，綏德其部將復斬之來降。元主知事不濟，無復南向矣。脫伯列至京師，上曰：「彼亦為其主事敗至此，情有可矜，其釋之，賜冠帶衣服。」

八月己巳，定內侍諸司官制。

上諭吏部曰：「朕觀周禮所記，未及百，後世至踰數千，卒為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為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止於酒漿醢醢，司服守祧，數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又顧謂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見，若用以為

五日言三日茲矣以爲腹心卽腹心病矣馭之以法
常戒儀仗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則驕恣畏法
檢束檢束則自不敢爲非也乃定置內使監尚酒尚膳
尚麩尚染四局御馬御用二司內府庫內倉監及置東
宮典禮典翰典膳典服典樂典乘六局又置午門東華
門西華門玄武門奉天門左右順門左右紅門皇宮門
坤寧門宮左門宮右門各門官東宮春和門東宮後門
宮左門宮右門各門正及各人數有差

元史成

李善長等奉表進上親疏張中十事命宋濂作傳中字
景華江西臨川人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遂放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三十一

情山水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時天下大亂與人言避
兵之方從則吉違則凶歲壬寅上帥師下豫章鄧愈因
薦中召至問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
此蘇息否中對曰未也且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殆
盡鐵柱觀亦爲灰燼惟一殿存耳及指揮康泰反一如
中言陳友諒圖豫章三月不解上舉兵伐之召問中中
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戰必在南
康上因命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不能進中曰當祭之
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常遇春與敵戰于康郎山被
圍其勢甚危愈謂不可救中曰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
逆戰輒大勝陳友諒中飛矢外降其衆五萬初豫章受

圍上問何日圍解中曰當在七月丙戌暨報至乃乙酉
蓋日官箕曆是月差一日實在丙戌解去其他奇中往
往類此中爲人狷介寡與人言嘗戴鐵冠人因號曰鐵
冠道人云

禮部尚書崔亮請朝賀仍行山呼舊制從之

亮等上言舊制朝賀之禮贊禮者既唱三舞蹈訖復三
唱山呼而羣臣拱手加額與樂工軍校齊聲稱萬歲者
三近改擬山呼爲贊呼百官應之曰天輔有德曰海宇
咸寧曰聖躬萬福臣等竊謂殿廷之禮主於尊嚴贊呼
之際貴呼齊一今百官三呼應聲喧嘩不齊誠爲失儀
况山呼故事循行已久甚爲嚴肅宜仍其舊制從之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三十一

遣都督僉事吳禎以勅書諭大將軍徐達

諭曰如克慶陽宜令右副將軍都督同知馮宗異掌總
兵印統兵駐慶陽節制各鎮兵馬糧餉不給從宜規措
無致傷民鞏昌臨洮蘭州諸軍鎮守如故兵不足者益
之如河中四外一守則以都督同知康茂才所部士卒
三分之茂才帥一守往鎮山西凡太原諸城悉聽節制
其一增守陝西務在處置得宜然後大將軍徐達偏將
軍湯和回京定議功賞俟朕與大將軍壅鄂國公畢日
大將軍當復往定守邊之策戍守諸將詰命悉頒其家
可諭朕意都督僉事吳禎就令同宗異駐慶陽平章李
伯勝同都督僉事耿炳文守陝西襄城

丙子遣符寶郎僕斯齋詔及金印誥文封朝鮮王顯為高

禮部奏請大祀陪祀官受誓戒制可

前七日陪祀官詣中書省受誓戒曰皇帝有事於其所

各揚其職不共其事國有常刑制可

癸未徐達克慶陽誅張良臣

初徐達率諸軍趨慶陽駐于東原令馮宗異湯和顧時

戴德以兵四面圍其城張良臣出戰東門顧時擊敗之

良臣復自西門出戰馮宗異以兵擊之良臣走還時王

保保自寧夏遣竹筈來慶陽良臣因復遣還寧夏求援

徐達別將李海明還獲竹筈斬之以徇城下張良臣復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二十

乘大風出兵與我師接戰我師擊敗之良臣懼登城呼

呂德約降大將軍不聽初慶陽小元帥見王師攻圍日

急欲出降為良臣所囚至是城中降者夜劫小元帥出

詣大將軍營達受之令軍中無虐降者初良臣之復叛

也自以其城高險而下有井泉可據以守其兵又精悍

養子七人皆善戰軍中語曰不怕金牌張惟怕七條鎗

又其兄思道與王保保為聲援賀宗哲韓札兒為羽翼

姚暉葛行之徒為牙爪故欲拒守以首大功及王師列

營城下以困之良臣不得逞數出戰又不利又遣人赴

寧夏求援皆被獲內外音問不通而糧餉乏絕至煮人

汁丸泥嚙之平章姚暉熊左丞胡知院萬人等知事不

守令開門納降達勒兵入自北門良臣父子俱擄并

誅命指揮朱果引出斬之遣指揮陸成赴京奏捷明

諫良臣之黨柴知院等二百餘人收其小平章等銀印

以都督僉事陳德守之先是賀宗哲攻鳳翔城或墜地

或突至魏城凡十五日指揮金興旺知府周興等嬰城

拒守隨方備禦敵不得入至是聞慶陽城下宗哲乃劫

禮部請於園丘方丘壇南建殿九間社稷壇北建殿七間

遇風雨於此望祭從之○命禮官靈星壽星司中司命司

民司祿諸神准漢制於城南為壇屋以祭○禮部議奏聖

壽日祭壽星同祭司中司命司民同祿八月望日祭靈星

皆遣官行禮從之○監察御史惟稼請命府州縣長吏月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二十五

初會民讀律

稼言周官有懸法象魏之文禮經載鄉飲讀法之說皆

導民知禮法而遠刑辟也今新律刊布天下鄉井細民

猶有不通其說者宜命府州縣長吏凡遇月朔會鄉之

老少令儒生讀律解析其義使之通曉則人皆知畏法

而犯者寡矣上曰威人以法不如威人以心敦信義而

勵廉耻此化民之本也故羞惡之心生則非僻之私格

外防之法密則苟免之刑興卿言讀律固可禁民為非

若謂使無犯要當深求其本也

禮部尚書崔亮請依周官門戶中霤竈井五祀歲終臘享

通祭於廟門外羣臣四品以上祀中霤門竈三神五品以

下祀門竈二神命者為令○蒙古部將賀宗哲掠蘭州大將軍徐達馮宗異擊道之

夫將軍徐達聞賀宗哲由六盤山遁去遣都督副使顧時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將騎卒萬人追之賀宗哲以其眾掠蘭州徐達遣副將軍馮宗異率步騎一萬七千道靖寧擊之宗哲聞王師至即由迭烈孫渡河遁去宗異乃率所部還

九月詔儒臣纂修禮書○大將軍徐達御史大夫湯和發平涼還京師右副將軍馮宗異總制軍事○禮部奏言祥瑞應見大瑞表奏餘瑞驗實圖進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二十六

典四瑞有大瑞上瑞中瑞下瑞其大瑞景星慶雲麟鳳龜龍之類上瑞白狼赤兔之類中瑞蒼鳥朱鴈之類小瑞岐麥嘉禾芝草連理枝之類又按唐令凡祥瑞應若麟鳳龜龍之類依圖書合大瑞者所司隨即表奏百僚詣闕上表拜賀告廟頒下其諸郡瑞并令所司轉申以聞若鳥獸之類有生獲以獻者仍遂其本性放之山野亦有可致者如連理枝之類則不須齋送今擬凡祥瑞應見若麟鳳龜龍之類合大瑞者許各處表奏不得泛言虛飾干惑上聽其餘諸瑞所在官司驗實圖進上曰卿等所議但及祥瑞而不及災異不知災異之來乃上天示戒所繫尤重今後四方或有災異無論大小皆令

所司即時飛奏詔以臨濠為中都

上召諸老臣問以建都之地或言關中險固金城天府之國或言洛陽天地之中四方朝貢道理適均汴梁亦宋之舊京又或言北平元之宮室完備就之可省民力上曰所言皆善惟時有不同耳長安洛陽汴京實周秦漢魏唐宋所建國但平定之初民未蘇息朕若建都於彼供給力役悉資江南重勞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宮室不能無更亦未易也今建業長江天塹龍蟠虎踞江南形勝之地真足以立國臨濠則前江後淮以險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為中都何如羣臣稱善至是始命有司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二十七

建置城池宮闕如京師之制焉
壬子定蕃王朝貢禮○甲寅初製鐵券
上欲封功臣議為鐵券以賜之而未定制有言台州民錢允一吳越忠肅王鏐之裔家藏唐昭宗所賜鐵券遂遣使取之準其式而加損益高廣有差第為七等公二等侯三等伯二等其制如瓦外刻歷履恩數之詳以記其功中鑄免罪減祿之數以防其過每副剖而為二分為左右左頒諸功臣右藏諸內府有故則合之以取信仍以舊券還允一厚賜而遣之

乙卯吐蕃寇臨洮守河原指揮韋正擊降之諸郡土酋皆來降○戊午征南將軍廖永忠參政朱亮祖等帥師自廣

西還命皇太子率百官迎勞於龍灣。○十月庚午勅苑
平忠武王常遇春于鍾山之陰。○甲戌甘露降于鍾山羣
臣稱賀。

上曰休咎之徵雖各以類應朕德涼薄烏足以致斯翰
林睢稼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
則膏露降陛下敬恭天地輯和民人故嘉祥顯著起居
注魏觀曰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而甘露降陛下寬租
賦減徭役百姓歡豫神應之至以此故也翰林院侍讀
學士危素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并松栢實陛下
尊賢養老之所致也宜告于宗廟頒示史館以永萬億
年無疆之休。上曰卿等援引載籍言非無徵然朕存心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五十八

警惕惟恐不至烏敢當此。一或忘鑒戒而生驕逸安知
嘉祥不為災異之兆乎。告諸宗廟頒之史館非所以垂
示於天下後世也羣臣皆頓首謝。

命圖魏國公徐達開平王常遇春等攻戰之蹟于雞鳴山
功臣廟。○詔郡縣立學校。

上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使先王衣
冠禮義之教混為夷狄上下之間波瀾風靡故學校之
設名存實亡况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鬪惟知干戈莫識
俎豆朕恒謂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
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
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

先王之舊以革污染之習此最急務當速行之。○詔曰
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風俗莫先學校自胡元入主中國
夷狄腥膻汚染華夏學校廢弛人紀蕩然加以兵亂以
來人習鬪爭鮮知禮義今朕統一天下復我先王之治
宜大振華風以興治教今雖內設國子監恐不足以盡
延天下之俊秀其令天下郡縣并建學校以作養士類
其府學設教授一員秩從九品訓導四員生員四十人
州學設學正一員訓導三員生員三十人縣學設教諭
一員訓導二員生員二十人師生月廩米人六斗有司
給與魚肉學官月俸有差學者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
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頑不率者黜之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五十九

命潭州衛指揮周知血廣為總兵官率兵討左江上思州
蠻賊黃龍關等斬之於十萬山思州平。○十一月壬辰大
將軍徐達北征還。○甲辰右副將軍馮宗異還京師

初宗異守平涼以關陝既平胡虜畏服不請於朝輒引
衆還及見上詰之曰將軍在平涼外禦胡虜內鎮撫關
中國家所托非輕也乃不俟命輒引衆還關外之事將
誰任之宗異頓首謝上以其勳爵姑置之

十二月壬戌降戶部尚書宋昭為蘇州知府。○古城遣使
來言安南侵擾命編修羅復仁主事張福齋詔諭之二國
皆聽命罷兵命禮部考安南高麗山川著之禮典設位以
祭。○遣中書省管內并相會同館副使路景賢齋詔封占

城阿答阿者為占城國王。○設河東陝西都轉運司。○大賞平定中原及征南將士之功於奉天殿。○詔赦臨洮將士亡匿山谷者。

詔曰：天地以生物為心，帝王以不殺為德。自三代以下，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皆承天運奮武威以定亂行仁義以安人，惟秦不然。坑趙降卒四十萬，古今非之。雖能混一，享國不長。天道昭然矣。朕每遣將出師，必加訓諭。降者撫之，抗者誅之。故其來降，大小咸授以職，保其父母妻子。近征西土，幽國公李思齊率其部下將士悉來臣附。大將軍以精銳隨軍征進，老幼安居城郭，未嘗妄殺。可謂養秦之過，恪遵朕命矣。當臨洮受降之初，如或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三十

妄加誅戮，爾眾安能保全。今爾將士乃有懷思其家，遁藏巖谷者，夫父母妻子之戀，人之常情。雖新附之眾，未能悉知朕懷，朕為民父母，可不矜念。詔書到日，凡逃竄山谷者，無自驚疑，罪無大小，盡行赦之。

庚戌三年春正月癸巳，命徐達等征沙漠。

先是王保保偵知大將軍南還，遂寇蘭州，圍城數重。指揮張溫堅守不與戰，守鞏昌指揮于光將兵援之。遇保保兵於馬蘭灘，戰敗被執，不屈遇害。上以王保保為西北患，復命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為征虜大將軍，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為左副將軍，都督馮勝為右副將軍，御史大夫鄧愈為左副將軍，湯和為右副將軍，往征沙漠。

諸將曰：元主遲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僥倖尺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卿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之寇邊者，以元主猶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可不戰而降也。帝曰：王保保方以兵臨邊，今捨彼而取元主，是忘近而趨遠，失緩急之宜，非計之善。吾意欲分兵二道：一令大將軍自潼關出西安，擄定西以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應援。況元主遠處沙漠，不意吾師之至，如孤豚之遇猛虎，取之必矣。事有二舉而兩得者，此是也。諸將皆曰：善。遂受命而行。王保保攻蘭州不利，且聞大將軍至，乃引去。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三十

以駙馬都尉王恭為福建行省參政。上諭恭曰：國家用人，惟才是使，苟賢無問於疎遠，使不肖何恤於親昵。福建從昔富庶，元末困於弊政，剝尤甚，民病未蘇。今命汝往綏之，汝無恃親故以生驕縱，貽患於民。國家政命一本至公，爾不能守法，失人臣之道。朕亦豈敢縱法違天下公議，汝其欽哉。

命宰臣定百官入侍班序。

上以天下初定，欲通羣下之情，日詔百官悉侍左右，詢問民情，咨訪得失，或考論古今典禮制度，故雖小官亦得上殿。至有踰越班序者，上謂宰臣曰：朝廷之上，禮法為先。殿陛之間，嚴肅為貴。朕始欲咨訪庶事，故令百官

入侍左右至班序失次非所以肅朝儀也自今文武百官入朝除侍從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指揮使六部尚書侍郎等官許上殿其餘文武官五品以下並列班于丹陛左右違者糾儀官舉正之

禮部奏定朝日夕月禮從之

禮部議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春分陽氣方未秋分陰氣固長故祭以二分為得陰陽之義也今稽古者正祭之禮宜各設壇專祀朝日壇築於城東門外夕月壇築於城西門外朝日以春分日夕月以秋分日星辰則附祭於月壇從之

遣使往祀安南高麗占城山川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三十一

庚子遣使往安南高麗占城祀其國山川仍命各國圖其山川及纂錄其碑碣圖籍付使者還所至諸國皆勒石紀其事其略曰朕賴天地祖宗眷祐位臣民之上郊廟社稷以及嶽鎮海瀆之祭不敢不恭邇者占城安南高麗遣使奉表稱臣已封其王則其國境內山川悉歸職方考之古典天子望祭雖無不通然未聞有遣使致祭於其境者今思與普天之下共享昇平之治故具牲幣遣使往祭于神神既歆格必能庇其國王世保境土使風雨以時年穀豐登民庶得以靖安庶昭一代同仁之意是用刻石以垂永久

吏部請以有罪被黜庶官除廣東儋崖等處不許

上曰前代謂儋崖為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用如此若其風俗未淳更宜擇良吏以化導之豈宜以有罪人居之耶

西安鳳翔二府饑命戶部往賑之

戶部奏須運粟以濟上惻然曰民旦暮待食若須運粟死者多矣况今東作方興民無食而廢耕其患益甚命戶部主事李亨馳驛往賑之戶給粟一石計三萬六千八百八十九石

辛亥以太常卿胡惟庸為中書省參知政事○二月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

上行後苑見巢鵲見翼之勞喟然嘆曰禽鳥劬勞如是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三十一

况人母子之恩乎乃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時元鎮撫陳興被俘來京恩待甚厚興言有母在嵩州年八十餘欲求歸養即賜白金衣帽遣之興辭帝顧謂侍臣曰孝悌之性天下皆同陳興雖武夫聞朕言即愴然思歸朕始不知其有母若知之肯令其遠遠耶人壽不過百歲今其母年已八十餘萬一不得相見興有無窮之痛興歸母子相見其樂宜如何侍臣對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推測人情無所不燭非惟一家之老者得所天下之惻獨寡寡皆蒙其惠矣帝曰人情莫不愛其親必使之得盡其孝一人孝而眾皆趨於孝此風化之本也故聖人之於天下必本人情而為治

甲子合祀太歲四季月將風雲雷雨嶽鎮海濱山川城隍
旗纛諸神

初以太歲風雲雷雨皆天神。以嶽鎮海濱天下山川城
隍皆地祇。各為壇專祀于國城之南。然祭之時。日與其
品物各不同。至是復以風雲雷雨嶽鎮海濱皆陰陽二
氣流行無間者。遂合二壇而一之。而增以四季月將旗
纛諸神。凡設壇十有九。太歲春夏秋冬四季月將為第
一次。風雲雷雨次五嶽次五鎮次四海次四瀆次京師
鍾山次江東山川次江西山川次湖廣山川次淮東淮
西山川次浙東浙西福建山川次廣東廣西海南海北
山川次山東山西河南河北山川次北平陝西山川次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三十四

左江右江山川次安南高麗占城諸國山川次京都城
隍次六纛大將五方旗神戰船金鼓鏡礮弓弩飛鎗飛
石陣前陣後諸神各壇之祭皆帝躬自行禮。先祭禮官
奏祝文。太歲以下至四海。凡五壇。帝稱臣者。請親署名
其鍾山等神。帝稱余者。請令禮官代署。帝曰。朋友署牘
往來。尚親題姓名。况神明乎。必皆親署。及登壇。太常司
丞任以忠贊禮。慮帝力倦。頗簡薦跪之儀。禮畢。帝問故
以忠以實對。帝曰。人臣愛君以道。朕之于神。惟恐誠敬
未盡。何敢憚勞。汝當悉朕意。後勿復然。

命制四方平定巾式。頒行天下。○祭未追封故元帥郭子
興為滁陽王。立廟滁州。命有司致祭。○乙酉。指揮金朝興

取東勝州。獲故蒙古平章荆麟等。○命製朝服公服。以賜
百官。○三月庚寅。免應天徽州等十三府州河南山東北
平三省稅糧。

詔曰。蓋聞自古帝王之興。必有賴於武功。成武功者。必
有資於民力。矜恤之道。理所當先。朕自即位以來。思欲
與民同樂。第以將士新戍邊陲。大將遠入吐蕃。轉運之
勞。猶未能已。然各處郡邑。供給有先後。豐歛有不同。雖
嘗免其租稅。猶慮凋弊之餘。未能蘇息。其應天太平鎮
江寧國廣德滁州和州。朕與師渡江時。資此數郡。以充
國用。致平定四方。朕念其勤勞。未嘗忘之。仍免今年夏
秋稅糧。其徽州嚴州金華衢州廣信池饒廬等郡。以次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三十五

歸附。供億軍國之需。亦甚煩勞。河南北平。近入版圖。重
念其民。久罹兵革。疲困為甚。山東河南壤地相接。宜優
恤其民。使貿遷有無。相資為生。今年三處租稅。再行蠲
免。以甦民力。嗚呼。朕自布衣起事。故知黎庶之艱難。糧
稅從寬。必先。郡邑之凋弊。有司其尚。謹於奉承。以體朕
恤民之意。

鄭州知州蘇琦。上言時宜三事。命中書省采行之。
琦言三事。其一。謂國家肇造區宇。西北餘孽未平。關輔
平涼北平遼右。與夷虜相接。一有警息。調兵轉粟。事難
卒辦。請議屯田積粟。以示久長之規。其二。宜選股肱重
臣。才兼文武。練達邊事。分鎮要害。以統制諸番。若其來

歸也待之以誠懷之以德其叛也喻之以義示之以威
尊明恩信遠示綏懷勿啓邊釁以疑遠人勿連兵禍以
勞中國其沙漠非要害之處當毀其城郭徙其人戶於
內地其三墾田以實中原自辛卯河南兵起天下騷然
兼以元政衰微將帥凌暴十年之間耕桑之地變爲草
莽方今諸將出師廓清天下若不設法招徠耕種以實
中原慮恐日久國用虛竭爲今之計莫若計復業之民
墾田外餘荒蕪田土責之守令召誘流移未入籍之民
官給牛種及時播種除官種外與之置倉中外收受若
遇水旱災傷踏驗優免其守令正官能誘戶口有增開
田有成從巡歷御史按察司申舉若田不加闢民不加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三十六

多則覈其罪如此則中原漸至殷實少蘇轉運之勞流
移人民亦得永安田野矣書奏上謂中書省臣曰屯田
以守要害此馭夷狄之長策李牧趙充國常用此道故
能有功至於墾田實地亦王政之本但喪亂以來中原
之民久失其業誠得良守令勸誘耕桑休養生息數年
之後可望其成琦言有可採者其參酌行之

召諸郡富民入見勉諭遣之

上曰富民多豪強元時此輩欺凌小民武斷鄉曲人受
其害宜召之來朕勉諭之至是諸郡富民至入見上
曰汝等居田里安享富稅者汝知之乎古人有言民生
有欲無主乃亂使天下一日無主則強凌弱衆暴寡

者不得自安貧者不得自存矣今朕爲爾主立法定制
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貧者得以存其生爾等當循分守
法能守法則能保身矣毋凌弱毋吞貧毋虐小毋欺老
孝敬父兄和睦親族周給貧乏遜順鄉里如此則爲良
民若效昔之所爲非良民矣衆皆頓首謝於是賜酒食
遣之時翰林學士宋濂詹同等侍制王禕起居注陳敬
等侍左右上顧謂之曰朕諭此輩欲勉之爲善耳權
對曰自古帝王皆兼君師之任三代而下爲人王者知
爲治而不知爲教今陛下訓諭之不啻嚴師教弟子恩
之厚也誠所謂兼治教之道矣

置秘書監秩正六品○置南寧柳州二衛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三十七

廣西行省言便宜三事一曰廣西地接交趾雲南所治
皆溪洞苗蠻性狠戾而叛服不常府衛之兵遠在靜江
數百里外卒有警急難相爲援乞於南寧柳州立衛置
兵以鎮之庶苗獫有所憚而不敢竊發民有所恃以安
其生二曰慶遠故府也今爲軍民安撫司雖統地十有
七州其地皆深山廣野其民多安撫同知莫天護之族
天護素庸弱不能禦衆而宗族強者動肆跋扈至殺河
池縣丞蓋議與諸蠻相扇爲亂此豈可姑息以貽禍將
來乞罷安撫司而復設慶遠府置軍衛以守其地庶幾
其民知有府治而不敢自恣諸蠻知有重兵而不敢爲
亂此又安之道也三曰廣海之俗素獷戾動相讎殺因

而為亂則一方皆警。蓋緣郡縣無兵以制馭之故也。近
蓋盜轉攻鬱林州同知王彬。集民兵拒之。經歷徐承祖
亦以民兵千餘敗賊。由此言之。土兵未必不可用也。乞
今廣西邊境郡縣長官。輯民丁之壯者。置衣甲器械。籍
之於有司。有警用以補賊。無事則使之務農。如此。非惟
郡縣無養兵之費。而民實賴之以安也。奏至。詔俱從之。
遂設南寧柳州二衛。益兵守禦。改慶遠安撫司為慶遠
府。命莫天護赴京。賞同知王彬。經歷徐承祖以下。有破
賊功者。

都督同知汪興祖克武州朔州。復故蒙古知院馬廣等。○
置察言司。掌受四方章奏。司使二人。吏二人。○遣萊州同知趙秩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壬午

持詔諭日本國王良懷
詔曰。朕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自古帝王。居中國而治
四夷。歷代相承。咸出斯道。惟彼元君。漢北虜夷。竊主中
國。汗壤彝倫。朕荷上天祖宗之佑。百神效靈。諸將用命。
收海內之羣雄。復前代之疆宇。即皇帝位已三年矣。比
嘗遣使持書飛諭四夷。高麗安南。占城。瓜哇。西洋。鎖理。
即能順天奉命。稱臣入貢。既而西域諸種番王。各獻良
馬來。朝俯伏聽命。北夷遠遁沙漠。將及萬里。特遣征虜
大將軍。率馬步八十萬。出塞追獲。殲厥渠魁。大統已定。
養爾倭夷。出沒海濱為寇。已嘗遣問。久而不答。方將整
飭巨舟。致罰爾邦。俄聞被寇者來歸。始知前日之寇。非

王之意。乃命有司。營修造舟之役。然或外夷小邦。故獲
天道不自安分。神人共怒。天理難容。征討之師。控弦以
待。果能革心順命。共保承平。不亦美乎。嗚呼。撫順。伐逆。
古今彝憲。王其戒之以延爾嗣。

戊午。大將軍徐達。建師至平西。王保保退屯直道。峴達遣左
副將軍。鄧愈立柵逼之。○夏四月乙丑。冊封諸皇子為王。
詔曰。朕荷天地百神之祐。祖宗之靈。當羣雄鼎沸之秋。
奮起淮右。賴將帥宣力。創業江左。曩者命大將軍徐達。
統率諸將。以定中原。一二年間。海宇清肅。虜遁沙漠。大
統既正。黎庶靖安。欲先論武功。以行爵賞。緣吐番之境。
未入版圖。今年春。復命達等帥師再征。是以報功之典。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壬午
未及舉行。朕惟帝王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諸子
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以藩屏國家。朕今有子十人。即
位之初。已立長子。標為皇太子。諸子之封。本待報賞。功
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爰以四月七日。封第二
子。煥為秦王。第三子。桐為晉王。第四子。棣為燕王。第五
子。橐為吳王。第六子。楨為楚王。第七子。榑為齊王。第八
子。梓為潭王。第九子。杞為蜀王。第十子。榘為魯王。從孫
守謙為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及諸禮儀。
已有定制。於戲。奉天平亂。實為生民。法古建邦。用臻至
治。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禁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大將軍徐達及王保保戰于

沈兒峪大敗之。保保遁和林。

徐達等率師出安定。駐沈兒峪口。與王保保隔深溝而壘。日數定戰。王保保發兵千餘人。由間道從東山下。潛劫東南壘。東南一壘皆驚擾。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措。達親率兵急擊破之。乃退。遂斬東南壘指揮趙某。及將校數人。以徇軍中。股栗。明日。整衆出戰。諸將爭奮。莫敢不力。遂大敗保保。兵於川北。亂塚間。擒元郊王。文濟王。及國公閻思孝。平章韓札兒。虎林赤。嚴奉先。李景昌。察罕不花等。官一千八百六十五人。將校士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獲馬萬五千二百八十餘匹。駱駝驢驘。雜畜稱是。保保僅與其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去。至黃河。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四

得流水以渡。遂由寧夏奔和林。都督郭英追至寧夏。不及而還。以德濟失律。械送京師。保保至和林。愛猷識理達臘復任以事。先是擴廓帖木兒遁之甘肅。莫見其終。皇明通紀云。王保保。即擴廓帖木兒初名也。○胡德濟械送至京。上念其舊勞。特命宥之。仍遣使勅諭。達曰。朕起布衣。克成大業。命將出師。悉由節制。將軍備嘗知之。述者浙江右丞胡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械送京師。必欲朝廷治之。將軍欲効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且慢軍功者。悉歸之朝廷。則將軍之威玩。而號令不行矣。胡右丞之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足以警衆。所謂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

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又非閫外之比矣。彼常有救信州之功。守諸暨之勞。故不忍加誅。懼將軍緣此緩其軍法。是用遣使。即軍中諭意。自今務威克厥愛。毋事姑息。安南遣使臣杜舜欽來告其國王。陳日燿之卒。遂遣吏部主事林唐臣齎詔封日燿為安南國王。翰林編脩王廉往祭日燿。

王廉既行。又詔以漢伏波將軍馬援昔討交趾。立銅柱為表。以鎮服蠻夷。其功甚大。命廉就祀之。

置弘文館。以胡鉉為學士。命劉基。危素。任本。中。晁。稼。皆兼學士。

上以素老。賜小車。免朝謁。一日。上御東閣。聞履聲。素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四

上方詰之。而素適至。乃謂之曰。是汝。吾以為文天祥邪。未幾。御史王著等。劾素亡國之臣。不宜居侍從。乃謫居和州之含山。

湖廣慈利土酋覃垕。搆諸洞蠻為亂。命湖廣行省平章楊璟帥兵討之。

勅諭璟曰。蠻賊恃山溪險阻。乘時竊發。出沒無常。若根誅其黨。必深入山谷。傷損士馬。所得不足以償所費。今師入其境。擊之。但使遠去。不令出擾州縣。可也不必窮其巢穴。更宜約束麾下。慎無逐利。輕動揚揚。璟攻覃垕不下。遣使來請軍餉。初。璟兵攻覃垕寨。賊眾下山迎敵。官軍擊敗之。乘勢追至半山。勢陁峻。視其寨。三百餘。而

下俯江水一而僅有路繞通一人官軍不可上乃回駐山下而賊亦阻險自守未幾以三千人下山挑戰官軍又擊敗之賊復遁入山璟遂以兵逼之單屋乃遣人許降璟不悟使部下黃永謙往殺為屋所執由是盡知我軍虛實拒守不下璟欲為持久之計使人來請軍餉上因遣使讓之曰爾違吾言妄動而不能平賊既已失矣又中其詭計以陷部將爾之智畧何在今再命參政戴德以兵從凡諸小寨限以月日平之仍撫綏慈利等處人民俾安生理毋致驚疑者再違朕命以潞州失利之罪治爾勅至璟乃督將士盡力攻之賊遁入溪洞官軍乃還置磨勘司綜核天下章奏○五月己丑大將軍徐達遣左

昭代典則

卷之六

聖主

副將軍鄧愈招諭吐蕃而自將攻興元○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

上嘗觀宋太祖詔脩歷代帝王陵寢歎曰此美事也遂遣翰林編脩蔡玄侍儀舍人李震亨陳敏于謙等往四方求之仍令各行省之臣同詣所在審視若有廟祀并具圖以聞

復置司農司

上以中原之地自兵興以來田多荒蕪命省臣議計民授田設官以領之于是省臣議設司農司始開治所于

河南掌其事

乙未定著官闡今典

上以元末之君不能嚴宮闈之政至宮嬪女謁私通外臣而納其賄賂或施金帛於僧道或番僧入宮中攝持受戒而大臣命婦亦往來禁掖淫瀆褻亂禮法蕩然以至於亡遂深戒前代之失著為令典俾世守之皇后之尊止得治宮中嬪婦之事即宮門之外毫髮事不預焉自后妃以下至嬪侍女使小大衣食之費金銀錢帛器用百物之供皆自尚宮奏之而後發內使監官覆奏方得赴所部關領若尚宮不及奏而朦朧發內監官監官不覆奏而輒擅領之部者皆論以死或有私書出外者罪亦如之宮嬪以下遇有病雖醫者不得入宮中以其證取藥而已羣臣命婦於慶節朔望朝見中宮而止無

昭代典則

卷之六

聖主

故即不得入宮中人君亦無有見外命婦之禮天子及親王后妃宮嬪等必慎選良家子而聘焉至於外臣請謁寺觀燒香禱生星斗之類其禁尤嚴

詔天下守令詢舉有學識篤行之士禮送京師○丁酉左副將軍李文忠敗蒙古大尉蠻子等于白海之駱駝山遂進次開平蒙古平章上都罕等降○都督孫興祖師次三不刺川及蒙古兵戰于五郎口死之○海軍衛指揮副使孫虎及蒙古太尉買驢戰于落馬河死之○己亥詔設科舉取士

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才於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貴

詞章之學而不求德藝之全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薄而權家勢要每納奔競貨緣阿附輒竊仕祿所得資品或居貢士之上其懷材抱道之賢取於並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於此茲朕統一華夷方與斯民願得賢人君子而用之自今年八月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抱道德之士務在經明行脩博通古今文質得宜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廷觀其學識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才學出眾者得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為官彼游食奔競之徒自然易行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於全才任官惟賢庶可成於治道咨爾有眾体予至懷

昭代典則

卷之六

甲四

遣使頒科舉詔于高麗安南占城○大將軍徐達與參政傅友德等南出一百八渡至畧陽擒蒙古平章蔡琳遂入沔州○大將軍徐達遣裨將金興旺等入連雲棧合攻興元蒙古守將劉思忠知院金慶祥迎降留金興旺守之達還軍西安○辛丑左副將軍李文忠克應昌蒙古主妥懽帖睦爾先死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北走文忠師趨應昌未至百餘里獲一故騎問之曰四月二十八日元主已殂文忠即督兵兼程以進癸卯復遇元兵與戰大敗之追至應昌遂圍其城獲元主嫡孫買的里八剌并后妃宮人等及玉璽金寶玉冊鎮圭與駝馬牛羊無算惟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與數十騎遁去文忠

精騎追之至北慶州不及而還捷奏至京師百官稱賀上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仕元者不許稱賀又以元主不戰而奔克知天命謚曰順帝丁未詔行大射禮頒儀式於天下○改司天監為欽天監○辛亥詔考歷代服色所尚

禮部奏言歷代異尚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漢尚赤唐服飾尚黃旗幟尚赤今國家承元之後取法周漢唐宋以為治服色所尚於赤為宜上從之

癸亥詔定嶽鎮海瀆城隍諸神號

詔曰朕惟為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如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

昭代典則

卷之六

甲五

之則有不然夫岳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來至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至於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僭差今依古定制九岳鎮海瀆並去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五嶽稱東嶽泰山之神南嶽衡山之神中嶽嵩山之神西嶽華山之神北嶽恒山之神五鎮稱東鎮沂山之神南鎮會稽山之神中鎮霍山之神西鎮吳山之神北鎮醫無閭山之神四海稱東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四瀆稱東瀆大淮之神南瀆大江之神西瀆大河之神北瀆

濟之神各處府州縣城隍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
歷代忠臣烈士並依當時封爵稱之惟孔子明先王要
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時者可比所
有封爵宜仍其舊天下神祠無功于民不應祀典者即
淫祠也有司無得致祭○於是中書省臣奏凡民庶祭
先祖歲除祀竈鄉村春秋祈土穀之神凡有災患禱于
祖先里社若鄉厲邑厲之祭則郡縣自舉之其僧道建
齋設醮不許奏章上表投拜青詞亦不許塑畫天地神
祇及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巫覡扶鸞禱聖書符呪水
諸術並加禁止庶幾左道不興民無惑志詔從之
躬署祝文遣官詣嶽鎮海濱以更定神號告祭○遺秘書
昭代典則 卷之六

監直長夏祥鳳等頌章正神號詔于安南占城高麗○免
蘇州通夏秋糧三十萬五千八百餘石
戶部奏蘇州多連稅其官吏當論如法 上曰蘇州歸
附之初軍府多賴其力連稅積至二年民困可知若遂
其官必責之民民畏刑罰必傾其貲如是而欲生遂不
可得矣其悉免之

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
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一本二穗者十餘本 上曰
鳳翔饑饉朕特遣人賑恤今未數月遽以瑞麥來獻使
鳳翔民未粒食雖有瑞麥何益苟其民皆得養雖無瑞
麥何傷朕觀自古以來天下無金革鬪爭之事時和歲

豐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夫義婦順兄愛弟恭此足為世
瑞此來特一物之瑞非天下之瑞也

乙亥詔封蒙古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
李文忠遣人送獲故元買的里八剌等及其寶冊至京
師省臣楊憲等請以買的里八剌獻俘于廟寶冊令百
官具朝服進 帝曰寶冊貯之庫不必進也古者雖有
獻俘之禮武代殷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殆不可知唐
太宗嘗行之 帝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
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滋繁
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
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就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令謝恩復謂憲曰故國之如朝于君者元有此禮不必
效之亦令衣本俗服於中官朝見畢賜之中國服亦令
就謝乙亥買的里八剌朝見奉天殿其母及妃朝見坤
寧宮俱賜以中國服及賜第宅于龍山封買的里八剌
為崇禮侯

丁丑頒平定沙漠詔于天下
詔曰朕本農家樂生於有元之世庚申之君荒淫昏弱
紀綱大敗由是豪傑並起海內瓜分雖元兵四出無救
於亂此天意也然倡亂之徒首禍天下謀奪土疆欲為
王霸觀其所為不合於禮故皆滅亡亦天意也朕嘗是
時年二十有四盤桓避難終不置居遂托身行伍驅馳

三年魏羣雄無成徒擾生民乃率眾渡江訓將練兵奉天征討于今十有六年削平強暴混一天下大統既正民庶皆安而元之遺孽時犯邊境勞我師旅今年六月十有五日左副將軍李文忠左丞趙庸等遣使來奏五月十六日率兵北至應昌獲元君之孫買的里八剌及其后妃寶冊等物知庚申君已於四月二十八日殂於應昌大將軍所至朔庭遠空中書上言宜以其孫及后妃獻俘于太廟朕心思之其君之亡係乎天運所遺幼孫何知若行獻俘實有不忍况當天下紛亂朕非有意不過欲救患全生今定四海休息吾民於田里非朕所能亦天運致然也尚慮臣民未知朕意是用播告天下

昭代典則 卷之六

聖人

左副將軍以禮護送買的里八剌已至朕憐帝王之後難同庶民及首亂僭偽來降者特封崇禮侯總其眷屬以及母后等同居飲食服用出官民上俾存元祀體法前王不敢過虧嗚呼天命靡常惟殷是鑒可不畏哉仍遣使齎詔諭安南高麗占城○是日百官表賀上諭之曰卿等試言元之所以亡朕之所以興劉基進曰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國者元腥羶華夏幾及百年天實厭之又况末主荒淫政殘民困烏得不亡陛下應天順人神武不殺救民水火安得不興上曰當元之季君則宴安臣則跋扈國用不經征斂日促天怒人怨盜賊蜂起羣雄角逐竊據州縣天下已非元有矣向使元君

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盡乃職罔敢驕奢天下豪傑豈得乘隙而起耶朕取天下於羣雄非取於元氏今獲其遺胤朔漠清寧夫寔命之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天命如此可不畏哉

遣使特詔諭雲南八番西域西洋瑣里瓜哇畏吾兒等國○罷中書右丞相汪廣洋退居高郵侍御史劉炳劾其不孝故也

遣使使宋理宗頂骨于紹興永穆陵上與侍講學士危素論宋元興替素言元世祖至元間胡僧嗣占妙高欲毀宋會稽諸陵時夏人楊璉真加爲江南總攝奏請如二僧言遂發諸陵取其金寶以諸帝遺骨瘞于杭之故宮築浮屠其上以厭之又截理宗頂

昭代典則 卷之六

聖人

骨爲西僧飲器天下聞之莫不心酸上聞嘆息久之謂素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仇元既乘其弱併取之何乃復縱奸人肆酷如是即命北平守將吳勉訪索頂骨所在果得西僧廬中既送至命有司厝于京城之南至是紹興府以永穆陵圖來獻遂勅葺于故陵

故蒙古四大王寇大同武州太原衛桂亭等擊走之四大王者元之宗室也初大軍克元都遁入靜樂崑崙山中聚眾結寨自固至是寇武州劫殺人民桂與指揮鄭享率兵擊之追至龍尾莊四大王遁走獲其三大王脫忽的帖木兒送京師

山西行省請令商人納米各給引鹽從之

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路遠費重若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長蘆淮鹽各一引引二百斤商人鬻畢即以原引目赴所在官司繳之如此則轉輸之費省而軍儲之用充矣從之。上諭中書省曰蘇松嘉湖杭五郡地窄民衆細民無田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給臨濠朕故鄉也田多未闢土有遺利令五郡民無田產者往臨濠開種就以所種田永爲已業官給牛種舟糧資遣之三年不徵其稅於是徙者凡四千餘戶

乙酉故蒙古陝西行省吐蕃宣慰使何鎖南普等以蒙古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五十

所授金銀牌印宣勅詣左副將軍登愈軍門降

○秋七月丁亥朔續脩元史成

凡前書未備者悉補完之通二百一十二卷翰林學士宋濂率諸儒以進詔刊行之

詔建諸王府

工部尚書張允言諸王官城宜各因其國擇地請秦用陝西臺治晉用太原新城燕用元舊內殿楚用武昌天竹寺基齊用青州益都縣治潭用潭州玄妙觀基靖江用獨秀峰前。上可其奏命以明年次第營之

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禕坐失朝降爲編脩○以翰林應奉陶凱爲禮部尚書○蜀將吳友仁寇興元守將金興旺

擊却之

友仁寇興元金興旺出兵擊却之明日友仁復來攻興旺與戰百中流矢拔矢復戰斬首數百級時城中守兵纔三千友仁兵三萬興旺以力寡歛兵入城遣使間道走寶雞取援兵友仁乃圍城決濠塹塹攻益急興旺嬰城拒守發拒守播石敵兵多死傷者時大將軍徐達在西安得報即帥師還屯益門鎖先令傅友德領兵三千徑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攻斗山岩下令軍中人持火炬燃于山上友仁軍見列炬起大驚乘夜遁去以中書省右丞楊憲爲左丞尋以罪誅

憲在上左右久熟於典故而市權要寵輕視同列。上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五十一

即位時嘗上書頌功德因勸行督責之政以求親幸。上曰是欲失人心也不聽憲入中書欲盡變省中事凡舊吏一切罷出更用已所親信因欲持權乃創爲一統山河花押示僚吏以觀從違翰林編脩陳極賀曰押字大貴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者也憲大喜即奏極爲翰林待制陰令御史劉炳誣奏侍郎左安上覺之下炳獄炳吐其實劉基并發其奸狀陰事上怒按問憲與炳皆伏誅

已未大都督同知康茂才卒○禮部尚書陶凱請進膳日舉樂不許

上曰古之帝王功德隆盛洽洽生民上下之間熙然太

和雖日一舉樂未為過也今天下雖定人民未蘇北征將士尚在暴露之中此朕宵旰憂勤之不服豈可忘將士之勞而自為快樂哉俟大兵凱還士卒無戰伐之勞人民罷轉輸之苦然後以樂侑膳未晚也

詔禁官民器服不得用黃色為飾○癸卯禮部尚書崔亮請宗廟祭祀用四時孟月及歲除從之○命中書省遣人收瘞遺骨

上諭中書省臣曰往者四方爭鬪民不得其死者多矣中原草莽遺骸遍野朕聞之惻然于心宜遣人循歷水陸悉收瘞之中書省臣曰陛下仁及枯骨聖王之善政也 上曰先王之世人得以養生送死者上得其道

下無天閔元季政荒民困干戈加以饑饉相尋故死亡者眾朕荷天命為億兆主顧茲失所者豈忍使之暴露哉

八月京師及各行省開鄉試

自初九日始試初場後三日試第二場又三日試第三場京師直隸府州額百人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廣各四十人廣東廣西各二十五人若人材眾多之處不拘額數若不能及數者亦從之考試之法大略損益前代之制初場本經義及四書義各一道第二場論一道第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復以五事試之曰騎射書算律騎視其驅馳便捷射觀其中

之多寡書通於六義算通於九法律觀其決斷九月戊子京師城隍廟成

廟建左右二司禮部尚書陶凱復請如前代六曹曰吏戶禮兵刑工二司左曰左司之神右曰右司之神上命罷六曹不必設左右司止稱曰左司神右司神仍命製神主王用丹漆字塗以金旁飾以龍文及是成命凱等迎主入廟用王者儀仗

中書省奏太原朔州等衛屯田宜徵歲租官給牛種者十稅其五自具牛種者十稅其四不許○故蒙古與州降將江文清楊思祖至京以文清為千戶思祖為衛鎮撫遣還招其部曲○詔翰林自今太廟祝文止稱孝子皇帝不稱昭代典則

臣凡遣太子行禮止稱命長子某不稱皇太子著為令○定朝會燕享舞樂之數

九奏樂曲皆按月律前三奏和緩中四奏壯烈後二奏舒長第一起臨濠之曲名飛龍引次開太平之曲名鳳雲會次安建業之曲名慶皇都次削羣雄之曲名喜昇平次平幽都之曲名賀聖明次撫四夷之曲名龍池宴次定封賞之曲名九重歡次大一統之曲名鳳皇吟次守承平之曲名萬年春其武舞曲名清海宇文舞曲名泰階平

大明集禮書成詔刊行之其書以吉凶軍賓嘉冠服車輅儀仗國號字學樂為綱

所該之目。吉禮十四曰祀天。曰祀地。曰宗廟。曰社稷。曰朝日。曰夕月。曰先農。曰太歲。風雷雲雨師。曰嶽鎮海瀆。天下山川城隍。曰旗纛。曰馬祖。先牧馬社。馬步。曰祭厲。曰祀典。神祇。曰三皇。孔子。嘉禮五。曰朝會。曰冊拜。曰冠禮。曰婚。曰鄉飲酒禮。賓禮二。曰朝貢。曰遣使。軍禮三。曰親征。曰遣將。曰大射。凶禮二。曰弔。曰喪儀。又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各一。樂三。曰鐘律。曰雅樂。曰俗樂。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備具。通五十卷。詔頒行之。命指揮韋正鎮守河州。

韋正上言。西邊軍糧。民間轉輸甚勞。而綿布及茶。可以易粟。今綿布運將至。乞併運茶。給各衛軍士。令其自相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五十四

貿易。庶省西民之勞。詔從其言。正初至河州時。城邑空虛。人骨山積。將士見之。咸欲棄去。正語之曰。正受命率若等出鎮邊陲。以拒戎狄。當不避艱險。致死命以報國恩。今既至此。無故棄去。一旦戎狄寇邊。其誰禦之。民被其害。則吾與若等。死亡無地。雖妻孥不得相保。與其死於王事乎。於是眾感激曰。願如公命。正日夜撫循其民。俾各安其居。河州遂為樂土。

遣斷事官黃儔齋詔諭遼陽等處官民來歸。○遣使致書于蒙古太子愛猷識理達剌。○冬十月初。省臺延聘儒士於午門。番直與諸將說書。

監察御史袁凱言。國家蕩平四海。固資將帥之力。然今

天下已定。將帥多在京師。其精悍雄傑之士。督兵有餘。而於君臣之禮。恐未悉究。臣願於都督府。延致通經學古之士。或五人。或三人。每於諸將朝望。早朝後。俱赴都堂。聽講經史。庶幾忠君愛國之意。全身保家之道。油然而生。而不自知也。天生人材。無非為天下國家計。其羣小無廉耻之人。有犯固在不赦。至於老成長者。或有過誤。且加矜恕。養廉耻。以收他日之功。則人材輩出矣。上嘉納之。遂勅省臺延聘儒士於午門。番直與諸將說書。

勅百官入朝。遇雨雪。許服雨衣。○命江夏侯周德興率兵討慈利土酋覃星及茅岡諸洞蠻。覃星復遁。○命作太廟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五十五

圭瓚。○十一月壬辰。大將軍徐達左副將軍李文忠等還至龍江。車駕出勞于江上。○徐達率諸將上平沙漠表。皇太子親王文武百官以次入賀。○丙申。大封功臣。上以武成告於郊廟。遂命大都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績。吏部定勳爵。戶部備賞物。禮部定禮儀。翰林院撰制誥。上御奉天殿。皇太子諸王侍。左丞相李善長。右丞相徐達。率文武百官列於丹陛左右。上詔諸將臣諭之曰。汝等其聽朕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已私。皆做古先帝王之典。善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思昔創業之初。天下擾亂。羣雄並起。當時有心於建功立業者。往往無法以馭下。故皆無成。朕本無意天下。今日成此大

業是皆天地神明之眷佑有非人力之所致然自起其以來諸將從朕被堅執銳以征討四方戰勝攻取其功何可忘哉今天下既定是用報以爵賞其新附將帥有功者亦如之凡今爵賞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無私如御史大夫湯和與朕同里間結髮相從屢建功勞然嗜酒妄殺不由法度趙庸從平章李文忠取應昌其功不細而乃私其奴婢廢壞國法廖永安戰鄱陽時奮勇忘身與敵舟相拒朕親見之可謂奇男子然而使所善儒士窺朕意嚮以邀封爵僉都督郭子興不奉王將之命不守紀律雖有功勞未足掩其過此四人止封為侯平章李文忠總兵應昌逐前元太子遠遁沙漠獲其皇孫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五十六

妃嬪重寶悉歸朝廷此功最大御史大夫鄧愈自幼相從屢更任使雖經摧挫口無怨言此二人者宜列公爵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與朕同鄉里朕起兵之時即從征討四方推強撫順勞勩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餘悉據功定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如爵不稱德賞不酬勞卿等宜在廷正論之無得退有後言諸將咸頓首悅服遂班爵行賞封公者六人宣國公李善長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大國中書左丞相進封韓國公食祿四千石信國公徐達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

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進封魏國公食祿五千石並賜帛百匹開平王常遇春子茂封鄭國公馮勝封宋國公李文忠封曹國公鄧愈封衛國公俱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並食祿三千石賜帛各八十四匹封侯者二十有八人湯和封中山侯唐勝宗封延平侯陸仲亨封吉安侯周德興封江夏侯華雲龍封淮安侯顧時封濟寧侯耿炳文封長興侯陳德封臨江侯郭子興封鞏昌侯王宗原封六安侯鄭遇春封營陽侯費聚封平涼侯吳良封江陰侯吳禎封靖海侯趙庸封南雄侯廖永忠封德慶侯俞通源封南安侯華高封廣德侯楊璟封榮陽侯康鐸封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五十七

靳春侯朱亮祖封永嘉侯傅友德封穎川侯胡均美封豫章侯韓正封東平侯黃彬封宜春侯曹良臣封宜寧侯梅思祖封汝南侯陸聚封河南侯俱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其食祿及賜帛各有差並賜誥命鐵券

戊戌大宴功臣

宴罷上曰創業之際朕與卿等勞心苦力艱難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萬幾不敢斯須自逸誠思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優游富貴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於憂患而忽於宴安然不知憂患之來常始於宴安也明者能燭於

未形昧者猶蔽於已著事未形猶可圖也患已著則無
及矣大抵人處富貴欲不可縱欲縱則奢情不可佚情
佚則淫奢淫之至憂危乘之今日與卿等宴飲極歡恐
久而忘其艱難故戒勉也明日魏國公徐達率諸將詣
闕謝 上退御華蓋殿賜達等坐從容燕語 上曰今
成一統之業皆汝諸將之功勞達等頓首曰臣等起自
畎畝際風雲之會每奉成筭出師征討問其次第如指
諸掌及其成功不差毫髮此天錫 陛下聖智非臣等
所能與也 上曰曩者四方紛亂羣雄並起與卿等初
起鄉土本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來觀羣雄
所為強者縱於暴橫弱者不能自立荒淫者迷於子女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五十八

貪殘者孰於貨寶奢侈者溺於富貴剽賊者喜於戰鬪
茲數者無救患之心徒為生民之患若士誠友諒恃其
兵強暴而無恩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人布信義守勤
儉所恃者卿等一心共濟艱危故來者如歸嘗與二寇
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為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
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
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
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有鄱陽之役與戰宜速吾
知士誠必不能踰姑蘇一步以為之援也向若先攻士
誠則姑蘇之城併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撤姑
蘇之城以禦之是我疲於應敵事有難為朕之所以取

昭代典則 卷六

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
宜無不下或勸朕盪平羣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
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
次及河洛者先聲既震幽薊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止潼
關之兵者知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
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并力一隅非易定
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將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
征張李二人望絕勢窮不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
拒朕師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
絕困獸猶鬪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
誠又相反至於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北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五十九

特餘事耳若此可以少解甲冑之勞矣於是達等皆頓
首謝○上一日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
退朝之暇所務者何事所接者何人亦嘗親近儒生乎
往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為先以戰鬪為能以
必勝為功今閒居無事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
之名將成功立業之故事君有道持身有禮謙恭不伐
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淫奢侈暴橫不法不能保全
終始者何人常以此為鑑戒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可與
古之賢將並矣○上頗聞公侯中有好神仙者悉召至
諭之曰神仙之術以長生為說而又謬為不死之藥以
欺人故前代帝王及大臣多好之然卒無驗且有服藥

一四五

以喪其身者蓋由富貴之極惟恐一旦身沒不能久享其樂是以一心好之假使其術信然可以長生何故四海之內千百年間曾無一人得其術而久住于世者人能懲忿窒欲養以中和自可延年有善足稱名垂不朽雖死猶生何必枯坐服藥以求不死况萬無此理當痛絕之

祭戰沒功臣

上思天下大定諸將之力然存者得膺爵賞死者不復見矣乃設壇親祭之且撫其兄弟子孫俾食其祿羣臣莫不感動又設壇祭戰沒軍士優養其父母妻子

辛亥命戶部覈民數給以戶帖○乙卯封中書右丞汪廣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六十一

洋為忠勤伯御史中丞劉基為誠意伯○以吏部尚書王與福為西安知府調刑部尚書郎本忠為吏部尚書○十二月己未戶部請於陝西大小鹽池設鹽課提舉司及撈鹽夫專事前辦從之

戶部言陝西察罕腦兒之地有大小鹽池請設鹽課提舉司撈鹽夫百餘人蠲免雜役專事前辦行鹽之地東至慶陽南至鳳翔漢中西至平涼北至靈州募商人入粟中鹽粟不足則以金銀布帛馬驢牛羊之類驗值準之如此則軍儲不乏民獲其利從之

以翰林侍講學士魏觀為國子祭酒編脩宋濂為國子司業○大明志書成命刊行之

先是命儒士魏俊民黃麓劉儼丁鳳鄭思先鄭權等六人編類天下州郡地理形勢降附始末為書凡天下行省十二府一百二十州一百八縣八百八十七安撫司三長官司一東至海南至瓊崖西至臨洮北至北平至是書成命送秘書監鈔梓頒行俊民等皆授以官

建奉先殿

上謂禮部尚書陶凱曰事死如事生朕祖考陟遐已久不能致其生事之誠然於追遠之道豈敢怠忽復感嘆曰養親之樂不足于生前思親之苦徒切于身後今歲時致享則于太廟至於晨昏謁見節序告奠古必有其制爾考議以聞於是凱奏太廟祭祀已有定制請于乾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六十一

清宮左別建奉先殿以奉神御每日焚香朔望薦新節序及生辰皆于此祭祀用常饌行家人禮上從之

封右丞薛顯為永成侯俾居海南

上召諸將諭之曰右丞薛顯始自肝胎來歸朕于之厚而待之至推心腹以任之及其從朕征討皆著奇績自後破慶陽追王保保戰賀宗哲其勇略意氣迥出眾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其性剛忍朕累戒飭終不能悛至於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及殺馬軍此罪難恕而又殺天長衛千戶吳富此尤不可恕也富自幼從朕有功無過顯因利其所獲華首殺而奪之師還之日富妻子服衰絰伺之于途索馬哭罵且訴冤于朕朕欲

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宥之則死者何辜今仍論功封以侯爵詔居海南分其祿為三以贍富之家。一以贍所殺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檢而國法不廢也若顯所為卿等宜以為戒諸臣皆頓首謝。

始命祭無祀鬼神

上以兵革之餘死無後者其靈無所依命議祀禮于是禮官奏按祭法王祭泰厲諸侯祭公厲大夫祭族厲泰厲古帝王之無後者公厲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古大夫之無後者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然則鬼之祭享亦無所歸則必為厲後世以為非禮之正遂不舉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六十一

行此祭無依之鬼乃或依附土木為民禍福以邀享祀者今于國都王國各府州縣及里社皆祭祀之使鬼有祭享禍厲不興亦除民害之一也。上命京都築壇于玄武湖中。天下府州縣設壇城北各里亦立祭壇歲以三月清明七月望日十月朔日長吏率僚佐晡時致祭正壇設城隍位壇下東西各席地壇之南立石刻祭文京都謂之泰厲至國謂之國厲府州謂之郡厲縣謂之邑厲民間謂之鄉厲著為定式。

壬午詔廷臣言得失

上以正月至是月日中屢有黑子詔廷臣言得失起必注萬鎰言日者陽之精也至陽之中而有黑子焉是陰

之奸乎陽也其在人事德為陽刑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刑勝乎德小人勝乎君子臣請凡臣民有罪法當死者皆三覆奏毋輒置之刑小人而奸君子之位者黜之庶乎天象可感也吏部尚書鄭本忠言日者君之象也在陛下脩德以禳之君德使脩則天變自消昔宋景公一言之善災戢猶為之退舍况陛下以天錫之資誠能益加脩省何天變之不可回哉且河南中原之士隱於山林者宜訪求之仕於朝者自能加其官或不能者加黜罰焉月事皆然天之仁愛人君監視告戒無所不在則人君體天心而施之於政者亦當無所不用其情也詩曰明明在上赫赫在下天人感應之機如此願陛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六十二

下母忽上皆嘉納其言

甲申享太廟行人禮百官免陪

享畢上諭禮部尚書陶凱曰經言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人僅方寸於此而能格神明於彼由至誠也然人心操舍無常必有所警而後無所放爾乃命禮部鑄銅人高一尺有五寸手執簡書曰齋戒三日凡致齋之期則置朕前庶幾心有所警省而不敢放也又諭李善長曰人之一心極難點檢起兵後年二十七八血氣方剛軍士日眾若不自省察任情行事誰能禁我者因思心為身之主帥如一事不合理則百事皆廢所以當自點檢此身與心如兩敵然時自相爭戰凡諸事為必求至

當以此號令得行。肇成大業。每遇祭祀齋戒之時。以為當整飭心志。對越神明。而此心不能不為事物所動。檢持甚難。蓋防閑此身。使不妄動。則自信已能。若防閑此心。使不妄動。尚難能也。凱頓首曰。陛下此言。乃聖賢治心之道。心既治。天下無難治矣。

江左陸翽之覆校

昭代典則 卷之六

昭代典則卷之七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元昇編

金陵周曰校刊

太祖高皇帝

辛亥四年春正月丙戌。中書左丞相李善長致仕。以汪廣洋為中書右丞相。胡惟庸為中書左丞。○丁亥。命征西將軍湯和征虜。前將軍傅友德等分道伐蜀。先是

上遣湖廣行省平章楊璟招諭明昇。璟至蜀。諭以禍福。使奉國入覲。明昇率於羣議不能決。璟還復以書曉之。

昭代典則 卷之七

復不能從。既而蜀將吳友仁寇興原。

上乃命中山侯湯和為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為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為右副將軍。暨楊璟葉昇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賴川侯傅友德為征虜前將軍。濟寧侯顧時為左副將軍。暨何文輝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

上諭和等曰。今天下大定。四海莫安。惟川蜀未平耳。朕以明玉環。嘗遣使脩好。存事大之禮。故於明昇。憫其稚弱。不忍加兵。遣使數加開諭。冀其覺悟。昇乃惑於羣言。反以兵犯吾輿。元雖敗。切而去。然豺狼之心。終懷嚙噬。不可不討。今命卿等率水陸舟師。分道並進。首尾攻之。

侍彼疲於奔命勢當必克但師行之際在肅行伍嚴制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斌之事可以為戒卿等慎之仍命宋國公馮勝往陝西脩城池衛國公鄧愈往襄陽訓練軍馬運糧餉以給征蜀軍士

詔禮部參攷祀郊廟社稷日月諸神冕服并百官陪祭冠服之制

禮部議奏

上親祀圓丘方立宗廟及朝日夕月服衮冕祭社稷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先農皆用皮弁服羣臣陪祭各服本品梁冠祭服從之

制玉圖記

昭代典則

卷之七

二

俱以蟠龍為紐其一方一寸五分文曰廣運之記其一方一寸二分以賜中宮文曰厚載之記其一方一寸二分高一寸六分以賜皇太子文曰大本堂記

建園丘方立日月社稷山川壇及太廟于臨濠○御史臺進擬憲綱四十條

上親加刪定詔刊行頒給因謂臺臣曰元時任官但貴本族輕中國之士南人至不得入風憲豈是公道朕之用人惟才是使無問南北風憲作朕耳目任得其人自無遮蔽之患殿中侍御史唐錄對曰臣聞元時遣使宣撫百姓初出之日四方驚動及至累無所為而去百姓為之語曰奉使宣撫問民疾苦來若雷霆去若收斂至

今傳以為笑今陛下視同仁任官惟賢九重風憲明立法度所以安百姓與太平天下幸甚臣等敢不精白一心欽承聖意

命給守邊將士綿襖

上謂中書省臣曰今日天寒有甚於冬京師尚爾況北邊荒漠之地冰厚雪深吾守邊將士甚艱苦爾中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綿襖運赴蔚朔寧夏等處以給將士省臣對曰守邊將士衣襖歲有常供無庸再運

上曰將士雖有常供朕固知之特以今天寒異於常時故命加給耳古人匹夫不獲引咎在躬况守邊將士尤朕所深念者其給之勿緩

昭代典則

卷之七

三

脩治廣西興安縣靈渠三十六陡

興安屬桂林府其水出海洋山自秦開桂林象郡鑿渠興安分為湘漓二水建三十六陡甃石為閘以防水泄漢馬援嘗脩築之故世傳為援所立歲久堤岸圯壞至是始脩治之水可溉田萬頃

以刑部郎中劉惟謙為本部尚書

上諭之曰膏粱所以充饑藥石所以療病使無病之人舍膏粱而餌藥石適足以害身仁義者養民之膏粱也刑罰者懲惡之藥石也為政若舍仁義而專務刑罰是以藥石毒民非善治之道也今權衡為刑官之長用法之際常體古人欽恤之意則張釋之干定國皆何為矣

卿其勉之

命各行省設科取士連試三年自後三年一舉著為定例
○建奉先殿于宮門內之東○戶部奏定淮浙山東中鹽
之例○故蒙古遼陽行省平章劉益以遼東州郡地圖并
籍兵馬錢糧之數遣使奉表來降詔置遼東衛指揮使司
以益為指揮同知○策試進士于奉天殿賜吳伯宗等一
百二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如令進士釋褐行釋菜禮○
中書省奏給宦官月俸三石命但月支廩米一石不許月
俸開端○命工部遣官往廣東買耕牛以給中原屯種之
民○命中書省戶部定文武官歲祿○廣西衛指揮僉事
左君翥等平溪洞蠻獍賜帛有差○詔定武官襲職之令

昭代典則 卷之七

四

凡大小武官亡沒悉令嫡長子孫襲職有故則次嫡承
襲無次嫡則庶長子孫無庶長子孫則弟姪應繼者襲
其職如無應繼弟姪而有妻女家屬者則以本官之俸
月給之其應襲職者必試以騎射之藝如年幼則優以
半俸沒於王事者給全俸候長襲職著為令

詔有司祭歷代帝王於陵寢不許祀三皇廟

禮部奏前代聖帝賢王自唐以來皆祭于陵寢唐玄宗
曾立三皇廟于府州縣春秋通祀而以醫藥王之甚非
禮也

帝曰三皇繼天立極以開萬世教化之源而汨於醫師
其可乎自今命天下郡縣毋得褻祀止命有司祭於陵

寢禮部復議三皇五帝三王漢以下創業之英主守成
之賢君歲時俱宜一體祭於陵寢

帝曰古先聖帝賢王以及歷代帝王曾主中原安人民
者皆春秋祭祀備安之君雖賢不祭主中原而昏愚者
亦不祀禮部復定議今祀帝王三十五在河南者十陳
州祀伏羲商高宗孟津縣祀漢光武洛陽縣祀漢明帝
章帝鄭州祀周世宗鞏縣祀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在
山西者一榮河祀商湯在山東者二須成縣祀唐堯曲
阜縣祀少昊在北平者三內黃縣祀商中宗滑縣祀顓
頊高辛在湖廣者二鄆縣祀神農寧遠縣祀虞舜在浙
江者二會稽縣祀夏禹宋孝宗在陝西者十五中部縣

昭代典則 卷之七

五

祀黃帝咸陽縣祀周文王武王成王宣王漢高帝文帝
景帝與平縣祀漢武帝長安縣祀漢宣帝三原縣祀唐
高祖醴泉縣祀唐太宗蒲城縣祀唐憲宗涇陽縣祀唐
宣宗歲祭用仲春秋朔復命陵寢所在禁民無得樵
採置牌刻祭之月日牲帛之數於其上俾所在有司守
之以為常式

閏三月甲子命吏部定內監等官品秩

上謂侍臣曰古之宦豎在宮禁不過司晨昏供役使而
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
侍小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及其為患有如城
狐社鼠不可以去朕謂此輩但當服事供禁豈可假以

種勢縱其狂亂。吾所以防之極嚴。但犯法者必斥去之。不令在左右。戒履霜堅冰之意也。

論省臺辦人稱正

論曰。朕謂平日知務學。必擇端謹文學之臣。官僚之職。日與之居。講說經史。畜養德性。博通古今。庶可以承藉天下國家之重。但人之相與氣習易移。與正人處則日習於正。如行康衢不為偏岐所惑。若與邪人處則日習於邪。如由曲徑往而不返。不覺入荆棘中矣。省臣對曰。知人最難。邪正亦未易辨。上曰。尊德樂義。斯為正也。便佞褻慢。斯為邪也。故驕奢淫佚。鮮不由於褻慢。而端莊中正。必皆本於好德。

昭代典則 卷之七

六

以兵部尚書劉直為治書侍御史

上諭之曰。臺憲之官。不專於糾察朝廷政事。或有遺闕。皆得言之。人君日理萬機。聽斷之際。豈能一一盡善。若臣下阿意順旨。不肯匡正。則貽患無窮。今權卿為侍御史。居朝廷之上。當懷寒謫之風。以為百官表率。至於激濁揚清。使奸邪屏跡。善人彙進。則御史之職。兼盡矣。○上嘗御東閣。方免冠而櫛。御史中丞陳寧侍御史商嵩來奏事。

上見之。遂移入便殿。遣人止寧等毋入櫛已。正冠出閣。始命寧等入見。

平章楊璟進次望瀾不利。

是月平章楊璟率師進次夔州大溪口。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其平章莫仁壽守之。以鐵索橫斷關口。及聞王師臨境。又遣左丞相戴壽。平章鄒興副樞飛大張益兵為固守計。壽等於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岸壁。引纜為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砲石。木竿鐵鏡其上。傍橋兩岸復置砲。以拒我師。於是璟遣指揮章權率兵出赤甲山。以逼夔州。指揮李某出白鹽山下。逼夔府南岸。以攻南城。寨環與都督會事王簡出大溪口。進攻瞿塘。扼江之衆。環戰不利。於是赤甲白鹽之師亦退還歸州。

夏四月丙戌。頰川侯傅友德克階州。遂克文州。

昭代典則 卷之七

七

先是友德陞辭。上密諭之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彼必謂地險而吾兵難至。若出其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既墮則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卿等不勇耳。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使人潛覘。知青州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於是引兵趨陳倉。選精銳五千為前鋒。擊綠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守將平章丁世真率眾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世真遁去。遂克階州。進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備橋。以渡。至五里關。蜀平章丁世真等復集兵據險。都督同知汪興祖雖

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擊攻破之世真僅以數騎遁去遂拔文州。

庚寅命永嘉侯朱亮祖為征虜右副將軍率師助伐蜀○癸卯傳友德克綿州

傳友德兵徇下江油彰明二縣遂趨綿州將至友德乃選精銳鼓行而前別遣都督僉事藍玉夜襲其壘蜀守將向大亨軍驚擾遂且友德麾兵乘之俄大風起諸軍順風縱擊蜀兵大敗遂克綿州龍驤衛指揮史鑑戰死大亨走保漢州

五月乙卯詔兌江西秋糧○乙亥詔兌兩浙秋糧○六月壬午傳友德克漢州

昭代典則 卷之七

八

友德兵至漢州阻水不得渡乃命軍中造鐵艦百餘艘時蜀人雖失階文猶恃漢水自固及聞我師造舟進取乃益震恐已卯戰艦成友德將進兵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水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為之解體初蜀人命偽丞相戴壽偽太尉吳友仁等悉眾守瞿塘以扼三峽之險及聞友德破階文擣江油壽等乃與友仁分瞿塘守兵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未至而友德舟師已逼漢州向大亨悉兵戰于城下友德選驍騎擊敗之既而壽等兵至友德下令諸將曰彼勞師遠來聞向大亨兵敗必洶洶一戰可几也乃親帥師迎擊壽等

大敗之遂拔漢州壽與大亨走城都臨江侯陳德追擊又敗之友仁走古城德德乃以濟寧侯顧時守漢州自將擊古城又大敗其眾友仁自古城遁還保寧

辛卯德慶侯廖永忠克夔州

先是中山侯湯和兵發歸州進攻瞿塘關以江水暴漲駐師大溪口上聞湯和欲候水平進師恐其逗遛緩事乃詔和曰傳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階文諸州及夔州果陽白水江之地兵既越險次于平川蜀人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首尾受敵疲於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候水退然後進師豈不失機慢事且朕前日所以語爾者獨不復記憶乎何怯之甚也德慶侯廖

昭代典則 卷之七

九

永忠聞命即率所部先進和猶遲疑未決友德木牌於江流延進兵自白鹽山伐木開道由紙牌坊溪以趨夔州永忠兵至舊夔州先是偽蜀丞相戴壽等守瞿塘關及還兵內援乃留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守城至是聞永忠兵至出兵拒戰永忠分軍為前後陣軍既接乃出後軍兩翼旁擊之興等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擒其元帥龔興殺溺死者甚眾辛卯廖永忠進兵瞿塘關永忠以山峻水急而蜀人設鐵索飛橋橫據關口我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昇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饑渴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山石石間蜀人不知覺也度其已至乃

率精銳出黑葉渡。分爲兩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矢既而將士昇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而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筒火炮夾擊。大破之。其將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索。擒同僉蔣達等八千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中出。侯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

戊戌蜀僞平章丁世真陷文州。指揮僉事朱顯忠死之。復昭代典則 卷之七 十

寇秦州。敗走爲其帳下小校所殺。傳友德克文州。留指揮僉事朱顯忠守之。僞夏平章丁世真令番寇數萬來攻顯忠。戰而却之。僞夏趙元帥復與世真合兵攻城。城中食且盡。外援不至。部下皆曰。與其陷死地。孰若出城求生路乎。顯忠厲聲曰。爲將守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求生路將軍耶。詰旦。世真攻圍益急。顯忠遂出兵東門拒戰。而世真復攻西門。日且暮。顯忠被傷。暴瘡決戰。力不支。城破。爲亂兵所殺。千戶王均諒被執。不屈。蜀人磔之于文州東門。初。顯忠領士卒七百餘人。及城破。僅二百人。既而友德調兵來援。世真棄城遁去。事聞。使祭顯忠。均諒厚恤其家。僞夏守金州。

九龍山寨平章俞思忠。聞傳友德已克階文。遂率其官屬軍民二千三百餘人。詣軍門降。獻良馬千匹。友德遣人送思忠等至京。上命還其馬。賜第居京師。仍賜思忠米五石。錢六千。餘各有差。世真復率其餘黨寇秦州。攻圍五十餘日。城中食盡。括牛畜以食軍。傳友德調兵來援。遂擊走之。世真逃竄山谷。自以拒敵官軍。殺傷者多。懼不敢出。夜宿梓潼廟中。爲帳下小校所殺。及蜀平。小校赴京言狀。中書省臣奏請賞之。上曰。小校殺本管。非義也。何賞爲。不許。

以李信詹同爲吏部尚書。論曰。吏部衡鑑之司。鑑明則妍媸無所遁。衡平則輕重

昭代典則 卷之七 十一 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任公平。以辨別賢否。母但庸庸碌碌克位而已。

德慶侯廖永忠。中山侯湯和。至重慶。明昇詣軍門降。永忠率舟師。自夔州乘勝抵重慶。是日。次銅鑼峽。明昇與右丞劉仁等大懼。仁勸明昇奔成都。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軍民。雖數萬。皆膽破心怖。豈能効力。若敵之拒戰。死傷必多。亦終不免也。不如早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明昇遂遣使詣永忠軍。全城納款。永忠以湯和軍未至。辭不受。交與湯和。至重慶。

會永忠以兵駐朝天門外。是日明昇回縛啣壁與母彭氏及其右丞劉仁等。奏表詣軍門降。和受壁永忠解縛。承制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撫諭戴壽何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遣指揮萬德送明昇等并降表于京師。

壬寅故蒙古右丞張良佐左丞房高遣使貢馬上蒙古所授印章勅金牌及獻賊殺劉益之賊。

先是故元平章劉益以遼東之地來降。朝廷遣斷事官吳立往宣詔置遼東衛於得利龐城以益為指揮同知。未幾故元平章洪保保馬彥輩共謀殺益良佐等率部下擒彥輩殺之。保保走哈出營遼東之眾因推良佐

昭代典則

卷之七

十一

與高權衛事。至是良佐以其事來聞。仍上其事于中書省曰。故指揮同知劉益總持戎旅。鎮撫遼東。知天命之有歸。遂全師而款附。寵承明詔。賜以印章。錫賚有光。感懷無極。蒙設遼東衛治。俾之仍典鎮兵。方盡小心。遽罹凶禍。賴多士之協心。執渠魁而就戮。乃推良佐等暫權衛事。統率諸軍。顧才德之劣。微懼弗堪。於荷負。况本衛地方遼遠。僻處海隅。肘腋之間。皆為敵境。其元平章高家奴固守遼陽山寨。知院哈刺張屯駐瀋陽古城。開元則有丞相也。先不花之兵。而金山則有太尉哈出之眾。彼此相依。互為聲援。今洪保保逃往其營。必有構兵之讎。乞留朝廷所遣斷事官。以鎮撫軍民。先將擒到逆

黨八丹知院僧兒械送京師。及前遼陽行省山東行樞密院銀印各一。軍民大小衙門銅印八十五。并各官所授前元官勅金牌總總上。右丞相汪廣洋等以聞。上以吳立張良佐等為遼東衛指揮僉事。其餘將校從本衛定擬職名奏聞。銓注。

戊申製宴享九奏樂章

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製宴享九奏樂章成。上之。其曲一曰本大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先是上厭前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為容悅。甚者鄙陋不稱。乃命凱等更製其詞。既成。上命協音

昭代典則

卷之七

十三

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為治。元時鼓樂俱廢。惟淫詞豔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為舞隊。諧戲殿廷。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音。願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諛譎淫蕩之樂。悉屏去之。

秋七月辛亥編存心錄成

上謂諸儒臣曰。朕聞歷代賢君事神之道。罔不祗肅。故百靈効祉。休徵類應。及乎衰世之君。罔知攸敬。違天慢神。非惟感召災譴。而國之禍亂。亦由是而致。朕為是懼。每於臨祭。必誠必敬。惟恐未至。故命卿等編此書。欲示

鑿戒夫水可以鑿形古可以鑿今是編所載善惡豈惟行之於今將俾子孫以為法守

遣使齎書諭哈出

遼東衛遣人奏言元將哈出據金山擾邊為遼陽患乞益兵以備乃遣黃儔齎書諭哈出曰前者萬戶黃儔回聞將軍威震遼左英資如是足以保定一方然既往不復君子當察昔在趙宋君主天下立綱陳紀黎庶莫安逮至末年權綱解紐故元太祖興于朔方世祖人統中國此皆天道非人力也元之疆宇非不廣人民非不多甲兵非不眾城郭非不堅及紅巾起于汝穎羣盜徧于中原偽名僭號者繼出小明王稱帝于亳徐真一

昭代典則

卷之七

十四

稱帝于靳陳友諒稱帝于九江張士誠稱王於姑蘇明昇稱帝于西蜀彼四帝一王皆擁兵數萬割據中夏踰二十年朕本淮民為羣雄所逼因集眾禦亂遂渡江與將軍會于太平比待他俘特加禮遇且知將軍為名家故放北歸今又十七年矣朕見羣雄無成調兵四出北平中原南定闕越東取方氏西收巴蜀四帝一王皆為俘虜惟元君奔北自亡華夷悉定天下大安此天命非人力也近聞將軍居金山大張威令吾兵亦守遼左與將軍旌旗相望將軍若能遣使通問貢獻姑容就彼順其水草猶可自逞一方不然胡無百年之運大厦既傾非一木可支爨之後先惟將軍目思之儔至金山哈出

出拘留不遣

遣使命魏國公徐達自北平往山西操練士馬徐達駐師北平以沙漠既平徙北平山後之民二萬五千八百戶一十九萬七千二十七口散處衛府籍為軍者給衣糧籍為民者給田以耕至是命往山西操練士馬諭之曰凡為國者貴有備有備則無患古人當平康之時克詰戎兵內以安國家外以制四夷况山西地近胡虜尤不可無備故命卿帥諸將校繕脩城池訓練士卒如調遣征進迤西等處從便行之其太原蔚朔大同東勝軍馬及新附鞬輶官軍悉聽節度定置遼東都指揮使司以馬雲葉旺為都指揮使吳泉馮

昭代典則

卷之七

十五

祥為同知王德為僉事總轄遼東諸衛軍馬上以劉益之變而元臣哈出等未附故命雲等鎮之仍遣雲諭祭劉益

庚申頰川侯傅友德克成都

友德兵圍成都戴壽向大亨等出戰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前鋒以火器衝之象却走壽兵躡藉死者甚眾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壽等亦得家書聞重慶已降而至家皆完乃籍府庫倉廩遣其子詣軍門納款友德許之翌日壽率其屬降友德按兵入自東門得士馬三萬分兵徇下川屬州縣之未附者崇慶知州尹善清拒戰擊敗斬之判官王桂葉遂率耆民詣軍中降

禮記元御史大夫福壽

先丙申歲王師下建康或勸福壽避福壽曰我
臣與城存亡竟死之上謂中書省臣曰朕渡江以來
之守臣如御史大夫福壽仗義守職保障其民以身殉
國雖無甲兵外援而能臨難不避可謂忠臣矣宜立祠
令有司歲時致祭

謫國子祭酒魏觀為龍南知縣司業宋濂為安遠知縣

濂上孔子廟堂議曰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不以
古之禮祀孔子。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
之人與古異也古者王人西向几筵在西也漢章帝幸
魯祠孔子帝西面再拜開元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

昭代典則 卷之七

十六

獻官西向猶古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南
面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木主棲神天子諸侯廟皆
有主大夫束帛士結茅為最無像設之事開元禮設先
聖神座於堂上兩楹開先聖東北皆莞席尚掃地而祭
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搏土而肖像焉失神而明之之
義矣古者灌鬯燭蕭求神於陰陽也今用熏蕪代之非
簡乎古者朝覲會同郊廟祭饗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
師監之示嚴敬也今以秉炬當之非實乎又古之道有
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謂之先師若漢
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民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也又凡始
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謂國無先聖

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鳳
周公魯有孔子則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祭其先師非
其師弗學非其學弗祭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
集群聖之大成顏曾思孟實傳其道尊之以為先聖先
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若七十二子止於國學設之庶
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
二賢配諸州惟配顏子今以荀况之言性惡楊雄之事
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
融之黨附勢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立學
專以明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
先契文王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尚祖也今

昭代典則 卷之七

十七

回參伋坐饗堂上而其父列食於廡間顛倒拜倫莫此
為甚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士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
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時祭皆釋奠今專用
國朝所制釋奠有樂無聲釋菜無樂是二釋之重輕以
樂之有無也今襲用魏漢律所制大晟樂乃先儒所謂
亂世之音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而儀注皆
不可考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為詳所謂三獻
獻後各飲福卽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
唯初獻得行之可乎哉他如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
器用禱乎雅俗升降昧乎左右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
盡若乃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

武次而列焉。畢陶伊尹太公周公暨...
 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為通祀。則自天子下達。苟
 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
 夫矣。昔周立四代之學。學有先聖。庠以舜。夏學以禹。
 殷學以湯。東膠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
 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上不
 喜。謫灑安遠知縣祭酒魏觀。亦以考禮稽緩皆謫。
 遣佛林國故民規古論持詔。以即皇帝位。號國大明。建元
 洪武。諭其國王。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使奉表來朝。
 表言安南侵其土境。乞賜兵器樂器。樂人。俾安南知占

昭代典則

卷之七

十八

城乃聲教所被。輸貢之地。不敢欺凌。上命中書省移咨
 其國。已令安南即日罷兵。爾國亦宜各保疆土。所請兵
 器。以助爾相攻。非撫安之義。樂器樂人。語音有異。難以
 發遣。若爾國有習華語。可教音律者。選數人赴京習之。
 并諭福建行省。占城海船貨物。皆免其征。以示懷柔之
 意。
 蜀明昇至京朝見。授歸義侯。賜居第于京師。○淮安侯華
 雲龍統兵雲州。擒故蒙古平章僧家奴而還。○八月癸巳
 浮泥國王馬合謀遣使進表。篋貢方物。○己亥。江夏侯周
 德興等克保寧。
 先是上遣使諭中山侯湯和等曰。為將貴審機而重料

故古云。雖有智慧。不如乘勢。今全蜀已下。惟吳友仁尚
 據保寧。偷旦夕之命。乘機而取之。此破竹之勢。無不克
 者。將軍徘徊不進。何也。吾付將軍以大任。而臨事往往
 逗撓如此。何以總軍政寄國命乎。和等聞詔。始道周德
 興會傳友德兵。克其城。執吳友仁。械送京師。蜀地悉平。
 已酉。高州海寇羅子仁等作亂。通判王名善以被執不屈。
 死雷州衛。遣千戶黃善討平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庚申。三佛齊國王馬哈刺札八刺十遣使奉金表。貢方
 物。○冬十月庚辰。令天下遇有災變。即以實聞。
 上謂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聞
 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嘗命天下勿奏祥瑞

昭代典則

卷之七

十九

若災異即時報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遇災異或匿而
 不舉。或舉不以實。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其諭天
 下。遇有災變。即以實上聞。○上嘗謂丞相汪廣洋曰。朕
 觀前代人君。多喜佞諛。以飾虛名。甚至臣下詐為瑞應。
 以恣矯誣。至於天災垂戒。厭聞于耳。如宋真宗亦號賢
 君。初相李沆。日聞災異。其心猶存警惕。厥後澶淵既盟。
 大臣首啓天書。以侈其心。羣下曲意迎合。苟圖媚悅。致
 使言祥瑞者。相繼於途。獻芝草者。三萬餘本。朕思凡事
 惟在於誠。况為天下國家。而可偽乎。爾中書自今。凡祥
 瑞不必奏。如災異及蝗旱之事。即時報聞。廣洋叩首曰。
 陛下敬天勤民。孰大於此。非惟四海蒼生。亦為聖

子誠孫萬世之謨訓也。臣謹奉詔旨。○上嘗御奉天門，謂吏部尚書詹同日論行事於目前，不若鑒之於往古。卿儒者宜知先古帝王為治之道，試為朕言之。同對曰：古先帝王之治，無過於唐虞三代，可以為法也。上曰：三代而上，治本於心；三代而下，治由乎法。本於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為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蓋有時而窮。然為治者，違乎道德仁義，必入于權謀術數，甚矣擇術不可不慎也。○上嘗與廷臣論刑法，御史中丞陳寧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上曰：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眾，鉤索下情而巧偽必滋。夫墨石之剛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則木與則。卷之七 三十一

金鐵之溪，水非不清，而魚鼈不生；古人立法置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秦有鑿趾抽脅之刑，慘夷之誅，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所謂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則民無措其手足矣。朕聞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寧慚而退。

辛未諭省府臺臣謹備胡戎。上御奉天門，諭省府臺臣曰：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於中國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如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殺害夷人，焚其宮室，俘虜男女數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

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敝中土，載諸史冊，為後世譏。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為中國患，不可不謹備之耳。卿等當記所言，知朕此意。○上嘗觀大學衍義，至晁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晁錯之言，其所該者廣，真氏之言，其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臨行陣，觀兩軍交戰，出沒於鋒鏑之下，呼吸之間，創殘已甚，心甚不忍。嘗思為君恤民所重者，兵與刑耳。濫刑者陷人於無辜，黷兵者驅人於死地。有國者所當深戒也。○上嘗與侍

昭代典則 卷之七 三十一
臣論孫子或曰：武之書，自易以及難，其法先粗而後精，其言約而要，故叩之而不窮，求之而益隱。或曰：武之術，其高者在於用常，而知變若實在彼，則變而為虛。虛在此，則變而為實。機妙莫測，此用武之權衡，千古不可易也。或又曰：武之術，以詭道勝。至於終篇而用間，曰：計以情而生，情以間而得，苟遇不可間之君，無可乘之隙，將何以得其情哉？人各持其說。上曰：以朕觀之，武之書，雜出於古之權書，特未純耳。其曰不仁之至，非聖之主，此說極是。若虛實變詐之說，則淺矣。苟君如湯武，用兵行師，不待虛實變詐，而自無不勝。虛實變詐之所以取勝者，特一時詭遇之術，非王者之師也。然則術終亦窮。

耳。蓋用仁者無敵，恃術者必亡。觀武之言，與其術亦有相悖。武之書必有所受，而武之術則不能盡如其書也。癸巳日本國王良懷遣其臣僧祖來進表箋貢方物。

先是遣趙秩等往日本國宣諭秩泛海至析木崖入其境，關者拒勿納。秩以書達其王，王乃延秩入，秩諭以中國威德而詔旨有責讓其不臣中國語。王曰：吾國雖夷狄僻在扶桑，未嘗不慕中國之化，而通百奉，惟蒙古以戎狄泄華夏，而以小國視我，我先王曰：我夷彼亦夷也，乃欲臣妾我，而使其使趙姓者，誅我以好語，初不知其規國也。既而使者所領水犀數十艘，已環列於海崖，賴天地之靈，一時雷霆風波，漂覆幾無遺類，自是不與通。

昭代典則

卷之七

七十一

者數十年。今新天子帝華夏，天使亦姓趙，豈昔蒙古使者之雲仍乎。亦將誅以好語而襲我也。命左右將刃之。秩不為動，徐曰：今聖天子神聖文武明燭八表，生于華夏而帝華夏，非蒙古比。我為使者，非蒙古使者，後爾若悖逆不吾信，即先殺我，則爾之禍亦不旋踵矣。我朝之兵，天兵也，無不一當百。我朝之戰艦，雖蒙古戈船百不當其一。况天命所在，人孰能違。豈以我朝之以禮懷爾者，與蒙古之襲爾國者比耶。於是其王氣沮，下堂延秩禮遇有加。至是奉表箋稱臣，遣祖來隨秩入貢。詔賜祖來等文綺帛，仍賜良懷大統曆及文綺紗羅。諭指揮郭英等保身與家之道。

上御武樓，指揮郭英等侍。上謂英等曰：朕嘗思保天下，汝等能思保身家乎。英曰：臣性至愚，亦嘗念及此。上曰：朕命軍士往臨濠造宮殿，汝等又役之為私室，是保身家之道與。英等駭愕請罪。上曰：朕每思所以保汝輩之道，汝輩乃不思保其身，誠愚也。昔朕皇考嘗言：凡人守分植財，如置田穫穡，歲有常入，用之無窮。若悖理得財，如貪官污吏，獲利雖博，有喪身亡命之憂。今汝等有勳勞於國，朕既酬以爵祿，是即恒業，能守而勿失。子孫永賴，不然將無後憂乎。英等頓首謝曰：陛下訓飭臣等切至，銘刻不敢忘也。

召龍南知縣魏觀，安遠知縣朱濂，以為禮部主事。○命官

昭代典則

卷之七

七十一

更犯賊罪者無貸。初元末政弊，仕進者各賂遺權要，邀買名爵。下至州縣簿書小吏，非財賂亦無得而進。及至臨事，輒蠹政習獄，大為民害。上深知其弊，嘗曰：此弊不革，欲成善治，終不可得。故有是令。詔靖海侯吳禎籍方國瑛所部溫台慶元三府軍士及蘭秀山無田糧之民，嘗充船戶者，隸各衛為軍。凡十一萬一千七百三十人。征西將軍中山侯湯和、征虜前將軍潁川侯傅友德等還京，論功行賞。

詔潁川侯傅友德統大軍，冒越險阻，首克階文，破緬漢。

成都克保寧諸郡。德慶侯廖永忠破瞿塘。下重慶。致列
昇出降。二人功最大。各賞白金二百五十兩。綵段二十
表裏。濟寧侯顧時。臨江侯陳德等。都督僉事何文輝。金
朝興等。及各指揮千百戶。鎮撫總小旗軍士。各賞有差。
惟營陽侯楊璟。南雄侯趙庸。永嘉侯朱亮祖。不與賞。上
諭璟等曰。爾三人不賞。亦能自知其過乎。楊璟粗識文
字。命爾統軍。屢嘗失利。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添
竈滅竈。人莫我知。爾乃輕信敵人詭計。輒使黃永謙往
彼。使知我虛實。雖鎗釜之數。亦盡知之。爾嘗從克保寧
當有微賞。然爾先於潞州失陷軍馬。及攻覃屋寨。久不
能克。進攻瞿塘。又致覆敗。較之破保寧之功。不足以掩

昭代典則

卷之七

二十四

過趙庸從克李逢春寨。及下保寧。亦有微勞。然中山侯
調遣率兵。取桑植容美洞。會江夏侯合攻覃屋寨。至中
道而還。向非曹良臣老於行陣。功何由成。今不汝罪。思
亦至矣。朱亮祖比至重慶。而城已下。雖有跋涉之勞。而
檀杖殺軍校。罪浮于功。賞何可得。爾等宜益自脩省。奮
志勉力。以圖後功。璟等皆頓首謝。明日上復諭中山侯
湯和曰。朕前者命爾統師伐蜀。爾乃駐兵歸州。逗遛不
進。非穎川侯。越關渡險。直入劔閣。致戴壽撤瞿塘之兵。
還援漢州。德慶侯因得乘虛攻破瞿塘。則西蜀何由可
下。後攻保寧。又不勇往。爾朕舊人。自濠梁相從。軍功不
細。宜爵爾為公。緣功過不相掩。封爾為第一侯爵。今又

不能自奮。而使他將得上功。朕甚為爾惜。朕之論功
行賞。如衡鑑之於物。無少差爽。必合於大公至正之道。
雖欲爾私。不可得也。和叩頭謝曰。陛下屬臣以大任。而
臣愚劣。失機緩事。死有餘責。陛下天地之量。宥而不誅。
臣已過望。况敢希重賞乎。

速漢中知府費震至京。詔釋之。

初震在漢中。多善政。值大軍平蜀之後。陝西旱饑。漢中
尤甚。鄉民多聚為盜。莫能禁戢。是時府倉儲糧十餘萬
石。震即日發倉令民受粟。具以狀奏聞。自是攘竊之盜
與隣境之人來歸者。令為保伍。驗丁給之。賴以全活者
甚眾。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上聞而嘉之。至是以他

昭代典則

卷之七

二十五

事被逮。上曰。震良吏也。釋之。以為牧民者勸。震初為吉
水州知州。亦以寬惠愛民。有善政。後累官至戶部尚書。
詔定官民揖拜禮。
上以軍民行禮尚循胡俗。飲宴行酒。多以跪拜為禮。乃
命省臣及禮部官。定為儀式。申禁之。
壬子洪武五年春正月壬子。置親王護衛指揮使司。瑄
里國王卜納的遣使奉金葉表。貢方物。并繪其土地山川
以獻。
上謂中書省臣曰。西洋瑣里。世稱遠番。涉海而來。難計
年月。其朝貢無論。疏數厚往。而薄來。可也。於是賜卜納
的。大統曆。及金織文綺紗羅。使臣幹的。赤刺丹。八兒山

綺紗羅有差

翰林待制王禕齋詔諭雲南

語曰朕惟天生斯民必立之君以撫治之曩者元君失政海內鼎沸疆宇瓜分其盜據境土擅生殺者不可勝數生民塗炭十有七年朕起布衣提義師開基江左命將四征西平陳友諒東縛張士誠南下閩粵北靖幽燕莫安華夏復我中國舊疆遂為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夷播告朕意使者所至蠻夷酋長莫不稱臣入貢惟爾梁王把都平章段光都元帥段勝守鎮雲南亦嘗遣人告諭不意蜀戴壽等憑恃險隘拒絕中道致使朕意不達爾土去

昭代典則

卷之七

二十六

年遂與問罪之師分命大將軍率馬步舟師水陸並進直抵重慶明昇面縛銜壁出降繼平成都生擒戴壽即其郡邑設置官守西土既寧復遣使往諭爾等尚恐未達今因北平送至蘇成稱爾等北使之入故復遣齋詔往諭朕雖不德不及我中國古先聖王使四夷懷服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故茲詔諭爾其悉之禕至雲南梁王久留不遣

甲子遣使楊載以建國大明建元洪武諭琉球知之○賜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交趾弓五十彤

弓百

上謂之曰古者諸侯有四夷之功則賜之弓矢卿等宜

力四方故有此賜達等謝何以當上曰古人有言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覺雖貴罰也卿等開國之臣其章大矣故賜以此不為過也

徙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于高麗

陳理明昇居常鬱鬱不樂頗出怨言上聞之曰此童孺輩言語小過不足問但恐為小人壘惑不能保其始終宜處之遠方則黨隙無自至可始終保全矣於是徙之高麗遣元樞密使延安答理護送而往仍賜高麗王紗羅文綺俾善待之

詔犯罪當誦兩廣充軍者俱發臨濠屯田○命靖海侯吳順率舟師運糧遼東以給軍餉○命禁下第舉人不許撫

昭代典則

卷之七

二十七

拾玉司

上謂禮部臣曰近代舉人不中程式多不省已自脩以圖後進往往撫拾玉司細故謗毀以逞私忿禮讓廉耻之風不立今後有此者罪之

遣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分道征王保保

上御武樓與諸將臣籌邊事○中書左丞相魏國公徐達曰今天下大定民庶已安北虜歸附者相繼惟王保保出沒邊境今復遷居和林臣願鼓率將士以勦絕之上曰彼朔漠一窮寇耳終當絕威但令敗亡人眾遠處絕漠以死自衛因獸猶關况窮寇乎姑置之諸將曰王

保保狡猾狙詐使其在終必為寇不如取之永清沙漠
 上曰卿必欲征之須兵幾何達曰得兵十萬足矣
 上曰兵須十五萬分三道以進於是命達為征虜大將
 軍出中路曹國公李文忠為左副將軍出東路宋國公
 馮勝為征西將軍出西路 上戒曰卿等力請北伐志
 氣甚銳然古人有言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今兵出三道
 大將軍由中路出鴈門揚言趨和林而實遲重致其來
 擊之必可破也左副將軍由東路自居庸出應昌以掩
 其不備必有所獲征西將軍由西路出金蘭取甘肅以
 款其兵令虜不知所為乃善計也卿等宜益思戒慎不
 可輕敵達等遂受命而行

昭代典則 卷之七

二十八

命衛國公鄧愈江夏侯周德興江陰侯吳良分道討古州
 田州澧州等處洞蠻

鄧愈兵至澧州遣楊璟討散毛柿溪赤溪安福等二十
 九洞平之吳良攻五開銅鼓潭溪古州諸蠻誅其首惡
 撫其餘黨凡平二百二十三洞籍其民一萬五千收集
 逃散士卒四千五百四十人周德興等討婪鳳安田等
 州諸洞蠻悉平之各班師還京

二月己卯諭羣臣各盡其職

上諭羣臣曰凡居官者任之大小雖不同要皆盡其職
 而已昔范文正公居位凡日之所為必求與食相稱或
 有不及明日必補之其心始安賢人君子於國家盡心

如此朝廷豈有廢事天下安得不治元之將亡內外諸
 官皆安於苟且不脩職事惟日食肥甘因循度日凡生
 民疾苦政事得失略不究心由是紀綱廢弛民心日離
 遂致土崩此皆近事可為明鑑朕每夜不安寢未明視
 朝常恐天下之事或有廢息不舉民受其弊卿等當體
 朕懷夙夜盡心能循厥職則無負國家異日垂名青史
 豈不美乎

丙戌安南陳叔明遣使朝貢却之

陳叔明遣其臣阮汝霖來朝奉表貢馴象禮部已受其
 表將入見主事曾魯取其副視之曰前王乃陳日煜今
 表曰叔明必有故也亟白尚書詰之蓋叔明逼死日煜

昭代典則 卷之七

二十九

而奪其位懼朝廷致伐故托脩貢以規意汝霖不敢隱
 其言之 上曰島夷何狡猾如是却其貢不受

定四川茶鹽之制

戶部言四川產巴茶凡四百七十七處茶二百三十八
 萬六千九百四十三株茶戶二百一十五宜依定制每
 茶十株官取其一徵茶銀兩無戶茶園令種種以十分
 為率官取其八歲計得茶一萬九千二百八十九斤令有
 司貯候西番易馬從之 戶部言四川鹽井計一千四
 百五十六處已開煎三百八十八處其未開者一千七
 十六處遂命會計各郡邑軍民歲食及鹽馬司亦馬歲額
 之數煎辦餘井並棄之 四川茶鹽都轉運司言碶壩

永寧筠連諸處所產之茶各剪刀粗葉惟西番夷僱用之。自昔商販未嘗出境既非茶馬司巴茶之比宜別立茶局徵其稅易紅纓袍衫朱布椒蠟可資國用其居民所收之茶亦宜依江南茶法於所在官司給引販賣公私便之。今擬設永寧茶局一曰界首鎮歲收茶一十八萬八千斤雅州茶局一曰碉門歲收茶四十一萬一千六百斤成都茶局三曰灌州歲收茶七千四百三十斤曰安州歲收茶一萬三千一百七十斤曰筠連州歲收茶二十九萬六千二百八十斤既收則徵其什一於官詔從之

高麗國王王頴請遣子弟入太學

昭代典則

卷之七

三十一

其詞曰秉彝好德無古今愚智之殊用夏變夷在禮樂詩書之習故我東夷之人自昔以來皆遣子弟入太學不惟知君臣父子之倫亦且仰聲明文物之盛伏望皇上察臣向化之誠使五鄉之童得齒庠序之胃不勝慶幸。上顧謂中書省臣曰高麗欲遣子弟入學此亦美事但其涉海遠來離其父母未免彼此懷思爾中書宜令其國王與羣下熟議之為父兄者果願遣子弟入學為子弟者果聽父兄之命無所勉強即遣使護送至京或居一年或半年聽其歸省也

三月命禮部重定官民相見禮

先是元俗官僚相見輒跪一足以為禮拜則以叩頭為

致敬既拜復跪一足屬官下人見上司官長與為禮即引手於後退却若避之然上甚厭之自即位初即加禁止然舊習不能盡革至是復定為儀節令頒示之上謂禮部臣曰禮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志成周設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夫制中莫如禮脩政莫如禮故有禮則治無禮則亂居家有禮則長幼序而宗族和朝廷有禮則尊卑定而等威辨元以夷變夏民染其俗先王之治幾乎息矣而人情狃於淺近未能卒變今命爾稽考典禮合於古而宜於今者以頒布天下俾習以成化庶幾復古之治也

以禮部主事魏觀為蘇州知府○都督監玉遇王保保於

昭代典則

卷之七

三十一

主刺河擊敗走之○夏四月宣化盜起劫南寧府詔發廣西官軍討平之

初南寧指揮僉事左君弼戢民之無籍者為軍又縱所部軍士入山伐木民多驚擾遂相構為盜至是討平之斬首百餘級生擒二千八百餘人獲馬五十疋仍命大都督府按罪君弼而禁戢其卒

詔天下舉行鄉飲酒禮

上以海內宴安思化民復古乃詔禮部取儀禮及唐宋之制周官讀法之旨參定鄉飲禮儀頒行之

大將軍徐達及虜兵戰于嶺北敗績○中書右丞王溥以建言物異來言斥之

王溥遣人來言近督工取材木建昌蛇舌殿衆兒殿上有衣黃衣者歌曰龍蟠虎踞勢岩巖赤帝重興勝六朝八百年終王氣復重華從此繼唐堯其聲如鐘歌已忽不見上曰明理者非物怪可惑守正者非讖諱可干漢之文成五利足以爲戒事涉妖妄豈可信耶

天旱命官中蔬食遂大雨
夏至祭地祇於方丘禮畢還宮皇后妃嬪見上曰方農時天久不雨秧禾未入土朕恐民之失望也甚憂之汝等宜皆蔬食自今日始俟雨澤降復常膳如故於是官中自后妃而下皆蔬食是夜大雨詰旦水深尺餘皇后具冠服賀且曰妾事陛下二年每見愛民之心拳拳昭休典則

卷之七

三十一

於念慮之間今茲大旱陛下誠言所孚天心感格遂致雨澤之應民得足食妾敢進賀上曰人君所以養民也民與君同一體民食有缺吾心何安幸上天垂念獲茲甘雨吾何德以堪皇后能同心憂勤天下國家所賴也六月定宦官禁令○命禮部議官儀女職之制

禮部具陳周制後宮設內官以贊內治漢制設內官一十四等凡數百人唐制設六局二十四官凡一百九十人女使五十餘人皆選良家子女充之上以爲古者所設過多宜防女寵垂法將來乃命重加裁定遂定設六局一司局曰尚宮曰尚儀曰尚服曰尚食曰尚寢曰尚功司曰尚正尚寶局則總行六尚之事尚官局掌導引

中官總司紀司言司簿司閤之事尚儀局掌禮儀起居總司籍司樂司賓司贊之事尚服局掌宮內服用總司寶司衣司仗司飾之事尚食局掌供內膳總司饌司醢司藥司供之事尚寢局掌燕寢總司設司與司苑司燈之事尚功局掌督女工總司製司環司綵司計之事官正司掌戒令責罰之事凡官七十五人女使十八人比古減一百四十人

戊寅征西將軍馮勝左副將軍傅友德師至甘肅故蒙古將上都驢降

初勝等師次蘭州友德先率驍騎五千直趨西涼遇元失刺罕之兵戰敗之至永昌又敗元太尉朵兒只巴于昭休典則

卷之七

三十一

忽刺罕口大獲其輜重馬牛進至掃林山勝等師亦至共擊走胡兵友德手射死其平章不花追斬其黨四百餘人降太尉鎖納兒加平章管著等至是上都驢知大軍至率所部吏民八百三十餘戶迎降勝等撫輯其民留官軍守之遂進至亦集乃路守將卜顏帖木兒全城降師次別駕山口元岐王朵兒只班遁去追獲其平章長加奴等二十七人及馬駝牛羊十餘萬友德復引兵至瓜沙州又敗其兵獲金銀印馬駝牛羊二萬而還癸巳定六部職掌

吏部掌天下官吏選法封勳考課之政其屬有三一曰總部掌文選二曰司勳部掌官制三曰考功部掌考選

戶部掌天下戶口田土貢賦經費錢課之政其屬有四
一曰總部掌天下戶口田土貢賦水旱災傷二曰度支
部掌考校賞賜祿秩三曰金部掌課程市舶庫藏錢帛
茶鹽四曰倉部掌漕運軍儲出納料量禮部掌天下禮
儀祠祭燕享貢舉之政其屬有四一曰總部掌祠祭醫
藥喪葬僧道度牒三曰膳部掌燕享四曰主客部掌貢
獻建言四夷朝貢賞賚兵部掌天下武選廐驛甲仗之
政其屬有三一曰總部掌軍務符驗巡檢二曰職方部
掌城池郵置烽堠四夷歸化三曰駕部掌鹵簿馬政車
輅驛傳兵器刑部掌天下刑法及徒隸勾覆關禁之政
其屬有四一曰總部掌律令獄具盜賊圖毆稱寃二曰

昭代典則

卷之七

三十四

都官部掌徒流戒諭審決三曰比部掌贓罰凡犯錢糧
戶婚田土茶鹽之法者四曰司門部掌門禁軍政關渡
捕亡詐偽略誘工部掌天下百工屯田山澤之政其屬
有四一曰總部掌城垣工匠二曰虞部掌捕獵窰冶爐
冶軍需造紙鼓鑄三曰水部掌水利水害壩閘橋梁舟
車四曰屯田部掌屯田墾田圩岸廩舍竹木薪炭各部
設郎中員外郎主事分掌其事而以尚書侍郎總其政
務
左副將軍李文忠及虜兵戰于阿魯渾河大破走之
文忠率都督何文輝等兵至口溫之地虜聞之夜棄營
遁獲其牛馬輜重無算遂進至哈刺芥來虜部落驚潰

復進至臚胸河文忠諭將士曰兵貴神速宜乘勝追之
千里襲人難以重負於是留部將韓政等守輜重命士
卒人持二十日糧兼程而進至土刺河虜將蠻子哈刺
章覘知之悉騎渡河設陣以待文忠督兵以戰戰數合
虜稍却復進至阿魯渾河虜兵益衆搏戰不已文忠馬
中流矢急下馬持短兵接戰從者劉義直前奮擊以身
蔽文忠指揮李榮見事急以所乘馬授文忠自奪虜騎
乘之文忠策馬橫槊麾衆更進於是士卒鼓勇皆殊死
戰虜遂敗走獲人馬以萬計追至青海虜兵又集文忠
勒兵據險樵牛阜士縱所獲馬畜于野示以閑暇居三
日虜疑有伏不敢逼乃遁去文忠亦引還夜行失故道

昭代典則

卷之七

三十五

至桑歌兒麻士卒無水渴甚文忠默禱於天忽所乘馬
跑地長鳴泉水湧出人皆以爲天助云是役也宣寧侯
曹良臣驍騎左衛指揮使周顯振武指揮同知常榮神
策衛指揮使張耀俱戰歿
句容縣民獻嘉瓜二同蒂而生
上御武樓中書省率百官進禮部尚書陶凱奏曰陛下
臨御同蒂之瓜產於句容句容陛下祖鄉實爲禎祥蓋
由聖德和休國家協慶故雙瓜連蒂之瑞獨見如此以
彰陛下保民愛物之仁非偶然者上曰草木之瑞如嘉
禾並蓮合歡連理兩岐之麥同蒂之瓜皆是也卿等以
此歸德於朕朕否德不敢當縱使朕有德天必不以

物之禎祥示之苟有微過必垂象以譴告使我克謹其
身保民不至於禍殃且草木之祥生於其土亦惟其土
之人應之於朕何預若盡天地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
禎故禎祥不在於微物遂為贊賜其民錢千二百

作鐵榜申誠公侯

詞曰朕起布衣賴股肱宣力平定天下既已論功行賞
封為公侯錫以鐵券頒以重祿令傳子孫共享太平尚
慮公侯之家奴僕人等習染頑風冒犯國典今以鐵榜
申明律令朕諭卿等除親屬別議外凡奴僕一犯即用
究治於爾家無所問敢有恃功藏匿犯人者比同一死
斬罪爾等各宜謹守其身嚴訓于家以稱朕始終保全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三六

之意其目有九一凡內外各指揮千百戶鎮撫并總小
旗不得私受公侯金帛衣服錢物二凡公卿等官非奉
特旨不得私役官軍三凡公侯之家不得強占官民山
場河泊茶園蘆場及金銀銅錫鐵冶四凡內外各衛官
軍非當出征之時不得輒於公侯門首侍立聽候五凡
公侯之家管庄人等不得倚勢在鄉欺毆人民違者刺
百剗鼻家產籍沒入官聽使之人皆發南寧充軍六凡
公侯之家屯田佃戶管庄幹辦火者奴僕及其親屬人
等倚勢凌民侵奪官產財物並依倚勢欺毆人民處斷
七凡公侯之家除賜定儀仗戶及佃田人戶已有名額
報籍在官敢有私托門下影蔽差徭者斬八凡公侯之

家不許倚恃權豪欺壓良善虛錢實契侵奪人田地房
屋墾畜九凡公侯之家不得受諸人田土及朦朧投獻
物業

命工部造紅牌鑄戒諭后妃之辭懸於官中○秋七月中
山侯湯和及虜兵戰于斷頭山敗績平陽左衛指揮向知
章存道死之○高麗王顯請發兵討耽羅國賜璽書止之
高麗王遣其尚書吳季南于溫奉表貢馬及方物言耽
羅國恃其險遠不奉朝貢及多有蒙古人留居其國宜
徙之簡秀山通近所聚恐為寇患乞發兵討之上賜顯
璽書曰耽羅居海之東密邇高麗朕即位之初遣使止
通王國未達耽羅且耽羅已屬高麗其中生殺王已專

昭代典則

卷之七

三七

之雖有胡人部落已聽命於高麗又別無相誘之國何
疑忌之深也因小隙而構成大禍智士之所慎也王宜
熟慮烹鮮之道不但靖安王之境土而耽羅亦蒙其德
矣
禮部奏擬凡遇親祀皇太子留官中居守一體齋戒請著
為令從之○八月貴州宣慰使霽翠請討部落隴居不許
霽翠上言部落有隴居者連結佻徠負險阻兵以拒官
府乞討除之上以隴居反側不從命由於霽翠所激謂
大都督府臣曰蠻夷多詐不足信也中國之兵豈外夷
報怨之具耶宜遣使諭蠻中守將慎守邊境霽翠所請
不從將啓邊塞宜預防之

太原府徐溝縣西北空中有聲如雷地震自癸未至乙酉日○河南民獻白兔命放之野○九月靖海侯吳禎遣人送故蒙古平章高家奴等至京

吳禎自遼東遣人送故元平章高家奴知樞密院高大方同僉古希古張海馬遼陽路總管高斌等至京上謂羣臣曰昔元都既平有勸朕即取遼陽者朕謂力不施於所緩威不加於所畏遠地雖遠不必用兵天下平定彼當自歸已而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果以其地來降尚有一二桀驁徘徊顧望朕亦不問今高家奴等又相繼而至不勞寸兵坐底平定朕思彼皆故元之臣天運已革故來納款然自古興亡之道與治亂相尋書云與昭代典則 卷之七 手八

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元末君臣荒怠紀綱廢墜造亂之徒相煽而起一旦天命弗保此輩遂為朕臣僕向使其君臣知天命可畏兢兢業業夙夜罔懈何至淪喪卿等宜監前軌小心慎德以匡朕不逮凡朕有為勿以事小不言使朕忽於所警也羣臣皆頓首曰陛下敬天勤民聖德日新而拳拳不忘警戒誠宗社萬世之福

詔中書省聖壽節千秋節俱免慶賀 聖壽節前一日中書右丞相汪廣洋率百官請行慶賀禮上曰朕已令罷此禮卿等其體朕懷勿賀時高麗國王王顯遣同知密直司事成揆進表稱賀并遣版圖判

書林完賀皇太子千秋節貢金銀龍盃龜貝玳瑁之屬詔中書諭其王繼今聖壽節千秋節俱免慶賀禮自是每歲聖節之日齊居素食不受朝賀

詔自今禱犯死罪可矜者免死發臨濠輪作以時營中罰也○詔中書省自今驛傳馬夫必以糧富丁多者充之有司務加存恤以驛傳繁重有○冬十月甲午遣使諭高麗王顯

先是 上以高麗貢獻使者往來煩數遣故元樞密使延安峇里使高麗諭意且以紗羅文綺賜其王顯至是顯遣其門下贊成事姜仁裕上表謝恩貢馬十七匹并錦囊弓矢金鞍及人參等物是時其國賀正旦使金澤

昭代典則 卷之七

手九

等先至京師 上以正旦期尚遠恐久淹其使因仁裕繼至遂皆命還國因謂中書省臣曰曩因高麗貢獻煩數故遣延安峇里往諭此意今一歲之間貢獻數至既困弊其民而使涉海道路艱險如洪師範歸國蹈覆溺之患幸有得免者能歸言其故不然豈不致疑夫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若九州之外番邦遠國則惟世見而已其所貢獻亦無過侈之物今高麗去中國稍近人知經史文物禮樂略似中國非他邦之比宜令尊三年一聘之禮或比年一來所貢方物止以所產之布疋足矣毋令過多中書其以朕意諭之占城安南西洋瑣里瓜哇嘞尼三佛齊暹羅解真

等國新附遠邦。凡來朝者。亦明告以朕意。中書因使者

二旨咨諭其王。

詔蜀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秋糧

詔曰朕乘群雄鼎沸之時。率將渡江。定都建業。十有八年。其間高城壘深濠。整軍需造。凡百供給。皆爾近京五府之民。率先效力。濟我時艱。朕念不忘。天下一統。今年五年矣。雖嘗蠲其四歲租稅。然猶未足以報前勞。是用申飭有司。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今年合徵秋糧。盡行蠲免。

靖海侯吳禎還京

先是禎督餉定遼。因完城練卒。盡收遼東未附之地。至

昭代典則

卷之七

四十一

是還。上曰。海外之地。悉歸版圖。固有可喜。亦有可懼。禎曰。陛下威德加於四海。夫復何憂。上曰。自古人君之得天下。不在地之大小。而在德之脩否。元之天下。地非不廣。及末荒淫。國祚遂滅。由此觀之。可不懼乎。禎對曰。聖慮深遠。臣愚不及。

命賞征甘肅京衛軍士

軍士一萬四百三十五人。賞白金四萬四千兩。時公侯都督指揮千百戶。以匿所獲馬騾牛羊。不賞。上諭之曰。為將不私其身。况於物乎。昔祭遵為將。憂國奉公。曹彬平南唐。所載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令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省躬以思補過。諸將皆叩頭謝罪而退。

十一月詔以塞上苦寒。命大將軍徐達左副將軍李文忠等回京。士卒還駐山西北平。○十二月甲戌。令有司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庚辰。禮部尚書陶凱請編類欽錄。為書從之。

禮部尚書陶凱言。漢唐宋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以資稽考。今起居注。紀言紀事。藏之金匱。是為實錄。凡諸欽錄。聖旨及奏事簿籍。紀載時政。可以垂法後世者。宜依會要。編類為書。使後之議事者有所考焉。其臺省府宜各置銅匱。藏欽錄簿。以備稽考。俱從之。

壬辰。禮部侍郎曾魯致仕卒。

上嘗謂禮部侍郎曾魯曰。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於堯舜。然觀其授受。其要在允執厥中。後之儒者。講之非不精。及見諸行事。往往背馳。魯曰。堯舜以此道宰制萬事。如執權衡。物之輕重長短。自不能違。而皆得其當。此所以致雍熙之治也。後世鮮能此道。於處事之際。欲求其一。一至當難矣。上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於中者。無堯舜之心。而欲施於政者。有堯舜之治。不可得也。魯又曰。堯舜之道。載之典謨者。無以加矣。至於脩身理人。本末次第。具在。大學一書。上曰。大學平治天下之本。豈可舍此而他求哉。

復以禮部主事宋濂為太子贊善大夫。○遣使書諭故蒙古幼主及其臣劉仲德。不彥德。

書曰朕觀前代獲亡國子孫必獻俘廟社誇示中國其有陽示優待者不久非鳩即殺君家待宋幼主至削髮為僧終不免於一死朕則不然君之子至京今已三年優待有加君宜遣使取歸朕本布衣生長君朝混於民間豈有志於今日自辛卯盜起汝穎斷黃間君家天運已去人心已離四海土崩民罹荼毒朕始議與師保身救民一時僭稱名號者盡為俘虜君之父子亦不守宗社北遁沙漠此天運非人力也故特致書以達朕意君宜察焉○又與元臣劉仲德朱彥德二生書曰朕觀二生乃間氣所鍾古今如二生者絕少何也至正之君蒙塵而崩幼主孤弱大臣無不叛去獨二生竭力守護誠

昭代典則 卷七

四三

可嘉尚今特遣使者諭爾君令取其子買的里八剌歸二生宜察之毋教人絕父子之倫爾君之宗祀不絕二生之家族亦可長保如其不然中國六軍出討旌旗數百里綿亘於陰山二生若忠於君身膏草野名垂千載亦奇男子事也或不能徇國偷生苟免將何面目與朕相見惟熟慮之

庚子詔造獨轅車

魏國公徐達督山西河南造八百輛曹國公李文忠督

北平山東造一千輛

癸丑六年春正月德慶侯廖永忠請令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衛造多櫓快船備倭從之

永忠上言曰臣聞禦寇莫先於振威武威武莫先於利器用今陛下神聖文武定四海之亂君主萬國臣庶安樂臻於太平而北虜遺孽遠遁萬里之外獨東南倭夷負其禽獸之性時出剽竊以擾瀕海之民陛下命造海舟剪補此寇以奠生民德至盛也然臣竊觀倭夷窺伏海島因風之便以肆侵掠其來若奔狼其去若鷲鳥來或莫知去不易捕臣請令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衛添造多櫓快船命將領之無事則沿海巡徼以備不虞若倭夷之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為寇不可得也上善其言從之

諭來朝守令

昭代典則 卷之七

四三

守令來朝命賜酒食明日陛辭復諭之曰慈祥愷悌身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賊也君子成其德而去其賊故惠及於人小人縱其賊而悖其德故殃流於眾且人莫不有是德君子守之不失故天理恒昭融于中小人舍而不為故私欲恒蔽固於內朕之任官所用惟賢舉廉與孝惟欲厚俗崇德勸善惟欲成風若偽為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偽為愷悌必無樂易之誠爾等宜勉脩厥德廣施惠政以副朕懷

壬子命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等往山西北平練兵防邊上諭曰處太平之世不可忘戰畧荒裔之地不如守邊朕同卿等起布衣削羣雄定禍亂統一中夏勤勞累歲

至此無事可以少休。然念向者創業之勤及思古人居
安慮危之戒終不敢自寧。山西北平與胡虜相接。犬羊
之羣變詐百出。倉卒有警。邊地即不寧矣。卿等豈能獨
安。今無事之時。正宜往彼練習軍士。脩葺城池。嚴為守
備。使邊境永安。百姓樂業。朝廷無西北之憂。卿等亦可
忘懷高枕矣。達等頓首曰。陛下宵旰憂勤。不忘武備。所
謂國家有道。守在四夷。臣等敢不恭命。上復戒曰。禦邊
之道。固當示以威武。尤必守以持重。來則禦之。去則勿
追。斯為上策。若專務窮兵。朕所不取。卿等慎之。

西寧衛以朵兒只失結為指揮僉事。○論聲色之害。諭儒
聖代典則 卷之六 四十四

臣詹同
上謂儒臣詹同日聲色乃伐性斧斤。朕觀前代人君以
此敗亡不少。蓋為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
色。窈窕之聲。向求不得。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
淫邪。不為迷惑者幾人。况創業垂統之君。為子孫之所
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不邇聲色。成湯所以垂裕
後昆。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
安南陳叔明遣使奉表謝罪。及貢方物。請封爵。

使臣譚應昂。懇陳前王日煜因病而歿。叔明遂避于外。
為國人所立。上曰。日煜既病卒。國人當為之服。叔明且
以前王印視事。俟能保安疆境。撫輯人民。然後定議。賜

應昂等紗羅夏布遺還。

免江西沮壞鹽法商民死罪。輪作臨濠。

江西行省商民坐沮壞鹽法。刑官擬以亂法罪當死。上
曰。愚民無知犯法。猶赤子無知入井。見者莫不怵惕。豈
宜更以死罪論之。法司執奏不已。上曰。有罪而殺國之
常典。然有可以殺可以無殺。彼愚民沮壞鹽法。原其情
不過為貪利耳。初無他心。乃悉免死。輪作臨濠。

二月戊子。改羣牧監為太僕寺。秩如舊。始定養馬法。

以監令唐元亨為太僕寺卿。監丞孫模為少卿。命應天
廬州鎮江鳳陽等府。滁和等州民。養江北以便水草。一
戶養馬一匹。江南民十一戶養馬一匹。官給善馬為種。

聖代典則 卷之七 四十五

率三牝馬置一牡馬。每一百匹為一羣。羣設羣頭。羣副
掌之。牝馬歲課一駒。牧飼不如法。至缺駒損斃者。責償
之。其牧地擇旁近水草豐曠之地。春時牧放。游牝秋冬
而入寺官。以時巡行羣牧。視馬肥瘠而勸懲之。任滿吏
部考其息多寡。以為殿最焉。

閱武教塲。諭諸將毋得縱恣害民。

諭曰。兵民相資。汝等無耕耨之勞。而充其食。無織紉之
苦。而足其衣。皆出於民也。民勤若衣食常有不足。無知
害民。民受困弊。是自損其衣食之本也。

詔罷罷科舉。令有司察舉賢才。

上諭中書省臣曰。朕設科舉。以求天下賢才。務得經明

行脩文質相稱之士以資任用今有司所取多後生少年觀其文詞若可與有為及試用之能以所學措諸行事者甚寡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之非朕責實求賢之意也今各處科舉宜暫停罷別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而文藝次之庶幾天下學者知所嚮風而士習歸於務本○上又命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違違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爲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爲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爲治者爲其有賢人而爲之輔

昭代典則

卷之七

四十六

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有稱者宜令有司采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

三月癸卯頒賜昭鑒錄于諸王

先是命禮部尚書陶凱等采摭漢唐以來藩王善惡可爲勸戒者爲書會凱出參行省編輯未成於是召秦王傅文原吉翰林編脩王傑等續脩之至是書成太子贊善大夫宋濂爲序以進賜名曰昭鑒錄以頒賜諸王上謂原吉等曰朕於諸子嘗切諭之一舉動戒其輕一言笑斥其妄一飲食教之節一服用教之儉恐其不知民之饑寒也嘗使之少恐饑寒恐其不知民之勤勞也嘗使之少服勞事但人情易至於縱故令卿等編輯此

書必時時進說使知所警戒然趙伯魯之失簡漢淮南之招客過猶不及皆非朕所望也

夏四月甲戌以工部尚書黃肅刑部尚書高萬傑爲廣西行省參政刑部郎中高暉磨勘司令呂宗藝爲福建行省參政

上諭之曰方面之任貴在廉明而戒於苛察貴在剛果而戒於急暴貴在有禮而戒於諛諛貴在有仁而戒於姑息凡行欲當理事欲成功上足以分朝廷之憂下足以慰都邑之望爲一道之福星如古之君子垂德望於不朽豈不偉哉卿等其勉之

五月壬寅頒賜祖訓錄于諸王

昭代典則

卷之七

四十七

祖訓錄成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管繕曰供用 上親爲之敘曰朕觀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時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于海內民用康寧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者甚相遠矣朕幼而孤貧長值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爲人調用者三年繼而收攬英俊習練兵之方謀與羣雄並驅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剪除強敵統一海宇人之情僞亦頗知之故以所行與羣臣定爲國法革胡元之俗去姑息

之政治舊俗汙染之徒且羣雄之強盛詭詐至難服也而朕已服之民經世亂欲度兵荒務習奸猾至難齊也而朕已齊之蓋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著律令損益更改不計遍數經今十年始得成就頒而行之民漸知禁至於開導後人復為祖訓錄一篇立為定法大書揭於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騰藁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蓋俗儒多是古而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自非搏採眾長即與果斷則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今令禮部刊印成書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孚祐于無窮矣於戲其敬

昭代典則 卷之七

四八

承之於是頒賜諸王且錄於護身殿東廡乾清宮東壁仍令諸王書於王宮正殿內宮東壁以時觀省上因謂侍臣曰朕著祖訓錄所以垂訓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為此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紉繹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祿苟作聰明亂舊章是違祖訓矣侍臣對曰自古創業之主其慮事周詳立法垂訓必有典則若後世子孫不知而輕改鮮有不敗故經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上曰日月之能久照萬世不改其明堯舜之道不息萬世不改其行三代因時損益者其小過不及耳若一代定法有不可輕改故荒陞厥緒幾於二夏顛倒典刑幾於二商

後世子孫當思敬守祖法

詔定公侯以下家廟禮儀

在公侯一品官別立祠堂三間於所居之東以祀高祖考并祔位二品以上羊一豕一五品以上羊一豕一皆分四體熟而薦之不能具牲者設饌享之所用器皿隨官品第稱家有無几祭於四仲之月擇吉日或春秋分冬夏至亦可

命天下州郡繪山川險易圖以進

上以天下既平薄海內外幅員方數萬里欲觀其山川形勢關微扼塞及州縣道里遠近土物所產遂命各行省每於閏年繪圖以獻

昭代典則 卷之七

四九

淮安侯華雲龍請設塞上諸關守禦從之

淮安侯華雲龍鎮守北平遺使言塞上諸關東自永平薊州密雲西至五灰嶺外隘口通一百二十一處相去約二千二百里其王平口至官坐嶺口關隘有九約相去五百餘里俱係衝要之地並宜設兵守之若紫荆關及蒼花山嶺尤為要路宜設千戶守禦從之

以河南府學訓導開濟為國子助教○盱眙縣民進瑞麥九十六本皆一莖二穗監察御史答祿與權言天產嘉祥皆所以兆國家之福而為聖世之徵今瑞麥之產乃上帝借草木之靈以彰君臣異體同心之象又產于盱眙屬臨濠帝鄉也是宜薦之宗廟以彰祖宗之神靈且

新麥之登尚薦宗廟况瑞麥乎。上曰以瑞麥為朕所致則不敢當必歸之祖宗神靈御史之言良是乃命薦之宗廟。

六月甲申胡人寇武朔等州大將軍徐達遣臨江侯陳德鞏昌侯郭子興擊却之。○秋七月壬子以中書左丞胡惟庸為中書右丞相。○八月庚午翰林承旨詹同侍講學士樂鳳韶上釋奠先師孔子樂章。

迎神奏咸和之曲奠帛奏寧和之曲初獻奏安和之曲亞獻奏景和之曲終獻與亞獻同徹饌奏咸和之曲送神復奏咸和之曲時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於先師孔子丞相胡惟庸言誠意伯劉基奏政馮冕等皆不陪祭

昭代典則

卷之七

五十一

而受胙。上聞之曰基等學聖人之道而不陪祀使弗學者何以勸既不預祭而享其胙於禮可乎其武人不知理道者皆不足責命停基冕俸各一月寧坐不舉亦停俸半月自是不預祭不頒胙。

以儒士桂彥良為太子正字。○以太子贊善大夫宋濂為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仍兼贊善。○命禮官參考歷代帝王有功生民者立廟祀之。

監察御史答祿與權言開物成務先王既正乎民彝崇德報功後世宜興乎祀典苟不追尊前古何由立教將來謹稽經史伏羲神農黃帝號稱三皇盛德大業被於萬世使天下後世三綱正九法叙三聖人之功莫大焉。

故堯舜禹湯文武相承而為道統孔子顏曾思孟相傳而為道學統以續其業學以傳其心後世有天下者舉不違其成法此其所以繼天立極而為帝王之所崇。豈但陰騭一方而已哉其在祀典法施於民則祀之著之禮經歷代宗守爰及我朝繼正統而有天下四海九州罔不臣服天下社稷宗廟之神皆得享其祭而躬祀三皇之禮獨闕焉宜於春秋躬行祀事庶成一代之典上以報往聖之功下以正萬姓之彝倫則道德尊嚴而政教脩舉矣上納其言命禮官參考歷代帝王開基創業之有功於生民者立廟祀之於是禮部尚書牛諒奏三皇開天立極有大功德於民京都有廟春秋享祀宜令

昭代典則

卷之七

五十一

太常掌之伏羲以勾芒配神農以祝融配黃帝以風后力牧配正位南面祀以太牢配位東面祀以少牢。漢高祖光武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宜令有司就各陵立廟每歲仲春以少牢致祭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漢文帝武帝宣帝明帝章帝唐玄宗憲宗後唐明宗周世宗宋太宗真宗仁宗亦宜令有司立陵廟三年一祭祭以少牢。上曰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宜於京師立廟致祭其餘守成賢君今有司祭於陵廟皆每歲春秋祭之。

詔禁四六文辭

上命翰林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為法者翰林儒臣

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進上命中書省臣錄二表為天下式因諭羣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辭質實不華誠為千萬世法漢魏間猶為近古晉宋以來文體日衰駢儷綺靡而古法蕩然矣唐宋之時名儒輩出雖欲一變而卒未能盡變近代制詔章表之類仍蹈舊習朕嘗厭其雕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為浮文所蔽自今凡誥諭臣下辭務簡古以革弊習爾中書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丙子胡寇河州入土門峽千戶王才戰死臨江侯陳德統兵擊敗之

陳德及章昌侯郭子與進兵至荅刺海子口遇胡兵擊

昭休典則 卷之七 五十二 敗之斬首六百餘級生擒其同僉與都等七百餘人獲駝馬牛羊千餘頭餘眾潰去

乙酉建歷代帝王廟于京師

其制畧如宗廟同堂異室為正殿五間以為五室中一室居三皇東一室居五帝西一室居夏禹商湯周文王

又東一室居周武王漢光武唐太宗及西一室居漢高

祖唐高祖宋太祖元世祖

已丑遣使勅諭大將軍徐達等

上以大將軍徐達等久出師遣使齎勅諭之曰凡賢人君子不以勤息易其始終不以富貴忘其艱難卿等與朕平定天下勲業已成而瑣瑣殘胡不能盡討致連年

出師勞民擾眾孰任其咎朕姑為爾言之今駐師去處皆有房宇妻妾雖在外實同家居一也肥馬輕裘縱意馳騁不知下人饑寒之憂二也燕樂玩情因循苟且不能謀事三也軍士連年暴露披堅執銳朝夕不息意圖決勝爾又失筭卒無成功四也昔田單攻狄久之不下問計于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即墨時飲食起居與士卒同身先於士所以獲生而致勝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虞黃金橫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卿等皆起布衣一旦至此遂忘昔日之艱難豈不犯仲連之諫乎卿等宜益懋其功以副朕懷○乙未復遣使勅諭大將軍徐達等曰近聞

昭休典則 卷之七 五十三 王保保欲來求和必非實意其部將普賢奴乃兒不花魁的斤等各將人馬恐假此來擾我邊須多伏精兵盛為之備索其情偽毋使失計近術士張鐵冠言子月有戰卿等未可即還凡出入塞上必常如遇敵非數千騎不可行也曠漠中如遇敵當加慎焉發去所獲當道驢盧國公之子至可撫諭而遣之

九月始分六科各設給事中凡八十一人從七品○壬寅命翰林學士承旨詹同侍講學士宋濂等纂脩大明日曆

乙卯命諸司常事故皇太子重事乃許奏聞

上謂皇太子曰人君統理天下人情物理必在周知然後臨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于今日凡治軍旅理民事

後臨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于今日凡治軍旅理民事

後臨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于今日凡治軍旅理民事

後臨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于今日凡治軍旅理民事

後臨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于今日凡治軍旅理民事

後臨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于今日凡治軍旅理民事

後臨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于今日凡治軍旅理民事

後臨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于今日凡治軍旅理民事

無不盡心。恒慮處事未當。故常深念。古人爲治必廣視聽。凡言之善者。吾卽行之。不善者。吾雖不行。亦思繹至再。果不可行。然後置之。夫慮事貴明。處事貴斷。庶幾不眩。况汝生長宮掖。未涉世故。若局於見聞。則視聽不廣。且目雖能視。所見不踰於國。耳雖能聽。所聞不越於庭。而欲以區區知識。決天下之務。能一一當理難矣。汝宜親賢樂善。以廣聰明。逆已之言。必求其善。順已之言。必審其非。如此則是非不混。理欲判然。天下之事。可得而治矣。汝其敬之。毋忘朕訓。

戊午鑄太和鐘成

其制倣宋景鐘。以九九爲數。高八尺一寸。拱以九龍。植昭代典則 卷之七 五十四

以龍簷建樓於圓丘齋宮之東北懸之。每郊祀候駕動。則鐘聲作。既升壇鐘聲止。則衆音作。禮畢升輦。又擊之。候導駕樂作。則止。然未有以名之。禮官奏曰。昔皇帝有五鐘。其一曰景鐘。景大也。惟功大者其鐘大。故宋之鐘亦緣是以爲名。請名之曰景鐘。上曰。古鐘名宜更之。遂取周易保合太和之義。更名之曰太和鐘。

壬戌改臨濠府爲中立府。臨濠大都督府爲中立行大都督府。○高麗王顯遣使貢馬五十四匹。却之。

高麗王遣其大獲軍金甲兩等。貢馬五十四匹。甲兩言道。三二匹。及馬至京。乃如數詢之。云。私馬二匹。欲進東宮。因道云。遂以備數。上以其不誠。却其貢。賜顯璽書責之。

田州府總管黃志威招撫奉義等州。一百一十七處。人民皆來款附。詔定土官家用祭服公服。○命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大明律。

上旣命頒行律令。恐小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禎等直解其義。頒行民間。旣又命儒臣同刑官共講唐律目錄。二十餘條。進覽上。爲斟酌擇其可行者。從之。至是重命惟謙詳定大明篇目。皆准于唐。一曰笞刑。五。自一十至五十。每一十爲一等加減。二曰杖刑。五。自六十至一百。每一十爲一等加減。三曰徒刑。五。自一年杖六十至徒三年杖一百。每杖一十及半年爲一等加減。四曰流刑。三。自二千里杖一百。至三千里杖一百。每百里爲

昭代典則 卷之七

五十五

一等加減。五曰死刑。二。絞斬。米用舊律二百八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分爲三十卷。其間損益務合輕重之宜。每成一篇。輒繕寫以進。上命揭于兩廡之壁。親加裁定。及成。翰林宋濂爲表以進。命頒行天下。已未。潞州遣官貢人參。却之。

潞州貢人參。上諭之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曰。往年金華貢香米。朕用止之。遂以死中種田數十畝。每耕籽。割穫之際。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所計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歲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

為務。豈宜口腹累人哉。常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於遠方取珍味。甚得貽謀之道也。

乙酉遣田儼程斗南等使緬國。不至而還。

緬國在雲南之西南。與八百古城接壤。謂之緬甸。元時最强盛。麓川平緬皆服屬之。上聞其嘗通貢于元。因遣儼等齎詔往諭之。值安南占城以兵相攻。道阻不通。留二年餘。不得進。召還。

大將軍徐達遣將擊王保保兵於懷柔之三角村。擒其平章康同僉而還。○乙未遣使勅諭大將軍徐達。

勅曰。爾諸將屯軍塞上。為日頗久。軍中動靜。王保保安得不知。兵法曰。多算勝。少算不勝。况無算乎。此確論也。

昭代典則

卷之七

五十六

近有自軍中來者言。王保保部下之卒。有盜印詣軍門降者。觀其來意甚篤。然古之智將。謀慮深長。有鬼神不測之機。朕竊為將軍慮之。爾所率步騎多。王保保部屬當其來降。實迫事勢。非出誠心。今隨爾往征。其心有不可測。當以誠待之。宜亦以計隄防。今王保保力勢雖微。然多詐。謀必籌之。萬全而後動。能不戰而屈之。乃為上智。爾其勉之。

十二月詔使王禕遇害於雲南。

禕秀爽奇敏。初徵署中書省掾。進平江西頌。上覽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歷官漳州通判。召脩元史。拜翰林。

待制知制誥兼國史編脩五年。往諭雲南梁王曰。皇上聰明神聖。天人所歸。惟爾僻在西南。久阻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亟宜奉版圖。歸職方。官封如故。身名俱全。不然。天討旦夕。且至。梁王不聽。館別室數日。又諭曰。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殲于鋒刃。曾不聞元綱解紐。天兵西征。不五六年。天下大定。爾恃險遠。屢拒明命。龍驤鷁艦。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駭服。有降意。即為改館。會元遣使脫脫至雲南。規知梁王有二心。欲迫殺朝使。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不決。匿禕民間。脫脫聞之。謂梁王梁王不得已。出禕與脫脫相見。脫脫欲屈禕。禕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知燭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為汝屈耶。有死而已。顧梁王曰。汝若殺我。犬兵旦夕。至矣。竟被害。瘞地藏。寺北。年五十。二子紳。走雲南。求父遺骸。不得。述滇南慟哭記。後贈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開國以來。文臣有謚。自禕始。

昭代典則

卷之七

五十七

戊戌詔併僧道寺觀。禁女子不得為尼。

上以釋老二教。近代崇尚太過。徒眾日盛。安坐而食。蠹財耗民。莫甚於此。乃令府州縣。止存大寺觀一所。併其徒而處之。擇有戒行者。領其事。若請給度牒。必考試。精通經典者。方許。又以民家多以女子為尼。姑女冠。自今年四十以上者。聽未及不許。著為令。

甲寅七年春正月庚午令六部官毋得輕調有年勞者就本部陞用○詔定親王國中居名

其前殿曰承運中曰圓殿後曰存心四城門南曰端禮北曰廣智東曰體仁西曰遵義上曰使諸王能觀名思義斯足以藩屏帝室永膺多福矣

召諭太子宮臣

上召太子宮臣諭之曰汝知所謂重器乎對曰豈非商彝周鼎乎上曰汝所謂商彝周鼎者此非重器也太子者天下之重器人有彝鼎尚知寶愛太子承主器之重豈得不寶愛之乎寶愛之者必擇端人正士以為輔翼朝夕與居使其熟聞善言不邇諛行自然漸漬以成其

昭代典則

卷之七

五十八

德若惟委之於便嬖近習是委重器於塗而不知寶愛之矣汝等日輔太子講論誦說之時必導之以正使其道明德立才器充裕庶幾他日克勝重任可以副朕所望矣

建閣江樓於獅子山

山在金川門內上昔屯兵立黃赤二幟破陳友諒之所也樓成上親為之記

詔釋成安縣丞唐詢之獄

廣平府成安縣丞唐詢蒞事甫三月以細故禁繫三年自獄中上書陳情上曰非大故而繫獄三年若不幸而死詢何辜即命釋之速問其官吏淹禁者

六原府繁峙縣主簿王文采為大同知府

時文采上言山西行省并按察司官吏事多不法按有驗上曰文采職居下僚能不避權勢舉言其非可嘉也宜陞擢以旌異之故有是命

二月丁酉朔詔免平陽太原二府并汾州等縣今年田租○癸亥臨江侯陳德獲韃靼禿魯曾逃失等九十七人於會寧等處六安侯王志獲韃靼一百餘人於朔州等處俱送京師○勅諭徐達分布六安侯王志南雄侯趙庸駐山西榮陽侯楊璟汝南侯梅思祖駐北平達與李文忠馮勝還京○以兵部尚書劉仁刑部主事鄭九成為廣東行省參政

昭代典則

卷之七

五十九

劉仁鄭九成陸離上諭之曰嶺海在京師數千里外方商之寄必得重臣以授之庶可以輯寧其人茲特命卿等以往凡政事之施宜恩威兼濟若為政一以恩而無威則寬而無制事不立矣若徒以威而不仁則嚴而無恩民不堪矣惟恩不流於姑息威不傷於刻暴則政事自舉民生自遂下之為郡縣吏者轉相視倣雖嶺海之遙朝廷無可憂矣仁等頓首受命以行

乙亥蘭州八里麻民郭買的叛誘番兵入寇

諸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着沙與其弟火石互往招之郭買的不從着沙火石互夜斬其首以歸本衛以其事聞請賞之上曰買的死固當死然為兄弟者

告之不從執之而已手自刃之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以今天下也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耳

壬辰廣西行中書省左丞方國珍卒○安南陳叔明遣使上表謝恩辭老請以弟煇代視事許之○夏四月己亥都督僉事藍玉率兵攻興和故蒙古將脫因帖木兒棄城走○壬寅永道桂陽諸州蠻寇竊發命金吾右衛指揮陸齡討平之○癸卯命置鐵冶所官

凡一十三所江西南昌府進賢鐵冶歲一百六十三萬斤臨江府新喻冶袁州府分宜冶歲各八十一萬五千斤湖廣興國冶歲一百十四萬八千七百八十五斤蘄州府黃梅冶歲一百二十八萬三千九百九十二斤山

昭代典則 卷之七

李

東濟南府萊蕪冶歲七十二萬斤廣東廣州府陽山冶歲七十萬斤陝西鞏昌冶歲一十七萬八千二百一十一斤山西平陽府富國豐國二冶歲各二十二萬一千斤太原府大通冶歲一十二萬斤潞州潤國冶澤州益國冶歲各十萬斤

丙辰命宋國公馮勝衛國公鄧愈中山侯湯和鞏昌侯郭子興復鎮北邊○召廣東行省參政汪廣洋入為左御史大夫○戊午都督僉事金朝興等獲故蒙古太尉盧伯顏不花平章帖木兒不花等於黑城子等處河南都指揮使繆道復故蒙古參政等官於聖山兒等處而還○五月丙寅翰林學士承旨詹同侍講學士宋濂請類皇明寶訓從

之

五月丙寅朔大明日曆成自 上起兵臨濠至即位六年癸丑冬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政施設羣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合一百卷詹同宋濂率諸儒士進命藏之金櫃其副藏於秘書監濂等又言於 上曰日曆藏之天府人欲見之則不可得臣請如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為書以傳於天下後世 上從之於是分為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釐為五卷總四萬五千五百餘言名曰皇明寶訓自是以後凡有聖政史官日紀錄之隨類增入

壬申高麗國王王顛遣使奉表貢方物却之

昭代典則 卷之七

李

先是高麗王顛遣使金甲兩等貢馬五十疋甲兩匹馬二疋欲自進於東宮詐言道亡二疋而以已馬足之上以其不誠却其馬賜顛璽書懲治使者至是復遣使周誼鄭它等奉表貢方物中書省奏高麗表稱禮送大府監按元時有太府監王收進貢方物本朝未嘗設此高麗入貢已久豈不知此而妄言之意涉不誠 上命還其貢賜璽書責以太府監之失

甲午禮部尚書牛諒上考定進膳禮

奏云古禮凡太祀齋之日宰犢牛為膳以助精神上曰太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侈夫儉可以制欲澹可以順性若無節制惟事奢侈徒增傷物之心

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定非過侈也上曰周官之法不行於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

日本國遣使來朝貢馬及方物却之

時日本國持明與良懷爭立使者齎其國臣之書達中書省而無表文上命却其貢

六月戊午汰北方府州縣官

上命吏部曰古稱任官惟賢才凡郡得一賢守縣得一賢令足以致治如潁川有黃霸中牟有魯恭何憂不治今北方郡縣有民稀事簡者而設官與煩劇同祿入供給未免疲民可量減之於是吏部議減北方府州縣官

昭代典則

卷之七

本三

三百八人

壬戌西域上煙帖木兒遣使來朝貢

西域撒里畏兀兒安定王上煙帖木兒遣其府尉麻答兒千戶刺爾嘉來朝貢鎧甲刃劍等物撒里畏兀兒者韃靼別部也其地廣袤千里去甘肅一千五百里東抵罕東西距天可里北趨瓜沙州南界土蕃居無城郭以毳帳為廬舍產多騾馬羊牛至是來朝貢詔遣使賜中煙帖木兒織金文綺四疋麻答兒等羅衣二襲仍命召其酋長立為四部給銅印曰阿端曰阿真曰苦先曰帖里

秋七月甲子朔增園丘方丘從祀更定其儀

園丘第一成設昊上帝正位仁祖淳皇帝配位如舊

第二成東設大明位西設夜明位內壇之內東西各三壇星辰一壇分設於東西星辰之次東則太歲及五嶽

壇西則風雲雷雨及五鎮壇內壇之外東西各二壇東

四海壇西四瀆壇天下神祇二壇設於海瀆之次方丘

第一成設皇地祇正位仁祖配位如園丘第二成東設

五嶽位西設五鎮位內壇之內東西各二壇東四海壇

西四瀆壇天下山川壇二分設於海瀆之次內壇之外

東西各設天下神祇壇一

左副將軍李文忠克大石崖斬故蒙古宗王朶朶失里及其承旨百家奴等○西番酋長獻葡萄酒却之

昭代典則

卷之七

本三

上謂中書省臣曰飲食衣服貴乎有常非常有而求之

者則必有無窮之害昔元時造葡萄酒使者相繼於途

勞民甚矣豈宜效之且朕性素不喜酒但中國自有林

米供釀何用以此勞民遂却之使無復進賜酋長文綺

襲衣遣還

戊戌遣故蒙古威順王子伯伯齋詔往諭雲南

詔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古今定論禍福常理也朕起

自布衣削平羣雄戡定禍亂今已七年江夏既安四夷

順附無強凌弱眾寡寡之患其款服臣順者咸得保其

境土共享承平之福惟爾雲南梁王把匝刺瓦密爾乃

元君遺派受封西南孤處遐荒不諒天意猶未臣服以

若所為非貽禍於大理之民必終斃於大理之手斯三禍機必蹈其一有不可逃何也蓋雲南土地人民本夫理所有自漢通中國稱臣朝貢至唐宋皆受王封其來久矣昔因爾元滅其王而統其地因循百年未復故物彼時劫於勢力今元祚既傾天命已革爾尚據其境土不思改圖禍患之報將不旋踵今特遣爾親族威順王之子往諭如上順天命下契人心即奉貢來庭則改授印章爾仍舊封羣下皆仍舊官享福于彼不然朕當別遣使者直抵大理依唐宋故事賜以王號合兵加討悔將無及於戲胡虜無百年之運今已足信轉移之機在人自審時不可失爾其思之 甲辰遣使齎詔諭大理

昭代典則

卷之七

本四

曰始因有元失馭海內雲擾羣夷無主朕自洪武元年戊申秋八月羣雄盡平復我漢人故國統一中夏於今七年四夷諸番皆已稱臣入貢惟爾大理未嘗遣使近稽載籍大理在唐宋時受封王爵至元削去國名止稱土官今其國乃元君遺派梁王者主之未復故封朕命臣僚議準唐宋故事封爾段氏為大理國王故特遣使先諭朕意使回當發印誥令爾王開國理民同享承平之福爾其審之

丙辰左副將軍李文忠追擊胡虜於豐州破之 九月戊辰中書平章政事李思齊卒 丁丑遣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還

上謂廷臣曰草木無心遇春而茂盛遇秋而零落氣之所感猶知榮悴况於人乎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南來已五載今既長成能無父母鄉土之情宜遣之還於是厚禮而歸之選老成宦者咸禮表上花帖木兒二人送行復遺其父愛猷識理達臘織金文綺及錦衣各一襲買的里八剌辭行 上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曩欲即遣爾歸以爾年幼道里遼遠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於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又諭二宦者曰此爾君之嗣也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因致書與愛猷識理達臘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今通論自古國家興廢氣運之常耳

昭代典則

卷之七

六十五

豈人力所能為哉且君之父子當中國兵多將廣之時權不能自持故兵多者蘊莽操懿溫之志次者頡頏互相攻擊日廢生民下者東送款西歸附剝民以供上下君之父子曾出一令而誰何之與今日之事如此君尚迷留不省者何蓋在至正之間兵多將廣尚不能駕馭又被逼挾今之衆壯弱不過二萬流離邊境意圖中與君之謀略不知何如耳君自度今時之權比至正時低昂若何以此觀之豈不愚哉君以萬騎或七八千騎欲與全盛中國相抗予又不知輕重若何予謂君明天理若能悟我所言必得一族於沙漠暫爾保持或得善終何以見之君之祖宗有天下者幾及百年養育之久生

齒之繁以此天運雖去而祀或未終此亦天理之常也。若若不悟不效古人之事他日加兵於彼禍有不可測者也。昔君在應昌所遺幼子南來朕待以殊禮已今五年今聞粵魯去全寧不遠念君流離沙漠無寧歲後嗣未有故特遣咸禮等護其歸庶不絕元之嗣君其審之。已卯翰林院奏進回鑿樂歌。

先是上以祭祀還宮宜用樂舞前導命翰林儒臣撰樂章以致敬慎鑿戒之意諭之曰古人詩歌辭曲皆寓諷諫之意後世樂章惟聞頌美無復古意夫嘗聞諷諫則使人惕然有警若頌美之辭使人聞之意怠而自恃之心生蓋自恃者日驕自警者日強朕意如此卿等其撰

昭代典則

卷之七

六十六

述母有所避至是上所撰神降祥神貺酣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鑿樂歌其辭皆存規諫其舞分為八隊隊皆八人禮官圖其制以上命樂工肄習之。冬十一月壬戌孝慈錄成命頒行之。

先是貴妃孫氏薨勅禮部定喪服之制禮部尚書牛諒等奏曰周禮儀禮父在為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上曰父母之恩一也而喪服低昂若是其不近於人情甚矣乃勅翰林學士宋濂等曰養生送死聖人之大政諱亡忌疾衰世之陋俗三代喪禮節文尤詳而散失於衰周危於暴秦漢唐以降莫能議此夫人情有無窮之變而禮為適變之宜得人心之所安即天理之所在爾

等其考定喪禮於是濂等考得古人論服毋喪者凡四十二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者十四人奏之上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今觀願服三年喪比服期年者加倍則三年之喪豈非天理人情之所安乎乃立為定制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眾子為庶母皆齊衰杖葛仍命以五服喪制並著為書使內外有所遵守其叙服有八曰斬衰三年曰齊衰杖葛曰齊衰不杖葛曰齊衰五月曰齊衰三月曰大功九月曰小功五月曰緦麻三月至是書成名曰孝慈錄上親為之序命錄諸梓而頒行之。

昭代典則

卷之七

六十七

壬午太陰犯軒轅左角 十二月甲辰御註道德經成。上謂儒臣舉老子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與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之類曰老子此語豈徒托之空言於養生治國之道亦有助也但諸家之註各有異見朕因為註以發其義。

監察御史答祿與權請行禘禮。御史答祿與權言古之王天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故曰禘禘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周祭太王為始祖推本后稷以為自出之帝今皇上受命已七年矣而禘祭未舉宜命羣臣參考酌古今而行之以成一代之典事下禮部太常寺翰林院議以為虞夏商周世系明白其始

祖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禮可行。漢唐以來。世系無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當時所謂禘祭。不過禘祀。禘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之大禘。非禘也。宋神宗嘗曰。禘者所以禘祖之所自出。莫知祖之所自出。禘禮不可行也。今國家既已追尊四廟。而始祖之所自出者。未有所考。則於禘祭之禮。似難舉行。上是其議。

遣靖海侯吳禎往浙東收籍方氏故兵

時遣靖海侯吳禎往浙東收籍方氏台溫明三郡故兵。禎既至。三郡無賴惡少。挾私逞怨。曼引平民富室為兵。瀕海大擾。寧海知縣王士弘曰。吾寧獲死罪。不可誣良民為兵。即上封事。辭甚懇切。上即詔罷之。三郡之民賴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六十八

以復安。士弘潞州人。擢南雄府通判。卒于官。三郡之民悲思之。

詔天下有司衛所體訪存恤

詔曰。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數。生者備歷艱辛。已有年矣。朕起自布衣。削羣雄。定禍亂。改元洪武。今已七年。才疎德薄。日夕慮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惟因兵戈。罹殃者。朕失撫養。存問。蓋軍士為朕開拓疆宇。奮不顧身。歿於戰陣。屍不至家。魂無所依。父母高年。妻寡子幼。且捐棄。至今不能存活。此朕之過也。民間經兵。避難。眷屬乖離。至今不能會聚者。有之。或子歿親老。而無養親。歿子幼而無依者。有之。亦朕之過也。興言及此。實可

傷。今詔令下有司。用心體訪。各具名以聞。朕當存養。使不失所。凡出征軍官。間有鎮守邊境。身死邊方。父母年老。妻寡子幼。雖嘗給糧養贍。猶慮未周。各衛所宜審訪。優給待其子。稍長。即令承襲。如無承襲之人。所司稟送。送至京。官為存養。其南北征伐軍士。歿於邊遠。棄遺父母妻子。貧窮無倚。所司驗實。稟送至京。官為存養。若子雖幼可依。及有親屬而願留者。聽從其便。官仍給糧養贍。兵興以來。各處人民。避難流移。或有父南子北。骨肉離散。願完聚者。有司送還鄉里。或有身死他鄉。所遺者。幼願還鄉者。聽及各處。孤寡。并篤疾之人。貧窮無依。不能自存者。所司官給衣糧養贍。官員任官遠方。歿

昭代典則 卷之七

六十九

於任所。妻子貧窮。不能還鄉者。所在官司。送還鄉里。於乎。君臨天下者。所以為民也。或君願治而民乖。或民樂善而君昏。臣或賢而君不德。君或懦而臣則剛。此古今所難也。所司奉行。毋倚法為奸。以干刑憲。○又釋罪詔曰。青災肆赦。怙終賊刑。具載于書。至今明焉。漢唐至元。儒君承業。權由姦佞。因有大赦。雖開釋君子之過。愆而奸頑之徒。得為漏網之魚。古人謂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豈不信然。朕為天下生民主。恒恐乖聖人明刑慎罰之意。中書有條陳獄囚。若果故犯。但答罪以上。俱各不原。其餘註誤過失。因人致罪者。悉皆宥之。

以兵部員外郎楊其為山西按察副使。監察御史容祿與

權爲廣西按察僉事

上諭之曰風憲之設在肅紀綱清吏治非專理刑爾等往脩厥職務明大體毋效俗吏拘拘繩墨之末處事之際毫髮須謹善雖小爲之不已將爲全德惡雖小積之不已將爲大慙可不慎哉

乙卯命刑部侍郎李浩通事梁子名使琉璃國市馬

庚申罷禮部尚書牛諒諒初爲尚書以怠職降本部主事復爲尚書仍不任職罷

詔衛國公鄧愈中山侯湯和還京

江左陸翀之手校

昭代典則

卷之七

半

昭代典則卷之八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太祖高皇帝

乙卯八年春正月辛未鄭州知州梁敏以廉能擢爲工部侍郎○癸酉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依者給衣食屋舍○置中都國子學○庚辰遣使齋勅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李文忠等

勅曰總兵塞上偏裨將校日務羣飲虜之情僞未嘗知之縱欲如此朕何賴焉如濟寧侯顧時六安侯王志剛

昭代典則卷之八

歌終日不出會議軍事此豈爲將之道朕今奪其俸祿冀其立功掩過如猶不悛當遣將代還都督藍玉昏酣悻慢尤甚苟不自省將繩之以法大將軍宜詳察之遷民脩城非今所宜况軍士疲勞已甚苦又使之力役不惟供役艱難亦恐胡人得乘吾隙非計之善也

辛巳遣衛國公鄧愈等往陝西中山侯湯和等往彰德真定指揮馮俊等往汝寧指揮李謚等往北平董兵屯田○丁亥命天下立社學○改光祿寺爲光祿司○二月癸巳定外夷山川之次

先是禮部尚書牛諒言京都既罷祭天下山川其四夷山川亦非天子所當躬祀乃命別議其禮以聞至是中

書及禮部奏以外夷山川附祭于各省如廣西則立附祭安南占城真蠟暹羅鎖里廣東則宜附祭三佛齊爪哇福建則宜附祭日本琉球渤泥遼東則宜附祭高麗陝西則宜附祭甘肅朵甘烏思藏京城更不須祭又言各省山川與風雲雷雨既居中南向其外夷山川神位宜分東西同壇共祀 上可其奏命書頒行之

唐子御製資世通訓成

上謂侍臣曰人君者為臣民之主任治教之責上古帝王道與天同今朕統一寰宇晝夜弗違思以化民成俗復古之道乃著是書以示訓戒耳侍臣皆曰此臣民萬世之寶也書凡十四章其一君道章曰忠曰孝曰勿欺

昭代典則 卷之八

勿殺之類十有七事及其次日民用士用工用商用等十一章皆申戒士庶之意詔刊行之

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申明馬政

諭曰馬政國之所重近命設太僕寺俾畿甸之民養馬期於蕃息恐所司因循牧養失宜或巡視之時擾害養馬之民此皆當告戒之昔漢初一馬值百金天子不能具鈞駟及武帝時眾庶街巷有馬阡陌成羣遂能北伐強胡威服戎狄唐初纔得隋馬三千及張萬福為太僕至七十餘萬此非官得其人馬政脩舉故耶爾宜為朕申明馬政嚴督有司盡心芻牧務底蕃息有不如令者罪之

三月辛酉詔造大明寶鈔

時中書省及在外各行省皆置局鑄錢有司責民出銅民間皆毀銅器輸官鼓鑄甚勞奸民多盜鑄商賈轉易錢重道遠不便上以宋有交會法而元時亦嘗造交鈔及中統至元寶鈔易於流轉可以去鼓鑄之害遂詔中書省造之

詔戶部均工夫役計田多寡之數為定○命御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教北方

諭曰致治在於善俗善俗本於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化為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於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

昭代典則 卷之八

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

命有司立張廷許遠廟于歸德州歲時致祭○洪武正韻書成詔頒行之

上以舊韻起於江左多失正音乃命翰林侍講學士樂韶鳳與諸廷臣以中原雅音校正之至是書成賜名洪武正韻詔頒行之

大將軍徐達等還自北平○夏四月辛卯帝幸中都改中立府為鳳陽府○皇太子攝祭皇地祇于方丘始用親祭

樂章初屬丘方丘樂章翰林所撰○甲寅日上有青氣在趙分恒山之北北夷遼東之地

上遣使往北邊諭頽川侯傅友德并定遠等處都指揮使司。詰戎練兵。嚴飭守備。

丁巳誠意伯劉基卒

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元至順癸酉舉進士。除高安丞。有鄧祥甫者。通數術之學。以其術授基。治高安未幾。辭去。尋起為江州儒學提舉。嘗與魯淵字文公諒等遊西湖。適有異雲起西北。光照湖中。基曰。此天子氣也。應在全陵。十年後當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城猶無事。淵等大駭。以為狂。及方國珍兄弟起兵海上。元行省辟基為浙東元帥府都事。俾圖國珍。基與參政石林宜孫守處州。上既取婺州。聞基名。遣使徵之。基遂與章溢

昭代典則

卷之八

四

葉琛等。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上喜納之。既而上策策取張士誠。北取中原。以定天下。基密謀居多。嘗言于上曰。既括間有隙地。號淡洋。元末頑民。負販私鹽。因挾方寇致亂。民受其害。宜設巡檢司以鎮其地。上從之。處之宿吏持郡縣事。匿不以聞。基令長子璉奏之。時胡惟庸以璉不先白中書。怒之。及逮。至所奏吏。因訴基始圖淡洋為墓地。民弗與。故建設巡檢司。實欲逐民以得地。惟庸具言于上。上以基舊勳。弗問。省部欲下璉獄。上勅璉歸。亦弗問。基乃入朝引咎。遂居于京師。無何疾作。惟庸以醫來視。基飲其藥不愈。上以基久病。令給驛遣使送還鄉。基至家一月卒。年六十五。初基與宋濂葉琛章溢

同赴召。舟沂桐江而西。盧徐舫基友也。戴山市野服。立於江濱。揖基而笑。且以語侵基。基等延入舟中。各取冠服服之。欲載以同行。舫覺之。竟辭去。基即舫以隱自高。數薦起之。舫避居江臯。莫知其踪跡。竟獲終老於山林。君子於基之卒。蓋深有感於斯人也。

五月遣內使趙成往河州市馬。

初上以西番產馬。其所用泉貨。與中國異。自更錢幣。馬至者少。乃命成以羅綺綾帛并巴茶往市之。仍命河州守將善撫循以通互市。馬稍集。率厚直償之。成又宣諭德意。自是番酋感悅。山後歸德等州西番諸部落皆以馬來售。

昭代典則

卷之八

五

丙戌故蒙古廣平王保咱等來降。

故元廣平王保咱司徒保保威靈王帖木兒等六人。自大同來降。上其印章。獻馬六匹。上納其馬二匹。餘命還之。賜酒醴衣服。越數日召見。復賜保咱保保綺羅及帛各十六疋。帖木兒等賜物有差。以保咱為蒙古右衛指揮僉事。保保為鎮撫。令往大同。招撫其屬。帖木兒與所部軍校五十八人皆居京師。

詔永嘉侯朱亮祖率師同傅友德北平衛胡。六月甲午。諭安南高麗占城等國。自今惟三年一來朝貢。○秋七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命曹國公李文忠濟寧侯瑄時往山西北平代傅友德朱亮祖還京。○甲申定行五祀之禮。

禮部奏五祀之禮考之周漢唐宋其制不一今擬以孟春祀司戶之神設壇于皇宮門左司門王之孟夏祭司竈之神設壇于御廚光祿寺官主之季夏祀中霤之神設壇于乾清宮丹墀內官主之孟秋祀司門之神設壇于午門之左司門王之孟冬祀司井之神設壇于井前光祿寺官主之四孟月之祭則於有事太廟之日牲用少牢制可自是五祀之禮歲率以為常

八月己亥勅韓國公李善長永嘉侯朱亮祖南安侯俞通源諭諸屯勸農事○故蒙古王保保卒

先是保保自定西之敗走和林愛猷識理達臘復任以事後從從金山之北至是卒于哈刺那海之衙庭其妻

昭代典則 卷之八

六

毛氏亦自縊死

九月戊辰命湖廣行省參政吳雲使雲南

上謂雲曰今天下混一四夷賓服獨雲南一隅未奉正朔朕欲以兵取之恐勞師費財以傷遠人卿能為朕作陸賈乎雲對曰天命所在誰能違之第彼恃險遠故阻聲教臣奉 陛下威德往告大義曉以禍福彼必附順若冥頑不從與師未晚遂遣雲行時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為大將軍所獲送京師 上釋之命與雲偕行至雲南之沙糖口鐵知院等請以告屬奉使不達中道被獲而還罪必不免於是共說誘雲令胡服辨髮詐為元使又逼令改易制書共給梁王雲

不從以死自誓鐵知院等知不可奪遂殺之梁王後知其事遣人收雲骨送蜀給孤寺殯之

已卯靖海侯吳禎率備倭舟師自海道還京○冬十月壬子命皇太子泰王楚王靖江王講武中都

詔太子贊善朱濂長史趙堦等從既行上閱輿地志得濂梁古蹟命內臣馳驛賜東宮令濂詢訪隨處言之皇太子至池河得上所賜示濂曰臨濂古蹟惟塗荆

二山最著皆在鍾離縣西八九十里間罔懸相屬淮水繞荆山之陰神禹鑿之水始流二山間民免脩阻之患昔人所謂觀河洛者思禹功此亦一大觀也十一月壬

寅皇太子過中都乃往游焉命濂作記其諸古跡濂隨

昭代典則 卷之八

七

處進說甚有規益事畢遂還京師

以孔克仲為曲阜知縣

勅曰昔君天下者官以五爵自漢以下職分九等九斯之職非功德者弗登朕值胡運天更天命歸而羣英附

不五七年間一萃夏王兆民紀年洪武當建國之初已定人神之分故天地位黔黎附其於先聖先師稽諸歷

代載在祀典者則仲尼有血食後嗣有襲封於是法前代仍舊章孔希學受封世為縣令者希大職如前何期

希大不依祖訓自干國憲以失世官今特選本族以爾克仲授從仕郎知曲阜縣事爾尚夙夜忠勤承流宣化

宜鑒前車之失求無忝於聖裔則予汝嘉爾其勉之

詔翰林考議廢寢朔望節序祭祀禮

樂部等奏舊儀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俱用太牢遣官致祭今擬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夏二至日用太牢其伏臘社每月朔望日則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禮如節與朔望伏臘社同日則用節禮從之

論侍臣用人之道

上曰金石之有聲擊之而後鳴舟航之能運操之而後動賢者之有才用之而後見然人之才智或有長短若因其短而併棄其長則天下之才難矣今天下求才一藝者在選列侯至而觀之廉讓可以知仁善謀可以知智果斷可以知勇若惟見其小節未見其大端而輒置之乃有天下無賢之嘆雖有稷契之才亦難見矣十一月甲戌甘露降于南郊

昭代典則

卷之八

羣臣稱賀獻歌詩頌

上曰人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不戒祥未必吉親妖能懲妖未必凶蓋聞災而懼或者蒙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存喜則侈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備省不暇豈敢以此為己所致哉

十二月癸巳蒙古太尉訥哈出寇遼東都指揮葉旺等擊敗走之

先是上勅遼東都司曰今天寒永結虜必乘時入寇

昭代典則 卷八

宜堅壁清野以待之慎勿與戰使其進無所得退有後

慮伏兵險阻扼其歸路虜可坐致也至是果入寇都指揮使馬雲等探知訥哈出將至命蓋州衛指揮吳立張良佐等嚴兵城守虜至堅壁勿戰及訥哈出至見城中備禦嚴不敢攻乃越蓋州城徑趨金州時金州城垣未完軍士寡少指揮韋富王勝等聞虜至督勵士卒分守諸城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訥哈出裨將乃刺吾自恃其驍勇率數百騎徑至城下挑戰城上發弩射之乃刺吾被傷悶絕遂獲之虜勢大沮富等復縱兵出擊訥哈出不利慮援兵且至引兵退走以蓋州有備不敢經其城乃由城南十里外沿祚河道歸都指揮葉旺策其將

昭代典則

卷之八

九

退先引兵趨祚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寨十餘里緣河堯水為牆以水淋之經宿皆凝沍隱然如城藏釘板於沙中設陷馬穿於平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卷旗登兩山間戒以聞砲即豎旗馬雲於城中亦立大旗令定遼前衛指揮周鷄及吳立等各嚴兵以候四顧寂若無人已而虜兵至旺等俟其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雷動矢石雨下訥哈出倉皇北奔趨連雲島遇冰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窰中遂大潰雲於城中亦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戮虜人馬及凍灰者甚衆旺等復乘勝追至猪兒峪獲其土馬無算訥哈出僅以身免旺等相慶曰非主上明見萬里授以成算何能

有此勝也後旺遣人送乃刺吾至京師羣臣皆請戮之
上不許命乃刺吾為鎮撫賜以妻妾田宅

丙辰九年春正月諭太子諸王脩德進賢之道

丁巳太子諸王侍 上額謂曰汝等聞脩德進賢之道
乎太子對曰每聞儒臣講說知其畧矣未領其要 上
曰藻率雜佩為身之容恭遜溫良為德之容見于外者
可以知其內古之君子趨蹌有節陟降有數周旋跬步
不違於規矩者由其德克於內而著乎外也所以器識
高明而善道日進惡行不見而邪僻益遠已德既脩自
然足以服人賢者彙進而不自肖者自去脩德進賢則天
下國家未有不治不務此者鮮不取敗夫貨財聲色乃

昭代典則

卷之八

十

戕德之斧斤讒佞誦說乃杜賢之荆棘當拒之如虎狼
畏之如蛇虺苟溺於嗜貨則必為其所陷矣汝等慎之
起鳳陽屯田官吏命中書省用之

先是官吏獲罪者 上恐法司推獄未精或其人因公
註誤法雖難宥情有可矜者悉謫鳳陽渠象屯田俾
歷艱難省躬悔過至是特取梅珪等五百十八人赴京
命中書省量才用之

太安州有司獻玉匣王簡命瘞原所

州民於蒿里得玉匣內有玉簡十六有司獻之驗其刻
乃宋真宗祀泰山后土文先代帝王致敬神祇之物命
仍瘞其所

命中山侯湯和潁川侯傅友德等帥師往延安防邊

上諭和等曰自古重於邊防邊境安則中國無事四夷
可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與胡虜接壤虜人聚散無
常若邊防不嚴即人為寇待其入寇而後逐之則塞上
之民必然受害朕勅邊將嚴為之備復恐久而懈惰為
彼所乘今持命卿等率眾以往眾至邊上常存戒心雖
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至有失矣湯和等至延安伯顏
帖木兒乞降 上聞之召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屯邊
以備之勅諭友德曰無事而請降兵法所戒爾其慎之
伯顏帖木兒果乘間入寇友德大破之俘其眾獲輜重
羊馬無算故元平章兀納互遂執伯顏帖木兒以降

昭代典則

卷之八

十一

二月丙戌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三月壬申太白晝見
○己卯詔免山西陝西河南福建江西浙江北平湖廣及
直隸揚州淮安池州安慶徽州今年夏稅秋糧○夏四月
甲申日本國王良懷遣使奉表貢方物謝罪

先是倭人屢寇瀕海州縣 上命中書省移文責之至
是遣使來謝 上以良懷所上表詞不誠復詔諭之
刑部侍郎李浩市馬還琉球國王察度遣使上表謝恩貢
方物

浩還自琉球市馬四十四匹硫磺五千斤因言其國俗市
易不貴統絳但貴磁器鐵釜等物自是賜予及市馬多
用磁器鐵釜云

丙寅定親王宮室之節

上命中書省臣惟作親王宮得飾朱紅大青綠餘居室止飾丹碧中書省臣言親王居室飾大青綠亦無過度者上曰惟儉養德惟侈蕩心居上能儉可以道俗居上而侈必至厲民獨不見茅茨卑宮堯禹以崇聖德阿房西苑秦隋以失人心諸子方及冠年去朕左右豈可使靡麗蕩其心也○上謂侍臣曰澹泊可以養心儉素可以養德縱欲敗度奢侈移性故奇技淫遊幸敗德皆役心損德之具是以高臺深池庸王攸亡卑宮陋室聖王攸興朕觀元世祖在位躬行儉朴遂成一統之業至庚申帝驕淫奢侈飲梁肉於犬豕致怨怒於神人逸

昭代典則 卷之八

十一

豫未終敗亡隨至此近代之事可為明鑒朕常以此訓諸子使知所警戒則可長保國家矣

安南陳端遣使來朝貢方物

上謂中書省臣曰去歲安南來請朝貢之期已諭以古禮或三年或世見今復遣使甚無謂也其更諭之當守常制存其誠敬可也

將有事方丘以晉王妃喪命翰林院考古制以聞

宋濂對曰郊社之禮國之大事聖人所重雖有二年之喪亦不改廢示有尊也上然之

命工部給物故工匠構積

上諭工部曰今所作官殿但欲朴素堅固不事華飾不

築死園不建臺榭如此經營費已巨萬乘危負重工匠甚勞有不幸而死者憂懸朕心爾工部可各給構積令

國子生送致其家賜鈔以葬蠲其家徭役三年復為文

遣官即龍光山祭之曰昔君天下者務在安民然有不

得已而勞民者營造之類是也此者營建官殿工匠有

因疾而死者有被傷而死者有冒危險而死者已勅官

為構積送之于家今復設壇遣官以牲醴賜祭爾等有

知咸諭朕意仍賜見役工匠鈔九六萬二百六十餘定

命減蘭縣河州募商鹽價

中書省言蘭縣河州舊募商人入粟中鹽每引計米一

石道遠費重故商人稀少宜減其價庶邊儲可積於是

昭代典則 卷之八

十三

命淮鹽減米二斗浙鹽減米三斗河東鹽減十之四

六月丁亥以翰林侍講學士宋濂為翰林學士承旨知制

誥兼贊善如故

上御奉天門諭宋濂曰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資賢才

而能獨理也秦之時張良陳平韓信皆居隱約漢高用

以成帝業朕初定天下即延攬羣才相與圖治皆因其

器而任使之今山林巖穴豈無超羣拔衆之才欲致而

用之其道何由濂對曰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用入莫

善於因能任官任官莫善於久居不遷古有是論而陛

下行之得才之效無過此矣○上觀川流不息陋尹程

秋水賦乃更為之賦召翰林諸臣觀之令亦各撰一篇

宋濂率同列次第。上皆親覽評品已而賜坐勅大官設酒饌。內臣行觴。上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對不能飲。恐愆於禮。上曰。卿姑試之。濂飲畢。上曰。更宜一觴。濂辭。上曰。一觴豈便醉人乎。濂舉觴瑟縮。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濂一吸至盡。上大悅。濂面頰行不成步。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為卿賦醉歌。上賦成。賜濂頭首謝。上仍命羣臣各賦醉學士歌。見一時君臣何樂也。

詔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

承宣布政使司。國初為行中書省。或分中書省。六部尚書往往出為參知政事。參政入為尚書。至是改浙江江

昭代典則 卷之八

十四

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各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設左右布政使各一人。左右參政各一人。左右參議各一人。其屬經歷司經歷一人。都事一人。照磨所照磨一人。檢校一人。理問所理問一人。副理問一人。提控案牘一人。

陸監察御史殷敏為饒州知府

敏以國子生。選入武英堂紀事。授監察御史。以能陞江西饒州知府。為治廉明。有惠愛。樂平縣民有詣闕訴大姓五十餘家。謀逆者。詔指揮潘某率兵往捕之。兵至饒州。敏驚曰。樂平民素淳朴。未必有此。吾為郡守。不可使民死無辜。請先往祭之。至樂平民皆耕牧如常時。敏得

告者乃無賴。平素以假貸不得。怨諸大姓。故重誣之。冀獲賞耳。敏還白。潘初不之信。自往察視。果如敏言。於是各以其家長至京。辯其誣。遂詔釋諸大家。而誅妄告者。以李祺為駙馬都尉。尚皇長女臨安公主。○黜莒州日照考滿知縣馬亮。

馬亮考滿入覲。州上其考曰。無課農興學之績。而長於督運。吏部以聞。上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此守令先務。不知務此。而曰長於督運。是棄本而務末。豈其職哉。苟任督責以為能。非豈弟之政也。為令而無愷悌之心。民受其患者多矣。宜黜降之。使有所懲。

命訊汾州考滿王簿成樂

昭代典則 卷之八

十五

山西汾州平遠縣主簿成樂。秩滿來朝。本州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吏部以聞。上曰。地之所產。有常數。官之所取。有常制。商稅自有定額。若額外恢辦。得無剝削於民。主簿之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若止以一恢辦為能。其他不見可稱。是失職之吏矣。州考非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按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自非達於此者。鮮不以損為益矣。夫商逐末者也。稅之猶恐其過。矧四民之中。惟農最苦。其可以重斂為哉。命。中書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廣洋。更定大明律。上覽大明律。謂胡惟庸汪廣洋等曰。古者風俗厚。而禁網疎。後世人心漓。而刑法密。是以聖王貴寬而不貴急。

一第... 續修四庫全書 第 3 版 反外

務簡而不務煩國家立法貴得中道然後可以服人心而傳後世昔蕭何作漢律九章甚爲簡便張湯猶得以私意亂之况始未盡善其能久無弊乎今觀律條猶有議擬未當者卿等可詳議更定務合中正仍具存革者以聞於是惟庸廣洋等復詳加考訂釐正者九十有三條餘如故凡四百六十六條

戊申召岐寧衛經歷熊鼎還京西戎朵兒只班要劫之干中途死之

先是西戎朵兒只班率其部落來附上以刑部主事熊鼎老成歷事改岐寧衛經歷鼎至岐寧知西戎狙詐有非叛意密疏論之上遣使慰勞賜鼎裘帽已而遣

昭代典則 卷之八

十六

中使趙成復召之還朝鼎行至西涼打班驛朵兒只班果叛令酋長么哥脇鼎還鼎以大義切責之遂與趙成俱被害上悼惜之遣使葬之于黃山川立祠致祭仍以祿米給其家

秋七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八月丙申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劾奏韓國公李善長有罪詔宥之

廣洋陳寧劾奏韓國公李善長位以太師爵以上公禮命之榮冠乎文武近令其子祺尚公王復營宅於王第之左以居之聖訓諄諄命公主謹執婦道禮長幼以叙尋倫陛下法古先聖王盛心允爲至矣善長受厚恩祥爲愚戇陛下以疾不視朝者將旬日亦無問候之敬

恩失禮古昔所無駙馬李祺六日不朝宣至殿前又不施禮此可知善長家法之不脩凡此所爲揆之事君之道果安在哉請付法司以正其罪疏奏善長父子免冠待罪上曰大罪不治則法無以立小過不赦則人無所容善長國之大臣不能立身教子劾之誠是但念相從之久宥之勿問

九月癸丑遣指揮吳英往北平論大將軍徐達

論曰七月火星犯上將八月金星又犯之占云當有奸人刺客陰謀事凡閱兵馬習騎射進退之間皆當謹備可通諭諸將亦當嚴密雖左右將校勿令相近其故元關官尤宜防之惟南去者可以使令蓋將者衆之死生

昭代典則 卷之八

十七

國之安危繫焉能戒慎之庶可免憂

已卯賜書勞福建參政魏鑑翟莊

中書省言福建參政魏鑑翟莊各一姦吏至死上賜

璽書勞之曰朕觀自古天下之治亂在于君臣能馭不能馭耳若君能馭臣以禮法臣能馭吏以體上故治由此始若君不能以馭臣臣無以馭吏則亂亦由此始或云胥吏小人何預治亂是大不然吏詐則蠹政政既廢矣民何由安朕所以命者爲令者正欲使上官馭吏動必以禮而嚴之以法若吏卒違理背法繩以死無論此令行久矣奈何貪官動爲下人所持任其縱橫莫敢誰何所以政無紀而民受枉朕嘗謂若爲官臨政無馭吏

之威則諸事無成。馭得其法則威立令行。事無不舉。令
丞相奏福建兩參政致極刑於一。姦吏朕聞茲事當哉。
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果然矣。故往論之爾尚慎終如
始乃能其官。

閏九月庚寅詔求直言

詔曰朕本布衣因元多故遂與羣雄並驅險阻艱難更
歷備至方得偃兵息民稱尊海內紀年洪武已九春秋
矣邇來欽天監奏報五星紊度日月相刑於是靜居日
省古今乾道變化殃咎在于人君思之至此皇皇無措
惟爾臣民許言朕過於戲於斯之道惟忠且仁者能鑑
之若假公濟私豈賢人君子之操非所望焉○淮安海

昭代典故

卷之八

十八

州儒學學正曾秉正上疏曰人君為天之子天子有過
中之政則垂象以代其言猶父之教子也天子知天之
示教而改行脩省求言於下下之人言得以達則是天
使之言也人君於是而納聽之則天嘉其不違教命雖
怒亦轉而為喜矣古之聖君不以天無災異為可嘉惟
以祗懼天譴而致隆是以洪水九年而堯政治大旱七
年而湯德脩桑穀生朝雉雊罪耳而太戊武丁竟致中
興是皆能責己以自脩求賢以自輔也漢文景時山崩
地動日食星變而治道之盛獨稱文景光武十五年星
孛於昴又孛於紫宮而東漢方隆宋仁宗土星留參太
白晝見地裂泉湧不一而見而仁宗享國最久誠以教

君者能祗懼天威納用方正之士聽受忠直之言以改
其政故天雖有異而不為殃也其有移過於下若漢成
帝以星變罪其丞相翟方進唐太宗以女主將昌受戮
疑似李君羨皆不免後世之議而徒為盛德之累耳臣
博考古今災異皆以人君脩德則昌或信移穰之說者
終無所益天可以誠感而不可以自誣也陛下大有
為之聖治日隆而業已成天亦不煩垂示日月五星之
變以告矣既有微告則變不虛生此天意欲扶持陛下
下大統欲陛下更新其政思有以固結人心也宸居
靜念果出於至誠而下求言之詔則在下者豈無有以
至誠之心上答明詔哉九望陛下以誠心聽納而容

昭代典故

卷之八

十九

貨之則上下之誠孚感五行必順序日月必貞明天心
必嘉喜而帝道昭明矣且夫日象陽之宗人君之象曆
家日食有常度可筭而前知孔子作春秋凡食必書之
以為人君之戒其有珥珣黑子之類皆為邪氣所干變
出不測比之日食尤甚大抵陰侵陽由小人蔽君子夷
狄凌中夏妻妾乘其夫臣下罔君上之應也天之示象
使人君有其事則思去之無其事則思防之恐其乘間
隙而生也月者太陰之精女王大臣之象日掩之食傳
記不書者聖賢扶陽抑陰之道也臣聞易之為書也畫
陽而賤陰春秋之法內中國而外夷狄蓋中國者陽也
夷狄者陰也臣竊觀近來蒙古色目之人多改為漢姓

與華人無異有求仕入官者有登顯要者有為富商大賈者古人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矣得無隱伏之邪心懷腹誹之怨咨宜令復姓絕其番語庶得辨認可以酌量處置其典兵及居近列之人許其退避又臣前過江補見遷塞外之俘累累而有他思此係輦轂近甸豈可容此恐數年之後與之玩熟相蒙生育繁盛中間豈無強詐之徒其或鳥驚獸駭犯屬車之清塵則為陰長抗陽矣晉人不聽江統徙戎之論後悔無及此實中華陰類幸處之不失其所至於五星紊度各有所自伏願陛下推類而求之脩己之德弭天之變則災異可消天心可回而國祚永昌矣疏奏 上嘉之遂詔赴京師擢

昭代典則

卷之八

二十

為思文監丞。○上以手詔諭山東布政使吳印曰嘗聞殷高宗思治而賢人入夢得傳說於版築殷藉以與周文王起磻溪之釣叟遂相武王而創八百年之業古有是君亦有是臣自是之後如是者蓋鮮昨天厭元德羣雄並起朕於是推強撫順網維海內以王黔黎已九年矣其間尚有不迪于教而麗法者欲以刑治之則不可勝誅姑緩其刑俾之輸作冀其向化期于無刑頃者天變於上朕心皇皇詔告臣民許言朕過獨卿敷露肝膽而陳國計朕以至意諭卿卿若夙夜如此為計為民非特盡心於朕卿之令名亦不朽矣○時刑部主事茹泰素上書論時務五事累萬餘言上令中書郎中王敏誦

而聽之虛文多而實事少次夕又於宮中使人誦之再三審其切要可行者四事纔五百餘言因慨然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者欲其切事情有益於天下國家彼浮詞者徒亂聽耳遂令中書行其言之善者具為定式頒示中外使言者無事繁文○山西平遙訓導葉居昇上言曰臣觀當今之大事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日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於經傳并撫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惟其常陰盛陽微則為不善矣今日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曰日月相刑則月敢抗於

昭代典則

卷之八

二十一

日者臣敢抗於君矣切觀至上之有天下掃除羣雄如踏草芥包絡豪傑如臂使指今公卿大臣數十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者朝廷遣一介之使召之則拱手聽命無敢後時况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所以強幹弱枝以遏亂原而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官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

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
否則待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
及也此皇天眷顧之甚或者謹告以相刑之象歟今議
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國也分地雖廣
制度雖修所謂大牙相制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豈
抗衡之禮耶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
謂諸侯王亦不過三公之位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
國與京畿同則為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
齊梁楚吳閩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
以兵議者何不撫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
帝之孫也七國之王皆景帝之同宗父兄弟子孫也當

昭代典則 卷之八

五十一

時一削其地則遽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
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擁兵以危皇室遂成五胡雲擾之
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
此臣之所以為大過者歟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
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而
無邪心使文帝盡從賈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
及諸王未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里
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
德行者入為輔相其餘世為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
無窮矣割一時之恩以濟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
稷天下幸甚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綏

刑而結於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國祚
長短悉由於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冊昭
然可觀其故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
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
非曰義此可以見天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
然而禁民為非之義特居末者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
專任刑罰也古者斷死刑天子為之徹樂減膳而寓慘
怛之意於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俱
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然而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
不得不刑之耳故其仁愛之篤洽於民之肌膚淪於民
之骨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享國久遠者

昭代典則 卷之八

五十二

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已哉今議者因
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
滅此行小仁而滅大義雖有其位而不能守此王上所
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者也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
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
一動一靜必合準繩使子孫有所持守况刑者民之司
命可不慎歟夫刑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
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強暴得以相凌則國非其國
矣使刑罰繁苛而政治促急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姑以
當今刑法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
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權門

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獲罪或至以賊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做流徒律又刪定舊諸律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衆而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內矣然未聞有戒治獄務從平允之條是以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未有寬宥之實所謂實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有周王三宥然後刑之政而後有囹圄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致也唐太宗皇帝謂侍臣曰鬻棺之家欲歲之疫非欲害于人欲利于棺售故耳今法

昭代典則 卷之八 二十四

司覈理一獄必求深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太宗矯隋之暴刑法務從寬宥猶患及此况今立嚴密以矯寬縱能無是失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版為榮以罷職不叙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摭摭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師而除官多以親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言動一跌于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為常少不顧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為之事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切

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之不懼法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能之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厲而為善者怠宋程頤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為君子而君子多於小人天下亂則君子多化為小人而小人多於君子此言在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戾於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捐其所短而實之法乎苟取其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以為廉為知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若取其所短棄其所長為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少不如法朝廷不少

昭代典則 卷之八 二十五

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多無廉耻當未仕之時則脩身畏慎動遵律法一入于官則以禁網嚴密朝不謀夕遂棄廉耻或事措冠以脩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之世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朝廷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近令就中願入軍籍者聽之免罪復官者宥之而猶聞有拘其餘丁家小在屯夫有罪之家長既赦而任之以政矣餘丁家小復何罪哉夫惟強敵壘則揚精鼓銳奮三軍之氣攻之必克擒之必獲可矣今賊人偽四大王突窺山谷如狐如鼠無

窟可追以計擒之庶或可得而乃勞重兵以討之彼即
驚駭潰散兼之深山大壑人跡不能追跡之地與之較
奔走則彼就熟路而輕行與之較死生則彼負必死之
氣三軍之衆孰肯舍生而爭鋒哉今捕之數年既無其
方而乃歸咎于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千
里之地雞犬不得寧息况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於他
所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者今就附籍者乃取其數而
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開田野
闢而後賦稅增今責守今年增戶口正謂此也近者已
納稅糧之家雖承特 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定
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見留開封聽候今軍士散湯村落

昭代典則 卷之八

二十六

居民不知所為訛言驚動况太原諸郡外界邊鄙民心
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茲之後北郡戶口不復
得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民以為新籍在
官乃見遷徙反易逃匿若欲遷徙禁而遷之我奚先受
其殃乎凡此皆臣所謂大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未見
其可以結民心而延國祚者也晉郭璞有言曰陰陽錯
繆皆煩刑所致今之天變豈非煩刑所致者乎臣願自
今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脩舉八議之法嚴
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則超遷之苛刻聚斂者則罷
黜之鳳陽屯田之制見有家小任屯者聽其耕種起科
已起戶田見留開封者悉放復業當差如此則人主足

以隆好生之德以樹國祚長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變
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
高帝至於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
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
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致治之道固不可
驟至今國家既紀元九年于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綱
紀大正法令脩行亦可謂安矣而 主上切切以民俗
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誅而
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致令下而
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而不能相安者
甚不稱 主上求治之心也愚臣謂天下趨于治也猶

昭代典則 卷之八

二十七

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
氣發生土脈微動然後能使之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
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
其化熙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
也况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雖漓而民好善惡惡
之心則未嘗泯也因其好善惡惡之心以正風俗則求
治之道在是矣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
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俗
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
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為可恕而俗流失世敗壞為
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正天下其有

一頁、二頁、三頁、四頁、五頁、六頁、七頁、八頁、九頁、十頁

不治者乎。古之為郡守縣令者，為民之師帥，則以正率下，以善道民，使化成俗美者也。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本職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獄訟為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為虛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甲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時次第，早澇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令各處師生缺員者，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以社學為重，教民之急務。故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如是之詳。今之社學，當鎮城郭，或但置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具其名耳。守令亦未嘗以教養為己任。徒具文案，以備照刷而已。及致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照依紙上照刷，亦未嘗差一人。巡行點視，與廢之實。上下視為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為何物，爭鬪之俗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廉恥掃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訪察善惡，條舉綱目。極治萬事，至於聽訟獄，其一事耳。今專以訟獄為要務，以獲贓多者為稱職，以事績少者為闕事。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為虛文，末節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所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賊吏，決一獄訟為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為

昭代典則

卷之八

二十八

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太學正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辯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成周得人為盛，今使天下郡邑生員考於禮部，升於太學，使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郡邑生員升於太學，或未數月，遽選入官者，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德政，下困黎民。雖曰國家養育之仁，然世間奇才罕有，如顏回、耿弇、鄧禹者，固未可拘於常法。雖賈誼之才，漢朝以年少難委之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為不多，選任名位不為不重。自今數之，賢者能有幾人乎？臣恐後人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

昭代典則

卷之八

二十九

論女寵宦官外戚權臣之禍

論女寵宦官外戚權臣之禍。論侍臣。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宦官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侍臣曰：自古末世之君，至於失天下者，常在於此。所以啓之者，有漸也。女寵之禍，常始於溺愛，外戚之禍，常始於怙恩。宦官之禍，常始於預政。權臣之禍，常始於蒙蔽。至於藩鎮跋扈，則由於姑息。夷狄侵暴，則由於國

勢不振。漢唐以下。覆轍可鑒矣。上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耳。漢無外戚。閹宦之權。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然制之自有其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於私愛。惟賢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使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以兵柄。則無宦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合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禦夷狄。則脩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嘗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

昭代典則 卷之八

三十

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侍臣頓首曰。願著之常典。以

示將來

冬十月更建太廟成。前正殿後殿殿九室主皆南向。西階東。○十二月勅送故蒙古官蔡子英出塞。

子英河南永寧縣人。元季舉進士。為擴廓帖木兒所知。薦于元。累遷顯官。王師征定西。擴廓帖木兒軍敗。子英

單騎走關中。入南山。有司以形求得之。械送京師。至江

濱。亡去。至是陝西又捕得之。械過洛陽。遇信國公湯和。不為禮。和怒焚其鬚。懼之。終不屈。其妻適富洛陽。聞子

英至。欲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上命釋之。授以官。英不受。退而上書曰。伏惟 皇帝陛下。乘時而起。提

三尺劍。削平羣雄。混一四海。九夷八蠻。莫不賓貢。臣鼎魚滌網。假息南山。曩見獲河南。拘送京師。垂及渡江。復得脫亡。七年之久。勤勞有司。既違 陛下。又忤大臣。揆之常情。雖死罪不足。以擬臣而 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瘳其疾。易其冠裳。賜以酒餼。授以名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之外矣。臣感恩無極。非不欲竭犬馬之力。以報覆載之仁。但以名義所在。不敢改其初志。自惟家本韋布。遭值亂離。操戈行伍。智識粗淺。過蒙主將知薦。仕至七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之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板蕩。又復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所以寧死不敢有他志。蓋臣之事君。猶女

昭代典則 卷之八

三十一

之通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事君之道。一食其祿。終身無二。昔馮道歷仕五代。司馬光曰。不正之女。中士羞以

為家。不正之人。中君羞以為臣。偉哉言乎。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方今金城湯池。兵

極其精。器極其利。府庫充實。米粟紅腐。國家之盛。古未有也。陛下猶以為未足。於是興學校。明人倫。褒死節

獎忠義。蓋以為治天下之本。莫大於禮義廉恥也。夫以

今天下之廣。人民之衆。既不以臣一人而加少。又豈以

臣一人而加多。授臣以官。何益於國。舍臣不用。何損於事。陛下創業垂統。正當提挈大經。大法以昭示。聖子神孫。功臣賢士。不宜以無益之舉。三之俘虜。而廁於維

新之朝賢士大夫之列也臣自被獲以來日夜所思惟
追咎昔之不死以爲今日惟死可以塞責陛下乃待
臣以禮沐臣以恩臣固不敢責死以市名然亦不敢全
身以苟祿若察臣之愚全臣之志禁錮海南以終薤露
之命則雖死於炎瘴亦感恩極矣陛下之威加乎海
內而奔走四夷不患不行於匹夫之賤然臣聞仁者不
中道而改節義者不苟生以圖榮勇者不見幾而不作
故王蠋閉門以自縊李芾闔門以自屠彼非惡安逸而
樂危亡顧義之所在雖湯鑊有所不避也眇焉之軀仰
止古人死有餘恨冒噴天顏伏俟鈇鉞戰慄之至不知
所言上覽奏而益重之命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

昭代典則 卷之八

三十一

人問之故子英曰思舊王耳語聞 上知其志不可奪
勅有司送其出塞

以翰林編脩朱孟辯工部照磨盧熊吏部奏差史靖可爲
中書舍人三人俱以博學能書稱故有是命

丁巳十年春正月乙酉賜翰林承旨宋濂致仕

宋濂行既有期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
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日時詔許言事朝臣有
上疏萬餘言者上厭其迂行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
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 上咎之而怒
未解濂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 上耳烏可深罪乎已
而 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詎曰吾怒時若等

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之言
不幾誤罪言者耶○上以濂艱於行步特詔皇太子選
良馬以賜 上親作良馬歌命羣臣咸和以寵耀之及
詔致仕加贈濂父文昭爲禮部尚書祖德政爲太常少
卿二代誥詞皆 上親製天下榮之○宋濂辭歸瀕行
賜楮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又賜衣二襲 上諭
曰朕最慎于賞嘉卿忠誠故以賜卿卿今年幾何濂曰
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
頓首謝上復囑曰大江漲不可行宜循內河至家仍命
使護行濂感恩請歲一來朝

昭代典則 卷之八

三十三

丁未高麗遣使請其故主王頴諡號不許

上以頴爲臣下所弑已幾年矣今始來請諡將假朝命
鎮服其民且以掩其弑逆之跡所請不誠不可與也
權工部奏差官張致中爲宛平知縣

工部奏差張致中上書言三事其一曰監察御史乃朝
廷耳目之寄清要之司宜精擇老成蹇諤公明廉正者
俾居其職庶知官民利病激濁揚清以佐治化其二曰
京師天下都會之地邇者米價翔踊百物沸騰蓋由年
穀不登素無儲積今後宜令各府州縣設常平倉以時
斂散則物價自平其三曰北方土曠民稀開墾有限所
在守令往往責里甲增報額數以爲功蹟罔上損民甚
無謂也宜令各處農民自實見墾畝數以定稅糧庶不

有名無實。民力不困矣。上覽而嘉之。權為宛平知縣。命書省銓選官員與道里費。仍給舟車送之。

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銓注。即令赴任。聞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假貸於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常選官淹滯在京者。輒經歲月。資用既乏。遂流為醫卜。使賢者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為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若為令。○按國初盡體臣之道。嚴賊吏之誅。蓋並行而不悖者。迨後淹滯於候選。困於道途。厚揭債利。取償於官。犯者既多。不可勝誅。旋致廢法矣。

昭伏典則 卷之八

三十四

詔百司見任官員之家。免其徭役。

上謂侍臣曰。食祿之家。與庶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而復役其家。則君子野人。無所分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百司見任官員之家。有田土者。輸租稅外。悉免其徭役。著為令。○按國初待士免役。豈不厚哉。但後來人士。有自處以薄者。受人詭田。而齊民率多重役。遂致勸賢待士之道。不能有終矣。

三月增置滁陽儀真香泉六合天長五牧監

滁陽設群二十有二。儀真六合設羣各七。香泉設羣六。天長設羣四。俱隸太僕寺。計牧種馬一萬七千三百。

十五匹。上謂中書省臣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莫不以馬政為重。故問國君之富。必數馬。以對周禮六卿。夏官以司馬為職。特重其事也。後世掌以太僕。今仍其舊。又設羣牧。以分其責任。庶名實相符。民不勞而孳息蕃。但恐所司者不為究心。民復怠惰。馬政不脩。則督責之令。行豈不因馬而疲。民國以民為本。若因馬而疲。民非善政也。其下太僕寺諸牧監各令脩職。毋怠所事。

夏四月己酉。命衛國公劄愈。大都督府同知沐英率師討吐番。

先是吐番所部川藏。邀殺烏思藏使者。鞏歌鎖南等掠其輜重。故命愈等討之。愈等兵至吐番。攻敗川藏之衆。

昭伏典則 卷之八

三五

追至崑崙山。斬首甚衆。遂遣涼州等衛將士分戍。張北等處而還。

五月丙午。誅戶部主事趙乾。

勅中書省臣曰。向荆斬等處水災。朕寢食不安。亟命趙乾往賑之。豈意乾不念民艱。坐視遷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賑濟。民饑死者多矣。夫民饑而上不卹。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視民死而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戒不卹吾民者。

黜臨淄縣丞王基

基上言乞發山海之藏。以通寶路。及禁在職言事者。其言皆謬。戾不中理。上召而詰之。曰。汝云發山海之藏。

以通寶路須人力乎自發乎况發之未必得而勞人莫甚焉昔唐太宗罪權萬紀爲其言利而不進善者汝之言果道人君之善乎汝又云不宜在職言事必須面陳漢未昌有言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汝必欲面陳何也今汝既見朕又未聞正論則是汝罔朝廷也基無以對遂黜之

六月丁巳詔言事者實封直達御前

上謂中書省臣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暗之世聰明內蔽外通則下無壅遏內蔽則上如聾瞶國家治否實關於此朕常懼下情不能上達得失無由以知故廣言路以求直言其有言者朕皆虛心以納之尚慮微賤之

昭代典則

卷之八

三十六

人敢言而不得言疎遠之士欲言而恐不信如此則所言有限所聞不廣其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實封直達御前○上嘗諭侍臣曰舍已從人改過不吝帝王之美事故大禹以五聲聽治爲銘於筭簋曰教我以道者擊鼓教我以義者擊鐘以事者振鐸以憂者擊磬以獄者揮鞞禹聖人也虛已求言如此之切故聞善言則拜朕樂聞嘉謨屢勅廷臣直言無諱至今少有以啓沃朕心者侍臣對曰陛下聰明天縱孜孜爲治事無缺失羣臣非不欲言但無可言者上曰朕日總萬幾安能事事盡善所望者左右之臣盡忠補過耳如卿所言非朕所望也侍臣頓首謝○上又謂侍臣曰人君深居高位恐

阻隔聰明過而不聞其過闕而不知其闕故必有獻替之臣忠諫之士日處左右以拾遺補闕言而是也有褒嘉之美言而非也無譴責之患故人思盡職竭其忠誠無有隱諱如此則嘉言日聞君德日新令聞長世允爲賢明若昏庸之主吝一己之非拒天下之善全軀保祿之臣或緘默而不言或畏威而莫諫塞其聰明昧於治理必至淪亡而後已由此觀之能受諫與不能受諫之異也

丙寅命羣臣大小政事皆先啓皇太子處分然後奏聞上謂皇太子曰人君治天下日有萬幾一事之得天下蒙其利一事之失天下受其害自古以來惟創業之君

昭代典則

卷之八

三十七

歷涉勤勞達於人情周於物理故處事之際鮮有過當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昔練達臨政少有不謬者故吾特命爾日臨羣臣聽斷諸司啓事以練習國政惟仁則不失於暴惟明則不惑於邪佞惟勤則不溺於安逸惟斷則不牽於文法凡此皆以一心爲之權度苟無權度則未有不失其當今有人指石爲玉當辯之日果玉乎果石乎知其爲非玉乃石也如此則的然莫敢吾欺若信其言以爲玉則是非之心不明失其權度矣凡人雖有明敏之資自非歷練臨事率意而行未免有失如悔而改亦已晚矣吾自有天下以來未嘗暇逸於諸事務惟恐毫髮失當以負上天付托之意戴星而朝

夜分而寢日未有善寢亦不安此爾所親見也爾能體
 而行之天下之福吾無憂矣○上諭李善長等曰人君
 聰明雖得於天性然物理必察識而後知人情必諳練
 而後熟若臨事不熟驟然斷決恐未盡善既行之後覺
 其非而欲改之妨事已多前者令皇太子躬聽朝臣啓
 事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置或有未當自今政事啓
 于東宮者卿等二三大臣更爲參決可否○上謂侍臣
 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爲藉口縱恣荒寧不
 親政事而諛佞小人又逢以主逸臣勞之說殊不知治
 天下者無逸若以荒寧怠政爲垂拱無爲帝舜何爲曰
 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人
 昭代典則 卷之八 三八

君日理萬幾急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
 常以勤勵自勉未旦臨朝夜臥不能安席或仰觀天象
 見一星失次卽爲憂惕或量度民事當速行者卽待旦
 發遣朕非不欲暫安祇畏天命不得不爾朕言及此者
 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朕旣情元首叢勝民
 何所損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羣臣但能以此爲
 勉朕無憂矣羣臣頓首受命
 斥遣中官供事內庭言及政事
 中官有供事內庭從容言及政事者上卽日斥還還鄉
 里命終身不齒遂諭羣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凡有所謀
 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榮幸

之得與謀者况閤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
 之際聲音笑貌日接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
 君心而便辟逢迎其常態也苟一爲所惑而不之省將
 以假威福竊權勢以干與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
 抑由是而階亂者多矣朕嘗以是爲鑒戒故立法寺人
 不過傳奉洒掃不許干與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
 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羣臣頓首稱善
 詔釋山西捕獲爲盜之人
 人有詰山西之民從故元四大王爲寇者捕獲至京法
 司以聞上曰刑罰所以威惡施之必當其罪則刑不濫
 而人心服彼四大王以元之遺孽窟窟山谷聚逋逃以
 昭代典則 卷之八 三九

爲民患山西之民避患巢穴者往往被其驅掠迫脇爲
 盜皆不得已豈真爲盜者古人云得其情則哀矜勿喜
 此之類也今民相捕獲將延蔓不已是助之立黨而激
 之爲亂也其釋之各給道里費遣還鄉里
 命韓國公李善長魏國公徐達等十人分祀嶽鎮海瀆○
 秋七月設通政使司
 通政使一人正三品左右通政各一人正四品左右參
 議各一人正五品掌出納諸司公文敷奏封駁之事上
 重其任頗難其人刑部主事曾秉正新擢陝西參政未
 行遂命秉正爲通政使以應天府尹劉仁爲左通政諭
 之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奸之漸故

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納言唐之門下省皆其職也今以是職命卿等官以通政為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卿其審命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無隱蔽當引見者無留難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讒間以欺罔公清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

乙巳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八月庚戌詔改建大祀殿于南郊

初園丘在鍾山之陽方丘在鍾山之陰上以分祭天地揆之人情誠所未安至是欲舉合祀之典乃命即園

丘舊址為壇而以屋覆之名曰大祀殿勅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等督工

癸丑詔改建社稷壇

先是上既更建太廟於雒闕之左而以社稷國初所建未盡合禮又以大社大稷分祭配祀皆因前代之制欲更毀之為一代之典遂命中書下禮部詳議其制至是禮部尚書張等奏擬社稷合祭共為一壇皆設木主而丹漆之祭則設于壇上祭畢收藏仍用石主埋壇之中如唐宋之制至於以勾龍配社以棄配稷雖唐虞農官而勾龍共工氏之子也社之無義商湯欲遷之而未果漢嘗易以夏禹今已列祀帝王之次棄稷亦配享先

農講嚴勾龍與棄配位而謹奉仁祖淳皇帝配享大社大稷以成一代之盛典以明祖社尊而親之道上覽奏稱善遂命改作社稷壇于午門之右其制社稷共為一壇壇二成上廣五丈下如上之數而加三尺崇五尺四出陛築以五色土色如其方而覆以黃土壇四面皆甃以甃石主崇五尺埋壇之中微露其末外壇壝崇五尺設靈星門於四面壇壝各飾以方色東青西白南赤北黑外為周垣垣皆飾以紅覆以黃琉璃瓦初社稷列中祀臨祭或具通天冠絳紗袍或以皮弁行禮制未有定今升為上祀具冕服以祭

乙酉暹羅解國遣使奉金葉表貢象及方物○辛丑命胡

惟庸為左丞相汪廣洋為右丞相陳寧為左御史大夫丁玉為右御史大夫○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來朝○冬十月壬子觀心亭成

初上勅工曹造觀心亭于宮城上至是落成上時幸焉時致仕翰林院學士承旨宋濂來朝乃召濂語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為難朕日酬庶務罔敢自暇自逸况有事天地宗廟社稷尤用祗惕是以作為此亭名曰觀心致齋之日端居其中吾身在此而吾心即在是却慮疑

乙卯焚惑犯輿鬼○封都督沐英為西平侯○遣使齋詔印立三佛齊國王嗣子那者巫里為三佛齊國王○是

月改作大內宮殿成

上以大內宮殿新成制度不侈甚喜因謂侍臣曰人主嗜好所繫甚重躬行節儉足以養性崇尚侈靡必至喪德朕常念昔居淮右頻年饑饉難於衣食鮮能如意今富有四海何求不遂何欲不得然檢制其心惟恐驕盈不可復制夙夜兢惕弗違底寧故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不獲已而後為之未嘗過度宮室之間皇后亦能儉以率下躬服浣濯之衣皆非故為矯飾實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不敢不謹侍臣對曰奢侈者常情同欲節儉者富貴所難陛下安行節儉無所勉強誠宜為萬世子孫之法上曰節儉二字非徒治天下者當守治家

昭代典則

卷之八

四十二

者亦宜守之爾等歲祿有限而日用無窮費或過度何從辦集侵牟剝削皆原于此須體朕懷共崇節儉庶幾無悔

十一月己卯衛國公鄧愈卒○丁亥冬至合祀天地於奉天殿

祝文曰禮以義起貴乎情文兩盡曩者建國之初遵依古制分祀天地於南北郊周旋九年於心未安誠以人君者父母天地仰覆載生成之恩一也及其嚴奉禮祀則有南北之異揆以人事人子事親易致異處竊惟典禮其分祀者禮之文也其合祀者禮之情也徒泥其文而情不安不可謂禮方改建祀殿功未就緒今明堂適

成時當冬至謹合祀於殿廷自今以春首合祀于南郊永為定禮謹奉 皇考仁祖淳皇帝配惟 上帝 皇地祇鑒之

四川威茂土酋董貼里作亂命御史大夫丁玉討平之○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各道按察司官來朝上諭之曰朕以天下之大民之奸宄者多牧民之官不能悉知其賢否故設風憲之官為朕耳目察其善惡激濁揚清繩愆糾繆此其職也凡任風憲者宜體朕此意以公正為心以廉潔自守國家法律必務精詳用法有失鬼神鑒焉至於奸民犯法吾所甚惡必務除之不可貸也有司以撫治吾民為職享民之奉而不思恤民惟

昭代典則

卷之八

四十三

以貪婪括剋為務此民之蠹也宜糾治其罪毋以姑息縱其為害汝等安坐高堂其視民相去遠矣不思問民疾苦公其聽斷將安用汝乎今官以九年為考非一日積也汝當謹守法度思稱其職苟或不然鬼神鑒之高麗遣使來賀明年正旦

上以王顯既被弒而其國數遣使入首皆云國王所遣莫明其實勅中書省臣遣人往觀其所為且問王之安否

戊午十一年春正月乙未安南陳煒遣使來告其兄陳熾卒○進封中山侯湯和為信國公○徵天下布政司官及各府官來朝

上謂廷臣曰古者帝王治天下必廣聰明以擴壅蔽今布政使司官即古方伯之職各府知府即古刺史之職所以承流宣化撫安吾民者也然得人則治否則厥官曠職病吾民多矣朕今令之來朝使誠朝廷治體以警其玩愒之心且以詢察言行考其治績以觀其能否苟治效有成即為賢才天下何憂不治廷臣對曰皇上憂民之切任官之重堯舜詢事考言之道也

改封吳王為周王罷杭州護衛○二月初中書省議減邊商鹽價

勅中書省曰朕初以邊餉勞民商人納粟於邊以淮浙鹽償之蓋欲足軍食而省民力也今既數年軍餉不給

昭代典則

卷之八

四四

皆因鹽價太重商人無利以致輸粟者少而中書其議減鹽價俾輸粟于邊庶內地之民省輓輸之勞於是定擬凡輸粟于各邊者量地遠近價各有差

命皇太子詣中都祀皇陵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從○三月丁丑命吏部課考績官殿最

河間府知府楊翼安等考績來朝上命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否以示勸懲今官員來朝宜察其言行考其功能課其殿最第為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為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為下不預宴序立于門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上謂吏部臣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天下之

士資格者為常流設耳若有賢才豈拘常例今後庶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由是李文煥自西安府知府費震自寶鈔提舉俱擢為戶部侍郎其餘九十五人悉量材超擢即中知府知州等官

始制牙牌給文武朝臣○夏四月以禮部侍郎朱夢炎為本部尚書○御製勅文諭祭安東冰陽二縣野鬼

時永嘉侯朱亮祖奏安東冰陽二縣之野暮夜多鬼民人皆驚御製勅文遣使諭祭之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國之有祀以為民也庶民之祀止於祖宗非祖宗而祀謂之非禮神亦不享其嶽鎮海濱山川之神載之祀典者莫不承上帝后土之命以司福善禍淫之權若禍福

昭代典則

卷之八

四五

僭忒不愜民心且將獲戾于天矣今洪武十一年四月十四日永嘉侯遣人奏安東冰陽二縣之野夜有持炬者數百或成列或四散民人相驚逐之不見擊之若有應者朕不能盡信特致牲醴會鬼神而勅問之中原自有元失政生民塗炭死者不可勝計有覆宗絕祀者有生離父母妻子而死于非命者而持炬者豈無主孤寡而欲人之祀與父母妻子之永隔而有遺恨與無罪遭殺而冤未伸與或有司怠於歲祀而有忿與四者必有一焉朕以四事問爾爾果何為而然與朕自即位以來祀神未嘗缺禮然非當祀者亦不敢佞爾持炬者宜禍其宜禍者而福其應福者勿妄為民害自貽天憲

重建皇陵碑親製文○故蒙古嗣君愛猷識理達臘殂子脫古思帖水兒立○遣祭故蒙古嗣君○秋八月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徽州廣德安吉長興諸府州秋糧○命東宮文學傅藻等編纂春秋本末○九月客星掃天井○追封劉繼祖為義惠侯

誥曰朕昔徵時游羅親喪報於宅兆爾繼祖以已沃壤慨然惠朕朕得安厝皇考皇妣睠茲大惠云何可忘而歲月易流厚德莫報慨念實深茲特賜爾為義惠侯爾其有知服茲寵命其妻妻氏追贈為義惠侯夫人遣官齋誥命仍以牲醴祭之

賜中都國子學助教貝瓊致仕○冬十月乙丑大祀殿成

昭代典則 卷之八

四十六

命太常每歲合祭天地於春首○駙馬都尉曹國公李貞卒其子為李文忠○十一月庚子總兵官辰州衛指揮楊仲名討五開叛蠻破之○西番寇邊命西平侯沐英都督僉事藍玉弼帥師征之○十二月甲寅致仕翰林承旨宋濂來朝賜勅勞之○是年封皇子柏為襄王桂為豫王後改封棖為漢王後改封植為衛王後改封已未十二年春正月甲申洮州十八族番首三副使汪舒朶兒嚩唎子烏都兒及阿卜商等叛據納隣七站之地命沐英移兵討之○已卯合祀天地於南郊大祀殿禮成上大喜作大祀文并歌九章其辭曰朕聞太極之化也天生於子地闢於丑位極其定虛其中而為寰宇

是時人生於寅樂居兩間人生既多非聖莫馭天生君主為民立命然鴻荒之時莫知誰始今載於書始自伏羲相繼而至唐虞以及夏商周斯數君者開天立極首與彝倫者乃前伏羲神農黃帝是也法三皇而守行者少吳顓頊高辛唐虞其益損禮樂文飾其事者獨夏商周也下至秦漢以及宋元亦然嗚呼天性自然而常者三綱五常也昔聖人度人情而措彝倫特不逆其性務從其善未嘗有異此道而為人君者也每聞昔君欽若昊天莫敢有怠朕即位以來命儒臣徧考羣書自周以至宋元皆著祀典守而行之然當行祀之時惟宗廟頗合人情南北二郊以及社稷甚有不如人情者以社稷

昭代典則 卷之八

四十七

言之古人以社為五土之神稷為五穀之神土王發生五穀用之以生而乃一園之中各壇而祭是上穀不合於生生之意也行禮之時先社固宜而又先奠社配乃行稷神之禮此果合人情乎况朕自即位以來祀天享地奉宗廟社稷每當齋期必有風雨臨祭方欽每以為憂京房有云郊祀鬼神必天道雍和神乃答矣若有飄風驟雨是為未善於是自洪武十年更祀社稷於闕右去繁就簡一壇合祀以奉二神神乃我答人情權悅後洪武十一年命三公率土工部役梓人於京城之南創大祀壇合祀皇天后土是年冬十月三公奏告工成朕命禮部去前代之祭期歲止一祀朕度古人之祀南北

郊彼以義起故曰南郊祭天以其陽生之月北郊祭地以其陰生之月孰不知至陽祭之於至陰之月至陰祭之於至陽之月於禮可疑且掃地而祭其來甚遠言祀天地尚質不尚華固執古不變至今天地之享與人大異朕以斯禮執古不變則人之享亦執古而不變乎若人執古則汗尊杯飲茹毛飲血巢居穴處今可行乎斯必不然因命太常卿每歲祭天地於首春三陽交泰之時遂於洪武十二年正月十有一日合祀天地前期致齋五日內二日以告仁祖三日正齋風和日煖及夜升壇山川草木不搖江海息波輕雲縹緲於昊穹獨見太陽於中天纖塵不動銀燭舒光香烟裊繞斯必神之臨

昭代典則 卷之八

齊合祀宜也朕雖失學無文特述其事而歌詠之

四川松州土酋作亂命御史大夫丁玉復討平之○召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

上聽朝之暇延諸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時國子學官李思迪馬懿緘默不言上惡之勅諭國子師生曰賢者以學為本推而行之有裨於國家無愧於所學俾善名立於兩間斯成其為賢也若懷詐自私上無助於君下無益於世朕何賴焉如李思迪馬懿者朕以其學官由宿同游期在嘉言善行啓朕未明輔朕不足乃終日緘默有講說者因而問及不過就他人之辭以對未嘗出一言豈朕昏昧不足以聞耶抑朕之禮未至耶

何訪之以道而不相告也及退侍東宮欲其發明古帝王之道以匡弼輔贊而緘默如故無異事朕之時其懷詐甚矣昔孔孟懷聖賢之道恨不得用世以拯生民故歷聘列國至老不倦今思迪等發身草野一旦與人君同游殿庭之上人君躬就問之而緘默如此學孔子者果如是乎孔子入周廟見金人三緘其口曰此古慎言人也蓋謂非法之言耳若理道之辭果宜禁乎且思迪等事朕如此其肯盡心訓國子生乎朕諭而等自今為師為弟子者一以孔孟為法以副朕責望之意慎無如李思迪馬懿之為也

二月命曹國公李文忠往河州岷州臨洮鞏昌等處整治城池督理軍務○置洮州衛

昭代典則 卷之八

沐英等兵至洮州故城番寇三副使阿卜商等率眾遁去我軍追擊之獲磧石州叛逃土官阿昌七站土官失納等斬之遂於東龍山南川度地勢築城戍守遣使來報捷且請城守事宜 上曰洮州西番門戶今築城戍守是扼其咽喉也遂命置洮州衛以指揮番緜陳輝楊林孫禎李聚丁能等領兵守之李文忠遣使來言官軍守洮州餽運甚艱勞民不便 上諭之曰洮州西控番戎東蔽湟龍自漢唐以來備邊之要地也今羌虜既平若棄之數年後番人將復為邊患矣慮小費而生大患非計也勅至令將士慎守所獲牛羊分給將士亦足為

二年憲食阿卜商之遁必走黑章唯之地只於

之癭紫子不論遁於何地必擒縛送京而後已

命信國公湯和率吉安侯陸仲亨練兵臨清○三月乙酉

以萊州知府董俊為兵部尚書明州知府余文昇為工部

尚書○夏四月庚申遼東守將潘敬葉旺以高麗遣人致

書貢物來奏

上賜敬旺書曰古之能將出禦封疆入衛京畿無不

謹密雖內臣懷奸外敵挾詐無自而入焉奏至言高麗

行禮一節斯非彼殷勤致敬之意蓋間諜之萌也且高

麗古稱東夷聖人有言夷狄禽獸也輕交必離重交必

絕未有能始終者觀其書及都評議司之文雖不明言

其漸已見矣可不知所備乎吁為人臣無外交爾等其

慎之

置松州衛指揮使司

上以勅諭平羌將軍御史大夫丁玉曰大軍入松州克

戎虜於萬山之中設官置衛以威蠻夷爾之功亦懋矣

朕聞松州山多田少耕種恐不能贍軍若以人民供億

是則困有用之民守無用之地非良策也可相度其宜

或於保寧及擇要害之處立衛爾與部下諸將計議來

奏既而玉言松州與西羌諸蠻要地軍衛不可罷從之

遂詔玉還軍四川

六月甲戌遼東守將潘敬葉旺以高麗龍州鄭白等來

來奏

上勅敬旺等曰奏至知高麗龍州鄭白等率男婦來降

朕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詐其性

多頑况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

耶斯必示弱於我如墮其計則不過一二年間至者接

踵其害豈小小哉符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

今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壤慎勿妄

生小隙使彼得以藉口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滅則師

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

則邊患將由此而啓矣

乙酉編春秋本末成

昭代典則 卷之八 五十一

先是 上以春秋本諸魯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間出欲

究其終始則艱於考索乃命東宮文學傅藻等纂錄分

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氏傳首周王之世以尊正統次

魯公之年以仍舊文列國則先晉齊而後楚燕所以內

中國而外夷狄也事之始終秩然有序至是而成名曰

春秋本末

秋七月丙辰御史大夫丁玉討四川賊彭普貴等平之

初普貴等為亂焚掠十四州縣四川都指揮使司以兵

討之不克至是玉盡殲其衆遣人奏捷 上以勅勞之

曰舊歲妖人作亂命爾西征而跋跡山川究心日夜奮

揚威武剿絕其類以除民患朕甚爾嘉以今觀之非惟

人等之營然嘗天有以相之也始妖人暗構愚民
年矣土民因而作亂乘時蜂起爾之未至四川也指揮
音亮等用師不祥致妖人殺害良民至今尤未加刑故
特遣人勞爾之功命以軍法從事夫國之用將所以捍
禦奸侮也如亮者安能保其祿位乎罪不可宥如勅行
之

八月辛巳著內外官致仕還鄉之令

上諭中書省臣曰凡士非建功名之爲難而保全始終
之爲難自今內外官致仕還鄉者復其家終身無所與
其居鄉里惟於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禮於其外祖及妻
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之右如

昭代典則

卷之八

五十三

與同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
見不須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
者爲令

九月甲午征西將軍沐英等擊西番大敗之擒三副使
索子等班師○甲辰以右御史大夫丁玉爲左御史大夫
浙江布政使安然爲右御史大夫四川布政司右叅政秦
中爲右御史中丞重慶知府殷哲爲中書省右叅政○冬
十月癸巳以儒士吳沉爲翰林院待制

上觀漢武帝紀謂吳沉曰人君理財之道當視國如家
一家之內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爲子計者父子而異
費其家必墮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己

不給而君行當豈有是理哉○上與吳沉論持身
之道上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
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
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成大
惡常人且然况人君乎沉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
之道○上御奉天門視朝畢顧謂吳沉曰人主治天下
進賢納諫二者真切要事也沉對曰誠如聖諭但求之
於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治日常少上曰使其
真知賢者能與其國何有不好真知諫者在於忠已何
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真是以於已難入若誠能好賢則
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

昭代典則

卷之八

五十三

畢來沉對曰陛下此言誠國家與治之要

十二月戊寅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來朝賜勅勞之○
亥平羌將軍御史大夫才玉還自四川○命西安府官
開甜水渠

西安城中皆鹹鹵水不可飲至是曹國公李文忠以爲
言乃命西安府官役工鑿渠堯石引龍首渠水入城中
紫繞民舍始得甘飲

是月既右丞相汪廣洋于海南道卒

汪廣洋有疾常在告賜勅勞問然頗耽酒色荒於政事
以故多稽違又與胡惟庸同在相位惟庸所爲不法廣
洋知而不言但浮沉守位而已 上察其然因勅以

心補過廣洋內不自安久之占城貢物使者既至
部之臣不以時引見 上以其蔽過遠人下勅書切責
執政者廣洋惶懼益甚至是御史中丞涂節言前誠意
伯劉基遇毒死廣洋宜知狀 上問廣洋廣洋對以無
是事 上頗聞基方病時丞相胡惟庸挾醫往候因飲
以毒藥乃責廣洋欺罔不能效忠為國坐視廢與遂貶
居海南舟次太平復遣使勅之曰丞相廣洋從朕日久
前在軍中屢問乃言否則終日無所論朕與相從之久
未忍督過乃居臺省又未嘗獻一謀畫以匡國家民之
疾病皆不能知間命爾出使有所相視還而禁不一語
事神治民屢有厭急况數十年間在朕左右未嘗進一

昭代典則

卷之八

五十四

賢才昔命爾佐文正治江西文正為惡既不匡正及朕
咨詢又曲為之諱前與楊憲同在中書憲謀不軌爾知
之不言今者益務沉湎多不事事爾通經能文非愚昧
者觀爾之情浮沉觀望朕欲不言恐不知者謂朕薄恩
特賜爾勅書爾其省之廣洋得所賜書益慚懼遂自縊
卒

永嘉侯朱亮祖發卒三萬人拓廣東城百餘丈○安南陳
煒遣使來貢賜詔煒兄叔明致侵奪占城之責○詔求天
下博學老成之士皆至京師

上謂禮部臣曰為天下者譬如作大厦大厦非一木所
成必聚材後成天下非一人獨理必選賢而後治故為

國得賢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忘得
以熙庶績然山林幽遠博學老成之士匿德藏光甘於
困窮非招徠之不肯輕出宜下有司悉心推訪禮送於
朝朕將顯用之至是皆至京師時江西布政使沈立本
遣人招故元吏部侍郎伯顏子中子中飲鴆死子中西
域人祖父仕江西因家焉通春秋五領鄉薦授東湖書
院山長陞建昌路儒學教授四方兵起江西行省以便
宜授子中贛州路經歷尋為分省都事偽漢陳友諒兵
陷贛州子中招募壯士欲復城不克間道入福建行省
辟為員外郎子中出奇計收復建昌遂浮海獻捷燕都
授福建行省郎中累遷至吏部侍郎出使廣東比至未

昭代典則

卷之八

五十五

幾而廣已歸附子中隆馬求必不得折其一足平章廖
永忠釋而不錄於是子中變姓名浪跡於江湖間往來
居進賢之北山先是其妻子已為江西叅政楊憲送京
師朋友有弔之者子中答曰吾身且不有奚暇顧妻子
哉於是周遊天下誓不復仕悲歌慷慨未嘗一日忘于
元也常懷鴆自隨曰如有強我者便當以死答之郡縣
聞而義之不之強至是立本專使招之子中見使者慨
然曰吾今亦晚矣乃具牲酒祭其父祖師友歌七章
飲鴆而死

昭代典則卷之八

昭代典則卷之九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叅訂

金陵周日校刊行

太祖高皇帝

庚申十三年春正月戊戌誅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

自楊憲誅而惟庸總中書之政專肆威福生殺黜陟有不奏而行者內外諸司封事入奏惟庸先取視之有病已者輒匿不聞私擢奏差胡懋為巡檢管其家事由是四方奔競之徒趨其門下及諸武臣諛佞者多附之受

昭代典則

卷之九

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國公徐達深嫉其奸邪常從容言於上惟庸忌之達有閹者福壽惟庸陰誘致為已用冀得其力以圖達為福壽所發誠意伯劉基亦嘗為上言惟庸奸恣不可用惟庸知之由是怨恨基及其病詔惟庸視之往以毒中之基竟死時八年正月也上以基病久不疑基死惟庸益無所憚與李善長等相結以兄女妻善長從子祐貪賄弄權無所畏忌一日其定遠舊宅井中忽生竹筍出水高數尺諛者爭言為丞相瑞應又言其祖父三世塚上皆夜有火光燭天於是惟庸益自負有邪謀矣當是時吉安侯倬仲亨自陝西歸擅乘驛傳上怒責之曰中原兵燹之餘民始復業

昭代典則

卷之九

惟庸令存義陰說善長同起善長驚悸曰爾言何為者若爾九族皆滅存義懼而去往告惟庸知善長素貪可以利動後十日又令存義以告善長且言事若成當以淮西地封公為王善長雖有才能然本文吏計深巧雖伴驚不許然心頗以為然又見以淮西之地王已終不失富貴且欲居中觀望為子孫後計迺嘆息起曰吾老矣由爾等所為存義還告惟庸喜因過善長善長延入惟庸西面坐善長東面坐屏去左右款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見頷首而已惟庸欣然就辭出使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軍約期來會又遣元臣封績致書稱臣於元請兵為外應事皆未發會惟庸子乘馬馳驟于市馬奔入

輓輅中傷死焉。惟庸即殺是輓輅者。上怒命償其死。惟庸乃請以金帛給其家。上不許。惟庸乃與李善長及徐節、陳寧等謀起事。便遣人陰告四方及武臣之從已者。上一日朝覺。惟庸等舉措有異。恠之。徐節恐事覺。迺上變告。時商高謫降中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來告。上曰：朕不負惟庸輩。何得至是。命羣臣更訊。惟庸辭窮不能隱。於是賜惟庸陳寧死。又言徐節本為惟庸謀主。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知何以戒人臣之奸宄者。迺并誅節。餘黨皆連坐。羣臣又請誅善長。陸仲亨等。上曰：朕初起兵時。李善長來謁軍門。曰：有天有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簿。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三

書贊計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為亂兵所掠。持一升麥藏於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育成就。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腹心股肱。吾不忍罪之。其勿問。

庚子。以山西布政司左叅政。僕斯為吏部尚書。河南按察使。鄭九成為禮部尚書。應天府尹徐鐸為戶部尚書。○癸卯。罷中書省。陞六部。改大都督府為五軍都督府。

胡惟庸等既伏誅。上諭文武百官曰：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三年矣。中間圖任大臣。期於輔佐。以臻至治。故立中書省。以總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總天下之兵政。御史臺。以振朝廷之紀綱。豈意奸臣竊持國柄。枉法誣賢。

操不軌之心。肆奸欺之蔽。私言結於眾舌。朋比逞於羣邪。蠶害政治。謀危社稷。譬隄防之將決。烈火之將燃。有滔天燎原之勢。賴神發其奸。皆就殄滅。朕革去中書省。陞六部。倣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軍都督府。以分領軍衛。如此。則權不專於一司。事不留於壅蔽。卿等以為何如。監察御史許士廉等對曰：歷朝制度。皆取時宜。况創制立法。天子之事。既出。聖裁實為典要。但慮陛下日應萬幾。勞神太過。臣愚以為宜設三公。府。以勳舊大臣為太師。太傅。太保。總率百僚庶務。其大政如封建。發兵。銓選。制禮。作樂之類。則奏請裁決。其餘常行事。則循制奉行。庶幾臣下絕奸權之患。主上無煩。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四

劇之勞。上然之。至是罷中書省。陞六部。改大都督府為五軍都督府。布告天下。

二月壬戌。以嘉興府知府薛祥為工部尚書。辛未。諭皇太子諸王持守之道。

諭曰：吾持身謹行。汝輩所親見。吾平日無優伶。嬖近之狎。無酣歌夜飲之娛。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寵幸之招。或有浮詞之婦。察其言非。即加詰責。故各自脩飭。無有妬忌。至若朝廷政事。稽於眾論。參決可否。惟善是從。或燕間之際。一人之言。尤加審察。故言無偏聽。政無阿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慮患防危。如履淵水。苟非有疾。不敢忽惰。以此自持。猶恐不及。故與爾等言之。使

知持守之道

遺應天府官祀歷代忠臣廟

漢蔣子文晉卞壺南唐劉仁瞻宋曹彬元福壽凡五廟

韓國公李善長以年老養疾還 三月命戶部減蘇松嘉

湖四府重租糧額

上曰天地生物所以養民上之取民不可盡其利也夫民猶樹也樹利土以生民資食以養養民而盡其利猶種樹而去其土也比年蘇松各郡之民衣食不給皆為重租所困民困於重租而官不知卹是重賦而輕人亦猶虞人反裘而負薪徒惜其毛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傳豈所以養民哉其賦之重者宜悉減之於是舊額田畝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五

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以下仍舊自今年為始通行改科

夏四月令羣臣各舉所知

上諭羣臣曰天下賢才未嘗乏也謂皇華稷契不復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但世有升降故才有差等耳為人上者能量才授職則無施不可蓋士之進退係乎國之治否吾以一人之智豈足以盡理天下必賴天下之賢然後足以有為爾等宜體此意各舉所知以聞

復以湖廣漢陽州為漢陽府德安州為德安府隨縣為隨

長寧縣為歸州桂陽縣為桂陽州陞荆門縣為荆門州

○西泐運使呂本奏均竈戶鹽額從之

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大赦

乙未詔告天下曰朕以菲德托于萬姓之上奉天勤民于茲十有三年矣問者宰輔非才肆奸亂政朕思創造之艱難念民生之不易按法誅之恐陷於不義者於心未安昧於知人實朕之過上天垂戒朕甚懼焉可大赦天下除十惡不宥外洪武十三年五月初三日以前已未發覺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軍民已有定藉敢有以民為軍亂藉以擾吾民者禁止之自洪武至十二年終軍民逋逃追捕未獲者勿復追太平鎮江宣城廣德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六

滁和今歲夏秋稅糧免其徵山西民為軍者二萬四千餘戶悉還為民嗚呼居高聽卑仰天心之可格省躬知過冀人事之克脩布告臣民想宜知悉

賜御史臺左中丞安然歸鄉里命韓國公李善長理臺事

○詔免天下今年田租○勅諭遼東都指揮使司勅曰五月二十五日得奏知高麗周誼至遼東朕觀其來咨知東夷之詐將以構大禍也此來豈誠心哉爾等鎮戍邊方不能制人將為人所制矣且高麗朝貢前已違約朕常拘其使詰責之後縱其歸今當如約則爭大之志其庶幾乎使既來未聞有敬畏之心乃復懷詐令誼作行人假稱計事此非有謀而何前元庚申君嘗索

女子於其國... 得此女以歸... 不備母使入窺中國也... 遣使齋符召興化府學教授吳源... 京賜署吏部尚書劉崇禮... 召儒士王本杜佑龔敷趙民望杜敷李延齡李幹楊良卿... 王成季吳慎明劉仲海鄒魯狂宋季子至京... 遣使勅諭江陰侯吳良等停罷王府一切役作... 六月以蘇恭讓為漢陽知府

恭讓為治簡而明嚴而不苛漢陽密邇省城凡徭役科徵倍於他郡故政繁而民困前守無敢言者恭讓每遇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七

重役必詣上官申理事多簡省民賴以安先是趙廷蘭者知漢陽縣愛民如恭讓朝廷嘗遣使下縣取陳氏散卒他縣率多以民丁應數規免已責廷蘭獨為民辯明民得不擾漢陽之民言郡守則稱蘇恭讓言縣令則稱趙廷蘭

是月受朝於正殿

上天變避正殿羣臣上表固請制書答曰朕聞堯舜禹湯文武德侔天地仁洽民心嘉祥屢臻號稱至治朕非德不能任賢圖治是以上天垂戒災異荐興夙夜兢兢業不違寧處特避正殿以省厥愆卿等上表固請勉狗羣情朝臣民於正殿期德政於日新與天心之可格尚

三察匡朕不逮

御史臺及提刑按察司○臣戒錄成頒布中外

時胡惟庸謀叛事覺 上以朝廷用人待之本厚而久則恃恩肆為奸宄然人性本善未嘗不可教戒乃命翰林儒臣纂錄歷代諸侯王宗戚宦官之屬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備其行事以類書之既成賜名曰臣戒錄頒告中外之臣俾知所警

秋七月庚子詔留高麗使者周誼于京師遣其通事先還九月丙午始置四輔官以王本杜佑龔敷為春官杜敷趙民望吳源為夏官秋冬官缺本等兼之

先是徵儒士王本等至京 上以勅諭之既而 上坐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八

武英殿西廡召見諸儒使各言其志本等對曰為士者貴幼學而壯行然求之往昔懷致君澤民之志而不遇明主道不行功不立徒湮沒于世如此人者豈不悲哉今臣等草野愚陋學不足以明道才不足以經世誤蒙上以儒臣召與圖治道臣等遭遇恩榮誠千載一時慶幸何如若不思報稱是自棄於明時何以稱士 上悅故命為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必欲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告之大廟

冬十月戊午朔勅諭四輔官王本等 勅曰自胡惟庸不法之後特召天下賢才而有司又多泛舉尚書范敏獨能荐卿等以輔朕朕視卿皆高年篤

厚故九月告于大廟議立四輔以王本杜佑龔敷為春
官杜敷趙望吳源為夏官惟秋冬缺官以本等攝之
是年自春至夏災殃叠見惟秋之暮天氣尚愜嘗諭本
等沐浴致戒精勤國務以均調四時本等奉命盡誠速
立冬朔風激寒以成冬令嗚呼天其兆吉人乎感應之
機如響斯答古者三公四輔論道經邦理陰陽順四時
其或有乖戾則曰公輔失職蓋人事有不齊則天應之
有如此者卿等尚當竭忠誠以勤厥職庶幾感格天心
苟在已之誠一有不盡則不足以動人况於動天乎可
不慎歟

瓜哇國王八達那巴那務遣使奉金葉表入貢留其使月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九

餘遣還

十二月安置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於茂州

宋濂孫宋慎坐胡惟庸黨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上怒
欲誅之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待師
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宜若是忍况濂致仕在家
必不知情乞赦其死上意解濂遂得發茂州安置行至
夔州以疾卒○門人方孝孺為文祭之曰公之量可以
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
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為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
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其所有者
皆眾人之所難能而未嘗自以為足其所遇者皆眾人

之所難能則泰然委命而不置乎戚欣此公之所以跨
越前古拔彙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
世烏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遺文執其詞者惑其意得其
似者失其真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怪乎戚倉與叔孫
宜乎公之厭斯世而不居其遠跡於岷岷蓋將弔重華
於九疑唁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汗乎流俗之塵埃也然
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為夢幻得失毀譽為浮雲六合之
內孰非其第宅薦紳之士皆若其曾玄尚何窮達之足
云吾獨悲嘆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
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
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馭氣鞭日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十

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于無窮之門是蓋
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二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
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
具陳而吾猶嗷嗷哭于山嶺與水濱是皆公之所笑而
奚能酬教育之恩嗚呼哀哉列泰華以為般注滄海以
為樽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
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得以冀有益於黎元酌皇天
與后土尚同鑒乎斯言

辛酉十四年春正月戊子故蒙古平章朵兒不花入寇命
魏國公徐達信國公湯和穎川侯傅友德率師討之○論
吏部任官辨邪正

一曰樹藝非其土則不蕃授官非其才則不任任官之
務官取方正之士凡邪佞者必去之吏部臣對曰人之
邪正實亦難辨上曰衆人惡之一人悅之未必正也衆
人悅之一人惡之未必邪也蓋出於衆人爲公論出於
一人爲私意然正人所爲治官事則不私其家當公法
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可辨

禮部賞罰未當明白執論

上諭禮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
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此不足以爲
勸懲朕觀漢高帝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黜權萬紀李
仁發而賞魏徵之直皆至當可以服人所謂賞一君子

聖代典則 卷之九

十一

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朕於賞罰未嘗敢輕若
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等宜明白執論寧使賞厚於罰
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耳

丁未斥近臣言理財者

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紓國用者言之頗悉

上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爲君者當以養民爲務夫節
浮費薄稅歛猶恐損人况重爲徵歛其誰不怨咨也近
臣復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儲峙而能爲國家
者一上曰人君制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之計則
積財於一家人君爲天下之主當貯財於天下豈可塞
民之羨而除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桑弘羊孔僅之徒

爲聚歛之臣剝民財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
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爲戒於是言者愧悚自是
無敢以財利言者

禮部侍郎李叔正爲禮部尚書○始編賦役黃冊每以
每百一十戶爲一里推丁糧多者十人爲里長餘百戶
爲十甲歲後里長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
於圖後名曰疇零冊成一本進戶部各布政司及府州
縣各存一本十年攢造一次遂爲定制
二月甲子以鄭湜爲福建布政司左叅議

聖代典則 卷之九

十二

湜金華浦江人鄭綺八世孫鄭氏素以孝義聞時胡惟
庸既敗四方有仇怨相告訐者凡指爲胡黨率坐重獄
及是有訴鄭氏交通惟庸者湜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
兄爭欲行湜曰弟在其忍使諸兄罹刑辟獨請吏請行
仲兄濂先有事京師暨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
無與焉湜曰兄老吾往辨之萬一不直弟當服辜二人
爭人獄上聞之俱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
而肯從人爲非耶卽宥之詔賜酒食擢爲叅議賜冠帶
襲身

三月辛丑命宋國公馮勝佩印節制河南○癸酉命刑部
更定徒罪煎鹽炒鐵之例

戶部前監者福建廣西之人發兩淮河南山東廣東
之人發兩湖直隸江西浙江之人發山東直隸江北之
人發河門湖廣之人發海北北徒罪少鐵者江西之人
發大安萊蕪等處山西之人發鞏昌北平之人發平陽
四川之人發黃梅海北海南之人發進賢興國

夏四月丙辰命國子生兼讀劉向說苑及律令

上諭祭酒李敬曰說苑一書劉向之所論次多載前言
往行至於律令載國家法制參酌古今之宜卿其導諸
生讀經史暇兼讀說苑律令必有所益
大將軍徐達率諸將出塞

右副將軍傅友德至北黃河虜騎駭退友德選輕騎夜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一三

襲灰山克之獲其部落人畜甚衆西平侯沐英等畧公
主山長寨殲其戍卒獲全寧四部以歸

癸酉召前武昌知府傅藻爲河南按察使○五月癸丑召
山西右布政使趙新爲翰林院脩撰○五溪蠻作亂命江
夏侯周德興討平之

五溪蠻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
年老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示其翼錄狀上壯而遣
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於爲國者盡智慮筋力之
所能及禦災捍患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而取西羌
馬援請討交趾朕特歎羨謂古有其人而今不可得迺
者五溪蠻叛阻遏王化貽禍良民朕方擇將命師爾德

興奮然請行朕憫卿年老不忍煩卿卿廷固請爰命爲
大將往靖南服於戲忠勤不忘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
尤在斯行功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也

復置提刑按察司○以賢良方正何德忠爲河南布政使
司左參議聰明正直金思存爲北平布政使司右參議以
孝弟力田聶士舉爲四川布政使司左參政賢良方正蔣
安素爲右參政○六月安南陳煒遣使奉表貢方物劫之
時思明府來言安南脫洞二縣攻其永平等寨安南亦
言思明府攻其脫洞諸處上以其詐命還其貢以書詰
責陳煒言其作奸肆侮生隙構怨欺詐中國之罪復勅
廣西布政司自今安南入貢並勿納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十四

秋七月戊戌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瑾等貢方物及馬却
仍命禮部責其國王曰大明禮部尚書致意日本國王
王居滄溟之中輔世長民今不奉上帝之命不守已分
但知環海爲險依山爲固妄自尊大肆侮隣邦縱民爲
盜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奉至尊之命移文與王
王若不審巨微效井底蛙仰觀鏡天自以爲大母乃構
隙之源乎王涉獵古書不能細詳始號曰倭後惡其名
遂改日本自漢歷魏晉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奉表
貢方物生口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王或睦以親
由歸慕意誠故報禮厚也若叛服不常構隙中國則必

受禍如吳大帝。晉慕容廆元世祖皆遣兵征伐俘獲勇
女以歸千數百年間往事可鑒也。王其慎之

八月庚申河決河南原武祥符中牟諸縣○九月壬午命
穎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帥師征雲南

上諭在廷文武諸臣曰雲南自昔為西南夷至漢置吏
臣屬中國今元之遺孽把匝刺兀爾密等自恃險遠鴛

鴛梗化遣使招諭輒為所害負罪隱隱在所必討羣臣
合辭以贊。上於是御承門命穎川侯傅友德為征南

將軍永昌侯藍玉為左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為右副將
軍統率將士往征雲南友德等既受命。上諭之曰雲

南僻在遐荒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形勢以規進取朕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十五

嘗覽輿圖咨詢于衆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
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

分據要害迺進兵曲靖雲南之喉襟彼必併力於此以
拒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取勝正在於此即下曲靖三將

軍以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
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

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
必苦煩兵也

癸未定翰林院欽天監太醫院官制

翰林院筆承旨直學士設學士一人侍講學士二人侍
讀學士二人孔目一人屬官侍講二人侍讀二人五經

博士五人典籍二人侍書二人侍詔六人史官修撰三
入編修四人檢討四人學士掌詞翰禮文草詔勅備預

問詳正圖書考議制度凡經筵日講修書之事皆承命
而統領焉講讀職專講讀經史五經博士專經講義以

佐學士史官掌修國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禮樂兵刑諸
大政上所下詔勅書檄批荅王言皆謹籍而記之以備

實錄○欽天監定設監正一人監副二人五官正五人
五官靈臺郎四人五官保章正二人五官挈壺正二人

五官監候三人五官司曆二人五官司晨八人刻漏博
士六人監正掌察天文定曆數監副為之貳凡日月星

辰風雲氣色之變異率其屬而占候焉密疏于上凡歲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十六

大統曆御覽月令曆七政躔度曆六壬遁甲曆並先期
奏行下凡營建司旅冠昏陵寢選地擇日凡立春先期

候氣於東郊凡大朝賀設定時鼓於文樓報時維唱擊
鼓各供其事凡日月交食先期筭其分秒時刻起復方

位上聞下禮部移內外諸司救之○太醫院令一人丞
五人吏目一人屬官御醫四人

定啟事東宮稱臣之例
給事中鄭相同言啟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
否蓋尊無二上之意詔議之翰林編修吳沉奏曰東宮

繼聖體承天位臣子之禮何得有異請凡啟事稱臣如
故從之

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長官作亂命江夏侯周德

與移兵討平之
時德興帥師征五溪蠻蠻人散走及是復命討諸洞未
幾皆平之

冬十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復置大理寺

寺掌審獄允反刑獄之政令設卿一人左右少卿各一
人左右寺丞各一人其屬司務二人左右二寺各寺正
一人寺副一人評事四人

癸亥遣監察御史林原等分按各道罪囚

上欲革天下刑獄壅蔽之弊故分遣御史四出按治凡
罪重者悉送京師大理寺詳議於是恩等往湖廣等處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十七

石恒等往直隸蘇松諸府勅諭之曰王者順天時以修
政令古之制也今天氣嚴肅當修刑典御史職在司法
伸理冤抑今遣爾等往各處審決獄囚其罪重者悉送
京師令大理寺詳議無任情以屈法枉道以厲民期於
律應人心法當天理欽哉

已卯衢處溫三府山寇作亂延安侯唐勝宗討平之○湖

州府揭陽程鄉二縣民作亂南雄侯趙庸討平之○十一

月庚戌福安縣民作亂延安侯唐勝宗分遣將士討平之
○十二月壬子以禮部郎中高信為本部試尚書○丁巳

命翰林院編修檢討典籍考駁諸司奏啓以聞○辛酉征
南將軍傅友德等克貴州普安進兵曲靖

傅友德兵至湖廣即分遣都督胡海洋等帥兵五萬由
永寧趨烏撒友德與藍玉沐英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
進攻普定克羅鬼苗蠻狃狃聞風而降至普安復攻下
之乃留兵戍守進兵曲靖

丙寅征南將軍傅友德平曲靖遂率師擣烏撒分遣將士
趨雲南

友德師至曲靖擊敗梁王將達里麻兵于白石江先是
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聞王師下普定遣司徒平章達里
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備我師右副將軍西平侯
沐英謂友德曰彼不意我師深入若倍道疾趨出其不
意破之必矣 上所謂出奇取勝者此也友德是之遂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十八

進師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霧而行阻水而止
則已臨白石江矣頃之霧霽達里麻見之大驚倉皇失
措友德即欲濟師英曰我軍遠來形既露固利速戰然
亟濟恐為所犯乃整師臨流勢若欲濟達里麻果擁精
銳掘水英於是別遣數十人從下流潛渡出其後鳴金
鼓樹旗幟達里麻見之急撤眾以禦眾亂英乃拔劔督
師濟江達里麻却數里而陣我師畢濟既陳友德麾兵
臨敵矢石齊發呼聲動天地戰數合英縱鉄騎揮其中
擊敵眾披靡遂大敗生擒達里麻俘其眾萬計友德悉
撫而縱之使各歸其業夷人見歸者皆喜而軍聲益振
遂平曲靖留兵鎮其地友德率其眾數萬擣烏撒分遣

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率師趨雲南

壬申故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既入羅佐山其右丞駙兒自曲靖歸謂曰事急矣將奈何於是把匝刺瓦爾密挈妻奴與左丞達的駙兒俱入普寧州忽納岩焚其龍衣驅妻子赴滇池死把匝刺瓦爾密遂與達的駙兒夜入草舍中俱自縊死癸酉征南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師至雲南之板橋元右丞觀音保等出降明日駐師金馬山故梁王闡監也先帖木兒以金寶來獻諸父老焚香迎拜玉等整師入城戒賊軍士秋毫無犯吏民大悅藍玉遣景川侯曹震定遠侯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十九

王弼宣德侯金朝興率兵二萬三千分道進取臨安諸路

封皇子權為寧王在大寧喜峯關外故會州地

○戊寅征南將軍傅友德克烏撒遂下東川烏蒙芒部諸蠻

初大軍破曲靖傅友德自率師循格孤山而南以通永寧之兵遂擣烏撒諸蠻時元右丞實卜聞都督胡海洋等進自永寧乃聚兵赤水河以拒之及聞大軍繼至皆遁去友德令諸軍築城板鋪方具蠻寇復大集友德屯兵山岡持重以待之諸將欲戰友德故弗許士卒無不奮勇思致死力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合心必不一併力勦之破之必矣若

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我軍既陣有芒部士酋率眾援之實卜合勢迎戰我軍鼓譟趨之戰十餘合其酋長多中輿墜馬死我軍勢益奮蠻眾力不能支大潰斬首三千級獲馬六百匹實卜率餘眾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聲皆望風降附

壬辰十五年春正月辛巳朔始用重制九奏侑食樂章一奏炎精開運之曲二奏皇風之曲三奏養皇明之曲四奏天道傳之曲五奏振皇綱之曲六奏金陵之曲七奏長楊之曲八奏芳醴之曲九奏駕六龍之曲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二十

及等降○壬午故蒙古曲靖宣慰司及中慶澂江武定三路嵩明普定昆陽安寧新興南建水七州昆明富民宜良邵甸河陽陽宗六縣達魯花赤等官皆詣藍玉沐英獻金銀銅印帛○始置諸司勘合

其制以空冊合空紙之半而編寫字號用內府關防印識之右之半在冊左之半在紙冊付天下布政司都指揮使司及提刑按察司直隸府州衛所收之紙藏於內府凡府部等衙門有文移到於內府領紙填書所行之事以下所司以冊合其字號印文相同則行之謂之半印勘合以防欺弊

丙戌命翰林院編類事夷譯語

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施令但借高昌書製蒙古宗
行天下乃會翰林侍講火原潔與編脩馬懿赤黑等以
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
載復取元秘史參考以切其字諧其聲音既成詔刊行
之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得其情

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

上諭天下朝覲官曰古之薦舉者以實不以名後世薦
舉者徇名而遺實故往往治不如古朕遵倣古制舉用
賢才各因其器能而任使之庶幾求其實效今爾等來
朝其各舉所知凡有一善可稱一才可錄者皆具實以
聞朕將隨其才擢用之毋有所隱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二十一

丁亥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甲午遣使諭征南將軍傅友
德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置雲南都指揮使司
及承宣布政使司

諭曰比得報知雲南已克然區畫布置尚煩計慮前已
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其地去雲南尚遠今雲南既克
必置都司於雲南以統率諸軍既有土有民又必置布
政司及府州縣以治之其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之
地更宜約束其酋長留兵守禦禁其民毋挾兵刃至於
鵲翠輩不盡服之雖有雲南亦難守也其從征軍士有
疾病疲弱者毋備每限十人百人可先遣還○詔諭烏
蒙烏撒東川等處人民曰曩者元政不綱豪傑縱橫朕

昭代典則 卷九

抵師旅與之並驅十有二年然後命將四征五年而天
下定萬姓寧建號紀元又十五年矣華夏蠻貊罔敢不
服惟爾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諸夷抗命弗庭而雲
南梁王尤肆陸梁誘我通逃擾我疆場用是命征南將
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
平侯沐英統三十萬衆問爾西南諸夷之罪今得捷報
言雲南部落俱已降附故特遣使齎詔諭爾諸夷自今
有不遵教化者即加兵討之於戲春秋之義罪莫大於
拒王命納通逃爾等其洗心滌慮效順中國朕當一視
同仁豈有間乎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二十二

宣德侯金朝興兵駐臨安故蒙古右丞兀卜台等降○始
改國子學爲國子監○閏二月癸卯左副將軍藍玉右副
將軍沐英進師大理克之

戊戌勅諭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
沐英曰近者指揮何福至京得知摧堅撫順之方運籌
決勝之畧然雲南自漢以來服屬中國惟宋不然胡元
則未有中國已下雲南近因彼侮朝廷命卿等討平之
今諸州已定惟大理未服尚生忿恨當即進討故命福
馳回諭諸將軍吏雖頑獲詭詐多端阻山扼險是其長
計攻戰之策諸將軍必籌之熟矣若頓師宿旅非我之
利要在出奇制勝乘機進取一舉而定再不勞兵可也
所奏事宜悉從爾請癸卯征南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

一一一

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進兵攻大理克之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為固土酋段世聞王師且至聚眾扼下關以守下關者南詔皮羅閣所築龍尾關是也號為險要玉等至品甸遣定遠侯玉弼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為犄角勢自率眾抵下關造攻具遣都督胡海洋夜四鼓由石門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木援岸而上立我旗幟味爽我軍抵下關者望之踴躍謹諫酋眾驚亂英身先士卒策馬渡河水沒馬腹將士隨之莫敢後遂斬關而入山上軍望見亦下攻之酋兵腹背受敵遂潰拔其城段世就擒乃分兵取鶴慶畧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由是車里平緬等處相率來降諸夷悉平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三三

三月癸亥命南雄侯趙庸籍廣州蛋戶萬人為水軍○丙寅以工部侍郎趙俊為工部尚書吏部試侍郎李信為吏部尚書○夏四月辛巳廉州府巡檢王德亨上言取西戎水銀坑冶斥之

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界於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于朝 上謂戶部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為開邊啟蒙帝王之深戒今玆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為害甚大况控制邊境貴於安靜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後雖悔之不可追矣此人但知趨利不知有害豈可聽也○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

時嘗於此置鉄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爐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餘萬斤請如舊置之 上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冶鉄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是又欲驅萬千家於鉄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

丙戌詔天下通祀孔子

上諭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後世使君君臣臣父子綱常以正彝倫攸序其功參于天地今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止行京師豈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三四

非闕典卿與儒臣其定釋奠禮儀頒之天下學校命以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又命外府州縣學田租入官者悉歸于學俾供祭祀及師生俸廩仲質對曰前代學田多寡不同宜一其制乃詔定三等府學一千石州學八百石縣學六百石應天府一千六百石各該吏一人以司出納師生月給廩膳米一石教官俸如舊

壬辰免浙江江西河南山東直隸府州縣稅糧○罷都尉府置錦衣衛指揮使司○丙申更定左右春坊官制先是置東宮左右春坊司直郎秩正六品至是更定左春坊置左庶子一人正五品左諭德一人從五品左中允二人正六品左贊善二人左司直郎二人俱從六品

右春坊官制與左春坊同。

烏撒諸蠻復叛

上勅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烏撒諸蠻伺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朕親雲南之地如曲靖普安烏撒建昌即今勢在必守東川芒部烏蒙未可守也且留大軍屯聚蕩除烏撒芒部等蠻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分兵守禦彼蠻負固者尚多爾其慎之

癸卯以儒士吳顯為國子監祭酒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三五

上諭顯曰國學者天下賢材所萃而四方之所取正必師道嚴而後模範正師道不立則教化不行天下四方何所取則卿宜崇重德義正身率下俾諸生有所模範若徒以文辭為務記誦為能則非所以為教矣爾其慎之

詔旌表遼東節婦

故元臣名祖自遼東來歸言遼東風俗以獵為業農作次之素不知詩書而俗尚禮教往年有高希鳳者為亂兵所掠斷其右腕而死其妻劉氏被虜罵不絕口亦為所殺希鳳仲弟藥師奴亦死於亂妻李氏携子與姪避難度不能兩全以子差長棄之獨携姪行及混一復業訪得其子同歸守服希鳳季弟伯顏不花為納哈出所殺妻郭氏自縊死於馬握希鳳從子高塔失丁為警誣

昭代典則 卷九

匿死妻金氏與姑邢氏縊死魚塢居室又言定遼南河寨幹羅村有裴鐵瘟死妻李氏晝夜哀臨葬之日陳祭辭柩畢縊于屋西桑樹鄉人義之上為動容稱嘆即詔有司旌表希鳳家為五節婦之門裴鐵家貞節之門

五月丁丑帝幸國子監謁先師孔子

上謂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國學新成朕將釋菜今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而再拜朕謂孔子明道德以教後世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明斷不惑於左右之言今朕君天下敬禮百神於先師之禮宜加尊崇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三六

仲質乃與儒臣定議其儀乙丑上幸國子監謁先師孔子釋菜禮成退御講筵祭酒吳顯等以次講畢上復命取尚書大禹臯陶謨洪範親為講說反覆開論羣臣聞者莫不悚悅遂賜宴竟日而還○勅諭國子監生曰仲尼之道上師天子下教臣民自漢及今未有逾斯道而能久朕統一寰宇君主斯民切惟學校國之首務乃今年春命工曹構廟學五越月而成於是博選師儒教訓生徒期在育君子以履仲尼之道助我後嗣以安天下蒼生苟教之不以其道學之不盡其心則恐養非君子用非賢人徒勞民供無益國家爾諸學者當謙柔恭謹存禮義之勇去血氣之剛持守仲尼四勿之訓積日

一一三三

經旬以踰歲月不變其所學則賢人君子矣由是出為國用致君於堯舜躋民於雍熙顯揚其親永世不磨豈不偉哉宜體朕意立乃志務乃學正爾儀慎爾言勉務進脩無間晝夜講於友必正道以相輔問於師必致恭而聽受有乖此禮者監丞糾之毋忽

六月戊寅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秋七月沐英自大理還軍會傳友德進擊烏撒克之

辛卯上遣使諭安陸侯吳復平涼侯費聚曰符到可疾報征南三將軍凡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磐石閉索嶺諸蠻悉除蕩之爾安陸平涼二侯會兵攻擊若柵安陸總兵平涼副之若通關索嶺路慎勿與蠻人戰於嶺上備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二十七

分兵直擣賊巢以掩襲之使彼各放其家不能糾合何以抗我師其傍土寨即未能下候三將軍師至合力攻之必克也於是征南右副將軍沐英自大理還軍滇池會征南將軍傳友德兵進攻烏撒大敗其衆斬首三萬餘級獲馬牛羊以萬計餘衆悉遁復遣兵捕擊之

以前國子助教開濟試刑部尚書○詔禮部設科舉取士三年一試著為定例○命議屯田之法

士卒饋運渡海有溺死者上聞之命羣臣議屯田之法論之曰昔遼左之地在元為富庶至朕即位之二年元臣來歸有勸復立遼陽行省者朕以其地早寒土曠人稀不欲建置勞民但立衛以兵戍之其糧餉歲輸海上

每聞一夫航海家人懷訣別之意然事不獲已憂在朕心必至期復命士卒無虞心方釋然近聞有溺死者朕終夕不寐爾等其議屯田之法以圖長久之利

廣東儒士上治平策

有廣東儒士上治平策者上覽之顧謂侍臣曰此人不識道理豈有涉數千言論治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之乎雖有至聖之君猶以用人為重曷嘗謂人無足用也蓋獨智自用則所見者狹資賢而任則所及者廣學士宋訥對曰誠如聖諭但賢才之在天下在上豈能周知必賴羣臣薦舉然得賢舉否係夫舉之者何如耳上曰小人所舉未必為君子君子所舉未必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二十八

為小人故觀其舉者即可知其賢否矣○上謂翰林學士宋訥曰朕每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嘗嘆敬天之事後世中王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謂民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寢薄所以然者只為視民輕也視民輕則與已不相干而畔渙難故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已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

八月丙戌皇后馬氏崩

謚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葬孝陵

命刑部尚書開濟定議考試徵至秀才優劣

監察御史趙仁言臣聞治天下以得賢為本宣教化以
治民為先欽惟聖心拳拳以天下之廣惟恐夫不得
其所官不稱其職除官拜命諄諄告戒至親且切蓋
欲使斯民樂於雍熙天下期於無則而已曩者以賢良
方正聰明正直孝弟力田文學之士列置郡縣俾宣明
教化撫安生民授任之際才智高下一時未盡周知將
一考矣政績少聞於是又聘天下秀才以資任用臣愚
以為從古以來知人不易莫若考其經明行修達於政
事者為一等通曉四書才兼幹濟者為一等量才授職
代波舊官其既代之官就今布政使司按察司考覈孰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三

為稱職孰為不稱職孰為平常給以紙牌遣赴吏部再
加考覈若有功勤廉幹者擢用之庸怠貪鄙者罷黜之
如此則官得其人人民被其澤矣上覽其言謂刑部尚書
開濟等曰設官分職所以安民官不得人民受其害今
徵至秀才不下數千宜試其能否考其優劣然後任之
以職爾等定議以開於是濟等議為七條其一宜選文
武之臣有才識者於公事暇時以所取秀才十一延問
以經明行修為一科工習文詞為一科通曉四書為一
科言有條理為一科曉達治道為一科六科備者為上
三科以上為中三科以下為下六科俱無為不堪其
觀其言貌止知大略觀其行事乃見實能宜令京官於

秀才內各舉所知舉中者略加陞擢不當者罰及舉主
其三往者犯罪官員皆以怠惰無能遂致廢事今宜精
選可用者留之老疾不堪者遣還仍令布政使司按察
司具其善惡實跡參其所言得失以為黜陟其四秀才
多郡縣一時起送其堪錄用者備慮未嘗練習政務况
又用非其才則非但速於獲戾民亦被其害矣今堪用
者上宜量才授職未可遽遷重任其不堪任遣還鄉里
者可令為社師明經老疾者授以教官其五見任官員
其間豈無才學之士歷任老成有績可稱而無過者拜
用之或加陞擢與初任秀才參署政務所謂孝弟力田
聰明正直者多非其人宜悉罷舉其六刑罰未省賦役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三

未均皆由所司不得其人今以秀才任之必能興學校
教民有方均平賦役使民無訟矣其七內六部察院外
布政使司按察司及府縣守令任亦重矣得其人則政
舉非其人則職廢必選通儒達吏練事老成明於治體
可以任重者使居之不可泛用非人議上從之
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韜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
上諭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側席賢士與圖至治然自古
知人堯舜所難豈所知者皆賢所未知者無賢哉故勅
天下徵聘遺逸卿等固皆賢人君子山林之下又豈無
如卿者其悉舉以為朕用於是濟寧單縣儒士張寧以
董倫等薦復遣使徵之仍賜緡等鈔人各一錠

遣使勅勞征南將軍傅友德等

勅曰卿等提兵振揚國威擒首帥于曲靖西敗烏蠻於河渡北席卷長驅掃金馬碧雞而撫金沙至於金齒檄定百蠻威加八譯將軍之勞至矣尚勗之哉

丁酉以秀才曾泰為戶部尚書○乙巳遣使諭征南將軍傅友德右副將軍沐英

先是乙未遣使諭友德等曰得報知永昌侯駐軍建昌大將七月二十八日已擊敗烏撒次第搜捕林箐諸蠻然此地山高道隘必不可輕動宜以永昌平涼安陸三侯王張郭三都督軍會而為一以大勢壓之則一舉可殄矣人自七星關來者又云芒部烏撒之蠻至夜舉火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三十一

挈家入霸翠之地符至可諭霸翠之民縛送軍前其關索領非古正道古道又在西北可以大軍蹂之開此道以接普定則芒部酋長必盡獲以來將軍其熟圖之乙巳復遣使諭傅友德等曰雲南士卒艱食措置軍士貴乎得宜否則大軍一回諸夷復叛方莫能制其士卒逃者既入蠻地不復能出蓋非蠻人殺之則必為禁錮深山使之耕作凡守禦之處當以此曉之藍玉費聚吳復三侯王張郭三都督會所部兵馬窮索山林則餘寇可悉擒也兵既艱食固不宜分止於赤水畢節七星關各置一衛黑張之南尾店之北中置一衛如此分守則雲南道路往無礙矣霸翠之地必以十萬眾乃可定也

凡此數者朕所見大槩耳萬里之外豈能周知若軍中便宜則在將軍等自處置也

九月壬戌始鑄監察御史印文曰繩○癸亥置天下府州縣提刑按察分司以儒士王存中等五百三十一人為試僉事人被治二縣○丁卯設北平沿邊要害關隘二百處以各衛校卒戍守○雲南諸夷復叛右副將軍沐英討平之

先是征南將軍傅友德等既平雲南即分兵四出討諸蠻寨未服者雲南城守者少諸夷因相扇為叛謀有土官楊直尤桀黠給其下曰總兵官已領大軍俱回矣雲南城可取也糾集蠻眾二十餘萬來攻時城中食少士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三十一

卒多病忽聞寇至頗以為憂都督謝能馮誠等嬰城固守旋施樓櫓備戰具多置強弓弩於陴上至輒射之往往應弦而斃伺賊少怠則出勁兵以擊之賊不能攻遂連為困城計時沐英等駐兵烏撒聞之即選驍騎一萬還救至曲靖遣卒潛入報城中為賊所得給之曰總兵官領二十萬軍至矣賊眾驚愕遂拔營宵遁走安寧羅衣邵甸富民普寧大棋江川等處復據險樹柵欲謀再寇英分調將士皆勦除之生擒四千餘人諸部悉定雲南復平

晉府致仕長史桂彥良上太平治要

彥良上太平治要凡十二條一曰法天道二曰廣地利

三曰順人心。四曰養聖德。五曰培國脈。六曰開經筵。七曰精選舉。八曰審刑罰。九曰敦教化。十曰馭戎狄。十一曰蒐材俊。十二曰廣咨訪。上曰彥良所陳。通達事理。有裨於政道。世謂儒者。泥古而不通今。若彥良可謂通儒矣。

以應聘儒士沈士榮為翰林待詔

士榮上疏曰。臣欽承勅符。受國重聘。赴京師。與天下之士數千人。親承聖諭。共論治道。諄諄誠切。至於再三。顧臣愚昧不足。以答聖意。然使臣不肖之言。得行。則賢於臣者。必皆進言矣。欽惟皇上。恭勤求治。於今有年。在朝賢哲。豈皆不言。取所用臣宰。豈皆不賢。取恐言之不能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三十三

拔其本。用之未盡。展其才。故重勞宸慮也。况今智者自為身計。甘溺於暴棄。愚者不思自守。累犯於憲章。皆由進言者無拔本之論。選官者無量才之實。昔魏徵之事唐太宗。不過隨事立諫。不能格君心之非。是無拔本之論也。漢文帝屈賈誼於長沙。是無量才之實也。古稱才難。周有九人而已。况賢之難遇。千萬不得一二。如淘沙中之金。厭沙中而不淘。則金不可得也。用人而歷試之。如鑛之鍊銀。若不鍊而用之。則鑛多而不能成器。願皇上詳加採擇。勿謂儒者皆賢。而盡用之。或一士不稱。餘士皆棄。則賢在其中。亦莫能辨。此猶金之未淘也。進用之初。或不當其職。其人雖有才能。先已敗事。此猶鑛之

未鍊也。此姑論用人之事耳。然所謂拔本者。堯舜雖聖。求諫不已。况未及堯舜者哉。皇上以武功定天下。拯生民於水火之中。驅夷狄復中夏。為漢唐宋之君。一洗北面夷虜之耻。臣竊為千古豪傑慶快。豈不思竭忠盡贊。一言之助哉。如蒙特賜優容。給以筆劄。條列事宜。或入侍左右。劇論庶事。臣之願也。上手詔褒諭曰。卿入閩志士。守儒者之道久矣。一旦應召而來。傑然特出於眾人。據誠納忠。欲罄所懷。非但朕愛卿。聞卿之風者。皆知愛卿矣。若守此不變。將同常人。各垂後世。卿其勉之。尋擢為翰林待詔。

冬十月丙子置都察院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三十四

設監察都御史八人。正七品。以秀才李原明詹徽等為之。設浙江河南山東北平山西陝西湖廣福建江西廣東廣西四川十二道監察御史。正九品。其文移則都察院故牒各道監察御史。監察御史呈都察院。命禮部頒劉向說苑新序于天下學校。○南雄侯趙庸討平廣東羣盜詔班師。先是庸帥兵討東莞諸盜。克石鼓赤嶺等寨。擒偽官百餘人。賊眾萬餘人。斬首三千級。招降翁源等縣。復業人民三千餘戶。由是四會縣涌白沙長岡太冲口山河田陳家坊各處父老迎拜於道。庸慰而遣之。有龍川河源民自稱李元帥。合龍南民作亂。康發兵捕之。獲賊五百

七十餘人遂率兵討陽山歸善等州蠻寇又克燈心蕪
湖龍歸大牛成家塘潭源洞等岩擒賊首萬戶營長都
公少公等數十人斬首千餘級招降二千九十九戶俘賊
首號鍾平王者至京乃詔庸班師

命刑科會議奏劄成式

刑部尚書開濟奏曰欽惟聖明治在復古凡事務從簡
要今內外諸司議刑奏劄動輒千萬言泛濫無紀失其
本情况至尊一日萬幾似此煩瑣何以悉究此皆胥吏
不諳大體苟非禁革習以成弊上曰虛詞失實浮文亂
真厭之自今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於是命刑科
會諸司官吏議成式榜示中外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三五

十一月丙午置殿閣學士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為華蓋殿
大學士翰林學士朱訥為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為
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沉為東閣大學士○徵者儒鮑恂
等三人為文華殿大學士辭不拜

先是禮部主事劉庸舉鮑恂余詮張長年皆明經老儒
達於治體可備顧問遣使召至上見之甚喜賜坐顧問
命為文華殿大學士恂等以老疾固辭上諭之曰以卿
等年高故授此職輔導東宮免卿早朝日宴而入從容
侍對不久當聽卿等致仕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卿何
辭焉恂等復固辭尋賜還鄉里

壬戌命修國子監舊藏書板

上命禮部修治國子監舊藏書板諭之曰古先聖賢立
言以教後世所存者書而已朕每觀書自野有益皆以
諭徐達達亦好學親儒生囊書自隨蓋讀書窮理於日
用事物之間自然見得道理分明所行不至差謬書之
所以有益於人也如此今國子監舊藏書板多殘缺其
令諸儒考補命工部督匠修治之庶有資於學者
頒巡按事宜于各處提刑按察司

戊辰命都察院以巡按事宜頒各處提刑按察司凡府
州縣社稷山川壇壝帝王陵廟必令脩潔祭祀以時忠
臣烈士未入祀典者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未旌表者必
詢訪其實以聞興舉學校察吏治得失或豪強均賦後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三六

存問鰥寡孤獨廢疾無以自振者伸理獄囚冤滯稽考
諸司案牘官吏廉能者舉之貪鄙者黜之徵求遺逸以
進諸朝賑贍流民以復其業倉穀錢糧必會其贏縮山
川道里風俗物產必知其所宜來朝之日則條列以聞
著為令

壬申以監察御史任昂為禮部尚書

癸亥十六年春正月戊申白虹貫日

上諭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論囚須原情
不可深入人罪蓋人命至重常存平恕之心猶恐失之
况深文乎昨民有子犯法當死其父行賄求免御史執
之并欲論罪朕以父子至親子死而父救之人之至情

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議
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

免國子監祭酒吳顥還鄉以文淵閣大學士宋訥為國子
祭酒

時武臣子衆有怠于國粹願以寬縱不能檢束故免之
以宋訥為祭酒勅諭之曰大學賢關禮義所由出人材
所由興自建學以來歷選師儒以居是職至今未臻其
效蓋士習之難變歟抑師道之不立歟此朕所以夙夜
寤心慎擇老成師帥之惟卿宿學者德可以任此故命
為祭酒尚體朕立教之意使諸生有成士習丕變國家
其有賴焉卿勉之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三七

詔旌晉州安平縣烈婦張氏

張氏國子生翟德妻也德盜同舍生衣物事覺張氏耻
之曰夫者非但仰望以終吾身將冀其力學成名以顯
榮父母也今若此我何面目見鄉里人乎遂自縊死事
聞上以其素承父母之教命於其父母家旌之

以雲南所屬烏撒烏蒙芒部三府隸四川布政司
先是烏撒等部諸蠻復叛征南將軍傅友德等率兵討
之大敗其衆進軍搜捕餘黨有潛匿者皆捕而殺之諸
蠻懾懼相率來降至是悉平以其地近四川故割隸之
命曹國公李文忠兼領國子監事

諭之曰國學為育材之地公侯之子弟咸在焉雖講授

有師然貴游子弟非得威望重臣以蒞之則恐怠於務
學故特命卿蒞蒞其事必時加勸勵俾有成就

二月己丑東閣大學士吳沉等進精誠錄

先是上將享太廟致齊于武英殿召沉等謂之曰朕閱
古聖賢書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
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
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以聖賢所言之事以
類編輯庶便觀覽至是書成上覽而善之賜名精誠錄
命沉為之序書凡三卷敬天一卷取易十章書七十二
章詩十七章禮記二十七章孝經論語各一章忠君一
卷取易大學中庸各一章書四十六章詩十章禮記十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三八

四章左傳六章國語一章論語十四章孟子十二章孝
親一卷取易二章書三章詩九章禮記四十八章論語
十一章孝經十九章大學二章中庸三章孟子十章○
上觀唐太宗帝範謂侍臣曰此十二篇者雖非帝王精
微之道然語意備至盡物情使其子孫克守其言亦
足為訓自後女主竊柄有乖君體骨肉少恩有乖建親
誼諛並進有乖求賢忠諫者忌之讒佞者悅之驕奢縱
佚罔知戒懼賞罰政令不行於天下閣豎小人朋比於
國中卒召藩鎮之禍而唐祚遂衰有國家者其可不守
祖宗之法乎○上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脩短侍
臣皆曰前代祚運之長莫如成周其次莫如漢諫議大

夫唐鐸進曰三代以後起方未有天下者咸稱漢高帝及陛下而已以臣觀之漢高除秦苛法雜伯而不結陛下革胡元弊政一復中國先王之舊所謂撥亂世反之正漢高不事詩書甘心馬上陛下留心聖學親灑宸翰制諭萬方卓然與典謨訓誥相表裏陛下豈漢高所能及哉上曰此不足論周家自公劉后稷奕世積德文王以服事殷武王遂一戎衣而有天下若使其後君非成康臣非周召益修厥德則文武之祚何能至八百年之久乎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使吾後世子孫皆如成唐輔弼之臣皆如周召則可以祈天永命國祚愈昌侍臣頓首曰陛下斯言宗社萬年之福也○上謂侍臣曰

邪代與則 卷之九 三九

人君不能無好尚要當慎之蓋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遊談者進好諛則巧佞者進夫偏於所好者鮮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慎也○上御謹身殿東閣大學士吳沆等進講周書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上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人有小入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沉進曰書言去邪勿疑所以深致其戒上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人畜毒藥不急去之必為身患小人巧於悅上忍於賊下人君若但喜其能順適已意任其所為而不問以

為怨將在彼譬如犬馬傷人人不怨畜犬馬者乎況曰小人中懷奸邪而其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上曰然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為者不顧非義乃率合傳會曰是不可不為知人主不樂為者不顧有益於天下國家亦率合傳會曰是不必為此誠國之賊也自古以知人為難而知言亦不易也

命刑部議定詐偽律條○磨勘司奏增朝官牙牌律從之○命天下府州縣學歲貢生員各一人
命禮部榜諭天下府州縣學自明年為始歲貢生員各一人正月至京從翰林院試經義四書義各一道判語一條中式者入國子監不中者罰之

邪代與則 卷之九 四一

征南將軍傅友德遣人送故蒙古雲南右丞觀音保恭政劉車車不花及酋長段世等一百六十人至京賜鈔有差○三月甲辰諭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班師留西平侯沐英鎮守雲南
上以雲南平命長興侯耿炳文往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卿等久勞于外今蠻夷已平可以班師若遲速之期宜自審度復諭西平侯沐英曰雲南雖平而諸蠻之心尚懷疑貳大軍一回恐彼相扇為患爾其留鎮之撫綏平定當召爾還
夏五月戊午定武職嫡妾封贈之例

於東都指揮使狄崇王孫言妻阮氏等封淑人已沒仍乞封次妻何氏等為淑人詔下廷臣議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及禮部等官議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妾不可為嫡夫人故魯莊公妾成風傷公母也稱為夫人春秋非之襄公庶子制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齊夏獻其禮對曰無之昔周公武公娶於薛季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故無其禮蓋古者夫人歿貴妾攝其家事不得稱為夫人若庶子而貴得以推恩其母亦不得稱夫人使並嫡也今崇孫欲任私意廢大禮亂嫡妾之分不可許上從之遂命禮部及翰林儒臣定嫡妾封贈例頒示中外於是定議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四一

凡正妻在日所取側室皆謂之妾正妻歿諸妾不許再立為妻若以禮聘良家女為妻許受封贈前妻無子其所生子即為嫡長子若正妻在日無子不再娶而諸妾有子者當長男襲父職其子依本品職推恩其母俱從之

庚申定文官封贈廢叙之例

封贈例十一其一文官一品至七品止封贈散官職事其應封一代者父與子同妻從夫貴應封二代者祖降父一級應封三代者曾祖降祖一級父見任者不封已致仕及亡歿者封之其在任棄職就封者聽其二應封父母者嫡母在而所生之母不得封嫡母亡得並封若

所生母未封不得先封其妻其三父母有兩子當封者從其高品婦人因其子受封而夫與子兩有官當封者從其高品父祖原有官既歿而因其子孫封贈者進一階其四應封妻止封正妻亦得追封凡繼室止封一人其五命婦因子孫品級封者並加太字若已歿及曾祖父母在者不加其六凡從七品陞至正從六品封贈次陞至正從五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四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三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二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一品封贈一次其七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曾犯十惡奸盜除名等罪其妻非禮聘正室或再醮及倡優婢妾並不許申請其八封贈之後但犯贓私者並追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四二

奪其九凡婦因夫貴母因子貴受封不許再醮違者治之如律其十京官四品以上試職實授頒給誥命取自上裁已受誥命者亦頒一考滿秩方許封贈五品以下官試職一年考覈稱職者實授頒給誥勅不稱職者黜降其已授誥勅者亦須一考方許封贈其十一凡在外三年為一考稱職者頒給誥勅再考稱職聽請封贈其有才能卓異出自特恩者不在此例廢叙之例五其一用廢以嫡長子廢廢則嫡長子之孫以逮曾玄無則嫡長之同母弟以逮曾玄又無則繼室及諸妾所生者又無則傍廢其親兄弟子孫又無則傍廢其伯叔子孫其二用廢者孫降子曾孫降孫傍廢者皆於應叙品第降

一級其三正一品官廢其子於正五品用從一品子則從五品用正二品子則正六品用從二品子則從七品用正四品子則正八品用從四品子則從八品用正五品子則正九品用從五品子則從九品用正六品子則於未入流上等職內叙用如行人巡檢司獄之類從六品子則於未入流中等職內叙用如各關倉庫稅課司局批驗鈔冶所官之類正從七品子則於未入流下等職內叙用如通運所驛丞開墾官之類其四凡職官子孫許廢一人年二十五以上能通本經四書大義者叙用其不通者發還習學其五應叙之人各於原籍附近布政使司所屬地方銓注詔皆從之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四三

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稅糧○秋八月七申朔日有食之○九月命申國公鄧鎮臨江侯陳鏞濟寧侯顧敬率兵討龍泉永新諸縣山寇平之○冬十月高麗遣使貢方物却之

高麗國王遣其臣張伯崔淵貢方物詔却之且命禮部咨諭其國曰高麗遠在東鄙曩者來奏原聽約束其中多懷欺詐視生隙如尋常朕所以不納令其自為整教其後數來請命朕將以為誠意至極所以限其歲貢不如約五年矣今復以慶禮來進又非其時而至豈非侮之甚歟雖然以發使之事論之非其酋長與其臣之過乃使者故為侮慢過期而至今高麗既稱臣妾永守

大之誠使者慢命無禮當詰其罪所貢方物宜却不受仍與高麗言誠欲聽約束則當以前五歲違約不貢之馬及金銀并至則可見其誠意也

乙未頒鄉飲酒禮圖式于天下○十一月壬子定祀歷代名臣

禮部言秦蜀守李冰鑿山堰流以備水旱之患田得灌漑民始殷富漢文翁為蜀守仁愛化民以蜀地僻遠有蠻夷之風乃與學舍招子弟員選郡縣小吏皆受業成材由是蜀人大化文風比齊魯宋張詠為蜀守恩威並用民畏而愛之李冰已載祀典文翁與詠未及奉祀今擬以文翁張詠與李冰同一祠廟稱為秦蜀守李公之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四四

神漢蜀守文公之神宋蜀守張公之神而歲祀之卓茂為密令視民如子教化大行黃霸為河南丞持法寬平得吏民心皆漢之循吏鈞州有霸廟址密縣亦有茂廟址乃其所治之郡邑遺愛在民歿而祀之正合祀典今擬稱霸為漢丞相建成侯黃公之神茂為漢太傅褒德侯卓公之神陸遜及子抗從子凱世為吳郡人當三國時文武兼資為吳將相忠誠懇至多著勳畧可謂以勞定國允應祀典松江舊有祀宇基址尚存今擬稱遜為吳丞相華亭侯陸公之神今有司立祠致祭仍稱抗為大司馬荆州牧陸公之神凱為吳左丞相陸公之神以配享之四川隆川土神垂林侯李氏名龍遷龍陽大姓

也臣事於梁大著功績築城捍敵川蜀以保障其民沒
葬牛心山下邦人祀之凡有雨暘疾疫所禱必應今擬
稱爲梁龍陽李公之神唐狄仁傑任武后朝正直敢言
多所匡益諫立廬陵王復唐社稷大有功德嘗請爲彭
澤令奏免民租縱囚還家如期復至彭澤舊有祠宇理
宜褒祀今擬稱唐司空梁國文惠狄公之神謝夷甫肅
宗時爲京畿令孟湜押兵過境縱掠百姓夷甫捕而斬
之李輔國譖之於朝流建州卒葬于甌寧後見夢于帝
有旨立廟賜名靈通封武英侯竊惟謝公英毅正直不
畏強禦因民獲罪謫死建州血食其土累著靈異可謂
禦災捍患有功於民今擬稱唐京畿令謝公之神元江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四五

州路總管李輔由科第得官與其姪秉昭臨難死節生
爲忠臣歿享廟食于九江考諸元史封隴西郡公謚忠
文今擬稱元江州路總管隴西郡公李忠文公之神李
宗可爲元養兵萬戶從元帥余闕守安慶敵人攻城宗
可橫槊入陣殺敵甚衆及城陷元帥死宗可馳還家謂
妻孥曰余相公死我義不可屈汝等無苟活爲人所魚
肉無問大小盡殺之自刎死竊惟李宗可可謂以死勤
事者矣余闕既立祠安慶春秋祭祀宜以李宗可配享
今擬稱爲元義兵萬戶李公之神從之命著之祀典

刑部尚書開濟以罪誅

開濟議法巧密上惡之曰刑罰禁民爲非使之遠罪非

以陷民汝張密法以罔民無乃用心太刻夫竭澤而漁
害及鯁鮪焚林而田禍及麋鹿巧密之法百姓其能免
乎此非朕所以望汝也濟大慚○濟初爲國子助教與
丞相胡惟庸善以疾罷歸訓徒里中御史大夫安然薦
其才召拜刑部尚書上以濟有才信用之濟由是負
好以法中傷人擅移文督責諸司若中書省所爲者又
爲榜戒其僚屬曰尚書到任久事之遲錯皆寬大容忍
復爾則罪不爾貸奏請揭于文華殿以示于衆上曰爾
告戒僚屬之言欲張之殿廷豈人臣禮耶濟慚謝未幾
又立簿曰寅戌之書以限僚屬出入上聞切責之曰聞
之古人以卯酉爲常道今使趨事赴工者朝自寅暮盡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四六

戊奉父母會妻子能幾何時耶濟不聽獄囚有禁死者
濟亦不問嘗受一囚賄以獄中死囚代而脫之爲獄官
所發上詔濟諭之歸部與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叔微執
獄官于獄扼其吭而殺之上怒乃下濟獄併執王希哲
等詔廷臣訊之濟具服於是并希哲等誅之
甲子十七年春正月命魏國公徐達出鎮北平信國公湯
和巡視海道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海上諸城○更定都
察院官以詹徽爲左都御史
先是都察院設監察都御史正七品後陞正三品設司
務至是陞正二品定設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
右僉都御史其屬司務經歷都事照磨檢校并十二道

監察御史都御史之職掌風紀副僉都御史為之貳凡大臣奸邪小人構黨作威福亂朝政則劾凡百官猥茸貪冒則劾凡學術不正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求進用或才德無聞挺身自拔則劾以憲綱督察御史凡監察御史出巡復命覈其稱職不稱職聞上凡考察內外百官會於吏部選用風憲亦如之凡讞罪囚鞫大獄會於外朝或京畿道凡有冤抑與雪理凡制訊囚徒會刑部大理寺凡畿省死刑讞平之奏上

昭代典則

卷之九

早

太平門在京城之北以刑主陰肅故建于此勅曰肇建法司於玄武之左鍾山之陰名其所曰貫城貫城天之貫索也是星七宿而貫珠環成象乃天牢也若中虛而無凡星於內則刑官無邪私政平訟理獄無囚人若凡星處貫內者刑官非人若中有星而明者貴人無罪而獄今法司已法天道建置爾諸職司各勵乃事當以身心法天道而行之如貫之中虛則微清而無事心靜而神安鑿玄武之澄波睇鍾山之蒼翠以快其情庶不負朕肇建法司之意也爾其敬哉

三月戊戌頒行科舉成式

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

不拘額數從實充貢鄉試八月初九日第一場試四書義二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許各試一道四書義主朱子集註經義詩主朱子集傳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十二日第二場試論壹道二百字以上判語五條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十五日第三場試經史策五道未能者許減其二俱三百字以上次年禮部會試以二月初九日十二日十五日為三場所考文字與鄉試同鄉試直隸府州縣則於應天府在外府州縣則於各布政司其舉人則國子學生及府州縣學生員之學成者儒士之未仕者官

昭代典則

卷之六

早

之未入流者皆由有司申舉性資敦厚文行可稱者應之其學校訓導專教生徒及罷閑官吏倡優之家與居父母喪者並不許入試其中式者官給原傳送禮部會試

今朝觀官上土地人民圖

上覽輿地圖侍臣有言輿地之廣古所未有者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眾則撫摩難備此正當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視紂以天下而亾湯以七十里而興所係在德豈在地之大小

夏四月壬午諭平雲南功

大將穎川侯傅友德進封穎國公副將瑄王仇成王瀛

先為有功身受侯封。今功著南征。當爵及子孫。偏裨都督。命事陳桓。海郭英。張翼。兵興以來。屢效勤勞。今從征雲南。功勳尤著。亦當加以封爵。桓。普。定。侯。海。東。川。侯。英。武。定。侯。真。鶴。慶。侯。俱令子孫世襲。仍各賜鐵券。其餘將校。遞陞有差。

命禮部以八事榜示天下

上諭禮部臣曰。州縣之官。於民最親。其賢不肖。政事得失。視民之安否可見。朕嘗命縣考於州。州考於府。府考於布政司。各以所臨。察其考覈。以憑黜陟。昭示勸戒。今上下之政。惟務苟且。縣之賢否。州不能知。州之賢否。府不能察。府之賢否。布政司不能舉。善無所勸。而惡無所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四九

懲朕今命以八事。爾禮部其為榜示天下。其一。州縣之官。宜宣揚風化。撫字其民。均賦役。卹窮困。審冤抑。禁盜賊。時命里長。告戒其里人。敦行孝弟。盡力南畝。毋作非為。以罹刑罰。行鄉飲酒禮。使知尊卑貴賤之體。歲終察其所行善惡。而旌別之。其二。為官府者。當平其政。令廉察屬官。致治有方。吏民稱賢者。優加禮遇。紀其善績。其有闕茸。及蠹政病民者。輕則治之。以法。重則申聞。黜罰然不得下。侵其職。以授吾民。其三。布政司官。宜宣布德化。考覈府州縣官。能否。詢知民風美惡。及士習情偽。奸弊甚者。具聞鞠之。如所治不公。則從按察司糾舉。其四。凡民有犯笞杖罪者。縣自斷決。其實以聞。其五。犯徒流

罪者。縣擬其罪。申州若府。以達布政司。定擬其六。有犯死罪者。縣提其罪。申州若府。以達布政司。布政司達刑部。定擬。律犯者。准工贖罪。真犯者。奏聞。遣官審決。其七。凡諸司獄訟。當詳審輕重。按律決遣。毋得淹禁。其八。民間詞訟。務自下而上。不許越訴。以上八事。頒布天下。永為遵守。

更定六尚局及內官等監庫局品職

六尚。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及宮正。俱正五品。內官。監令。通掌。內史。名籍。總督各職。正六品。神宮。尚寶。尚衣。尚膳。司設。司禮。御馬。直殿。八監令。俱正七品。宮門。承制。奉御。守門。門正。俱正八品。內承運。司鑰。二庫。巾帽。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五十

針工。織染。顏料。司苑。司牧。六局。各大使。俱正九品。以上皆內官。選用。外承運。及甲乙丙丁戊廣源。廣惠。八庫。皮作。兵仗。寶源。三局。各大使。俱正九品。以上於流官。選用。○皮作局。大使。許士哲。言治道之急者。十有四。其目曰。明賞罰。以清官吏。問疾苦。以安民生。均賦役。以甦民力。嚴銓選。以擇賢才。揀精卒。以杜妄費。興武舉。以羅英才。崇節義。以厚風俗。明禮樂。以教萬民。立平準。以利商賈。置常平。以惠農民。用直臣。以任彈糾。開言路。以通民情。戒亾胡之餘。盡以絕後禍。監前代之興。亾以壽國。朕伏愿陛下。以此教者。時時省察。乾乾惕勵。慎終如始。則天下治安。為萬世子孫無窮之福矣。上善其言。

五月高麗遣使崔濟貢馬二千疋。且言金非所產願以馬代許之。

是月諭遼東守將唐勝宗等絕高麗勅曰舊歲今春高麗之使水陸兩至皆非臣禮暗行侮慢明彰曩寔於是稽于古典知此夷自古至今未嘗不侮慢中國而構兵禍者也驗古事蹟可以絕交不可暫交况深交者乎。古漢伐四次絕滅其國族魏伐二次屠其所都晉伐一次焚其宮室俘其男女五萬口。隋伐二次城因將士率降而免唐伐四次斬首五萬級牛馬百萬餘夷王臧等戮於市遼伐五次焚其宮室斬亂臣康肇拔十餘城金伐一次元伐五次夷王竄耽羅捕殺之元以耽羅為牧

卷之九

五十一

馬之野今爾勝宗等出鎮遼左高麗必數有使至其至者送來勿令其還以絕彼奸計若納其使而禮待之歲貢如約則可人亦不可久留遼東或朝或歸速遣其行六月辛巳命禮部製大成樂器以頒天下儒學

上諭禮部臣曰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頒天下學校俾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欲後世之樂所以從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節而正後世之歌詞淫以奪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之律呂出人為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音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數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非出於志火與

樂判然為二而欲以動天地感神鬼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難卿等宜救于此俾樂成而頒之諸生得以肄習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

秋七月戊戌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來
上謂侍臣曰為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墜於此縱宦侍與外臣交通規視動靜實緣為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為害非細故也間有奮發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嘆也夫仁者治於未亂智者見於未形朕為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卷之九

五十二

建朝天宮設道錄司于內○甲寅遣國子助教楊盤等使安南徵糧餉助雲南兵食

上謂戶部臣曰曩為雲南數生邊戩命將討之今其地已平悉入編籍然兵多民少糧餉不給朕思安南壤地去臨安甚邇彼能堅事大之心當助糧餉以佐兵食戶部如 上旨咨諭安南復命盤等往使盤至陳焯即以糧五千石運至臨安界之水尾且遺盤以金帛盤却不受

八月壬申平緬宣慰使思倫發遣使獻方物上故蒙古所授宣慰司印
平緬在西南夷稍遠自雲南大理越金齒至其地所謂

百夷者是也。元時常弱於緬甸，有城郭室屋，其人皆樓居。地產象馬，官民皆髡髮如僧。出入則乘象，自前代時未嘗通中國。元始遣使招諭，遂入貢。洪武十五年，大兵既下雲南，進取大理金齒，平緬與金齒壤地相接，思倫發聞之懼，故遣使朝貢。

冬十月，景川侯曹震請開四川峨眉至建昌古驛道。從之。震言曰：四川貴州二都司於西峽建昌囉囉之地，易馬四千二百五十四匹，請分給陝西河南都司將士。又言四川至建昌驛道所經大渡河，往來之人多死於瘴癘，臣聞諸父老自眉州峨眉至建昌有古驛道，平易可行，無瘴毒之患，而年久蔽塞，已令四川軍士乘此閒暇之時，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五十三

開通其道，以溫江至建昌各驛馬，移置峨眉新驛為便，俱從之。

丙戌，以左春坊左諭德趙瑁為禮部尚書。○丁亥，以秀才宋矩等十七人為監察御史。○欽天監刻漏博士進大統曆。

欽天監刻漏博士元統言：曆日之法，其來尚矣。蓋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隨時修改，以合天道。皇上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况授時曆法，以至元辛巳為曆元，至今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十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分。

辛丑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臣今以洪武甲子歲前冬至為大統曆元，推演得授時曆辛巳閏准分二十萬二千五十分。洪武甲子閏准分一十八萬二千七十分一十八抄。授時曆辛巳氣准分五十五萬六百分。洪武甲子氣准分五十五萬三百七十五分。授時曆辛巳轉准分一十三萬二千五百五十分。洪武甲子轉准分二十萬九千六百九十分。授時曆辛巳交准分二十六萬三千八百八十八分。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一萬五千一百五十八抄。蓋七政之源，有遲疾逆順，伏見不齊，其理深奧，實難推演。臣聞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西安府郿縣人也，精明九數之理，深通曆數之源，若得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五十四

此人推演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天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故理數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臣等職在觀占推步，以驗民時，誠不敢以膚淺之學自用，願得博聞洽見之人任之，庶可以少副皇上敬天之心也。書奏。上是其言。其後監副李德芳言：故元至元辛巳為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考得春秋晉獻公十五年戊寅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一百六十二年，以辛巳為曆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與當時實測數相合。洪武甲子元正止。

距獻公戊寅歲二千二百六十一年推得天正冬至在
 己未日午正三刻比辛巳為元差四日六時五刻當用
 至元辛巳為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表元統復言
 臣所推甲子曆元實與舊法相合畧無差繆上曰二說
 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為是自是欽天監
 造曆以洪武甲子為曆元仍依舊法推等不用捷法先
 是朝廷訪求通曉曆數數往知來或無不驗者封侯食
 祿千五百石山東監生周敬心奏言國祚長短在德厚
 薄非曆數之可定三代有道之長固有定論三代而下
 深仁厚德者漢唐宋而已如漢高之寬仁繼以文景之
 恭儉昭宣之賢明光武之中興章帝之長者唐太宗之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五五

力行仁義宋太宗之誠心愛民是以有道之長國祚最
 短者莫如秦其次如隋又其次如五代如皇之酷虐煬
 帝之苛暴五代之窮究是皆人事所致豈在曆數欽惟
 皇上應天眷命掃滅胡表救亂誅暴其功大矣然神武過
 於漢高而寬仁不及賢明過於太宗而忠厚不及是以
 御宇以來政教未敷四方未治伏乞效漢高之寬仁同
 太宗之忠厚法三代之稅斂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又
 何必問諸小人之人耶

閏十月癸亥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成

其書以十二分野星次分配天下郡縣九郡縣之下又
 詳載古今建置沿革之由通為二十卷成詔頒賜秦晉

諸王○欽天監十二分野分配州郡與唐天文志積
 貞觀中淳風撰法象志因漢書十二次度數始以唐之
 州縣配而一行以為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
 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大華逾河並雷首底
 柱王屋大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穢茹朝鮮
 是謂北紀以限戎狄南戒自岷山嶠冢負地絡之陽東
 天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栢自上洛南逾江漢橫武
 當荆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微達京甌閩中是謂南紀
 以限蠻夷故星傳謂北戒為胡門南戒為越門河源自
 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微達華陰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
 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濟濇相為表裏謂之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五五

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微達華陽而與地絡
 相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
 為表裏謂之南河故於天象則弘農分陝為兩河之會
 五服諸侯在焉自陝而西為秦涼北紀山河之曲為晉
 代南紀山河之曲為巴蜀皆負險用武之國也自陝而
 東三川中嶽為成周西距外方大伾北至于濟南至手
 淮東達鉅野為宋鄭陳蔡河內及濟水之陽為邢衛澤
 東濱淮水之陰為申隨皆四戰用文之國也北紀之東
 至北河之北為邢趙南紀之東至南河之南為荆楚自
 北河下流南距岱山為三齊夾右碣石為北燕自南河
 下流北距岱山為邢魯南涉江淮為吳越皆負海之國

貨殖之所阜也。自河源循塞垣北東及海為戎狄。自江
源循嶺徼南東及海為蠻越。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所
始終而分野可知矣。於易五月一陰生而雲漢清萌于
天稷之下。進及井鉞間。得坤維之氣。陰始達於地上。而
雲漢上升。始交於列宿。七緯之氣通矣。東井據百川上
流。故鶉首為秦蜀墟。得兩形。山河之首。雲漢達坤維右
而漸升。始居列宿上。甯麟參伐皆直天開表。而在河陰
故實沉下流。得大梁距河稍遠。涉陰亦深。故其分野自
漳濱卻負恒山。居北紀衆山之東南。外接髦頭地。皆河
外。陰國也。十月陰氣進踰乾維。始上達于天。雲漢至營
室東壁間。升氣悉究。與內規相接。故自南正達于西正。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五十七

得雲漢升氣為山河上流。自北正達于東正。得雲漢降
氣為山河下流。限管在雲漢升降中。居水行正位。故其
分野管中州河濟間。且王良閭道。由紫垣絕漢抵管室
上帝離宮也。內接成周。皆豕韋分。十一月一陽生。而雲
漢漸降。退及艮維。始下接于地。至斗建間。始復與列舍
氣通於易天地始交。泰象也。踰析木津。陰氣益降。進及
大辰。升陽之氣究。而雲漢沉潛於東正之中。故易雷出
地曰豫。龍出泉為解。皆房心象也。星紀得雲漢下流百
川歸焉。析木為雲漢末派。山河極焉。故其分野自南河
下流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為星紀。自北河末派窮北
紀之曲。東北負海為析木。負海者。以其雲漢之陰也。唯

限管內接紫宮。在王畿河濟間。陰婁玄得與山河首尾
相遠。隣顛頊之墟。故為中州負海之國也。其地當南河
之北。北河之南。界以岱宗。至于東海。自鶉首踰河。東
曰鶉火。得重離正位。軒轅之抵在焉。其分野自河會之
交。東接祝融之墟。北負河南。及漢蓋寒燠之所均也。自
析木紀天漢而南。曰大火。得明堂升氣。天市之都在焉。
其分野自鉅野岱宗。西至陳留。北負河濟。南及淮。皆和
氣之所布也。陽氣自明堂漸升。遠於龍角。曰壽星。龍角
謂之天關。於易氣以陽決陰。夫象也。升陽進踰天關。得
純乾之位。故鶉尾直建巳之月。內列太微為天庭。其分
野自南河以負海。亦純陽地也。壽星在天關內。故其分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五十八

野在商亳西南。淮水之陰。北連太室之東。自陽盛之際
亦巽維地也。夫雲漢自坤抵艮為地紀。北斗自乾攜巽
為天綱。其分野與帝居相直。皆五帝墟也。究咸池之政
而在乾維內者。降婁也。故為少昊之墟。叶北宮之政。而
在乾維外者。限管也。故為顛頊之墟。成攝提之政。而在
巽維內者。壽星也。故為太昊之墟。布太微之政。而在巽
維外者。鶉尾也。故為烈山氏之墟。得四海中。承太階之
政者。軒轅也。故為有熊氏之墟。木金得天地之微氣。其
神治于季月。水火得天地之章氣。其神治于孟月。故章
道存乎至微。道存乎終。皆陰陽變化之際也。若微者沉
潛而不及。章者高明而過亢。皆非上帝之居也。斗杓之

外族陽精之所布也。斗魁謂之會，斗陽精之所復也。杓以治外，故鶉尾為南方負海之國，魁以治內，故取管為中州四戰之國。其餘列舍在雲漢之陰者八，為負海之國。在雲漢之陽者四，為四戰之國。降婁玄枵以負東海，其神主於岱宗。歲星位焉，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神主於衡山。熒惑位焉，大百寶沉以負西海，其神主於華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於恒山。辰星位焉，鶉火大火壽星彗星為中州，其神主於嵩嶽。鎮星位焉，近代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虞夏秦漢郡國廢置不同，周之興也，王畿千里，及其衰也，僅得河南七縣。今天下一統，而直以鶉火為周分，則疆場舛矣。七國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五十九

之初，天下地形雌韓而雄魏，魏地西距高陵，盡河東河內北固漳，東分梁宋。至於汝南，韓據全鄭之地，南盡潁川，南陽西達虢，略距函谷，固宜陽北連上地，皆綿亘數州，相錯如繡。考雲漢山河之象，多者或至十餘，殆其後魏徙大梁，則西河合於東井，秦拔宜陽而上黨，入於輿鬼，方戰國未滅時，星家之言屢有明效。今則同在畿甸之中矣，而或者猶據漢書地理志推之，是守甘石遺術而不知變通之數也。又古之辰次與節氣相係，各據當時曆數，與歲差遷徙不同。今更以七宿之中，分四象中位，自上元之首，以度數紀之，而著其分野，其州縣雖改隸不同，但據山河以分，爾晉天文志十二次分野始

角亢者以東方蒼龍為首也。唐十二次始，女虛危者以十二支子為首也。其以斗牛為星分之首者，日月星起於斗宿，古之言天者，由斗牛以紀星，故曰星紀。則星紀為十二次之首，而斗牛又二十八舍之首也。本朝應運肇基，而南京應天府寔星紀斗牛之分，且與天地人三統之正相協。自周以來，數千年間，帝王之運適符於今，豈偶然哉。

以儒士汪仲魯為左春坊左司直郎

誥曰：朕嗣子求善人輔導，以成其德。豈易云哉？夫人固有能言而行不逮者，亦有能行而訥於言者。蓋非言無以達意，非行何以取信。惟善言不迫，故聽而不厭；善行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六十一

不虧，故近而不狎。從出入侍起居，能格非而不撓，承顧問進講說，在卽物以為喻。小則以諷，大則以戒。若積賢士期於成山，若導眾流期於會海，苟非備此，曷稱厥職。爾其輸忠效誠，陳善閉邪，無有所隱，斯為美矣。○上御東閣，謂侍臣曰：責難之辭，人所難受，明君受之為無難，諛諛之語，人所易從。昏主信之尤易入，朕觀唐虞君臣，庶歌責難之辭，氣象維容。後世以諛諛相歡，如陳後主江總輩，汚穢簡冊，貽誤千古。誠可為戒。右春坊贊善董倫對曰：誠如陛下所諭，惟明主則能慎擇之，上曰：責難不入於昏君，而諛諛難動於明主。人臣以道事君，惟在守之以正，若患得患失，則無所不至矣。○上謂諫議大

夫唐鐸曰人有公私好惡不齊故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謗諛謗言近於忘諛言近於愛惟不惑於謗言則聽日聰而讒人自去不眩於諛言則智日明而佞人自絕矣鐸對曰聽言之難從古為然惟不為所眩惑則讒自遠陛下聖諭深得其情上曰朕日總萬幾所行有得失非資人言何由以知故廣開言路以來衆言言有善者則獎而行之風聞不實亦不之罪惟讒佞面諛者決不可容也○上御東閣謂侍臣朱善曰人君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則公以天下之智識為智識則明又曰人情多矜己能好言人過君子則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己之過善等皆悚聽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六十一

有司上言山陰縣民徐允讓夫妻節孝詔旌其門

元末兵亂允讓與潘氏奉其父安避兵山谷間遇寇斫安頸流血允讓抱安大呼曰汝寧殺我勿殺吾父寇即舍安殺允讓將辱潘潘給曰我夫死從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則無憾也寇以為然縱潘聚薪焚其夫火方熾潘即投火中死寇驚嘆而去安得不死至是有司以聞上以允讓能捐生以救父死潘氏能全節以盡婦道詔旌其門

詔議子代父死之法

左都御史詹徽奏太平府民有毆死孕婦律當絞者其子乞代父刑詔大理寺詳議大理卿鄒俊議曰子代父

死情固可矜然死婦繫二人之命寃曷由伸犯人當二死之條律何由貸與其存犯法之人孰若全無辜之男詔從其議

十一月庚午命遼東立學校

上謂禮部臣曰或言邊境不必建學夫聖人之教猶天也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人之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故男遵禮義女尚貞信管寧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歸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謂邊境之民不可以教乎夫越與魯相去甚遠使越人而居魯久則必魯矣魯人而居越久則必越矣非人性有魯越之異風俗所移然也况武臣子弟久居邊境鮮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六十二

聞禮教恐漸移其性今使之誦詩書習禮儀非但可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資用

十二月壬寅翰林院待詔朱善請弛舅姑兩姨子女婚姻之禁從之

朱善言有國者重世臣有家者重世婚臣見民間婚姻之訟甚多問之非舅姑之子若女即兩姨之子若女蓋於法不當為婚故為警家所訟或已聘而見絕或既婚而復離或成婚有年兒女成行有司過而奪之使夫婦分離子母永隔究憤抑鬱無所控訴悲號於道路親戚為之感傷行人為之嗟嘆議律不精其禍乃至於此竊故按律尊屬卑幼相與為婚者有禁若謂父母之姊妹

與已之身是為舅姑兩姨皆為已之尊屬已不可以卑
幼而配之若已為姑舅兩姨之子彼為姑舅兩姨之女
是無尊卑之嫌以門地則相匹以才德則相稱以年之
長幼則相若為子擇婿宜莫先於此古人未嘗以為非
也成周之時王朝所與為婚者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
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為婚
姻可知也至於列國之君若齊宋曹衛陳鄭秦晉亦各
自為甥舅之國降及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
之睦宋陳之好無不以世婚為重其顯然可證者如溫
嶠之玉鏡臺此以舅之子而娶姑之女也呂榮公夫人
張氏乃待制張昱之女而待制夫人即榮公母申國夫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五十三

人之姊又非以小姨之子娶大姨之女乎朱子小學一
書正所以明人倫也而榮公之事有取焉如果以為不
可則必不在所取矣今江西兩浙此弊尤甚以致獄訟
繁興賄賂公行風俗凋弊願以臣所奏下羣臣議弛其
禁庶幾刑清訟簡而風俗可厚也上然其言

乙丑十八年春正月命吏部考察天下朝覲官

吏部上言天下朝覲官凡四千一百一十七人考其政
績稱職四百三十五人平常二千八百九十七人不稱
職四百七十一人貪汙一百七十一人闕茸一百四十
三人詔稱職者陞平常者復其職不稱職者降貪汙者
赴法司罪之闕茸者免為民

以儒士劉三吾為翰林院學士○高麗遣使進貢
高麗進馬五千匹金五百斤銀五萬兩布五萬疋賜其
使金更等八十七人鈔三百八十二錠上諭禮部曰高
麗王額被弒其臣欲掩已惡來請約束不已是以索其
歲貢以試誠偽今既聽命宜與之約削其歲貢令三年
一朝貢馬五十匹汝宜諭之

福建按察使陶垕表請父兄復還聚處詔許之

垕仲表言臣父昔在方氏部曲洪武初徙鳳陽時臣幼
弱貧苦賴兄撫養有成其後兄亦為鳳陽軍吏今臣叨
蒙聖恩備位司憲欲推祿養以報生育之恩使父母兄
弟得復聚處實戴生成許之垕仲初以園子生擢御史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五十四

彈擊不避權勢上雅重之故陞為福建按察使時福建
多滯獄吏貨緣為奸垕仲至治贓吏數十人盡革其宿
弊又興學勸士撫恤軍民俸祿雖厚自奉儉薄有餘悉
施貧者其清介類如是時布政薛大方貪暴垕仲劾奏
之大方詞連垕仲至京事白大方得罪詔垕仲還官閩
人迎拜語曰陶使再來天有殺薛公不去地無皮後卒
於官

辛巳慶遠府東蘭州蠻寇韋富撓作亂廣西都指揮使司
討定之

富撓之先自唐宋以來據東蘭西蘭二州僭智高反時
窟匿山谷迄故元富撓之父吳勇仍據東蘭至洪武十

二年。當據始造其家人韋錢保詣闕上故元所授印寶
方物錢保匿官掩名以為已物朝廷初不之知因以錢
保為東蘭知州既而錢保微飲暴急山民不服遂從富
撓作亂及官軍討之擒其黨韋公煥始言錢保冒襲之
故於是執錢保除官代之蠻民乃定

二月甲辰詔中外條陳軍民利病政事得失

上以當春久雨陰晦不解間雪雹以雷雖時氣不和亦
人事有以致之乃論中外凡軍民利病政事得失條陳
以進下至編民卒伍苟有所見皆得盡言無諱國子監
祭酒朱勳獻守邊策曰今海內既安蠻夷奉貢惟沙漠
胡虜未邊聲教若置之不治則恐歲久醜類為患邊圉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六十五

若欲窮追遠擊又恐六師往還萬里餽運艱難士馬疲
勞陛下欲為聖子神孫萬世之計要不過謹備邊之
策耳備邊固在乎足兵實兵又在乎屯屯田之制必
當法漢本始中匈奴師十餘萬騎而南欲為寇漢將趙
充國乃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
四萬騎分屯九郡而充國統制其閒則當時之籌畫區
分繁可想見我朝諸將中勇智謀略豈無如充國者哉
陛下宜選其有智謀勇略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為
制隨其高下立法分屯所領衛兵以充國兵數酌酌損
益率五百里屯一將布列緣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
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

邊之策也又何必勞師萬里求僥倖之功以取無
地哉上嘉納之○上與侍臣論漢之諸帝有言明帝亦
聰明之主上曰人主不以獨見為明而以兼聽為明通
於人情察於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骨骨於細故則
未免苛察上詩察則下急迫反有累於聰明也○上謂
侍臣曰辰風與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出迨暮乃罷日
間所決事務恒默坐審思有未當者雖中夜不寐寤慮
得當然後就寢侍臣對曰陛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
福但聖體過勞上曰吾豈好勞而惡安向者天下未寧
吾饑不暇食倦不暇寢今天下已安四方無事高居晏
樂亦豈不願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六十六

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決於此甚可畏也安敢暇逸
○上問近臣今天下百姓安否左春坊左贊善劉三吾
對曰陛下成德四方無虞盜賊屏息歲比豐登民皆安
樂上曰天下人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朕為天下主心
常在民惟恐其失所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三吾對
曰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民者深矣上曰恩德亦非
汎然譬如虛扁不施藥石疾不自瘳匠如公輸不施繩
墨木不自正君如堯舜無紀綱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
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也○上諭戶部臣曰人皆言農
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收其弊者先王之世野
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災饑饉不至

一之塗開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就其
百家待食一女事繼而百夫待衣欲人無貧得乎朕思
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詐詐爾宜申明天下庶
民各守其業不許遊食度民之間不許衣錦繡庶幾可
以絕其弊也

乙巳初昏五星並見○已未魏國公徐達卒

正月戊子徐達病瘳愈上以璽書勞之二月己未達卒
上自起兵濠梁一見奇之遂位諸將上託為股肱心膂
戮力行陣四征羣醜驅逐胡元重開華夏方其在軍中
日延禮儒士說古兵法及將帥行事親析其是非成敗
莫不心服至料敵制勝與漢唐名將等而忠謹仁厚過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六十七

之故能輔成帝業為開國功臣第一上以達薨輟朝愴
然不樂曰今邊胡未殄朕方倚任為萬里長城而太陰
屢犯上將不意遽殞其命朕思盡心國家安得復有斯
人

今松州衛軍士糧餉旁近州縣運給

行人許稹言松州土地磽确不宜屯種戊卒三千糧餉
不給雖嘗以益糧益之而校道險遠運之甚艱請移戍
茂州俾屯田于附近之地則不勞餽運而自可以制羌
人上覽奏曰松州衛吾嘗欲罷之以其控制西番要地
不可動也軍士糧餉其令旁近州縣運給之

三月壬戌策試舉人四百七十二人於奉天殿罷丁頌為

策一

以第一甲進士及第十顯等為翰林院脩撰第二甲進
士出身馬京為編脩吳文為檢討第三甲賜同進士出
身危巖為衛府紀善李鴻為潭府奉祀正其諸進士
上以其未更事欲優待之俾之觀政於諸司給以所出身
祿米候其諳練政體然後推任之其在翰林院承勅監
等近侍衙門者采書經庶常吉士之義俱稱為庶吉士
其在六部及諸司者仍稱進士

定歲貢生員不中式之罰

凡府州縣歲貢生員不中式者提調官吏論以貢舉非
其人律教官訓導罰俸一年貢不如期者以違制論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六十八

命宋國公馮勝為征虜大將軍偕穎國公傅友德永昌侯
藍玉等率京衛將士往北平練兵備邊○定華蓋殿武英
殿文淵閣東閣文華殿五大學士俱正五品○吏部尚書
余煥以罪誅

國子祭酒宋訥以嚴厲為眾所嫉助教金文徵與煥同
鄉謀逐之移文令訥年老致仕訥陸辭上驚問乃物
所由上怒煥專擅威福并文徵等誅之勅諭訥曰君
子之道猶嘉穀小人之道猶稊莠二者並有世所不免
雖然天相德人猶扶植嘉穀其道堅而不磨彼小人所
為自漸盡矣卿勿為是替成儀必竭乃心力如故
以賜進士出身方昇同進士出身梁德建等六十七人為

六科給事中六部試主事

上諭之曰忠良國之寶奸惡國之毒唐太宗用房杜致外戶不閉之效玄宗用楊李則有蒙塵播遷之禍此可鑒矣

以翰林院待詔朱善為文淵閣大學士○夏四月乙未五色雲見

禮部請率百官表賀 上諭之曰天下康寧人無災害祥瑞之應固和氣所召昔舜有卿雲之歌當時有元凱岳牧之賢相與共致雍熙之治朕德不逮治化未臻豈可遽以是受賀前代帝王喜言祥瑞臣下從而和之往往不知省懼以致災異之來不復能弭蓋誇侈之心生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六十九

則也無之志息故鮮克有終可以為戒 命吏部凡臨溪洞郡縣擇賢守令以撫輯之

柳州府馬平縣主簿孔性善言溪洞徭種恃險竊發殺掠吏民及官軍討捕則退入深谷操強弓注毒兵潛守隘口率不能獲兇頑自恣為患益深乞於賊人出沒之地立寨置兵扼其襟喉斷其出路譬猶穴中之鼠技窮食盡可以盡剿然此雖盜賊豈無良心昔者陳景文為知縣時徭種皆應差役厥後長吏撫字乖方始復反側誠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諭以禍福彼雖兇頑豈不革心向化為良民乎上嘉納其言

思州諸洞蠻作亂命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從楚王

討平之

時蠻寇出沒不常聞王師至輒驚遁山谷退則復出剽掠和等師抵其地恐蠻人驚潰乃於諸洞分屯立柵與蠻民雜耕使不復疑久之以計擒其渠魁餘黨悉潰師還留兵鎮之

五月戊申定天下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三年一朝○秋七月乙丑遣使勞鎮江丹徒知縣胡孟通

丹徒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高以事當就逮者民章等數十人詣闕疏其撫民有方留之 上特命釋之仍遣使往勞以酒勅曰朕問天道至公無私帝王法天之道亦至公無私夫國之大權惟賞與罰故賞無私賞必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七十

因民之所共好而賞之罰無私罰必因民所共惡而罰之所以示至公也乃者有司失職民受其害欲窮治而更張之惟丹徒父老詣闕舉留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高朕聞而驚異夫一縣之民生齒寔繁為之官長者非必人人而悅之也今其相率來言必爾平日為政能盡父母斯民之道有以感動其心矣狂瀾之中砥柱屹然疾風之除勁草不懼實有焉今特賜酒二罇以勞之其懷慈如始母慶前功則子汝嘉○時金壇縣丞李思進亦坐事當遠邑民丁原德率數十人詣闕言思進在官多善政乞留 上亦遣使齎酒勞之勅曰善善惡惡人之至情故善者必賞之以為勸惡者必懲之以為戒

非有所私蓋順人心而奉天道究觀前代帝王循斯道者前後一轍故曰國無賞罰雖幸不能以治朕躬舊服惟恐有乖比年以來職內外者相為朋比有司尤為失職故夙夜憂慮思欲革政而更新之金壇父老丁原德等列狀來奏爾為政有方士民樂業詞懇意誠咸欲舉留朕聞驚嘆雖古循吏何以加此今特遣使勞爾酒二罇爾其享焉嗚呼朕非私爾特為民也爾宜慎終如始益勤厥職毋廢前勞則爵賞之加朕實不吝

八月乙未詔以姜嫄公劉二廟入祀典

邠州請以姜嫄公劉二廟入祀典禮部議按祭法有功於民則祀之姜嫄后稷之母也德淑于聖后稷教民稼

穡典則

卷之九

稽澤被萬世公劉后稷之曾孫初居西戎後遷于邠能修后稷之業有功於民誠宜載之祀典詔從之

九月乙亥洞蠻吳百兒等寇古州命信國公湯和從楚王柏進兵剿捕

勅征虜將軍信國公湯和等曰行師用兵須晝夜慎防毋輕視蠻人深入其地雖有來降者亦須審察慎勿輕信其辰沅寶慶等處士卒壯者攻戰弱者運糧務使軍容整肅饋餉有餘楚王尚幼未能練達軍務故遣都督劉寧來總宿衛之兵軍旅之事卿自裁決然後啓王知之

太白經天○乙酉彗星見掃翼○丁亥以翰林院檢討茹

素為戶部尚書○詔修築漳河堤
上諭工部臣曰去年河決臨漳民受其患雖嘗修築堤防恐不可久宜遣官與布政司都事會議凡堤塘堰壩可以禦水患者預為脩治至是有司以黃河沁河漳河衛河沙河所決堤岸丈尺之數其圖計工以聞詔以軍民兼築之

文淵閣大學士朱善卒

先是上御華蓋殿文淵閣大學士朱善進讀心箴畢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伎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慤之心萌則巧偽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

昭休典則

卷之九

十一

為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耳○上又御華蓋殿與羣臣言及治天下之道朱善進曰古者人主致治重在任人蓋任賢為耳目則視聽周乎四海任眾智為計慮則利澤施於萬民今天下太平惟選任賢才宜留聖慮上曰然任人之道當嚴於簡擇簡擇嚴則庸鄙之人不進當專於任使任使專則苟且之意不行然必賢者乃可以專任之非賢而專任者必生奸也是任人為難然人亦有謹於始而怠於終者亦有過於前而改於後者則固不能保其始終惟始終如一者其懷忠報國之心堅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匿詐以信懷奸若忠者決不可任也○上又御華蓋殿命大學士朱

善講周易至家人上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
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
治連之一國以治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
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閹門之失善
對曰誠如聖諭至是善以疾賜歸卒於家

冬十月彗星掃天廟○已丑御製大誥成頒示天下

初元氏以戎狄入主中國大抵多用夷法典章疏闊上
下無等政柄執於權臣任官重於部族斷欲迷於財賄
黷陟混於賢愚者而僭上者無罪奸而犯倫者不問繼
髮至在相率而為夷至元天曆之時雖稱富庶而先王
之制蕩然矣至順帝荒淫昏弱紀綱益廢內之奸臣亂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十一

政外之強將跋扈典兵者崇空名牧民者無善政仕進
者尚阿附而輕廉耻請書者重浮華而乏節行庶績不
凝四夷失序加以舞文之吏玩法于上豪強之家兼井
千下事無統紀民無定志一遇凶荒而亂者四起由法
制不明而弊倫之道壞也 上嘗嘆曰華風淪沒舜道
傾頽自即位以來制禮樂定法制改衣冠別章服正綱
常明上下盡復先王之舊使民曉然知有禮義莫敢犯
分而撻法萬機之暇若為大誥以昭示天下且曰忠君
孝親治人脩己盡在此矣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
取禍頽之臣民永以為訓
癸巳免孔氏子孫輸作京師者

翰林院待詔孔希善言孔氏子孫有以罪輸作京師者
二人上曰大聖之後雖有罪亦當屈法以宥之即命遣
還○上諭工部臣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
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朕聞即命釋之假令朕不知
之或致死凶則賢者之後寢以微戚是豈禮先賢之意
哉爾等宜加詢問凡有聖賢亦後在輸作者依例釋之
丙申築欽天監觀星臺於雞鳴山○乙卯湯和平古州詔
楚王指還國

征虜將軍信國公湯和等進兵古州分遣將士討上請
洞以計誘擒吳面兒械送京師誅之諸洞悉平凡俘獲
九溪等處蠻獠四萬餘人尋詔楚王指還國和等仍駐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十一

兵撫輯其民
樞宜與縣主簿王復春為常州府同知
以其不肯服民之利以徇上官之欲陞常州同知仍遣
庶吉士楊靖齋勅勞之
十一月甲戌以進士秦逵為工部侍郎○十二月癸卯以
庶吉士楊靖為戶部侍郎○丙午詔舉孝廉之士
上諭禮部臣曰朕向者令有司舉聰明正直之士至者
多非其人甚孤所望朕聞古者選用孝廉孝者忠厚豈
悌廉者潔已清脩如此則能愛人守法可以從政矣其
令州縣凡民有孝廉之行若聞鄉里者正官與耆民以
禮遣送京師非其人勿濫舉

巴西擢建陽知縣郭伯泰為泉州府同知縣丞陸益為福州府通判

以其為政不避權勢故皆陞用且遣使齎勅諭之勞以酒禮

江左陸翀之覆校

昭代典則卷之九

七五

昭代典則卷之九

昭代典則卷十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次

吳郡陸翀之訂正 金陵周日校刊行

太祖高皇帝

丙寅洪武十九年春二月高麗國王王禡遣使貢白黑布一萬匹馬千匹○丁未遣使勞蘇州常熟知縣成莫奇時府吏詣縣徑由中道入公堂莫奇怒其越禮執之事聞上喜其能命以酒勞之初曰先王制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秩然而不紊歷世因之不敢違越誠以紀綱法度維持治道之具然立法者君也奉法者臣也君能

昭代典則卷之十

立法而臣不能守之則亦未如之何矣朕自即位以來稽古立法設置諸司以貴君子祿賢人使與朕共守此道以安養吾民奈何其間或匪志人自隳禮法吏胥之徒故得憑上司之勢而凌侮之彼乃奔走順承非惟不能自重蓋亦有傷大體如是而欲安享尊榮其可得哉爾常熟知縣成莫奇乃能不畏威勢執越禮之吏胥以正綱紀而絕民害此有司之超羣者也法司以聞朕甚嘉焉故特遣使齎禮往勞爾其享之嗚呼益謹初心恪遵憲度則豈不為自重之君子流芳百世耿耿而不磨爾其懋之

雲南瑯洞西浦擺金權楊請鑿叛命穎國公傅友德率師

討平之○置行人司官○三月戊午諭戶部毋為聚斂以傷國體

上諭戶部臣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前代理財籍名之士皆罔知此道謂生財裕國惟事剝削蠹蝕窮錙銖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商販楊炎之兩稅自謂能盡理財之術殊不知取財有限而傷民無窮我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樽節用度自有餘饒減省徭役使農不廢耕女不廢織厚本抑末使游惰皆盡力田畝則為者疾而食之寡自然家給人足積蓄富盛爾戶部政當究心毋為聚斂以傷國體

辛未御製大誥續編成頒示天下○省躬錄成詔頒行之

初上命翰林儒士編集歷代帝王祭祀祥異感應可為鑒戒者為書名曰存心錄朝夕觀覽後復命贊善劉三吾編類漢唐以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別為一書名曰省躬錄至是成頒行之

夏四月癸亥留南斗○丙戌定工匠輪班之令

凡工匠驗其丁力定以叁年為班更番赴京輪作三月如期交代名曰輪班匠議而未行至是工部侍郎秦達復議舉行量地遠近以為班次且置籍為勘合付之至期齋至工部聽候免其家徭役著為令於是諸工匠便之

丙午擢慈谿縣丞秦仲彰為寧波府知府降知府李仲文

為慈谿縣丞

時仲文遣吏馬仁生行縣違法仲彰械仁生至闕下上嘉之故陞仲彰而降仲文

五月乙卯召選進士魏安仁等

上諭吏部臣曰國家人才非一日所能造就曩進士魏安仁等六人嘗以過謫為浙江按察司書吏使知自新今已歷年恐為小人所侮則終身喪志雖欲改過不可得矣其召選用之

丁巳遣行人齋勅勞嘉興崇德知縣畢輝

以其剛正執法不容奸惡遣行人齋勅諭之仍勞以醴已巳遣使齋醴勞常州知府范好古

好古上言行人王良至郡奉職不謹貽貨無厭上諭

禮部臣曰朕觀自古材知之士不屈於無能之下故克流芳于後設使君官蒞事之時屈於常人之下無補於君無益於民壞法亂政何所不有今好古乃能守邦憲以尊朝廷發奸貪以安黎庶其不屈於無能之下可見矣爾禮部即遣人齋醴以勞仍令械良至京罪之

六月甲辰平越衛麻哈苗蠻楊孟等作亂征南將軍傅友

德討平之○秋七月乙卯遣使齋勅勞蘇州知府王觀蘇州府吏錢英姦宄不律知府王觀廉得其狀筆以之

之心勵歷之柔嘉民治汝恩威兼行吏胥徒卒弊焉敢侮侵朕嘗戒勅諸司鮮能如命惟爾親友同知曹恒經歷王廔能秉公心行正道將奸吏箠笞流下之方得矣政令必行奸邪斯遠境內肅清民安有日今特遣行人齋勅并醴以勞爾其益勵厥志用成嘉績故諭
癸未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

上諭禮部郎中鄭居中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於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見聞廣達於人情周於物理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 上曰政為此奈有司不體朕

意士有耆年便真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

四

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棄以老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使司按察司用之

八月丙戌命榮陽侯楊通靖寧侯葉昇領兵捕象于廣西左江之十萬山○九月庚申西平侯沐英請置雲南屯田從之

沐英奏雲南土地甚廣而荒蕪居多宜置屯田令軍士開墾以備儲蓄 上諭戶部臣曰屯田之政可以紓民力足兵食邊方之計莫善於此趙充國始屯金城而儲

蓄充實漢享其利後之有天下者亦莫能廢英之是謀可謂盡心有志古人宜如所請然邊地久荒榛莽蔽翳用力實難宜緩其歲輸之粟使彼樂於耕作數年之後徵之可也遂召征南將軍穎國公傅友德還京命錦衣衛千戶周原往麗水縣捕謀亂者知縣倪孟賢疏辯其安釋之

處州麗水縣民有賣卜者嘗干謁富室不應所求乃詣闕告大姓陳公望等五十七人聚眾謀亂命錦衣衛千戶周原往捕之知縣倪孟賢聞原將至密召父老詢之父老背曰無是事孟賢又微服往察見其男女耕織如故乃歸謂僚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惟欲撫輯斯民

昭代典則 卷之十

五

安於田土今使良善者受惡逆之名豈朝廷命孟賢意耶即具疏上聞復令耆老四十人詣闕訴其妄上命法司論妄告者罪賜耆老酒食及道里費遣還

河南府盧氏縣主簿徐存義上言治道嘉納之

河南府盧氏縣主簿徐存義言三代漢宋之盛建邦設都率居中土蓋以大梁為天下之都會洛陽為中國之形勝誠帝王萬世之基也伏望取法前聖毋安於江左益隆大業以馭四方又言州縣之職於民最親而郡守實民之師帥得其人則政舉民安非其人則政煩民擾宜選廉能之士可任是職者授之夫一州一縣設官不必數多如州有守如縣有令以專其政設一佐貳以贊

治足矣若其廉能可稱則陞賞之貪污不才則黜罰之
賞罰既明則天下自治又言唐虞之世命夔典樂用之
朝廷奏之郊廟則天神格人鬼享自周之末鄭衛淫哇
之音歷代因之未能復古宜修明雅樂以成一代之盛
典倡優俗樂不可復用書奏上嘉納之

都察院請重犯法之刑不許

左都御史詹徽上言陛下於刑獄每存欽恤蓋欲期于
無刑而頑民狎玩犯者不止臣愚以為莫若嚴刑以制
之使知所畏而重犯法上覽之曰刑不可使縱弛亦不
可使過嚴縱弛則為惡者無所畏過嚴則為善者或濫
及用刑之道但貴得中得中則刑清失中則刑亂而政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六

衰矣如爾所言恐流於濫其可哉○上與侍臣論治道
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
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于戈以奠之莫不厭貧喜富
當重農事薄賦歛以厚之莫不好佚惡勞當簡興作節
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時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
以威迫之以力強其所不欲而求其服從是猶激水過
陂終非其性也

冬十月頒志成錄

其書米輯秦漢唐宋為臣悖逆者凡百有餘事賜群臣
及教官諸生講誦使知所鑒戒

十一月乙卯詔長興侯耿炳文率陝西都司延安等衛官

軍往北平聽征○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詔中軍都
督府造通濟潑寶三山洪武等門初置象房及六部圍牆
廊房並以罪人輸作○癸巳御製大誥三編成頒示天下

初 上以中外臣民染元之俗往往不安職業觸履憲
章欲倣成周大誥之制以訓化之乃取當世事之善可
為法惡可為戒者著為條目大誥天下久之又慮誥條
所載未能盡夫天下之情緒為一編以申其意使民觀
感知所勸懲自是民之作非者鮮從化者多故又作三
編大誥其意切至而辭益加詳焉每編成 上親序之

命宋國公馮勝分兵置衛控制大寧諸邊

上諭宋國公馮勝曰納哈出據金山數侵遼東宜於大

昭代典則 卷之十

七

寧諸邊隘分兵置衛以控制之遂詔戶部出內庫鈔一
百八十五萬七千五百錠散給北平山東山西河南及
遼北府州縣令發民夫二十餘萬運米一百二十三萬
餘石預送松亭關等處以備軍餉每夫運米一石給鈔
六錠

丁卯二十年春正月癸丑命宋國公馮勝為征虜大將軍
穎國公傅友德為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為右副將軍南
雄侯趙庸定遠侯王弼為左參將東川侯胡定武定侯郭
英為右參將率師北伐

上諭勝等曰虜情詭詐未易得其虛實汝等慎無輕進
且駐師通州遣人覘其出沒虜若在慶州宜以輕騎掩

其不備者克慶州則以全師徑擣金山納哈出不意吾師之至必可擒矣既而上復遣前所獲番將乃刺吾北還以書諭納哈出及毛間撒里達溫蠻子晃石台和尚伯蘭等曰昔者天更元運華夏奮爭朕自甲辰春親定荆楚歸遣諸將東平吳越洪武初遂命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率甲士渡江越淮以定中原元君北奔深塞於是息民於華夏諸夷附者莫不奠安今二十年矣惟爾納哈出等聚兵愈出沒不常意較勝負由是乃刺吾留而未遣今有年矣朕惟人心誰無父母之念夫婦之情故特命其生還以全骨肉之愛且聞其善戰今遣北歸更益爾戰將他日再較勝負爾心以為何如嗚呼天

昭代典則 卷之十
之改物氣運變遷果人事之必然耶茲命儀禮司官前僉院蠻子鎮撫張允恭送乃刺吾抵爾所在使者未審可還乎餘不多及

焚錦衣衛刑具

先是天下官民有犯者俱命屬法司其有重罪逮至京者或令收繫錦衣衛審實情詞因以非法凌虐上聞之怒曰訊鞫者法司事也凡負重罪來者或令錦衣衛審之欲先得其情耳豈令其鍛鍊也而乃非法如是命取其刑具悉焚之以所繫囚送刑部審理

已未詔修闕里孔子廟宇

上詔工部右侍郎秦達曰春秋之世人紀廢壞孔子以

至聖之資刪述六經使先王之道晦而復明萬世永賴功莫大焉夫食粟則思樹藝之先衣帛則思織練之始皆重其所從出也孔子之功與天地並立故朕令天下通祀以致崇報之意而闕里又啓聖降神之地廟宇廢而不修將何以妥神靈詔來世爾工部其及時為修理以副朕懷

甲子大祀南郊禮成諭侍臣事天之實

大祀禮成天氣清明聖情悅豫侍臣進曰此陛下敬天之誠所致上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於君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即如國家命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

昭代典則 卷之十

九

民則是棄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為人君者父母天地子民皆職分之所當盡祀天地非祈福於已實為天下蒼生也

躬耕藉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群臣於壇所○指揮僉事

高家奴市馬高麗還

高家奴言高麗王表請不受馬直上諭禮部曰朕待諸藩國以誠信彼前聽約束許其互市故遣人市馬今彼言不敢受直豈其本心蓋畏勢也以勢逼人朕所不為爾其以朕意咨其國王知之仍令諭延安侯唐勝宗俟高麗馬至擇其可用者以直償之極弱不堪者量減其直仍折衷與其王知之初至遼東適高麗送馬三千四

十四至勝宗如勅償其直既而暹羅國亦以馬來貢詔如高麗償之初已亥之歲遼陽潘陽兵起民因避亂轉徙高麗又未得還及高家奴徐晉等往市馬而故元降將咬住等以為言上乃令高家奴等就索之至是高麗因遂以所市馬及以遼潘流民奈朵里不及等戶四十五口三百五十人來歸

雲南左布政使張統秩滿來朝

上以統在雲南能撫綏夷人俾復職賜書勞之曰唐虞之制外樹州牧侯伯式莫民居以寧方域人樂雍熙載諸方冊雖不備述而紀綱見焉是時賢良並出所用皆仁是以世代相承而法令不更諸侯列土千載不異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十

以其誠信相孚上下無猜也今之人不然趨善弗從縱欲如流朕竭氣力疲精神諄諄諭之從者罕焉何其難治也曩者討平西南諸夷命官撫守爾統實先授任今五年矣言出則諸蠻聽服令布則四方懽忻皆由誠信相孚克共乃職莫安黔南人獲其所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有國子生初任陝西知縣或告其嘗受民財刑部逮問之上曰爾以書生受民社之寄不能廉潔律已受汚辱之名為父母羞朕念年以吏事未多特宥還任爾其改過自新力行為善庶有立於將來

丙子禁採銀礦

府軍前衛老校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銀礦前代皆嘗採取歲收其課今錫閉已久若復採之可資國用上謂侍臣曰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利民為心好利者以戕民為務故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賊也朕嘗聞故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民力消耗一州之人率受其害蓋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民歲課成額徵取無已有司貪為己功而不言朝廷縱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為戒豈宜效之

二月甲申大將軍馮勝等襲破虜騎于慶州

勝等兵至通州遣驛騎出松亭關聞虜騎有屯慶州者乃遣右副將軍藍玉乘大雪將輕騎往襲之殺其平章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十

果來擒其子不蘭美并獲人馬而還

戊子浙江布政使句直隸蘇州等府縣進魚鱗圖冊

先是上命戶部覈實天下土田而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往往以田產詭託親隣佃僕謂之錢腳詭寄久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於是富者愈富而貧者愈貧上聞之遣國子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為幾區每區設糧長四人使集里甲耆民躬復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圓次其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四至編類為冊其法甚備以圖所繪狀若魚鱗然故號魚鱗圖冊

甲辰御註書洪範成

上嘗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因自為註至是成記替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為治之道也所以叙彝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原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為惕然遂疏其旨為朝夕所觀三吾對曰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為萬世開太平者也○上嘗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默則有之矣至於用人蓋未盡其道初將相大臣迎文帝立之自代邸入即位首拜宋昌為衛將軍張武為郎中令而將相列侯宗室大臣不先及之非所以示至公也有一賈誼而不能用使憂鬱憤懣而卒實廣國賢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十一

欲相之以其皇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夫以廣國之賢其才可任為相何避私嫌乎此皆有未盡善人君之於天下當示人以至公不可存一毫私意也○上又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椿庫為內藏庫顧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為家因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帝之西園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之所缺者必藉其數以貸於內藏候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家經費何以貸為缺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為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參驗帳籍晚年出籤示其

宗曰善保此足矣詔謀如此何足為訓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帛耗竭而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幾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為能行其所難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上謂侍臣曰人君一心當謹嗜好不為物誘則如明鏡止水可以鑑照萬物一為物誘則如鏡之受垢水之有滓昏翳汨濁豈能照物侍臣對曰陛下謹所嗜好正心之道莫過於此上曰人亦豈能無好但在好所當好耳如人主好賢則在位無不肖之人好直則左右無諂諛之士如此則國無不治苟好所不當好則正直踈而邪佞進欲國不亂難矣故嗜好之間治亂所由生也○上御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十一

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感名亦有不得其常者上曰為惡或免於禍然理無可為之惡為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為之善人惟修其在已者禍福之來則聽於天彼為善而無福為惡而無禍者特時有未至耳都察院請誅兩犯罪軍人命杖遣之
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奏有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常兩得罪幸有免矣今復不悛信非良善宜并論前罪誅之以懲其餘上曰前罪既宥今復論之則不信矣用刑而不信使人何所措手足且其罪至死而縱之則為縱惡不至然而誅之則為濫刑今罪未至於死而輒欲殺之在爾有故人之罪在朕無恤刑之仁皆不可也杖而遣

之

三月辛未大將軍馮勝等率師出松亭開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遂提兵駐于大寧○夏四月戊子命江夏侯周德興置福建綠海防倭衛所

戊子命德興往福建以福興泉漳四府民戶三丁取一為綠海衛所戍兵以防倭寇其原置軍衛非要害之所即移置之德興至福建按籍抽兵相視要害可為城守之處具圖以進凡選精壯萬五千餘人築城一十六增置巡司四十有五分隸諸衛以為防禦

五月庚申遣使齎勅諭西平侯沐英等

勅曰近御史李原名歸自平緬朕聽其所陳知百夷謠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十四

詐之詳雖百千萬言無一言可信由是親之蠻夷反欲窺伺中國為我邊患符至可即葺壘金齒楚雄品甸及瀾滄江中諸道瀆高城深池固其營柵多置火鏡為守備賊來勿輕與戰相機乃動往歲雲南軍中遣人至百夷多貪財貨不察事勢輕重張威賈勇貽笑諸蠻又因靖江王不才以大理印行令旨皆非道理致其侮慢上累朝廷繼今不許一八往平緬惟靜以待之彼若有文移則大略答之否則勿答應有職貢之物皆不得取如是數年之後麓川之地可入版圖矣卿等固守朕言勿怠

六月丁酉大將軍馮勝等進師駐金山

先是上遣使齎勅諭馮勝等曰往者慶州之捷俘虜赴京者皆云胡已北行遼東送來降者所陳亦同五月五日得軍中遺至降胡又云納哈出棄金山巢穴營於新泰州去遼陽千八百里朕計羣胡雖起營北行似若遠遁尚恐詭謀竊發尤不可不為之備况今天象水火相犯迨至八月天象屢有警諸將宜嚴號令整行伍遠斥埃以逸待勞則必有當之者矣庚午馮勝留兵五萬守大寧率大軍趨金山辛未上復遣使密勅勝等曰前日以天象之變戒卿等軍中之事嚴為之備今觀所徵其咎在虜探之人事正與天合宜乘機進取不可稽緩朕計納哈出去金山未遠以兵促之勢必來降且胡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十五

主謂我得意無意窮追必順逐水草往來黑山魚海之間乘其趨趨攻其無備虜眾可盡圖也甲戌儀禮司官蠻子鎮撫張允恭以所送乃刺吾至馮勝營勝遣人送入納哈出所丁酉馮勝等至遼河之東獲納哈出屯卒三百餘人馬四十餘匹遂進師駐金山之西是時乃刺吾還至松花河見納哈出納哈出大驚曰吾謂汝來矣今日乃復得相見執手旁問慰勤乃刺吾因諭納哈出朝廷所以送還之意納哈出喜即遣其左丞劉探馬赤參政張德裕隨使者張允恭等至勝軍獻馬欲因以覘我勝遣人送赴京師既而納哈出送乃刺吾至漠北虜主欲殺之左右諫曰乃刺吾久被俘囚今獲生還奈

何殺之因得免復還納哈出所備以朝廷撫恤之恩語其衆由是虜衆多有降意時臨江侯陳鏞所部與大將軍異道相失遂陷虜寨之

丁未大將軍馮勝率師諭金山納哈出降遂班師

勝等率師諭金山至女直若屯納哈出部將全國公觀童來降初納哈出分兵為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卷

驚莊一曰龍安一曰河橋重富盛畜牧蕃息虜主數招之不往及是大將軍逼之納哈出計無所出乃刺吾因

勸之降納哈出猶豫未決大將軍馮勝遣馬指揮往諭之納哈出乃遣使至大將軍營陽為納款而實規兵勢

勝遂遣藍玉往一秃河受其降虜使見大將軍勝還報

略代典則 卷之十 十六

納哈出聞之乃指天噴噴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自詣玉納降玉大喜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

哈出因酌酒酌玉玉請先之納哈出即飲訖復酌以授玉玉解衣以衣之謂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不肯服

玉亦持酒不飲爭讓久之納哈出取其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將脫去特與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

有趙指揮者解胡語以告茂直前縛之納哈出大驚起欲就馬茂拔刀砍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衆擁之見勝納

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余衆欲來追勝遣前降將觀童往諭之於

是其衆亦降凡四萬餘并得其名愛馬所部二十餘萬

人羊馬驢駝輜重百餘里納哈出有二姪不肯降勝復遣人諭之乃折弓矢擲于地亦來降勝以禮遇納哈出復加慰諭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于京仍奏常茂驚潰虜衆班師悉以納哈出來降將卒妻子及其輜重俱南行仍以都督濮英等將騎兵三千為殿初納哈出之降也餘衆驚潰者皆竄匿及聞大將軍旋師以其降衆俱行甚憾之乃設伏於途候大軍過而邀之英等後至伏發英奔為所乘衆寡不敵英復馬踣遂見執絕食而死捷奏至○上遣使勅諭勝等曰劉鎮撫至備言軍中事納哈出入管大軍既定惟在處置得宜其本管將士省令各照原地方居住順水草以便牧放擇膏

略代典則 卷之十 十七

腴之地以便屯種如北平潮河川大寧金寧口南口北舊居之人立成衛分與漢軍雜處若瀋陽崖頭間山願

居者亦許與遼東軍參住從便耕牧務令人心安樂不致失所將士之數具實以聞朕將犒勞之常茂驚潰虜

衆即令人械赴京○上復遣使齎勅諭勝等曰近捷書至喜動神人朝野歡慶自古漢胡相攻至元末已極天

革元運朕命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擴之塞外遠者數千里通者數百里二王既往餘虜常為邊患由是命

爾等率馬步屯駐大寧審勢進討今得所奏即有征無戰非爾等誠格于天忠義服民何若是之易耶然自古

至今凡為將功成名遂至萬歲不磨者不過數人蓋推

臣撫順之際，發奇而仁布處之有道故也。今納哈出心悅來歸，常撫綏以誠，務安其衆，毋至驚擾。胡虜生計，惟畜牧是賴，猶漢人資於樹藝也。若少有侵漁，則衆心生怨，易變難安，不可不慎。前二王功成名遂，由嚴號令，于諸軍不苟取於來降，以致偃兵，華夏功烈，照於後世。今二王已往，爾等能繼堵屬庭，成此奇勳，則可以追蹤二王，同垂不朽，豈不偉歟。

秋七月，命以太公從祀帝王廟，去武成王號，罷其舊廟。禮部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廟。○上曰：太公周之臣，封諸侯，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並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至於建武學，用武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六

舉是岐文武二途，自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之上，士之學者文武兼備，故措之於用，無所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專習者乎。即以太公之鷹揚而授丹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非後世武學專講韜略，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聞俎豆，拘於一藝之陋哉。今又欲循舊用武舉，立廟學，其無謂也。太公之祀，止宜從祀帝王廟，遂命去王號，罷其舊廟。直隸國遣使貢象五十九隻，香六萬斤。暹羅國遣使貢胡椒一萬斤，蘇木十萬斤。○八月，遣使戒諭北征諸將，曰：馮勝還以藍玉行總兵官事。上聞馮勝等在軍事多不律，遣使齎勅往諭勝及傅友

德藍玉王弼郭英曰：古之名將爲國效忠，惟思彰君之德，故能摧堅撫順，無所不克。勳名流於千載，耿而不磨。在我朝若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嘗以雄師平華夏之亂，未嘗貪財好殺，行一不仁之事。所以功成名遂，終身無疵。近以沙漠未清，命爾等率天下之師，且戍且征，師至金山之北，適與虜遇，虜雖進馬來歸，意在使者往來延緩爲計。藍玉事雖輕舉，然破彼深謀，幸爾成功。何期大將軍勝專爲己私，不能撫集降虜，而乃播惡胡中。古之名將所爲固如是耶。且如戮士卒，懸首於隊官之頭，以戒貪暴，號令明矣。而將軍乃竊取虜騎爲數，不火及娶虜有喪之女，使人志哀成配，大失人倫。以此來

昭代典則

卷之十

九

者不安附者生恨，此果將軍効忠乎。爲已乎。旋師之際，部降胡而南，又不如法調遣，致使漢英等，人馬三千，陷沒于虜。又不聽朕命，擅發留守大寧軍卒，遂遺殘胡後患。凡若此者，論以國法，皆在不宥。朕以將軍嘗有戰伐之功，姑容自新。若欲贖罪，當改行易慮，推誠于上下，使已降者歡心，未來者慕化，庶可保全。以圖後功。不然，固執貪心，歸即有議矣。勅至，驗彼各種土人之數，依其地方，而均派之。俟設官統理，庶得其宜。往來之人言者，頗多舉其大槩於將軍亦報哉。○庚午，復勅馮勝等曰：朕昔命將，不過正副二人耳。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常爲正副率師出入，戡定禍亂，以清四海。果能建立大功，

載諸史冊名垂不朽。祿延後嗣與國咸休。二人既沒。凡命將出師。必增人為副。豈意代其任者。皆有愧於前人。位居列侯。參軍不以名爵為重。乃奪人之乘馬。嗚呼。北虜來歸。以勢度之。如流趨下。今奪其馬。而窺其財。是隄防其流。而復決之也。於國有損於已有污。大丈夫志在功名者。果若此哉。勅至。宜選儒生識道理者釋之。如果有此。即以馬歸其人。毋使惡聲播揚。房中則自然無愧。朕以二王既往。惟爾等可託閭外之事。今所聞若此。果何以副朕之託哉。繼自今。宜洗心去貪。以保勲名。勿孤朕之所望也。○癸酉。馮勝。械常茂。至關。茂勝之婿也。勝每於衆中卑折之。茂不能堪。出不遜語。勝銜之。及納哈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十一

出降。而虜衆驚潰。勝欲自解。故歸咎於茂。而奏之。茂既至。陳所以降。納哈出之。故上曰。如爾所言。勝亦不得無罪。命收其總兵官印。召勝還。而令永昌侯藍玉行總兵官事。

九月戊寅。故蒙古降將納哈出。至京。封為海西侯。

詰曰。自古哲人。明去就之機者。必仰觀天道。俯察人事。審勢知謀。知天命不可失。乃決去就。所以事無輕舉。動獲萬全。由是享富貴於悠久。延祿位於無窮。以其所見者。明所察者。精故也。朕荷天命。統一華夏。於今二十年矣。海內海外。九夷八蠻。莫不華心向化。惟故元播遷塞外。日就漸盡。爾納哈出。知天命之有歸。一心奉天。相率

來歸。生全多命。今特命為推誠撫運。欽承効力。輔臣柱國海西侯。食祿二千石。及爾子孫後世。以報推誠之義。爾其一乃心與國同休。敬哉。毋怠其所部官屬。悉賜衣服冠帶。有差。第其高下。授以指揮千百戶。俾各食其祿。而不任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各都司。以處之。

論兵政論諸將

上曰。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青黃藥以治疾。不可無疾而服藥。國家未嘗用兵。以戢定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兵。練士卒。使常有備也。蓋兵能弭亂。亦能召亂。若恃其富強。喜功生事。結怨啓釁。適足以召亂耳。正猶醫家妄以瞑眩之藥。強進無病之人。縱不殘軀殞命。亦傷元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十一

氣。故為國者。但當常講武事。不可窮兵黷武。爾等皆有軍旅之寄。宜深體朕意。庶幾無失。

命吏部遷南方學官有學行者于北方。

上以北方學校無名師。生徒廢學。故有是命。

丁酉。安置鄭國公常茂于廣西龍州。○丁未。詔以永昌侯

藍玉為征虜大將軍。延安侯唐勝宗為左副將軍。武定侯

郭英為右副將軍。率師進討殘胡。○冬十月戊申。封朱壽

為舳艫侯。張赫為航海侯。○置北平都指揮使司。于大寧。

○詔建歷代忠臣廟于雞鳴山。

先是漢秣陵尉蔣忠烈。疾晉成陽卞忠貞公。南唐劉忠肅王。宋濟陽曹武惠王等。皆歷代崇祀。及元衛忠肅公

福壽等亦嘗立祠祭之上以其淵處閭巷祠宇卑陋弗稱神位詔徙建于鷓鴣山之陽至是廟成命應天府以歲以四五月及歲除祭功臣口致祭歲以為常

壬子命兵部籍杭湖嚴衛金華紹興寧波及直隸徽州等府市民富實者市馬充鳳陽宿州抵河南鄭州驛馬戶○

命宋國公馮勝建第鳳陽奉朝請○十一月壬午命普定

侯陳桓靖寧侯葉昇總制雲南諸軍於定邊姚安等處立

營屯種以俟征進○戊子以河南府儒學訓導葛鈞為翰林院侍講學士○十二月乙亥大誥武臣

上以中外武臣多出自我伍罔知憲典故所為往往麗

法乃親製大誥三十二篇以訓之俾知守紀律撫軍士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壬

立勲業保爵位頌之中外永為遵守

壬午韶州府知府王世安請舉唐賢相張九齡宋名臣余

靖祠典從之○復命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屯田於畢

節等衛及分屯曲靖越州等處○晉王府左長史桂彥良

彥良為元平江路儒學教授罷歸洪武六年大徵天下

儒士彥良應薦待詔闕下上嘗訪以治道對曰治道在

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失當賞罰失當則

無以致治功故為治在乎正心而正心之要則又在懲

忿窒欲而已上善其言又嘗從登內城上曰朕比來善

善惡惡何如彥良曰惟人君至公無私則好惡自得其

昭代典則 卷一〇

當故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上即書其語揚于

便殿櫺閣十一年授晉王府右傅彥良以為輔導之職

莫先於格心乃製圖以獻晉王十三年改長史司左長

史十八年以疾賜歸至是卒

河間阜城驛馬戶以孳生馬米進還之

上曰馬戶應役惟仰於馬芻豆之給其費不輕故嘗命

兵部榜諭凡驛馬孳生聽民出賣今復來進者宜朕言

不信於民耶無乃有司奉行之不至也其即還之

戊辰二十一年春正月戊寅召前諸城知縣陳允恭於雲

南 上諭吏部臣曰為國以任人為本作茲者不以小才而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壬

貨之果賢者不以小疵而棄之奸者必懲庶不廢法者

過而用則無棄人陳允恭前任諸城以清書之過請成

雲南比有言其治縣時能愛民夫長民者能愛民雖有

過可用也於是召允恭還復其官

以浙江道監察御史凌漢為右副都御史

漢鞠欲平恕人有感漢者過諸途邀漢飲厚報以金漢

告曰子罪當爾律有定法非我私子酒可飲而金不可

受固却之時有廉得其事以聞上嘉之故世用焉

詔五軍都督府分天下都司衛所軍士為十班輪次赴京

校試武藝

詔都督蕭用王庸等令天下各都司衛所馬步軍士各

分爲十班自今八月爲始輪次赴京校試武藝其法用
竹木製二三斗刀弓箭去簇用綿絛於箭端分朋演射
又於教場內用繩表地兩界相去十丈餘軍士馳馬於
兩旁對射三箭射畢於馬上兩兩相比角皮骨朵較畢
射牌牌高大與人齊射三百步外步兵皆如其法惟不
乘馬凡操練務在弓必滿射必中角必勝有不如法及
不閑習者罰

甲寅詔以歷代名臣從祠帝王廟

先是禮官奏以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
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周
勃鄧禹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趙普

昭代典則

卷之十

曹彬韓世忠岳飛張浚博爾忽博爾木赤老溫伯顏阿
木安童凡三十六人皆宜從祀于帝王廟○上曰古之
君臣同德者終始一心載在史傳萬世不泯國家祀典
必合公論不可徒觀其跡而不究其實也若宋趙普負
太祖爲不忠不可從祀元臣四傑木華黎爲首不可以
其孫從祀而去其祖可祀木華黎而罷安童既祀伯顏
其阿木亦不必祀如漢陳平馮異朱潘美皆節義兼善
始終可從祀於是定以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
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
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
靖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

爾忽博爾木赤老溫伯顏凡三十有七人從祀歷代帝
王廟

戊午定歷代帝王廟制

初歷代帝王廟五室祀伏羲至元世祖凡十七帝至是
去隋文帝凡十六帝爲五室中三室居三皇五帝三王
如舊最東一室則漢高祖光武唐太宗最西一室則宋
太祖元世祖從祀名臣凡四壇東廡第一壇九人第二
壇十人西廡第一壇九人第二壇九人

甲戌故蒙古四大王來降命隨西平侯沐英戍守雲南○
壬戌遣使勅諭大將軍蓋玉左副都軍唐勝宗右副將軍
郭英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勅曰今歲四月十五日夜月食五月朔日食此天戒也
不可不謹卿等統兵在外宜嚴號令肅部伍遠斥埃以
防不虞或有不利毋自摧沮須奮勇出奇以汛掃殘虜
使朝廷無北顧之憂豈惟黎庶之福卿等功名永垂竹
帛

三月乙亥策試舉人九十七人於奉天殿擢任亨泰爲第
一○辛巳令諸儒撰疑信論

上召考試官陳宗順等坐武英門賜食諭之曰今日觀
列子鄰子竊鐵之事因思人之信疑皆生於心信心常
出於忠厚疑心必起於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
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於臣好而信之謬言

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謗不名而自來苟能以大公

至正之心處已待人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

公道而不得好惡之正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惟能好

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信其所當信而疑其所當疑則

人無浸潤之譏形似之惑矣又論五性之德

上曰小惠非仁小節非義足恭非禮守察非知諒而不

貞不可謂之信因給紙筆令諸儒撰疑信論

上與侍臣觀史因論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說

上曰富貴者固不可驕人貧賤者又豈可驕人夫驕凶

德也富貴而驕人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士貧賤而驕人

適足以取辱於已要之君子當以恭敬為本子方之言

昭代典則 卷之十 二十六

抑揚太過蓋有所激而云侍臣對曰誠如

聖訓

遣使勸諭大將軍藍玉

詔申國公鄧鎮定遠侯王弼南雄侯趙鐸東川侯胡海

等往從征虜大將軍藍玉北征遣使齎勸諭藍玉等曰

邇者故元司徒阿迷來降朕察其事情知虜心惶惑衆

在西東向星辰壇二東西相向又於內壇之外壇石為

臺凡二十各高三丈有奇周以石欄階降為磴道臺之

上琢石鑿龕以置神位東十壇北嶽北鎮北海東嶽東

鎮東海太歲帝王山川神祇西十壇西嶽西鎮西海中

嶽中鎮風雲雷雨南嶽南鎮南海四壇壇後樹以松栢

外壇東南鑿池凡二十區冬月伐冰藏凌陰以供夏秋

祭祀之用罷朝日夕月焚星之祭并罷太歲風雲雷雨

嶽鎮海濱山川月將城隍歷代帝王春秋祭惟歲八月

中節擇日於山川壇及帝王廟祭之仍命禮部更定郊

廟社稷諸祀禮儀者為常式

甲辰百夷思倫發叛西平侯沐英討平之

昭代典則 卷之十 二十七

先是雲南平緬蠻叛結若于摩沙勒總兵沐英遣都指

揮審正擊破之至是思倫發悉舉其衆號三十萬象百

餘隻復寇定邊欲報摩沙勒之役勢甚猖獗新附蠻夷

陰相連結咸蓄異心西平侯沐英知夷人反側乃謂衆

曰百夷情摩沙勒之敗乃敢大舉入寇夫兵憤者必敗

若等但戮力殲之必矣乃選驍騎三萬晝夜兼行七十

五日抵賊營與之對壘先出輕騎三百挑之百夷以萬

人驅象三十餘隻逆戰雲南前衛指揮張因率騎卒五

十餘人為前鋒其酋長跨巨象直前我軍注矢連發矢

中象左膝及脇象仆地其酋長亦中矢走因追射殺之

即大呼擁眾突其陣斬首數百級諸軍乘勝鼓譟而進

賊眾遂却。英復集將佐告曰：定邊被圍已久，今不即破賊，若定邊失守，則賊勢之所恃者象耳。略以騎兵與之挑戰，已不能支。吾知其無能為也。乃下令軍中置火鏡，神機箭為三行列陣中。俟象進則前行，統箭俱發。若不退則次行繼之。又不退則三行繼之。明日分軍為三隊，都督馮斌領前隊，都督同知竊正領左隊，湯昭領右隊。英復令將曰：今深入寇境，與之相持，勝則必生，敗則必死。吾輩受

上深恩，報德成功。正在今日。吾與若等約，有功者必賞，退衄者必斬。於是將士皆奮勇欲戰。賊悉眾出營結陣，以待其酋長把事。招網之屬皆乘象，象皆披甲，背以貝戰。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壬八

樓若閣，櫓懸竹筒於兩旁，置短槩其中，以備擊刺陣既交，群象衝突而前。我軍擊之，矢石俱發，聲震山谷。象皆投粟而奔，折俾張因。千戶張榮祖率騎士乘勝追奔，直搗其柵寨破之。遂縱火焚其寨，烟漲天，遂復以兵邀擊之。殺傷甚眾，賊黨有背刺者，最號驍勇。復率眾攻戰，英乘高望見我軍左隊小却，即傳令馳斬隊將。隊將俱奮呼突陣，眾隨之。無一不當百。賊眾大敗，斬首三千餘級，俘萬餘人。象死者過半，生獲三十有七。餘賊皆潰，我師追襲之。賊連日不得食，死者相枕藉。思倫發遣去，英遂遣使奉捷，還師雲南。所過城邑，百姓爭持牛酒出郊迎勞。英慰諭而遣之。

夏四月，大將軍藍玉師至捕魚兒海，大破故蒙古主愛猷識理達臘子脫古思帖木兒走之。自是殘元之孽不復能振矣。

藍玉等率師由大寧進至慶州，聞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從間道兼程而進。乙卯，藍玉師至百眼井，去捕魚兒海尚四十餘里，哨不見虜，欲引兵還。定遠侯王弼曰：吾等受

朝廷厚恩，奉

聖主威德，提十餘萬眾深入虜地，今略無所得，還言班師，恐軍麾一動難可復也。徒勞師旅，將何以復命？玉深然之。戒諸軍皆穴地而營，毋令虜望見烟火。師遂進丙辰。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壬九

黎明，至捕魚兒海南，飲馬偵知虜主營在海東北八十餘里。玉以弼為前鋒，直薄其營。虜始謂我軍乏水草，必不能深入，不設備。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虜皆不知虜主方欲北行，整軍馬皆北向。忽大軍至，其大尉蠻子率眾拒戰，敗之。殺蠻子及其軍士數十人。其眾遂降。虜主脫古思帖木兒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等數十騎遁去。玉率精騎追之，出千餘里不及而還。獲其次子天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禿妃并公主等一十九人。其詹事院同知脫因帖木兒將逃，失馬驚伏深草間。擒之人，追獲吳王朵兒只代王達理麻平章八蘭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軍士男女七萬七

千三十七口得寶璽圖書牌面一百四十九宣勅照會
三千三百九十道金印一銀印三馬四萬七千匹駝四
千八百四頭半羊一十萬二千四百五十二頭車叁拾
餘輛聚勇兵甲焚之遣人入奏遂班師
壬戌高麗遣使來言鐵嶺之地不許○詔普定族陳祖駐
師畢節為西平族沐英聲援○五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乙酉五色雲見
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乎治世舜之時形
于詩歌宋之時以為賢人之符此實
聖德所致
國家之美慶也

石代典則 卷之十

三十

上曰古人有言天降災祥在德誠使吾德靡悔災亦可
彌苟爽其德雖祥無福要之國家之慶不專於此也
東川蠻叛命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沐英為左副將軍陳桓
為右副將軍曹震為左叅將葉昇為右叅將統領馬步諸
軍討之
友德等既受命復遣使齎勅諭之曰東川芒部諸夷種
類雖異而其始皆出於囉囉厥後子姓繁衍各立疆場
乃異其名曰東川烏撒芒部祿登水西無事則互起爭
端有事則相為救援若唐特闍羅鳳亡居大理府兵追
捕道經芒部諸境群蠻外稱歸順內實捏詐聚集凶醜

探訪設伏唐將不備遂墮其計以致喪師幾二十萬皆
因將帥仗信無謀故也近稱東川諸蠻不叛者號為循
良固未可逆詐然須預加防閑嚴整師旅使彼不得肆
其奸謀然後賊可破也又曰今令諸夷執送東川蠻人
恐此令既出蠻人詭謀亦由此生將假此輩為名偵伺
我軍當愈加嚴慎不可托以心腹蓋蠻夷平日夫婦無
倫亂如羣犬雖父子不相保其言豈可信哉今欲降伏
之其地山勢險峻道路崎嶇林菁深遠其人與猿猴無
異大軍一至窺入林藪猝難捕獲宜且駐兵屯種待以
歲月然後可圖也

昭代典則 卷之十

三十一

秋七月追贈故金山族漢英為樂浪公子璵為因涼侯○
海西族納哈出卒命其子察罕襲爵改封潘陽侯○命漢
山西民無田者往河北開種田畝
戶部郎中劉九皋言古者狹鄉之民遷於寬鄉蓋欲天
地不失利民有恒業今河北諸處自兵後田多荒蕪居
民鮮少山東西之民自入國朝生齒日繁宜令分丁徙
居寬閒之地開種田畝如此則國賦增而民生遂矣上
諭戶部侍郎楊靖曰山東地廣民不必遷山西人衆且
如其言於是遷山西澤潞二州民之無田者往彰德保
定臨清歸德太康諸處開曠之地令自便屯耕種免其
賦役三年仍戶給鈔二十錠以備農具
命軍一月糧撥與編戶對支

上謂戶部兵部曰朕思天下將校軍士月給俸糧舊於倉廩出納恐不便今欲將民間歲租較定其數撥與每歲秋成即令編戶送至其家庶官無出納之勞民免耗損之患卿等即議之且令應天府今歲民租試對一衛果便軍民即著為令

大將軍監主遣人送所獲故蒙古主次子地保奴至京師賜鈔居之琉球

王遣人送虜主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至京地保奴及后妃獻金印金牌賜鈔二百錠命有司給第宅屬餽俾就居京師既而有言王私元主妃事 上怒曰王無禮如此豈大將軍所為故元主妃聞之惶懼因自盡

昭代典則 卷之十

三十一

地保奴由是有怨言

上聞之曰朕初以元世祖居主中國時有恩及民不可無嗣等與儒臣議欲封地保奴以盡待亡國之禮彼乃如此豈可以久居內地於是遣使護送居琉球仍厚遺資遣之

丙戌頒賜天下武臣大誥令其子弟誦習

上謂兵部曰藝因武臣有違法厲軍者朕嘗著大誥昭示訓戒格其非心開其善道今思其子孫世襲其職若不知教他日承襲撫馭軍士或踵覆轍必至害軍不治則法不行治之又非保全功臣之意蓋導人以善行如示之以大路訓人以善言如濟之以舟楫爾兵部其申

諭之俾咸誦習遵守毋怠

八月丁卯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等還朝

上謂玉曰爾率將士北征功最大然虜主妃來降不能遇之以禮乃縱欲汗亂又嘗恃勞遣人入朝覘伺動靜此豈人臣之道哉今憫爾功勞屈法宥爾爾其率德改行以慎厥終玉頓首謝於是論功行賞賜玉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十匹左副將軍延安侯唐勝宗右副將軍武定侯郭英白金一千兩鈔四百錠文綺一十疋餘各賜白金鈔文綺有差

戊辰宴征北諸將於奉天殿

上謂諸將曰元運既終天命歸朕於今二十餘年而殘

昭代典則 卷之十

三十一

胡無知猶立王庭欲為不靖故命爾諸將征之爾等克用朕命以底成功漠北遂空邊庭無警民息轉輸之勞軍無戰伐之苦四海晏然爾等可以坐享富貴矣諸將頓首謝 上悅賦平胡詩二章命羣臣和之

御製諭武臣勅頒之將士

一曰守邊之將撫軍以恩二曰邊境城隍務宜高深三曰修築城池其理以漸四曰操練軍士習於閑暇五曰軍士頓舍勤於點視六曰體念軍士毋以加害七曰事機之會同僚盡心八曰沿海衛所嚴於保障凡八條頒之將士永為遵守

九月航海候張赫督江陰等衛官軍八萬二千餘人出海

運糧還自遼東○越州土酋阿資叛命西平侯沐英會親國公傅友德討平之

阿資與囉雄州管長發東等叛命總兵官西平侯沐英會征南將軍顏國公傅友德將兵討之阿資者土官龍海之弟越州夷言爲苦宗部元末龍海居之部屬俱囉囉種王師征南時英駐兵其地之湯池山諭降之龍海遂遣子入朝詔以龍海爲是州知州尋卽爲亂英以計擒之徙居遼東至益州病死阿資繼其職益桀驁梗化至是叛○傅友德等將兵討阿資道過平夷以其山勢峭險密邇龍海宜築堡駐兵屯守以捍蠻夷遂遷其山民往居早上村留神策衛千戶劉成等項兵千人樹柵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十五

置堡其地後以爲平夷千戶所阿資等率眾寇普安燒府治大肆剽掠因屯普安倚崖壁爲寨傅友德等以精兵焚之蠻眾皆緣壁墜崖死者不可勝數生擒一千三百餘人阿資遁還越州沐英遣都督甯正從傅友德擊阿資於越州敗之斬其黨大頭井宗等五十餘人阿資勢窮遂與其母請降初阿資之遁也揚言曰國家有萬軍之勇而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英乃請置越州馬隆二衛扼其衝要又分兵追捕至是勢窮遂降

甲午景川侯曹震靖遠侯葉昇領兵分討東川叛蠻平之○改建歷代帝王廟于鷄鳴山之陽○冬十月乙丑頒武

二

上以將臣於古者善惡成敗之事未能通曉特命儒臣編集中冊鈔應獎喻金日磾張飛鍾會尉遲敬德薛仁貴王君廓僕固懷恩劉闢王彥章等所爲善惡爲一編釋以直辭俾蒞武職者日親講說使知勸戒○時廣西江西指揮耿良戴宗以科歛激變致亂坐罪上曰武臣不知受命守禦之方與夫崇名爵享富貴福及子孫之道乃爲保守勅頒使覽觀知所鑒戒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十五

勅曰養兵而不病於農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寧謐邊境無虞若但使兵坐食於農農必受弊非長治久安之術其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種庶幾兵農兼務國用以舒古之良將若趙充國董皆以此策樹勳當時垂名後世其各鎮諸將務在程督使之盡力於耕作以足軍儲則可以繼美於古人矣

詔更定歲貢生員例

府學歲一人州學二歲一人縣學三歲一人上謂禮部尚書李原名曰昔人有言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彩夫天下未嘗無賢才顧養之之道何如耳嘗命天下學校凡民間子弟願遣入學者復其身家今定歲貢例必資性醇厚學問有成年四十以上者方許充貢爾禮部其申明之

遣封永昌侯藍玉為涼國公

王征北還論功行賞擬封王梁國公適有發其私元主妃者上聞大怒事中止至是念其勞改封涼國公仍鑄是過于券

十二月庚午安南國相黎一元幽其國王陳煒而弑之立日焜主國事一元一名季犁

已巳二十二年春正月丙戌改大宗正院為宗人府以秦王為宗人令○戊子高麗遣使來奏權署國事王昌請入朝却之

上諭其使高麗限隔山海風殊俗異歷代以來雖通貢中國而向背不常言多不信邇年以來臣執國柄廢立

昭代典則 卷之十

三十一

自由既囚其父而立其子今請入朝此豈其王之意必執國柄者之所為也詭詐之情昭然可見自昔賢哲之君若此非為耳不欲聞何也蓋為壞彝倫廢君道無人臣禮大逆不道非中國之所有爾使者歸語爾高麗既自立童子不必來朝爾國中之賢者自知是非中國無與焉且命禮部仍以此諭咨其國使知之

二月癸卯陞刑部右侍郎趙勉為刑部尚書試兵部左侍郎沈潛為兵部尚書○壬戌禁武臣不得預民事

先是命軍衛武臣管領所屬軍馬除軍民詞訟事重者許約問外其餘不許干預至是廣西都指揮耿良造謀樓令有司起發民丁科歛財物青州衛造軍器亦擅科

民財違越禁例於是詔申明其禁凡在外都司衛所遇有造作千戶所移關達衛衛達都指揮使司司達五軍都督府奏准方許興造其合用物料並自官給毋擅取於民違者治罪

中書庶吉士解縉上封事論時政

縉吉水人以二十一年進士選中書庶吉士上封事論時政剴切萬言其略曰臣伏惟令出惟行也不宜於教改刑期于無刑也寧失於不經故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陛下嘗教臣云世不絕賢億兆之眾豈無一賢如古之人而盡皆不才者哉

昭代典則 卷之十

三十一

陛下嘗教臣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良由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太繁也宜其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善者未必蒙福而惡者未必蒙禍也嘗聞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鄉尊榮奉恩始終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或赦施不測之辱則有之矣誠以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是非私意使然也存養之功須臾少加密耳是以有過不及也陛下天性素嚴或差于急克伐怨欲臣知陛下聖性所無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前府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惟甚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之學不純溺于妄誕所取不

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為甚韻府出元
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蠅集一時兔園寒士抄緝
穢蕪畧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
士儒英臣請執筆而隨其後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之華
奧下及關閩濂洛之嘉葩根實精明隨時類別以備勸
戒刪其無益焚其繆妄勒成一書上接經史豈非太平
制作之一端也歟又今六經殘闕而禮記出於漢儒藝
駁尤甚宜及時刪改日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
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承唐虞尊祀伏羲神
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卓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
傳說箕子於太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祀以

昭代典則

卷之十

三十一

為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於其
鄉而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顏路曾
皙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
哉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
不宜為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
之可肆官妓非人道之所為禁絕娼優俾於變之民不
遷於姪巧易置寺閣尊天子之貴不近於刑人執戟陛
墀皆為吉士虎賁趨馬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
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於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待
臣子於一體示天下之為公除山澤之禁稅蠲務鎮之
征商木輅朴居而土木之工勿起布糶荒田而四夷之

地勿食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于人倫經呪之妄者火
之俾絕其欺誑斷所謂瑜珈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科絕
鬼巫破淫祀省冗員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
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幃
不脩母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曆明時
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熱神事
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
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以著者日月之
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
元首叢脞則股肱墮而萬事皆隳人君不以察為明帝
德罔愆則衆志應而天命用休人君惟以德為政陛下

昭代典則

卷之十

三十一

奉孝于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聖子
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且染盛之潔衣
服之盛祭祀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不事也
陛下豈誠以此為事天事鬼神之道哉簿書之期刑獄
之斷詔誥之勤鈞察之巧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豈真
以此為足以盡治民治強暴之術哉近年以來臺綱不
肅以刑名輕重為能事以問囚多寡為勛勞甚非所以
勵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勸人之過
人自以言為諱何能有諫爭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
未聞舉善但曰除奸但聞上有赦宥則必固為執持意
謂如此則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之人疑上好諛此輩

皆市井小人趨媚劬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何嘗見有一人持法固爭謂其不當罪其不當刑如舜曰殺之三而臯陶曰宥之三哉臣篤知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塞淵衷也然誰不願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實難禍愆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營救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於一身刑必延于親友誰肯舍父母妻子而披龍鱗犯天怒者哉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受職不量于重輕建不為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奸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脩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才冥蹟替趨而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四

或布于朝省驟歷清華推埋賢悍之夫關葺下愚之輩朝擲刀鋸暮摧冠裳左棄篋篋右縮組符別復之賤衣綉觀我負販之傭與馬赫奔雖曰立賢無方亦盍忱恂有德是故賢者羞為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為得計以廉潔受刑為飾詞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鬻勝官人沒商量之童謠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無章舉錯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陛下任意喜怒為生殺而不知臣下之乏忠良也古者鄉鄰善惡必計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懲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序禮講學必有其地有其時先

之以仁義而後以法制則庶乎磨之有漸而行之有效如影之隨形也今也應故事立虛文善惡二字蕪穢而莫之顧長幼之民掉臂而不相揖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勢使然也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為民表率將見作新於變漸次時雍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陛下不可視為迂濶而不切當今之急務也臣觀地有盛衰物有虛盈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好黠得以侵欺其歎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桌絲有稅既稅于所產之地又稅于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如此之密也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四

且多貧下之家不克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根稅里胥不為呈州縣不為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以當後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胥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丈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受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謂願除天下之征商者此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墜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徂于宴安墮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為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邊郡

至聖風而靡良平不暇謀賁育不暇闢武備廢之過也
及今脩治不宜動象但教有司以時整葺寬之以歲月
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以弓弩兼教民兵習之以
兵農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
又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貢士有莊義田有族
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
秦法整戮本於偽書今之為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
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兇之罪止於流竄故舜
鯀而相禹禹不以爲仇舜不以爲嫌况律以人倫爲重
而有給配婦女之條縱之于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
此化原之所由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欲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四三

易服色而定官名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于六卿郎
中員外何職也而以名于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
閣郡守縣令不應迴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倡以禮而令
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致柔懦之徒蕩無廉
耻之節擊拳曲躬爲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爲下官
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厲節義也臣以爲自今非
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惟科督屬小有過差蒲鞭
示辱亦足勸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之欲言固不止此
承命忤意於陳獻所陳略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
冀以將來取譽惟陛下幸垂鑒焉

癸亥遣行人齋勅旌温州府平陽縣知縣張礎

勅曰朕惟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其職惟在愛民愛民之
道撫以恩守以法民安而政不撓斯爲稱也邇年有司
任非其人往往與軍衛交通誅求朘削重困吾民失職
者多矣乃者通政司言浙江金鄉衛因造軍器意在擾
民爾温州府平陽縣知縣張礎執法不從卽具以聞朕
深嘉歎縣令之職實稱焉特遣使以鈔三十錠內酒一
封往勞以旌爾能爾其領之

湖廣安福千戶夏德忠誘九溪洞蠻作亂詔東川侯胡海
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帥師討之擒德忠送京師伏誅
置九溪永定二衛○三月庚午命征南將軍穎國公傅友
德率二十四將軍分駐湖川防西南諸夷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四三

三月庚午朔遣使命穎國公傅友德等還軍分駐湖廣
四川衛所操練友德駐沅州申國公徐允恭駐常德曹
國公李景隆駐安陸開國公常昇駐辰州靖寧侯葉昇
駐襄陽普定侯陳桓駐岳州雄武侯周武駐武昌吉安
侯陸仲亨駐蘄州安陸侯吳傑駐恭陵東平侯韓勳駐
黃州東川侯胡海駐寶慶南雄侯趙庸駐長沙宣寧侯
曹泰駐崖塘宣德侯全鎮駐施州靖海侯吳禎駐衡州
江陰侯吳高駐永州金寧侯孫恪駐沔陽延安侯唐勝
宗駐黃平都督張銓王誠孫彥駐桂陽忠川道州信國
公子湯鼎六安侯子王威駐長寧夷陵 諭友德等曰
西南發夷自昔號稱難服所以然者其高山深林草木

叢密夏多霖雨地氣蒸鬱蛇虺蚊蚋之毒隨處而有人入其境不服水土則生疾疾所以功多不就今得爾報已平東川降阿資大勢已定然諸蠻夷易變生亂朕恐大軍一回彼復跳梁嘯聚豈不重勞吾將士乎今且還軍分駐要地一以休息士卒一以控制夷蠻使至爾等一如所諭

改給事中魏敏卓敬等為士源初敏等八十一人為給事中。上以其適符古者元士之數改為元士至是又以六科為事之本源遂改為士源後復改為給事中。

夏四月命杭湖溫紹蘇松諸郡民無田者許往淮河逸南昭代典則 卷之十 四十五

除和等處就耕官給農具免其賦役三年○丙寅置詹事院以兵部尚書唐鐸兼詹事

上謂吏部曰輔導太子必擇賢良之士三代保傅禮甚嚴尊唐宗為子擇師李綱之徒直言正義頗有裨益今兵部尚書唐鐸謹厚有德量其以兼詹事

五月癸巳置泰寧福余朵顏三衛

癸巳遣使齋勅往諭故元遼王阿禮失里等曰覆載之間生民之衆天必擇君以主之天之道福善禍淫自古至今無有僭差人君能上奉天道勤政不二則福祚無期若怠政殃民天必改擇焉昔者二百年前華夷異統勢分南北奈何宋君失政金主不仁天擇元君起于草

野戡定朔方撫有中夏混一南北逮其後嗣不君於是天更元運以付於朕自即位來今二十餘年爾阿禮失里等知天命有歸率眾歸附朕甚嘉焉朕每於故元來歸臣民悉加優待况爾本元之親屬者乎今特於泰寧等處立泰寧福余朵顏三衛以阿禮失里等為泰寧衛指揮塔賓帖木兒為指揮同知海撒男答奚為福餘衛指揮同知脫魯忽察兒為朵顏衛指揮同知各領所部以安畜牧自古胡人無城郭不屋居行則居為屋止則毡為廬順水草便騎射為業今一從本俗俾遂其性爾其安之

狼洞黃平蠻作亂穎國公傅友德討平之置興隆衛隸資昭代典則 卷之十 四十五

州都指揮使司○征南將軍穎國公傅友德有疾命還京尋召從軍諸將皆還○秋七月故蒙古部虜也速迭兒弒其主脫古思帖木兒而立坤帖木兒○八月戊午更定大明律

先是刑部奏言比年律條增損不一請編類頒行之俾所知遵守遂令翰林院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參考折衷以類編附舊律名例律附於斷獄下至是特載之篇首凡三十卷四百六十條名例一卷四十條吏律二卷曰職制十五條曰公式十八條戶律七卷曰戶役一十條曰田宅十一條曰婚姻十八條一倉庫二十四條曰課程十二條曰錢債三條曰市廛五條禮律二卷曰

祭祀六條曰儀祭二十條兵律五卷曰關津七條曰疏
牧十一條曰郵驛十八條刑律十一卷曰盜賊二十八
條曰人命二十條曰鬪毆二十二條曰罵詈八條曰詞
訟十二條曰受贓十一條曰作偽十二條曰犯姦十條
曰雜犯十一條曰捕亡八條曰斷獄二十九條工律二
卷曰營造九條曰河防四條書成命頒行之
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冬十月西平侯沐英自雲南來
朝錫宴賜金遣還鎮○十二月命通政使司經歷楊大用
齎勅諭百夷思倫發遂平之

初百夷思倫發寇摩沙勒及定邊西平侯沐英率兵討
之思倫發凡再拒戰皆敗乃遣其把事招綱等至雲南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四十六

言往者叛逆之謀實非已出由其下刀斫郎刀斫養所
為乞貸其罪願輸貢賦雲南守臣以聞 上乃遣大用
齎勅往諭思倫發曰麓川僻居西南遠在萬里非中國
所圖也豈特麓川為然若雲南之地道路險遠其民仰
巢巖崖俯飲川澗獸形夷面俗無倫理曩因故元遺孽
梁王不順擅生釁誘我邊陲藏匿有罪誑惑愚民以
倡亂延及良民故地雖荒遐人雖化外不可以不征遂
命征南將軍傅友德等帥甲士三十萬往問其罪於是
雲南悉平獨爾思倫發復効元梁王納我遁逃又數年
矣金齒景東之役皆爾所致朕謂爾欲圖人民廣土地
與中國較勝負故敢致生釁隙繼命諸將率師屯營

且耕且守今爾來訴往者犯邊之罪不由於已皆刀斫
郎等所為未審其果然否爾雖聲言似誠於心實懷不
軌果若此何以釋我諸將之憤乎如欲釋憤當躬脩臣
禮悉償前日用兵之費則麓川無問罪之師土酋各保
世祿不然則旌麾所至醜類為空大用既至麓川思倫
發聽命遂以象馬白金方物入貢謝罪大用復令思倫
發追獲雲南逃去叛賊自處等二人把事刀斫郎等一
百三十七人百夷遂平

甲子命故蒙古來降太子八郎鎮撫渾都帖木兒往諭兀
納失里大王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四十七

八郎鎮撫渾都帖木兒往招諭之曰昔中國大宋皇帝
主天下三百一十餘年後其子孫不能敬天愛民故天
生元朝太祖皇帝起于漠北凡達達回回諸番君長盡
平定之太祖之孫以仁德著稱為世祖皇帝混一天下
九夷八蠻海外番國歸于一統百年之間其恩德孰不
思慕況今執不畏懼是時四方無虞民康物阜自脫歡
帖木兒皇帝即位致出權臣法度廢弛是以上天降亂
民墜塗炭草野間豪傑因而並起朕時在淮甸見生民
靡寧乃與鄉黨豪傑義合士馬不四五年羣雄悉定故
元番將降附者接踵而至凡兩遣兵直抵漠北時稱帝
者脫古思帖木兒奔往也速迭兒之地遂遇害其餘十

馬爲知院愷怯來國公老撤丞相失烈門三人所有今已悉來降附朕處於美水草蕃出牧之所俾樂生安業朕今主宰天下遣使告諭爾兀納失里大王知之如有所言使還其具以聞朕有以處之

安南黎李舉弒其主陳日焜○諭侍臣興治之要

上謂侍臣曰興治之要當進君子退小人也兵部尚書沈縉對曰君子小人未易識 上曰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異庸常譬如良王委於汚泥其色不變君子雜於衆人德操自異何難識也縉又曰自古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亦患難去 上曰善者進之足以勸善惡者去之足以懲惡故太陽出而羣陰伏賢者舉而不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四八

仁者遠夫何難去哉○上御謹身殿翰林學士劉三吾侍因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方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可以威制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懷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槩以一言乎三吾愧服稽首而退○上退朝與侍臣論及守成之道 上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於峻坂而仆於平地者慎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慎

高麗幽其主禡立禡于昌

庚午二十三年春正月癸亥入南斗○詔成祖文皇帝及晉王分道伐虜○庚午遣鳳翔侯張龍等往雲南道驛傳詔增江北養馬人戶

初江南民俱以十一戶養一馬江北鳳陽廬州等府和滁二州止一戶養一馬 上念其勞佚不均命江北戶增至五戶養一馬仍命太僕寺江南江北各存牝馬萬匹孳生種馬其餘悉發草地牧放江北之人每戶再給鈔三百貫別市種馬孳生以補見缺之數其正從馬二匹官止歲收一駒餘聽民自鬻其飛熊廣武英武三衛牧馬亦如江北五戶之例

高麗復廢其主昌立王瑤權國事

昭代典則

卷之十

四九

高麗遣使來言國王王昌非王氏後實辛朏子禡之子國中人民多不信服故別求王氏宗親定昌院君王瑤迎立嗣位以續王氏之後伏望朝廷允所請 上諭禮部尚書李原名曰高麗限山隔海其人多詐今云廢黜異姓擇立王氏宗親則前者來言童子入朝吾不聽者意必執國政者所爲今其情見矣且其真僞莫知若果爲本國人民所推亦聽其自爲倘陰謀詐立一旦變更盡爲虛妄必將禍起不測皆自取也爾且備咨其國人知之

命削潮州府學生員陳質兵籍遣歸進學

通政使茹常引奏潮州府學生員陳質言父戍太寧已

死今有司取其補伍自念從幼至今荷國恩教育願賜
卒業以圖上報上謂兵部尚書沈縉曰國家得一卒易
得一才難此生既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遣歸進學縉
對曰此生學未見成效若遂削其兵籍則缺軍伍上曰
人才必養之於未用之先而用之於既成之後譬之稼
必豫耕而後有獲若刈不待熟則無用矣且事有輕重
難拘一律苟軍士缺伍不過失一力士耳若獎成一賢
才以寄任用其繫豈不重乎

二月庚子考定王國合祀山川諸神

上曰王國有嶽鎮海瀆卽以嶽爲正次海次鎮次瀆風
雲雷雨之神又次之於是禮部爲圖以進使頒之列國

昭代典則 卷之一

五

復命東海則燕齊皆祭東嶽東鎮齊魯皆祭泰岱皆祭
西海晉祭北海

丙辰以廣東龍川知縣陳敬爲吏部侍郎 三月乙丑成
祖文皇帝率師出古北口征虜諸國公傅友德等以所部
從○申定官民服飾○癸巳成祖文皇帝師至遼都故蒙
古大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忽哥赤知院阿魯帖木兒等
皆降

先是王師旣出古北口文皇帝臨塞諭諸將曰吾與諸
將軍受命提兵沙漠掃清胡虜今虜無城郭居止其地
空曠千里行師必有耳目不得其所難以成功諸將皆
諾卽發騎哨得虜跡知乃兒不花等駐營于遼都遂

進兵過大雪諸將欲止文皇帝曰天大雪虜必不虞我
至宜乘雪速進遂抵遼都隔一嶺虜不知也乃先遣指
揮親軍徑詣虜營觀童與乃兒不花有舊至卽相抱持
而泣舍卒之頃戎師已壓虜營虜衆大驚乃兒不花等
欲上馬走觀童諭以文皇帝至母恐乃兒不花素聞文
皇帝威德遂不去觀童引之來見文皇帝降辭色以待
之卽賜之酒食令醉飽童諭遣還營虜甚喜過望遂無
道意將至營又復召來如是者三於是悉收其部落及
馬駝牛羊而還遣人報捷京師

四月置龍里衛指揮使司 閏四月乙丑安南遣使入貢
爭黃西布政使司道遠三年乃來 辛未詔以故蒙古太

昭代典則 卷之十

五

尉乃兒不花爲留守中衛指揮同知阿魯帖木兒爲燕山
中護衛指揮同知咬住爲副都御史忽哥赤爲工部侍郎
○置五軍斷事司曰稽仁稽義稽禮稽智稽信○甲戌除
期年奔喪之制

先是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得奔計至是吏部
言祖父母伯叔兄弟皆是期年服若俱令奔喪守制或
一人連遭五六期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
數繁曠官廢事今後除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年
服制不許奔喪但遣人致祭從之

施南忠建二宣撫司變叛命京國公藍玉討定之○置平
壩衛指揮使司○五月癸巳遷楊靖爲刑部尚書沈縉爲

工部尚書趙勉為戶部尚書秦達為兵部尚書令今後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詔遣公侯還鄉

魏國開國曹國宋國申國潁國六公各賜黃金三百兩

白金貳千兩鈔三千錠文綺三十疋綾十疋永平南雄

崇山懷遠鳳翔定遠安慶武安鞏昌鶴慶十侯各黃金

二百兩白金貳千兩鈔千錠文綺三千疋

乙卯太師李善長自殺

虞部郎中王國用上書訟公寃曰竊見太師善長與陛

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為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

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人臣之分極矣志願足矣

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自圖不軌尚未可知

昭代典則 卷之十 五十二

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之事理大謬不然人情之

愛其子必甚於愛其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豈

肯僥倖萬一之富貴哉雖至病狂亦不為矣善長於惟

庸則姪之親耳於陛下則子之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

其姪哉使善長佐惟庸成事亦不過勛臣第一而已矣

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豈復有加於

今日之富貴者乎且善長豈不知天命之不可倖求取

天下於百戰而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

不身為齏粉世絕官污僅保首領者幾人哉此善長之

所熟見也且人年邁頹精神意慮鼓舞倦矣偷安苟容

則善長有之曾謂有血氣之強暴動感其中也哉又其

子事陛下托骨肉至親無纖芥之嫌何得忽有深讎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哉凡為此者必有深讎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固全身未有平居晏然都無形迹而忽起此謀者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意哉今不幸已天刑而臣慚慚為明之猶願陛下作戒於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事枉寃延羣臣杜口竟無一人為陛下言者臣誠愧耻忘其踈賤與陛下萬一感悟甘就鼎鑊無恨

改設戶刑二部為各為十二部

昭代典則 卷之十 五十三

戶部初設民部度支部金部倉部至是改為浙江江西

湖廣陝西廣東山東福建北平河南山西四川廣西十

二部量其繁簡兼領京畿而以雲南隸陝西刑部初設

憲部比部司門部都官部至是改十二部如戶部

定東官司經局官制

先設東官司經局至是命定官制禮部考唐制言太子

司經局洗馬從五品校書正九品正字從九品其餘職

官秩依唐制其依祿則從本朝

都勻安撫司散毛散徇長官司蠻民作亂京國公藍玉遣

鳳翔侯張龍等率兵討平之○詔禮部製公侯伯屯戍百

戶印

先是上以公侯伯於國大有勳勞人賜卒百十有二人為從者曰奴軍至是以公侯年老賜其還鄉設百戶一人統率其軍以護衛之給屯戍之印俾其自耕食復賜鐵冊曰茲者朕與羣雄並驅於諸將中拔其出羣者為帥首以統軍自渡江來平定天下今三十餘年念諸將老矣令其錦衣還鄉特命爾為百夫長各率兵百十有二人以護衛其家俟其壽老子孫承襲則兵皆入衛罷其屯戍爾尚欽哉於是魏國開國曹國宋國信國穎國京國諸公西平江夏興江陰東平宣寧安慶安陸鳳翔靖寧會寧懷遠景川崇山普定鶴慶東川武定濟陽

昭代典

卷之十

五十四

航海全寧西京定遠永平諸侯皆給以兵時號鐵冊軍以福建布政司右叅政王純為浙江左布政使

純以稅糧愆期當罷召使持節撫諭麓川平緬宣慰司各贈以金固却不受恐懷疑生變乃受之悉輸雲南布政司庫而還遂陞今官

秋七月丁酉詔兵部追還在外軍衛水馬驛符驗令都司布政司按察司仍舊行之○已巳改鑄監察御史印

先是既分察院為河南等十二道每道鑄印二其文皆曰繩愆糾繆守院御史掌其一每道置御史或五人或三四人以次長之分巡印一歲於內府有事則受印以出復命則納之至是左副都御史袁泰言各道印篆相

類乃命改其制守院印十二如浙江道則曰浙江道監察御史印餘道並同其巡按印則曰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印餘亦如之惟浙江江西直隸十府州事繁劇每道置印十餘道皆五

壬申召涼國公藍玉還京尋詔還鄉賜鈔三千五百錠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文綺三十疋綾十疋仍命工部具舟送之

丙子詔考定使節之制○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冬十月戊寅降詔刊行韻會

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 上以其字義首切未能盡當命翰林院重加校正學士劉三吾言前太常博士孫吾

昭代典

卷之十

五十五

與所編韻書本宋儒黃公紹古今韻會凡字切必祖三十六母音韻歸一因以其書進 上覽而善之賜名曰韻會定正命刊行焉

乙酉置閤門使以前誠意伯劉基子仲景為之○十一月已丑以重慶府永川縣知縣王佐為翰林侍讀○乙卯置

景東蒙化二衛○十二月甲戌福建布政司進南唐書金史蘇轍古史○庚辰擢夷陵州學正張智為禮部試左侍郎華昌教授李本立為翰林院編修○西蕃諸夷遣使表貢方物○諭刑部令死罪輸粟北邊

上諭刑部尚書楊靖等曰自今惟犯十惡并殺人者論死餘死罪皆令輸粟北邊以自贖力不及者或二人或

三人併力輸運仍令還家備貨以行翰林學士劉三
曰聖心仁恕垂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上曰愚民
犯法如嚼飲食嗜之而不知止設法以防其犯而犯者
益多推恕以行吾仁而仁或可濟三吾曰三代而上刑
罰常簡本仁恕也三代而下刑罰常濫以嚴刻也上曰
善為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

江左陸神之綜核

卷之十

五十六

昭代典則卷十一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神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太祖高皇帝

辛未二十四年春正月己丑定國子監官品秩員數祭酒

一人從四品司業一人正六品監丞一人正八品典簿一

人博士五人助教十五人從八品學正十人正九品學錄

七人典籍一人從九品掌饌二人雜職

二月戊午擢河間府景州學正胡委安試國子祭酒○三

月戊子朔日有食之○策試會試舉人三十一人於奉天

殿擢許觀為第一○封皇子櫛為慶王

王在慶陽後松為韓在慶陽後

諸王在慶陽後模為潘王在慶陽後桎為唐王在慶陽後○癸卯諭皇太子

上諭皇太子諸王曰人君之有天下者常法天之德也

天之德剛健中正故運行不息人君體天之德終始不

倦則庶事日修若怠惰後肆則政衰教弛虧損天德而

欲長保天位者未之有也昔元世祖東征西討混一華

夷是能勤於政事至順帝偷惰荒淫天厭人離遂至喪

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爾等當克謹克慎他日

庶可永保基業○上謂廷臣曰朕常命寺人發庫藏中

古鏡十餘以鑑容貌多失真召冶工數人而問之莫能

答最後一人言範模不正故鏡體偏邪照人失其朕聞之惕然感悟夫鏡一物耳略有偏邪則不可鑑形人君主宰天下辨別邪正審察是非皆原于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夏四月彗星三入紫微垣○詔更定侍班官員○五月丁亥詔定文武官員封贈

兵部尚書茹瑺等奏曰文武官員封贈舊制一品封贈三代二品三品封贈二代四品至七品封贈一代上命翰林院考古制學士劉三吾奏宋制與今例同詔從舊制瑺又奏庶子襲武職例止封嫡母所生庶母無封贈復命禮部翰林院考古制三吾奏宋制母以子貴庶母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亦依所生子之秩封贈詔從宋制

更定六科官制

科增都給事中一人正八品左右給事中從八品改給事中正九品尋又改都給事中正七品左右給事中給事中並從七品六科掌侍從規諫補缺拾遺分察六部之事而糾其弊誤凡臣民題奏下讀而署之駁正其違失凡制勅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頒之有失執奏封還凡百司官非其人政失其理露章班劾或封章奏劾凡日朝六科輪一人侍殿廷左右執筆記言凡大事廷議大臣廷推大獄廷鞫掌科預焉凡旨下東科類吏科西科類兵科日早朝進揚帖凡諸司題奏日附科籍五

日一銷註殿稽緩朝參門籍六科流掌焉內官傳旨下補奏得旨而後施行之

命禮部頒書籍於北方學校

上諭禮部曰農夫舍耒耜無以為耕匠氏舍斤斧無以為業士子舍經籍無以為學朕念北方學校缺少書籍向嘗頒與五經四書他子史諸書未曾賜予宜於國子監印頒有未備遣人福建購予之

六月丁巳命禮部清理釋道二教

勅曰佛本中國異教也自漢明帝夜有金人入夢其法始自西域而至當是時民皆崇敬其後有剃髮出家者有以兒童出家者其所修行則去色相絕嗜慾潔身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二

以為善道教始於老子以至漢張道陵能以異術役召鬼神禦災捍患其道益彰故二教歷世久不廢者以此今之學佛者曰禪曰講曰瑜珈學道者曰正一曰全真皆不循本俗汙教敗行為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眾者一所併而居之毋雜處于外與民相混違者治以重罪規故相隱者流願還俗者聽其佛經番譯已定者不許增減詞語道設齋醮亦不許拜奏青詞為孝子慈孫演誦經典報祖父母者各遵頒降科儀毋妄立條章多索民財及民有做瑜珈教稱為善友假張真人名私造符錄者皆治以重罪

已未詔諸儒臣更定禮制

已未詔兵部都察院同翰林諸儒臣參考歷代禮制更定冠服居空器用制度於是羣臣集國初以來禮制勅酌損益更定以聞

壬午陞大理寺丞周志清為卿

上諭之曰大理之職即古之廷尉歷代任斯職者獨漢稱張釋之于定國唐稱戴胄蓋由其處心公正議法平恕獄以無冤故流芳後世今命爾為大理寺卿當推情定法毋為深文務求明允使刑必當罪庶幾可方古人

秋八月乙丑命皇太子巡撫陝西

昭代典則

卷十一

四

上諭皇太子曰天下山川惟秦中號為險固向命汝弟分封其地已十數年汝可一遊以省觀風俗慰勞秦民於是釋文武之臣扈從皆給道里費仍命經過府縣以宿頓聞○遣使勅諭皇太子曰爾自幼至長未嘗遠出今命爾巡行陝西方渡江之際天道赫然有變雷起東南雨征西北以造化言之雷天威也爾前行雷從後威震之兆也然一句之間陰不雨占法主陰謀事爾宜慎舉動節飲食嚴宿衛親君子遠小人務在存仁養性施恩布惠以回天意雷之嘉兆未可恃也爾其慎之九月庚子詔建寧歲貢上供茶聽茶戶採進有司勿與天下產茶去處歲貢皆有定額而建寧茶品為上其所

進者必碾而揉之壓以銀板為大小龍團上以重勞力力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其品有四曰採春先春次春紫筍置茶戶五百免其徭役俾專事採植既而有司恐其後時嘗遣人督之茶戶畏其逼迫往往納賂上聞之故有是命

罷閣門使○詔問刑如律

嘉興府通判龐安獲私鬻鹽徒送京師而以鹽賞其獲者戶部以其違例罰償鹽入官且責取罪狀安上言律者萬世之常法例者一時之肯意豈可以一時之例壞萬世之法昔唐太宗以選人多詐冒勅自今不許者死未幾有詐冒者命殺之大理小卿戴胄奏據法應流太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五

宗怒曰卿言守法而使朕失信戴胄曰勅者出於一時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念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今之律即古所謂法國家布大信於天下者也例者即古所謂勅出於一時之命也今欲依例而行則於律內非應捕人給賞之言自相違背是失信於天下也 上然其言詔論如律 冬十月丁巳賜生員巾服之制 襖衫用玉色絹布為之寬袖皂緣皂緜軟巾垂帶上以學校為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工部制式以進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

由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焉。

乙丑擢江西建昌府南豐縣典史馮堅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堅言九事。一曰順養聖躬。以為民社之福。二曰慎擇老成之臣。以為諸王之福。三曰攘夷狄。以為中國之福。四曰精選有司。以為民生之福。五曰褒封祀典。以勵忠烈。六曰減省宦官。以防內權。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八曰採訪廉能以懲貪墨。九曰增置關防。以革奸弊。書奏上。曰所言知時務。達事變。但調易邊將一說未必然。若邊將數易。則兵之材力勇怯。虜之出沒情狀。山川形勢險阻。不能熟知。何以制敵。使其如趙充國。班超輩。惟恐

昭代典則

卷十一

六

任之不久。何以數易哉。然堅之言。關於政體者多。是可嘉也。遂命吏部推堅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復以吏部考功主事周丹為新化縣丞。

丹溫之永嘉。人性明敏。有治才。初由進士授新化丞。在官以廉勤稱。門無私謁。吏卒不敢欺。驗民貧富。及丁稅多寡。第為上中下籍記之。遇有賦役。隨輕重使之。故民不擾而事易集。至於獄訟文牘之務。皆躬理之。吏胥不得為奸。罷諸後作。民晏然安業。由是流民之歸者益眾。滿考課最陞考功主事。既而縣民蕭俊等誹謗言。自本官去職。縣政復擾。民不安業。乞令再任。上命吏部俾復為縣丞。仍令禮部宴賞而遣之。

十一月宋國公馮勝涼國公藍玉等請討西番不許。

馮勝藍玉等遣使入奏。請勒兵巡邊。就討西番之未附者。上遣使報之曰。朕觀天象。未利征討。慎無輕舉。兩勝

及傅友德宜還京師。玉率諸將駐陝西。訓練士馬。且多市馬為武備。待其有變而後取之。朕當有命也。

高麗權國事王瑤遣使送互市馬至遼東。命發廣寧中驍等衛牧養。皇太子還自陝西。○十二月命景川侯曹震

往四川治道路。

震至四川。按視有支河。通永寧界。乃鑿石削崖。直接其地。以通漕運。復開陸路。作驛舍郵亭。駕橋立棧。自茂州

一道至松礮。一道至貴州。以達保寧。通陝西。由是往來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七

便之。

命湖廣寶慶舍人倪基參贊清平衛事。以上言四事。

壬申二十五年春正月戊子。命五軍都督府程督天下衛

所在屯軍人樹桑棗。植栗胡桃之類。○二月辛巳。頴國公傅友德請懷遠等縣官地為田圃。不許。

上曰。爾貴為上公。食祿數千石。而猶請地。獨不聞公儀休事耶。友德慚而退。

三月癸未。命宋國公馮勝。頴國公傅友德等往陝西山西

河南簡關士馬。○夏四月壬子。命涼國公藍玉率蘭州諸

衛將士征西番罕東之地。○丙子。皇太子薨。上御東角門召廷臣諭之曰。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於

此命也。村葬孝陵東冊曰名以彰德謚以表行古今通議爾皇太子標居儲位二十五年分理庶政裨贊弘多特遵古典從公議賜謚曰懿文嗚呼德以名彰行因謚願公論所在朕何敢私。

涼國公藍玉師至建昌

初以垂緯為總兵命侯玉至緯為之副五月辛巳玉至罕東欲縱兵深入其將佐多言西虜負固已久卒然聞大軍深入必鳥獸散去我眾雖多無所施莫若緩之遣將招諭宣上威德今彼以馬來獻因撫其部落全勝而歸揚威示德在此舉矣玉不從遣都督宋晟等率兵

昭代典則

卷十一

八

狗附真川土酋哈咎等懼遁去又襲逃寇祈者孫弗及既而有詔命玉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玉又欲深入番地取道松疊以達建昌會霖雨積旬河水泛急玉悉驅將士渡河麾下知非上意多相率道亡玉不得已乃由隴石抵建昌六月癸酉遣使勅藍玉日月魯帖木兒無父無君詭詐萬狀大軍入境遽信其降斂兵以待為其所玩比又遣人至京往來之間則彼之寨柵已修糧餉已足孳畜之類已收精銳之兵已選與戰則難首決勝若大軍初到之時彼寨未修孳畜之類未收精銳之兵未選速與決戰必當致勝乃不乘此機而以詐為誠非愚而何即今彼寨中出者不論多寡盡拘收之切莫

縱還近知其黨匪徒兇頑者止楊把事及達達千戶二人速宜俯執之乃其謀主也既執之彼再無與謀者矣如獲領真卜當即戮之其月魯帖木兒多子往往以之出質若有來者收撫之大軍必多方搜捕毋信其虛言必擒之而後已。

秋七月癸未四川都指揮使瞿能率兵討月魯帖木兒大破之

瞿能率各衛兵至雙狼寨攻破之擒偽千戶段太平等其眾大潰月魯帖木兒遁去能督兵追捕進攻托落等寨拔之月魯帖木兒復遁走能復追之轉戰而前破水寨關及上區寨進至打冲河三里所與月魯帖木兒遇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九

大戰又敗之俘其眾五百餘人溺死者千餘獲牛馬無算官軍入德昌知府安的渡打冲河遁去能遂調都指揮同知陶凱分兵入普濟州搜捕之獲駕橋於打冲河遣指揮李華引兵追托落寨余孽進至水西斬月魯帖木兒把事七人其截路寨土酋長沙納的等皆中矢死能遂攻天星卧漂諸寨皆克之先後俘殺千八百餘人月魯帖木兒復遁入栢興州。

命普定侯陳桓往陝西修連雲棧以入四川都督王成往貴州平險阻治溝澗架橋梁以通道路○丁未改詹事院為詹事府以兵部尚書致仕唐鐸仍兼詹事

洪武初太子居文華堂諸儒臣迭班侍從當是時東宮

官皆勳舊大臣兼之不別設府僚十四年始設東宮司直郎清紀郎十五年置左右春坊庶子等官又置司經局官二十二年以官聯無統乃置詹事院至是改院爲府設詹事一人正三品少詹事二人正四品府丞二人正六品主簿一人從七品錄事二人正九品左右春坊司經局皆列署府中而事皆總於詹事府

遣使諭涼國公藍玉
上遣使諭總兵官涼國公藍玉曰月魯帖木兒凶頑無識生死輕重殊無顧藉其用事者楊把事達達千戶二人而已若大軍壓境或有使來恐是此人宜卽羈之勿令遁去昔寇恂斬皇甫文而降高岐用此計也且月魯

昭代典則

卷十一

十

帖木兒其出也或詭詐以覘我軍不可信之若知其所在卽遣兵進攻若來隆密爲之防所謂事起乎所忽不可不慎其屯人建昌土軍三千人宜收入營諸將散亡者捕送京師又蘇州去西蕃甚遠宜早定之其相與州賈哈喇境內摩娑等部亦須除其兇渠然後宥其餘衆俾耕牧以供賦稅凡節制軍務惟此最當留意賈哈喇者摩娑洞土豪也初王師克建昌授以指揮之職至是從月魯帖木兒叛

已酉勅刑部榜諭天下學校
時各處教官訓導有給由到京上召諭之曰汝等皆老儒來自郡縣民間疾苦稼穡艱難悉爲朕言可嵐州

學正吳從權對曰臣爲學正以教導爲職業民事無聞山陰縣學教諭張恒對曰臣守職常在學未嘗出外於民事無所知上謂二人曰豈有久居鄉里不與人交接縱教學不出每月朔望休假并四時節序朋友往來於民情世務豈不談及汝二人樂言不知詐也且儒者所學皆聖賢之道古人有身居田野雖未際遇其心常在朝廷伊尹耕於莘野常以致君澤民爲念及出相湯發其所蘊以安天下寧戚未遇扣角而歌自薦於齊桓公佐興霸業漢賈誼董仲舒輩皆起於田里上書數陳時務議論得失唐馬周不得親見太宗且教武臣言事古人不得進用汲汲求見於君欲行其所學今汝等既

昭代典則

卷十一

十一

集朝堂朕親詢問俱默默不言學聖賢之道者果如是乎又如宋儒李沆爲宰相佐真宗日以四方水旱蟲蝗盜賊等事奏之同僚以爲細事不然其奏沆曰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有所警懼不然則留意於土木禱祠聲色狗馬之事矣此人君不問尚且數將四方水旱等事日奏於君今朕以汝等皆儒者故詢以民事意必有以對朕言迺反支離其辭竟無一語宋儒胡瑗爲蘇湖二州教授其教諸生皆兼時務治兵治民水利算數等事當時得人皆由其教授有法今汝所言平日在學不出則所教何事民情不知世務不通所訓生徒雖有聰明賢才亦爲爾所壞使天下教官皆效汝輩所爲朝廷焉

能得人二人皆位升失措 上願謂刑部臣曰若二人者立心不誠為聖賢之教虛糜廩祿無補於時宜寬之極邊其以榜諭天下學校使為鑒戒

八月己未江夏侯周德興以惟簿不修伏誅○丁卯命公馮勝等侯王弼等往山西大同等處籍民丁立軍衛開墾屯田○改建宗人府五府六部太常司官署

上諭廷臣曰南方為離明之位人君南面以聽天下之治故殿廷皆南嚮人臣則左文右武北面而朝禮也五府六部官署宜東西並列其建六部於廣敬門之東皆西嚮建五府於廣敬門之西皆東嚮惟刑部掌邦刑已置西北太平門之外於是以宗人府吏戶禮兵工五部

昭代典則

卷十一

十一

列於廣敬門之東中左右前後五府太常司列於廣敬門之西悉改造令規摹宏壯命主事高有常董其役丙子靖寧侯葉昇坐交通胡惟庸事覺伏誅○頒醴食簡要錄于內外諸司

上諭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為貴農最為勞士之最貴者何讀聖賢之書明聖賢之道出為君用坐享天祿農之最勞者何當春之時鷄鳴而起驅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種又須耘耨炎天赤日形體憔悴及至秋成輸官之外所餘能幾一或水旱蟲蝗則舉家遑遑無所望矣今居官者不知吾民之艱至有刻剝而虐害之無仁心甚矣於是命戶部臣備錄文武大小官品歲給俸米之數

以米計其用穀之數又計山嶽出穀之數與其用力多寡而為之計至是編成賜名曰醒食簡要錄頒布中外俾食者知所以恤民

九月戊子高麗李成桂幽其主璵而自立

高麗知密直司事趙胖等持其國都評議司奏言本國自恭愍王薨逝無嗣權臣李仁人以辛旽子禍主國事昏暴自恣多殺無辜至欲興師侵犯遼東其時大將李成桂以為不可而回軍禍自知負罪惶懼遜位於其子昌國人弗肯許請恭愍王妃安氏擇立宗親定昌國院君王璵權國事及今年亦復昏迷不法聽信讒說離間勳舊其子璵復亦疾無知縱于酒色與禍黨玄禹寶

昭代典則

卷十一

十三

等潛謀復禍位守門下侍中鄭夢周嘗以前者欲攻遼東為李成桂所阻致令朝廷索取馬足以此譖於王璵謀害成桂及趙俊鄭道傳南閭等國中臣民多被殺戮羣臣國人以社稷生靈為慮謂不足以治民今年七月十一日以恭愍王妃安氏之命退璵於私第擇于宗親無可以當與望者惟門下侍中李成桂中外人心夙皆歸附於是臣等與國人耆老共推成桂主國事伏望聖裁俯從輿意以安小國之民禮部侍郎張智泰具事上曰我中國綱常所在列聖相傳守而不失高麗限山隔海僻處東夷非我中國所治且其間事有隱曲豈可遽信爾禮部移文從其自為聲教若能順天道合人心

以安東夷之民不啟邊釁則使命往來實彼國之福也
庚寅立皇孫允炆為皇太孫

慈文太子薨 上御東角門對羣臣泣翰林學士劉三
吾進曰皇孫世嫡當於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繫心 皇
上無過憂 上曰善至是立為皇太孫詔曰曩者列聖
相繼馭宇者首建儲君朕甲辰即王位戊申即帝位於
今二十五年前者選將練兵真生民於田野統一以來
除奸貪去彘強用心多矣邇來蒼顏皓首儲嗣為重九
月十三日冊嫡孫允炆為皇太孫奉上下神祇以安黎
庶太孫英明仁厚好文章典禮既為太孫中外萬幾時
付裁決當是時政治嚴毅太孫濟以寬大中外欣然愛

昭代典則

卷十一

十四

命疏鑿溧陽縣銀墅東填河道

自十字港至沙子河凡三千九百六十丈又沙子河至
臙脂埧凡三百六十丈計役嘉興等府州民丁三十五
萬九千七百人○既復命崇山侯李新往溧水縣督視
之論曰兩浙賦稅漕運京師歲費浩繁一自浙河至丹
陽捨舟登陸轉輸甚勞一自大江沂流而上風濤之險
覆溺者多朕甚憫之今欲自畿甸而疏鑿河流以通于
浙俾輸者不勞商旅獲便故特命爾往督其事爾其蒞
事惟勤役民勿暴新頓首受命而行暨河成人皆便之
冬十月追封沐英為黔寧昭靖王命其子春襲封西平侯

定王府筵宴按察僉事坐次

王府筵宴舊長史上殿僉事坐廡下公聚長史亦居僉
事上上謂僉事方面官宜入殿坐長史上

京國公藍玉遣送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至京伏誅

藍玉兵次相興州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
并其子胖伯遂降其衆遣送月魯帖木兒至京師伏誅
玉因奏四川之境地曠山險控扼西番連歲蠻夷梗化
蓋由軍衛少而備禦寡也宜增置屯衛順慶府鎮禦巴
梁大竹諸縣其保寧千戶所北通連雲棧宜改為衛漢
州灌縣西連松茂明黎當土番出入之地眉州控制馬
湖建昌嘉定接山都長九寨俱為要道皆宜增置軍衛

昭代典則

卷十一

十五

下羣臣議行之玉又奏四川軍士少請籍民丁為兵其
長河西朶甘百夷地相連屬恃其險遠久不入貢請兵
致計 上報玉曰籍民為軍甚不可其民連年供輸煩
擾又以壯者為兵其何以堪况兇渠已獲人知順命雖
獲悍者漸革其習戍守軍士皆有成規何用增益重困
吾民乎其長河西朶甘百夷之事朕惟兵久在外不可
重勞但養銳蓄威徐議大舉此非四十萬衆不可行也
今爾所統之兵選留守禦餘令回衛爾即還京玉遂班
師而都指揮瞿能同知徐凱亦還成都

命儒臣重定文武百官職名品秩勲階俸祿○閏十二月
乙酉高麗為朝鮮國

高麗權知國事李成桂欲更其國號遣使來請命上曰東夷之號惟朝鮮之稱最美且其來遠矣宜更其國號朝鮮

甲午免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官○命僧錄司造周知冊頒於天下僧寺

時京師百福寺隱囚徒遁卒往往易名姓為僧遊食四方無以驗其真偽於是命造周知文冊在京及在外府州縣寺院僧名以次編之其年甲姓名字行及始為僧年月與所授度牒字號俱載於僧名之下既成頒示天下僧寺凡遊方行脚至者以冊驗之其不同者許獲送有司械至京治重罪容隱者罪亦如之

昭代典則 卷十一 十六

宥死囚輸粟于邊

上謂刑官曰先王法天道以脩政令方今春陽發生萬物咸遂其性而民乃有冒法禁至死者朕為惻然若候時處決則繫縲之久死者必多其見繫死囚悉貸其死今還鄉備貲輸粟北邊贖罪於是重囚得宥死者四百四十八人○是時刑部尚書楊靖速一武官將鞠之門卒檢其身得大珠一顆卒持至靖前僚屬方駭愕靖徐曰安有許大珠此以偽物侮人命推碎之因以上聞上嘉歎曰靖此舉有四善他人見奇物必以獻朕以求容悅而靖不然所謂以道事君一善也其人藏珠於身苟窮詰之必謂有所投獻是以珠而起大獄靖有陰

德於人二善也若門卒得是珠因而嘉獎之由是快意求獲人將受法外之苦靖能杜小人僥倖三善也且人處常易而應變難今千金之珠卒然至前略不動心死斥以為偽物而碎之靖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四善也癸酉二十六年春正月起致仕兵部尚書唐鐸以刑部尚書楊靖皆兼太子賓客○辛巳置大同後衛及東勝左右陽和天城懷安萬全左右宣府左右中衛于大同之東高山鎮朔定邊玉林雲川鎮虜宣德七衛于大同之西皆築城置兵屯守○乙酉殺涼國公藍玉吏部尚書詹徽玉為錦衣衛指揮蔣瓖告謀反命羣臣訊狀伏誅徽以文行歷官監察都御史陞左都御史上謂徽奉職公勤

昭代典則 卷十一 十七

復其家擢為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有龍江衛吏以過罰書寫值毋喪乞守制徽不聽吏擊登聞鼓上切責徽曰吏雖罰後天倫不可廢使毋死不居喪人子之心終身有歉夫與人為善猶恐其不善者若有善而阻之何以為勸徽大慚吏得終喪是時擢海州儒學訓導閻文為燕府右長史南昌儒學訓導曾恕為周府左長史徵言訓導秩滿例陞教諭今授長史越資宜試職上曰師儒職雖卑其道則尊不可以資格論遂實授仍賜冠帶文綺蔽衣二十五年太子太保支兼休至是坐監

黨死 賜代兄謫戍之人及賞其監送者

陝西民有坐事戍邊者妻病留中途其弟夫婦請代往
監送者聽之御史責其弟不當代兄并罪監送者其人
訴于朝上曰弟之代兄義也監送者能聽其代是亦
有仁心矣命賜其弟道里費而併賞監送之人

二月丙辰命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往北平等處備
邊聽成祖文皇帝節制○庚午諸司職掌成詔頒行中外
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冊以著成法恐後
之蒞官罔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詳迺命吏部同翰林院
儒臣做唐六典之制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諸司凡
其設官分職之類類編為書至是始成名曰諸司職掌
詔刊行頒布中外

昭代典則

卷十一

十九

甲戌頒稽制錄于諸功臣

上自即位以來封爵功臣皆稽考前代典禮凡封爵祿
食禮儀等差悉做唐宋之制其間因時損益皆適其宜
然諸功臣多武人不知書往往恃功驕恣踰越禮分甚
或肆情廢法奢僭不度及藍玉以反誅藉其家見其服
舍器用僭侈踰制上因詔翰林院稽考漢唐宋功臣
封爵食邑之多寡及名號虛實之等第編輯為書名曰
稽制錄御製序文頒示功臣使之朝夕省覽以遏其僭
奢

夏四月諭天下有司凡遇歲饑先發貸後奏聞者為令○
丙申詔絕安南朝貢

時安南弒主廢立故絕之仍命廣西都指揮使司布政
使司自今勿納其來使

秋七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戊申選秀才張宗濬等隨
事府左右春坊分班入直文華殿侍講

講畢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兼陳古今孝悌忠
信文學材藝諸故事日以為常

辛未遣禮部員外郎潘善應往祭廬山為周顛仙立碑○
九月戊申復以劉三吾為翰林學士○丁巳遣使齎勅勞

河南按察司僉事王平
平巡按至孟津有司斂眾財以賂平平械其人并所賂
來奏上嘉平得憲臣體命賜平文綺襲衣及鈔百錠

昭代典則

卷十一

十九

書更衣鈔減平之半仍以勅書勞勉之曰古之有志者
篤誠守已事不苟為及其仕也竭忠以事君務公以福
民聲色貨利皆不能動蓋其志已定於未仕之先故生
則富貴安榮沒則垂名史冊朕臨御三十年矣求賢之
心夙夜孜孜而鮮有能副朕望任風憲者無激揚之風
為民牧者無撫字之實昨法司奏言河南僉事王平同
書吏高源按臨屬郡其孟津宜陽官吏聞王平至即斂
財為賄賂計平持法無私不為利動朕聞之喜若平者
真有志之士哉特遣人賜平鈔百錠及衣被高源賜鈔
五十錠爾其益勵初志公務福民則永有嘉譽欽哉
罷中都國子學○甲子以鄭濟為左春坊左庶子王勳為

春坊右庶子

上以東宮官屬久闕命廷臣舉孝弟節行之士廷臣以
浦江鄭氏對 上曰鄭氏朕素知聞其里人王氏亦做
鄭氏家法皆可選用以風勵天下乃徵兩家子弟年三
十以上者訪聞既至今自推舉鄭氏舉齊王氏舉勳餘
皆給道里費遣還

冬十月改建翰林院為事府大醫院于皇城東南宗人府
後○十一月東莞何迪作亂廣東都指揮使司遣兵擊敗
之械迎送京師伏誅○封皇子棟為岷王在岷州後棟為
谷王在○永鑑錄成頒賜諸王

其書輯歷代宗室諸王為惡悖逆者以類為編直叙其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二十

事頒賜諸王又輯歷代為臣善惡可勸懲者別為書名
曰世臣總錄以頒示中外羣臣

甲戌二十七年春正月建漢壽亭侯關羽廟于鷄鳴山之
陽與歷代帝王及功臣城隍廟並列通稱十廟云

二月設試會試中式舉人于奉天殿提張信為第一○命
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訓練浙江沿海軍士

時海上有倭寇之警先命都督楊文節制沿海諸軍備
之至是復命輝祖等往加訓練

甲辰詔武官子弟習騎射
上諭五軍都督府臣曰朕嘗令武臣子弟演習武藝今
天下久安彼年少者惟安享父兄俸祿縱酒嗜音樂歌

舞遊戲一旦襲職使之挾弓矢上馬且不能安能為國
家効力哉近揚州衛指揮單壽襲其父職率兵太州捕
寇猝與寇遇眾軍併力迎敵壽懼而走且麾眾使退遂
致敗事此由其素不練習故爾自今武官子弟宜於閑
暇時令習弓馬當承襲者五軍都督府閱試其騎射開
習者方許否則雖授職止給半俸候三年復試之不能
者謫為軍者為令

戊申定行人司官秩職任
行人司正正七品左右司副從七品行人正八品凡設
官四十員咸以進士為之先是所任行人多孝廉人材
上以將命四方往往不稱使指至是始命以進士為之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二十一
凡齋捧詔赦奉使外夷諭勞賞賜祭祀徵聘賢才賑濟
軍務整點軍馬等事則遣之餘非奉旨諸司不得擅差
而行人之任重矣

庚戌命天下種桑棗
上謂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於所忽他則忘機煖則忘
寒不思為備一旦卒遇兇荒則茫然無措朕深知民艱
百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煖比年以來時歲頗豐民
庶給足田里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預防之計不可一
日而忘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且
授以種植之法又令益種棉花率蠲其稅歲終具數以
聞

甲寅命韓王濟王分道省視秦晉燕周齊王

上以韓王松潘王模年幼欲其遊觀諸王國都以敦友
除之情故有是命二王同日啓行至宿州分道韓王由
周歷秦晉抵燕齊潘王自齊歷燕晉抵秦皆至秋八月
而還

夏四月庚辰詔陝西乾州立唐忠臣渾瑊祠春秋致祭○
更定蕃國朝貢儀

上以蕃國朝貢舊儀頗煩故復命更定之凡蕃國王來
朝先是遣禮部官勞于會同館明日各服其國服如嘗
賜朝服者則服朝服於奉天殿朝見行八拜禮畢即詣
文華殿朝皇太子行四拜禮見親王亦如之親王立受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三十一

後峇二拜其從官隨蕃王班後行禮凡遇宴會蕃王班
次居侯伯之下其蕃國使臣及土官朝貢皆如常朝儀
五月辛丑詔免孝子郝安童軍役○甲寅安南遣使奉表
由廣東貢方物却之

上諭禮部臣曰安南菓弒不許朝貢已諭廣西布政司
毋納其使今又從廣東來有司不先請命而擅納其使
亟遣人詰責之仍却其貢獻不受

癸亥以翰林院修撰任亨恭為禮部尚書○八月甲戌命
安陸侯吳傑永定侯張金訓練廣東沿海衛所官軍以備
倭寇○乙亥遣國子監生及人才分詣天下郡縣督修水
利

上諭之曰耕稼衣食之源民生之所資而時有旱澇故

不可以無備成周之時井田之制行有溝防溝遂之法
雖遇旱澇民不為病秦廢井田溝洫之制盡壞議者遂
因川澤之勢引水以溉田而水利之設興矣朕嘗令天
下修治水利有司不以時奉行致令民受其患今遣爾
等往各郡縣集吏民乘農隙相其宜凡陂塘湖堰可濬
畜以備旱煖宣洩以防霖潦者皆宜因其地勢修治之
毋妄興工役掙克吾民衆皆頓首受命給道里費而行
庚寅新建京都酒樓成

上以海內太平思欲與民偕樂乃命工部作十樓于江
東諸門之外令民設酒肆其間以接四方賓旅其樓有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三十一

鷓鴣醉仙謳歌鼓腹來賓重譯等名既而又增作五樓
至是皆成詔賜文武百官鈔於醉仙樓

九月戊戌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

青州府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脇肉食之不愈乃
禱於岱嶽嘗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既而母病愈竟殺
其三歲子祭之有司以聞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
父為長子三年服今百姓無故賊殺其子絕滅倫理宜
亟捕治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
因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行於天下禮部議曰人
子之事其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託之良
醫投以善藥至於呼天告神情文懇切之至此為人子

所當為也。臥水割股。前古所無。雖出於後世。亦是同。至若割肝殘害尤甚。且如父母只有一子。割肝割股。或至喪生。卧水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祀永絕。反為不孝之大者。原其所自。皆愚昧之徒。務為詭異。以驚世駭俗。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人子。遇父母有疾。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割股卧水。亦聽其所為。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

已酉定正蔡氏書傳成

上觀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註說。與鄒陽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者。遂詔徵儒臣。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三十四

錢宰等定正之。上語以美。元王書傳之意。且曰。爾等知天象乎。皆對不知。上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於奎壁。乃文章之府。朕甚異焉。今年春暮。其間黑氣始消。文運興矣。爾等宜攷古正今。慎述作。以稱朕意。於是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總其事。開召翰林院至是書成。凡蔡氏集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三吾等率諸儒。上進賜名曰書傳會選。命禮部刊行天下。○上與羣臣論天與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傅藻。典籍黃麟。考功監丞郭傳。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為對。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自起

兵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有三年矣。嘗于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為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右旋。此曆家亦嘗論之。蔡氏謂為左旋。此則儒家之說。爾等不析而論之。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

撒馬兒附馬帖木兒。遣酋長迭力必失等。奉表來朝。貢馬二百匹。

表稱。大明皇帝。受天明命。統一四海。光明廣大。昭若天鏡。無有遠近。咸照臨之。臣帖木兒。僻在萬里之外。恭聞聖德。超越自古所無之福。皇帝皆有之。所未服之國。皆服之。遠方絕域。昏暗之地。皆清明之。遠國之人。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三十五

咸得其濟。欽仰聖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國中部落。聞茲德音。惟知懽忻愛戴。臣無以報恩。德。惟仰天祝頌。聖壽福祿。如天地遠大。永無極。照世杯者。其國舊傳有杯。其光洞徹。照之可知。世事故云。庚申。蒙宇通志書成。

上以輿地之廣。不可無書以紀之。乃命翰林院儒臣。及廷臣。以天道地道之數。編類為書。其方隅之目。有八東。距遼東都司。陸行為里三千九百四十四。馬驛六十四。水陸兼行為里三千四十五。驛四十。又自遼東東北。至三萬衛馬驛。四為里三百六十四。西極四川松潘。陸行為里五千五百六十。馬驛九十二。水陸兼行為里八

千三百驛一百有四西南距雲南金齒陸行爲里六千
四百四十四馬驛一百水陸兼行爲里八千三百七十
五驛一百一十三南踰廣東崖州水陸兼行爲里六千
六百五十五驛七十有八又東南至福建漳州府水陸
兼行爲里三千五百二十五驛五十四北暨北平大寧
衛爲里三千六百一十四馬驛五十三水陸兼行四千
六百四十五驛六十一又西北至陝西甘肅爲里五千
五十馬驛八十一水陸兼行爲里六千七百二十驛九
十六布政司十三浙江福建江西廣東之道各一浙江
水驛十三爲里九百四十八福建水馬驛四十一爲里
二千八百四十五江西水驛十五爲里一千五百二十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三十六

廣東水馬驛四十五爲里四千三百九十河南陝西山
東山西北平湖廣廣西雲南之道各一河南水驛三十
一爲里二千八百四十五馬驛二十二爲里一千一百
七十五陝西水馬驛五十一爲里四千一百馬驛四十
二爲里二千四百三十山東水馬驛二十九爲里一千
九百一十五馬驛三十六爲里千四百八十四山西水
馬驛五十爲里四千三十馬驛四十一爲里二千三百
八十北平水馬驛四十七爲里三千四百四十五馬驛
三十九爲里二千三百六十四湖廣水驛十八爲里一
千七百三十馬驛二十六爲里一千五百三十五廣西
水驛五十爲里四千四百六十水驛六十四爲里四千

二百六十五雲南水馬驛九十六爲里七千二百馬驛
八十三爲里五千二百七十五四川之道三水驛九十
四爲里七千二百六十五馬驛八十二爲里四千七百
九十五水馬驛七十爲里五千九百時天下道里縱一
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此其大畧也四表
之驛不與焉

冬十月己丑罷建岷王宮殿

上諭工部臣曰邊境土木之工必度時量力順民情而
後爲之時可爲而財力不足不爲也財有餘而民不欲
不爲也必有其時有其財而民樂於趨事然後爲之則
事易集今雲南土壙民稀軍餉轉輸民力甚勞若復加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三十七

興造之役非惟時力未可於民亦有所不欲岷府始爲
棕亭以居俟十五年後民富力紓作之未晚爾工部遣
人馳駟往諭雲南守臣罷其役

十二月丙寅置寧夏羣牧千戶所○甲戌申定皇城門禁

乙亥二十八年春正月辛亥遣使勅周王橐駝河南屬衛
馬步軍往塞北築城屯田○甲寅遣使勅晉王桐發山西
屬衛馬步軍往塞北築城屯田○甲子敕成祖文皇帝發
北平并遼東屬衛精銳騎兵命都指揮周興等往三萬
等處勦捕野人○庚辰詔右軍都督府榜諭龍州土官趙
宗壽等

諭曰皇上以鄭國公常茂有罪特以父開平王之功不忍遽寘于法安置龍州其昆弟仍享爵祿撫存如故惟龍州遠在西南自我朝平定天下土官趙貼堅稱藩納款誠事朝廷貼堅已故其妻乃與常茂結為婚姻誘合諸酋肆為不道及貼堅姪宗壽裝為土官與貼堅妻互相告訐又言茂已死 皇上以誠信待人且以茂功臣之子得罪而死深可矜憫并釋其告訐之罪今有人言茂實不死宗壽等知狀已遣散騎舍人諭宗壽捕茂宗壽漫不加意延玩使者久不復命其意實大測 皇上未即問罪特命榜諭爾宗壽等知之如茂果存則送至京師以贖爾罪如復違令則命大將軍率兵討捕罪在不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三

赦如茂果死則宗壽亦率親大小頭目至京具陳其由凡龍州軍民人等悉皆知會

三月丙申罷應天府龍江及大勝港抽分場官○夏四月詔停造進王宮室

故武定侯郭英曰遼東軍務物情來者多言其艱苦况邊境營繕朕常為卿言不宜盡力以困之今役作軍士皆強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心必懷叛故往往逃伏草野山澤間乘間劫掠近者高麗表奏言多不實朕已命有司究之聞彼自國中至鴨綠江凡衝要處所儲軍糧每駟有一萬二萬石或七八萬十數萬石東寧女直皆使人誘之入境此其意必有深謀朕視高麗自古

常與中國爭戰昔漢唐時遼東地方皆為所有直抵承平之境恃遠不臣時時弄兵自古無狀如此今遼東乏糧軍士饑困儲不即發沙嶺倉賑賑之必啓高麗招誘進遊之心非至計也使高麗出二十萬人以相警諸軍何以應之今營繕造作暫宜停止且令立營屋以居十年之後再為之古人有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六月己丑御奉天門勅諭文武羣臣

勅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涉歷其中奸頑刀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三九

以後嗣君統理天下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刑剗鬪割之刑蓋嗣君宮內生長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又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 亾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又曰皇親國戚有犯在嗣君自決之惟謀逆不赦餘犯輕者與在京諸親會議重者與在外

諸王及在京諸親會議皆取自上裁其所犯之家止許法司舉奏並不許擅自逮問合議親戚如皇后家皇妃家東宮妃家王妃家郡王妃家駙馬家儀賓家魏國公曹國公信國公西平侯武定侯之家朕皆已著之祖訓爾五府六部等衙門以朕言刊梓揭于官署永為遵守秋七月戊午詔國子生習讀春秋

詔曰孔子作春秋明三綱叙九法為百王軌範修身立教備在其中未有舍是而能處大事次大疑者近諸生專治他經者聚至於春秋鮮有明之繼今宜習讀之以求聖人大經大法他日為政臨民庶乎有本

有道士以道書獻却之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三十一

有道士獻道書侍臣請留觀之或有可取上曰彼所獻書非有神固氣之道即煉丹燒藥之說朕焉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政治之術將濟天下生民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苟一受其獻迂誕怪妄之士必爭來矣故却之毋為所惑

八月丁卯命左軍都督楊文為征南將軍廣西都指揮使韓觀為左副將軍右軍都督俞崇為右副將軍率師赴廣西討龍州土官趙宗壽及奉議南州向武等州叛蠻戊辰遣禮部尚書任亨泰監察御史嚴震直使安南諭以討龍州趙宗壽之故上謂亨泰等曰龍州地連安南大軍壓境彼必致疑宜告之以趙宗壽之罪不可赦

安南當慎守邊境毋啓納叛之謀敬如朕命彼此邊徼之民皆幸矣亨泰等至安南陳日焜聞命畏恐即奉詔貽書草奏等言朝廷懷柔遠邦矜恤蠻夷沒胸致戒不啻如天地父母此皆好生之德也而陋邦下國畏天事上之誠惟閣下亮察而已亨泰等因復書叙朝廷所以用兵之意以慰安之

龍州土官趙宗壽伏罪來朝詔征南將軍楊文移兵奉議等處○九月甲午詔岷王榘之國

初岷王定都岷州上以雲南土曠人悍必親王往鎮之故命岷王改都焉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三十一

食尚寢尚功六局及宮正司并神宮尚寶孝陵神宮尚膳尚衣司設內官司禮御馬印綬直殿十一監午門東華西華文武奉天左順右順七門鐘鼓惜薪二司兵仗內織染針工巾帽司苑酒醋麵六局內承運司鑰內府供用三庫東官典禮典樂典膳典服典兵典乘六局親王府承奉司典寶典膳典服三所與門官內使等官品職○始令法司擬罪引大誥減等○庚戌頒祖訓條章於內外文武諸司勅諭禮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後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業之君起自側微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恐後世守成之君生長深官未諳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已長至有奸賊

之臣猶懼利作聰明上不能察而信任之變更祖法以
敗亂國家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求為不刊
之典昔漢高祖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者不王以後諸呂
用事盡改其法遂至國家大亂劉氏幾亡此可為深戒
者朕少遭亂離賴皇天眷命剪除羣雄混一天下即位
以來勞神焦思定制立法革胡元弊政至於開導後世
復為祖訓一編立為家法俾子孫世守之爾禮部其
以朕祖訓頒行天下諸司使知朕立法垂後之意永為
遵守後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論無赦

閏九月庚寅詔更定親王歲支祿米

上謂戶部尚書郁新等曰朕今子孫衆盛原定親王歲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三十一

用祿米各五萬石今天下官吏軍士亦多俸給彌廣其
斟酌古制量減各王歲給以資軍國之用至是戶部議
更定親王歲給祿米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一千
石輔國將軍八百石奉國將軍六百石鎮國中尉四百
石輔國中尉三百石奉國中尉二百石公主及駙馬二
千石郡主及儀賓八百石縣主及儀賓六百石郡君及
儀賓四百石縣君及儀賓三百石鄉君及儀賓二百石
上於是重定祖訓錄名為皇明祖訓其目仍舊而更其
箴戒章為祖訓首章上以是編之作將垂之萬世命大
書揭于右順門內西南廊下朝夕詳覽斟酌損益久而
後定既而遣使召諸王至京諭以減祿米之故且以皇

明祖訓賜之

冬十月罷百官朝參賜食

禮部臣言百官朝參賜食實出厚恩緣職事衆多供億
為難請罷賜從之先是每且視朝奏事畢賜百官食上
御奉天門或華蓋武英等殿公侯一品官侍坐於門內
二品至四品及翰林院等官坐於門外其餘五品以下
於丹墀內文東武西重行列坐贊禮贊拜叩頭然後就
坐光祿司進膳案以次設饌食畢百官仍拜叩頭而退
率以為常至是始罷之

征南將軍楊文等平奉議州蠻寇

初征南將軍左都督楊文等駐師奉議州之東南分兵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三十一

追捕賊黨且遣人招降其脇從者賊皆焚廬舍入山谷
憑險阻立柵木自守文督將士屢攻破之賊衆潰散左
副將軍韓觀等遂分兵追討都康向武富勞上林諸州
縣破其更吾蓮花大藤峽等寨斬賊首黃世鐵并其黨
一萬八千三百六十餘人賊屬八千二百八十七人焚
死男女四百三十四人招降蠻民復業者六百四十八
戶徙置象州武仙縣蠻寇遂平時兵部尚書致仕唐鐸
參議軍事以朝廷嘗命征進畢日置衛守之乃會諸將
相度山川形勢置奉議等衛并向武河池懷集武仙賀
縣等處守禦千戶所設官軍鎮之事聞詔從其言
十一月癸亥令儒臣書尚書無逸篇于殿壁

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 上曰自昔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勸與逸理亂盛衰所繫也人君當常存惕勵不可少怠以圖其終成王之時天下宴然周公輔政乃作是書反覆開諭上自天命之精微下至生民稼穡之艱難以及閭里小民之怨詎莫不具載周公之愛君先事而慮其意深矣朕每觀是篇必反覆詳味求古人之用心嘗令儒臣書于殿壁朝夕省閱以為鑒戒今日講此深愜朕心聞之愈益警惕

禮制集要成頒布中外 上謂翰林學士劉三吾等曰朕自即位以來緊命儒臣歷考舊章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喪祭之儀服舍器用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三五

之制各有等差若為條格俾知上下之分而奸臣胡惟庸等擅作威福謀為不軌僭用黃羅帳幔飾以金龍鳳紋運者逆賊藍玉越禮犯分床帳護膝皆飾金龍又鑄金爵以為飲器家奴至於數百馬坊廊房悉用九五間數而蘇州府民顧常亦用金造酒器飾以珠玉寶石僭亂如此殺身亡家爾等宜重加考定以官民服舍器用等類成書申明禁制使各遵守敢有仍前僭用者必寘之法成造之人如之至是書成其目十有三曰冠服房產器皿金蓋床帳弓矢鞍轡儀仗奴婢俸祿奏啓本式署押體式服制頒布中外 十二月壬辰諭戶部自二十六年以後裁種桑果樹與

二十七年以後新墾田地俱不起科○詔征南將軍楊文等班師○已酉朝鮮國王李且遣使奉表貢方物

上見其辭不遜謂禮部臣曰以小事大禮重修辭前者朝鮮王李且數生齷端已嘗詰問彼謝罪之使方歸而侮慢之辭又至朕非不能伐之古人有言不勤兵於遠所以不即興師者以此今留其使者可移咨李且令遣撰文者至方歸之俾知生齷之由珣言表文是其國門下評理鄭道傳所撰遂命遣道傳未幾釋珣還 辛亥洪武志書成詔頒行之

其書述都城山川地里封域之沿革宮闕門觀之制度以及壇廟寺宇街市橋梁之建置更易靡不具載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三五

丙子二十九年春正月壬戌以詹事府丞杜澤為吏部尚書左春坊左贊善閻克新為禮部尚書○乙亥朝鮮國王李且遣其知門下府事鄭總來請印誥不許○二月庚寅遣行人李思聰鎮古訓使緬國及百夷 詔緬國王罷兵解爭緬人遂聽命復詔思倫發曰朕惟中國古先聖人馭頑禮德各有條章列聖相繼守而行之故上下相安黔黎樂業諸侯敬畏世孫子孫國祚綿長若列國敢有憑弱犯寡者則天下發兵以責之賊賢害民者亦發兵以伐之暴內凌外則興師以推之野荒民散則用兵以削之負固不服則舉兵以侵之賊殺其親則正其罪以殺之放弑其君則明其罪以誅之犯令

凌正則杜而絕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殄滅之。此九代之法也。爾思倫發律以九伐之法。宜加懲弱犯寡之罪。夫中國周臨四夷。與諸酋長地里相接。然朕未嘗恃頑。憑凌絕域。其嗣若雲南之地。已為我有。似乎尚強以取之。非也。乃元世子孫梁王者。恃元之苗裔。匿我有罪。納我通逃。誘我邊守。是乃不得已而發問罪之師。非無故也。况元連天。更其苗裔。不當安處於此。爾麗川之蠢初。擅與金齒之役。次謀景東。而寇定邊。理當發兵致討。朕釋而不較。未嘗強爾為約束之邦。聽爾自為聲教。今又幾年矣。近聞蠢食鄰邦。意在擴土地。而擅有其眾。又將為我西南之役。古中國聖人有云。山川地里人物之類。迺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三十六

神器也。非人強有。必天授。然後得之。爾思倫發不修鄰邦之好。三面發兵。蠢食諸國。其貪也如是。其謀也如是。彼麗川周臨之國。始古至今。各有主者。未嘗吞併。朕雖不能止爾聽爾自為。果天道使然。爾以人事應之。或者猶可。朕今戒爾守全。設或不守全而動。若不全虧。是無全亾。然莫若守全以圖綿長。不亦美乎。思倫發聞詔。恐懼俯伏謝罪。願罷兵。適其部酋刁幹孟叛。思聰等以朝廷威德。諭其部眾。叛者稍退。思倫發欲倚使者。以服其下。強留思聰等。又以象馬金寶為餽。思聰為書諭却之。以謂中國不以象馬金玉為寶。所寶者忠臣烈士。強兵勇將。孝子順孫。宜送使者還朝。自此不為侵擾。斯可以

明忠君之心思。倫發大喜。邀思聰等設宴為樂。率其部眾送之境上。思聰等還。具奏其事。且著百夷傳紀述其山川人物風俗道路之詳。以進。上以其奉使不失職。謂其才可用。甚喜之。各賜衣一襲。

安南國以其前王陳叔明之卒來告哀。上以陳叔明遠逐其王。陳日燧使不得其死。因篡其位。未嘗來告。叔明懷奸挾詐。殘滅其王。自圖富貴。不義如此。庸可與乎。今叔明之死。若遣使吊慰。是撫亂臣而與賊子也。異日四夷聞之。豈不効尤。狂謀踵發。亦非中國懷撫外夷之道也。爾禮部咨其國知之。

癸卯征虜前將軍胡冕討湖廣郴州桂廣東潭源廣西平川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三十七

諸蠻平之。○丙午降禮部尚書任亨泰為監察御史。亨泰奉使安南。私市蠻人為僕。故降之。

三月甲子成祖文皇帝擒胡將索林帖木兒等於徹徹兒山

寧王權言近者騎兵巡塞。見有脫輻遺於道上。意胡兵往來。恐有寇邊之患。上曰。胡人多奸。示弱于人。此必設伏以誘我軍。若出軍追逐。恐墜其計。於是勅成祖文皇帝選精卒壯馬。抵大寧全寧。沿河南北。覘示胡兵所。在。隨宜掩擊。三月甲子。文皇帝率諸軍北至徹徹兒山。遇胡兵與戰。擒其首將索林帖木兒等數十人。追至兀良哈忒城。遇哈刺兀復與戰。敗之。遂班師。

壬申罷漢楊雄孔廟從祀進董仲舒

行人司副楊砥言孔子廟廷從祀諸賢皆有功世教若漢揚雄臣事賊莽忝列從祀以董仲舒之賢反不與焉事于名教甚為乖錯宜黜雄進仲舒則祀典明矣上納其言命去雄祀仲舒

秋八月丁未免大平等五府田租○庚戌改六部諸屬為清吏司

以上六部之屬皆稱部混而無別故欲易其名因寓飭勵之意凡諸部屬皆曰清吏司更其名者十有三吏部選部曰文選司計部曰驗封司勳部曰稽勳司禮部儀部曰儀制祠部曰祠祭膳部曰精膳兵部司馬部曰武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三六

選駕部曰車駕庫部曰武庫工部營部曰營繕屯部曰屯田水部曰都水虞部曰虞衡其戶刑十二部及吏部考功禮部主客兵部職方名皆仍舊

頒表箋文式于天下

先是天下諸司所進表箋多務奇巧詞體駢儷上甚厭之乃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右春坊右贊善王俊華撰慶賀謝恩表箋成式頒于天下諸司今凡遇慶賀謝恩則如式錄進

九月丁卯朝鮮送摺表人鄭總等三人至京皆留之

朝鮮國王李且送摺表人鄭總等三人至且言鄭道傳病不能行表辭實總等所撰上謂禮部臣曰今朝雖

送來數儒生勿遣其還蓋此輩畧通古今未知大道故

任其小智調弄戲侮若朝鮮廢置無乃皆數生之為彼數生者幸灾樂禍曾不如昔楚國一伶人耳昔楚伐鄭軍少北鄭公鍾儀陷焉鄭得之獻於晉公見之問南冠者為誰有司云鄭人所獻楚囚也晉公召問之鍾儀所言皆中理以語范文子范文子知鍾儀雖伶人君子也蓋歸之晉楚構兵連歲不已此人歸晉楚罷兵必成公從之厚待而歸之楚遣人報鍾儀之歸晉之德也由是兵

解數十年無征戰之勞此一人懷君子之道能排難解紛以安黎庶朝鮮數生曾不如一伶人古人云以道助主者以德而安天下此數生不為主量力敢為小敵之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三九

堅故作戲慢生隙殃民爾移文朝鮮無用是數生留之京師別授微職以杜王左右之禍

冬十月乙酉詔定各司奏事次第

禮部會議凡奏事一都督府次十二衛次通政使司次刑部次都察院次監察御史次斷事官次吏戶禮兵工五部次應天府次太常司次欽天監若太常司奏祀事則當在各司之先凡晚朝唯通政使司六科給事守衛官奏事其各衙門有軍情重事者許奏餘皆不許詔從之

華大理寺案牘盡移後湖○改置天下按察分司為四十一道○十一月己巳詔刊稽古定制

上以諸功臣之家不循禮法往往奢侈自縱以致覆亡雖屢加誡勅終莫之省迺命翰林儒臣取唐宋制度及國初以來所定禮制參酌損益編類成書凡勳舊之家墳塋碑碣丈尺房屋間架及食祿之家貨物禁例皆有定制命頒之功臣之家俾遵行之

十二月丙午復永州知府余彥誠等十人官

初彥誠與齊東知縣鄭敏定遠知縣高斗南儀真知縣康彥民岳池知縣王佐安肅知縣范志遠當塗知縣孟廉縣丞趙森懷寧縣丞蘇益等先後坐事逮獄至是其民具列各官善政請闕以請上嘉之賜彥誠等襲衣靴鈔遺還仍給者民道里費

昭代典則

卷十一

四

丁丑三十年春正月丙辰命長興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巡西北邊以備胡寇○乙丑漢沔盜高福興等為亂詔耿炳文郭英討平之○壬申初置雲南提刑按察司

先是以雲南荒服之地未設按察司命布政使司兼理之至是始置司設官其軍民重事仍令與西平侯沐春議之

已卯改太常光祿二司為寺官制仍舊○改儀禮司為鴻臚寺

設官六十二員卿一員正四品少卿二員從五品丞二員從六品主簿一員從八品屬官司覆署丞一員正九品司儀署丞一員正九品鳴贊四員從九品序班五十

員從九品

已卯頒為政要錄

其事載文武官為體統及僉書案牘次第軍士月給原餼與宿衛之禁屯田之政凡十有三條

二月白虹亘天貫日○丙戌朝鮮國王李旦遣使進貢謝恩

朝鮮王李旦以柳珣等蒙恩放還遣其判三司事僕長壽密直副使辛有賢等貢鞍馬及金銀器布人參等物至京師謝恩上諭禮部臣曰朝鮮密邇東陸之地國家為切近前者王氏怠政而亾李氏繼興數生邊釁與語再三終不能止易云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朝鮮本新

昭代典則

卷十一

四

造之國而所用之人皆非賢智之士此恐非三韓之福也昔子產於鄭凡為辭命草創討論修飾潤色必更數人之手而後行所以鄭國稱治如鄭道傳等遇小人之尤者在王左右豈能助其為善苟使鄭總虛仁度金若恒仍在朝鮮又鄭道傳之羽翼今總等既不免王不精審又將假手於人矣宜論其國王深思熟慮以保三韓三月癸丑策試會試中式舉人于奉天殿擢陳刻為第一○庚辰古州上婆洞蠻林寬作亂龍里千戶吳得鎮撫井

林寬聚攻龍里守禦千戶吳得鎮撫井等議城守之計令人馳報貴州都指揮使司堅守以待授至賊縱火燒

四門攻城益急得曰我等為國守邊又有父母在城今賊勢如此徒守無益即上馬率精銳開城門擊賊或謂得曰賊勢方盛宜候其怠擊之得曰城破頃刻何候之有若城不能守父母不能救是不忠於君不孝於親吾何用生為即率麾下馳入賊陣中殺數十人搏戰不已遂中毒弩死乎繼戰亦死于陣城遂陷事聞上曰忠孝立身之大節能克全者古人所難今吳得并乎臨難捐身因忠顯孝非烈丈夫不能命追贈得為指揮僉事乎為正千戶各令其子襲職仍以鈔帛恤其家

昭代典則

卷十一

四

者蓋以戎狄之人貪而無厭苟不制之則必侵侮而為邊患矣今朵且烏思藏長河西一帶西蕃自昔以馬入中國易茶所謂貿易有無者也適因私茶出境馬之入互市者少於是彼馬日貴中國之茶日賤而彼玩侮之心漸生矣爾右軍即移文秦蜀二府長史司啓王發都司官軍松潘洞門黎雅河州臨洮及入西番關口巡禁私茶之出境者朕豈為利哉制馭夷狄不得不然也○又遣駙馬都尉謝達往諭蜀王椿曰秦蜀之茶自洞門黎雅抵朵甘烏思藏五千餘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無此適因邊吏譏察不嚴以致私販出境為夷人所賤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則重者茶是也始於唐而盛

於宋至宋而其利博矣前代非以此專利蓋制戎狄之道賤其所而貴其所無耳我國家權茶本資易馬以備國用今惟易雜物使番坐收其利而馬入中國者少豈所以制夷狄哉爾其論布政司都司嚴為防禁無致失利○至是勅兵部曰巴茶自國初徵收累年與西番易馬近因私茶出境致茶賤馬貴不獨國課有虧始使戎羌放肆生侮慢之心蓋由守邊者不能禦防或濫交無度縱放私茶或假朝廷為名橫科馬匹以致番人悖信朝廷初不知此但謂西番不順豈知邊吏有以激之已命曹國公李景隆查金牌勘合直抵西番以傳朕命各番酋領受牌為符契以絕奸欺尚恐邊衛將士

昭代典則

卷十一

四

巡防不嚴私茶出境爾兵部備傳朕意諭邊守者知之於是兵部具禁約事宜遣人齎諭川陝守邊衛所仍遣僧官著威下等往西番申諭之○夏四月乙酉勅晉王成祖文皇帝備邊○辛卯諭成祖文皇帝築大同城○丙申陞刑科給事中張思恭為刑部右侍郎○人有暮夜以金遺思恭者却而不受其人委金而去詰且思恭言於朝上善思恭有守遂陞其官○五月壬子朔日有食之○甲寅大明律誥成○上御午門諭羣臣曰朕有天下做古為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刑著為令行之已久然而犯者猶眾故於

聽政之暇作大誥昭示民間使知趨吉避凶之道古人謂刑為祥刑豈非欲民並生於天地間哉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誥條目撮其要略附載於律凡榜文禁約悉除之除謀逆并律誥該載外其雜犯大小之罪悉依贖罪之例論斷今編成書刊布中外天下知所遵守刑期無刑庶稱朕恤刑之意

乙卯命楚王植率師征古州洞蠻湘王栢副之○庚申夜有星大如鷄子自天厨入紫微垣有二小星隨之至游氣中没○己巳勅晉燕代遼寧谷六王勒兵備虜

上以天象示變占北方當有警勅六王曰驗之歷代天象若此者邊戍不寧往往必驗不可不慎也爾等所守

昭代典則

卷十一

四十四

地方不下六千里急遽難為聚會每處軍馬多者不過一二萬而胡人之馬計有十萬設若南行馬勢必盛自非機智深密晝夜熟算孰能制之兵法云制人不制於人多算勝少算不勝况無算乎爾受封朔土藩屏朝廷倘或失機誤事非惟貽擾朕躬爾等安危亦係於是吾今略與爾謀或今歲或二三歲止是本護衛及都司行都司軍馬各守地方倘遇胡馬寇邊不宜與戰或收入壁壘或據山谷險隘之處夾以步兵深伏以待之彼見我不與之戰必四出抄掠俟其驕怠分散隊伍不嚴我以馬步邀截要路破之必矣若一見胡馬輒以三五千或一二萬輕與之戰豈特不能勝之必至失利務

歲設計待彼恣意馳騁則一鼓可擒其首將矣

陸翰林修撰張信為詩讀編脩載辨為侍講

上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為職然既列近侍且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沔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頭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朕推用之意○上謂侍臣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苟有壅蔽則耳目並替天下之事俱無所達矣劉三吾對曰人君惟博集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險邪隔絕賢路則視聽偏而聰明即為所蔽矣上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為視聽乃能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

昭代典則

卷十一

四十五

昔唐玄宗內惑於聲色外蔽於權姦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惶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為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之而玄宗不知其蔽於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為邪妄所惑則亂從何生矣

天下講讀大誥師生來朝並賜鈔遺還

凡十九萬三千四百餘人

六月辛巳策試下第舉人于奉天殿擢韓克忠為第一

先是禮部會試者多而中式者少被黜落者咸以為言命翰林儒臣考下第卷中擇文理優長者得六十一人至是復廷試之擢韓克忠為第一仍賜克忠等進士出

身有差。

命兵部諭守邊諸將

自今邊將不得以所虜胡人為家奴。所獲馬匹牧于塞上。或千百匹。或四五十匹。不得私鬻。若欲財用。則入為于官。給其直。若征討悉分給騎士。還日損者償其直。馬少不願鬻者聽。

置政平訟理二椿諭罪囚

上諭刑部官曰。人言法家少恩。此後世用法之過。故有是言。朕觀唐虞之世。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安有是言哉。爾等每論囚。引至朕前。詳其致罪之由。然一時裁決。恐未得其情。自今論囚。惟武臣死罪。朕親審之。其餘不

昭代典則

卷十一

四六

必親至朕前。但以所犯來奏。然後引至承天門外。命行人持訟理。播傳旨諭之。其無罪應釋者。持政平椿。宣德意遣之。繼令五軍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給事中。通政司。詹事府。詳加審錄。寬者即為奏聞。無寬者。實犯死罪以下。悉如律。其褫犯死罪者。准贖。

駙馬都尉歐陽倫坐販私茶。賜死。○秋七月。置都知監銀作局。

都知。掌內府各監行移。一應關支勘合銀作。掌造內府

金銀器用

命曹國公李景隆訓練河南將士。○八月。己亥。以義門鄭沂為禮部尚書。○丁未。禁諸王非時興作。擅役工匠。

上諭工部臣曰。天下人匠編成班次。赴工各有定期。然

諸王府每有興造。臨期之際。趨此違彼。艱莫甚焉。夫勞民動眾。春秋所戒。方今諸王在國。宮室各有定制。皆宜守禮安分。勿擾於民。可也。朕嘗聞元時。盧州太子為修宮室。令民冒雪舁木。監司版圖。兒見其苦。即釋之。又知威順王在武昌。因恐小吏械繫之于市。廉訪司官言此小事。王宜勿預。王即釋之。此二子皆知禮奉法。聽納正言。所以能享其富貴也。今諸王府宜各守定制。不許私。有興作。勞民匠。若有應須造作。而不可已者。必奏請。方許爾。可移文各王府知之。○上御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制用幾何。曰五百貫。責之曰。農夫寒耕。暑

昭代典則

卷十一

四七

耘。早作夜息。蠶婦繰絲。緝麻績績。手成其勞。既已甚矣。及登場下。機公私。逋索交至。竟不能為。已有食。惟粗糲。衣惟垢弊。而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長膏粱。統綺之下。農桑勤苦。藐無聞知。一衣製及五百貫。此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而爾費之於一衣。騎奢若此。豈不暴殄。自今切宜戒之。

辛亥。令天下各置木鐸。

命戶部下。令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內。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徇于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又令民。凡遇農桑時月。清晨聚眾。鼓鳴。比。自會田所。及時力田。里老。縱其怠。

情不勸督者罰又令并遇婚姻死喪吉凶等事一里之內立相調給庶使人相親愛風俗厚矣。

癸亥勅楚王慎相王栢率其軍築銅鼓城。

勅楚王慎相王栢曰前命爾兄弟帥師征蠻既不親臨戰陣建立功勳宜各以護衛軍一萬銅鼓衛親軍一萬靖州民夫三萬餘築銅鼓城每面三里城池宜高深坊巷宜寬正營房列宜齊整期十一月訖工令銅鼓衛指揮千百戶守之其銅鼓軍士除留一千守衛餘從總兵征進至耕時仍還本衛爾兄弟可率築城護衛軍士還國繪圖來奏知。

乙亥平羗將軍都指揮齊讓討古州叛蠻無功命左軍都

昭代典則 卷十一 四六

督楊文為征虜前將軍代之遂平諸洞

諭文等曰都指揮齊讓討賊久而無功故命爾等代之凡用兵行師以嚴明為務賞罰必當功罪然後恩威並行人心悅服如分遣官軍入山追捕日可行十五里十里或二十里募印還管如此則出入有時寇不得肆其徂詐若五開蠻人果來連構即調兵會征南將軍都督僉事顧成用勦捕之其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以事獲罪可與步騎三四千俾之立一功竇都督湯都督嘗領兵為楚湘二王宿衛駐營黔陽辰溪之地二人亦令從征宋都督劉都督亦可與軍一二萬俾自當一路仍洗激思州宣慰司土官轉運糧餉以足軍用文等進討

諸洞叛蠻悉平之

冬十月戊子停遼東海運

上諭戶部臣曰遼東海運連歲不絕近聞彼處軍餉頗有贏餘今後不須轉運止令本處軍人屯田自給共三

十一年海運糧米可於太倉鎮海蘇州三衛倉收貯仍

令左軍都督府移文遼東都司知之其沙嶺糧儲發軍

護守次第運至遼東城中海州衛倉儲之

十一月癸酉平緬蠻刁幹孟叛遂宣慰使思倫發命西平

侯沐春為征虜前將軍都督何福為左將軍徐凱為右將

軍討之

思倫發奔至京師上憫之命沐春等率雲南四川諸衛

昭代典則 卷十一 四九

官軍往討刁幹孟諭思倫發曰爾遠離鄉土經涉歲月

不能無懷土之思強臣為亂勢不自容奔逃至此欲謀

還國非將勇兵強不可得也朕今送爾至雲南與西平

侯且駐怒江上先遣爾平日心腹之人往國中諭爾還

國之意以觀國中之向背立衛騰衝以觀其勢若威遠

遠幹已附朝廷他郡亦皆聽命則刁幹孟反逆之威日

消腹心之人效順者多爾歸國之期可數日而待矣若

輕易而進而刁幹孟之勢方盛國人腹心莫與為敵則

爾之疆土終非而有也

春二月癸未上不豫

廷臣數問安勅之曰昔有元治世民庶乂安何期至正

之君失於勤民。慢於事神。由是假手羣雄。倡亂華夏。兵
興之時。朕潛草野。不得已而從戎。當時倡亂稱尊者幾
人。恣為吞併。自相磨滅。如此者十有七年。朕西定荆楚。
東平吳越。北撫華夏。為衆所推戴。定鼎金陵。國號大明。
改元洪武。三十年于茲。朕壽六十七矣。靜而思之。非
皇天眷命。安得居天位若是久哉。古語云。天不與首亂。豈
非朕無心於天下。以救民為心。故天特命之乎。近者失
調受疾。卿等頻來問安。禮也。堯舜禹湯文武之世。皇陶
稷契伊尹周召為之臣。其有志匡主一也。朕以此示卿
等。宜竭忠修職。副朕至懷。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五十一
戊寅三十一年春二月戊寅。定吏員出身事例。○平緬蠻

刁幹孟請入貢
西平侯沐春奏。麓川刁幹孟請入貢。刁幹孟叛。逐其酋
長思倫發。恐朝廷聲罪致討。故來歸款。而思倫發所部
勿都。亦據守騰衝。怒江及景東。迤外威遠等處。俱已嚮
化。歸朝。刁幹孟懼為所攻。欲假朝廷之威。以拒勿都。其
言入貢。恐未可遽信。今姑勒兵俟之。上遣人諭春曰。遠
夷詭詐。誠有之。然姑從所請。以伺其變。其勿都所守諸
路。爾可從宜撫諭。若刁幹孟之虛詐。當審度其宜。而處
之。毋失事機。

甲辰都督僉事徐凱。執木瓦寨叛首賈哈刺。送京師伏
誅。

賈哈刺。用此土豪也。初王師克建昌。授以指揮。俾領其
部落。後與月魯帖木兒叛。走據木瓦寨。其地峻險。三
面斗絕。下臨大江。江流悍急。不可行舟。惟一道僅可通
人行。官軍至。輒自上投石。遂為所拒。不得進。及是凱等
至。斷其汲道。以困之。寇不得水。日就窮促。凱乃督將士
直抵其寨。力攻之。寇不能支。遂就擒。

三月己酉。琉球國中山王察度遣使貢馬。及琉璜胡椒等
物。

先是其國遣女生姑魯妹在京讀書。至是謝恩來貢。
夏四月丁丑。罷回回欽天監。○庚辰五軍都督府兵部請
討朝鮮不許。○勅成祖文皇帝召西京開平遼東諸將分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五十二

左右翼與代遼寧谷王禦虜
初日。巡聞塞上烽火教警。此胡虜之詐。彼欲誘我師出
境。縱伏兵以邀我也。不可墮其計中。烽起之處。人莫宜
近。雖望遠者。亦須去彼二三十里。今秋或有虜騎南行。
不寇大寧。即襲開平。度其人馬。不下數萬。豈可不為之
慮。可西京召都指揮莊德張文傑。開平召宋真宋晟。二
都督。遼東召武定侯郭英等。會兵一處。遼王以都司及
護衛軍悉數而出。北平山西亦然。步軍須十五萬布陣
而待。令武定侯劉都督宋都督。翼於左。莊德張文傑都
指揮陳月。翼於右。爾與代遼寧谷五王居其中。彼此相
護。首尾相救。使彼胡虜莫知端倪。則無不勝矣。兵法示

饑而實飽內精而外飾其察之
已丑享太廟論太常宜加敬慎

享太廟畢上步出廟門徘徊顧立指桐梓謂太常寺臣
曰往年種此因感泣下又曰昔太廟始成遷主就室
禮畢朕退而休息夢朕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覺即視朝
果得邊報祖考神明照臨在上無時不存爾等當祭祀
宜加敬慎且暮中使供酒掃奉神主恐有不虔當以時
省視務令齋潔以安神靈

陞刑部侍郎暴昭為左都御史天策衛經歷周璠為左會
都御史龍江衛經歷黃福為工部左侍郎羽林衛經歷邊
昇為工部右侍郎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五十二

皆以言事稱者也

五月都督何福擒叛蠻才幹孟思倫發復還平緬

西平侯沐春進兵擊平緬先以兵送思倫發于金齒使
人諭才幹孟不從乃遣左軍都督何福龍能等將兵五
千往討之福等躋高良公山直搗南甸大破之殺其酋
才各孟斬獲甚衆回兵擊景罕寨寨乘高據險堅守不
下官軍糧械俱盡賊勢益盛福使告急于春春率五百
騎往救之乘夜至怒江詰旦徑渡令騎馳躡寨下揚塵
以警之賊乘高望見塵起蔽天不意大軍卒至驚懼遂
率衆降春乘勝復擊峒寨賊夜潰走才幹孟乃遣人
乞降事聞朝廷以其誕詐復授春征虜前將軍今俟變

以討之春後病卒才幹孟克不降乃命都督何福往討
擒才幹孟以歸思倫發始得還平緬踰年卒

五月甲寅上不豫○丙辰四川平茶土酋楊欣來朝貢方
物○乙亥勅成祖文皇帝總率諸王備虜

戊午勅左軍都督楊文曰兵法有言二心不可以事上
疑志不可以應敵為將者不可不知是也朕于 燕王
在北平中國之門戶今以爾為總兵往北平參贊 燕
王以北平都司行都司并燕谷寧三府護衛選揀精銳
馬步軍士隨 燕王往開平隄備一切號令皆出自王
爾奉而行之大小官軍悉聽節制慎毋二心而有二志
也○勅武定侯郭英曰朕有天下胡虜遠遁久矣然所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五十三

孽未殄不可不防今命爾為總兵官都督劉真宋晟為
之副啓邊王知之以邊東都司并護衛各衛所步軍除
守城馬軍及原留一百存守斥候餘皆選揀精銳隨邊
王至開平迤北擇險要屯駐隄備一切號令悉聽 燕
王節制○乙亥勅 燕王曰朕觀成周之時天下治矣
周公猶告成王曰詰爾戎兵安不忘危之道也今雖海
內無事然天象示戒夷狄之患豈可不防朕之諸子汝
獨才智克堪其任秦晉已薨汝實為長援外安內非汝
而誰已命楊文總北平都司行都司等軍郭英總邊東
都司并遼府護衛悉聽爾節制爾其總率諸王并撥度
勢用防邊患又安黎庶以答 上天之心以副書托付

之意其敬慎勿忘

乙酉上崩於西宮皇太孫即皇帝位○辛卯葬孝陵

上以天縱之資起自山崖遂成大業當是時元政陵夷
豪傑並起大者竊據海內小者連數城邑皆恣為殘虐
糜敵生民天下大亂極矣上在民間憫然傷之已而
為衆所推戴拒之益來乃不得已起義兵即條法令明
約束務以安輯為事故所至撫定民咸安堵十餘年間
盪滌羣雄戡定禍亂平一天下雖曰天命人歸要亦神
武不殺之所致也即位之初稽古考文制禮作樂修明
典章興舉廢墜定郊祀建學校尊孔子崇儒術育賢才
註洪範叙九疇罷黜異論表章經籍正百神之號嚴祭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五十四

祀之典察天文推曆數定封建謹法律慎官爵撫四夷
海外遠方皆遣子入學南極炎徼北逾冰壤東西際日
月之所出沒罔不率服昧爽臨朝日宴忘冷虛心清問
從善如流神謀睿斷昭見萬里退朝之暇即延接儒臣
講論經典取古帝王嘉言善行書寘殿廡出入省觀斥
侈辭絕遊幸却異味罷膳樂泊然無所好敦行儉朴以
身為天下先凡詔誥命令詞皆自製淳厚簡古洞達物
情戒諭臣下動引經史諄切懇至聽者感動訓勅子孫
臣庶具有成書詔法萬世謹官壺之政嚴官寺之防杜
外戚之謁而家法尤正紀綱法度彰彰明備至於禮先
代罷獻俘尊高年孝弟勵農桑蠲通負宥死刑焚獄具

旌廉能懲貪酷摧奸暴佑良善寬仁愛人專務德化是

以身致太平三十餘年民安其業吏稱其職海內殷富
諸福之物莫不畢至功德文章巍然煥然過古遠矣傳
稱唐虞禪夏后殷周繼然成湯革夏乃資毫末武王代
商爰賴西師至于漢高雖起徒步尚籍亭長挾縱徒集
所附上不階寸土一民呼吸響應以有天下方冊所
載未之有也於戲盛哉况生而神明屢有異徵日章夫
質鳳采龍姿聲如洪鍾奇骨貫頂故元時太史言聖人
生江淮按讖索之竟不能得蓋天啓大明隆盛之運
實生聖人以膺景命夫豈偶哉在位三十一年升遐之
日天下哀慕如卒考妣永樂元年六月丁巳尊謚聖

昭代典則

卷十一

五十五

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
太祖○上嘗退朝顧謂侍臣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
為治之心有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生民休戚係焉
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猶未臻甚矣為治
之難也自昔先王之治必本於愛民然愛民而無實心
則民必不蒙其澤民不蒙其澤則衆心離於下積怨聚
於上國欲不危難矣朕每思此為之惕然○上又嘗謂
太子少保唐鐸曰帝王之於天下體天道順人心以為
治則國家基業自然久安朕每思前代亂亡之故未有
不由於違天道逆人心之所致也天之愛民故立之君
以治之君能愛安生民則可以保茲天眷卿與朕共事

者久夙夜左右資彌良多凡朕之事夫有弗至者卿即以爲言使之有所警苟謂已安不以爲意治亂將焉頓首曰陛下敬天恤民之心奉奉如此臣雖老悖敢不盡心○上又嘗燕閒與侍臣論事上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憂得失判焉以此見武侯之不如楚莊也夫喜者矜其所長憂者憂其所不足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佚敗口至矣憂其不足則志下志下必能虚心而受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故莊王卒伯諸侯以興楚國武侯侵暴鄰國而魏業由衰以此觀之人君當遜志以納善人臣當以道

代典則 卷十一

五七

事君君臣之間各盡其道則天下之事無不濟矣○上又嘗諭羣臣曰凡人所爲不能無過舉但當平其心則可以知其過矣其心本公所爲之事或繆此則識見未至故有過誤若緣私意而所行有繆戾者此特故爲耳君子小人之過於此可見然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之過雖大弗形蓋君子直道而行故無所回互小人巧於修飾故多所隱蔽人君苟不察其微則君子小人莫能辨別又曰朕親往昔議論於廷有忤人主之意者必君子也其順從人主之意者必小人也以忤已而怒之以順已而悅之故小人得幸而君子見斥矣人主取人權衡在已當兼取於衆論不可以一時之喜怒爲進退

爾○上又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玩忽無所忌憚謂侍臣曰當時坐不當使此曹掌兵政故恣肆暴橫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朝恩數輩勢皆強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苟能決意去之亦有何難但在斷不爾爾又曰漢末之時宦官雖號驕縱尚無兵權故凡所爲不逾假人主之名以濁亂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劫脅天子廢興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豈可使之當要路執政操權擅作威福朕深鑒前轍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命四方而已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爲患但遇有罪必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上又嘗謂侍臣曰毀

代典則 卷十一

五七

譽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於俗而得毀者亦有諂媚狎昵同乎流俗而得譽者夫毀者未必不肖而譽者未必賢也第所遇有幸不幸爾人能知其毀者果賢則誣謗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於受抑矣知其譽者果不肖則偏陂之私可絕而人亦不至於倖進矣問君子於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且又忌之鮮有不爲所毀者問小人於小人其朋黨阿私則所譽者必多矣唯問於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毀之實故知人爲難而知言尤爲難也

昭代典則卷十一

昭代典則卷十二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紳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建文皇帝

戊寅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辛卯皇太孫即皇帝位

乙酉高皇帝遺詔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於世定禍亂而偃兵安生民於市野謹撫馭以膺天命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動不怠專志有益於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

昭代典則卷十二

十一

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吾民葬祭之儀一如漢文帝勿異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川因其故無改諸王臨中國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辛卯皇太孫即皇帝位詔曰天降下民作之君我皇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統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斯民凡事有益於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政教休明規模弘遠朕以眇躬纂承大統恭依遺詔於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夙夜祗懼思所以克相上帝寵綏四方以無忝我皇祖之大命永維寬猛之宜延布

維新之政其以明年為建文元年大赦天下於戲德善政政在養民當遵先聖之言期致雍熙之盛百辟卿士體朕至懷

上皇祖考大行皇帝謚曰高皇帝廟號太祖皇祖妣孝慈皇后曰高皇后○以中書舍人蹇義為吏部右侍郎戶部主事夏原吉為本部右侍郎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以子澄預參國事

蹇義巴人初名瑒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奏事稱旨太祖書義字賜易名命滿九載且用之建文帝即位知太祖欲用義超陞吏部右侍郎原吉湘陰人鄉薦遊太學選入禁廡書誥授部主事有劄郎中者忌欲

昭代典則卷十二

二

陷之太祖棄劉郎中于市建文即位八月即陞戶部右侍郎齊泰溧水人洪武二十年鄉貢明年舉進士歷禮兵部主事會震謹身殿太祖禱郊廟太以官九年無過得陪祀賜名泰三十年陞兵部左侍郎明年進本部尚書太祖嘗召太問邊將姓名太祖數無遺又問諸國籍太出袖中手冊進簡要詳密太祖大奇之是年閏五月受顧命輔皇太孫時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專制地獄迫詔諸王臨邸中毋奔喪王國所在吏民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不悅謂此齊尚書疎間我也黃子澄分宜人洪武十七年貢入太學明年進士舉禮部第一授翰林編修陞修撰伴讀東宮累官至太常卿建文為皇太

孫時坐東角門謂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僅有護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強率底亡滅小大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喜每呼子澄黃先生太孫即位倚任子澄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子澄頓首應曰不敢遂出與齊太議削奪諸王兵權

革冗員省府州縣○六月以方孝孺為翰林侍講學士孝孺台州海寧人幼精敏絕倫為文雄邁醇深恒以明王道闢異端為已任世謂程朱復出洪武十五年以薦召見太祖喜其舉動端整謂皇孫曰此莊士當老其才輔汝遣還鄉二十五年又以薦召至太祖曰今非用孝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三

孺時稍擢漢中府學教授蜀獻王聞其賢聘為世子師每見陳說道德王甚喜為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建文即位廷臣交薦召為翰林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學士秋七月廢周定王為庶人

王初封吳國錢塘後改封周國開封即宋故宮為府洪武二十二年王棄其國來鳳陽乃遷之雲南未行原還國至是人告王反建文命曹國公景隆即訊之景隆大索金寶王不能應坐王反逮至京竄雲南諸子並列流放已而召還南京

以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濱孫瑞王斌楊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為錦衣衛千百戶有差

鳳等皆西宮殉葬宮人之父兄所謂朝天女戶也官得世嗣

八月吏部尚書茹常免以雲南左布政使張統為吏部尚書

張統富平人洪武中舉通經為東宮侍書陞試左通政洪武十五年雲南平出為左叅政歷進左布政使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祠祀公廨上下典禮經費程度悉統裁定夷民乎悅遠通奠安二十六年入覲治行為天下第一賜璽書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統實先往任今五年言出則諸夷聽服今布則四野懽忻皆由誠信相孚在共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

昭代典則 卷十二

四

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至是召為吏部尚書滇人如失父母

徵江西處士楊士奇授齊府審理副留翰林充編纂官士奇江西泰和人早孤力學手不釋卷長游楚中楚中人皆慕之至是廷臣以名儒薦徵授教職時年三十六未任留翰林充編纂官尋命吏部考第史館諸儒尚書張統奏士奇第一除齊府審理副明日復召入翰林禮部尚書鄭沂免以雲南右布政使陳迪為禮部尚書陳迪宣城人幼個儻有志操洪武八年以薦辟為郡學訓導十二年以近臣薦召為翰林編修陞侍講二十四年出為山東左叅政二十八年陞雲南右布政使至其

徵為禮部尚書

九月長星西墜有聲如雷○冬十月焚或守心○十一月
監察御史解縉謫河州衛吏

洪武中縉上封事太祖喜之兵部尚書沈縉忌其年少
得上意乞改御史使遠於上縉時時直言太祖慰諭賜
錢曰汝歸且讀書著述縉歸家八年太祖崩縉來奔喪
有司劾縉母喪未葬父年九十違詔奔喪謫河州衛吏
以刑部侍郎張昂掌北平布政司事謝貴張信為北平都
指揮使

張昂澤州人洪武中以人材舉累官刑部侍郎建文初
諸大臣言藩王相繼變告藩國所在宜簡精強謀略有
昭代典則 卷十二 五

威望者為守臣彈壓於是昂出掌北平布政司事與謝
貴並受密命以往

十二月召漢陽知縣王叔英為翰林修撰

叔英黃巖人篤志力學洪武中徵至京師辭還鄉二十
年薦為仙居訓導陞漢陽知縣建文初方孝孺欲復井
田叔英貽書力阻之其畧曰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
亦可行於今者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夏時周冕
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也井田封建之類可
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
易難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
從之難則民受其害此君子之用世貴得時措之宜也

召為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問學曰謹好惡曰辨
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慎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
制皆援證今古可見行事又曰太祖除奸剔穢抑強鋤
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草去病急或傷體膚去草嚴或傷
禾稼是故體膚病去則宜調燮其血氣禾稼草去則宜
培蔭其根苗深有補於時云

以董倫為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倫在勝國時累辟不起國初擢用單縣儒士張寧寧以
倫薦遣使徵為春坊贊善事懿文太子陳說忠厚太祖
聞而善之擢左春坊大學士太子薨出為河南叅議留
情民瘼嘗上封事數千言皆當太祖心尋以註誤免官
昭代典則 卷十二 六

典教滇南至滇開心訓化不忍鄙夷其人雖蠻童焚豎
皆知向慕帝即位卷念舊臣召至京師遂有是擢賜書
顧老堂三字及髦几玉鴛各一倫上表稱謝畧云桓榮
設几杖於太常而不聞有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於神
道而不見有几杖之頒自今將杖以戒噎則當思四海
或有飢餒之民憑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失所之
嘆上甚嘉之

以王紳為國子監博士

紳先翰林侍制紳之子也紳使雲南為元孽梁王所殺
紳甫十三與兄綬事母盡孝母卒哀毀踰禮未幾綬亦
歿紳負其憂患中綜理生業而傑然負奇志暇日益取

經史百氏窮其指歸朱濂一見器之曰子充有後矣蜀
獻王問其賢幣聘教授蜀郡紳痛父遺骸未返丘墓自
其情王憫之給道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即死所
哀莫號慟幾絕道路悲之至是給事山徐誠等薦之遂
有是權

詔以監察御史尹昌隆奏疏頒示天下

時帝視朝稍晏昌隆諫曰昔太祖高皇帝鷄鳴而起昧
爽而朝百官戒懼故能庶績成舉天下乂安陛下嗣守
大業正宜追繩祖武兢業萬幾未明求衣日旰求食常
如不及斯為庶幾今乃日晏臨朝羣臣宿衛疲于伺候
曠職廢業上下懈弛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社稷

昭代典則 卷十二

七

之福也上曰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徧行天下不
惟使朕有過人得而知之且俾天下庶官咸能勤于趨
事也

故前軍都督府斷事高魏上書論時政

魏事母至孝母老疾魏奉湯藥不懈母亾廬墓三年洪
武壬戌貢入太學以孝行旌尋授督府斷事上疏欲
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柳末技慎選舉惜名器數
事太祖以斷事不稱首尋謫戍貴州帝即位上疏乞歸
山里知州王欽應詔辟魏赴銓曹魏上書論時政其畧
曰今欲刻侯王定經制俾萬世無疑臣請借漢為喻漢
高起布衣漢高祖以定禍亂遂大封同姓分王天下

之半蓋欲藩四夷而禦中國也豈其遺文帝不治之痼
疾哉故賈誼歷歷指股之喻痛哭流涕之嘆無非欲削
六國之意也賴文帝寬厚含容而吳王几杖之賜折其
強悍不臣之心迫厲王謀反僅廢處蜀郡已不免有尺
布斗粟之譏景帝寬厚不如文考又晁錯輔以刻深徑
削諸侯遂挑六國之禍非文帝付託得人民心輔漢幾
危社稷是晁錯不能辭其責矣我太祖皇帝起類漢高
而神武過之龍飛淮甸汛掃胡元芟割羣雄混一區宇
四征不定所向克捷際天薄海絕塞窮荒三皇五帝之
所不能服者莫不納貢輸忱爭先恐後雖曰天與人歸
實賴我高皇帝有文王純一之德大行皇后有后妃不

昭代典則 卷十二

八

妬之行則百斯男無不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者矣故本
宗百世為天子支庶百世為諸侯體三代之封建分茅
胙土先封形勢之地陝西百二山河其人勇悍西隣土
蕃以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其人剛壯北近胡虜以
晉府王之北平雖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桑土沃饒廣畜
羊馬其人衣皮食肉弓馬是務遼金元藉之各與一代
之業故以燕府王之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
備諸葛亮據之而虎視吳魏者也故以蜀府王之其餘
楚湘齊宛寧遼谷代慶蕭星羅棋布比之前古雖皆分
封過制而高皇帝之聖謨神慮莫非欲護中國而屏四
夷也今各處親王固多驕逸不削則朝廷綱紀不立削

之則傷親親之恩此我皇上之所難處者也。以臣愚見不當聽晁錯削奪之策。當行主父偃推恩之令。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主於齊。楚湘齊楚湘子弟分主於秦晉燕蜀其餘寧遠各代慶肅等府類比而分王之少其力而分其地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臣又願皇上待遇親王薄其貢而厚其恩。當盡親親之禮。其賢如漢之河間獻王與東平王蒼者。下詔褒賞之。其驕逸不法如漢之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者。當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哉。臣嘗以為人君之有天下。亦如人之有一身也。天下之患有內外。一身之疾有腹痛四夷之患。人

昭代典則

卷十二

九

身疥癬之疾。骨肉之患。人身腹心之疾。疥癬之疾。有時接癢命。良醫脩方。一掃之而平。服矣。腹心之疾。非智識膏肓者不能也。昔黃誼見漢諸侯強盛。故假指股為喻。今臣以一身百體為譬。我皇上乃天君。一心也。所謂具衆理而宰萬物。百體之聽命者也。各處親王。乃五臟耳。目口鼻手足也。五臟酸甜嗜欲不同。手足安逸亦異。耳好色耳好音。鼻好臭口好甘。皆本乎心。天君隨其百體之好。則失主宰之道。不隨則擾亂吾心。故醫書云。智者能調五臟和。既不惟無腹心之疾。而疥癬之疾亦不生矣。噫。五臟和而一身安。一家和而百事遂。里諺曰。家不和而隣欺。臣亦謂國不和而四夷窺。此一理也。伏望

皇上鑒察焉。未逾年北平兵起。

帝如郊壇。

明年將有事於南郊。故特至省。牲滌器嚴飭百官。

召故翰林學士宋濂孫懌為翰林侍書。如常仍以尚書

掌河南布政司事。以王純為戶部尚書。鄭賜為工部尚

書。朝鮮國王李旦請老以子芳遠嗣王。

已卯建文元年春正月庚辰。大祀天地於南郊。奉太祖高

皇帝配。勅脩太祖高皇帝實錄。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董倫。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王

景彰為總裁官。翰林脩撰李貫。國子博士王紳。齊府審

理副楊士奇等為纂脩官。

昭代典則

卷十二

十

追尊考妣為皇帝后。祔享宗廟。立妃馬氏為皇后。封弟允炆。允熲。允熙為王。

詔曰。朕惟有盛德而不享其報者。必垂慶于后昆。履大

位而不逮乎親者。必致尊于宗廟。此天下之至理。古今

之通義也。昔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承千載之大統。

皇考懿文皇帝太子。蚤登儲位。承決萬機。默施寬仁。陰贊

至治。視民如子。錫祐朕躬。太祖奄棄。臣民肆朕嗣登。大

位既謚。太祖為高皇帝。孝慈皇后為高皇后。而皇考謚

號未稱。心切悼焉。邇者採羣臣之言。追尊皇考為孝康

皇帝。廟號興宗。皇妣懿敬皇太子妃為孝康皇后。擇日

祔廟。羣臣復謂東宮之號未正。無與共承祭祀。諸弟之

封未定無以夾輔邦家繼以為請已冊妃馬氏為皇后封弟允通為吳王允燧為衡王允熙為徐王夫尊親所以崇孝敬之道正家所以厚風俗之源嘉與萬方同臻至治宗祖廟謚稱號所以褒顯功德非所當諱今後惟廟諱如律迴避廟諱稱號勿諱民間及山林巖穴有懷材抱德練達政治廉能幹濟之士有司明著賞跡禮請來京授以祿位共安黎庶軍民男婦有八十九十者賜米一石肉十斤酒三斗九十者加賜帛一疋綿一斤若身犯杖以上謀卒倡優不與所在鰥寡孤獨貧無產不能自存者有司歲給米三石令親戚收養無親戚里隣養之母令失所其有田地荒蕪無人耕種者除其徭賦

昭代典則 卷十二 十一

農桑衣食之本有司多奪民時使得盡力足其衣食學校風化之源教養英俊以備使用有司宜加意勸勉禁其習於浮靡務得真材以輔至治民之休戚係守令賢否官之清濁在考覈公平在內監察御史在外布政按察司宜公考察果政績異常及關其不才奏聞黜陟軍民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及同居共爨五世以上鄉黨稱其孝友者有司勘聞旌表軍民凡有嫁娶喪葬窮窮不能自舉者部伍鄰里宗族相資助勿使失所水旱災傷速開報踏勘賑濟軍中孤兒給根存恤有定例其篤廢疾無人侍養及年老有丁代役者管軍官宜加撫恤所遺鄉者聽民間有篤廢疾不能自存者收養濟院

例支衣糧使遂其生前代兵後骸骨暴露尚多當掩骼埋胔之時所在軍民官司即便收殮衛所勾軍有司照名發與果戶絕即與除伍
令親玉不得節制文武吏士○改周府紀善周是脩為衡府紀善
周是脩太和人少孤力學舉明經為霍丘訓導入見高皇帝問居家何為曰教子弟孝弟力田高皇帝喜擢為周府奉祠正逾年陞紀善建文初周王有過盡逮府吏詔獄是脩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是時衡王允燧未之國是脩留京預翰林纂脩數陳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之誤國也眾怒共挫折之是脩屹不為動

昭代典則 卷十二 十二

更定官制
陞六部尚書正一品設左右侍中各一人位侍郎上改戶部十二司為民度支金帛倉庫四司刑部十二司為詳憲比議職門都官四司六部諸司去清吏字罷左右都御史設都御史一人副僉都御史各一人改通政司為寺通政使為通政卿通政參議為少卿寺丞增置左右補缺左右拾遺各一人復置大理寺改為司卿為大理卿左右寺正為都評事寺副為副都評事司務為都典簿改太常寺卿為太常卿少卿寺丞分左右又改天壇祠祭署為南郊祠祭署泗州祠祭署為泗濱祠祭署宿州祠祭署為新豐祠祭署又增鍾山祠祭署及司國

光祿寺卿為光祿卿。少卿寺公分左右。而陞少卿。從四品。省署丞二人。增監事二人。改太僕寺卿為太僕卿。增典廐典牧二員。設騎驎十五羣。遂生三羣。分隸二署。增少卿寺丞各一人。詹事府增少卿寺丞各一人。賓客二人。又置資德院。設資德一人。資善二人。其屬贊禮贊書著作郎各二人。掌籍典簿各一人。國子監陞監丞為堂上官。增司業二人。省博士學正學錄。增助教十七人。改鴻臚寺卿為鴻臚卿。分少卿寺丞為左右。而并行。人司於鴻臚寺。翰林院增承旨一人。學士一人。文學博士二人。省侍講侍讀學士。置文翰文史二館。文翰館設侍書而改中書舍人為侍書。文史館設修撰編修檢討。

昭代典則

卷十二

十一

改謹身殿為正心殿。設學士一人。罷華蓋文華武英三殿。文淵閣大學士各設學士一人。文淵閣設典籍二人。革六科左右給事中。改五城兵馬指揮司為五城兵馬司。指揮副指揮為兵馬副兵馬。始置京衛武學教授一人。啓忠等齋各訓導二人。布政司革左右布政使。設布政使一人。堂上官各陞一級。改按察司為十三道肅政按察司。改廣東益課司為都轉運鹽使司。革五軍斷事官。及稽仁稽義稽禮稽智稽信五司官。增親王官。賓輔二人。正三品。伴講伴讀伴書各一人。長史一人。左右長史各一人。審理正典膳正奉祠正良醫正典贊正並去正字。審理付等改為副審理等。郡王賓友二人。正四

品教授二人。記室二人。直史一人。左右直史各一人。吏目一人。典印典祠典禮三署。典印典祠典禮各一人。典饌典藥二署。典饌典藥各二人。典禮署引禮舍人二人。儀仗司吏目一人。賓輔三伴。賓友教授進對侍坐稱名。不稱臣。見禮如賓師。

是月文皇來朝。

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陞不拜。監察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帝曰。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封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帝覽奏大

昭代典則

卷十二

十四

驚疑。翼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何得及此。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帝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寢。二月丁巳。帝祀先師於太學。○北平按察僉事湯宗上變告言。按察使陳瑛密受燕府金錢。有異謀。逮瑛安置廣西。○燕山左護衛百戶倪亮上變告。逮燕府官旗于諒周鐸等伏誅。○勅都督宋忠率兵屯開平。都督徐凱練兵臨清。都督耿璘練兵山海關。○召燕府胡騎指揮開童等還京。○遣戶部右侍郎夏原吉都御史暴昭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巡行天下。問民疾苦。○京師地震。監察御史尹昌隆上疏。更為福寧知縣。○夏四月。召洲王柏於荊州。柏自焚。平。○召齊王。得留京師。誅其護衛指揮柴真等。幽代王桂

於大同樂岷王榷於雲南並廢為庶人○五月選神保二

先是學官缺用舉人及中試監生通經儒士至是詔天下凡在任未入流官及坐法謫戍已更者但通經薦試俄又詔衛官舉通經軍士聽布按二司試上吏部銓用六月召解縉為翰林院待詔○秋七月文皇起兵于燕號靖難北平右布政使郭咨都指揮張信遂降掌布政司事侍郎張昇都指揮使謝貴燕府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皆死之

先是文皇入朝還國即托疾久之僉事湯宗百戶倪諒等屢上變告燕府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頗聞其謀嘗

詠代典則 卷十二 十五
諫之文皇稱病篤大暑圍火爐搖顛曰寒甚寒甚宮中亦杖而行北平三司官入問疾葛誠余逢辰密告張昇謝貴曰殿下本無恙公等勿解防恐一旦不可測初昇至北平以吏李友直機警寄心腹令訪府中事友直輒先事泄昇謀以故府中得為備時蘇州妙智菴僧姚廣孝洪武中以詔選高僧侍文皇文皇嘗出對聯云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廣孝對云國亂時危王不出頭誰作主又承運殿鴟吻墜地文皇心惡之廣孝云他日換顏色矣謂以黃易綠也因贊助出師運籌帷幄有燕山右護衛指揮僉事張玉及燕山中護衛副千戶朱能遂請文皇起兵文皇曰葛貴已先防非計禽二人不可

會葛誠密疏聞建文帝逃燕府遣人奏事京師遂執下御符其密謀踪跡即發符逮府中官校又令昇貴以兵內應文皇盡縛官校置庭中召昇貴入與械去昇意文皇見兵大集窘不得已縛府中人獻朝廷不妄與謝貴入至端禮門內伏兵起縛昇貴二人文皇擲杖起立曰我何病為爾輩所逼耳昇貴不服皆死之北平都指揮彭二聞殺昇貴急跨馬大呼市中集兵得千餘人欲入端禮門文皇遣健卒龐來興丁勝格殺二兵亦散文皇大恨葛誠遂殺誠族其家余逢辰泣諫死之北平九門謝貴先皆立柵朱能張玉遂焚諸柵奪九門撫綏城內外三日悉定都指揮使余瑱既與謝貴合謀不遂乃走

詠代典則 卷十二 十六
守居庸開馬宣巷戰不勝東走薊州宋忠自開平率兵三萬至居庸開不敢進退保懷來○文皇上書言皇考太祖高皇帝艱難百戰萬死一生定天下成帝業傳之萬世封建諸子鞏固宗社為磐石安不幸皇考賓天陛下嗣承大寶而奸臣齊泰黃子澄輩包蓄禍心恣讒奮毒假陛下之威權剪皇家之枝葉楠梓柏桂梗五弟不數年間並見削奪雖有愆過未聞不執輒削王爵奪王土轉徙流離行路矜惻柏尤可憫闔室自焚聖仁在上胡寧忍此蓋非陛下之心皆奸臣所為也心尚未足又以加臣臣守藩于燕二十餘年實畏小心奉法循分陛下嗣統以來臣事君之誠明於皎日誠以君臣大分骨

肉至親恒思加慎為諸王先而姦臣跋扈蔽陛下之聰
明誣直為枉加禍無辜執臣奏事人筆焚刺焚備極苦
毒迫言臣謀不軌遂分布宋忠謝貴張昂等於北平城
內外甲馬馳突於街衢紅鼓喧鞠於遠邇圍守臣府周
匝嚴密小大凜凜如臨湯火已而護衛人執貴昂始詢
知奸臣欺詐之謀號地呼天擗踊無訴竊念臣於懿文
皇太子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夫也權奸之心
不止害臣譬伐大樹先剪附枝親藩夷城朝廷孤立姦
臣得志社稷危矣伏望陛下廓日月之明奮雷霆之斷
渙發德音去此兇惡以肅清朝廷以永安宗社以保全
親藩遙仰天門敬攝愚懇惟陛下念之臣又竊計姦權

昭代典則

卷十二

十七

之黨必已蟠結深固恐陛下未易除之伏觀祖訓有云
如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
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謹俯伏俟命惟陛下念之念之
甲戌通州衛指揮房勝以城降于靖難兵○丙子北平都
指揮使馬宣起兵薊州出戰被執死之
文皇帥將南出張玉曰不先定薊州將為後患文皇命
玉討之馬宣起兵西迎拒戰不利退守薊州玉至諭之
不下環城攻之宣率眾出戰又敗被執馬不絕口遂死
之
遵化衛指揮蔣玉密雲衛指揮鄭亨皆以城降于靖難兵
○甲申靖難兵攻懷來錦衣衛指揮宋忠北平都指揮使

余瑱彭聚孫泰兵敗皆歿之

余瑱守居庸簡練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文皇曰
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我以此可無北顧憂瑱若據此
拊我背宜急取援則增兵繕守後難圖矣令指揮徐安
鍾祥等擊瑱瑱且守且戰援兵不至乃棄關走懷來依
宋忠文皇曰宋忠握兵懷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擊
之遂出精兵八千卷甲倍道趨懷來獲謀言忠謂諸將
士家在北平者並為燕府誅滅盡努力復家惟報國恩
文皇急令其家人張放旗幟為先鋒呼其父兄弟相
問勞家無恙輒喜馬宋都督欺我倒戈走宋忠舍卒列
陣未成文皇一麾渡河大戰都指揮孫泰先登頗有斬

昭代典則

卷十二

十八

獲文皇擇善射者並射泰中矢流血被甲慷慨暴血力
戰奮呼陷陣死之宋忠敗走入城都指揮彭聚力戰而
死忠與余瑱同被執不屈死當是時諸將校為靖難兵
所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發憤歿大半不可考矣
丙戌永平指揮趙壽郭亮以城降于靖難兵○庚寅大寧
守將卜萬引兵進攻遵化以間下獄
都指揮卜萬與其部將陳亨劉貞引大寧兵號十萬出
松亭關駐沙河進攻遵化文皇聞之援遵化萬等退保
松亭關陳亨陰欲輸款於燕畏萬不放發文皇貽萬書
盛稱萬而極詆毀亨紙識半密召所獲大寧卒解縛厚
賞之置書衣中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尋遣與

俱而不與賞其不得賞者大憲至即發其事陳亨劉貞
搜賞卒未得與萬壽通緝萬下獄聞於朝請其家

以長興侯耿炳文為江寧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為左副
將軍都督審忠為右副將軍帥師北進

詔天下曰洪奉高皇帝遺詔纂承大統宵衣旰食思圖
善以安民豈意國家不幸骨肉之親屢謀僭逆去年周

庶人竊替為不軌離連燕齊相三王朕以親視之故不
忍暴其過止正捕罪餘皆不問今年齊王博謀逆事覺

惟問犯者人言與相王柏燕王其同謀大逆相自知罪
惡難逃先自焚死博已廢為庶人朕以燕王於親最近

未忍究其事今乃稱兵犯闕不得已遣長興侯耿炳文
昭代典則 卷十二 九

等率兵三十六萬往討其罪咨爾中外臣民軍士各宜
懷忠守義與國同心永安至治祭告天地宗廟社稷書

諭諸王
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

顧成徐凱李文陳睥平安等率師並進
時帝方銳意文治日與孝孺等討論周官法度以謂北

兵不足憂黃子澄謂北兵素強且兼有營州之旅不
早禦之恐河北遂失又請命安陸侯吳傑等各率偏師

步騎號百萬攻道並進期直搗北平儼山東河南山西
三省合給軍餉

平燕布政使司于真定以刑部尚書暴昭掌布政司事

○八月靖難兵克雄縣執都督潘忠楊松

是時耿炳文兵至真定徐凱兵駐河間潘忠楊松駐薊
州張玉謂文皇曰都督潘忠楊松死吾南路宜先擒之

文皇悅隨率公浚白溝河圍雄縣命玉為先鋒破其東
門盡殺守陣卒屠居民潘忠楊松兵渡月棧橋接戰遇

伏大敗被執文皇進至薊州奪戰馬輜重耿炳文部將
張保來降

靖難兵至真定耿炳文逆戰敗績李堅審忠顧成皆被執
顧成遂降于靖難兵

張保之降也言炳文兵三十萬先至者十二萬分營涿
沱河南北文皇厚撫保遣歸詐言保兵敗被執幸守者

昭代典則 卷十二 十

困得脫竊馬歸又令言雄鄭敗狀燕兵旦夕且至令河
南兵北移得併力破之易炳文聞保言果移南營過河

壬戌文皇至真定炳文出城逆張玉朱能譚淵與戰炳
文大敗奔還朱能與敢死士三十餘騎追奔至滹沱河

東炳文眾尚數萬復列陣向能奮勇大呼衝入炳文
陣陣眾披靡自相踐踏死者無算棄甲而降者三千餘

人於是李堅審忠顧成及都指揮劉燧皆被執文皇謂
堅至親送北平道後卒謂成先朝舊人解其繫與語曰

豈非皇考之靈以汝授我乎因語以不得已與師之故
言已泣下成亦泣遂遣人護送北平令輔仁宗居守炳
文固守真定靖難兵攻城三日不能下文皇還北平炳

文老將善戰至是敗建文帝始有憂色

以曹國公李景隆為征虜大將軍北進召耿炳文還

建文帝聞炳文改謂黃子澄曰柰何子澄對曰勝敗兵

家常事無足慮今天下全盛士馬精強兵甲堅利糧餉

充足區區一隅豈足當天下之力調兵五十萬四面攻

之家莫不敵必成擒矣曰孰堪將者子澄曰景隆可

以當之前不用炳文而用景隆豈有此失廷遣景隆代

炳文

命高巍參贊李景隆軍務○御史韓郁上言時政

郁上言諸王親則太祖遺體貴則孝康皇帝手足尊則

陛下叔父使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為天子而弟與子遭

昭代典則 卷十二

十一

殘殺其心安乎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周王既廢湘王

自楚代府被推而齊臣告王反矣為計者必曰兵不舉

則禍必加是朝廷執政激之使然燕舉兵兩月矣前後

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矢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

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幸釋代王之囚封湘王

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為周公俾各命世子持書

勸燕罷兵守藩篤厚親親撥亂反正宗社幸甚不聽

介王權還京師○召途王值寧王權還京途王至彼封刑

刑寧王不至刑其復衛○九月吳高耿墩楊文帥兵圍永

平靖難兵退後高等退保山海關高等以間徙廣西

吳高總兵守遼東與都督耿墩楊文率遼東兵圍永平

文皇遂遠裝後永平等退保山海關文皇曰高雖怯

行事差密文勇而無謀去高文不足慮也乃遣人遺二

人書盛譽高詎文故易其函設二人所二人得書並聞

之建文帝竟疑高削爵徙廣西獨命文守遼東耿墩款

請攻永平以動北平文不聽

李景隆進營河間吳傑兵潰於真定傑適還京請為南寧

衛指揮使○冬十月靖難兵破大寧都指揮朱鑑死之

文皇曰曩予巡塞上見大寧鎮朵顏諸夷驍勇善戰成

卒皆閩左罪謫不能寒吾取大寧斷遼東得胡兵助戰

吾事濟矣遂率銳卒千人倍道趨大寧遣書寧王言窮

蹙求許吾弟寧王邀文皇車騎入城執手大恸言不得

昭代典則 卷十二

十一

已至此南兵百萬旦夕且破北平非吾弟未奏吾死矣

寧王為草表謝請赦居數日款洽不為備文皇銳兵出

伏城外諸親密吏士稍上得入城遂令陰結諸胡酋長

及閩左思歸之士皆善定約文皇辭去寧王餞郊外伏

兵起執寧王諸胡士卒一呼皆集守將朱鑑力戰不支

被縛罵不絕口死之寧王推都指揮房寬遂降乃下令

安撫城中頃刻而定劉貞陳亨自松亭關引兵來援亨

及營州中護衛指揮徐理陳文皆降因襲貞破其營貞

夜負勅印由海道出福建還京

李景隆攻北平靖難兵以大寧諸軍三衛胡騎趨援景隆

敗奔德州

景隆聞文皇攻大寧遂引兵渡盧溝橋攻北平築堞九
門景隆攻麗正門幾破城中婦女並棄城擲瓦石景隆
令不歲驥退北平守益堅景隆別將攻通州敗績甲寅
文皇盡拔大寧諸軍及兀良哈三衛胡騎挾寧王入松
亭關迺援北平十一月庚午景隆移營白河西先鋒都
督陳暉渡河而東遇文皇兵於鄭村壩逆戰敗績景隆
七營兵合戰皆潰景隆盡棄其輜重拔其衆南奔駐德
州癸酉九門壘兵皆潰○乙亥文皇再上書言臣叨奉
宗憲見惡權奸橫加大戮上書自陳今歷三月未蒙垂
察邊發大兵討罪不已竊聞朝廷論臣有不執之事入
謹陳其詳惟陛下垂察其一謂臣護衛諭祖訓職掌

昭代典則

卷十二

三

條王府官軍不拘數目各王府皆然此奸臣枉臣一也
二謂不當無事操練軍馬祖訓兵衛條王教練軍士遍
數不拘此姦臣枉臣二也其三謂臣不當於各衛選用
官軍祖訓軍職條王府武官千戶百戶從王於所部軍
職內選用開奏直詣御前頒降誥勅此姦臣枉臣三也
其四謂臣私養健卒本洪武中歸附處於北平皇
考命於護衛歲給衣糧備虜此姦臣枉臣四也其五謂
臣招致各處異人術士養於府中日夕論議為非竟無
主名此姦臣枉臣五也其六謂臣府中守禦四門不當
借擬皇城守禦之制更替甚嚴祖訓兵衛條凡王府守
禦宿衛護衛均番此姦臣枉臣六也其七謂臣宮室借

侈此皇考所賜祖訓營繕條燕因元之舊非臣僭越此
姦臣枉臣七也其八謂臣第二子高煦過涿州擅督驛
官此臣失教然皆一釋官遂指為臣不執之迹究監已
甚何以服天下後世此姦臣枉臣八也且陛下與臣皆
出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外屬最親姦臣猶得誣以
極惡則疎遠小臣天下細民欲寬死地可望雪理耶其
不濁亂天下傾危宗社不已也蓋今諸王之中臣序為
長周濟相代岷五府已去獨臣未去夫臣去則楚蜀秦晉
諸國不難去矣寧王無罪此又削其護衛衛諸人身手
足皆去身能全乎伏望陛下鑒臣愚誠思宗社大計斷
然不惑夫此姦臣頓首頓首○文皇傳檄言我父皇

昭代典則

卷十二

四

奉天承運華夷一統長子立為皇太子餘子封王各守
藩屏以為子孫萬代計不幸皇太子薨逝秦晉二王繼
頌父皇慈念皇太子遂立其次子為皇太孫居東宮洪
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日父皇寤天皇太孫即帝位我
諸王不敢以叔道尊元巨子之情至矣盡矣帝年幼冲
任用奸邪小人屏棄典刑殘害骨肉天變屢見恬不脩
省此皆齊尚書黃太卿左班文職等官讒佞于君恣行
不道今天下但知有齊尚書等不知有皇帝皇帝被姦
臣惑溺父皇陵王未乾周代相齊岷五王相繼寘流齊
尚書又使惡少謝貴等為北平都司官張昇為布政司
官與本府長史葛誠合謀六月圍我王墻柳我王門殺

我守王城卒諸軍披甲執杖鉦鼓叫呼震城野七月
初旬且引兵入王城以都指揮張信言洩其奸不得
起兵擒獲逆賊謝貴等七月十六日擒宋忠殺都指揮
孫泰余瑱八月十六日破雄縣擒都督潘忠楊松二十
五日破真定走耿炳文擒左副將軍駙馬李堅右副將
軍竇忠右都督顏成都指揮劉燧江陰侯吳高等夜逃兵
璈楊文以遼東兵圍永平予直抵永平等夜逃還兵
大寧都指揮房寬來降殺朱鑑都督劉貞陳亨守松亭
關不肯來降余襲破其營擒亨貞單騎遁去大寧遂平
未幾齊尚書黃大卿等左班文職又矯詔曹國公李亨
隆領兵五十餘萬十月十六日攻北平圍城甚急予以

昭代典則

卷十二

五

寡敵眾於隆大敗斬首十萬九千餘級景隆夜遁去予
本太祖高皇帝親子母孝慈高皇后皇太子親弟恭
諸王之長禮曰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
姦臣齊尚書黃大卿等余必不與其戴天也故用欽遵
祖訓統兵三十萬誅討左班文職奸臣傳檄天下藩屏
諸王暨官吏軍民咸使知朝廷左班文職奸臣大逆不
道我父皇之仇為子者義在必報也

十二月庚申靖難兵攻廣昌守將楊宗以城降○薊州鎮
撫曾瑋起兵攻北平不克死之○復以茹瑺為兵部尚書
○初令武官襲替兵部會五府取旨○省躬殿城
殿在乾清坤寧二宮間為退朝燕息之所置古經聖訓

其中尚父丹書之首夏書色音宮室之戒命方孝孺
為錄

徙肅王棖於蘭縣○然錄單務高瀛使北平

高瀛上書言願使燕彼忠膽大陳義禮曉以禍福及親
親之誼遂遣往燕首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王
其詞曰志慕仲連子善與人排難解紛名世不朽我大
祖升遐遺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我聖明天子嗣登寶
位誕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咸戴奚啻考妣朝
野皆曰內有聖明君王外有骨肉藩翰帝王之治可待
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
意何出在朝諸臣執言仗義以順討逆臣以為動干戈

昭代典則

卷十二

五

孰若和解使帝者復高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
之親愈厚臣所以得奉明詔置死度外來見大王欲盡
一言求頸血汚地者稱臣宿許太祖生當殞首死當結
草之願也昔周公問流言即避位居東若大王始知謀
逆者擒送京師或戮而奏聞或解其護衛或質所愛子
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寒瀛賊離間之口不與周公比隆
哉慮不及此遂遠遯大興甲兵襲疆宇任事者得藉
口以為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以
誅晃錯為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恐一奸雄豪傑鳩
集無賴因時乘暴率眾數萬突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
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

縣掩真定易若建旄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
出區區蕞爾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
王將士殆亦疲矣况朝廷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
有限之眾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
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規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况三
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於燬下乎大王信
臣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脩親好天意順
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僥倖倖
事恐與伯夷叔齊泰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徑庭矣幸
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謂何倘有蹉跌取譏萬世於是
時也追復臣言可得乎魏白髮書生蟬蛸微命生死不

昭代典則 卷十二

三十一

懼者但久蒙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愚
臣孝行臣竊自負既為孝子當為忠臣死忠死孝臣至
願也書再上不報

庚辰二年春正月丙寅靖難兵攻蔚州守將王忠李遠以
城降○二月丁酉靖難兵進攻大同○甲子改都察院為
御史府以都御史景清為御史大夫革十二道置一察院
詔曰頃以治獄煩興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理
庶獄今賴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察院仍漢制為
御史府專糾貪殘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為職省御史
員定為二十八人務為忠厚以底治平
明虜可汗坤帖木兒及泥刺王猛哥帖木兒皆款北平○

李景隆率兵援大同○文皇還北平○保定知府維汝降
于靖難兵○三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策試禮部貢士賜
胡靖王良李貴等一百一十人進士及第出身者有差○
以胡靖為翰林修撰楊榮楊溥為翰林編修金幼孜
為戶科給事中胡濙為兵科給事中○改詹事府為御史
府賜御史大夫宴於新署監察御史衣人一襲○武臣犯
法被黜者皆叛走降于靖難兵盡復故官○夏四月李景
隆郭英等約攻北平及靖難兵大戰于白溝河敗績景隆
走德州遂奔濟南

先是建文帝遣中官賜景隆璽書及斧鉞渡江忽大風
雷雨暴至舟破盡沉諸江至是復賜景隆璽書益專恣
昭代典則 卷十二 三十一

紀律不嚴號令煩數諸將玩之夏四月景隆與郭英吳
傑等約日合兵進攻北平辛丑文皇率眾渡馬駒橋南
駐武清癸丑景隆軍至河間先鋒參將平安至白溝河
郭英等自真定移營保定期會白溝河文皇進至固安
乙卯營中大雨平地水深二尺己未文皇率眾渡白溝
河平安伏精兵萬騎邀擊之文皇曰平安堅子從吾出
塞征胡識吾用兵以故敢為先鋒今日吾且破之使心
膽俱喪安乃收兵還營景隆郭英吳傑等合兵六十萬
聯營白溝河藏火器一窠蜂擁馬舟地中人馬遇之輒
爛夜與靖難兵大戰文皇從三河殿後迷失道下馬伏

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管在上流倉卒渡河而北庚申
文皇復率眾渡河景隆諸軍進戰破文皇後軍房寬狼
狽走文皇率眾復戰驍將翟能父子皆戰沒景隆麾諸
騎兵乘敵後文皇見張玉朱能立福陣動急又見陣後
塵起曰敵繞出我後矣馳騎赴之戰甚力左右曰敵眾
我寡難與持久宜退就玉等併力景隆等呼噪益進矢
石俱發注如雨文皇馬三易三被創矢三服並射盡乃
持劍奮擊劍又缺折急走登隄伴麾鞭若招後繼者景
隆等疑有伏不敢上隄而文皇復率眾馳入陣陣動會
旋風折大將旗景隆軍大亂文皇乘風縱火燔諸營郭
英等潰而西景隆潰而南委棄輜重器械葦萬萬計

昭代典則

卷十二

五九

景隆軍盡奔鉞盡為靖難所獲殺溺死者二十萬人文
皇復追至月樣橋降十萬餘人景隆單騎走德州壬戌
文皇遣人攻德州五月辛未景隆自德州奔濟南於西
靖難將陳亨張信入德州奪軍餉百萬轉掠濟陽儒學
教諭王省被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眾乃舍省省歸坐
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為名明倫今
且只說君臣之義何如省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柱
死祭齊高魏參政鐵鉞皆自臨邑入濟南

禦却之

五月丁丑文皇率眾趨濟南巳卯景隆出兵合戰城下

敗績奔入城文皇圍濟南攻之急鐵參政高參軍徐將
軍盛統兵高愈急崇參軍張都統王太守王府校悉力
防禦大挫靖難兵辛巳文皇隄水灌濟南濟南人大懼
鐵參政曰無恐計且破之不三日遁矣令登陴人皆哭
呼曰日且隆盡報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降又請
退兵十里無驚動城中人文皇大喜是時文皇在軍逾
年往來戰守甚苦僅得永平保定及北平三府諸府縣
旋破旋堅守不肯降至是聞濟南降曰濟南中原要會
得濟南斷南北即不下金陵畫中原自守徐圖江淮遂
下令退軍受降軍中大喜呼萬歲鐵參政懸鐵板城門
上伏壯士圍堵中約候文皇入城呼千歲即下鐵板援

昭代典則

卷十二

辛

橋文皇乘舟與張蓋率勁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城門
開守陴者皆登城伏堵間文皇比入門門中人即呼千
歲鐵板亟下傷文皇馬首文皇棄馬取從馬走走至橋
橋下伏兵發斷橋橋不可動文皇得過橋復合兵圍濟
南鐵參政守陴者罵文皇靖難軍大怒攻益急鐵參政
隨機應敵間出兵累敗靖難兵

都督僉事朱榮棄陴還京伏誅○六月遣尚寶司丞李得
成使燕議罷兵秋七月李得成還自李南下獄既而釋之
○平安率兵進次單家橋○八月靖難兵攻濟南不克解
去

文皇攻濟南急鐵參政鉞盛統兵庸夜出劫賊盡悉城

防禦盡毀靖難諸攻具靖難兵解南去建文帝即軍中
陞鉉兵部尚書封庸歷城侯食祿千石宋參軍說鉉曰
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留守北平者類老弱且
永平保定雖叛諸郡守堅守者寔多郭布政輩昔生公
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朝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
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公便宜部署
號召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
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公檄諸守臣倡義集勇候北兵歸
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
至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盡於德
州城守五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驚材無足恃莫若固

聖代典則 卷十二

三

守濟南率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
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
亭犒問辛苦沐財寶發忠義高巍賦曰至濟南而
被圍思張巡之忠堅辛遇知已之鐵相更從英輩以雲
際若徐將軍之壯壯統兵之桓桓愈高公之糾謾
大參宋公之周旋涼陣張都統之能勇給儲王太守之
從權吾道王府校之論議斯文上肯播之勉旃眾資羣
策屈力保全所謂至統兵者盛庸也

盛庸進兵德州詔靖難將陳旭遁歸北平○承天門災詔
求直言○改方孝孺為文學博士以楊榮楊溥為翰林編
脞○九月承天門成改為臯門遂改午門為端門端門為

應門前門為路門○乙丑文皇至北平○冬十月更定歷
事監生選法

凡歷事一年為滿考分三等上者即授官次下者再歷
一年復考考上者亦即授官次量材選授下還國子監
讀書

置威武中衛募健武充衛壯士○山西清遠衛卒羅義上
書下獄既而釋之

義詣闕上書乞息兵講和又上文皇書言殿下聰明英
武今之周公也宜謹守燕土以法周公輔成王之義管
聞夷齊以國相讓去隱首陽聖賢欲成天下之事必先
明順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機又得天道之宜人心

聖代典則 卷十二

三

之安然後可殿下今以藩國敵朝廷即遂其願尤為不
可况萬難無一易哉乞早息兵歸國書上下義獄後出
獄中擢戶科給事中

平安及靖難兵戰于鏘山新靖難將陳亨○靖難兵破滄
州守將徐凱降于靖難兵

時平安吳傑駐定州盛庸駐德州徐凱陶銘駐滄州相
為犄角以困北平滄州城潰凱銘督士卒修城文皇伴
出攻遼東至通州循河而南渡直沽晝夜兼行至滄州

城下列營凱等始覺倉卒收築城具中戰敗績入城守
文皇攻破其東北凱及都督程遷都指揮趙許胡原李
英張傑皆被執文皇飲凱等酒遣歸凱等謝願留事殿

下遣至北平仍其官祿

召李景隆還京赦不誅

景隆昏懦奸邪屢戰輒敗棄其師遁至是召還京赦不誅黃子澄慟哭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謝祖宗厲將上御史大夫練子寧亦執景隆於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子寧憤激叩首言此賣國賊臣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遂罷朝

以盛庸為平燕將軍充總兵官陳暉平安為左右副總兵馬溥徐真為左右叅將鐵鉉參贊軍務督諸兵北進○十月靖難兵至東昌盛庸率兵大戰斬靖難將張玉

文皇移直沽之舟至長蘆載降獲輜重順流而北文皇

昭代典則

卷十二

三

自率眾循河而南盛庸出兵襲後不克文皇遂至臨清移屯館陶掠大名焚我軍餉十二月甲午文皇至汶上掠濟寧盛庸鐵鉉率兵躡其後營於東昌先鋒將孫霖營滑口清難將朱榮劉江襲破霖軍都指揮唐禮被執霖走乙卯文皇至東昌盛庸背城而陣靖難兵擊其左翼不動退而衝其中堅盛庸麾兵圍文皇數重文皇易服奮躍馬出西南去靖難兵為火器所乘大敗盛庸兵大呼藥箭擊殺靖難大將張玉丙辰復戰靖難步卒先走盛庸乘之殺傷萬計北平震動文皇退駐館陶盛庸飛檄真定滄德諸將水陸犄角邀文皇歸路詔舉擾通文學之士以處士唐愚為翰林院侍讀

三已三年春正月辛酉朔癸卯命神寶成

寶方一尺六寸九分帝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先是帝在儲位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元年使者還自西方得青玉於雲山方踰二尺質理溫栗乃命玉人琢為大璽至是工成名疑命神寶以告天地祖宗為文宣示遐邇百官稱賀大宴於奉天門頒賞四夷朝使

丙子文皇至北平○三月辛巳盛庸及靖難兵戰于夾河

物靖難將譚淵次日復戰盛庸敗走德州

二月乙巳文皇復率眾南出已酉至保定盛庸合諸軍

二十萬駐德州約吳傑平安出真定攻北平三月辛未

昭代典則

卷十二

三

盛庸兵至單家橋已卯營於夾河辛巳文皇率眾至夾河庸結陣甚堅文皇掠庸陣旁火車大銃強弩戰盾固匪不能動文皇退庸出千騎追襲文皇即率萬騎赴夾河半之直薄庸陣庸陣堅不動靖難步卒攻左敵騎兵持中堅庸始麾諸軍力戰斬其大將譚淵文皇復以勁騎掩庸陣後靖難將朱能張武等從文皇合戰庸軍火器不及發戰盾又中鐵箭劉率率不能先後遂却都指揮莊得陷陣沒驍將楚智被執不屈死之張皂旗者力戰而死猶執皂旗不仆靖難軍皆具之是夕戰酣迫暮各飲兵入營文皇以十餘騎遁野宿明日引馬鳴角穿營而去以帝嘗有詔舉使余負殺叔父名也諸將

相顧不敢發一矢文皇既還營後勝陣約戰文皇軍東
北庸軍兩南自辰合戰至未兩軍相勝負屢退屢進將
士皆疲各坐息少頃復起戰相持不退忽東北風大起
塵埃漲天沙礫擊面庸軍中昏暗不辨咫尺靖難兵大
呼乘風縱左右翼橫擊庸軍大敗文皇追奔至泮沱河
庸走還德州當是時庸恃東昌之捷輕敵謂此舉必破
北平將上咸携金銀銅器錦繡袍曰破北平張廷福
飲至是盡為靖難兵所獲
能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以謝文皇○甲申吳
傑平安及靖難兵大戰于單家橋敗績閏二月戊戌復戰
葉城復敗績

昭代典則 卷十二 三五

吳傑平安自真定率師駐單家橋甲申文皇率眾徑趨
橋與平安等大戰安擒靖難將薛祿祿脫走吳傑平安
初欲與盛庸合勢北出真定聞庸敗又聞靖難散遣健
兒四出索餉遂進兵藪文皇閏三月乙未靖難兵掠真
定吳傑移軍泮沱河文皇令騎過河上流步卒輜重從
下流渡過傑兵不戰傑移營葉城文皇亦至葉城戊戌
合戰互有勝負己亥吳傑平安方列陣西南靖難兵攻
其東北文皇以驍騎循河出其軍後大戰傑安發火器
大弩射文皇下如雨矢集王旗如蚬毛平安陣間縛棧
高數丈安登望靖難兵見戰勝大喜麾諸軍力戰文皇
見安登棧率精騎立趨攻棧安見文皇馳至急下樓墜

三十一 大風發屋拔樹傑軍亦敗都指揮鄧啟陳鳴等
皆被執平安吳傑還真定

○靖難兵掠順德廣平大名○以謫斥齊泰黃子澄貶
文皇上書曰臣聞虞舜用辟首誅四凶殷湯之聖不吝
改過皆帝王之盛美萬世所師法也臣奉藩以來今歷
二紀栗栗不敢違越皆緣姦臣齊泰黃子澄懷恭操之
逆圖志傾危於宗社造滔天之禍剪藩捕之親與削諸
王次及於臣誣直為枉飾虛為實加之大惡冒以深誅
發天下之兵殫府庫之財擠臣一家並真死地臣嘗歷
忠懇號數訴於天天居甚高畧無見聽夫小杖則受大

昭代典則 卷十二 三六

杖則走臣雖至愚豈忍父子俱被無辜之戮而令陛下
受枉殺親王之名哉故以兵自防甚非得已上賴天地
祖宗之靈鑒臣忠誠憫臣非罪俯垂庇佑大軍之至每
恐罪細然臣不敢為存恒用傷悼誠念此皆皇考所養
真民而姦臣一旦盡驅之白刃之下使滿血成川嗚呼
嗚呼嗚呼冤哉彼實何罪故以夜拳拳秉誠敬敬仰天
地願祀考與開發聖明助震威斷早殺姦賊用除禍本
庶幾以清朝廷以安宗社以全親族以息兵民而天下
有太平之望比聞姦臣奏于陛下以竄逃于外臣一家
長幼皆欣喜舞抃有更生之慶謂陛下日月之明已宜
雷霆之威已震朝廷可以遂有宗社可以綏安親族可

望保全生靈可望休息天下可望大平帝舜之去凶凶成湯之改過不吝陛下兼而有之然臣猶未能盡釋於心者初聞齊黃被黜即以徧告三軍將士曰明天子已洞察我之非辜而去權姦矣且且必下寬貸洗雪之恩吾與若等可以解甲而休安枕而卧矣將士皆曰誠所願但慮非出誠心而姦臣姑爲退避之計以弭我耳然我豈可輒自弛以束手就縛哉如其果出誠心則吳傑平安盛肅之兵當悉召還而今猶聚境土侵迫不已則是姦臣之身雖出而姦臣之計齊行臣思其言恐亦人事之或然者也夫聖人感人至誠而已至誠可孚豚魚而况人乎陛下推誠待下誰不悅從若徒示以去姦

昭代典則

卷十二

三七

臣之名而實仍用姦臣之計此非獨欲撤陛下之藩籬將遂傾陛下之堂堂弄探之事前鑒甚明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姦臣之計臣前書陳奏已詳如陛下不信但試察其所行所言果忠於朝廷乎果其自爲乎惟陛下明之於心度之於理參之於古驗之於今力斷而行之無終爲檢邪所蔽天下幸甚宗社幸甚非獨臣一家一國之幸也

大理少卿薛嵩往報文皇夏四月嵩還

文皇書至帝召孝孺視書對曰今諸軍大集燕兵久羈大名暑雨爲疹不戰自罷急令途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定諸將渡滹沱橋橋北平彼頭巢穴歸援我以

大軍躡其後必成擒矣我因欲緩彼奏適至宜且上報書往返踰月彼心解而衆離我謀定而勢合帝曰善立命孝孺草詔言罷兵遣大理少卿薛嵩持報文皇又爲榜諭數千言刻印萬張榜嵩令至燕軍中密散諸將士嵩見文皇問帝意云何嵩曰朝廷言殿下且釋甲募即旋師文皇怒曰是給我也嵩惶懼不能對燕將士譁欲殺嵩嵩戰慄流汗伏地文皇令護嵩南還夏四月嵩至自燕軍言燕軍強盛孝孺惡之曰此爲燕遊說也五月吳傑平安盛肅出兵抗靖難餉道不克○文皇遣武勝上書詔下獄

昭代典則

卷十二

三八

特遣大理少卿薛嵩下詔軍中諭以偃兵息民雖臣將士不能無疑於權奸之欺臣之父子蓋已欣戴陛下之仁矣而嵩歸來十日吳傑平安盛肅頻登發兵絕臣糧運要殺臣將校數百人臣將士守臣約束不敢赴闕而彼必欲求蒙畧不見捨與比所下詔肯背馳誠有以中臣將士之所疑孤臣父子之所欣幸也如謂朝廷息兵之命傑等有所不知不聞薛嵩之來往皆經其軍中其可謂不知不聞耶此皆奸臣之所爲而陛下深察九重有所不知不聞也臣之所恃者惟陛下至尊至親也今爲奸臣所惡陛下雖有憐之心而不能見庇則臣自救之計敢一日而忽哉臣之忠誠計薛嵩歸後命辭

達仁前日詔言如此今日奸臣矯制如彼外情嗚呼
豈不痛伊惟擴明奮斷以匡皇業以安天下斯臣亦有
保全之望臣無任戰兢俟命之至帝覽書曰燕王本皇
考孝康皇帝母弟於朕為叔父奈何必用兵為也召諭
孝孺意孝孺對曰陛下即欲罷兵兵一散即難復聚彼
或長驅犯關何以禦之今軍聲大振不日有捷書來聞
願陛下母惑甘言遂縛勝等下錦衣獄

刑部左侍郎王良為浙江肅政按察使
以問燕國人罪從末減故左遷浙江按察使良至浙江
謁岳鄂王墓岳曰苟愧武穆非人也

六月靖難將李遠等兵至濟南焚船餉都督袁宇率兵禦
昭代典則 卷十二 三九

之敗績○遣太僕少卿祝孟獻使朝鮮市馬○秋七月靖
難兵掠彰德都督趙清禦之敗績○遣錦衣衛千戶張安
道書于燕世子

先是孝孺門人林嘉猷嘗彼文皇召至北平居邸中久
之知高煦及三郡王不睦於世子屢譏於父內臣黃儀
素奸險世子惡儀儀曲事三郡王三郡王與世子守北
平高煦從文皇軍中時時傾世子孝孺言於帝曰兵家
貴間燕父子兄弟可間而亂也帝問云何孝孺言其故
帝曰奈何間之孝孺曰世子見疑必北歸而吾餉道通
矣帝曰善立命孝孺草書貽世子令歸朝且許王燕地
世子得書不啓封并安致文皇所三郡王儼先已馳使

告文皇世子且反文皇疑之問高煦高煦曰世子故與
少保善厚語未竟世子書至文皇曰嗟乎幾殺吾子
同守將房昭引兵掠保定駐西水寨文皇還援保定○

限僧道人五款
初禮部曰中國釋道之教其來久矣本以清淨空幻為
宗迨世離俗為近代以來俗僧鄙士合著自羨殖貨
富家其至田連阡陌本欲以財自奉然刑害相乘迷不
知覺既有燒產之利必受官府之擾况因此不能自守
每惟刑罰非惟身遭俸辱而牧亦驚焉夫佛道本心除
期王化其助弘多至於末流所習本乖竊蝕教門致使
訕毀肆行貽累厥初朕甚憫之原其害教之端實自田
昭代典則 卷十二 四

始今天下寺庵宮觀除原無田產外其有田者每僧道
一人各存田五畝免其租稅以供香火之費餘田盡入
官有佃戶者佃者自承其業無佃戶者均給平民如舊
田不及今定數者不增若有以祖業及歷代撥賜為詞
告言者勿理如原係本朝撥賜者不在此例凡僧道一
應丁役並免非奉朝命不許私竊簪剃年未五十者不
許為尼及女官嗚呼多藏厚亾老氏攸戒除欲去累大
覺所珍利欲滅則善心生善人多則風俗美欽茲定制
永底太平

八月靖難兵圍西水寨冬十月真定守將都指揮花英等
赴援敗績文皇還北平

八月丁巳文皇渡滹池河留其將孟善守保定丙子真定總兵遣都指揮韋諒率兵援房昭丁丑文皇圍西水寨遣其別將朱榮圍定州九月甲辰文皇攻定州冬十月丙辰真定諸將都指揮花英鄭琦率步騎三萬援西水寨文皇自定州馳還英等列陣義眉山下文皇潛兵出陣後合戰英等敗績英琦及都指揮王恭指揮詹忠等被執房昭韋諒皆走遂破西水寨文皇還北平十一月遼東總兵官楊文圍永平不克因與靖難將劉江戰于昌黎文敗績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被執○平安敗靖難將李彬於楊村○皇少子文圭生○十二月文皇復出北平○勅駙馬都尉梅殷守淮安

昭代典則 卷十二 四二

梅殷洪武十一年尚寧國公主恭謹有謀能騎射諸駙馬中高皇尤愛殷嘗受密命輔建文帝至是充總兵官鎮守淮安悉心防禦置豐沛軍民指揮司○胡虜可汗坤帖木兒死鬼力赤為可汗○詔禁內臣出使侵陵吏民○太祖高皇帝實錄成○政程本立為江西肅政按察副使壬午四年春正月平安率兵復通州不克○戊戌靖難兵破東平指揮詹璟被執吏口鄭華死之○庚戌靖難兵攻沛縣指揮王顯以城降知縣顏伯瑋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皆死之○二月諸軍皆營於濟寧○靖難兵攻徐州徐兵出戰敗績○更定勳階

尚書為特進資政上卿侍中資政卿侍郎資政丞卿郎中資政中大夫員外郎資政大夫給事中嘉政中士三月戊辰平安及靖難兵戰于泚河收績三月甲申文皇自徐州進攻宿州平安統精兵四萬追蹶文皇壬辰文皇至渦河平安兵進至泚河遇伏戰敗胡騎指揮使火耳灰哈三帖木兒皆被執平安兵駐宿州

靖難兵破蕭縣知縣陳恕死之○夏四月甲寅平安及靖難兵戰于小河斬靖難兵將陳文王真執其裨將丁良朱彬

昭代典則 卷十二 四三

夏四月甲寅平安兵營於小河亘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遇文皇騎兵合戰斬其將陳文再戰又勝斬其將王真文皇督戰急幾為安梨所及安馬蹶弗得前靖難將王麒躍馬入陣援文皇得脫裨將丁良朱彬被執是役也靖難軍中大懼甲戌平安及靖難兵大戰于齊眉山復敗之平安諸軍營於小河南燕兵據河北甲戌大戰齊眉山自午至酉會大霧欽兵還營乙亥燕諸將欲還北平不敢顯言輒請退屯小河東就窺隙而動文皇不聽未能鄭亨又力言渡河非計諸將多不肯從文皇曰欲渡河者左不欲渡河者右諸將多趨左文皇大怒曰任汝所之諸將始不敢言何福引兵會平安燕軍中益懼又

皇數日不解甲矣。

三已何福平安等及靖難兵大戰于靈璧宋瑄戰死何福
彭與明肯被執

時文皇縱性善彭與明歸今傳語中朝性善承朝服躍
入河死與明漸憤裂冠裳棄官變姓名。

五月己丑文皇至泗州水守將周景初降○盛庸營于淮
靖難將丘福朱庸潛出庸後庸走文皇遂渡淮至盱眙○
庚子文皇至天長揚州指揮王禮千戶徐政張勝江都知
縣張本皆降守將崇剛監察御史王彬死之

時諸將分屯鳳陽淮安以退燕兵文皇欲從淮安取道

昭代典則

卷十二

聖三

渡江遣使駙馬梅殷殷割使人耳鼻授詞答文皇曰留
汝口與殿下言君父恩義文皇竟不得道淮安欲從靈
璧出鳳陽渡河鳳陽知府徐安謀知拆浮橋絕舟楫拒
守亦不得渡文皇遂徑趨揚州庚子至天長時監察御
史王彬巡江淮治揚州倚任指揮崇剛練兵繕濟城濠
剛聞靖難兵至晝夜不解甲與彬共守揚州指揮王禮
欲舉城降彬與剛知之執禮及其黨繫獄有力士能舉
千斤彬常以自隨靖難兵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
官三品左右憚力士莫敢縛禮弟宗者厚賂力士毋誘
其子出會彬解甲浴盆中為千戶徐政張勝所縛昇至
城上投靖難兵中不屈死之政遂出禮等于微與江都

知縣張本開城門降剛亦不屈而死

文皇至揚州高郵指揮王傑降文皇遂至儀真○詔天下
勤王

詔曰燕兵勢將犯闕中外臣民坐視予之困苦而不于
救乎凡文武吏士宜即日勤王共除大難宗社再安予
不敢忘報詔下京城內外臣民慟哭。

遣禮部侍郎黃觀翰林脩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入援○
蘇州知府姚善寧波知府王璉率師勤王○遣慶成郡王
至文皇所議割地罷兵不聽○勅刑部尚書侯太轉餉淮
安○六月癸丑朔文皇至浦子口盛庸等迎戰敗績○遣
都督僉事陳瑄援廣瓊遂率舟師降于靖難兵○乙卯文

昭代典則

卷十二

聖四

皇渡江盛庸率海艘出高資港迎戰敗走鎮江守將董俊
遂降于靖難兵○庚申文皇營于龍潭復遣李景隆都督
王佐尚書茹瑺至龍潭議割地罷兵不聽
景隆等見文皇伏地納款頓首稱臣呼萬歲不已壬戌
景隆等歸言文皇必欲得齊太黃子澄輩建文帝令景
隆等再往言諸臣皆竄逐外郡俟縛至遣來景隆等惶
懼不敢行帝令諸王與景隆等偕行文皇曰勿多言不
得奸臣吾必不已諸王歸帝會羣臣慟哭或勸帝且幸
浙或曰不若幸湖湘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
議不決太常少卿廖昇聞茹瑺等還遂慟哭與家人訣
自縊死。

遣諸王分守京城諸門○命魏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昇
公道出師禦敵○甲子遣人齋蠟書四出促勤王兵皆為
請難遊騎所獲○乙丑文皇至金川門都給事中龔泰死
之

文皇渡江龔泰與妻傅氏訣曰事至此我自分死爾第
携幼穉歸否則俱溺井無辱文皇師駐金川門泰知不
可為遂自城上投下死參軍斷事高魏亦自縊於驛舍
時有約開門迎納者大理寺丞鄒瑾監察御史魏冕率
同僚十八人即殿前駭之幾死其日以兵亂輟朝鄒瑾
及冕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不聽

昭代典則 卷十二 聖五
谷王魏開金川門帝文皇遂入京城內官火發

文皇入城建文帝手誅都督徐增壽於左順門靖難兵
起增壽兄徐輝祖謀議督兵北進增壽獨以百口保文
皇無他故今謀之又欲誅李景隆不果諸內臣謹言不
如遜位去有翰林編脩程濟者先為岳池教諭上言某
月某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濟
仰面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
已而兵果起赦為翰林編脩至是急召濟入問計濟曰
天數已定惟可走出免難耳初太祖臨崩密封一櫃召
太孫曰此櫃不可妄啓汝若遇難時速啓視之即無害
也至是啟視其櫃見一刃一度牒有上勅曰汝欲生可
將此牒投往他處為僧後宮某處有密地可通不然將

刃自盡於是急召僧為建文帝落髮須官中火發傳言
帝崩程濟從帝出每遇險幾不能脫濟輒以術脫去相
從數十年天下皆不知其生也

文皇為建文帝發喪治葬遂謁孝陵即皇帝位召文學博
士方孝孺草詔不屈死之

文皇入城金川門寒暑夏原吉皆赴迎載楊榮亦見馬
首日翰林編脩臣楊榮曰何如曰臣請殿下今始入城
當先謁陵乎先入廟乎上啞然曰固當先謁陵遂從之
曰非若言幾誤乃事矣文皇既登極工部尚書茹璠首
入殿賀文皇呼謂之曰璠吾今日得罪於天地祖宗奈
何璠扣首日陛下應天順人何謂之得罪乎文皇大悅

昭代典則 卷十二 聖六

進忠誠伯初靖難兵南行姚廣孝送道旁言江南有方
孝孺者學行負盛名即不肯降幸勿殺至是以廣孝言
即召用之孝孺不肯屈繫獄一日遣人諭再三終不從
又召孝孺草詔孝孺斬練而見悲慟徹殿陛文皇降楊
勞曰先生無勞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
今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即不存何不立
成王之子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又曰先生無過勞苦命左右投筆札又曰詔天下非先
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云云投筆於地又大哭且罵
且哭曰死即死詔不可草文皇大怒磔諸市孝孺慨然
就戮為絕命詞曰天降亂離今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

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徇君兮亦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復詔收其妻鄭鄭先已經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文皇入城先日羣臣多往迎者或勸寺丞鄒瑾御史魏冕急為歸附二人叱曰使吾等改臣節明君必所不用汝姦臣也何來挽我因共捶擊之皆自盡翰林編脩王良亦與良子訣服毒死○靖難兵南下建文帝不得已遂齊太黃子澄于外及兵抵江干蘇州知府姚善言子澄文武才畧足以捍國難顧屏諸閑遠以快敵人胡失計至此乃急召子澄未至金川門失守文皇執子澄責問不服族其家齊太聞建文帝逃去追至廣德欲往他郡起兵興復

昭代典則

卷十二

四七

亦被執見文皇不屈死之從兄弟敬宗等皆死○靖難兵入城胡廣胡儼黃淮金幼孜解縉楊士奇周是脩在朝相約同死退而縉使人覘胡動靜因得胡如廁回問家人曾飼猪否縉曰一猪尚不肯捨豈肯舍性命乎於是皆負約官中火發惟是脩具衣冠請應天府學評宣聖畢自為替繫於木帶遂自縊於東廡下後縉為誌士奇為傳謂其子曰當時吾亦同死誰與爾父作傳誌者士論味之○禮部侍郎黃觀奉詔募兵至安慶聞變謂人曰吾妻翁氏有志節必不辱招克墓之江上明日家人自京奔至言翁夫人暨二女同被執有象奴得之索銀釧出市酒殺夫人急携二女率家屬十人投淮清

橋下死觀慟哭至李陽河聞建文帝避位朝服束向拜投湍流中死籍其家并遠姻黨○翰林脩撰王叔英奉詔募兵行至廣德聞建文帝避位慟哭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藏裾間自經玄妙觀銀杏樹下詞曰人生寄壤問忠孝肯克全嗟余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嚙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管合夷與齊餓死首陽顛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遺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又題其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其後治奸黨妻金安人繫獄歿二女赴井歿○兵部尚書鐵鉉文皇登極尚擁殘兵駐淮南已

昭代典則

卷十二

四八

而擒鉉至不肯屈令一顧終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磅碎其體至歿罵不絕聲時年三十七子福安成河池○吏部尚書張統文皇登極召統諭曰卿久事皇考習知典故今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及舊制者直告朕無隱庶稱厚望老成之意統出遂自經吏部後堂歿左侍郎毛太亦即同歿○禮部尚書陳迪靖難兵起受命督軍餉於外過家未嘗入聞變即赴京師文皇登極召迪責問迪慢罵不屈與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日就戮將刑鳳山呼曰父累我迪叱勿言罵不絕口割鳳山等鼻舌熬熟食迪吐唾益指斥俱凌處既歿于木帶中得詩有曰三受天王顧命

新山河帶礪一絲輕千秋公論明於日昭徽區區不二
又有五噫詞並忠烈蒼頭候來保者拾其遺骸歸葬
○刑部尚書侯太運餉淮安文皇即位太至高郵與其
隸等卯仔同執不屈下錦衣獄是年七月死第敬祖子
現皆論歿○刑部尚書暴昭掌平燕布政司事平安諸
兵敗召歸京師靖難兵入城昭出亡被執見文皇抗罵
不屈去齒截手足罵不絕口至斷頸乃已○文皇即位
召戶部侍郎卓敬責其不奉迎乘輿敬厲聲不遜怒欲
殺敬憐其才且繫獄或以管仲魏徵事諷之不聽姚廣
孝忌敬必欲殺敬敬臨刑從容嘆曰發起宗親累無經
書敬或有餘罪神色凜然經日猶如生夷三族○御史

昭代典則

卷十二

四九

大夫練子寧靖難兵渡淮時靖江府長史蕭相道衡府
紀善周是倫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
及兩人議用事者怒詆二人子寧曰事已至此尚不能
容言者乎詎者愧而止文皇即位縛子寧至語不遜斷
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探舌血大書地
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遠戍邊者百五十一人○
御史大夫景清文皇即位方孝孺縛子寧等死而清獨
委蛇侍朝人疑之一日早朝清緋衣入先是星者奏文
曲犯帝座甚急文皇因疑清及朝清御著緋遂收之得
所帶劔詰責不屈而死是夕精英迷見又族其家已而
時入殿廷為厲又命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

里為墟○戶部侍郎郭任盧迥禮部侍郎黃魁刑部侍
郎胡子昭都御史茅大芳大理少卿胡閏太常少卿盧
原質左拾遺戴德舜給事中陳繼之韓永監察御史王
度甘霖高翔戶部主事巨敬宗人經歷宋徵皆以召見
不屈歿之○給事中黃鉞常熟人建文三年以外艱還
方孝孺屏左右問曰北兵日南蘇常鎮京師左輔若吳
人朝廷近臣今雖去宜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鎮江最
要害守非其人自撤藩籬也鎮江指揮童俊狡猾不可
測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能當一面但仁
慈有餘而御下大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定亂然國
家大勢不在江南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因附善

昭代典則

卷十二

五十一

姚善勉以忠孝期戮力王室濟時艱善得書與鉞對慟
哭以灰自誓鉞就父殯居陂上舊廬足跡不入城邑靖
難兵至江上善受詔總蘇松常鎮嘉興五郡兵勤王以
書招鉞鉞即日營壘畢遂至善所童俊果以鎮江降文
皇即位捕姚善急善麾下許百戶素權詐得親於善遂
縛善邀賞文皇詰善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耶善
厲聲不遜死之時年四十三鉞聞之慟哭遂絕食門日
三日求死或告鉞曰善歿服已得有鉞復瞠目曰吾知
善決無二心吾少俟善事定吾獨死未晚及善死報至
鉞起登蔡川橋西南再拜祀善慟哭曰吾與君同受國
恩國有難義同討身君今死國吾忍獨生乎祀畢獨從

按察使吳奮入水死○監察御史曾鳳韶靖難後不
其官不至尋加侍郎召又不至刺血書憤詞襟上曰予
生盛陵忠節之邦素負剛鯁之強讀書而登進士第仕
宦而至繡衣郎既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
愧吾文天祥屬妻李于公望曰我死勿易衣遂自殺○
浙江按察使王良聞建文帝遜位大勵文皇詔召良良
集臬司諸印私第躊躇未能決妻問故曰我分應死未
知所以處汝耳妻曰我何難君為男子乃為婦人謀乎
遂抱其子歛歛如廁置其子池旁自投池死良殮妻畢
即列薪於戶寫遺囑付家人令妻抱幼子往匿某僉事
家或曰托諸汴商遂舉火闔室自焚死事聞文皇曰死

昭代典則

卷十二

五十一

本良分也朝廷印信良輒毀不得無罪徙其家於邊○
江西按察副使程本立聞靖難兵已入京亦自縊死○
谷府長史劉瓊奉勅提調蕭遂慶寧燕趙六王府事靖
難兵起瓊馳還京獻十六策不聽令奉李景隆軍事景
隆又不聽景隆戰敗瓊奔還家養疾建文二年瓊與疾
赴闕進聞見錄千萬言又不聽令瓊還家待用及建文
帝遜位瓊稱疾不起法官論瓊逆叛逮至京見文皇猶
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箇叛字下詔獄辯
髮自經死○靖難後治逆黨監察御史董鐮葉希賢鄭
公智河南試左叅政鄭居貞陝西按察僉事林嘉猷知
府葉仲惠黃希范陳彥回遼府長史程通賓州知州蔡

選俱以逆黨械至論死○漳州府學教授陳思賢文皇
靖難詔至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卧不出迎
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趙君默曾廷瑞呂賢即明
倫堂為舊君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暨六生成
以身殉或曰死於道○又有東平吏目鄭華守城力竭
不食而死宋景先守金川門靖難兵入變服走蕭寺而
死窮治逆黨妻妾入教坊司盧振周濬謝昇俱協力戰
守靖難兵入不屈死之長洲舉人劉政聞方孝孺死慟
哭不食亦死○文皇即位召淮南總兵駙馬梅殷入見
文皇曰都尉在軍無乃勞乎殷對曰勞而無功徒負愧
耳文皇啣之○鄭賜黃福皆自陳為奸臣所累乞宥罪

昭代典則

卷十二

五十二

文皇命復其官○前御史尹昌隆初靖難兵南下昌隆
上言今事勢日去比來章奏有周公輔成王之語不若
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伸大義于天下不應便相
違及設有不虞便須舉位讓之猶不失為藩王若因循
不漸進退無據雖欲求為長安布衣不可得矣不報及
是被執將就刑當陛大呼曰臣曾上章勸以位讓陛下
奏牘尚存可覆按也上命停刑檢其奏流涕曰早從此
言南北生靈可免酷禍朕亦無此勞苦也詔貸其死且
命為北平按察知事○得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通命解
縉等檢閱凡言兵食事宜者留覽其詞涉干犯者悉焚
不問因從容問縉及脩撰李貴等曰詞涉干犯者誰

宜皆有之朕未對貫獨頓首曰臣貫實未嘗有也上曰
臣以未有為美耶食其祿當任其事國家危急時官近
侍者獨無一言可乎不必曲自遮蔽也後貫坐累繫獄
十年死○召戶部尚書王純諭之曰爾向輔建文問朕
骨肉今何顏耶純頓首謝遂命致仕○崔銑有言曰
建文務滅諸親甚悖矣尾大不掉患可虞也處之豈無
其道燕無不可赦之罪誘其左右與賊其主此兩國相
傾莫之何而用之周則無故圖孤燕勢而剪夫豈九伐
之正哉齊黃誤之希直敗之事危矣陽罷策臣謝過陰
令起兵于外大根已仆未幹胡濟蹈拙行詐殆同兒戲
高巍之謀不聽盛庸鐵鉉之武畧不存李景隆之敗切
昭代典則 卷十二 五十三

不辟政刑茂矣舍滅亡何適故曰諸臣死國之忠不足
贖其亡君之罪也噫銑之言是或一道也但亡君之罪
是其謀猷才識之短未有長君逢君之惡其死國之忠
則寔出于路秉秉莽之良而天網人紀之所由植立者
也以彼準此庶幾得為尚論之當云

贈徐增壽為武陽侯禁錮魏國公徐輝祖○召陳瑛為副
都御史

時第治建文誦臣瑛恨湯宗首論死

遷興宗孝康皇帝主於陵仍稱懿文皇太子遷呂太后於
懿文陵○秋七月壬午朔大祀天地於南郊○以即位詔
天下大赦

詔曰昔我父皇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汛掃區宇東抵
虞淵西踰崑崙南跨南交北際瀚海仁風義聲震盪六
合習爽聞昧咸際光明三十年間九有寧謚晏駕之日
萬方嗟悼煌煌功業恢于湯武德澤廣布至仁瀛流姪
允攸以幼冲之資嗣守大業秉心不孝改更章憲戕害
諸王放黜師保崇信奸回大興土木天變于上而不畏
地震于下而不懼災延承天而文已過飛蝗蔽天而不
脩德益乃委政宦官淫佚無度禍機四發將及于朕朕
為高皇帝嫡子祖有明訓朝無正臣內有奸惡與兵討
之朕尊奉條章舉兵以清君側之惡蓋出於不得已也
朕兵不舉亦將有聲罪而攻之者允攸曾不反躬自責

昭代典則 卷十二 五十四

肆行拒旅朕荷天地祖宗之靈戰勝攻克擣之于垣上
戮之于白溝破之于滄州潰之于薊城糜之于夾河躡
之于靈壁六戰而已不國矣朕於是駐師畿甸索其奸
貪庶幾周公輔成王之義而乃不究朕懷闔宮自焚以
絕于宗社天地所不庇鬼神所不容事不可止朕乃整
師入京秋毫無犯諸王大臣謂朕太祖之嫡子應天順
人天位不可以久虛神器不可以無主上章勸進朕拒
之再三爰俯徇真情已於六月十七日即皇帝位大禮
既成所有合行庶政並宜兼舉一今年仍以洪武三十
五年為紀其改明年為永樂元年一建文以來祖宗成
法有更改者仍復舊制刑名一依大明律科斷○官制

不復設

封九燭為廣澤王九燭為懷恩王允熲為敷惠王○幽

建文帝少子文圭于中都廣安宮建文太子文奎○八月

命廢城侯盛庸安戩山東都督劉貞鎮守遼東征虜前將

軍都督何福鎮守陝西都督韓觀練兵江西西平侯沐晟

鎮守雲南○以蹇義為吏部尚書夏原吉為戶部尚書黃

福為工部尚書○初建內閣以待詔解縉脩撰胡靖為侍

讀編脩楊榮為脩撰中書黃淮齊府審理楊士奇為編脩

給事中金幼孜桐城知縣胡儼為檢討並直文淵閣

直文淵閣者入內閣預機務出納帝命奉陳規誨獻告

昭代典則 卷十二 五十五

謨猷檢點題奏擬議批答以備顧問平庶政不得專制

九卿事九卿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凡上所下一日詔二

日誥三日制四曰勅五曰冊文六曰諭七曰書八曰符

九曰令十日檄皆審署申覆而調劑焉平允乃行之凡

下所上一日題二曰奏啓三曰表箋四曰講章五曰書

狀六曰文冊七曰揭帖八曰制對九曰露布十曰譯皆

審署申覆而修畫焉平允乃行之凡經筵知經筵事或

同知看定其講章日講亦如之凡東宮出閣講讀領其

事叙其官而授之職業凡修實錄史志諸書充總裁官

實錄成呈上焚其草禁中凡宗室請名請封及諸臣請

謚並擬上焉凡圖書繕寫雘校皆課歲察之凡郊祀

符現行舊行凡累朝御文實錄寶訓玉牒之副古今法
皆籍而藏之凡會勅稽其由狀而叙述上請焉凡禮部
會試廷試貢士國子生月課歲貢生廷試吏館番譯皆
總領之制勅房書辦制勅詔旨誥命冊表寶文玉牒講
章碑額題奏揭帖凡應機密文書及王府勅符底簿誥
勅房書辦文官誥勅番譯勅書并夷書揭帖紀功勘合
皆稽按典故起草進書若漏洩稽緩遺失忘誤皆有罰
九月大封靖難功臣

制曰昔元末兵興豪傑競起割據土地糜爛生民天命
我 父皇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東征西討掃除禍亂
華夷一統身致太平垂四十年父皇質天建文嗣位頑

昭代典則 卷十二 五十六

很昏昧專任姦回內作色荒政更成惡殘害宗親將及

朕躬朕不得已起兵自救身親戰陣已經四載賴天地

祖宗之靈遂平內難爾諸臣奉天征討將士臥雪眠霜

櫛風沐雨百戰百勝萬死一生報太祖之深恩弘濟艱

難宣力甚多輔成大功仰稽太祖皇帝開國功臣賞賜

等第參酌得宜論功高下爾之爵賞朕不敢私在爾諸

將亦自知之今封都督丘富為洪國公都督僉事朱能

為成國公都督僉事張武為成陽侯都督僉事陳圭為

泰寧侯都督僉事鄭亨為武安侯都督僉事孟善為保

定侯都督僉事火真為同安侯右都督顧成為鎮遠侯

都督僉事王忠為靖安侯都督僉事徐忠為永康侯都

督僉事張信為隆平侯都督僉事李遠為安平侯都督
僉事郭亮為安成侯都督僉事房寬為思恩侯都督
徐祥為興安伯都督僉事徐理為武康伯都督同知
李濟為襄城伯都督同知張輔為信安伯都督僉事
唐雲為新昌伯都督同知譚溥為新寧伯都督孫
巖為應成伯都督房勝為富昌伯都督僉事陳旭為
雲陽伯都督指揮劉才為廣恩侯都督指揮張玉為榮國
公都指揮譚淵為崇安侯都督同知王佐為順昌伯都
督僉事陳瑄為平江伯駙馬都尉王寧為永春侯
徙封谷王穗於長沙○廢廣澤王允燧懷恩王允燧為庶
人○冬十月寧王權來朝改封南昌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五七

寧王入朝相見甚歡因乞改南土初欲得蘇州文皇曰
蘇州圻內不許又欲得杭州文皇曰五弟初封錢塘為
吳王皇考以為不可改封開封建文無道封其弟允燧
吳王竟不克享建寧州重慶東昌皆善地惟弟擇焉
寧王得書遂出飛旗令有司治馳道文皇大怒王不自
安并從兵從五六老中官走南昌稱病臥城樓乞封南
昌文皇不得已即藩司為府封王南昌
重脩太祖高皇帝實錄○十一月新作奉天殿成○立妃
徐氏為皇后○以北平布政使郭資為戶部尚書保定知
府雒會為刑部尚書仍各掌司府事○陳瑛請追戮建文
死事諸臣不許

陳瑛疏建文死事諸臣未經逮繫誅戮者請仍追治之
文皇曰彼食其祿當自盡其心爾勿問又曰諸臣盡忠
于太祖故盡忠於建文但惡其導誘建文變亂成法耳
十二月以李至剛為禮部尚書
時值月當食不食李至剛請率百官賀上曰王者能脩
德行政任賢去邪然後日月當食不食適以陰雨不見
豈果不食耶勿賀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五八

歷代典則卷十三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成祖文皇帝

癸未永樂元年春正月以陳瑛為左都御史○復封周王於河南齊王於青州湘王賜諡曰獻治其墳廟代王岷王皆脫拘囚還其封爵○二月以北平為北京革都布按三司置北京行部及行後軍都督府以郭資確僉為行部尚書平安為行都督僉事

北京行部設尚書二人侍郎四人其屬為六曹清吏司

略代典則 卷十三

吏禮兵工曹郎中員外主事各一人戶刑曹各二人

改戶刑二部北平清吏司為北京清吏司以北平府為順天府遣指揮朵兒只恍惚等書諭鬼力赤可汗通好不報

○三月改北平行都司為大寧都司徙保定以大寧為地界三衛

朵顏福餘大寧三衛初為兀良哈地在烏龍江南漁陽

塞北春秋時即山戎地秦時為遼西北境漢為奚酋所

據後魏號庫莫奚服屬契丹元為大寧路國初割錦義

建利諸州隸遼東而於古會州大寧之地設北平行都

司領興營等二十餘衛所洪武十四年封皇子權於大

寧為寧王二十二年封兀良哈為朵顏福餘大寧三衛

初而以阿札失里等為三衛指揮使同知為我
從行有功乃移封寧王於南昌改北平行都司為大寧
都司徙之保定散布興營諸衛於京府之境而以大寧
地盡昇三衛東起廣寧前屯歷喜峰近宣府為朵顏自
黃泥窪逾潘陽鐵嶺至開原為福餘由錦義渡遼河至
白雲山為大寧皆逐水草無恒居三衛朵顏最強分地
又最險自是遼東宣府聲援隔絕諸夷列我險阻闔我
門庭要我官賞殘我吏民喜峰三屯密雲白羊僅僅收
縮譬之左臂癱腫則上谷孤子後背偃僕則盧龍單薄
噫其喉吭則遼海坐隔扼其胸背則陵寢警逼失計甚
矣

略代典則 卷十三

夏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江南以郁新為戶部尚

書

原吉上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嘉湖三郡土田

高多下少環以大湖綿五百里納杭湖宜欽諸山水注

澱山諸湖入三泖頃浦港溇塞匯流漲溢傷害苗稼拯

治之法宜浚吳淞諸浦港洩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淞江

表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

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旋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

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

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葦蘆叢生已

成平陸欲即躡浚工費浩大巨澗沙淤汙流澗...
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江
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松江南北
兩岸安平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
注海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下流壅塞難即疏浚
傍有范家港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
大黃浦以達茆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迹俟既
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好
岸以禦暴流上從之役夫凡十餘萬原吉布衣徒步日
夜經畫暑者揮蓋去日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於是水
洩農田大利。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三

大白出昇北○五月上皇考妣號諡

皇考曰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皇妣曰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

遼東都指揮沈永有罪伏誅

先是虜寇侵遼東三萬衛永不能追襲又匿不以聞
上以欺蔽誅之令兵部榜諭天下都司軍衛凡有賊寇
不即奏聞者鎮守官以下罪與永同

潘陽中屯衛軍唐順請開衛河轉運下廷臣議

潘陽中屯衛軍士唐順言衛河之源出衛輝府輝縣西
北八里大行蘇門山下其流自縣治北經衛輝城下入
大名府濬縣界迤邐抵直沽入海前距黃河陸路五十

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廩受南方所運米餉
轉致衛河交運公私兩便上曰此策亦是命廷臣詳
議如議可行亦俟民力稍甦行之

命法司嚴責南陽鄧州官

南陽鄧州官牛疫瘵者多有司嚴責民償民貧至有鬻
男女以償者事聞上大怒曰朕焚孔子問傷人不問馬
命悉免償所鬻男女官贖還之仍命法司治擅責民償
之罪

右副都御史黃信以漏泄獄情誅

先是李至剛妻父有犯都察院逮問當處以重刑至剛

昭代典則

卷十三

四

乞免於上上曰法司鞠獄情之輕重外人何以知之
對曰此黃信與臣言上命錦衣衛鞠之有實狀特命
誅之

楚世子孟炆奏乞遣人於河南境內買人口不許

楚世子孟炆奏欲遣人於河南境內買人口賜勅諭曰
昔秦愍王遣人於湘江買人口太祖聞之大怒秦府官
屬及郡縣承行者皆被罪且河南汝伯父周王封地汝
所遣人入境或有縱恣將斥爲爾過可不慮乎其已之
六月太祖高皇帝實錄成○秋八月命平江伯陳瑄總督
海運○九月歷城侯盛庸暴卒

庸安戢山東致仕千戶王欽上庸罪狀欽即陞指揮同

知賞銀百兩。左都御史陳瑛復劾庸口出怨言。心懷不

國請誅庸遂削庸爵。暴卒。

十月遣靖安侯王忠安集北平。○長興侯耿炳文暴卒

左都御史陳瑛劾炳文衣服器皿僭飾龍鳳。玉帶僭用

丹鞋。上曰炳文先朝老臣亦為此其速改炳文大懼

暴卒。長子璠駙馬都尉。建文帝逃去杜門稱疾。竟坐罪

死。公主亦以憂卒。仲子獄。先以都督保山海關。嘗請楊

文攻永平以動北平不聽。至是論死。

以金忠為兵部尚書。○置三大營設總兵官

京城操練之法。洪武時立為五軍營。分大小教場。與城

外城內操練。永樂初分為三大營。曰五軍營。有步隊馬

隊。專教陣法。曰神機營。皆步隊。肄習火器。曰三千營。皆

馬隊。專扈從出入。管車輦寶蓋等事。每營以公侯伯二

人充提督總兵官。

十一月定武職新舊官襲替法

今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奉天征討。獲功陞職者。

為新官子孫。年十六出幼襲替。免比試。三十一年以前

者。為舊官子孫。年十五出幼襲替。俱比試。永樂元年以

後獲功者。出幼比試。與舊官同。

高唐州民王政建言治道。權為刑科給事中。○賜鎮遠侯

鎮成銀幣

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黷武。以事夷狄。全盛之力。

致凋耗。當時雖得善馬。豈足償萬一之費。朕今休兵。下惟望時和歲豐。百姓安寧。至於外夷。但思有以備之。必不肯自我授之。以罷散生民。近成言。今日惟當安養中國。慎固邊方。此言甚合朕意。蓋斯人老成。非喜功好勝之流。以是特嘉獎之。

命郡縣考滿官於六科辦事。各言所治郡縣事。

初上欲聞民所疾苦。命吏部尚書蹇義等。凡郡縣官考

滿。至京。選其識達治體者。令且於六科辦事。俾各言所

治郡縣事。至是。尚未有言者。上諭給事中朱原貞等

曰。郡邑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尚猶

默默。况遠在千萬里外。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申諭之。

昭代典則 卷十三 六

其所治何利當與何弊當革。皆勿隱於今。不言。有他人

言之。則不能逃罪矣。

閏十一月封黎蒼為安南國王。李芳遠為朝鮮國王。○通

政使趙彝引奏獻陣圖者斥之。

通政使趙彝等引奏山東男子獻陣圖者。上曰。自古

帝王用兵。皆出於不得已。今天下無事。惟當休養斯民。

修禮樂。興教化。豈復當言用兵。此輩狂妄。必謂朕有好

武之意。故上此圖。以冀進用。其斥去之。

勅解縉等修古今列女傳。○十二月選天下殷實民。徙居

順天府。實京師籍名富戶。

甲申二年春正月。賜進士曾榮等四百七十二人。及第。出

禮部

禮部奏請會試選士之數上問洪武中所選幾何世宗
李至剛對曰各科不同多者四百七十餘人少者二百
人上曰朕即位初取士姑率其多者後不為例

改封敷惠王允熲為既寧王奉懿文皇太子祀○命通政
趙居任使日本令十年一貢

日本屢寇濱海郡縣靖難後日本遣人來貢并擒獻犯
邊賊二十餘人縛致既中丞丞至是遣通政趙居任賜
日本王冠服文綺金銀古器書畫又給勅令百道令十
年一貢每貢正副使母過二百人若貢非期人船踰數
夾帶刀鎗並以寇論居任還不受日本餽 上喜厚賜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七

命六科給事中庶務失中直言無隱

上御奉天門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日臨百官可否庶
務或有失中爾等宜直言無隱又顧解縉等曰敢為之
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敢為者強於已敢言者強於君
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欲使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
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勉之

諭吏部選官以才優者治事德厚者牧民○以國子監祭
酒徐旭為翰林院修撰

禮部言國子監祭酒徐旭書奏不謹當降 上問吏部
尚書蹇義曰徐旭為人何如義曰有文學持守而於人

寡合 上曰持守之人固當寡合蓋其中有所主而不
能脂韋依阿於外况兼有文學宜置之近侍遂命為翰

林修撰

夏曰月簡東官官以蹇義兼詹事解縉翰林學士兼右春
功大學士黃淮胡廣左右庶子胡儼楊榮左右諭德楊士
奇左中允○立世子高 為皇太子高煦為漢王高燧為
趙王

靖難兵起時世子居守高煦有膂力善騎射從行頗有
功江上之戰靖難兵稍却高煦適引胡兵至文皇撫其
背曰吾力倦矣汝努力已而議建儲藩府舊臣其國公
丘福駙馬王寧皆善高煦時稱二殿下文皇曰居守

昭代典則

卷十三

八

功高於危從儲貳定於嫡長且元子仁賢真社稷主汝
等勿復言至是立世子東宮封高煦漢王國雲南高燧
趙王國彰德高煦快快不肯去曰我何罪斥我萬里改
青州又快快不肯去曰我何罪置我瘠土文皇不悅皇
太子力解得暫留京師又請得天策衛為護衛曰唐太
宗天策上將吾得之豈偶然又請益兩護衛曰我英武
豈不類秦王世民乎

六月封哈密阿克帖木兒為忠順王

哈密古伊吾廬地在燉墩北大磧外西北羌胡往來要
路也元封忽納失里為威武王已而改封肅王卒弟安
克帖木兒嗣洪武時置甘州五衛於張掖肅州衛於酒

泉涼州衛於武威西寧衛於湟中又置山丹永昌鎮於莊浪四衛高臺鎮夷古浪三千戶所自陝西蘭州渡河千五百里至肅州肅州西七十里為嘉峪關文皇初設關外七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白罕東曰罕東左七衛皆在嘉峪關西哈密又在六衛西東去肅州西去吐魯番各千五百里北至瓦刺數百里至是改封安克帖木兒為忠順王以頭目馬哈麻火只等為指揮等官分其眾居苦峪城

文華寶鑑成

先是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於天子者為書以授太子至是書成名文華寶鑑上顧解縉等曰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九

朕皇考訓戒太子嘗集經傳格言為書名儲君昭鑑錄朕此書稍充廣之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非聖之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所以速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從容閒暇亦當以此為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為守成令主

朝鮮國王李芳遠遣使送耕牛萬頭至遼東

先是上欲廣屯田於遼東命禮部遣人徵牛於朝鮮至是送至命戶部每一頭酬絹一疋布四疋仍賜其王文綺表裏各百疋勅遼東都司以牛分給屯田

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等賑濟蘇湖

上諭之曰人君一衣一食皆民所措民窮無衣食君豈

可不恤君父也民子也為子當孝為父當慈冬盡其道爾卿往體朕此心不可為國惜費蓋散財得民仁者之政也

秋七月山東郡縣野蠶成繭禮部請賀不許

禮部尚書李奎剛奏今歲山東郡縣野蠶成繭綿絲進獻請百官表賀上曰野蠶成繭使徧於山東之地亦不過衣被一方而未及於天下朕之心必天下之民皆飽暖而無飢寒方可為朕賀也今且止之

八月安南故王孫陳天平來朝

老撾軍民宜尉使刁緣及遣使護前安南王孫陳天平來朝奏曰臣天平前安南王恒之孫天明之子日燧弟

昭代典則 卷十三

十

也日燧恭遇天朝率先歸順太祖高皇帝封為安南王賜之章印在位二年而卒其弟暉立亦止二年子暉繼之賊臣黎季犛當國擅作威福晚稍欲抑損季犛之而立暉之子暉國之大權盡出季犛與其子蒼左右前後皆其逆黨願惟拱手而已未幾復弑暉而立暉子矣蒙然勿稚尚在襁褓季犛父子乃大殺陳氏宗族并案弑之而取其位更姓名胡一元子曰胡查為大虞皇帝紀元天聖臣以先被棄斥越在外方季犛父子志圖篡奪臣幸以遠外見遺臣之僚佐激於忠義推臣為主以討賊復讐方議招軍而賊兵見逼倉皇出走左右散亡逆黨窮迫遣兵四索臣竄伏窮荒採拾自給飢餓困

既萬歲一生久之度其勢且少息稍稍間行艱難跋蹶以遠老憊然時老樹多事不暇顧臣瞻望朝廷遠隔萬里無所控告屢欲自絕苟且畱存延引歲月忽讀詔書知皇上入正大統率由舊章臣心欣忭有所依歸又以抱疾積久至于今年始獲躬親天顏伏念先臣受命太祖高皇帝世守安南恭修職貢豈謂此賊造逆滔天悖慢聖明蔑棄禮法累行弑逆遂成篡奪陳氏宗屬橫被戮夷所存者惟臣而已臣與此賊不共戴天伏望聖恩俯垂矜憫因叩頭流涕又言賊臣黎季犛已老詭謀逆計多出黎蒼攻劫占城欲使臣屬又侵掠思明府奪其土地究其本心實欲抗衡上國暴征橫斂酷法嚴刑百

昭代典則

卷十三

十一

姓愁怨如蹈水火臣之祖宗世尚寬厚今國人嗷嗷頗見思憶陛下德配天地仁育四海一物失所心有未安伐罪吊民興滅繼絕此遠夷之望臣之大願也上憐而納之命有司賜居第月給其廩安南故陪臣裴伯耆來告急奏曰臣世事安南陳氏祖父皆為執政大夫死於國事臣自少事國王受爵五品後隸武節侯陳竭真為裨將洪武三十二年代竭真領兵出東海禦寇而奸臣黎季犛父子弑主篡位屠害忠良滅族以百數臣兄弟妻子亦被收戮遣人捕臣欲加誣陷臣聞變遁逃轉入山林深居窮僻與猿狖雜處耿耿忠誠鬱抑無告近聞皇上入蒞大寶統正萬方敢瀝膽披肝請滅

此賊履險乘危得至境上與商人負任而至今年四月到思明府接送幸親天日臣切惟奸臣黎季犛乃故經略使黎國老之子世事陳氏叨竊寵榮及其子蒼亦亦貴仕一旦得志遂成弑奪改姓名胡一元子曰胡奎偕號改元不恭朝命肆虐下民百姓含冤呼天叩地忠臣良士疾首痛心臣義激于中上干天聽願廣一視之仁哀無辜之眾與弔伐之師隆繼絕之義臣得負弩矢前進導揚天威忠義之徒必當雲合響應擒滅此賊剪除奸兇復立陳氏子孫使主此土則區區遠夷仰戴聖德恭修職貢永作外藩臣不才竊效申包胥所為敢以死請伏望陛下哀矜上憫之命有司給衣食

昭代典則

卷十三

十一

九月暹番船漂泊海岸命導之去福建布政司奏有番船漂泊海岸詢之是暹邏國遣使與琉球通好已籍記船物請命上謂李至剛等曰暹邏與琉球修好是番邦美事船漂至此正宜嘉恤豈可利其物而籍之鄉有善人猶能援人於危况朝廷統御天下哉其令布政司舟壞者修理之食者給粟俟有便風其人欲歸或往琉球導之去周王楠來朝獻駒虞百條稱賀上謂侍臣曰祥瑞之來易令人驕是以古之明王皆遇祥自警未嘗因祥自怠警怠者國之安危繫焉駒虞若果為祥在洪更當

加慎是日宴周王於華蓋殿賜其從官宴於中右門。

冬十月勅諭甘肅總兵官宗晟盡心邊務

御史有言甘肅總兵官宗晟擅竊威權事多專制。上

諭侍臣曰任事不專則不能成功况大將受邊寄豈可

盡拘文法今當明與展言使之釋疑勅晟曰前者御史

言卿專擅此言官欲舉其職夫為將不專則功不立朕

既付卿以閩外之寄事有便宜即行而後聞自古明君

任將率用此道忠臣事君亦在推誠朕知卿有素委以

重任彼雖有言卿勿置意但盡心邊務以副朕懷

御馬監索白象食穀不許

戶部尚書郁新言御馬監索白象食穀。上曰白象何

昭代典則

卷十三

十三

補實用乃欲奪民食以飼之此古人所謂率獸食人者

勿聽。

命法司奉天征討官有罪論如律

鄭賜等奏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議

上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

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

功既酬以爵賞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何以治天下

其論如律

山西民請采五色石斥之

通政使趙彞奏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為器用

上曰此僥覲小人不可聽數年旱餉災荒百姓困苦未得

寧息今又可以此重困之乎官府求一物則百姓受一

害况此石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為命急斥之

十一月設天津衛

上以直沽海運商船往來之衝宜設軍衛且海口田土

膏腴命調緣海諸衛軍士屯守

鬼赤力馬哈木雖殺遣人貢馬

是月鬼力赤阿魯台與瓦剌馬哈木戰大敗已而馬哈

木阿魯台皆遣人入貢而阿魯台寇灰溝村黃甫川如

故

十二月中官私役工匠命錦衣衛執治之

上聞中官於應天府私取工匠役之名府尹向寶等責

昭代典則

卷十三

十四

曰爾職牧民當體國家愛民之意官禁使令之人汝何

畏而輒聽其役民汝為京尹朝夕在朕左右尚畏人如

此若遠外小官當如何今姑宥爾若復蹈前非必誅以

役工匠中官命錦衣衛執而治之

令臨邊衛所軍犯徒流者仍留原衛戍守

巡按山西御史張翥言山西行都司所屬地方切近沙

漠軍衛實則勇不敢犯比軍人徒流罪者悉徙與州屯

戍恐邊衛軍士國易逃難必多故犯以求遷徙則隊伍

日減邊備不足乞令臨邊衛所軍人犯徒流罪止從等

科斷仍留原衛戍守從之

女南遣使賀正旦

安南賀正旦使者至上令禮部出陳天平見之使者其故王孫也皆錯愕下拜有感泣者裴伯者亦責使者以大義皆惶恐不能對上聞之謂侍臣曰安南明查初云陳氏已絕彼為其甥權理國事請襲王封朕固疑之及下詢其陪臣父老皆對朕謂陳氏以好得國今查以切要之於理亦可乃下詔封之孰知其姦主篡位暴虐國人攻奪隣境此天地鬼神所不容也其臣民共為蒙蔽是一國皆罪人也如何可容

禁錮李景隆

周王言李景隆建文時嘗至邸即訊索賂群臣又劾景隆與弟增收匿亡命命革爵沒其家下獄

昭代典則

卷十三

十五

乙酉三年春正月免順天永平保定田租二年○命選新進士就文淵閣進學

初上命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學至是縉等選修撰曾榮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敬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祿吳紳楊勉二十八人入見進士周忱自陳年少亦願進學上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為二十九人

遣御史李椅行人王樞齋勸問安南胡查篡奪陳氏之故二月行部尚書雜僉伏誅

左都御史陳瑛劾奏雜僉貪婪暴虐擅作威福縱其妻於所部郡縣通索財物遂並處死

改黃福為北京行部尚書宋禮工部尚書

左都御史陳瑛劾福不恤工匠故改行部禮為工部時營北京取材川蜀伐山通道深入險阻文皇下勅嘉其勞績

三月哈密安克帖木兒卒脫脫嗣封忠順王

安克帖木兒卒無子兄子脫脫先是倖蠻夷邸朝議哈密為西域入貢孔道宜釋脫脫令嗣王乃賜金印詔命王帶文綺遣使送還令察諸番向背凡諸番貢物表文譯上之

昭代典則

卷十三

十六

保定疾孟善市馬開原○夏四月僉都御史俞士吉冊封日本國王賜印詔詔名其國之鎮山曰壽安鎮國山六月詔革楚府鐵牌

湖廣都司言楚府鐵牌一面遇夜差人出城驗此開門上以書諭之曰國家舊制在外各城門鎖鑰皆屬都司軍衛今王府自出此牌禮非所宜即宜停革以副倚重之意

安南胡查遣使阮景真隨御史李椅上表謝罪遣陳天平歸國仍命行人聶聰齋勸諭胡查俱行○改江西道監察御史汪俊民為刑科給事中

巡按廣東御史汪俊民言瓊州府周圍皆海中有黎母

等山皆生熟黎人所居。賊亡匪叛，侵擾居民。今朝廷遣使招諭，臣愚以為黎性頑狠，不易信從。又山水峻惡，風氣亦異，中國之人，罹其瘴毒，鮮能全活。臣訪得宜倫縣熟黎峒首王賢祐，嘗奉命招諭黎民，信從歸化者多。其服習水土，不畏瘴癘。臣請仍詔賢祐至京，量授以官。俾招諭未服黎人，戒約諸峒，無納逋逃。其熟黎則令隨產納稅，一切差徭悉與蠲免。生黎歸化者，免其產稅三年。峒首則量所招名數多寡，授以職事。如此庶幾黎民順服從之，尋改為刑科拾事中。

秋八月，戶部尚書郁新卒。命夏原吉還掌部事。九月，命設海外諸番朝貢館驛。

昭代典則 卷十三

十七

上以海外諸番朝貢之使益多，命於福建、浙江、廣東、市舶提舉司各設驛以館之。福建曰來遠，浙江曰安遠，廣東曰懷安，各置驛丞一員。

禮部尚書李至剛罷。改刑部尚書鄭賜為禮部尚書。陸直定知府呂震為刑部尚書。○冬十月，駙馬都尉梅殷暴卒。先是左都御史陳瑛劾殷招藏亡命，私匿胡人，與女秀才劉氏朋奸，詎說幾得罪。至是殷入朝，雖家都督譚深指揮趙賊令人擠殷於筮橋下。賊又誣殷自投水，以都督許成發其事。上怒，罪深賊，二人對曰：「此上命也，奈何殺臣。」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謚殷曰榮定。初，公主嘗貽書阻請，難兵。文皇不答。兵至，淮

文皇與公主書，言與兵不得已。令公主遷居太平門外。勿惟兵禍，公主亦不答。公主高皇后長女也。殷既死，公主牽文皇衣大哭，問駙馬安在。文皇笑曰：「為公主跡踪賊，無自苦。」公主謹護二子，順昌、景福。文皇以順昌為中府都督，景福為指揮。命賜手書二甥曰：「朕不念爾母，爾安得至今日。」二甥後改孝陵衛指揮使。十二月，安南胡查復遣阮景真隨行人，再聽來貢。請迎還陳天平。○勅行人再聽送陳天平歸國，命征南副將軍黃中呂殺率兵護行。○命兵部榜諭北邊官民，西番馬至必與好茶。巡按御史采察以聞。

丙戌四年春正月，河南南陽皂君山盜起，命豐城侯李彬

昭代典則 卷十三

十八

新城侯張輔討平之。○二月，命趙王高燧居守北京。

三月，帝視太學，謁先師。

勅禮部曰：朕惟孔子帝王之師也，帝王為生民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三綱五常之禮，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孔子明之，以教萬世。天下不可無孔子之道。朕皇考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膺君師億兆之任，正春夏文明禮樂之舊，渡江之初，首建太學，親祀孔子，御筵講書，守帝王之心法，繼聖賢之道學，集其大成，以臻至治。朕承鴻業，惟皇考之成憲，是遵。今春時和，當躬詣太學，如皇考故事，稱朕崇儒重道，治安天下之意。

賜進士林環等二百一十九人及第出身有差○安南李

擊伏兵片站弒其故主天平害我使人

黃中等以兵五千護送陳天平至丘溫胡查遣陪臣黃
梅卿等以原領迎候及牛酒犒師梅卿及諸從者見天
平皆拜舞蹈躍中問胡查不至何也梅卿曰屬有微疾
中遣梅卿還促查且遣騎覘之往來皆無所見而迎者
壺漿相續於道中以爲實遂徑進度隘留雞陵二關將
至芹站山路險峻林木蒙密軍行不得成列且遇雨潦
忽伏發大呼鼓噪動山谷遂殺天平行人珥聰亦遇害
中等亟整兵擊之寇已斬絕橋道不得前中等引兵還
奏聞 上大怒謂成國公朱能等曰最爾小醜罪惡滔

昭代典則

卷十三

十九

天猶敢潛伏奸謀肆毒如此朕推誠容納乃爲所欺此
而不誅兵則何用能等皆曰逆賊罪大天地不容上遂
決意興師

書諭鬼力赤可汗通好復不報○夏四月命禮部遣使求

遺書○勅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調兵南伐

勅曰比遣都督黃中等送安南王孫陳天平還國中等
輕視黎賊率意而進以至辱國今興師南伐勅四川等
都司選卒七萬再勅蜀王於成都三護衛選卒五千聽
爾調遣大軍合用糧儲須預爲會計規畫輸運不可後
期賜白金五百兩

徵黃中呂毅赴京以送陳天平失律也○五月廢齊王博

爲庶人安置廬州

齊王博之國 上面諭曰無忘患難博至國復驕縱陰
蓄亡命養刺客僭帝號爲詛訊輒用護衛兵守青州府
城北門自廣智門外接園圍築墻垣截往來守吏不得
登城夜巡李珙曾各深等上變告博匿其人城口 上
賜書索供及諭博改過是時周王懋上書悔罪上封櫺
書示博博來朝面謝廷臣劾博罪請論如法博厲聲曰
奸臣喋喋無乃效建文時殺我會當盡斷此輩 上聞
之益怒留博京邸奪其護衛誅指揮柴真等罷遣罪斥
齊府諸僚盡出王繫囚及諸不法器械群臣又以教授
樂垣等不正救請罪之 上曰齊王凶悖縱恣性習使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二十

然朕與王君臣兄弟出之困園寵以爵祿想禮渥洽誠
心溫詞開論至六七不悛教授奈王何况垣等皆先自
歸發其事可勿論博留京益有怨言乃召其諸子至京
父子並奪爵爲庶人安置廬州

六月己未朔日有食之○秋七月召北京儒士武周文爲

翰林侍講學士

名北京儒士武周文至命爲翰林侍講學士以其老賜
勅致仕 上諭胡廣等曰朕守藩時王府官亦有二三
人知易者然皆不若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拘滯處蓋
易道在變通不失其正古人隨時從道之說最得要領
唯在虛心以玩之耳又曰爲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

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辛卯命成國公朱能等分道討安南

七月辛卯以成國公朱能為征夷大將軍總兵官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為左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為左右叅將大將軍右叅將及清遠伯陳友統神機將軍程寬朱貴等遊擊將軍毛八丹朱廣王恕等橫海將軍魯麟王王商鵬等鷹揚將軍呂毅朱吳江浩方政等驍騎將軍朱榮金銘吳旺劉劄出等二十五將軍以兩京畿荆湖閩浙廣東西兵出廣西憑祥左副將軍左叅將統都指揮陳詹盧旺等以巴蜀建昌雲貴兵出雲南蒙自兵部尚書劉儁叅贊戎務行部尚書黃福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三

大理卿陳洽轉餉征交趾 上幸龍江禡祭普眾曰黎

賊父子必獲無赦脅從必釋母養亂母玩寇母毀廬墓母害稼穡母恣取貨財母掠人妻女母殺降有一於此雖功不宥母冒險肆行母貪利輕進罪人既得即擇立陳氏子孫賢者撫治一方班師告廟揚功名於無窮

命平江伯陳瑄兼理江淮衛轉運

永樂初北京軍儲不足以瑄充總兵官都督宣信副之帥舟師海運歲米百萬石建百萬倉於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至是令江南糧一由海運一由淮河入黃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仍由衛河入白河至通州是為海陸兼運也

以朱濟為行部尚書○閏七月文武羣臣請建北京宮殿九月設陝西甘肅死馬寺○冬十月征夷大將軍總兵官成國公朱能卒於龍川以張輔為征夷大將軍

十月張輔兵渡坡壘開傳檄數黎賊二十罪遂入鷓陵關沐晟兵至白鶴江能卒以輔代之晟兵遂奪宣江進次沱江輔兵渡沱江合兵渡富良江進克多邦城焚賊西都賊走入海輔駐兵交州晟追賊至木九江十二月甌寧王元熾暴卒邱中忽火起驚什地卒

丁亥五年春正月張輔沐晟合兵破籌江柵○二月出解縉為廣西右叅議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三

上初寵縉信用賞賚與六卿等時儲位未定 上密詢縉縉稱世子仁孝天下歸心以孽奪宗自古致亂上不應又頰首曰好聖孫 上曰已諭逾年冊世子為太子進縉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初議頗渙丘福等遂謗縉洩禁中語高煦大恨欲殺縉未幾用兵交趾縉力言交趾古羈縻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得其地不足郡縣 上遂疎縉出為廣西叅議

命編直隸浙江諸郡私披剝為僧者千八百人為軍發戍遼東甘肅○夏四月皇長孫出閣就學○五月張輔沐晟追賊出奇羅海口擒黎倉及其父季拜檻送京師輔晟敗賊於富良江賊走又定都督僉事柳升率舟師

追賊敗之得賊船三百賊遁入海輔展乘勝追之升引
兵出奇羅海口賊敗卒王柴胡等七人擒季榮又李保
等十人擒其子澄又安南人武如卿等擒偽大虞皇帝
蒼太子芮偽將相王茂柱國黎季龍等俱檻送京師
六月置交趾都布按三司以都督呂毅掌都司事尚書黃
福兼督布按二司事

詔曰朕祗奉皇圖恪遵成憲弘敷至治期四海之樂康
永保太和俾萬物之咸遂夙夜兢業弗敢追遠仰惟
皇考太祖高皇帝混一天下懷柔遠人安南國陳日燿
慕義嚮風率先職貢嘉其勤悃頒賜鴻恩封為安南王
長和其土子孫世襲與國咸休比其賊臣黎季羣子黎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三五

其父蓄虎狼之心竟為吞噬之舉殺其國主戕其國宗
覃被陪臣盡罹慘酷指冠殺戮荼毒生民鷄犬弗寧怨
聲載道狐疑狙狡鼠黠狼貪詭異姓名為胡一元子胡
登隱蔽其實矯稱陳甥誑言陳氏絕嗣請求詔襲王封
朕念國人無所統屬不逆其詐聽信所云倖成奸譎之
謀輒逞跳梁之念全無忌憚靡慙不為自以為聖優於
三皇德高於五帝以文武為不足法以周孔為不足師
毀孟子為盜儒訪程朱為剽竊欺聖欺天無倫無理僭
國號曰大虞竊紀年為紹聖稱為兩宮皇帝冒用朝廷
禮儀非惟恣橫於偏方實欲抗衡於上國倖奉正朔受
頒曆而焚之招納逋逃聞追索而隱匿朝貢之禮不行

兇暴之情益肆涵淹卯育存有圖大之心鋒矧斧鉞
動侵陵之勢覬覦南詔窺視廣西據思明府之數州侵
陵遠州之七寨劫朝廷之命吏供彼家之歲令擄其女
子以備兇鉅毆其人民以蹈湯火欺占城之屏主伐其
國以遭喪奪其土疆要其貢賦逼受僞印冠服令其從
已背朝屢被殘殃數來告急朕矜其愚昧朱終絕之特
遣使臣曉以禍福啓其自新之路開其向善之門諄切
再三俾其改悟益見冥頑狠愎稔惡弗悛未幾安南王
孫奔竄來京訴陳其事黎賊一聞諄來効款求釋誣罔
之罪迎立陳氏之孫示彼至公曾何芥蒂即遣送歸國
黎賊乃伏兵要殺於途并殺朝使朕遣人賜占城禮物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三四

又殺使臣而奪之胡臣始請加兵致討謂昔苗氏逆命
禹有徂征之兵葛伯仇餽湯有侯蘇之旅茲兇豎積惡
如山四海之所不容神人之所憤怒此而可紓孰為懲
戒朕以五兵戢衆之日正萬國乂安之時獨茲叛夷安
干天憲蛇虺之毒無厭生靈之害曷已與言及此盡然
傷懷志在弔民豈忍窮武寔不得已告于神祖聿典問
罪之師爰舉九伐之典用除殘暴以解倒懸撲兇熒於
方張與陳氏於既絕乃命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等率
偏師帶甲八十萬騎以討之特勅將士其臨陣來敵者
殺無赦其來降悉宥之師渡富良江賊率衆號七百萬
來拒戰尚逞怒蛙之勇以嬰靈擊之威兵刃纒交勢即

披靡我師輜之。如摧枯拉朽。斬首百萬級。直擣東都。遂平西都。四郊無結草之固。前徒有倒戈之師。黎賊孽孽。即時殄滅。其有投兵乞命者。即釋不誅。所至秋毫無犯。市不易肆。人民安堵。徧求陳氏子孫立之。其國官吏耆老人等。累稱爲蒸賊。滅盡無可繼承。陳請安南本古交州。爲中國郡縣。淪汚夷習。于茲有年。今幸遇況掃境。剷除蕪穢。願復古州縣。與民更新。庶再觀華夏之淳風。復見禮樂之盛治。俯徇輿情。從其所請。置交趾都指揮使司。交趾承宣布政使司。按察司。及軍民衙門。設官分理。廓清滂微之妖氛。變華遐邦之陋俗。廣施一視之仁。永樂太平之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三五

改大理卿陳洽爲吏部左侍郎

遣郎中張宗周等以吏部勘合二千道付陳洽。凡當授官。必與張輔沐晟劉備計議。量才授職。給與勘合。

勅張輔沐晟劉備訪求交趾人才。禮送赴京。擢用。○乙卯。皇后徐氏崩。○秋八月。設海道都漕運使司於蘇州太倉城。

九月。季隆昏及其僞將相下獄。赦澄蒞等。令有司衣食之。陸柴胡等指揮僉事千戶。

張輔沐晟等遣都督柳升等。齎露布。檻送黎季隆。黎蒼等。獻俘至京。上御奉天門。受之。文武群臣偕兵部侍郎方賓。讀露布。至絃主。篡國僭號紀元等語。上使問季

隆父子曰。此爲人臣之道乎。季隆父子不能對。詔以季。莽及子蒼及其僞將相胡杜等。悉付獄。赦其子孫澄蒞等。命有司給衣食。

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初。設按察司屯田僉事。十一月。令內閣翰林臣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繁。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觀廣韻玉篇二書。事雖有統。而采擇不廣。記載大略。爾等其如朕志。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理。陰陽醫卜。僧道六藝之言。備輯爲一書。毋厭浩繁。至是書成。凡二萬二千九百卷。一萬一千一百本。賜名永樂大典。上親製序文。

卷十三 三六

十二月。撒馬兒罕頭目哈里遣人送給事中傅安郭驥還。撒馬兒罕。漢屬賓也。俗尚回教。洪武二十年。國主帖木兒遣回滿刺哈非思貢駝馬。自是表貢不絕。二十八年。遣兵科給事中傅安郭驥等。使西域。留撒馬兒罕。至是頭目哈里令虎友達送安等還。且貢方物。厚賜之。改安等禮科賜衣。

賜徐輝祖長子釋迦保名欽。令襲魏國公。是年徐輝祖卒。年四十。上曰。輝祖與齊太革罪同。宜論。歎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功。由故輝祖。今輝祖病

死中山王不可無後輝祖長子釋迦保見賜名欽令襲
魏國公遂乞守墓上怒謫居中都

戊子六年春二月定巡狩禮○三月勅諭福建都布按三
司衛所府州縣官

皇帝勅諭福建都司行都司布政司按察司衛所府州
縣所屬軍民衙門官吏軍民急於衣食又有趨事之勞
朕艱難不忘夙夜爾等受國家委任徇祿苟容下民
疾苦恬不經意互相壅蔽一毫不以上聞甚至貪官猾
吏假公營私剝民肥己恣其狠暴流毒無厭督責逋負
連及累歲鞭笞繫繫困迫難勝原爾等之罪以有餘辜
今且寬宥以勉將來其軍民衙門洪武三十五年以前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二十七

但有追徵未完稅糧諸色課程益草賊罰等項一應係
官錢糧物件咸與蠲免以稱朕恤下之意如勅奉行
書諭虜酋本雅失里不報

是時鬼力赤襲虜中迎本雅失里北行故再遣鴻臚寺
丞劉帖木兒不花等以書諭意言我皇考太祖於元氏
子孫存恤保全有來歸者皆令還如遺脫古思帖木兒
還為可汗統率其衆承宗祀南北人所共知也朕之心
即皇考與前古帝王之心爾元氏宗嫡當奉世祀吉凶
二途審思之如能幡然來歸加以封爵厚以賜賚俾於
近塞擇善地以居惟爾所欲無為下人所惑徒據虛名
揭機在前有不暇顧亦惟爾所欲仍不報

巡按福建御史趙昇及蘇揚二府進栢檜花瑞皆切責之
巡按福建御史趙昇及布政司按察司奏以栢生花為
瑞上賜勅切責之蘇州揚州二府言檜花為瑞上
曰近蘇松諸郡水澇為災有司往往蔽不以聞昨有奏
栢花為瑞者已責其欺罔今又言檜花小人之務諛說
也可惡遂降重書切責之

夏四月己卯朔日有食之○六月交趾總兵官張輔沐晟
等班師還京

交趾總兵官張輔沐晟等旋師至京輔等上交趾地圖
其地東西相距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
里上嘉勞之賜輔晟等及諸將宴于中軍都督府旌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二十八

軍人賜鈔五錠已丑吏部尚書蹇義等同六部尚書奏
新城侯張輔等平定交趾建設軍民衙門總四百七十
有二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各一衛十千戶所二府十五
州四十一縣二百八市舶提舉司一巡檢司百稅課司
局等衙門九十二置城池十二所安撫人民三百一十
二萬有奇命義等曰爾同禮部即會議將士功次陞賞
視平雲南例增之

諭平安南功進封張輔為英國公沐晟為黔國公柳升為
安遠伯餘各爵級銀幣有差○禮部尚書鄭賜卒改日
為禮部尚書以都御史劉寬為刑部尚書○楊榮丁母憂
○翰林院學士王景卒

景在洪武中。歷教諭。知州陞山西參政。坐事謫雲南。文中。吏部尚書張統。前任雲南雅知之。奏陞翰林。上即位。陞學士。時建文君未葬。上詢葬禮。景對宜葬以天子之禮。雖隱忍以終其身。猶為不忘故主者云。

諭廷臣水旱修省擇賢守令

上御奉天門。顧廷臣曰。近日郡縣教養水旱。朕甚不寧。右通政馬麟對曰。水旱出於天數。堯湯之世所不免。今聞一二處有之。不至大害。上曰。爾此言不學故也。洪範恒雨恒暘。皆本於人事。不修。顧尚書方賓等曰。朕與卿等皆當修省。更須擇賢守令。守令賢則下民安民。安於下則天應於上。麟言貴識天人感應之理。麟慚而退。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三九

諭兵部東北諸胡留居快活自在。二城欲去勿阻。

上謂兵部曰。朕即位以來。東北諸胡來朝者多。願留居京師。以南土炎熱。特命於開原置快活自在。二城居之。俾部落自相統屬。各安生聚。近聞多有思鄉土及欲省親戚去者。爾即以朕意榜示之。有欲去者令明言。鎮守官勿阻之。

秋八月交趾簡定反。以沐晟為征夷將軍。劉儁參贊軍務。帥師討之。○詔明年二月巡北京。

詔曰。成周昔洛。肇啓二都。有虞勤民。尤重巡省。朕君臨天下。祇率彝典。統極之初。已陞順天府為北京。今四海清寧。萬民安業。國家無事。首方以時。將以明年二月巡

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朕所經道之處。三止。三戒。一程迎接。軍民衙門官吏人等。於境內。非經過去。處毋得出境。道路一切飲食供給之費。皆已有備。不煩於民。諸司毋得有所進獻。科擾勞衆。布告中外。咸使知聞。

冬十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十一月淳泥國王麻那惹加加那來朝。卒。○十二月沐晟及簡定戰于生厥江。敗績。尚書劉儁都督呂毅交趾。奉政劉昱成之。○以英國公張輔充總兵官。帥師討簡定。○瓦剌攻破鬼力赤阿魯台。立本雅失里為可汗。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三九

已丑七年春正月遣太監鄭和航海通西南夷

文皇入金川門。時宮中火發。或傳建文帝崩。或云遜去。諸舊臣多從建文帝去者。文皇益疑。大戮建文諸臣。遣胡濙等巡天下。以訪異人。為名徧行郡縣。察人心。及建文帝安在。時又傳建文帝在滇南。胡濙以故在楚湖南。最久。後又傳建文帝蹈海去。乃分遣內臣。鄭和。救散洋海下西洋。因充冊封使。封滿刺加國王。西利入兒。練刺。為滿刺加王。

楊榮陞辭留北。巡扈行。○勅發義黃州楊士奇。輔皇子監國。○賜皇太子聖學心法。上出一書示胡廣等曰。朕因政學。求聖賢之言。若執中。建極之類。切于修身齊家。台曰。天下首今已成。書御。

等試觀之。廣等隨畢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備載于此。因名曰聖學心法。命司禮監刊印。上諭黃淮楊士奇曰。東宮向日朕問講官。向日說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耻。君子守道而無欲。又問何曰。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人之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都不用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亦不可盡棄。須常警飭之。不使有過可也。朕甚喜其學問。有進。爾等其盡心輔之。

茹瑞下錦衣衛獄。

谷王穗開金川門迎靖難兵。文皇即位賜穗七奏。衛士

昭代典則 卷十三

辛二

三百及金銀鈔馬。加祿歲三千石。官其護衛指揮僉事張興。為都督僉事。儀衛正張成。為指揮使。已而改封長沙。既至國。驕橫不遵藩職。時忠誠伯茹瑞請告歸。道出長沙。不謁谷王。王以為言。時方重藩王禮。左都御史陳瑛遂劾瑞違禮。訓谷王又開門有功。上重違王意。乃下瑞錦衣獄。卒獄中。穗益無忌憚矣。

二月帝發京師。○三月帝至北京。○平安暴卒。

平安力舉數百斤。果勇善戰。陳亨王真皆號將。並為安所殺。靈壁戰敗。安就執靖難諸將皆喜。或請殺安。文皇惜其才。身釋縛。簡銳卒護送北平。且令郭資善視之。已而掌北平都司事。進北京行後府都督僉事。至是大卒。

四集徐議進擊。否則墜虜計。福不從。又令虜尚書為鄉導。率眾直薄虜營。相持二日。每戰虜輒伴敗。引我兵深入。福意銳。欲乘虜卒遠。力言虜示弱。給我退。則乘我進。則伏我。惟結管自固。畫揚旗伐鼓。出奇兵與挑戰。夜多燃炬鳴炮。以張軍聲。勞困虜。使其刻不二日。我軍畢至。併力奮擊。必大捷。否亦可全師而還。將軍奈何不慮此。王聰亦力阻。福皆不從。欲遣火真使虜詐求和。解而率精騎劫虜。真猶諒未決。福厲聲曰。違命者斬。即上馬先馳。麾士卒控馬者皆泣下。諸將見元帥去不得已。從行不數里。虜伏四起。卷至圍我。遠聰率五百騎突虜陣。斬虜數百人。聰戰必遠。馬蹶與福真忠皆被執。沒虜中。

昭代典則 卷十三

辛二

上聞敗大怒。諭東宮。明春朕且親征雪耻。楊榮還復命。仍遣持節至亦集乃軍中。封何福為寧遠侯。冬十二月張輔獲簡定。檻送京師。伏誅。

八月張輔敗賊于鹹。子開九月又敗之于太平海口。十月李擴稱故王後請封輔不聽。進兵至于清化。十一月獲簡定。檻送至京師。伏誅。

庚寅八年春正月召張輔還。命沐晟節制諸軍。雲陽伯陳旭副之討李擴。○二月帝親征本雅失里。皇長孫留守北京。夏原吉兼理行在都院事。○三月大閱於鳴鑾戍。○永昌。官叛。總兵都督費獻參贊軍務刑部尚書劉觀討平之。○夏五月帝追虜至于幹難河。擊敗之。本雅失里遁。○

見安忽問曰安乃尚無恙安悞遂自經
誅趙王長史傾晨

趙王高燧居守北京信用邪說恣行不法上聞之大怒誅其長史顧晨禠王衣冠擇國子司業趙亨道董子莊為長史二人能輔導王稍稍改行

夏四月遣給事中郭襲諭本雅失里驥不屈必之○閏四月以方賓為兵部尚書○五月作壽陵於昌平封其山為天壽山置邊城調兵勘合

上以邊戍調遣止憑勅書慮或有詐乃以勇敢鋒銳神奇精壯強毅克勝英雄威猛十六字編為勘合
安南反賊簡定稱上皇立陳季擴為大越皇帝改元重光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三三

○封瓦剌哈木為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字羅安樂王賜之誥印○秋七月以洪國公丘福為征虜大將軍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為左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為左右參將率師征本雅失里○甘肅總兵官何福奏虜脫脫不花來歸命楊榮至甘肅受降○八月征虜兵至臚胸河丘福等五將皆敗歿

丘福出塞率十餘人先至臚胸河南遇虜遊兵與戰虜敗福遂乘勝渡河又獲虜間我者尚書一人福飲之酒問本雅失里今安在虜尚書詐言本雅失里聞兵來北遁去此未遠可三十里福大喜曰當疾馳擒此虜時諸軍未集眾皆曰此虜誘我不可信侯諸軍畢集道持騎

六月阿魯台詐降逆戰敗走帝追擊大破之遂班師○秋七月帝至北京○八月寧遠侯何福暴卒

福從征沙漠數違節度羣臣交劾上念福舊人有才略曲赦之已而有怨言左都御史陳瑛又劾福懼自經死追奪侯

長沙妖賊季法良反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討平之○冬十月賜皇長孫務本之訓

上以皇孫生長深宮欲其知稼穡之艱難因巡幸北京命之侍行使歷觀民情風俗及田野農桑勞苦之事且舉大祖創業艱難及往古興亡得失可為鑒戒者以致勸勵之意書成名務本之訓云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三三

周王請祀太祖於國中不許
上問周王禮於國中作殿奉祀太祖高皇帝賜之書曰禮支子不祭皇祖王國廟祀則肇於始封之王若太祖之祀朝廷自有宗廟王今祀於國中僭矣孔子曰祭之以禮若不得為而為之不可為孝王其審禮而行毋貽物議

帝發北京○十一月帝至京師○十二月諭吏部風憲官不得用吏
上諭憲義曰御史國之耳目必有學識達治體廉正不阿乃可任之前以刀筆吏為之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前之由吏為御史者商吏部悉罷之權今風憲

更不得用吏。

交趾李擴遣使胡彥臣請降以為交趾右布政使復反
辛卯九年春正月命張輔為征虜副將軍會征夷將軍沐
晟討交趾李擴

勅四川廣西江西湖廣雲南貴州六都司安慶等十四
衛發兵二萬四千隨征。

二月勅戒秦王尚炳

勅戒秦王尚炳曰昔周天子遣使賜齊桓公胙且命勿
下拜桓公對曰天威不遠咫尺小日敢貪天子之命
無下拜遂下拜登受春秋書以示褒遣使賜晉侯命晉
侯受玉帛使者歸曰晉侯其無後乎成肅公受服於社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三五

不敬劉康公曰成子惰棄其命矣後皆不得其終春秋
書以示戒比屢遣人齎符至王國王不出迎但命內豎
取入及出見使者又侮慢不一皆王不學之過致王於
此者皆長史紀善典儀之失職也其械送京師王自令
勉力學問庶幾寡過

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浚會通河

是年命禮與都督周長浚復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
三百八十五里置十五閘又浚黃河故道自祥符漁王
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以殺水勢又於寧陽築堽城壩
過汶水盡入漕河又疏衛河至海豈大古河入凡四百
五十七里於是漕州始大

十四人及第出身有差

永樂七年己丑會試天下舉人取陳燧等八十四人以
上巡北京未廷試至是臨軒親策賜肅時中等各及第
出身有差

陳瑛有罪下獄死

初瑛受金錢為異謀僉事湯宗上變告安置廣西及文
皇即位召為副都御史首恨湯宗即置之必尋陞左都
御史有寵恣意羅織逢迎凡建文諸臣得罪深重瑛實
贊之既而給事中耿通劾其誣陷李貞中允劉子春劾
其方命廢事皇子皆宥之至是上聞遂下獄死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三六

命兵部定軍士屯操之制

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都司屬衛軍士今屯
田者多操練者少請留其半操練以備不虞上諭兵
部曰守備固不可單弱若兵食不足亦難與守宜視其
地之險夷以定守備之多寡陽和留什之四朔州留十
之三蔚州留什之二餘悉令屯種且耕且守以為定制
夏四月琉球國中山王思紹遣使貢馬及方物

琉球國中山王思紹遣使坤宜堪彌等貢馬及方物并
以長史程復來見表言其國長史王茂輔翼有年請陞
茂為國相兼長史事又言復本中國饒州人輔臣祖察
度四十餘年不懈于職今年八十有一請命致仕遂其

鄉從之。陞復為琉球國相兼左長史致仕還饒州。茂為琉球國相兼右長史仍賜坤宜堪彌等鈔幣遣還。

五月倭寇浙江盤石。六月太監鄭和襲執錫蘭國王亞烈若奈兒獻俘釋之。○逮交趾在參議解縉下錦衣獄。

縉出參議廣西李至剛奏縉怨望故改交趾八年入奏事會。上北征見東宮遂辭去高煦密疏言縉職上出塞輒遠觀儲君徑歸無人臣禮。上怒逮縉并至剛下獄。

秋七月張輔沐晟敗賊黨阮帥於月常江。○通政司請治建文時上書有干犯語者令勿聽。

通政司言黃巖縣民告豪民持建文時土人包葬古所昭代典則 卷十三 三七

進楚王書稿與眾聚觀書中有干犯語請法司治之。上曰此必與豪民有怨而欲報之朕初即位命百司凡建文中上書有干犯語言皆朕未即位以前事悉毀之有告者勿行今復行之是號今不信矣况天下之主豈當念舊惡如唐之王魏太宗棄宿憾而信任之卒相與成治功帝王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成其大豈可一一追咎往事所告勿聽。

冬十月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兵科都給事中倪峻請治千戶擅發兵捕盜者令勿問。

兵科都給事中倪峻言有內官奏千戶不待朝命輒發兵捕盜者請治其專擅之罪。上曰國家養兵正以除

奸衛民境內盜發千戶能率眾捕之使民免於暴橫正是能盡其職若必待奏報而後發兵小則亡逸大則勢張民受害多矣聞豈不達事體爾亦從其言乎千戶無罪峻惶恐而退。

哈密忠順王脫脫卒封免力帖木兒為忠義王尋卒封寧羅帖木兒為忠順王。○十一月封皇太子嫡長子為皇太子孫冠于華蓋殿。○十二月遣使勅諭福餘朵顏泰寧三衛遣指揮木峇哈阿升哥齊勅諭福餘朵顏泰寧三衛頭目昔兀良哈之眾數為韃靼抄掠不安乃相率歸附誓守臣節我太祖高皇帝矜厥困窮設福餘朵顏泰寧三衛而授爾等官職俾各須其眾臣屬既久後竟叛去及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三八

朕即位復遣人來朝朕略其舊過加意撫綏數年以來生聚蕃息朝廷於爾可為厚矣此者爾等為本雅失里所脅掠我邊卒又遣苦列兒等約云市馬實行窺伺狡詐如此罪奚可容今特遣指揮木峇哈等諭意如能悔過即還所掠戍卒仍納馬三千疋姑贖前罪不然發兵誅叛悔將難追。

今在內文職七品以上在外五品以上及縣正官各舉賢能廉幹一人聽吏部考驗擢用所保非才舉主連坐。○閏十二月阿魯台納款請併女直吐蕃諸部不許。

虜酋阿魯台遣使納款且請併女直吐蕃諸部屬其約束。上以問侍臣多請許之黃淮獨曰此虜狼子野心

使各爲心則易制若併爲一則難圖矣此舉實其奸也。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阿魯台之請。

滿刺加國嗣王拜里迷蘇刺來朝。

壬辰十年春正月諭吏部禁諸司造作雜務不許擅差守令正官。○三月賜進士馬鐸等一百六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六月勅戶部令郡縣及朝廷遣官不言民艱者逮下。

勅戶部曰朕爲天下主所務者安民而已故每歲遣人巡行郡邑惟欲周知歲之豐歉民之休戚近者河南民飢有司不以聞往往有言年穀豐登者若此欺罔獲罪。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三十九

于天此亦朕任非其人之過其速令河南發粟賑民自今凡郡縣及朝廷所遣官目擊民艱不言者悉逮下獄。○秋七月封錫蘭山國耶巴乃那爲王赦亞烈若奈兒還國。○兵部選黠官教民畜馬。

上諭兵部曰朔方多馬固土地所宜亦其人習於畜牧今黠官閑居者多可選其老成謹厚者令教民畜養於是兵部奏委都督薛斌吳成等選擇其居永平薊州通州者就留本處教民居真定定州者更番赴順天府教民但令教飲飼之宜若孽息不及教者無預。

遣中官往詢在外諸司行事。

上謂都察院曰比者朕慮在外諸司行事或於民有不

便問遣中官往詢之未嘗有所委任况在外有都布按三司及巡按御史事之當行者所司自行奏請何與中官事比聞中官多有干與有司事者自今不許卽移文中外知之。

八月令選直隸應天及北京山東等處民間勇健才藝子弟俾充皇太孫隨從。

上謂兵部金忠等曰皇太孫年長有志略朕令其學問之暇兼講武事其遣人往直隸應天及江北鳳陽滁和等府州北京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湖廣境內選民間子弟年十七至二十七勇健有才藝者官給路費廩食送京師俾充隨從。

昭代典則 卷十三

四十

張輔破賊於神投海口。○九月瓦剌馬哈木攻破本雅失里立答里巴爲可汗。○冬十月命皇太孫演武於方山。○命鎮守交趾都督韓觀運廣東糧萬石赴交趾給軍食。○張輔破賊於西心江。○蘇州嘉定縣寶山成。

初平江伯陳瑄言蘇州嘉定瀕海之墟正當江流衝會海舟停泊之所無大山高嶼可以依據漕舟於此或值風濤觸堅膠淺輒致傾覆乞於縣之清浦築土爲山立堠表識從之命有司徵軍夫命瑄督其役仍勅賜農隙爲之至是成方百丈高三十餘丈賜名寶山上親製碑文記之。

十一月命楊榮經略甘肅軍務老的罕來降。

甘肅守臣宋琬言老的罕叛入赤斤蒙古衛為寇
上以榮曉暢軍施命至陝西會豐城侯彬議進兵方
是冬榮還言出嘉谷關千里險阨乏水草餉道弗能通
又馭寒士馬疲瘠不可輒用兵罷中國彼小醜當自來
歸上從之未幾老的罕復降

尚書宋禮始造淺船

禮以海船造辦太迫議造淺船五百艘由會通河運淮
揚徐兗等處歲糧一百萬石以補海運一年之數

洮州衛鎮撫陳恭上言侍衛不宜外夷異類之人不用

洮州衛鎮撫陳恭上言侍衛防禁宜嚴外夷異類之
人不宜實左右玄宗幾喪唐室徽欽幾絕宋祚夷狄之

昭代典則 卷十三

四

患可為明鑒。上曰所言禁衛宜嚴甚是但天之生才
何地無之為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不當分別彼此其
人果賢則信任之不賢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
日磾唐太宗用阿史那社爾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
寵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正是不能知人宋徽宗自是
寵任小人以致夷狄之禍不因用夷狄之人也春秋之
法夷而入於中國則中國之朕為天下主覆載之內但
有賢才用之不棄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蒙古鞏
而外漢人南人以至滅亡豈非明鑒禮部尚書呂震請
加恭妄言罪。上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但未深思耳
豈可罪之朕嘗語卿等言事之人或有乖謬亦當容之

若加之罪則言路塞而人君無由得聞善道矣爾為大
臣乃有此言亦非忠也

十二月殺浙江按察使周新

周新由鄉舉為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擢雲南按察使尋
改浙江屬有異政名震一時錦衣指揮紀綱怙寵差千
戶往浙緝事作威索賂新捕之千戶遁入京訴綱綱奏
新專擅上命官校逮至陞前新抗言曰在內都察院
在外按察司朝廷法制官也臣奉法捕惡奈何罪臣
上怒命殺之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為直鬼吾無憾
矣。上尋悟其寃而惜之

癸巳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免朝賀

昭代典則 卷十三

四

先是鴻臚寺奏習正旦賀儀。上召禮部翰林院官問
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禮可免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
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終是同日免賀為
當楊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
朝宋仁宗時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日夷簡不從
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為中國羞後有自契丹回者言虜
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上從之。
勅宥齊黃等遠親有告勿論
時翰林庶吉士錢習禮江西吉水人與練子寧有姻婭
先是逮治奸黨習禮偶獲免而恒為鄉人所持習禮不
自安以告學士楊榮榮聞以聞。上欣然曰使練子

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即日下令禁止於是黨禁漸解

二月帝巡幸北京皇太孫從行命蹇義黃淮楊士奇楊澹輔皇太子監國○始設貴州布政使司以工部侍郎蔣廷璜為左布政使

洪武中止設貴州思南思州諸宣慰司管束土民及設都指揮使司鎮守其地既而思南宣慰使田宗鼎與思州宣慰使田琛數相攻殺抗拒朝命乃勅鎮遠侯顧成帥兵擒誅之以思州所轄二十二長官司分設思州新化黎平石阡四府思南所轄十七長官司分設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四府而於貴州設布政使司以總之

昭代典則 卷十三

四三

夏五月端午節車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

時文武羣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皇太孫而下諸王大臣以次擊射皇太孫擊射連發皆中上喜命儒臣賦詩賜群臣宴及欽帛有差

曹縣獻駒虞禮官請賀不許

曹縣獻駒虞禮官請賀不許曹縣獻駒虞禮官請賀不許曹縣獻駒虞禮官請賀不許

不必賀震固請上曰大臣之道當務為國為民汝能效李沆為人則善矣震退上顧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術矣

禮部侍郎儀智侍皇太孫講讀

先是上命吏部翰林院簡求老成正大儒者侍皇太孫蹇義楊士奇共舉智上喜曰得之矣此人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之元正日食日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楊士奇言免賀朕從之智可用遂令侍太孫授經智山東高密人溫重端慤由教官累遷今職遇事務別白是非不少附會既而智以年老薦其同鄉訓導戴綸即擢為禮科給事中侍從授經

秋七月封韃靼太師阿魯台為和寧王上巡北京勅阿魯台無以丘福事懷慮漢呼韓邪唐阿史那社爾受享顯爵及子孫爾宜效焉特賜爾母子金幣諭意先是阿魯台為瓦剌攻敗窮蹙以其妻孥部落

昭代典則 卷十三

四四

奔鼠而南保息塞外於是遣使奉表稱臣貢駝馬上曰虜性黠詐勢窮來歸非其本心然天地覆育豈有所擇納其貢使封為和寧王毋妻皆封夫人賜金帛仍居漠北

八月遣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冬十一月瓦剌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叛寇邊○十二月張輔沐晟合兵敗賊于愛子江擒季擴檻送京師

甲午十二年春正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免朝賀○二月以安遠侯柳升將中軍寧陽侯陳懋襄城伯李隆豐城侯李彬遂安伯陳英領左右哨瓜山侯王通保定侯梁英都督諱清新寧侯諱忠領左右掖討瓦剌○三月設陞慶州永

安縣隸北京行部

隆慶古縉雲氏所都之地金置縉山縣元仁宗生於縣東改爲隆慶州國初移其民入關內州遂廢至是以其路當要衝土宜稼穡改爲隆慶州又設永寧縣隸焉以有罪當遷諱者質之

帝發北京親征瓦剌皇太孫從行

先是上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睿勇智過人今肅清沙漠令侍行俾知用兵之法亦使躬歷行陣見將士勞苦征伐不易又謂胡廣楊榮金幼孜曰每日營中閒暇爾等即以經史於長孫前講說文事武備不可偏廢

夏五月帝閱武於楊林茂○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車

駕至土刺河答里巴及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等率眾逆

四十五

戰大破走之皇太孫稱賀請還逐班師○戊午駐蹕三峰山和寧王阿魯台遣都督朵兒只魯卜等來朝命宦官王

安賞賞勞之○己巳車駕次黑山峪頒詔天下詔曰朕祗承天命撫御華夷惟欲又安咸得其所瓦剌

黠虜僻處窮荒與其醜類歲相讎殺敗亡喪沒存者無幾朕即位之初撫綏存恤授以封爵數年以來憑仗朝

廷始得休息烏合爲群即復驕恣辜恩負德背違信義擅自殺主執殺使臣侵擾邊境犬豕豺狼貪欲無厭覲

觐圖大朕不得已躬率六軍以討之師至撒里怯兒之地賊兵來逆戰一鼓而敗之追至土刺河賊首答里巴

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不度智能掃境而來兵刃繞交如摧枯振朽追奔逐北獸獮禽戮殺其名王以下數千人斬馘無算餘悉宵遁逐班師而還至飲馬河和寧王阿魯台遣其酋長率諸軍門來朝推誠待納以安反側招徠撫輯令回部落嗚呼奉行天威掃腥膻於絕域綏寧附順重恩惠於遠人俾中國靡轉輸之勞庶邊場無烽燧之警

己亥駐蹕沙河皇太子遣兵部尚書金忠等迎表至○秋八月辛丑朔帝至北京○交趾陳季擴等伏誅○九月榜葛刺國王賽弗丁遣使奉表獻麒麟禮部請賀不許○閏九月逮黃淮楊士奇楊溥下錦衣獄尋釋士奇

昭代典則 卷十三

四十六

上北征還東宮遣使迎上還高煦日夜謀奪嫡復遣飛語動搖監國井中傷淮等於是坐淮等奉表不敬逮下獄 上曰且有士奇淮在獄中有省愆集溥勵志讀書不輟獄中人止溥曰性命巨測無徒勞苦爲溥應曰

朝聞道夕死可矣

冬十月江陰侯吳高以罪免爲民○十一月甲午朔日有食之○降晉王濟熿爲庶人

十一月降晉王濟熿爲庶人俾與長子美圭同守晉恭王墳園仍賜勅諭曰爾謀爲不軌自絕于天自絕于祖

宗論爾之罪不容誅重念恭王手足之義特全爾生

令守恭園其閉門念咎杜絕外交改過遷善以保令終

命胡廣楊榮金幼孜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上諭行在學士廣侍講榮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米其切當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為書未有統會爾等亦別類聚成編務極精備庶幾垂後廣等總其事舉朝臣及教官有文學者同修開館東華門外。

乙未十三年春正月解縉卒獄中

縉卒于獄復籍其家妻子徙遼東至剛不死縉結髮讀

昭代典則 卷十三

四七

高留心經濟任事直前風生雷發早遇聖明名動天下晚罹讒毒中道天闕不盡其用其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為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或謂其泛愛者終不為變襟宇濶略不屑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崖岸雖野夫稚子皆樂之亦文翰者日輻輳率與之無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咲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文雄勁奇古新意叠出叙事高處逼司馬子長韓退之詩豪宕豐贍似李杜其教學者恒曰寧為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絕行草皆佳云

三月賜進士陳循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禮官

請祀大巖山呼萬歲不許

貴州布政使蔣廷讚言去年北征班師詔至思南府蔣川縣大巖山有聲連呼萬歲者三咸謂皇上恩威遠加山川效靈之徵呂震請率群臣上表賀上曰人臣事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君子所為呼謀山谷空虛之聲相應理或有之布政司不察以為祥爾為國大臣不能辨其非又欲進表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也

夏四月命征夷將軍英國公張輔鎮守交趾○五月命陳瑄開清江浦始為支運罷海運

是年陳瑄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就管家湖築堤亘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真瓜州通潮鑿呂

昭代典則 卷十三

四八

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堤隄內鑿渠亘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稅徐州濟寧臨清德州皆建倉使轉輸議以原坐太倉歲積蘇州并山東兗州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各交收浙江并直隸衛分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接運至通州名為支運一年四次河淺膠舟處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俾導舟其可行處緣河隄鑿井樹木以便人行乃增置淺船三千餘艘海運始罷

秋七月誅貪殘守令

皇帝勅諭內外諸司官員朕承天命統承皇考

太祖高皇帝鴻基即位以來宵衣旰食兢兢業業庶謹
幹濟盡誠竭慮愛恤軍民者有之而開葺無為貪汚壞
法酷害軍民者有之是致軍民受其毒害困迫不勝蓋
由朕之不明任用非人以致此也且如灤州不才官吏
指以官辦為由巧立名色以一科百以十科萬所得贓
物各分入已民人受害怨歸朝廷天地鬼神不容致使
敗露已該凌遲處死家產籍沒父母妻子給配今後諸
州官吏敢有仍前貪贓壞法虐害軍民必殺無赦其軍
民今後有合辦差撥稅糧等項各要依期辦納敢有頑
猾過期不行辦納者事發亦皆處以重罪

昭代典則 卷十三 四九
九月昌平壽陵成○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成○冬十月吏

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還上使為西域記所歷凡十七國○
十一月麻祿國進麒麟禮部請賀不許○兵部尚書陳洽

上言占城國王占巴的頓陰懷二心請兵征討上令遣使
賚勅諭之○十二月定牧馬法

上諭行在兵部尚書方賓行太僕寺卿楊砥曰北京論
戶養馬其間丁有多寡宜與戶部計議均之宿等議以
丁計為均請十五丁以下養一馬十六丁以上養二馬
遷發為民種田者不論丁七戶養一馬從之

丙申十四年春三月改趙王高燧封國於彰德漢王高煦
封國於青州煦辭不許○夏四月祠祭郎中周訥請封禪
泰山不許

周訥上言今天下太平四夷賓服民物阜豐請封禪泰
山刻石紀功德垂之萬世臣竊亦言皇上聖德神功昭
格上下宜如訥請 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
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然於心豈
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未嘗言封禪唐太宗亦不為
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宗之
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爾當以古人自勉庶幾不忝宗
伯之任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五九
錦衣都指揮會事紀綱伏誅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作北京西宮 九月老人星見勅諭文武羣臣免
賀 漢王高煦選各衛精壯藝能軍士隨侍勅都督會事

歐陽青悉還原伍不許稽留○初令監察御史巡鹽○冬
十月帝還京師○十一月詔羣臣議營建北京

是月復詔羣臣議營建北京先是車駕至自北京工部
奏請擇日興工 上以營建事重恐民力不堪乃命文

武羣臣復議之於是文武羣臣上疏曰伏惟北京乃聖
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
沃壤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萬世
之都也比年聖駕巡狩萬國來同民物阜成禎祥協應

天意人心昭然可見然陛下重於勞民延緩至今臣等
切惟宗社大計正陛下當為之時況今漕運已通儲畜
充溢財用具備軍民一心營建之辰天寶啓之乞早賜

聖斷勅所司擇日興工以成國家悠久之計以副臣民之望 上從之。

召英國公張輔還京以豐城侯李彬鎮守交趾○命監察御史黃宗載巡按交趾○歷代名臣奏議書成

先是上以璽書諭皇太子令翰林儒臣採古名臣如張良對漢高鄧禹對光武諸葛孔明對昭烈董賈劉向谷永陸贄奏疏之類彙錄以便觀覽是年十二月書成進覽刊布。

丁酉十五年春倭奴寇浙江松門金鄉平陽○二月廢谷王穗為庶人

穗在長沙造戰船弓弩器械招匿亡命習兵法戰陣日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五十一

與都指揮張成宦者吳智劉信等謀呼成爲師尚父智信爲國老令公而成智信亦輒應之偽識書以爲識有十八云高皇帝十八子也陰傳播惑衆心製巧燈上殿擇壯士俾入朝架燈又選壯士習音樂與燈並上朝廷欲乘隙爲變奪民田侵公稅殺無罪人踪跡益露長史盧廷綱屢諫不聽誣罪磔殺廷綱張與懼禍及已因奏事北京白其狀 上未信與過南京又啓太子曰臣冒死上聞上顧智信願陛下垂聽憶臣言他日得無連坐臣死不朽穗又遣劉信持所爲識致書蜀王爲隱語曰德蒼時不可言桓文之事桓文時亦不可言德蒼之施欲結蜀王爲援蜀王切責不聽已而蜀王子崇寧主悅

燁因諫家曰往年我開金川門出建文君建文君今在我宮中我將舉事爲建文君復辟事將發曾蜀王上變告 上見蜀王疏嘆曰朕待穗厚不宜有此心蜀王忠孝又不宜欺我張都督嘗爲我言我不忍信今果然立命中官持勅諭穗令穗遣燁燁還蜀穗不意使猝至不得已就徵至京入見 上以蜀王章示穗穗頓首自伏死罪成國公未勇等諸大臣廷劾穗曰周辟官蔡漢殺安長皆大義成親陛下縱念穗奈天憲何 上曰穗朕弟朕且令諸兄勸至是楚王植等各上議曰穗違祖訓謀不軌踪跡甚著大逆無道罪誅不赦 上曰諸王奉大義國法固爾吾寧生穗二月削穗及其子賦灼賦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五十二

燁爲庶人父子皆安置廬州相繼卒無後
三月改封漢王高煦于樂安遂令之國
上巡北京高煦有異志陰蓄壯士造兵器及皮船教習水戰僭用天子車服挾私繫死無罪官民縱護衛官軍京城內外劫掠進謀益著 上聞之大怒促駕南還召高煦視衣冠囚繫西華門內條其罪惡數十事且許之東宮頓首伏地涕泣力救久之削兩護衛誅其左右如暹徒封樂安促即日行 上顧謂東宮及太孫曰樂安近北京即聞變告朝發可夕擒比至樂安怨望異謀益急東宮數書成竟不悛
帝巡北京皇太子監國○夏四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六

月建北京郊廟宮殿○秋七月瓦剌馬哈木死封其子脫歡為順車主○八月通政司上言歐寧人進金丹方書

上曰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二主為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效之藥此人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書亦與毀之母令別政人也

老人星再見勅文武羣臣免賀○九月蘇祿國王巴都葛以答刺來朝○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遣禮部員外郎呂淵使日本○十一月以趙疇為兵部尚書巡督塞

上屯戍○金水河及太液池水疑有樓閣龍鳳花卉之狀禮官請賀不許

戊戌十六年春正月安南黎利反鎮守總兵李彬遣兵討之利敗走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五十三

黎利初從李擴為金吾將軍已而來降今為土巡檢張

輔還京遂反自稱平定王以弟黎石為相國段莽為都

督聚賊眾范柳范昇等肆出劫掠李彬遣都督朱廣往

勦之斬首六擒晏彬請就交趾戮晏以狗黎利遁去

陝西耀州民歐玄兔禮官請賀不許○三月賜進士李騏

等二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初令民運○夏四月禮

部員外郎呂淵自日本還國王源義遣使奉表謝罪○五

月太祖高皇帝寶錄成○太學士胡廣卒廣進迎駕批以

○六月命夏原吉楊榮金幼孜纂修天下郡縣志○遣

禮部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

淡陸辭 上面諭曰人言東宮所行之不當至南京可

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奏字頃大晚至我即欲觀

也淡至南京日隨朝凡見東宮所行善退即記之住稍

久隣居楊學士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淡權詞謝之

曰錦衣數種未完耳至安慶始以所見皆誠敬孝謹七

事密疏以聞 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皇太子

秋八月遼東總兵劉江請築金線島墩堡從之

劉江言近因巡視各島至金州衛金線島西北望海埭

上其地特高聳可住制千餘兵守備詢諸土人云洪武

初都督耿忠亦曾於此築堡備倭離金州城七十餘里

凡有寇至必先過此實為濱海噤喉之地乞用石壘堡

築置煙墩瞭望從之

老人星三見勅諭羣臣修職○冬十一月亦力把力歪思

弒其主納里失只罕而自立○十二月申嚴食禁

是月申嚴官吏犯贓之禁進法司諭之曰唐太宗惡官

吏貪濁有犯贓者必實於法故吏尚清謹民免於陪耗

貞觀之治所以為盛朕屢勅中外諸司不許妄役一夫

擅歛一錢而不才官吏恣肆自若百姓苦之繼今犯贓

官吏必論如法

武當山宮觀成賜名太嶽太和山

山有七十二峰三十六巖二十四澗明之最高者曰天

柱境之最勝者曰紫雲閣上秩游氣下臨絕壑舊皆

有宮南巖之北有五龍宮俱為祀神祝釐之所元季兵燬至是悉新建之五龍宮之東十餘里名玄天玉虛宮紫霄曰太玄紫霄宮南巖曰大聖南巖宮五龍曰興聖五龍宮又即天柱峰頂冶銅為殿飾以黃金範真武像於中選道士二百人供灑掃給田二百三十七頃并耕戶以贖之仍選道士任自垣等九人為提點分主官觀凡為殿觀門廡享室厨庫千五百餘楹上親製碑文以記

已亥十七年春三月為善陰陰孝順事實二書成

先是上閱載籍遇有為善獲報者命近臣輯錄之得百六十五人名為善陰陰尋復輯錄古今孝順之事可以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五十五

垂訓者得二百七人名孝順事實上皆製序冠之命賜諸王羣臣及國子監天下學校

寒義父喪起復○夏六月遼東總兵都督劉江大破倭奴於望海塢封江為廣寧伯○秋九月神仙傳成

上嘗覽列仙傳因命侍臣博采重加纂輯至是成賜名神仙傳上親製序冠之

冬十一月丁巳甘露降孝陵松栢三日○朝鮮國王芳遠請老命其子禔嗣王○十二月初武臣修職務

上勅武臣曰自古國家盛衰存亡未有不係於武備之張弛漢唐世遠姑置不言近代宋太祖太宗將勇兵強削除暴亂四海晏然及其子孫弗率武備不修醜虜僭

竊馴至海內分袂宗社丘墟元世祖時成部嚴整甲兵強盛天下寧謐傳至數世嗣主荒淫軍政廢弛羣雄並作竟至覆亡我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命定天下于時將帥效命士卒奮勇肅清奸宄遂建洪業朕嗣位以來夙夜惕勵惟恐蹈宋元覆轍以墜丕緒爾等世有爵祿與國家同休戚者修飭武備為國爪牙此爾等之責所宜夙夜究心用副倚注而比來紀律廢弛隊伍空虛軍士逃亡悉付不問甚至通同有司受賂賣放取回軍明有程限今縱其在外或五六年或十餘年不回及所取回軍十無一二符有緣急何以應調武備若此國何賴焉是皆爾等下不恤上上不忠國所致自今宜鑒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五十六

古人之得失體國家之委任修職務撫士卒實軍伍繕器械使兵政振舉奸宄不作朝廷有盤石之安爾等亦永保富貴若不遵朕言仍蹈前失必罪不宥

巡按交趾御史黃宗載請嚴府州縣官黜陟從之

黃宗載言交趾新入版圖勞來尤在得人今府州縣多兩廣雲南歲貢生及下第舉人未入國學乞仕遠方遂授以職既乏大學教養之素又非諸司歷試之不以故牧民者不知撫字理刑者不諳法律若候九年黜陟廢弛益多宜令到任三年以上者從巡按御史布按二司嚴核其廉污能否上狀陟陞從之

庚子十八年春正月以楊榮金幼孜並為文淵閣大學士

○二月山東妖婦唐賽兒反命安遠侯柳升率兵討之○柳升失律於卸石棚寨都督劉忠戰歿○山東都指揮衛青大破賊於安丘嶺山衛指揮王貴復破賊於諸城賽兒遁山東平○三月柳升下詔獄釋之

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作亂賽兒縣民林三妻少好佛誦經自稱佛母詭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剪紙為人馬相戰關往來益都諸城安丘莒州即墨壽光諸州縣扇誘愚民於是奸人董彥泉等各率眾從之擁眾五百餘人夜益都卸石棚寨為出沒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間衝擊官兵潰散鳳等皆陷都布按三司以聞遣人馳驛招撫之直隸沂州衛亦奏莒州賊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五十七

董彥泉等聚眾二千餘人以紅白旗為號大行劫殺莒州千戶孫恭等往招撫不服殺其從者勢甚猖獗上勅安遠侯柳升分兵勦之柳升兵至益都圍賊於卸石棚寨賊遣人乞降詐云寨中食盡且無水升以東門有汲道即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營都指揮劉忠力戰死黎明柳升始覺分兵追捕復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人而賽兒等竟遁不獲時賊黨濱鴻等攻安丘知縣張輝斬三馬為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戰賊不能攻復帥莒州即墨之眾合萬餘人併力攻之聲言射城於是都指揮衛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行奮擊敗之賊收餘眾再戰城中人亦鼓譟出擊大敗

實為道二殺賊二千餘人主擒四千餘人皆斬之時城中已不支復者三稍遲必陷於賊矣既而柳升至青迎謁于營其不待已率出之青不為屈是日營山衛指揮王貴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眾於諸城盡殺之山東之賊悉平行在刑部尚書吳中等劾奏柳升奉命征勦山東妖賊唐賽兒等聖旨諭旨厚指授方略升受命不恭不即就道初論以賊馮高與水且乏資糧當坐困之勿圖近功升全不留意及臨賊境又不設備致賊夜所營被傷五上時都指揮劉忠與升夾攻忠身先軍士幾被賊擊升忌其成功而不救致忠力盡而斃賊遂得乘間遁去升遣指揮馬貴等追之所過騷擾不可勝言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五十八

升亦不問及備倭都指揮衛青聞賊圍安丘急躬率所部兵晝夜兼行遂敗賊眾後三日升始至反忌青功而摧擊之人臣不忠莫此為甚請治其罪 上曰朕每命將遣師必反覆籌度丁寧告戒俾圖萬全今升方命失機媚功忌能罪不可宥遂下升于獄 上以唐賽兒久不獲慮削髮為尼或混處女道士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內尼及道姑逮至京詰之
夏五月交趾左叅政馮貴右叅政侯保討賊黎利戰歿○湖廣衡州府同知方素易坐累卒于獄中
素易江西樂平人洪武中為盱眙知縣廉能平恕吏民戴之陞浙江金華府同知治行益著永樂初坐累謫戍

興州未幾驛名至京以左通政奉命諭交趾叛寇陳季
播還奏稱旨復奉命往思州廉察田宗鼎等罪狀悉得
其實還除湖廣兩廣廉察知往捕桂陽州峒寇龍卯銘
衆詭言卯銘已死素易不信已而果獲送京師有舖卒
訴年老惟一子今爲虎所噬素易爲文敬山神明日虎
灰道側後有寺謂州民區谷庶人植樹實不送官者上
官併劾素易不舉坐是成獄中人多惜之 按蘇子瞻
謂韓文公能馴鯉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鐸李逢吉之
謗是則素易之謂矣

秋八月丁巳朔日有食之○九月北京宮殿成遣夏原吉
晉勅召皇太子詣北京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五九

欽天監上言明年正月初一日上吉宜御新殿遂遣夏
原吉賞勅召皇太子期十二月終至北京皇太子過滁
州登琅琊山指示楊士奇曰此醉翁亭故址也因嘆歐
陽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知愛其文而知其忠者鮮
矣蓋皇太子爲文章尤善修每曰三代以下文人獨修
有雍容和平氣象尤愛其奏議切直嘗命刊修文以明
羣臣且諭之曰修之賢非止於文卿等當考其所以事
君者而勉之十一月皇太子過鳳陽謁祭皇陵畢周步
陵旁顧張本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
退耆老進謁有知太祖龍興時事者留從容與語賜勞
優厚皇太子過鄒縣見民男女持筐路採草實者駐馬

問所用民跪對曰歲荒以爲食皇太子惻然稍前下馬
入民舍視民男女皆衣百結竈釜傾仆歎曰民隱不上
聞至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老問其疾苦輟所食
賜之時山東布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民
窮如此亦勤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
止今年秋稅皇太子曰民餓且死尚及徵稅耶汝宜速
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
汝毋懼擅發倉廩吾見 上當自奏也

罷北京行部及六曹清吏司分置行在六部○定都北京
除行在字稱京師改京師在應天府者稱南京○十二月
皇太子太孫至北京

昭代典則 卷十三

六

皇太子奏前過山東境內遇民飢卽令布政司發粟賑
之 上曰正是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
故舊况百姓吾之赤子乎
辛丑十九年春正月甲子朔上躬詣太廟奉安五廟神主
命皇太子詣天地壇奉安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主皇
太孫詣社稷壇奉安太社太稷神主熙國公沐晟詣山川
壇奉安山川諸神主○上御奉天殿受朝賀赦天下
戊寅大赦詔曰朕荷天地祖宗之佑繼承大寶統馭萬
方祇勤撫綏夙夜無間乃者做成周卜洛之規建立兩
京爲子孫帝王永遠之業爰自經營以來賴天下臣民
殫心竭力趨事赴工今宮殿告成朕御正朝祇事天地

宗社眷懷黎庶嘉與維新弘敷寬卹之仁用洽好生之德大赦天下。

華戶刑二部北京司增雲南貴州交趾三司○三月賜進士曾鶴齡等二百一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庚子奉

天華蓋謹身三殿災詔修省求言寬恤○勅萬壽聖節勿賀以奉天等殿災也勅禁謗訕

三殿災言者輒云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尤峻上

怒殺儀曰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言遷都便於是言官劾

諸大臣上令言官大臣皆跪午門辨難遷都利害有

都御史王彭罵言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

上令左右問衆議云何夏原吉曰臺諫職言路且應詔

昭代典則 卷十三

六十一

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萬歎并問對

如初上悅盡釋言官大臣

遷吏部尚書裴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禮

部侍郎儀智致仕年八十矣○五月交趾總兵官李彬請分軍

屯田從之○秋七月以段民爲山東左叅政

山東妖賊唐賽兒遁是時大索賽兒甚急盡逮山東北

京尼訛又盡逮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段民撫定

綏輯曲爲解釋人情始安

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冬十月阿魯台叛數寇邊

阿魯台數年生聚蓄牧蕃富遂兇恃桀驁每朝使至輒

慢侮或拘留苦之時時部落出沒塞下爲寇上嘗諭

其使還語阿魯台竟不悅至是大舉圍興和邊將檄聞上遂議親征

赦黎利爲清化知府遣內官山壽諭利○十一月戶部尚

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繫掖獄兵部尚書方賓暴卒以

李慶爲兵部尚書

上命大臣議親征北虜召兵部尚書方賓賓言今糧儲

不足未可興師遂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僅給將士

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且言頻年師出無功戎馬資

儲什喪八九災沴間作內外俱疲况聖躬少安尚須調

護勿煩六師上不懌既而吳中入對與方賓同上益

怒召原吉籍其家與中皆繫內官監獄於是賓懼自殺

昭代典則 卷十三

六十二

時禮部尚書呂震數乘間言方賓與吳中夏原吉皆儉

邪誣罔上命戮賓屍將殺原吉等名楊榮問原吉等

平昔所爲榮力言其無他二三人者惟以數征北虜之

餽運爲憂論才力或不及若儉邪未之見也上怒由

是稍釋置不問

壬寅二十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二月命英國公

張輔等議北征餽運

輔等議分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後運繼之前運總督

官三人隆平侯信尚書李慶侍郎李昶車運驢運各分

官領之領車運者二十六人泰寧侯愉都督張遠吳順

都御史王彰侍郎張本伏伯安指揮十人郎中員外主

事五人驢運二十五人鎮遠侯與祖都督張安尚善
狂侍郎崔衍都指揮李德指揮十人郎中員外郎主事
五人御史五人後運總督官二人保定侯瑛遂安伯瑛
爲之副者侍郎郭敦都指揮陳璋先指揮十人郎中員
外郎主事十人御史五人總督官各率騎兵千人步兵
五千人護行凡前後運用驢三十四萬車一十七萬七
千五百七十三輛挽車民夫二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
六人運糧凡三十七萬石並出塞分貯
三月阿魯台攻興和守禦都指揮王祥戰歿 丁丑帝發
北京親征阿魯台 夏五月丁卯帝駐獨石大閱○六月
丙戌朔車駕次威遠川阿魯台進攻萬全

昭代典則 卷十三

李三

開平報虜復攻萬全 上召諸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遠
擊之 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虛大軍徑向其巢穴故
爲此牽制之術然其衆不多知大軍北行必已喪膽况
敢攻城哉不足慮也

秋七月車駕次殺胡原阿魯台此走遂旋師征兀良哈大
破之

秋七月己未車駕次殺胡原前鋒都督朱榮等獲阿魯
台部屬送御營備言阿魯台所部聞大軍出皆憂懼日
有背叛而道者繼聞車駕親征阿魯台舉家惴慄其母
及妻聞之罵曰大明皇帝何負爾而必欲爲逆天負恩
事爾效固宜而使吾屬駢首就縛而俘囚將效無葬身

處皆汝所貽禍也阿魯台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于瀾
樂海之側與其家屬直北走矣 上曰獸窮則走然此
豈虜未當遽信或挾詭謀示弱以誤我不可不嚴備前
哨繼獲虜部曲亦言虜悉聚夜遁矣驗之而信乃召都
督朱榮吳成等還發兵盡收虜所棄牛羊駝馬焚其輜
重 上召文武羣臣諭曰朕非欲窮兵黷武虜爲邊患
驅之足矣將士遠來亦宜休息遂命旋師是夜召諸將
諭曰兀良哈羽翼阿魯台爲逆殺掠我吏民阿魯台遁
兀良哈近東塞門庭之寇當還師翦此虜諸將曰然簡
部騎二萬分五道上授方略進擊曰兵貴神速又曰虜
聞我師東必西走吾邀其西辛酉諸將東行至清水泊

昭代典則

卷十三

李四

庚午 上率精騎數萬西至屈裂兒河虜數萬驅輜重
西奔陷山澤中遇大軍倉卒逆戰上麾騎兵爲左右翼
齊進虜欲突走 上率前鋒衝之斬虜數百人虜大潰
走其地背河前左皆山大將軍輔依山而陣 上乘高
望虜虜稍復聚急麾兵繞出虜右十餘里又急分兵渡
河斷虜後虜果突而右走盡獲之 又麾人兵出其左十
餘里令甲士持神機弩伏深林中戒曰虜過此發山下
兵嚴陣以待虜果盡棄其輜畜馳突而左 上麾騎士
與山下兵馳追之虜驚走至林中神機弩競發虜又潰
餘虜百騎圍結甚堅走且疾 上曰必酋也率騎兵追
奔三十餘里直抵巢穴擒其酋伯兒伯克等盡收其人

畜焚其輜重。詞降虜言。屈裂兒河。東北深谷中。有虜
餘人。令寧陽侯懋以騎兵五千追之。懋率精騎伏隘中。
虜襲我輜重。方接戰。懋發伏夾擊。虜大潰。斬獲過半。凡
獲虜牛羊十餘萬。盡賞諸將士。八月戊戌。次玻璃谷。諸
將持兀良哈者。斬虜首千餘。俘其人畜。道大寧。入喜峰
口。俟上。

九月乙卯朔。車駕還京。躬告天地宗廟社稷。御奉天門。百
官上表賀平胡。○逮大學士楊士奇尚書蹇義呂震下錦
衣獄。尋釋之。○冬十二月阿魯台弑其主本雅失里。自稱
可汗。

癸卯二十一年夏四月。瓦剌脫歡攻阿魯台。敗之。○五月

昭代典則 卷十三 李五

常山護衛總旗王瑜上變告。指揮孟賢等伏誅。

常山中護衛總旗王瑜上變告。言常山中護衛指揮孟
賢等糾合羽林衛指揮彭旭等。舉兵將推趙王高燧為
主。而謀不利於上。及皇太子。上命急捕賊。既悉得。遂
召皇太子趙王及文武大臣皆至。上御右順門親鞫
之。先是。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啓皇太子處分。

皇太子往往裁抑宦寺。宦官黃儼江保等。尤見疎斥。儼
等日讒之於上。且素厚高燧。常陰為之地。因為造毀舉
之言。傳播於外。謂上注意高燧。以誑誘外人。由是賢
等遂起邪心。欲天監官王射成與賢厚密。言於賢曰。觀

天象當有易主之變。賢等邪謀益急。與其弟孟三。常山

左護衛老軍馬恕。田子和。興州後屯衛老軍高正。通州
右衛鎮撫陳凱等。日夜潛謀。連結貴近。圖就宮中進毒
藥於上。候上晏駕。即以兵劫內庫。兵仗符寶。分兵執府
部大臣。豫令高正偽譏遺詔。付中官楊慶養子。至期從
禁中。議以御寶。領出廢皇太子。而立趙王高燧為帝。布
置已定。正以密告其甥喻瑜。曰。此舅氏滅族之計。力止
不從。喻遂入告。上覽偽譏遺詔。震怒。立捕楊慶養子
誅之。顧高燧曰。爾為之耶。高燧惴惴不能言。皇太子為
之營解曰。高燧必不與謀。此下人所為爾。上命文武
大臣及三法司。鞠治羣臣奏賢等所犯大逆。且有顯賢
當並寘極典。上曰。且先籍其家。王射成以天象誘人

昭代典則 卷十三 李五
速誅之。賢等更加窮鞫。毋令遽成。遂下錦衣衛研治。誅
併其黨悉誅之。

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秋七月。降虜來言。阿魯台將犯
邊。復議親征。○命安遠侯柳升。遂安伯陳瑛。將中軍。武安
侯鄭亨。成國公朱勇。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通。將左右軍。

寧陽侯陳懋。將前鋒。從征阿魯台。○禮部左侍郎胡濙。進
太嶽太和山祥瑞。禮部尚書呂震。請賀。不許。

胡濙進瑞光圖及榔梅靈芝。且奏太嶽太和山頂金殿
現五色圓光。紫雲周匝不散。又山石產靈芝。尚書呂震
率百官進賀。上曰。朕創建太和山宮殿。上資福於皇
考皇妣。下為天下生民。祈禱。可。乃為已。且朕德涼。不

敢持此為祥其勿賀

八月帝大閱遂發京師○冬十月車駕次萬全虜酋也先
土干來降封為忠勇王遂班師

十月降胡言阿魯台將人寇上又出塞征之八月次
萬全虜知院阿失帖木兒右納台等率妻子來降言阿
魯台今夏為瓦剌順寧王之子歡所敗掠去人畜無算
部為潰散無統若聞天兵復出疾走遠避不暇敢南向
耶上以二人為正千戶有先鋒陳懋至飲馬河北遇
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率其妻子部落來歸封為忠勇王
賜姓名金忠遂班師

十一月帝還京

昭代典則

卷十三

李七

甲辰二十二年春正月速朝親官下錦衣獄尋釋之

阿魯台寇大同○三月賜進士邢寬等一百五十人及第
出身有差○戊寅帝大閱命安遠侯柳升將中軍遂安伯
陳瑛副之英國公張輔領左掖成國公朱勇副之成山侯
王通領右掖與安伯徐亨副之武安伯鄭亨領左哨保定
侯孟瑛副之陽武侯薛祿領右哨新寧伯譚忠副之寧陽
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為前鋒從征阿魯台

初忠勇王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弑主虐人違天逆命
數為邊患請發兵討之愿身為前鋒自効上曰兵豈
堪數動朕固厭之况下人乎忠曰如邊境荼毒何上曰
卿意甚善但事須有名文帝嘗言漢過不先姑待之至

是日大同守將奏阿魯台侵塞遂大閱北征上諭諸將
曰為君者夫愛人為本朕臨御以來視民如子內安諸
夏外撫四夷一視同仁咸期生遂逆賊阿魯台始以窮
蹙來歸撫之甚厚豺狼野心不知感德積久生慢反恩
為讎侵擾邊疆毒害黎庶違天負恩危如絲髮當時從
將士之志冠豈復有生理但體上帝好生之仁驅而逐
之亦與萬一其能改也而獸心終焉不變今朕必往伐
之朕非好勞惡逸蓋志在保民有非得已爾等從朕誠
能奮勇成功高爵重賞不汝吝如方命失機則軍法亦
不汝貸汝其懋哉

夏四月詔皇太子監國車駕發京師○五月大名府滹縣

昭代典則

卷十三

李八

大名府滹縣蝗蝻生知縣王士廉齋戒僚屬者民禱于
八蜡祠士廉以失政自責越三日有烏萬數食蝗殆盡
皇太子聞而嘉之顧謂侍臣曰此誠意所格人患無誠
耳苟出於誠何求不得

甲申遣中官伯力歌齋勅諭虜中部落
上名大學士楊榮金幼孜至幄中諭之曰朕昨夕三鼓
夢有若世所盡神人者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
何祥也豈天屬意此寇部偏乎榮對曰陛下好生惡殺
誠格于天此舉因在除暴安民然火炎昆岡玉石俱燬
惟陛下留意上曰卿言合朕意以一人有罪罰及

紅辛遣中官伯力歌及所獲胡寇齎往虜中諭其部落曰往者阿魯台窮極歸朕朕待之甚厚爾等所知朕何負於彼而比年以來寇掠不止朕聞者以天人之怒罪率師討之如徇將士之志奮雷霆之威爾等豈復有唯類朕體上帝好生之仁亦猶冀其或改而自新也今王師之來罪止阿魯台一人其所部頭目以下悉無所問有能敬順天道輸誠來朝悉待以至誠優與恩賚毋懷二三以貽後悔

六月車駕駐蒼蘭納木兒河諸將奏虜又遁遂班師

庚午師次開寧忠勇王所部指揮同知把里禿等獲虜謀者言虜去秋聞朝廷出兵挾其屬以遁及冬大雪文

昭代典則 卷十三

六十九

餘孽多歿部曲離散比開大軍且至復遁往蒼蘭納木兒河趨荒漠以避所以遣謀者慮聞之不實耳上曰然則寇去此不遠遂命諸將速進以獲謀功陞把里禿為都指揮僉事五月己卯次開平是日雨士卒有後至而霑濕者上見之指示諸將曰士卒者將帥所資以成功名撫之至則報之厚古人有言視卒如嬰兒可與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歿今方用此輩為國家除殘去暴其可不恤丁亥次武平鎮名諸將論曰古謂武有七德禁暴除亂為首又謂止戈為武蓋謂止殺非行殺也朕為天下主華夷之人皆朕赤子豈間彼此哉今之罪人惟阿魯台餘脇從之衆悉非得已不可以

同日語自今凡有歸降者宜悉意撫綏無令失所非持兵器以勸我師者悉縱勿殺用稱朕體天愛人之意丙申次清平鎮即元之應昌路是日雨重車皆後上諭諸將曰輜重者六軍所恃為命兵法無輜重糧食無委積皆危道曹操所以屈袁紹者先焚其輜重今諸軍皆至而重車在後爾等獨不遠慮耶遂令分兵迎之六月丙午次翠玉峰勅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等曰用兵之道貴乎先知古之賢將所以動而勝人者先知敵之情也今與師遠出而未悉賊情何以成功朕以前鋒命爾尤宜晝夜用心其精擇勇智廣布偵邏如有所得星馳奏來朕佇俟焉癸丑次金沙濼陳懋等得胡馬九匹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七十

來進上曰醜虜多詐安知非以是誘我也勅懋等益加防慎不可怠忽戊午次玉沙泉上以蒼蘭納木兒河已近令諸將各嚴兵以俟是時將士皆踴躍思奮上聞之喜曰兵可用矣已未命陳懋金忠率師前進且戒之曰若遇賊宜審機行事如兩鋒相當彼投戈下馬者皆良民勿殺如其來敵先以神機銃攻之長弓勁弩繼其後遇阿魯台亦勿殺生擒以來庚申懋等遣人奏言臣等已到蒼蘭納木兒河彌望惟荒塵野草虜隻影不見車轍馬跡亦多漫滅其道已久上遣張輔王通等分兵山谷大索仍命陳懋金忠前行規賊車駕進駐河上以俟張輔等相繼引兵還奏曰臣等分索山谷周廻

金百餘里一人一騎之迹無睹必其遁久矣癸亥限燃
得忠亦還奏曰臣等引兵抵白却山咸無所遇以糧盡
故還於是張輔等奏願假臣一月糧率騎深入罪人必
召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虜地早寒一旦有風
雪之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卿等且休矣朕更思之甲
子召輔等論曰昨日之言朕思之不可易也古王者制
夷狄之道驅之而已不窮追也且今虜所存無幾茫
茫廣漠之地譬如求一粟於滄海可必得耶吾寧失有
罪誠不欲重勞將士朕志定矣其旋師兵部尚書李慶
等進曰王者之師畏則舍之今已鏖虜穴破虜衆塞北
萬里無虜跡雖有數輩如犬羊棲柵偷生窮漠陛下天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七十一

地大德寧盡殺之耶時軍士乏食楊榮請供御之糜

給之令軍中有餘者貸不足入塞官倍償之衆賴以濟

上悅命丞班師

秋七月庚寅上崩於榆木川

丁亥次翠微岡 上御帷殿憑几而坐大學士楊榮金

幼孜侍上顧內侍海壽問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其

八月中矣 上頷之既而論楊榮曰東宮涉歷年久政

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享安和

之福矣榮對曰殿下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皇上付

託 上喜賜祭等羊酒而退戊子上次雙流灤以旋師

遣禮部尚書呂震齋書諭皇太子并詔告天下己丑次

於燕 上不豫下令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謹哨曉庚

寅次榆木川上大漸台英國公張輔受遺命傳位皇太

子且云喪服禮儀一遵太祖皇帝遺制辛卯 上崩內

臣馬雲孟驥等以六師在遠外秘不發喪密召大學士

楊榮金幼孜入議喪事逐一遵古禮合飲畢載以龍輿

所至朝夕上食如常儀壬辰次雙筆峰大學士楊榮少

監海壽奉遺命馳計皇太子即遣皇太孫出柩庸赴開

平迎駕時京師諸衛軍皆隨征聚行在惟趙府三護衛

軍留京師一時浮議籍籍慮護衛為變遂秘未發喪皇

太孫瀕行啓皇太子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

防偽皇太子曰渠言良是但行急新製不及士奇曰殿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七十一

下未踐阼有事自應行常用之寶其東宮小圖書可假

之行此出一時之權歸即納上皇太子即取付太孫曰

有啓事以此封識來此亦久當歸汝汝就留之皇太子

曰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

議何由興八月己酉次鵬鵠皇太孫至軍中始發喪六

軍號痛聲徹天地辛亥入居庸關文武百官縗服哭迎

壬子及郊皇太子親王以下素服哭迎至宮中奉安仁

智殿加欵納梓宮冬葬長陵○上文武全林寬嚴兼濟

規模潤大條理精密知人善任讒間不行用兵應變機

智如神臨事閑暇決戰先登大將小校盡識能否隨才

指揮各稱任使村循士卒同其甘苦擒王縛將推心不

城郡縣災傷獨租賑穀軍機奏報中夜起覽總攬權綱
夢重名爵容受直言屏却祥瑞貴飾禮文經略徵塞訓
迪子孫一書萬言敦睦宗庶保全功臣收交南罷海運
通西域降北胡表貢聖經謝絕封禪置內閣儒臣削藩
王兵柄海外諸國受命為王者三十餘國長筭遠慮徙
都北平寔貽孫奕子久大之基也

八月丁巳皇太子即皇帝位改明年元曰洪熙大赦天下
○出夏原吉黃淮楊溥於獄原吉復戶部尚書淮陸通政
兼武英殿大學士溥陞翰林學士○赦解縉妻子還鄉官
其子禎中書舍人

初文皇寵信解縉手書大臣十人塞義等名授縉曰汝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七十三

既其人品十人者皆與縉厚善縉具實對曰義天資厚
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儻雖有才
幹不知顧義則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諛而附
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
好惡頗端宋濂慤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亦
不失正方宿簿書之才與儉之心奏上文皇以示東宮
曰至剛朕已洞灼餘徐驗東宮因問縉建文所用人如
何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事往已不足論又問尹昌隆
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惜
有市心耳東宮即位即出縉奏示揚士奇曰今人率謂
縉狂士觀所論評皆有定見也故其終造歸官其子

初為中書舍人

九月上皇考妣諡號

皇考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工孝文
皇帝皇妣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

命城析薪司賦案之半

士奇聞析薪司賦案於山東河南以供宮中香炭之用
至八十餘萬入將奏之時寒義夏原吉奏事未退上
望見士奇謂寒夏曰新華蓋來必有說試共聽之士奇
言恩詔甫下兩日析薪司傳旨賦案八十萬炭何以堪
上喜曰固知學士必有說吾數言官言其難此是
急遞中答之不敢致審即命減其半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七十四

命歷事監生還監進學

中軍都督府奏本府歷事監生七人今考所治吏事皆
勤慎請如例送吏部循次授官 上曰為士豈止習吏
事而已吏事末也誠能窮經博古達於修己治人之道
於吏事何難比士習日下率逐末以圖進取而昧於大
經大法故用之往往厲民而辱國自今監生歷事考稱
者仍命還監進學俾由科舉進庶幾士皆可用官得其
人於是通政司引奏六科辦事監生二十人以滿日例
應還監幸逢維新之治願仍就六科辦事以圖報効上
進二十人者論之曰諸生不患無位但當圖所以無忝
于位者勿徒懷倖進之心士有才德使人求而用之

也而人下也諸生宜立志國家教育
之無自汲汲其歸進學有成朕不汝遺時六科給事中
多爾諸生萌僥倖之心上灼知之故有是命

召尚書黃福還京以兵部尚書陳洽兼掌交趾布按二司事
福以尚書兼掌交趾布按二司事視民如子勞來安輯
躬勤不倦又戒郡邑吏專一撫字曰新造之邦新附之
民政令條畫並宜寬簡中朝士還謫至者咸見溫恤問
疾周貧禮賢雪罪兵民感悅夷蠻欣附中官馬騏怙恩
肆害福數裁抑騏誣福有異志文皇察其妄曰此君
子不容於小人不問仁廟即位召福還曰卿老成人久
勞於外朕亟欲見卿福在交趾凡十九年及還交人扶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三五

携走送號泣不忍別

加養義少傅楊士奇少保楊榮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
士金幼孜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俱賜繩愆糾繆圖
書○親製楊士奇等五臣誥詞

上御西角門閱京官誥詞顧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
孜曰卿三人及養義夏原吉皆先帝舊臣朕方倚以自
輔凡朕所行有未盡善皆當盡言遂取五人誥詞親製
宸翰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進而或
怠曰此朕實心卿等勉之士奇等稽首曰此陛下聖德
巨等其敢不勉

太常少卿周納為交趾知府

黜太常少卿周納為交趾所屬知府納永樂中
郎中嘗上疏請封禪不許未幾丁憂至是來朝 上
諛佞之人宜遠外不可以玷朝班遂有是命

命翰林院嚴考歲貢

禮部引歲貢生奏送翰林院考試 上召楊士奇等論
曰百姓不得蒙福者由守令匪人守令匪人由學校失
教歲貢中有不通故事不明道理者此豈可授官自今
嚴考試之法不在文詞之工拙但取有理致者取之嚴
則不學者不復萌僥倖之望而有嚮進之志矣

命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冬十月令三法司會內閣府
部司科於承天門審錄重囚○選東宮官以安遠侯柳升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三六

為太子少傅成山侯王通陽城侯薛祿並太子太保禮部
尚書呂震為太子少師戶部尚書夏原吉為太子少傅兵
部尚書李慶為太子少保戶部尚書郭資兼太子賓客刑
部尚書吳中工部尚書黃福並兼詹事曾榮王英左右春
坊大學士黃宗並兼詹事府丞○立妃張氏為皇后皇太孫
瞻基為皇太子○十一月有建文諸臣家族

上劄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正犯悉受顯戮
其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習匠功臣家奴今
有存者既經大赦並宥為民給還田土又諭羣臣曰若
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寬典於是天下始敢稱孝孺諸
成義者為忠臣云

交趾黎利復反○改大理寺卿楊時習為交趾按察使
 先是大理寺卿虞謙奏事侍臣有言此當榻前密請旨
 不當於朝班對眾敷奏為貴恩者又有言其屬官楊時
 習先導之密陳而謙不從者遂降謙為大理少卿而陞
 時習為卿士奇獨進奏事曰外間皆云時習實無導之
 言今冒居卿位慙懼不安謙歷事三朝皆居通顯頗得
 大臣體者且今所犯小過 上曰吾悔亦念及此因問
 時習人若何對曰雖起於吏然明習法律公正廉潔
 上喜諭尚書蹇義曰左遷虞謙吾過矣復其大理卿改
 楊時習交趾憲使

道御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召內官馬騏還京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七二

騏還未幾驛矯旨下內閣書勅復往交趾聞辦金銀珠
 香內閣覆請 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此奴輩在交
 趾荼毒軍民卿等獨不聞乎自騏台還交人如解倒懸
 豈可再遣然亦不誅騏也

進蹇義少師楊士奇少傅夏原吉少保左都御史劉觀太
 子少保改吳中工部尚書兼太子少保金純刑部尚書○
 郭資進太子太師致仕

上選東宮官以郭資兼太子賓客尚書蹇義夏原吉力
 言資偏執妨事且多病請令致仕上曰先帝初舉義兵切
 軍需糧餉皆出資調度吾時居守竭誠輔佐甚得資力
 今出危履安乃遂棄之吾誠不忍問士奇曰資為人如

何對曰資強毅但性偏執甚至沮格恩澤不流於下
 上問其故對曰詔勅數下蠲免災傷租稅資不聽開除
 必責有司依歲額徵納此其過之大者 上曰吾在此
 又有原吉與之同事當不復偏執矣無幾蹇義又數數
 言資偏執妨事不去資仁政必為所格 上從之命資
 以太子太師戶部尚書致仕

十二月加楊榮工部尚書○作觀天臺於禁中○徙封韓
 恭王於平涼○罷朝覲方面郡縣官畜馬之令

兵部尚書李慶言曰今歲北方之民畜馬頗蕃皆送至
 京已散軍伍操用尚餘數千欲散民間畜則民甚弊不
 可重困之今遠近方面郡縣朝覲官皆集請每員給一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七二

馬俾畜正官給壯佐貳以下給牝太僕苑馬寺歲課其
 息有虧罰與民同 上令與群臣商略可否楊士奇曰
 朝廷以禮徵士上者授方面次者授百執事今皆役之
 畜馬以蘇民是責民而賤官矣如必欲行此令天下懷
 抱才德者誰肯出仕蓋虧損一馬必責賠償破家廢產
 累及子孫且所散不及三千而朝廷負此名於天下後
 世誠非佳事會陝西按察使陳智上言畜馬風憲受制
 上謂士奇曰爾就據此草勅止散馬士奇曰馬已有領
 夫者望如何處之 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馬
 例給之不責生息虧欠亦不責償未領者悉止未散之
 馬給邊軍操用

諭戶部令天下衛所不許擅差屯軍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古者寓兵於農兵食自足無待轉輸漢之屯田猶有古意先帝立屯種法用心甚至迨後所司以征徭擾之既違農時遂鮮收穫以致儲蓄不充未幾轉運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重法按軍國之事備邊為急備邊之務兵食為先屯田之要乃足食足兵之要道而通商種鹽則又所以維持屯田於不壞者也洪樂間唯純任此法所以邊圉富強不煩轉運而調租之詎無歲無之也後來屯田益法漸非其舊而邊餉不足軍民俱困矣豈其弊端固已濫觴於此而况營私漁利者日滋其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七十九

說平

書都布按三司官姓名於奉天門西序

十二月書各都布按三司官姓名于奉天門西序先是上諭蹇義李慶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係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於屏朝夕省覽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廊時一觀之今府部之臣朕朝夕接見得詢察其賢否若都布按三司官朕既不能盡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雖或聞其賢否久則易忘爾吏部兵部其各都布按官姓名履歷揭諸西序朕得時考其行事而黜陟焉至是悉書之

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

昭代典則 卷一三

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西湖受房山之水流程城南山注海子凡三十餘里官常遣人往來巡視禁民不得取魚而並緣為姦者其旁近之草及灌田之水民皆不得取至是上命吏部悉罷之謂尚書蹇義曰古者山澤之利皆與民共之朕之心凡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儲不吝况山澤所產哉

賜勅獎諭大學士楊榮

初文皇班師疾作頓劇已而崩於榆木川中官馬雲等皆惶惶莫知所措密召榮初夜入幕中榮等循古制用衣衾殯殮或有欲以他事寫勅用寶遣人馳報者榮曰先帝在即稱勅頒天而稱獲罪非輕乃令中官以先帝

昭代典則 卷十三

八十

崩逝日月并遺命傳位之意具啓馳報榮初抵京上哀慟未及訪問至是有以為言者遂降勅獎諭之大理寺少卿戈謙以言事免朝恭止令坐司視事○是年師遠為南京戶部尚書兼掌吏部事

昭代典則 卷十三

三七三

昭代典則卷十四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紳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仁宗昭皇帝

己巳洪熙元年春正月壬申朔上御奉天殿朝羣臣命禮部鴻臚寺不作樂羣臣止行五拜三叩頭禮以山陵前朝未忍即吉也

○進楊士奇兵部尚書○以楊溥直弘文閣

是時 上建弘文閣于思善門左命溥掌閣事又選侍

講王璉侍直改博士陳繼學錄楊敬為編修訓導何澄為給事中輪對 上手弘文閣印授溥曰朕用卿左右

昭代典則 卷十四

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為理道助即有建白封識以進

大祀天地於南郊奉太祖太宗配○二月始頒各鎮總兵叅將佩印

國初立大都督府皇姪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以其權太重尋設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洪武十三年又以其權統於一衙門設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分領在京各衛所在外都司衛所其在京錦衣等親軍上直衛又不隸五府若有征討之役以公侯伯及三等直署都督充總兵官名曰掛印將軍其在外鎮守地方武臣原無掛印至洪熙元年二月始頒各鎮總

兵叅將佩印總兵六人雲南黔國公沐晟征南將軍六同武安侯鄭亨征西前將軍廣西鎮遠侯顧興祖征蠻將軍遼東武進伯朱榮征虜前將軍宣府都督譚廣鎮朔將軍甘肅都督費璵平羌將軍叅將四人交趾榮昌伯陳智都督方正征夷副將軍寧夏保定伯梁銘都督陳懷征西將軍後設薊州淮安總兵皆在畿內不得掛印稱將軍

賜三公及兵部尚書天元玉曆祥異賦

上初得此書以示侍臣曰天道人事未嘗有二有感必應朕少侍太祖每教以慎修敬天朕未嘗敢怠此書言簡理當左右輔臣亦宜知之遂命刊布 上親製序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勅平江伯陳瑄許鮮糧官船附載已物無得阻當○遣布政使周幹按察使胡榮叅政葉春巡行應天鎮常蘇松嘉湖杭八府察民利病○三月哈密遣人進硫磺

上謂從前不聞哈密產此物先帝時亦不曾有進虜中既有硫磺則製造火器不患無人猝遇戰鬪亦須有備勅大同宣府總兵知之

改兵部右侍郎張信為錦衣衛都指揮同知世襲張信從國子監祭酒兼侍講胡儼加太子賓客致仕○贈劉儁太子少傅賜諡節愍

上諭禮書呂震曰往年劉儁從征交趾陷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朕思婦人盡節於夫尚有旌典况大臣捐軀

為國可無憂恤其贈僖為太子少傅謚節愍復嘆謂震曰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惟守義若身為大臣惟阿順取容為保祿固位之計國亦何賴

勅求直言

勅曰朕以眇躬處億兆之上御天下之大機務之繁殆難獨理是以下詔求言與匡不逮此朕之實心也自即位以來臣民上章以數百計朕未嘗不忻然聽納言之而當即與施行苟有不當未嘗加譴此皆羣臣所共知者間因大理寺少卿戈諫所言過於矯激多非實事朕一時不能禁於心而羣臣有迎合朕意者交章奏其賣直欲置諸法朕特優容令在職視事不得朝參自是以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三

來言者益少豈為無事可言歟抑懷自全之計而退為默默歟今自冬不雪春亦少雨陰陽愆期必有其咎豈無可言而為人臣者惟念保身亦何以為忠朕之一時不能含容蓋未嘗不自省爾文武羣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據其嘉議嘉猷凡遇國家軍民利有未與弊有未革及政令有未當者咸直言之勿以前事為戒而有所諱庶幾君臣相與之義戈謙自明口以後仍舊朝

恭故諭

詔恤刑

詔曰朕恭承大統為天下生民之主惟我皇祖皇考愛民之仁祇率不怠旦夕思念人命甚重哀矜庶獄惟

倦在懷六刑以禁暴止邪道民於善豈專務誅殺哉故律令之制善善長惡惡短罰之輕重咸適厥中顧執法之吏不能皆平有虛飾其情傳致死罪而比附謬妄尤甚枉人朕甚憫之夫五刑之條世大辟之施身首異處斯已極矣自今犯死罪律該凌遲者依律科決其餘或罪止於斬絞法司不許牽合傳會味情失實以致冤濫若一時過於嫉惡律外用籍沒及凌遲之刑法司再執奏必允乃已永為定制文武諸司自今亦不許恣肆暴酷於法外用鞭背等刑以傷人命尤不許加人官刑絕人嗣續有自官者以不孝論且人之為非固有父子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四

不相為謀者肆虞舜為君罰弗及嗣文王之世罪人不孥自今惟犯謀反大逆者依律連坐其餘有犯止坐本身毋得一柴處以連坐之法古之盛時恒採民言用資警戒今兇險之徒往往撫拾誣為誹謗法吏深刻鍛鍊成獄刑之失中民則無措今後但有告誹謗者一切勿治爾中外文武群臣宜端乃志悉乃心畏天愛人務崇寬恕庶有以佐朕父母斯民之治有或違者必罰不貸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以楊溥為太常卿兼翰林學士○北京六部復稱行在○以胡濙為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祭酒○命征夷將軍柴昌伯陳智率師討交趾黎利○徙岷王梗於武岡○夏四

初南京地震有星變

上問寒義夏原吉楊榮楊士奇曰昨夜星變見否對曰未見。上慘然曰天命也嘆息而起。又明日召楊士奇及寒義論曰朕監國二十年。謫庶交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保全。言已泣。二人亦流涕慰上。上曰。即吾不幸後。誰知吾三人同心一誠。

寧王權請改封不許

寧王言江西非其封國請改封。上諭之曰王叔受封於先帝。已二十餘年。朕不敢違。

遣漢王高煦子瞻圻於鳳陽守皇陵

文皇北征。晏駕。高煦子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潛遣人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五

馳報。一晝夜六七行。高煦日亦遣數十人入京師。潛伺幸有變。上固知之。顧益厚遇。倍加歲祿。賜賚萬計。先是瞻圻憾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文皇曰。爾父子何忍也。至是高煦。悉上瞻圻前後規報中朝事。又曰。廷議旦夕發兵取安樂。上召瞻圻示之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能構至此乎。釋子不足誅。遣鳳陽守皇陵。定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等謚。

國初謚美惡兼用。洪武二十二年。魯王卒。上諭禮部

尚書李原名曰。父子天性。謚法公義。朕不得以私恩廢

公義。可謚曰荒。永樂六年。伊王謚厲。洪熙元年。上命

禮部尚書呂震諭翰林。定故兵書兼詹事金忠等十八

人謚。內有通政使賀銀謚不美。上曰。此數人皆在光朝。盡心事國。有德行。重厚。表裏一致。有涉歷艱難。始終一心者。必加旌褒。庶幾禮賢厚終之道。但朕意未嘗及銀。銀勞可贈官。行不應美謚。若加銀。惡謚。又不若無謚。人不得議焉。古人制謚。正為定論美惡。示公正也。銀竟不謚。

皇太子謁皇陵。祖陵。孝陵。○詔免山東等省稅糧。

詔曰。朕承大統。主幸天下。上惟天命之重。下念生民之艱。夙夜憂勞。惟恐一夫不得其所。屢詔求言。異達民隱。而山東諸郡。及淮安徐州之境。頻歲旱潦。年穀無收。民有乏於衣食。父母妻子不得相濟。凍餒呻吟。流于道路。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六

郡縣之官。略不留意。而又有科派之擾。豈稱為民之父。毋哉。可全免今年夏稅。其秋糧減半徵收。自今年四月以前。各衙門一應收買。及科派物件。除桑穰仍納外。其餘未到官者。盡行停罷。已到官者。從實起解。不許欺隱。若實無見物。先已虛報在官者。亦不許再科於民。以足其數。虛報之罪。俱宥不問。其郡縣之官。務盡撫輯安養之宜。毋縱貪刻。以重困乏。庶幾副朕憫恤黎元之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夏五月。修太宗文皇帝實錄。

以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寒義。戶部尚書夏原吉。為監修官。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少保戶

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黃淮。太子少傅工部尚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金
幼孜。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楊溥。為總裁官。

改翰林侍讀李時勉為監察御史

時勉有疏諫留中。不知所指云何。上怒縛至便殿。命
力士捶十八瓜折其肋。幾死。明日改監察御史。又明日
下詔獄。

諭吏部慎選御史。及咨訪可任都御史者以聞。

上諭少師竇義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
者可任。新進小生。遽受斯職。未遑政體。而有可為之權。
遇事風生。以喜怒為威福。以好惡為是非。甚者貪穢無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七

籍賢人君子。正直不阿。往往被其凌辱。小人阿順從諛。
則相與為膠漆。其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略不用心。安
在其為耳目也。爾吏部自今。慎選擢。既又嘆曰。都御
史十三道之表。如都御史廉清公正。各道御史。雖間有
不才。亦當知畏懼。今之不才者。無畏懼矣。爾其咨訪可
任都御史。以聞。

庚辰帝不豫。命楊士奇寫勅。遣中官海壽。召皇太子於南
京。○辛巳帝崩於欽安殿。

洪武中。太祖嘗召秦晉燕周四世子入侍。一日令燕世
子閱皇城衛卒。還奏遲問何後也。對曰。且寒甚。衛士方
食。俟食既乃閱。以故遲。太祖喜曰。善。諸子知恤下人乎。

又令閱奏疏。獨取言及民瘼者。上白。太祖喜曰。見生長
深宮。乃亦知民間有疾苦事乎。嘗問堯九年水湯七年
旱。當時百姓奚所恃。對曰。恃聖人有恤民之政耳。太祖
又喜稱善。文皇即位。立為皇太子。漢趙二王。巧譖文皇。
又賂左右奄奚。及從征諸大將。凡所以中傷太子。及東
宮官。相糾結。肆奸巧。必欲易太子。太子危者數矣。文皇
以太子妃有賢德。太孫又英武。故得不廢。太子嘗坐文
華殿。密諭士奇曰。內侍黃儼。江保。數造危語。天可欺乎。
非賴父皇明聖。我安得尚在此。語畢泣下曰。吾知盡心
子職而已。他不暇顧也。凡先後守兩京。聽政從仁厚。愛
百姓。天下咸歸心。既即位。盡行其志。約已裕民。恒如不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八

及明乎。知人任用不臧。廷臣才行高下。瞭然。緩急器使。
靡不曲當。寸長可用。咸所不棄。苟犯名義。雖小必黜。未
嘗以愛惡移是非。甲乙遷喜怒。嚴謹邊備。不勤遠略。邊
將陞黜。每戒曰。民力罷矣。慎無貪功。虜至塞。驅之而已。
毋為首禍。違命獲功。吾所不賞。賞功懋德。寧過於厚。屢
勅法司。崇寬厚。戒深刻。然極惡賊吏。每戒法司曰。賊吏
務厲民裕已。國家恤民。必自去賊吏始。重學校。嚴薦舉。
每諭所司。用人必求實才。授官必責實。効樂聞直言。多
見褒答。間有嘑逆。無幾悔悟。雅志儒術。務學問。諸經皆
通。於書尤熟。卜筮不用。俗占必取正周易。反覆卦爻象。
象之辭。及程朱氏說。信之甚篤。少侍。太祖曉識天象。

長益探究日官諱避輒見窮詰作廢禁中時自觀察苟有災氛深自省咎恒念祖宗創業艱難每事必問祖法又曰循祖宗之法者當明祖宗之心嘗錄太祖皇陵碑文授諸子俾熟讀又刻真德秀大學衍義賜諸子在位一年享壽四十八葬獻陵

六月辛丑皇太子奔喪至良鄉宮中始發喪

皇太子自南京奔喪高煦謀伏兵邀于路倉卒不果

庚戌皇太子即皇帝位改明年元曰宣德大赦天下○罷浙江布政司參議王和遠量陝西按察司僉事韓善

時和等皆坐賊罪遇赦行在吏部奏擬選職上曰士大夫當務廉耻古人不飲盜泉蓋惡其名也三人者皆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九

貪污豈可復任方面悉罷為民

諭戶部賑濟饑荒先給後聞毋責專擅

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縣在山谷土瘠民貧從來薄收去年尤甚今民食最艱採拾不給公私無措獨亟驛頗有儲糧欲申明待報而民命危在旦夕先借糧一千七

百二十八石給之俟秋成還官上謂夏原吉曰知縣所行良是朕聞近年有司不體人情苟有飢荒必煩申報展轉勘實賑濟失時民多飢歿陶鎔先給後聞能稱

任使毋拘文法責其專擅

南京地震○諭兵部陝西河南等處官軍交調操備宜從

兩便

上御西角門諭兵部尚書李慶等曰比聞陝西官軍調來京師操備河南山西官軍調往陝西甘肅備禦交互往來甚是勞費凡事當順人情若令陝西官軍就彼備禦河南山西官軍來京操備豈不兩便非徒省費人亦樂從爾兵部宜速行之毋令疲於道路

秋七月尊皇后張氏為皇太后○上大行皇帝諡號曰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選孝昭皇帝廟號仁宗

葬獻陵○立妃胡氏為皇后○命禮部考正從祀先賢頒示天下

山東德平縣儒學訓導年富言天下儒學文廟以崇祀先聖先賢近年以來十哲及兩廡從祀先賢或置木牌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十

或為塑像或封爵差訛或位次失序甚者闕而不置皆

有司因循所致乞依洪武中定例重加考校刊布內外永為定規上曰朝廷崇儒重道為緊要事而有司不得人如此命禮部即考正頒示天下

閏七月勅修仁宗昭皇帝實錄

以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通少師蹇義少保夏原吉為監修官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武英殿大學士黃淮金

幼孜謹身殿大學士楊榮翰林院學士楊溥為總裁官九月令會試分南北取士

仁宗嘗言科舉多弊須革楊士奇對曰科舉須兼取南北士仁宗曰北人學問遠不逮南人對曰自古國家兼

戶部北士長才大器多出北方。南人有文多浮。仁宗曰：然則何試之對曰：試卷例緘其姓名。請今後於外書南北二字。如一科取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則南北人才皆入用矣。仁宗曰：北士得進。則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往年只緣北士無進用者。故怠惰成風。其與寒義夏原吉及禮部計議以聞。會宮車晏駕。宣宗皇帝遂奏行之。

八月命工部內府供用紵絲紗羅減半織造。

八月行在工部奏內府供用紵絲紗羅計九千疋。請下蘇杭等府織造。上曰：供用之物。雖不可缺。然當念民力。今百姓艱難。可減半造。又論尚書吳中等曰：昔魏徵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十一

告唐太宗。每以恤民為言。卿等其體此意。

冬十月丙寅朔日有食之。○進思州府通判極訛正五品俸還任。

思州府通判極訛九載當陞。其民詣闕言。訛撫字愷悅。乞復其任。吏部以聞。上歎曰：貴州至北。京甚遠。民跋跋艱難。求其復任。必其撫字有道。命吏部即遣還任。予正五品俸。以優之。因顧侍臣曰：爵祿所以勸士。朕聞古人制祿之意有三。曰：優外官。優小吏。優故者。優外官。勉其治民。無侵於下。優小吏。俾其廉潔。優故者。尊其宿德。况州縣官之賢者。先朝恒加祿矣。通判外官。可不優之乎。

諭都御史劉觀王彰李素奏舉才能必當

都御史劉觀王彰李素奏舉才能之士。前應天府尹于潛等十餘人。上曰：卿大臣所舉。必當昔孫抃言吾輔政無功。惟薦一二臺臣。無愧。卿等必能知此。復諭之曰：古者除官。則署舉主姓名。貪穢則連坐。今亦當循此法。十一月命平江伯陳瑄鎮守淮安。兼都督漕運。○諭工部製造御用器物。毋買於民。

工部尚書吳中言製造御用朱紅絨金龍鳳器用物料不足。請買於民間。上曰：漢文服御帷帳無文繡。史稱其恭儉愛民。朕方慕之。以儉約率下。所造服食器用。嘗從朴素。不須華靡。所用物料。就庫藏中給用。不必買於民。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十一

勅榮昌伯陳智都督方政。急進兵討黎利。

總交趾布政司按察司事兵部尚書陳洽奏。賊首黎利名雖求降。實則搆二。招聚逆黨。日以滋蔓。望勅總兵者早滅此賊。以靖邊方。上覽奏。勅榮昌伯陳智安平伯李安都督方政及交趾三司曰：反賊黎利。包藏禍心。已非一日。信庸人之言。惟事招撫。延今八年。終不聽命。養成猖獗之勢。使忠臣無辜。而罹害。良民被毒。而無厭。其誰之過。勅至。陳智方政專督進兵。務在協和成功。不許緩機誤事。若來春捷報不至。責有所歸。

十二月南京地震。○瓦刺馬哈木立故元孽脫脫不花

為普化可汗

馬哈木破阿魯台欲自立眾心不附乃立脫脫不花為可汗居漠北馬哈木居瓦剌

罷朝御左順門諭吏部保全功臣之道

上御左順門尚書蹇義等侍因論及漢光武保全功臣事義曰光武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不用所以保全

上曰功臣固貴保全而人才不可廢置伊尹相湯伐桀為商阿衡閔天散宜生之徒相武王伐紂未嘗不見用

於當時參陵平勃輔安漢室皆高帝之舊臣况天生賢才以為世用彼誠有公輔之器國家推誠心以任之固無不保全者矣以其為功以置而弗用亦過矣我朝於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十三

將臣擇其德望才幹者分掌五府而軍國大政悉決於朝廷彼得效用而大權出於上用入之道保全之意亦可謂兼盡矣

宣宗章皇帝

前年宣德元年春正月金幼孜憂去尋起復○勅瓦剌捏烈忽嗣父太平為賢義王脫歡嗣父馬哈木為順寧王○

二月免邊衛軍士歲辦柴炭

初都督府歲供柴炭役及邊軍至是陽武侯薛祿言宣府懷安永寧諸衛俱臨邊境將士當嚴守備又令採辦柴炭致多逋逃乞罷其役 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

曰邊衛軍士專務守備何得勞以他役柴雖山谷所有

運送甚艱宜其有逃避者其即免之自今已有差

禮部進耕籍田儀注

禮部進耕籍田儀注 上觀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所貴有

實心耳為人君者誠念創業艱難愛恤蒼生使明德至治達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矣農夫勤苦終歲

猶不免於飢寒國家誠輕徭薄斂貴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咸樂於耕稼不待勸率矣不然三推五推何益於

事侍臣對曰先王制禮有本有文陛下之言及此宗社蒼生之福也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十四

諭工部軍器熟鐵止取足於遵化不必江南收買○三月陳智方政討賊黎利敗績於茶籠州○以張瑛為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內閣辦事○夏四月呂震卒以胡濙為行在禮部尚書

初文皇北征太子監國藩王謀奪嫡造飛語文皇命胡濙往察密疏以聞胡濙具述監國七事言太子誠敬孝

謹無他太子即位閱宮中密疏見所述七事大喜謂濙忠慎朕不及知也獻陵崩景陵即位以為禮部尚書

以成山侯王通為征夷將軍充總兵官討交趾尚書陳洽仍參贊軍務安平伯李安掌交趾都司事削陳智方政官

爵

上視朝罷御文華殿。義復原吉楊士奇楊榮侍。上曰：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又云：若有不自付量，來擾我邊，彼為不祥，彼不為中國患，而我與兵伐之，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切記不可。後因黎氏弑其國主，毒害國人。太宗皇帝不得已，有弔伐之師，初意但討平黎賊，之後即求前王子孫立之，蓋與滅繼絕之盛心也。而前王子孫為黎賊殺戮已盡，乃徇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非出太宗本心，自是以來，交趾無歲不用兵，一方生靈遭殺已多，中國之人亦疲於奔走甚矣。皇考常念及昭代典則。

卷十四

十五

之深為惻然，故即位之詔於彼特原，昨日遣將出師，朕通夕不寧，誠不忍生靈之無辜也。反覆思之，只欲如洪武中及永樂初，使自為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如何義等皆未有對。上曰：此固不背祖宗之心，義原吉對曰：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今小醜作孽，何患不克？若以二十年之勤勞，一旦棄之，豈不上損威望，願更思之。上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陛下此心固天與祖宗之心，交趾於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當時不有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為聖君，漢唐以來交趾雖常為郡縣，叛服不常，喪師費財不可殫紀。漢元帝時，珠厓反，發兵擊之，連年不

定，有司議罷珠厓郡，前史稱之。夫元帝中主猶能布仁行義如此，况陛下父母天下，何用與此豺豕輩校得失？耶原吉曰：容臣等四人更審思以對。上曰：但朕素志如此，本不係用兵之如何。明日士奇榮奏事畢，上曰：昨日所論交趾事，朕意有在矣。卿兩人意與朕同，第未可以遽言耳。

阿魯台脫歡各遣人朝貢。論吏部選官，須得其人。吏部尚書蹇義等奏請選官，上諭之曰：庶官賢否，關國家之治亂，掌銓衡者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一事得人，則一事理。一邑得人，則一邑安。推之庶政，達之天下，無二致也。朕嗣承祖宗大統，維新治理，以安民生，選賢任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十六

能尤為切要。古人取士於鄉，以其道藝著聞，有素後世以言貌求其底蘊，蓋亦難矣。况篤實之士，率多恬退，便辟之才，巧於進取，非至公無以勝私，非至明無以格物。嚴選舉以遏冗濫，精考核以防矯偽，毋俾小人貽患於民，斯其善矣。古之大臣以賢事君，國家膺福，蒼生受惠，聲名流芳於永世，卿等勉之。御製外戚事鑒及歷代臣鑒二書成，頒賜羣臣及外戚。五月諭三法司審錄囚繫務存平恕。諭三法司曰：古者孟夏斷薄刑，出輕繫，仲夏拔重囚，益其食，所以順時令，重人命也。我祖宗之時，每遇隆寒盛暑，必命法司審錄囚繫，卿等皆先朝舊臣，所聞知者，朕

體祖宗之心敬慎刑獄莫不枉民命今天氣鬱炎不
輕重而悉繁之非欽恤之道古人謂刑為祥刑以其
之至當足以召和氣福國家卿等當體此心即量情罪
輕重而區別之務存平恕毋致深刻

復黃子威為松江知府

先是子威以親喪去官大理卿胡榮巡撫至松江郡民
千餘人言子威蒞事公勤治民有方稅糧無虧訟訟不
作願得其復任榮以聞 上謂吏部尚書蹇義等曰朕
聞松江煩劇難治渠能得民心如此必是有才其從之
又顧義等曰有才之人如又有德其難得卿等亦聞
其德行何若義對曰其才蓋屢聞之德行臣等不能盡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十七

知也

命都察院選能幹御史率監生於東華門外廡下照刷各
監局文卷簿籍○秋七月命六科給事中九內官內使傳
旨皆備錄覆奏再得旨而後行○八月北京地震○是月
壬戌漢王高煦反辛未帝發北京親征辛巳帝至樂安壬
午擒高煦乙酉班師

帝即位賜高煦視他府特厚高煦日有請及言朝政上
曲徇其意索駝與之駝四十索馬與之馬百二十索袍
服又與之袍服高煦益自肆八月壬戌朔遂反遣枝青
潛來京約英國公張輔內應輔暮夜繫青聞於朝又約
山東都指揮靳榮等反濟南為應又散弓兵旗令其定

諸衛所盡奪傍郡縣畜馬立五軍都督府指揮王斌領
前軍韋達左軍千戶盛堅右軍知州朱恒後軍諸子瞻
空瞻域瞻坤瞻澤各監一軍高煦率中軍世子瞻垣居
守指揮韋賢韋典千戶王玉李智領四哨部署已定偽
授王斌朱恒等太師都督等官御史李濟樂安人棄其
家變姓名間道詣京上變言高煦刻日取濟南然後率
兵犯闕陞濟行在左僉都御史遣中官侯太賜書高煦
言昨枚書來言叔督過朝廷予誠不信皇考至親惟二
叔予所賴亦惟二叔小人離間不得不教露中怨且傳
播驚疑或有乘間竊發者不得不略為之備惟叔鑒之
太至樂安高煦陳兵見太傲倨不拜勅南而坐跪太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十六

言曰太宗信讒削我護衛徙我樂安仁宗徙以金帛餌
我今又輒云祖宗舊制殊令我僻僻豈能久居此汝試
觀我士馬豈不橫行天下汝報上急縛奸臣來徐議吾
所欲太惧唯唯歸 上問高煦何言太對無所見 上
曰太二心已而錦衣官從太往者具陳所見 上大怒
太是月丁卯高煦遣百戶陳剛進疏言仁宗違洪武永
樂舊制與文臣誥勅封贈今上修理南巡席殿等事為
朝廷罪過又斥二三大臣夏原吉等為奸佞並索誅之
又書與公侯大臣驕言巧詆污曠乘輿 上嘆曰高煦
果反議遣陽武侯將兵討高煦輔臣榮力言不可曰皇
上獨不見李景隆事乎 上默然立召張輔諭親征輔

對曰高煦素怯。今所擁非有謀能戰者。願假臣兵二萬。獻闕下。上曰卿誠足擒賊。願朕新即位。小人或懷二心。行決矣。令大索樂安奸謀。乙丑勃遣指揮苗謙。同總兵平江伯陳瑄。防守淮安。勿令賊南走。令指揮芮勛守居庸。關令法司盡弛軍旅刑徒。從征。戊辰命定國公徐永昌。彭城伯張昶。守皇城。安鄉侯張安。廣寧伯劉瑞。忻城伯張榮。建平伯高遠。守京師。已巳命豐城伯李賢。侍郎郭璉。郭敬。李昶。督軍餉。鄭王瞻。堦。襄王瞻。塔。留守北京。廣平侯袁容。武安侯鄭京。都督張昇。山雲。尚書黃淮。黃福。李文直。協守輔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榮。太子少保。吳中。尚書胡濙。張本。通政使顧佐。扈行。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十九

陽武侯祿。為先鋒。辛未發京師。癸酉駕過楊村。馬上顧問從臣曰。試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為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軍家在樂安。不肯棄此。走南京。高煦外多誇詐。內實怯懦。臨事狐疑。展轉不能斷。今敢反。輕朕少年。新立。朕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親征。即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餌。幸成事。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戊寅。獲樂安歸。正人益知賊中虛實。言賊初約斬榮。取濟南。山東布按二司官覺之。斬榮不得發。又聞大軍至。不敢出。朱恒應。天人力言。宜引精兵取南京。得南京。大事成。

矣。眾不從。曰。爾顧赴家。奈我輩何。又曰。高煦初聞陽武侯等將兵。攘臂喜曰。此易與耳。聞親征。始懼。於是授歸。正人官。厚賞。給榜。令還樂安。諭眾。上仍書諭高煦曰。張放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始於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即擒。獻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定。擒。或以王為奇貨。縛來獻。悔無及矣。上英暢神武。詞旨明壯。我師氣盛。龍旗鉦鼓。千里不絕。庚辰。祿馳奏前鋒。至樂安。約明日出戰。上令大軍熟食。兼行文大臣。請慎重。武大臣曰。林莽間。或設伏。百里趨利。不可。上曰。兵貴神速。我抵城下。營彼阱中。虎爪牙。安施。大軍至。烏合之眾。方洶洶。何暇設伏。遂行。夜分。至陽信。時慶雲陽。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二十

信吏人皆入樂安城。無一人來朝者。辛巳。昧爽。駐驛樂安城。北城中黑氣黯黯。我兵壁其四門。賊乘城舉砲。我軍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城中股栗。諸將請即攻城。上不許。勅諭高煦。再遣勅。皆不答。圍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煦密遣人詣行帷。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旦出歸。罪。上許之。是夜高煦盡焚兵器。及交通逆謀書。壬午。移驛樂安城南。高煦將出。王斌等力止曰。寧一戰死。無為人擒。高煦詒斌等。復入宮。遂潛從間道出見。上群臣請正典刑。上不允。以劾章示高煦。高煦頓首言。臣罪。萬死。惟陛下下命。上令高煦為書。召諸子同歸京師。赦城中。罪止同謀。賜從者不問。遂執王斌等。下行錦。

衣得矣未令祿本鎮撫樂安改樂安為武定八月乙酉班師命中官領繫高煦父子赴北京錦衣衛械繫王斌朱恒盛堅典仗侯海長史錢巽教授錢常百戶井授至京皆伏誅惟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北為民誅榮榮子義天津衛鎮守都督孫勝山西都指揮張傑楊雲青州左衛指揮使誠河間衛鎮撫溫英滄州衛指揮鄭典鎮撫劉志皆約舉城應者先納軍馬糧仗數事覺相繼誅六百四十餘人其故縱與藏匿坐死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編邊民者七百二十七人庶人至京鎖繫大內逍遙城一日宣宗欲往觀左右力止不聽及至熟視久之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勾上仆地左右即扶起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三十一

上大怒亟命力士昇銅缸覆庶人缸重三百斤庶人有九頂負缸起積灰缸上如山燃炭逾時火熾銅鎔庶人歿

九月帝還京○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左都御史劉觀論趙王高燬

帝誅漢庶人班師至單橋行在戶部侍郎陳山迎駕遂言曰趙王與漢庶人逆謀久矣今宜藉此兵威移指彰德擒趙王否者趙亦反側不自安異日復勞聖慮上不聽楊士奇亦以為不可山又詣尚書寒義夏原吉言方略邀二人共請上不忍曰先帝愛二弟漢王自絕於天朕不敢赦趙王反形未著朕終不忍負先帝也高煦

至京又言嘗遣駱指揮阮內臣與趙通謀上以漢庶人詞羣臣章道廣平侯等持示王王大懼即獻護衛且上表謝恩

冬十月復以李時勉為行在翰林侍讀

上怒時勉言懇懇仁考怒令於獄縛時勉索面勢必殺時勉尋又令王指揮縛時勉即斬西市王指揮出端西旁門時勉為先令縛來者已縛入端東旁門中相左王指揮至獄知已縛入亟走還欲縛送西市時勉已得上面鞫上憐時勉忠臣能直言立脫桎梏復其官陞侍讀學士

十一月王通擊交趾賊敗績尚書陳洽死之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三十二

王通引兵渡河擊賊戰寧橋洽力陳利害言賊狡有伏誘我不可出通不聽遇賊洽奮身力戰不支被賊執不屈死之事聞上曰大臣以忠殉國一代幾人贈少保謚節愍

以安遠侯柳升為征虜副將軍總兵官保定伯梁銘為左副總兵都督崔聚為右叅將由廣西黔國公沐晟為征南將軍總兵官與安伯徐亨為左副總兵新寧伯譚忠為右副總兵由雲南率兵兩道討交趾兵部尚書李慶泰贊軍務工部尚書黃福仍掌交趾布按二司事王通等守城練兵候升等至進兵○以張本為兵部尚書○以太和山佃戶陳祚為監察御史

祚蘇州吳縣人永樂中由庶吉士為河南右叅議以言事謫武當山佃戶躬自執作勞役者十年至是召為監察御史

是年封西番大寶大乘闡教闡化贊善五王

丁未二年春二月以行在戶部左侍郎陳山為尚書兼護身殿大學士直文淵閣○進張瑛禮部尚書○諭兵部清理軍伍凡一戶有或三處軍而丁力消耗者皆許歸併○黎利攻交趾城王通出兵擊敗之

先是上遣柳升等討交趾春正月坐文華殿召問士奇榮交趾勅去未對曰行矣上曰朕昔問皇考言太祖初定天下安南最先納貢已而黎氏篡奪天討不可赦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三

是時求立陳氏後不得故郡縣其地若陳氏有後不致勞敝方隅朕對曰此誠帝王盛舉皇考嘆曰勿泄朕心未嘗忘今思陳氏果有後選立一人使供藩職三年一貢如洪武制用寧其民我亦得省兵戍論者將謂朕委棄祖宗之業然繼絕興滅實皇祖之志士奇榮頓首稱善上曰卿二人識朕意勿言賜酒饌而退

南京地廣○三月勅戒羣臣

勅曰朕祗承天命統御天下亦惟文武群臣相與協恭用臻至理夫所治天民所相天工其大經大法皆祖宗建置永為欽承罔敢踰越惟爾羣臣執德以廉為要廉者法之公而政得其平治人以仁為本仁者施之厚而

下得其所忠以奉國故以勤事古之良臣率由斯道其勗之哉爾克斯道尚慎乃終有或違者務改厥行庶熙汝績用永嘉其勗之哉○時有進幽風七月圖者

上喜受之顧侍臣曰此見周家立國之本周公輔成王之心當是時君民相親如父子以故周之王業歷年最永○上坐左順門少保夏原吉等侍因語及古人信讒事上曰讒慝小人真能變白為黑誣正為邪聽其言若忠究其心則險是以帝舜聖讒說孔子遠佞人唐太宗以為國之賊朕於此等每切防閑有萌必為杜絕不使奸言得入枉害忠良齊殺斛律光國遂以弱朕常為恨汲黯正直姦邪寢謀卿等所宜法也原吉等頓首曰幸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三

遇聖明臣等敢不竭盡愚直○上御文華殿翰林儒臣講孟子離婁章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對曰太公以救民為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為重上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為天下生民計也○上御左順門與侍臣論理兵經國之道上曰昨觀宋太祖承五代分裂之餘平湖南平蜀平江南俘鎮南劉鋹太宗并有吳越親征太原降劉繼元當時兵力足以混一而幽薊之地終不復歸中國何也侍臣對曰自石晉以關南諸郡賂契丹飛狐以東重關復嶺為胡虜所有幽薊之南平壤千里蕃漢共之用兵不易也

上曰禦狄之道守備為先彼得其險已非我利况當時契丹強盛無可乘之機乎然使宋之子孫謹守靈章練兵以備之恒如開寶淳化之時亦足以保其成業何熙寧至宣和小人用事國多弊政遂至金虜之禍高宗南渡并中原而棄之國勢陵夷有其漸矣○上御文華殿翰林儒臣進講易觀大象畢上曰古者帝王有巡狩之禮後世何以不行講官對曰古之君臣上下往來以通禮意至秦尊君抑臣斯禮遂廢上曰亦時勢不同也舜當時五載一巡狩觀虞書所載二月至東嶽五月至南嶽八月至西嶽十一月至北嶽一年遍天下五年又巡以後世觀之人君一出千乘萬騎百姓供億不亦難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三五

乎成周十二年一巡已與虞時不同矣况後世乎予以為治實有實效巡狩之禮考制度觀民風明黜陟此其大節也誠能體古帝王之心選任賢良撫養百姓崇德報功畢協至公不患制度不一民風不振若以後世侍衛之眾征求之廣欲行時巡之禮難矣

賜進士馬愉等一百一人及第出身有差

上御奉天殿策試舉人上既發策退御左順門謂翰林儒臣曰國家取士科目為先所貴得真才以資任用古人取士於鄉其行藝素有定論至朝廷復辨其官才所以得人為盛後世惟考其文學欲盡得真才難矣然文章論議本乎學識有實學者其言多剴切無實見者其

言多浮靡唐虞取士亦嘗敷奏以言况士習視朝廷所尚朝廷尚典實則士習日趨于厚朝廷尚浮華則士習日趨于薄此在朝廷激勵成就之有道也爾等其精擇之朕將親覽焉

命行在刑部侍郎樊敬往廣西副都御史胡虞往廣東李素往湖廣總督運糧赴交趾給軍

尋免湖廣運糧以去年旱百姓貧窘也又勅調武昌護衛成都護衛南京原下西洋精銳官軍中都留守司湖廣浙江河南山東廣東福建江西雲南四川都司并福建四川行都司官軍二萬三千人俱從安遠侯柳升黔

國公沐晟等征交趾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三六

夏四月廢晉王濟熿為庶人安置鳳陽

晉恭王桐卒世子濟熿嗣王濟熿子美圭封晉世子濟熿之弟濟熿狼戾失愛憾其父并憾濟熿不為解因嫉

慶成諸王日訴濟熿之過於朝又誘府中官校誣濟熿

罪竟奪濟熿王爵廢美圭為庶人濟熿遂得嗣王又誣

承奉左徵佐濟熿為逆逮就師濟熿益驕橫百方幽苦

濟熿父子恭王有老媪不能平走訴文皇立召左徵於

獄中令馳驛召濟熿父子時濟熿囚空室已十年而府

中亦言左徵已死矣徵至一府大驚徵至空室解濟熿

縲綬相抱大慟濟熿由是怨望出悖語濟熿父子文

皇行在所濟熿病憊甚上見之惻然不直濟熿遂封美

章論議本乎學識有實學者其言多剴切無實見者其

圭為平陽王俾奉父居平陽恭王故有田在遵伯灘謀
平陽文皇以與美圭矣濟熿奪之美圭以聞仁宗再三
諭還美圭濟熿不從仁宗書諭濟熿曰美圭父子困頓
多年詩曰春令在原兄弟急難每用吟咏感念無已細
惟賢弟同吾此心又書諭美圭曰朕已諭晉王讓汝田
兄弟叔姪本同一氣姪事叔益恭久當憐汝濟熿得書
益廣致妖巫府中造呪詛事仁宗崩又不服喪宣宗即
位憐濟熿父子時時問勞濟熿呪詛事益露自度非不
可解遣人結高煦謀不軌日夜造兵器寧化王濟煥告
變上擒高煦又得濟熿與交通書其所遣詣高煦人
又走京師首服內使劉信又奏濟熿擅取屯糧十萬石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二十七

給護軍欲應高煦寧化王又言濟熿毒弑其母濟熿始
惧上以勅符召濟熿至示以諸所發奸逆狀濟熿伏
地頓首上書諭諸王去歲高煦反罪人既得奸黨人皆
言趙晉二王與謀予未信今晉府人屢上變告徐察之
有驗不誣灼王自知事不可掩已辭護衛濟熿得罪宗
社不敢以私親廢大義謹遵祖訓免為庶人屏之鳳陽
交趾黎利詣昌江與王通請和通許清化諸州地與利令
指揮關忠同利遣人上表貢方物
交趾黎利以賊八萬餘攻昌江城守城都指揮李任與
指揮領福等竭力與關不支皆自刎死中官馮智大哭
北向再拜誓不從賊與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等俱自

劫掠一空交趾總兵官王通等以賊攻圍益急斂兵不
出賊致書請和通自寧橋之收氣大沮喪雖獲城下一
隙而志不固遂許清化等州之地與賊意以柳升之師
雖出未能存至且道路多梗黎利既求和不知徇其所
請諸將校或以為善或默無語或雖不然通言而未有
面沮之首獨按察使楊時習曰奉命征討乃與賊和棄
地旋師何以逃罪通厲聲叱之曰非常之事惟非常人
能之汝何所知自是人無復敢言遂遣人回利所遣人
進表及方物

五月右春坊右諭德林誌卒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二十八

誌福州人鄉會試皆第一廷試一甲第二授編修歷諭
德居官十有五年恭勤恬靜若與世無涉者
簡用罷黜庶官
行在吏部上言自永樂十九年迄今遣回庶官四千三
百十九人居鄉往往不循分守構徒詞訟持官府短長
請悉召至京考驗才能可用者以次叙銓否罷為民
和寧王阿魯台瓦刺順寧王脫歡亦力把力歪思各遣人
朝貢
秋七月交趾黎利攻隘留關鎮遠侯顧興祖擁兵南寧不
赴隘留城隘逮興祖下獄○以都督山雲為征蠻將軍鎮
守廣西

廣西溪洞徭獍叛服不常歲殺掠吏民萬計雲至鎮毅
號令公賞罰每與賊戰臨機應變身先士卒初降南安
廣源蠻繼討柳濤賊斬首二千四百復斬平樂蠻四百
又討慶遠諸蠻斬首七千四百自是蠻夷畏服嶺南無
警進都督同知雲沉毅不洩用兵如神廉正自持淡然
儒素馭諸土官專厲威嚴期刻征調無敢後先帥府有
鄭牢者老練也性鯁直言雲呼牢試問曰世謂為將者
不忌貪廣西饒珍貨我亦可貪否牢曰白袍點墨終不
可滿雲嘆曰人言土夷饋送苟不納彼疑且忿奈何牢
曰居官黷貨國憲甚嚴公不畏朝廷而畏蠻子耶雲舉
手禮牢曰教我教我至正統初貴州按察使應履平劾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二十九

雲作威福雲自陳 上不問尋卒。

諭禮部榜諭天下禁止自宮之人○諭禁有司沮格詔令
上御便殿問侍臣曰間朝廷下寬恤之令或謂有司沮
格者誠有之乎侍臣對曰亦間有之 上曰治天下以
信為本朕每出一詔令必預度可行可守而後發不然
徒失信於民豈為君之道為臣輔君理民以信義為要
君欲施仁而臣沮格於下不忠孰大焉侍臣對曰此實
政事之臣負陛下惟陛下明斷耳

九月柳升遇賊死於隘留關

安遠侯柳升等師至交趾隘留關黎利及諸大小頭目
具書遣人詣軍門乞罷兵息民立陳氏後主其地升等

受書不啓封遣人奏聞時賊於官軍所經處悉列柵拒
守官軍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如入無人之境升勇而寡
謀不嚴戒備前至倒馬坡獨與百數十騎先馳度橋既
度而橋遽壞後隊阻不得進賊伏兵四起升中鏢死從
升者皆陷沒副總兵梁銘參贊尚書李慶皆死崔聚率
官軍進至昌江遇賊奮力死戰賊驅象以助勢官軍遂
亂聚為賊所獲賊大呼降者不殺官軍或死或奔散竟
無降者郎中史安主事陳鏞李宗昉等皆死惟主事潘
原大脫歸

宥浙江按察使林碩命復任

時中官裴可立督事浙江有湯千戶者以賄結之裴惟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三十

湯之言是信湯因勢漁獵百姓驅迫郡縣無不承順碩
時初至振舉憲法旌別善惡湯懼不容讒碩於裴裴亦
懼碩遂奏碩誹謗沮格詔旨 上遣人逮碩至親問之
曰爾勿怖但盡實對碩叩頭言臣往年為御史嘗巡按
浙江小人多不便臣今陞按察使至浙未久中官在彼
者亦無乖忤惟左右小人舊不便臣者設謀造詐欲去
臣以自便耳感陛下超陞恐不能報敢有誹謗 上曰
朕固未信逮汝面問今既明白汝即馳驛復任朕推誠
心以待臣下汝無他慮遂降勅切責裴可立謂歸必罪
之不貸也碩初被逮眾皆危之既見釋釋之中外頌聖
德云

冬十月王通與交趾黎利立誓為盟退師

行在鴻臚寺奏進黎利等與總兵官柳升等書其書曰昔當太祖皇帝龍飛之初我安南前王先諸國以入貢特蒙優獎錫以王章世守封疆朝貢固缺自黎季犛作孽覆我宗祧上欺朝廷下重民苦太宗皇帝興師弔伐一舉平之詔求陳氏子孫以繼陳祀是時陳氏之族遭惟季犛一毒皆奔竄遠徙一時無從訪求今陳氏遺嗣有曰高者竄身老樹蓋二十年本國之人不忘陳氏先王之澤已求高於羈寓之次欲得高繼宗祀是以利等輒布狂言冒昧制閭伏乞上奏倘蒙天恩得循太宗皇帝繼絕之明詔使陳氏既滅而復續非獨高蒙天地大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三十一

恩實一國之人蒙載天恩於無窮也總兵官王通遣指揮關忠同黎利所遣人奉表及方物至表曰安南國先臣陳日烺三世嫡孫臣陳嵩惶恐頓首上言曩被賊臣黎季犛父子篡國弑戮臣族殆盡臣嵩奔竄老樹以延殘息今二十年近者國人聞臣尚在逼臣還國衆與臣云天兵初平黎賊即有詔旨訪求先王子孫而立之一時訪求未得乃建郡縣今皆欲臣陳情請命臣仰恃天地生成大恩謹奉表上請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此賊耳輔退召尚書蹇義夏原吉示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辱於天下二人退

昭代典則 卷一四

遂召楊榮楊士奇出表示之且諭以三人所對榮曰永

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不若因其請而與之可旋禍為福上問士奇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兵戈困於交趾之役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行祖宗之初心以保全祖宗之赤子此正陛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棄朱崖前史為榮何為示弱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明早朝罷出嵩表示文武羣臣且諭之曰太祖皇帝初平天下安南最先入貢及黎利篡弑毒虐國人太宗皇帝發兵誅之本求陳氏之後求之不得始郡縣其地至我皇考每追念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三十一

往事形諸感慨比數年來一方不靖不得已屢動王師豈朕所樂今陳氏既有後嗣等試觀表中所言其從便抑不從之便對曰陛下之心即祖宗之心且偃兵息民上合天心從之便十一月命行在禮部左侍郎李琦等諭安南立陳嵩為王勅諸將即班師十一月上命群臣舉奉使交趾者尚書蹇義薦伏安伯曰伏善言語非眾所及上問士奇對曰伏有穢行而無學識遣之必辱國上曰蹇不允爾否對曰蹇和厚無人已心况於國事孰敢偏任已見乃以行在禮部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充正使通政黃驥鴻臚卿徐

三八九

永達為副使詔諭安南言黎利表言前國王遺嗣高尚
在老撾國人乞封高王永奉職貢頃日耆老其以實對
即遣使授封朝貢如洪武故事又勅通等即日班師內
外鎮守三司衛所府州縣文武吏士携家來歸

皇長子生大赦 十二月差科道官清軍 是年南京戶
部尚書兼掌吏部事師達卒

達起太學歷御史按察使堅貞有風裁靖難後陞兵部
侍郎改吏部尋陞南京戶部尚書兼領吏部文皇北巡
時嘗問太子南京羣臣孰廉太子對曰皆廉文皇曰從
朕北來者率好貨惟吏部侍郎師達一人廉耳

戊申三年春正月王通退師南寧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三三

王通馳奉偽王陳高遣黎火頴表貢代身金銀人謝罪
并送我叛人都指俾蔡福等還京乞班師通言臣兵寡
援絕人情警懼賊控據水陸陷奪城池臣與眾議不如
因其納貢請降全師出境再圖後舉臣已率將士還至
南寧俟命 上覽奏勅曰通虧臣節遺笑蠻方如國體
何

二月立皇長子初鎮為皇太子○皇后胡氏遷居別宮立
貴妃孫氏為皇后

勅曰比者皇后胡氏自惟多疾不能奉承祭養重以無
子固懷謙退上表請閑朕念夫婦之義拒之不從而陳
詞再三益加倦切已從所志就闕別宮其稱號服食侍

從悉如舊貴妃孫氏昔皇祖太宗皇帝選嬪于朕十有
餘年德義之茂冠于後宮實生長子已立為皇太子朕
臣咸謂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宜正位中宮屢陳表奏今
允所請冊貴妃孫氏為皇后兩禮部其具儀擇日以聞
勅諭三法司恤刑

勅曰朕惟聖人制刑罰用昭天討以弼治化我國家稽
古為治三法司刑部掌邦憲都察院兼理刑名大理寺
審理輕重自祖宗以來慎重人命務在欽恤朕嗣承大
統祇奉舊章不敢以喜怒為輕重期與天下同躋仁壽
比聞刑罰失當無辜者啗冤有罪者倖免朕為惻然不
遑寧處咨爾法司夫儉邪者利口柔良者寡訥惟言是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三十四

稽情偽不辯此其可乎不諳律意不察人情移情就獄
苟且文書此其可乎或畏權豪徇其請託或念恩怨從
而復報或播弄刀筆輕重人情或恣肆筆楚鍛鍊成獄
甚至貪圖賄賂顛倒是非誣陷良善縱肆奸惡略無畏
憚此何心哉天地神明昭鑒在上善惡之報捷於影響
爾惟恭朕命惕然警省追改前愆廉以持身勤以為事
不惟國家有賴爾亦永保祿位貽福子孫爾不恭命明
有國法幽有神譴爾其欽哉○上御文華殿謂侍臣曰
朕觀先王治民有本有末制田里以給衣食設學校以
明教化不幸而有頑慝者然後刑之蓋非得已不然則
無以安民然觀肉刑亦過於慘侍臣曰古人用肉刑故

人人自愛而重犯法。至漢文帝除之。自是人輕冒法。上曰。古人教民之道。周備。故犯法者少。後世教民之道。不至。故犯法者多。未必係於肉刑之存否。舜法有流宥。金贖。而四凶之罪止於流放。竄。可見當時被肉刑者。必皆重罪。况漢承秦敝。挾書有律。若槩用肉刑。傷殘者多矣。以不教之民。而遽斷其支體。刻其肌膚。亦所不忍。隋唐以後。以笞杖徒流。成爲五刑。亦良法也。又曰。文帝除肉刑。唐太宗觀明堂。鍼灸圖。禁鞭背。皆後世仁政。文帝培植漢之國脉。太宗肇啓唐祚。享國長久。有以哉。翰林儒臣進講春秋竟。上曰。聖人匡世之功。憂世之心。備見此書。當時先王禮樂法度。日壞廢亂。臣賊子接踵而起。有此書而後。天下皆知尊周。又曰。孔子作此書。以尊周爲本。孟十乃以天子勸齊梁之君何也。侍臣對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孟子之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矣。上曰。聖賢之心。無非爲天下生民之計。孟子時。不有王者興。何以解生民之塗炭。遂賜講官坐。命左右賜果茗。○上閱皇明祖訓終卷。顧謂侍臣曰。自古創業難。守成不易。我太祖皇帝。起布衣。平僭亂。奄有中夏。萬幾之暇。製祖訓一編。示法子孫。歷六年。始克成書。後世子孫。但謹守先訓。豈有過舉。侍臣對曰。誠如聖諭。以今日言之。躬蹈當自陛下始。上曰。然亦賴卿等匡輔。若一言一行。或背祖訓。卿等須直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三五

言之書云。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亦古昔賢臣之告其君者也。卿等勉之。○上御武英殿。問侍臣歷代戶口盛衰。對曰。禹平水土。民莫厥居。至桀而耗。湯時已不及。禹至紂。淫虐。武王時。又不及。湯成。康致理。遂多於禹時。春秋戰國。至秦。所耗尤多。漢高至文。景民庶大增。武帝征伐不息。十數年間。民數減半。昭帝罷兵。務農。至成帝。初戶口極盛。東漢承王莽後。率土之民。十纔二三。明章之後。天下無事。人口滋殖。三國六朝。疆宇分裂。所存無幾。隋文帝恭儉。大業之初。戶口極盛。煬帝荒淫。役人以百萬計。丁男不足。役及婦人。由是天下之民。聚而爲盜。唐貞觀以後。及於永徽。戶口日增。至開元。又極盛。安

昭代典則 卷一四

三五

史之亂。遂大耗。宋承五季後。自太祖至神宗。戶口日盛。高宗南渡。中原板蕩。所存者。東南之民。此歷代戶口之槩也。上曰。戶口盛衰。足見國家治忽。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必由土木兵戈。觀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其富庶。而不知儆戒乎。漢武末年。乃知悔過。煬帝遂以亡國。玄宗至於播遷。皆足爲世主大戒。

戒諭吏戶禮工四曹。勅吏曹曰。朕惟人君。主宰天下。生民之衆。政務之繁。必簡賢才。與之共理。其銓選之法。殿最之方。必屬有司。以盡至公。我祖宗稽古。建官。選任賢良。厥有成憲。朕嗣六

歷服率由舊章不以私昵干名爵不以小人間君子招徠善類以安兆民庶幾輔政之效比隆前古咨爾吏師典銓衡夫官不必備實在得人諸司官員舊有定額今事不加多而額外添註紛紛俸位苟祿偷安其可不革正乎吏員出身雖有定格往時選用嚴慎受官者少比年吏典考滿者歲以千計不分淑慝一槩收用廉能幾何貪鄙塞路其可不精擇乎數詔求賢期得實才與共治理而各司所舉不論才德或以親故或以貨利徇私濫保假公濟欲其可不覈實乎官之考滿績最者陞有貪污無恥罷軟無能苟積歲月均得超用何以辯清濁職之大小必量才稱任或以權貴之言或緣親舊之故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三七

不量所能悉授美職何以別賢否惟公惟明用人之道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爾其懋哉○勅戶曹曰朕惟國以民為本以財為用地官卿實掌之夫民衣食實本乎農業種藝以時則地無遺利遊食有禁則務本者多庶家給人足禮教可興此者野不加闢民或流亡爾當明夫休養生息之道財賦資國之用出入有節則國不致於空匱調度有方則民不疲於轉輸京師充實足以馭四方郡邑充實足以備荒歉邊境充實足以禦外侮比年遠近困於轉運而京師不足爾當審夫措置之宜倉廩所儲為奸盜竊常數萬計豈無關防之術爾宜審之遣官催糧往往在外貪濁豈無

廉公可使爾宜審之商販之徒阻滯鈔法累累禁約或通或塞而欽散之方何者為宜爾宜審之朕嗣大統董正治官富民足國尤為切要書曰政在養民傅曰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爾當謹率其屬以倡民牧俾吾民家有餘資人尚廉耻以弼余雍熙之治庶幾明良相成之美欽哉○勅禮曹曰朕惟聖人與禮樂以昭神化以正民彝故致治之道於斯為盛朕以非德承祖宗付畀之重主典神人表正萬邦而禮樂尤為切要尚體予懷以諧爾職至敬可以格天地享鬼神爾弼成之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爾弼成之期於明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三六

德致君洞達幽明天地以位萬物以育九有寧謐四夷咸賓則我國家隆興萬世亦有聞於永久至若學校之政所以立教興賢必求其實效旌表孝節所以敦勸明俗必求其實行尚率乃屬夙夜匪懈用圖成績以昭我國家文明之盛毋循習故弊廢事瘵官以負朕委任之意欽哉○勅工曹曰朕惟工部掌天下百工山澤之政令度民力因地利順天時以成國家之務夫天地生人雖有貴賤之分而好逸惡勞情無不同過用人力則不堪命惟以身體人用人之力如已力斯民不病焉國家用度皆出於民過用於上必過取於下財匱民貧何以為國惟以身體國用民之財如已出斯財不竭焉凡所

有審度緩急。爲之節制。以息民力。以紓國用。斯爲良
哉。古者役民於農隙。當思以時。古者山林川澤。厲禁
當思取之有制。今天下工匠數倍祖宗之世。而畏避死
亡者日多。當思撫綏愛養之道。至若屯田水利之政。皆
有成法。比年因循廢弛。罔聞實效。當思舉興作養之方。
爾其懋哉。夫侈用傷財。培尅之端。厲民循欲。斂怨之階。
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節財所以愛民。愛民所以治
國。大臣之職。以道事君。尚率爾厲。惟公惟清。輔予于治。
庶幾明良相成之美。爾惟欽哉。

御製帝訓及官箴二書成。○夏四月。以黃福爲行在工部
尚書。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三九

初。內官馬驥激交趾。反時。福召還。而以陳洽代福。累奏
乞福還撫交人。宣宗勅曰。卿遺愛在交。交人思卿。卿強
爲朕且行。昔先帝念卿。萬里召還。輔朕。朕亦不欲遠卿。
顧遐方新附。終始勞卿。安輒以工部尚書兼詹事。出領
交趾。潘臬事。比至。總兵柳升敗死。而福亦爲賊所執。賊
衆下拜曰。公不北歸。我曹不至此。饋白金餼糧。有輿衛
福出境。至龍州。福盡取賊遺歸官。還京。以爲行在工部
尚書。

閏四月。王通。梁瑛。陳智。李安。方政。戈謙。山壽。馬驥。下詔獄。
籍其家。蔡福。朱廣。薛聚。于瓚。曾貴。李忠。皆伏誅。褒贈安南
死事諸臣。

王通之與利賊盟。而班師也。凡文武吏士得還者。八萬
六千六百四十人。利賊閉留不遣者。尚數萬人。通至京。
羣臣交劾。通及梁瑛等。下廷鞫。王通失律。喪師棄地。山
壽曲護。叛賊馬驥。激變藩方。皆論死。繫詔獄。籍其家。梁
瑛等坐罪有差。○都督蔡福。在交趾。守又安。被賊圍。福
不戰。率都指揮朱廣。薛聚。于瓚。指揮曾貴。千戶李忠。降
賊。賊造攻具。攻東關。我兵九千餘人。憤欲焚賊營。福
等又令百戶牟英。報賊。賊盡殺九千餘人。遂攻昌江等
城。福又力勸各城人降。嘗至清化。馳馬大呼曰。守城者
可見幾。全首領。不然。肝腦塗地。爲和州。羅通等。大罵而
去。至是。黎少頴。送福等歸京師。悉棄市。籍其家。○羣臣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四一

王通沐晟徐亨譚忠奉命與柳升犄角進兵。顧遐遁逾
時。方臨賊境。與升等。聲聞斷絕。賊得專力拒我。及聞升
陷沒。又不進接。王通等。輒狼狽引退。爲賊所乘。殺傷吏
士。委棄鎧仗。賊勢益橫。城池失守。乞亟正刑。上曲
赦晟。令臺中緘劾章示晟。其徐亨譚忠。俟還京論罪。○
交趾。奴節都指揮李任。指揮顧福。劉順。徐驥。周安。千戶
蔡顯。桂勝。知府劉子輔。易先知州何忠。內官馮智。皆贈
官。武官世襲。文官復其家。

李琦。羅汝敬。還自交趾。黎利表言。陳暘病卒。利自守國。俟
命。復遣羅汝敬。徐永達。諭利。訪陳氏。後以聞。○司禮監。太
監侯泰。下獄。

初山東官吏軍民奏高煦反。上命泰齋書諭之。且察其所為。泰還力言高煦無反狀。泰後奉命於直隸。選駙馬擅作威福。仗義勇前。衛經歷董純至死。上因記憶前事。諭都御史劉觀曰。渠嘗力言高煦不反。幾誤大事者。今所犯更不可貸。遂下獄。

五月巡撫蘇松大理卿胡槩奏增浙江布政司官一員。總杭嘉湖三府縣治農官。不許。

五月巡撫蘇松等處大理卿胡槩奏浙江嘉湖杭三府人民蕃多。稅糧浩大。府縣有治農官。理辦稅糧。宜增置布政司官一員以總之。庶農務以時。糧稅不欠。上謂吏部臣曰。稅糧自是常賦。國初以來。徵斂輸送已有定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四十一

制朕方裁抑冗濫。豈得復設。古語省事不如省官。所奏不允。○按官不備。唯其人胡集之言。適以擾民。大哉王言。其為民造福多矣。

出酒諭示百官

時郎官御史以酣酒相繼敗。故作酒諭。○按此與周書酒誥相表裏。內外臣工誠所當慎守。而服膺者也。

工部尚書吳中下獄

中私以官木磚瓦遺太監楊慶作私第。甚弘壯。上登皇城樓遙望見之。問左右得其實。遂下中獄。

秋七月以通政使顧佐為行在都察院右都御史

上一日朝罷。召楊榮楊士奇。至文華門曰。京師端本澄

源之地。祖宗時朝臣無貪者。年來貪濁之風。漸何。士奇對曰。貪風永樂之末已作。但至今甚耳。上問。樂何如。對曰。十五六年以後。太宗有疾。多不出。扈從之臣放肆無顧藉。請託賄賂公行。此事已徹九重。但未舉發。榮對曰。是時賦貪方賔最甚。上問今日之貪。誰最甚者。榮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皆效之。不肖御史差出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上撫掌嘆曰。除惡務本。又問廷臣中。今誰可使掌憲。二人久未對。上曰。未必都無一人。士奇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佐嘗為京尹。剛稜不撓。政清弊革。貴戚動蒙欽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四十二

取。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數日有旨。令劉觀巡閱河道。觀行十數日。陸顧佐右都御史與壘書曰。都察院朝廷耳目。國家綱紀。用得其人。則庶政清平。群僚警肅。否則百職怠弛。小人橫恣。近年在京諸司。奸弊紛出。司風憲者不能糾舉。且與和同。國何賴焉。爾佐公直廉正。簡在朕心。特畀斯任。其竭誠盡力。恪恭夙夜。毋懈勤勞。彈劾愆繆。毋避權要。毋枉良善。毋縱奸宄。各道御史。即宜審擇。凡廉勤公正。老成醇厚者。留用。不達政體。貪淫無耻。及曾犯贓罪者。送吏部降黜。公差給假。丁憂者。亦如之。御史缺。行吏部慎選。不得濫授。欽哉。佐遂考覈御史。貪淫不律。嚴暄等二十人。謫吏遼東。不達政體。李三宣

寧王權遣人進扇求鐵笛

寧王權遣人進扇求鐵笛

謂左右曰古人謂笛者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於正寧

王之意其在此乎鐵笛雖無當新製與之

八月皇子祁鈺生○顧佐奏舉鄧榮等堪任御史命歷政

三月選任之

顧佐奏監察御史多缺訪舉進士鄧榮等十四人監生

程富等十一人聽選教官方端等二十人志操端謹可

昭代典則

否第為等朕將選擇任之

九月兀良哈犯漁陽塞帝率諸將出喜峰關討之大破之

上御奏天門召公侯伯五軍都督府諭之曰胡虜每歲

秋高馬肥必擾邊北來邊備不審何似東北諸關隘皆

在畿內今務農將畢朕將親歷諸關警飭兵備卿等整

齊士馬以俟命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王驥施

民故為此行今日渡河道路所經皆水潦之後故就永

獲朕念民艱憫焉於心爾將士敢有一毫侵擾民者必

殺不赦遂命錦衣衛遣官巡察九月庚戌朔車駕入薊

州境內上覽郊原平遠山川明秀田疇割穫之後頗

有遺秉滯穗上甚喜嘆曰使他處皆若此朕何憂焉

駐驛薊州西之五里文武官吏耆老朝見上進其州官

論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為政民有樂不可支之

歌流聞至今古今人材性不相遠爾曹勉之又進其耆

老論曰今歲斯郡獨豐稔無他虞善訓勵子孫敦札義

廉恥之行毋安於溫飽而自棄也眾叩首而退辛亥

駕至石門驛喜峰口守將遣人馳奏兀良哈之寇率眾

昭代典則

侵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上覽奏曰是天遣

此寇投死耳遂駐驛石門之東召問諸將諸將咸請擊

之亦有請益徵兵者上曰孽虜無能為但謂吾師未

之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勝繼而神機銃發虜人馬
死者大半餘悉潰走。上以數百騎直前虜望見黃龍
旗知上親在也。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丙辰斬其
酋渠。駐驛寬河。分命諸將搜山谷。擣虜穴。忠勇王金忠
及其甥都督把台。奏請自效。上從之。有密言於上曰。
虜其類也。往則不復矣。上曰。去留亦任所欲耳。朕為
天下。顧獨少此二人耶。果如其志。欲去。雖朝夕置於左
右。亦終去。寧能久繫之耶。曰。如不欲沮其行。則遣一人
足矣。上曰。朕以誠心待之。遣即俱遣。留一人乃使之
蓄疑矣。朕待此二人甚厚。大馬識養之恩。况人乎。彼
當有以見報。遂遣之。戊午。駐驛會州。以重陽節。賜扈從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四五

文武官宴并饗將士。上既斬獲虜寇。仍遣將士捕其
潰散之黨。至是有俘獲還者。上喜。大饗。又親製詩歌慰
勞之。總兵官覃廣。奏和寧王阿魯台遣使來朝。貢馬已
至宣府。命中官王貴。馳往宣府勞之。忠勇王金忠。獲虜
寇數十人。馬百餘。牛羊數百。至上喜。命中官賜之內厨
酒饌。而飲以金爵。併爵賜之。都督把台。獲虜生口。及馬
牛羊。繼至。賜亦如之。上初命諸將索虜巢穴。約畢。至
則班師。至是召文武大臣論曰。諸將至者。今已六七。孟
冬廟享之期不遠。應早旋師。群臣有言。諸將未至者。宜
少俟之。廟享之期如迫。請勅一親王代行禮。上曰。事
祖宗。與待將士。孰重。孔子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有如諸

將更五日未至。亦可俟耶。今朕留將士。工萬於此。以俟
未至者。必以明日班師。遂命都督任禮。太監楊慶等。率
官軍二萬。留侯諸將。早至。則歸。甲子。詔班師。

冬十月。賜勅。塞義夏原吉。輟部事。

塞義夏原吉。從上巡邊還。上念二人老。不欲煩以事。勅
曰。卿事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尤資眷輔。夙夜在念。圖
善始終。以卿春秋高。尚典劇司。非所以優老待賢。况師
保。寅亮為職。不煩庶政。乃副倚毘。可輟部務。朝夕在朕
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
嘉猷。用稱眷倚老成之意。

十一月。城獨石。遂棄開平。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四六

宣府即漢上谷也。國初開平王克元。上都設衛開平。置
八驛。東四驛。曰涼亭。泥河。賽峰。黃崖。接大寧古北口。西
四驛。曰桓州。威虜。明安。臨寧。接獨石。文皇四出。塞皆道
開。平興和。萬全。間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則興和。大
寧。遼東。甘肅。寧夏。遼圍。永無虞矣。已乃棄大寧與虜。而
興和亦廢。開平失援。至是徙衛獨石。慶國蓋三百里云。
十二月。勅南京刑部侍郎段民。考察在京百司官。
乙酉四年春正月。兩京地震。○羅汝敬等。還自交趾。黎利
遣人貢方物。○二月。襄城伯李隆。獻駙虞二。
襄城伯李隆。獻駙虞二。云出滁洲。來安縣石固山。素質
黑文。馴狎不驚。上命群臣觀之。胡淡等請上表。上曰。

禎祥之興必有實德庶幾副之朕嗣位今四年中外所任豈皆得人民生豈皆得所騶虞之祥於德弗類唐太宗嘗曰堯舜在上百姓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動作興事人皆樂之發號施令人皆悅之是大祥瑞朕與卿等宜共謹之若騶虞其免賀

三月遣李琦徐永達行人張璉勅諭黎利

琦等還利遣人貢金銀鈿器方物并上國人奏言陳氏無後利撫綏有方得民心乞令管攝永為藩臣奉職貢夏四月以郭璉為行在吏部尚書

郭璉代蹇義為行在吏部尚書時二楊用事思天下之士不由已進退乃令方面風憲郡守聽在京三品以上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四七

官舉保尋又令御史知縣許在京五品以上官舉保由是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除已而奔競之風大作以賊露者甚衆尋有以弊言者乃罷御史知縣保舉之例郡守以上仍舊出於二楊之門由其薄郭璉仕早未遑學問故二楊得操人才去取之權也

免四川茶戶徭役

時四川江安縣茶戶訴本戶舊有茶八萬餘株年深枯朽戶丁亦多死亡今存者皆給役於官無力培植積欠茶課七千七百餘郡縣費徵日急乞賜減免并除雜役得專辦茶課庶無逋負通政司以聞上諭尚書郭敦曰茶之利蜀人資之不但為公家之用今有司加以他

役者悉免之宋陳恕為三司使稍增茶課嘗時非之此事今任於卿歲額決不可增虛耗則當減免並宜從寬寧王權上書謝罪

上即位寧王以大父行復輒恣橫請於封內選子女

上不許賜女婦八十四人重違其意王又令省中官衣朝服用天子儀仗賀王元旦長至千秋節習儀鐵柱觀

副使石璞聞於朝罪其長史王堅至是復奏宣德元年八月江西布政司移文謂太祖高皇帝子孫以祿米定

品級子孫皆祖宗一氣之分不與異姓相同至今四代乃定品級恐萬世之下謂自今日始靖江王府將軍與諸王同班儀賓亦服麒麟玉帶不論品級異姓相見還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四八

行君臣禮其餘語多忿戾上覽奏謂侍臣曰朕自即位以來恪遵成憲祿米定品級皆出舊制非出自朕今行之三年忽有此語其意蓋未可量乃復書大略謂祖訓錄郡王子孫自鎮國將軍以至奉國中尉遞有品級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欽定靖江世子與郡王公侯文武官相見禮儀或答拜或坐受遇之於途或分道讓左或引馬側立各隨品級等第別無行君臣禮之說若必如所云行君臣之禮是教子孫越禮犯分不知有君矣若群臣與靖江府將軍前皆行君臣之禮是天下紛紛多君也春秋之法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尊尊親親各有攸當往者逆賊高煦在太宗時屢造大罪及予嗣位特

加厚之而包藏禍心終謀不軌輒妄稱太宗時未嘗頒給郡王誥勅以為擅改舊制具本指斥遂舉兵反及被執至京出洪武諸司職掌示之煦愧悔不及今叔祖軼有不避斧鉞乞為赦免之說何冤何抑而忿恨不平至此乎予以示文武大臣咸謂來論蓋託此為名耳不然何以宣德元年八月之事至今始發也予已悉拒羣臣之言尚望謹之若復不謹非獨羣臣有言天下皆將言之是時予雖欲全親親之義不可得矣亮之王又乞灌城田 上復與王書曰所諭欲得灌城一鄉田土與象子耕牧朕不吝惜但戶部言灌城之田一千六百一十七頃鄉民所賴以足衣食別無荒閑之田况庶子郡王

昭代典則 卷十四

聖九

自有歲祿稽之祖訓亦無撥與田地之例若從叔祖所言百姓失業必歸怨朝廷亦必歸怨叔祖矣今叔祖為諸王表率使諸王皆倣叔祖所言豈不背違祖訓而損賢德故撥田之論不能曲從惟叔祖亮之王見 上英武乃上書謝罪稍戢托志神仙

命戶兵二部遣官與都督陳景先經理山海薊州屯田兵科給事中戴弁奏自山海至薊州守關軍萬人列營二十二所操練之外無他差遣若稍屯種亦可實邊請取勘營所 附荒田斟酌分給且屯且守實為兩便上嘉納之命戶部同兵部各遣官與都督陳景先經理五月初設鈔關○勅六部都察院戒濫差擾民

勅曰朕惟為國以民為本民安則國安朕嗣承祖宗大統君主天下孜孜夙夜以安民為心至於國家用度有不得已取之於民者朕尤惓惓軫恤民艱爾六部都察院為國大臣常兼愛君愛民之心俾有益於上無怨於下庶幾不忝祿位之重比聞中外奸弊紛然嗟怨盈路皆由爾等不體朕恤民之心遣人在外肆行剝削如朝廷取用物件或買辦或徵收動輒差官數員於州縣坐併一起未回又差一起其差去官員又各有幫虎十數為之鷹犬漁獵以一千科百以十科千筆楚煩煩不勝其毒害所取民物百分之一納於公家餘剩悉歸私室人之困苦日益月增原差衙門非不知之實縱其所為風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五

憲耳目非不聞知亦各不糾舉仁人君子有忠君愛國之心者忍為之哉自今爾等尚滌心悔過以革前弊朝廷有緊要重事方許慎選廉公幹濟官員出外催辦其不急之務再不許朦朧一槩差貪婪暴虐之人在外假公營私擾害良善如有復蹈前非并犯人一起處以重罪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官仍暗行體察不問中外官員但有騙要財物及害民事件明白具實奏聞如御史按察司官坐視不言一體治罪大月以郭資掌行在戶部事○秋七月劉觀有罪徒遼東時御史連章劾觀父子 上大怒逮觀父子俱至命左右以監察御史彈章示之觀自陳歷事太祖太宗仁宗

累官至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二俸並支。皇上嗣登寶位。常加賜賚。臣日夜孜孜。思圖補報。今右都御史顧佐搜求臣罪。主令各道御史糾劾。又逼書吏安中。妄指臣受贓等罪。伏望皇上憐憫。察情明辯。庶免冤枉。上曰：臣下密察觀罪者非一人。朕以其舊臣。未忍罪之。今尚欲文過耶。遂出臣下密察。示觀蓋言其前後鬻獄得白金數千餘兩。子輻督制諸道。騁私滅公。皆明著實跡。觀不能隱。皆引伏。法司議觀所犯皆枉法於律。應斬命下。錦衣衛獄。上召楊榮。士奇以奏示之。且曰：觀負朝廷處重。非過士奇對曰：觀誠有罪。但經事四朝。數受顯任。願姑屈法以全其生。上曰：聽汝二人。出貸其死。發為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五十一

邊吏榮曰：辱之過甚。與死等耳。上曰：欲父子皆貸乎。榮曰：子發戍邊。而令觀隨居。恩與法兩盡矣。遂命有司發遼東。

八月楊溥憂去。尋起復。直弘文閣。

上嘗坐齋宮。召溥諭曰：朕每念創業難。守成不易。夙夜惓惓。今幸百姓稍安。顧禍亂生于不虞。常為憂惕。邇來群臣好進諛辭。令人厭聞。卿宜勉輔朕。溥頓首謝。臣不敢忘報稱。上曰：直箴朕過。報朕多矣。溥又頓首謝。直言求之非難。受之為難。上曰：然是年秋。內艱。遣中官護行賜葬其母。以一品夫人禮。遂召溥復入弘文閣。冬十月。改張瑛南京禮部尚書。陳山專授小內使書。

十月一日朝罷。士奇侍上於左順門。遙望見大學士陳山。上曰：汝試言山為人。對曰：山雖侍從陛下。然其人寡學多欲。而昧於大體。非君子也。上曰：然趙王事。幾為所誤。朕已甚薄之。近聞渠於諸司日有干求。當不令溷內閣也。上初臨御。以山及張瑛。東宮舊臣。俱陞內閣視事。二人行相類。至是浸聞於上。調瑛南京禮部尚書。山專教內豎。俱罷內閣之任。

禁差正官

初諭天下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及巡按監察御史曰：朝廷建置三司。及軍衛府州縣。有正有佐。正者總其綱。佐者輔其政。如政務繁殷。則佐貳分理。正官總督之。庶幾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五十二

紀綱不紊。而事舉。昔我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仁宗皇帝。皆命諸司。毋得擅差。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及軍衛府州縣。掌印正官。朕嗣位之初。亦已申舉舊章。令遵守。毋違。近年以來。爾等欽差。內外官員。故違舊制。遇有事務。輒委三司。及差軍衛府州縣正官。掌印官。幹辦。更不思正言掌印官。所總之事。非一。又或各衙門官。有廉能者。輒坐名差委。亦不思所委。止是一事。一事雖完。而誤眾事。其各衙門官。有不才者。亦喜得別差。以避繁。就簡。往往差委。俱盡別委。千百戶。及陰陽醫學等官。或吏員人等。護印署事。吏肆其奸。人受其害。官府正務。十誤八九。以致軍匠累年。不清稅糧。累年不完。原爾等所犯法。難

容恕今姑記爾等之罪。勅至。但是三司及軍衛府州縣正官掌印官。被差委在外造辦及幹辦者。即令回任。官事不許稽遲。自今一應辦理。其內外官員並不許指以欽差為由。輒自差委正官掌印官。及坐名差委違者。悉處重罪。凡各衙門官吏。或有貪虐苦害軍民。及開葺誤事者。爾等即具實奏聞。以憑黜罰。欽承朕命。毋怠毋忽。○上覽歐陽致夢卜求賢之說。顧謂侍臣。歎曰。君臣相遇。豈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賢輔。而說築傅巖不能自達。一旦得於夢寐間。誠千載奇遇。由此觀之。人君誠心求賢。固無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獵遇太公。亦猶此也。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皆有相感之理。况一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五十三

代君臣乎。蓋天祐國家。必生賢輔。高宗求賢之心。蓋有格於天矣。文曰。有高宗之心。然後可以夢言。有傳說之賢。然後可以為相。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識用王梁。豈不誤哉。○有建言洪武永樂中。法制有當。改易以從直者。上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創業垂統。必有成憲。以貽子孫。子孫能謹守之。足以保天下。若自作聰明。或惑於小人而變更之。不免生禍亂。如唐府兵。其制近古。後一變為驍騎。再變為方鎮。遂使武夫悍卒。得專方面。唐遂以亡。宋之賦役。祖宗時皆有定制。其後變為新法。民不勝擾。自是朝政反覆。國事日非。卒致夷虜之禍。是皆可監。侍臣對曰。子孫惟恭儉則能保守。上曰。然亦

須任老成人。如宋常得李沆其人任用之。有改祖法之事。

下戶部郎中蕭翔等干獄

給事中賈諒。張居傑劾奏戶部郎中蕭翔等不理職務。惟日挾妓酣飲。恣樂命。悉下之獄。上謂夏原吉等曰。飲酒人之常情。朕未嘗禁。但君子當以廉恥相尚。倡優賤人。豈宜褻仰。近頗聞此風盛行。如劉觀輩。尤甚。每赴人邀請。輒以妓自隨。故此輩倣效。若流而不返。豈不大壞禮俗。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卿當以朕此言。徧諭之。

諭戶部申明栽種桑棗之令。○巡撫蘇松大理卿胡榮奏。修嘉興陸贄湖州胡瑗蘇州范仲淹魏了翁各書院祠。從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五十四

之。○甲午帝閱武近郊。戊戌還京。○命列侯諸將帥師巡宣府。

庚戌五年春正月。太宗仁宗兩朝實錄成。○天下朝覲官。至京吏部廉察賢否。以聞命。鄙猥無能五十五人。皆罷歸。為民貪污二十五人。發戍邊。

上與侍臣論前代官制。上曰。省官安民之道。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漢以下。視夏商官益增多。何也。侍臣對曰。時世不同也。上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不可比擬。唐太宗定內外官七百三十員。去古未遠。亦足為法。侍臣對曰。然必君心清。則事簡。事簡則官可省。官省則民安矣。若國家多事。政務煩雜。小人倖進。冗食者多。

欲百姓免於煩擾難矣。上曰：此有確論，清心者省事之本。朕當勉之。

少保戶部尚書夏原吉卒。○命刑部究治光祿寺增減供給之罪。

光祿寺厨役訴其寺官竊減外夷供給，通政司以聞。

上命刑部侍郎施禮執而治之。且諭禮曰：光祿之弊不止此。自祖宗以來，飲食供給皆有定規。今擅自增減，應給之人率不得，凡得者率非應給之人，惟虛立案牘以掩人目，宜究治之。因顧侍臣曰：毋謂飲食細故，不干大體。昔華元殺羊享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勾踐投醪於江，與衆共飲，人心感悅，遂成霸業。以此而論，所繫豈輕。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五十五

二月己未帝謁長陵獻陵，三月己酉還京。

上奉皇太后率皇后謁長陵獻陵，駐天壽山。上請皇

太后令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六臣見行

殿。皇太后曰：皇帝數言卿數人，贊輔多用心。今國家清

寧，生民無事，固祖宗垂佑，亦卿等之力。輔等頓首對曰：

皇上聰明睿智，敬天法祖，仁愛兆民，以致康濟之功。此

皆皇太后聖德大訓，臣等實無寸補。皇太后曰：我有何

德。上由祖宗積善垂慶，卿等先朝舊人，自今更須協力

一心，非但國家蒙福，祖宗神靈昭鑒在上，亦必敷佑卿

等。俾卿等子孫安榮永世。命上賜六臣酒饌白金文綺。

○上奉皇太后率皇后還京師道中。上遙見耕者以

數騎往視之。下馬從容詢其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耜

三推耕者，初不知爲上也。既而中官語之，乃驚躍羅拜。

上顧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况常事此乎。人恒言

勞苦莫如農信矣。命耕者隨至營人，賜鈔六十錠。已而

道路所經農家悉賜鈔如之。至京，上御左順門召蹇

義、楊士奇、楊榮等曰：朕昨謁陵還，道昌平東郊，見耕夫

在田，召而問之，知人事艱難，吏治得失，因錄其語成篇。

今以示卿，卿亦當體念不忘也。所錄語曰：庚戌春暮，謁

陵歸，道昌平之東郊，見道旁耕者，俛而耕，不仰以視名

而問焉，何若是之勤哉。踧曰：勤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

乎。曰：農之於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穫。三者皆用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五十六

勤也。有一弗勤，農弗成功，而寒餒及之，奈何敢怠。曰：冬

其途逸乎。曰：冬然後熟，力役於縣官，亦我之職，不敢怠

也。曰：民有四馬，若是終歲之勞也，何不易爾業爲士爲

工。爲賈庶幾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業農，以及於我，我

不能易也。且我之里無業士與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

業賈者矣，亦莫或不勤，率常奔走負販，二三百里外，遠

或一月近或十日而返，其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

亦有盡喪其利者，則闔室失意，戚戚不樂矣。計其終歲

家居之日，十不一二。我事農而勤，苟無水旱之虞，歲入

厚者可以支二歲，薄者可以給一歲，且且暮得與父母

妻子相聚，我是以不願易業也。朕聞其言喜，賜之食。既

又問曰若平居所規惟知賈之勤乎知尚他可知乎曰
我鄙人不能遠知嘗躬力役於縣竊想縣之官長二人
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事不火懈惟恐民之失其所
也而陞遷去久矣蓋至於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人
率晝出坐所事日未晏而入民休戚不一問竟坐是謫
去後嘗一來民亦視之如奎人此我所目觀其他不能
知也朕聞其言歎息此小人其言實而有理也蓋周
公所陳無逸之意也 這之而遂記其語

賜進士林震等一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上臨軒發策畢退御武英殿謂翰林濡臣曰朕於取士
不尚虛文欲得忠鯁之士為用其間有若劉蕡蘇轍輩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五十七

能直言抗論庶幾所望朕當顯庸之於是賦策士歌以
示諸讀卷官云是科賜進士一百人得廖莊劉實○上
御武英殿偶與侍臣論漢以下創業諸君侍臣有言漢
高帝之大度有言唐太宗之英武有言宋太祖之仁厚
不相上下者 上曰唐太宗宋太祖皆假借權力襲取
天下唐太宗敷德尤多漢高帝及我朝太祖皇帝起布
衣光明正大可比而同然高帝除秦苛政而禮文制度
不修我太祖剪除群雄革前元敝俗申明中國先王之
教要為過之侍臣皆叩首以為至論

以熊槩為南京右都御史○改江南民運為兌運○增置
嘉興府秀水嘉善桐鄉平湖四縣○夏四月加楊榮少傅

上於文華門御道屏左右獨諭士奇曰楊榮家畜馬甚
富察之皆得之邊將榮交通邊將甚密豈可任於親密
之地對曰榮與諸將交蓋因永樂中扈從北征太宗皇
帝命掌兵馬之數以此於諸將稔熟今內閣諸臣邊將
之強弱才否邊境之遠近險易四裔之順逆委曲惟榮
一人知之臣等皆所不及且其在密地凡制勅予奪高
下皆稟上旨又有臣等同議而行豈榮所得獨專且臣
與同官久亦嘗觀其廐馬三五疋有之多亦不能畜蓋
芻菽未易辦 上曰爾未知其家馬多即鬻於市朕知
之審矣渠數請復永樂以來調衛官軍朕詢之兵部言
有罪調衛洪武舊制無可復之理朕固已疑之對曰此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五十八
事亦未明但其人可用幸姑容之 上意乃解然自是
不專任之矣

命工部尚書黃福總理淮北河南山東屯田
福請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
人屯田積穀以省漕粟下行在戶兵二部議郭資張本
言沿河屯田甚便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隸
近河二百里內通舟楫處擇荒閑田以五萬頃為率發
附近軍民五萬人耕之官給牛器但山東近年飢旱流
徙初復衛卒多有役宜先遣官行視其田以俟開墾
上從之遣吏部郎中等官趙新劉澤榮華張琰吳政等
經理屯田福總其事既而有言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

田後益勞擾事竟不行。○按嘗因黃福之言而有慨於西北諸處積荒之地不但可以屯田雜糧雖江南之稅稻亦可植也山東通濟沁泗沂諸水河南漢汝蔡洹息諸渠陝西會涇渭漆沮諸流則西北之田皆秔稻矣奈何經畫疆理既無西門豹鄭國之徒而築舍道旁之言又紛紛也於是軍國之賦盡仰給於東南矣東南民力烏得而不竭哉

土魯番始遣使貢

土魯番一名土爾番在火州西百里古交河縣安樂城也城方一二里地平四面皆山氣候多暖少雨雪土宜麻麥有瓜果羊馬之利人皆屋居信佛法多僧寺城西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五十九

二十里有崖兒城城僅二里居民百餘家相傳故交河縣治又云古車師國永樂十二年行在驗封員外郎陳誠使至其國誠言西北百里有靈山最大有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涅槃處也近山有高臺臺畔有僧寺寺下皆石泉林木從此入山行二十里至一峽峽南有小土屋屋南登山坡坡有石屋屋中小佛像五前有池池東有山山石青黑遠望紛如毛髮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洗頭削髮處也循峽東南行六七里登高崖崖小山巒疊峰巒秀麗羅列成行峰下白石成堆似玉輕脆不可握堆中有若人骨狀者甚堅如石文縷明析顏色光潤夷人言此十萬羅漢靈骨也又東下石崖崖上石笋如人手

足稱南至山坡坡石瑩潔如玉夷人言此辟文也三處也周行羣山約二十餘里悉五色砂石光焰灼人四面峻壁窮崖天巧奇絕草木不生鳥獸鮮少云甘肅大抵無比庸患專鎮防西夷夷種中土魯番最奸狡宣德五年始遣使來貢

定忌辰輟朝之例

初論禮部朕嗣承祖宗大位夙夜祗惕慮弗克勝忽遇忌日重懷愴感仁祖淳皇帝淳皇后崇善慶之源其忌日官員朝參輟奏事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大開創之基太宗文皇帝仁孝文皇后仁宗昭皇帝光緒統之治忌日悉輟朝參歲為定例用仰朕承慕之誠其敬承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六十

之

五月以禮部郎中况鍾為蘇州知府

鍾以吏員事禮部尚書呂震震薦其才永樂十三年授禮部主事二十一年陞郎中初令五品上京官得薦士鐘薦右中允張宗璉上召問西楊曰人皆薦下僚鐘乃薦朕官臣耶對曰臣與王直擬薦宗璉不意為鍾所先上喜曰鍾能知宗璉即日陞宗璉大理寺丞時郡守多缺命廷臣薦舉選擇鍾在薦選知蘇州府賜勅乘傳之任鍾初至郡佯不辦事諸吏抱案環立請判鍾顧左右問吏吏所欲行止鍾輒聽吏吏大喜謂太守愚越三日鍾乃召諸吏詰曰某事宜行若故止我某事宜止

若顧欲我行縛諸吏拷掠投庭下。輒歛者數人。諸吏又皆大懼。謂太守神明。鍾乃盡覈屬吏。斥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未幾大旱。既發預備糧賑農。俾得盡力於田。畝復與周文襄公講究收糧法。由永樂間轉輸北京。餉道遠。遠糧長。以一徵三。府二百七十萬石。加徵至八百一十萬。除正供及餽車船費。盡為糧長乾沒。議別立糧額。同收受。互覺察。除免舊徵三之一。以其二之一。為轉輸之費。餘皆入濟農倉。為來年經費。本。是年馬草米數十萬石。及諸年夏稅。折布絲數十萬斤。絹數十萬疋。小麥數十萬石。及襍出供費。並代以餘米。上無遺事。下無橫科。民大悅。每早又輒發此餘米。賑活輒數萬人。二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六十一

十餘年積弊。不戮一人。而盡除。民接遞。終歲在官。不得負販。鍾叙丁差。歲不過三日。盡罷其在官者。置綱運簿。防運夫侵盜。又致館夫簿。防非禮需索。綜理周密。簡約易行。大抵鍾為守。專厲豪狃。拊善良。勢家恣犯法。立杖下。吏民大驚。奉約束。寒門下士。有行藝者。時時賑贍。諸儒生喜為流聲譽。爭獻詩頌。美有鄒亮者。獻詩。鍾稱賞。欲薦于朝。會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揭府門者。鍾得書。笑曰。彼欲沮吾薦。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名試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

朝鮮國王李禔遣使獻海青鷹

使還。賜王磁器。諭禔王國中多珍禽異獸。然朕所欲不

在此後勿獻

今追奪賊官誥勅

朝廷誥勅。本用褒勉臣下。盡心職事。與奪都要停當。凡受誥勅的。其未受之先。曾犯賊罪。已經赦宥。悉皆追奪。若受誥勅之後。犯賊罪。雖經赦宥。亦皆追奪。永為定例。六月置萬全都指揮使司。令戶部遣官於甘肅大同。等邊易換穀粟。儲為糧餉。

初兵部尚書張本奏甘肅寧夏大同宣府糧餉皆出民力運輸所費浩大。近數年來。各處邊隅無警。田禾豐稔。邊衛軍士一切用度。多以穀粟易換。請遣人與總兵鎮守官會議。彼處應用布帛等物。戶部差人運去。依價收

昭代典則 卷一四

六十二

糴。每處穀粟。或十萬石。二三十萬石。歲以為常。儲為糧餉。則民力可省。遺儲可充。上令遣官馳驛。與各處守將計議。以聞。至是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陳懋。都督譚廣。劉廣。言甘肅寧夏缺絲布絹綿花。大同宣府缺布絹綿花。茶鹽。及農器犁鋤等物。如遇至依時易換。為便戶部。遂請以折糧絲綿布絹綿花。及收買農器。支在官茶鹽。遣人運送。陝西。委叅政陳琰。山西。委叅政樊鎮。口外。委戶部郎中王良等。專理其事。從之。

敕七河禮官請賀龍駒不許

勅諭文武群臣。禮部言山西所進龍馬駒。以為瑞應。群臣同上表賀。朕自承大統。孜孜夙夜。期與華夷同臻康

太幸數年以來國家平寧歲屢有收百姓粗安邊圉清
肅此皆天地祖宗之佑羣臣贊輔之力方切敬慎惟懷
永圖夫年穀歲登生民給足仁賢効職四裔順服禮義
興於閭閻武備修而不用此有國之祥瑞也朕與卿等
共祗勉之一獸之異未足為瑞其止勿賀○上宴閑與
侍臣論商周得天下之道侍臣曰湯武順天應人除暴
安民功加于時德垂後裔所以天下歸之傳之子孫歷
世久長上曰天所歸蓋非偶然唐虞之時契敷五教
百姓親睦后稷教民稼穡天下享其利至湯放桀武王
伐紂遂有天下誠以先世功德在民篤生聖哲用集大
命有不可辭者于其子孫享國長久亦惟仁義道德足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六

以接植之也

八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八月己巳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書胡濛以為即同不
食請率群臣上表賀上不許因勅群臣曰古者人君
所謹莫大於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傳不云乎君子
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
陰雨不見得非朕昧於省過而然歟况離明照四方陰
雨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比之不食天可
欺歟朕尚圖修省以仰答天意方賴爾群臣匡其不逮
其止勿賀○上罷朝謂吏書郭璉等曰東漢初竇融保
河西以孔奮為姑臧長姑臧最富饒奮以廉潔自守眾

皆笑之謂其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光武知之及融卒官
屬入朝即擢奮為武都郡丞以旌之夫激揚清濁為治
之道使清濁無別何以勸懲天下光武即位未幾舉卓
茂又舉孔奮東漢多循良吏蓋由此今天下未嘗無潔
士爾宜為朕甄別以聞朕當旌之若人有善而上不知
則為善者怠矣

罷南京刑部尚書趙狝侍郎余士吉令都御史熊璆兼理
刑部

南京江西道御史張楷劾奏刑部尚書趙狝侍郎余士
吉曠職療官本部所繫強盜吳福金者覆奏待決乃詐
病歿相驗瘞之其後復出強劫又有蘇州富民過建者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六

安港巡檢司圖其財誣作強盜械送刑部而私賂獄官
獄卒縊歿於獄皆由狝等怠縱所致今該司官吏皆已
逮問狝等亦當罪之上覽奏怒曰縱有罪殺無罪豈
可恕也既又曰狝等歷事先朝今皆老矣其名之來令
都御史熊璆兼理刑部

九月陞吏部郎中趙新為吏部右侍郎巡撫江西兵部郎
中趙倫為戶部左侍郎巡撫浙江禮部員外郎吳改為禮
部右侍郎巡撫湖廣刑部員外郎曹弘為刑部右侍郎巡
撫北直隸府州縣監察御史于謙為兵部右侍郎巡撫河
南山西越府長史周忱為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蘇松
等府縣

于謙嘗巡按江西平反冤獄稱為神明民所不便釐革殆盡至是河南山西災上親書謙名陞行在兵部右侍郎巡撫二省遍歷梁晉問民疾苦百弊漸剔馬政河防民租軍賦一經釐畫遂為規式凡歷十八年每議事入京不持一物兩省人皆尸祝之周忱由刑部主事員外越府長史廷薦陞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直隸既而轉左陞戶部尚書改工部尚書仍巡撫先是胡榘用法嚴刻忱濟以寬如平官田民田加耗立水次便民倉議給裏河撥運民船過江米與請折兩京馬草每束銀三分定江南重額官田拆納金花銀每米四石銀一兩又築海鹽捍海塘海不為患之類凡在江南二十二年江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六十五

南之人愛戴如父母沒而尸祝至今思周尚書也

誅遼東謫吏嚴暄千戶滅清

先是顧佐劾御史嚴暄等貪淫不律謫吏遼東至是暄潛入京師造詞脇人佐又劾暄踪跡詭秘且欲殺臣上誅暄西市陞佐右都御史奸吏犯科者摺奏佐受隸金私遣歸上以佐在端臺不欲發其過密示楊士奇且曰爾不舉佐廉乎士奇閱奏謝曰事有之顧中朝官祿薄僕馬薪芻成資之隸遣隸得歸耕官得資費中朝官皆然臣亦然蓋自永樂至於今先帝固知之以故增中朝官俸上怒曰朕方擇佐用而小人輒誣佐必下法司治對曰末事不足干上怒請付佐治恩法並行矣

上名佐授吏狀且諭曰此不足為卿累小人不樂卿檢制敢誣正人汝自治之佐頓首謝佐呼吏至上命我治汝汝宜改行吾且貸汝上聞之益喜數月又有囚告佐久淹不理上又怒召士奇諭曰此必死囚教之欲中傷佐立命三法司公鞫實出千戶滅清殺無罪家三人奏當死繫獄上曰不誅清佐安能行法立命磔清西市

省山東曹縣知縣范希正令復職

宥山東曹縣知縣范希正罪令復職希正在曹縣得民心有奸吏詐取民財縱火延燒公廨希正執之械送京師奸吏誣希正以他事被逮縣民八百餘人訴於通政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六十六

司言本縣累年正官有廉而無能者有能而不廉者希正廉能公勤寬平正大嚴約吏卒愛恤人民不一年間政簡訟息今為奸吏所誣此吏欺公玩法蠹政害民通邑所患希正被逮之日民人老少莫不流涕如失慈母若不為伸冤恐被誣陷通政司以聞時侍郎許廓過曹縣者民父老相率跪訴于廓廓移文吏部吏部亦且以聞時刑部方奏希正不應徑解奸吏赴部論以違制上曰聽民之言希正君子其徑解赴部蓋欲急去惡耳君子不當論其小過即遣復職以慰民心奸吏令刑部盡法治之希正蓋仲淹之後云

謫江西按察副使李綸戍遼東

綸先爲御史與都御史劉觀子輻游及受海鹽縣豪民金銀文綺出其殺人之罪至是事覺都察院以聞上命追所受賊及償給勅命發戍遼東邊衛

乙卯帝巡近郊已未還京○冬十月丙子帝巡近郊戊寅度居庸關已卯獵岔道壬辰還京

丙子車駕發京師駐驛王河諭成國公朱勇等曰今農收雖畢而禾稼在場民間公私之費皆出於此扈從官軍不許入民家有所求索違者處以重刑其申令各營悉知之壬午駐驛雷家站名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略此行所費不少帝王之鑒戒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十七

也又問此山崩於順帝時人率謂元亡之徵卿等以爲如何衆對曰順帝自是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亡上曰此言正合朕意昔聖帝明王之世未嘗無災異大抵國之存亡繫其君德之仁與不仁而已戊子回鑾駐泥河壬辰車駕至京師○有獻歷代年紀圖者上覽既顧侍臣曰唐之後不五十年天下五易主生民之禍極矣周世宗英武觀其進取之略制治之心足以平定天下而亦享年不久何也侍臣對曰帝王自有天命非人謀所及上曰國家創業垂統貴有根本三代以下若漢高帝掃除秦苛以濟蒼生唐太宗革隋敝政以致太平其規模皆弘遠所以傳之子孫皆長久若後

周之主稱兵爲逆劫掠京城曾無匡濟之功室家先覆而世宗以養子繼之欲其宗祀長久得乎宋太祖陳橋之變一號令之間秋毫無犯拯生民於淪溺革叔季之兵禍子孫享國與漢唐同久者蓋有仁厚爲之根本豈偶然哉

十二月命禮部定歸德州張巡許遠南霽雲等祀儀河南歸德州知州李志言歸德唐忠臣張巡許遠張巡之地故睢陽有協忠廟祀巡遠雷萬春南霽雲賈贛姚闕宋元以來俱命守臣祭之上曰此不可闕命禮部定祀儀請以巡遠居正南霽雲等四人配享從之命翰林撰祭文有司每歲以春秋仲月祭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十八

辛亥六年春正月兵部尚書張本卒張本洪武中自國子生擢江都知縣靖難兵及境本率耆老詣軍門朝陞揚州知府內難平歷工部侍郎以至兵書當時謂本一迎候間遂獲終身富貴至其錄高煦餘黨脇從者多不免云

二月逮巡按江西御史陳祚下錦衣獄祚言帝王之學在於明理明理在於讀書知要陛下倘有聖質惜經筵之典未甚興舉講學之功少有程度於聖賢精微之蘊古今治亂之由豈能周知而洞察乎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其言明白懇切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實跡無所不載陛下欲致太平舍此書不可

願於聽朝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不可間歇使知孰為忠賢之可親孰為邪佞之可遠古今若何而治若何而亂政事若何而得若何而失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忠賢以道義輔上德者愈凡親信邪佞以奇巧蕩聖心者自見踈遠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上覽疏怒曰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差官校逮至京下錦衣衛獄禁錮者五年時上方以博綜經史自負而祚之措詞若上未嘗學問者遂觸怒云○上朝退御武英殿問侍臣曰古之井田最為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行侍臣對曰自秦開阡陌富強者得以兼并遂致因循上曰朕惟為國養民在有實惠誠能省徭役薄徵

昭代典則

卷十四

辛九

欽重本抑末便是養民亦何必拘於古法

夏四月有星孛於東井○令四川總兵陳懷移鎮松藩○五月交趾黎利遣人陳情謝罪貢方物○六月遣行在禮部右侍郎章敞詔黎利權署安南國事○秋七月帝幸楊士奇第

時上頗好微行一夕以四騎至楊士奇第士奇俯伏悚懼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誰識至尊萬一變起倉猝何以備之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語竟還宮明且遣太監范弘問士奇曰車駕幸臨曷不謝對曰至尊夜出愚臣迫令中心惴惴未已豈敢言謝復遣弘問曰今天下平靜時一微行何足

過慮堯不微行乎對曰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遍洽幽隱萬一寃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復遣范太監賜白金文綺士奇入謝上曰愛朕真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

賜寒義等招隱歌

上謂之曰朕嘗作招隱詩賜羣臣以示求賢之切然古亦有招隱詩蓋彼欲招隱者與之俱避朕則意在招徠賢者而用之恐山林之士猶未悉朕意不肯輕出再賦七言招隱歌以示卿等

八月常州知府莫愚奏公差官倚勢作威是非顛倒命吏部指名陳奏處置○九月熒惑犯南斗○冬十月丙午帝

昭代典則

卷十四

辛

巡近郊庚戌還京○書諭伊王謹守祖法械承奉長史典儀赴京治之

河南府知府李驥奏伊王居國屢有非理之求臣不敢曲從府中內官官校虐害百姓者臣到任稍為禁戢自此王府含怒今年冬至臣以四更往王府陪班行禮適初唱班臣已就列王以為遲執繫儀衛司獄次日始釋緣王府自前遇節行禮未嘗有在四更者臣蒙恩守土遭王摧辱不敢不奏上謂都御史顧佐等曰朝臣於大廷朝賀皆味爽之際未嘗以四更行禮此必王府讒邪小人教王辱知府之計乃致書伊王諭王宜謹守祖法勿信讒邪府中承奉長史典儀械送京師治之

降刑科給事中李芳為浙江海鹽縣丞

退朝御便殿與大臣議事芳直前言洪武中百官朝退

凡大臣奏事必給事二人與之俱所以防弊上顧謂

侍臣曰芳言是芳退輒自矜每見百司所為事少不如意即詣上前言之眾皆側目至是上亦惡其訐故有是命

十二月太監袁琦有罪凌遲并誅其黨陳海等十人

勅曰朕恭嗣祖宗大位夙夜寅恭不遑暇逸誠以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軍民者祖宗之軍民軍民安則天下治天下治而後有以仰付祖宗付託之重爰自臨御以來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七十一

惟以安民為心近者犯人表琦因隨侍日久授以內官監太監輒敢肆其狡險欺瞞朝廷假幹公務為由朦朧差遣內官內使在外凌辱官員毒害軍民恣肆兇殘貪暴狼籍所得金銀財物動以萬計人不聊生含冤無訴所在有司坐視民患徒懷兢惕默不敢言賴天地不容神人共怒發其罪惡其袁琦等已明正典刑身家俱滅已勅法司榜示天下勅至爾等其體朕恤人之心務隆撫綏夫民者國之本也代天理民者君為國安民者臣爾等勉之必使軍民皆安於下而無嘆息愁恨之聲庶幾盡爾等之職而不負朕之委任爾等勉之凡出差內官內使其寄附贓物在官員人等之家許令出首歸官

與免本罪若隱匿不首事發與犯人罪同

大學士金幼孜卒

幼孜簡易沉默溫裕有容不肯伐善爭名為文和平寬綽類其人云

壬子七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勅免朝賀○夏四月募商輸粟塞下○五月開陝西平涼開城迭烈孫道路

復開平涼府開城縣迭烈孫道路先是陝西叅政楊善

言西安諸府州歲運糧餉赴甘州涼州山丹永昌諸衛皆經平涼府隆德縣六盤山盤嶺山澗陡絕人力艱難開城縣舊有路徑迭烈孫黃河平坦徑直抵甘州諸衛近五百餘里洪武中官置渡船平涼撥軍操濟人以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七十三

為便既乃罷之今請如舊開通以利民上命陝西三

司覈實至是皆以為宜仍命布政司給官錢造八舟平涼肇昌二府擇善水者操之每舟十一人俱隸迭烈孫

巡檢司

巡撫都御史于謙進龍馬禮官請賀不許

太原忻州民人武煥家馬生一駒鹿耳牛尾玉面瓊蹄肉文被體如鱗巡撫都御史于謙會同巡按三司視之

咸謂其為龍馬與而進之禮書胡濙請借群臣上表賀上曰二三年水旱告災者踵至朕方日夕憂勵一獸之

微何救民飢而欲表賀其止之○上御便殿觀宋史顧問侍臣曰宋有國三百餘年武事終於不振何也侍臣

對曰宋太祖太宗初皆以兵平海內其子孫率流於
致武備不飭。上曰宋之君誠失之弱將帥雖才亦不
得展蓋為小人所壞大抵宋之亡柄用小人之過也

諭戶部令府州縣修倉儲積

巡按湖廣御史朱鑑言洪武間各府州縣皆置東西南
北四倉以貯官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富
民守之遇有水旱飢饉以貸貧民今各處有司以為不
急之務倉廢廢弛贖穀罰金掩為已有深負朝廷仁民
之意乞令府州縣修倉嚴謹儲積給貸以時仍令布按
二司巡按御史巡察違者罪之。上諭戶部曰此祖宗
良法美意比由守令不得人遂致廢弛爾戶部亦豈能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七十三

無過其如御史言違者從按察司監察御史劾奏。

秋七月置呂梁漕渠石閘

初陳瑄以呂梁上洪地取水急漕舟難行奏准令民於
舊洪西岸鑿渠深二尺濶五丈有奇夏秋有水可以行
舟至是復欲深鑿置石閘二時其啓閉以節水庶幾往
來無虞事聞命附近軍衛及山東布政司量發民工夫
匠協成之。○陳瑄言高郵郡城西北湖中有神祠有碑
載神姓耿名遇德宋哲宗時人天性忠實死而為神屢
昭靈感累封至靈應侯廟額曰康澤至今其神有靈禱
之者舟行無沒溺之患旱暵有甘澍之應請令有司春
秋祭祀上謂禮書胡澆曰神有功德及民應在祀典果

如瑄所言有應其令有司以時致祭

命詞臣書幽風圖詩揭之便殿

上燕閒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幽風圖因賦長
詩一章名翰林詞臣示之曰幽詩周公陳后稷公劉致
王業之由與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
萬世人君皆當鑑此朕愛斯圖為賦詩欲揭於便殿之
壁朝夕在目有所做勵爾其書于圖之右。○上登萬壽
山坐廣寒殿召翰林儒臣侍命同覽都畿山川形勢既
畢上諭之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信任
儒術愛養民力故能混一區宇以成帝業再傳至武宗
元政稍有變更仁宗繼之恭儉愛人即位之初興學校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七十四

勵風憲清中書其孜孜為治一遵世祖之法足為賢君
英宗果於殺戮奸黨畏禍遂構大變泰定以後皆草率
不久至順帝在位既久肆意荒淫怠於政事紀綱法度
蕩然遂致失國使順帝能恭儉長守世祖仁宗之法天
下豈為我祖宗所有又曰茲山茲宇順帝存日宴遊者
也豈不可感侍臣叩首曰桀之跡周之鑒也上曰然

八月以行在戶部尚書黃福掌南京戶部事

上在宮中覽尚書黃福替漕運時言便民數事出其章
示楊士奇曰福所言皆智慮深遠可行今六卿中其誰
之倫對曰福受知太祖皇帝最先大用其為人正直明
果一志於國家生民今六卿中鮮及之永樂中初建北

京行部命之綏輯凋瘵及得交趾命總藩憲之政
附之衆躬勤夙夜具有成績其才德兼備有大臣體諸
卿誠不及之福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
政事享安佚出入輿馬騶從揚揚福四朝舊人乃朝暮
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士奇曰南京根本重地先帝以儲
宮監國今宜用福南京福老成忠直緩急可倚上曰
然明早遂令吏部改福南京戶部尚書當時諸大臣多
依違承順福持正不阿以故改去南京云
令京官三品以上舉保文學才行之士
皇帝勅諭行在吏部夫致治之方用賢爲要事君之道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三

薦賢爲忠朕主宰天下思惟負荷之重必得賢才共圖
治理夙夜在念寢食弗忘嘗勅朝臣三品以上舉薦所
知又出示招隱猗蘭之作庶幾群臣咸知朕意近惟一
二廷臣有舉薦其餘曠時積月不舉一人豈其無遺賢
歟抑今中外所用皆得人歟蓋典銓衡者之怠忽也朕
以求賢望理不徒視爲虛文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况今天下之廣生民之衆兩吏部即令在京三品以
上衆議推舉有才行者有文學者其名來聞以憑推用
不許徇私濫舉塞責仍同都察院考察在外方面有司
官之昏懦不立貪暴無厭者具奏黜罷之庶以副朕倦
倦求賢圖治之意欽哉○詔吏部考功員外郎魏驥爲

南京太常少卿交趾南靈州黎恬爲右諭德福建建安
縣教諭楊壽夫山東臨清縣教諭彭珩爲翰林編修皆
以京官三品以上所薦也

陝西進嘉禾勅羣臣勿賀

勅諭文武羣臣今陝西進嘉禾蓋豐稔之祥又中外之
地連產瑞瓜此皆天地祖宗之所垂佑朕弗克以致之
而卿等歸德朕躬欲進表賀內自修省歉焉於心其止
勿賀朕夙夜孜孜圖惟生民之安以冀不忝天地祖宗
付畀卿等皆體朕之誠勉盡厥職上以益君之德下以
厚民之生戒乃玩愒務圖實功庶副朕之委任欽哉
釋故城縣丞陳銘復任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七

先是上聞內官內使差遣在外者多貪縱爲民害以太
監劉寧清謹忠良命同御史馳往各處盡收所差內官
資橐并其人解送京師既還道經故城縣丞陳銘聞有
內官至不問所從來輒奮前捧寧而手擊之御史遂奏
悉無狀逮至上曰承固可罪朕以其一時偏於所惡
昧於所聞且宥之侍臣咸言銘酗酒擅擊朝使陛下縱
赦之亦不可使復任上曰朕既釋之矣彼當因此知
改過也

命南直隸巡撫周忱與蘇州知府况鍾計疏濬六湖工力
以聞

蘇州知府况鍾上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

曰傍山曰揚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尚湖縣屬廣袤戶三千餘里其水東出嘉定吳淞江東出崑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廷命尚書夏原吉督理疏濬水不為患民獲有秋年久淤塞不通一遇久雨遂成巨浸田皆沒溺乞仍遣大臣督各府縣官於農隙時發民疏濬則一方永賴矣上命周忱與鍾計工力多寡難易以聞

直隸降慶衛請以指揮同知李景為本衛指揮使不許直隸隆慶衛指揮同知表恭等奏本衛指揮同知李景鎮守居庸關調度有方行事得宜今缺指揮使請以任景通政司以聞上不從因召諸武臣語之曰爵賞當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七十七

自朝廷景若有功朕豈吝此唐自中世以來威權不振河北將帥皆由軍中所立此輩猶欲效之耶為人臣者但當竭忠盡力為國立功不患不富貴勿得越制以干憲典群臣皆頓首

癸丑八年春三月賜進士曹鼎等一百人及第出身有差禮部尚書胡濙同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選進士六員舉人二十四人以聞上命吏部改進士為庶吉士送翰林令侍讀學士王直訓督之舉人俱賜冠帶給訓導俸送國子監肄業

夏四月南北直隸河南山東山西旱飢詔中外寬恤○五月四川盜起命副都御史賈諒討平之○六月命平蠻將

軍都督方政鎮守松藩○秋七月初置武驤騰驤四衛○訓飭在京官員

皇帝勅諭五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等衙門朕以非德嗣承天位夙夜惟寅恪守祖宗之法用熙庶績用撫兆民亦惟爾文武羣臣是匡是弼凡爾羣臣亦皆祖宗獎拔以遺朕者宜同心協恭期務康濟庶幾之乃祖宗之托今在廷典銓選掌兵政司錢穀理刑獄董繕作之臣固有秉正直守法度以副委任者亦有苟循私情不率公道是非失當請託四行違越禮法怠廢職事致下議議洋洋上聞有臣若斯其將誰託自今宜省躬知過洗滌舊染勉圖自新庶長保祿位光輔予治如執迷弗悛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七十八

則祖宗之法具存必不汝貸汝惟欽哉

八月癸亥犯南斗○勅三法司遣官恤刑

皇帝勅諭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朕體上帝好生之德倦倦夙夜惟刑是恤今爾等處決天下重獄夫犯者既皆在外但憑所具之詞即行處決其詞寧無粉飾者乎人命至重死即不可復生其遣的當官分臨各處同三司巡按監察御史及府州縣公同詳細審實若情犯深重果無冤枉聽從處決如情有可矜獄有可疑及審鞫不服者仍監候具奏與之辯理切不可輕率致人冤抑慎之慎之

命黃福兼掌南京兵部事○閏八月葦出天倉○冬十月

平江伯瑄卒

瑄卒，諡恭襄。為人閎爽英毅，弘度偉略。稠人廣會，談論輒盡。公餘披閱載籍，考知往古成敗治亂之故。喜近逢披士，時相講議，善交際，能推利濟人。所謂海運者，本虞夏時沿江入海貢道。自劉家港開洋，經黑水、綠水、白蓬頭、水諸大洋險，又有伏礁洄，以故糧多漂至歲數萬石。挽卒往，往溺死。自宋禮開會通河，罷海運。瑄又治邗溝通江淮，於是漕大利便。并罷中灣之運，漕渠在江淮間者，瑄功為大。在齊魯間者，朱禮為多。

昭代典則

卷十四

七十九

先是裏河民運，民率僱舟，又經年往復，多失農業。周忱始與平江伯議，奏民舟至淮安，或瓜州水次，補給脚價，兌與江北衛所衛所漕者，出給通關還繳軍民兩益。至是，恭將吳亮言：浙江江西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允南京江北船於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本司府地方領兌不盡者，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府於小灘、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其餘水次，倣此是為兌運。修南京宮殿。○是年日本國王源道義卒，遣使吊祭。甲寅九年春二月，妖僧李臯謀反，伏誅。○行在戶部員外羅通請令軍民運米開平，中納塩糧從之。

行在戶部員外郎羅通奏：今運糧赴開平，每軍運米一石，又當以騎士護送，計人馬資費，率以二石七斗致一石。今軍民人等，有自願運米至開平，中納塩糧者，乞將舊例二斗五升減作一斗五升。若商一人納米五百石，可當五百軍所運，且省行糧二百石。從之。

南京刑部侍郎段民卒。○三月戊寅，百官朝皇太子於文華殿。○以王驥為行在兵部尚書。○交趾黎利廣西總兵山雲奏：黎利死，長子狂妄，次子幼弱，奸臣黎問黎察構相，誓殺夷民，驚懼諒山土官阮世寧、七源土官阮公廷率眾避難來歸，願居廣西龍州及太平府上。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八

下陳州。上勅諭山雲曰：利本起微賤，因奏立高，從人望，朕志在息民，遂詔罷兵。徐議立高，利遽奏高死，高之歿，利所為也。朝廷即欲問罪，不忍毒民，令權署國事。多行不義，為天所殛，爾戒飭邊兵，嚴謹守備，勿忘世寧公廷可善撫之。

夏四月，李琦還自交趾，黎利子麟遣人告喪，獻金人方物。五月，命行人郭濟、朱弼祭利。○勅諭恤軍。皇帝勅諭天下按察司及巡按監察御史：朕惟兵政國家重務，祖宗以來，於撫恤軍士，整勅兵備，皆有成法。朕屢戒中外武臣，令守法愛軍。近者內外都司衛所管軍官員，全不用心整治，惟務貪賄，以肥身家。凡有征差，則

差貧賈富有徵辦則倍加需索又有多佔伴當或包納月錢縱放買賣或以答應上司為由勒除月糧或指操備各色剋減布花生事科擾千端萬狀以致軍士窘於衣食妻子不能管顧不得安身累累逃竄其該管都司及親臨風憲官明知軍士被害縱容不舉甚者與不才軍官交結受其賄賂又有邇年勾軍違限官旗在外恣肆非為已勅各處風憲督察挨拿至今不見獲解是致奸頑得志軍伍空缺兵政不修莫此為甚茲特勅諭爾等其前所縱容之罪姑記不問自今凡分巡所歷去處務要嚴加詢察遇有貪虐害軍及勾軍違限官員人等就便擒拿問解仍將解過犯人罪名類本具奏如或仍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全一

前坐視縱惡長奸事發一體處以重罪不饒秋八月以楊溥為禮部尚書兼學士

上嘗坐文華殿三楊並侍上諭曰朕念祖宗積德累善篤生太祖繼天立極創業垂統太宗迅掃奸回再安宗社皇考恢弘治化增高累厚以固鴻業朕承天位夙夜不忘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撰述成詩揭之坐上朝夕覽觀勉圖繼述庶幾永保天命今以刻本賜卿等當亦思祖宗開創之難守成不易肅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與有榮焉尋陞溥禮部尚書兼學士○上與侍臣論兩晉侍臣曰晉武懲魏氏刻薄奢侈矯以仁儉平吳後頗事遊宴忘政事掖廷將萬

人外或遇事勢傾內外曾不一傳禍生閭閻馴致戎裝之亂元帝繼統江右恭儉有餘明斷不足大業未復禍亂內起明帝明敏有機斷故能誅剪兇臣惜其享年不永成帝以後類皆孱弱寄命強臣奄奄百有餘年亦為幸矣上曰晉武創業不為遠圖樹立失宜託付非才况羌胡鮮卑雜處內郡不能先幾區處以致國禍方殷戎寇遠至東晉僅能立國逆臣接跡朝政陵夷尚傳數世由賢人為之用也又曰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為本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禮樂教化蕩然掃地豈久安之道○翰林侍臣講周書畢上因論周之王業及成康治效侍臣曰成王即政之初三叔挾武庚以叛周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全一

公以流言避居東都頑民不靖奄及淮夷煽亂成王得保文武之業亦不易也上曰當時皆以為周之不造及成王定奄平淮東土始寧罪人斯得而天又大雷電以風用彰周公之德成王迎公歸誅管蔡遷殷頑民而後王室安自是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子孫歷年八百則知始之所震懾者正天所以維持鞏固之也成王卒為守成之令主周名為賢臣以永周家一代之基業豈偶然哉○上御文華殿名楊士奇等出御書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之且諭之曰所論或未當卿等當直言勿隱士奇等對曰聖論真得古人之精蘊上曰朕在官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對曰帝王勤學問則宗

社生民有賴矣惟願陛下始終此心上笑曰卿等亦常須直言

瓦刺脫歡攻殺阿魯台遣人朝貢以阿魯台死來告請獻前元玉璽

瓦刺順寧王脫歡使臣昂克等朝貢陸辭命指揮康能等送之還并齋勅諭脫歡曰王克紹爾先王之志遣人來朝進馬具見勤誠聞殺阿魯台尤見王之克復世讐所云已得玉璽欲獻亦悉王意然觀前代傳世之久歷年之多皆不繫此王既得之可自留用仍賜脫歡紵絲五十表裏以答其貢獻云

命御史巡視京通倉各草場光祿寺甲乙等庫象牛羊等昭代典則 卷十四 全五

房一年一代○河南江西旱灾勅諭巡撫侍郎于謙周忱撫恤兵民○九月張瑛仍直文淵閣○阿魯台子阿卜只俺來歸以為中府左都督○癸未帝巡邊乙酉度居庸關

丙戌佩岔道辛卯駐宣府已亥大獵○冬十月丙午帝還京○交趾黎麟上表請命遣侍郎章啟行人侯璉諭麟權署安南國事○鑄宣德通寶錢○十二月甲申帝不豫衛王瞻埏攝享太廟

乙卯十年春正月勅弛採辦買辦諸役

勅襄城伯李隆及工部凡採辦買辦及打造下西洋等處船木植一應物件并營造物料悉皆停罷軍夫匠役人等當放者悉皆放回其差去一應內外官員人等即

便回片不許托故稽遲其沿河運米木植悉於所至去處堆聚苦蓋畢日運夫放遣回家官員回京違者重罪不恕又勅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及衛府州一應製造海味菓品食物等項及打捕禽獸魚花木等物悉皆停止其起集營造軍夫即時放回

軍戶刑二部交趾清吏司○始委工部虞衡司官董遵化鐵廠○癸酉帝不豫百官朝皇太子於文華殿○甲戌帝崩於乾清宮壬午皇太子即皇帝位改明年元為正統大赦天下○少師吏部尚書蹇義卒

義卒贈太師謚忠定為人孝友質實和厚簡靜處人有量未嘗一語傷物歷事六朝凡五十年貴而能謙富而昭代典則 卷十四 全四

能約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在吏部尤慎擇郡守考察明恕不苛不縱論者謂其有大臣之風焉

上大行皇帝謚號

上尊謚曰憲天體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景陵

尊皇太后張氏為太皇太后皇后孫氏為皇太后○冊封皇弟初鈺為郕王○釋御史陳祚囚復其官○命楊溥仍直文淵閣

英宗即位太皇太后臨朝溥復入內閣首言聖帝明王莫不務學先帝在時屢諭臣等勸學東宮道首尚在靈監如臨皇上肇登寶位必明堯舜之道以圖唐虞之治

乞平開選選預擇講官必得學識平正言行端謹
重厚達大體者數人以供其職及選宮中左右朝夕侍
從之人西養本源輔成德性太皇太后喜

夏五月以王驥為行在兵部尚書○加黃福少保參贊機
務

留都右文臣參贊機務自黃福始福每事先籌定付襄
城伯而襄城伯亦敬信福比視事皆集城伯處分福不
出一語或以為言福曰體當如是且汝見守備何嘗一
事錯耶

勅三法司錦衣衛刑科凡死罪臨決須三次覆奏得旨明
白然後加刑○秋八月平羌將軍寧陽侯陳懋鎮守甘肅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八五

○九月勅修宣宗章皇帝實錄○以陳鑑為右副都御史
鎮守陝西兼督延寧邊備○以徐晞為行在兵部右侍郎

巡撫甘肅

聯常州江陰人由吏出身官至兵部尚書

以太監王振掌司禮監事

太皇太后嘗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
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英宗東立太皇太

后顧英宗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者有行必與之
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英宗受命頃間宣太監

王振振至俯伏太皇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
多不律今當賜汝死女官遂加刃振頸英宗跪為請之

諸大臣皆跪太皇太后曰皇帝年少豈知自古此輩禍
人家國多矣我能聽帝暨諸臣留振此後不可重令于

御史練兵平涼

昭代典則 卷十四

八六

昭代典則卷十五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纂

吳郡陸紳之訂正
書林周曰校刊行

英宗睿皇帝

丙辰正統元年春正月帝御經筵

時中官王振用事考功郎中李茂弘嘗言可憂者君臣之情不通今經筵進講不過應故事以粉飾太平而朕隔家設未必無意外之虞也遂抗章致仕去

二月命僉都御史王翔鎮守陝西○三月賜進士周旋等一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命行在兵部左侍郎柴車恭贊

昭代典則卷十五

陝西軍務

先是虜酋朵兒只伯擁衆入寇鎮番副總兵劉廣往援遇虜而退虜隨逼涼州廣閉門不出虜大掠而去廣奏功徵賞軍劾其罔上不法諸事請寘之法又劾奏寧夏守將失作詔各械繫至京下獄朝廷以卓公嚴執法可當師帥之任故有是命仍以白金文綺賜之

陞應天府尹鄭瑩為兵部左侍郎○夏四月河北旱蝗遣工部侍郎邵旻督捕之○五月初設提學憲臣

南北直隸御史各一員各省按察副使或僉事各一員專勅責成不許巡按御史侵越

以薛瑄為山東提學僉事○勅諭都察院及各處按察司

勅曰朝廷設風憲所以重耳目之寄嚴綱紀之任凡政

事得失軍民休戚之所當言糾舉邪惡伸理寃枉亦宜

所當為比之庶官所係甚重近年以來未盡得人或道

理不明標行不立或法律不通行移不詰或逞小人以

張威福或搜細過以陷良善甚至假其權位貪圖賄賂

以致是非倒置冤抑無伸而風紀之道遂致廢弛自今

監察御史有濫職及失職者令都御史及各道御史糾

舉黜退按察司官有濫職及不稱職者令按察司使及

同僚糾舉黜退仍令吏部今後初任者不許銓除風憲

凡監察御史有缺令都察院堂上官及各道官保舉務

要開具實跡奏聞吏部審察不謬然後奏除其後有犯

賤濫及不稱職者舉者同罪爾等其欽承勿怠

昭代典則卷十五

陝西軍務

六月陞江西左布政使陳智為行在右都御史○秋七月徙封襄獻王於襄陽淮靖王於饒州○九月內閣張瑛卒○冬十月瓦剌脫歡與其部酋朵兒只伯雉殺○十二月命兵部尚書王驥巡視陝西諸塞

先是鎮守平涼等處都御史羅亨信與都督趙安率岷

洮等衛兵巡邊遇虜安與都督蔣貴聽都指揮安敬議

逗留不行亨信至其營責之貴等以芻糧不繼為解亨

廉庭○子三子行在左都御史願佐致仕

是年佐考察罷御史邵宗九等請在吏部上為原宗
請在吏部請老吏居十餘年卒佐性嚴重守正嫉邪
人知敬以故竟齊之去

六月行在會都御史曹穆卒

穆字御史陞福建按察使事理寬濫德會墨柳豪強直
余不立不可干以私泉州人有李姓者妻吳美舊與富
姻私李調官廣西林令二僕從李行殺之道中并殺
其姪吳竟適林李宗人訴之郡郡得賂反坐李宗人誣
又請按察司司得賂如郡十餘年未決公故廉得踪跡
其言一訊林即服漳富人許初無子後兄子已而妻有
子與兄子貨三之一托已子許以兄子言妻子非許子
也逐去盡奪其資公大召縣中父老及許宗人詢之皆
曰妻子本許種也兄子始服罪起陞會都御史召入臺
穆自幼學動異常兒稍長攻苦食淡力學博經史嘗大
書座右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比入官請寄不行問遺並
絕義色正詞清心寡慾蒞政臨民外嚴內恕決疑應變
才氣雄敏歷官中外三十餘年家無餘資沒不能斂
秋九月脫脫不花遣人貢馬厚賜之○虜酋朵兒只伯入
掠甘涼命兵部尚書王驥總督陝西軍務禦之
時朵兒只伯數入塞寇掠甘涼命驥總諸軍與夏軍勦
西至軍中大會諸將駭門問將校畏敵不畏軍令者

昭代典則 卷十五

三

誰畏甚諸將伏地仰面齊應曰都指揮安敬驥立縛敬

斬轅門遂大閱士伍定更番減輸輓飽士調馬養銳待

虜虜至莊浪即投方略遣出戰稍捷虜引去未幾復

至驥馳至甘州簡副將蔣貴率精騎追擊飛貴曰努力

破賊樹功名否無相見繼遣趙安率兵由東涼州逾白

鴉狐口北抵赤林鐵門諸關為犄角之勢貴遇虜石城

兒泉與戰虜敗尚數規邊近驥曰虜未大創不畏我不

退去我罷於奔命遣謀知虜巢所在復用貴先鋒驥率

兵與都督任禮等分道出塞期會夾攻轉戰二千餘里

俘虜人畜數千朵兒只伯率數十騎遠走尋於上勞驥金幣

召溫州知府何文淵為行在刑部右侍郎○令三品以上

昭代典則

卷十五

四

京官薦堪任方面郡守者

洪武永樂間方面郡守皆令吏部選除至宣德時以藩

臬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故令大臣舉

保行之既久公道者少人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議

乃請復洪武永樂故事上命內閣議之楊士奇請仍從

保舉之例故有是令

戊午三年夏四月宣宗章皇帝實錄成進楊士奇楊榮少

師楊溥少保武英殿大學士王直王英並禮部左侍郎李

時勉錢習禮為翰林學士○五月江北大水

五月江北大水直隸淮揚地方被災鹽課虧少上命巡

撫侍郎周忱往視之忱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

府量撥一二萬石運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撥出給通關
准作次年預納秋糧其米聽令寬戶將私鹽於附近場
分上納即照時價給米食用於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
民得食米上下賴之

追復故汜水縣典史曾泉官

河南參政孫原貞奏故汜水縣典史曾泉始由進士任
御史以事降黜自宣德六年到任廉謹勤能課農勸學
官有儲積民無科擾歷任三年家給人足俗醇訟簡然
其所以裕民者不過用民力因地利以阜其財厚其生
耳聖明在上郡邑率多俊乂然求其如泉者不多得也
臣至其邑泉已沒三年民之懷惠至今稱之乞勅該部

昭代典則

卷十五

五

覈實原其過名追復其官以爲天下士風之勸從之

六月大學士楊士奇等請清解發戍從南北所宜詔廷臣
議行之

楊士奇楊溥楊榮上言今遣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東
山西河南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江浙
閩廣川湖之人往北邊補伍者其水土不相習北人苦
於瘴癘南人苦於嚴寒多致死亡深爲可憫又西北二
邊急於防守而其地勇壯之人乃發戍南方自今邊卒
清解發戍宜從南北所宜庶幾人宜水土兵政有備詔
廷臣議行之時兵部侍郎鄭憲掌部事曰此舊制不可
紊稍有變易恐啟弊端各將誰歸竟寢君子謂三楊之

議是矣未免猶以專柄爲嫌而不果於行若鄭憲則輕
硯自守而不達時宜者也

秋八月順天貢院災

翰林侍講學士曾鶴齡主考順天鄉試初試之夕場屋
火試卷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爲言惟欲請
茸場屋以終後兩試鶴齡曰必更試然後滌百弊以昭
至公不然雖無所私此心亦欺朝廷可惜一日之費不
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悉如鶴齡所言人
皆佩服是科稱得士云

冬十月召王驥還京兼大理卿掌兵部事封蔣貴爲定西
伯任禮爲寧遠伯趙安爲會昌伯○陞柴車兵部尚書仍

昭代典則

卷十五

六

督理陝西軍務

車盡心邊務數糾劾將佐欺玩或怵以後患車曰吾敢
愛身以誤國耶同事者每不悅其所爲車亦惡其宴樂
忽大計遂斷酒肉澹泊以自處凡宴樂皆不與而持論
益堅據理守正凡有功賞雖勅下必覆驗而後行詐冒
必糾正之岷州土官都指揮后能以家人冒功得陞賞
車奏罷所陞官能復以爲請上宥之車反覆論其不可
曰詐冒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披覆皆請罷今宥能如餘
人何若無功而得官則捐軀效敵者何以待之詔嘉車
忠誠遣賜白金文綺仍進尚書

雲南麓川宣慰思任發叛○十一月以陳敬宗爲南京鳳

子祭酒

已未四年春正月遣刑部主事楊寧往麓川諭恩任發不
聽○二月大學士楊士奇展墓尋還朝○三月賜進士楊
鼎等一百人及第出身有差○逮湖廣巡按御史陳祚下
錦衣獄尋釋之

祚按湖廣益持風紀上言遼王滅絕天理瀆亂人倫數
事上怒遣官校械繫下獄論死未幾王事自覺廢為庶
人乃宥祚改南京雲南道御史尋陞福建僉事

夏四月倭奴大寇浙東

先是日本來貢人船刀劍不奉約束宣宗諭使臣後貢
毋過三舟使人毋過三百刀劍毋過三十續來貢如約

昭代典則

卷十五

七

東受之及源道義卒命太監雷春弔祭嗣王遣使貢謝
自後方物戎器滿載而來遇官兵矯云入貢貢即不如
期守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夷情主客者為畫可條奏即
復許貢云不為例嗣後再至亦復如之我無備即肆出
殺掠滿載而歸宣德末年海防益備賊不得間貢稍如
約遂許夷至京師宴賞市易飽恣其欲已而備禦漸疎
是年寇大嵩入桃渚官庾民舍焚劫一空驅掠少壯發
掘塚墓東孩兒竿柱上沃之沸湯視其啼哭拍手笑樂
捕得孕婦村度男女剝視中否為勝負飲酒荒淫穢惡
至有不可言者積骸如陵流血成川城野蕭條過者隕
淚於是朝廷下詔備倭命重帥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候

修戰艦令兵分番屯駐海上寇盜稍息

五月命黔國公沐晟率兵討麓川恩在發都督方政力戰
歿之晟還至楚雄卒○召山東右布政使王質為戶部右
侍郎○六月京師大水令戶部侍郎吳壘順天府尹姜濤
存問賑恤

勅曰朕承祖宗大統奉順天道以父母斯民為心用圖
安集夙夜匪怠今年五月以來天雨連綿潦水泛溢京
城內外官員軍民房屋有多坍塌低窪者盡行湮沒被
水軍民老幼徬徨無存身之地應有為水所溺為塌屋
所壓而歿者困迫已甚而雨猶未止洪範庶徵實由人
辜靜思厥咎深切于懷爾戶部委侍郎吳壘順天府委

昭代典則

卷十五

八

府尹姜濤存問軍民被水之家及有人口壓溺歿者其
奏量加賑恤工部委侍郎邵晏都察院委僉都御史曹
翼六科其推舉廉正給事中二員一同踏勘京城內外
高爽之地及比先營造廠房今可歸併者斟酌歸併以
其地分給軍民居住工匠有見係在官今房屋為水塌
塌者免役兩箇月使之修葺壘等受朕職任互體朕仁
民恤患之心毋徇請託毋肆欺蔽必公必正使民生得
所天意協和庶副朕之委任欽哉

戒諭南京諸臣修省求直言
皇帝勅諭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恭贊機務兼戶部尚
書黃福及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官朕承大統夙夜

惟天惟祖宗付託之重不敢怠逸比年以來停罷一切徵斂除逋負薄刑罰所冀四方咸遂生息今歲以來災沴數見京畿尤甚兼以各處水旱相仍軍民困苦洪範咎徵皆由人事此蓋朕不德所致也修省兢惕勉圖善道爾等皆與同休自今其體朕心以敬天愛人爲心毋懈夙夜夫持廉戒貪者善身之本至公絕私者善政之要欽哉勗哉無懈朝夕庶幾以回天意以固宗社生民之福爾等尚亦有利哉凡軍民一切利病及今可

翰林院編修劉定之應詔陳言留中
昭代典則 卷十五 九

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必罰不爲苟且二言公卿侍從宜時常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三言降胡近處京畿宜漸分其類移置南地四言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五言宜依唐制朝官陞任之時舉賢良自代六言武臣子孫宜習韜略七言守令之官宜詳加察八言安富恤貧九言丁憂宜令終制十言宜遇僧尼疏留中不下

陞蘇州知府况鍾吉安知府陳本深各正三品俸以其循吏也
丙子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廢遼王貴始爲庶人
先是府臣爲貴始乞加祿上言商王得罪朝廷太祖時

加原貸劑其儀衛止與校尉三百人仁宗命今王嗣備加祿得支二千石宣宗又與旗軍三百人朝廷親親已至王於庶母諸弟寡恩府臣不聞匡正直爲王請加祿不允至是坐絕滅天理瀆亂人倫廢爲庶人命戶部遣官平糶倉儲修復水利

楊士奇等上言堯舜之世不免水旱而堯湯之民不聞困瘁者有備故也我太祖皇帝篤意養民備荒有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糶穀貯倉以時散斂又相其地開濬陂塘修築堤壩以備水旱小大之民各安其業歲久弊滋豪猾侵漁穀盡倉毀凡諸水利亦多湮廢或被占奪稍遇凶荒民無所賴風憲官不行舉正守令漫不究

昭代典則 卷十五 十
心事雖若緩所繫甚切請擇遣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銀平糶儲以備荒陂塘堤壩皆令修復其實奏聞郡縣官以此舉廢爲殿最風憲官巡歷各務稽考仍有欺蔽怠廢者具奏罪之庶幾官有備荒之積民無早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於此上曰此祖宗良法美意也命戶部急行之

十一月造渾天瑤璣玉衡簡儀○降福建僉事廖謨爲府同知
福建僉事廖謨杖笏驛丞楊溥欲坐以償命楊士奇欲擬以因公致成互爭不決請裁于太后王振因而進言謂溥與驛丞同鄉士奇與僉事同鄉未免皆有私意償

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僉事為府同知太后趨之自是振漸撫內閣之過而權歸掌握矣○按自古小人竊柄必觀上行事偶以一二中其肯綮然後以漸入之王振蓋其故智也

十二月徙荆王憲於蘄州○刊布憲綱于中外諸司朝廷建風憲之任耳目綱紀之寄所以肅百僚而貞百度也憲綱之書肇於洪武厥後官制不同所宜因而改畫而中外憲臣往往有任情增益者我皇考宣宗章皇帝臨御臣下屢以為言遂勅禮部同翰林儒臣考洪武舊文而申明之并洪武永樂以來祖宗所考風憲事體著在簡冊悉在其中永示遵守而益之以訓戒之言凡

昭代典則 卷十五

十一

出臣下所自增者已削去之書成先皇帝上賓未及頒行朕嗣位之初切以風憲為重勅有司嚴選務在得人今外之憲臣復以憲綱為言朕今於先朝所考之中以見行事宜爾禮部即用刊印頒布中外諸司遵守爾都察院其下各道御史及在外按察司官欽遵奉行其洪武以後憲綱凡係臣下自增者不用敢有故違必罪不恕欽哉

庚申五年春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參贊機務少保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卒

福秉心正大義利介然天下士大夫無論識不識皆知其為君子斥奸闢諛無所顧忌愛國忘家老而彌篤俸

日知何處惟有群鴉早晚朝

癸亥八年春正月以王直為吏部尚書○以王英為禮部左侍郎馬昂為刑部右侍郎調吏部侍郎魏驥於禮部○夏四月雷震奉天殿

勅勉群臣曰朕以菲德嗣承祖宗大統國家事重自荷惟難頽頽之誠不遑夙夜茲五月二十四日雷震奉天殿鳴吻上天垂戒厥有所由朕省躬思過內懷懼切於心以勉圖自新夫朝政得失亦惟爾文武群臣是賴豈朕一人所能獨理顧茲災咎之由豈祀典之官誠有弗至歟養民之職政有失當歟軍旅之臣令有過苛歟銓選之任進退有乖歟賞罰之行明公不足歟至於刑罰

昭代典則 卷十五

十二

之過尤于陰陽之和詎究有司抑而不理指皆有禁違例故行或操已不潔受人賄囑或昏懦不明為人脅制枉誣平人傳致其罪冤苦之聲充於囹圄上天降譴寧不由斯爾群臣皆同國休戚即華心改慮勉効自新掌祀禮者務隆誠敬職養民者務淳仁厚治軍旅者務存寬恤任銓衡者務須正直持風憲者必秉至公存大體保善去邪毋苟徇私進退賞罰之官猶須持廉秉公心存忠厚見繫之囚但曾經訴究者悉與辯理有議擬過重者亦與清減務歸至當必使服心乃可回天意自今刑罰務存平恕庶幾以輔朕于治經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爾等勉之如不遵朕言不悛前過不有陽責必

已自後無人敢復祖宗之舊迄今遂為定制

辛酉六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以定西侯蔣貴為征夷將軍太監曹吉祥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郎中侯璉主事楊寧隨軍贊畫討思任發○二月命僉都御史王鞠鎮守陝西○大學士楊溥展墓還朝○夏六月陳智免以王文為右都御史○秋七月丙申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成○十一月定都北京除行在字

十一月定都北京上御奉天殿朝群臣大赦天下詔京師各衙門除行在之稱永樂初議遷都設六部等衙門各稱行在十八年定都于北除行在二字其舊在南京

昭代典則

卷十五

十三

者加南京二字洪熙初仁宗欲都南京而北京各衙門復稱行在至是宮殿完仍定都北京復除行在二字遂為定制

蔣貴王驥等進攻麓川思任發走緬甸遂旋師○右副都御史吳訥致仕○閏十一月以李時勉為國子祭酒○十二月脫脫不花及脫歡子也先遣使貢馬

壬戌七年春三月賜進士劉儼等一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論麓川功封蔣貴為定西侯王驥為靖遠伯侯璉為禮部右侍郎楊寧為刑部右侍郎贈方政威遠伯諡忠

殺麓川本百夷僻遠不當中國一郡驩統兵十五萬轉輸

半天下至雲南大暑眾請且按兵驥曰賊方熾毒吾民

行不可緩敢阻軍者斬部置至金齒分三道擣上江上江者賊巢也攻三日不下會大風縱火焚賊柵乘勢力戰斬首五萬賊退走保險拒我我兵深入破連環七砦於沙木籠山又破其象陣馬鞍山思任發遁移兵討韋郎羅韋郎羅者維摩賊僭稱廣新王驥遣偏師抵賊境言王尚書大軍且至賊黨潰韋郎羅走安南俾檄且入安南追賊安南人懼斬其首并縛妻子來獻七年班師還京封靖遠伯食祿一千二百石世摠揮同知命僉都御史王鞠提督遼東軍務○夏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少師工部尚書吳中卒

昭代典則

卷十五

十四

吳中奏對聲音宏亮丰姿篤厚望之者知為享爵祿之器但貪財鉅萬變妾數十人而其妻素嚴正中憚之不取犯一日關誥迎於家其妻拜畢呼子曰將吳中一軸誥來宜之我聽問左右曰此誥詞是主上自言耶是翰林代草耶曰亦翰林代草也嘆曰翰林先生果不虛妄吳中一篇誥文正說他平生為人何嘗有清廉二字中聞之雖恚強笑容而已

秋七月吏部尚書郭璉罷

璉在吏部嘗值旱蝗侍臣言大臣尸位妨賢內批令自陳諸大臣遂皆乞去謝天龍璉獨不可曰主上冲年壽聲皆先朝委任受寄託一時請去誰與共理宜引罪乞

改過遷老矣官至冢宰豈敢貪位顧君臣恩義如此眾是其言疏上盡留諸大臣至是請老璉秉銓十四年名不及蹇義然廉務採實行不用浮薄游譽之士雖為內閣所侵能堅忍持正自行其志

九月始置太倉銀庫○冬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

太皇太后遺誥吾自洪武中配仁宗昭皇帝三十餘年為未亡人十有八年今命止此得全歸以從先帝於地下足矣允惟國家重事存沒在念皇帝聰明孝敬仁厚剛栗爾內外文武群臣且盡誠輔導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軍民者祖宗之軍民惟愛人為保國之本惟施仁為愛人之道爾群臣咸佐皇帝惇行仁政各秉廉公忠

昭代典則

卷十五

十五

誠勤慎不懈庶幾克濟宮中大小庶務悉奏皇太后而行諸后妃家並須遵奉皇祖訓戒不許干預國政吾素無德及下身沒之後喪服悉遵仁宗皇帝遺詔以日易月二十七日而除哭臨三日即止君臣皆同不可故違皇帝宜念萬幾之重群臣當共慰勉毋得過哀成服三日後即聽政天地宗廟社稷之祭不可以卑廢尊及百神之祀皆循常制勿停宗室諸王藩屏為重毋輒離本國但遣人進香不必送葬在外大小文武衙門並免進香中外臣民之家勿禁音樂嫁娶悉遵行之毋違尊諡誠孝恭肅明德弘仁順天啟聖太皇太后○初宣廟崩張太后即命將官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

去裁禁中官不許差遣有詔凡事皆必白于太后然後施行委用三楊政在臺閣太監王振雖欲專而不敢也每數日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即以帖開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太后乃以所白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名振責之正統數年天下休息皆張太后之力人謂文中堯舜信矣

雲南思任發復反以定西侯蔣貴為總兵官靖遠伯王驥提督軍務討之

思任發自緬甸復反仍以驥督軍務發卒轉餉三十萬人討思任發貴等至雲南檄緬令縛送思任發緬人懷

昭代典則

卷十五

十六

詐黨惡匿思任發不遣貴等促兵攻緬破思任發遁去乃革麓川宣慰司設隴川宣慰于隴把遂班師加貴驥各歲祿三百石驥復議益兵十二萬於雲南邊境令蔣貴總之以俟麓川思任發來降乃罷否則攻之○按李賢曰麓川初叛適王振操柄欲逞其忿楊士奇等議謂遠夷不足較且為耕守計振不從與兵部謀王驥阿振意遂與兵驥督東南兵十五萬給餉者倍之窮其巢穴而思任發不可得焚寨而還殺無辜十數萬且以為功封靖遠伯以次陞者萬餘未幾寇勢復盛驥再往起兵如前東南騷擾軍民疲弊殆不可言復窮其所思任發又不可得而還賞功陞秩復倍於前麓川不如中國一

大縣縱得其地與人有何利益而連歲與兵軍需所費與夫陞秩之俸各萬萬不可勝計所得較所失誠不恐言兵連禍結貽害生民人以驥爲功之首其實罪之魁也○翰林侍講劉球疏云臣聞王者之師不聘忿於一快必慮勝於萬全所以無敗事而有成功也今者中外大臣議欲益兵十二萬於雲南邊境以俟麓川殘寇思任發來降乃罷否則攻之臣竊以爲是則徒欲逞忿而非萬全之慮也向者大兵兩躡寇境皆不得大逞而還者蓋以其地僻遠阻山跨谷道途險塞又有瘴毒之患中土之士被甲持杖負糧荷芻越數千里而至彼疲困不堪飲食不充水土不習疾病荐生又驟與敵遇故未

昭代典則

卷十五

十七

交鋒而剛猛敢鬪之氣十已消其七八兼以將帥不和行師失律所以無功誠非兵少所致也今雖益兵然彼險遠如故分道以進則山廣而援不接併力以攻則地隘而衆寡容是皆兵法所忌况寇以逸待勞窺測形勢得便則出抗王師失利則遁入谿谷豈不坐老我師若但宿兵境上以待其降尤爲不可夫兵凶器未宜輕動語曰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謂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必致水旱蝗蟲之災其爲患如此况可輕動以嘗之乎若暴露十二萬衆於萬里之外以冀小醜之降是輕動兵而嘗寇也又兵法有曰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是言糧餉不可不預備也今致雲南之米於金齒每石須費數

石民苦運輸軍多缺食若復益兵則運愈苦而食愈缺安保土之無饑色耶故臣謂其徒欲騁忿而非萬全慮也春秋之法不治夷狄三王之道不困中國以事外夷故漢文棄尉佗寇邊之怨先帝釋黎利叛逆之誅率用是道以致中國寧而四夷安其所臣竊以麓川本鳥言獸心之夷雖不來歸不足爲國恥何足與較勝負哉雖弘天地之心置之度外不爲失也必欲懲之則宜忍一決之忿以圖萬全之策選用良將輔以能幹文臣如趙充國屯田以降叛羌故事因雲南見操之兵或益以附近萬餘分屯沿邊地方厚其糧賞給以農用之物務使兵民相安以耕以守仍通好於木邦車里諸夷以爲外

昭代典則

卷十五

十八

援俟寇出沒卽加勦攘倘其服辜則以禮納或終不悛則三二年後糧積有餘士卒熟其嚮道別議大舉仍詔雲南郡縣及各土官使明知聖意欲暫息兵休民將圖後舉是雖不能速於成功亦必不致敗事伏望皇上憫臣愚昧察臣所言如果無害於事有益於國可便於民則請罷益兵之議行屯田之令仍勅所司選將命官各務得人授用給賞必存至公毋應故事而已是年建文帝還居京師寺中
建文帝出滇南至廣西一日在某寺呼寺僧謂曰我建文皇帝也寺僧大懼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跣足坐地自稱朱允炆曰胡濙名訪張儼傷爲我也衆聞之悚然

聞於朝。乘傳之京師。有司請以王禮見。比至上遣內賢往視。咸不識。建文帝曰。固知爾曹安得及事我耶。夫誠在無衆。以自上命。誠往見。誠亦疑。建文帝曰。不相見。殆四十年。亦應難辨矣。吾語若一事。昔在某年月日。吾御某殿。汝侍膳。吾箸挾一齋。賜汝。汝兩手皆有托持。不能接。吾擲之地。汝伏地以口啣取食之。汝寧忘之耶。誠聞大慟。反命言信也。上命迎入大內。養某寺中。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程濟隨至京。莫知所終云。建文帝嘗賦詩曰。流落西南四十秋。蕭蕭華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兩聲收。新浦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或曰。帝頂

昭代典則 卷十五 九

顧偏頗。高皇知其不終。嘗匣髯緇之具。戒之曰。必嬰大難。乃發此以故。遂為僧去。又曰。帝性聰敏。能為詩。高皇命賦新月。曰。誰將玉指甲。搗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裡。蛟龍不敢吞。曰。必免於難。又嘗賦金陵詩。曰。閒日乘輿看晚晴。葱蔥佳氣滿金陵。禮樂再興龍虎地。衣冠重整鳳凰城。後至貴州。金竺長官司羅永庵。嘗題詩壁間。其一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其二曰。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雲標。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

賜分贍。族姻屬。繼之日。室無百緡。後贈太保。謚忠宣。以襄城伯李隆提督京營。豐城侯李彬守備南京。○二月。行在翰林侍讀學士馬愉侍講。曹鼎。並直文淵閣。先是。王振謂楊士奇等曰。朝廷事。虧三楊先生。然三公亦高年。倦勤矣。其後當如何。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效力。行當擇後生可任者。以報聖恩耳。振喜。翌日。即薦曹鼎。曹衷。陳循。高穀等。遂次第擢用。士奇以榮當日發言之易。榮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己乎。一旦內中出片紙。命某人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四人竟是我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言。

昭代典則 卷十五 二十

夏四月。立存積常股鹽法。○秋七月。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展墓還京。卒于武林驛。榮總裁四朝實錄。經理三帝山陵。累從出塞。屢受遺旨。撫順討逆。羈勒萬里。運籌設險。折獄理財。隨機應變。靖重不撓。濟險解紛。調停有術。果而能容。謀而善斷。內行修謹。胸度圓融。祿厚財豐。瞻賑窮阨。貴賤賢愚。皆歸心焉。以展墓還至武林卒。贈太師。謚文敏。○自太祖相傳。列聖臨朝。每至日昃。不遑暇食。惟欲達四聰。以來天下之言。英宗以幼冲即位。三閣老楊榮。楊士奇等。慮聖體易倦。因創權制。每日早朝。止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詣閣下。豫以各事處分。陳上。遇奏止。依所陳傳旨而

有陰誅天道顯明其可忽乎其可遠乎。

太監王振繫大理寺少卿瑄于獄論妖

瑄為山東提學僉事王振問三楊吾鄉誰可為大臣者

皆薦瑄名為大理右少卿三楊以用瑄出振意欲瑄去

見振瑄正色曰安有受官公朝而拜恩私門乎振聞憾

瑄曾有獄夫病臥三年其妾欲嫁其私人王山山振姪

也妻在持妾弗得嫁遂誣妻毒殺夫下御史獄坐妻死

瑄辯其冤三駁臺官詣事振又曲庇御史劾瑄受賄棄

律出人外請廷鞫振喜曰是固應死竟坐瑄外繫獄瑄

怡然讀易不輟得大臣仲救又家人乞代死得免歸田

封元臣宋儒吳澄為臨川郡公從祀孔子廟庭

昭代典則

卷十五

三

從揚士奇之議也孔門之教以倫為重國家祀典取其

有益於風教者吳澄忘宋事元無君臣之倫而為風教

之玷者也揚士奇以鄉里之私敢於欺君罔聖如此。

立皇后錢氏○瓦剌順寧王脫歡死

脫歡之子日也先當是時脫脫不花弱而也先強盛也

先又以其子妻脫脫不花數年間挾脫脫不花遣人並

入貢馬得賜金帛無恙使人皆館京師逾春始遣還遂

祭誓不恭時時殺掠道路我往來通事人變詐出好語

告以中國虛實也先因與通事人言吾有子請婚南朝

公主通事人謾曰為若奏皇帝皇帝許爾矣也先大喜

誇諸酋曰吾且進聘禮。

名右都御史陳鑑還掌院事命左都御史王文巡撫陝西

○五月陞王翔為副都御史仍撫遼東提督軍務○畿內

旱蝗○六月甲申朔日有食之○太監王振殺翰林侍講

劉球

張太后崩太監王振遂無忌憚作大第于皇城又作智

化寺于居東以祝釐自撰碑始弄威福是年雷震奉天

殿鴟吻翰林侍講劉球上言十事一曰勤聖學以正心

德自古聖哲之君動與天合而雨暘寒暑無不時若以

能專志問學於一切無益之享悉屏不御所以私欲盡

去天望昭著心得其正而天不違中庸所謂致中和天

地位焉萬物育焉是也巨願皇上以古聖哲之心為心

昭代典則

卷十五

三

視朝之暇御經筵之日多居宮苑之時少所謂無益之

事悉置意外惟數進儒臣講求至理篤盡精一之功推

極修齊治平之道使學問功至理欲判然則聖心正而

天心無不順矣。二曰親政務以總權綱夫政自已出則

權不下移故太祖太宗每早朝罷及晚午二朝必進大

臣於左順門或便殿親與裁決庶政或事有疑則召當

務之臣商確之而自折其衷所以權歸於上皇上臨御

九年事體日熟願守二聖之成規復親決之故事庶幾

權綱有歸而政惟一矣。三曰別賢否以親正士諸葛孔

明日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故願治之君

無不樂有正人君子為之親信以贊其治而益其明今

內外之臣不能無賢不肖惟皇上察之於已詢之於人
賢而親之不肖即遠之則君子日進小人日退矣四曰
選禮臣以隆祀典今之太常即古之秩宗必得寅清端
重明習禮典儒臣為之然後可交於神明故舜命伯夷
伯夷猶讓於夔龍誠以是職不易稱也今太常卿與少
卿久缺未選無乃享祀之禮有乖宜選儒臣為之庶祀
典克修五曰嚴考覈以督吏治自三代以下省方之禮
廢而郡縣之吏不敢肆田野之民得其安者以數遺繡
衣採訪等使巡行郡縣以察吏得失問民疾苦也洪武
永樂間亦嘗行之近年多付此任於布按二司及巡按
御史其所考察徒文具爾以故吏無善政民多失業至

昭代典則 卷十五 廿三

於軍衛之臣為害尤酷誠互選擇公明廉幹廷臣分行
天下自三司郡守而下無分文武官吏俱得考察其果
奸墨無狀且實黜退若有廉能仁恕治行過人亦乞旌
異庶人有勸懲而吏治修舉六曰慎刑罰以彰憲典古
者人君不親刑獄而悉付之理官所謂予曰辟爾惟不
辟予曰宥爾惟不宥惟厥中蓋恐徇喜怒有所輕重於
其間以致刑失其中也近者法司所上獄狀有奉勅者
減重為輕加輕為重者法司不敢執奏至於訊囚之際
又多有所觀望以求希合聖意是以不能無枉臣竊以
為一切刑獄宜從法司所擬說有不當調問得情則罪
其原問之官其運磚納未贖罪則又非古法且使貪者

倖免而廉者蒙辜宜令法司今後文武之臣除犯公罪
許贖罪其餘依律問擬則刑罰中而憲典彰矣七曰罷
營作以蘇人勞夫土木之工不息則天地之和有乖故
春秋於勞築之事悉書以示戒為此也今京師營作之
興已五六年雖不煩民而皆役軍然軍亦國家赤子賴
之禦暴而赴關豈宜獨役而不加恤况各衙門皆已更
新宜罷其工庶人力得蘇八曰寬逋賦以憫民窮周禮
荒政十二薄征其一也近者各處報水旱荒災乞減租
稅而有司准減亦徒事虛文民不得受實惠以致窮困
流徙者日益多宜令戶部遇有報荒即與勘實量減其
租仍思所以安養流民使不失業庶民窮有濟九曰息

昭代典則 卷十五 廿四

兵威以重民命夫兵凶器動必傷人不可輕舉漢高帝
以武定天下非不善兵然被匈奴白登之挫終不報怨
以兵與必傷人也如麓川連歲用兵歿者十七八軍皆
爵賞不可勝計今瘡痍未瘳又遣定西侯蔣貴總之徵
事緬甸受其所拘首寇思任發借彼言果信縛冠以歸
不過獻諸廷礫諸市梟諸通道而已然彼挾以為功必
求與木邦分有麓川之地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夷土
地人民各增其半其勢坐大將不可制是減一麓川生
二麓川也設有疎虞則兵爭無已成者必多臣見皇上
每錄歿囚多憫之而免令充軍仁心若此不足與天地
好生之心合矣今欲生得一失地之窟寇而驅十餘萬

無罪之人以就死地豈不乖好生之仁哉况寇子思機發在麓川已嘗遣人來貢有悔過所免之意若勅靖遠伯王驥遣人往諭瀾甸不煩動兵其寇只斬寇首來款即直厚賞仍令思機發盡前四圍之地與各寨新附之夷掌之許以小職仍居麓川則兵不戢而此方可自守思宜以爲日名遠蔣貴并止四川湖廣貴州之兵用今億萬生靈之命十日修武備以防外患大易有曰思患而預防之蓋能防患於前斯可無患於後今北虜比年入貢然遠來之人歲增無減其包藏禍心誠所難察一旦率彼烏合之衆長驅入寇爲患已深不可不預防之莫若於閒暇之時數遣給事中御史於在京及沿

昭代典則

卷十五

廿五

邊閱督操備預使借工各廠及服役私家軍上悉就訓練仍公武舉之令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來武勇廣屯田之規收中鹽之利以厚儲蓄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凡此十者皆今日之急務所以昭格上天致太平之慶者伏惟聖明裁之王振怒球言總權綱爲詆已也欲置球於地不得會翰林修撰董璘乞爲太常卿事神下詔獄而球疏中第四事偶言太常官必得儒臣馬順附振喜曰此可并殺球矣遂酷考璘誣服球爲畫此疏者矯旨逮球當朝摔球去球不知何坐大呼死訴太祖太宗縛球至暗獄中斧鎖暴下支解其體備極慘毒球魂附馬順子數順之罪順不自安命緇流誦經度之由

是廷臣微譏見斥滿兵部尚書徐燧工部侍郎王佐儉邪小人首開趨附之路百計劾極盡諂媚之態王佑貌美無鬚媚事王振振甚眷之一日問佑曰王侍郎爾何無鬚佑對翁父無鬚兒子豈敢有鬚問巷聞之傳笑藉宣言於衆吾輩不進見致禮者必且得禍衆聞之皆具金銀進見初惟府部院寺大臣後百執事及在外郡邑庶職無不進有輒致千餘金者遂以爲常矣一夕召兵科給事中蔣性中至一處有門南向甚宏麗蔣自東橫行詣門遙見都御史陳鑑王文跪門外俯首向北性中以爲上在步稍後微聞二人連諾而起急趨而東將遇而問曰上在耶二人曰王太監也蔣既見乃是索

昭代典則

卷十五

廿六

遼東地圖言畢蔣遽趨出是圖乃太宗朝所畫火藏兵科後來圖籍厝壓其上甚多尋之數日方得送上不知其何用也後有曰李御史者因見振不跪坐事送錦衣衛獄捶之幾死取圖欲發極邊充軍振之作威如此秋七月大監王振加國子監祭酒李時勉于監門尋釋之時勉爲國子祭酒做胡安定教條隨其器而造就之諸生勃然興起人才遂盛於一時其待諸生恩義兼盡有病者委醫調治死者助其棺衾爲文以祭之王振怒其持儒禮構以罪加于監門諸生不忍願代者甚衆獲免未幾乞歸士林高之亦可謂明哲保身矣八月致仕太子賓客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胡儼卒○九

月倭寇浙東按察僉事陶成整飭海道率兵平之○冬十月徙封鄭靖王於懷慶○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故后靜慈僊師胡氏卒

甲子九年春正月新建大學成帝視學謁先師○三月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

士奇晚年昵愛其子莫知其惡最為敗德若藩臬郡邑或出巡者見其暴橫以實來告士奇及疑之必與子書曰某人說汝如此果然即改之子稷於是得書反毀其人曰某人在此如此行事勇以鄉里故撓其所行以此誣之上奇自後不信言子之惡者有阿毀譽子之善者即以為實然而喜之由是子之惡不復聞矣及被害者

昭代典則

卷十五

廿七

連奏其不善狀朝廷猶不忍加之罪付其狀于士奇乃曰左右之人非良助之為不善也已而有奏其人命數十惡不可言朝廷不得已付之有司時士奇老病不能起朝廷猶慰安之恐致憂至是士奇卒乃論其子于法斬之鄉人預為祭文數其惡天下傳誦文貞為本朝相臣巨擘列于宋之公卿終有愧焉昔王文正以張師德兩造其門惡其奔競終身不用文貞必以造門者舉之甚至人舉所知自以為不知而沮之宜恬退自守者不出其門也文彥博以唐介攻已被謫再三申救後卒舉用文貞以攻已者為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終身也與二公所行何相遠哉

夏四月以翰林學士陳循直文淵閣○大旱遣官禱雨于岳鎮海濱○五月命刑部右侍郎楊寧參贊雲南軍務○秋七月兀良哈三衛寇邊命成國公朱勇與安伯徐亨都督馬諒陳懷分道出塞擊敗之○加朱勇太保進徐亨伯爵為侯封馬諒為招遠伯陳懷為平鄉伯○閏七月勅天下修葺應祀壇廟○冬十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乙丑十年春三月賜進士商輅等一百三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朔日有食之○冬十月進內閣曹鼐吏部左侍郎陳循戶部右侍郎馬愉禮部右侍郎以苗衷為兵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高穀為工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並直文淵閣○以錢晉禮為禮部右侍郎○十二月命刑

昭代典則

卷十五

廿八

部右侍郎薛希璉巡撫保定等十二郡
丙寅十一年春正月始於各省皆以內臣鎮守
洪武中內官僅能識字不知義理永樂中始令吏部聽選教官入內閣教書正統初王振於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正字等官入教內官始多聰慧知文義者自王振竊弄威權干預外政於是各省鎮守并督營掌兵及經理內外倉場與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染等事無處無之永樂年間差內官到五府六部稟事內官俱離府部官一丈作揖路過公侯駙馬伯下馬俯立自後呼喚府部如呼所屬公侯駙馬伯路過內官及迴避之矣

三月河南山西巡撫侍郎于謙降大理寺左少卿尋復巡撫

于謙在梁晉間年久上章舉參政孫原貞主來以自代時太監王振用事于謙素無餽奉振遂嗾言官劾其擅舉自代降大理寺左少卿罷巡撫河南山西之民間之赴闕乞留復命巡撫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倭寇浙西○秋七月少師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

先是太皇太后張氏聽政三楊士奇榮溥居輔弼凡朝廷大事皆自閣下處分數年間政治清明為本朝之極盛王振每承命至文淵閣三公與之言振必立受自張

昭代典則

卷十五

廿九

太后崩楊榮繼卒士奇以子穆堅臥不出溥惟一入當事亦年老勢孤繼登庸者皆不能自樹于是內閣之柄悉為王振所據生殺予奪盡在其手矣三楊士奇為西楊榮為東楊溥為南楊是年溥卒贈太師謚文定

八月作畧影堂○吏部尚書王直侍郎趙新曹義掌光祿寺事戶部侍郎奈亨下獄禮部侍郎錢習禮署吏部事○九月以鄺埜為兵部尚書○冬十月閱武近郊○十一月

命京營總兵襄城伯李隆帥師巡邊○十二月召楊寧還命禮部侍郎侯璉參贊雲南軍務

丁卯十二年春二月國子監祭酒李時勉致仕以蕭鐵為國子祭酒○河南山西巡撫于謙丁父憂尋命起復以為

右侍郎協理部事○以都督僉事右亨為左叅將守

亨父嚴寬河衛指揮僉事無子亨嗣之善騎射有膽略提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挺刃當先輒立奇功累陞都指揮使姪虎亦驍勇能挽強弓善揮斧以官舍從亨有功授大同衛鎮撫是年亨陞都督僉事為大同左叅將守萬全處亦陞指揮使從亨參謀

夏五月陞王勳右都御史仍提督遼東軍務○六月禮部右侍郎錢習禮致仕○秋七月河決張秋潰沙灣入海尋決榮澤入淮命工部尚書石璞治之○八月朔日有食之○九月內閣馬愉卒○冬十月浙江處州賊葉宗留反命

昭代典則

卷十五

三十

僉都御史張楷討之○太監王振逮霸州知州張雷下獄謫戍

霸州民多游食需教之種粟麥桑棗令紡績畜雞豚民皆勤力不一年生理日滋畿內蝗作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驥巡視至其地異之以其法下諸州縣人皆便之有牧馬者生事擾民需笞之其領牧者諸於王振遂捕需下獄笞箠幾死謫戍邊城

南京右都御史周銓及十三道御史並下獄銓先督南京糧儲時諸御史嘗劾其貪暴深憾之及掌院事置功過簿督責諸御史詰且而言日晏不輟御史

范霖楊永等不能堪乃合疏言銓不法事詔徵銓詣獄

銓亦計奏詔御史俱逮至未白而銓忿得心疾歿於是諸御史或降或謫而霖永以首建議獨得重罪永亦忿歿獄中霖以恤刑得減歿出獄數日亦卒

戊辰十二年春二月朔日有食之○三月賜進士彭時等一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彭時上表謝恩之夕坐以俟旦隱几不寤竟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掣禮書胡濬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合著錦衣衛尋上是之

夏四月福建寧化賊鄧茂七反遣總兵劉聚副總兵陳榮帥師僉都御史張楷監軍事討之

鄧茂七建昌人初名鄧雲豪俠為眾所推因殺人官捕

昭代典則 卷十五

三十一

之逃入福建寧化縣陳正景家改名茂七聚眾集會願指殺人縣官捕之遂拒捕率黨劫上杭攻汀州據杉關攻光澤縣大掠順流而下攻邵武府掠其庫藏數日至順昌縣時福建參政宋彰交趾人與中官多故舊侵漁以萬計餽送王振遂陞左布政使抵任計營所費驗戶歛之貧乏不堪者苦為所迫於是尤溪熾主蔣福成聚集居民劫取聚落旬日至數萬人遂襲尤溪據縣治與茂七聲援相聞進劫沙縣將攻延平巡按福建御史汪澄至延平聞賊勢已熾即回會省刷卷御史張海在延平被圍海躬撫諭之賊還海以狀聞朝命御史丁宣按賊事宣發牌招茂七茂七笑曰吾從尤溪取延平據建

寧塞二關之入傳檄以下八閩誰敢窺焉遂殺齋牌使者據王臺立總甲里長殺張都司其勢益熾

命侍郎薛希璉巡撫福建提督軍務○六月命侍郎楊寧

巡撫江西○秋七月以都督徐恭為總兵官工部尚書石

璞提督軍務討浙江賊葉宗留○八月以魏驥為南京吏

部尚書王英為南京禮部尚書○九月命侍郎孫原貞鎮

守浙江都御史軒輅為巡撫○冬十月雲南思機發叛以

靖遠伯王驥總督軍務都督官聚為總兵官張凱田禮為

副總兵帥師討之時麓川思任發餘孽思機發復據孟養叛仍命驥督軍

務官聚總兵張田禮副之調漢夷兵十三萬以行十月

抵金沙江賊堅柵西岸以拒驥作浮梁渡兵攻破之乘

勝進至孟養賊斂眾據鬼哭山及芒崖山等寨皆攻拔

之思機發遁莫知所在大軍踰孟養至孟那等處而還

詔增驥祿百石

封都督楊洪為昌平伯克總兵官鎮守宣府

洪以漢中百戶調開平累功陞都指揮尋以都督守獨

石敗虜於宣府大石門寶昌州斬首功二百封昌平伯

充總兵官鎮守宣府虜畏之呼為楊王

十一月兵部侍郎于謙丁母憂仍命起復理部事○福建

賊鄧茂七遣別將陳敬德吳都總等由德化永春安溪寇

泉郡知府熊尚初逆戰于五陵坡兵敗被執不屈歿之○

昭代典則 卷十五

三十一

副總兵陳榮進兵攻鄧茂七戰敗歿之○命御史朱英
中官分守兩浙要地

朝廷慮葉宗留與閩寇合命御史朱英與中官分守閩
浙要地英核論勝從示以禍福降者甚眾以計生致賊
首周明松等數人械于慶元謀報賊眾三萬來劫明松
等中官大懼欲走英不可即誅明松等尸于市賊聞之
遁去

已巳十四年春正月朔頒已巳大統曆于百官

岳正論曰已巳大統曆書二至之晷有晷夜六十一刻
之文予怪其故遂而求古諸家曆法無有也夫天行最
健日次之月又次之以月會日以日會天天運常舒日

耶代典則 卷十五 三三

月常縮曆家以其舒者縮者之中氣置閏以定分至然
後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日乘除之積三歲
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常活以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天分南北二極日行中道冬至行極南
至牽牛得四十刻為日短夏至行極北至東井為日長
春秋分則行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為晝夜均古以曆
名家者必以其變者立差法以權衡之則變者常通而
差者得其所矣有如今曆也者毋乃不揣其本而齊其
末與夫曆者聖政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撥之能無搖
其本乎後果有土木之變

以寧陽侯陳懋為征夷將軍保定侯梁瑤平江伯陳豫為

副總兵刑部尚書金濂參贊軍務太監曹吉祥監督軍務
帥師討鄧茂七○鄧茂七寇建寧掌府事參政張瑛戰敗
歿之○二月鄧茂七復攻延平總兵劉聚禦之茂七中流

矢歿張瑛還兵仍討浙賊金濂陳懋留鎮福建逮巡按御
史柴文顯汪澄下獄誅之

福建鄧茂七反凡三司官之親臨皆得貸歿惟前後巡
按御史柴文顯汪澄二人俱被極刑蓋因王振當權所
惡者御史之官故盡殺之斯豈法之正乎

虜也先寇大同
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報作三千人王振怒其詐也
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寇大同

昭代典則 卷十五 三四

貴州苗反總督軍務兵部侍郎侯璉副總兵都督方瑛率
兵討之
彭韶曰先是麓川之役朝議皆以為不可獨王振與王
驥主之盡調雲南貴州兵以行連兵十年陞秩萬數而
夷酋終通將士多歿大軍未班列衛空虛苗獠乘間竊
發攻圍城堡於是貴州東路閉矣驥與都督官聚張軌
等先後擁歸師所至人遮泣陳苗獠之害皆曰吾征麓
寇不受命殺苗也去之苗前截後殪我軍無復紀律歿
亡數萬軌等僅以身免諸城被圍歲餘乃解饑歿者大
半而東南因之騷動驥輩不得辭其責矣惜哉昔唐天
寶之盛而有事雲南今我正統之盛亦以麓寇為意世

道并除之機毋乃有數存焉吾於是不能無感

周忱督戶部尚書仍巡撫○二月以監察御史韓雍為僉都御史巡撫江西

雍先巡按江西有聲吏民奏留再巡一年回京遂有是擢時年纔二十八

夏四月平閩將軍靖遠伯王驥擒苗虫富檻送京師伏誅尋召驥還○五月以待讀學士張益直文淵閣○湖廣苗

反以保定伯梁瑜為平蠻將軍右都御史王來總督軍務率兵討之○總兵徐恭進兵攻葉宗留敗績二司官沈璠

耿定王晟皆歿○六月丙辰南京謹身華蓋奉天三殿災○致仕大學士黃淮卒○張楷招撫浙賊班師

昭代典則

卷十五

三五

時都督徐恭尚書石璞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乘間條

出徐恭戰既敗績莫能為計按察僉事陶成請招諭之乃從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辭懇惻宗留

等環聽竦動遂率其黨出降惟陶得三殺使者引餘黨遁入山中張楷仍招降之楷遂班師

秋七月癸亥入南斗

時侍講徐理頗知天文私語其友劉溥以不祥久之不還舍曰禍不遠矣遂命其妻孥南歸

也先大舉入寇太監王振強帝親征遂北狩

是年春也先遣二千人詐稱三千人貢馬曰此聘禮也朝廷莫之知答詔無許端意王振怒也先詐報人數

其賞賜并所酬馬價也先媿念秋七月八日大舉入寇

塞外城堡所至陷沒邊報日至乃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出禦之源等既行太監王振勸上親

征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太師成國公朱勇率師以從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鄒瑩學士曹鼎張益等扈行吏

部尚書王直及大小群臣伏闕懇留不允十七日命太監金瑛輔鄒瑩王居守每日於闕左門西面受群臣謁見

遂偕王振及官軍五十餘萬人至龍虎臺札營方一鼓即虜驚眾以為不祥明日出居庸關鄒瑩請回鑾王振

矯旨令與王佐隨老營至懷安瑩馬幾殆及雲中王佐竟日跪伏草中請還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

昭代典則

卷十五

三六

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鼎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係天下安危豈可輕進

振怒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於是井源等報敗踵至會暮復有黑雲如繖罩營雷雨大作王振惡之頃之又聞前

軍西寧侯朱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鎮守大同中官郭敬乃密言於振其勢决不可行振始有回意大同總

兵郭登告學士曹鼎等車駕入空從紫荊關庶保無虞王振不聽還至狼山虜追且及遣朱勇等率三萬騎禦

之勇無謀進軍鷓鴣兒嶺虜於山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是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僅二十里眾欲

入保懷來以王振輜重千餘輛未至留待之鄒瑩再上

章請車駕疾驅入關而殿兵爲殿不報。又詣行殿力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堊曰。我爲社稷生靈何得以死懼我。振愈怒。叱左右扶出。遂駐土木有無水泉。又當虜衝。次日欲行。虜已逼不敢動。是爲八月十四也。人馬不飲水已二日。飢渴之極。時楊洪總兵在宣府。或勸洪急以兵衝虜圍。駕可突出。竟閉城不出。十五日虜遣使持書來。以求和爲言。遂召曹鼎章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去。振急傳令移營。踰塹而行。迴旋之間。行伍已亂。爭先奔逸。勢莫能止。虜騎蹂陣而入。奮長刀以斫我軍。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皆蹈藉。死者敵野塞川。宣待虎賁矢被體如蟬。上與親兵突圍不

昭代典則

卷十五

三七

得出。虜擁以去。百官沒者。英國公張輔尚書王佐。鄭塾學士曹鼎章益而下數百人。其幸免者。蓬頭赤身。踰山墜谷。連日飢渴得達關上。虜舉我輜重。惟取金銀珠寶。貴細者。太監喜寧本胡種也。遂降于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十六日。上在虜營。惟校尉袁彬隨侍。答應着彬寫書差人回京。奏討珍珠蟒龍段金銀等物。以賞也。先着人隨至宣府城下。不敢開門。縋而登。復遣人送至京。以其夜二鼓。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闕下頗聞敗報。私相告語。愁嘆驚懼。出紫陌。見軍士奔歸。殘被體。血污狼藉。然尚未知上所在也。是日。皇太后遂遣使齎黃金珠玉衣龍段疋等。馳以八馬詣也。先管請還車

駕不報。○上之蒙塵也。王振滔天之罪也。鄭塾職司戎政曹鼎章平章宥密不能力沮。歿諍於朝。徒自捐軀。早野豈所謂以死勤事者耶。

八月己巳。太后命郕王權總國事。○癸酉。立皇長子見深爲皇太子。

八月十八日。皇太后勅諭皇帝率六軍親征。已命郕王臨百官。然國家庶務不可久曠。今特勅郕王暫總其事。爾各衙門大小事務。其悉啟郕王聽令。毋致怠違。衆疑行且卽真。數日內外洶洶。不自保。皇太后乃復詔天下曰。邇因虜寇犯邊。毒害生靈。皇帝恐禍延宗社。不得已躬率六師。往正其罪。以安國家。不意被留虜庭。尚念神

昭代典則

卷十五

三八

民不可無主。茲於皇庶子三人之中。選其賢而長者。見深立爲皇太子。正位東宮。仍命郕王爲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嗚呼。國家必有君。而社稷爲之安。君必有儲。而臣民有所仰。布告天下。咸使聞之。○是詔也。國儲已定。神民已有主矣。詔命郕王爲輔而已。當時文武群臣。惟與郕王同心同力。夾輔圖維。爲討虜迎駕之計可也。乃不逾月。遂違詔命。勸進於郕王。而廢皇太子爲沂王。何其忘君父之難。而急於富貴之圖如此也。

廷誅錦衣衛指揮馬順籍王振家滅其族。

八月二十三日。郕王臨午門左門。言官大臣次第宣讀。彈劾王振啟章。言振傾危宗社。今在虜中。爲虜所用。罪

當滅族。郗王諭以自有處置。眾心憤鬱。號不已。郗府長史歲。銘造膝免冠言之。眾皆免冠長號。已而令言。振等之馬順。猶回護之。當顯揚言。眾怒曰。此正奸臣黨也。給事中王竑。摔順頭請誅。郗王起入內。使閹門。眾爭毀順。踐踏。項刻而斃。或就脫順鞵。擊出眼血流。閹門前。時上直官。軍候左掖門。譁云。尚有王長隨。毛長隨二人。少頃。校尉。押出。亦擊殺之。曳三屍。陳於東安門。蓋王毛二人。本王振黨。適嚴門禁。日事鞭笞。官軍怨之。故及。都御史陳鑑。奉令旨。籍振宅。宅在宮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室。擬于宸居。器服綺麗。尚方不逮。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庫。馬數萬疋。執振

昭代典則

卷十五

三九

姪錦衣衛指揮王山。鬱于市。其族屬無少長皆斬。山弟林。亦為錦衣衛指揮。從駕。死于虜。林尤凶悍。姬妾百數。并籍振黨。彭得清。內使陳官等家。○言官職司諫諍。于謙協掌兵戎。方六師將出之時。與振威醜。無能力沮。於諍。今事敗勢阻。而後彈劾。雖罪惡不容不正。然於大事已無及矣。

逮宣府總兵楊洪。萬全左參將石亨。繫錦衣獄。○太后以于謙為兵部尚書。鄭楚沒於土木○帝出塞。

聖駕十七日夜渡宣府河。袁彬控馬渡訖。也先謀為布囊。欲盛朝廷。使群騎蹂躪。忽一雷擊。以也先所乘馬。其謀乃沮。又夜令人行刺。刺者見一大蟒蛇。遂護御帳外。

畏怖而去。群胡皆曰。大元之仇。今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呼也先曰。那顏猶華言大人也只欲留萬世美名。大明天子。雲端裡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之。萬眾成傷。之中。鏃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嘗受其賜。九龍蟒龍猶在。安得害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還之一。且復坐寶位之上。豈不有萬世美名乎。眾皆曰。胡語云者。然辭也。於是也先赴帳房。叩頭致敬。奉帝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以賄至。即歸聖駕。郭登守大同。閉門不納。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連。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啟。閉竟不出。校尉袁彬隨侍。以頭觸門大叫。於是廣寧伯劉安。給事中

昭代典則

卷十五

甲

孫祥。知府霍宣。同出見。獻蟒龍袍。帝以賜伯顏帖木兒。及也先。弟大通漢王。帝曰。秋稼未收。軍士久飢。可令割以入城。又曰。虜欲歸我。情偽難測。且嚴為備。安獻酒。帝醉酒。飲訖。虜令括城中犒軍物。并內官郭敬等金銀共萬餘兩。來迎駕。既獻。虜不應。二十三日。遂去。過描兒庄。九十海子。見蘇武廟。李陵碑。二十八日至黑松林。也先營在焉。上入營坐。也先拜稽首。乃侍坐。宰馬設宴。出其妻妾四人。以次奉帝酒。歌舞以為娛。遂奉帝居于伯顏帖木兒營。去也先營十餘里。伯顏帖木兒與妻見帝亦如也。先禮。帝在營。聖敬無斂。虜以女入侍。不受。虜服不敢少失。臣禮。會大雪。乘輿所止。穹廬。雪不凝。虜異之。懼

覘天容穆然危坐亦無寒色咸極駭嘆効順益焉伯顏帖木兒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也先每七日獻馬二人每出獵則又以所獲野馬黃牛之數來獻

廣賊黃蕭養反攻廣州副總兵王清戰歿

黃蕭養南海沖鶴堡人貌甚陋眇一目而有智數坐強盜在郡獄中踰年所臥竹牀皮忽青漸生竹葉同禁江西一商人謂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軌使人藏利斧飯桶中破肘鐐越獄出几十九人其黨艤舟以待遁入海中嘯聚群盜旬日間至萬餘人遂攻圍郡城官軍禦之輒為所敗乃制雲梯呂公車衝城幾破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沙角尾舟膠淺水有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奔

昭代典則

卷十五

聖

逆若避賊狀官軍問蕭養所在言未脫口伏兵出柴中擒王清盡殲其軍賊擁清至城下使諭眾開降清罵賊遇害而歿蕭養遂僭稱東陽王據五羊驛為行官授偽官者百餘人

以金濂為戶部尚書○九月帝在迤北○癸未邸王即皇帝位送尊帝為太上皇帝

時邸王輔國政于謙典戎政未嘗一語籌畫為討虜迎駕之圖惟即真之議日急乃為皇太后旨以太監金英口傳之謂皇太子幼冲未能遠理萬機邸王年長宜嗣大統又為英宗旨謂有使自虜庭還口傳之曰宗社之禮不可曠邸王長且賢其令繼統奉宗祀於是于謙

等率眾勸進有司擇日行禮遂以九月六日邸王即皇

帝位改明年元為景泰遙上英宗尊號曰太上皇帝

進內閣陳循戶部尚書高穀工部尚書以侍講商輅修撰

彭時入直文淵閣○以邸府左長史儀銘為禮部左侍郎

右長史楊翥為兵部右侍郎審理正俞綱為太僕寺卿審

理副俞儼為僉都御史○出楊洪石亨于獄中總京營兵

○以兵部郎中羅通守居庸關給事中孫祥守紫荆關並

授僉都御史○起薛瑄為大理寺丞分守北門○冬十月

上皇在迤北○也先遣使來議和不許遂寇大同破紫荆

關都御史孫祥走歿

是月遣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至虜營起居上皇也先

昭代典則

卷十五

聖

亦遣使來議和還車駕廷議遣使約和奉迎上皇時王

文厲聲曰孰謂虜可和彼不索金幣且索土地憂方大

耳眾相顧不敢言于謙知景帝意不欲議和迎駕徐曰

防變方略我與總戎責也俄而旅還惟賜也先金銀絲

幣使去數日喜寧教也先犯京師可以挾索寶貨又給

上皇欲送還京虜遂奉駕入塞七日至大同九日至廣

昌破紫荆關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歿

也先犯京師焚長陵顯景陵殿寢祭器遂大剽掠于謙石

亨孫鐸等禦却之

虜近京赦交趾敗績論成山侯王通為都督陞鴻臚

寺卿楊善為副都御史協守京城太監興安問王通計

將何如通以挑築京師外城濠為對興安鄙之侍講徐
理方有時名亦銳意功業大監金英召程問計程泣曰
驗之星象稽之曆數天命已去請幸南京英怫然不悅
宣言於眾曰死則君臣同一處死耳有以遷都為言者
上命必誅之于謙亦上疏請斬議遷都之人眾心稍定
也先奉上皇居土城廟虜騎掠西北關外于謙石亨分
營城北都督孫鏜營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軍事尚寶
司丞夏瑄陳策請召邊兵入捍京城內外夾攻乃召宣
府遼東各邊精兵赴援虜連日攻城石亨等兵與戰殺
傷相當也先遣使索大臣王直胡濙于謙出迎駕眾莫
敢出乃以通政叅議王復為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

昭代典則

卷十五

四三

為鴻臚寺卿出朝上皇於土城廟也先伯顏帖木兒環
甲持弓矢侍上皇復等見上皇進書勅上皇視漢字書
虜視番字勅也先曰爾皆小官急令王直胡濙于謙石
亨楊善來上皇諭復榮曰彼無善意汝等宜急去二人
辭歸虜益四面剽掠焚三陵殿寢祭器逼宣武門南逾
蘆溝橋散掠下邑于謙督軍出德勝門與戰發大砲擊
虜死者無數石亨遂統兵出安定門提刃單馬進殺數
十人石彪持斧率兵從之諸軍懼呼踴躍聲振天地虜
却而西亨追戰城西虜復却而南亨會彪率精兵千人
誘虜南至彰義門虜見彪兵少逼之亨率眾乘之虜大
潰南奔復追至清風店又大捷都督孫鏜禦虜西城外

失利諸將不相援鏜急城門求入時給事中程信監軍
西城急疏言鏜小失利即開門納鏜虜益振人心益危
宜趣鏜戰必効死力上立詔勿納鏜虜逼城鏜兵亦附
城戰信與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城上鼓譟鎗礮佐鏜
虜退鏜與楊善范廣逐虜至固安又大捷程信遂請勅
石亨于謙移營關外禦虜陳循又請下榜數道諭回
達番漢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也先疑懼
而邊兵入援亦稍至是月既望也先出居庸關伯顏帖
木兒奉上皇出紫荆楊洪石彪仍帥兵擊虜未去者
陳循請留邊兵守京師給事中葉盛上言今日之事邊
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

昭代典則

卷十五

四四

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邊關不固縱守京師不
過保九門耳如陵寢郊壇社稷田里生靈何急宜固守
宣府居庸為便
命副都御史沈固鎮守大同尚書石璞鎮守宣府僉都御
史王竑鎮守居庸副都御史羅通鎮守山西副都御史朱
鑑鎮守鴈門都督王通守天壽山平江侯陳豫守臨清副
都御史鄒來學提督京城東軍務
羅通先守居庸禦虜有功召入參贊軍務理院事上疏
乞勅石亨楊洪各率精銳馬步官軍亨自紫荆出大同
洪自居庸出宣府沿途巡哨提督軍務堵塞關口修理
牆柵勦除賊寇防護耕種又言邊軍妄報首功虛張虜

勢德勝之戰近在都城斬虜幾何乃陞六萬六千有餘
又言腰玉珥貂者皆荷全性命忌能憎言于謙不喜亦
上言德勝當先一萬九千八百八十人陞一級陣亡三
千一百一十八人陞二級然皆給賞而已且乞罷兵柄
五府部院翰林科道議乞留謙亦言通志在滅賊爲國
計無他謙等空同心協力勿互猜疑於是于謙上言口
外軍民連歲被兵不能種藝恐虜寇野無所掠擁衆以
送駕爲名突至太原則山西搖動而河南淮甸之間亦
可憂矣空選有謀略文職大臣往鎮山西上命通往○
先是都給事中葉盛亦嘗言德勝之捷虛張功次與羅
通言同

昭代典則 卷十五 四十五

以何文淵爲吏部尚書○以周忱爲工部尚書仍巡撫○
命兵部侍郎侯璉總督軍務都督方瑛爲副總兵討貴州
苗○以都察院歷事舉人練綱爲監察御史○十一月上
皇在迤北○論禦虜功以石亨爲第一封武清侯楊洪進
昌平侯加于謙少保總督軍務陞石彪都督僉事爲大同
左叅將
時侍講劉定之條陳十事其八曰賞罰言石亨于謙等
將兵禦虜未聞摧陷腥羶迴鑾輅但迭爲勝負互相
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未足賞今亨自伯爵陞爲侯爵
謙由二品陞爲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而但見其賞
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今宜使亨等但居舊職勿授

新陞以崇廉恥之節以作敵愾之氣夫既與而不忍奪
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
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矣亦
與羅通言同○按李賢曰楊洪起行伍生長邊陲用詭
道以立邊功歷陞將帥善於劫營虜人畏之然自宣德
以來胡人與中國和好厚往薄來未嘗大舉入寇其有
擾邊者不過朵顏之類多不過百餘騎少或十數騎而
已洪以此得立邊功大抵用譎取之及也先大舉入寇
洪在宣府驚惶無措閉門不出若土木之圍洪能在後
衝之必無是敗及胡人奉上皇至城下呼之亦不出救
視君父之難略不爲急所存可知矣後召至京師適虜

昭代典則 卷十五 四十六

寇猖獗人心驚疑念以舊將遂進侯爵亦終不能大挫
賊鋒然在邊校之諸將紀律頗嚴士卒用命爲一時之
巨擘云嗚呼由此觀之要亦非忠勇之將也
命寧陽侯陳懋尚書金濂討福建賊鄧伯孫平之
先是懋等受命南征至建寧鄧茂七已敗歿伯孫繼之
勢益熾懋等乃揭榜招諭立賞格能自相擒殺來降者
與斬敵同賞於是擒斬而降者相繼有千戶龔遂榮者
入尤溪山中降其衆數千而還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鬪
自茂七起事恒倚仗之遂榮乃爲書遺之許其自新謀
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
疑棄伯孫來降遂進兵沙縣破貢川掛口陳山諸寨伯

孫就執乃分兵解汀漳之圍八閩遂平。

以都督董興為總兵官兵部侍郎孟鑑贊理軍務討廣賊

蕃蕭養○命僉都御史楊信民巡撫廣東○也先遣使索

大臣迎車駕○十二月上皇在迤北○虜寇遼東都御史

王翔禦却之○虜寇甘州都御史馬昂禦却之

喜寧誘虜奉車駕至甘州欲入陝西直趨南京而脫脫

不花方寇遼東不樂出寧夏入陝西故不果南行。

尊皇太后孫氏為上聖皇太后母吳氏為皇太后立如汪

氏為皇后○冊上皇宮嬪周氏為貴妃即皇太子母也○都御

史張楷下獄放歸田

葉宗留之亂浙江三司官皆歿而楷但以撫賊班師賊

昭代典則

卷十五

四十七

復為亂故罷楷

命副都御史耿九疇清理兩淮鹽政

九疇先以禮科給事中出為運司同知節儉嚴肅無毫

髮私吏胥豪商勢家凜凜不敢肆丁內艱鹽場數千人

詣闕乞留陞都轉運使嘗坐水旁有童子曰水清不若

使君清已而被誣逮下獄得釋至是陞副都御史清理

兩淮鹽法

初令京府寄牧

國初官馬養於各苑馬寺各監苑而已永樂中始以官

茶易和林等處馬養之民間謂之茶馬正統末京師有

警乃選取以備軍資養於順天府近京屬縣謂之寄養

騎操及京師無事寄養之馬不復散去遂為故事每歲

草生陪補之法悉與各處茶馬無異養馬之家雖二百里

免糧差而陪補受累尤多北方民力疲弊此其大端也

卷十五

四十八

昭代典則卷之十五

昭代典則卷十六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纂

吳郡陸種之訂正

書林周曰校刊行

恭仁康定景皇帝

庚午景泰元年春正月上皇在迤北

上皇書至索大臣來迎命公卿集議廷臣因奏請遣官

使北賀節進冬衣上謂必能識太上皇帝者始可行群

臣遂懼謝罪繳納原奏事遂寢

內侍軍增有罪下獄

時增恃寵驕縱大臣有候其生日結約武弁持賄拜賀

卷十六

其家如往年之事王振者都給事中林聰率六科十三

道上疏暴其罪惡且曰復起群邪趨媚之風大開小人

奔競之路乞急治不然必蹈覆轍上命錦衣衛捕治之

後雖獲釋然不敢復肆矣

內閣彭時憂去○命副都御史軒輅鎮守浙江兼理鹽課

○虜入大同塞總兵郭登擊却之

虜犯京既退登上疏言虜人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

黃河已凍且向延緩青草復生再侵京關事雖未信情

亦可推乞開誠待下側席求賢擴天理克人欲以成聖

學之功親君子遠小人以收天下之望十二月又傳虜

欲犯京師登以京丘新遷不可輕戰又疏曰今日之計

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智不可鬪勇此謂知彼知

已可守則守其涑水易州真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清野

京兵分據掎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徒勞務

在萬全此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是年正月賊

入大同境登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

二鼓有報云東西沙窩賊營十二皆自朔州掠回登召

諸將問計或言我寡莫若全軍而還登曰我軍去城百

里一還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難以自全即按劍

起曰敢言退者斬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

登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登射中二人手刀

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首虜二

昭代典則卷十六

百餘奪還人馬器械萬計進封定襄伯食祿千一百石

與世券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虜數千為一時戰功第一

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許入監上選事例與歲貢同○山

西行都司天城衛更賈斌上疏進忠義集發回原衛

山西行都司天城衛令史賈斌上疏言漢桓帝權歸宦

豎唐文宗受制家奴宋徽欽聽用閹寺皆馴致敗亡太

上皇失位去國亦由此輩今皇上登登賢位宜法高皇

帝以為治事無大小必悉經宸斷閹人專備灑掃不許

竊柄凡阿諛者必斥之端本澄源謹終如始則天下一

新矣臣於歷代直諫盡忠守節之士與恃寵宦官撮其

尤者錄成四卷名曰忠義集伏乞刊布臣僚必能觀感

以興起其忠義之誠而宦者亦不得縱其姦究之私矣
事下禮部尚書胡濙覆奏斌言雖有理然章皇帝御製
臣鑑已行頒給足為勸戒所編不必刊布且言斌擅自
離役發回原衛斌後莫究所終

閏正月京師烈風晝晦○鎮朔大將軍石亨都督范廣率
兵出大同宣府尋召還○二月進苗衷兵部尚書兼翰林
學士○贈前侍講劉球為翰林學士謚忠愍○以兵部右
侍郎俞綱直文淵閣尋出理部事○以孫原貞為兵部右
侍郎參贊浙江軍務○吏部辦事吏徐鎮請禁大臣潛遣
家歸不報○三月虜奉上皇至大同分道入寇

是月虜入蒼麥川偏頭關都督杜忠擊敗之虜又入萬
昭代典則 卷十六 三

全入寧夏至慶陽復奉車駕至大同諸虜大掠蔚朔分
寇宣府諸城時獲虜謀言田述千道也先與賽罕王大
同王峇兒不花王鐵哥不花王鐵哥平章脫脫不花王
分道入寇虜意欲上皇不忍諸邊受害促賂議和迎駕
也

夏四月宣府遊擊楊俊擒喜寧檻送京師伏誅

楊洪庶子俊充遊擊將軍時出宣府經略獨石諸城是
月二十二日上皇以久無使臣往來而喜寧又潛懷二
意數教也先擾邊乃令袁彬至也先處說命希有旨要
差總旗高盛太監喜寧達于鄂哈出回京也先依聽上
皇又密書喜寧謀叛情跡令盛到宣府與總兵官以計

擒之及至野狐嶺高盛與喜寧飲城下密約城上於進
湯時即發短鎗少頃鎗聲連發走散繫抱喜寧滾下濠
中遂擒入城鄂哈出回營報知上皇喜曰這厮使兩下
動干戈害人如今掣了邊上方得寧靜我南靖也可期
了楊俊送喜寧至京誅之以功陞都督○俊上言也先
往時酋長尚在東西諸番未附今既弒脫脫不花并其
眾東自女直兀良哈野人西至蒙古赤斤哈密皆受約
束包藏禍心待時而動又聞其妻挈輜重在哈刺莽來
去宣府纔數百里健人壯馬屯沙窩去邊尤近今大同
宣府懷來遼東山海永平寧夏延綏甘涼莊浪等處宿
兵不下數十萬臣愚以為險阻之處量留守禦其餘壯

昭代典則 卷十六 四

勇各選老成謀略將官統率迤西悉赴代州迤東悉附
永平結營操練更選京營騎兵甲令股肱大臣統率至
大同宣府會合所在兵列營堅守為正兵其永平營赴
獨石代州營兵赴偏頭關一帶按伏為奇兵兵部署既定
或拘絕虜使以激其怒或檄數叛逆以正其罪彼必來
侵我正兵堅壁清野坐觀其變密遣奇兵日夜倍道趨
其巢穴使彼前不敢進後不能顧必擒其妻孥獲其輜
重彼或察知我謀急還相救我乘其奔潰奇兵夾攻立
致摧敗此實成功取勝之機抑臣又聞三軍之害猶豫
最甚昔在有宋澶淵之役若從寇準之議必無靖康之
悔今若間以群疑失今不治臣恐他日之患猶有甚于

今日者願陛下重念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人民者祖宗之人民縱欲息兵保民暫安一時寧不思祖宗創業守成之艱乎文武諸臣何面目忍取偷生從此虜騎悍乎臣一家父子兄弟受恩實深馬革裹尸固其分也事下總督兵部營中諸將校議于少保言賊虜也先達天背德彼之罪惡已盈我之警恥宜雪楊俊此疏發憤殉國但與兵舉事係社稷安危即如俊所言萬一我軍出境賊與我牽制別分大羊由間道乘虛四散剽掠是自散守備計非萬全國家之害非止北虜東南寇盜未除河南流民又聚豈可輕內重外更不思患預防夷狄之性利於疾速不能持久去來如風雨聚散如蜂蟻得利則

昭代典則

卷十六

五

鴟張失勢則鼠遁乃其態若欲糾兵涉遠出徼倖之謀捺奸凶之虜將卒不相知號令不相統臣愚未見其可上從謙議

都督董興破廣賊獲黃蕭養誅之封董興為海寧伯

初楊信民為廣東參議有惠政恩信素孚於民及為都御史巡撫至廣州民爭歸之信民發粟賑濟民益喜賊黨自散既而信民卒興等帥兵至時天文生馮軾隨行至中道夜半鷄鳴興問之曰此何祥也對曰鷄不以時鳴由賞罰不明願公嚴軍令經清遠峽有白魚入舟中軾曰昔武王伐紂有此徵此逆賊授首之兆也時蕭養聚船河南千餘艘勢甚張眾欲請益兵軾曰兵貴神速

若復請兵則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江西狼兵取贖猶摧朽耳興從之三月初旬夜有大星墜于河南岸軾以所占告曰四旬內破賊必矣至是興師官軍至大洲頭與賊遇果大破之蕭養中流矢被擒伏誅餘黨悉平封興寧海伯

吏部侍郎何文淵請罷貴州布政司不許○大同參將許貴請遣使赴虜議和不許

許貴言虜請和乞谷使緩兵下兵部議尚書于謙知上意不欲迎駕議曰塞遣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往使財賂方入穹廬虜騎已至關口繼遣少卿王榮通政王復又往不得要領而還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

昭代典則

卷十六

六

中國與寇虜有不其戴天之誓和則背君父而違大義此理不可和也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理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不可和也移文詰責許貴○是時上皇蒙塵在虜空察虜和果實且與之和迎還軍駕徐圖復讐可也夫和固為背違君父而慮虜有無厭之求不和則兵終不可罷而君父終不可回豈臣子忠義之道乎

致仕國子監祭酒李時勉卒○虜入鴈門關

時遣五將率兵三萬分屯真定保定易州涿州通州以寧遠伯任禮為總兵官率精兵五千巡守各城禮辭老以都督同知劉安代之

五月虜入河曲圍代州○虜酋阿剌遣使貢馬請和不許
虜酋阿剌遣人貢馬請和邊臣留之懷來以聞又武大
臣請遣太常少卿許彬錦衣都指揮同知馬政請虜使
情偽彬等言虜果欲議和罷兵且奉還上皇奏乞口陳
循等對文華殿諭曰也先背逆天道遮留上皇不共
天奈何言和循等頓首請賞虜使且好語諭阿剌後其
詐謀京營邊塞嚴為防禦上曰善勅阿剌曰我朝與爾
瓦刺和好也先違天犯順朕兄太上皇帝與師問罪也
先又輒遮留毒我生靈殘我邊徼朕承嗣大統宗室臣
民咸請興兵討罪復讐朕念也先屢請送大駕回京以
故遣人賜書授賞乃也先謫詐反覆今阿剌使至亦奏

昭代典則 卷十六

七

云云朕欲從爾但聞也先尚聚眾塞上意在脇挾義不
可從即阿剌必欲和好待瓦刺諸部落北歸議和未晚
不然朕不惜戰也先凶傲不悛悔禍恐無及使回朕加
恩賚厚賜阿剌答來意

浙江按察副使陶成禦賊戰歿

處州賊陶得二寇武義將浙江按察副使陶成禦之戰
歿得二先已招降既而復叛率眾來攻武義無城惟設
木柵賊大至或勸成稍却以避其鋒成不可麾兵與戰
自辰至申俄而城中火起蓋賊有潛入城為內應者兵
遂大潰成策馬突陣歿之事聞贈左叅政諭祭配享越
國公胡大海廟廕其子魯為廣東新會縣丞成廣西

林人初舉鄉試告就遠方授交趾典史以有守有為累
薦至今職

立國營

兵部尚書于謙以京師兵馬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
雖各有總兵而不相統每遇調遣選摘奏撥號令不同
兵將素不相識或至誤事乃議揀選三大營馬步軍一
十五萬分為十營每營各以都督總領常令在營操練
以備警急調用就於三大營提督中揀二人充提督團
營總兵官文臣提督即以兵部尚書

南京禮部尚書王英卒○城固原○六月丙戌虜奉上皇
復至大同肆行擄掠○都督楊俊論死尋釋降督府僉事

昭代典則 卷十六

八

時遣俊護瓦刺使人出塞俊挾私怨杖永寧守備都指
揮姚貴且縛貴斬諸裨校力解得什比還廷臣劾俊論
歿會俊嫡弟嗣侯傑卒毋請什俊奔傑得降督府僉事
遂得嗣父洪侯

秋七月虜酋阿剌遣使請和以李實為禮部侍郎羅綺為
大理少卿奉勅使虜

也先屢以議和不諧復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為書遣其
參政完者脫歡等五人赴京請和禮部議奏奉迎上皇
景帝不允次日景帝御文華殿諭大臣言官絕虜吏部
尚書王直對謂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必乞遣使勿使有
他日之悔帝不悅曰朕無意大位若曹過為朕疑今奈

何異議于謙對曰大位已定孰敢他議祇答使舒邊患耳帝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群臣出文華門太監興安匍匐而呼曰孰堪使者有文天祥當弔其人乎衆未答王直面赤厲聲曰是何言臣皆王臣惟皇上使敢弗行乎安語塞入復時李實任禮科都給事中帝命與安傳旨欲遣使虜中如何對曰實雖才識不周適朝廷多事之秋安敢辭諒亦不辱君命與安入內復命遂陞李實禮部右侍郎爲正使羅綺右少卿爲副使馬頭陞指揮使爲通事上御左順門召實等面諭曰你每去脫脫不花也先那裡須勤謹辦事好生說話不要弱了國勢上遺書脫脫不花可汗曰我國家與可汗自祖宗

昭代典則

卷十六

九

來和好往來恩意甚厚往年奸臣專減使臣賞賜遂失大義遮留朕兄今各邊奏報可汗尚留塞上殺掠人民朕欲命將出師往討念彼此人民上天赤子付朕與可汗管攝可汗殺朕人朕亦殺可汗人與自殺之何異逆天莫大焉朕不敢恃中國之大人民之衆輕於戰鬪恐逆天也近得阿剌使奏言已將各家軍馬約束回營是有畏天之意深合朕心特遣使齎書幣達可汗其益體朕意副天心勅也先曰自爾祖父至爾我國家待遇甚厚曩因小隙連兵將臣弗戒大駕淹留昨已遣人重齎金幣奉迎至三至四爾不發不報以故使命不通此非朝廷之過乃者縱兵四出殺掠人民皆天赤子欲其嗟

飯着衣長養生息若殘害其生逆天無道天所懲也近阿剌來言追還各家兵馬仍議和好是能畏天愛民直丈夫矣而近邊時聞劫掠是情與詞異朕固不惜大戮但恐害天赤子違天意故特命使臣往諭此意太師其念舊恩順上天愛民之意罷兵息戰圖永遠之福又勅諭阿剌知院遣可汗及也先阿剌各白金百兩金織文綺八一時閣臣及府部諸臣奉承上意只言罷兵講和絕不及迎回上皇之意實等遂借虜使完者脫歡等行以七月十七日至也先營地名失八禿兒與也先并伊婦開請勅書畢也先曰大明皇帝因何差爾每答曰自太師祖父以來至今日朝貢朝廷三十餘年你使臣進

昭代典則

卷十六

十

馬往往待以厚禮遇以厚恩近因奸臣王振擅權減少馬價以致太師動兵遮留太上皇帝駕搶掠人民殺害軍馬今阿剌知院上合天道下順人心奏知可汗稟知太師特念前和同差參政完者脫歡齎文赴京以求和好因此差我大臣賚送賞賜給與太師并可汗阿剌知院以全終始依舊遣使往來也先曰這事只因陳友馬清馬雲小人是非所以動兵小事做成大事我實心送大明皇帝到京你每不差大臣出城迎接我着張開保姚謙去奏又將他殺了因此上又搶了良鄉涿州一帶人馬實曰太師既是送駕軍馬不自關入漫山而來肆意搶掠不過假名送駕耳朝廷不能無疑况又分兵

各門所設姚謙張關保既為使臣使達達百餘人各張弓矢遇敵亂殺實不知二人為使臣也先曰說的是又曰又差盃不花六人進京奉事爾說又不放回因此上又捨了大同寧夏一帶人馬實不日太師軍馬南侵父被害子為報仇兄被誘弟為報仇人皆樂為從軍今南朝石邊關口軍馬多者十餘萬少者六七萬極少者亦三五萬名會集於此若父之仇已報軍士獲一首即得陞賞太師雖差使臣若無官軍同行或殺兀良哈達子或被守邊軍殺戮以圖陞賞又曰復又差李貴我着送到大同城裡因何亦不放回實答曰近時夜不收報說哨到大同東邊離城八里見有殺死身屍四五十

昭代典則

卷十六

十一

人拾得荷包一箇內有文書一紙稱是太師差來奏事人既不知未審虛的想被守邊軍士殺了并不見一人將到朝廷如參政完者脫歡等到京奏事重加賞賜禮待筵宴又差我每同來兩國和好必資使臣以通其情豈肯殺害自絕其路也先然之又曰我差喜寧奏事何以殺了實曰喜寧自幼及長累受朝廷恩寵加厚於人托為心腹今貴執金帛迎取上皇却又領太師人馬搶掠京師復寇寧夏朝廷已將喜寧明正典刑凌遲三日以為將來不忠之戒也先喜而言曰是我亦知道又曰大明皇帝與我是仇人自領軍馬與我廝殺天的氣候落在我手裡眾人教我害他我再三不肯也是一朝人

主我特着知院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不曾怠慢你每捉住我留到今日麼明日引你去見實答曰此足見太師仁厚之心也先曰你每來的好我正歡喜料得你每事務成就了若不來呵我每人馬七月十五日人馬到北京也先把酒曰路人辛勤可飲數盃飲畢出令平章尚書人等送壯馬一匹宰之為下程十二日差頭目人等資達達可汗并阿剌知院勅書賞賜分頭前去同日差平章人等引實三十里見上皇同少卿羅綺指揮馬顯共進紵絲四疋縷米魚肉稞炒燒炙器皿等物實泣下行禮畢唯見校尉袁彬軍餘劉子俊僧人夏繡三人侍左右上所居者皮帳布幃席地而坐牛車一輛馬一

昭代典則

卷十六

十一

匹以為移營之具上曰比先我來非為遊獵私己之事乃為天下生靈躬率六軍征討迤北不意被留在此實因陳友王振馬清馬雲所陷也先實有意送我回京被喜寧引路先破紫荊關搶殺人馬圍京城喜寧不肯送回後至小黃河也先欲送回又被喜寧阻住在乾河又要送回喜寧又阻住喜寧已凌遲了陳友不要饒他上問聖母及上安否實奏曰安乃問舊臣一一道其姓名甚悉上曰我在此一年因何不差人來迎我回你每與我將得衣服冠帶靴帽來否實奏曰陛下蒙塵群臣及天下生民如失考妣但房中數次走回有言見陛下者有言未見陛下言語不一又數次差人來迎俱無回報

難知有無。因此特差臣等來探虛實。不曾有衣服帶。上曰：你每回去。上覆當今皇帝。并內外文武群臣。差人來迎我。回我情愿看守祖宗陵寢。或為百姓也好。若不來接我也。先說令人馬擾邊十年也不休。我一身不足。惜祖宗社稷天下生靈為重。實詢知也。先五日送牛一。隻羊一隻。送上為供所食。殊無米菜。實奏曰：昔陛下錦衣玉食。觀今衣服惡陋。不堪有六米數升欲進。上曰：飲食之類。小節與我整理。大事實奏曰：王振一宦官耳。若何寵之太過。終被傾危國家。以致今日蒙塵之禍。上曰：王振無事之時。人皆不說。今日有事。都歸罪於我。我亦知此人終壞大事。不能去之。今悔莫及。時伯顏帖木兒

昭代典則

卷十六

十三

適來歷言其故。亦如也。先之詞。上賜酒飯畢。上令至帖木兒營中。烹羊與伊婦把酒勸飲。復回見上。復命。次議大事。實以上昔任用非人。當引咎自責。謙退避位之理。上嘉從之。日暮深有不忍之情。欲留宿。館伴者促歸。不果。乃歸宿也。先營中。送下程羊二隻。十二日也。先宰馬。備酒相待。令十餘人彈琵琶。吹胡笳。按拍歌。勸酒曰：你每來時。心裡可怕麼。實答曰：自古敵國。以禮為上。欲要講和。必命使臣。以通兩國之情。途中遇賊寇。躬冒危險。尚無所怕。今到太師營中。便如一家。何怕之有也。先喜而然之。且曰：有理的。不怕無理的。怕也。先曰：你每認的上皇。可想他麼。曰：為臣盡忠。為子效孝。君父之恩。豈可

忘乎。我每之思上皇。即太師之思可汗耳。也。先曰：然。既是思想。何不取回實答曰：朝廷數次差人。賫金帛。太師皆不發。今太師既是肯着我奉迎。回朝廷自有厚禮。給賞不輕也。先曰：大明皇帝勅書內。只說講和。不曾來接。駕大明皇帝。留在這裡。又做不得我的皇帝。是一箇閑人。諸事難用。我還你每千載之后。只圖箇好名兒。你每回去。奏知。務要差太監一二人。老臣三五人來接。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呵。輕易了你每皇帝了。十四日。實與也。先作辭也。先曰：差來接駕的。約至八月初五日。若來遲。着差去兩箇達子。同兩箇漢人。務要初五日先到。回報。正使再遲三五日亦可。若不來。軍馬擾邊。莫說我

昭代典則

卷十六

十四

每失信。本日往辭上皇。時伯顏在側曰：大人回。可着人早來圖成大事。實曰：皇帝在此。多蒙恭敬。奏知朝廷。給賞慰勞。上皇再三叮嚀。迎復之事。袖出書三封。令實賞。回曰：你去上福聖母太后。上福當今皇帝。也。先非娶土地。非要歲幣。非要蟒龍并織金綵段等物。差人早來。實領命泣下。辭起程。與也。先所差右丞把秃偕行。普化可汗即脫脫遣使皮兒馬黑麻入貢請和。遣右都御史楊善工部侍郎趙榮使虜。

普化可汗遣使請和。文武大臣懼虜諂詐。莫敢往報。右都御史楊善。慨然欲往。上從之。人皆危善。善曰：上皇在虜廷。食君祿者。於心何安。此為臣者。効命之秋也。中書

合人趙榮亦毅然請往。工部尚書高穀壯榮解金帶贈榮曰：子忠義人也，乃遣善。及以榮為工部右侍郎，與都指揮王息正、千戶湯胤勳偕虜使皮兒馬黑麻使虜。禮部尚書胡濙言：上皇蒙塵已久，宜即附善等進上服食，不報。

李實羅綺以虜使把禿朝見

李實遇楊善趙榮於懷來，以在虜與也，先應答之辭。及彼中事情并奉迎上皇之意，具與善等言之，俾無背馳。以全終始，實等至京朝見。上御文華殿，召實賜問曰：也先有甚麼說話，實悉陳前詞。又問太上皇帝如何說實，頓首奏曰：上福陛下，備陳太上皇前旨，皆無遺。上曰：也

昭代典則 卷十六

十五

先請和之意，虛實如何。實對曰：臣入番境，彼處虜人舉皆忻悅，夾道謳歌，沿途乳酪，勸臣飲之，咸願和好。蓋因彼處人馬相繼病歿，又因離家年久，論其和意，似有實情。望陛下處置。上曰：一路辛勤驚恐，賜鈔三千貫，羊二隻，酒十瓶，虜使把禿奏討迎駕大臣，上不許。宣陽侯陳懋，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奏實至自虜中，言虜欲和，且還大駕。又引實至上皇所。上皇諭虜請和非偽，慎勿疑阻。朕需少物作人事，汝歸為朕取來。朕得南還，即令朕守祖陵，或為庶人，朕亦甘心。乞再遣實奉衣物禮幣，迎復上皇。上不聽。曰：虜情叵測，實歸善復去，不必更使。即以迎上皇意，勅也先附其使去罷。丙寅，懋直等

昭代典則 卷十六

十六

再上言往者普化阿刺遣人議和。皇上不吝一介，今也先悔禍，專使行成，竟不一報，適啟戎心。後患無已，上亦不聽。下大臣再議。丁卯，李實言：臣自瓦刺還時，也先與臣約八月五日來迎上皇。臣言需歸朝請旨，未敢訂定期約。也先言正使即未遣，須先遣一二人同我使來報。不然，勿謂吾失信。遂令諸小首偕少卿羅綺收還大同宣府塞上部落。臣過懷來，見官軍出郊，芻牧收禾，轉餉。虜言可信。臣復命日，家召對，詳述虜情。近在廷，大臣累疏未允。臣將命講和其欲遣人迎復，定約日期。臣特傳也先口語，伏望俯從群言，別遣材智大臣往迎上皇。雖虜情變詐不測，亦可塞彼無詞。不然，直在彼曲，在我猶豫。趙起過期失約，復欲遣使。或又命臣自揣愆期，決不敢往。彼此相疑，和議不成。則上皇終不可入。干戈終不可息。邊鄙終不可寧。疏入，復下大臣再議。是日遣把禿等還。諭也先曰：把禿等至，悉議和之意。願前已遣楊善、趙榮齎書幣至可汗，及大師專為迎朕。兄太上皇帝朕念朝廷自祖宗來，待瓦刺甚厚。一旦因嫌搆隙，連兵。大師既能復修舊好，朕亦當勉從所請。繼今益宜上順天意，下順人心。休兵息民，以實前言。把禿等回，特頒賞給至可領也。所言欲送還大駕，實朕至願。果出誠心，即令楊善等奉迎還京。朕當永保和好。大師其深省之。是日懋直等復請再遣實奉迎上皇。上曰：俟善還時，御史

畢鸞等翰林檢討邢讓皆跪乞專遣人迎駕不聽

兀良哈寇山西鎮守山西副都御史羅通鎮守廣西副都御史朱鑑禦却之○八月楊善趙榮至虜營見上皇於西上皇發迤北

楊善等入虜境也先密遣人點慧者田氏來迎且探其意相見云我亦中國人被虜于此因問向日土木之圍南朝兵何故脫衣甲而走答曰太平日久將卒相安況此行只是扈從隨駕初無號令對敵因四方無虞只營修寺宇而已何曾操習被爾虜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雖然汝虜幸而得勝未見爲福今皇帝即位聰明英武納諫如流有一人獻策云虜人敢入中國者只憑好馬

昭代典則

卷十六

十七

扒山過嶺越關而來若一帶守邊者俱做鐵頂橛子上留一空安尖頭錐子但係人馬過的山嶺遍下錐橛來者無不中傷即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如今大銅銃只用一箇石砲所以打的人少若裝雞子大石頭一斗打去逆開數丈濶着人馬即死打中最多也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廣西四川等處射虎弩弓毒藥最快若箭頭搽此毒藥一着皮肉人馬即死今從其計已取的來天下選了三十萬有力能射者演習曾將有罪人試驗箭去着皮就死又一人獻策云如今放火鎗者雖有三四層他見放了又裝藥便放馬來衝躡若做大樣兩頭銃裝鐵彈子數箇搽上毒藥排於四層候馬末齊發俱打

穿肚曾試驗三百步之外者皆然獻計者皆陞官加賞

天下有智謀者聞知莫不皆來操練的軍馬又精銳可惜無用了虜人曰如何無用若兩家講和了何用虜人聞此言潛去報知次日至營見也先問曰汝是何官答曰都御史曰兩家和好許多年今番如何拘留我使臣減了我馬價與的段疋一疋剪爲兩疋將我使臣閉在館中不放出這等計較關防如何答曰彼先汝父差使臣到我太宗宣宗皇帝前進馬不過三十餘人所計物件十與二三也無計較一向和好汝今差來使臣多至三千餘人一見皇帝每人便賞織金衣服一套雖十數歲孩兒也一般賞賜殿上筵宴爲何只是要官人面上

昭代典則

卷十六

十八

好看臨回時又加賞宴差人送去何曾拘留或是帶來的小厮到中國爲奸爲盜俱怕使臣知道從小路逃去或遇虎狼或投別處中國留他何用若減了馬價一節亦有緣故先次官人寄書一封着使臣王喜送與中國某人會喜不在誤着吳良收了進與朝廷後某人懼朝廷疑怪乃結權臣因說曰這番進馬不係正經頭目如何一般賞他以此減了馬價段疋及某人送使臣去反說是吳良詭計減了意欲官人殺害吳良不想果中其計也先答曰者然辭也又說買鍋一節此鐵鍋出在廣東到京師萬餘里一鍋賣絹二疋使臣去買止與一疋以此爭鬪而賣鍋者閉門不賣皇帝如何得知譬如商

朝人問使人買馬。價少不肯賣。豈是官人分付他來也。先笑曰。者。又說剪開段疋。是回回人所爲。他將一疋剪做二疋。送與官人。充做課程。若不信。去搜他行李。好的都在。也先曰。者。都御史說的皆實。如今事已往。都是小人說壞。因見說的意思和了。又曰。官人爲北方大將帥。掌領軍馬。却聽小人言語。忘了大明皇帝厚恩。便來殺擄人民。上天好生。官人好殺。將無罪人民擄去。有想父母妻子脫逃者。挈住便剜心摘膽。高聲叫苦。上天豈不聞知。答曰。我不曾着他殺。是下頭人自殺。又曰。今日兩家和好如初。可早出號令。收回軍馬。免得上天發怒。降災也。先笑曰。者。問皇帝回去還做否。答曰。天位

昭代典則

卷十六

九

已定難再更換也。先曰。堯舜當初如何來。答曰。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於弟。正與堯舜一般。有知院伯顏帖木兒說。將這使臣留下。再差人去問來。還着這皇帝做。然後放去。不然。不要放去也。先曰。當初問他要大臣來迎。既差來。又去問。是我失信了。着他迎皇帝去罷。有平章昂克說。汝來取皇帝。將何財物來。答曰。若將財物來。後來說。官人愛錢了。若空手迎去。見得官人有仁義。能順天道。自古無這等好男子。我監修史書。備細寫上。着萬代人稱贊也。先曰。者。都御史寫的好者。次日方見太上皇帝。明日也。先設筵宴與上皇送行也。先自彈琵琶。妻妾奉酒也。先曰。都御史坐。上皇曰。太師著坐。便坐

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羨曰。好禮數。宴畢也。先送上皇去。明日又設筵宴。與使臣送行。至午後而罷。又明日伯顏與上皇送行。又明日與使臣送行。次日駕起也。先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顏帖木兒領大軍護送。至野狐嶺。痛哭別去。仍令大頭目率五百騎。送至京師。行未數里。忽有五十餘騎追來。上皇失色。大驚。及至。乃是平章昂克。因而回獵。射獲一獐。來獻。受而去。駕入關。送的頭目緊隨上皇。不離左右。至東華門。住乘輿。揭簾視見。候人。然後就館。

千戶龔遂榮下錦衣獄。尋釋之。

上皇之發迤北也。庚辰遣太常少卿許彬。至宣府奉迎。

昭代典則

卷十六

二十

工部尚書高穀給事中劉福等言。奉迎上皇。禮不宜太薄。上不喜。壬午。上皇至宣府。癸未。千戶龔遂榮匿名投書於高穀所。穀袖入傳示文武大臣。石亨于謙等不敢發一言。王直胡濙謂禮失而求諸野。欲以上聞。已而衆出危言。遂止。給事中葉盛程信于太上。䟽言諸大臣持一帖。群立午門。俯聚觀。議論籍籍。乞宣問之。書言上皇之出。以宗社故。非遊畋也。都人聞上皇且還。無不踴躍。今迎復禮宜厚。而上亦宜避位。懇辭。而後復位。否則貽譏萬世。上詰諸大臣。從何所得。大臣言得書於穀所。上曰。朕未嘗塞言路。穀大臣胡不告朕。爲匿名書。遂榮恐累高穀。乃發憤自白曰。書本臣出。縛下錦衣衛獄。上亦

不能深罪也尋釋之

丙戌上皇入居南宮勅免群臣朝見

禮部尚書胡濙等又言奉迎禮不可簡稍益故儀注請備法駕候安定門外內批虜詐未可信備禮遠迓轍中虜計奈何大兄入城事在朕躬朕迎東安門內同百官隨至南城卿等勿再紛更甲申遣翰林侍讀商輅候上皇於居庸關上皇勞輅諭曰朕還京愿居閑卿為朕寫書皇帝知朕意并詔文武群臣丙戌上皇至京師自東安門入上迎拜上皇恭拜上皇入南宮百官隨至南城請朝見勅曰先帝遺命祖宗鴻業付畀於朕深為荷負之重朝夕惶懼以圖法天去年秋醜虜傲虐背恩負德

昭代典則

卷十六

廿一

拘我信使率眾臨邊有竊窺神器之意朕不得已親率六師往問其罪不意天示譴罰被留虜中屢蒙聖母上聖皇太后皇帝賢弟篤念親親之恩數遣人迎取上賴天地大恩祖宗洪福幸得還京爾文武群臣欲請朝見重以眇躬辱國喪師有玷宗廟又何顏見爾群臣乎所請不允故諭癸巳上宴瓦刺使人於奉天門明日上皇宴之南宮乙未陞賞瓦刺使人有差

內閣苗衷致仕○以刑部右侍郎江淵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陞侯璉兵部尚書尋卒
先是貴州苗叛攻圍新添平越諸衛道梗弗通城中食且盡時普定圍尤急璉自雲南選善射者為前鋒自將

至普定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圍解遂趨貴副總兵田禮等以兵來會克隆里壘城羊賜楊老諸寨新添平越清平都勻諸圍俱解帝嘉其功遂遷尚書又進克平莊堡長官司時暑雨方盛疫癘大作璉得疾昇歸普定卒命保定伯梁瑄右都御史王來督同參將都督方英陳友等征湖廣貴州等處苗寇

先是靖遠伯王驥與都督官聚張軌等還自麓川即命征苗聚軌皆失利惟驥擒其酋重富檻送京師然苗勢愈熾驥亦不能定奏言久在南裔身染瘴毒乞還朝廷乃以珩等代之先是永樂間韃虜來降者多安置於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之際皆

昭代典則 卷十六

廿二

將乘機發動幾至變亂至是發兵征湖貴及廣東西諸處寇盜干謙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於彼於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石亨楊洪率師分道出紫荆居庸關巡哨大同宣府○九月上皇在南宮○改江淵戶部右侍郎進商輅翰林學士○冬十月改王驥為南京兵部尚書總督機務○十一月以副都御史羅通協贊京營軍務○封宣府總兵都督朱謙為撫寧伯
謙以都督充鎮朔將軍總兵宣府時虜入石峯口又入龍門關謙不能禦輒敗都督江福援謙又敗詔詰責謙已而與虜戰斬首中律封撫寧伯

普化可汗也先並遣使貢馬

也先念上皇亦遣人貢馬所遣使人逾三千之數乃出五軍神機營官軍萬五千屯列居庸關十一月也先使還來也先曰爾瓦刺都總兵谷刺罕太師准王大頭目中書右丞相也先遣使來貢并覽奏具悉太師敬順天道尊事朝廷保守兩國祖宗來和好之意甚善自今宜安分順理勿聽惑浮言否則利歸於下怨歸於上太師察之朕與朕兄太上皇帝骨肉至親毋勞太師念所貢馬疋鼠皮賜賞并奏求物討回人口悉付來使假金三兩坐罪論發太師知之

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並致仕

昭代典則 卷十六

廿三

魏驥浙人初為松江教官汲汲成就人材諸生在學居者候一更盡必携茶往視之見書聲供酒一甌而反至三更將盡必携粥以隨尚有誦書者供粥一碗且嘉其勤如此者亦不煩數間旬一行士子咸感激後出其門者顯宦甚盛為考功員外郎有聲遷太常少卿拜吏部侍郎尋至太宰篤尚斯文性好吟咏矍然若不勝衣中官王振亦重之呼為先生贊見惟袖一方振亦不較以引年致仕內閣陳循驥考試時所取士也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愿少待之事在吾輩而已驥不從還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為一己私事安得善終○正統間敬宗以南京國子祭酒九載奏績之京時中貴有柄

國者勢傾朝野素慕敬宗人品高欲置之門下適工部

侍郎廬陵周忱巡撫南畿時亦在京進謁中貴知其與敬宗同年微露其意周詣敬宗以其意達之敬宗曰余忝為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周因諷中貴曰陳祭酒書法極高姑以求書為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中貴然之乃遣人致綵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為走筆書之而返還其禮幣竟不往見故為祭酒十八年更不遷轉于是士大夫益高其風節云以沐麟為都督同知征南將軍總兵鎮守雲南○十二月禮部尚書胡濙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於延安門不許○荆憲王請朝上皇不許○命僉都御史王竑總督漕運

昭代典則 卷十六

廿四

革提學憲臣

辛未二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二月大理寺丞薛瑄陞南京大理寺卿

時蘇松饑民貸粟富民不得遂火富人屋竄海中王文節幾坐謀反文清抗章辯之獲免是冬御史劉孜薦文清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實君子之儒不宜置之閑遠乞召供館閣之職俾講學輔導必有裨益上曰內閣本朕簡任非人所得薦不許

也先謀為可汗劫掠普化○調兵部右侍郎項文曜為吏部右侍郎

文曜媚附于謙每待漏時必附謙耳密言及朝退亦然

行坐不離時以文暉為于謙妾內議患其黨比乃調遷於吏部時又有兵部侍郎王偉謙所薦也偉迺同謙過密奏之帝任謙方專名入以偉奏手授偉問聖諭何事謙笑曰吾有不是予言之未必不從何忍至此偉惶愧

翰林學士周叙請面見說事不行

叙上疏曰臣職叨班行伏見永樂洪熙宣德三朝臨御大班既退即於午門上說事各衙門官輪流向前君臣相與商確政務罄盡所言人懷畏憚而事機不泄成密勿廟堂之美自正統來王振擅權獨立在傍於是輔弼大臣及近侍官員不得召對亦不敢盡言以釀成今日之禍宜令群臣依舊制輪流向前說事上與敷對令知之

昭代典則

卷十六

廿五

他人不得預聞庶得吐露肝膽而不宣泄於外時不能行

三月賜進士柯潛等二百人及第出身有差○都御史王來擒湖廣苗苗韋同烈香爐山平○文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命翰林繕寫置諸左右

李賢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儆戒嗜欲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責近振土風結民心大略言朝政闕遺有司利弊生民休戚中外進言已詳然有關於上之身心者或略臣以為陛下下一身國家天下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正其本萬事理惟陛下之心既正則國家天下之事可以次第推行乞留中以時省覽詔付

外既而給事中李侃等以災異上疏謂李賢忠言宜賜採納乃復取奏入命翰林繕寫置諸左右禮部尚書楊寧見其奏歎息謂賢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下淚也時帝頗事聲色奢侈嘗以銀豆金盞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宦侍爭拾為開笑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語未及上京師傳之尚方承詔出九重治銀為豆堅良工類類勻圓現亂麗金塔下萬顆珠珠走玉盤一御手親將十餘把賜賜歸來坐清室聞知昨昨六宮中翠黛紅袖承春風黃刀剪豆殼拾得羊車不至飛烟空別有銀壺薄如葉并不見民餐木皮和草報憂想豆金塔滿地春風飛玉蝶君在也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只

昭代典則

卷十六

廿六

五月命江淵巡視淮徐諸郡○六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尚書石璞兼大理卿總督軍務轉餉獨石○冬十月浙江福建盜平進孫原貞為兵部尚書鎮守閩浙兩省地方原貞於浙江素立宣平雲和景寧泰順四縣福建立永安壽寧二縣地方以寧

巡撫江南工部尚書周忱致仕忱字量恢弘才識通敏蒞事精勤臨民和易有善謀者雖卑官賤吏破去崖岸開心訪納性尤機警籌畫諸郡一錢穀鉅萬一屈指無遺籌嘗為冊曆記日所行事及陰晴風雨有告報輒按據詰訊人莫能欺每出會計視地豐凶事緩急為弛張調劑變通民無逋負官有餘積前後理財者皆不能及○初蘇松一帶稅糧有五六年未

完者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未能完忱為巡撫不一二年累欠數皆完羨餘之積日見充溢小民賴以賑恤歲凶無慮歲輸京師之米甲於諸省朝廷每勞其能亦善於附勢中官王振極重之問報餽遺往往不吝客遊其地者無虛日八人得其歡心釋子道人皆往見之所獲必過望又令其子納馬得官士林以此少之

陞李賢為兵部右侍郎

時有詔令廷臣共議備邊長策李賢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又有取勝

昭代典則 卷十六

廿七

之道則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於此若用得其法虜弗能當也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窓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架排銃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炮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於此遂陞兵部右侍郎○按春秋時晉荀吳毀車崇卒以致車戰法亡而說者又謂漢衛青唐哥舒翰皆嘗用車戰以破敵則是其法猶未善也但後來用車戰者不唯失利且車亦牽制難行至

一日為鷓鴣車謂其行不得也李賢猶陳車戰之利者豈亦未嘗試與

十一月命昌平侯楊洪總兵鎮守宣府命都御史李秉總督邊儲參贊宣府軍務○十二月進陳循少保文淵閣大學士高穀少保東閣大學士○以禮部左侍郎王一寧國子祭酒蕭鏊並兼翰林學士內閣辦事○禮部尚書胡濙請令百官朝賀上皇萬壽節於延安門不許○改禮部尚書楊寧為南京刑部尚書○調中書舍人何觀於外任時觀辦事文淵閣奏言大臣如尚書王直胡濙等正統中皆阿附權姦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及言北虜來朝宜驅置於南方下科道看議以聞吏科給事中毛玉

昭代典則 卷十六

廿八

看奏稿謂觀誣陷大臣擅開邊塞且正觀罪等語同列林聰無盛皆勸玉易稿不從盛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進言者雖罪觀猶令我曹看議蓋甚盛德也君獨不念劉球之事乎球之友人至今以王振馬順為恨此諸君所親見也雷電之下萬一不測是我曹為之而成朝廷不容直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為他日計乎玉意解乃稍易數語奏上詔令錦衣衛杖觀調外任明日盛道遇錦衣二鎮撫語及杖觀事皆曰彼何深罪杖惟具數耳是武臣猶知事體毛玉言官顧獨規望云壬申三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遣使貽瓦刺可汗書書云我國家自祖宗來與可汗無嫌已因使臣往來問

儲生障除前事不必留意念可汗能敬順天道復遣使
皮兒馬黑麻等遠來朝貢厚意良善朕優與陞賞宴勞
酬貢馬直可汗索器附去但云答使事往有報書恐小
人有短長言語傷和好徒使利歸於下怨結於上但瓦
刺人朝貢者聽然亦須人少當待可得厚中國人民用
女在瓦刺者後使與偕來重賞不吝

以刑部侍郎取九疇鎮守陝西

先是陳鑑以進士爲御史陞按察司副使副都御史鎮
陝西慈厚清慎悉民疾苦不作聲色專務安輯凡練兵
屯田水利鹽法事事各有經畫在陝十餘年教興政理
每入朝民必遮道送不忍舍比還歡迎父老或走數程

昭代典則

卷十六

九

久旱鑑至即雨雨久鑑至必聚人益愛戴之初薦按察
使王文入內臺正統景泰間文與鑑更出鎮陝西至是
文當出陝代鑑文不欲行諷諸御史言已風采乞留內
臺乃以取九疇出鎮陝西疇至除弊屏貪威望大著先
是巡撫多部寺司堂上官文移不得輒下按察司按察
亦不肯受約束疇奏得徑下又邊將請增臨洮諸衛戍
兵下疇議言邊城士卒不爲少將官能嚴紀律精練習
勤撫恤絕侵漁養銳氣一可當百加以賞罰明信人人
自奮不然徒冗食耳竟不增戍

河決沙灣命左都御史王文行視河道

先時訓導陳冕以修築沙灣功陞教授比沙灣復決冕

奏言欲息斯患在用人工部惡冕請送冕山東巡撫責
其成功否械赴京師既得旨給事中陳嘉猷言朝廷嘗
榜求治河之略竟未有言冕嘗有修河績今更進言而
工部嫉之必欲置諸有罪之地人人皆將緘口不言其
他利病甚於此者孰肯復言冕不足恤而國體所關甚
重乞令冕協同巡撫等官修築使上從之

干謙石亨請討虜不許

時普化可汗與也先相讐殺謙亨乞統兵出宣府大同
討虜復讐上不許

二月也先遣使獻捷

也先言故父脫歡得阿魯台部落以可汗虛位乃立普

昭代典則

卷十六

三

化普化正堂也先弟也有子不得爲太子乃以他妻子
爲太子也先諫之不從願攻也先也先不得已與戰敗
之普化率十餘騎遁去也先盡收其妻妾太子人畜獻
良馬二疋奏捷命宴其使賜紗幣

進內閣江淵吏部左侍郎蕭鑑戶部右侍郎○召左都御
史王翱掌院事

先是東虜殺掠吏民師出輒北遼東西震動且撼漁陽
朔以僉都御史提督軍務明年陞副都御史留撫遼東
以出塞破虜有功陞右都御史尋陞左是時虜分寇廣
寧朔清野困之虜退去召還臺

三月彭時復爲翰林侍讀○有星孛於畢○夏四月命都

督孫安鎮守獨石以葉盛為山西參政協贊軍務程信為山東參政督餉遼東

先是獨石馬營等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安授以方略仍命盛替其軍盛至列其利害為八條以進次第行之與安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完復如舊盛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摘成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于是乎取給盛在獨石五年邊人賴以歡給

大學士商輅上言邊務請行屯田

昭代典則 卷十六

圭

輅上言邊務訪得口外田地極廣因先前在京功臣等官將口外附近各城堡膏腴田地占作庄田其諸空閑田地又被鎮守總兵參將并都指揮等官占為己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夫且耕且守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曾有已行之明効今日守邊之要莫善於此若舍屯種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奈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事下該司議行○按王整曰國家邊費最大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趙充國留田湟中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卒坐困西羌唐韓重華營田之利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

於中受降城歲省錢三百萬緡此前事之明効也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爲不可行者何哉整之此論誠當今之急務也

增東宮官胡濙王直為太子太師陳循高穀于謙為太子太傅王文何文淵為太子太保江淵王一寧肅鉉為太子少師商輅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五月甲午廢皇太子見深為沂王立皇子見濬為皇太子廢皇后汪氏立妃杭氏為皇后

景帝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先於閣下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等惟知感恩遂以太子為可易時有廣西潯州守備都指揮黃玠者思明土知府瑯

昭代典則 卷十六

圭

庶兄也瑯老子鈞襲知府玠欲殺均玠知府與其子矯軍門令徵兵思明令其子糾諸心腹驍悍數千人去府城三十里結寨夜馳報府城滅瑯家支解瑯父子納獲中丞後圃即引眾還寨明日城中報至佯不知驚哭仆地揮淚遣人告玠急捕賊復此家門大讐方玠子殺瑯時瑯有僕福童藏屏處見玠子并識其左右人福童得脫走意司訢玠父子殺瑯父子狀郡中人亦皆知賊本玠父子也左副總兵武毅疏聞于朝玠大懼謀于侍郎江淵遣千戶袁洪走京師上奏請廢太子立見濬為太子疏曰太祖百戰艱難取天下期傳之萬世往年上皇輕身空虜文武將吏十喪八九為陷虜庭寇至都門幾

喪社稷不有皇上臣民何歸今且踰二年皇儲未建臣
惟人心易搖多言難定爭奪一萌禍亂不息皇上即循
遜讓之美復全天叙之倫恐事機叵測反覆靡常語曰
天與弗取反受其咎近日仰觀天象土星逆行入太微
垣與諸災變皆可畏懼願早留音萬一羽翼長養權勢
轉移委愛于他人空寄名于大寶皆除之下變為寇
警肘腋之間自相殘廢陛下此時悔之晚矣乞與親信
文武大臣密定大計以一中外之心絕覬覦之望疏入
景帝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亟下廷臣會議且令釋
致罪陞都督是月乙酉禮部尚書胡濙侍郎薛琦鄒幹
集文武群臣廷議王直于謙等相顧莫敢發言久之司
昭代典則 卷十六 三五

禮監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即以爲不可者勿
署名無得首尾持兩端群臣皆唯唯署議於是胡濙
魏國公徐承宗寧陽侯陳懋安遠侯柳溥武清侯石亨
成安侯郭晟定西侯蔣琬尚書王直陳循高穀何文淵
金濂于謙俞士悅左都御史王文王翔楊善等六科都
給事中李讚李侃李春蘇震林聰張文質等十三道御
史王震朱英余謙丁大亨強宏劉琚陸厚等上言父有
天下必傳于子陛下膺大明命與邦家統緒之傳宜
歸聖子黃珙奏是制曰可朕上請聖母上聖皇太后太
后言予老矣願宗社安天下得太平人心既如此不可
拂朕敬承茲命禮部具儀擇日以聞即日簡置東宮官

亨懋漢直四人太子太師山循穀謙四人太子太傅執
文淵廉儀銘士悅石璞鎰文翔九人太子太保淵一寧
鉉三人太子少師俞山太子少傅錫維禎俞綱羅通四
人太子少保五月甲午立見齊爲皇太子廢汪皇后立
見齊母抗妃爲皇后后兄抗聚爲錦衣正千戶詔曰天
祐下民作之君實遺安於四海父有天下傳之子斯本
固於萬年大赦天下先是一日陳儀仗奉天門有男子
執赤挺直入擊香亭奮呼曰先打東方甲乙木諸內使
急縛男子詔付錦衣獄乙未以東宮令大賞文武官吏
軍士丙申禮部言太子冲年百官朝朔望丁酉柳溥于
謙充正副使持節更封皇太子見深爲沂王○先是帝

昭代典則 卷十六 三十四
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
云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帝爲默然蓋帝所言
謂見齊英所言者謂上皇長子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相
似英之賢若陳循于謙輩亦可以愧死矣
大赦黃珙爲都督○命李賢姚夔等巡行天下考察庶官
○秋七月命左都御史王翔總督兩廣軍務
時南蠻寇兩廣兩廣副總兵董興武毅觀望不肯戰巡
撫侍郎揭稽李棠不相統賊益熾于謙請用安遠侯柳
溥總督兩廣軍務如溥未可出臣謙及戶部尚書金濂
左都御史王翔乞用一人上命翱往蠻尋平
巡撫廣西刑部侍郎李棠致仕○罷兩廣守將董興武毅

以副總兵翁信陳旺鎮守廣東廣西○罷四川巡撫僉都御史李匡以提督松番兵備侍郎羅綺及總兵都督徐海整飭四川邊務○內閣王一寧卒○殺御用監左少監阮浪

御用左少監阮浪侍英廟南宮浪下內官王堯者往御溝橋抽分浪以南宮所賞鍍金梁扣綉茄袋鍍金結束一把與堯堯歸飲錦衣指揮盧忠家蹴毬褌衣忠因見其袋刀非常制遂令妻進酒醉忠解之俄而入皇城白裏行太監高平以為南宮欲謀復皇儲令浪遺堯以袋刀賞忠求外應堯竟以此與浪義子趙縉皆凌遲沒產浪入詔獄炮烙煅煉苦楚備至卒不承死獄中○帝既

昭代典則 卷十六

三五

殺阮浪猶欲窮治不已盧忠嘗屏人請卜者全寅筮之寅以大義叱之曰是大凶兆必不足贖忠懼乃伴狂為風狀學士商輅與司禮監太監王誠等言盧忠是箇風子豈可聽信他壞了大體傷骨肉之情乃已○寅山西安邑人少警而性聰警學京房易占斷多奇中名聞四方正統間客游大同上皇既北狩陰遣使命鎮守太監裴當問寅寅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賀矣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壬午浹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辟午火德之王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

寅日壬午乎自今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衛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既而也先復入寇京師戒嚴寅時在石亨幕下召問休咎寅筮之曰無能為也且彼氣已驕戰之必克虜果敗去踰年也先欲奉上皇南還時率以為詐獨撫寧伯朱謙上書懇請朝廷持不敢發實力言于亨曰虜人順天舉義我中國反失奉迎之禮獨不為夷狄笑乎亨乃與于謙從朝議遣使虜果奉乘輿來歸

八月癸亥晝見○九月南京兵部尚書王驥致仕○冬十月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文為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昭代典則 卷十六

三六

王文與中官王誠結為兄弟謀入內閣嘗私以語高穀穀亦嫌陳循獨見寵任思有以間之乃疏請增內閣員云不拘繁劇衙門得旨下內閣推舉陳循曰既不拘繁劇衙門則三法司亦可舉乃舉都御史蕭維禎穀遂舉王文奏上果用文召征苗總督都御史王來還京○改各處鎮守侍郎為巡撫都御史時議以鎮守侍郎與巡按御史不相統屬文移往來多窒礙難於行事故改為巡撫都御史國朝初制歲遣監察御史巡按方隅或大災重患乃遣廷臣行視謂之巡撫巡事而止無定員也宣德中以關中江南等處地大

而要更命官更代巡撫不復罷去正統末南方盜起北虜犯邊於是內省邊隅徧置巡撫官矣

也先請命使往來不許

也先遣人來貢馬請命使往來上曰正統中緣使臣往來構隙幾危宗社今聽虜使朝貢優其賞宴為便遂勅邊鎮練兵防虜

十一月己未朔日有食之○癸未客星見與鬼○宴瓦剌使臣於禮部

是月宴瓦剌使臣太尉察占平章哈只阿力等二千九百四十五人於禮部令人得買瓦剌使臣馬瓦剌使臣携纛揚中國男女百餘人至會同館詔諭使臣人與贖

耶代典則 卷十六 三七

絲幣二表裏使臣初詐言普化并也先令携還中國人已乃匿不發贖纜十二三

十二月命僉都御史李秉提督宣府軍務兼巡撫○命僉都御史王珣巡撫江北仍總督漕運清理鹽法○少傅王直請答使瓦剌不許

少傅王直請答使瓦剌下兵部謙言臣職兵戎知戰而已若賊渝盟敢為悖逆當肅將天威往三其罪遣使事不敢預議制曰使勿遣是冬也先及其諸酋乞黃紫織金九龍紵絲及金酒器藥材顏料樂器刀諸物禮部言龍袍金器非所宜用乞勿與與藥材諸物當是時也先使每至京幾千人出入驕恣毆守衛掠人財物至欲

騎入長安門稍稍約束即彎弓持刀言奪馬殺人通事都督昌英每好語阻之不聽輒侮罵使貢在朝時入塞捕掠人畜將官請勦又以通好故恐貪功啟隙不欲與戰虜益驕東結朵顏西交哈密脇結赤斤蒙古往往窺塞下

二月上皇在南宮○吏部尚書何文淵罷以御史練綱等上言舉用方面事例有旨令禮部集議吏部不俟議定即奏陞福建僉事李顥為叅政楊珏為按察使蓋吏部恐議定莫遂其奸耳夫所舉縱皆得人亦宜避嫌况楊珏見為副使曹祥發其賍私且吏部推選

耶代典則 卷十六 三六

多不公如向舉陝西按察使何自學不能檢身齊家為家奴所殺山東按察使張清今為尚書薛希璉所黜副使張哲未任為都御史韓雍所黜戶部主事楊愈考平常例不當陞乃陞河南知府湖廣副使陳質九年例陞二級止陞叅政一級僉事曾蒙簡未及一考以殺賊功陞一級越陞左叅政三級臣等非不劾奏但給事中御史有以直言觸其同類大臣者吏部尚書懷猜忌往往逞其見任之職鉗其欲言之口所以居言路者以言為諱職風憲者以職自保寧負朝廷之恩不敢犯大臣之怒今吏部復爾專權齟齬肆行欺罔臣等如復不言皇上深居九重何由知其弊之若是臣等非不知觸犯權

臣禍不能免。但朝廷耳目所係甚重。豈可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知有身家。不知有朝廷乎。請下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何文淵右侍郎兼少詹事項文曜于法司。明正其罪。文曜陰險奸邪。羣臣共知。比之文淵。情罪尤重。難佐天官。少保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王直。太子太傅兼吏部左侍郎俞山。素行本殊於眾。今亦為文曜等所愚。失於覺舉。亦宜究問。乞俯從臣言。命吏部但遇三品以上大臣舉用方面等官。每置二簿。鈐印。備書舉主與被陞者。一封進司禮監便御覽。一送翰林院備顧問。俟一考政績卓異者。賞舉主。政績無聞及犯賊舉主同罪。上曰。御史職居言路。凡事當言。今所言俱是。但知人

昭代典則

卷十六

三十九

之難從古為然。已陞除者。置不問。文淵文曜等。亦姑宥。自今選官。務洗心滌慮。廣詢博訪。必從公道。毋得徇私。至是文淵罷。上命舉可稱任者。練綱率諸御史上言。左都御史王翺。嚴公峭直。右副都御史年富。操履端方。大理寺卿薛瑄。持正不回。此三人者。擇而用之。庶能品藻人才。追蹤王直。於是召翺為吏部尚書。翺嚴加考察。公銓注抑奔競。杜請託。一時任使並稱得人。按李賢曰。何文淵守温州時。廉靜寡欲。一郡大治。召為刑部侍郎。有餽金者。却之。好事者為立却金館。後以病乞歸。正統間。天下多事。廷臣交章薦起為吏部侍郎。遂進尚書。黜陟人才。詭跡始露。立身一敗。雖有喬新為之。

子不能蓋其愆矣。可不畏哉。改耿九疇為副都御史。仍鎮守陝西。時有旨。買羊角為上供燈。九疇疏曰。昔宋神宗買祈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毋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上遂止。

是月復宴瓦剌使臣於禮部

春正月。復宴瓦剌使臣察占等二千八百七十六人於禮部。勅瓦剌太師。淮王也先。太師求答使。朕恐使交搆。彼此懷疑。以故不遣。太師遣人多。二次三千餘人。邊將堅請謝絕。朕念太師忠義。姑聽使人入京。自後可少遣。遣時與總數文書。否守關者。閉不納。太師并各頭目。差

昭代典則

卷十六

四十一

正副使二十二人。陞都督都指揮。指揮千戶等官。賞金鑲犀帶九。釵花金帶九。素金帶三。花銀帶一。共三千餘人。貢馬貂鼠皮。賞織金綵表紵絲二萬六千四百三十。二絹九萬一百二十七。衣靴帽萬。諭太師知之。三月。以軒輓為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夏五月。歲星晝見。○王文憂去。尋起復。○增定各省鄉試取士額數。順天應天先一百名。今各增三十五名。浙江福建先六十名。江西先六十五名。湖廣先五十五名。河南先五十名。山東先四十五名。今各增三十名。廣東先五十名。四川先四十五名。陝西山西先四十名。廣西先三十名。今各增二十五名。雲南先二十名。今增十名。

秋七月也先弒其可汗普化而自立爲可汗

也先攻敗普化奔兀良哈依沙不丹沙不丹殺普化也

先遂自立爲可汗盡殺故頭目苗裔殺白馬九黑牛五

祭天期以八月入西番寇我甘涼

停輸豆武職管事世襲之例

刑科給事中曹凱上言比者戶部請聽軍民官吏輸豆

如輸豆四千石以上者授指揮歷俸十六七年償彼所

輸豆倍半矣又令管事世襲煨生民脂膏養無功之子

孫於無窮也諸有功者必曰吾累世忘軀獲此官彼輸

豆亦獲此官朝廷以吾軀命同於菽粟其誰不解體端

雖甚弊流甚大戶部無能足國創此敗壞名器之例

昭代典則

卷十六

聖

任本兵者果識不到此乎抑阿意權貴莫之敢阻乎乞

勅輸粟豆授武職者帶俸不任事不世襲犯賊罪如文

職止許原籍衙門帶俸終身上曰凱言有理已授職者

仍舊管事承襲今後乃如凱言○又給事中徐廷章上

言七事一重官爵言部增尚書一人左右副僉都御史

至三十餘人人加師保名器猥濫二慎師儒今教官多

歲貢監生素無學問授經且句讀不明問難則汗顏莫

對宜用副榜舉人三嚴科貢四却珍奇五固封守六禁

諂竇七誅阿附言何文淵奸邪免官許資等依附文淵

並宜治罪上曰朕即位初加秩舊臣資匡輔其如故餘

下有司議以聞

八月召大同總兵定襄伯郭登還朝

登初至大同士可戰者不下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

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又以已意設爲攪地龍飛天

網鑿深塹覆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

發其機自相撞擊頃刻千餘騎皆陷內鎮守內臣陳公

忌之會姚都指揮發陳奸賍二十事陳益疑登巡撫沈

固又言鎮守不和乞更調景帝乃召陳還諭登留鎮沈

憤邊事未戢弊政猶存思得公廉有爲者相與共事上

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既無廉恥之心蒞

政惟肆貪婪之志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

虜勢雖云靖和變態豈能預度倘或渝盟則大同一鎮

昭代典則

卷十六

聖

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

似前日手無所措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虜既

退欲大興屯田苦民力困乏牛種俱無疏乞官爲措置

至是以病召還

命兵科給事中操練團營軍士

八月命兵科給事中鄭林操練團營軍士林既受命遂

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臣通

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黃帝破蚩尤之陣夫古之

蚩尤卽今之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

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

二陣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

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希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橋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為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大將居于玄武之位而其巖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林時居兵科見團

昭代典則

卷十六

四三

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沓致效効其操練不如法當國者遂請以事委之林乃用此陣教閱隊伍始整其法至今便焉

九月召薛瑄於南京為大理卿○太子太保左都御史陳鏜致仕○陞蕭維禎為左都御史羅通為右都御史○冬十月也先自稱大元田盛可汗遣使貢馬

十月也先遣哈只貢馬貂鼠銀鼠皮書稱大元田盛大可汗田盛華言天聖也末書添元元年中言往元受天命今得元位盡有其國土人民傳國王寶宜順天道遣使和好庶兩家共享太平又致殷勤太上皇帝上以書示禮官會議答書吏科都給事林聰言也先不敢稱

可汗使覘中國若輒從其稱長縱逆賊仍其故號激怒大羊乞勅其來使歸語也先以華夷之辨順逆吉凶之道庶不失國體便刑科給事中徐正乞賜也先勅曉以天命禍福成敗之理如其稔惡不悛我乃聲罪致討安遠侯柳溥言也先弑篡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若從其偽稱是與其弑主也答書宜仍稱瓦剌大師否絕其使彼犯我邊塞即興師致討并下廷議議言自古王者不治夷狄也先稱大元田盛大可汗固不可從若可汗乃隋唐以來北狄酋長之常稱非中國所禁朝廷答賜勅書宜稱為瓦剌可汗稍示羈縻上又下禮部議儀制郎中章綸言可汗二字在中國因為夷狄酋長之

昭代典則

卷十六

四四

常稱在戎狄則為皇帝之位號觀其稱唐太宗為天可汗元世祖為成吉思汗可見矣向者脫脫不花為可汗乃其世傳所稱各猶近正也先弑主僭稱各實大舛今若因而稱之彼以為中國天子亦稱我為可汗誇示群酋群酋畏服無復携貳益窺中原後禍未測仍其故稱彼必慚怨益肆侵擾均為不可莫若賜勅封為敬順王稱為瓦剌王便下廷議議言臣等議請稱也先為瓦剌可汗詔令再議臣等以為便給事中盧祥李鈞路壁等以為不便欲仍稱大師乞聖裁上曰也先雖桀傲亦能敬順朝廷宜如議稱瓦剌可汗上遂勅文武督兵大臣也先擅易名號其所遣使從大同來或從宣府甘肅

來奸計叵測京師備禦不可不嚴爾等其選兵訓練條
上長策聽便宜行事并勅治邊城守戒嚴時廷刺使臣
火只爾阿麻回回進玉石九千九百斤却令自售也先
弟賽因孛羅營王諸酋亦遣人貢馬自是稍出入東西
塞上為寇不復深入也先新立恐諸部不從亦欲與中
朝通好貢市往來然數年賞賜虜費亦不下百萬計

左遷吏科都給事中林聰為國子學正

先是廷議迎駕惟一車二馬足矣聰為刑科言上皇北
狩與陛下迎鑾皆社稷綱常大計宜厚無他日悔及議
易儲聰首言皇太子無過不可易憤激不肯署名雖竟
不能沮而人諒其忠改右司直郎商輅薦為吏科都給

昭代典則

卷十六

四十五

事申凡吏部選法或私有徇者輒指斥改易至屢疏劾
之必置諸理而後已又屢糾劾諸當事大臣益多眾忌
遂嗾御史王溥劾聰挾持吏部甥選教官得善近地下
廷議文致其罪坐比擅選法成大臣當連名署奏禮禮
部尚書胡濙不肯署稱病臥數日上遣中使問濙對曰
老臣本無病聞欲殺林聰殊驚悸遂病上立解聰左遷
國子學正

徐理更名有貞陞右僉都御史治張秋決河

侍講徐理上言人臣避國諱子孫避家諱禮也臣幼誤
犯祖諱禮當避乃更名有貞字元武是冬河決張秋石
璞治之久無功集議文淵閣推有貞擢僉都御史有貞

自北東徂南西踰濟汶沿衛及沁循河道濶范究源流
度地行水上疏曰臣聞平水土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
而已蓋河自雍而豫出險之夷水勢既肆又由豫而充
土益踈水益肆沙灣之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于
是決而奔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潰渠
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由阻然欲驟湮則潰者益
潰淤者益淤今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決決止乃濬
淤多為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必如是而後有成制
曰可有貞往來展布經營作治水間疏水渠渠起張秋
金隄西南行九里至博陽梁又九里至博陵坡又六里
至壽張沙河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于白

昭代典則

卷十六

四十六

嶺灣又三里至李峯由李峯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
又三十里至大渚潭乃踰范既濶又上而西凡數百里
經澶淵以至河沁有貞曰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乃
節其過而導其微平其水勢既成渠名廣濟開名通源
渠有分合而開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不順者則堰之
堰有九長袤皆至萬丈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
乃更北出濟漕渠阿西郵東曹南郵北出沮如而資灌
溉者為田百數十萬頃公又參綜古法就長擇善加神
用焉爰作大堰其上捷以水門下捍以長堤堰崇三十
有六尺厚什之長百之濶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
厚如濶崇如堰長倍之架濬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而

又以鐵蓋合土木火金以平水性而導汶泗之源出諸山引澶濮之流納諸澤又濬漕渠由沙灣北至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凡三百一十里復作放水閘于東昌龍灣魏灣凡八為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洩皆通古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節且宣用平水道初議者欲築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又欲出京軍疏河有貞因奏瀾瀾河民馬牧庸役專力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工部請如有息言不中制以是得成功是役也聚而間役者四萬五千人分而常役者萬二千人用木大小十萬竹倍之鐵斤千有二萬錠三千組八百金二千八百麻百萬斤荆倍之藁若又倍之而用石若土

昭代典則

卷十六

聖七

不可筭然用糧于官僅五萬石為日五百五十有五君子曰元武之才徵有是役也白渠既而不漕鄭渠漕而不貢工皆累年費萬萬計瓠子不溉不漕又不以首父役勞人至動萬乘獻璧馬頰神視張秋輕重難易何如也

命副都御史馬昂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詔元良哈貢使限二三人入京

守臣一言元良哈貢使往來不絕為瓦刺間諜故有是詔

冬十月皇太子見濟卒諡悼○陞王竑為副都御史仍巡撫督漕理鹽

竑在淮上有巡河御史王珉貪淫疏劾之謫珉戍開平連歲災傷竑復上疏言山東河南東昌開封抵江北徐淮去年正月大雪異常夏秋雨水人民廬舍漂蕩麥稻湮沒老稚顛連流徙爾者新春風雨連月寒五倍冬不識天意何在嘗觀易泰卦象曰內陽外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卦象曰內陰外陽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蓋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今方春陽長其候類秋冬是陰盛陽微殆食祿者君子少而小人多故也然小人之行豈憚而無用鈍而不敏訥而無言愚戇而冒犯天怒者乎必其欺詐若誠敬便佞若忠鯁犬貪若廉犬姦若愚即書所謂靜言庸違孔子所謂色厲內荏者是也伏望皇上

昭代典則

卷十六

聖八

念祖宗社稷之重上天咎徵之戒責有位之臣痛自修省改圖進君子退小人俾忠良者任政姦邪者屏處又必省刑罰而止聚斂節財用而抑貢獻罷無益之工嚴無功之賞散財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本庶幾人事修而天變可回然欲知君子小人邪正又必本於聖德之明庵伏望皇上日親講臣俾陳二帝三王與祖宗列聖養心修德之要以清出治之源則凡君子小人莫逃天鑑矣臣濫處臺憲致茲災異無所逃罪伏乞罷歸田里上嘉納引咎勅諸大臣修省被災郡邑賑濟竑又上疏言飢民流徙就食臣分遣屬吏沿河贍賑每遇過舟董令出米為粥分給賴存活者一百八十五萬八千五百

人勸諭富有方家出米麥穀粟二十五萬七千三百石
銀三千六百七十兩錢綿布半之量給被災者五十五
萬七千四百七十九家缺農具種子七萬四千三百九
十七家亦以官物賑給民流去撫來復業者五千五百
九十三家他境流冗安輯者萬六百餘家幸賴聖明盜
賊稀少顧鴻鴈之哀鳴方息鷓鴣之棲輯未寧更藉休
養庶底康寧

甲戌五年春正月上皇在南昌○二月詔求直言

是時自冬徂春雨暘弗順或積雪連旬或窮陰彌月春
分已過暖氣尚遲乃下詔修省令内外文武大小群僚
直言無隱

昭代典則

卷十六

四九

三月賜進士孫賢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
月朔日有食之○新建隆福寺成

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已夙駕除道太學生楊浩等上疏
言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聞風快觀今又
棄儒術而重佛教豈有聖明之主事夷狄之鬼而可垂
範後世者耶儀制即中章綸亦言佛者夷狄之法非聖
人之道以萬乘之尊臨非聖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
實累聖德帝覽疏即日罷行時又有太學生西安姚顯
言王振竭生民膏血修大隆興寺極爲壯麗車駕不時
臨幸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之得禍若梁武帝者足爲前
車之鑒請自今凡內臣修蓋寺院悉行拆毀以備倉廩

之用勿復興作萬世之法也時不能用自正統至天順
京城内外建寺二百餘區大臣諫官不言而二生言之
一時名震中外

南京大理少卿廖莊應詔上疏不報

莊以庶吉士給事中陞大理寺丞再陞南京大理少卿
時值災異下詔求言莊上疏仰惟上皇被留虜廷皇上
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鑾輿未復虜警未報
爲意皇上之心卽堯親九族舜徵五典之心也賴刻勵
神靈皇上勝筭迎歸上皇於南宮臣遠臣未知皇上于
萬幾之暇曾時朝見以叙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
臣自爲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中大理寺丞時伏觀上

昭代典則

卷十六

五

皇即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璉爲正
副使冊封皇上奄有大國每遇正且冬至令群臣見皇
上於東無百官感上皇兄弟友愛如此天下其有不治
乎今幸上皇迎歸伏望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朝
見上皇于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仍令群臣時
令亦得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於國家恩
義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
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爲上皇諸子皇上之猶
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
臣民曉然知皇上有公天下之心蓋天下者太祖太宗
之天下仁宗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之北

征亦為此天下也。今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係屬天下之心矣。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雨山崩水溢災異叠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切憂心以為弭災召祥之道，莫過於此。詞意悲懇，留中不報。

五月下監察御史鍾同禮部郎中章綸于錦衣獄。黃霧四塞。

監察御史鍾同方易儲時，每獨坐深思泣下。已而懷獻太子卒，人心危懼，同諷禮部請復立沂王為東宮。禮部大臣縮首咋舌曰：「作外同遂上疏請立沂王以固宗社，并陳時政闕失，疏入縛下詔獄，械繫極苦，杖之不死。」

昭代典則 卷十六

五十一

禁獄中。章綸發憤亦即具疏陳修德弭災等事。曰：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大學曰：心正而後身修，以身為天下國家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天下安危係于人君一身，身安則天下安，天下治亂出于人君之一心，心正則天下正，欲安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下必先正心。此二者當急之務也。臣恭惟皇上身乃天地宗廟社稷之所付託，天下華夷臣民之所仰望，祖宗列聖萬年之基業在是，聖子神孫萬世之統緒在是，誠不可不保養而所以保養之者，莫切于遠聲色也。昔唐太宗納仁基女，魏徵諫止之，憲宗時教坊使稱密詔選良家女子，納禁中，李絳上疏乃悉還。

之文宗取李教女入宮，魏譽諫而出之。此古之忠臣愛君，必拂其邪心，防其嗜慾，然置君子無過之地，正心以為安天下國家之本，使天下莫得非議也。伏望皇上思天地宗社付託之重，念天下臣民仰望之深，宵旰憂勤，日夕惕勵，以安天下，而於深宮之內，遠美色，遠聲樂，以保養聖躬，誠以帝王一動一靜，天監臨之，天下知之，史官書之，以昭示天下，以鑒戒後世，不可得而掩也。臣又聞堯舜禹啟成湯太甲盤庚高宗文武成康宣王之為君，皐皞稷契伊尹仲虺甘盤傅說周公仲山甫尹吉甫之為臣，或都俞吁咈而規戒于朝廷之上，或謨明弼諧而陳論於堂陛之間，或君告臣而曰：「予違汝弼，毋面從。」

昭代典則 卷十六

五十一

臣戒君而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上下之間更相告戒，故能贊襄治化而致雍熙太和之盛。我朝祖宗列聖之於諸臣，嘗命左右以備顧問，或於大誥首著君臣同遊之篇，或於勅諭而有勑招俊乂之語，伏望皇上以歷代帝王及祖宗列聖為法，每退朝之後，許師保尚書諸大臣及六科十三道五品以上更番於便殿，以備顧問，各條奏事宜，必言救時急務，如此則足以明四目，達四聰，而於民間利病無不周知矣。昔者伊尹告太甲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邦家，終於四海。」孟軻氏有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誠以孝弟者百行之本，萬善之源，天子之所以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不越是而已矣。賦

大舜父頑母嚚克諧以孝周文王事王季一日三朝漢高祖五日一朝太公文帝侍薄太后疾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是孝之可法者如此唐玄宗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或設五帳與諸王更處其中或置花華樓召諸王同宴是友愛之可法如此臣伏望皇上於退朝之暇必朝兩宮尊奉上聖皇太后皇太后而修問安視膳之禮是即虞舜周文漢高文帝之孝也臣恭惟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是為天下之父也與皇上同氣異胞是為至親之兄也皇上曾親受上皇之冊封是為上皇之臣子也上皇親征戎虜被留虜庭嘗詔旨傳位於陛下是以天下授陛下也陛下尊之為太上皇

昭代典則

卷十六

五

帝是為天下之至尊幸而奉迎還宮是皇上之至願亦天下之至望也上皇為陛下同氣之親兄陛下為上皇同氣之親弟形雖為二其實一人况上皇天性謙冲意無彼此伏望皇上於朔望日或節旦幸南宮率群臣朝見上皇於延安門以叙連枝同氣之情以極尊隆崇奉之道則國家天下之福萬世帝王之法也臣又竊觀北極五星明大則吉以臣觀之是復中官之象而位不虛也誠以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王夫婦也今茲詔冊妃汪氏為皇后以厚大倫之原是以正位中宮而孝敬勤儉之德已聞於中外矣又詔冊立世子母杭氏為皇后是固所以正大禮明彝倫而中宮之位又

讓而弗居也不意世子薨逝臣民莫不痛心此事既往固不必言矣然而中宮之位不可以久虛伏望皇上後后汪氏於正宮則皇子大本不期而有六宮儀範不期而正國家之本風化之原自可表正四方流傳萬世矣至於皇上推念同氣猶子之義詔沂王復居儲位以候皇子之生如此則五倫全備而和氣充溢於宮庭萬姓愛戴而歡聲洋溢於四海殆見天心自回災而劫虜有不足平者矣尚有辨異端等事語皆激切上大怒下繪詔獄炮烙煨煉逼諭引大臣及通南城狀體無完膚竟不承以鍾同先嘗上言并欲殺二人會天大風雨雷霧四塞乃止

昭代典則

卷十六

五

誦給事中徐正成鐵嶺衛徐正請召見便殿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子沂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慮爰出沂王於所封沂州增高南城數尺伐去邊城高樹宮門之鎖亦宏灌鐵帝怒謫成鐵嶺衛出兵部觀政進士楊集為安州知州楊集以鍾同章綸二人下獄上書于謙略曰姦人勸業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為脫身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縱官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二人於杖下而公坐享崇高奈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為安州知

州
齊庶人賢赫谷庶人斌焮移置南京初守備大監參贊尚
書防察之

賢赫博少子也尚幼谷庶人絕齊庶人因請得谷庶人
弟歲給食米二十石

六月加王文少保東閣大學士○秋七月初儒臣纂修宋
元綱目○復命禮部纂修天下地理志太子太保兵部尚
書儀鈔卒○改李賢為吏部侍郎

賢為君監錄擇其中善可為法者二十二君每君擇取
最切要者三四事集為錄上之奏言則代聖賢之君事
跡浩漫難於備覽今特錄堯舜而下二十二君每君擇

昭代典則 卷十六 五

取所行之最善者數事集為一帙臣於每段之後略為
解說數句欲陛下易於覽而行之兼此二十二君之善
而有之則功德之隆真比於堯舜而光祖宗矣帝覽此
疏問中官王誠等曰此奏欲何為誠對曰欲陛下學此
數君耳乃領之

十二月調福建巡按御史練綱為邠州判官卒

己亥六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命太監班佑鎮守兩廣
大監始此○調工部尚書石璞為兵部尚書協理部事出
內閣江淵為工部尚書○總督兩廣軍務副都御史馬昂
破瀧水徭陞右都御史

詩龍水徭賊趙首旺作亂合諸山叛徭等殺掠民徑

其害昂乃調廣西狼兵同官軍直抵徭巢斬獲甚衆○
按瀧水徭徭徭賊自馬昂此年征後天順初葉盛成化
初韓雍復一再征之至今無復議征者賊日益肆夫今
邊臣猶議西復哈密北復大寧東勝河套今此瀧水徭
徭一帶乃郡縣內地距德慶州治僅隔一江去梧州總
府不百里為兩廣往來咽喉奈何坐視其暴劫吾民阻
截江面為用腋之患而不恤綠江南岸數百里山林象
密不敢毀傷其一草一木朝廷設重鎮置兵衛果何用
也霍韜嘗謂徭徭徭水之賊為害深矣而有司不肯議
征非不能征不肯征也若調狼兵適合并官軍分為數
道一自鬱林入一自高州入一自新會入一自德慶瀧

昭代典則 卷十六 五

水入四面並進而相州入兵上流扼之且縱火盡枯其
林木使無所蔽伏徭徭綠水之賊反掌可平也嗚呼馬
昂葉盛韓雍獨何人哉

逮南雄知府劉實下詔獄

實由宣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仁教陞金華府同知以
廉操直節著聲擢為順天府治中召修元史筆削任心
無所吝承屈遜見他人書不合已意輒大笑聲徹陸閣
間聞者驚愕相戒勿以藁示出為南雄知府南雄當嶺
南孔道商稅巨萬知南雄者輒益壓推其餘餉過客得
其權心且為游聲譽實至存稅十一繕郡學補張九齡
大庾嶺松不宥私一錢未數月中貴使嶺外至南雄廉

得重頭不得。輒苛辱實。郡人擁質山。中貴去至訖。詔人
爲言南雄守且驛奏中貴橫索賂辱太守事。中貴懼急
傳馬馳奏實抗勅使毀勅。大不敬。詔逮至京下獄。獄中
上書言臣蒙恩仕官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糞粗衣敝
欲爲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
罪。上不復更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

四月朔日有食之。○六月以朱熹裔孫挺爲翰林院世
五經博士。○秋八月杖南京大理少卿廖莊御史鍾同郎
中章綸於闕庭。

時廖莊以母喪赴京。關領勘合。於八月十七早朝見上。
忽念莊往年有疏與鍾同章綸復儲疏相類。遂縛三人
昭代典則 卷十六 五七

至午門前杖一百。莊請定差驛丞。同綸固禁獄中。同卒
於獄。骸掩園土。莫敢收葬。

丙子七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二月以誠意伯劉基裔
孫祿爲翰林院五經博士。○夏五月進陳循華蓋殿大學
士仍兼文淵閣高毅王文並謹身殿大學士仍兼東閣。毅
進少保蕭鐵戶部尚書。商輅兼太常卿。倪謙呂源左右春
坊大學士。○以宋周惇順裔孫冕爲翰林院五經博士。○
秋八月徐有貞陞副都御史還朝。

帝用人多密訪於干謙時缺祭酒翰林徐有貞屬意補
之。以門生楊宜爲謙內姻託爲懇請。謙曲意從之。因中
官以達於上。上宣謙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

雖有詞華。此人存心姦邪。豈堪爲祭酒。若從汝用之。將
使後生秀才皆被教壞了。心術謙無所對。惟叩頭謝過
及退。汗出浹背。有貞竟不之知。自是卿謙

覆試順天中式舉人

是年鄉試春坊大學士劉儼侍講學士黃諫爲考試官。
時內閣陳循子瑛王文子倫入試俱不中。選循等遂劾
奏儼諫二人閱卷不公。請如洪武間罪劉三吾等例重
開科考試。有旨令翰林院覆閱取中試卷。高毅懼儼等
禍不測。欲爲申救。早朝奏事畢。出班跪稱少保臣高毅
有事聞上。因名至榻前。具白真情。且曰。大臣子與寒士
並進。已不可。况又不安於命。欲構考官可乎。由是儼等

昭代典則 卷十六 五八

得釋。特旨欽賜瑛倫舉人許赴會試。一時異之。禮科給
事中張寧疏切照陳循王文職居輔弼。任重經綸。所當
正己爲人。爲上爲下。而乃以子之故。紛章奏。煩責聽
明。祇爲私謀。不恤國體。大臣之道。果安在乎。臣聞宋范
質爲相。從子昇求遷秩。質作詩戒之曰。爾曹當閔我。勿
使增罪累。比之陳循。賢否何如也。韓億爲相。其子雖舉
進士。不就廷試。兼以父任執政爲避。比之王文。高下何
如也。沈文通登進士第一。馮京第二。時以貴胄不可先
寒酸。乃進京。而還文通比今試卷已落。而求與中卷比
對者。得失何如也。世之庸人愚婦。亦知父不談子之德。
豈有身爲大臣。公然爲其子暴才。稱屈於朝廷之上哉。

即使才而屈。猶不可也。况無實之爭。何以服天下。且今歲。順天就試者。一千八百餘名。而中式者。僅一百三十五名。劉儼等假使考試未精。則其間遺漏者。亦未止王倫陳瑛而已。若一槩援例求進。拒之則情偏。從之則弊起。是陳循等一舉。而壞科目之制矣。臣聞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用法不可太寬。太寬則犯之者可倖免。而不知慎施恩不可過當。過當則得之者。以為易而不知感循等假公濟私。要君挾下。罪狀已彰。人心共怒。若又待之以寬。施之以恩。而不絕其根。抵則循等愈無忌憚矣。乞正其罪。罷歸田里。王倫陳瑛仍照不中。發回原籍讀書。不報。

昭代典則

卷十六

五九

九月湖南苗叛。命兵部尚書石璞討之。○冬十二月。削寧

王護衛

時僉都御史韓雍。巡撫江西。劾王不法。并論府僚。上遣大臣即訊。奪王護衛罪。諸官僚

丁丑八年春正月上。不豫。丙子。百官請立東宮。不許。壬午。上皇復即皇帝位。

上有疾。免百官朝數日。圖富貴者。因起異意。大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世子。立為東宮。其事漸泄。十有一日。左都御史蕭維禎率十三道。同百官問安於左順門外。太監與安自內出。曰。若皆朝廷大臣耳。且不能為社稷計。徒問安耳。即日。維禎集十三道御史議曰。

今日與安之言。若皆違其意否。眾曰。皇儲一立。無他患矣。眾還道中。作封事。草其略曰。聖躬不寧。內外憂懼。京民震恐。蓋為皇儲未立。以致如此。伏望皇上早建元良。正位東宮。以鎮人心。會稿於朝。眾謂上皇于宜復立。惟王文意不在此。陳循輩知文意不言。李賢問學士蕭鎡。鎡曰。既退。不可再。文遂謂眾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維禎因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早建為早擇。笑曰。吾帶亦欲更也。是日進奏。十有三日。奉聖旨。朕這幾日。偶染寒疾。是以不曾視朝。待正月十七。早朝。請擇元良。一節。難准。禮部尚書胡濙。今辦事官報各衙門。曰。請立東宮事。今本部會閣下。及文武大小群臣。於十

昭代典則

卷十六

六

七日。待上視朝。合辭懇請。今來報知。僉名。遂會議於禮部。草奏其略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傳之於宣宗陛下。宣宗之子。沂王宣宗之孫。以祖父之天下。傳之於孫。此萬古不易之常法。稱登正本會僉。因姓氏眾字書多訛。至十六日。哺時方完。擬明日對仗。陳進上之有疾也。武清侯石亨。知上疾必不起。若請復立東宮。不如就請太上皇復位。可得功賞。遂與都督張軌。太監曹吉祥。以南城復辟謀。扣太常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為也。盡圖之。徐元玉。亨。軌等從其言。徐有貞亦時常往返石亨家。人人莫知其故。是月十四日夜。亨等會有貞。有貞曰。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為事。

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時。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軌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軌等去兩日夜再會，有以言南城已審報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覓步乾象，語下言。時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軌遽佯言問虜虜，且薄都城奈何？有貞言當以兵入內，備非常。亨等駕說王文于謙，已矯取金牌勅符，迎襄王世子去矣。又曰：上命內官張永等，捕亨數人，掌兵者矣。吉祥遂以入白皇太后，卽下懿旨，言天子疾大漸，殆弗與。天位以虛，上皇居南內。于今八年，聖德無虧，天意有在。以奸臣擅謀，閣而不聞，欲迎立藩王，以承大統，將不利於國家。亨等其率兵以迎吉祥，卽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軌親亨

昭代典則

卷十六

李

有貞楊善等，納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爲。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時天色晦冥，軌等惶惑，有貞趣行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鐵錮牢密，扣不應。有貞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啟。軌等入，見太上皇燭下獨出，問曰：爾等何爲？衆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舉來，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前，掖上皇登舉。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昭朗，星月輝光。有貞等前導，密邇屬車。至奉天殿，侍衛都督范廣禦之。戰歎闕下。時大小群臣，以景帝有十七早朝之旨，方各趨朝，謹待上出。期進會本，忽聞傳呼震地，群臣失色，須臾鍾鼓鳴。

上皇御極矣。於是百官入賀，朝野歡騰，以爲復見太平會本遂不進

昭代典則

卷十六

李

昭代典則卷之十七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英宗睿皇帝

丁丑天順元年春正月以登位詔天下大赦

詔曰朕昔恭膺天命嗣承大統十有五年民物康阜不虞北虜之變惟以宗社生民之故親率六師禦之而以庶弟郕王監國不意兵律失御乘輿被遮文武羣臣既立皇太子而奉之豈期監國之人遽擁當宁之位既而皇天悔過虜酋格心奉朕南還既無復辟之誠反為幽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閉之計旋易皇儲而立己子惟天不佑未久而亡杜絕諫諍愈益迷執矧失德之良多致沉疾之難療朝政不臨人心斯憤迺今月十七日朕為公侯駙馬伯及文武羣臣六軍萬姓之所擁戴遂請命於聖母皇太后天地社稷宗廟以今月十七日復即皇帝位躬理機務保固國家其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大赦天下咸與維新皇太后勅廢景泰皇帝復為郕王皇太后吳氏為賢妃皇后汪氏為郕王妃

皇太后勅諭宗室親王及中外文武羣臣仰惟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開創國業統御華夷仁宗昭皇帝繼述鴻猷大敷治理承傳至我宣宗章皇帝克寬克仁萬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邦允懷不幸早棄臣民遺命于吾立嫡長子祁鎮為皇帝已立十有五年敬天勤民無怠無荒比因虜寇犯邊生民荼毒為恐禍延宗社不得已親率六師以禦之此實安天下之大計也不意兵將失律乘輿被遮時爾文武羣臣以社稷為重憐導宣宗章皇帝遺詔表請于吾立皇帝長子見深為皇太子因其幼冲吾仍令庶次子郕王祁鈺輔之豈期本性梟雄逆據天位已而虜酋悔罪天知帝德罔愆曆數有在奉帝回京而祁鈺既貪天位曾無復辟之心乃用邪謀反為幽閉之計廢出皇儲私立己子致敗綱常變亂彝典縱肆淫醜信任奸回毀奉先殉殿連宮以居妖妓污緝熙便殿受戒以禮胡僧監賞妄費而無經橫征暴斂而無藝府藏空虛海內用窮不孝不弟不仁不義穢德彰聞人神共怒上天震威屢垂明象祁鈺恬不知省拒諫飾非造罪愈甚既絕其子又殃其身疾病彌深朝政遂廢中外危疑人思正統乃於今年正月十七日先期內臣暨公侯駙馬伯文武羣臣六軍萬姓同誠表請已命皇帝祁鎮復正大位以慰羣情以安宗社惟夫天道福善以禍淫吾當體天以行罰人心好善而惡惡吾當順天以正名雖母子之至親於大義之難宥其廢景泰僭子祁鈺仍為郕王如漢昌邑王故事已令羣臣送歸西內俾子安養於戲天下乃祖宗之所開創天位乃列聖之所相承天位既復人

心乃安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逮王文于謙下錦衣衛獄

徐有貞張軌楊善曰不殺謙等今日何名言官劾謙與

王文等迎立外藩所司勘得金符見存禁中別無顯跡

石亨等揚言雖無實跡已有此意及廷鞫徐有貞令所

司痛加拷掠王文反覆力辯謙俛首不言但曰事已如

此辨之何益法司成獄上 上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

功衆未及對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等干必今日之事

為無名 上意遂決斬于市籍沒其家家屬戍邊乃謂

上此狩時宜奉太子居攝惜謙等見不及此不知謙時以

祖宗之社稷為重若太子居攝必圖迎復則虜將以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三

上為重貨豈有廢足宋徽宗之事可鑒也故遂立 邸王

是不以念 而以瓦注竟致社稷獲安而 上得以復

辟者蓋寔權輿于是也廼卒不免悲夫

徐有貞兼翰林學士進兵部尚書直文淵閣○逮陳循江

淵俞士悅項文曜蕭鎡商輅王偉鄒璉丁澄下錦衣衛獄

○太常卿許彬大理卿薛瑄並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

學士直文淵閣○以李賓為大理卿○錄迎復功封石亨

為忠國公張軌為太平侯張輓為文安侯楊善為興濟伯

○石彪封定遠伯充大同副總兵

石亨以奪門功諸從弟子姪及諸義壻子孫得官錦衣

都指揮指揮者二十三人千戶鎮撫者二十一人其諸

竄名奪門冒功者四千餘人亨矜功恃寵日與曹吉祥
出入禁廷在上左右竊弄威權恣情妄為亨姪彪性尤
貪暴凌侮公卿大肆兇惡方上皇復位之初人心大悅
及見亨等所行天下寒心

陞表彬錦衣衛指揮僉事○丁亥殺王文于謙及中官舒
良王誠張永王勤免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夙發口外
末遠充軍蕭鎡商輅王偉顧鏞丁澄俱籍為民○奪郭登
伯爵以為南京都督僉事○太子太傅高穀吏部尚書王
直禮部尚書胡濙並致仕

時內閣諸臣皆流放竄逐惟穀以忠謹故英宗曰穀在
內閣每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穀無他賜可致仕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四

穀既歸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正統景泰天順間

事者輒不應官至台鼎而家業蕭然散屋瘠田僅足衣

食其方穀端靖廉潔無私卓然有古大臣風也直濙並

請老去直器宇宏偉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接人

和氣可掬既兼銓軸留意人才于請斷絕奔競稍息居

第隘陋曾不為屑意也濙平易寬和廉靖寡慾自奉簡

薄興居有常未嘗疾言遽色人皆知為君子長者既去

遣子長寧入謝上念濙屢疏請令百官朝廷安門忠悃

授長寧官錦衣世鎮撫

王翔掌吏部事楊善掌禮部事陳汝言為兵部尚書趙濙

為工部尚書○二月癸丑邸王薨於西宮○湖廣諸苗平

兵部尚書石璞還京總兵官南和伯方瑛鎮守湖廣○贈
故御史鍾同大理左寺丞少監阮浪御用太監

上謂鍾同忠誠節義可貫金石贈大理寺丞官其子啓

為知縣啓上疏請同遺骸得出園土歸葬時同歿已久

矣血清馨間洗出倍鮮好後謚恭愍阮浪贈太監仍命

儒臣撰文立碑

召廖莊於定羗驛為南京大理左少卿出章論於獄為禮

部右侍郎擢國子學正林聰為僉都御史

莊召還時內艱未闋繼遭父喪上憐莊忠特并與祭葬

除服改南大理給在獄上嘆給好臣子為朕家事受苦

毒出獄中脫桎梏拜禮部右侍郎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五

以軒輓為刑部尚書調蕭維禎為南京左都御史以耿九

疇為右都御史

軒輓耿九疇二人廉介有名海內信向

以吏部右侍郎李賢兼翰林院學士內閣辦事○錦衣衛

指揮盧忠太監高平鐵嶺衛軍徐正伏誅○移邸王妃汪

氏居舊府

上以邸王薨欲令汪妃殉葬賢因奏曰汪妃雖立為后

即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况

幼女無依尤可矜憫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弟婦且少

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一日上曰汪妃既存不

宜在內欲移居舊府何如賢曰如此誠便但衣食用度

不可缺減上曰朕更欲加厚豈可減乎其原侍官人悉

隨之復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令由是母子保全甚

得其所

逮大同巡撫副都御史年富下錦衣衛獄尋致仕

富在大同舉廢政革科徵抑豪橫廣屯田軍功爵賞必

覈無濫先為襄桓王遜燁所誣富請老戶部言富廉威

為奸豪所忌不可許景帝為勅王守法度勿得汗風憲

大臣又為卒吳淮所誣謂侵郭總兵坐總兵上于謙上

議曰穰苴布衣監莊賈軍以軍法誅賈卒破秦晉齊以

一穰苴故稱強列國裴度御史中丞督淮西諸大帥平

蔡我朝近日左都御史王翱右僉都御史鄒來學皆坐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六

總兵上以軍令出翔等准妄言沮軍法宜究主者事雖

寔富又嘗按山西參政林厚坐厚法厚亦誣富臺置獄

訊景帝曰厚怨富執法公廉誣富得自便朕以邊事

付富終不以一人言辱富厚竟削籍富又按分守內臣

韋力轉倉虐力轉亦誣富巡按御史為雪富誣狀事得

已足時石彪倚亨勢中富危法逮詔獄上素知富得致

仕

罷諸邊督鎮巡撫石亨之○漕運都御史王茲除各安置

江下

王振之黨有以振族誅籍沒為說者上大怒曰振設於

虜乃朕親見追責言者過實茲坐除寘詔復振官命于

弘化寺北塑像祀之勅賜祠額曰旌忠

三月賜進士黎淳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開蘄州運河○夏四月己巳復立元子見深為皇太子○封徐有貞為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襄憲王來朝先是土木之變襄王瞻塹兩上疏慰安皇太后乞命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邸王盡心輔政疏上景泰已立八日矣至是得疏于宮中上覽之感嘆手勅取王入朝禮待甚隆王辭歸上送至午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願皇上省刑薄斂上拱手謝曰敬受教○襄王疏語實為當時正論惜于謙陳循輩見不及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七

此也

五月進內閣李賢吏部尚書許彬薛瑄禮部左侍郎○逮御史楊瑄等及右都御史耿九疇大學士徐有貞學士李賢下錦衣衛獄

有貞得為首相欲立功各自異稍與石亨相左李賢入閣與有貞同事旁助有貞展盡底蘊知無不言凡用人行政一以公道處之左右遂不能堪太監曹吉祥以有迎立功亦與國政而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方贊上凡事須與二學士商議而行意欲籠絡附己已而吉祥薦用私人內閣輒相沮吉祥固不悅時御史楊瑄印馬坊內民有羣訴曹吉祥石亨奪民田若干頃瑄疏劾二凶

上喜瑄敢言稱職命吏部記瑄名且大用吉祥在旁見斥其名初甚慚懼已而盛怒欲罪之上不許乃已石亨忿然遂謂有貞與賢主使不然御史安敢如此且激吉祥曰今在內惟爾在外惟吾彼欲排陷其意非善初吉祥見亨冒濫陞賞意甚不平每詰其短及聞亨言其勢遂合頓首訴上奴輩萬死一生迎復皇上內閣專權必欲傾奴二人使無唯類又伏地哭不休上初信其說而從之遂置有貞及賢于獄楊瑄見二凶日益張與十三道御史議班劾之有附勢者潛洩于亨二凶遂先詣諸御史於上前暨彈章入上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誦彈章詰瑄瑄與御史張鵬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甚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八

悉遂下諸御史并逮右都御史耿九疇于詒獄逼瑄誣引大臣刑甚慘酷數頻少卒一語不他及理刑者文致瑄坐久掌道者謫戍餘貶斥會京城雷電大作雨雹如注大風拔木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吉祥之門老樹皆折亨之宅水深尺餘翌日惟降徐有貞廣東參政李賢福建參政耿九疇江西右布政使瑄等從末減瑄戍遼東鐵嶺餘調除有差於是臺臣一空朝野愕然言路從此不通矣

李賢留為吏部左侍郎

上曰近日主張行事皆是徐有貞一人李賢在朕前未嘗有妄言今與有貞同責於心不堪即召吏部尚書王

翔曰李賢不可放去。翔曰既不去福建。令往南京可也。上曰南京亦遠。留為吏部左侍郎。翔之欲賢遠去。恐亨輩害之也。幸使離此。庶免其害耳。亨吉祥。聞賢留。愕然而怒。顧上意屬賢。不得已置怨。接殷勤。或有宣召全事。喜見於面。若獨召賢。即不喜。惟恐賢毀其短。久之見賢推誠無偽。方不介懷。但數日不蒙宣召。心便不安。必假以事而進。出則張大其言。及寵恩所加。使人畏其勢。而美其榮。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薛瑄致仕。○加呂原通政參議。兼侍講。岳正左贊善。兼修撰。並直文淵閣。○陞程信為太僕寺卿。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九

信先為山東參政。督餉遼東。憂去。服闋。改四川參政。松番理餉。至是人智。錄景泰間進言者。陞信太僕卿。信案故事。理營衛馬。三營大將石亨。孫鏗。曹欽。並疏言。太僕苛急。請馬隸兵部。太僕寺言馬政。高皇帝諭馬數勿令人知。今隸兵部。馬登耗。太僕不得聞。即有警。馬不給。請以責兵部。上是信言。復歸太僕。

江西巡撫僉都御史韓雍降山西副使。尋致仕。○秋七月。承天門災。下詔修省寬恤。

勅曰。朕以菲德。恭膺天命。祇復寶祚。于今半月。圖治雖勤。應天無効。乃天順元年七月初六日。承天門災。朕心振警。罔知所措。意者敬事天神。有未盡歟。成憲不遵。歟。

善惡不分。而用舍乖歟。曲直不辨。而刑獄冤歟。征調多方。而軍旅勞歟。賞賚無度。而府庫虛歟。請謁不息。而官爵濫歟。賄賂公行。而政事廢歟。朋奸欺罔。而阿附權勢歟。羣吏弄法。而擅作威福歟。征斂徭役之法。太重。而閭閻田里靡寧歟。諛諂奔競之徒。倖進而忠言正士。不用歟。抑為軍衛有司者。鬪茸酷暴。貪曲無厭。而致軍民不得其所歟。凡若此者。皆傷和氣。致災之由。而朕或有所未明也。今朕省愆思咎。怵惕是存。爾文武羣臣。既任耳目。股肱之寄。當懷左右輔弼之圖。况君臣一體。休戚惟均。果有合行事宜。必當直言無隱。其或躬蹈前非。亦宜洗心改過。於感應天者。當以實致。弭災者。不事虛文。朕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十

與爾等尚懋敬之。故諭。○又詔曰。朕以菲德。早承大統。中罹多難。復登宸極。夙夜兢惕。罔敢怠荒。乃天順元年七月初六日。承天門災。此誠上天示譴。莫究其由。朕甚驚惶。省躬思咎。務新其德。永惟奉承天意。必以施惠為先。其大赦天下。咸與維新。

復逮徐有貞。下詔獄。除名。安置金齒。

曹石造奏本。假給事中李秉彝名。誹毀朝政。多危語。時李丁艱去。曹石以貌似李一人。持奏。接入。明日朝。命召其人。則亡之矣。捕逮甚急。曹石因言。此徐有貞怨望。使所密泰州布衣馬士權為之。而滅其迹耳。遂收馬。及有貞。赴廣東。參政行至德州。復逮至。詔下獄。拷治酷烈。竟

第... 續修四庫全書 第... 卷之十七

無駭馬曰。今欲吾何所承。刑官曰。徐有貞欲作逆。汝與同謀。士權大呼曰。徐有貞欲使皇帝為堯舜之君。令百姓為堯舜之民。如此而已。不知其他。刑官不能折。有貞取原封武功伯誥券。示三法司。於是刑部侍郎劉廣衡遂劾有貞詐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治水希蹤神禹。敢以定策冒貪天功。大不敬。無人臣禮。論斬。會災變得宥。編置金齒。

刑部尚書軒輅致仕

輅與九疇二人。以廉介稱。九疇以臺劾石亨。謫官布政。輅亦請病。上召至文華殿。面諭留之。視輅疾不可強。乃與致仕。陛辭。上復問輅曰。昔浙江廉憲考滿歸家。僅二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十一

竹籠。是汝乎。輅頓首謝。又問。卿年未老。病愈。毋可用乎。輅又頓首辭疾。上賜金為道路費。

李賢仍內閣辦事。進吏部尚書。○改內閣許彬為南京禮部左侍郎。尋降陝西叅政。○降內閣岳正為欽州同知。尋謫戍肅州鎮夷所。

初岳正以進士及第。授翰林編脩。上皇復位。改脩撰。吏部尚書王翱薦正宰相才。召對文華殿。神采秀發。上遙見。遂曰。好。正登殿。又曰。好好。問年幾何。對曰。四十。又曰。正好。問家安在。對曰。涪縣。又曰。朕北方人。甚善。問讀何經。對曰。尚書。曰。是書經尤善。問舉進士科。對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朕固取汝。朕今用汝。內閣許彬老矣。不

足恃。汝為朕努力。正頓首受命。出赴閣。至左順門。遇石亨張軌。愕然問曰。何為至此。正不對。二人者。忌正才名。比見上。上又言朕今擇一內閣臣甚佳。二人者。請為誰。上曰。岳正。顧正官小。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二人者。陽頓首賀。陛下既得人。俟果稱職。進官未晚。上默然。然時時召見正。正感知遇。銳意功名。欽天監湯序奏災異。請盡去奸臣。上問正對曰。奸臣無主名。即求之人。人自危。且序術疎淺。不足信。事遂止。亨與暨吉祥。表擅權。有匿名投書。指斥時事。罪狀吉祥。獨不及亨。吉祥怒。乃請上。榜購。告捕者官三品。正與呂原見上。曰。為政有體。朝廷豈可自榜購。秦始皇杜諫。下妖言誹謗令。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十一

竟不聞其過。以亡國。乞以秦為戒。事遂止。正又言。曹石驕橫。不早制。恐禍起肘腋。上諭正。汝往告朕意。正徑造亨所。諷令戢斂。一人者。謂正許我短。願以上意。劫我益大恨。是年承天門災。下詔罪已。正為草。歷數政弊。詞極切直。二人者。造飛語。岳正草詔出。時時對人言。此非上意。我欲諷上改過也。正賣直。訕君父。不數日。內批。降正欽州同知。欽並南海漳毒。正便過家辭母。留數日。兵部尚書陳汝言者。黨二人。又憾正嘗言其不可用。遂執還者。中正私事。逮詔獄。拷掠。謫戍肅州鎮夷所。未及行。李鐸都督。遂奪正廬。詔建庶人居鳳陽。

初建文少子文圭靖難後號為建庶人幽之中都上憐庶人無罪久繫禁欲寬庶人李賢贊曰竟舜心也請於太后出之鳳陽歲給薪米聽婚娶出入自便又與閣者二十人婢妾十餘人給使令遣奄牛王入禁諭庶人庶人伏地頓首謝且喜且悲有阻議者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庶人入禁時纔二歲年五十六七始出鳳陽不識牛馬

八月南京都督僉事郭登請戍甘肅○以彭時為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講復入內閣○以御史林鶚為鎮江知府英宗復位盡左遷諸言事瑣猥挾勢鴟張者簡諸守正持大體者為大郡知府以林鶚出知鎮江鶚至郡汲汲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五

興利除害不出一言暴前人短鎮江漕河孔道往經孟瀆險議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避孟瀆鵝江迂遠多石又壞民廬墓請按京口開甘露壩故迹稍疏浚通舟春夏啓閘秋冬度壩道里近功力省又不損民壞地利甚便竟停役從鶚言

令左順門閣者非宣召不得輒入總兵

石亨竊權干政每朝退輒入見或因小事私情或無事亦報入見乞請無忌上厭之諭李賢曰總兵官豈可無故輒入內廷令左順門閣者今後非有宣召不得輒入總兵官一日上登翔鳳樓見亨新第極偉麗顧問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謝不知瑾曰此必

王府上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誰敢僭如此上不應顧內臣裴當曰汝聞若言乎亨橫睨眦中傷人莫敢告亨者

冬十月遣行人曹隆聘江西處士吳與弼

與弼八九歲時讀書鄉塾即嶷然不凡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日夜玩讀至程伯淳亦有獵心喜曰審如是吾亦可學為聖賢遂去舉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盡讀四書五經浴閩諸錄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足不下樓者二年中歲家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耕稼手足胼胝非其道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日盛石亨覺上厭疑又知眾不容已欲免無計有門客謝昭者傲張魯令蔡京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五

招楊龜山故事教以徵與弼收士望石亨誦與弼之高於李賢賢為草疏薦留中數日上問賢曰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蹈古昔明王莫不好賢下士皇上聘與弼即聖朝盛事上曰卿草勅加束帛遣使聘處士勅曰朕承祖宗丕緒求賢圖治亦有年矣永惟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為之治樂於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弼潛心經史博洽古今蘊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略顧乃嘉遜丘園不求聞達朕眷懷高誼思訪嘉猷企望丰儀以咨咨落沃夫古之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而獨善自安豈其本心諒爾於行藏之宜處之當矣今特遣行人曹隆詣爾居所徵爾赴闕仍賜禮幣以

表至懷其惠然就道以副朕翹望之意比至上問賢與
弼宜何官對曰宜授官察侍太子講學上曰與論德左
對曰與弼至乞召至文華殿顧問上曰然又乞與館次
供張上曰然已而見上文華殿與弼辭官上曰前與弼
前上曰久聞高義特聘爾來何為不受職對曰微臣草
茅賤士少時多病杜迹山林本無高行徒以聲聞過情
誤薦為顯聖明過聽龍書東帛天使造門不勝愧感力
疾謝皇上厚意今年六十實不能供職上曰官寮優閑
不必辭與弼辭益力上賜文幣八酒案廩道內臣牛玉
送館次上起顧李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與弼
三辭上允之稱病焉上又諭賢曰與弼召至何為不受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五

職即必欲歸山俟秋涼亦不固留且祿之終身不
亦可也朕諭此意與弼固辭不受留京師二月求
歸益切上言與弼初意本欲受一官事陛下第老
且病進退狼狽幸陛下包荒許再上疏辭幸甚上曰果
爾亦難言又曰此朝廷盛事幸始終恩禮上首肯曰
既以行人聘來復以行人送歸與弼書令有司繼粟終
其身

十一月陳汝言以賊下錦衣衛獄歿○也先為其下所殺
也先有平章哈刺者欲繼也先為太師言於也先曰
人衣新衣幸以故衣賜臣也先不許而以其弟平章阿
失帖木兒為太師哈刺怒欲叛也先也先荒於酒也

殘忍諸部不悅稍解散也先益忿哈刺聞哈刺且叛益
怒欲攻哈刺恐不勝乃名哈刺子飲酒酒中飲之鴆哈
刺子嘔吐覺走出不能行齧指血染箭令其僕持告哈
刺哈刺陽不知益敬順也先也先以哈刺畏已防稍解
哈刺伏眾伺也先出獵襲也先也先猖狂戰敗走從數
十騎遁又恐此數十騎通哈刺半夜棄此數十騎與二
親信走道中饑窘至一婦人所乞漿婦人飲之酪遂去
夫歸婦言狀疑其為也先急追及之果也先殺之諸部
遂分散而亭來病王子為雄

十二月進內閣彭時呂原並翰林學士○亭來弑其主小
王子入寇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十六

哈刺既殺也先亭來尋殺哈刺而立小王子為可汗小
王子之名始此莫知其所自起也亭來又弑其主小王
子數來近邊求索傳聞寶璽在其處石亨欲領兵巡邊
乘機取之上曰何如賢曰景泰以來連年水旱災傷府
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陛下初復位正宜與之休息况
胡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之恐不可若寶
璽乃秦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物不足為貴上曰卿
所見極是莫若只遣通事賞賜以與之賢曰聖慮如
此庶幾允當明日召亨曰且未可舉兵先遣通事探其
逆順俟其回報處置亨意方止於是遣都督馬政往見
亭來厚與賞賜深知感恩但其餘部落為梗得亭來保

送使臣而回

始立易州殿

山殿之設專以燒薪炭供應內府宣德五年置於平山之近沙梁口景泰間移置滿城縣西十里天順元年移正州城西北二里許建部堂於中環以土城八府五州分治以次而列皆南向部堂總其綱府州縣佐貳官分理其事民之執茲役者歲億萬計車馬糝集財貨山積今昔以此州林木芬自便於燒採今則數百里內山皆濯濯然舉八府五州數十縣之財力屯聚於茲而歲供猶或不足民之膏脂日已告竭在易尤甚

置先師像于文淵閣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十七

文淵閣在午門內之東文華殿南諸學士所居以議政之所也舊無交椅公座之設惟東西兩廂相對爾至李賢自吏部入欲循品秩設公座如部堂彭時不可曰宣德間駕常至此中坐以此不敢南面設座賢曰事久矣今設何妨時曰此禁中亦不宜南面坐賢愠曰烏有居是官而不正其位者乎時曰正位在外諸衙門則可在內決不可如欲正坐則華蓋武英諸殿大學士當如何耶蓋殿閣皆是至尊所御之處原設官之意止可侍之備顧問決無正坐之至賢語塞而意猶未已既而上新太監傅恭送銅範飾金孔子并四配像一龕來置閣中賢乃止自是閣臣每二入必對像一揖朔望率翰林官

行四拜禮

戊寅二年春正月尊皇太后孫氏為聖烈慈壽皇太后詔曰朕惟為治莫先於孝而孝莫大於尊親自古帝王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者率由此道也朕以眇躬之承丕緒惟惟聖母皇太后生成厚恩曷能云報余后位之初居在幼冲罔知攸沂惟我聖母勞心訓育俾克仁述用廣之寧迨居南宮危疑之間亦惟我聖母憂勤保護賴以無虞及內難將萌遂伸大義俾予復位奠安宗社康濟生民功德兼隆過超載籍用是博采公議表著徽稱乃於正月二十日率文武羣臣謹奉冊寶奏尊號曰聖烈慈壽皇太后特修非常之慶庸昭錫類之心於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十八

戲推之而準永惟正始於家邦動之斯和尚冀風行於天下禮成太后深慰喜之復加增其親以榮所自太夫人董氏壽九十兄弟五人長廢會昌侯次皆高品子孫數十人皆爵祿之左右又有為其次兄求陞者一日上謂李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矣復希恩澤以為慰太后之心不知太后正不以此為慰比者授其子弟官時請於太后數次方允且不樂者累日曰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祿秩如此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則不能救今若又聞此求必見怒矣賢曰此足以見太后盛德○會昌侯弟顯宗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以病客商事聞上召賢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賢對曰若

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畏服。乃命毀其房。家人抵法。宗姑免其罪。而戒之。侯初病。既出。見上。為其弟乞恩。終不允。上召賢謂曰。為侯者不知自責。反乞恩澤。朕終不允。又以母老為辭。求之良久。竟從公法。賢頓首曰。真可謂王者不私矣。

禮部請皇太子出閣讀書

上召李賢等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往居武英殿。但早晚朝太后不便。姑以左廊居太子。卿可定擬講讀等官。且曰。先讀何書。賢對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宜先。大學尚書。上曰。書經有難讀者。賢曰。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十九

勅內閣翰林修大明一統誌

先是永樂中。令夏原吉楊榮等纂脩天下郡縣誌。未成。景泰中。重修寰宇通志。僅成未刻。而賢復位。遂命李賢等重修。賢謂翰林實文學侍從之臣。非祿流可與。景泰間。陳循輩各舉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皆委靡浮薄之流。一時無由而退。至是。上欲重修通志。惟推擇進士出身者。此輩遂知不當居此。願補外職。賢乃言於上。命吏部外除之。翰林為之一清。按永樂宣德以前。翰林不拘進士出身。方孝孺楊士奇胡儼輩。非進士而文學擅一時。至李賢乃有此論。豈非時勢之一厄耶。自時厥後。特重進士科。而翰林非一甲進士及庶吉士。

不預內閣。非由翰林不入。迨黃綠附阿。以希進者。則反不拘此格。遂與祖宗時大異矣。

以馬昂為兵部尚書。○二月朔日有食之。○李來大舉寇陝西。定遠侯柳溥統兵禦之。敗績。○夏四月。復設督鎮巡撫。

上召李賢謂曰。如今各邊去文臣巡撫。十分狼狽。軍官縱肆會暴。士卒疲憊。且曰。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然來。更以此不便。只得依從。今乃知其謬。卿為朕舉進士才能者用之。賢因請曰。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六處要人最急。上復曰。卿與王翱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且曰。多舉數人。擇而用之。於是議推十二人。明日進。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二十

呈遂定浙江布政白圭在遼東。山東布政至宇在宣府。僉都御史李秉在大同。監察御史徐宣在延綏。山西布政陳翌在寧夏。陝西布政芮劍在甘肅。俱以京官巡撫其地。上曰。武人所以惡文臣者。只是不得遂其私耳。在任者。即日遣使召之。兵部尚書馬昂以貴州賊情甚急。速得一人往理其事。於是復以白圭往。時圭適以考績至京。即陞右副都御史。贊理貴州軍務。以太僕卿程信為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召定遠侯柳溥還着閑住。○命僉都御史葉盛提督軍務。巡撫兩廣。○布衣陳真晟詣闕上書不報。

陳真晟字晦德。又字剝夫。漳人也。人稱陳布衣。骨格高。

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年十七八即能自拔于俗專心學業嘗至福州應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走歸自是不復事科舉務為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為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為學次第乃以大學為據及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博采主敬諸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求其所以為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主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專于一嘗曰大學誠意為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又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

昭代與則 卷之十七

廿

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地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書末上先疏乞召見陳說不報及書上下禮部看議竟寢既而居家讀提學憲臣勅諭教條有主敬窮理脩己治人崇正學迪正道敦尚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因採勅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首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為六等考文為三等各有案例可據而行又纂長書告當道諸君子諸君子終不能推行其說走臨川就正康齋質其家直得五金攜兄子

一人行戒之曰我以即瘞于道題曰閩南布衣陳其墓至江西張元禎止之宿叩其學大加稱許曰無至臨川為也遂歸鎮海教人專一靜坐卒年六十四○陳布衣聞吳與弼名欲往見之張元禎謂曰濂洛之學自有真傳如與弼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元禎此言蓋深不足與弼也嘗考與弼文集行世所載疏陳十事皆無所發明跋石亨族譜則自稱為門下士其目錄所記每多說夢見文王孔子與朱子復言夢孔子來訪朱子來訪如是者至再至三或者謂其攀賢附聖伊洛諸儒未嘗有此先聖美稱之見周公之夢亦有感而偶一及之耳真積冥會之驗豈專在此哉就使在此亦何必屢聞之於

昭代與則 卷之十七

廿

人也羅倫平生無一語稱與弼嘗投詩規之蓋與弼嘗以弟奪其田褫冠囚首跪訴於府庭元禎貽書切責之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久竊虛名之語時知撫州者番禺張璠其事具在廣州志張璠傳中尹直又謂與弼辭職歸於肆無復故態羅欽順亦言其學一無所得夫元禎輩皆其鄉人之善者評論有如此惜哉秋七月刑部尚書薛希璉卒以耿九疇為南京刑部尚書○九月陞林聰為右副都御史捕江淮盜○冬十月學來寇延綏守將都督僉事張欽禦敗之張欽連戰字來敗之進都督同知命佩征虜副將軍印總延綏慶陽諸路兵先是也先以殘虐為其部下哈剌

所殺哈刺復為學來所殺諸虜酋迭為雅長自相讎敵
久者知定於是李來毛里孩阿羅出李羅勿等相繼入
寇東掠延寧甘涼西侵宣大北邊無寧歲矣

帝獵南苑

苑在京城南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苑中有按鷹臺
傍有三海子皆元之舊也本朝稍增治之闢四門繞以
週垣雉鹿雉兔不可以數計籍海戶千餘守視自永樂
定都以來歲時蒐獵於此每獵則海戶縱騎士馳射于
中以訓武也是日長圍既合羽手畢集上親御弓矢命
勳戚武將應詔馳射獲輒獻之既畢賜酒饌以所獲分
賜從臣而歸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三

十二月左都御史羅通致仕○起韓雍為大理寺右少卿
尋復右僉都御史

已卯三年春二月以山東布政陸瑜為刑部尚書○賜封
石亨生兒為鎮定侯

上躬理庶務凡天下奏章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召李
賢商議可否且厭石亨吉祥等左右千人所知無非私
意嘗自靜中召賢嘆曰為之奈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
以革之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其人其人皆不從
其說賢對曰若常如此可矣上曰但依則悅不從便佛
然見於色賢曰於理果不可行者宜從容論之上曰今
後彼欲用人不當者先生亦當執而沮之賢曰臣若瀕

沮其勢必然惟陛下明見自以為不可庶幾漸能革之

上曰然上又一日從容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曰迎駕
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况景帝不諱陛下宜復位天
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羣臣誰不願請何必奪門且內
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非順幸賴陛下洪福得成
其事假使景帝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足惜不審致陛
下于何地也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為社稷
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
有邀臣與其謀者臣不從以臣之愚見景泰果不起幸
文武羣臣請出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勢極雖欲望賞以
誰為功老臣者舊依然任職豈有殺掠降出之事致于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十四

天象而羣臣之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賂何由而得忠良
之士亦無排擠之患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田此而盛易
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為尤
信上曰然由是益薄亨亨生子男未彌月上見亨喜令
亨負兒見上見兒又喜摩其頂曰虎兒也往善撫之朕
行與卿結姻上意欲籠亨于駙馬且探亨意亨不喻輒
對不敢不敢臣兒無福上笑而領之命左右取金鎖繫
兒項賜封鎮定侯亨頓首謝負出上益疑亨

秋八月令吏部侍郎孫弘守制以姚夔為吏部侍郎李紹
為禮部侍郎

吏部左侍郎孫弘聞喪上召賢曰孫弘豈勝吏部賢曰

誠如聖諭蓋弘以知縣考滿赴京為忠國公石亨解里
雷補京官又因奉迎有功陞工部侍郎復極力謀求得
吏部士林鄙之上又恐其謀奪情即令守制復召賢曰
吏部侍郎乃天下人物權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先生
以為誰可賢曰以在朝觀之無如禮部二人可擇一用
之上復問其優劣賢曰鄒幹為人端謹但規模稍狹勉
變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上曰然遂用之命下士類皆
悅禮部郎中李和託一釋子屬權近求為侍郎士論紛
然不平上問賢此人何如賢對曰不知上悟其意復問
吏部尚書王翱亦不甚許他日以學士李紹對上復問
賢賢對曰此公論也上遂決奉天門朝畢召吏部發王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三五

音除紹為禮部右侍郎輿論大愜

李來寇大同

虜寇大同總兵官安陽伯李文避不敢出虜直抵鴈門
忻代殺掠人畜烽火達於京師民大擾遣都督顏彪馬
宗統兵屯紫荆倒馬虜既大獲利又不見我兵去而復
來勅顏馬兩都督提兵出鴈門虜始退

令三法司霜降後會官錄囚○冬十月南內離宮成

庚辰四年春正月天下諸司官朝覲至京賜布政賈銓等
十人衣服楮幣宴之禮部○以布政蕭昉為禮部尚書賈
銓為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天下朝覲官至京上召李賢謂曰朝覲之弊不可不

賢曰誠如聖慮即出榜禁約不許與京官交通餽送土
物亦不許下人挾讎告害由是肅然上曰黜陟之典亦
當舉行賢曰此祖宗舊制也時吏部都察院會考不職
者數百人奏退之舉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者布政以
下賈銓等十人上聞賜以衣服楮幣宴之禮部命太監
牛玉及李賢王翱侍宴隨於其中召布政蕭昉為禮部
尚書賈銓為副都御史

召年富為戶部尚書

初吏部舉賈銓為戶部尚書上問李賢何如賢以銓貌
不稱名乃別求之賢以富薦言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
士亦以為然左右不悅富者其眾謂賢曰上不喜此人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五

不宜再舉一曰上召賢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恐非年
富不可賢曰此人不悅者眾愈足見其賢也上曰富之
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悅者哉遂召用
之富經理財賦蒞以勤廉不動聲色而出納節適云
二月召定遠侯石彪於大同誅之○逮忠國公石亨下錄
未衛獄於獄中

石亨嘗往來大同顧紫荆關謂左右曰若塞守斯關京
城何由能至識者知其心不順自南城迎復之功封忠
國公益恃寵招權納賂天下都司及邊將多出門下一
日朝退歸私第所親盧旺顏敬杜清等二十餘人侍亨
曰我這職事皆爾之所欲為者眾不知所謂咸曰我等

賴權舉各衛都指揮。及指揮之職。至是足矣。三公之位。何敢望也。亨曰。當時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謀。及爾等若助我至此。我職非爾為之。而何來皆股慄。南城有功。瞽目指揮。童先於袖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蓋天意有在。卿等勉力為之。乃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鎮守大同。北塞紫荆。關東出山東。拒臨清。決高郵之堤。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疲矣。享既有此謀。彪在大同。誣劾都御史年富。數侮其總兵。總兵遂言彪有異志。上因疑彪。欲召彪還。彪使大同人留已為總兵。上遂大怒。或又曰。彪結以黨。必欲留處大同。為亨外援。上亦疑出亨意。尋進虎侯爵。召還京侍衛。亨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二十七

知上疑。促彪疾馳入京。彪既至。會虜人入貢者。見彪於朝。羅拜稱石王。上聞益疑。不可解。於是御史大班劾彪。即日縛彪。棄市。籍其家。事連石亨。上念其功。欲寬宥之。尋以家人傳說怨謫。有不軌之謀。於是逮亨繫獄。成獄中。法司請瘞其屍。上召賢曰。如何。賢曰。如此行之。未為盡善。法司宜執法論罪。欲梟首示眾。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尚存。上曰。然即從之。法司又奏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上召賢問曰。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但此等冒陞職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豫不決。若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陞職者四千人。盡首改正。人心

皆快。或有議欲追其支過俸。煥賢曰。不可。戶部奏請得旨。乃免。人心皆安。石亨既置於法。平日出入門下者。無不驚懼。一日賢言於上曰。元惡既除。宜戒諭羣臣。且安人心。不究其餘。遂行之。中外釋然。無不感戴朝廷之恩。禁文武羣臣科道錦衣衛官往來交通。

朕惟正天下。莫先於正朝廷。正朝廷。莫先於正百官。百官正。則朝廷正。而天下治。我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立綱陳紀。以臨天下。其于文武諄諄告戒。又製為鐵榜。省諭功臣。是以當時臣罔不循禮守法。無敢私交。近年以來。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大臣。及近侍官員。中間多有不遵禮法。公然私交。習以為常。全無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二十八

忌諱。甚至阿附勢要。漏泄事情。因而結構。弊出百端。且如定遠侯石彪。圖謀鎮守。號令跟隨。指揮等官。虛捏奏詞。及至事發。被劾。輒有左右近侍等官。潛報消息。官之不正。莫甚于此。此而不禁。何以為治。今後爾文武大臣。並不許互相往來。給事中御史。亦不許私謁大臣之家。違者治以重罪。敢有阿附勢要。漏泄事情者。輕則發邊遠充軍。重則處死。錦衣衛指揮。乃親軍近侍。關係尤重。亦不許與文武大臣交通。違者一體治罪。不宥。其各衛指揮以下。非出征之時。不許輒於公侯之門。侍立聽候。違者照鐵榜事例。處治。爾文武百官。其各遵朕言。敦行正道。庶幾永保祿位。欽哉。故諭。

三月賜進士王一夔等一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召軒輓為左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

輓致仕去上復思之召為左都御史督南京糧儲輓嚴毅

毅遇人無賢否悉峻拒不得接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屏居一室撤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鼓嚴出行禮禮畢竟御肩輿歸僚儕聞輓來輓避去不樂與處南武庫郎

沈琮嘗言留都大臣惟輓及魏與廉平俊偉不務文飾云調遼東巡撫副都御史程信為南京太僕少卿

信巡撫遼東建州酋董山通朝鮮受偽制為中樞密使信廉得偽制疏請先發伐其謀上為遣給事中使朝鮮及錦衣譯官出建州董山匿不承出偏制示之皆愕懼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三十九 乞貢馬謝罪遼東總兵海寧伯董興倚吉祥烟又昵都指揮夏霖恣不法分巡僉事胡鼎發霖奸贓罪四十事

信條上詔錦衣指揮郭英逮霖籍其家英得霖貨未滅霖寇深遂劾信惑外臺官瀆聖聽詔詰信不肯引咎徵下詔獄調南太僕少卿

秋七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南京刑部尚書耿九疇卒以蕭維禎為南京刑部尚書

九疇以諸御史劾曹石降江西右布政土知九疇清正

一日對輔臣論人才言九疇去非其罪未幾召至京陛見上憐其老以為南京刑部尚書代薛希璉曰遂卿優

閑至是卒上又曰可惜此老以左都御史蕭維禎代之

九疇孝友純至居喪秉禮平生無他嗜好公退燒香讀書而已交游不足請寄不至於門雖權貴亦敬憚不敢犯論事是非確然不肯詭隨好善疾邪別白太過以故與眾寡合累遭讒困卒謚清惠

冬十月帝閱列侯諸將於西苑○命僉都御史韓雍巡撫大同

雍陸辭召至文華殿賜鈔上諭之曰善為朝廷守北門雍精悍闊達有智略時出已意經畫防守城堡部署將校糾去奸黨訓練士伍逾年戎政大脩虜不近塞○雍起僉都在都察院有錦衣指揮劉敬因石亨連坐或謂敬曾邀亨至直房同飯欲坐朋黨雍曰律之本意謂交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三十九 結朋黨紊亂朝政者今敬與亨交而非亂政况亨得志時誰不蠅聚其門若以一飯即坐此罪則曾赴宴會者何以處之眾以為然敬得輕坐

閏十一月以南直隸巡撫副都御史崔恭為吏部右侍郎恭剛廉有為嘗知萊州府值歲旱蝗恭親督捕發郡縣倉勸富民粟賑之民賴以全活在萊六年屢辨冤獄遷

湖廣右布政威惠大行巡撫蘇松時有清軍御史郭觀持法過刻崑山縣有一人涉誣連逮充軍者至二十四

人欲訴寃於恭或謂巡撫與御史各領勅行事訴之無益或謂在京刑部都察院獄情必大理寺評允無碍方

敢決斷御史在外行事刑獄苟有寃抑何妨申理恭為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三十九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三十九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三十九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三十九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三十九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三十九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三十九

平反。二十四人皆復爲民。先是有提學歐御史校上不
公被黜者相率訴于前巡撫李秉不爲禮恭繼至諸生
復訴恭一一親試之移文提學覆試仍送入學不數年
有中鄉試者有登進士者南畿巡撫自周忱之後恭爲
特著云。

擢山東布政劉孜爲副都御史巡撫前直隸○掌欽天監
禮部侍郎湯序有罪下獄

四年冬閏十一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失於推算
不行救護上謂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失於推算
如此因言湯序以禮部侍郎掌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
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曲爲解說甚至書中所載不祥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三十一

字語多自改削而進惟遇天文喜事却詳書以進且朝
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脩省而序乃隱蔽
如此豈臣下盡忠之道賢曰自古聖帝明王皆畏天變
實同聖意序若如此罪可誅也上曰今有此失法不可
容於是收下獄降爲太常少卿仍掌監事

釋徐有貞歸田

上坐文華殿與李賢王翔論人才高下上曰若徐有貞
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爲石亨張軌所陷如後世
議何可釋歸田始得還鄉卒于家

辛巳五年春正月以廖莊爲南京禮部侍郎○夏四月召
程信爲刑部侍郎尋憂去○五月江南北大水○六月李

來寇河西總兵官仇廉禦之敗績命懷寧伯孫鏗爲總兵
兵部尚書馬昂督軍務率師禦之

字來寇河西京州莊浪一帶圍困城堡日久不退乃遣
將官仇廉領兵自蘭縣過河與莊浪合兵被虜截路殺
退虜益猖獗過河搶掠牛馬財物官軍莫敢與敵關中
震恐乞大軍剿殺於是以兵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懷
寧伯孫鏗爲總兵官率京營兵萬七千河南山東兵六
萬西征

秋七月大監曹吉祥昭武伯曹欽反懷寧伯孫鏗尚書馬
昂率兵討之吉祥欽伏誅

內官吉祥居禁庭最久爲人惟喜私恩小惠招權納賄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三十一

擅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射取
功因而收於部下加以恩澤爲腹心天順初召呼此輩
迎駕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亨事發冒官
者俱革去此輩又爲吉祥所庇不動吉祥初以迎駕爲
功貪圖富貴一家弟姪俱得大官又賣官鬻獄積貨無
厭上初不得已而從其所欲後不能堪稍疎抑之吉祥
輒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兄都督鐸從兄都督
鐸弟都督鉉謀爲不軌會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鏗
統官軍往陝西殺賊於五年七月二日早辭欽等乘機
欲殺馬昂孫鏗等就擁兵入內爲變是日夜漏二鼓恭
順侯吳瑾及都指揮完者亮請長安門告變上令隨

石塞諸禁門石中官急縛吉祥至四鼓時賊兵合番漢
五百騎直抵禁城禁門不開欽兄弟與同惡者先詣錦
衣衛指揮逯景宅前遇景方出案其首碎其尸蓋景亦
吉祥所恩之人後朝廷委任行事且禁欽非理之事所
最恨者先害之欽率騎於東長安門擊李賢於東朝房
傷其首鐸率騎於西長安門殺吳瑾及左都御史寇深
斷傷廣寧伯劉安欽縱火焚長安左右及東安三門適
大雨火滅比明詔會昌侯孫繼宗統諸兵討賊鏗先登
力戰諸將分道逆擊昂以精兵殿欽退屯東安門籍以
眾接戰自辰至午敗鏗斬之欽中流矢創甚還駐東大
市街相拒至酉鉉以百餘騎往來馳突我師環結不動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三五

自相枕籍鏗斬先潰者狗師督戰益急追斬鉉欽懼令
百餘騎還攻朝陽門出奔不克諸軍進薄大破其眾鏗
為亂兵所殺欽匿其家皆井中伯顏也先等絕城遁遣
兵追之皆獲是晚上御午門朝百官下伯顏吉祥也先
等御史獄伏誅仍棄鐸市磔欽屍籍其家賞將士餘黨
並落職流嶺南明日下詔暴欽罪詔曰我國家受天明
命以至仁大德撫有四海列聖繼統傳序在予致治保
民蓋有年矣暨予中遭險艱賴天眷人歸復正大位維
時內官吉祥武臣石亨者皆眾迎復掩為已功朕信之
不疑厚以爵賞官其子弟各數十人而敢肆欲無厭黷
干貨利結為表裏竊弄威權少疎抑之輒懷異志然石

亨事敗已正典刑優寵吉祥無異平昔不期吉祥於惡
蓄姦日甚一日與姪男曹欽等陰養死士謀為不軌乃
於今年七月初二日早遽行反逆戕害朝臣焚毀禁門
罪惡滔天人神共憤朕即時命將發兵誅之元兇梟首
同惡悉除指日之間都城清肅此實天地眷佑之靈宗
社無疆之福也夫武以戡亂愧未發於先機仁以宜民
期益臻於至治惟爾中外臣庶各究乃心體予至意
八月進孫鏗伯曾為侯加馬昂李賢並太子太保贈謚吳
瑾梁國忠壯公○命兵部侍郎白圭副都御史王竑出河
西分道禦虜
孫鏗馬昂曾曹欽反不果行河西羽書紛至大學士李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三四

賢乃薦侍郎白圭舊都御史王竑分道禦虜虜已得大
利去矣班師竑仍督漕巡撫
以大理卿李賓為右都御史
寇深灰上曰此賊非輕須得其人六部共舉三人以南
京刑部尚書蕭維禎居首上命李賢擇一人賢以居首
者對上曰此人曾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力薦之非端士
也上復問賢曰大理卿李賓年雖少容止老成久典刑
名可當此任召王翺等詢之皆曰可遂陞右都御史
以弋陽王事虛戒飭有司
錦衣衛指揮緝江西弋陽王收倫事涉虛上召李賢曰
宗室中豈聞有此醜事彼初咸以為實今却謂無以此

觀之其餘所緝在人多矣賢曰誠如聖諭上因言法司明知其枉畏避此輩不敢辨理賢曰乞自今詔諭法司但有枉者悉與之辨不許畏勢避嫌上曰然遂召法司戒飭之賢曰清平之世若刑獄在人實傷和氣陛下明見如此斯民幸甚

擢禮部郎中萬祺為太常寺卿

祺少遇異人相之曰有仙骨否亦極貴因畱一書與之乃祿命法也於是研精以十公卿貴人多奇中景泰間以吏胥辦事吏部眾奇其術授鴻臚序班既而景泰不豫有議召襄藩者石亨以問祺祺曰皇帝在宮矣事他求刻期復辟與全寅筮占及徐有貞迎駕觀象合上既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三五

復位召見文華殿即日擢驗封主事累進員外郎郎中曹欽反執王翱李賢時祺在旁欽問對之曰公勿負國家宜以處上謝則自求多福又徐謂曰尊翁碑文非李公筆耶公當勿忘欽俛首其兄鐸曰萬君言是也王李二人獲免事平上聞而壯之召祺賜宴勞陞太常卿九月朔日有食之○冬十二月提督軍務都御史葉盛討平兩廣諸蠻

壬子六年春正月虜酋毛里孩阿羅出猛可逐孛來共立脫思為可汗始入河套

是時孛來稍衰其大酋毛里孩阿羅出猛可與孛來相仇殺而立脫思為可汗虜中言脫思故小王子從兄也

於是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三酋始入河套爭水草不相能以故不能深入為寇時遣人貢馬然亦迥孛羅諸戎時竊邊郡○河套周迴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黍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至邊牆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為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國初虜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浸失其險虜始度河犯邊鎮守都督王禕始築榆林城創沿邊一帶營堡墩臺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三六

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為嚮導因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沒遂為邊境剝膚之害矣二月設提學憲臣○三月調鎮江知府林鶚為蘇州知府鶚至蘇州一切簡靜即有建革必審覈再三吳人重鶚名且夕責效頗笑守迂緩已而見其深思曲筭圖久遠利即又稱太守康濟才也○時蘇學廟像歲久多剝落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脩飾鶚曰塑像非古我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者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像為疑鶚曰此土泥耳豈聖賢也耶孔子生於佛教未入中國之前

烏識所謂泥像哉於是併易從事諸賢皆為木主
夏六月國子監祭酒劉益下錦衣獄○秋八月內閣學士
呂原憂去○九月聖烈慈壽皇太后孫氏崩○召陝西按
察使項忠為大理卿尋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戶部
侍郎張睿陞本部尚書管糧儲

上一日問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翱
老矣時勳年七十八歲賢曰臣聞祿命之說勳壽最高
尚有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矣如戶部年富不易得賢
曰若繼勳吏部非此人不可上曰然朕意亦如此惟禮
部石瑁稍弱賢曰此人居是位不滿人望早晚宜致仕
上曰且留之恐後來者未必過之刑部陸瑜甚佳都御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三十七

史李賓亦可如工部趙榮亦能辦事賢曰此人可取且
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逃避况兵非已任誰肯出前
惟榮自奮披甲躍馬呼於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
亂臣賊子當共剿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
從者數十百人能於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
此存心行事人莫能及上曰是亦忠臣若吏部侍郎姚
夔程恭亦佳賢曰二人才器異日皆尚書之選上曰然
又一日奉天門奏事畢上召禮部尚書石瑁等疾出班
趨走欲上右階鴻臚寺呼止方轉回御道跪承旨與勅
書選妃事○上下金臺召賢曰石瑁動止粗疎失指如
此如何為禮部尚書不自求退朝廷難于遣逐賢曰誠

如聖諭令其自退庶全大臣之義上曰若戶部侍郎張
睿可以代之賢曰張睿老成人此職亦宜瑁即上疏乞
致仕上見瑁疏意却不忍曰瑁為人篤實豈可因此小
失而退命太監牛玉勅吏部尚書王翱與賢議賢等言
石瑁一淳誠人但動作遲鈍耳既留之張睿可不動也
上復令玉傳旨睿歷任年久辦事勤勞陞戶部尚書仍
管糧儲已而命下士論重瑁之求退而美睿之當陞
癸未七年春二月以詹事陳文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
入閣辦事○禮部會試貢院火○石瑁致仕以姚夔為禮
部尚書尹旻為吏部侍郎○空中有聲如雷○夏五月己
丑朔日有食之○六月勅監察御史遵行憲綱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三十八

勅曰朝廷設置監察御史為執法之官以糾正百僚肅
清內外而頌為耳目者也近年以來為御史者多有輕
薄恣肆不遵憲綱行事惟務恃勢凌人且如御史李藩
楊璉巡按宣府遼東擅作威福虛張聲勢所過軍衛有
司俱令擺列吹手私用馬步官軍遠出迎送稍有違慢
輒加筆楚似此所行既自違法何以正人除將李藩楊
璉拿問懲治外今後御史出巡務要悉遵憲綱內行事
凡軍民職官但有不法奸貪等事即便從實糾舉
拿問不許畏避推托出入往來尤須循理守法不許擺
列吹手私用馬匹官軍迎送擅打軍職如違輕則降調
重則發邊衛充軍其軍衛有司敢有畏勢奉行出郭迎

送者一體治罪不饒爾都察院即便通行禁約毋得稽遲故諭

秋七月尊謚靜慈仙師胡氏為恭讓章皇后○錦衣衛指揮袁彬下獄尋釋之

時都指揮門達有寵總督官校緝事兼鎮撫問刑權傾中外橫恣羅織人無敢言惡袁彬質直不阿自計得以進言別是非于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排去之乃使邏卒搥彬王弘之故事上之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諭之曰汝從擊問只要一箇活袁彬還我彬既下獄拷掠欲置之死罪有彩漆軍匠楊暄者憤然不平上疏諭救言昔者駕雷虜庭獨彬以一校尉保護聖躬備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三九

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必無憾并條門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上令達速問達逼暄供李賢主使暄懼榜於獄乃陽應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為之但我言于此無人証見不若請着多官庭鞠我對衆言之彼無得辭達信之遂以聞命中官會法司官訊于午門暄大言曰奴則我奴耳何敢妄指他人天也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板指也達失色計沮彬遂得從輕調南京錦衣衛暄亦得免

八月再會試天下舉人○大同巡撫都御史韓雍陞兵部右侍郎以山東按察使王越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九月廣西尋格懷嶺山則流劫廣東雷廉高肇新會地方

勅總兵官秦寧侯陳涇副總兵都督同知歐信巡撫右僉都御史葉盛討平之

甲申八年春正月庚午帝崩于乾清宮罷殉葬

上大漸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一日東宮即位百日成婚二定后妃各分三命勿以嬪御殉葬四言殯斂器服之事書畢令牛玉曰將去閣下看今為朕潤色玉將至閣下李賢彭時驚惶捧誦嘆曰所言開大體非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葬一事尤高出古今真盛德事也是月十七日上崩○我朝舊以妃嬪殉葬至景泰之薨猶然英宗遺詔始革自是累朝皆從之英廟之仁至矣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四十

乙亥皇太子即皇帝位詔改明年元曰成化大赦天下○尊皇后錢氏為慈懿皇太后貴妃周氏為皇太后

上即位之明日命議上兩宮徽號太監夏時倡言錢皇后久病今只尊所生母周貴妃為太后李賢曰天子新即位四海顛望宜遵遺詔無幾順天理服人心景泰初事例不可法彭時曰此言是也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常今若只尊所生恐損盛德夏時曰待請命少頃出傳仁壽宮旨曰子為皇帝母當為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自有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各分固在豈得不加正宮尊號若阿諛順從是萬幸

罪人也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為欲令皇上盛德非有他
意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官同尊為宜眾皆然之夏時再
入請命良久出曰得上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將草詔
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固好然正官須例加二字不然
無分別乃於錢太后加慈懿之稱而貴妃止稱皇太后
翌日頒詔天下是日同議者俱忤內旨有後患皆隱默
不言惟李賢開端而彭時極力繼其後賴上孝事兩官
如一故能委曲勸諭仁壽宮以成大禮
三月降侍讀學士錢溥為廣東順德知縣兵部侍郎韓雍
為浙江布政司叅政

先是太監王振訪可教內侍書者或薦溥試薑微露詩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四十一

大加稱賞特授檢討累至今官溥所教內侍後多顯者
溥之居與陳文隣內侍每來謁溥必邀文共飲及上大
漸大監王倫者方件請東宮亦嘗受業於溥至是來謁
溥文意以邀已同與竟不邀乃使人密伺之倫言上不
豫東宮納妃如何溥言當以遺詔行事已而內閣草遺
詔李賢當秉筆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之者矣遂
言倫來與溥定計將退賢以溥代之退兵部尚書馬昂
以韓雍代之賢怒遽以聞乃下溥獄謫知縣韓雍亦降
叅政

上大行皇帝謚號曰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
至德廣孝膺皇帝葬裕陵○錦衣衛都指揮門達有罪謫

戍南丹衛石表彬復掌錦衣衛事

達掌詔獄任情張威大興羅織遣官校通行郡縣緝訪
動即拘逮所至狼藉天下騷動至是言官劾達欺罔故
殺諸無罪數十謫戍煙瘴卒以謫所彬名復職

加內閣李賢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陳文吏部左侍郎彭
時吏部右侍郎○三月復岳正翰林院脩撰楊瑄張鵬監
察御史○是月廷試進士賜彭教等二百五十人及第出
身有差○西寧番酋把沙作亂命甘肅總兵官宣城侯衛
涇巡撫僉都御史吳琛擊敗之○翰林院編脩張元禎請
行三年喪不報○南京吏部侍郎章綸請待來春講行婚
禮不報○五月大風電拔郊壇木飄瓦○戶部尚書年富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四十一

卒改馬昂為戶部尚書陞王竑為兵部尚書○南京給事
中王淵王徽請罷內臣管事禁大臣與之交結嘉納之○
復郭登定襄伯爵充總兵官鎮守甘肅尋召提督團營○
六月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致仕薛瑄卒○秋七月立
皇后吳氏○八月命脩英宗膺皇帝實錄○九月令會審
勿會內閣○廢皇后吳氏

詔曰朕惟皇后供奉宗祀表正六官母儀天下非德性
醇淑禮度閑習者不足以當之朕勉尊先帝之命冊立
皇后不意太監牛玉偏徇已私朦朧將先帝在時選退
吳氏於母后前奏請立為皇后朕觀舉動輕浮禮度粗
率略無敬謹之意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初尚不謹

何以克終如此而欲望其共承宗祀表正六宮母儀天下難矣今不得已請命于母后昭告天地宗廟廢黜吳氏退居別宮閑住嗚呼朕負國之重處禮之變冊立中宮爲風化之源不幸所遇如此豈得已哉敷告羣臣悉予至意牛玉論罪本當處決但念他在先帝時曾效微勞與吳喜都饒死押發南京孝陵種菜吳俊吳雄也都饒以發山東登州衛充軍家小隨住

冬十月立皇后王氏

詔曰帝王爲治莫先於正統之道必自大婚始惟先帝臨御之日常爲朕簡求賢淑已定王氏育于別宮以待期矣逮至期幾几顧命猶以婚期責成有司朕于時執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四三

禮彌甚未敢遽從矧敢與知其事不意內臣牛玉偏徇已私朦朧奏請皇太后將已退吳氏復選冊立禮成之後朕觀吳氏德不稱位因察其嘗始知非預定者夫既尊先帝之命以成禮而乃違命立非其人何以表宮闈而相祭祀興言及此內疚于心用是不得已請命母后明正牛玉之罪廢黜吳氏不敢以歲月緩自念與非其人寧虛厥位而在庭文武羣臣再三陳請中宮不可久虛義正詞切朕難固拒今勉強從所請仍遵先帝成命冊立王氏爲皇后嗚呼自古人倫有常有變變而得正何憚弗爲茲朕是舉匪獨正家抑恐上負先帝選授之命於心有不安焉誕止多方使明知朕意

冬十月逮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王淵等下獄並謫遠州判官

先是南京六科給事中王淵王徽以內臣用事勢甚張在朝無敢言者乃率同官上言五事一曰覽史書二曰開言路三曰重大臣四曰選良將五曰保全內臣如王振曹吉祥事敗雖欲全之不可得也近有無耻大臣結交內臣或行叩頭之禮或有翁父之稱因而需獄責官擅作威福今後內臣不許管軍管匠置立田宅其家人義子悉究其來歷發回原籍當差仍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政事悉斷自宸衷與館閣大臣計議則天下觀清明之政而官豎亦享悠久之福矣保全之道豈有加於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四四

此哉上嘉納之至是太監牛玉以立后欺罔饒以謫南京給事中徽淵等謂牛玉罪重罰輕上疏請明刑罰以正朝綱監往事以防後患數玉大不避之罪四乞寘諸法因詆斥內閣執政李賢附阿權豎籠絡士夫中藏奸計外務掩飾疏入中官惡之摘其語以激怒於上皆逮下獄科道交章論救乃俱謫州判徽普安州淵茂州餘皆遠州徽等雖謫天下莫不慕其風采而欽重之○按成周之制以冢宰統閭寺西漢之制以丞相監官中宋人循周漢之遺亦以宦官制屬於宰相樞密故內侍任守忠有罪韓魏公得以檄召而議貶近習梁彥俊言利僕射葉顛得以逮至政事堂而叱責之他可知矣三代

而下。制置閩宦之法莫良於宋。故終宋之世。宦官鮮專。政亂國之禍。視漢唐大不侔矣。

以抄沒曹吉祥順義縣板橋村為官中莊田。皇莊始此。○議孔子號加天縱字。寢之。孔子道大德尊○調兩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

盛在兩廣。丘濬不喜之。以故李賢亦惡盛。遂有誹盛勞

擾嶺南者。時以議事至京。給事中張寧等合議舉盛堪

入內閣。李賢沮之。乃轉左僉都巡撫宣府。盛至鎮。脩復

官牛官田之法。買補官牛五千七百餘頭。悉地四千餘

頃。收倉細糧七萬四千有奇。衛所驛站官牛屯糧不在

此數。以其餘歲易補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四六

咸脩築之。不數日完七百餘所。人謂邊臣留心屯種者

無如盛云。

革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宗等爵

時有內直將軍愬天順初。因入直迎駕而陞。非冒功者

今一切褫職。非法意。上念其久于役。特復之。而先以石

亨誅。冒奪門功盡革者。乃又羣囂。訴乞復官。李賢言於

上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惟

幸有事。宜早治之。遂命兵部。按其以迎駕奪門陞者。自

太平侯而下。皆奪爵。於是冒功者盡革。而紛紛入訴者

始息矣。

十一月以高明為南京僉都御史。○十二月以定西侯蔣

琬為平羌將軍鎮守甘肅。○虜阿羅出結。亂加思蘭。李羅

出結。毛里孩。各為黨。出入河套。遂攻圍墩堡。深入內郡。殺

掠人畜。○擢東鹿。知縣盛顯為郡武知府。

顯初為御史。以論石亨。謫知東鹿。邑之豪右。聞其來。相

戒曰。是嘗劾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顯至。變搏擊為

撫循。吏畏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留之。不可。俟其

服闋。相率詣闕。奏乞顯再任。從之。顯至。不復用前法。有

爭訟者。諭之以理。輒叩頭聽受。不復辨。鄰邑訟久不決

者。上官委顯折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

如鏡之謠。邑介真保。二府間。四境之民。雖非所屬。亦聞

風趨赴市易。郊外有荒落地。遂聚以成市。人皆曰。清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四六

官店。至是陞知邵武。後歷陞左副都御史。

憲宗純皇帝

乙酉成化元年春正月己酉朔夜有流星光燭地自左攝
提東南行至天市西垣○詔釋戍邊陳循江淵俞士悅等
及王文子宗彞于謙子于冕謙壻朱驥等並還鄉○詔王
竑為兵部尚書李秉為左都御史

先是兵部及左都缺給事中張寧等欲上疏起秉為兵
書竑掌都察院請教于內閣李賢且求調護賢視疏稿
哂之謂寧曰薦人但當言其人可用若預薦其為某官
於事體得無碍乎寧深服之乃退而易疏以進翌日御
批以竑為兵部尚書秉為左都御史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四七

給事中張寧上疏通者恭遇皇太后誕日令僧道設建
齋醮此見皇上將欲表揚孝道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
極之心也諸大臣及百執事但當和衷助德仰贊至情
上級懿祉則敬承道德允合舊章而禮部尚書姚夔等
乃于各衙門歛會財物收辦炷香約以至期赴壇行禮
為儒者自失其守業彼者烏知其非臣雖至愚為此深
惜切惟人臣之于君願其福也則當勸於脩德善願其
壽也則當勸於去逸慾願天心之向順也則當相之以
和保小民康濟四海故曰永福不回天壽平格又曰欲
王保小民受天永命未聞有以禱祠得福丹藥致壽假
符瑞以承天命者今乃不能盡其所當為徒以辦香尺

楮列名其上宣揚於佛老之神相率而拜曰為朝廷祈
福祝壽天地鬼神山川河嶽昭布森列可厚誣以是哉
不報

其星見西北長三丈餘三○廣東山賊流劫贛州龍南地
方勅巡按江西監察御史陳選都指揮王貴布政使翁世
資按察使林鵬討平之○四川兩廣盜賊猖獗勅三省三
司并總兵官見任住俸降為事官戴罪殺賊改任者及累
年巡按御史並住俸示懲戒○陞河南左布政使王恕為
副都御史撫治荆襄

時南陽豪民爭礦殺人怨至獲其巨魁散其餘黨俄內
艱去會襄陽盜起旋起復勦盜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四八

虜酋奏求遣使往來不許
禮部言迤北虜酋奏欲朝廷遣使舊無此例宜令通事
申諭來使還語其酋曰我中國凡事法祖今爾欲中國
遣使往來洪武年間舊無此例正統中嘗一遣之反失
和好英宗皇帝深自悔悟遂不復遣朕遵祖宗之意不
敢有違爾每差人朝貢朝廷如例優賞不得別有希冀
弗提衛都督察阿奴奏進海清却之
上曰此等野禽能使人蕩心於畋獵有司其即却之
兵部覆延綏總兵張傑上安邊方略七事從之
兵部言延綏總兵官張傑上安邊方略七事其一謂延
綏慶陽等境廣袤千里甚宜耕牧但須增立營堡以時

啓閉且所轄東西二十五營堡每堡兵不過一二百人
難以應敵府谷縣境極於東偏西距諸營八百餘里猝
難應援可選諸營精兵九千分爲六哨屯府谷神木二
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無事則巡歷邊境遇
警則彼此應合又延安地臨極邊邠州定邊慶陽俱在
腹裏遇警猝難馳報况虜入寇必經邊堡過延安膚施
甘泉等縣方到邠州慶陽其邠慶所屯防秋軍士二千
乞分布沿邊要害以備調用見今邊軍追補虧損官馬
無力賠償類多逃竄致戰守缺人乞令所司停免買陪
庶不使軍馬兩失餘六事亦多行陣攻守之策宜擇其
可者移文總兵巡撫等官舉行從之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聖九

兩廣蠻叛以都督趙輔爲征夷將軍浙江參政韓雍爲僉
都御史率師討平之

時兩鎮守官懦而不振諸蠻復叛朝命都督趙輔爲征
夷將軍用兵兩廣兵書王竑薦雍以僉都御史贊理軍
務勅雍及輔會南京議衆欲分江西兵從遊擊將軍率
達官由庾嶺入廣西逐賊大軍從湖廣入廣西合諸兵
圍困勿與關雍曰不然古者仗鉞臨戎專制大兵聚而
爲正分而爲奇今兩廣已無完郡合大藤峽賊巢不圖
而趨其末未見其能濟苟全師至彼南可攻大藤峽援
高廉雷東可應南韶西可取柳慶北可斷陽峒諸路勢
如常山蛇動無不應攻無不克何煩於逐自古蠻夷來

寇不可以禮義較惟戰勝自戢叔敖云寧我薄人寧忘
日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兵貴拙速不尚巧遲何泥
於困衆從雍會諸軍出東道遣偏師平陽峒諸賊又進
平脩仁荔浦諸峒遂直抵大藤峽奪其險塞焚其積聚
四面火攻斬俘四萬一千有奇盡降其餘黨斬其藤改
爲斷藤峽置藤縣千戶所控賊出入刻石紀功班師
三月加吏部尚書王艮太子太保○進內閣陳文禮部尚
書○帝幸太學釋奠先師○夏四月陞張寧爲汀州知府
岳正爲興化知府

先是南科給事中王徽等劾內閣李賢不職徽等俱遠
謫張寧會六科申救忤賢意復有忌岳正者僞爲正劾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五

賢疏以示賢賢大疑之適九卿會推寧爲僉都正爲兵
部侍郎賢托歷練之說票旨俱陞知府時論譁然爲之
不平

荆襄流民劉千斤反○五月兵部尚書王竑致仕以王復
爲兵部尚書尋改復工部以白圭爲兵部尚書

九卿會推張寧岳正竑所薦也內批二人皆知外郡竑
遂以疾辭歸

秋七月起程信爲兵部侍郎○贈廣東按察司副使毛吉
等官

先是兩廣流賊數萬劫掠郡縣吉與知縣王應鑿驛丞
秦瑄隨軍殺賊奮不顧身皆歿之事聞皆贈官賜諡以

褒其忠吉浙江餘姚人。幼時年四十四。初吉出軍時。給以官銀千兩充軍餉。委官余文司之。已費用十之三矣。文憫吉奴無以歸。以所餘銀密授其僕。俾為喪具。是夜僕之婦。中堂。正席坐。舉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家驚惶走告。近居沈經歷者。沈報會憲。胡榮。並求見之。睜目視胡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奴于賊固無餘。惟余文所遺官銀。已付我家。雖官府無所稽考。我負汗辱於地下矣。願亟以還官。毋汗我言。畢。忽仆地。少頃。婦。南北直隸及河南山西湖廣江西浙江郡縣大水。戶部言南直隸浙江等處旱澇相繼。歲運京儲四百萬。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五十一

石今罹災傷。優免數多。來歲允運不足。請以淮浙等鹽。廣募商人。於淮徐德州水次倉中納米。俟來歲分撥官軍支運。庶民不困於凶年。而國用亦無所損矣。制可。命福建延平府立祠祀宋儒楊時。以羅從彥李侗配享。○九月。浙江市舶太監福住以罪戒飭。福住居寧波不法。別築公館於杭州。騷擾地方。軍民苦之。寧波知府張瓚禁戢其下。不得逞。住因誣奏瓚。瓚遂列奏住諸不法事。下布按二司覈實。於是布政李顯等具實會奏。上以住年老。悉宥其罪。僅加戒飭而已。虜寇榆林塞。寧遠伯任禮巡撫都御史項忠禦却之。會李來與毛里孩相讎。殺遂退去。

冬十月。禮部請定哈密朝貢人數。

禮部尚書姚夔。會昌侯孫繼宗等議。哈密乃西域諸蕃要路。近年為亂。加思蘭殘破。其國人民潰散。不時來貢。動以千百。貪饗宴賜。朝廷固不恤此。然道路疲於迎接。合酌量事體。哈密使臣歲一入朝。不得過二百人。亂加思。劇五十人。其土魯番亦力把力等。或三年五年入貢。經哈密者。依期同來。不得過十人。宜勅陝西甘肅等處鎮守總兵。撫按三司等官。撫諭夷民。嚴加防範。及勅哈密王毋弩溫。蒼失力。收集流散。保守境土。庶全朝廷始終優厚之意。從之。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五十二

進內閣彭時兵部尚書。○十一月。承天門成。○陞南京刑部右侍郎廖莊為刑部左侍郎。○給孔顏孟三氏學印。令三年貢有學行者一人。○鎮守廣西左府都督過興。召還興。還道湖廣祁陽縣。怒知縣李翰接應。夫船不時。令子得隆率部卒拽翰。及其子劍。榜掠俱成。興亦以疾。歿于道。翰妻入愬于朝。事下法司。得隆伏死。罪得隆毋擊。登聞鼓。稱冤。上以其妄。愬命即誅之。乙丑夜。月犯太微垣。上將星。○十二月。丙子。曉刻金星犯。錢閉星。○癸巳夜。月犯右執法星。○陞福建按察使馬文昇為南京大理寺卿。尋憂去。○秦寧等衛右都督劉玉兀喃帖木兒。奏求邊地交易牛隻農具。許之。乞賜蟒衣。不許。○朵顏三衛頭目兀研帖木兒。奏乞陞授職事。不許。○改

庶吉士許禮等各衙門觀政

自正統以來。所選吉士內閣奏請學士二員。於翰林公署教習。與祖宗時文華堂文淵舊規不同。內閣按月考試。第其高下。以為去留之地。將及三年。則邀求散館。不復以進脩為事。至是庶吉士相率入內閣請散館。李賢謂曰。教養未久。奈何遽欲入仕。許禮抗聲對。公從何處教養來。賢稍責之。則曰。吾輩教習。雖例該三年。已燒却一年矣。謂癸未春闈災故也。賢怒。請旨散各衙門觀政。尋授南京各部主事。

刑部以各省賊情及水旱災傷。請停差官審錄從之。

丙戌二年春正月。令三品以上京官薦舉堪任布按二司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五三

官者○彭時歸省。以王復為兵部尚書

御史魏瀚等言。自古備邊之策。不過練卒擇將。廣儲畜。脩城池。利甲兵而已。邇者虜寇長驅。動以萬數。而沿邊殺掠。殊為可畏。兵部以乏兵召募。示弱於虜。今京師軍士不下三十餘萬。或占役於私家。或借工於公府。或買閒而輸月錢。或隨從而備使令。其操練者。大率老弱。不勝甲冑。且馬多羸瘠。器非犀利。使之折衝禦侮。安能嬰鋒挫銳。况今之為將帥者。雖曰用勳戚。取人望。而身任安危。忘家徇國。為陛下效力輸忠者。則未之見也。邇來各處率無積蓄。且水旱相仍。連年蠲貸。戶部不能區畫。設或警急。何以濟用。訪得鴈門偏頭一帶。關隘踈略。虜

每深入。苟不痛懲前弊。未見其為安也。伏望切責總兵等官。將各營軍士。整點操練。命給事中御史各一員。不時嚴查。設有賣放。占役等項。通行叅究。仍乞節財省用。一應浮費。悉從裁損。遇有征進。軍士加倍賞賚。作其勇。敢更乞於鴈門一帶。關隘。并山西地方。添設才望重臣。智勇參將。提督巡撫。綏緝地方。然大要尤繫於兵部。之得人。今尚書王復。實有餘。應變不足。以此之才。處此多事。未見其克濟。更宜圖之上。曰。王復陞任未久。難責近効。頃於三營內。選撥精銳官軍十二萬。分為十二營。團操。情弊多端。轉加廢弛。今還歸三營。照舊分一。等次。等訓練。差給事中御史。不時點閱。若仍前作弊。即叅奏。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五四

究治。所云費用賞賜。朝廷更當斟酌。

二月李賢憂去。○遣行人祭故少保兵部尚書于謙。○三月賜進士羅倫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論平糶功。封趙輔為武靖伯。陞韓雍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置武靖州。○勅差御史。同延綏巡撫官。點選土兵。

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等言。管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與戰鬪。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覆奏。請勅御史。往會官點選。於是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皆選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為土兵。每

名量免戶租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由是
土兵盛強。而毛里孩連年入寇。皆退却矣。按此土兵之
法。不但可行於延綏。若九邊行之。則邊民不困於賦役。
而心皆內向。無復北走之人。虜雖欲入。誰爲嚮道。此寔
久安長治之至計。竟無有申明此意者。雖延安此法。亦
就廢弛。而各邊多事。兵力財賦。日不暇給矣。安得如盧
祥者當事。而力主此議也。○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瑒
奏。慶陽延綏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
二千餘里。營堡迂踈。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達賊。屢爲邊
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河套。親與臣言。套
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五五

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偏頭關東勝關黃河
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
火石。腦兒。鐵石。海子。回回。基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
沙溝。至寧夏黑山嘴。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
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
河耳。當時議者。以爲地土平曠。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
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堡。移從直道。長雖不免暫勞。
一時軍民之力。實爲萬世防邊之長策也。上曰。楊瑒所
奏。移堡防邊。甚有証據。其言有理。兵部卽會官議處。以
聞。

南京兵部尚書李賓。請令官民子弟納米。送監讀書。不許

禮部尚書姚夔奏。南京兵部尚書李賓等。奏勸賑濟南
京流民。衆議欲令官員軍民子弟納米。送監讀書。切惟
國子監乃育才之地。朝廷資以致治。近因各處起送四
十歲并納草納馬生員。動以萬計。已不勝其濫。今又行
此。將使天下以貨爲賢。士風日趨于陋。尚望其有資於
治哉。宜別爲處置。上曰。祖宗設太學。教育人材。非由科
貢者。不得濫送。今賓等欲令官民子弟出錢穀。賑民補
太學生。古無此例。且天下財賦所出。其途孔多。學校豈
出錢穀之所。禮部議是。其勿許。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五六

延安知府王鑑。奏乞撫按分巡官時常行邊。詔可。
兵部奏。延安知府王鑑言。神木府谷等縣堡。以至安邊
定邊等營寨。相去千有餘里。撫按分巡等官。罕有至者。
其邊塞士卒。爲官旗侵漁。虐使。以至衣食不給。戰馬不
暇飼牧。器械不得修整。莫能禦虜。乞行撫按分巡等官。
時常行邊。禁革姦弊。詔可。○按王鑑斯言。真恫切而有
餘悲矣。邇來邊方撫按。既不巡行邊堡。而分巡等官。又
往往參謁。撫按往返。動一二十千里。歲月幾何。尚有日力
及此哉。今之當事者。宜深體王鑑之言。而嚴爲之所也。
江淮饑人相食。命副都御史林聰往賑之。
巡視淮揚都御史林聰言。鳳陽諸處。災傷賑濟。別無餘
策。查得兩淮運司。儀真批驗鹽引。所見有沒官鹽二萬
餘引。已行召商定價。賣銀支用。及淮揚所收船料鈔。亦

行暫改收米以備賑濟從之。又發松江府糧十萬石賑濟淮徐等處饑民。從巡撫都御史林聰請也。有濟州衛典史喬昂上言。朝廷以淮揚等處饑饉。勅命賑濟。而州縣官將賑濟錢糧銀雜銅鉛米和糠土。不堪貿易食用。戶部請移文撫按等官將作弊官吏人等通行究治。械送京師。官發邊衛充軍。民發口外為民。後有犯者一例解京處治。從之。

夏四月倭奴忽至寧波。橋稱進貢。守臣請遣至京。不許。五月李賢起復。降脩撰羅倫為福建市舶副提舉。

倫上疏曰。臣聞朝廷據揚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之所繫。天下後世之所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五十七

監伏讀聖策有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陛下是言。真可為國家扶綱常。為天地立民。極為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為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為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夷狄矣。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為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為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

伯禽有為而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陛下于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未之見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之歟。則為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為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君者。亦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五十八

時名聲垂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為盛事。士夫誦之以為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高之欲援例起復為丞相。王敵起復為執政。陳宜中起復為宰相。賈似道起復為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於當時。遺笑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陛下以宋為鑒。使賢盡孝。於君親為萬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為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若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

而起復之與。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為無虞也。孝宗之時。金虜盛強。未為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孟員則水員。孟方則水方。君好諫。則臣直。好諛。則臣佞。陛下諒能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畧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諫。博洽之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五十九

士開懷延納。隆禮尊賢。講聖學之大要。明君臣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害。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諷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為見。舍一己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為知。順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為國者。得以自盡。羣策畢集。衆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定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於朝廷。天下以為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為何如。誠不可不懼也。夫賢之起復。猶諶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朝

廷以奪情為常典。縉紳以起復為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寂寥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何所關耶。此事於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某人為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也。以其高謀遠慮。足以建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諫論。足以裨朝政之闕失耶。何未見其敢也。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意其平昔之計。不過阿媚權勢。豫為已地。及遭通喪之時。則必曲為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六十

諛說。上蒙天聽。不曰此人辦事。理可奪情。則曰此有故事。例當起復。既遂奸計。畧為虛詞。一見俞允。歡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珙者也。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朝服。奪情於夫。初無干其妻。起復於父。初無干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為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宜至於此哉。為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已者。未能直人。忘親者。豈能忠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已。望其忠君。而先忘親。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全孝於家。而後移忠於國哉。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

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留之至數百人。嵩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群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豫爲已地也。群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爲已地也。大臣既無忌。群臣復何慙。群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群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混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例在博恩。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撥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遷官。則匿服以候遷。例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弊。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夫愛親之心。孩提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六

有之。短喪之說。下愚耻言。况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道。肯於其親無三年之愛乎。特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縻之以爵祿。激之以廉耻。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爲孝子。向雖後其君。今則爲忠臣。亦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至也。特在乎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陛下不惑羣議。斷自聖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劉珙故事。守制其餘已起

復者。悉令終喪。未起服者。悉許守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墨衰之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內。將見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羣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爲不孝之子。醜顏爲不忠之臣乎。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一。矣。內批。降倫提舉。御史陳選等。交章留倫。謂倫所言。天理人情。所不容已。誠爲天下大計。遠慮。乞宥以開言路。不報。然自是臺省少起復者。

以撫寧伯朱永爲平虜將軍。兵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與湖廣總兵都督李震帥師討荆襄賊劉千斤平之。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六

劉千斤者。荆襄大盜。景泰天順間。河南北。襄南湖北。流民聚鄖房山中者數十萬。四出行劫。急或拒相毆。脫官府捕之。輒匿。未敢公然格鬪。成化元年。流劫鄖州李家李家豪有力。盡聞諸上官。云不捕且入奏。官府集兵圍捕。急遂糾衆反。稱大王。將軍國老。軍師先鋒。推千斤爲主。劉長子苗。龍虎副之。石和尚爲謀主。勢甚猖獗。攻掠河南南陽鄖陽。西至漢沔。東及蘄黃。尚書白圭。撫寧伯朱永。督諸軍進討。至漳南。湖廣總兵李震。以土兵來會。議進兵方略。千斤等懼。遂擁衆出戰。適永病。圭督震分兵截剿。破賊退保巢寨。我兵乘勝進。又破之。擒千斤龍虎等。和尚長子脫走。益深入萬山中。永病起。帥諸兵

八山搜捕襄陽文總旗者。諱都督喜信。指揮張英下。頗
驍健。遇長子相搏。不勝。長子欲殺文總旗。總旗曰。檢急
石和尚。汝無主名。汝能縛和尚獻軍門。陸賞有榜例。遂
與俱見英。英撫勞長子。遣去。果誘獲和尚。諸將忌英功。
大譁英匿。英懼不敢爭。長子和尚竟以俘獻。并千斤
等伏誅。乃設湖廣行都司於鄖陽。都御史一人。撫治。寇
盜稍息。

進朱永伯爵為侯。封李震為興寧伯。加白圭太子少保。○
勅陝西巡撫項忠。太監裴當總兵楊信。征河套。

李賢等奏。胡虜之衆。不過中國一大郡。連年被其侵擾。
往往得利而去。且河套與延綏接壤。原非胡虜巢穴。今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六三

虜酋毛里孩居處其中。出沒不常。古云。不一勞者。不永
逸。今欲安邊。必須大舉而後可。乞令兵部會官博議。進
兵搜勦。務在盡絕。其總制將官。與尼出兵事宜。俱預處
請畫。又秋禾方熟。虜騎必入掠。而延綏鄜慶環縣一帶。
宜推選武將一人。統步騎精兵萬人。守禦討處。庶幾有
備無患。於是兵書王復。及同孫繼宗等。議以為大舉
搜套。必主將得人。今鎮守大同總兵楊信。鎮延綏。悉
知地利。宜召還京。面受成筭。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大
同宣撫鎮巡諸官。亦宜勅令整飭兵備。俟至期調發。又
信既召還。可以脩武伯沈煜代之。上允所擬。遂召信還。
乃勅陝西巡撫項忠。太監裴當。總兵楊信。協謀征勦河

套。安遠侯教讀戴仲衡。上言。陝西用兵事宜。大略謂兩
軍交戰。生歿定於呼吸。彼摧堅執銳之士。奮不顧身。何
暇首級之顧。此其功最爲上也。今論功者。反以首級生
擒。驗功陞賞。而當先破敵。不爲上功。所以士無鬪志。惟
圖幸取首級。往往坐是而敗。乞稽洪武永樂間舊例。以
當先者爲奇功。生擒者次之。斬首者又次之。如此則人
以進死爲榮。而虜不難滅矣。奏入。上令仲衡隨揚信勦
賊。仍命兵部看詳。以聞。王復等奏。以為論功行賞。欲以
當先破敵爲奇。生擒斬首爲次。恐事勢難行。蓋擒斬者。
有實可驗。而當先者無跡可憑。以是爲功賞之差。不免
有濫報之弊。近如涼州奏補功次。生擒斬首者。僅及三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六四

十。而奮勇當先者。乃至千餘。豈足憑信。上是之。既而仲
衡考滿停俸。妻子在京。無以養贍。命以訓導俸給之。○
按戴仲衡之論是矣。而王復以事勢難行沮之。天下事
如此類尚多。善謀國者。當必有出格之見也。初臺臣論
復質實有餘。應變不足。殆此類矣。
秋七月。命副都御史滕昭總督漕運。巡撫江北。○八月。調
禮部右侍郎蔚能爲南京光祿寺卿。
能陝西朝邑縣人。以吏員授光祿寺典簿。累陞本寺卿。
進禮部右侍郎。以忤旨。調南京光祿寺卿。能在光祿三
十餘年。未嘗私持禁燭還家。其尤爲人所稱者。能偕同
僚。名上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詔下禁獄。問所由。能

私謂少卿輩曰。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之。勿累諸公也。既而獨受責降官。調南京。未嘗有後言。論者謂以吏奮身。如能與况鍾者。殆士人之高等云。

以邢讓為國子祭酒。○九月。建州酋董山叛。寇遼東。

永樂初。既以大寧之地與朵顏等三衛。又以開原之東北。至松花江。迤西一帶。今之野人女直。分為二百七十餘衛。所皆賜印置官。選其酋長及族目。授以指揮千百戶。間亦以野人之向正者。為都指揮。督統之。為我藩屏。而松花江東北一月之程。所謂黑龍江之地。則又立奴兒千都司。時遣使往招諸夷。有願降中國者。於開源設安樂州。遼陽設自在州。居之。皆量授以官。任其耕獵。歲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六五

給俸如其官。當時各衛夷人。每入貢。賞賜殊厚。以故凡迤北征討。皆聽調遣。無敢違越。永樂末。招降之舉漸弛。而建州女直。先據開原者。叛入毛憐。自相攻殺。宣德間。復遣使招降之。遼東守臣。遂請以建州老營地。界居之。老營者。朝廷歲取人參。松子地也。各為東建州。初止一衛。後復增置左右二衛。歲遣使各百人入貢。以為常。自北虜也。先猖獗。建州女直。海西。朵顏等衛。三種之胡。遂皆歸之。而海西女直。野人之有名者。卒以於也。先之亂。朝廷所賜璽書。盡為也。先所取其子孫。以無授官。璽書可徵。不復承襲。雖歲遣使入貢。第名曰舍人。以是在道。不得乘傳置錫。宴不得預上席。賞賚視昔又薄。皆忿怨。

思亂。至是。建州都督董山等。梟雄桀黠。遂動海西之夷。擁眾入寇。

冬十月。毛里孩寇陝西。都御史項忠。彰武伯楊信。禦却之。○十一月。命兵部尚書王復。整飭延綏。寧夏。甘涼邊備。復奏。臣奉命。整飭延綏。寧夏。甘涼邊備。東有黃河岸。府谷堡。西止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東西縈紆二千餘里。內多險隘。境外臨邊。無有屏障。止藉墩臺。城堡。為守禦。舊城堡二十五處。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或五六十里。兵馬屯操。反居其內。人民耕牧。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傳報倉卒。調兵策應。事已無及。不過聞聲應援。及西南直抵慶陽等處。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北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六六

面沿邊一帶。墩臺稀疎。空闊難。以瞭望。臣與鎮守延綏。慶陽等處。總撫等官。計議。府谷等十九堡。俱係極邊。要地。必增置那移。庶幾可守。赴今。聲應稍寧。先行摘撥軍餘。採辦木植。俟春暖土開。併力興工。府谷堡。移出芭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響水堡。移出黑河山上門堡。移出十頃坪。大兔鶴堡。移出響鈴塔。白落城堡。移出醜營兒。塞門堡。移出務柳莊。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草亦各利便。內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寧塞營。安邊營。定邊營。相去隔遠。合於各該地名。厓寺子。三眼泉。柳樹澗。瓦剎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僻近營堡。量摘官軍哨守。又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通共二十四

座。連接慶陽定邊管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十座。接連環縣。俱於附近官軍。量撥守瞭。北面沿邊一帶。空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爲溝墻。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制。必須寬大。足以積芻粟。容容兵。庶幾墩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易於策應。可以遙震軍威矣。從之。○按斯地。營堡墩臺。僅有遺址。率多廢弛。虜人出入如履平地。當事者自傳塘馳報。收斂人畜之外。一籌莫展。縱有請纓繫頸之心。而委任權力。則寔有限。言之督府。漫不爲意。末如王復者。且不可得矣。

十二月迤北瓦剌太師阿失帖木兒遣使哈三帖木兒等

入貢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舊例迤北使臣入貢。必由大同路。其賞賚宴勞。優於他夷。至是哈三帖木兒等。乃挾朵顏三衛人。從喜峰口入。兵部先期以聞。上曰。迤北使臣。既混同三衛來。只以三衛常禮待之。哈帖木兒以待薄不平。形於言。通事諭之。始悟。乃上番書服罪。上曰。虜使既服罪。仍以本等禮待之。求討官職者。給以冠帶。惟過分如蟒龍等物。不與。比辭。禮部奏阿失帖木兒兩月之間。遣使進貢二次。又不經由故道。其用詭計以結各虜。由近徑以窺邊方。情顯然矣。宜有以遏其機。破其詐。庶後無患。上然之。遂勅阿失帖木兒曰。自爾祖脫歡以來。遣人朝貢。有常時。往

來道路有常處。未嘗牽引他夷。混取賞賚。朝廷亦待之不疑。無有敗事。爾宜遵守前人家法。何乃不依時月。既差使臣兀納阿等。糾同卜刺罕衛來朝。回還未及兩月。又遣使臣哈三帖木兒等。同朵顏衛。不依故道。却從東路來朝。况卜刺罕朵顏衛。俱是我朝設立屬衛。彼之朝貢。自有常例。今爾無故糾引而來。甚非所宜。爾今後當順天道。敬朝廷。體爾前人所爲。每年冬月。農隙之時。遣使來朝。不過三四十人。仍由大同舊路進入。則事無猜疑。人不紛擾。朝廷得以專意款待。以篤世好。庶幾永享太平之福。

大學士李賢卒

昭代典則

卷之十七

六八

賢立朝三十餘年。多委曲以容。卒贈太師。謚文達。陳文誌其墓。謂賢。而福厚。大臣遭遇之隆。無與比者。夫福誠厚矣。潛運。而位不能釋。憾於羅倫。則未見其量之宏也。○按王。國朝三揚。後得君最久。無如李賢者。亦能展布才猷。然在當時。亦以賄聞。夫爲相而以賄聞。此固竊攘之流也。比來蓋接踵矣。雖小有才猷。皆矯僞以自文耳。安足論哉。

以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直文淵閣。○開原守備右監丞韋朗失機召還。鎮守太監李良保留。仍令守備。原○是年追封漢董仲舒爲廣川伯。宋胡安國爲建寧伯。

蔡沉為崇安伯。真德秀為浦城伯。

江左陸翀之綜校

耶代典則

卷之十七

六九

昭代典則卷之十八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閱

金陵周曰校刊行

憲宗純皇帝

丁亥三年春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既。國子祭酒邢讓請鑄欽降監規于石樹本監中門外。永為遵守。從之。○三月召商輅復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仍直文淵閣。○罷兩廣提學官。以他官兼之。以兵火之餘。人物凋弊也。○定在京官廢子例。

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廢子。至是命在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乙

京三品以上官。許廢子孫一人入監。

以襄城伯李瑾為總兵官。進程信兵部尚書提督軍務。討山都掌蠻。即今

先是四川貴州山都掌蠻叛。兩鎮守將不相上下。兵火無功。朝議遣風憲大臣督戰。科道官在軍中者。忽告捷得賞。未幾諸蠻又叛。據大壩山菁險。破合江上九縣。乃進信尚書督軍。與襄城伯李瑾發川廣雲貴番州兵討賊。信至永寧。分大軍三道。自督入金鷄池。四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入。期會大壩。大軍進至李子關。渡船舖。賊恃險拒敵。飛梭下。暑石如雨。我軍發神鎗勁弩。賊却攀崖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

寨賊退保大壩。貴州軍已躋其後。四川雲南軍角其左。右賊驚散不支。連破諸賊寨。斬首五千。擒二千餘。賊復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窳幽暗不可入。室洞圍守。月餘。賊歿幾盡。九姓土獠附賊。乘還師撲勦。又大捷。請移瀘州衛渡船舖。控諸蠻。分山都掌故地。隸永寧。芒部。更大壩。爲太平川。立長官司。轄熟夷。論功兼大理卿。

夏四月。六科十三道官上修省疏。

科道上言。近日以來。或日月赤色。或陰氣昏蒙。或大風激烈。或黃霾蔽天。遼東宣府四川地震。雖各遠在一方。實關朝廷氣數。况三廣四川兵革之後。南北直隸水旱之餘。公私俱困。虜寇在邊。此正側身修行。思患預防之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二

時。伏望以敬爲所。以愆自懲。游戲宴樂無益之事。必節之以養聖心。金豆銀豆無名之賞。必罷之以防國用。誠於萬幾之餘。日御經筵。講明聖學。仍勅在朝臣工。同加修省。庶足以解天怒。慰人心。以保受命無疆之休。上疏

後。命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白圭提督操練。

景泰初。于謙選三大營精銳。立十二團營。操練天順初。罷之。至是復立。始分爲十二團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曰敢勇。果勇。効勇。鼓勇。曰立威。伸威。揚威。振威。每營各有坐營把總等官。統之。若遇出征。卽量調而行。三大營所存老弱無幾。名曰老家兒。專備營造差撥等用。其

十二團營。蓋以北直隸各衛。及山東河南江西北各都司。衛所精兵。共二十五萬實之。分爲春秋二班。團操聽征。

六月戊申。雷震南京午門正樓。罷南京守備叅贊官。○召

羅倫爲南京翰林修撰。○秋七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

翱致仕。時年八十四矣。○八月乙未。夜火星犯壘壁陣東方第一

星。○虜入榆林塞。孤山守將湯胤勳戰敗。死之。○英宗嘗

皇帝實錄成。○以周洪謨爲南京國子祭酒。○九月。陞巡

撫宣府僉都御史葉盛爲禮部右侍郎。○虜破開城縣。知

縣于達教歿之。徙縣於固原。○冬十月。以武靖伯趙輔爲

總兵官。左都御史李秉提督軍務。率師討董山平之

東虜董山。糾衆入寇。以武靖伯趙輔。都督王瑛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三

封忠爲副左都御史。李秉督軍。率漢番京邊官軍五萬

討之。山降。送京師。放歸廣寧。輔乘曰。山不可宥。請誅山

九月。分左軍出潭河柴河。越石門。上木河。至分水嶺。右

軍由鴉鵲關喜昌口。過鳳凰城。黑松林。摩天嶺。至發猪

江。中軍自撫順經薄刀山。鮎魚嶺。過五嶺。度蘇子河。至

虎城。期日會兵進勦。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魚有

沼。南怡。率兵萬人。過其東。走我兵。擣賊巢。虜遁。擒斬俘

獲虜指揮若女等千人。班師。時雖克捷。而所失亦不少

也。然邊境亦賴以寧。

十一月。致仕吏部尚書王翱卒。

翱歷仕五十二年。第宅服食。不改於舊。沒後。家無餘貲。

人謂其清白之節。雖古名臣。何以加焉。贈太保。謚忠肅。翰林修撰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景杖闕下調外任。

時內庭張燈。下詞臣賦詩。懋謂莊景黃仲昭曰。國家無事。海宇治安。內廷然燈。朝士踏歌。傳之往史。已非盛事。此蘇長公所以有疏而深惜其君之不用也。今天子仁聖。孝養兩宮。將以備耳目之娛。極天下之養。則斯舉固足以為樂。然大孝養志。吾輩合諫。於是三人同上培養君德疏。曰。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遣郎中韓定。持小揭帖。到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卿兼侍讀學士吳節等。令各賦詩。臣等各受一帖。內開花果煙火等項。面帖詩讀題目。仍令依舊格擬進。及觀舊格。俱是玩好。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四

之物。鄙褻之詞。甚非所以養聖心。崇聖德也。陛下即位之初。下溫詔。赦田租。絕貢獻。停不急之務。與民息肩。大開言路。天下欣然。承望太平。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一因大臣之疏。而遂罷。向因災異。勅諭羣臣。同加修省。凡此數事。皆臣目擊。未嘗不頌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決知陛下之不樂於此。今日之舉。或兩宮在上。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懽心。然大孝養志。不徒玩好。母后恭儉慈仁。德著天下。豈在煙火之樂哉。况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東離亂。北虜毛里孩包藏禍心。江西湖廣。大旱數千里。民不聊生。此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兩宮母后

同憂之日。又知陛下不暇為此。至於翰林以論思代言為職。雖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詞。豈宜進於君上。不取法聖賢。而曲引蘇軾宋郊為比。自取侮慢罪。復何辭。又嘗伏讀宣宗翰林箴曰。啟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今煙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煙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即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陳于陛下之前。且知其不可。猶順而為之。是不忠也。知不可為。而不以實聞。是不直也。不忠不直。臣罪大矣。古之帝王。盤孟有戒。几杖有銘。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兢兢業業。惟懷永圖。雖在紛靡。靡華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戒謹恐懼。操存省察。以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五

致其精一之功者。無所不用其極。誠以人主一心。攻之者眾。一惑於耳。則凡侈靡之聲。皆乘間而入矣。一惑於目。則凡侈靡之色。皆抵隙而入矣。人心愈危。則道心愈微矣。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若曰上元之樂。乃微事耳。煙火之舉。乃細故耳。此不足為聖明之累。是殆不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若於此一事。厭常喜新之念興。則他日甚於此者。將無所不至。不可以微事細故。而不之謹也。且漆器之作。何損於德。而辭則止之。旨酒之甘。何害于事。而禹則絕之。露臺之費。不足為奢。而漢文則已之。彼聖賢之君。何汲汲於是哉。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耳。臣等伏願陛下。寬斧

鉞之誅。採芻蕘之語。將此煙火等事。一槩禁止。不使接於耳目。而移此視聽。為文王之視民如傷。大舜之聞善若決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可息。災旱可消。百姓可以富庶。四夷可以賓服。億千年享太平無疆之休。上怒杖三人闕下。左遷章懋。臨武知縣。仲昭。湘潭知縣。莊景桂。陽判官。朝論稱為三君子。時修撰羅倫。論內閣大臣起復非禮。亦謫官。人稱翰林四諫。

改左都御史李秉為吏部尚書。○十二月下刑部郎中彭韶于錦衣衛獄尋釋之。

先是周太后弟周壽封慶雲伯。周或封長寧伯。諸子皆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六

授錦衣指揮。各受姦民投獻。奏討為莊田。周或又欲冒奪真定武強等縣民田。勅刑部廣東司郎中彭韶。即按頃畝。韶至真定。統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伏聞為臣以不欺為本。慮事以大體為先。昔孟嘗君使馮驩收債於薛。驩以賜諸民。漢景帝遣田叔按梁事。還悉去獄辭。勸上勿問。計二人之心。豈不欲以順事為恭哉。顧以大體所在。不敢苟從。是乃所以為恭也。臣等鄙賤。豈能少希萬一。然區區懇切之意。誠有望於陛下焉。且以臣等所勘真定地土言之。真定在堯舜時為冀州之域。其賦為第一等。或雜出第二等。說者以為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蓋以其地有間一歲一收。有間二歲而收者。所

以賦有不同。則是未嘗逐畝定賦。而一畝必兼數畝之地。明矣。我太祖皇帝於洪武二十八年。戶部官節該欽奉聖旨。百姓供給繁勞。已有年矣。山東河南人民除已入額田地。昭舊徵科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少。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欽此。欽遵。宣德六年。本部官又奏。北京八府供給尤多。欽蒙宣宗皇帝准令照例。是祖宗之心。即堯舜之心也。以此真定所屬武強等縣。新開地土。一向不曾增科。至天順二年。太監常諒奏討武強縣踏勘得無糧地五百一頃三十五畝。蒙英宗皇帝不准奏討。是英宗皇帝之心。即祖宗之心也。後因廣寧族家人劉聰等。每年攪擾民間。方將前地并韓諒還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七

官地。減輕起科。誠出無奈。今周或又奏求前地。有司不能明白敷奏。再量出無糧地七千餘頃。蓋其地間有多餘故也。然地雖間有。勢難盡量。臣等不敢欺蔽。請陳其實。頃者親詣本縣。見其地有高阜者。有低窪者。有平坦硠薄者。天時不同。地利亦異。且如亢旱。則低處得過。而高處全無。水澇。則高處或可。而低處不熟。沿河者。流徙不常。饑薄者。數年一收。截長補短。取彼益此。必須數畝之地。僅得一畝之入。是以堯舜行錯法於前。我祖宗許開種於後。良為此也。即今彼處人民。迫賠馬匹。起運糧草。砍柴人夫。京班皂隸等項。一年約有數般差役。以致下丁皆受役之人。歲歲無空閒之日。所深賴者。顧慮地

業盡力耕種以取給朝夕。今若一畝只量與一畝。餘皆
奪為閒地。則仰事俯育。且無所資。其於糧差。何暇復計。
臣知其非死則徙耳。自古立國。皆重根本。今真定近在
畿內。理宜加厚。此臣等所謂不可盡量者也。而戚里功
臣之家。錦衣美食。與國同休。但能存心忠孝。自然富貴
兩全。奚待與民爭衣食之利哉。况聖朝卜世無疆。法當
垂久。地土有限。而求者務多。亦恐終不能有所應付也。
臣等到彼。百姓扶老携幼。遮道哀告。臣等不覺自失。不
忍重擾。取具供結在官外。伏望陛下。遠以堯舜為心。近
以祖宗先帝為法。所有賞賚之施。聖恩區處外。其他地
畝。乞特憫其祖宗開種艱難。念其子孫衣食所托。量加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八

寬卹。庶幾民間知有生之樂。沐浴太平。歌頌罔極。則
本固邦寧。而臣亦咸休無窮矣。臣等遵奉聖訓。豈敢偏
向所向者。祖宗萬世之仁。事關大體而已。不勝拳拳犬
馬之至。緣臣等不曾依畝丈量。合當有罪。疏入。逮下詔
獄。科道官交章論救。得釋。

禮部會議景泰廟號。詔不必行。
荆門州學訓導高瑤上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既已北
狩。皇上方在東宮。虜騎迫於都城。使非郕王繼統。則禍
亂何由而平。先帝復辟。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典禮。欲勅
禮官集議。追加謚號。事下禮部。會議高瑤所奏。追加景
泰廟號事。僉謂郕王繼位。六七年間。行事具在實錄。其

廟號非臣下所敢輕議。請自上裁。左庶子黎淳奏曰。正
統十四年八月冊立陛下為皇太子。至九月羣臣又奉
郕王即帝位。改元景泰。緣陛下為皇太子在前。郕王即
帝位在後。事理有礙。至天順元年正月。先帝復位。欽遵
聖烈慈壽皇太后聖旨。仍以景泰為郕王。詔告天下。人
倫正。天理得。而各正言順矣。高瑤建言。乃欲加郕王廟
號。臣惟朝廷既立。皇太子則與時居。天子之位。乃皇太
子也。曾未半月。羣臣又立親王為天子。則前時所立之
皇太子。將何為哉。若曰。主少國疑。四方多事。周成王之
時。姬且實有功之叔父。何不遂取天位。若曰。神器久虛。
不可無人。共和之際。周召皆王國之懿親。何不共分姬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九
室。特以君臣有定分。皇太子為君親。王為臣。天經地義。
民彝物則。則截然一定。而不可易也。今多官會議。依違
苟簡。略無定見。猶欲煩瀆聖聽。豈臣愚之所能喻哉。先
帝明並日月。此事處置已久。人心已定。今若誤聽高謠
之言。一加郕王廟號。必將祭告太廟。改易舊制。而行附
廟承祧之禮。必將遷啟梓宮。改造山陵。而加珠襦玉匣
之典。必將追贈皇太后皇后之稱。必當盡復當時所用
之人所行之事。且高瑤此言。誣先帝於不明。陷陛下於
不孝。昔魯隱公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
大夫板而立之。是爭亂造端。故春秋首書元年春王正
月而削公即位。正大倫也。郕王之即位。內承國於何君

廟號非臣下所敢輕議。請自上裁。左庶子黎淳奏曰。正
統十四年八月冊立陛下為皇太子。至九月羣臣又奉
郕王即帝位。改元景泰。緣陛下為皇太子在前。郕王即
帝位在後。事理有礙。至天順元年正月。先帝復位。欽遵
聖烈慈壽皇太后聖旨。仍以景泰為郕王。詔告天下。人
倫正。天理得。而各正言順矣。高瑤建言。乃欲加郕王廟
號。臣惟朝廷既立。皇太子則與時居。天子之位。乃皇太
子也。曾未半月。羣臣又立親王為天子。則前時所立之
皇太子。將何為哉。若曰。主少國疑。四方多事。周成王之
時。姬且實有功之叔父。何不遂取天位。若曰。神器久虛。
不可無人。共和之際。周召皆王國之懿親。何不共分姬

上稟命於何主不過羣臣板已以立而遊立耳律之隱
公允合無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
之名是故昌邑王既廢未聞復為漢某帝更始既廢未
聞復為漢某王誠不敢悖逆春秋移不明之過加於先
君而欲全孝道於子孫也陛下昔為皇太子名正言順
誰得私議邨王乃敢廢之易以已子至使先帝久遭幽
閉此非邨王所自為也當時館閣大臣陳循等貪圖富
貴密運姦謀從諛為之也至於天順元年邨王有疾陳
循自合述請先帝復位邨乃率領羣臣奏乞早選元良
正位東宮當時皇太子見在欲選何人以臣愚見若非
南城邨駕之功先帝終無出路但迎駕者皆貪圖富貴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之小人氣盈志滿驕奢淫泆靡所不為是故高爵厚祿
尊顯於元年者賞其迎駕之功也嚴刑峻法誅罰於後
來者罰其驕奢之罪也陛下即位之初有罪羣邪寒心
破膽及見取回商輅復職內閣然後欣然自以為得計
又皆私竊效慕希求進用彼小人者但欲得官豈顧貽
患臣謂高瑤此舉非欲尊禮邨王特為羣邪進用之地
此必有小人主使之者不然彼草茅踈遠安敢妄言上
誣先帝之明使後世視為口實今之議者亦豈可不察
乎此隱忍曲從而煩陛下之議哉疏入上曰景泰已往
過失朕不介意俱不必行

虜酋加思蘭入大同塞以撫寧侯朱永為平胡將軍帥

昭代典則

是年虜加思蘭殺阿羅出併其眾而結元孽滿魯都入
河套滿魯都僭稱可汗以虜加思蘭為太師

李孜省為上林苑監丞

李孜省江西人為吏犯贓巡按御史楊守隨逮問充軍
逃至京師以符水黃緣入禁中得幸授太常寺丞與禮
部侍郎萬安相結守隨還朝即劾孜省罪惡不宜典郊
廟百神之祀命改上林苑監丞

右副都御史林聰陞右都御史○江西左布政林鸚陞南
京刑部右侍郎○以少詹事萬安為禮部左侍郎

戊子四年春正月召章懋為南京大理寺右評事黃仲昭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為本寺右評事莊景為南京行人司副

時六科給事中毛弘等上言元宵張燈誠皇上幸南宮
之孝心章懋等輒肆已見過為言論亦竊效因事納諫
之意蓋以天下災荒北虜窺伺兩廣猥獍未寧四川苗
蠻為梗無非欲皇上常存敬畏制治保邦耳古人有言
曰君明臣直今懋等敢言直諫實由皇上聖明有以致
之既不容納其言而又改調外任恐遠近流傳其於從
諫之美不無少妨也伏望將懋等從宜處之豈惟慰人
心息物議而於國家大體亦未必無少補矣章上遂改
調南京

二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改府軍前衛副千戶于冕為兵

部員外郎

冕于謙之子以父功廢武職天順初謙殺冕成遣遇赦得還至是自陳乞改文職從之

夏四月內閣陳文卒

文好行鄙事晚遭柄用與李賢同事羅倫之貶文有力焉賢卒首秉國鈞益恣意不顧大體縱子與僕隸大通賄賂初及第時頗事脩飾至是人皆醜之卒謚莊靖禮部主事陸淵之奏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我朝祖宗尤重謚法適者大學士陳文卒謚曰莊靖莊靖美謚也陳文何以當此迹其平生貪穢彰聞汚風大著縱子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十二

為惡滅裂義方謬居調元贊化之任素乏經邦濟世之才生既逃于重罰外又竊夫美名殊失古人勸善懲惡之典乞勅廷臣會議更以惡謚以服天下之心以為將來之戒上曰陳文在時人不言其過惡沒後恩典已行如何方來評奏御史謝文祥言聖人制為謚法所以善善惡惡以公天下後世益賞罰之尤大者近大學士陳文卒正宜跡其行實之惡加以應得之謚豈期議者欲預為已地乃朦朧妄擬謚曰莊靖夫睿通克服曰莊恬以處位曰靖蓋謚之美者陳文之為人天下所共知以此謚之豈惟不稱其情俾繼之者或慕而效之敢於肆行無忌則天下國家尚奚賴哉乞勅有司會議別選惡

謚與陳文行實相稱者加之使天下後世曉然知陛下之大公雖於輔近之臣尚不少貸則士氣振而公道行善者勸而惡者懼上以陳文既有過失當時如何不言而於其沒後始言始宥之

固原參將劉清指揮馬傑以求索激土胡滿四反復與戰敗績逮寧遠伯任璫廣義伯吳琮都御史陳介下錦衣獄○以都督同知劉玉為總兵官副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南京大理寺卿馬文升為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會討滿○伏羌伯毛王進攻滿四敗歿○項忠馬文升言擒滿四撤送京師伏誅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十三

少食飲參將劉清指揮馬傑稍法繩之滿四賂以掠資即解數口又復中以他事收捕捕至輒得賄賂已又捕四大恨曰必殺此二人者成化四年四月遂反不數見有眾二萬延請勅鎮守問激變故勅未至清進與賊戰大敗寧遠伯任璫廣義伯吳琮巡撫陳介皆敗都指揮費良死兵部請合陝西延綏寧夏二鎮兵進勦賊益肆行劫攻城殺掠吏民羽書及至以都督劉玉為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會巡撫馬文升討賊忠未至陝陝西寧夏兵先至不俟延綏兵輒進遂敗四盡奪兩鎮軍器聞大兵且至退保石城山忠等分兵七屯合圍之戒勿戰因賊伏羌伯毛王運命先登敗死賊益張言

且攻西安兵部尚書程信請改命撫寧侯永總京邊軍四萬往討大設賞格擒四者賞金五百兩銀倍之官世指揮使四人共亦如之十一月忠圍賊益急度必破賊又聞別命將不敢輒止奏言宜令新總兵星馳赴援倘不日破賊別奏止兵上手忠奏付太監懷恩等召兵部議內閣信曰兵行不可緩彭時商輅曰賊不能出入山自保我兵困之甚固觀忠疏賊不足憂也信曰不然忠且以平涼未可知敢必其能困賊耶尚書白圭侍郎李震相視不言時曰然則度京軍當何時抵固原信曰明春二三月時曰勝負決今冬奈何至明年觀忠奏賊憊矣止京軍便太監曰然則邊軍去乎時曰亦不去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十四

便輅曰留京軍而遣邊軍便信大不平謂人曰忠敗陝西動搖內閣不得辭其責內閣又輒言忠足辨賊賊觀其疏歲終賊平矣是月丁丑忠與文升計擒賊十二月捷書至明年正月檻送四等三百人至京師太監問四及以為無奈清傑侵削我也四等凌遲

五月京師大旱○六月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睿皇后崩內閣大學士商輅等議合葬祔廟禮上疏曰臣等仰惟大行慈懿皇太后作配英宗皇帝正位中宮及皇上嗣居宸極尊為慈懿皇太后蓋先帝全夫婦大倫皇上全母子深恩天下後世無容議矣今位號彰著於海宇數十年則壽終之後所宜奉梓宮祔於裕陵奉

神主祔於太廟此古今不易之理亦先帝與皇上全大倫深恩之初心也今聞聖命欲別卜葬地臣等實切疑懼竊惟皇上所以若是者必於今皇太后千秋萬年之後與先帝同尊於陵廟自憊二后並配非本朝之制而有二太后方自今始則陵廟之制亦當自今日考諸古協諸義以行之臣等考之前代一帝二后並祔陵廟者未易悉數只如漢文帝尊其生母薄太后然於其嫡母呂太后雖得罪於宗社尚且仍與父高帝並葬長陵無所更易此文帝所以號為孝文高祖漢諸帝之上也又如宋仁宗追尊其所生母李宸妃為太后然於其嫡母章獻劉太后雖本無子尚且仍與父真宗同祭太廟無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十五

所憊忌此仁宗所以稱為賢君高出宋諸帝之上也皇上於慈懿皇太后昔日致其養今日盡其哀雖文帝仁宗無以加矣若陵廟之祔稍有未合於禮則致而後議有掩前美况千秋萬年之後今皇太后並慈懿皇太后同在陵廟不相妨礙且愈足以見二太后生存之日雍和無間永久之後並美無窮載諸史冊增我皇明之輝增我皇上孝德之名此臣等所以深願也禮部尚書姚夔等覆議得今大行慈懿皇太后梓宮宜葬於先帝之左皇太后千秋萬歲後宜居先帝之右允合天下後世至公之論等因覆奏未賜允納者臣竊以為人主治世所以固結天下人心者惟在於禮義而已禮義者人心

本然之天禮義亡則人心離人心離則國非其國天下可得而治乎且山陵宗廟禮義之大端父子君臣夫婦之道實所繫焉不可不慎也夫行慈懿皇太后正位中宮奉事先帝自始至終如樂之和未有廢命則婦道全矣皇上嗣位尊為慈懿皇太后頒詔天下與皇太后並尊尚養未嘗有過舉則母道全矣今其崩逝出於考終發遣詔於天下陛下為之括髮跣足朝夕哭臨舉大喪一俸孝恭章皇后禮制行事未嘗有缺典則子道全矣使在先帝時有廢命則婦道虧皇上必不肯加慈懿之徽稱使居慈極時有過舉則母道虧皇上必不肯舉今日之大禮今也婦道全於前母道全於後則慈懿皇太后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十六

后。可謂盛德矣。生則致其養。死則致其哀。則皇上可謂至孝矣。母有盛德。則於合葬祔廟之禮。所當行。此人心禮義之天。古今不易之理。天下至公之論。既無毫髮之差。亦無纖芥之惑。今一旦無故。欲以梓宮不於裕陵合葬。神主不於太廟祔享。人心既駭。且疑。皇上天性高明。孝心純懇。固已洞燭禮義所在。略召詢問。以為臣等所言。乃是正理。但迫於皇太后之命。未賜允斷。而來言屢屢不絕。臣竊觀皇上欲順承母后之命。則於義有未安。欲從衆人之言。則於恩有未忍。展轉宵旰。似難裁處。臣聞昔桃應問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必執之者何也。不以恩掩義也。禮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

諫。諫者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必欲置親於無過之地者何也。是以義成恩也。恭惟皇太后陛下。聰明仁慈之德。聞於天下。自皇上即位。四五年間。未嘗干預外政。人皆謂女中堯舜。不是過也。今特偶於慈懿一事。見有未盡。以理開諭。易為轉移耳。惟皇上極其誠敬。和其聲氣。從容戒勸。至於再三。皇太后必能感動而從之。此則恩義兩盡也。萬一有不能從。則當斷之以義。而從天下之公。皇太后脫或有怒。而陛下仁孝誠敬。和顏悅色。益加其志。而不敢替焉。則於恩義亦不兩失矣。或者曰。皇上乃皇太后所出。豈可薄於此而厚於彼乎。夫慈懿於皇太后。並合于裕陵。並享于太廟。無輕重之間也。無大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十七

小之分也。無損於此也。無益於彼也。設使慈懿先入裕陵。而皇太后他日失所尊。慈懿先入太廟。而皇太后他日不得與。則有輕重之間也。則有大小之分也。則有損于皇太后而益于慈懿也。今則不然。慈懿塋于左。皇太后萬年之後。塋于右。慈懿今日祔於廟。皇太后萬年之後。亦祔于廟。同尊並列。無分毫低昂高下于其間。而謂薄於此厚於彼可乎。或者曰。慈懿無子。宜與恭讓皇后同此。尤不然。恭讓在宣宗時。已嘗遜處別宮。而立孝恭皇后矣。慈懿在當時。未嘗遜處他宮。未嘗別立一后。豈得謂之同乎。况宣宗晚年。追復恭讓之號。悔莫及自。笑曰。此朕幼年事。蓋可知矣。又况皇上繼統承緒。即同

其子。而可謂非其所出。而別議乎。按情度理。合葬則是。不合葬則非。祔廟則是。不祔廟則非。是非之間。有至公之論。實出於禮義之天。非勉強也。一人之心如此。千萬人之心亦如此。萬世之心亦無不如此。人心同此禮義。則同此向慕。同此愛戴。勢力加之。不能奪。刑威逼之。不能從。惟禮義統而屬之。表而率之。何啻膠漆之堅也。何啻金石之固也。一或失此。則人心解散。如堤潰水決。不可收拾矣。伏望皇上。以臣等所言。反覆開諭。皇太后。決從衆議。而不惑於他言。則皇上全大孝之名。母后全賢令之德。英皇歆享於上。羣臣慰悅於下。人心鼓舞。愛戴莫不尊親。有光宗社。有光天地。而萬福攸降矣。上以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十八

孝肅太后故未允。夔率百官伏文華殿哭諫。上乃頓首再三請太后。竟從百官議。

太監潘洪奏中兩淮餘鹽不許

尚膳監太監潘洪奏兩淮運司積有餘鹽。乞令其姪潘貴中納戶部覆奏。言凡內外食祿之家。不得中鹽。以侵商利。損邊儲。今洪所請。不惟沮壞定制。抑且敢在位逐利之心。上曰。朝廷存積鹽課。以待邊用。祖宗禁例。食祿之家。尚不許中。況內臣給事內庭。凡所以養生送死。皆朝廷爲之處置。又可損國課以益私家乎。其勿許。

秋七月己未。夜北方有流星赤白色。光燭地。自閣道旁西北行。衝勾陳尾跡。後炸散。○降御史謝文祥爲南陵縣丞。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張岐。有罪除名。御史謝文祥以岐乃禮部尚書姚夔所舉。因以濫舉劾夔。詔下文祥于獄。夔奏此臣之罪。乞貸文祥。俾圖自新。仍乞罷臣歸田里。以謝言路。上以文祥累肆狂妄。故罪之。非爲卿也不免。刑科給事中白昂等。亦言文祥論奏事情不實。誠爲狂妄。若或因此而遂加竄逐。則居言責者。由此而解體。乞赦文祥。以來忠言。亦不允。御史楊琅等復言文祥一小臣。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乞霽雷霆之威。曲賜保全。以昭納諫之美。作敢言之氣。詔文祥徇私植黨。始從輕降用。若更奏擾。皆不宥。

陞巡按江西御史趙啟爲江西按察使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十九

巡按江西御史趙啟。言府州縣官。徵派糧差。分理爭訟。未免結怨於民。朝廷建置風憲。以糾察百僚。必須激揚有道。然後清濁分。而公道明。江西俗尚健訟。有司官稍不順情。輒動輒提調。告害其風。憲官之忠厚正大者。必先察其賢否。以爲行止。其用意深刻者。惟欲張威平糶。不復顧惜人才。一槩逮繫。甚至刁民。自知所告不實。潛行遠避。致將被告者。久稽不結。受害殊甚。誠恐各處亦有此弊。請嚴禁之。都察院議。啟言有理。洞悉人情。宜行各處。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今後按臨所屬地方。務先詢察官員賢否。體訪事情虛實。不許逞威肆暴。一槩凌辱。則賢否庶有分別。而詞訟得以少息矣。陞御史趙啟

為江西按察使。致巡按江西御史。值歲旱荒。戶部請勅
散賑濟。候事竣代之。江西士民多上表懇留。遂有是命。
八月癸巳。京師地震。有聲。甲午。夜月犯房宿南第二星。
冊宮人萬氏為貴妃。

萬氏先以宮人侍上。上中宮。滿智海嫺。至是冊為貴妃。
寧宗居昭德宮。太監張瑄掌其宮事。妃父貴授都督同
知元通。為昭德宮指揮。通妻王氏出入掖庭。禮侍萬
安。為同宗。與劉吉皆附之。朝上命進省。其門是
年。外廷大政。固所當先。宮中根本。上為至急。昭德名均
廣。繼嗣為宗社大計。又言大臣進退。皆宜斷自聖衷。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二十一

不可專委旁近。如皇上素知其人。亦宜召吏部面議。或
召臣等奏詳。庶權歸朝廷。人無希幸。

九月命左副都御史王恕巡撫河南

時開封彰德衛輝等府。睢鄭等州。滎澤湯武等縣。皆有
蝗蝻之災。恕上疏曰。蝗蝻生發。固然天災。實關人事。昔
卓茂令密邑。而蝗不入境。茂能脩其職也。今蝗蝻為患
於河南者。由臣巡撫失職。不能敷宣聖化。以安民人。是
致上天。以此譴告耳。況臣管內地方。連年水旱。加以去
歲荆襄盜起。軍勞於征。調民困於轉輸。今又勘合買辦
物料等件。比之往年。其數益多。乃復遭此蝗蝻之災。軍
民何以聊生。考之於史。宋真宗詔諸營建。而飛蝗盡絕。

此真宗能修德以應天。是以天災隨之而消也。伏望陛
下以天災為可畏。以地方為當重。將臣罷歸田里。另選
賢能代理其事。尤望陛下去奢崇儉。除祭祀軍需之外。
其餘一應不急之務。無益之事。可減省者。減省之。可停
止者。停止之。使財不妄費。民困少紓。庶幾天意可回。而
災沴可弭矣。

戊辰彗星晨見東北方。○巳巳彗星昏見西南方。○六科
給事中魏元等十三道御史康永韶等皆以星變陳言。嘉
納之。

魏元等言。竊見今春以來。災異叠見。近日彗星又見于
東方。光拂台垣。人心恟懼。皆陰盛陽微之證也。臣聞君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二十一

之與后。猶天之與地。不可得而參貳者。外間傳聞陛下
於中宮。或有參貳之者。姚藜嘗以為言。陛下謂內事朕
自處。置屏息。聽將及半年。而昭德宮進膳。不減中宮。
不增。宮牆雖深。而視聽甚近。衽席雖微。而懸象甚著。陛
下富有春秋。而震宮尚厯。豈可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一
付於愛專情一之所。而不求子孫衆多。以固國本。安民
心哉。伏願思祖宗傳體之重。明伉儷之義。嚴嫡庶之分。
使陰陽各歸其分。日月相並。而明宗社萬年之基。將在
於此。又言四方旱澇。民困日急。盜賊日盛。荆襄流民。所
在劫殺。人心搖撼。且君者民之父母也。子有饑寒疾苦。
父母必為寢處不安。今陛下作民父母。覽民饒之奏。不

蒙省懼尚循故事付部施行尚書馬昂等凡遇奏報視
為泛常持尋常活套之言為終身經濟之策是謂子訴
饑寒而父母若不聞彼若棄父母而不顧則何以處之
乞罷江稅之務祭內帑之財遣官賑濟又言朝廷於僧
徒過為信待每過降生之辰輒費無限之貲財建無益
之齋醮而西寺廟實已等又加以法王名號賞賚隆厚
出於法王乞董去法王等號祭回本國追回
賞賜以賑饑民仍勅寺觀不得請建修齋又言天下
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則公私俱困矣蓋由賞賚無節
造寶石之具及雲南等處鑄場採辦悉宜停止又言大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二十三

臣者君之冢子而羣臣則眾子也若冢子懷姦而眾子
效尤為父者恬不之治則國家必敗矣今兩京文武大
臣多姦會蒙蔽之徒陛下勿謂其位高而不忍遽去勿
謂先朝舊臣而暫且寬容宜令自陳休致以全大體貪
戀不去者令科道糾舉而臣等濫居言路無補於時亦
望罷歸以戒不職十三道御史康永韶等亦以為言上
曰所言有理官中事朕自處置其餘所司即擬行之
御史胡深等給事中黃長等以星變論劾商輅等命會官
廷鞠贖杖還職
胡深等六人論兵部左侍郎商輅兵部尚書程信禮部
尚書姚夔戶部尚書馬昂凡此數人皆足致變乞賜顯

黜用答天意翌日早朝兵科給事中黃長等三人復具
疏於御前而進姚夔程信商輅皆乞休不允馬昂准其
致仕黃長等復言輅等求退之章皆有欲進之意飾非
強辯決當罷黜而攻夔尤切上怒命錦衣衛三法司執
長等廷鞠之各問擬贖杖還職

吏科左給事中程萬里請選兵將討毛里孩下兵部議
程萬里言陝西重鎮國初以來安置上達於寧夏其涼
等處種類蕃息往年虜賊侵擾今歲亢旱饑饉有司失
於撫恤是以滿四等據險嘯聚况今黃河欲凍虜酋毛
里孩去邊不遠寧無姦計且兵荒之後民窮盜起乞勅
有司存省賑貸仍選大臣二員奉勅往彼與守臣會議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二十三

招工達中年高有識者宜上恩威諭以禍福使之各率
其屬無自疑貳且罷一切苛政庶足歆動其心潛消其
患臣又見毛里孩等父不朝貢往來宣府大同其情叵
測萬一有變驚擾畿內臣愚意其有可敗者三距我邊
方纔二三日程是彼為客而我為主以客就主以勞待
逸一也自恃強眾併吞諸郡志滿氣盈兵驕者敗馳驅
不息人馬疲勞二也比來邊報見賊煙火有一二百里
者有三五十里者散逐水草兵力四分三也為今之計
宜選京師騎兵一萬宣府大同各一萬每三千人為一
軍驍將十人統之嚴其賞罰密使人探毛里孩所在出
其不意晝伏夜行徑擣其壘破之必矣昔李靖以騎兵

三千破突厥大衆我今宜及其未發早爲之所欲戰則
圖方務欲守財飾兵力毋祇憑文移致誤大計詔下兵
部會廷臣議謂毛里孩自前歲朝貢後不復犯邊今無
故阻師遠涉沙漠恐非萬全之計請勅東北一帶沿邊
守臣但戒嚴以備上是其議○按成化間程萬里之言
不行嘉靖間曾銑之計不竟自是無復敢爲復套之議
矣揆千里可耕之地貽各邊多事之虞惜哉

丁丑昏刻彗星犯七宮酉等四星○壬午昏刻彗星入天
帝垣○冬十月吏部請以身言書判四事考選監生從之
吏部尚書李秉等奏近雖兩奉詔旨監生有不能出任
願告回家者與冠帶閑住奈監生中其於恬退者少本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二十四

部記名聽選者見有八千餘名逐年起送到部者尤多
於聽選之數先後積滯賢否混淆其間衰老者銳氣已
消庸懦者素志不立一旦授以府州縣官不免漁獵以
營家欲有司得人而民受其福難矣茲欲將該選監生
考選身言書判四事俱可取者居優等選用或三事或
二事可取者量才授任其俱無可取而年貌衰老者依
詔書例令冠帶閑住則任用得人而選法疏通人才不
至於壅滯矣從之

命考察兩京官員

以京師地震妖星示警着吏部會同各堂上官考察吏
科給事中毛志上言各堂官朋姦欺蔽虛應故事乞明

正其罪以爲大臣欺罔之戒上謂考察事已處置矣但
今後諸司官考滿吏部都察院嚴加考覈
進內閣彭時吏部尚書商輅兵部尚書劉定之禮部左侍
郎

御史林誠亦以星變劾輅不職并景泰中易儲事輅力
求退上怒曰唐太宗用王魏朕用輅何不可輅又力請
有言官上喜曰輅真大臣誠得不問

甲寅彗星犯天屏四第一星○十一月戊午夜彗星滅○
以薛遠爲戶部尚書○進項忠右都御史馬文升左副都
御史○陞雲南巡撫副都御史王恕爲南京刑部右侍郎
○南京十三道御史楊智等以星變論劾南京守備朱儀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二十五

按之

楊智等言妖彗示警災異迭至非進君子退小人不足
以盡應天之實如南京守備成國公朱儀兵部尚書李
賓吏部侍郎章綸刑部侍郎王恕工部侍郎范理大理
少卿金紳皆當嚴加黜責庶足以答天戒安人心南京
兵科給事中朱清等亦以爲言命葉盛往按之

十二月丁亥朔日有食之○虜索羅忽亂加思蘭入榆林
塞遂入寧夏塞大掠環慶至于固原○陞南京大常少卿
陳俊爲戶部右侍郎○定簡除保舉官員例

祖宗時君臣日夕相見每吏部具缺或簡除或保舉皆

公朝傳旨行之非中官所敢專也永樂七年閏四月尚書趙珣傳奉方寫授兵部尚書今日便到任所謂簡除者此類也宣德正統間二楊用事勅方面有缺在京三品以上保舉景泰天順以來或各薦或會舉中間歸于吏部者無幾成化初有舉不當上意者乃命吏部專行之是年又有言其非政體者上命今後京堂四品以上吏部具缺朕自簡除方面照正統年間保舉人疑為中官意也吏科給事中沈瑤等題稱兩京四品以上官陞下既親簡除在外方面又各保舉則吏部所司者何宜令吏部遇京堂官員缺會同內閣推舉若方面員缺會同三品以上官保舉上命吏部通查典故以聞上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二十六

曰祖宗舊規如此御史給事中乃不欲朕舉行何耶其究治之於是廷臣不敢復言

定中書舍人陞進之格
中書舍人黃理等奏稱本朝置中書舍人紀錄給命書寫誥勅在朝廷為近侍之臣永樂宣德間皆以進士舉人為之陞權亦異比年來有由勳舊錄用者有由技術乞恩報效者猥以白丁冒居清秩名器之濫莫此為甚請自今除中書舍人一如永樂宣德間例下吏部覆奏從之仍定其陞進之格進士舉人出身者陞員外郎主事其他光祿寺署正著為令
調御史邵有良為四川蒲江知縣

時有良巡視光祿寺以光祿寺費用無經諭所司具報實數署吏遲之不報有良杖之中官回保素惡有良執法誣奏有良索報各官日用之數事涉不敬上大怒命杖之調外任

已丑五年春正月乙丑夜月犯五諸侯南第一星○任璠吳琮陳介俱謫成劉清馬傑伏誅○南京吏部右侍郎章繪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高明考察庶官奏罷九十六員命集盛手弘體勘來聞時盛弘往南京○已巳夜月入鬼宿犯積尸氣○吏部尚書李秉致仕以崔恭為吏部尚書尹昇為吏部左侍郎葉盛為吏部右侍郎
乘入吏部崔尹為侍郎不相能會星變秉同都察院考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二十七

察京官大臣自陳馬昂罷去大臣忌之是年朝覲黜退者眾又多大臣姻黨兩侍郎時時短秉於臺省於是給事中蕭彥莊劾劾秉任情行私其大罪十有三且言其蕭彥莊劾御史附已專權上令三法司會多官議聞尚書曰會六部衙門議秉銜直沽名頗側選法詔曰秉彥莊劾彥莊太子少保令致仕其所言暗結年深御史仍彥莊指實回奏彥莊以劉壁吳遠馮徽嘗建言推舉官當悉歸吏部遂以壁等三人對俱下錦衣衛獄彥莊時幼山西布政丘陵河南布政孫遇江西提學李齡俱誣枉陵亦劾許彥莊而諸御史又疏言大理卿王繫謀入吏部彭時為之內主彥莊槩姻家彥莊劾秉之疏

所授也乃命會官廷鞠彥莊坐奏事不實洛四川永寧驛水彭時不自安稱病商輅欲取衆口請用崔恭爲吏部尚書尹陳左代崔葉陸右代尹彥莊三允寧委署大寧縣事以糾罰過重爲怨家所殺州首快之

二月設國子監

總督陝西都御史項忠等奏回原地方千里水草豐茂畜牧者多而爲上達巢穴外爲比勢出沒于城隍一千戶所軍少勢孤是以滿四陸梁捍禦無策州北有西安寧城相距三百餘里虜每由此長驅宜於此添設一衛一所以振其要衝事下兵部議如其言

癸巳晚刻金星犯牛宿○丙申夜月犯木星又犯鬼宿○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二十八

葉盛毛弘奏報王恕范理金紳章綸等罪下刑部議

陸瑜覆奏章綸縱子冒籍事在革前宜行禮部改正王恕不惜名節范理行事欠謹金紳參駁失當乞宸斷調用罷黜上曰王恕范理金紳事亦在革前并有之

大學士彭時等奏衍聖公孔弘緒貪淫暴虐等罪命繫之

○閏二月己未雨霾天氣昏濛黃塵四塞是夜月犯昴宿

○興化知府岳正致仕○己卯日變白土霾四塞○葉盛

毛弘奏報章綸高明考察不公之罪置不問

禮部侍郎葉盛奏臣與給事中毛弘奉命會勘章綸高明考察不公及南京給事中王讓御史李英等劾綸不公不法事具得其實當會考之時章綸不能對衆執論

偏執已見展轉煩瀆高明亦不與章綸誠心商確以致積忿猜疑再三訐奏既而奏復之時又不與諸司掌印官僉名同進二人俱宜逮問綸所言欲留考退郎中潘孟時等三人黜見留左府經歷吳宣等十九人但考察已定恐難紛更至于讓等劾綸事亦皆不實俱下吏部議擬以聞議入上是其言章綸高明姑置不問

三月賜進士張昇等二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

擬正一真人張元吉至京擬極刑監候決

擬正一真人張元吉至京擬罪凌遲下刑部監候處決

元吉凶暴貪淫專恣不法前後殺人數多莫敢控訴有

縣學生蔡讓因巡按御史趙敵發策詢及民瘼遂以元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二十九

吉過惡條陳敵亦未敢問元吉益無忌憚爲惡滋甚其

族人張留煥赴京具奏上特命官勘實械送元吉至京

更命法司會官廷鞠元吉具服刑部尚書陸瑜等奏張

氏遠祖道陵主張玄教其言無稽天豈有師繆崇其號

子孫傳爲故事至援漢張良以爲所自出迨宋以來加

以真靜先生等號猶未有品級胡元入主中國始有封

爵三品我朝革去天師之號止稱真人延至于今子孫

爭襲致成讎隙今元吉所犯律當凌遲處死其妻子當

流其黨有當斬絞者且其先世無功於國無補於世宜

絕其廢封以扶植正教仍籍其族而徭役之無令印行

符錄以誣惑斯世并毀其府第革其所設管勾都目諸

人上如所擬監候處決。自後敢有妄稱天師印符籙者。重罪不宥。說者謂張氏之禍起於符籙禁之誠是非。但正元吉之罪實以杜惑世起亂之端。惜當時失於執論不能絕其根源。其徒奉行自若也。
贈國子監祭酒李時勉為禮部左侍郎。改謚忠文。○五月吏部尚書崔恭以母喪去。○以禮部左侍郎萬安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萬安眉州人。體貌魁碩。眉目如刻畫。外若寬恕長者。而內深刻刺骨。與同年進士李泰深相結。泰中官李永昌之猶子。永昌養以為後。累遷至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時內閣議欲用泰。推安曰。子先為之。我不患不至。故安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三十

得先入。未幾泰暴疾死。

六月癸丑朔日有食之。○以禮部尚書姚夔為吏部尚書。初李秉去商輅欲薦夔。彭時欲薦王傑。而尹旻又欲得之。相持已久。乃用崔恭。至是乃以夔代。

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張濬。陞刑部右侍郎。○秋七月己酉。曉刻木星犯軒轅大星。○八月內閣學士劉定之卒。○戶科給事中李森等請禁投獻。奏求軍民田地。令待勘區處。

戶科等科給事中李森等言。昔奉英宗勅諭。皇親多有強占軍民田地。及投獻者。悉發邊衛充軍。當時貴戚罔敢犯法。近給事中丘孜建請不許權貴奏求田地。竊

聖諭俞允。中外懼忻鼓舞。今錦衣衛帶俸指揮周政。劫聖夫人劉氏履象。給賜田地。今或又求武強武邑二縣地。共六百餘頃。劉氏又求通州武清縣地三百餘頃。陛下念及親親。不忍拒之。殊不知豁壑之欲無厭。畿內之地有限。小民賦稅衣食皆出於此。一旦奪之。何以為生。且入皇朝來百年。于茲民生日衆。安得尚有不耕不稼之閒田。名曰求討。實則強占。伏望特勅有司。仍將二家田地與民為業。今後敢有投獻奏求者。許科道劾奏。各治以重罪。則豪強畏法。小民被惠。宗社之幸也。上所

言良是。待勘報區處。

九月南京翰林脩撰羅倫致仕。○冬十月以丘濬為翰林

三十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院學士。○十一月調吏部文選郎中陳雲等為南京部屬。吏部文選郎中陳雲員外劉恒主事乙瑄。陳道為吏部其受賄放吏。刑部請逮雲等。下獄。科道官劾吏部尚書姚夔等。私縱屬官。刑部尚書陸瑜等。朋比故縱。并掌通政司事侍郎張文質。停留吏所。奏本二日。使雲等得以為計。上以雲等既下獄。夔等俱置不問。刑部以被劾涉嫌。乞調別衙門問理。改下錦衣衛鞫之。既而都察院擬罪例。贖杖還職。上命調雲等于南京部屬。其告訐吏孫慶等。遣為民。

十二月無雪

內閣彭時上疏言。自古旱災皆由下民愁苦。感動天災。

近日光祿寺買辦各城門抽分倍剋太甚而賦珎珠寶石者倍估增直規取府庫以萬民膏血充奸佞囊橐伏望懲革以惠生民

分台州黃巖地方設太平縣

庚寅六年春正月陞韓雍右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以平江伯陳銳為征蠻將軍充總兵官鎮守兩廣開府蒼梧

是年設總府於梧州府總制兩廣地方時都御史韓雍以憂去兩廣賊勢復張僉事陶曾言兩廣地勢猶一人之身今軍政分而為二以是賊入寇掠無人任其責者乞勅大臣總督兩廣如馬昂葉盛韓雍故事庶事體歸

昭代典則 卷之廿八

三十三

一巡按御史龔晟亦言宜立總府於梧州簡命大臣兼制兩廣則事統于一而責有所歸兵部亦言兩廣互為唇齒廣東藉廣西之兵力廣西藉廣東之糧儲今巡撫等官各位頗煩議論之際甲可乙否宜如舊章所請上令兵部會官議舉其人以聞乃起復右副都御史韓雍陞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韓雍奏乞終制并辭免右都御史兼總督兩廣軍務之任上曰兩廣用人方急難拘常例守制不允辭

丁亥河南地震○兵科給事中郭鏗論劾禮部尚書鄒幹等置不問

兵科給事中郭鏗奏今年正月河南布政司奏地震

而掌太常寺事李希安奏甘露降俱下禮部尚書鄒幹等即以甘露事上聞臣備位諫官適覩二事不敢不言蓋遇災異則懼心起悅休祥則驕心萌懼則修德驕則怠政故聖人不貴祥瑞春秋獨紀災異商之中宗高宗桑穀生庭雉雉鼎耳二君因巫咸祖已之言恐懼修省變災為祥故能享國長久商道益隆漢文景之時日食地震山崩川湧星變之異未易遽數二君恐懼修省年下詔勸農桑明年下詔減租稅以致民和氣應海內富安惟遇災而不知懼者然後亂亡隨之皇上踐祚于茲六載位列大臣職居典禮者正當如巫咸之告君祖已之正事鄒幹等乃以先奏地震遲留不言顧以後奏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三十三

甘露言瑞應跡其所存實懷容悅之私伏願皇上以年豐為瑞以民安為祥以賢才為寶遇災而懼聞瑞不喜仍罷幹希安二人以謝天下及禁約天下今後不許獻言祥瑞仍以地震天旱因災求言博訪政事缺失民間疾苦以次施行使天下後世知皇上不愛祥瑞不近諂諛懼災修德其為瑞應豈不大哉上曰朕未嘗以此怠於德政郭鏗安得為此言姑置之

二月晉王嫡長子奇渚奏留私自淨身二人命卽以其人送京○命刑部侍郎曾鼐等巡視浙江等省地方

吏部尚書姚夔等議陝西山西山東湖廣荆襄兩廣貴州南北直隸俱有巡撫都御史江西亦有撫民按察使

趙敬雲南多係土官衙門不必遣官惟河南四川浙江福建及直隸大名等府無巡撫官擬各堪為巡撫者奏上命曾疊往浙江原傑往河南滕昭往福建黃琛往四川宋旻往大名令召趙敬還京待缺夏時正往江西召湖廣巡撫羅篋掌南京都察院事以吳琛代之三月翰林編修陳音請擇儒臣講學降佛子法王真人位號不報

翰林編修陳音言養德之要莫先於講學講學之功莫先於好問今陛下雖間御經筵然勢分尊嚴上有所疑未嘗問下有所見不敢陳願於退朝之暇擇儒臣有學行者引至便殿有疑輒問務使聖心渙然如天開日皎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三十四

則以之正心正家正百官正萬民而億萬載太平之業基於此矣異端者正道之反害治之大者也當今號佛子法王真人者無片善寸長可立尊隆賞與濫溢伏願降其位號杜其恩賞繼今凡有建寺觀者悉置於法永為定制則妖妄絕正道明而民興行矣上曰此事累有人言俱已處置

京師雨霾晝晦陝西寧夏大風揚沙黃霧四塞○於未昏刻月犯金星○夏四月庚戌立夏雷未發陰霾四塞○命戶部尚書薛遠行視漕河○勅四川鎮守三司官節制進貢諸夷

勅曰近年各番朝貢人數過多中間多有詐冒不實不

安禮法在途生事攪擾軍民今後烏思藏地方止許照依舊規三年一次來貢其贊善聞教闡化輔教各王名下每三年各許差一百人或一百五十人俱從四川舊路入貢其國師闡師人等不許各另差人長河西董下韓胡每年每處止許五十六人或一百人來貢松茂州本處住造番僧每歲止許三十人或五十六人來朝若附近烏思藏地方一面照烏思藏例每三年許三十人來朝勅至爾等除成化六年已起送赴京外以後若遇烏思藏進貢之期務要先行各邊守關官員將番僧人等停留在官星馳申報三司各委的當官員一員親詣本處督同守關官員嚴加審問果有番王印信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三十五

番字文書是實方與辯驗每起量送五七人多不過十五人前來餘皆就彼省論回還聽候賞賜務照新定舊額不許過多所進方物辯驗明白盡數差人送至都司轉差的當人員伴送赴京其長河西董下韓胡等處每次朝貢人數方物就令各該守關官員辯驗申送三司會同審實每處量為起送人數該存留者存留如有審出詐冒之人即將該官吏提問發落今特降勅差通事齋捧前來至日即令督都司差委的當官合同齋至入番邊境土官衙門轉令選差慣曉烏思藏路徑之人齋與贊善等王令遵依勅旨而行爾等其欽承無忽五月京畿大水○巡撫河南戶部侍郎原傑請禁姦徒投

河內之利從之

以水勢瀾漫遷徙不常復舊則此於軍民隨處開墾遺
之難以給口食以保稅蓋以此而補彼也奈何
後德懷慶河南南陽汝寧五府山多水漫衛輝一府沙
壤民舍餘俱終身歸戍其王府官亦不許陰結受獻
與詞訟違者一治以法則奸猾有警而民無橫擾矣又
彰德懷慶河南南陽汝寧五府山多水漫衛輝一府沙
壤過半軍民稅糧之外僅可養生開封一府地雖平曠
然河決無時洪武間蒙恩例陰常稅外荒地許民耕種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三二六

永不超科具奏時乃創起科例致令姦民互相告訐征
歛百重民迫于勢傾家賠納請如舊例凡軍民有告訐
不起科者不聽則可免賠償之患矣戶部覆奏從之
陝西巡撫馬文升請遣主事計辦榆林糧草戶部覆令有
司俟期完納從之

陝西巡撫馬文升奏陝西三邊榆林最為要害其肅可
以堅壁清野而坐困虜寇寧夏可以恃山阻河而守禦
叛羌惟榆林河套山澤之利足以資虜又兼入境抄掠
當獲厚利是以侵犯我邊曾無虛歲及我出兵虜輒遁
去從費糧芻為今之計誠莫有過於選將練兵豐財足
食請勅該部每歲秋初遣主事一員督軍計辦糧草

竣還京務使常有十數年之積則軍民免轉輸之勞地
方無驚疑之患事下戶部議以為陝西成征稅糧及部
運銀布三百十九萬八千三百三十二石彼處歲支糧
料并銀布拆支俸糧及冬衣布花折收止用二百一十
六萬六百八十三石尚餘一百三萬一千六百四十九
石此外又有開中鹽糧之類以三年計之可足年半之
用以十年計之可足四年有餘其所不足者有司不能
依期完納耳乞移文巡撫并布按二司總督糧儲官預
計各邊所用之數酌其地里遠近量為派撥秋收征完
則足以供用不須借撥他省別行措置從之○嘗聞備
兵延綏者云歲徵稅糧年例銀兩俱發延安府收貯計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三二七

應用有餘時有知府張邦彥者給散防秋軍人尅減侵
欺數多每稱不足又別行措置嘗揭其端以達之巡撫
總制皆支辭批答不肯查理上下相蒙而邦彥亦遂資
緣通顯邊敵日滋必專差科道官以查理庶乎其可也
命襲封衍聖公孔弘泰朔望隨班朝參在監讀書一年乃
許歸

國子監丞李伸言前衍聖公孔弘緒自幼失學長狎
小以致干冒刑憲聖明念先聖裔特加寬宥並職為民
命其弟弘泰襲封然教之不豫將復蹈前轍伏望留之
京師俾隨侍班行獲觀禮制退則從遊太學親近師儒
俟其學成遣歸奉祀禮部覆奏着弘泰在監讀書一年

然後許歸朔望隨班朝參從之

命建西山六佛閣以六科言已之

上欲於西山建佛閣六科給事中言四方旱暵夏秋無收百姓嗷嗷得哺荆襄流民強梗陝西虜寇侵掠致勞宸慮分遣大臣巡視動調官兵今乃起無名之工為不急之務徒費國用有傷治體若謂建閣果有福利孰若以之賑濟餓民賞勞軍士其為福利豈不大哉上曰荒歲民饑西山佛閣其亟已之

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秋七月己卯

孝宗皇帝生於西宮

初皇妃紀氏得幸有娠萬貴妃知而恚之百方苦楚上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三十八

令紀妃稱病出居安樂堂託以痞報示非胎也而屬門官照管至是誕孝宗紀妃乳少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餌哺之護視惟謹

虜阿羅出入榆林塞以撫寧侯朱永為平虜將軍禦却之

○八月己巳廣東高雷二府地震有聲夜月犯天罇星○

浙江布政張清罷

巡撫浙江刑部侍郎曾疊奏罷布政張清清四川巴縣人宣德庚戌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官布政清恭職廉謹非客至罕御酒肉人號為青菜張以其執法太嚴又謂之板張浙俗侈靡清一敦之以節儉同僚多不堪竟致以老疾去人多惜之

九月丙子朔曉刻金星犯軒轅左角星○甲午夜金星犯左執法○己亥曉刻金星犯木星○大學士彭時等請令戶部發糴錦衣弭盜從之

大學士彭時等奏京城米價日貴一日在京蓄積之家因而閉糴以要厚利乞命戶部將官俸軍糧預放三月如又不足將東西太倉米平價發糴收貯價銀待豐年支與官軍折俸其德州倉糧亦宜量數發糴以濟河間之急此令一下庶幾人不閉糴米價可平且荒年盜起不時出沒乞命錦衣衛早加緝捕庶免貽患上嘉納之庚子曉刻金星犯左執法○命總制陝西軍務副都御史王越總兵武靖侯趙輔帥師搜河套尋還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三十九

自虜據河套邊人大擾乃勅都御史王越總關中軍務議搜河套復東勝越等奏言河套水草甘肥易於駐劄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于守禦陝西虜酋孛羅忽兒加思蘭等糾率醜類居套分掠出入數年雖嘗沮于我師然未經挫衄終不肯退近日據我河曲擾我延綏寧夏深入我平鞏固原近又覘我大同逼我萬全聞在廷咸議欲得一爵位崇重威望素著者統制諸軍往圖大舉朝廷從其議以武靖侯趙輔充總兵官總制各路軍馬搜河未幾輔以疾還搜套亦不復舉

冬十月丙午夜東方流星赤色自昴宿東北行至井宿○廣西斷藤峽殘賊夜入廣東神電衛城燒燬電白縣治○

刑部三覆奏凌遲罪人張元吉詔杖一百發肅州衛充軍
給事中毛弘等上言張元吉襲祖左道謬號天師罪重
惡極今殺人而獲生何以馭天下伏望戮之於市以昭
國法上以事既施行姑已之

冬十月毛里孩七烈忽寇陝西總兵劉聚擊却之○令國
子監監生歸籍聽取

吏科給事中程萬里言饑民流聚京師米價騰踴吏
聽選官及監生不下萬餘率多缺食故准回籍○戶科
都給事中丘弘等言近來京城內外風俗尚侈服飾僭
用無度酒食皆用簇盤民之窮困由此在京射利之徒
屠宗順等數家販賣寶石至以進獻為名或邀取官職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四十

或倍獲價利蠹國病民莫甚於此乞嚴加禁革及將宗
順等倍價賣過寶石銀兩追徵入官給發賑濟刑部尚
書陸瑜上議以為弘等所言深切時弊速宗順等數人
治罪追價利以充賑濟詔宗順等姑置不問備榜申明
禁約○管理柴炭工部侍郎王詔言惜薪等司諸項柴
炭年增一年今順天真定保定俱被災傷救以不贖焉
能應役乞勅工部行內外諸司自今合用柴炭預為減
省以節民力從之○先是彭時等請糴太倉粟時權貴
乘機多糴倉粟射利戶部侍郎陳俊請禁之凡糴惟許
升斗滿一石者閉不與饑者獲濟

辛卯七年春正月罷江南民運

初漕法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四倉交收運官分派
官軍轉運於天津通州二倉往返經年民多受累宣德
間巡撫周忱議將民運糧俱至瓜洲淮安補給腳價兌
與官軍轉運是為兌運至是議罷瓜淮兌運令官軍徑
赴江甯縣水次交兌民加過江船費視遠近有差則兌
運變為長運為一代良法

割金華蘭谿龍游遂昌四縣地設湯溪縣○二月復設
江蘇州杭州三府鈔關○丁卯曉刻月犯羅堰星○命彰
武伯楊信帥師巡邊

時北虜潛伏黃河套中歲為邊患輔臣有請與十萬之
師以楊信為總制搜勦之兵部尚書程信言河套地廣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四十一

遠無水草與師十萬則餽運者加倍自古禦戎來者拒
之去者勿追此不易之法也既而楊信亦止請三萬人
巡邊禦敵朝廷乃與信二萬人令巡邊而罷搜套之議
○平虜將軍總兵官撫寧侯朱永等以河套虜寇未退
議戰守二策其略曰今虜賊數萬在邊我軍堪戰者止
可一萬而又分散防守何以禦敵為今之計宜於京營
大同宣府寧夏陝西等處量調軍馬數萬期三月內俱
至榆林地方聽臣等調度相機審勢擣其巢穴此戰之
策也若軍馬餽餉一時未辦宜慎固封守嚴督沿邊居
民無事則分哨耕牧有警則舉號避藏仍令隄備官軍
各守城堡伺候會兵截殺此守之策也事下兵部白圭

等以馬方瘦損供餉不敷勢難進勦請命諸將慎為守

禦以圖萬全上從之

是歲大旱荆襄流民入山者九十萬人李胡子者劉千

斤餘黨也倡流民為亂忠以右都御史總督軍務遣人

持榜入山諭降即負險不服縱兵勦不赦凡遺還鄉者

四十萬人俘斬二千人編戍者萬餘人忠等復率漢達

官軍移營竹山諸處分路撫捕時流民有自洪武以來

住成家業多聽撫當差生子及孫未嘗為惡者兵刃之

加無分玉石悉草薙之死者枕藉山谷其解去湖貴充

軍者多死棄屍江許說者謂忠此役實多濫殺時有作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四二

平荆襄碑以紀大臣之功者或曰此亦墮淚碑也昔羊

祜以善政及民而民為之泣今忠虐政及民而民亦為

之泣其墮淚雖同而情則異矣

三月有星孛於天廟○割沙縣清流寧化將樂四縣地設

汀州歸化縣○增置工部屬官於直隸太平蕪湖荊州沙

市浙江杭州城南三處抽分○禮部侍郎邢讓國子祭酒

陳鑑司業張業並除名

國子監舊有會饌椒油錢鈔輸納者多後期師生不得

時給出監則委而去之致有餘積監中相循以為公用

讓前為祭酒凡造作等類一切任意為之不立案稽考

迫遷禮部鑑代其任亦循其舊給事中成實丘弘皆嘗

是掌助教事檢討葉時等許典簿王允祭其妻

下刑部請逮讓等置對詔不許讓等各上奏申辯科道

據時所奏交章劾之詔許讓等下刑部遣官覈實凡

鈔三十三萬六千五百八十八貫錢一百四十九萬九千餘

文俱無歸者刑部遂以監守自盜坐讓等論軌贖為民

典簿王允亦以倉糧受賂充軍

以山東布政雷復為禮部侍郎翰林修撰耿裕為國子

業

時侍郎祭酒司業缺員命吏部舉學行老成者各二人

於是尚書姚夔舉復與廣東布政張瑄可任禮部侍郎

養病侍郎李紹與南京祭酒王俱可任祭酒裕與修撰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四三

鄭環可任司業且言國子養賢之地風化所關祖宗立

法至嚴擇官尤慎如宋訥以碩德重望為祭酒劉松以

致仕吏部尚書署司業自是以後如胡儼陳敬宗李時

勉俱師範可遵近年人不以此官為重而居是官者亦

不知所以自重以致監規廢弛放肆無忌乞命禮部申

飭監規崇重祭酒司業俾作新風化庶於賢才治道有

賴詔更舉各二人以盡一時之選既用復裕而驛召紹

于江西召命未至而紹已卒云

加吏部尚書姚夔太子少保

是年屢有災變夔上弭災修德疏曰伏惟皇上春秋鼎

盛之日正嗣續繁衍之時奈何震位尚虛切繫人望天

與祖宗之意固自有待然臣區區愛戀之私有不能已前代遠事不敢援引切見英宗睿皇帝聖旨臨祚以來克遵祖訓以御家邦而慈懿皇太后貴如宸如以下皆有關睢之德益斯之美所以子孫眾多本支隆茂伏乞皇上修身養德感天格祖思國本之為不輕思宗社之為至重思聖體之當慎惜思聖愛之當均溥將見大宮奉職則百斯男九廟降祥本支百世實為天下大幸然此事自陛下身心上用力非求神奉佛所能致也若西山塔院勞民傷財宜在停罷阿叱哩之流或世誣民宜在斥回其餘府庫金銀綵段俱是民間膏髓不宜浪自費用內局諸作匠役未為重大勲勞不宜濫與官爵此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四

皆足以感傷和氣而召災異者也先儒真德秀有言人主修德講學則天下安民蠹草木各得其所此言誠為至論伏望皇上奮發乾剛痛自省改仍乞每日視朝之後依祖宗及英宗皇帝初年未變時故事駕御文華殿留心講筵裁決政事開誠心布公道以來善言親君子遠小人以圖治化凡一服食之所一言動之間悉依祖宗舊規如此而天意有不回災異復有降者臣甘當萬死不辭也

夏四月己卯雨土霾夜木星入太微垣留守端門○六月程信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秋七月命右都御史林聰巡撫大同○八月勅修舉預備四倉

三年間每州縣各設預備四倉所以廣儲蓄清旱澤若正令典民咸賴之此年所司因循廢弛視為虛文是以一遇饑荒民無仰給今特命爾等修舉預備之政務至爾布政司按察司各官即督同各府州縣正官原設四倉查勘有無見在糧數若干多寡除見有外原該添糧若干先儘各處在官贓罰等項錢糧支給收納及令囚犯照例納米贖罪如有不敷或於存留內借撥或於各里上中戶稅糧內米正糧一石另勸米麥共五升或有可行從宜區處如里分用糧數多原設倉厥不敷收貯亦須量為添益遇饑寒照例賑給秋成之日抵并還官如連年豐稔倉糧亦須易新勿令腐爛其看倉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四

大戶老人於附近里分僉點放實有行止之人充當不許濫設敢有不行用心看管有通同官吏挿和糠粃沙土質收虛放侵欺作弊使小民不受實惠者爾等就行拿問治以重罪其軍衛屯所原設有預備倉爾布二司掌印官一體督同衛所正官并屯田官員照例整理爾三司并府州縣衛所該管官員務要逐相督率十分用心從長區畫三年之內務臻實效不許仍前怠慢虛應故事如違許巡按御史通行糾舉應拿問者就便拿問應奏請者來奏究治爾等每遇歲終將收過倉糧數目從實奏報毋或稽遲故勅

閏九月置榆林衛○設常州府靖江縣○命工部右侍郎

李漸往浙江祭海神修江岸

是年九月風潮衝決錢塘江岸洪水沸盈自近江以至山陰會稽蕭山上虞乍浦瀝海錢清諸處民居田產皆為滄沒守臣以聞事下工部尚書王復等覆奏永樂年間浙江堤岸為潮水衝塌嘗遣官齋香祝祭江神及命大臣治水築堤以除民害乞如永樂事例上以命顯

冬十月殺江西吉安府知府許聰聰以吉安民好訟劫盜方熾且奉勅行事特嚴刑立威以禁制其下。於于獄者五十餘人又其為人矜傲藩臬官多疾之會副使夏寅提學至吉安聰屢抗拒實不堪回語按察使平倭。嗾寅奏劾其平日凶惡及侵欺官錢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四七

諸事未及勘報適南京大理寺卿夏時正巡視江西考察官員入寅等言考聰貪酷黜為民聰不服守禦千戶所將慶具以其貪酷事呈稟時正遂委平倭等執聰下獄具疏以聞巡按御史俞盡以聰與寅有隙事當究問亦具奏。上遣刑部員外郎李廷美會盡勘問還奏所勘人多病死於獄即有傷於杖者亦非挾私所致惟侵欺罪實特擬聰監守自盜律贖罪為民刑部以為宜比受賊枉法例充軍聰以被倖等構陷亦具各人姦貪不法將人命誣害等情詳辯不已。上以聰人命數多疑廷美等有所私時蓋已代還俱被逮復遣錦衣衛千戶金璋械聰至京仍命都察院會官廷鞠之乃比故勘律擬斬

命即如所擬處決刑部都給事中白昂等以未經齊錄

為請不從且命毋覆奏遂以是日夜四鼓押赴市曹斬之廷美坐勘聰事不實降湖廣衡州府通判蓋隆澧州判官寅等事俱免勘聰之死說者謂其兇暴致禍固宜但係比律不許覆奏又乘夜行刑則以司禮太監黃高納其所厚吉安人洪僧官賄譖以聰嘗箠辱其徒至以瓦擦其首流血積恨所致人不能無議云倖得召為太僕卿亦高之力也

十一月立皇子祐極為皇太子萬貴妃所產也○彗出軒轅詔曰朕以涼德祗紹鴻圖敬天勤民罔敢或怠所異臻於至治用召嘉祥乃者彗見天東光芒西指仰觀玄象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四七

祗懼實深俯自修省罔知厥咎豈朕涉道尚淺燭理未明而刑政之不善與抑用人有未當而賢否混淆與聽言有不察而是非乖舛與將用度奢侈賞賜無節妄費府庫之財與營繕頻繁徵科無藝致傷軍民之心與有一於此悉朕之過方圖齋沐告天改過修德以消變異而爾文武羣臣皆居官食祿以輔朕者何不痛自修省與其有背公徇私怠廢政事宜速改勵修庶政以匡朕之不逮凡時政得失生民利病有可張弛興革者爾文武大臣并科道公同會議停當以聞務在切實可行庶幾君臣上下同心協德盡交修之道則人心悅而天意回矣勉之懼之○內閣彭時上疏言德政之要三罷佛

事二謹命令三請退朝之暇延接大臣面議政事兼問
軍民休戚訪人材賢否察治體風俗得失四重官賞節
刑獄五聽受直言六戒勵有司奮厲事功七清理三營
草場減退豪勢在田嚴有司培尅之禁○時廷臣陳言
皆謂君臣懸隔不通請常召內閣大臣面議機政彭
亦對司禮監官言莫謂上不得見雖諸老太監亦不得
見以是內臣難於讚拒乃約一二日間上御文華殿召
見眾先生但初見時情未決洽不宜多言姑俟再見可
說時等諾之至期將入復約如初既見時言天變可畏
上曰已知卿等宜盡心辦事時又言昨御史建言減京
官皂隸與俸文職尚可武官不免怨望急須傳旨仍舊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四十六

以慰安之上曰卿即傳旨與該部萬安遞呼萬歲三箇
遂同叩頭命光祿寺賜酒飯而退自後再不召見諸太
監乃謂人曰常言不召見及見無一奇謀至論止呼萬
歲四方因傳為口實曰萬歲閣老云蓋中官初懼有所
言戒約至再後喜無所言反見譏誚然先是御史建言
欲減京官皂隸俸皆承太監黃高風旨欲以此難京官
不虞武職恟恟憾欲刺言者一時莫能解救及此召見
得旨戶兵二部遂請裁處卒如舊不減人情始大安而
言者亦自相慶

命吏部右侍郎葉盛行視河套
時北虜入河套議增兵設險或請大舉搜套驅虜出河

河築城堡抵東勝從民耕守其中勅盛往議方略
上言搜河套復東勝不可輕議惟增兵守險可為遠圖
宜令守臣剷削邊牆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
以助守便上從之

十二月皇太子薨諡曰悼○命刑部侍郎王恕總理河道
恕上開河事宜曰臣看得徐州一帶河道南臨大江北
抵長淮別無泉源止藉高郵邵白等湖所積雨水接濟
湖面雖與河面相等而河身比之湖身頗高每遇乾旱
湖水消耗則河水輒為之淺澁不能行舟若將河身濬
深三尺則湖水自來河水自深雖遇乾旱亦不阻船前
頃河道自南至北四百五十餘里中間除深澗不用挑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四十九

濬外其淺窄可挑濬去處尚有二百餘里約用九萬餘
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十萬八
千餘石捲埽打壩共用椿木一萬六千餘根草二十餘
萬束及看得高郵湖自杭家嘴至張家灣南北三十餘
里俱係磚砌隄岸每遇西風大作波濤洶湧損壞船隻
失落錢糧人命不可勝計況前項堤岸之外地勢頗低
若再濬深三尺澗一十二丈起土以為外隄就將內隄
原有減水閘三座改作通水橋洞接引湖水於內行舟
仍於外隄造減水閘三座以節水利雖遇風濤亦無前
患若興此役約用一萬三千餘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
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一萬五千六百餘石合用築隄

椿木五萬四千餘根。草二十七萬餘束。造減水閘。并改
造通水橋洞。約用椿木。磚石等料。并工價銀二百餘兩。
又看得揚州灣頭鎮。迤東河道。內通通泰等五州縣。二
千戶所。富安等二十四鹽場。其間有魚鹽柴草之利。在
前河道疏通之時。二千戶所運糧船隻。俱在本所脩
容商引鹽。裝至儀真。每引船錢。不過用銀四五分。揚州
柴草每束。止賣銅錢二三文。近年以來。河道淤淺。不
挑撈。加以天旱雨少。河水乾斷。舟楫不通。魚鹽柴米等
項。俱用旱車裝載。二所運糧船隻。不得回還。本所牛車
脚費柴米價高。以致客商失陷本錢。軍民不得聊生。前
項河道。自灣頭起。至通州白浦止。三百四十餘里。俱用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五十一

挑濶八丈。深三尺。約用八萬五千六百餘人。六十工可
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十萬二千七百九十
餘石。再看得雷公上下塘。句城塘。陳公塘。俱係漢唐以
來古蹟。各有放水減水閘。年久坍塌。遺址見在。通年
以來。止是打造土壩。攔水。隨修隨塌。不能蓄積水利。若
每塘修造板閘一座。減水閘二座。濼則減水不致衝決。
塘岸旱則放水。得以接濟運河。以上四塘。共造放水板
閘四座。減水閘八座。除舊有磚石外。約用磚石椿木等
項。價直并匠作工價銀二千餘兩。臣雖無識。詢之于眾。
咸謂若將以上三件河道。依前整理。庶幾舟楫疏通。永
無淺阻風濤之患。而為往來軍民無窮之便也。

丁丑夜彗星北行。橫掃太極垣。郎位星。○已卯夜彗星光
芒東西。竟天。自十一日北行。二十八度餘。犯天槍尾掃北
斗三。公太陽。○上以星變。避正殿。徹樂。○丙戌立春昏刻。
彗星犯天河星。○諭德謝一夔。上言五事。斥之。
一夔。上言彗星之變。災異至大。謹陳五事。一曰正宮開
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三曰開言路。以決壅
蔽。四曰慎刑獄。以廣好生。五曰謹要費。以足財用。忠懇
懇切。多人所難言者。上怒。斥之。

昭代典則

卷之十八

五十二

左都御史李賓。請禁官司科罰從之。
左都御史李賓等奏。在外官司。聽斷軍民詞訟。動輒罰
人財物。始則警寄官庫。以欺人。終則通同庫役。以入己。
至有假立文簿。虛作支銷者。昔唐臣陸贄有言。建官立
國。所以養人。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今舍法而重罰。既非
心所以養人。罰物以為私。又非所以資國。使不通行禁革。
則貪風愈盛。未流之弊。不可勝言矣。今後官司。於軍民
詞訟。悉依律問擬。或復科罰。宜治其罪。庶無為下民之
害從之。

昭代典則卷之十九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

吳郡陸翀之族

金陵周曰校刊行

憲宗純皇帝

壬辰八年春正月戊戌夜月犯軒轅左角星○致仕南京

吏部尚書魏驥卒十八年九○癸酉曉刻月犯金星○二月

甲申曉刻金星犯辰壘壁陣東五星○勅吏部右侍郎

葉盛詣陝西會議邊務

兵部尚書白圭上言虜性桀黠宜勅王越等俟盛至日

即調甘涼莊浪蘭縣官軍防守要害必須明年二月大

卷之十九

舉搜套廢收一勞永逸之功請先用軍夫五萬擺堡運

糧計可足半年之費然後選集精兵十萬簡命文武重

臣充總督總兵每兵一萬坐營統領者各一人所須馱

馬鹿角榨軍器之類俱宜預備期以十二月啟行上曰

其令盛與越等計議以聞○總督軍務都御史王越上

言延綏罷遣戍卒近以兵部遣官來議方畧仍令雷駐

朔州孤山諸處但今虜退日久邊境稍寧且士卒衣裳

盡壞馬馱過半請如前罷遣休息臣與所遣官俱暫還

上曰邊境既稍寧其即移文諭越令與葉盛還京

三月賜進士吳寬等二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陞陝

西左布政使余子俊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延綏自正統中命都督王禎鎮守榆林未城也禎始城

榆林及十八寨尚未衛也成化七年置衛八年余子俊

廣榆林城增三十六營堡子俊請盡釐陝中人有伍籍

詭落者及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實榆林衛又

擇俊子弟教之讀書請建學立官師為弟子員俗多

地不圃藝子俊又教之樹蔬果開界石外地與屯田歲

得糧數萬石自是榆林始為重鎮東渡河連大同西接

寧夏子俊又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

之中延慶為內地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外至正統

初渡河犯近邊始於沿邊立界石創營堡築墩臺天順

以來虜知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窺伺惟延慶一帶

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為鄉導遂知

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禦反

在其外臣以為莫若於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為邊牆

立此若堡况舊界石一帶多高山斗崖依山形隨山勢或

剷削或累築或挑塹綿引相接為邊牆便報可於是東

起清水營紫城砦西至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

三里間為對角敵臺崖若連北不絕空處築塔如新月

狀以偵敵避射凡為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有九小

墩七十有八大墩十有五兩月成○按白圭搜套之策

王越沮尼不行而余子俊修築邊牆之說先後相踵費

財何止百萬而浮沙易傾邊牆實未嘗有惟剷削設險

之法庶幾可行耳。邊臣屢以築墻為請。朝廷屢發帑金。釐載相繼。至今並無一人敢言邊墻虛費者。此誠不知其何謂也。夫秦築長城。今且平漫矣。而謂浮沙可以築邊也哉。自非躬履其地者。固難與言也。

自二月至千夏四月。京畿不雨。運河水涸。○兵科給事中梁璟上言。荆襄討賊。濫殺不聽。

兵科給事中梁璟等言。頃者荆襄盜起。皇上命項忠往總軍務。諭令因及非辜。後賊首王彪就擒。盜亦漸息。宜令附籍者聽其生業。未附籍者斟酌驅遣。忠偏聽榜討張寬御史劉絜。總兵李震等。貪利要功。所過州縣。見在附籍者。不論久近。一槩逐之。又縱兵驅逼。畧無紀律。以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三

致冤聲震天。肝腦塗地。比之夷狄。侵擾慘酷過之。遇者彗出。早傷未必非忠等所致。且寬以奸邪小人。簡侍親藩。惟便身圖。絜貪婪素著。一善無聞。忠為所誘。伏願陛下察之。眾論斷自聖心。正忠等濫殺之罪。以釋神人之怒。以紓萬姓之冤。上曰。荆襄流民為患。中外皆以為慮。今忠等奉命去。除已畢。若等所言。未免出於偏見。不聽。○項忠上疏辨誣。且乞致仕。不允。忠奏。雖辨說者謂流民一百五十餘萬。遣回何所。謫戍并家屬幾六萬人。能生存者幾何。槩以古人征伐。要在平定。安輯之言。難乎免於公論矣。

秋七月丙午。陝西隴州大風。雨雹。有如牛者。五州之北山。

三日。裂成溝。長半里。○修隆善寺。陞工匠三千人。為文思院。副使為碑官。為尚寶司少卿。

工科都給事中王詔等言。陛下紹承鴻業。于茲九載。頻年天變於上。而星好示見。地變於下。而江海泛溢。或炎夏霜降。或平地阜出。或猛虎食人。或雨雹傷稼。夷狄侵邊。師久暴露。加以水旱相仍。瘟疫流行。軍民疾苦。日甚一日。於此汰冗官。去冗食。以節國用。以救凶荒。猶且緩不及事。乃因寺成。碑完。而濫陞官爵。如此。彼西征北伐。捐軀殞命之人。將何以酬之。方修寺之初。臣等失於論諫。固已獲罪於陛下。不容於清議矣。於此而又不言。如祖宗設官之意。何。伏望斷自宸衷。追寢前命。則名器不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四

濫國體斯正矣。不允。

陸瑜致仕。以王綏為刑部尚書。

先是錦衣指揮門達。怙寵作威。有弘農衛卒。誣指揮李彬謀反。事下達鞫之。達銀鍊灰狀已具。及會審。瑜獨明其寃。達怒。語侵瑜。瑜曰。法司所執者。祖宗之法。吾何枉人以滅族之罪耶。達請瑜欲出。反者上不聽。止誅彬。而免其妻子。達尋敗。言者欲置之死。李賢訪於瑜。瑜曰。達典制獄。任情輕重。不可謂無罪。然視馬順輩。則有間矣。達卒。得不死。其平恕寬厚如此。至是以疾謝歸。

鴻臚序班魏完。以其父驥辭葬。上聞從之。

鴻臚序班魏完。奏先臣驥。以正月卒。千家臨終。語臣母。

曰我卽成朝廷賜葬必須辭免又以手書遺臣死後慎勿以葬事累鄉里今者皇上念先朝老臣特加優卹而臣於先臣遺命不忍棄違故敢昧死以請章下禮部言辭葬固魏驥之誠心賜葬乃朝廷之盛典惟上裁處上曰朝廷恤典爲盡忠者之勸今驥臨終遺言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覽之良用惻然重違其志特從之

廣寇平涼臨鞏巡撫都御史馬文升擊敗之

時追虜至于黑水口擒其平章鐵烈孫斬首功二百尋命總制陝西軍務

八月哈密人殺忠順王孛羅帖木兒王母努濫答力理國事○九月虜寇常州至于固原好水川巡撫都御史馬文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五

升擊敗之

時馬文升檄召諸路兵按伏湯洋嶺虜至遇伏驚遁盡奪輜重擒斬二百餘級因改其嶺曰得勝坡

十一月癸丑曉刻木星犯鈞鈴

癸巳九年春正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姚夔卒以尹旻爲吏部尚書進葉盛爲吏部左侍郎改陳俊吏部右侍郎

初外議每擬王槩代姚夔爲吏部而內閣商輅亦衙尹旻諷姚夔屬意於王旻聞之恨百方經營至是姚沒適商

內閣以妻喪在告旻乃叩太監殷勤勿俟商出羣遂引東廠刺事常太監入奏謂外議人望皆歸於旻遂諭內

閣擬旨內閣彭時謂崔恭在南京亦可取來司禮諸太

監曰只舉在此者彭乃擬旻陞冢宰

命梓宋儒朱熹通鑑綱目以傳

勅儒臣校訂宋儒朱熹通鑑綱目命刻梓以傳編修鐸上言曰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於

不能推之於治因勸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爲一君之徒好上嘉納之

三月北直隸山東民饑相食命各巡撫賑濟之○夏四月辛酉朔日有食之○遣禮部侍郎劉吉祭告東嶽東鎮東

海之神總理河道刑部侍郎王恕奏去年自京師直抵揚州南北三千餘里水旱災傷今歲雨雪少降狂風彌月土乾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六

麥稿民不聊生迺三月初四日山東地方忽暗黑如夜乞詔廷臣講究恤患之策并祭告各處山川之神上曰

山東旣災重民艱須行實惠今年秋糧盡與蠲免仍遣禮部左侍郎劉吉往祭告東嶽泰山東鎮沂山及東海

之神以祈雨澤

五月進內閣商輅戶部尚書高安禮部尚書○起致仕禮部右侍郎倪謙翰林侍讀學士錢溥于南京管事

六科給事中唐仁等十三道御史羅明等劾奏溥謙擢自先朝累承異寵不顧清議污壞名節過蒙釋其罪愆

遣歸田里待之已厚而乃營求起用乞俾溥等仍舊致仕庶得始終保全上批答曰朕念錢溥倪謙往勞時起

用之所言不惟。

六月直隸河間府蝗廣平順德大名真定保定及河南懷慶府大雨水○延綏徙鎮榆林○秋七月南京兵部尚書程信致仕○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往甘肅討復哈密城

哈密既為土魯番速檀阿力所併累求救援兵部言哈密實西域諸夷咽喉之地若棄而不救竊恐赤斤蒙古罕東曲先安定苦峪沙州等衛亦為土魯番所脅則我邊之藩離盡削而甘肅之患方殷設使河套之虜不退關中供億愈難繼矣上命集廷臣議會昌侯孫繼宗等謂宜及今賊勢未盛遣使勅赤斤蒙古罕東等衛諭以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七

大義俾知唇亡齒寒之勢且速檀阿力今亦遣使進貢因賜之勅使悔過自新庶可以散其姦謀縱哈密不能自存亦足以堅各衛內嚮之志因舉文等習知夷性宜委以使命乃勅文等往

八月少詹事兼學士柯潛卒

潛字孟時福建莆田人景泰辛未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歷陞前職奉神峻整言動謹餘人皆以公輔望之是年居母憂值祭酒員缺上以潛剛方特起用以獻士論潛疏乞終制謂親喪可短則所以事君者可知上覽疏許之因久居苦塊患左足風痺而寒熱繼作遂卒九月賜永平府伯夷叔齊廟額令有司春秋致祭

九月永平知府王璽奏伯夷叔齊廟在永平境內洪武中有司春秋致祭景泰中始廢今臣已重建請賜廟額祝文上特賜額曰清節命詞臣撰祭文令有司仍春秋致祭

命左都御史王越率兵捕虜於河套尋還掌院事越以右副都巡撫大同歷陞左副都右都左都御史是年復出延綏搜套搗巢斬虜首二百八十加太子少保還掌院事

逮給事中韓文等於文華殿考訊尋釋之工科給事中韓文與梁璟王詔等劾王越邀功啟釁列其罪狀薦故吏部尚書李秉兵部尚書王竑語頗涉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八

兩宮上怒逮至文華殿考訊之王詔頓首曰臣等愚觸忌諱犬馬之誠實惟為國上怒解尋釋之士魯番速檀阿力掠哈密王母以去命高陽伯李文通政劉文討之弗克

是月土魯番速檀阿力欲以哈密掠赤斤諸夷王母不從虜王母金印去遺番離散王母外孫都督把他木兒子罕慎避居苦峪其奸狡者陰附阿力伺我塞下遣高陽伯李文通政劉文討阿力調罕東赤斤番兵數千駐苦峪不敢進阿力遂輕中國文等謬言不見土魯番遂還王母金印竟為阿力所留益侵我城郭諸夷冬十月虜寇廣寧○帝閱列侯諸將于西苑以英國公張

懋掌中府事提督五軍營○十一月以王恕為南京戶部侍郎○命大學士彭時等纂修宋元綱目

十一月上諭大學士彭時編纂宋元綱目時因奏翰林春坊等官劉羽王獻彭華揚守陳尹直黎淳謝一夔鄭環劉健汪諧羅璟程敏政陸簡林滄分為七館編纂明年丘濬丁憂起復令同編纂再加一館為八館云

十二月命暫停徵馬

時兵部言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水旱民間馬宜停徵上曰馬政固國家急務但歲歉民貧救死不贍彼彼得此將安用焉兵部議是南直隸等處凡災傷地皆暫停之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九

刑部主事張鼎上言西北邊事宜

刑部主事張鼎上疏言臣生長陝西比見邊務日殷水旱繼作謹陳事宜以備採擇其一曰陝西八府三邊腹裏俱有鎮守總兵巡撫都御史等官不相統一遇事各為可否有警不相援救宜推文武兼濟者一人總制三邊副將以下悉聽調遣則事體歸一其二曰頃年軍法不行為將者縱賊殺掠出入自由後有失機宜從律例科斷其三曰今官軍對敵固有克捷蓋由腹裏官軍素係怯弱惟土兵驍勇而邊將多侵奪其功故多畏避宜立法刁募特加優卹有功不得隱蔽則土丘効勇而鄉導可得矣其四曰今邊將上下相蒙互為欺罔遇虜入

寇閉門不出或有失機多歸罪於下邊得解弛日甚一日古之為將者與士卒同甘苦而今之為將者每以供饋勞人於千里之外宜禁絕之又余子俊議徒殺德鎮城于榆林又築邊牆千二百里值邊境災荒軍民役死者萬計墻亦旋傾虜竟入套

甲午十年春正月北直隸提學御史閻禹錫上言順天應天鄉試事宜

北直隸提學閻禹錫奏順天應天鄉試舊制以御史二人監試宜令預於十日前入院庶詳察事端以祛積弊其同考試官宜令所司擇文學優長素行端介者毋狗勢要干請搜檢守號宜用在外都司官軍母之京營之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十

人庶革其傳遞夾帶之弊至於校文須主考官詳慎將同考官落卷并一二三場通行檢閱務得積學之士不許懶慢推托且兩京主考係侍從格心之臣若引嫌畏避即內不足者隨當罷黜試錄就刻舉子文字不許主考代作以妨校閱詔從之

二月罷支運為改運

是年議准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先與軍船名為改兌○陸鏡漕河圖考曰禹貢冀州夾石碣石入於河兗州浮於濟漯達於河青州浮於汶達於濟徐州浮於淮泗達於河山東漕運其昉于茲乎秦將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懸即邪負海之卿

輸北河漢高祖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歲不過數萬石
至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城朔方轉漕甚遠而
山東或被其勞矣宋初都汴京東之粟歷漕濟及鄆入
伍丈渠至京師真宗時京東分廣濟河由定陶至徐州
入清河歷呂梁灘積之險至理宗時於環城作斗門以
過支流益泗漕以餉邊軍而漕渠開矣元初開濟州泗
州至新開河由大清利津諸河入海既而海口沙壅復
從東河陸輓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新河以通海道
勞費不貲少有成効伯顏始創海運與濟州並行未幾
又用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抵臨清引汶絕漕
直屬漕御名會通河夫汶州自古東北入海以致力導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十一

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自元人始然河渠淺澁舟不
負重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能廢也國
朝初給餉遼東海運如故末樂徙都于北亦嘗行之尚
書宋禮等復濬會通河於是漕利通而海運罷膠萊故
道亦遂埋廢夫河漕誠利矣然泉源壅塞有疏濬之勞
堰閘蓄洩有供役之繁徐呂洪流之泛溢淮揚襟喉之
扼塞意外之患有不可不防者海運豈可不講耶是故
漕河者萬世之通利也海運者備不虞之變也膠萊故
道者翼河運以成功也皆不可廢也大下之事居常者
必慮變擇利者必思害輕重緩急達乎其勢而已矣獨
漕政為然哉

三月吏部侍郎葉盛卒○起致仕右都御史林聰掌南都
察院事

先是為都察院者務制十三道遇事規避無所言以悅
權倖士論殊不直之及聰掌院事諸御史時有所彈劾
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鈐其屬聰曰已既不言而又過
人使不言非聰所能也

夏四月調南京禮部主事林孟和為陝西慶陽府判
時孟和言本部右侍郎倪謙與法徇私市恩鈞譽臣堅
以理法執請謙姑為信從而心寔斷恨伏望調臣別用
或罷歸田里貶竄荒域仍居前職實非臣所願也詔孟
和以屬官不知大體毀辱大臣可調邊方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十二

駙馬都尉馬誠請錄其兄誥為國子監生許之
駙馬都尉馬誠乞錄其兄誥為國子監生詔許之後不
為例都給諫霍貴等言國學乃首善之地教化之原惟
科貢之士及大臣恩蔭子弟得肄其中馬誥身非科貢
父非大臣而馬誠為乞恩入監祖宗以來未聞弟為駙
馬而兄得錄用者也誠之狎恩蠹政誥之負錄求進俱
當論罪詔既准入監姑已之

秋七月刑部尚書王槩卒改項忠為刑部尚書○八月以
周洪謨為國子祭酒○九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冬十月
加思蘭大掠莊浪寧靜至于鞏昌平涼滿魯都寇宣府
○太常少卿童軒掌欽天監事○十一月致仕兵部尚書

孫原貞卒○十二月以翰林編修李東陽程敏政為侍講
○罷湖廣寶慶等府縣淘金

時內費日侈帑金漸乏乃命寶慶等府武陵等縣開原
額金場淘前以進巡撫等官命所屬十二縣開二十一
場歲役民夫五十五萬有奇而武陵之民傷於蛇虎死
於大水者無算僅得金三十五兩巡撫等官奏乞益
少徒害生民請有司取贓罰銀易金應用從之

提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韓雍致仕

雍開府梧州承制專決盡法繩下不貸大吏以故謫議
遂起鎮守內臣黃沁忌雍束縛不得肆族人上書誣雍
上為遣使即訊雍乃引疾乞歸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十三

李孜省為禮部侍郎掌通政司事

孜省時受密命訪察百官賢否得書小帖以所賜圖書
封進其寵眷至此

乙未十一年春正月賜立故御史伍驥都指揮丁泉祠于

上杭縣命有司春秋祀之以天順間也○二月詔閉河南宜

陽等衛銀洞

先是兵科給事中郭鏗言河南各縣多有銀礦乞開煎
以備邊用有司勘報言銀洞在山谷中道路險阻礦脉
微細所得不多徒費民力遂命封閉至是戶部尚書楊
鼎又言內府及邊儲缺用乞復開煎勘報如前上命仍
封閉之

癸卯曉刻月犯牛宿大皇○三月賜進士謝遷等二百九
十七人及第出身有差○少保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
士彭時卒

時端慎嚴密外和內剛立朝三十年未嘗不在公公退
未嘗語子姓以政事卒謚文憲世稱彭文憲之貞朴非
若李文達之多智云

夏四月析河南汝州地置寶豐縣固始地置南城縣○進
商輅文淵閣大學士以吏部侍郎劉翊禮部侍郎劉吉並
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命欽天監所占天象會本封進
欽天監五官靈臺郎劉伸奏自洪武以來凡天象有變
本臺官輒自具奏不用本監印信至正統間監正彭得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十四

清等始變舊制且本監官俱故陰陽官子孫係專門之

學所奏天象據舊書以為占候今掌監事太常少卿董
幹出自科目以天象隱匿不奏又所奏多增損舊書不
以實對上宥之命所占天象仍會本封進

乙卯昏刻月犯明堂中星○己未辰時金星晝見于巳○

命究團營虛冒之弊

兵部奏自景泰初年立團營之後迄今僅踰二紀稽其
軍籍已減七萬五千七百有奇而支糧餉如故良由總
兵等官因襲作弊若不嚴加追究非徒糧餉虛費抑恐
兵政日弛上命究理之

五月皇妃紀氏徙居永壽宮○文武大臣請立皇太子

悼恭太子薨內庭漸傳西宮有一皇子已六歲矣太監張敏厚結萬貴妃主官太監段英乘間言之萬貴妃驚云何獨不令我知遂具服進賀厚賜紀氏擇吉日召皇子入昭德宮次日徙紀氏於永壽宮中外臣僚喜俱交弁張敏令人諭內閣請立皇太子吏禮二部遂具奏會文武堂上官名以英國公爲首奏進御批覽奏具悉卿等忠愛但儲貳事重姑俟皇子年齡稍長行之時衆意欲請皇子與母同處庶脫虎口則恐相激未敢商輅因獨對上疏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昭德宮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百官萬民皆謂貴妃賢哲近代無比但外議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十五

得見揆之人情事體誠爲未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令貴妃撫育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遂母子之至情愜朝野之公論於是禮部百奉手勅曰朕皇子年已六歲未有名禮部會同翰林院具擬來聞內閣擬樞楷蔡集四字以進皆不用復諭再擬乃定

六月皇妃紀氏薨

紀妃有疾上命太監黃賜張敏將院使方賢治中具衡往治萬貴妃即請以黃袍賜之俾得生見次日病少間不復令人診視至六月二十八日薨是日天色皆赤一時城中傳言病卒之故紛紛不一蓋不能無疑云

乙酉卯刻日生左右珥重暈背氣皆赤青色鮮明○兵部尚書白圭卒改項忠爲兵部尚書以董方爲刑部尚書○秋七月朶顏等三衛夷請開馬市不許○八月命濬舊通惠河○設陝西榆林鎮番二衛儒學○九月丁未朔日有食之○選進士楊茂元等二十人于刑部問刑刑部尚書董方等言本部專理刑名非得通曉律例者無以稱欽恤之意乞依正統間例選諸司辦事進士同本部見任官問刑待半年後主事有缺以可用者敘補詔從其議

冬十月命國子監科貢納粟兩途監生分序撥歷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十六

粟入監者一千五百餘人率多幼穉而撥歷反在臣先乞從宜處置必在學曾爲廩膳者方可與臣等相蒸撥歷於是納粟監生亦奏以爲臣等皆出自學校有曾經科舉者朝廷以邊儲缺用下輸粟入監之例初不以長少年齒論也俱下禮部議科貢乃祖宗舊典納粟實一時權宜况納粟送監其復班之日多在科貢者入監之先若仍緣舊規以次取撥是使納粟者得以遂捷取之願而科貢者不能無淹困之嗟宜勅國子監於此兩途酌其多寡分序撥歷議上從之

十一月立皇長子祐樞爲皇太子○十二月尊郝戾王爲恭仁康定景皇帝

上嘗召見大學士商輅從容議及邸王監國時事言景泰有社稷功當復帝號左右聞者皆泣上亦泣遂下詔上尊諡

丙申十二年春正月辛亥南京地震有聲○改南京戶部右侍郎王恕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

時雲南鎮守太監錢能名下跟隨指揮郭景帶件戎達公差入京謀領勅諭前去交趾交趾道從廣西景回雲南見錢能能圖安南寶石尋令百戶蔣雄等護送景弁達等在道臨安蒙自至交趾見王行五拜三叩頭禮交趾王送景等銀扇茄南等貨隨辦方物遣使何宣等欲同景等從兩廣入京進貢景欲還報錢能詐稱尚齋駕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十七

帖雲南取討禽鳥藥材若是進貢就同從雲南去較之兩廣尤近交趾依遣同行至蓮花灘景等詐脫身先報蒙自縣時守邊千戶等執非安南貢道阻不容進何宣等堅執必從雲南經過於是沿邊一帶及腹裏寧州通海等處軍民驚駭流徙躲避錢能乃同總兵三司差官撫諭何宣等始還錢能仍差郭景戎達盧安蘇本楊能遍歷干崖南甸蠻莫孟密隴川芒市潞江各處外夷地方誅求寶物郭景強取孟密頭目混黎第三妾許為討冠帶開衙門管事孟密屬木邦宣慰管轄木邦衙門設自洪武永樂年間降與金牌信符者也孟密以郭景許設衙門遂與兵殺木邦宣慰多不問及其男罕標法多

活法奪其地方木邦告急怒至聞之劄行僉事方進設法捕獲郭景景訴皆錢公收拾異樣物件我聽使之人敢不依從景遂懼罪投井戎達等對欵承伏恕具疏參奏太監錢能以帷幄腹心之臣而陰結外國之君誣上行私不義孰甚并郭景等合拿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為後世事君而有二心及生事邊陲擾害夷方者之戒○太監錢能又差指揮姜和散官吳源勇士錢總百戶劉安及義勇錢伍絡繹灣甸州需索金銀不計其數土知州景拙法病故男求承襲土民承應不起俱迯移別地田土拋荒請給榜文安撫恕又具疏仰惟我太祖高皇帝統馭天下慮恐大小官員軍民人等假托公差為名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十八

前往外夷衙門生事擾害需索財物致生邊患故降勅諭金牌信符及勘合底簿關防詐偽以盡撫綏之道立法甚嚴是以臣民遵守不敢違犯夷人得以安生莫不慕義向化恪修職貢自太監錢能至雲南侮慢自賢罔遵聖訓不時差人前去外夷衙門假公營私需索攪擾失夷人心職貢因之以缺合無差官將錢能各犯拏解到京查金牌信符勅諭事例治以重罪則法令昭明而奸頑知所警懼恩信不失而遠人自然悅服矣
亂加思蘭寇宣府○命副都御史原傑經畧鄖陽○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南京陰霾蔽日○以翰林編修陳音為侍講○加內閣商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萬安戶部尚

書○三月改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朱英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都御史朱英奏廣西徭僮屢服屢叛無有已時然彼亦人類尚可善化臣與鎮守等官會議將撫治勸誘之方揭榜曉諭有願去逆效順者即定為編戶復其徭賦三年或家業未成願還本貫者聽時則有荔浦縣立山鄉賊首李公主令其子扶寶率眾四十來詣軍門告稱本山乃古蒙州之立山縣請復立為州縣見有眾數萬俱願歸順臣因行三司勘處分守柳慶等處參政袁愷復招出馬平等縣徭僮五百二十八人參議謝綬招出蒼梧等縣徭僮一千七百九十八人副使范鏞等亦招出陽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十一

朔等縣徭僮陸續報官其餘未順者諒皆漸可招徠俟其編戶具籍復奏而處之疏下兵部尚書頌忠等言兵等能下順民情施恩布信令出未及數旬歸順幾及萬數宜賜勅獎之

夏四月御史薛為學請勅文武大臣及科道官詳議兵備御史薛為學等言近者虜酋滿都魯自稱可汗加思蘭亦自稱大師逆謀已著一旦大舉入寇倉卒之間難於制馭况今災異屢見南京地震陰霾榆林天鳴如砲流星隕於城中有聲大抵皆兵象也乞勅在廷文武大臣及科道等詳議兵備若不先時而慮患至而後圖之不日將才難得則曰軍士不足不日器械不備則曰糧

餉不給失機貽患可勝道故工命所司詳議以聞五月設大同左雲川衛大同右玉林衛天城鎮虜衛陽和高山衛四儒學○六月通惠河成

自都城東大通橋至張家灣潭河口凡六十里以翰林修撰劉健為右諭德○王恕陞右都御史仍巡撫雲南

鎮守大監錢能銜劾奏誣稱御用大監錢義傳旨分付進貢禽鳥順差指揮郭景昇買寶石及得黃鸚哥一架僉事方進提取郭景昇計令身死將寶石抄送巡撫王都御史處驗封遺有黃鸚哥合差指揮熊誌送赴王都御史轉進又稱王都御史不容當職在邊鎮守仰都布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十二

按三司轉行巡撫作急奏聞將年例所貢之物盡行董去將當職發遣施行三司以其言具呈恕復上疏曰臣思錢能故為此言將以中臣雖朝廷明見萬里必不為其所惑然下情戰慄豈能自己故不得不昧死言之且錢能任雲南通年假以地方為名差官盧安蘇本等前去外夷孟容等處求索金銀寶石擾害夷人所得之物十分為率錢能與盧安等先剋落八九分止有一二分進貢郭景收買寶石等項銀兩皆是取諸夷人錢能恐怕郭景到官說出真情就差人齎帖子及令人寫簡帖報知郭景得方便處自討分曉因此郭景投水身死今却平空造此浮浪之言臣再思向者學士商輅嘗言却

貢獻無非為蒼生為社稷計也陛下慨然允其所奏者亦無非為蒼生為社稷計也夫何詔旨已頒行於天下而錢能不為意公然以進貢為名差人前去夷方索要寶石禽鳥等件方命擾人莫此為甚臣聞漢時鳳巢於樹野鵲變色識者以為不祥夫鸚本綠羽而今黃其羽豈非所謂野鵲變色之類不知錢能何取於此遣人遠涉徼外擾害取之將以進獻不知朝廷何少乎此亦不知朝廷無此何所損有此何所益乎抑不知錢能何忍故違目前詔旨而必欲進乎萬一朝廷納之何以使天下臣民之無疑乎臣愚以謂此物誠不宜受况雲南數年以來盜賊竊發地方不寧若禽鳥若金燈籠寶石屏風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二十一

等項之貢絡繹不絕行居騷然近來少息人心稍寧若又容進此物豈止前數事而已其弊蓋有不可勝言者臣又聞不寶遠物則遠人格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即今外夷久缺朝貢之禮交人漸有不服之心此正朝廷及外內臣隣無怠無荒之日豈宜設耳目之玩忽不虞之戒伏望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今日守成之不易明降詔旨痛却錢能此貢仍通行各處守備鎮守內外官員一應花草禽鳥寶石玩好物件一切禁止不許貢獻願陛下留心聖學專意政事未為華夷之主天下幸甚○時王恕奏太監錢能指揮盧安等都察院覆奉聖旨是各差的當官去務要勘問明白干碍錢能

奏來處置遂命刑部郎中鍾蕃錦衣百戶朱鑑領浙省意公文至雲南提取事犯盧安等方在鞫問忽有雲南中衛百戶汪清自京師復齎白駕帖與鍾郎中宋百戶蓋錢能交遞內侍詐圖輕脫也恕復上疏曰臣伏見五府六部都察院行移天下諸司公文及給批差官各處公幹或提取犯人皆於所在官司比號相同然後行事又聞駕帖下各衙門則用司禮監印信該科掛號皇城各門俱打照出關防印字皆所以防詐偽也今聞齎來駕帖既無該監印信該科字號又無各門關防此臣之所以不能無疑也臣所疑者無他只為事體不一何則事體一則人皆尊信而無疑事體不一非惟起人之疑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二十一

且使投間抵隙者得以行其詐而濟其私設若有駕帖內有賜死重事而無印信可驗其人將死乎將不於乎果出於上意而不死則違君命而罪愈重若非上意而灰之未免含冤於地下由是言之駕帖之出誠不可無印信臣以疎遠孤踪劾奏多手可執之權要何啻履虎狼之尾捺虺蛇之首真可謂不知量者也但前項事情非臣私家之事干係地方之安危生民之休戚國體之輕重人心之向背且如昔者交趾守鎮非人因而失陷地方騰衝一夫啟釁以致麓賊反叛費無限之錢糧傷無限之生靈至今無老少言之莫不疾首感額酸鼻流涕今日錢能所為之事殆有甚焉將來之禍誠不可測

朝廷縱無按問之文部屬縱無訴告之詞臣巡抚其地風聞其事亦當為陛下言之况交通外國之事兵部見行臣與御史甄希賢會問攬擾夷不之事木邦等處節有緬書告訴臣是以不得不從實上聞豈敢容私意於其間哉夫居其位則思其官乃臣之分也黨權要而苟利祿臣則不忍為也有此情愴干冒天威

秋七月癸卯皇第二子生母曰袁○北城兵馬吏目文會上言荆襄處流民事宜

北城兵馬吏目文會上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宣德間有流民鄒百川楊繼保等聚眾為惡正統間民人胡忠等開懇荒田始入版籍編成里甲成化年來石和尚吳千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三

斤李胡子相繼作亂遣大臣撫治而處置失宜終未安輯今河南歲歉民飢入山就食者勢不容已敢保無後日之患謹修陳處流民三事其一荆襄之地土地肥饒皆可耕種遠年入籍流民可給還田土收籍管業其新附籍領種田土編成里甲量加存郵欲回原籍者聽其發充軍逃回者就編本處衛所其二流民潛處出沒不常乞選府州縣正官及軍衛守禦文武皆得其人則流民自安其三荆襄上流為吳楚要害道路多通必於總隘處所添設府衛州縣立為保甲通貨賄以足其衣食立學校以厚其風俗則其民日趨於善矣都察院是其議請移文撫治都御史原傑斟酌處置從之

秋七月命兵部右侍郎馬文升整飭遼東軍務尋還京時滿都魯亂加思蘭聲勢甚大警報殊急乃以兵部右侍郎馬文升整飭遼東兵備以防之文升抵遼東繕城堡利甲兵練軍士選精壯虜人覘之有備遂不復發○馬文升奏遼東地方三面受敵故兵分三路以備外侮廣寧為中路開原遼陽為東路前屯寧遠錦義為西路遇有警急彼此應援切見遼東之西一百六十里廣寧迄東二百里有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水結則人馬可行易於應援或遇水開賊先據之我兵雖有渡船不能猝濟彼此勢孤誤事非小正統二十四年虜犯廣寧遣兵據此已有明驗今請造大船十數橫列河中下聯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三

鐵索上加木板以為浮橋西岸豎大木為柱總繫其纜遣兵護守以便往來設或有警則東西聲勢相連不至誤事從之
命宋儒朱熹十世孫燉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祀事○京師有黑青○妖人李子龍伏誅
成化丙申秋七月初旬京師黑青見時坊巷細民家男女夜多露宿忽有一物負黑氣一片而未或自戶牖入雖密室亦無不有至則人昏迷或手足或頭臉或腹背被傷出黃水醒始覺傷亦不甚痛數日遍城警擾暮夜各持刀張燈自防凡有黑氣來輒鳴金擊鼓以逐之此怪初起於城西北人莫敢言及各城皆有被傷者始各

訴於兵馬司巡城御史拘審有驗乃具以聞止云不知被何物所傷然多有見者云黑而小金睛修尾狀類犬狸蓋不啻二十餘枚燕旬始息○成化丙申秋一妾男子本姓侯名得權保定易州民幼名立柱兒為狼山廣壽寺僧更名明果稍長游方至河南少林寺遇術士江朝推其命當極貴又遇道人出道真傳與妖書有云陝西長安縣曲江村金盆李家有母孕十四月生男子龍有紅光滿室白蛇盤繞之異得權聞其說遂更名子龍蓄髮往來真定間交結不逞之徒又有術士黑山者批其命有若遇猴雞鳳凰交之語得權謂與江朝所言符信之又遇道士方守真引至京寓軍匠楊道仙家因與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三五

內使鮑石羽林衛百戶朱廣等往還情稔皆為所誑乃會經潛住太監韋舍外宅鮑石等皆謂此人不凡咸尊敬之引雜宦豎入內登萬歲山上殿中憩息御床上而莫之禁久而執蓋司扇諸宦侍不得志者皆伴禮為佛叩頭傍坐頗有非分之冀舍妻以義子之女處以正寢隣有識者竊議從來中貴不敬外人何獨過禮此人族刺事旗校日伺察之旗校竄三人其中亦以投禮為名漸聞約束以八月二十五日當往真定府舉事即白于太監黃賜賜遂請搜捕果獲其所造黃絹袍翼善冠等物舍被逮至錦衣獄遂殞絕或疑黨類鳩之以滅口其執蓋司扇諸宦侍見舍灰皆不輸情惟子龍尤甘心就

灰自謂享用過分備述所歷內外皆人所不能到都憲李賓王越等恐有所污礙呵止之節畧招詞具揭帖與賜斟酌數四乃進賜亦懼禍處决子龍等俱如律而諸宦侍止發南京爭軍而已

八月降刑部主事鄧存德為山東寧海州同知僧錄司右善世道堅盜賣度牒有發其事者下刑部主事鄧存德鞫實請于尚書董方治之方比道堅欲緩其事存德奏聞方上言存德率意妄為詔存德道堅俱下獄存德許奏方黨比道堅上以存德屬官違例具奏發吏部降調道堅釋放刑科給事中雷澤等上言當罪道堅而宥存德不從存德竟降山東寧海州同知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三六

大學士商輅奏停內廷齋醮從之
大學士商輅等奏祖宗創為郊祀歲一舉行極為慎重迺者傳聞皇上又於官北建祠奉祀玉皇取郊祀所用服器樂舞之具依式製造并新編樂章命內臣習之欲於道家所言神降之日舉行祀事臣等竊詳皇上為此無非欲為母后祝釐為生民祈福但稽之古禮未協昔傳說之告高宗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况天者至尊無對事之之禮宜簡不宜煩可敬不可瀆今乃別立玉皇之祠祀并用南郊之禮樂則是一月之間連行三祭未免人心懈怠誠意不專皇上為天子之子其於事天之禮豈可不斟酌典故致有憾毫

謹伏望將內廷一應齋醮悉宜停止。勿致齋瀆。庶幾天心。昭鑒。可以變災為祥矣。疏入。上命拆其祠祭器。等件。送庫收貯。

蔣州總兵馮宗。疏請法司問發軍徒充兵。及招集逃軍等事。下兵部議。

馮宗奏。比者兵部以孛顏三衛與北虜交通。行令整飭兵備。以戒不虞。蓋孛顏北虜。往往由喜峯口入貢。熟知我邊虛實。尤為可慮。蔣州沿邊關堡官軍。舊額二萬。一千八百餘人。今逃者已踰三千。無可調補。乞行法司問擬。請改因徒量充。三五百人。及雲南兩廣逃避軍役者。潛住境內。容招集收用。且喜峯口。羅文谷。黃崖口。劉家口。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二十七

石門子。一片石。桃林口等關。俱係通寇要路。官軍防守不周。欲選所屬軍衛有司。合餘民壯。編伍教練。遇冬協守。春深放免。事下兵部。言。請以囚徒。宜行令法司。區處就近收附。遠方逃伍軍丁。例已禁止。曩者巡撫都御史。閻本。嘗奏允四方軍民人等。願投軍自効者。聽令收役。宜移文宗等會議。如例舉行。其合餘民壯。俟邊情有急。斟酌選用從之。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賓。上言。車戰事宜。命已之。

左都御史李賓。言古者多用戰車。取勝。乞製偏箱車五百輛。鹿角柵五百具。相參而用。每小車一輛。柵一具。共用十人。通用五千人。行則為方陣。止則為方營。乞命所

司會臣計造。并選閱精兵五千為用。命內臣并文武大臣各一人。統領教練。俟警調用。更諭令各邊。俱如式製造。以備戰守。事下兵部。尚書項忠。言。陝西諸邊。收蓄兵車數千輛。日久無用。俱已毀廢。今賓復及此。但今宿將邊臣。彼此異見。如以車為不可用。稽之於古。如莽然。使魏而太武。北征騎十萬。車十五萬。輜遂造。大漠奈然。怖懼不敢南向。突厥寇唐。而太宗遣諸將出戰。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為方陣。屢見大捷。以此觀之。是車決可用也。如以車為可用。唐房琯效春秋戰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行至陳濤斜。被賊縱火焚車。人馬大亂。官軍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二十八

成。亾四萬。宋神宗時。契丹入寇。取兩河軍民為備。沈括以為車行。日不過三十里。若彼雨雪。跬步難進。以此論之。是車未必可用也。今將士終歲操習。自來樂到今。止於馬步相參。教閱騎射。不習車戰。恐一旦。嗚其所素習。強其所不能。臨陣應用。違悞非便。乞如賓言。遣御史及工部官。督工如式。先署車十輛。柵十具。送赴教場。仍令賓會同內外官。驗其規制。何以施行。如虜輕騎剽掠。何以分布。追之。阨險。邀避。何以乘危禦之。開闔。奇正之妙。推挽。進退之法。宏綱大畧。俱要講明。俟車製成。日以閱至。是車成。兵部以請命。賓及忠等。請教場會三大營內。外掌兵官。如擬分兵列陣。以驗之。既試。忠等覆奏。謂所

造車榨若兩軍對壘之際用以守城安營可以禦矢石防衝突若追遂奔北登高致遠履險涉危恐非所宜宜行工部以漸成造付教場操習若制有宜損益者仍聽臣等會總兵等官酌量上曰既登高涉險不便其已之士魯番速檀阿力遣使赤兒米即入貢

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宋有文等奏土魯番速檀阿力復遣其使赤兒米即等入貢且致書鎮守總兵等官飭其攻滅哈密之罪謂王母已死城郭人民與金印俱在須朝廷遣使往諭之即獻納然虜性狡獪實無還意其赤兒米即等宜令赴京撫慰遣還事下兵部言速檀阿力最爾小夷誇詐無悛屢遣使臣游說構亂宜先究招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二十九

其使然後徐與問罪之師以彰興滅之義但自古中國之馭夷狄視如禽獸不足與較况哈密夷衆流亡之餘存者無幾縱使得其城池及印猝難興復宜暫用羈縻之術以俟可乘之機乞行甘肅鎮守總兵巡撫等官拘集土魯番前後所遣使者曉諭之謂赤兒米即欺誑無信朝廷念爾小國之臣曲加涵貸免解京量加犒勞遣人護送出境仍倍加謹飭以戒不虞詔可既而禮部復言宜俯順夷情許其入貢而限其名數不許過多復有旨每十人內許一人來貢

九月撫治荆襄右副都御史原傑上議處地方事宜從之初河南巡撫張瑄請於荆襄南陽添官總理於信陽添

設守備都指揮於光州添設守禦千戶所兵部以為不可行詔令傑會官審處至是傑言信陽固始等州縣南抵蕪黃西接荆襄東連鳳陽霍丘等處山勢綿亘河流四達盜易出沒且鳳陽陳州等處近皆被災流民載道盜入霍丘劫掠帑藏執縛縣官民庶騷擾誠宜思慮預防今兵部既云光州不可置折則汝寧所屬信陽等一十三州縣宜令二司巡守官各選譏察兵牌人等令修器械馬匹選委所屬州縣佐貳首領官一員督之不得累以他役致妨緝捕又信陽州地方軍民雜處奸盜尤衆宜調守備南陽河南都指揮等官俾得專禦盜賊禁治銀洞又商城縣南接六安州二百餘里四野曠漫而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三十

金剛臺巡檢司乃在縣北今宜遷置縣南馬頭山使便於巡邏詔如議行之

冬十月辛巳京師地震○析廣東海陽縣地置饒平縣○南京禮部左侍郎章綸致仕○刑部右侍郎林鶴卒○十一月鑄哈密衛印給都督罕慎以舊印給上○陞撫治荆襄右副都御史原傑為右都御史賜之璽書○十二月傳旨陞南京禮部侍郎倪謙為本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錢溥為南京吏部左侍郎國子祭酒周洪謨為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設鄖陽府及湖廣行都司陞巡按御史吳宏為大理右少卿提督鄖襄等府軍民事

荆襄流民自未樂宣德以來言者每以為憂至是都御

史原傑徧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宣上德意延問流民父老皆忻然願附籍為良民傑於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潘臬合謀會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與開曠田畝令其開墾以供賦役建置郡縣以統治之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縣割鄖津之地置鄖西縣割漢中洵陽之地置白河縣又陞西安之商縣為商州而析其地為商南縣又析唐縣南陽汝州之地為桐栢南名伊陽三縣使流寓土著參錯以居又即鄖縣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房上津六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衛于鄖陽以為保障之計經畫既定乃上言謂民猶水也水性之就下猶民之秉彜而好德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三十一

也曩脇從之黨豈皆盜耶設若置立州縣簡任賢能輕徭薄賦先以羈縻其心佩犢帶牛漸以化成其俗則荆榛疆土入貢於版籍之間反側蒼生安枕於閭閻之下撫安之策莫良於此因薦鄧州知州吳達為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才以充復慮新設郡縣漫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德優裕堪代已任總治三省上悉從之擢道宏為大理少卿撫治三省入府州縣遂帖然安堵論者皆頌原傑之功云○勅吳道宏曰今新設湖廣行都司鄖陽府并荊州襄陽河南南陽陝西漢中西安七府所屬州縣與鄖陽接壤四十餘處地上廣闊山川深險先年各處流民已該都御史等官審勘其應附籍編入版

籍者已令爾提督典牧之官用心撫禁但近年山東河南荒歉又恐饑民潛來趁食嘯聚為盜勢所必有雖有三省撫巡等官平時會議往返勤經月餘若一旦有事何以克濟守土等官合詞來聞特陞爾前職仍與鄖陽府住劄專一往來前項地方巡察奸貪撫安人民整飭兵備區畫糧儲提督各該司府撫治流民官員修理城池禁防盜賊作興學校清理刑獄使編籍居民各安生業仍時常省諭軍民人等不許收藏應禁之書及捏造妖言冒干刑憲罪及身家事有應與分守太監革責會議者須公同計議而行不許偏執候事倘遇草寇生發即便公同量議所部官軍民快上緊撲滅毋或坐視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三十一

致賊滋漫地方其有應與各該鎮守巡撫等官會議者須從公議行凡所司府軍衛有司官員人等有犯應拿問者究治如律應奏聞者奏聞區處爾受茲重託尤須持廉秉公正已率下務使軍民得所地方寧靜斯為爾能不許輕率處事垂方致民嗟怨有壞地方罪有所歸爾其勉之慎之故諭
耿裕陞刑部右侍郎○命巡撫延綏副都御史余子俊履鎮陝西
丁酉十三年春正月增先師遶豆樂舞之數
一祭酒周洪謨請改大成至聖為神聖廣運加服袞冕十
二邊豆舞八佾又言古者鳴球琴瑟堂上之樂笙鏞祝

敵堂下之樂。而于羽舞於兩階。今于羽居上而樂器居下。宜正如禮下禮官議尚書鄒幹言正統十二年御史請加封孔子英宗不允。今考聖神廣運乃伯夷贊堯之詞。不若大成至聖本於孟子中庸無可擬議。洪武中建南京太學。廟用神聖。當時祭酒訥碑文曰。像不土繪。夷習乃革。今廟塑像徒仍元舊。不忍撤毀。故有冕旒原非國典。遂豆侑舞之數。祖宗品式具在。不敢輒議。惟侑數居下。宜令太常考正。上從之。洪謨又請。臣比言孔子封號冕服。遂豆侑舞等事。禮部尚書鄒幹以謚號器數之加否。不足為孔子輕重。請仍舊為宜。臣竊以孔子自唐開元封為文宣王。被以袞冕樂用宮懸。當時袞冕雖通昭代典則。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三十一

于上下。而宮懸者。天子之樂也。樂既用。天子之宮懸。服必用。天子之袞冕。是唐之奉孔子。已用天子禮樂矣。宋承五代衰敝之制。至徽宗始加冕為十二旒。元時孔子廟貌徧於天下。而被以天子袞冕。聖朝因之。則孔子服冕。已用天子之禮。侑舞止。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禮。則禮為僭。乞勅廷臣計議。增遂豆為十二。侑數為八。則侑舞與冕服相稱。禮明樂備。補前代缺畧之典。備聖明尊崇之制。上曰。尊崇孔子。乃朝廷盛典。宜從所言。其遂豆侑舞俱如數。增用仍通行天下。悉遵此制。

道西殿

成化丙申秋。逆賊李子龍伏誅後。上自銳意欲知外事。顧近侍太監汪直。年少便黠。乃命選錦衣官校善刺事者百餘人。另置廠於靈濟宮前。號西廠。以別東廠也。縱之出入。分命各校。廣刺督責。大政小事。方言俚語。悉采以聞。時福建都指揮楊暉。以毆人。命蒙刑部錦衣官。勘提暉。逃匿京師。其姊夫董中書。與託錦衣百戶韋英。營解適英。正欲從汪刺事。而無由。即潛報汪。謂暉東楊少師之魯孫。家資巨萬。造惡百端。嘗納生人于棺。合置諸火。今事露。乃挾黃白數千兩。來京賄求內外。將欲招納亡命。下海謀不軌。汪甚喜。星夜馳至韋家。酣酒發官校。掩捕暉等。就韋舍鞫之。發廠監禁。搜得一單。擬送各昭代典則。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三十四

當道士宜商閣老及三法司堂上。與司禮黃陳二太監。皆與焉。明且汪入奏。出追所挾黃白。暉與備嘗刑具。如所謂。毬者。錦衣極酷之刑。每上。毬遍身。骨節俱離。寸許汗下。如雨。幾必復放。如是者三。妄供寄在其叔武選主事。仕偉。遽令數校。徑往兵部。梓縛而來。拷掠如暉。又令當駕數十人。圍守仕偉等。方黎明。數校突入室。一妾以身捍門。妻倉皇攬衣起。及四五妾婢。并獲至廠。汪畧加訊責。仍命押回。追搜囊笈。傾罄。榜笞。拷掠。晝夜苦楚。責追不已。哀號徹天。過者流涕。三日。暉死於獄中。汪召御史相驗。則罰跪數刻。乃什。而司禮太監亦畏汪。詆毀。避。憚莫敢齟齬。遂遣錢太監同英。馳往問時。勘提官已。

械暴父致仕指揮泰等北來英途中輒具本進奏勸提
官受賄回護俱坐謫罷及至華家盡沒貨財人口赴京
往還所過鴟張虎噬有司賄贖狼籍送迎旁午又搜得
畢每歲賄結巡按御史及在京當道簿籍揚言面奏聞
者心驚魄喪及抵京英欲持以挾賂已而自敗人痛快
之泰至死於獄人口悉發寧家惟二女婦以逃歸外所
續獲解至乃發浣衣局

分遣給事中御史查盤邊糧○二月減寧王奠培樂安王
奠豐祿米

初樂安王奏寧王慘酷貪淫不軌等事命太監羅祥駙
馬石璟刑部侍郎杜銘錦衣指揮趙璟往勘多實至是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三五

仍命皇親文武羣臣議擬各罪上曰寧王所為不法本
當削爵降為庶人但念宗支始從寬典革去祿米一半
樂安王所奏重情不實有乖倫紀革祿米三之一仍下
勅切責及書報各王知之

浙江山陰縣地湧血高尺餘○閏二月壬子夜月犯進賢
星○夏四月進商輅謹身殿大學士萬安太子少保劉珪
戶部尚書劉吉禮部尚書○改都察院右都御史原傑為
南京兵部尚書

吏部以南道御史任英等建言會推南京兵部正官乃
擬侍郎滕昭翁世資名上皆不從特命傑時傑方撫治
荆襄事竣回任都御史王越忌其來密通內閣學士劉

珣沮之珣違眾議力主其事遂有是命

汪直今韋瑛執太醫院左通政方賢院判蔣宗武俱下西
廠獄○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剛使安南還刑部郎中
武清廣西勘事還浙江布政劉福起復至京聽選汪直並
今韋瑛執繫西廠獄○御史黃本雲南貴州清軍刷卷還
汪直今韋瑛搜得象笏一執送錦衣衛問為民○五月罷
西廠

時汪直開西廠羅織數起大獄臣民恐悚商輅上疏言
近日伺察太煩政令太急刑網太密人情疑畏洵洵不
安蓋緣委聽斷於汪直一人而直又寄耳目於羣小如
韋瑛王英輩因條直十罪其一曰舊設行事人員專一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三六

緝訪謀反妖言強盜人命及盜倉庫錢糧等項大事今
西廠專却搜尋細故凡街市鬧殿罵詈爭雞縱犬及一
時躲避不及者或捶楚或煩賣聖聽置于重法以致在
城軍民驚惶不安其二曰職官有犯緝訪得出請旨拿
送經該衙門問招明白有罪者奏請發落供明者請旨
還職係是定制今聞西廠將廣西勘事郎中武清自通
州聽選方面官劉福自啟家俱拿到廠監禁數日報又
釋放且武清係五品官劉福係正三品官擅拿擅放恣
意所為紊亂朝政莫大於此其三曰官員犯罪追賊者
法司自有成規今西廠自擅封兵部武選門以後遇官
員有犯正身未曾問招先將本家門封閉或寅夜越牆

進入搜檢財物或將命婦剃去衣服用刑辱打被害之家有同抄劄以致各衙門大小官員驚惶不安若從此不止日後或有奸人強盜假名害人者真偽何由而辨其四曰京營管軍頭目俱係朝廷託以重寄之人其公私勤惰朝廷自有賞罰今聞西廠不論有無事情一榮令人跟緝鈴束以致各懷危疑不安其五曰各處鎮守總兵等官乃一方安危所係既被選用當任之無疑待之從厚其或有事不得不差人體訪事畢即已今聞西廠各處差人采聽事情彼其聞知寧不慮恐患及退縮自保誤事非輕其六曰各布政司多有王府所在今西廠差校尉分投去彼行事不但官驚疑各王府亦未免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三十一

自危事生不測天順年間曾差校尉各處行事皇上即位之初革去後三四年尚有假充校尉詐錢害人者此明驗也不可不懲其七曰河南係兩京各處錢糧貨物經由之路要在通行不宜阻滯今聞西廠官校分布沿河一帶遇有船到即加盤問有公差官員被其搜檢以致往來客商軍民人等聞風驚疑有未起程停止不來有在中途寄放回還者似此貨物不通將來京師公私費用何以仰給抑恐奸盜假此搜船劫人卒難禁止其八曰朝廷威福不可下移自立西廠之後太監汪直每日出入跟隨之人數多但遇官員人等無不喝令下馬雖大臣亦謹迴避如兵部尚書項忠當早朝鼓響伺候

之間汪直令校尉就左掖門下呼項忠不得朝罷被校尉擁逼而去其欺凌大臣如此至如法司郎中御史等官每遇吊查文卷俱要親賚赴廠竟日伺候不得一見又如東西兩長安門牌上用黃紙帖寫太監汪傳奉聖旨不書其名滿朝官員見者無不驚駭其九曰百戶韋瑛係無籍小人累投勢要不肯容留從征僥倖得陞前職黃緣投西廠行事之後發人事情言多失實又引進譎詐小人王英結為心腹專一訐人陰私以固信任凡前項拿人放人擅封門戶搜檢家財凌辱婦女驚動人心紊亂朝政等項俱係二人所為其十日曰臣等訐此等事情非惟與事體相關又與天道災異相關何也去歲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三十一

七月以後妖物出自西北連城傷人當時人言必有應驗及妖怪方息遂立西廠驚駭人心一如妖物傷人之時以此觀之天道預先示戒不可不慮今太監汪直年幼未諳世事止憑韋瑛等主使呈報中間固有一二似為禁革奸弊奈非祖宗舊制所革未多其失人心則已甚矣中外騷然安保其無意外不測之變若不早為除革一旦禍興卒難消弭伏望皇上斷自宸衷革去西廠罷黜汪直間住以全其身將韋瑛王英拿問以正其罪疏入上怒曰一內豎輒危天下乎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輅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守備一日不可缺

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易置直不黜國家安得不危恩昨舌退奏上上立命去西廠

兵部尚書項忠除名

汪直掌西廠時一日司馬項忠遇諸途既過始覺追回下與謝過汪不為禮既辱項於朝復尋事遣校卒直上部堂辭色甚厲項亦不之禮王越垂涎代項復毀短之汪以是銜項日拾撥之危甚初商輅會同閣上疏請罷西廠王越早朝遇劉珣劉吉越曰汪直行事儘公道如黃賜專權納賂非直誰能去之且商萬二公在任久是非多故有所忌憚二公入閣幾日况直又扶持何為亦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三十九

論列乎珣曰不然吾等言事為朝廷非為身謀也設使汪直行事皆公道朝廷署公卿大夫欲何為天下後世謂此為何等時邪越無以應項亦約諸堂上疏汪過惡冢宰尹旻不從項遂具草詞意剴切令郎中姚璧持詣諸堂上僉名而送稿於尹俾收以自別尹即潛報汪直會商輅疏上上令直回理司設監事汪泣奏此外臣意實內臣黃賜陳祖生二人所嫉且中黃賜以他事遂攔賜祖生於東華門外不容進見調出南京時有千戶吳綬者先在楚軍撓法項忠逐之營求從直書辦頗通文移詞翰直信任之得授錦衣衛副千戶西廠雖罷上有時密召直察外間動靜直因以吳綬能文事封進遂命

綬於鎮撫司問刑直銜忠囑東廠官校發江西都指揮劉江與指揮黃賓事謂賓求于兄太監黃賜囑忠并武選郎中姚璧得由京銜陞江西都司事下都察院給事中鄭鏜御史馮璫附直交論忠違法上命三法司錦衣衛會訊于庭吳綬乘構項忠欲置死地忠廷辯慷慨不少屈眾知直意無敢違者獄成竟革忠職為民姚璧降調壁為先尚書姚夔之子尹旻素與夔不合遂擬調壁廣西思明府同知居數年以病歸卒

六月南京兵部尚書原傑卒○御史戴縉請復西廠御史戴縉言近年以來災變薦臻伏蒙皇上諭兩京人臣同加修省未聞大臣進何賢才退何不肖亦未聞羣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四十一

臣輩河宿弊進何謀猷惟太監汪直緝捕楊善等之姦高崇王應奎等之貪奏釋馮徽等冤抑之囚禁裏河害人之弊是皆允合公論足以服人而警眾奈其部下官校韋瑛等張皇行事大臣奏蒙俞允即將西廠革罷伏望推誠任人及時修政上悅其言命所司議行之時西廠方革人心稍安縉九年考滿不遷以西廠雖革汪直猶幸乃假災異建言頌直功德以覬倖進先以奏草示直然後上之於是直復開西廠詞察益苛人不堪命勢焰薰灼天下聞而畏之其禍端實肇於縉

陞御史戴縉為尚寶司少卿縉欲都御史及是命下悻悻不樂

大學士商輅加少保致仕進萬安文淵閣大學士

先是董璵為楊畢送金帶一腰於輅輅即峻斥不容入

門汪直因以誣輅有司禮大監至內閣議他事輅因自

白曰輅縱貪濫豈肯受前輩先生家物乎語得轉達有

旨安慰然心不自安同列又從旁切擠之輅遂請老加

少保致仕輅去萬安遂為首相

戶部尚書薛遠刑部尚書董方左都御史李賓並致仕以

王越為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

時王越等一二大臣首附汪直諸大臣因之相引結納

有異已者嗾御史馮璫等排之許各自陳於是董方薛

遠李賓相繼而去馮璫陞大理寺丞以其首為鷹犬也

地代典則 卷之十九

四十一

山東左布政使陳鉞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鉞至遼東凡備禦都指揮等官輒逮于理既至罰馬俾

復蒞戎政各官輸罰馬價皆剝諸軍士不復顧忌馬文

升防胡遠京以十五事上陳因請禁巡撫官罰馬於軍

職遂與鉞有隙

以翁資世為戶部尚書改南京右都御史林聰為刑部尚

書召巡撫陝西右都御史余子俊為兵部尚書○京師兩

錢○秋八月陞吏部侍郎陳俊為南京戶部尚書○是年

令京官十年一考察○滿魯都札加思蘭遣使貢馬

滿魯都札加思蘭遣桶哈阿忽刺千七百五十人貢馬

駝五千當是時虜中相猜札加思蘭女妻滿魯都欲代

滿魯都為可汗恐眾不已服又欲殺滿魯都而立幹亦
來為可汗滿魯都知之索幹赤來札加思蘭匿不與遂
相讎殺

冬十一月浙江杭州大雷雨虹見

巡按浙江御史侶鍾言按月令八月雷始收聲二月雷

乃發聲今十一月初旬一陽始生正閉藏之時而乃雷

電交作虹霓出見皆為非時乞加修省事下禮部覆奏

近年抗湖等府旱澇相仍今又值此災變不可不預為

警備宜移文巡按及都布按三司等官痛加修省伸冤

抑捕強橫撫恤軍民操練士馬從之

命會試多取副榜舉人選用教官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四十一

御史胡璘奏近年以來天下儒學教官率多歲貢監生

其言語文章不足以為人師範乞今後會試多取副榜

舉人選用庶教官得人而人材可成事下禮部覆奏師

儒之職賢材攸係宜如璘言

江左陸翀之全校

昭代典則卷之二十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訂正
金陵周曰校刊行

憲宗純皇帝

戊戌十四年春正月考察天下朝覲官福建右布政鍾清
浙江按察使劉鈺江西按察使趙敵以不謹閒住

鍾清劉鈺趙敵時以清慎正直為中外所聞權奸忌陷
俱列不謹君子惜之故特書云

二月皇太子出閣講學

皇太子出閣詔簡儒臣為東宮官時有東宮內官單吉

昭代典則卷之二十

識大體通書史輔導東宮大學中庸論語諸書皆口授

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

發察軍務以至宦者專權國語弊悉直言之曰吾老

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東宮皇莊

五單吉備言其不當受曰天下山川皆主所有何以莊

為徒勞民傷財為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東宮出講必
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講官云先生吃茶局承張
端不以為然單吉曰導師重傳禮當如此

疾歸○四川按察副使彭韶陞廣東左布政使○致仕南
京翰林修撰羅倫卒○夏四月建州夷叛寇遼東○五月
免徵遼東藥材二年

遼東都司歲貢人參三百斤五味子一百五十斤連年
貢未至巡撫都御史陳鉞奏藥草產于鳳凰山發陽等
處距遼東四五百里密邇虜巢時被侵掠不得採取乞
暫停免俟事寧之日採辦如例從之

以尚寶司少卿戴縉為右僉都御史協管院事○汪直奏
請武舉設科鄉會殿試如進士例下兵部議

兵部尚書余子俊議上武舉科條時太監汪直用事欲
以建白為名吳綬為撰草奏請武舉設科鄉會殿試悉

昭代典則卷之二十

如進士恩例下兵部集議於是子俊會文武大臣暨科

道官議上武舉科條大畧鄉試以九月會試以三月初

場試箭二場試論判語三場試策殿試以四月一日賜

武舉及第出身有差恩榮次第錄名勒碑亦如進士科

制內閣竊計汪直所奏出吳綬所撰祖宗設科取士文
武自是不同然沮之必有禍及奏上票旨武舉重事未
易即行命兵部移文天下教養數年俟有成效巡按提
學等官具奏處置

六月設廣東肇慶府恩平縣○貴州總兵吳經請征普定
等處蠻賊不許
貴州普定等處蠻賊劫掠總兵官都督吳經等欲大發

湖廣雲南兵擊之。兵書余子俊以經乃吳綬之兄。畏勢欲往其奏。上曰。兵凶戰危。豈可輕動。蠻夷有患。在防禦有術。若大發兵。恐首惡未得。徒傷無辜。况貴州山菁茂密。縱使兵至。豈能得志乎。其勅巡撫都御史陳儼相度事情。緩急。應否。調兵征勦。奏來處置。

秋七月。兵部右侍郎馬文升撫建州夷。尋還京。

先是海西兀者前衛都指揮散赤哈。上番書言開原驗放夷人管指揮。受其珍珠豹皮。兵部移文遼東守臣勘之。管指揮者懼。乃因本衛都督產察繫散赤哈。散赤哈聞之。深怨產察。聲言聚眾犯邊。邊將報守臣。乃譯番書招散赤哈來。廣寧面折。散赤哈遂率所部十數餘人欲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五十一

由撫順關進赴廣寧。時參將周俊等守開原。恐散赤哈至。則真情畢露。乃遣使馳報廣寧守臣。說云。海西人素不由撫順關進。恐熟知此道。啓他日患。守臣不虞其詐也。即召其使速阻之。時散赤哈已入關。聞之大怒。折箭誓恨。復歸至撫順所。備禦都指揮羅維。知事不協。給酒食慰遣。出關時。建州三衛女直亦有執誅董山之怒。而全藉海西之勢。緣此遂留散赤哈於建。共來犯邊。勢漸猖熾。守臣以聞。乃招土兵大征建州。而出榜示衆。徒張虛勢。實皆顧戀私家。不趨遼陽。三衛遂得糾合海西人數千。於十四年正月乘虛入境。大掠鳳集諸堡。報至廣寧。巡撫陳鉞懼。始赴遼陽。而寇出已久矣。獨近邊土著

虜人也。價格等十八人家。皆有使入貢。未還。恐誤羅兵禍。及拘留其使。乃走撫順所。報訴云。犯邊者皆海西人。陳鉞與分守遼陽副總兵韓斌。意在撲勦夷人以掩罪。遂皆收繫。潘陽衛乃乘夜率諸軍。襲各寨。屠之。訖無所掠。人畜而精壯者。間亦脫去。暨回。遂捶死也。價格于獄。乃以搗巢之捷聞。時太監汪直者。勢焰方熾。惑於通事王英。謂往撫可邀大功。上命司禮監出駕帖。太監懷恩以直年少喜功。於本年三月初四日。同太監覃昌等七人至內閣。傳宣兵部尚書余子俊。侍郎張鵬。馬文升。比至。僉言。彼既有使入貢。却又屠其家。今若之何。可以彌息。或言宜以大官酬之。文升曰。官不足以釋其忿。且宋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四

以李繼遷為京官。遂至西夏之患。懷恩曰。然則遣大臣同大通事往撫之。衆皆曰。諾。及宣至大內。懷恩傳旨。建州夷人被大軍征勦。恐懷疑懼。着兵部侍郎馬文升。大。通事詹升。前去撫安。已而王英即行。汪直深以為恨。文升疾馳。追及入貢夷使重陽等。於中途。四月初五日。抵撫順所。先縱重陽左右一二。歸諭其衆。使知朝廷意。乃遂有十數人來見。即諭以前意。遣歸。尋召各衛酋長聽宣。聖書。由是羣衆皆至。而被屠之家數百人。悉訴其方遣使入貢。無犯邊狀。而冒受殺戮。又果無劫掠人畜可証。今雖仰荷朝廷招安。實難於度日。文升承諾。各以牛布給慰之。且令其酋長赴京。適微聞海西雖來。聽撫猶

思寇掠始歸乃於東寧衛訪嘗為建州經歷識字熟文直趙安以招降為名陰探於渠魁十刺各所果有海西兵馬與否不數日趙安歸云有且賊數千而馬悉臆壯時分守開原太監常朗亦遣人來言海西賊俱動若來遲恐勢不可撫文升遂以建州事聞于朝且言夷雖暫聽撫觀其言貌詞氣尚懷反側難保遂安仍移文總兵官歐信副總兵韓斌參將崔勝各率所部及調開原參將周俊帶領開原鐵楯精兵三千各分伏鳳集堡一帶賊以為無備矣文升至開原南三日果數路入寇諸軍以逆符勞遂斬首二百餘級生獲數十人及賊馬器仗無算而所斬者率多海西人馬參將崔勝周俊馳報陳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五

鉞以為功文升因并前所論及側情狀及今虜人皆逆天道既聽招安旋復入寇以自取滅亡之禍請移遼東兵勦之或既奪其心而姑與更新招撫遣通事指揮李環聞諸上事下兵部以為虜人既撫安垂成只仍招撫以安地方朝廷從之海西人聞之且感且懼都督產察等盡歸降乃一體諭之遣其酋入京而遼東守臣奏報十數日方至以故賞皆不行陳鉞由是隙益甚夷既降文升慮其猶踵舍人之怨則檢其先授官子孫失襲者皆令來見譯審實請兵部查驗授官鹽書底籍明白再遣遼東守臣勘實令襲官者復十數人夷愈感激汪直謂夷既招安曷又入寇復主王英言請帶領頭目百餘

人給令牌令旗以往夷聞其聲勢久無一人復出者汪直至開原更有文升原所招出兀者前等衛野人女直堵里吉等三百餘人而文升時在撫順汪直不與之接皆怒欲歸寨參將周俊恐敗事乃謂汪直曰不可不請馬欵差來議汪直乃遣人至撫順所邀文升亦馳至開原與汪直會直曰若之何文升曰太監既至此夷即太監招出者也何間彼此直揣知事不易遂與文升言俱犒之既又以勝黃璽書付各寨招安同以事聞已而直意猶欲再招出見以示已功文升曰太監此來既有令牌令旗彼懼矣無敢出者太監回京可保無虞也汪直乃與文升俱歸遼陽復會聞于上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六

江西人楊福以偽為汪直伏罪
江西人楊福嘗為崇府內使僕役隨入京既而迴還過南京遇所識者謂其貌似汪直福乃詐稱為直而所識者偽為校尉先自蕪湖乘傳給廩歷常蘇由杭州抵紹興寧波諸府有司及市舶司等官皆信畏承奉軍民多以詞訟往訴亦為受理至台溫處州繞建寧延平皆擄兵盤糧以張威福所過假廉以取信而跟隨偽校尉則任其納賄及抵福州稱有勅旨三司而下迎候惟謹小官忤意者輒杖之竟為鎮守太監盧勝等察知執問如律時直勢煥天下故小人乘之擾害如此云
八月召王恕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參贊機務○戊戌

早朝東班官聞甲兵聲

東班官若聞有甲兵聲因辟易不復成列衛士爭露刃以備不虞久之始定莫知其故上命御史究其事所從起竟莫能得也

陞錦衣衛問刑副千戶吳綬為指揮僉事仍掌鎮撫司事
○九月追降韓府漢陰王徵錕為庶人

王母平氏妃周氏及封郡王縣主者皆賜死妃父周恂凌遲及其妻妾子皆斬之籍其家先是王有疾恂入問竊語王曰王疾病無後何不取家人子以奉王後王以為然令二宮人假若有娠者諸王來問疾俱以托之王薨恂與王母及妃謀取其妻之女及他人男前後抱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七

納宮中既長俱受封既而恂之姻家以私忿發其事下撫按諸司官廉得其實刑部尚書林聰等具獄覆奏上曰周恂陰謀主使紊亂宗支凌遲處死妻妾子俱斬首封男女及平氏周氏俱賜自盡徵錕追降為庶人仍錄獄詞寫書各王府知之

冬十月加內閣萬安為太子太保○逮江西吉安知府黃景隆至京下詔獄

巡按江西御史沃類奏吉安知府黃景隆淹禁凌雲故勘致死人犯自成化十一年至十三年計三百八十七人都察院覆奏命刑部郎中屠勳錦衣衛百戶楊綱會撫按三司官鞠治閱籍致死者總四百十七人其無罪

而故勘故禁死者實百有六人有一家五人者有父子兄弟三四人者景隆坐凌遲罪械繫至京下法司議之景隆尋死于獄初知府許聰之歿景隆任同知有力焉至是景隆下獄或謂有陰報云

已亥十五年春正月起致仕戶部尚書薛達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吏科都給事中趙傑等御史王濬等交章糾劾薛達潛住京師貪緣復用且南京根本重地參贊軍國重務遠昔總京儲尚孤委任今贊機務豈能濟事况又以奔競而起臣等竊恐天下效尤而來者必接踵矣乞仍罷達致仕弗從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八

三月陞吳道宏為僉都御史仍撫治鄖襄諸郡○夏四月致仕提督兩廣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韓雍卒○五月直隸常州府地震有聲生白毛○六月汪直同刑部尚書林聰即訊遼東虜情逮兵部侍郎馬文升下錦衣獄謫戍重慶

文升撫夷遼東巡撫陳鉞行事乖方多被文升更置約束不得動積恨文升會汪直亦至遼東鉞戎裝遠近除道餽厨供帳鮮備賄託僮從見直叩頭狐趨狗媚無所不至文升獨與汪直抗禮奴視其左右左右多譽鉞詆文升鉞乘間譏毀文升於直文升既與直還京直復誣奏文升妄啟邊釁謂女直建州諸虜皆由文升禁不與

易農器。故屢寇塞上。仍遣汪直及刑部尚書林聰。即訊遼東。直致恭敬。深自結納。於聰。聰上報。盡如直言。遂下文升於錦衣獄。文升上言寔禁鐵器。非農器也。竟謫戍重慶。

巡撫江南副都御史牟俸。侍講學士汪朝宗。下獄。謫戍調官。

初俸以僉都巡撫山東。適今鎮守遼東副都御史陳鉞。為左布政。二人皆強幹苛刻。不相能。至是太監汪直。巡邊於遼。鉞以諂諛見喜。乘間言俸過惡。汪直還。遣校尉緝俸貪暴事跡。坐賊萬計。俸適以議事到京。遂連俸姻家侍講學士汪朝宗。俱下獄。拷訊追贓。備受慘酷。行賅。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九

指揮吳綬。諷令被逮。所屬守令代輸。僅半。俸竟充鎮遠衛軍。而朝調廣東。提舉俸至戍所。逾年卒。俸為江西按察使時。知府許聰之。死實有力焉。已不為公論所與。至是獄竟。人皆知其為汪直所陷。而無恤其冤者。○內官長。論六科。一。三道。曰。牟俸職居風紀。大肆貪婪。馬文升撫循無方。用致邊患。科道官互相容隱。緘默不言。可自陳狀。於是給事中李俊等二十七人。御史王濬等二十九人。合詞請罪。詔廷杖。人各二十。時文升謫不以罪。俸賊証未明。俊等莫有論列及承詰責。而又不取辯。明。冀以異辭獲免。竟被杖云。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先是王越薦御史王濬。屠瀟。俱才識明達。乞峻擢之。詔吏部擬缺。以聞。內批。陞二人。因及於縉。加工部尚書。萬祺。太子少保。

時特加工部尚書。萬祺。太子少保。先是皇太子出閣。六卿皆加保傅。祺時理易州山廠。不與。竟緣得之。祺起吏胥所理者。柴炭之事。而居保傅之位。大臣不敢執正。而言官亦無敢進諫者。

貴州總兵官吳經。以平蠻報捷。賜勅獎勵。貴州總兵官吳經等。以平西堡蠻賊報捷。上命馳勅獎勵。之陞。報捷人各一級。是役也。蠻夷零賊。劫赴任雲南。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參政姚景家。屬吳經。奏欲大舉興兵。滅之上。命都御史陳儼。相度事勢。為進止。而儼畏經弟。綬之勢。竟遷延于家。以致經大肆殺戮。地方疲敝。冒濫功賞。人莫敢非議云。

速浙江湖州知府李雄。下詔獄。

浙江湖州知府李雄。苛刻取民。賦稅狼籍。巡按御史張銳。牒按察司副使王齊。按實。劾奏未下。會吏部調雄。貴州石阡府。雄將行。齊素與雄有隙。乃給銳。留雄。使不得行。且檢其裝。得金銀器皿。封識之。誣雄。夜半斬關而出。為千戶所執。銳不察。復奏其事。命官校崔智。械雄至京。下錦衣獄。雄奏稱。銳等挾警害之。再命刑部郎中顧福。

錦衣千戶謝瑛押雄往竟其獄。所逮銑奏約治福等擬
雄監守自盜齊增減官文書。銑奏事不實復坐罪有差
刑科參看福等會勘雄等事。情罪輕重不倫。福等亦被
逮刑部各擬合坐者律。雄發充軍。齊革職為民。銑調梧
州府推官。福調永州府同知。智瑛俱調邊衛帶俸。

秋九月。直隸無錫常熟二縣地震有聲。○戶部尚書楊鼎
致仕。○冬十月。遼東巡撫陳鉞請討建州夷。以撫寧侯朱
永為總兵官。陳鉞提督軍務。汪直監督軍務。出塞捕虜。○
論建州功。加汪直祿監督十二團營。進封朱永為保國公。
陞陳鉞戶部尚書。王宗彞參都御史。巡撫遼東。

初文廟以女直種類歸欵。分置建女直屯。憐海等衛。各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十一

授指揮等官。所以渙其羣。俾不相統攝。以內戴中國外
禦北虜。誠以夷攻夷上策也。歷歲朝貢。間有寇邊。不為
大患。惟嚴守備。來則逐之耳。成化初。守臣以建州寡弱。
貪功賞。請兵征勦。至是。鎮守副都御史陳鉞又說汪直。
功固寵已。亦倖進。虛張邊警。妄請出師。汪主於內。遂令
撫寧侯朱永掛印總兵。鉞提督軍務。汪便宜生殺陞賞。
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遇汪於廣寧。汪誣以窺伺。
馳奏請拘囚之。既到。給就鴻臚演禮。入門。伏起三校。擒
一格。聞擾攘。因乃就綁。監禁在衛。虜眾不意。大兵猝至。
壯者逃匿。惟余老弱。或殺或擄。旋凱獻俘。汪將入城。諸
大臣皆遠迓。上御文華殿。以俟。論功陞賞。汪加祿米三

千餘石。永進爵保國公。鉞進右都御史。未上。改司徒。郎
中王宗彞。以督餉陞太僕少卿。尋改參都鎮遠。餘官旗
陞者一千八十九人。賞者一千五百四人。

命徙延綏定邊營于中山坡。
初。余子俊巡撫陝西。建議安邊營平曠。難守。宜退守中
山坡。其後都御史丁川復以安邊營為便。而巡按御史
李敏亦言開墾。上曰。曠地棄城。豈守邊之

策。且封疆百里。城池三座。豈可輕棄。若曰空曠難守。則
定邊花馬池何以防守。若曰運糧艱阻。則寧夏高橋兒
何以運餉。議與川合。至是。子俊為兵部尚書。固守前議。
言臣嘗訪求古今守邊事宜。安邊及新興永濟等處。水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三 十二

少。昔范仲淹守鄜延。必據水與險。永樂間。棄東勝不守。
亦其明驗。况今寔未嘗棄乎。詔可。

閏十月。命毀會定見行律條。

南院右都御史王恕奏。律乃治天下大法。我太祖高
皇帝斟酌歷代律條。定為大明律。比四百六十條。頒示
天下。而名例律有曰。凡律令該載不盡事理者。斷罪而
無正律。比附應加。應減。定擬罪名。近在京書坊。刊行大
明律。後有會定見行律一百八條。不知何時會定者。在
內法官。老于刑名者。必不依此比附。但恐流傳四方。未
免有誤。新進之士。累舉其兵律多支廩。給條及刑律。罵
制使及本管長官。條皆輕重失倫。不可行于天下。乞以

其板毀之。至是法司會議宜以恕言。通行內外法官自後斷罪。悉依大明律。并奏准見行事例。故有再稱會定律條。比擬出入人罪者。以故出入人罪論。仍行書坊。卽將所刻本燒毀。違者並治以罪從之。

十一月滿魯都殺仇加恩蘭併其衆。○監察御史王億陞湖廣按察司副使。

時王億見戴縉以頌汪直得陞不耻。效尤亦進言汪直所行不惟可爲今日法。可爲萬世法也。一時傳聞四方。無賢愚貴賤皆唾罵之。數月吏部承汪直風旨。陞億湖廣副使。

十二月建州夷寇遼東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十三

建州女直以復仇爲辭。擁衆深入遼陽清河等堡。殺虜男婦皆支解以殉。或碓舂火蒸以洩其忿。掠牛畜焚房屋。不可勝數。邊將皆歛入自保。不敢與戰。陳鉞方冒前功。恐沮陞賞。乃隱匿不報。於是遼地騷然。屯堡屏迹。弗克耕耨矣。

御史許進上言各布政司開科乞命翰林官主考

御史許進言國家以科目取士。慎選考官。近各布政司每遇開科。輒徇私情。所聘考官者。多非其人。以致校閱不精。兩京俱命翰林官主考。故所取得人。乞各布政司亦如兩京例。命翰林官主考。爲是上諭禮部臣曰。科目選賢。國家重事。若聘主司有徇私作弊者。令巡按御史

并布按二司互相糾察。或兩部中詳看。體放得出奏來。必重治之。○按嘉靖戊子辛卯。各布政司鄉試。俱命選京官二人主考。亦與許進建言之意同。恐此法終不可罷。

南京吏部尚書崔恭卒。○禮部尚書鄒幹。工部尚書王復致仕。

先是戶部尚書楊鼎致仕。令有司月給米二石。人夫四名。應用前此大臣致仕。未有給米撥夫之例。有之自鼎始。至是復復亦命有司給月米。人夫如楊鼎例。

庚子十六年春正月。戶部尚書陳鉞自遼東馳驛趨部。管舉。○二月滿魯都寇榆林。○三月復命太監汪直保國公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十四

朱永尚書王越率兵出塞。襲虜于威寧。破之。封王越爲威寧伯。

太監汪直喜事開邊。聞有榆林之警。遂薦王越。朱永相與統兵而西。未至榆林。虜已出塞。越曰。受命討虜。無俘獲。何以班師。遂與直等議。潛師出塞。至威寧海。與虜戰。斬首功四百。而還。直之出也。所在都御史皆鎗甲戎裝。將迎。至二三百里。望塵跪伏。一如僕隸。而揖拜之禮。一切不行。以是多見喜。旋得進陞。時有諺云。都憲叩頭如擣蒜。侍郎扯腿似燒葱。士風至此。良可哀也。○汪直等奏捷。勅吏戶二部。二部曰。汪直王越出境。勤殺虜寇。有功。直歲加祿米四十八石。越賜誥券。封奉天。翊衛推誠。

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靈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御史許進等奏王越原燕都察左都御史今蒙以靖虜功勅封伯爵寵遇非常臣工胥慶乞照先年兵部尚書王驥禮部尚書楊善事例仍令本官兼職管事愈見增重奏上命兼都御史掌印提督團營如故○按王越逢迎汪直獵取爵位許進又從而附會之一時皆謂之名臣士風習尚可知矣

兵科給事中孫博疏請禁革東西二廠緝事旗校不報孫博上言數事一宜編集前代賢君所納諫章以備御覽一令法司大臣刊布累朝奏准條例輔翼律令並行一令各布按二司及守巡官各府知府每於歲首即開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十五

僚屬考語冊報巡按御史以俟考覈其有偏徇不公運加降黜治罪一東西二廠緝事旗校多毛舉細故以中傷大臣旗校本廝役之徒大臣乃股肱之任豈旗校可信反有過於大臣縱使所訪皆公亦非美事一或失實所損實多乞嚴加禁革奏入上曰孫博不諳事體本當究治念恕之時汪直聞博奏涉西廠事怒甚呼博面加詰責人皆為博危之

夏四月雲南麗江白石雲山裂半移金沙江中水溢沒田苗蕩民居○六月福建長樂平地山起○薛濤罷改南京戶部尚書陳俊為南京兵部尚書蔡贊機務○秋七月遼東巡按御史強珍論劾前巡撫陳鉞詔罰俸

珍劾遼東總兵侯謙前巡撫都御史陳鉞等失機隱匿等罪六科十三道亦交章糾劾謂各官意在急受陞賞故將虜情隱匿直待陞賞事畢然後朦朧掩飾奏聞欺君罔上罪不容誅事下兵部尚書余子俊覆議請旨詔從輕罰俸兵科都給事中吳原等劾奏遼東鎮守太監韋朗總兵官侯謙前巡撫陳鉞等啟譽有功失機隱匿以祖宗法度為不足畏生靈血肉為不足恤不忠不仁莫此為甚雖為御史強珍所劾不過停俸載罪情重法輕公論未愜請重加懲治為人臣欺罔之戒御史許進亦以為言且謂陳鉞如宋黃潛善賈似道其罪尤甚上曰爾等所言皆是朗等本當重罪但事已處分其已之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十六

南京十三道御史徐完等劾奏戶部尚書陳鉞巡撫遼東時為御史強珍所劾止停俸一年而鉞罪重罰輕不誅何以示戒六科給事章玄應等亦言鉞存心陰險制行儉邪玩寇殃民冒功希賞乞明正典刑以為人臣不忠欺罔之戒不報

遼東巡按御史強珍下獄請戍陳鉞怨王越掌院不行阻止強珍汪直巡邊回京鉞出迎至五十里訴珍奉越風旨見劾直怒至三十里所越亦來迎遂不容見明日即遣腹心指揮往遼東同後巡撫王宗彞審勘虜情示彞阿直意誣珍妄奏遂械珍赴京直拉珍入內酷刑逼招受越所使珍不服下錦衣獄

會多官廷鞫無敢為珍辯者竟請戍遼東兵部尚書余子俊及科道官皆罰俸

占城請討安南不許

時安南累歲侵擾占城占城遣使入奏請討之汪直遂獻取安南之策職方郎中陸容上言安南臣服中國已久念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未見一旦以兵加之恐遺禍不細直意不止乃傳上旨索永樂中調兵食數甚急時劉大夏亦在職方故匿其籍徐以利害告余尚書力言沮之事乃寔是時汪直東構怨於女直北挑釁於鞏輒二方兵連禍結已殃民辱國矣交南之役使直復逞其志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幸而本兵協力阻止豈非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十七

祖宗之靈社稷之福斯世斯民之大幸歟

朝鮮請改貢道不許

時朝鮮貢使苦為建州女直遮道請改貢道由鴨綠江中官有朝鮮人欲自為地事下部議職方郎中劉大夏曰朝鮮貢自鴨綠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三四大城戍此祖宗微意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憂不可從遂不許

遼陝西巡撫副都御史秦紘下獄尋釋之命巡撫河南

紘以進士為南京御史劾中官降北黃驛承薦知雄縣又禁中官捕獵被誣禍幾不測民數千走擊登聞鼓訟冤得調歷陞食都御史巡撫宣府再陞副都御史巡撫

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苦軍民紘悉擒治不少貸王不能堪許紘凌親王上怒逮紘詔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還言紘貧狀上親閱其贄嘉歎良久立釋紘且賜鈔萬貫旌其廉巡撫河南會汪直至他巡撫率屈禮紘與抗密疏直多帶旗校擾地方直還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紘能上出紘疏示直直頓首伏罪益稱紘賢不置上乃釋直

八月立清陞禮部侍郎仍掌國子監事○九月四川威州地震有聲○辛丑夜西方流星如大盞赤色光燭地自婁宿西北行至霹靂旁尾跡散○冬十月余子俊致仕改陳越為兵部尚書○胡廣江西等處巡撫官以所部災傷奏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十八

免各官明年朝覲

吏科給事中王瑞等言比湖廣江西等處巡撫等官各奏所部災傷民饑盜起請免各官明年朝覲臣等以為朝廷命官初意惟欲其安養生民撫綏地方今民饑盜起皆各官不職所致正當罪以示警顧乃為之請留前後因仍恐為定制諸司正官既罷則進退人才無由而審止憑巡按等官所報揭帖則考察之典亦應故事而已且地方多事自宜設法拯濟何至故違舊則使朝覲大典漸至廢弛明年來朝并在任官乞嚴加考察或有不公者聽科道糾之庶足以為徇情欺罔之戒上曰三年述職國家舊典若徇所司各庇其屬有貪暴荒怠者

烏得而數之給事中言是其令吏部知之

遣戶部員外郎官廉勘數東官莊田

時景州獻縣阜城民田萬頃界接東官莊管莊內侍欲

冒占且子粒十倍公家民甚冤之訴于朝乃遣廉偕御

史錦衣官往勘內侍家遣人耍廉曰田如歸我講讀官

可得也廉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吾弗為也至其地徧

集居民指陳故迹卒以所占田盡歸於民援例起科政

率三升同事者懼有所忤廉曰我戶部也有害吾獨當

諸公何憂既命下皆從所擬

辛丑十七年春二月調國子監丞祝瀾為雲南廣西府經

歷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十九

瀾上言請令天下府州縣學文廟皆如南京國子監制

為木主上謂文廟制體已定何復紊亂舊章禮部看詳

以聞侍郎周洪謨劾瀾輕率妄議命調外任

陞鎮守湖廣都指揮同知王信為都督同知總督漕運

信以都指揮同知鎮臨清兼管倉糧決獄明慎請託不

行鎮湖廣條陳八事曰繕城隍廣儲蓄者徭役立賞

罰選能官禁高戶練將才慎守備又條上慎專任以利

民情寔倉儲以備兵荒修兵衛以圖無患禁科罰以省

財用又疏言湖廣產夷雖腹中之膏實無能為但我軍

姦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常加隄防

勿蹈前非其患自息荆襄流通本意迤邐徭役長子老

孫已成家業濫加誅殺非惟及及無辜抑恐致傷和氣

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歛獲未竟餼糧已空機杼纒停布

縷何在求免饑寒不可得也乞遜公正仁惠守令大加

存恤濫陞官員無慮千百無一矢之勞冒崇階之賞乞

查勘削奪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

公以格物廉以律已至乃端本澄源則在朝廷而已所

部指揮劉斌張全智勇過人力薦於朝且云英俊之士

處心剛正寧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由加攬訪則

賢才多隱志士沉厯任用何能廣乎永願保靖二夷世

相為仇信諭以威福尋亦解不為亂靖州武岡諸蠻久

不靖守臣議勦之信巡邊回論猶以牛酒且詰其順逆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二十

皆稽顙曰累歲苦揮使徵索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

此我輩願為屬役尚敢耶因請為信舉肩輿以示敬陞

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即日上海嘗語人曰荷國厚恩未

能報稱此行當以洗滌肺肝少盡區區耳信沉毅簡重

被服儒素出入省騎從人莫敢犯歷鎮大邦不營私產

平居默坐展玩經史寬袍緩帶糲飯蔬羹故人婚喪傾

心賑恤無所顧吝出鎮三十年筭無華衣廐無肥馬鈴

閣之下寂無人聲金玉奇玩亦無所好子繼善從善皆

舉進士有名

南京及江北四府山東河南府州縣同日地震有聲

禮部以二月初十日南京及江北四府山東河南等府

州縣俱同日地震有聲奏言考之傳記地動千里有大
災又云春動者歲凶二月動者水災今所動不止千里
又况鳳陽南京皆祖宗根本之地宗廟社稷所在關係
尤重乞行各處守臣理冤抑恤孤寡以消變異儲廣者
省費用以備歲凶濟河渠築河隄以防水患毋徒事虛
文從之

陞周洪謨禮部尚書徐溥禮部右侍郎○三月賜進士王
華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勅司禮太監懷恩
同三法司審錄囚徒○六月陞湖廣左布政使何喬新爲
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兼督三關兵事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二十一

遇虜寇拘執其人冀得免死遂用爲嚮導侵犯邊境談
有禁黠不逞者如匈奴之於衛律趙元昊之於張元昊
吳其爲邊患可勝言哉是宜嚴立禁防凡守把關隘之
人知情故縱俱請發烟瘴地方充軍有能捕獲者給賞
犯人財產庶奸頑知警邊防戒嚴奏上從之

西胡進獅子遣中官迎入

成化辛丑歲西胡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奏乞
遣大臣迎接沿途撥軍護送事下兵部謂進貢禮部事
兵部不過行文撥軍護送而已禮部覆奏大畧言獅子
固是奇獸然在宗廟不可以爲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
駉服蓋無用之物不宜受且引珍禽奇獸不畜中國不

貴異物賤用物等語爲律力言當却之如或閱其重譯
而來嘉其奉藩之謹則當聽其自至斯蓋進貢之禮若
遣大臣迎接是求之也古者天王求車求金各諸侯春
秋譏之况以中國萬乘之主而求異物於外夷寧不貽
笑於天下後世事遂寢而遣中官迎至則其狀只如黃
狗但頭大尾長各有齧耳

南京科道陳金周紘等以地震論劾侍郎劉俊祭酒王僊
等俱雷治事

南京十三道御史陳金等言南京地震有聲白毛頓長
猛虎近城傷人且當春陽和煦之時而寒風驟雨有類
秋冬臣惟根本重地災異獨甚皆大臣不職所致劾南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二十二

京工部侍郎劉俊兵部侍郎馬顯禮部侍郎李本國子
祭酒王僊皆有干瀆議乞罷歸田里南京六科給事中
周紘等亦以爲言且及左副都御史胡拱辰瀋陽卿李
路章下吏部覆奏俱雷治事

秋八月虜馬亦思因寇大同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威寧
伯王越佩征西前將軍印鎮守大同防禦虜寇○真定縣
學教諭俞正已上言曆法下錦衣獄

真定縣學教諭俞正已上言曆象授時乃敬天動民之
急務後世歷法失差由不得古人隨時損益之常法也
我朝蓋革前代弊政獨於曆法可議臣竊以經傳所載
日月行天之常度本曆元以步筭又以陰陽虧盈之理

求之以驗今曆謹詳定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一月初一日巳丑子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同會於斗宿七度至三十三年丁巳十月初一日戊辰酉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復同會于斗宿七度所謂氣朔分齊是為一章者也今將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冬至月朔閏月節氣年月日時逐月開坐編成一冊上進請勅該部精加考訂仍行欽天監從宜造曆頒布天下詔以曆法已嘗稽定今奏有差所司其看詳以聞禮部尚書周洪謨等會掌欽天監事太常卿童軒集曆科官生與正已參考講論竟日不能決洪謨等因奏正已止據邵子皇極經世書及歷代天文志推筭氣朔又祖述前代術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三十一

家評論歲差之意言古今曆法俱各有差曾不知與天合雖差而可今正已膠泥所聞輕率妄議請下法司治罪詔以正已不諳事體妄議曆數錦衣衛其執治之○按俞正已上言曆法縱未必是亦當存之以備參考周洪謨乃必請法司治罪錦衣執之此休休有容古之所謂一个臣果如是耶

九月兵部請嚴安南之備

兵部奏安南國僻在西南萬里之外與雲南兩廣接壤永樂間王師克伐郡縣其地其後守臣失馭乃復陷沒今又轉肆憑陵東吞占城西併老撾破八百偽勅車里宣慰司殺滿刺加使臣先年有邊人還自安南稱其

欲犯雲南以其母諫而止都御史王恕亦稱安南遣人偽為商人來覘虛實又聞有江西人王姓者亡命為偽御史為之畫策督兵累次侵擾未必非此人之謀占城使臣亦言安南治戰船三千欲襲海南不可不為之備上曰朕視安南禮絕外國每優容之而彼外示恭謹中懷桀黠迹其所為蓋有不可掩者兵法曰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備之宜申命雲南兩廣守臣嚴越境亡命之禁彼若有犯當整兵問之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三十二

孫明復石守道讀書泰山明體用之學教授蘇湖當時取其學規行于太學所著有資聖集景祐樂議口義中庸解春秋口義言行錄皆有益後學仰惟聖朝崇重儒術九前代諸有功斯道者悉已列之從祀或專建同事下禮部知之

申嚴遼東馬市禁例

嚴遼東馬市之禁先是陳鉞巡撫遼東奏開馬市於開原廣寧二處采顏諸夷每月兩市後通事劉海姚安稍侵牟之諸夷懷怨寇虜寧不復來市至是鉞為兵部尚書懼罪及已乃奏言初立馬市非資外夷馬以為中國之用蓋以結柔顏之心撤海西之黨今宜申嚴禁例每

為市令參將一員布按司官一員監之有侵尅者重罪之廢毋涉變之患詔可仍令巡按御史治劉海姚安之罪以聞

壬寅十八年春正月劉吉憂去尋起復

吉丁父憂詔起復視事吉上疏辭而托外戚萬喜言于上固留之侍講陳音與書勸其力辭吉不答

虜馬亦思因寇大同命戶部尚書余子俊總制軍務帥師禦之

虜寇大同報威寧海子之怨也邊將與戰失利命戶部尚書余子俊總制諸軍事出京營兵禦之于俊分兵戍守要害虜遂引去師還加太子太保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二十五

山西巡撫副都御史何喬新奏虜子灰溝召為刑部左侍郎○二月改王恕為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巡撫江南總督糧儲

時應天鎮江常州太平寧國池州徽州安慶廣德等處災傷怨上疏曰臣自奉命巡撫節該撫屬府州申奉各部勘合派買各項物料及織造紵絲紗羅等項數多該用價銀動以萬計在官錢糧刮剝殆盡見年里甲出辦不起因而逃移民情實有不堪臣又見各處進貢禽鳥花木等物經過去處亦甚騷擾臣惟凡此之類朝廷之上固有不可缺者亦有可減省者亦有所可缺者且如糧餉軍需紵絲之類將以養軍馬備宿衛給賞四夷使

臣不可缺者也綵裝奇巧花樣紵絲紗羅十餘人碌亂半年以上方纔得一件所費物料難以數計賞賜臣下

以酬其勞使之感恩思報固無不可但賞之有節得之者必以為奇又且省費賞之太濫得之者不以為罕且又傷財古之明主一頰一笑猶且愛惜故袴猶且藏之以待有功况此物乎此可減省者也至於禽鳥花木等數年間進之者不知其數一經重墮之後料必置之他所臣仰惟陛下聰明聖知德配天地宵衣旰食憂勞黎元必不以此為意然嘗有罷進貢之古矣而進貢者未見斥去是以不知陛下之意競尋奇異之物不遠千里進至闕庭以為孝順殊不知此物非勞民傷財則不可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二十六

得得之無益於時無補於治此可缺者也夫物或可缺而民則不可缺書曰后非眾罔與守邦是知民者豈可缺乎惟其不可缺是以古之聖帝明王愛民如子撫摩安輯務俾得其所彼投珠抵璧却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不知珠王之可貴而千里馬雉頭裘之可愛也但恐留意於此因而妨廢政事失天下心所以投之抵之却之焚之者蓋欲固結人心而為社稷計也且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此經籍之格言也陛下誠能深思而力行之若功不成而民不足則斯言不足信而聖人之道不足重矣今當連年災傷之餘軍民凋弊之際非特織造可以減省進貢可以減省

上百元費俱宜樽節。一應不急之務。俱宜
勅該部。照例行移。巡按監察御史。覆勘前項
除豁夏稅。仍望陛下。崇尚恭儉。今後上用。并官中所用
及賞賜諸王。龍鳳等項。花樣衣服。合無只着兩京內織
染局織造。其合用預備賞賜等項。紵絲合無照依原價
行移各該司府織染局織造。差去官員匠師人等。合無
取回。禽鳥花木等項。玩好之物。合無不必進貢。俾軍民
息肩。感戴聖德。實為社稷之福。臣叨為具臣。愚不知止
因言火傷而冒昧及此。罪該萬死。惟聖明裁之。宥其罪
而賜之歸田。幸甚。○時又遣太監王敬。往南直隸浙江
江西等處。為害恕。又上疏曰。臣始以為朝廷軫念淮揚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二十七

蘇松等府地方饑荒。軍民流亡。恐臣等奉命不謹。莫能
區畫賑貸。以致失所。特遣近臣齋內齋。物遠來救濟
既喜且懼者累日。已而傳聞太監帶百十號馬快船隻
裝載私鹽前來江南收買玩好之物。雖未委虛的。第今
大江南北饑荒殊甚。斗米值七八十錢。民有饑色。野有
餓殍。老稚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不可勝數。臣
奉勅往來提督賑濟。近來雖頗安妥。而張口待哺者尚
多。若太監此行。為賑恤饑荒而來。則大江南北億萬生
靈。舉家再造之恩。陛下聖德大業。可以比隆。二帝三皇
而無疆國祚。可以與天地相為悠久矣。若為收買玩好
之物而來。似此聲勢張皇。未免騷擾郡邑。驚嚇吏民。臣

恐遠近傳聞。將謂陛下惟珍奇是好。而無愛民之心。致
使狂夫得以藉口。非社稷之福也。臣以為當此饑荒之
際。朝廷正裁冗費。却貢獻。禁奢侈。抑僥倖。慎爵賞。重名
器。輕徭役。惜民力。以收天下之心。以培億萬年社稷之
基本。夫何織造。旁午。貢獻。絡繹。奔後之風。競起。倖進之
門。大開。遂使爵賞。冗濫。名器。混淆。徭役。繁興。財力。日屈。
欲斯民之不貧。且盜。欲天下如泰山之安。得乎。昔唐太
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而大亮不可。明皇
今益州織半臂。帶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
奉詔。其事載諸信史。後之讀史者。莫不稱太宗明皇之
明。李大亮。蘇許公之忠。今陛下以上聖之資。居至尊之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二十七

位。聰明睿知。本乎天性。仁孝誠敬。不待勉強。可以為堯
舜。可以邁湯武。尚何太宗明皇之足言哉。臣幸際明時。
備員巡撫。偶遇所聞。若隱忍不言。使陛下不知。而天下
國家受其弊。豈忠臣乎。非惟有愧於臯夔。稷契。伊傅。周
召。豈不有愧於李大亮。蘇許公之輩。是以臣不避斧鉞。
為陛下言之者。非為身家計也。為社稷計耳。惟陛下留
神深思。速返其使。併將前數事。與臺閣大臣。從長計議。
作急區處。以安天下。社稷幸甚。生民幸甚。○時又令司
設太監杜福友傳。上旨。着國子監生湯榮。軍舍孫智
前去常州府。着落府縣。拘集民人。段銓家小。取要截江
網古書一部。盧岐僧院。要取刻絲作羅漢十八幅。觀音

二幅再有古跡書畫尋來進用怨又上疏曰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韋布之人應而未用多聞強記將以待聘故其學貴乎博帝王者身兼治教之責而為億兆之主故其學不在乎博在乎知其要夫經各有其要能知其要則足以畫博矣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若能思無邪雖不讀詩亦可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惟曰毋不敬而已若能毋不敬雖不讀禮亦可也佛氏之書臣不知其幾千萬卷也其要不過慈悲而已老氏之書臣不知其有幾也其要不過清淨而已曰慈悲曰清淨自是出家人之事皆非治天下之道也其餘神仙之說黃老之術盡妄誕耳非惟治天下不可用且以惑世誣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三十九

民而為斯道之害尤非帝王所當留意者也儒者之書修明三綱五常之道修齊治平之理如布帛粟穀之在天地間有不可一日而無也然而諸儒論說紛紛簡編浩繁亦豈帝王所能遍觀而盡讀之今陛下勵精圖治自朝至於日中晏不遑暇食若復博覽羣集玩索章句不無有勞宸衷非所以保養天和也如於退朝之後清燕之時取書之二典三謨與夫太甲說命無逸旅獒諸篇而讀之復取漢唐書有關於治亂成敗者三二策而涉獵之儘可以開廣聖心資助化理何必徧求諸家之書而觀之乎大抵帝王之學非徒誦說文字講解訓詁而已要在學二帝三王之道身體而力行之建中建極

為百官之程式俾萬世之永安可也且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堯也惡衣菲食禹也今日崇高富貴固難師法乎堯禹亦不可不以堯禹之心為心而樽節之若能以堯禹之心為心而樽節之即今日之堯禹也不過聲色不殖貨利湯也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文王也不泄邇不忘遠武王也若能心湯之心行湯之道即湯也心文武之心行文武之道即文武也夫何不可及之有凡此皆聖學之急務也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今日進退人才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三十九

必如此而後可不如如此則君子退而小人進矣又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今日之用刑亦必如此而後可不如如此則刑必及於無辜矣諸葛武侯曰官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平明之治不宜偏私內外異法也今日之刑賞又豈可不如此不如如此則同功異賞同罪異罰而人心不服矣凡此皆馭世之要道也是道也人皆知之皆能言之然人皆知之皆能言之而不言者恐無益於事徒自失寵而取辱也臣雖至愚極陋非不知此第以菲才充位

六卿受恩深重若復如此非惟有負恩德且非曠背之志也是以直言而不隱者非沽名也將以報德也報之欲陛下為堯舜之君也欲陛下左右之人為堯舜之臣也欲天下蒼生為堯舜之民而被堯舜之澤也欲後世之人思慕堯舜下如今日之人思慕堯舜也倘蒙不以臣言為迂雷神深恩專意於二帝三王之學是法是行而不為異端異術之所惑其進退人才也其用刑也必如孟子之言其賞功也其罰罪也必如武侯之言若雍熙泰和之治不見效於今日聖德仁聲不傳播於無窮則其受妄言之罪

妖人王臣伏誅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三十一

妖人王臣自幼為南京公侯府家人數易主易必易名惟以妖幻惑取人財所得輒盡累為主人惡刑所加兩足皆不能良行成化初術術於江陰諸大家皆不納獨周惟瞻稍待之見其一匣中有二木人長尺餘能自相抵觸坐作進退聽其指揮凡人之物經其目者必能暗取後往北京選舉授得見上歲辛丑上命中官王敬往湖湘江右浙江京東諸郡王臣同行從以無賴二十餘徒專一攫取財物所歷三司郡縣官受其辱民受其擾江陰諸大家以舊憾最受其毒巡撫王恕復上疏曰臣見內官監太監王敬弄勢張聲騷擾軍民恐為國生事是以昧死上聞乞取本官回京以消未然之患不知緣

何不回臣見應付王敬關文內開准與長蘆運司餘鹽七十引仰惟聖意蓋欲將鹽兩平賣價收買藥餌書籍免致科擾下人此陛下仁民愛物慮患防微之盛心也豈期跟隨王敬千戶等官王臣等撥置王敬自離京師直抵南京經過軍衛有司運司驛遞巡司等衙門無不科擾所得不可勝計比到南京清江廠住泊數日上新河又住泊數日凡城裡城外得過之家所有玩器書畫金銀寶石等物搜括殆盡王臣又撥本官將原賜官塩夾帶私塩強發與太平寧國池州安慶九江五府建陽安慶九江三衛并廣德州共塩一萬五千五百引逼取價銀三萬二千五百五十兩塩斤殊多不足價銀反要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三十一

加耗又有私塩數十船發與江北廬州等府衛及江西南昌等府不知又逼取銀幾千萬兩宣州衛不肯領塩却將指揮責打亦嚇去銀二百八十兩又發鈔四十塊與池州府逼銀二百二十兩又發鈔五百塊與杭州府一百一十塊與嘉興府俵散糧長每塊要銀五兩杭州得二千五百兩嘉興得五百五十兩其在二府無物不取城市舖店為之關閉村落人民無不駭散又今蘇州府縣遍逮大戶索要玩器并金銀等物大戶有者出獻無者買獻又威逼蘇州長吳二縣着織絲粧五毒大紅紗五百一十二疋每疋該工價銀一十五兩止給與銀六兩五錢機戶陪銀四千三百餘兩及其交納反要机

戶每疋解扛銀五兩機戶破家蕩產若不可言且五毒者艾虎蜈蚣蝦蟇蛇蝎也以五彩絨組織此五物於大紅紗兩肩胸背通袖膝欄之上其為淫巧奇怪古所未聞此物只用於端午之一日其他日皆不用又况此毒物人皆見之必以為不祥而憎惡之今織之干衣非至貴所宜服亦非官中所可服不知王敬暴殄許多天物害害無數忝民織許多件數將何為也及到無錫縣王敬親率王臣等下鄉打開大戶鄒賢家門捉索全銀鄒賢躲避就在他家住坐二日拘令常州府官帶領畫匠將本家房屋畫成圖本聲言回京進與朝廷定將他家抄了嚇得鄒賢兄弟二人銀五千餘兩與王臣等分用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三十五

其餘捉拿華文熙等鎖打勒銀難以數計又嗔知縣熊經拘人不到要行細打本官懼怕姑將官庫銀兩替各未到戶應出又取武進胡溥等江陰蔣鎮等每名要銀皆千七八百兩又稱朝廷有密旨着我去徐中書等家討要玩器書畫等物被常州知府孫仁勸雷免去只今各家湊銀萬兩送王敬等分收遂有無籍小人乘機妄首人家有物王敬等輒便差人四散捕捉驚嚇人戶逃竄轉與四隣追要至趕隣婦陸氏等下河身死地方為之騷然王臣欺瞞王敬私詐軍民銀兩又不可以筆記其松江等府不係坐來收買藥餌書籍地方亦皆毒擾徧盡人民委實受苦不得安生臣惟陛下自嗣大歷

服以來敬慎厥德賢能效職庶政咸和一十年間邊方少警海內晏然不圖今日而有此事非獨上糜國帑抑且下失人心設使王敬等將所得玩器金銀等物盡數進獻以充國用而取之不義如此得之不以其道如此非聖明所宜受况朝廷富有四海府庫皆財倉庫皆粟豈少此哉如或不肯盡數進獻使朝廷虛擲其名各人實享其利豈不尤大可太息兼且朝廷所用錢糧多仰給於蘇松常等府若使彼處百姓不得安生國用何所取給此數府百姓尤宜加意安全而不可使之困苦流竄也昔治書侍御史權萬紀言宣饒出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唐太宗曰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言銀利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三十四

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桓靈視我耶乃出萬紀今王敬等所為害理尤甚决不可以待萬紀者待之臣又訪得王臣即王瘤子俱是奸詐無賴小人素無勲勞止以左道邪術得幸父子俱得好官非惟虛糜廩祿有玷名器且使懷才抱藝之士為之不忿夫金銀乃天地之精氣非智術所能為設若王臣能之何不自做自用何以日前到處以此為名騙人財物累犯刑憲何以今日撥置內官用強要人金銀騷擾地方昔文成五利既以邪術欺漢武今王臣復以邪術欺陛下此忠臣義士所以為之痛心而扼腕也且陛下為萬乘之君百神之生而敢為之欺罔如此

百姓乃陛下之赤子邦家之根本而敢肆其暴虐如此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臣又聞王臣在江西等處收買美色婦人數人盛粧在船言頗矯誣人多不信百戶姚敬娶娼為妾被王敬搜出送蘇州衛鎮撫使收監於本官名下追銀一千兩恐後許出王臣前情仍將本婦給還姚敬此亦人所共知凡有識者莫不曰陛下聖德寬仁敬天愛民若知此情必不容之但一時不知耳臣備員六卿奉勅巡撫職在衛國而安民親茲弊事若循默不言依阿取容萬一事出不測以遺君父之憂雖死何贖是以不敢不言之伏望陛下留意於難保之天命割恩於壞事之小人奮乾剛之獨斷昭王法之無私行取王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三十五

敬王臣等到京明正典刑使天下知聚斂之擾人非朝廷本意乃王敬等矯制王敬擾亂地方非其獨為乃王臣等撥置而然也如此則怨有所歸人心寧止而天下安矣不然則怨無所歸其患蓋有不可勝言者矣臣愚仍望朝廷自今伊始凡百用度悉從儉約節不經之費罷無功之賞裁冗官汰冗食則財用自足果缺公用物件定擬數目行移出產地方採辦進用則民自不擾內外公差官員跟隨頭目多不許過三二名則事自減省否則賣官鬻獄不足以供執事者之費剝膚推髓不足以滿隨行人之欲欲斯民之不窮財力之不屈盜賊之不起天下之治安得乎臣為國家之心激切不自知其

言之狂且替也罪該萬死倘蒙聖恩優容不加譴責伏乞將臣放歸田里耕以待盡為幸無違上乃詔差官校逮王敬充淨軍王臣下錦衣獄三日斬諸市

復罷西廠

時汪直在大同科道始交章奏西廠苛察紛擾大傷國體雖內閣禹安亦謂宜罷上乃復罷西廠中外欣然夏四月許琉球陪臣子蔡賓等南監讀書

琉球國中山王尚真奏乞以陪臣子蔡賓等五人於京國子監讀書禮部按舊例以聞上曰遠夷嚮慕文教朕甚嘉之先朝已有舊制其今蔡賓等南監肄業有司歲給服餼俾知中國禮義永遵王化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三十六

命晉王戒飭儀賓劉欽

賜晉王書該府永和王儀賓劉欽奏要將已故東勝縣主收貯折色鈔貫及未支祿米四百石并自己祿米二百石俱辭入官以為軍國救荒之助違例奏擾掠美沽名其失有三王即拘欽到府責以前失今其安分守已自有樂地何必為此矯激虛語顯書以達王其防範之五月己巳朔日有食之○故刑部侍郎林鶚子林得乞送國子監讀書不許

五月故刑部右侍郎林鶚子得乞為國子監生上不允仍諭禮部曰蔭叙大臣子孫所以崇德報功示激勸也其間或有容身保位無益於時者恩典何可泛及今後

在京三品以上官果政績顯著者陰一子亦必能通經

書大義乃許入監毋容一槩濫授

秋七月命雲南布政司歲祭故翰林學士王律洪武中

○八月命僉都御史王濬撫治鄖襄○閏八月命兵部

治南京留守前衛百戶高洪等

百戶高洪等已用管事復謀管屯上曰國家做古屯田

之法用戍卒耕守蓋寓兵於農之意也地有定業官有

定員行之既久其法漸廢戍卒多役於私家子粒不歸

於公廩管屯者有積蓄之利而無差操之苦所以啟後

來者之謀也洪等宜加究治自後兵部凡官軍有濫設

者悉退出差操

昭代典則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刑部尚書林聰卒

聰福建寧德人少舉進士授刑科給事改太子司直歷

官刑書卒諡莊敏景泰中論諫之臣以聰為稱首後與

汪直鞠遼東守臣獄益多徇徇君子有遺議云○按崔

銑曰銑聞之張元禎曰初景帝將廢儲而立其子今百

官各署狀惟給事中東安李侃執筆大慟給事中閻林

聰退而語人曰惟吾抗議景帝聞之怒意為太子司直

郎聰欣然自負今諸家文集謂聰為忠益聰後尊顯諛

言相傳爾元禎又曰使李侃推慟心於狀豈不毅然大

丈夫哉是時諫者三人鍾同歿于獄章綸廖莊晚雖貴

咸贖貨敗節也景帝易儲時薛瑄以大理丞治餉于

署狀無瑄名謝理乃譏瑄非也然本朝士節不厲少遭

變事鮮不諂附者

九月庚戌金星晝見○遣少監孫端戒諭晉王

遣少監孫端齎勅戒諭晉王茲巡撫等官奏慶成王府

奇澗抗拒父命打灰平人姦占樂婦王即拘慶成并奇

澗到府令其望闕跪伏數慶成不能教子不啟不奏之

過數奇澗以前項罪惡降奇澗為庶人

冬十一月賜顏氏廟戶

初顏氏裔孫博士鉞以乏人洒掃接孟氏例奏請上曰

因朝祀典二廟並隆其令有司如孟氏數給與之

汪直有罪罷奪王越威寧伯編管安陸錦衣衛指揮吳綬

昭代典則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謫戍極邊兵部尚書陳鉞右都御史戴縉並除名

時汪直久用事勢傾中外阿附者立踣頭榮忤之者即

遭禍謫天下凜凜有中官阿丑者善詆諧每於上前作

院本頗有東方朔諷諫之風一日丑作醉人酌酒一人

伴曰某官至醜罵如故又曰駕至醜亦如故又曰汪太

監來矣醉者驚迫帖然傍一人曰天子駕至不懼而懼

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自是直寵

漸衰時王越陳鉞媚直結為死黨丑復作直持雙斧趨

蹙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

曰王越陳鉞也上微哂焉至是御史徐鏞等劾直欺罔

弄權先與王越吳綬戴縉等結為心腹大肆羅織中外

寒心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續又聽信陳鉞誣執建州進貢夷人請兵征勦妄報功次傾竭錢糧侵盜府庫未及班師夷人遂即報仇軍民被其屠害陳鉞等冒陞者數百人獨有王越不得預此乃為別圖密謀汪直偕往大同肆鼠竊狗偷之謀為要寵陞官之計暗地發兵連夜出境到於威寧海子達賊家口休息去處殺擄老幼男女虛張聲勢妄報大功冒監陞賞不顧啟釁致使北狄積憤招結醜類大入擾我邊陲聲言報復威寧海子之怨軍民橫罹鋒刃糧草在處缺乏致勞九重宵旰之憂而汪直等若罔聞知其罪尚可容耶伏乞將直等明正典刑籍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三十九

沒家產以為姦臣結黨欺罔弄權擅開邊釁之戒。上納其言即命三法司會多官參擬覆奏遂直并其黨鼠斤皆盡中外莫不快之。○陳鉞之與汪直征建州也。侵盜庫銀數十萬私匿俘虜子女多人父子各占一姝既罷職居家寡嫂孤姪苦其凌轢潛赴京訴其事。東廠刺事太監即日以聞遣錦衣官校馳往逮之執其幼子拷掠具服所侵庫中玉蝴蝶諸異品占所俘之姝俱追解赴京。下錦衣鎮撫司鞫問人皆為之危鉞乃洋洋然對于官曰金銀寔有之俱當時分送某幾千某若干子女亦有之但送某幾人某幾人同時同事某收幾人某收幾人而我所收皆眾所遺棄者以故大臣曾有所受者聞

之皆膽顛心寒相與極力營解遂得無事仍放為民。○初汪直出使有司迎候不及動遭箠撻有定州知州裴泰者預饌具以待僕從皆醉飽直心悅之至是被調道經曲陽縣有司皆避之直因臥公館孤燭熒然適泰至曲陽迎謁上司直喜甚求食且曰吾非復前比矣吾南行上意猶未可測明發但得夫馬起程足矣人謂小入得喪之態可為世戒云

十二月進萬安太子太傅華蓋殿大學士劉翊太子太保謹身殿大學士劉吉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申明犯罪充軍不勾丁補役之例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四十

御史姜昂言天下官民犯罪充軍宣德十年詔令止終本身今有司遇凡逃亡事故率多勾丁補役殊失罰弗及嗣之義并違舊制章下兵部言比因陝西巡撫阮勤上言已嘗如例禁止今宜再加申明通行天下從之

江左陸翀之全校

昭代典則卷之二十

昭代典則卷之二十一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憲宗純皇帝

癸卯十九年春正月定給太嶽太和山香蠟

自成化十九年至二十一年止蠟二萬三千四百二十

餘斤香一萬二千八百四十餘斤今於襄陽府夏稅折

收給之

命刑部左侍郎何喬新巡邊

時馬亦思因擁眾寇大同殺邊將紫刺居庸告急勅何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喬新巡邊遣謀覘虜營聲言遣兵搗其巢虜懼不戰遁

去時山西饑人相食即命喬新賑贖得便宜行事喬新

請內帑准鹽銀及齋祠部僧道派得粟數十萬石分部

賑恤又僦饑人疏溝渠出粟償直凡活人三十萬

給事中林榮行人黃乾亨使滿刺加國航海遇風卒於羊

嶼

兩廣巡撫朱英奏聞乞加恩典命賜祭祭贈都給事中

乾亨贈司副各錄其子一人為國子生官軍人等同行

溺死者令有司於海邊設位招魂以祭

二月命浙江蕭山縣祀魏驥于德惠祠

德惠祠舊祀宋縣令楊時驥家居日躬率鄉民脩築海

隄田獲其利邑人謂驥之功與時等相率赴京具奏請

以驥配于時之祠故有是命

召項忠復為兵部尚書尋致仕

時朝廷好寶玩中貴有迎合上意者言宣德間嘗遣王

三保出使西洋等番所獲奇珍異貨無算上然之命

一中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項忠復兵部

尚書劉大夏為職方司郎中項忠使一都吏于庫中檢

舊案劉大夏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都吏檢之不得項

尚書答責都吏令復入檢如是者三日水程終莫能得

劉郎中亦秘不言會科道連章諫其事遂寢後項尚書

呼都吏曰庫中卷案安得失去劉郎中在傍微笑曰三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保大監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有萬

計縱得珍寶於國家何益此一時弊事大臣所當切諫

者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哉項

尚書聳然降位對劉郎中再拜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

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劉果至兵部尚書

陞職方郎中劉大夏為福建布政司叅政

大夏居職方時虜數寇大同邊帥失律中外震恐調發

戰守無虛日皆倚重之時兵部右侍郎缺中官有欲薦

大夏者遣人來言冀得一往見大夏與詞謝之卒不生

吏部又議以太僕卿處之大夏私語所知曰郎中轉添

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

曰：「我欲時其... 如何行其事當如何... 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况即中一出非知府即參議官階崇重何為不可。但恐人負官耳。乃陞大夏福建參政巡海道道兵久弛大夏至造哨船甚倉計儲立收支法寨設一館往來督察不半年海道肅然。」

夏四月降巡撫陝西副都御史鄭時為貴州參議

鄭時上言保國利民五事曰：「盡誠敬以回天意明義理以杜妖妄減進貢以蘇民困息傳奉以抑僥倖重名器以待有功辭多切直。」上怒謫之陝西軍民哭送若失父母先是中官梁芳進諸淫巧以蕩上心引用方術以收錄異書為名貨緣傳旨不由吏部而與人官或已官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三

者輒加恩不擇儒吏兵民工賈囚奴至有脫白除太常卿者多至數千人如李孜省僧繼曉皆所引薦尤尊顯用事者鄭時所疏專為方發也故方謫而謫之

起馬文升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汪直陳越既敗文升得雪其冤詔復其官致仕尋起為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命有司脩治周公廟歲一祭諸葛亮范仲淹呂大中大臨大鈞各祠俱歲一祀

陝西巡撫阮勤奏岐山縣有周公廟咸陽縣有周公墓

沔縣有漢諸葛祠鳳翔府有朱范仲淹祠監田縣有呂

大中大臨大鈞祠俱歲久頽圯乞脩治并賜祭 上曰

朕考祭法凡法施於民以勞定國者則祀之周公制禮作樂通行萬世諸葛亮興復漢室范仲淹經略西夏皆有功當時而呂氏兄弟得伊洛之傳又於名教有補者祠墓弗脩祀禮廢墜豈祭法崇德報功之謂哉其令有司各務脩治於周公廟歲春秋二祭墓以二丁守視亮仲淹及呂氏兄弟俱歲一祀庶稱朕褒表先聖先賢之意

秋七月調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于貴州

先是鎮守內臣顧恒歲有進貢之儀求索多方民不勝擾韶上言自古明王不寶遠物廣東民力竭矣守臣以此事上為恭不知彫傷國本為害反大市舶內臣韋眷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四

請以均徭餘剩六十戶隸船司為遣辦之需韶又疏其矯稱進奉私庇富家輒亂舊章妄開新法民間力役更無曠丁籍上均徭豈有餘戶又劾珠池監丞黃福採捕禽鳥騷動雷廉又劾錦衣鎮撫梁海本廣州人往來傳道輒稱貢儀水陸舟車飲食帳幃百方橫索所過蕭條梁海者太監梁芳弟芳見疏大怒且中傷韶言韶每事輒邀名方命左班相左右得大官益肆無忌 上直視芳不應芳懼伏地調韶貴州

九月傳奉陸上林苑監錄事邵義為蘇州府通判管事

是月十四日早該太監覃昌傳奉 上旨廣東韶州府

巡檢劉璋陸錦衣衛所鎮撫着仁智殿辦事儒士湯珪

陞鴻臚序班着文華殿辦事上林苑監錄事邵義陞
蘇州府通判管事江南巡撫王恕上疏曰臣查得蘇州
府原設通判三員一員協管府事一員管糧一員管治
農皆見任無缺今又陞邵義前來管事是為額外冗員
官冗則事不歸一而民擾矣邵義原任錄事正九品也
依例只該陞正八品今陞通判乃正六品也無乃有壞
選法選法壞則士無定志而奔競之風起矣且邵義之
為錄事小官也名實未加於上下今不由吏部銓選而
傳奉聖旨陞授是官則奉情不能無疑二三年前傳
奉聖旨或陞一司務或陞一序班或陞一匠官或陞
一千百戶鎮撫方是時詩者皆以為開此蹊徑後將難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五

止但未有為陞下言之者是以陞下傳奉之官一
年多於一年也今工部所屬額外匠官將及千員各衙
門司務序班千百戶鎮撫等官難以數計俱要俸祿皂
隸伴當不無耗國用損民力而輕名器今又傳奉聖
旨陞除在外府縣官俾之管事臣備員巡撫久處于外
頗知民間疾苦若再不言將恐奔競之徒遞相效尤各
尋徑路不數年間盡據天下之要地恃寵妄為正路素
蕪賢者難進則郡縣之政日益非田里之民日益困而
天下之事日益壞矣豈特耗國用損民力輕名器而已
哉陞下儻以臣言為是勅令該部仍將邵義止照舊
格陞授相應員缺今後在內五品以下在外四品以下

文職遇有員缺悉從吏部依格具名請旨選用其在
京堂上與在外方官官遇有員缺亦從吏部每員推舉
相應二員請旨點出俱不必傳奉其千百戶鎮撫
非有軍功不許濫陞如此則奔競自息賢能在職羣情
安天下治矣如不以臣言為然伏乞聖恩容送骸骨
還鄉非但臣之幸亦好進者之幸也

授南海貢士陳獻章翰林院檢討予告
獻章正統十二年舉人屢上禮部不第乃棄舉業從吳
與弼講伊洛之學布政使彭韶薦之召至京令就試吏
部辭疾不赴越數日赴試至部復以疾驟發辭卒不就
試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疏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俯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六

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
臣日甚愈病愈憂愈憂愈病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
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有為而力不逮乞
歸養特授翰林檢討疏謝曰臣至愚陋亦知銜負恩德
圖報稱於親終疾愈之日不敢負朝廷待士之盛意不
敢違臣子效用之初心歸至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曰
康齋以布衣為石亨所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得
開悟主上惜時相不悟以為實然言之上令受職然後
觀書殊戾康齋意遂快去獻章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
始終願仕故不敢偽辭釣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
爾後竟以檢討家居不及踐報稱效用之言或勸之著

述不答。○陳獻章歸。一時推尊之。目爲道學。尹直謂獻章初至京。潛作十詩以頌太監梁芳。芳言于上。乃得受職。及請歸出城。輒乘轎。張蓋列架。開道無復故態。揚維新張弼輩。皆贈言嘲議。張元禎采以載諸憲廟實錄。且備述其矜持沽名之狀。雖尹直輩未能成人之美。宜亦獻章或有以自取云。

冬十月太監李榮傳陸僧繼曉爲僧錄司左善世。惠昇爲右善世。○虜驟入宜府。大同烽火至于圻內。○東垣王見湏有罪。賜勅切責之。

東垣王見湏。有家奴吳安童。誘王淫戲。數與王同臥起。無貴賤禮。因欲毒殺王妃。不果。事覺。命官勘實。擬罪。奏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七

至。上謂見湏狎近頑童。謀害正妃。有乖大義。下勅切責。令戴氏巾。讀書改過。安童依律斬之。○禮部奏湖廣武岡州民劉善初等。告岷府選用乳母。爲軍民害。請通行天下。今後王府乳婦。止於本府所錄軍校之家選用。不許外及從之。

十一月吏科給事中王瑞上言。諸司賢否揭帖失實者。連坐從之。

瑞等上言。三載黜陟朝廷。所以勵庶官之典也。今天下諸司除土官外。無慮九千餘處。諸司官除陰陽醫學僧道外。無慮千萬餘員。吏部於各官之賢否。在布按二司。則據撫按揭帖。在諸司。則參布按等官揭帖。上之詢訪。

雖出於公心。下之奏報多任其私意。或假公以市恩。或乘機以償怨。毀譽失真。賢否失實。其他弊端不一而足。乞諭吏部榜示各官。凡揭帖所報失實者。連坐。或有當黜而留者。許本處撫按論奏。有當黜而妄訴者。亦罪之。上曰。朕以黜陟之典付吏部。吏部以賢否之實寄長吏。使其所報失實。則黜陟不公。賢否無別。何以示勸懲于人。是宜嚴連坐之罪。其當黜而留與當黜而妄訴者。俱如所言。○按王瑞等所言是矣。但內閣院部之恩怨。則猶未之及也。撫按之賢者。其揭帖有可據。苟非其人。鮮有不視內閣院部之意。以爲低昂者。唯內閣院部得人。則恩怨不行。而撫按之言可據。黜陟庶乎其當矣。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八

吏部王瑞等言。爵賞者天下之公器。自古帝王所以驅策羣臣。制馭四海者也。我祖宗列聖法古。爲治設官分職。各有定員。惟有功德才能者。授之初。無倖取之路。今恩典內降。斯養賤夫市井童稚。皆得以資緣而進。名器之濫。一至于此。伏覩 英廟復辟之初。懲景泰間倖用者多。率皆罷黜。皇上臨御之日。察天順初。冒功者衆。一切革除。史冊書爲盛事。天下傳爲美政。伏乞斷自宸衷。一舉革罷。以絕弊端。御史張璠等亦上疏言之。其畧曰。比年以來。末流賤技多至公卿。屠狗販繯亦居清要。有不識一丁而濫授文官。有不挾一矢而冒任武官。

未流之弊不可勝言。伏望命內閣大臣同吏兵二部一

審實。明正其罪。以警其後。奉入。上曰。瑞等所言事

朝廷自有處分。○是時四方白丁錢。廣商販。技藝革職

之流。以及士大夫之子弟。率黃緣近侍內臣。進獻珍玩。輒

得賜太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書司務序班等職。不

復由吏部。謂之傳奉官。至於三閣老之子若孫。甫髫髻

已授中書冠帶牙牌。支俸給隸。但不署事。朝參而出。於

梁芳之門者為多。蓋京官領一千二百餘人。傳奉官乃

至八百人。一日內宴。鐘鼓司丞應扮一老人。部糧責解

戶米濕。解戶答曰。非我之罪。此船縫之病。老人曰。便須

塞了船縫。免得耗濕朝廷糧米。答曰。若是塞船縫。須

昭代典則 卷之二

九

是無糧方好。天顏為之少霽。晚年悔悟。遂皆革罷。

甲辰二十年春正月京師地震。○杖司禮太監尚銘發南

京充淨軍

正月械司禮太監尚銘杖之一百。押發南京充淨軍。

孝陵種菜。銘本汪直所屬。謀入司禮監。與當道者相埒。

至是藉其家。得錢數萬。輦送內府者累日不絕云。給事

中王瑞等奏。近蒙逐去東廠太監尚銘。臣民大悅。但不

去其黨。將來之患猶未可知。尚銘舊為汪直所引。得入

東廠。近為李榮蕭敬所引。得入司禮監。司禮監乃朝

廷機密重地。豈可同惡相濟。引用非人。臣等又聞榮蕭

在大同。嘗黨汪直。隱蔽邊情。以致胡虜入寇。敬使湖廣。

所過貪殘。用貽數千里之患。其他隱惡。未易悉數。天下

大事。以殺賢人治之。而不足以一匪人壞之。而有餘榮

等既黨汪直。又黨尚銘。人皆言汪直開西廠。而黑肯見

尚銘入司禮。而地道震若非。皇上早見而勇去之。後

日壞事或不正。此更望并去榮等。以絕其黨。宗社臣民

之幸也。疏入。上曰。李榮蕭敬朝廷自有處置。

二月命戶部尚書余子俊總督宣府大同偏頭三關軍務

兼督糧餉

余子俊上言邊務曰。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

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臣奉命以來。熟看大

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冠至。車戰

昭代典則 卷之三

十

為宜。今為軍之計。大率以萬人為一軍。戰車五百餘輛。

用步軍千人。駕拽行。則縱以為陣。止則橫以為營。車空

缺去處。用鹿角樁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馭。乾糧不

煩自齎。若是虜賊合眾對壘。彼用弓矢。只有百步技能。

我用銃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

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過其驕橫。或尾擊其俯歸。前項車

營。取便策。應運有足之城。策不餉之馬。此億萬年守邊

簡易之法也。復具圖本五。其一下兵車營圖。其二擡兵

車營圖。其三擡鹿角樁營圖。其四下樁繩營圖。其五擡

樁城營圖。其說甚詳。上可之。○時子俊為此車費用

不費而選重室碾硃。不可用。初試之日。因而死者數人。

卒歸于廢云

陞大理少卿。伯鍾為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等處。兼提督紫荊等閫。○改南京刑部右侍郎盛顯為左副都御史。巡撫山東。○三月。賜進士李旻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處士胡居仁卒。○夏四月。命江西貴溪縣建象山書院。祀宋儒陸九淵兄弟。○陞浙江按察使楊繼宗為右僉都御史。整飭永平山海邊備。兼巡撫順天永平二府。○余子俊疏築宣大邊牆。建墩挑塹。令條事宜以聞。○改陳俊為南京戶部尚書。王恕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陞貴州左布政使彭韶為副都御史。巡撫江南。總督糧儲。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十一

計所資大。則內府之供。次則百官之俸。軍國之需。出於蘇松常三府為多。遞年戶部止將秋糧正數派令起運。兩京交納。中間加耗船隻等項。無從措辦。不得已就於正米上加收五六斗。以備支撥。既以支訖。就撥糧長運夫。於當年十二月。以裏盡行起身。次年九月八月內。回還不久。又行支撥。以候下運。今者成化二十年。天時久旱。運河乾淺。各府糧船。至今多未。曾回。其為艱辛。何可勝言。臣熟思之。須於此時。濟以權變之宜。庶不虧官損民。大約蘇松常三府。每歲起運。南北京白糧計九萬四千有零。兌軍糧一百二萬有零。此則升斗本色。不可缺者也。至於百官俸糧。在京等衙門。計約七萬有零。南

各衙門一十九萬有零。此則權宜折解銀價。似亦可行。蓋京官家口。多是糴買米麵穀粟。相兼食用。其南京俸糧。又盡出帖賣人。未曾親自開支。若南京則本糧易得。官員之家。即有實價。可不勞致也。臣切謂折銀為便。伏望 聖明軫念三郡人民。飛輓之繁。稍與蘇息。乞勅戶部會官計議。合無今後將蘇松常三府秋糧。原派在京五府六部等衙門官員俸米。每石計加耗船隻等項。折白銀一兩。南京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等衙門各官名下俸糧。每石計加耗船脚等項。折白銀六錢。俱無耗銀於內。將在京官員不分南北二京俸銀。俱解在京各衙門交納。庶幾東南民運可略減省。而官員俸糧銀亦不虧損。實為便益。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十一

英在兩廣專務務來。撫輯約飭將士。不許輒進兵諸峒。珉有倡亂者。購首惡誅之。而釋其脇從之黨。遣復業。一切征需供饋之具。蠲省節縮。十去其五。一年戶口生息。上手勅褒嘉。召回掌院事。五月京畿陝西河南山東山西大旱。時各省災傷。禮部議令各處僧道。閑給度牒。就彼納米。給與賑濟。湖廣鎮守太監。章貴議稱饑民南流數多。日有萬口。經過驅之。則恐激變。賑之。官糧有限。欲行山陝河南北直隸巡撫都御史。督令各該州縣。將新舊流民。

着該管里長招撫復業內閣萬安等議令山陝二學生
員有納米者廩膳納八十石增廣納一百石俱赴陝西
缺糧倉分上納本布政司起送國子監讀書挨次選用
軍民舍餘人等有納米者授以軍職百戶納二百石副
千戶二百五十石正千戶三百石指揮照例加米定與
衛分帶俸又命侍郎狄裕徐溥祭告西嶽西鎮西海大
河之神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疏曰臣惟陝西山西連
年災傷閭閻小民貧難殷實者少雖奉上項恩例恐願
納者寡焉能濟眾訪得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今年頗
收合無請勅每處差給事中御史郎中等官三二員分
行府縣令其馳驛前去會同彼處撫按督同分守分巡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十三

官分投出榜召募前項僧道生員軍民舍餘人等各照
米數每石納銀一兩給與文憑開領度牒照缺選用入
監讀書及為指揮千百戶等項其銀就令原差領勅官
南直隸湖廣銀送陝西浙江銀送山西江西銀送河南
俱公同撫按等官差委能幹司府官員分投給散缺食
人戶令其自行買米救濟其各流民之在荆襄者彼處
鎮守等官既稱不可驅治又稱無糧賑濟要令該管里
老招撫復業緣里老亦多流移料無可差之人就彼有
人可差各戶家業已失田野無望又無口食豈能回還
臣思流民缺食無言聊生拊循失策必為盜賊勞師動
衆所費益多合無將湖廣今年該起運南京各倉及兌

軍秋糧糧價一二十萬石又將河南該兌軍秋糧糧價
一二十萬石俱運赴荆襄水次倉賑流民以銷後患仍
勅各處撫按提督三司委官如有流民到於該管地方
即便加意賑恤不許驅逐致令失所臣又深慮召募僧
道生員人等銀兩急不能得合無先出內帑銀二三十
萬兩火速發去山陝河兩賑賑濟如內帑不足請諭貴戚
近臣及在京巨富之家那移前去切不可緩待後召募
有銀之日照數酬還仍乞降詔將被災府縣今年稅糧
買辦等項盡行蠲免如此庶幾全活生靈潛消後患易
危就安轉禍為福矣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十四

新下詔欵
上以去年大同失機命三法司錦衣衛執寧新於午門
前問狀錦衣衛即遣人執鏗至三法司會鞠具奏詔寧
等輕率進兵折損官軍致虜賊剽掠邊民情犯深重本
當處死姑從輕寧降羽林左衛帶俸指揮同知鏗降四
川射洪縣知縣
秋七月河北燕南諸省大饑分遣大臣賑卹之○八月刑
部主事林俊後府經歷張概下獄謫官
先是僧繼曉者以淫術蠱惑楚府事敗走匿京師貨緣
梁芳等引入禁中其術得售尊為法王賜美姝十餘金
寶不可勝計乃言於上發內帑銀數十萬兩西蔡

門外毀拆民居。初建大鎮國永昌寺。大臣萬安附之。於是林俊上疏曰。臣惟人君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繼食。野熊入城。鑿戒之昭。只此為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民騷擾。戍卒咨怨。誠不可不為之慮也。臣愚謂此尚手足之疾耳。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饑荒。陝西尤甚。人民流徙。別郡及荆襄等處。日數萬計。甚者闔郡無人。可者十去七八。倉廩懸罄。拯救無法。樹皮草根。食取已竭。饑荒填道。惡氣薰天。道路聞之。莫不流涕。而巡撫巡按三司等官。肉食彼土。既知荒旱。自當先期奏聞伏候。聖裁。顧乃茫然無知。恕不加意。勢至若此。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十五

尚猶顧盼徘徊。專事蒙蔽。視民饑饉而不恤。輕國重已。而不言。夫物極則變。草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拯焚救溺。不可少緩者也。乃者大學士萬安等。具言將生員人等納米。是固救荒之一策。然此等欲事輕齎。則彼地空乏。買米無從。欲他方轉運。則困於劫掠。道里難進。臣恐緩不及事。為今之計。宜下寬恤之詔。重欺罔之罪。以收人心。即遣才力大臣。并科道部屬。廉能等官。分督內帑之財。星馳前往。臨清等處。聽其地利近便。有運到官糧。或鄰封積蓄。官為顧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賑濟。則未死之餘民。猶或可及。濟然臣猶有說焉。孟軻有云。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

有所不避也。臣說一行。則可洩天地神人之憤快。聖祖神宗之心。彰陛下為聖明聽納之主。真萬億年無疆之休。萬一忤旨。禍止臣一身。爾臣何惜一身之禍。不為陛下陳之。臣聞脩養之說。怪誕無徵。佛老之教。幻妄無取。故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之世。其誣每見於唐宋先儒之論。史冊所稽。不可泯也。謹將前監曉本一檢。險小人市井無賴。曩者猥指邪術。欺誑楚府。及至事敗。挨拏。却乃竄身。逃罪不圖。自新益加。縱誕潛往京師。多方告緝。誣蒙聖眷。疊賜異恩。五尺兒童。切齒唾罵。敢復肆無忌憚。惑亂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大鎮國永昌寺。臣細思之。陛下聰明齊聖。斷不為此。是必繼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十六

曉小人倡為誕說。謂此寺一建。則聖壽益綿。國祚益昌。民命益永。邊疆益寧。以此。陛下爾曾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削矣。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聖舉且日損矣。下人師師爭先。事佛聖政。且日壞矣。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縱如繼曉之言。先王之政。斷不為此。况萬無是理。顧有大害者哉。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予焉將戰。夫鶴之好似若未害。其失人尚若此。伏望陛下以類推之。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也。然繼之者。樂芳也。梁芳。傾覆陰狠。引用邪佞。排斥忠良。輔之者。驟得美官。觸

之者動遭竄逐欺罔如趙高奢侈如石崇數年之間
以進貢買辦為名盜 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資
山積尚銘不足多所在風擾汪直莫能過乃復薦進繼
曉陰求蓋寺虛耗內財飛語外間謂其立意不肯為是
被 陛下逼脇只得屈從是畏天下議已欲 陛下專
擅謗爾大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今梁芳欲文已奸而
以過歸 陛下即此一事已不容於誅矣且天下猶身
也賢才元氣財用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
肉而引之以疾病臣切為身危之斷為粉梁芳之身不
足償其萬一爾臣德不足信職非言官熟視默然可以
固位顧乃不自揣量與此二權奸臣抗可否是猶蝸觸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十七
斧峨赴火已不可言智矣然臣惟牛司耕司守走獸
之微亦以勞而食也臣食於 陛下且七年矣近以年
勞復蒙增秩感愧無地中夜以思涕淚交流謂人主深
居九重利害豈能盡知而 祖宗在天之靈亦望臣等
以言進於 陛下也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以及閭井
之徒亦皆痛心饑民之死欲食梁芳繼曉之肉然卒不
敢以此言進於 陛下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爾使臣
復不言則 陛下終不悟 祖宗在天謂臣等何如人
天下後世謂臣等何如人秉筆史官必譏笑臣等恐將
及 陛下矣昔魏任座答文侯何如王之間以直觸怒
及問翟璜璜曰仁君也君仁則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

文侯悅使璜召座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臣不敢過鑿
然亦豈忍懷不直之名為 陛下仁聖之累耶臣誠不
畏死惟 陛下留神聽覽熟計而必行之則 祖宗之
光社稷之福臣民萬世之幸 上覽疏大怒下俊錦表
獄後府經歷張徽上疏論救併逮赴獄事且不測司禮
太監懷恩叩首諍不可曰殺俊將失百官心將失天下
心奴不敢奉詔 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訛我不然安
知官中事提硯擲恩恩以首承硯不中又怒什其凡恩
脫帽解帶伏地號泣曰奴不能伏事命命矣叱恩出至
東華門使人謂典詔獄者曰若等誦梁芳合謀致俊死
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臥稱中風不能起 上怒解命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十八
醫治疾屢使勞問俊等不死謫雲南姚州判官徽諫知
州
九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封罕慎為忠順王入
哈密
十四年土魯番阿力死子黑麻稱速壇未壯於是守
臣乘間請封罕慎嗣忠順王入哈密罕慎貪殘國人怨
之西域諸夷貢使往來者苦其要索
馬文升陞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江北○南京兵部尚
書王恕請復林俊張徽原職
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疏曰臣恕荷國厚恩庸劣無補
惟願 聖德尊顯天下乂安俾臣得俯仰於無事之天

沒齒於太平之日為幸大矣通聞刑部主事林俊上章
陳言忠誠激切詞氣過直冒干 天威謫官遠方後府
經歷張黻為林俊陳情亦蒙擊問臣恕當以林俊等為
戒括囊全身今復昧死而言者非納交於林俊等而為
其游說也實為 國家慮爾方今之時外而邊陲黠虜
跳梁軍士暴露內而郡縣旱荒太甚民饑而死此誠
陛下憂勤惕勵詢謀屈策極力救濟以收人心之時奈
何與土木之役為佛氏之居蓋聞僧伽之言張大佛法
之功予以尊之崇之資其利益以福斯民而延 國祚
也殊不知三代以前無佛法而帝王曆數率皆綿遠三
代以後崇信佛法而帝王運祚未聞過之以此觀之佛
法之無益於世也明矣其不足信也審矣且天地生成
萬物 祖宗創業垂統孔子明道立教其功其德豈佛
氏所能髣髴萬一然而京師止設一壇以祀天地內府
止設一太廟祀 祖宗京都以及天下郡邑亦各止設
一文廟祀孔子就使佛法有靈而其功德可比隆於天
地祖宗孔子其佛寺亦不宜多於天地祖宗孔子之壇
廟也今都城內外佛寺不知有幾千百區茲又欲營建
佛寺于皇城之側遷移軍民數千百家計費帑藏銀數
十萬兩似為過之然安土重遷人之情也今一旦拆人
房屋使之遷於他處欲人心安得乎帑藏銀兩所以備
兵荒也今乃以為建寺之資使人飛輓於道路轉死於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十九

溝壑欲人心悅得乎人皆知此事之非宜而不言獨林
俊言之者是林俊能盡忠於 陛下而不顧身家者也
人皆私議以為林俊之言是亦無一人公言於朝獨張
黻言之者是張黻亦能盡忠於 陛下欲 陛下納諫
旌直以隆治道亦可嘉也今皆不之省而悉寘之于法
此臣之所未喻者也臣恐由是人皆以言為諱設有讒
佞之害正奸邪之誤國誰復言之 陛下何由以知之
又造宮殿為梁為柱大楠木南京各殿已無一根近年
脩 孝陵明樓差官前去四川編歷山谷尋採五年僅
得五根數內堪中者少不堪者多動起數千人夫止搜
一根到於水次餘者尚未出山此等大木誠為難得不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知在京各殿見有堪作大梁大柱楠木幾多可毀幾座
宮殿之用誠不可不愛惜以備用也 陛下仁如帝堯
孝同大舜自踐祚以來不暇獵不游幸未嘗妄興一旅
一師亦未嘗妄戮一無辜之人誠不世之 明主大有
為之 聖君也不意偶然有此蓋未之思爾此臣之所
以日夜惴惴而不能已於言也伏乞 聖慈收雷電之
威解恢恢之網復林俊等之職慰天下人之望暫停建
寺之役專理兵荒之政如此庶幾四夷向化九有歸心
宗社可以鞏固天下可以永保矣疏入留中

大監懷恩傳旨進吏部尚書尹旻為太子太傅取丁憂中
書杜昌文華殿辦事○萬全右衛百戶韋瑛伏誅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二十

萬全右衛百戶韋瑛先任錦衣衛從太監汪直用事及罷西廠調外任居萬全欲邀功以希起用乃自撰妖言以誣巫人劉忠興等十餘人謀不軌走告監督軍務太監張善善令人叻瑛捕獲德興等加以毒刑取其家資無不誣服善等以聞命官會鞫皆誣上曰韋瑛曩罪當死朕以從輕調而稔惡不悛宜亟斬之仍梟首于被害處其惡黨論罪有差被誣者皆釋放瑛初附直為惡直敗其黨多竄死瑛獨不及人皆疑之至是自致死地天下聞而快之

命南京戶部主事張倫督理懷慶平陽潼關等處運事

張倫上言黃河自河南入淮直抵南京水陸無礙請量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七

三十一

摘淮安瓜洲軍糧十萬石南京常平烏龍潭等倉糧十萬石運至沔池縣令河南山西陝西三司委官轉運以五萬石存留懷慶二府等處以五萬石給平陽蒲州等處十萬石給潼關西安等處以備賑濟又以兩浙鹽七十四萬餘引兩淮鹽一百二萬餘引賣銀送京以給軍餉所司謂其言皆可行且倫陝西人方以公務至京宜遂令奉勅督運俱從之

十二月命工部侍郎杜謙率郎中蕭冕等疏濬運河

大學士萬安等言我朝建都於北而上下供用多取給於江南然必藉船而後可達於京師是運道水利所係甚重如河南懷慶地方築隄障沁水以濟徐呂二洪濟

邳州宿遷桃源運道山東兗州等處導引汶泗沔河諸泉以濟濟寧上下運道今沁水衝決堤岸流入黃河汶泗沔諸泉歲久不濟亦多壅塞以致河流淺澁糧運稽遲請勅工部重臣選領諳練屬官詣彼會撫按督有司一一踏勘衝決壅塞之處脩築疏濬上命工部侍郎杜謙率郎中蕭冕員外郎李濬往董其事

召陝西耀州判官張善吉為兵科都給事中

命陝西耀州判官張善吉為兵科都給事中善吉初為兵科給事中調外任久之不遷遂以方術托太監高英轉聞於上因得召見遂有是命士人耻之

命有司歲祭故巡撫廣東僉都御史楊信民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七

三十一

乙巳二十一年春正月星隕有聲詔寬恤求直言

是年春正月甲申朔申刻有火自中天西墜化白氣復曲折上騰聲如雷踰時西方復有大星赤色自中天西行近濁尾跡化白氣曲曲如蛇形久之如雷震地詔寬恤天下舊年糧米及坐派物料未徵者盡行蠲免已徵者糧米就留本處賑濟物料准作次年之數不許朦朧再徵

復林俊為南京刑部員外郎張黻為南京左府經歷○工部主事張吉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敖毓元應詔陳言謫官張吉疏斥李孜省僧繼曉等罪惡勸上親賢圖治脩德遠邪以謝天變丁璣上言十事首言正心脩身末言

方士釋老宜加斥絕。放毓元上言四事曰：慎選大臣，慎選臺諫，佛老當去，名器當惜。皆為攷省。繼曉等發也。疏入，俱留中。尋以他事謫吉雲南景東府通判。繼曉貴州普安州官。繼曉元雲南臨西縣丞。○戶部主事周軫因星變上言：乞除元惡以快人心，減內臣以清朝政等八事。兵部郎中崔陞、蘇章共疏星變為闖豎干政，妖僧益惑，援庇壬儉竄逐，忠良所致。疏入，皆留中。時言者頗及宮闈秘密。上怒，因書言者六十餘人姓名于屏，擬陞則糾其級，不則遠惡地。於是吏部不敢擬陞焉。

放僧繼曉歸田里。繼曉自知罪不容誅，乞歸養母，并乞空名度牒五百道。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三

許之詔命，毋終仍出供職。○吏科給事中李俊等言：今之弊政最大且急矣。近倖干紀，大臣不職，天變之來，率由于此。國初近侍皆有定制，今或一監設太監一二十員，或一事參內官五六七輩，或分布藩郡，或總領邊疆，或援引儉邪，或投獻奇巧，如梁芳、韋典、陳喜輩，難以數計。大臣如殷謙、張鵬、艾福、杜銘、李本、劉俊、張登、田景賜、張宣、尹直、李溫輩，或老懦無為，或清論不愜，皆所以虧聖德，妨至治，而招天變者。其間方士道流，如李孜省、鄧常恩、繼曉輩，尤中外所切齒。乞通行革去。庶天變可回，常恩繼曉輩，尤中外所切齒。乞通行革去。庶天變可回。上批：咨曰：梁芳、韋典、陳喜，姑已之。殷謙等，令各條省。李孜省、鄧常恩、降職。繼曉革為民。○浙江道御史汪奎

等言：妖僧繼曉結太監梁芳建寺，又給與度牒二百道。南富僧一牒可售數金，當此凶荒，留賑饑民，不猶愈於繼曉一人用乎？乞罷建寺而治梁芳之罪，取回繼曉進奉度牒，斬首都市，以謝天下。近年亡命負販之徒，工藝方術之徒，傳奉通政、太常、鴻臚、錦衣、中書、文思等官者，不可勝數。如顧賢、顧祥、顧蘭、顧果、顧俊、太監顧恒之姪，也有何勲勞而陞，俱錦衣指揮千百戶，鎮撫之職。李孜省緣事之吏也，有何才能而濫授通政之官。似此之類，難以悉數。俸祿之費，歲以萬計。宜令所司悉究以去，冗濫。勅各處誤事官，姑不究。繼曉齋去度牒，令巡按御史追取繳來。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二十四

刑部十三道官應詔陳言，請去鎮守等官。兵部尚書張鵬覆議存之。兵部尚書張鵬等奏：適者本部陳言，謂內地鎮守等官，可以量減五府。陳言謂：邊城沿海添設官，可取別用。刑部及十三道陳言，又欲查照天順八年正月詔書，通行斟酌鎮守等官地方，緩急量為去留。俱下本部覆議。查自天順八年以前，接管已定者，不復開具。謹將八年至今各處添設鎮守等官，上陳但地方有事，河南又有流民，江西盜賊，浙江福建俱邊海，鎮守內外等官，應否去留，伏乞 聖裁。詔：鵬等既言地方有事，鎮守內外等官，姑存之。時謂鵬之罪不容誅云。

三月加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太子少保

南京兵部尚書王恕應詔上言。洪武永樂年間官有定員。朝無倖位。是以賢能在職。食之者寡。近年以來。無功而陞。無能而進者。日多一日。他如工藝之人。進進之徒。邪術之輩。各尋蹊徑。得美職而服章服者。充滿朝市。實是虛糜廩祿。虧損名器。非所以勵賢能而勸有功也。合無今後文職。非由進士監生吏員出身者。勿授武職。非有軍功者。勿陞其已陞除額外文職。悉令記名回家。待有闕之日。聽吏部察其可用者。取用係醫卜匠藝出身者。悉令各執本藝。每月止支月米一石。其餘俸錢皂隸。俱各革去。其軍職非有軍功而陞在錦衣衛及管事者。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二十五

俱改調在京各衛帶俸。止食原俸。原無俸者。每月亦止與食米一石。餘俸俱各革去。悉令差操。鎮不許管軍管事。兩京一例。若在成化十一年以前陞用。及貴戚之家。循例而陞者。悉令照舊。其在京考滿該陞官員。內樂舞生出身者。止於太常寺官。天文生出身者。止於欽天監官。醫生出身者。止於太醫院官。匠人出身者。止於工部所屬文思院營繕所等官叙用。俱不可授以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堂上官。庶不虛費錢糧。混亂名器。又言。近聞太監梁芳。差鎮撫梁山。令人梁用。馳驛前來。兩淮運司關支。欽賜官鹽五萬引。着該司官出備包索船錢。用銀數多。該司無從措置。被其逼追。令奉職。

昭代典則 卷二一

詔不論勢要之家。中鹽雖稱前曠。係是欽賜之數。百姓愚昧。難以戶曉。未免致疑。又令運司出備包索。帶錢人情。愈加不堪。合無將梁山等取回。前鹽住支。今後各處鹽課。俱各存留。以備邊儲。敢有仍前求討者。許戶部及科道官糾劾。使人無覲覲官有儲積。又言。端人正士。何代無之。異端邪術。世亦常有。所貴察其忠良。辦其奸妄。而登用之。擯斥之。爾近者。員外郎林俊。經歷張黻。以言事謫官。尋蒙收召。復其職任。國師繼曉。以左道惑眾。亦彼放逐。遣歸田里。此足以彰 陛下天地之量。日月之明。容受其直。而特為寬貸。洞燭其誣。而不可欺罔也。竊惟諸司之中。固嘗有林俊張黻。而被謫者。天下之大。亦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二十六

豈無後繼。曉而行術者。合無吏部通查數年以來。有因言事或降調外任。或冠帶閒住。悉令復職。俾圖自劾。如有政令缺失。仍許直言無隱。及令都察院行委巡城御史。五城兵馬。嚴加禁治。如有奸妄之徒。或執巧技。或執邪術者。不許潛住京師。希求進用。敢有窩藏隱匿者。罪及隣佑。如此則異端不至橫流。正道可免秦莽。又言。正統天順年間。南京龍江大勝二關。各止差內官內使二員。名守把皇城各門。并都城各門。各止差內官內使二員。名守把。近來龍江關。差太監奉御共六員。大勝關。差內官內使共七員。名皇城各門。差內官內使十餘員。名都城各門。有差內官內使五七員名者。亦有三四員名。

五八五

者又內府南京甲字等九庫比先年間每庫只有內官
內使二員名公同該庫官收支錢糧今各庫有內官內
使五七員名者亦有十三四員名者政出多門弊難枚
舉合無行令內外守備官將各門各關并各庫添差官
員盡行革退令其各管本等職務照依正統年間事例
存留守把管理免致多占官軍庫役妨誤公事又言
朝廷差內臣往浮梁縣景德鎮燒造御用磁器今已年
久僱覓夫匠買辦柴土顏料及供給監燒官員人等每
年用銀不下數千餘兩俱是饒州等三府小民出備雖
曰磁器計其所費不減銀器之價近聞原差內臣隨陞
太監鎮守江西往來提督而家人常川在彼生事尤甚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七

供給益侈即今三府之民疲敝困苦不可勝言且饒州
鄱陽湖運道數百里上控荆襄之衝一有警急民窮財
盡何以爲備此三府之民誠可痛憫而燒造之役所當
急罷也况所燒磁器年積月累其數必多合無暫且停
燒造三五年以蘇民困待後缺用再行燒造亦未爲晚
又言雲南福建浙江等處雖有出產銀冶府分其間或
有頑梗之徒嘯聚爲非地方人民因而不安者况中間
鎮守太監或有於每年冬月親去前項府分煎銷銀課
往來供應頭目人等甚是勞擾合無今後止令專管銀
場布按二司官員每年督完銀課解至總司會同太監
煎銷實爲民便

召彭韶爲大理寺卿尋改副都御史巡撫順天

巡撫江南副都御史彭韶應詔陳言曰伏睹成化二十
一年正月初七日詔書內一欵九 朝廷政事缺失許
諸人直言無隱欽此欽遵臣恭忝風憲之官幸遇 聖
明憂治之日不敢自諉在外隱忍緘默以仰負 明詔
求言之意謹以政治終始爲 陛下言之夫更新曰始
成功曰終使政治常新而不失事功常謹而有成雖堯
舜之盛不能外矣伏聞邇者星變既發於歲暮又形於
正旦此天心仁愛之意欲 陛下善始善終而示於不
言之表者也蓋歲暮者天道之終正旦者歲事之始天
象兩見於此豈無意哉昔唐太宗時魏徵獻言有曰陛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二十八

下志荒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十事太宗嘉納至今
稱爲盛帝臣愚妄謂今日之治不在他求惟守成化之
初足矣茲爲歲首廣開言路禁止奢僭斥逐異端杜絕
傳奉次第施行所謂漸不克終者非有如唐太宗之多
然臣子之愛心無已所望於 聖明者不止於前數事
也伏惟 陛下嗣位之初廢立中官特詔天下正家之
禮嚴矣數年以來聞諸鎮守內臣貢獻土物於皇妃位
下或加中宮之上比又褒陞其家幾與 先帝時后家
相等此 陛下正家之禮有未終者也悠悠萬事惟此
爲大天意所以不豫人心所以湮鬱殆爲於此臣伏見
陛下至聖至明若俯念四海爲家之義少納臣子家

衆之言。以時裁正。俾彝倫攸叙。則陰陽不調。災害不祥。未之有也。成化之初。內侍近臣。進用稀簡。防微之意。蓋有在矣。至於近年。日有增益。聞今大小名數。將以萬計。求之於古。未見其比。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犯科條。少有加罪。所求能得。所請輒從。此陛下慮防之意。有未終者也。夫近貴之臣。人所畏懼。久預外事。便成重臣。伏見陛下臨御歲久。洞察事機。宜及此時。斟酌裁省。俾內外事務。各還職守。立爲定制。以傳於後。實萬世無窮之休。不然。異日故事已定。偏重之勢。遂成。雖欲更張。不可得也。成化之初。天下貢獻悉禁。止儉約之德。著矣。至後數年。鎮守公差。諸人爭求珍異。以充進貢。海內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十九

臣庶匪不憂心。茲者又詔鎮守內外等官。貢獻方物。悉照天順三年以前例行。不許因而科害軍民。竊惟天順年間。當無事之時。今遇災荒。乃警戒之日。古人遇有天災。皆欲減膳徹樂。豈宜轉令貢獻。此陛下持儉之德。有未終者也。先儒謂好貨之心。乃天理之所有人情。不能無然。公劉好貨。與百姓同之。故國富而民足。今前項官員。不過剝取軍民之財。以充貢奉之名。豈有出已物哉。而乃水陸勞擾。人畜疲頓。然歸公家。恩被私室。誠無益也。伏望陛下畏天足圖。將此貢獻。盡行罷免。則天下幸甚。成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慎。至矣。至於近年。邊方多事。內郡流移。而公卿輔臣。無故而加

保傅寺監衙門。多以高官兼掌。及其致仕。恩澤又月與之。米歲給之力。無非所以禮大臣也。然以是施於忠賢。勞烈使人有所感奮。若泛焉行之。則人孰不思阿順。從欲以圖日後之恩寵哉。此陛下用人之道。有未終者也。自古平治天下。責在大臣。自任既輕。百司從而觀望。後進一律。世事將何賴耶。伏望陛下慎重任使。必憲賢而後優禮。有勞烈而後加官。不惟其官。惟其人。則羣臣幸甚。臣聞因事爲功。古人所貴。卽其已往。而慎於方來。斯謂謹始。而勿失。則德澤加諸當時。聲名昭於後世。斯謂善終。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此陛下大聖人事也。臣螻蟻微命。殞越妄言。不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十九

勝戰懼之。至時詔被命召爲大理寺卿。未上。以疏論貢獻。仍改副都御史。巡撫順天。陸太常寺丞張苗。爲南京通政使。時星變。黜傳奉官。御馬太監張敏。請馬坊傳奉者。得勿黜。持疏謁懷恩。跪庭下。恩徐曰。起。起。病足不能爲禮。問何爲。曰。得旨。馬坊傳奉。不必動恩。大聲曰。星變。專爲我輩壞國。外臣何能爲。今甫欲正法。汝又壞之。他日天雷且擊汝首。指其坐曰。吾不能居此矣。汝兄弟一家。徧居權要。又欲居我位子。敏素驕貴。又老輩。聞其言。不敢吐氣。歸家憤恨。死。章瑾進寶名。求錦衣鎮撫。命恩傳旨。恩曰。鎮撫掌詔獄。武臣極選。奈何以貨故與。瑾上曰。汝

違我命乎。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耳。改命。賈昌傳言：恩曰：外廷倘肯諫，吾言尚可行。因諷余肅敏執奏。吾且從中贊之。余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無人。王端毅者為都御史，屢上疏論事，言甚切直。恩每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張敏卒，其姪太常寺丞張苗遂傾貲上獻乞侍郎。上曰：苗本由承差若侍郎六部之佐，不可可授南京三品。左右急持官制請，竟得南京通政使。

二月德王請業南旺湖不許。以湖開漕○復命戶部尚書余子俊兼副都御史總督宣府大同軍務倉場。着尚書殷謙兼理部事。侯子俊還日，各仍舊時巡撫宣府右副都御史李岳等奏連歲兵荒軍民困極，今東作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方輿恐言者仍以修邊為事，未免動眾妨農，乞暫停止。以待豐年。事下兵部尚書張鵬等以為差官修邊已有成命，請自 聖裁。詔令余子俊至彼酌量處之。

三月泰山屢震

壬午朔四鼓大震，是夜復震。丙戌四鼓復震。甲午乙未相繼震。庚子連震二次。有司素聞時椒寢漸繁，李汝省左道交納，頗有易樹之意。內閣劉珣密疏言：國本不可搖動。會欽天監奏言：泰山震動應在東宮。上大驚。遂已。

命納銀米監生分送南北二監

禮部覆議南京吏部等衙門應詔陳言內一事欲將各

處納銀米監生分送南北二監自願具薪米坐監者聽其年十三四或十五六七則俱行各處提學官收入該學肄業滿十年乃復監從之。命禁民間產女溺死。

溫州府訓導鄭璟建言：浙江溫台處三府人民所產女子慮日後婚嫁之費往往溺死殘忍不仁傷生壞俗莫此為甚。乞曉諭嚴禁都察院議此弊不獨三府延及寧紹金華并江西福建南直隸等處亦然。悉宜曉諭如環言。上曰：人命至重父子至親。今乃以婚嫁之累戕恩敗義俗之移人一至于此。此實有司之責。自後民間婚嫁裝奩稱家有無不許奢修所產女子。如仍前溺死者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着隣里舉首發戍邊方。

閏四月兵部尚書張鵬致仕。○調順天永平巡撫楊繼宗外任。

順天府管河治中陳翼以巡撫楊繼宗屢拒參見不加禮。遇訐奏其平日諸過以為失大臣體。及巡按御史鄧庠擅停夫役有妨漕河皆當究罪。事下刑部奏遣官勘問。覆奏上以繼宗執性既偏處事過當難任。巡撫調降外任。翼訐奏事多不實降級調外任。庠恤民停役置不問。

五月廣東肇慶大水。左布政使陳選馳奏災傷未報便宜發粟賑之。○改總督宣大戶部尚書余子俊為兵部尚書。

令防秋畢還京。○六月致仕戶部尚書楊鼎卒。○秋七月右都御史朱英卒。○余子俊請築邊墩從之。

余子俊奏去歲受命行邊即以曩在延綏曾修邊牆事宜建議奏聞蒙賜允行適歲歉而止今會大同山西宣府一帶邊關内外文武守臣隨方經畧躬率士馬遍歷邊關登高履險凡四十餘日度地定基東自四海冶起西至黃河止長竟一千三百二十里二百三十二步舊有墩一百七十座內該增築四百四十座大約今年八月始事明年四月可以告成工視延綏修邊之費雖日有加實一勞永逸之功也。上然之即勅所司預備器物是奏也子俊欲以築墩責成于邊臣而以閱實付任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三

於科道計功算數行之惟艱且自欲還京而以重役付人蓋不近人情之甚者是後物議誼然不平蓋有自云○余子俊奏大同宣府并偏頭關等處欲大發兵夫修築墩臺計用糧一十五萬四千八百石防護官軍馬用豆共八萬五千五十石銀七萬七千四百兩鹽二十五萬八千引請詳議措置奏至戶部會議軍民轉運疲敝未可再勞宜准已運宣府者除放支外見在者不必轉運即補作宣府來年修造之數其大同亦儘見在者放支以候來年會計子俊原擬于山東等處添派俾足前數其銀以糴糧科內摘撥鹽於順聖川煎辦給用從之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九月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權

身殿大學士劉珣致仕

珣與李孜省力爭易儲之事雖卒沮其謀然亦以此不得安於位珣尤鄙萬為人時時對客詈安負國無耻安聞積恨與劉吉構誣以飛語假俳優以中傷之又使邏卒嚇令求退珣遂乞致仕○時稱內閣三人萬安貪狡劉珣狂躁劉吉陰刻又昭德官好珍奇營建中外有結納內臣進寶玩則傳旨與官以是府庫竭爵賞亂三人不出一語救之故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謔然三人之中惟珣猶賢珣多談論不知者目為狂躁耳至於國本之諍與李孜省為仇自非安吉儔也十一月陞廣東按察副使陶魯為湖廣按察使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三十四

魯以父蔭授縣丞歷陞副使至是九年秩滿乞改別省撫按等官各為具奏乃有是擢仍奉勅兼管嶺西道兩廣有驚聽往來撫治

十二月進內閣劉吉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以詹事彭華為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天順中彭華為編修以多支廩餼坐除名賴李文達救解迨李孜省得幸華私附之又與萬安結為腹心以故肆讒投間亟亟若狂一時正人斥逐華力居多乃得入閣

丙戌二十二年春正月巡撫劉璋奏准淮揚滁和四處馬納價廬鳳徐州仍令納馬○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時政

疏不報

王恕再上將順 上意匡輔時政疏曰臣伏聞近有聖旨禁約今後不許擅便奏討陞官及遷轉各人名下并文武外官邊將及奏討蟒衣并替人討蟒衣及不許奏要在外府騎馬又聞自有此之後諸色人等俱不敢進貢物件希冀陞賞朝政肅然小大之臣罔不畏天之威駭奔承事中外臣民聞之莫不懽忻鼓舞稱頌聖德而詠歌太平也夫此數者不禁止則官及私昵而政事為之不立利歸權門而邊儲為之不足豪右兼弁而小民為之困敝名器混淆而上下為之無別僭踰日肆而禮法為之蔑如紀綱廢弛而教化為之不行人皆知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三十五

此數者之為聖政累久矣但恐禍及身家所以多不敢言去歲正月 皇上因天變勅諭文武百官令其陳奏弊政兩京臣僚間有言及之者或指陳失真或言詞過當是以多不蒙採納有採而行之者不久又行更改而言者反多箝譎間有優容者其心兢兢業業常不自安有若官校之隨其後所以前事日益滋熾而無已有志為國者日有畏縮而不敢言也茲者 皇上不因左右之言臣僚之諫而有此禁約是蓋皇天眷祐國家將降萬年無疆之休故啓 宸衷而為之此臣民聞之所以懽忻鼓舞而稱頌詠歌也然此數者誠能持之堅禁之久而無所變更則天下國家何患乎不治安宗廟社

稷何患乎不靈長四夷八蠻何患乎不賓服羣黎百姓何患乎不蒙福也如或持之不堅禁之不久而有所變更非惟有失大信於天下抑恐難保無虞於將來伏望 皇上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之之令信如四時仍將節次 聖旨禁約事意傳與在京各衙門并科道知道今後但有故違 勅旨奏討前項恩澤者俱照 勅旨內參奏其奉 特旨批出傳奉無與者亦要執奏不可有失大信如此則紀綱振肅而教化大行億兆歸仰而宗社靈長矣然臣此言非欲矯情以沽名而舍生以取禍但欲成 皇上之美政為恃寵者弭後患耳惟 聖明察其心而赦其罪幸甚疏上官威閣部左道諸人皆

不悅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三十六

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余子俊致仕 戶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劉昂等劾奏都御史余子俊取民無度用財無節國家賦有定制今則創為預徵邊有常供今則索於額外借漕運而京儲因以不充急於運而京民為之擾動報虜警而勢多虛張修邊防而財多妄費徒勞人力未見完功惟務更張無益於事雖侵欺之情未露而妄費之責難逃乞逮至京明正其罪以為大臣妄費邊儲之戒河南等道御史朱欽等奏余子俊往在陝西繕修城堡疏開河湟虛張聲績邀獲時譽

遂蒙拔自疎遠。置諸六卿。增其職任。委以邊寄。昧於審時。急於功利。乃於凋弊之餘。輒興城堡之築。事不酌其可否。功惟幸其必成。遂致邊備空虛。羣情嗟怨。臣等切惟邊防之險不在地利而在人心。朝廷之憂不在四夷而在百姓。今疲中國以事邊境。重手足而輕腹心。非惟不能保邊而適足以擾邊。非特不能安民而適足以困民。此而不懲。何以警後。疏入。上命該部議其事。以聞。既而命工部侍郎杜謙等勘報還奏。以爲子俊在邊未及二年。費用官銀一百五十萬餘兩。糧料二百三十萬石。雖因供給軍馬。脩築墩臺。置造兵器。皆出公用。然亦勞民傷財。不爲無罪。復下戶兵工三部會議覆奏。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三七

上曰。余子俊受朝廷重託。不審事勢。偏執已見。處置乖方。費用錢穀數多。姑置不問。革太子太保令致仕去。○聞之。視師延綏者。其遺民故老。咸曰。鎮城舊在綏德。余公遷出榆林。軍民役死不下萬計。窮瘡荒廢。千里丘墟。孤兒寡婦。衰麻扶杖。日哭于軍門。而浮沙築牆。終難就緒。向使其攜鎮河湟。逼逐套虜。與此大役。猶可言也。顧僅僅止此。至今榆林孤城懸於荒漠。勞師戍守。歲費萬千。綏德藩籬竟失。鎖鑰虜騎長驅。直闖內地。其貽謀蓋不審矣。由此觀之。則宣大之役。臺諫交章。非無自也。三月虜入開元塞。○夏四月。封金玉二關。眞君爲上帝。遣大學士萬安于靈濟宮致祭。○五月。以馬文升爲兵部尚

書。○吏部尚書尹旻致仕。翰林侍講尹龍除名。

尹龍。尹旻子也。旻與內閣萬安不協。安每語所親厚者曰。言官有能劾尹同仁者。勿憂無大官做也。然旻與劉翊善。翊與安竝在內閣。安不得行。又旻掌銓衡。每推舉時。皆先舉科道官。或舉部屬。亦其入中官之門者。以故科道中官各無繫隙。一時選法通敏。賢愚皆悅。劉翊既致仕去。安欲引南京禮部侍郎尹直入閣。旻謂不可。安遂托李孜省。諧旻於上。復嗾所親科道論劾。於是吏科給事張雄等言。龍竊弄父權。納賄如市。知縣孫盛送銀三百。特授知州。指揮吳昂送銀五百。兼管糧運。尹旻縱子受賄欺公罔上。罪惡貫盈。人心憤怨。御史陳孜等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三七

亦言。尹旻賄賂公行。苞苴競進。通判王範濫陞主事。經歷張遂驟進少卿。子龍素無學問之功。久著貪污之跡。夫旻父也。龍子也。子之惡。旻且不知。何以別天下之賢否。使其知。則於家且不齊。何以典人物於銓衡。事既敗露。復何面目立於清班。乞特奮乾綱。大彰天討。以爲父子同惡人臣倖進之戒。上命三法司錦衣衛執尹龍。張璠。王範等于午門前。拷訊革旻太子少保。令致仕。龍等發原籍爲民。逮廣東左布政使陳選。道卒。先是廣東市舶司太監韋眷奏乞均徭。餘戶六十八添辦。方物陳選奏近奉詔例。悉宜停免。上諭戶部從之。久

番人馬力麻留貨海上詭稱蘇門答刺國貢使韋春利其珍奇許焉陳選發其偽逐之又番人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還國枉道至廣東謂將往滿刺加而後覩入貢所過震驚陳選上言臣聞西旅貢獒召公進諫越裳獻雉周公致規益不惟防玩好之漸實以杜窺伺之萌也迺者珍禽奇卉芴午徵求外夷小醜探聽舉動豈真有貢獻之誠惟以邀賞賜之利陛下必以為娛玩之物於民無損不知奸貪憑藉因緣為利招引殊方營圖攘劫即如後覩本非澤國所產假借意指入海宣索驚擾域中貽譏海外是陛下忽細行之矜而為大德之累也疏下禮部覆奏從之陳選又奏據番禺縣知縣高瑤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三十九

呈鞠犯人黃肆招稱縣民王凱父子招集番商結交太監韋春出海通番怙勢殺人驚擾地方被縣遣兵壯人等搜沒番貨鉅萬見在奏下都察院請行巡撫都御史宋旻勘報旻畏春未敢結問春積怨選每事裁抑誣選黨比高瑤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同巡按御史徐同愛鞠之行同愛畏春不敢反異復賄選所黜吏張聚令誣執選不從行等阿春執聚拷掠聚曰死即死爾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選矯制發粟意在侵欺褒獎屬官志圖報謝論罪當徙奏入詔奪選官遣錦衣衛千戶張福逮選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張聚

入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至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搖惑於其母是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能銷骨也陛下臨御區宇明並日月恩同父母詎圖枯骨之中尚罹冤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寃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素崇正學夙抱孤忠子處羣邪之間獨立眾憎之地太監韋春通番敗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陳選移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旻徐同愛怯勢保姦首鼠兩觀以致韋春橫行曾臆穢清節榮惑聖明勘官李行承春願指鍛鍊成獄竟無佐驗臣本小吏以註誤觸法為選罷黜定臣自取非選有加于臣也春乃妄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四十

意臣必憾選以厚賄囑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亦知廉耻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春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囑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願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春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意屬官意圖報謝是毀共美為夏姬詬夷齊為盜跖也本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張口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其何能待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為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殞李行幸其就死不為醫療又潛遣養子密以選死報春以快其忿小人佞毒凌

結樵侍一至於斯司寇之屬安取此輩
為也夫選疏節奉公橫難攝石門萬里執諒其竟臣
以罪人擯斥田野乘來自給百五所圖救冒死披陳甘
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矧屈節之竟長護佞之奸為
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卷鎮守選字士賢
浙江臨海人自少沉靜端慤立志以聖賢自期潛脩然
識不求人知終身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蓋篤行之儒
為已之學也南畿河南廣東皆立祠祀之

秋七月致仕大學士商輅卒○八月陞吏部左侍郎耿裕
為吏部尚書○九月南京兵部左侍郎馬顯請老內批南
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王恕同致仕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四十一

南京兵部左侍郎馬顯乞致仕許之仍就顯奏疏批曰
今南京米貴民飢尚書王恕參替機務胡為坐視無一
策拯濟可見年老無為革太子少保亦令致仕工部主
事王純奏曰王恕屢上封章直陳時事陛下每容其
言及以年老屢乞致仕輒蒙懇留不許今革去太子少
保令以尚書致仕羣情驚駭莫知其由昔壯助論汲黯
于漢武帝帝以為古社稷之臣如黜近之臣竊見一時
大臣遇事敢言者無喻于恕妄意以恕為社稷之臣則
恕之去就豈容不言伏乞特賜寬假復太子少保召還
以竟其用上以純出位妄言要求名譽命杖之送吏
部降調為貴州思南府推官

改兵部尚書馬文升于南京兵部李汝璧○以南京禮部
侍郎尹直為戶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冬
十月改耿裕為南京禮部尚書以李裕為吏部尚書徐溥
為吏部左侍郎倪岳為吏部右侍郎○復建大永昌寺
先是寺建于西市已有成緒及繼曉以星變被譴寺亦
隨廢至是梁芳請更擇地建之乃令工部侍郎杜謙等
相度地基得故廣平侯袁瑄宅時瑄家已失矣瑄妻因
請以宅獻而託芳請冀侯芳言于上而許之既又市
其旁民居數十家大興工役視舊寺益加廣矣
進內閣萬安少傅兼太子太師劉吉少保兼太子太傅彭
華禮部尚書尹直兵部尚書並太子少保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四十二

十二月戶部尚書劉昭罷
先是六科十二道劾奏戶部尚書劉昭心懷奸險性復
剛愎居官不法處家不齊昭比尹旻而聲勢相倚于紳
復比尹龍而會緣陞官尹旻父子旻已明正其罪劉昭
父子亦合致之於法上曰劉昭不能謹慎以致物議
是宜究治姑宥之○昭子綺納授錦衣千戶例不得管
事實緣典司查與綺下獄科道馬銓丁隆等交章劾昭
會名素著穢德稔聞上曰劉昭縱子違例管事本當
重究姑從寬革去太子少保致仕綺發原籍為民

內官熊保犯罪發南海子充淨軍。

內官熊保奉命往河南以鴻臚寺帶俸右寺丞黃鉞等

二十人自隨所過發賣私鹽求索財貨杖死人命河南

三司鎮守王府各餽遺甚厚得金銀鉅萬玩器書畫稱

是鉞得銀八百餘兩還京為東廠緝事官校所奏下錦

衣衛獄訊之具狀刑部論保罪絞鉞徒餘悉坐罪有差

上曰熊保沿途貪暴致死人命發南海子充淨軍黃鉞

等撥置害人俱押發遼東鐵嶺衛充軍

召余子俊為兵部尚書

丁未二十三年春正月萬妃卒

萬妃山東青州諸城縣人父貴為縣吏謫居霸州生妃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四十一

四歲選入掖庭及笄命侍 上於青宮 上即位遂專

寵皇后吳氏之廢實由於妃及皇后王氏正位中宮每

優容之妃警敏善迎合 上意六官希得進御生皇子

一人未暮而薨妃亦自是不復娠凡佞幸如錢能覃勤

汪直梁芳章與輩皆假以貢獻買辦科歛民財擅作威

福弄兵構禍皆由妃主之也 孝穆皇太后以妃之故

遜居西內數年而崩至是慶成宴罷 上還宮忽報妃

卒 上震悼輟視朝七日葬天壽山西南弘治初言者

籍籍不已欲追廢妃號籍其家賴 孝宗仁厚置不究

云 調應天府丞楊守隨為廣西南寧府知府

初守隨為御史嘗論劾李孜省竊柄亂政孜省銜之及

守隨來朝乃譏于 上宣諭吏部查守隨歷任之由吏

部言守隨以御史陞應天府丞聞母憂起服無缺添註

管事奏入 上曰守隨既係添註官可調除外任

三月加李孜省工部尚書仍掌通政司事○內閣彭華致

仕○賜進士費宏等三百四十九人及第出身有差○夏

四月尊皇太后周氏聖慈仁壽皇太后○五月京師大旱

○改紹興知府袁清于鄖陽府

清為刑部員外郎勘事浙江陵轍藩臬比還得紹興俱

不敢往奏乞致仕至累章不已吏部奏清側媚狡諂猖

狂妄諛由即署而驟遷牧守已踰涯分今乃假以微嫌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四十四

希求改調請付有司治罪遂下清錦衣衛獄既而有

旨清不必擬罪准調別用乃調鄖陽先是清阿附萬安

通同太監郭閏挾勢造言讒害良善吏書李裕特遷清

紹興而清不欲往累于安閏屬裕裕不從安乃邀尹直

為援直屬李孜省為之忽得 旨調任直揚揚言曰向

道是龍人不信果然奪得錦標回其意蓋盛贊孜省之

得君也

六月雷震南京午門○致仕南安知府張弼卒○上杭盜

起命副都御史王繼巡撫福建○秋七月進內閣萬安少

師○八月庚辰上不豫命皇太子暫視朝於文華殿○甲

申夜金星犯元宿○己丑上崩於乾清宮○九月壬寅皇

太子即皇帝位改明年元曰弘治○上大行皇帝謚曰
謚曰繼天疑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
廟號憲宗

奪番僧領占竹封誥印勅遣還四川光相寺

時禮科給事中韓重等廣西道監察御史陳毅等劾稱
法王領占竹等俱以西番腥膻之徒汚我中華禮義之
教錦衣玉食靡費錢糧前擁後擁作威福獻頂骨數
珠進骷髏法碗以穢汚之法冒陞賞之榮名為祝聖實
為妄誕罪惡深重法所難容伏惟 皇上獨斷乾剛大
彰天討將法王人占竹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奉 聖
旨這番僧及漢人習番教得冒濫陞賞蠹耗錢糧年久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四十五

數多本當究治但遇例饒他都依降革職役追奪累次
誥勅印信儀仗并該還官物件便發遣去

冬十月尊皇太后周氏為聖慈仁壽太皇太后皇后王氏
為皇太后立妃張氏為皇后○丙子有星飛流亘天求直
言

翰林院庶吉士鄒智應詔陳言曰伏觀今月初十日五
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蛇
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臣竊惟 陛下即位
以來慷慨奮發恭儉勤勞擯斥宦官黜遠左道根究浮
費裁抑冗員痛懲法王佛子大放珍禽奇獸允天下之
人所欲而未得所慮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憾宜

其克享天心而景星卿雲昭回乎霄漢之表今變異若
此其故何哉臣反覆思之無乃陰之當消者未消陽之
當長者未長而 陛下所以事天者猶有所未至與昔
孔子修春秋凡星變必書朱子修綱目凡星變必書所
以垂萬世帝王之明戒也使孔子而非大聖朱子而非
大賢則其書之也疑亦無謂使其達天人之理則豈可
不為寒心也哉伏讀 明詔曰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
有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
聞臣有以見 陛下知前日登極詔書為奸臣所誤阻
塞言路物論鬱然故復下此條以自解爾夫不曰朕躬
有過失朝政有關遺而曰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不曰許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四十六

諸人直言無隱而曰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
陛下之所以求直言者已不廣矣然欲興天下之利當
求利之所以興欲革天下之弊當求弊之所以革欲正
天下之衙門當自大衙門始臣請遡流窮源為 陛下
陳之惟 陛下虛心以聽夫內閣者天下之大衙門也
利莫利於君子進弊莫弊於小人不退小人不退欲弊
之革也不可待已君子不進欲利之興也不可待已且
如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
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耻世之所
謂小人也 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能輔朝政必不能
修紀綱必壞風俗必偷天下之賢必有所觀望而不敢

來天下之邪必有所盤結而不肯去。上弊社稷。下弊蒼生。此弊所當革者也。臣願陛下諷之再辭以全其終。給之餘祿以飽其欲。放之田里以休其勞。則天下之弊無不革矣。至如致仕尚書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尚書王竑。秉節剛勁。可寤大姦。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陛下用之。則君德必為之開明。朝政必為之清肅。紀綱必振。風俗必醇。天下之賢必拔。茅而來。天下之邪必望風而去。上利社稷。下利蒼生。此利之所以當興者也。臣願陛下予之安車。以優其禮。賜之手詔。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展其蘊。則天下之利無不興矣。然君子之所以不進。小人之所以不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四七

退。豈無自哉。大抵宦官之權重也。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一制於弘恭石顯。則不得以行其志。宋孝宗嘗用陳俊卿劉珙矣。一聞於陳源甘昇。則不得以盡其才。昔者高力士相為犄角。而玄宗之朝政不。賢以道。丁大全。董宋臣相為表裏。而理宗之國勢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在於此。曹之盛衰也。臣願陛下鑒其所既往。謹其所未來。大彰英斷。總攬天綱。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太祖高皇帝為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陛下聰明冠絕百王。神武震驚六合。豈不知刑臣之不可以弄天下之政。而一操一縱之間。卒無一定之守者。殆正心之

功未之講也。心者身之主。事之綱也。但其所發。不能無天理人欲之異爾。發於天理。則耳目自然聰明。言動自然中節。可以對越上帝。何宦官之能惑發於人欲。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儀狄之酒。或得以甘吾之飲。易牙之味。或得以飽吾之嗜。白台間須之美。夾林蘭臺之樂。或得以蕩吾之目。彼必投間抵隙。以施其蒙蔽播弄之術。於不知不覺之中。雖有聰明神武之資。日改月化。而寢失其本初矣。欲進君子。退小人。與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正天下之衙門。豈易得哉。陛下早朝之後。深居法宮。其心之發於天理。發於人欲。或天理人欲交戰於胸中。臣皆不得而知也。此全在陛下自檢點。自省察。果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四八

天理耶。則敬以養之。果人欲耶。則敬以克之。則靜與天。動與天合。而宦官不能惑矣。蓋以君子對小人言之。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以羣臣對宦官言之。羣臣為陽。宦官為陰。以天理對人欲言之。天理為陽。人欲為陰。所謂陽者。當力扶之。使之日長。所謂陰者。當痛抑之。使之日消。陽日以長。陰日以消。則所以格天者。在是。所以配天者。在是。所以祈天永命者。在是。豈特天變之可弭而已哉。臣又聞中外之論。有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者。臣請論之。君子之事天也。如事親。天者理而已矣。理當則行。理不當則止。一行一止。順乎理而我無與焉。所以事天也。事天正所以事親也。豈有違天而可謂之孝哉。孔子

之言。蓋推孝子不忍之心。其所謂無改者。正指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爾。若事既當改而三年之間。關係重大勢又不得不改者。自當汲汲改之。豈必拘拘於形跡之間哉。古之聖帝明王。莫如堯舜。史臣贊舜之德曰。重華協帝。宜其無一事不合於堯矣。今以書政之舜。去四凶。堯之所未去也。舜舉十六相。堯之所未舉也。舜之所以協堯者。一順乎理而已。舜之心。豈異於堯之心而已哉。苟徒泥聖人之言。而不會其言外之意。則前日之宦官。亦不必擯斥。左道亦不必黜遠。浮費亦不必根究。冗員亦不必裁抑。法王佛子亦不必痛懲。珍禽野獸亦不必大放。是誠何理也哉。臣願陛下不惑於浮言。凡所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四九

以事。先帝者。以事天為法可也。臣睹天變赫然可畏。中外之臣。拱手執視。無一人敢為陛下言之。臣之在此。昔朱雲以槐里令而論安昌侯張禹。梅福以諫而論大將軍王鳳。孝宗詔監司都守脩其。其利病以聞。而朱熹極論其故。以為宰相臺省師傳。賓友諍諫之臣。皆失其職。而左右近習之臣。陰執獨斷之柄也。臣雖不肖。固非一令一尉之比。豈敢偷生以全吾軀乎。惟陛下為太祖二十年艱難辛苦之業。千萬世弘大靈長之統。一留意焉。則天下幸甚矣。疏入不報。

除進士李文祥為陝西咸寧縣丞

文祥有材能。與萬安之孫弘璧為同年進士。安欲引為已附。使弘璧延款于家。屬題畫。鳩文祥即奮筆作詩。末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安銜之。文祥見浮沉世事者。輒斥且詈之。惟與鄒智及御史湯鵬。中書舍人吉人等十餘人往來。高自標榜。適詔開言路。文祥上疏曰。切惟帝王為政。特恃權與法。權貴一。不可使近習分之。分則政出多門。而禍亂作。法貴立。不可使小人玩之。玩則心無所忌。而僭奪興。恭惟皇上英武夙聞。仁孝懋著。祖宗之業。在此中興。帝王之治。由茲再造。然舉衣必挈其領。張網必提其綱。今之綱領。在權與法。不前提挈。無由舉張。臣謹以切於今日者。昧死為陛下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五十一

言之。且祖宗立六部三法司。設內閣學士。分理庶務。參贊萬機。任專責重。無掣肘之嫌。事廣責歸。無城狐之托。治隆俗美。職此之由。頃者權移內侍。賞罰任其喜怒。禍福聽其轉移。仇視言官。痛加推挫。公行賄賂。濫授冗員。阿順者則交相接引。驟至超遷。違忤者則巧為譏謗。遠遭竄逐。朝野寒心。道路側目。譬諸身之疾病。正如今腹之癰疽。釋此不圖。終難言治。伏願陛下密訪渠魁。明彰國憲。擇謹厚謙畏者。隨侍左右。以供使令。更宜博選大臣。諮詘治理。推心委任。不復嫌疑。如此則體統正而近習不得分矣。祖宗定大明律。罪分輕重。各有科條。稽古定制。服色器用。罔敢僭踰。善惡知勸戒之方。貴賤

異等威之辯故國制益專民志大定頃者法司惟徇已私不恤國憲豪橫有恃者雖重罪必曲寬容貧弱無告者雖小嫌必深鉤鉅惠及奸宄之雄養成傾頽之俗紀綱盡廢體統蕩然豪家僭王侯之居富室擬公卿之用奇技淫巧漸成上侵伏願 陛下申明典章使執法之官一遵成憲貴倖必懲豪強罔赦庶臻實効不但虛文法立如此則禮度明而小人不致玩矣權一法立政事必新使無其人誰與共理帝舜垂拱而治尚賴五臣武王教化大行兼資十亂臣竊附致仕尚書王竑王恕孤忠自許年力未衰尚堪效用南京主事林俊貴州思南府推官王純皆抱忠貞兼優材識伏願 陛下起竑等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五十一

置之公輔俊等列諸諫垣旦夕親其議論政事庶有裨補且人才難得自古為然習俗移人豪傑不免惟茲臣庶不盡庸愚但恐言出禍隨動先咎至故局促轉下之駒偃息箠中之鳥豈不思奮顧此牢形亦知過於尸素每托辭於時勢蓋人雖下愚豈無顧義之心惟在中人不免有我之累能知愧負亦是名流樂其危菑斯為下品伏願 陛下下明照庶務公察羣僚其間素分不才甘心無耻罔上營私違天竊物者小臣則遂罷去大臣則宜遣歸少勵士風庶彰國範餘可自新者一切賜以溫詔感其良心終始驅策以圖實效不容退託而逃清議况上化下效捷如影響東方朔諛諧之臣以武帝為君

力陳規論字文化及隋之佞人至唐貞觀間亦強支持龜勉忠良之列人皆含靈惟其誘致如此則位不乏才官多稱德况古昔聖王懸鼓設木自求誨諷言之縱非其情聽者亦足為戒何善於國遠欲罪之李林甫持此說以禍唐王安石持此說以毒宋伏願 陛下再頒溫詔廣求直言不墮奸謀益彰聖德使彼知人心之不可盡欺公論之難以獨掩聊示懲於已往庶事警乎將來且今言官跡其議論不無過激之偏要其心志皆出忠誠之切更願 陛下少霽嚴威輒加優禮言切而理愜者必引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含容以嘉其意諫諍無隱者褒其直而勿責其非謀猷可採者獎其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五十二

情而亟行其策惟當斷於一心不必推於衆口大率君子之言決非小人所利倘一問及必以前事中傷如有嫌疑必賜片時引對疏入召詣左順門中官傳 旨詰中興再造等語以為不祥文祥從容辯對而出萬安遂稟 旨令吏部除文祥繁難衙門做縣丞着歷練因補咸寧

陞何喬新為南京刑部尚書楊守陳為吏部右侍郎彭韶刑部右侍郎張悅工部右侍郎○莖茂陵詔議升祔禮制勅諭禮部朕惟古者天子九廟而祖宗功德百世不祧其他則以次祧遷有常制焉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混一區宇肇正宗祧追祀 德懿熙仁四祖同殿異位情

文俱稱列聖相承昭穆有序至于 皇祖考英宗睿皇
帝九廟已備茲者 皇考繼天疑道誠明仁敬崇文肅
武宏德聖孝純皇帝山陵將畢升祔有期當定祧遷之
制矧惟 皇妣孝穆慈惠恭恪莊備崇天承聖皇太后
祔葬畢日宜有奉享神主之禮爾禮部其會文武大臣
并詹事府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左右春坊及科道掌印
官議稽古制斟酌情文議處來聞務遵典禮足垂萬世
用成朕尊祖敬親之大孝欽此欽遵禮部侍郎倪岳會
同英國公等官張懋等議曰禮必緣情而立義當據古
以證今謹按成周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
廟而七文王武王為宗不在數中故為九廟蓋以后穆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五十三

為始祖文武為世空蓋百世不遷其餘則以次而祧前
乎周則商以契為祖而湯與三宗百世不遷後乎周則
宋以禧祖為祖而太祖與太宗百世不遷被時禧祖祧
遷雖曰迭有異議而大儒上頤朱熹皆以奉禧祖為得
禮之正而合於人心之同所謂有其舉之莫之敢廢者
也國朝 太祖高皇帝肇建丕圖追祀 四祖迨至
英宗睿皇帝龍馭上賓遂備九廟在當時則 德祖尊
為高祖以上蓋無可推之親在今日則 德祖尊為始
祖以下固有可祧之主洪惟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
皇帝功德隆盛如周文武禹世不祧 懿祖而下以次
遞遷實惟古制今伏遇 憲宗純皇帝升祔之日所以

懿祖皇帝神主義當奉祧仍於太廟寢殿之後略倣古
者夾室之意別建一殿九室以事奉藏主況古有祫祭
謂合祧廟與未祧之主於 太祖之廟而祭之故謂之
祫祫者合也今亦宜於歲暮享祭之日奉迎 懿祖皇
帝神主仍居舊位以享祫祭之禮則每歲一祭視古三
年一祫於禮有加近該欽天監選到成化二十三年十
二月二十四日 憲宗純皇帝神主升祔 太廟後殿
未及營建合無暫請 懿祖皇帝神主安於 德祖皇
帝室內以俟後殿之成即此所謂祧廟之主藏於 太
祖之廟於義亦安 上從之○時吏部侍郎楊守陳亦
上疏曰往者欽蒙 勅諭以 憲宗純皇帝將祔太廟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五十四

當定九廟祧還之制命文武大臣下逮臣等會議臣愚
無識以為當據古禮而定七廟祧德祖懿祖熙祖三廟
乃以 仁祖淳皇帝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 英宗睿皇帝 憲宗純
皇帝為七廟別為殿於 太廟之後以奉三廟神主三
歲一祫以後則是 仁祖及仁宗以下親盡而祧皆祧
於 三祖之廟而 太祖太宗皆百世不遷庶無悖禮
臣議若此眾謂建別殿以藏祧主而行祫禮與臣議同
惟以 明詔以言九廟而難違 德祖當為 始祖而
不遷故但請祧 懿祖與臣議異臣退而思之竊以為
詔書九廟猶或可容若 德祖不祧以為百世之祖則

有不可孔子曰祖有功宗有德此萬世不易之論也天子七廟 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皆祧毀此四代帝王之成法也請詳陳之唐虞之文祖尚矣夏之世顓頊既帝而無功故以禹為始祖殷之始祖曰契周之始祖曰稷皆有大功故號太祖而郊祀配天其廟不遷漢及魏晉上祖無功皆以創業之君為太祖李唐祖四世謚其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祖曰元皇帝而其考謚景皇帝有功實號太祖趙宋亦祀四世號其高曾祖考為僖順翼宣四祖而以藝祖開國廟號太祖凡號太祖者必以配天此皆據理以定名號以示當祧與不遷之意矣故魏宋之廟太祖以上親盡皆祧而太祖歷世不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五十五

遷時無議者唐至中宗既祧宣簡於夾室玄宗仍復宣簡而謚為獻祖并謚懿王為懿祖至肅宗并祧獻懿德宗又祧元帝於是太祖居第一室矣然至禘禘之時則獻祖居尊東向而太祖在昭穆之列當時人心猶歎議者紛然卒遷獻懿之祖於與聖廟不預禘祭而太廟主東向之位為不遷之祖終唐之世無復議者宋至神宗已祧僖祖於夾室及王安石用事仍復僖祖且定之為始祖而居累朝禘祭所虛東向之位遷順祖於夾室當時名臣韓維司馬光孫固王介張師顏等羣議力爭莫能回也哲宗既祧翼祖微宗又祧宣祖而僖祖猶居尊位太祖猶列昭穆人心亦憐故高宗以來如董茶王爵

之倫屢嘗論列寧宗乃用趙汝愚蔡絛擬論陳傳良諸臣之議并祧僖宣二祖別建四廟殿以奉祧主時惟一朱熹爭之不勝於是太祖始居第一室而禘祭東向之位終宋世不遷無復議矣此則凡號太祖而配天者必居尊位而百世不遷然後合乎典禮協於人心而無可議也國初追 帝高曾祖考為 德懿熙仁四祖亦但以為四親廟而已初無祖功之意故郊祀配天則以仁祖亦惟嚴父之義爾故未嘗以 德祖擬周之稷契而輒以配天也 太宗嗣位乃尊 高皇帝為太祖而遂以配天 仁祖亦不得預則其意亦以 四祖親及當祧而 太祖有功不遷當如夏之以禹為始祖漢以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五十六

下以創業之君為太祖者也在禮太祖即始祖 高皇帝既號太祖復號 德祖為始祖豈先王之禮祖宗之意哉且古者一帝一廟廟皆南向後世同堂異室亦皆南向時享則諸 帝皆南向而各尊推禘祭則 太祖東向獨尊餘則左右分向皆卑也我 朝時享之禮則惟 德祖南向獨尊餘皆東西向而卑已如禘之儀也今祧 懿祖則以 德祖為始祖而百世不遷永居南面之位而常尊 太祖未居東西向之位而常卑後世臣子瞻之孰無憾悵必有博聞達禮之儒昌言正義而羣臣和之天子從之卒祧 德祖而尊 太祖然後凡爾唐宋之事是明鑑也若祧 德祖則異日 三祖

次祧盡而太祖可居南面之尊以稱其名實此天下人心之同願雖傳萬世必無易也况別廟密迩太廟祧祧祭則德祖猶居南面之位而太祖諸帝皆刻左右不失其尊非若唐遷獻祖於興聖廟宋遷僖祖於四祖廟而遠隔別享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也亦何嫌哉今之議者率謂德祖猶宋之僖祖王安石嘗議尊僖祖為始祖其後朱熹廟議寔取之今尚敢有異議乎臣以為不然安石謂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熹亦謂莫若以僖祖為稷契而祭於太廟之初室曰疑曰莫若則其意豈真以僖祖為稷契而合於禮之祖有功者哉蓋其說以為若祧僖祖不可下附于孫之夾室又不可別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五十七

立一廟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耳然宋亦卒祧僖祖于別廟以藝祖為太祖而後已蓋祖有功之禮終不可泯也况時異制殊尚當執其說之不可行於宋者而必欲行之於今乎今太廟既無夾室若執其說雖立別廟亦不可也祧主將安實乎今既立別殿以奉祧主無所謂下附于孫者德祖之祧何不可之有而必強無功者以為始祖而使有功之太祖乃不得如夏之禹漢以下創業之君何哉孔子明言祖有功宗有德世無不宗之祖安石但論本統而不論功德已戾乎孔子而朱子有取之者其要亦但如前之所云者耳今議者不察禮不從孔子而猶以朱子為辭廟祀不祖有功而以

功者強擬上不當祖宗之意下不愜臣子之願名與實乖文與情戾安可為典而垂世哉陛下若姑循近制則存九廟祧德祖亦可矣雖從今議而每歲一祧亦無不可蓋古禮四時皆祭三歲一祧今四時之外實多歲暮一祭故僉議改歲暮時享為祧乃禮之從宜而近厚者亦可從也若務遵古典則當全用臣議併祧三祖但存七廟三歲而一祧乃協四代之典足垂萬世之法也伏惟聖明裁處時不能從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五十八

十一 聖皇太后祔堯堯陵詔議享禮 禮部侍郎倪岳議曰周禮春官大樂之職歌仲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謂姜嫄也是帝嚳之妃后稷之母故特立廟以祭之在宋則元德懿德二皇太后俱有別廟之享章獻章懿二皇太后遂有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並同太廟茲者恭遇孝穆慈惠恭恪莊僖崇天承天承聖皇太后祔堯堯陵所有神主宜於奉先殿傍近宮室改為別廟以禮安奉歲時祭享悉如太廟奉先殿之儀仍乞勅奉遷官於祔堯堯日暫奉神主於茂陵獻殿以伺二十四日憲宗純皇帝祔事太廟禮畢然後故行於二十六日文武百官各具素服出城奉

迎自大明門進入就赴別廟安奉如儀以是參稽乎禮
文庶幾咸合乎典禮 上從之乃於奉先殿之東別闢
東一殿仍扁曰奉慈殿以奉安神主云○時有縣丞徐
頊上疏請究 皇妣薨逝之由以復不共戴天之讎及
當時診視大醫院使方賢治中吳衡俱宜逮治下禮部
議覆請拘萬家親戚內眷曾經出入宮闈者究問萬安
劉吉皆與萬家通好懼甚私謂尹直曰我與萬家久不
往來直慰之曰此事只宜寬處若與大獄殊連蔓引豈
先帝之意哉安等喜曰此言是也乃擬 旨以為外面
流議難憑訪究已之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五九

先是萬安結萬貴妃兄弟進僧繼疏以固其寵與李孜
省深相結納凡附已者盡力拔之異已者百計去之舉
朝側目 上在東宮稔聞其奸邪有進士倪進賢者少
年無行安與之密取為庶吉士擢監察御史日講房中
之術 憲宗崩內監於官中得疏一小篋皆房中術也
悉署曰臣安進 上遣懷恩袖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為
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 上令懷
恩復以其疏至閣示安每展一卷安即跪泣乞哀猶無
去意恩乃令人摘其所懸牙牌曰請出矣安始惶遽歸
第初安久在內閣不去人或微諷之答曰安惟一死繼
國及被黜在道猶看三自是異復用也其篋耻如此

睿宗皇帝封興王○李裕罷起致仕南京兵部尚書王恕
為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改用京兵部尚書馬文昇
為左都御史耿裕為南京兵部尚書高恭贊機務○十二月
尹直致仕進劉吉少傅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徐溥禮部尚
書文淵閣大學士劉健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直文
淵閣

科道交章劾直阿附李孜省嗜利無耻故罷

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丘濬進大學衍義補陸禮部尚
書掌詹事府事○虜寇甘涼蘭鞏○陸南京刑部員外郎
林俊為雲南按察副使○李孜省下錦衣獄死○陸通政
司右通政黃孔昭為南京兵部右侍郎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六十

孔昭先以都水員外調文選郎中持衡清慎汲汲以人
才為慮常曰國家之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積于豐年
乃可以濟饑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頃人矯激沽
名以閉門謝客為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每公退客
至輒見詢訪有得必書于冊量其才隨其地望察之與
論薦用各當其才人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也見
其憂則知小人之不退也如是者十有五年始終一節
不少變陸右通政五年陸南京兵部右侍郎

昭代典則卷二十二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紳之訂正
書林周日校刊行

孝宗敬皇帝

戊申弘治元年春正月命右都御史屠濬提督兩廣軍務兼巡撫○調何喬新為刑部尚書○陞給事中賀欽為陝西左叅議

欽以毋病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謂今日急務莫先于講學而經筵勸講之官尤當訪求真儒以充其任不宜苟以俗儒廁其間二曰薦賢才以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輔治道謂新會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曰懲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衛門載之祖訓職掌不過洒掃供奉關防出入而已近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輩或陷主虜庭或勸易儲嗣或謀賄易后妃或邊功啟釁或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或導進淫巧此其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也宜深鑒已往之弊永絕方來之禍內不可使掌奏牘預大政外不可使守地方握兵權則非惟國家無疆之福亦宦官無疆之福也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陛下紹基之初罷黜浮屠妄

誕之邪術舉行朱子喪葬之正禮真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也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頹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淫穢之風日甚乞由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美民心自善疏入允辭

閏正月命修憲宗純皇帝實錄○二月帝耕籍田

時耕籍禮畢宴群臣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或出狎語都御史馬文升厲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

賈亂宸聰耶即斥去時論偉之

致仕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陳俊卒俊由南京戶部改吏部歷九載請

是卒○三月帝視大學謁先師○起用降謫主事張吉王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二

純中書舍人丁璉進士敖毓元李文祥

張吉等並以言事得罪遠謫南京吏部主事儲懽上言

五人者既以直言殉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蠻夷

嶺海之間毒霧瘴氣與必為伍情實可憫乞取而實之

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與其旋求敢諫

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上付吏部皆起用之

初開經筵

少詹事楊守陳上講學勤政疏曰臣聞孟子曰我非堯

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臣於孟

子固非其倫然而敬君之誠則雖異世而同心孟子見

一侯國之君尚陳堯舜之道况逢天王之明聖者乎臣

請陳之而陛下擇焉夫堯舜之道一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者深而為出治之本也又曰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資於外者博而為致治之綱者也臣昔忝宮僚伏觀陛下儼然端拱則誦經書未嘗降一睿問以第究聖賢之奧旨儒臣肅然進退略陳訓詁未嘗進一詳說以備極帝王之全道理欲危微之辨何自而明知行精一之功易從而盡臣恐陛下之得於內者未若堯舜之深也今陛下視朝之所接見者惟大臣之風儀而已至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貌何由識之退朝之所閱覽者惟百官之題奏而已至於諸司之條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三

例群吏之精弊何由見之官中之所聽信者惟內官之語而已至於千官百職之正論六軍萬姓之煩言何由聞之賢才不能以自達聰明時有所偏蔽臣恐陛下之資於外者未若堯舜之博也內得未深外資未博如木之方植而易挫如泉之始導而易塞倘或銳志少懈欲心漸滋則今日之所屏棄者異時欲收而愛之今日之所放遠者異時欲召而親之今日之所登用者異日欲憎而黜之今日之所聽納者異日將厭而拒之今日之所勤覽者異日將嫌而廢之豈能始終如一而神乎堯舜之道哉此臣之所以過慮也伏望陛下遵用祖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以講學常御早午二朝以聽政其大

小經筵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進講陛下聽講之際凡所未明輒賜清問若復有疑更加詳詰講官或一訛則侍班諸臣佐之而獲解詳釋旁引曲論必待聖心洞然明悟而後已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與夫理欲危微之所以辨知行精一之所以盡以及人臣何者為賢何者為否政事何者為得何者為失天下因何而治亂歷代為何而興亡若此之類皆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懈凡四書五經祖宗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聚之文華殿後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之右廂陛下退朝常御前殿或後殿以養心第理裁決庶務一遇經書題奏或有奇字與義則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四

錄示講官使解或召問使對一日之間陛下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然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當夫萬機閑暇之際且氣清明之時湛然疑思常恐欲心長而理心微邪佞進而忠良退以致政事多失天下不安凡一念之萌一事之作惕然警省必務除人欲而循天理遠小人而親君子以致政事皆得天下久治心常得其正事常執其中則陛下之得於內者深如堯舜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于朝則陛下御文華門而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并六科各輪番列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皆先用揭帖略節口奏陛下詢其事情條例而裁決之鎮守官巡撫巡按方面及府衛正

官有自任所來見者皆條列地方之事亦略節口奏陛下
下令有司承旨而議行之有見辭赴任者隨其地方職
任而諭戒之若有大政則陛下御文華殿名內閣及府
部院寺大臣會議使人各盡其謀而勿相推避事各求
其當而無苟且議若未當則許諫官駁正必得正當歸
一之論陛下更審處而行之其餘具本進者名內閣大
臣面議可否而批荅之凡文武大小官員當奉事之餘
見辭之際陛下必俯降辭色或詢時政或詢賢才以及
諸司之利弊兵民之休戚年歲之豐凶下至五方之風
俗四夷之情狀俾各從實以對言有忠謹切實者輒議
行之其讒佞諛諛者則斥逐之愚蠢狂直者則容恕之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五

嘗納不能言者令且本奏之俾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
不偏於左右天下之耳目爲一已之聰明則陛下之資
於外者博如堯舜而致治之綱舉矣若謂精一執中爲
腐談詢岳達聰爲迂說謂經書不必與儒臣問荅謂政
事不必與群臣面議但如近世之聽日講以示虛文御
午門以應故事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調旨批荅謂
可以致治則豈有不立其本而末能茂不舉其綱而目
能張者哉○吏部尚書王恕奏言正統以來每日止一
朝臣下進見議事不過片時聖主雖聰明豈能盡識盡
察不過寄聰明於左右之人左右之人與大臣相見者
不多亦豈能盡識諸大臣之賢否或得之毀譽之言或

出於奸惡之私未免以直爲枉以枉爲直欲察識之真
必須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與之講論治道謀議
政事或令轉對或閱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而
隨才任使亦可以啟沃聖心而進於高明矣
夏四月天壽山大風雨雹

先是大孝士萬安尹直既被劾罷劉吉慮科道有言乃
阿結科道昏夜欵門遂建言當超遷掌科道之官待以
不次之位祈免彈劾左庶子張昇上疏謂應天之實有
大本有急務大本在心急務在政心在陛下固當無時
而不謹畏矣政以人才爲先人才以輔臣爲先可不慎
乎初科道首以萬安劉吉尹直爲言安與直以次罷遣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六

惟吉偃然獨存知今日惟科道得言遂欲超遷科道不
知朝廷用人惟取賢能不論方類吉柔佞取悅無所不
至自是科道無復肯言而群臣靡然附之臣思陛下方
日御經筵虛心聽納吉以患失鄙夫爲講官領袖臣與
之旅進旅退實汗顏也先時貴戚萬道萬喜萬達等依
憑官闕兇焰熏灼吉與締姻請託公府賂入私門李林
甫之蜜口劍腹實似道之牢籠言路吉實合而爲一因
數吉十罪請誣謫斥以應災異以回天意疏上御史魏
璋等阿吉意交章劾昇左遷昇南京工部員外郎
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僧繼曉伏誅
給事中林廷玉追論姦僧繼曉罪惡貫盈先年雖已發

回為民然盜竊賞家資鉅萬日權美姬以自娛漏網
故鄉優游自在非所以昭典法而示鑒戒也上納其言
遣錦衣衛往捕之時繼曉在湖廣猶以勢薰人左布政
使黃綬曰繼曉以妖術故不離上左右今且得罪選出
名掃墓實逸賊乃撤武昌府館之後堂好飲食之無令
得出入俄錦衣衛官至檻送京師伏誅

虜把禿猛可可汗次阿反立伯頭猛可為可汗○秋七月
陞廣西按察使許進為僉都御史巡撫大同

成化間北虜大抵瓦剌為強小王子次之二種及復相
殘並陰結朵顏同我塞下即貢馬二種亦相繼往來恐
中國左右以故雖深入彼自相猜忌不能久留內地未

昭代典則

二十二

七

幾滿都魯衰弱不知所終而把禿猛可王太師亦思馬
因知院脫羅千屢遣人貢馬弘治初把禿猛可成阿反
立其弟伯顏猛可為王虜中以太師官至尊王幼恐太
師專權遂不復設太師伯顏猛可及其酋長與瓦剌酋
亦遣人貢馬時馬文昇在兵部許進巡撫大同進數條
邊事戎政修明中朝大臣知進進至輒允下進嘗贈
書小王子言通貢之利小王子瓦剌二種聞進威名遣
一其酋長哈桐察察少保等貢馬二年三貢每貢多至三
千人小不下二千皆貓兒庄入比至塞皆下馬脫弓矢
入館進亦嚴兵待之諸虜留塞外者亦時與酒肉華人
盜虜馬請斬狗大同宣府河曲皆無虜患

定封贈繼母之例

吏部尚書王恕疏請封清吏司查得本部見行事例凡
子應封父母者繼母亦該投封諸司職掌內不曾開有
繼母二人三人俱封贈亦不曾開有繼母止封一人止
有應封妻者繼室只封一人之說今該前因案呈到部
看得子之於繼母禮有斬衰三年之服繼母或一人二
人三人遇有大故為之子者皆當依例守制遇有恩典
似不可止及一人今寺丞文林請給父母并二繼母誥
命按諸天理民彝似合給與以後遇有應請誥勅官員
或有二三繼母者亦照此例一體請給弘治元年 月
日奉聖旨諸司職掌原無封繼母之文後來許封一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八

人已加厚了文林勅命只照見行事例與他○王恕
又疏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看得主事唐錦舟係正
六品官例該封贈父母及妻查得伊故父唐仁先任吏
科給事中已闕勅命故母周氏故繼母周氏俱已封贈
孺人記今本官乞要封見在繼母舒氏若拘常例止封
一繼母緣前繼母係伊父請給勅命所封非本官所給
勅命之所封今要封其見在繼母亦是止封一繼母非
封二繼母也若不准令封其見在繼母止令封其妻使
其繼母穿着常服坐於其上其妻珠冠霞帔立於其旁
為子者寧能自安為婦者亦何忍為似非聖朝教人以
孝之意也合無准令主事唐錦舟封其見在繼母舒氏

今後該封繼母者止封見在繼母一人若前繼母曾因父受封後繼母見在亦照此事例封之如此則姑婦同榮母子皆安弘治元年 月 日題奉聖旨是唐錦舟准封見在繼母

定禁文職奪情起復

吏部尚書王恕疏切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沒子服三年之喪所以報本也古昔聖人緣情制禮之意萬世行之而不可易者我太祖高皇帝斟酌古禮定爲時制凡文職官吏監生員知印承差人等聞父母喪者悉令丁憂守制所以教之以孝也而守制止於二十七月所以示之以有終也今潘俊等雖是守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九

藝之人已居官食祿亦係應守制人員陛下因該監官之請而許其奪情起復臣等所以言之者蓋謂有違前項事例使忠臣孝子聞而議之心誠不安欲望陛下著爲定例自今以後凡文職官吏人等聞父母之喪非身任金革之事悉令依例守制終喪敢有營求奏保奪情起復者許科道糾劾本人以匿喪論奏保之人以違制論如此則人知所警懼而相勸勉於孝矣弘治元年 月 日題奉聖旨是

八月詔議孔子從祀

禮科給事中張九功奏言孔子之道大同天地從祀諸賢豈容或苟如荀况馬融王弼皆在所當黜今之儒臣

禮部侍郎薛瑄在所當入少詹事程敏政上言臣聞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爲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于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于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以勸一時範一方而不輕議焉况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千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廟廷之間有食之人豈可苟焉而已必得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于聖門而無疵於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顧歆將使典謨範者莫知所教爲弟子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乎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爲關係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邇者言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十

官欲出文廟從祀諸賢之有罪者詔禮部集議臣亦在預議之列疑其所言尚有未盡而議者相持憚于改作臣考之于書揆之於心不敢妄爲異同謹書一條陳上瀆聖覽一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八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注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謂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議之可否而釐正于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爲秘書郎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灰也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

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為正直所羞
卽是觀之則衆醜偷干一身五經為之掃地後世乃以
其空名目為經師使侑坐於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
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
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
五行傳最為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家
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郎不修小節專一附會圖識以
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為清談所
註易傳祖述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
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
註風角等書班之干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十一

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後為博士
毀武於朝及子賓客為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
而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人乃禮家之宗而身為賊吏
子為賊徒可為世鑒王肅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
魏之勢已成肅為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
成敗及母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為司馬師畫策以
濟其惡若好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
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益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
洛中貴要給人曰懼其為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
因斫癭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
凡此之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

詩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為無功臣竊以為不然夫
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
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
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
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息矣此其功之不
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之
所傳者耳况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
今當型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
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
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
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一

十一

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恠妄之迹
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
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
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
發聖學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
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
褫爵罷祀鄭衆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
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禮非后氏則不復傳于世矣乞
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偽儒免欺世之名賢
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一孔子弟子見於家語
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

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遽瑗林放申枨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殊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枨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績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廷從祀申枨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復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捫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彘勝而孔子稱瑗為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為字書相近之誤如申枨申黨者俱不可考耳臣聞以為申枨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遽瑗林放五人既不識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十三

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衛祀放于魯或附祭本處鄉賢祀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其實名相符而不舛於禮也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况揚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併黜况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為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為僭經而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

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于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及通之精到惻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為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為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評大約少著述而不得比於濂洛云耳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十四

臣亦請斷之以程朱之言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為百世之法臣以為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於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于宣聖之廟其為闕典甚矣况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為首若以為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于教于學者成則為樂祖祭于瞽宗鄉先生歿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列祀于學宮最得禮意一

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于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庶下臣考之禮子雖孫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為教與諸子弟之所為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于上父坐于下豈禮也哉若以為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為祀國公諡文裕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邦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如鄉賢祠之制別立一祠中祀啟聖公神主以祀國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十五

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邦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太中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于屬掾之中薦以代之而又使二子從遊朱子之父韋齊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沒之時以朱子託其友藉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還居于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于閩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啟聖祠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為虛文矣俱詔廷臣議之學士吳寬言從祀苟有益於經傳則馬

融楊雄皆不廢侍郎倪岳亦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貶然秦漢以來六經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存自是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於是從祀咸仍其舊云

八月陞湖廣按察使楊繼宗為僉都御史巡撫雲南○冬十月禮部尚書周洪謨致仕改南京兵部尚書耿裕為禮部尚書工部侍郎張悅為禮部侍郎

洪謨在禮部嘗言書蔡氏傳璿璣玉衡非是以故占步不合乞更定又西番烏思藏者合諸族入貢徵賞諭舊額歲益至三四千人河西諸番復詭烏思藏族益不可詰謨請視海中倭夷例給與符二十道每貢書首使名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十六

及貢物符上識以舊賜金印至關驗納否則斥去成化初用當食不食眾議宜賀謨言陰盛故不可賀竟不賀至是以疾致仕

陞兵部郎中陸容為浙江右叅政

先是太監李良典御廠為都指揮王欽梁宏乞陞都督僉事得之兵部職方郎中陸容上疏極論都督武官極品體勢甚重不宜授無功及非人而良等招權市恩當正典刑疏兩上竟奪其新命士論壯之○陸容蘇州崑山人弱冠為縣學生即有志經濟大器力於經史百家凡典禮兵刑漕運水利之類莫不遍究曉曉舉進士累官兵部職方郎中時邊報劾午章奏日三四上凡虜

情虛實。地里險易。兵力分合。皆具中肯。繁事下九。人驚服。而於沮征安南。沮太監李良乞陞。數事尤偉。武選郎中。值上登極。上疏論八事。曰。儲養台輔。教導勳戚。愛惜人才。久任巡撫。經理武衛。選練禁兵。均平鈔法。慎重會議。言多慷慨。在職方有名。例遷京堂。時劉吉柄國。謂容侵官。將陰中之。出為浙江參政。容蒞浙江。尤有聲。既而竟以朝覲考察去位。聞者大駭。凡在君子之列者。無不憤惜。容著述甚富。有式齊稿。菽園雜記等書。○按陸容在當時。名實素著。竟以考察去官。此在弘治初。劉吉當國。雖王恕。宰吏部。馬文升。掌都察院。蓋已歿矣。胡端敏公在嘉靖間。乃謂近年吏部。上遵內閣分付。下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十七

畏科道彈劾多將剛正有為。不肖逢迎交結之人。黜退致令人才缺乏。蓋亦未究其所由來也。乃後則又為一經考察。禁錮終身。自非尊德樂義。藐視富貴之士。鮮不為柄臣所制矣。

十二月土魯番殺忠順王罕慎。復據哈密。

是時阿黑麻強言罕慎非脫族。安得王哈密。哈密我當王。欲殺罕慎。畏未敢發。乃好語罕慎曰。吾為若聯姻。若為王益安。無外侮。罕慎喜。許阿黑麻。阿黑麻至哈密。誘罕慎。頂經結盟。遂殺罕慎。

調給事中周紘為南京光祿署丞。御史張昂為南京通政司知事。○給事中陳壽隆。大理寺丞尋改南京光祿寺少

卿

時言官論薦大臣。必以王恕為首。及論劾大臣。必連及劉吉。又南京科道薦王恕入閣。乞罷劉吉等。言尤激切。及王恕起為吏部。劉吉代萬安。專政遂不相合。恕有所行。吉輒從中沮之。有給事中周紘。御史張昂。南京教場點軍數少。不唯破調。守備官奏其刁蹬。劉吉票旨云。周紘張昂。點軍不到。如何不即奏聞。却乃展轉刁蹬。控制任已。從寬調外任了。罷恕復奏言。天下大事。實與罰而已。賞必當功。罰必當罪。此為治之良法也。今不治失伍之罪。反責點操之官。後來何以使人。哉。吉不聽。必欲調外任。因不知外缺。票旨張昂調南京通政司知事。周紘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十八

調南京光祿署丞。王恕奏薦戶科給事中陳壽隆為大理寺丞。吉諷御史論壽隆不諳刑名。改南京光祿少卿。恕又薦太僕少卿白思明為左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吉諷御史魏璋等論其不協人望。調外任。知府恕憤。吉沮抑。然不明言為吉所沮。但屢疏辨明。求邊吉票旨云。不必深辨。人皆知恕為吉所嫉。嫉畏其威權。不敢言也。

狐狸來歸。授金吾衛千戶。初正統中。沙狐狸隨英宗駕于虜中。汲水取薪。極其勤勞也。先奇之。召問中國。如爾比者。幾何。對曰。我何足數。勝我而精敏者十萬也。先曰。何不以此輩來迎。駕曰。先是往征東南諸國未回。回即來此矣。也。先色動。及駕旋

被留房中。虜授為士卒頭目。湯用事納婦生子。遂致官
貴。亦時奉虛命。至柔顏三衛開馬市。如是者給四十年。
至是訪得舊在中國時所生子。令輸情于朝。期以明年
當遂歸朝。其子以陞上允。且深憫之。如期率其胡婦胡
兒一家。悉至所携輜。甚富。入見上。上恐其詐。下所司
詳驗。莫有識者。狐狸曰。先帝嘗賜我一綉囊。曰。此周太
后手製也。所司取以進。太皇太后曰。此真先帝物也。上
乃授以千戶賜宅一區。

已酉二年春二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余子俊卒。改左都
御史馬文升為兵部尚書。

先是阿黑麻雖殺罕慎亦未敢顯言。據哈密即遣使入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一

十九

貢言罕慎病歿。國亂。乞遣大通事和番。立我為王。居哈
密領西域職貢。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外夷北虜最強。屢
入貢。乞通使。我不聽。阿黑麻小夷。且與哈密各有分地。
不可輒通使。亦不得王哈密。彼若入貢。我亦不拒。請勅
阿黑麻諭令還王母及金印。還我哈密。

名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屠濬。還掌院事。○陞僉都御史秦
紘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中書舍人吉人
削籍。兵部主事李文祥降貴州。與隆衛經歷。

先是李文祥出為咸寧縣丞。王恕重其才。尋奏召。還授
兵部主事。居十餘日。中書舍人吉人以言事下獄。乃有
媒孽文祥前妄議朝政者。并逮詔獄。降邊衛經歷。吉人

為民

南御史湯鼎。壽州知州。劉槩戍河西。庶吉士鄒智。廣石
城千戶所吏目。

先是御史湯鼎。差印馬赴內閣。會勅言新政之初。公等
輔國政。未見盡善。萬安曰。我輩極力贊襄。裡面不從。能
邊。即上疏劾安等。不當以裡面二字。語外人。由是內閣
深御之。及安罷。劉吉當國。適壽州知州劉槩。考滿來京。
鼎壽州人。與槩往。返論時政。槩嘗遺書與鼎。言夢一人
騎牛背上。陷澤中。公左手把五色石子。右手提牛角。引
入正路。其人謝而去。蓋人騎牛背。正我朝姓字。惟五色
石子。不可曉。意者公首抗疏。論時政。為彈之第一義耶。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一

二十

附內閣者。發其事。御史魏璋。即草疏。署陳景隆等名。劾
鼎與壽州知州劉槩。妄言朝政。嫉鄒智者。因入智名下。
詔獄。智親身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獄官
苦訊智。智書詞曰。智劉槩湯鼎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
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
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
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積之具。當事者。恨智坐智。
鼎槩妖言。惑眾罪。刑部侍郎彭韶。辭不判。吏部尚書
王恕。上言。槩之書詞。固為狂妄。其夢有無。亦未可知。原
其心。不過與人為善之意。初無惑眾亂民之情。今比擬
妖言論。使囚於獄中。豈不傷天地之和哉。言槩首

云劉樂造妖言引喻非類法司比擬未為不
這等來說且監着後錦及樂竟發充軍鄒智請廣東石
城所吏目

改禮部主客主事蔡清為吏部稽勳主事

清上時事管見三劄又疏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以
獻其後錄用殆盡時庶吉士鄒智以危言傷時并逮詔
獄坐妖言極刑刑部侍郎彭韶執不刃署刑部尚書何
喬新方病在告吏部尚書王恕上疏論救猶未允釋清
以喬新典刑禁即詣其第強之出喬新乃亦疏救智得
不灰謫官海南清復以詩送之

吏部尚書王恕上輔治疏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一

二十一

伏觀祖訓條章內府各監局等衙門官俱有定員各有
職掌洪武永樂年間未嘗額外濫設太監等官非歷練
老成雖有聰明才俊亦不輕授近年以來不然矣前者
陛下將內官論年遞降蓋矯往年濫陞之弊欲復祖宗
之舊制誠是也臣於病中風聞近日又陞一起內官其
數頗多不知是日前通降者不知另是一起也前既以
為濫而遞降之今何不以為濫而復陞之似乎不可舉
措如此其何以示天下陛下嗣位之初人心歸向如古
之二帝三王本朝太祖太宗復見於今日莫不稱頌而
愛戴之蓋聞陛下在青宮時存心正大不喜聲色不貴
貨貨及登寶位又罷貢獻織造屏去一應珍奇玩好之物

治近習盡國亂政邪術欺君罔上之罪進逐刺麻番僧
法王佛子國師革罷傳奉冗員追回濫賞莊田蟒衣等
項裁抑奢侈奔競凡數事皆敗名器損國體傷民財臣
民所不欲而不能革非一日矣陛下一旦而盡革之此
天下臣民所以稱頌而愛戴之也夫何未久而又濫賞
內官如此若復濫賞莊田蟒衣將見前數事不數年復
如舊矣欲天下臣民稱頌而愛戴之如今日後不可得
此天命去就人心離合之一機也可不慎歟况今北虜
在邊災異迭見此正君臣上下同加修省之時而國政
如此其何以服遠人而弭天變伏望陛下自今伊始於
出入起居之時發號施令之際務要惟精惟一允執厥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一

二十一

中遠宗堯舜之道近守祖宗之法決不可為巧言所惑
蹈襲前事上拂天意下失人心而為社稷憂臣誠激於
中詞不能婉干冒天威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太常寺請復傳陞官不許
吏部尚書王恕疏看得太常寺掌寺事太子少保禮部
尚書劉友等題稱本寺缺官供祀要將餘放端仍復司
樂其餘王福廣等月支食米聽候差委祭祀一節先因
內外奔競無耻之徒夤緣梁芳等傳陞京職日積月累
遂至千數百員費耗錢糧濫占皇隸不可勝紀互相交
結以邪妨正又不可言三年來名器大壞物議不平惟
陛下嗣位之初首罷傳陞官員朝野為之改觀人心無

不飛快迄今一年有餘事惟方定奔兢稍息今劉岌等却取將徐啟端等復職食糧是為傳陞官員立赤幟也若復用一人則數千百人皆相率而來豈勝煩擾豈不壞朝廷清明之政失萬邦穆獻之心所言難准且三年一次致祭嶽鎮海壇歷代帝王俱遣樂舞生行禮若謂金山等處墳所四十五處祭祀官少不敷差遣照例差樂舞生行禮亦無不可何必開已閉之侍門引既退之小人然而此舉非真為缺官供祀蓋是徐啟端央浼劉岌等假此為名以求復進非惟起此弊端抑亦故違詔旨所據徐啟端俱合拿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為傳陞降革再求進用者之戒劉岌等亦合有罪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三十一

三月徽王乞陞鈞州為府不許
吏部尚書王恕疏臣等照得肅府見在陝西蘭州藩府見在山西潞州荆府見在湖廣蘄州岷府見在湖廣武岡州立國多者八九十年少不下四五十年率皆仍舊未嘗改為今徽府要將鈞州改為府治又要將汝州郊縣晉山寶豐商州許州襄城長葛臨潁鄆城鈞州密縣新鄭縣一十二州縣改隸所轄不惟異乎前四府仍舊之撰且啟前四府皆為之端况今各處災荒軍民凋敝欲興此役實非所宜兼且州之與府於王頗無所與改與不改於王似無輕重以此言之不如仍舊貫之為善也弘治二年三月十四日具題奉聖旨是不必改陞遷

冥書與王知道

刑部侍郎彭韶巡視浙江時浙江不靖勅韶巡視韶劾罷不職守臣謀其巨魁事遂定戶部言鹽法阻壞即勅韶理鹽法韶上塩場圖詩疏略曰庶民之中竈戶尤苦惜乎古今未有圖詠臣近履塩場始識其弊海塩煎熬全資竈戶雖有分業塗場外糧食不充安息無所未免預借他人統餘悉還債主艱苦難以言盡小屋數椽不蔽風雨粗粟糲飯不能飽食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賤欲守無人不守無薪此蓄薪之苦也晒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吸海下汗如雨隆冬破骨亦必為之此淋瀝之苦也煎煮之時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三十四

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敢離此煎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課程前者未足後者又來此徵塩之苦也客商到場無塩抵價者百般逼辱舉家憂惶此賠塩之苦也病疾灰喪尤不能堪逃亡則身口飄零復業則家計蕩盡去住兩難安生無計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寬恤臣今將兩浙塩場景物事情略分八節谷繪為圖每各述以詩漢冊上進庶幾目擊貧竈之迹以吏部侍郎楊守陳兼詹事府丞掌府事改張悅為吏部侍郎○夏五月定陞用科道事例
吏部議得推官知縣進士俱讀聖賢書俱由科甲出身豈進士無鍊達老成之人推官知縣皆不才奔兢之士

顧擇而用之何如耳。苟擇得其人，則皆可用。用匪其才，則皆不稱。此必然之理，不易之論也。今南京禮部精膳清吏司郎中李諒奏，製仍照舊例，於進士中，年貌相應，學行優長，及聽選舉人，與在外進士知縣，儒學官員，相兼任用。御史一節，誠為得宜。合無准其奏。言今後選用御史，於在京各衙門辦事進士，與去曾經一考稱職行人，博士及進士舉人出身推官知縣內，選年三十以上五十以下，人物端莊，語言正當，操行廉謹，才識優長者，送都察院理刑，半年滿日，聽本院考察，各註考語，連人送部。其不諳曉刑名，不堪為御史者，別用。已經節次題准。臣等切惟科道官之職，不職係乎人之賢不賢，不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五

係乎新進久任也。人固有出身未久而端重老成者，亦有歷官數年而浮躁如故者。似難槩以久任新進而論其賢否也。云以後給事中御史有缺，仍照見行事例兼用進士除補，永為定規。弘治三年五月初四日具題。河決汴城入淮，復決黃陵岡入海。○六月京師大水，詔錄囚徒求直言。○秋七月，陞福建左布政使戴珊為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八月，陞中允周經為禮部侍郎。○以孔鏞為田州知府。

鏞平生以忠信自勵，事英憲孝三廟，皆處外，所至聲績斐然。言信行達，知田州峒獠倉卒犯城，鏞蒞任纔三日，郡兵進已調發，眾議閉門守。鏞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

乎祗應諭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皆難之。謂孔太守書生迂談耳。鏞曰：殊則束手伺盡乎。眾曰：即爾誰當止鏞。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眾信之。鏞即命騎令開門去。眾請從以土兵，鏞笑却之。眾乃乘城向賊，啟門賊以為出戰門啟。一馬乘官人出，二夫控絙而已。門隨後閉，賊遮馬問故。鏞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峒寨有所言，爾當導我賊回別姑導以行。遂入林，青行間顧從夫已逸其一。既達賊地，一亦逝矣。賊控馬入山林夾路，冒裸人於樹者，爾望見鏞叫呼求救。鏞問何人，乃庠序士也。前期赴郡為賊，邀去不從，賊將殺之耳。鏞不顧，徑入峒，賊露刃出迎，扇刃夾擁如林，至巢穴。鏞下馬立其廬中，顧賊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六

曰：我乃爾父母官，可以座來。爾等來參見，賊取榻置于中。鏞座呼眾前，眾不覺相顧而進。渠酋問鏞為誰，鏞曰：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鏞曰：然。賊皆羅拜。鏞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於凍餒，聚此苟圖救死耳。前官不知此動，以兵相加，欲剿絕汝。我今奉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不忍便殺害。汝若信能從我，當宥汝罪，可送我歸府。我以穀帛資汝，爾後無復劫掠事。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當之矣。眾錯愕爭曰：誠加公言，公誠能相恤，請公終任，不復擾犯。鏞曰：我一語且定，何必多疑。眾復拜。鏞曰：我飯矣，可以食來。眾殺止馬為麥飯，以進。鏞飽啖之，賊皆驚服。日暮，鏞曰：晚矣。

我不及入城可即此宿賊除治中慮設床... 羅寤侍衛明日賊復進食鏞曰吾今歸矣... 取粟帛乎賊曰外控馬送出林間鏞曰此秀才... 汝既効順可什之與吾同返賊即解縛還其巾... 奔競去鏞按轡出峒數十賊騎而隨薄暮及城... 城中中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畏以叛而降... 陷城矣爭問故鏞言第開門吾有處分眾益疑... 語賊爾等勿入城吾當自入乃出犒汝賊少卻... 入復閉門鏞命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謝... 終任不復出

冬十月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丞楊守陳卒。十一月築高

郵湖堤。○撒馬兒罕道南海貢獅却之

禮部左侍郎倪岳上疏言鎮巡等官太監章泰都御史秦紘安遠侯柳景俱係內外重臣均受朝廷重寄明知海南諸番國惟占城真臘暹羅滿刺加國爪哇等處入貢有勘合者例與廣東布政司比對起送赴京其餘不許起送係是定例今撒馬兒罕差來進貢既該委官千戶孫祥等呈報本官自合遣人諭以朝廷事例并詔旨事理阻回為當如果夷性執物不肯依從亦合以理沮留在彼差人星馳具本候請明命以為進止可也却乃即便差人起送似此故違合當參究弘治二年十月日題奉聖旨是珍禽奇獸獸不受獻况番使奸詐又不

由正路來便差官阻回去廣東鎮巡官違例起送本當治罪且都競他這遭還行文與他每知道

十二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庚戌三年春正月致仕太學士劉珣卒。○二月封后父張鬱為壽寧伯。○三月賜進士錢福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築高郵廉濟河堤。○河決原武命戶部左侍郎白昂治之

先是河決原武支流為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漫于祥符長垣下曹濮衝張秋長堤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汜濫于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千宿瀾漫四出不由故道禾盡沒民溺死者眾議者奏遷河南藩省于他所以避

明代典則 卷二十二

三六

其等左布政徐恪條陳其不可乃止命昂往治之昂復舉南京兵部郎中婁性協理乃築陽武長堤以防張秋引中牟之決以入淮濬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欽馬池中經符離橋一帶皆浚而深廣之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河入汴汴入淮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堤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太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啟閉焉

秋七月以謝鐸為南京國子祭酒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三九
其父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夫出處聖賢之大節夷夏古今之大防處中國而居然夷狄忘君親而不恥仇虜迹其所爲曾不及洛邑之頑民何敢望首陽之高士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况二人者皆大學之師其於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臣愚乞廣升時以上附宋諸賢之位斥澄以下從莽大夫之例不惟公論允愜實於世教有補矣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三九
八月以呂鍾爲副都御史巡撫江南總督糧儲○閏九月命副都御史王繼巡撫陝西○冬十月追贈故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太傅謚肅愍命有司祀之○十一月有星孛于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四〇
時刑部侍郎彭韶上言正近侍慎官爵厚根本減役錢四事正近侍日內官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爲禍福人所畏懼今軍馬錢糧入匠柴炭盡付其手分例沿襲更相做做虛名實支遮掩外官誰能詰之此見凡有章奏無不先允而後下於該部該部承而行不復審處及至有犯多從寬宥第宅踰制服食未奇濟勢移人望風震懼於斯極矣可不亟爲懲戒乎又言臣養隨午朝竊念日奏尋常起數於專無補願陛下執其要務自今午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大陞除大災異緊急錢糧邊報緊關工程四犯之類許令該衙門先期開具事由奏乞聖鑒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四〇
定日出御左順門事當會議者就於御前公同計議事體既定就行口奏取旨奉行次日補本備照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在事日熟於聖明耳目而群臣邪正亦自可見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率群臣興事上嘉納之
十二月陞林瀚爲國子監祭酒○陞湖廣布政使張敷華爲副都御史巡撫山西
辛亥四年春正月刑部尚書何喬新既禁京師胡服胡語○何喬新致仕彭韶陞刑部尚書
時御史鄒魯凶橫欲躡得大理寺丞喬新薦其屬郎中魏紳補之鄒魯爲恨會喬新外氏與鄉人訟即誣喬新

得金錢與行賈下上其間內閣劉吉素行奉朝衣
從中主之香新在... 送下諸根連人詔...

治無踪跡喬新竟不安其職請老去
兩廣總兵官安遠侯柳景總督軍務右都御史秦紘並下
獄景奪爵紘致仕

景在鎮貪暴不法紘劾其狀逮景下刑部獄刑部景
亦被逮坐免景賊方入八百兩乃援千戚晚壽寧侯
內降勳旨尚書彭韶上言陛下優待貴近之臣如此臣
固知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忝列守法之官不空阿
順以圖自便景所追贖數十未及一乃特蒙恩盡行蠲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三

有如物論何且景賊既可免他人爵位亦可營求而復
矣爵位既復遂可營求出鎮矣姦回藉口良善解體誠
非國家之利也不聽

夏四月南京國子祭酒謝鐸致仕以章懋為南京國子祭
酒○六月南京工部侍郎黃孔昭卒○秋八月憲宗純皇
帝實錄成進劉吉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徐溥太子太傅戶
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劉健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按王鏊曰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官有起居注
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在史官
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在讀之如
親見當時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

在殿下成化以來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吏戶
禮兵刑工為十館事繁者又為二館分派諸修史者以
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略加刪削總裁亦略潤色
三品以上官乃得立傳亦惟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
有褒貶又未必出於公後再將何所取信乎

九月皇長子厚照生○禮部右侍郎周經改吏部右侍郎
○遣哈密頭目寫亦虎仙齋勅諭阿黑麻以金印城池來
歸陞寫亦虎仙為都督僉事○冬十月以詹事府禮部尚
書丘濬兼文淵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濟上時政疏略曰成化間彗星三見徧掃三垣地無慮
五六百震者彗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且異鳥三
鳴于禁中者諸經史天變莫大於彗孛在三垣三台尤
重地變莫大於地震在京師邊防為急矧禽鳥動物得
氣之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彗孛者三地震者五飛
禽者二今乃屢見于二十五六十年之間變不虛生必有
其應天人相與甚可畏也臣願體上天仁愛念祖宗基
業端身以正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財
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
明義理以絕神奸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
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帝王之治可幾也疏凡十餘萬
言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三

十一月睿宗皇帝徙封安陸○改南京戶部尚書黃紘為

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起秦紘為南京戶部尚書。

吏部尚書王恕上言。臣等竊惟帝王之治天下。惟賞與罰最為要緊。當則人服。否則不服。其可忽哉。秦紘得都給事中等官。張九功等。所上五章。極言柳景秦紘之情罪。與夫朝廷所以處之者。是非了然。欲望朝廷召還秦紘。以正賞罰。以為勸戒。陛下宜從而未之從者。是臣等不能贊襄以成陛下納諫之美。罪莫大焉。今柳景該追。班又蒙聖恩免之矣。而恩獨不及於秦紘。則是為地方軍民之害者可知。而除地方軍民之害者。不可用。其何以服人心。而勵將來。豈不大可惜乎。伏望陛下從天下之公論。召還秦紘。或處之都察院俾之專事。未必無補。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三

如此。則賞罰攸宜。舉措得宜。而人心服矣。不然。則非臣等所敢知也。弘治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具題奉聖旨。南京戶部尚書黃穀。改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秦紘改南京戶部尚書。欽此。

錦衣衛都指揮使朱驥卒。

驥性度寬厚。涉獵書史。初襲正千戶。以干謙坐累。謫戍邊。成化初得還任。兵部薦陞指揮僉事。督官校逐捕盜賊有功。累遷都指揮使。十四年。命掌錦衣衛印。尋奉勅兼理機密糾察之務。驥為政不苛。時重妖言。禁有妖人。直惠者。偽書惑眾。為邏者所發。株連數百人。皆當坐死。驥曰。首事者獨惠耳。餘皆愚民何辜。得遞減戍邊。有衛

卒。偵其隣人傳示妖書者。欲發其事。觀實。亟以告驥。驥曰。此妄耳。取書焚之。滅其迹。凡制獄下錦衣衛者。所司輒以巨挺加之。以厲其威。驥獨否。憲宗嘗命撻竹旨者。或諧其用小杖。上怒。遣中使詰責。驥且以實對。卒不易。弘治初。遊選軍政。兵部列驥。獨稱驥老成。得體敦厚。不刻云。○楊氏守阨曰。國朝設錦衣衛。為親軍職。任雄要。其掌上御乘輿。則漢奉車都尉之職也。其掌徒隸。察舉官邪民隱。則司隸校尉之職也。其掌徼巡京師。禦非常。戢姦寇。則執金吾之職也。其掌制獄逮繫。則又兼廷尉之職也。兼是數職。雄要莫尚焉。任其職者。往往怙寵恃勢。慘刑黷貨。遠或數年。近或一二年。輒償事以買福。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三四

惟朱驥監前車務。為長厚。恪慎厥職。司衛事二十餘年。善始令終。近時所未有也。

封皇太后兄王源為瑞安伯。弟王清崇善伯。王濬安仁伯。○以白昂為左都御史。陞撫治鄆陽副都御史戴珊為刑部右侍郎。

壬子五年春二月。封陝巴為忠順王。入哈密。

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哈密有回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共居一城。種類不貴。不相下。北山又有小列禿野。七克力。數種強虜。時擾哈密。必得元遺孽嗣。封理國事。庶可懼服。諸酋興復哈密。不然。未得休息。乃立定安王族孫。陝巴為忠順王。安定王者。本脫脫種落。令頭自奄克守。

刺阿木郎補陝巴至哈密。

三月立皇長子厚昭為皇太子。大赦。○錄太廟配享功臣子孫。

諸以太廟配享功臣。追封王爵者。俱係輔佐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大有勳勞之人。今其子孫有不霽寸祿與編民無異。欲量加恩典。俾奉其祀。該部查勘明白。具實以聞。於是其諸行各所在查取。開平王常遇春。曾孫常復。寧河王。曾孫。玄孫。鄧炳。岐陽王。李文忠。支孫。李濬。東甌王。湯和。玄孫。湯紹宗。俱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使。誠意伯劉基。九世孫。琦。為處州衛指揮使。先是景太中。錄基七世孫。與顏孟二氏後。並為翰林院五經博士。至是給昭代典則。卷二十一。

事申吳仕偉復言誠意伯乃功臣其後不當為博士乃改是職。

傳陞通政司經歷高祿為本司叅議。吏部尚書王恕既已之。

有司禮監太監單昌說稱皇上欲着通政司經歷高祿陞本司叅議。臣張悅等回說無缺。又無憑據。難以奏請。悅等回至部中與臣恕備說前情。臣等仰惟皇上寬仁厚德。為天下國家之心。無以加矣。眷顧親親之恩。亦無以加矣。高祿乃皇親壽寧侯之妹夫。欲為通政司叅議。也非一日矣。然而持久而不與者。蓋恐天下之物議繁。莫大之聖政故爾。今日欲與之者。恐非陛下之本心。且

高祿由舉人出身。使其安于其職。歷年深。養望久。過缺然後陞。人自服。彼亦安。今本官歷任未及三年。驟陞是職。何以服天下之心。杜天下之口。是欲擢舉本官。反累本官也。有何益哉。伏望皇上以天下之官。待天下之士。若為親戚。而妨公議。使天下后世得以窺其淺深。非陛下之所願。亦非臣等之所願也。

夏四月。命巡撫貴州副都御史鄧廷瓚提督軍務。鎮遠侯顧溥為總兵官。討貴州蠻。

廷瓚以景太五年進士。為淳安知縣。問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無知者。兵部尚書張鵬時以都御史巡撫廣西。知之。薦廷瓚知梧州府。會母憂去。其後

貴州程番府在萬山中。夷獠雜聚。號為難治。乃以廷瓚治之。廷瓚悉心規畫。凡城郭街衢。廟宇廨舍。以次興建。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說。墾田不踰界。入市不二價。四境晏然。蔚如中州。尋擢為副都御史。巡撫貴州。適黑苗久叛。益肆。守臣告急。勅廷瓚提督軍務。討之初。撫不從。始合衆謀。調兵食。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校用命。斬首六千。獲二千。械首惡俘京。寇既平。奏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所。屬九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稔惡釀患。致夷人侵地奪貨。逞慾無厭。已四十餘年。軍疲于戍守。民困于轉輸。其害不可勝言。今幸黨惡削除。非大更張。不能為保境安民之計。條上十一事。

下兵部議行始設都勻府一獨山林哈州二清平縣一
更設流官與土官兼治

秋七月河決張秋○八月內閣劉吉致仕

時上欲封張皇后弟伯爵命吉撰誥券吉欲稽遲勒賄
乃言必盡封周王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封也上惡其專
權使中官至其家勒令致仕初劉綿花之號或告吉以
爲出自監中一老舉人好恢諧者吉因奏定舉人監生
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其作威福如此至是瀕行京師
之人欄街指曰唉綿花去矣吉去舉人會試禁限亦除
始開塩商納銀運司之例

國初天下塩課俱於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富商大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三

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招游民墾邊地藝菽粟自立堡
伍歲時屢豐菽粟屢盈至粟每石止易銀二錢至是戶
部尚書葉淇淮安人塩商皆其親戚因與淇言商人赴
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
辦之利淇然之內閣徐溥淇同年最厚淇遂奏變其法
凡商人引塩悉輸銀於運司解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
分送各邊而商人赴邊開中之法遂廢邊地遂日荒蕪
各邊米豆無人輸運價益騰湧邊地自此難整理矣
冬十一月停止吏典生員上納事例

吏部尚書王恕奏查得先該廣平府知府王衡奏稱納
銀聽參吏典不諳刑名行移不通楷書算法既以納財

昭代典則 卷二二

爲出身之階必以會財爲營家之計奏要今後或遇災
傷荒歉先事預防賑恤凡百長策任其施爲不許
再擬納財充吏永杜貪利之門等因本部訪得永樂宣
德正統年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當時未嘗
舉行納糧草納銀兩爲監生吏典等項事例糧草不聞
不足軍民不聞困窮近年以來各邊并腹裡少有災傷
所在守土等官止圖目前分寸之利不爲國家長久之
計輒便奏開生員吏典人等納糧草納銀兩等項事例
彼此效尤遂爲長策殊不知祖宗教養生員參充吏役
良法美意各有攸在且如生員選於民間俊秀子弟教
養於學校成材者科貢入監不成材者充吏爲民未嘗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三

不別賢否一槩濫進也其吏役亦必於農民之中選識
字能書者充之令其書辦文案及其兩考役滿赴部辦
事數年纔撥京考滿日考中纔得冠帶不中者發回爲
民米嘗不問能否一槩入選也近年因有前例是以在
學無志生員及未入學富家子弟捏作生員名色不分
賢否有無學識一槩入監以圖出身將來入仕不知爲
政之道豈不誤事殃民一切小民不分能書與不能書
不分市民與農民一槩聽缺充吏不惟官司不得伊書
辦文案且有違舊例及其三考役滿又免考驗一槩照
依資格出身所以多不稱職比先年間監生只由科貢
吏典亦循年資別無雜進之人是以聽選之人不多選

六二二

法不至壅滯任用亦多得人自有此例難進者多以致
 正途監生吏典因而壅滯不得出身多者不下十七八
 年少者不下十五六年纔得選用年已向衰誰肯用心
 幹事不謀歸計甚至聽選年老例不入選只與冠帶閑
 住又况此等雜途所進中間多有負債破家頑鈍無恥
 之輩今日既知以財進身他日豈肯以廉律已欲不貪
 財害民天下治安何由可得欲將納銀納糧草等項事
 例限本年四月以裏通行停止今後遇有災傷及邊方
 糧草不足不許再行奏開前項生員吏典人等納糧等
 項事例貽患將來等因弘治元年三月初四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續該巡撫山東左僉都御史王睿巡撫南
 路代典則 卷二十一 五九

直隸左副都御史呂鍾各明知道本部題准再不許奏
 開吏典人等納銀事例乃敢故違王睿既開端于前呂
 鍾又接踵于後戶部亦不查照輒便題准足使後來雜
 進人多選法壅滯以致正途循資而進者皓首不得出
 身歸怨吏部未必不由此也且吏部掌天下之官吏選
 授之政令戶部掌天下之戶口田糧之政令選法不清
 吏部之責錢糧不足戶部之責茲欲補錢糧之不足遂
 令選法之不清是自欲逃其責而使人任其咎也况其
 所得銀兩不及一貴族所積濟人不多壞事實大且使
 詔旨不信于天下其為聖政之累夫豈小哉合無通行
 就便停止今後各處災傷任從巡撫等官多方區畫措

置再有奏開吏典納銀事例聽本部并科道官糾劾如
 罪若該部不行查照膠膠履奏准行亦聽科道糾劾如
 此則吏胥無雜進之途錢曹免壅滯之患矣
 荆王見瀟以不法廢為庶人徙置武昌
 癸丑六年春正月詔考察官未及三載者悉復其任
 一時吏部考察天下大小庶官當黜者幾二千人內閣丘
 濟以為非唐虞九載三考之法亦非祖宗舊制乃上請
 凡歷官未及三載者且復任任雖經一考非貪酷蹤跡
 顯著者且勿斥一時不肖者皆喜自是貪殘吏日肆矣
 三月陞浙江左布政使劉大夏為右副都御史治張秋河
 決○以衢州孔去繩為世翰林五經博士○賜進士羅欽
 耶代典則 卷二十二 四

順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夏五月陞呂鍾為戶部右侍
 郎總督京儲○閏五月張敷革服闋復以副都御史巡撫
 山西○六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致仕

恕在吏部持正不宥徇人內閣丘濬忌之有太醫院判
 劉文太素出入濬家文太援例求進事下吏部議格不
 行文太因憾恕濬為草疏指斥恕變亂選法恕上疏自
 劾上留恕下文太子獄降御醫恕力求去遂致仕於是
 言官文章劾濬媚嫉妨賢乞賜罷黜上亦不聽恕仕四
 十五年凡上三十餘疏皆忠直剴切蓋憂世之志如以
 希文濟世之才如司馬君實直諫如汲長孺惠愛如鄭
 子產年九十矣猶考論著述言動必揆矩度嘗言我恐

老方理會學問卒年九十三贈太師謚端毅

改禮部尚書耿裕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陞禮部左侍郎倪岳為禮部尚書○秋七月兵部尚書馬文升請改北嶽于渾源州詔從禮官之議

兵部尚書馬文升題載考帝舜紹堯之後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蓋每州必表封山之高大者以為一州之鎮如五嶽五嶽之神東封太山為東岳在今山東太安州沂山為東鎮在今青州府臨朐縣南封衡山為南岳在今湖廣衡山縣會稽山為南鎮在今浙江會稽縣西封華山為西岳在今陝西華陰縣封吾山為西鎮在今隴州北封恒山為北岳在今大同府渾源州封醫巫閭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一

四十一

山為北鎮在今遼東廣寧衛中封嵩山為中嶽在今河南府登封縣封霍山為中鎮在今山西蒲州又封四海與四瀆之神東海之神在今萊州府南海之神在今廣東南海縣西海之神在今蒲州北海之神在今懷慶府源縣誌載以其濟水源通北海故祭於此淮瀆之神在今南陽府泌陽縣江瀆之神在今四川成都府河瀆之神亦在蒲州濟瀆之神亦在濟源縣三代而下歷秦漢隋唐俱有原封之山致祭至五代失有河北之地宋有天下未能混一北為契丹所有後以白溝河為界所以祭北岳恒山真定府曲陽縣俗傳有飛來石之說不知祭醫巫閭山於何處蓋宋建都於汴而真定在汴京之

北是亦不得已而權宜之道也迨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國建都金陵而真定遠在京師之北所以因循未曾釐正迨我太宗文皇帝遷北平而真定府却在京都之南當時禮官亦未建明獨祭北岳於曲陽縣惟北鎮仍祭於北寧若以為北岳原在真定則周禮載恒山為并州之鎮在正北我朝一統志亦載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即北岳以此觀之則北岳當在渾源州為無疑矣今本州北岳廟址猶存故老猶能相傳我朝洪武初定嶽鎮海瀆之神削去歷代褒加之帝號真可為萬世之法獨北岳猶祭於帝都之南非其故封之山誠為缺典臣非禮官考據未真但係國家重事不可不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一

四十一

為釐正乞勅禮部再加詳考如臣所言為是明白具奏行移山西并大同巡撫官員候時年豐稔措置錢糧於渾源州恒山舊址去處修葺北岳神祠務在不侈不隘若舊殿猶存不必從新蓋造止可修葺工完之後有司具奏更勅翰林院撰文勒石豎廟以垂永久今後凡祭北岳之神於此行禮數百年之缺典得以正於今日而我朝之盛事亦可昭於後世矣弘治六年七月日題奉聖旨禮部看了來說禮部尚書倪岳議曰北岳恒山祀于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改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岳太常卿范拱言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虞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嘗據都改岳上

從禮官議

南京右都御史黃綬致仕。陞吏部侍郎張悅為南京左都御史。刑部尚書彭韶致仕。

韶在刑部左右及戚畹皆不悅。內閣徐溥亦忌之。遂辭疾乞致仕去。後二年卒。贈太子少保。謚惠安。○其後都御史林俊疏言。彭韶文學經緯。廉聞貞風。正色立朝。先憂為國。生今之世。無愧古人。沒而易名。宜亦近之。其視吳訥謚文恪。魏驥謚文靖。葉盛謚文莊。實足嗣休並美。不知定議之時。何取惠安之義。舍大錄細。不類其人不。足中外之心。不報。

八月改右都御史白昂為刑部尚書。周經為吏部左侍郎。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四三

吳寬為吏部右侍郎。○九月詔取番僧領占竹。禮部尚書倪岳疏已之。

時該司禮監太監韋太傅奉聖旨。四川光相寺國師領占竹。取來大慈恩寺住坐。禮部知道。欽此。傳奉到部。查得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內。該禮部掌科給事中韓重等及廣西道監察御史陳毅等具題。奉欽依。將法王領占竹等。革降職事。發遣原寺住坐。中外臣民莫不稱快。今欲行取來京。本部查無取番僧國師例。必須創始而行。事有未便。且四川布政司。離京寫遠。動萬里之程。所至之處。轉相傳報。必曰。欽取國師赴京。驚駭耳目。騷擾驛遞。勢所必至。於皇上初政之清明。制命之嚴正。不無少

損。誠非細故。伏望皇上俯察愚誠。暫寢新命。將領占竹。免令行取。庶可絕小人覬覦之心。示天下趨向之正。實為便益。

冬十月吐魯番侵哈密。執陝巴。命兵部侍郎張海都督侯謙經略哈密。

時諸番索陝巴犒賜不得。阿黑麻又恨阿木郎。冠滅賜物。掠其牛馬。遂入哈密。殺阿木郎。虜陝巴及金印夫。內閣丘濬謂文升曰。哈密事重。須公一行。文升曰。方隅有事。臣子豈可辭勞。但西域實胡。利不善騎射。古未有西域能為中國大患者。徐當靜之。濬曰。有識言不可不慮。文升請行。諸大臣咸言。文升不可去。甘涼而委四方。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四四

邊事也。請勅兵部侍郎張海。都督侯謙。行視經略。時阿黑麻貢使寫亦滿速兒等。在京師。海至河西。遣哈密夷人以勅往。阿黑麻諭令歸。陝巴金印。阿黑麻竟留不報。海乃修加峪關。捕哈密奸回。通阿黑麻者。二十餘人。戍廣西。而請絕西域貢。

甲寅七年春正月。睿宗皇帝之國安陸。○二月。河復決。張秋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同治之。

劉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具察利害。乃集山東河南二省守臣。上議曰。河性湍悍。張秋乃下流。喉襟未可輒治。治于上流。分導南行。復長堤。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俟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

而張秋東堤復決奪運河水盡東流由東阿舊益河以入于海決口濶至九十餘丈糧運愆期時訛言騰沸謂河不可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軌雖勞無虞乃命與等協治之○徐恪上疏請定計謀以祛河患曰臣謹按地誌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縣下達山東濟寧州洪武二十四年決武原縣黑洋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縣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於張秋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榮澤縣東經汴城歷睢陽自亳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之缺而張秋運道復完以後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等處直趨張秋橫衝衛通河長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四十五

奔入海而汴城南之新河又淤百餘年間遷徙數四千里之內散逸瀰漫似非人力所能支持乃者上履聖衷軫念運道之阻艱生民之魚鱉特勅本院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前來脩理工雖略施力猶未竟不意伏流潰溢遂爾中止或者以黃陵岡之塞口不合張秋之護堤復壞遂謂河不可治運道不可復至有爲海運之說者臣嘗歷考史傳黃河之患古今有之而惟漢匏子之決其患尤甚其功尤難二千餘年塞之不效當時貴臣田蚡又以封邑之私倡爲不可塞之說厥後武帝躬躬勞萬乘臨決河沉璧馬額神祇又令將軍以下親負薪卒塞決築宣防河在武帝時不過爲數郡之害雖不塞可也而

武帝必塞之若夫今日之患關係運道之通塞尤事之不可已者焉可以一噎而廢食哉且黃陵岡口不可塞者非終不可塞也顧以脩築隄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河身淺隘水無所容故其滿悍之勢不可遽回耳議者以榮澤縣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縣南頓猶有涓之流計其淤淺之處僅二百餘年必須多役人夫疏濬深廣使之由泗入淮以殺上流之勢又以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州丁家道口且以分殺水勢訖能成功今觀梁進口以南則滔滔無阻以北則淤淤將平計其功力之施僅八十餘里今春雖嘗用功未得竟力必須再役人夫疏濬深廣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四十六

使之由徐入淮以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但既疏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既塞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決論事者必從而訾其後故任事之臣未免畏及首尾而不敢竟其策也以今觀之百年運道穩於履陸一夫之牽挽過於六羸之驅馳一旦阻絕則舍逸就勞出易入難民力必有大不堪者計其所費比之今日之修河又不知其幾萬倍也况成大事者不惜小費就遠圖者不計近功要之不可不先恤民也昔勝國時東南財賦俱由海運其於河道無甚相關及賈魯建治河之策內降中統鈔一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凡傭工物料衣糧醫藥賑濟之需皆賴以給故魯

無區畫之費而河患以平。今自國家清運既由。此之
勝國尤為重要。與此大役。其得已乎。但念用糧。宜鐵石
船掃等料。并備工口糧。動以萬億。所在倉庫。既多空虛。
內帑錢糧。又難輕動。如此大營。將何取給。若不早為之
處。誠恐又似今年徒勞無益。臣於去冬十二月嘗以治
河五法。缺一不可。工料口糧。皆當預備。又以水勢不殺。
則塞決難成。塞決難成。則運道有阻。欲照景太年間張
秋塞決事例。借撥九江等處鈔關。荆州等處抽分料銀。
各數萬兩。運發劉大夏收用。漚懇具陳。不為無據。寥寥
數月。未蒙議行。今自五月以來。水益泛濫。決口日深。運
道日阻。所幸水勢趨南。十有七八萬一。盡徙而北。計將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一

四七

安施。雖已側聞廷議。未悉其詳。臣每北顧。心痛憂之。雖
在疎遠。不敢自外。所有愚見。合再借陳。伏望皇上。斷自
宸衷。參以國是。檢臣前奏。早賜裁處。如以迂遠不切時
宜。更乞深念國計。俯恤民艱。但係應起人夫。今年稅糧
不分河南山東直隸。每名量免二石。以充口糧之需。小
民聞知。必將感念聖德。歌詠載途。而趨事赴工。無難色
矣。且役夫十萬。日費浩繁。所免稅糧。不過二十萬石。幸
而成功。實乃萬世之利。以今日天下之大。國計之重。何
惜此二十萬之稅。不一慰安人心。哉。仍乞再勅劉大夏
專理其事。合用錢糧。悉聽計處。戶工二部。力與贊襄。佛
江拾草等料。得預為計。臣雖庸劣。亦當仰體聖慮。少竭

心思。待今八月以後。秋水稍落。再行相度。利害斟酌。繼
急與劉大夏議處。起倩人夫。各從近便。如孫家渡口。至
南頓道。河俱起倩。河南開封等處。人夫。黃陵岡。至梁進
口。河道俱起倩。山東兗州府人夫。各分工疏濬。比之舊
河務。加深廣。使能容受。所謂椿草等料。尤宜多備。如黃
陵岡塞口。人夫於開封大名工府。相兼起倩。張秋塞口
人夫。於東昌等處起倩。各刻期興工。併力築塞。官吏軍
民。中有智能善扼塞者。悉聽取用。俾罄巧思。並屈群策
用功。人夫加意撫恤。不亟不徐。勿傷其力。遇有疾病。撥
醫調治。人心惟悅。則用功必力。毋計日月。必求成功。小
有債敗。毋輒沮挫。誠以今日治河。國家大計。事至難處。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一

四八

功至難成。其可易而視之哉。伏乞皇上。再勅在廷群臣
議處而行。必求萬全。謹題。
下山東按察副使楊茂元。于獄。謫長沙府同知。
茂元上疏言。官多則民擾。沿河既委劉大夏。又差李興
陳銳。事權分而財力匱。乞將興銳。取回專委。大夏且謂
水陰氣也。其應為宮闈為夷狄。宜戒飭后戚。防禦邊患。
疏上。與等切齒之。誣奏茂元為妖言。逮下錦衣獄。科道
交章論救。乃謫長沙同知。茂元守陳子也。
論貴州平蠻功。願漕加歲祿。鄧廷瓚。陞右都御史。入掌南
院。尋出總督兩廣軍務。○三月己卯朔。日有食之。○下議
海侯謙于錦衣獄。海滿。山西參政。謙。贈住。○夏四月。閉加

喀爾喀西域貢

上以游謙無功不俟命輒還逮下獄降黜之焉文升言此虜既遣使入貢復虜陝巴金印迨遣使往輯久不報其心輕中國不大創不敢請以寫亦滿速兒等安置兩廣福建閉關示絕西域諸番入貢孤其勢且使歸怨阿黑麻○哈密在蒲州西北千五百里本古之伊吾唐之鞑靼回回雜處之國也其北天山與瓦刺相界西接火州為諸胡要路永樂初即其地設哈密衛封元肅王之裔脫脫為忠順王賜金印令為西域之喉襟以通諸番之朝貢脫脫承傳其子卜答失理以及孛羅帖木兒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王鎖檀阿力哈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四九

密虜王母金印以去其衆逃居肅州及苦峪城朝廷屢命守臣經略而王母金印竟不獲迨十四年鎖檀阿力麻子阿黑麻立十八年甘肅守臣乘間請封王母為都督罕慎為忠順王罕慎畏吾兒種也二十年遣使入哈密甘肅鎮巡而下皆以興復哈密受賞弘治九年阿黑麻以罕鎮非肅王後乃假婚姻而殺之尋遣使入貢求封不許弘治四年王母已故阿黑麻乃以金印城池來歸會曲先安定王遣使入貢自稱忠順王蓋蓋人教之其實非也五年兵書馬文升誤聽三種頭目告保遂立安定王在陝巴為忠順王甘肅守臣急欲欲殺倉卒遣使送之識者曰夷虜貴種類曲先本西戎安定

本鞑靼別部強合為一又與罕慎異矣土魯番必不心服阿黑麻聞之果怒六年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入貢至京師上遂命張海侯謙往經略之海等至甘州遣使齎勅諭阿黑麻順天道歸陝巴久不報海等上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撫之叛則拒絕之而已遂修加喀爾喀通阿黑麻點詐回夷二十餘人奏發廣西海等還上以其無成功下之獄降海山西參政謙住俸閑住寫亦滿速兒等四十人皆安置閩廣閉加喀爾喀絕不與通五月宣府山西河南書星隕○秋七月陞陝西按察使許進為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五

進先巡撫大同上言鎮守內臣石岩侵士餉撓軍政岩亦誣進擅用旄幟降兗州知府陞陝西察使至是馬文升復薦許進為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八月加內閣徐溥少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丘濬少保戶部尚書劉健太子太保並兼武英殿大學士○虜大舉寇陝西○冬十月復王越左都御史致仕乙卯八年春二月少保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丘濬卒濬好論議上下千古九熟國家典故政事可否反覆與大臣言官爭是非即未必一中適然不肯媮媚取悅商確往來時出意見自高奇矯衆論能以辯博濟其說人

莫能難如論泰稱其於宋有再造功與虜和不為無見范仲淹生事岳飛未必能恢復皆怪詭可駭者也其絕元正統斥許衡不當仕元又嘗言我朝相業三楊偉矣然當其時南交叛逆軒龍易位勅使有午類及西泮曾無一語權歸端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於土木之變誰實啟之則皆正論也卒贈太傅謚文莊。

以禮部侍郎李東陽兼侍講學士少詹事謝遷兼侍講學士並直文淵閣○張秋隄成名劉大夏為戶部右侍郎

大夏等發丁夫數萬於黃陵岡南浚曹魯河一帶分殺

水勢又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

至潁州東入于淮又浚四府管淤河由陳留縣至歸德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五

州分為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毛州渦河會于

淮築長隄起河南柘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

州長三百六十里量能任功五旬而事竣至是召大夏

入為戶部右侍郎○按治河之議自漢迄今紛載史冊

可謂周悉但河決不常亦無定處治之寔無上策唯宋

濂謂自禹治水之後無河患者數百年以其自大任而

下比過洛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入海蓋河流分而其

勢自平也今河合汴泗東南以入淮使一淮兼受黃河

之全欲其不潰溢而汎濫胡可得哉今黃河以北古道

形迹尚存因而相其地勢濬為支河以達平原直沽諸

處既可以殺其合流衝決之勢又可以得其灌溉潤澤

之利而北方旱溢之災亦因之而可免矣乃今興修水利之說獨聞於江南而北方則置不一講何也

占城請封安南不許

時占城為安南侵擾請賜詰問內閣李東陽曰春秋王

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威

已久今遣官至其國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

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即問罪與師貽患尤大

且勿聽

土魯番酋阿黑麻自稱可汗復入哈密命巡撫許進總兵

劉寧副總兵彭清帥師討之

是時西域諸夷皆言成化間我入貢皇帝先遣中貴人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五

迂我河南至京宴賜甚夥今不憚我我泛海萬里貢獅子

謂我開海道却不受印從河西貢者宴賞亦薄天朝豈

絕我相率從阿黑麻且拒命中國能奈我何哈密奸回

又附阿黑麻阿黑麻遂復入寇自稱可汗大掠罕東

諸夷謀言糾夷數萬用雲梯攻肅州且譟甘州報至文

升曰彼虛聲挾我也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

川哈密至苦峪又數程皆無水草貢使往往皆駭水行

使我謹烽火明斥候整兵以俟彼至肅州我以逸待勞

縱兵出奇一擊必使彼匹馬不返已而阿黑麻西去令

頭目牙蘭以二百餘人據哈密文升曰非用陳湯故事

此虜終不畏文升召肅州撫夷指揮楊翁至京撫其背

日汝詣夷情知西域道路朝廷今欲擒斬牙蘭汝計安
出謂曰此賊豈非襲之不可罕東哈密有捷徑可進兵
兵可不十日至文升曰余欲選罕東番兵三千爲前鋒
我兵三千殿後各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何如翁曰善
乃令河西巡撫許進調兵食道副總兵彭清統精兵三
千由南山馳至罕東卽調罕東諸番兵乘夜倍道襲牙
蘭是冬進及總兵劉寧彭清率兵至肅州久駐關外候
罕東兵不至乃出大路乏水草行不能疾牙蘭謂知道
去我兵入哈密斬首六十得陝巴妻女獲牛羊三千哈
密脅從者八百餘人皆不殺携歸住四散上師還糧乏
士馬亦多物故然西域自是知畏中國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一
五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耿裕卒
天順初德秀諸王出閣南陽言四王講讀官八人翰林
官少請擇新進士授翰林檢討充王講讀官至是諸王
將出閣裕亦按故事選十進士侍王十進士詣吏部請
九年滿考得陞改出王府裕以爲例不可十進士語不
遜裕劾十進士上爲除一進士名餘調外裕在吏部薦
進賢才務協輿論愛憎毀譽莫能消奪守正律身干謁
斷絕卽內降糾封封章抗議杜塞俸門與父九疇世守
清修不營產業不治居第約儉蕭然無異寒素裕倅餘
修髯儼然神明學問該洽文章雅正冠冕縉紳世濟其
美弘治八年卒贈太保謚文恪

三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夏四月改張敷華巡撫陝西
時有妖僧據山中爲逆朝議且用兵馬文升曰張都御
史能了此不數日敷華授計山中父老果縛妖僧至
五月東南諸省大疫○六月上杭盜復起○秋七月西北
諸省大旱○八月朔日有食之○命副都御史金澤總制
江西湖廣福建軍務撫安群盜○冬十月南京地震○十
一月陝西貴州地震○論哈密功陞許進爲左副都御史
劉寧爲左都督彭清爲都督僉事

馬文升言進等兵雖抵哈密然未獲牙蘭首功亦少進
寧及太監陸閻不遵節制徒取空城無益邊事獨軍士
遠征勞苦宜陞賞上念邊臣出塞有功加閻歲祿二十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五

石寧陞左都督加俸百石許進陞左副都御史彭清都
督僉事
十二月靖虜衛天鼓鳴河南江西大震電詔求直言
只部主事胡燿上疏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西北旱
燥父子相食東南飢疫骨肉流離大變陛下深居九重
左右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廣揚鵬引用劉良輔輩左道
惑亂聖心齎靡糜費財用差遣在外如虎橫行吞噬無
厭其耗天下不可言矣士大夫昏夜乞哀於宦官貴戚
交相賄托不以爲恥言官有所舉劾瞻前顧後苟且塞
責陰盛陽微災異曷由弭乎乞用臣言則邪妄斥而陰
慝消矣疏入人皆爲懼危之

閣太學士李東陽等上疏請停齋醮燒煉

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大學士李東陽等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面召儒臣諮議政事今朝祭外不得一覲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係不繫于此必繫于彼正士既踈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信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為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上清龍虎宮神樂祖師殿及番經殿皆焚燬無道神如有靈何不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五五

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昔李絳有言憂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矧災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妄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

詔禮部會議應祀神祇

時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題奉聖旨禮部會官稽詳何神立於何代何神有功於國何神澤及於民如今應否祭祀明白來說禮部尚書倪岳等會議得在京各項祭祀除大小之神漢壽亭侯關羽宋丞相文天祥俱祀典應發外其餘各寺宮觀神祇應否致祭緣由逐一具議

開坐伏乞聖明裁處計開○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境

天尊謹按傳記西方有佛國曰天竺天竺有五中天竺乃釋迦所生之地後漢明帝其法始入中國後之宗其法身佛業為報身并其真身而為三其實本止一身今乃分為三像而並列之失其旨矣唐儒韓愈有曰三代之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詩考中國未有佛也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捨身施佛其後餓殍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至於道家以老子為師其所謂三清者蓋倣釋氏三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五六

身而為之尤為謬妄宋儒朱熹有曰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老君蓋倣釋氏失而又失者也况莊生明言老聃之歿則聃亦人鬼耳豈可倚居昊天上帝之上哉由此言之三清三境天尊實無所據况躬親祠醮傾心崇奉如宋徽宗者可謂至矣卒之陷身虜廷覆亡宗社千載之下可為明戒但緣吳端佛老之徒轉相模倣惑世誣民歷代因之莫之有廢是以近年以來凡遇萬壽千秋等節奉欽依修建吉祥好事或遇喪禮七七修建薦揚好事俱先期一日遣官詣大興隆寺祭告釋迦牟尼文佛朝天宮祭告三清三境天尊此皆因襲而行不合祀典今議齋醮既合停止其前項祭

告。俱各停免。○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謹按象緯書有曰：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一名天極，一名北辰，其北第五星名天樞，蓋極星之在紫微垣。萬里所宗。七曜三垣二十八宿，眾星所拱，為天文之中正。又曰：紫微大帝之坐，天子之常居也。即今朝廷宮殿所在，乃其象焉。國朝正統初年，建紫微殿一所於大德觀之東，設立大帝之象。每遇萬壽聖節，正且冬至，俱遣大臣一月祭告。今議得日月星辰並曜于天，故古有大明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之文。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內壇已有星辰壇合祭之禮。今乃象之如人，稱之為帝，以極星之正祠于異端之宮，稽之祀典，誠無所據。所有前項祭祀，伏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五

乞罷免。○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謹按傳記有曰：凡陰氣凝聚，陽氣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性誕之談也。雷聲普化天尊者，道家以為玉霄一府，總司五雷，而雷部諸神書其所主，而又託以六月二十四日為天尊示現之日。故朝廷遂以是日遣官詣大德顯靈宮致祭。今議得風雲雷用皆陰陽之妙用，鬼神之盛德。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外壇，已有合祭之禮。滿八月望後，山川壇復有秋後報德之祭。况自二月發春之後，無非雷霆奮發之日。願乃定於六月二十四日，於義何取。至於像設名稱，禮亦無據。所有祭告，伏乞罷免。○梓潼帝君。謹按圖志英

顯王廟在劍州，即梓潼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嶺人，因報母仇徙居劍州之七曲山，任晉戰沒，人為立廟。唐玄宗因行進封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宋咸平中改封其顯。又按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為天之六府，道家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改元加號，為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而天下學校亦多立祠以祀之。京師之廟在北安門外，景太五年開闢而新之，勅賜文昌宮額。歲以二月初三日為帝君誕辰，之辰遣官致祭。今議得道家謂梓潼為孝德忠仁，顯靈于蜀廟食其地，於禮為宜。祀之京師，不合祀典。至於文昌之星與梓潼無干，今乃合而為一，誠出傳會。所有前項祭祀，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五

伏乞罷免。仍行天下學校，如舊有文昌宮者，亦令拆毀。○東嶽太山之神。謹按圖志：東岳魯之太山，今在山東濟南府太安州山下，有廟，自黃帝以來，封禪者七十二。君、唐、宋、元皆加神以封號。曰：王曰帝。若祀人鬼，國朝洪武元年，詔去封號，稱為東嶽太山之神，有祠春秋致祭。有事則遣廷臣祭告。今京師朝陽門外亦有東岳廟，實自元延祐中，中教大宗師張留孫買地為宮，奉祀東岳天齊仁聖帝。國朝仍而不廢。歲以三月二十八日及萬壽聖節，遣官致祭。夫岳鎮海瀆，以其山川靈氣有發生潤澤之功，故歷代祀之。而太山在魯封而歲時已有常祭，况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祀之禮。所據

前項祭告稽之祀典煩瀆無據合當罷免○北極佑聖真君謹按傳記北極佑聖真君蓋真武神也真武本玄武宋真宗尚道教避聖祖諱改玄為真玄龜也武蛇也此本北方玄武七宿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後乃以玄武為真武而作龜蛇於下靖康初詔加號助順曰佑順助聖真武靈應真君及考圖誌乃云真武為靖樂王太子也生而神靈長而勇猛志除邪魔遇紫虛玄君授以道秘東遊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山修煉成功白日飛昇奉上帝命往鎮北方披頭跣足建皂纛玄旗統攝玄武之位則此道家傳會之說殊為誕妄再考國朝御製碑文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兵戈所向神陰佑為

昭代典則

卷三十一

五十九

多及定鼎金陵乃於鷄鳴山建廟以崇祀事載在祀典太宗文皇帝肅靖內難以神有顯相又於京城長隅并武當山各重建廟宇而兩京則春秋及每月朔望各遣宮致祭武當山則命內外官員專一在彼提督列聖崇奉之意可謂至矣憲宗純皇帝在位常範金為像屢遣內官陳善齋往武當安奉蓋亦不過承先志以祈神休耳豈期陳善援引左道之人鄧常恩等上則焚惑聖聽靡費內帑下則騷擾道路虐害生民且又奏請重修京師廟宇改號靈明顯佑宮日居其間引進邪術遂使香火之地幾為姦盜之區固非朝廷崇奉之禮意使玄武有神亦豈其所樂聞哉今議得神既有功於國則累朝

崇奉之禮固不可廢但本以一神而一歲之間兩京俱有春秋之祭京師復有朔望等祭過於煩瀆合無照洪武年間以來例應每年三月九月初九日各用素盞遣太常寺官祭祀其餘祭禮並行停止其武當山神像之類頻年齋送不無太繁況已有內外官員領勅在彼一應供奉之物自合責令各官嚴加整辦所有襄陽府縣三年一次額辦給散道士潤白綿布三千四百疋潤白苧布二千四百疋神油蠟香炷三萬七千八百斤雖稱日久皆係正稅所出即今民力億敝亦宜重為裁革減省合行湖廣巡撫巡按官員徑自酌量奏請定奪今後差遣內官鑄送神像等事並乞一例禁革庶

昭代典則

卷三十一

六十

幾神祠不替而國用少節矣○崇恩真君隆恩真君謹按道家之言有曰崇恩真君姓薛氏諱堅西蜀人在宋徽宗時嘗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傳學道法累有靈驗而隆恩真君則玉樞火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嘗從薛真君傳授符法國朝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之法顯於京師附體降神禱之有應乃於禁城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改廟為大德廟封薛真人為崇恩真君王靈官為隆恩真君又建一殿崇奉二真君左曰崇恩殿右曰隆恩殿成化初年改觀曰官加顯靈二字近年更換袍服四季三年一小焚化十年一大焚化又復易以新製珠玉錦綺所費不貲

每歲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真君示現之日。皆遣官致祭。其崇奉可謂至矣。今就其言議之真人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其法之所自。皆宋徽宗時。林靈素章之所傳。一時傳會之說。遂多如此。本無可信。况近年。附體降神者。乃欽發充軍。顧江顧編之父子。其為邪。尤甚。往往禱雨祈晴。杳無應驗。則其詐誕可知。但經累朝創建。一時難便廢毀。所有前項祭告之禮。俱各罷免。其四時袍服。宜令本宮住持。并庫役人等。於每年應換之日。仍會同道錄司掌印官。照舊依期更換。如法收貯。不必焚化。永為定例。仍乞勅內府衙門。以後袍服等件。不必再行製造。如此。則國用不至於

昭代典則

卷三十一

十一

妄費。而邪術亦可以少貶矣。○金闕上帝。玉闕上帝。謹按大明一統誌。福州府閩縣南。舊有洪恩靈濟宮一所。祀二徐真人。即今之金闕玉闕二真人也。真人五代時。徐溫子曰。知証封江王。知諤封饒王。常提兵平福建。父老戴之。圖像以祀。宋賜今額。又考之御製碑文云。太宗文皇帝。臨御之十有五年。適遇疾。弗豫。百藥罔效。或有言神靈驗者。禱之。輒應。脫然平復。於是。大新閩地廟宇。命有司。春秋致祭。歲易時衣。給戶灑掃。又於京師立廟。以祀之。加封金闕真人。玉闕真人。十六年。又加封金闕真君。玉闕真君。賜廟額。名洪恩靈濟宮。正統初年。重新宮宇。進號金闕宗。福真君。玉闕隆福真君。成化二十二

年。重加尊號。伯曰九天金闕總督魁神。洪恩靈濟慈惠高明上帝。仲曰九天玉闕總督聖神。洪恩靈濟仁惠弘靖上帝。遽年以來。每月朔望。并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真君誕辰。俱有祭祀。遣官行禮。及時食獻。新至今不。缺四時。已有皮弁冠。大紅紗羅紵絲織錦雲龍朝服。近又加以平天冠。明黃紗羅紵絲衣服。其舊服五年一次。更換焚化。夫神之世系。年次。可考如此。本非有甚異也。先年止。因有功于閩。廟食一方。後以保護太宗文皇帝聖躬。故京師有別廟之奉祀。但本處既有春秋二祭。而京師一年之間。復有前項數次祭祀。不無煩瑣。且惟皇上帝主宰于天。而兄弟並稱上帝。其為僭擬可知。至袍

昭代典則

卷三十一

十一

服等件。在京更換焚化。差違內官。前往福建。務送道路。搔擾。虐害人民。不可勝言。今議得廟之創業。既始于閩。則神如有靈。固當往來于閩。所以福建舊廟祭祀。宜仍其舊。其京師聖節。并朔望等項祭祀。及時食獻。新俱乞罷免。若以有廟無祭。為嫌。則於二真君誕辰。各遣本宮住持致祭一次。仍乞削去帝號。照依永樂年間加封事。例。止稱真君。冠服仍思本等服色。在京者。聽令本宮住持廟戶人等。於每年應換之日。會同道錄司掌印官。依期更換。如法收貯。不必焚化。直待敝壞之日。方許奏請。更製。將不堪者。照舊火焚。其在福建者。亦同此例。但遇有敝壞者。聽令布政司督屬。就彼處置修理。以後再不

差人前去承為定例所有見在平天冠明黃袍服資符本宮庫內收貯仍行內府各該衙門無得再行置造如此既不失報功之典而祀亦不至於煩瀆矣○神父母聖帝神母元君金闕元君玉闕元君謹按徐仙真傳及國朝御製碑文神父母者即二真君之父母金闕玉闕元君者蓋其配也宋理宗朝封父齊王為忠武真人母白氏仁壽仙妃配許氏助順仁忠仙妃陶氏助善慈懿仙妃國朝永樂中加封父翊亮真人母淑善仙妃許氏真應仙妃陶氏恭靖仙妃繼又進封其父為真君成化二十二年神父加封高上神主慈悲聖帝聖母加封安寧護國恭靖元君金闕妃天房衛保節靖元君玉闕妃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李

天房衆母顯佑元君每歲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官致祭而金闕玉闕元君又有誕辰之祭皆因二真君一時禱應之功故推及而崇奉之如此今議得神父徐溫乃五代時誤國專權殺主殊無功德祀以報功豈宜濫及况父母并祀並受隆名稱帝稱君僭擬益甚所有名號乞照永樂間封者為正以後加贈一切祭祀俱各罷革○京都城隍之神謹按易坎卦有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謂人君者觀坎之象知險不可陵也故設為城郭溝池以守其國而保其民人傳記謂其制自黃帝始歷代建國必有高城深隍上以保障宗社朝廷下以衛捍百官萬姓其所繫甚重其為功不少故因國朝之制

天下府州縣皆有城隍廟舊在順天府西南累朝皆加修葺歲以五月十一日為神之誕辰及萬壽聖節各遣官致祭夫廟祀城隍之神本非人鬼安得誕辰可謂謬妄况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事體已重此與天下府州縣之祭不同所有前項祭告煩瀆無據俱各罷免奏奉聖旨是修建齋醮遣官祭告并東岳廟真武廟城隍廟靈濟官祭祀俱照舊二徐真君并父母妻仍舊封號新加上帝等號俱革去冠袍等件該衙門換回焚毀今後福建該用冠袍六年差官上換其餘都准擬行欽此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李

應天府尹樊瑩為南京工部侍郎丙辰九年春正月追封楊時為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庭○二月改右都御史屠濬為吏部尚書時吏部尚書缺會推兵部尚書馬文升及浦與三侍郎以部次年勞輿望論之當屬文升竟歸于浦浦既得吏部當班文升之上固辭居下廷試讀卷又恐居文升前既先移病以侍郎吳原博代時議以浦自度不可居上只合辭職不當讓班違制紊序也三月賜進士莊希周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土魯番酋阿黑麻復據哈密○夏四月陞吏部侍郎周經為戶部尚書改侶鍾為吏部侍郎

經爲吏侍時。諸大臣以災異上言。屬經草疏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費。省遊幸。止貢獻。斥樂戲。而斥樂戲一事。語尤切直。頗傳踪跡。此疏出。誰取尚書曰。疏名首吏部。裕寔具草。經曰。疏草本出經。卽有罪。罪經。至是陞戶部尚書。凡諸王請河湖稅錢。皆執不與。中官出南東織造者。請長蘆鹽八千引。粥于兩淮。仍准給淮鹽價銀二萬兩。又執不與。中官織造浙江者。請諸竹木稅。又執不與。上說經言。并停織造。大同缺戰馬。文升請出太倉銀市馬。經曰。糧馬各有司存。祖訓六部不得相壓。兵部輒侵戶部官。非祖訓。上是經言。更命太僕銀市馬。給事中魯昂言。國用不足。請盡諸省稅役。金錢輸太倉。經曰。國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一

本五

用不足。空儉於國。不空浚於民。織造賞齋醮土木。費益廣不節。乃欲括天下財。盡歸京師。給事中言非是。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爲燈費。經又執不肯發。內臺奏增酒掃卒。當給月廩。經再疏。竟不與。

改倪岳爲南京吏部尚書。陞徐瓊爲禮部尚書。○下六科都給事中。龐泮等。十三道御史劉紳等。于錦衣獄尋釋之。時武岡州知州劉遜。以事忤。岷王王訐奏之。上怒。差官校往逮。龐泮劉紳等。上疏論救。上大怒。并逮泮等繫獄。有御史張淳。公差回。恥不得與。亦卽上疏申救之。太僕少卿。衛瓘上言。臣等竊見都給事中龐泮等。監察御史劉紳等。頃因上言。免差官校提解武岡州知州劉遜。皇

上震怒。俱下之錦衣衛獄。數日以來。內而臣工。外而軍民。莫不思憂竊惟。以爲龐泮等。不請事體。觸忤聖心。其斯所言。不爲無罪。所可惜者。皇上之盛德。國家之大體。不可因此一事。而有所損耳。仰惟皇上卽位以來。明目達聰。用言聽諫。狂直者每賜優容。抵忤者未嘗斥逐。虛心從善。以義斷恩。有古帝王所不及者。聖德昭彰。已十年矣。今乃因其言事。一有不當。舉六科十三道。盡下之獄。此雖泮等有以自取。然以皇上下十年納諫之美。而遽然有此傳之四方。不能無議書之策史。不能無疑。因一事而掩前功。以小故而妨大德。此臣等所以竊爲皇上惜也。且泮等建言。亦其職業。但今所論劉遜之事。竟傷於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一

本六

急遽。辭失於效。曲原其心。蓋仰賴聖明在上。素有以聽用其言。是以隨事納忠。不避煩數。其情固可矜。而言亦不可略也。况科道官。乃朝廷之耳目。凡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時政之得失。百官之邪正。皆得言之。是以古之帝王。及我祖宗。建是言官。必選直諫敢言之士。以充厥職。有一言之善。卽賜施行。雖多言不當者。亦不加罪。所以異數而優容者。惟以養其敢言之氣。使之森然立於殿陛之前。于以扶持正論。消沮邪謀。爲廟社之福。若摧折之囚繫之。中人之資。守道殉義者少。趨利被害者多。彼知緘默觀望。持祿保位而已。他日脫有大事。誰復爲皇上言哉。由是論之。摧辱言官。蓋非人主之利也。自

洋等下獄科道一空留事者皆盡委之人糾儀侍班皆
曠其職惟此異常之事豈宜清明之朝皇上臨朝之時親
瞻所及燕閒之處思慮所經未必不惻然有動於衷也
欽惟我朝列聖尤喜諫諍臣等不能悉舉謹具一二事
以言洪武初年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太祖厭其迂狃
怒欲罪之群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
當誅上怒未解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為朝廷耳
烏可深罪乎上乃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
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何非宋
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邪洪熙初大理少卿戈謙數言
事有言其賣直沽名者楊士奇對曰主聖則臣直惟陛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李七

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惧矣仁宗雖不罪謙然免其朝
參令專坐司視事自是一月餘言事者少仁宗諭士奇
曰自免戈謙朝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遂令士奇就
前草勅引過戈謙如舊朝參令百官毋以謙為戒此祖
宗之聖德明訓皇上所當祖述憲章者也今龐泮等不
識事體縲紲下獄已示之罰矣伏望皇上廓天地之量
霽雷霆之威沛發明詔不日而赦之則不惟泮等心懷
感愧益圖報稱而內外大小之臣六軍萬姓之眾莫不
歌詠聖德歡欣交通四方傳之以為盛事史策書之以
為美談德業之盛名譽之美真可以匹休祖宗而貞觀
之治不足言矣然豈高遠難行哉惟在聖心獨斷一轉

之之隔耳臣待罪大臣義同休戚是以昧死以盡
之愚忠惟皇上赦臣等之罪而采納其言則天下幸甚
上乃釋之

六月兵部尚書馬文升上疏請飭武備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
綏太平雖當投戈息馬之期未忘練武防胡之念故私
役軍者有重罰私借馬者有禁例尤有興造竟不勞軍
三十餘年四夷賓服海內晏然我太宗文皇帝嗣承大
業遷都北平密邇胡虜其於武備尤為注意彼時精兵
數十萬健馬數萬匹親閱教練無少怠忽故出塞千里
腥膻遠遁威武之振前代罕及自宣德年間以後老將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李八

宿兵消亡過半武備漸不如初至正統年間天下無事
民不知兵而武事尤廢所以十四年有土木之厄今譬
恥未雪邇來軍士消耗十去四五雖嘗差官前去清理
亦多上下因循虛糜故事終不能充足原數矧軍衛軍
士內府各衙門匠役占去數萬之上見在者不過七八
萬江南之兵大半運糧其餘多在沿海備倭江北之兵
亦有運糧之數其餘各來京操備陝西山西之兵亦多
戍守各邊所以腹裡衛所城池池空虛無軍防守一遇小
寇多不能支往年京師之兵俱在五軍三千神機三大
營操練後因征調一時不能齊足所以設立團營常有
精兵十二萬分為十二營不許別役專一蓄養銳氣

有江漕就便啟行。此外天下再無兵馬可調重加優恤尚以爲遲。近年以來多撥做工每占一二萬之上其工有一年不完者甚至二三年不完者每名顧工等項月用銀一兩二三錢行糧糴費不得食用負累疲弊率多逃亡見在者強弱者相半在京軍士疲困未有甚於此時也。且武備之修固在乎軍尤在乎馬洪武永樂年間京衛并天下衛所俱有牧馬草場而在京各營草場不下數千餘頃夏秋之間堪足牧放春冬又全支料以備餵飼所以馬皆肥壯堪以調用即今京營牧馬草場俱被勢要之家或親王占爲已有亦有被軍民開耕占種者凡遇馬疔下場牧放無處存住未及一二月即那往

代典則

卷二十二

李九

西山一帶四散牧放中間多有潛回原衛之數一時調用卒不能齊秋冬雖支料豆一石軍士艱難多有預賣與人况六箇月止開草一箇月每月止折與銀二錢通不勾一月之用且人無食必死馬無草即斃天下糧儲以供京軍天下草束以供戰馬二者缺一不可今軍俱支糧馬不支草秋夏既無草場牧放冬春又無草束餵飼軍士艱難無力辦草欲馬之不死實亦爲難所以團營馬匹常灰二萬之上雖有朋合橋頭銀兩亦不能買補十分之一見操馬雖有二萬餘匹中間老馬不堪騎操者亦多戰馬消耗莫有甚於此時也况克敵致勝固在乎士馬精強尤在乎甲兵之堅利近年在京盛甲

所造軍器每見守衛軍人披帶盔甲中不掩心下不遮膝葉多不堅袖長不緊全不合式盔尤太重即今京衛軍士常操弓矢多是自置弓力不過一二斗矢長不過七八把平昔尚不能射遠加以披甲在身手不能舉新關之弓豈能開射縱射不過十數步而止其刀尤短小亦無鋒刃別無長兵可以禦敵雖有神鎗習亦未精凡遇大敵率多敗北天下衛所成造軍器除沿邊宣府大同遼東寧夏甘涼陝西山西四川雲南兩廣外其餘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衛所軍器料價多被管局官軍侵欺入已間有成造者徒費物料多不堪用一遇查盤大半損壞那移移塞有名無實况去歲內府

代典則

卷二十二

七十

戊字庫軍器被火燒毀數多見在者不知幾何兵器不精亦莫有甚於此時也雖軍馬充足兵甲堅利若將不得人尤難制勝方今將官除京營總兵俱蒙朝廷簡命外其餘各邊將官雖有曾經戰陣謀勇兼資操持可取善撫士卒者但中間多有貪利害軍年老有疾而士論不歸者本部已嘗奏行天下各該大小衙門官員各舉將材以備任用近有舉到之數亦不過常流求其堪任大將者甚少大抵多係膏粱子弟罔肯習學縮略操演弓馬一聞推舉多尚奔競及至臨事莫展寸籌但恐出眾奇才或混在行伍潛伏草野亦未可知將不得人亦莫有甚於此時也夫使軍馬甲兵充用將官得人若操

練然方。兵無節度。又何以成克敵之功哉。今京營操練軍士射箭舞牌之日多。走陣演武之日少。所以坐作進退之不知。攻殺擊刺之不熟。雖習舞刀。而刀法未諳。雖習放鎗。而鎗法不知。至於馬足。尤未操演。蓋四月下場。十月起營。未久。天寒。即為住操。是以馬多生初。臨敵之時。欲北而南。欲東而西。求如胡馬之閑熟。蓋亦甯壤之不侔。矧鞭撻御勒。無一可取。操練未精。亦莫有甚於此時也。且國家所恃以安者。惟在軍馬精強。甲兵堅利。將官得人。數者而已。今既如此。謂之內治之修。誠未之信。夫京師大同宣府為藩籬。大同宣府至京師。不過數日之程。邊牆之外。即係虜地。至若密雲薊州。尤為密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一

十一

邇本邊軍馬雖強。亦分付各路。兵分勢寡。理之自然。倘賊大舉入寇。全藉京兵以為應援。今天下武備廢弛。已甚。而京師武備又復如此。若不早為修飭。誠恐年復一年。愈加廢弛。不無有誤國家大事。伏望皇上。處常思變。居安慮危。念京軍乃朝廷自將之兵。居重馭輕。防姦禦侮。所係甚重。今後凡有興造。各該衙門官員。不許奏計團管軍士做工。敢有故違。許科道官指實劾奏。置之于法。更乞天語丁寧。著為定例。其坐營把撫等官。務要曲加撫恤。不許擅役科斂。其三大營做工官軍。各該管工內外官員。亦要督令作急修完。不許仍前遲延。因而私役。曹放以致軍士受害。往往逃亡。其團營仍照弘治二年

該司禮監太監韋太同臣文升等。選軍之後。奏准事。每營再行揀選十分精銳。馬軍步軍各二千員。名以爲上等之兵。遇警動調。揆營前去。免致又行挑選。遷延數日。不得起行。有誤。應援其逃故之數。本部仍通行各該清軍官員。用心清理。如不及數。考滿之日。不許陞用。庶有所養勇於赴敵。而逃亡亦少矣。仍望皇上。念戰馬爲國家所重。草場乃戰馬所資。乞降勅。齎付見差京衛牧馬草場給事中御史等官。并五軍三千神機營各選差年老知識草場所在官一員。隨同給事中等前去。將樂年間原撥各管牧馬草場拘集地鄰人等。從公取勘。四至明白。就爲丈量。每管原撥地若干。耕者要見何人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一

十一

管業。係親王管業。另撥無碍地土補還。退出草場牧馬。其餘不分內外。勢要官員。俱要退出。若係軍民私自耕種者。又問如律。丈量之後。四止埋立封堆。仍於各該教場官廳內。立石碣。將四止鐫刻在上。永爲查照。自後再不許一人奏計。如有故違。許科道官劾奏治罪。今後馬軍敢有將該支糧豆預賣與人。及將官馬願與人騎坐者。事發俱於教場門外。枷號半月。滿日仍送法司問罪。與顧馬之人。照例罰馬一匹。親管官員。若有侵欺料豆一二石者。照常例發落。五石以上。及擅撥馬五匹。與人騎坐者。事發降一級。料豆至五十石。馬至十四匹以上者。降二級。仍調外衛帶俸差操。其軍民取官人等。若

有私買軍料。下倉廩。支三二十石以上者。事發。俱發邊衛充軍。更乞勅戶部。將各營馬匹。冬春六月支廩。草束三箇月。一月本色草束。二月折色銀兩。每名月支銀三錢。尤望皇上。以兵器爲士卒衛身克敵所資。乞勅工部。通查內府各庫。見收軍器。共有若干。遇警。有無公用。是否堅固。如有不足。乞勅內府兵仗局。造精緻。盛甲。腰刀。斬馬刀。長牌。弓袋。各二十頂。付把面。工部。差官。送去。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巡撫。官。無巡撫者。送鎮守。巡按。處。交收。各將所屬。衛所。并有司。該辦軍器物料。徵收一二年之數。或見在官。并拖欠未完。查追完備。於本布政司收貯。直隸。俱於各府收貯。布政司去。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七十五

處委三司堂上官。江北直隸。俱於淮安府。江南直隸。俱於蘇州。并太平府。北直隸。俱於真定。永平二府。就委各府知府。并各衛管局官員。從調。却將各衛所局匠。運取到於布政司。并前府分軍器局內。免造長鎗四根。折造斬馬刀二把。團牌改造長牌。照依發去式樣。併工成造。其弓箭俱照宣德正統年間。弓。要絲綿寸。劄外用。堅漆。用面俱用厚密青白綿布。釘甲俱用火漆。小釘。若可造。作不如法。三司并各府衛委官。照依織造段疋。事例。參問降級發落。本部仍通行內外各衙門。大小文武。并科道官。及天下鎮守。巡撫。巡按。三司。并府州縣等官。查照本部先令事理。但有習熟。韜略。弓馬。絕倫。或有出眾。奇

才堪爲將官者。不分行伍。士卒草野之人。俱聽舉用。有司以禮起送。本部通將。節次所舉。未及用將材。并原係將官。後因緣事。不係失機。革去職任者。會同五府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逐一評議。某人可任。守備。某人可任。方面。某人可任。主將。某人可任。副將。某人可任。參將。具名。奏聞。挨次斟酌。推用。舉到奇才。另行會官考試。照武舉事例。具奏。擢用。其舉到將才。若有奔競。請託者。終身不錄。各官亦要用心察訪。務在得賢。才不許一槩濫舉。有孤朝廷。求將材。盛意。庶將官得人。任用。守才不致遺棄。更乞勅。團營提督。內外大臣。今後凡遇春秋三九月。常操之期。早爲具奏。行令。欽天監。選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七十四

擇吉日。務十五日。以裏。不許過期。其操習。規矩。遵依。洪武永樂年間。操法。五日之操。走陣。下營。二日。演習。武藝。三日。軍中。號令。全在。旗幟。金鼓。其執旗。掌金鼓之人。務選。年力。精壯。耳目。精明者。造冊。在官。不許。頻換。教演。之日。務令。軍士。目識。旗幟。耳識。金鼓。令其。旗。東。則。東。旗。西。則。西。隨其所指。千隊。如一。鼓動。則。行。金。鳴。則。止。行。止。合節。萬軍。無錯。至若。斬馬。長刀。摧鋒。破敵。等。藉。此。器。京。軍。原無。教師。合。無。行。陝。西。鎮。巡。官。於。在。城。操。軍。內。揀。選。十分。精。曉。馬。步。刀。法。者。二十四名。應。付。口。糧。脚。力。差。官。管。送。十二營。每營。撥。與。二名。於。各。營。原。習。大。刀。軍。內。名。令。一。習。學。待。其。通。曉。其。法。却。令。專。教。本。營。

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自然習熟取隊
軍人俱各放回仍查本營操軍除神機鎗牌外其弓
箭手共若干員名於內府各庫收貯各處布政司運至
歲造官弓內每名給與一張各隨力之強弱以揀弓之
硬軟務要日逐用力開張依期演習日久自然射能及
遠而堅甲可透賊虜知懼不敢輕衝其馬匹又要加意
操習使馳逐合度不致生和鞍轡之數俱要堅固齊整
庶便於馳驟可以克敵夫數者之中將得其人為要若
兵馬精勇軍器堅而將得其人再加以倉厚充實雖有
外侮不足慮矣

改南京工部侍郎樊瑩為副都御史巡撫湖廣○秋七月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七五

右侍郎○命左副都御史許進巡撫陝西○冬十月尹
以上行萬壽聖節表及太子承華箴却之

已十年春正月命修大明會典

以上以累朝典制散見彙出未會于一乃勅徐溥等修之
以本朝官職制度為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為目類以
頒降群書附以歷年事例使官各領其屬而事皆歸於
一以備一代之制

三月帝御文華殿召內閣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議
政事○夏四月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撫治兩
廣尚書卒

魯廣西鬱林人以父成於事歷廣東新會千戶值廣西
徭賊流劫雷廉高肇勢熾甚將及新會魯帥其民築城
置堡寨相聯絡誓死以守賊至不能克遁去時稱其功
遂陞知縣進府同知擢按察僉事專治盜賊九載滿進
副使平山後賊置從化縣又平恩平陽江賊置恩平縣
又平新寧平水賊置新寧縣復平廣西尋梧荔浦府江
田州諸賊擒斬共數萬計皆親冒矢石前後身被數十
創陞按察使進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奉勅
撫治兩廣地方民稱為三廣公及卒朝廷論功廕其子
世襲錦衣衛副千戶

召陝西巡撫許進為戶部右侍郎○五月京師風霾各省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七五

天鳴地震詔求直言

時有刑部主事鄭岳以直言下獄戶部侍郎許進疏救
得赦

巡撫湖廣副都御史樊瑩致仕○秋八月帝御平臺召內
閣學士劉健等議政事○土魯番酋阿黑麻請歸陝巴於
哈密

是秋阿黑麻令人送陝巴還哈密其兄馬黑上書言西
域諸國不得貢怨阿黑麻今悔過乞許與婁諸國入貢
及還寫亦滿速兒等文升言此虜狡詐俟陝巴金印至
甘州乃取寫亦滿速兒等於閩廣

以孔鏞為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

阿溪者清平衛所部苗也。本江西人。漂蕩至彼。桀驁多智數。久之爲寨主。雄視諸苗。有養子阿刺。膂力絕倫。能披三重甲。持二丈鎗。兩端著力。遇數百戶。與敵。刺以鎗點地。躍而起。輒三五丈。飛行稠人之上。以戰。著一二丈。川澗跨越之。如溝澮耳。二人謀勇相挾。由是橫門夷落。推爲渠魁。視諸苗之附近而稍弱者。歲以畜產分給。而倍征其入。既得苗夷之利。又謀伺我之商民。經其地者。輒誘他苗。會邀劫掠。官差健步往探訪。健步必謁溪請計。溪乃要我重賄。期爲勦之。健步歸報官。司從之。溪乃以素不能服之苗。遠而悍者。指爲賊首。官軍往繫捕。于是遠苗畏憚。亦服從之。其後與我官司益狎。我凡有事。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十七

就令訪處不復開備之矣。三堂之寡廉者。皆有歲賂。溪益負恃。爲惡滋甚。每交訂官苗使爭鬪。以收鷸蚌之利。歲輒數次。其志小則規爲七官。大尤未可知也。以是清平一境。官苗交受其害。歲無寧居。孔鏞爲都憲。受命鎮巡貴州。初至。尚未知之。往往見報某地被賊劫殺。官兵某地劫殺民商。鏞問何以處之。上下皆謂須屬之阿溪。當洽鏞言清平。爲指揮使司諸土官宜慰等。乃命官皆貴且衆。何以不能治軍。更借一寨主力。羈縻之。徒取心固疑之。漸詢諸人。人以溪凶橫。且私于監軍。摠帥言之。恐無益。得禍多。不吐語。鏞詎咨轉力。乃得前扇亂諸狀。謀欲除之。因伴扣監軍摠帥等。皆迴護之。鏞益信其私。

然知不可與共事。且務決去之。乃命復自往清平。眾沮之。鏞不聽。獨至清平。復訪求部酋之良。有指揮王通。素才而端。方稱疾不蒞事。鏞召而禮之。因廣扣時事。適有言而不及。溪鏞曰。吾聞此中事。惟阿溪大且要。爾乃不言。何也。通不荅。往復數次。竟默然。鏞曰。吾所以異待而。以爲解辦大事。非輩行等。今爾何以耐我。通曰。言之而公事且辦。則一方受福。而愚亦有益。否則公獨已耳。吾家亦赤。乃當應何。鏞笑言。何用不克。通始慷慨許諾。陳列根枝。鏞問溪所任何人。何以能通。吾土官通曰。彼獨藉王指揮陳摠旗二人。公必先得此二人。心力乃可。鏞曰。吾自能之。通謝去。鏞候旬朔。郡將杖參。時號于。

昭代典則 卷二二

十八

眾曰。今急缺一巡捕官。若輩悉向前。吾自擇之。乃徑指王曰。可矣。獨留之。衆出。王前鏞謂之曰。汝何以與賊通。王驚諱之。鏞曰。阿溪歲賂三堂。誰之通我。已備知而尚諱耶。王悚惧不敢言。鏞曰。吾今賞汝罪。推心用汝。必取溪自贖。仍被濃賞。或貳或假。則重辟不免。汝矣。王叩頭曰。信如公言。然阿刺之猛。雖欲擒之。不可得。奈何。鏞曰。然則事遂已乎。王曰。當更得一年少。多謀者。同事乃可。濟鏞問誰。王曰。無如陳摠旗。鏞曰。諾。吾今授汝檄。令舉謀勇之士。帥所部兵來有事指揮。汝則徑舉陳與俱來。王受命去。少之偕陳入見。鏞初問之。亦若問王者。陳諱駭亦若王。屢顧王。王曰。勿諱。爲吾與若事。公已悉知之。

乃計令以一人牽牛在野陳入寨訪誘令出觀而隨
 王率勁卒伏牛房伺出擒之且刻其期遣他兵來援又
 預檄近溪各寨及期各以部兵同集助之議定陳受教
 去見溪曰何人不來陳曰新都堂至故不能來見老
 溪曰都堂何如曰無能為耳溪曰聞在廣解捉賊何謂
 無能陳曰同姓耳非其人也溪曰賂之何如陳曰姑徐徐
 何以遂舍重寶溪留陳食縱談則及牛事陳曰適見道中
 牛來審較老王家牛何似然亦大矣優劣未可決也溪
 曰寧有是乎審爾我當致之陳曰牛人非商販似不可
 致入寨溪曰我去觀之陳伴曰何必自行溪奮曰必去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必去因顧刺令俱陳又激之曰新都堂在上王豈敢去
 乎刺怒曰何都堂能沮阿刺足耶因即座以鷄卜不吉
 溪言吾夜夢大網恐不利出陳曰夢網得魚牛必屬王
 矣溪刺乃與陳刻木即俱起三騎聯而出至其地視牛
 眇爾溪詫樂命酒飲忽報巡捕官至陳曰王知之乎三
 指揮也盍往訪之溪曰何彼來可陳曰豈有新官遠下
 訪人乎因勸令往又說令去所佩刀曰新武職官員刀
 以為不利是求好反惡也溪乃去之既往見王留坐因
 戲謂溪刺新上司按臨至境何不夙迎待此來何為溪
 刺猶謂故戲漫言拒之王怒曰戲乎吾豈不能執汝溪
 刺猶笑傲王呼伏出數百人往擒刺刺徒手搏傷數十人

竟就擒并溪擊之時援兵至正無失期諸寨兵亦集
 國之鏞又夙遣二檻車隨王令一得溪刺即囚之徑馳
 貴州無經清平恐其黨劫之也于是如鏞命解至三
 司鞠之論成鏞臨問無一語第伸頭請以刺語人曰吾
 不畏千萬人獨畏一孔公耳然亦不知其擒我若此易
 也中官猶為解勸鏞言吾不究若事猶能解乎溪刺以
 十一月火飾冠大同宣府命侍郎許進督軍待部劉大夏
 轉餉禦之

是年虜火飾強結諸部落迭寇大同宣府屬正人言
 謀深入乃勅侍郎許進督軍劉大夏轉餉禦房大夏受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命瀕行尚書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經
 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慮
 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
 之既至石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
 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
 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
 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積有
 餘蓋往時權買法有來告糧百千石草千萬束者方准
 以致中貴子弟各爭相為市乃轉買邊上軍民糧草陸
 續運至自大夏此法立有糧草之家皆自往告報中貴
 人家即欲收糧無處對買遂為邊備之長利云

昭代典則卷二十三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神之訂正

金陵周曰校刊行

孝宗敬皇帝

戊午十一年春二月皇太子出閣講學

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太子國之儲貳天下根本宜擇老成純謹之士以資啟沃不宜雜以浮薄之流恐虧損聖德上嘉納之

三月進內閣徐溥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劉健

少傳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太子

昭代典則卷二十三

少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謝遷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東閣大學士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馬文升為少傅兼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屠濬為太子太傅太子少保

刑部尚書白昂為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周經禮部尚書徐璉工部尚書徐貫左都御史閔珪並為太子少保○以程敏政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太監李廣

建毓秀亭於萬壽山亭既成適一小公主患痘瘡眾醫不效廣欲以符水遂

殤宮中皆歸咎於廣

戶部侍郎劉大夏致仕○下監生江瑛于詔獄尋釋之

是月監生江瑛奏言劉健李東陽杜絕言路掩蔽聰明

妬賢嫉能排抑勝已急宜斥退德東陽疏言近日兩京

科道指陳時弊并劾奔競交結乞恩傳奉等官雖末盡

當類多可採而乃漫無可否槩下施行自祖宗朝至今

未有此事皆臣等因循將順苟避嫌疑不能力贊乾剛

俯從輿論別白忠邪明正賞罰以致人心惶惑物議沸

騰草野之下其言乃至於此乞罷上不許下璐詔獄健

等又上疏力救璐得釋

夏六月有熊入京師西直門

是夏京師西直門熊入城守衛者不知覺有被傷者大

司馬文升謂野獸入城非宜既叅問守衛者因乞嚴武

事以備盜賊何孟春謂同列曰熊之為兆既當備盜亦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須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燬焉或

問孟春此於占出何書春曰余不曉占書曾記宋人記

紹興己酉永嘉前數日有熊自南渡至城下州守高世

則謂其倖趙允緝曰熊於字能火郡中宜慎火燭果延

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而云耳不意其亦驗也

秋七月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徐溥

致仕○八月總制寧夏甘涼軍務少保兼太子太傅左都

御史王越卒○復封陝巴為哈密忠順王

是年越出河西取陝巴至甘州令哈密三種都督回回

寫亦虎仙畏兀兒奄克刺哈刺灰拜迭力迷失佐陝

罕慎女也先主刺妻陝巴以結好於奄克宰刺未幾越卒是秋賜陝巴大帽蟒衣玉帶象笏復封為忠順王故寫亦滿速兒等西歸時哈密三種人久苦土魯番不願還馬文升請許半留肅州往來自便

冬十月乾清坤寧宮災詔求直言

朕惟天道人事相與之機捷於影響甚可畏也邇者上天示戒災異頻仍乃弘治十一年十月十二日清寧宮災中夜達旦朕心驚懼寢食靡寧慮有愆違上千和氣修省數日莫究所由茲特齋心竭誠遣官祭告天地太廟社稷山川爾文武群臣有官守言責皆與朕共天職者各各躬思咎去垢滌汚殫心効力毋得因循怠玩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三

若罔聞知凡百司弊政姦貪顯跡及一應軍民利病皆直切指陳無有所隱以助朕勵精之治。峇上天仁愛之心綿國家億萬載隆長之祚。欽哉故諭。○內閣大學士李東陽等上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為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為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為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為修德。此乃姑息之計。熒惑聖聽。莫此為甚。蓋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民困憊。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嘆之聲。上干和氣。災異之積。正此之由也。○時議修清寧宮。有欲調役山東七千人者。戶部尚書周經曰。山

東歲歉民貧。民不可輒動也。請以戶部羨銀僱役。

太監李廣有罪。殊。

清寧宮災有謂亭建年月不利。犯坐殺向大歲故有此災。太皇太后怒云。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災禍。緊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懼飲鴆死。計聞上意其所藏必有奇方秘書。即命內侍搜索。奉命者遂封其外宅。搜得一帙。納賂簿籍。首進之簿中所載。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對曰。黃米即金。白米即銀。因悟濫贖如此。遂籍沒之。科道官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與名者。惶懼危甚。各自星夜赴殿。跪求救。不期而會者。凡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四

十三人。月下見簪影重重。而一人獨乘女簪。事雖得寢。而納賄者之名。一一盡傳於朝野。醜類惟甚。久而亦安。然無復羞媿矣。賴上英明。終漸去之。

壽寧侯張龜齡請加畝稅不許。

壽寧侯家。有賜田河間數百頃。詭賜額。并得附近民田。又千餘頃。又乞畝加稅二分。戶部尚書周經曰。河間地多沮洳。歲無常收。項因久旱。即耕邊灘。一遇淫雨。遂成溝壑。苟指目前。輒增畝稅。貽累貧民。轉為流徙。且王府賜田畝稅二分。外戚不宜獨優。又聞茂陵妃家。私田與民田比。一切還民。壽寧家不宜獨異。疏三四上。會雄縣有以退灘地獻為東官庄者。上念經言。擲其奏抵罪。

十一月南京戶部尚書秦紘致仕

已未十二年春正月忠順王陝巴還哈密

是年春陝巴至肅州畏番虜不肯出關守臣遣參將率兵護行又賞赤斤蒙古諸番令逐程防護至哈密是夏寫亦虎仙致賞賜於土魯番遂與土魯番諸夷使入京朝貢

三月賜進士倫文叙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建寧詹事府禮部右侍郎程敏政給事中華景林廷玉下詔獄敏政致仕景廷玉調外

先是敏政與李東陽主會試未揭榜景劾敏政受賂題詔下景獄命東陽等重閱試卷既揭榜同考試官給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五

事林廷玉復疏敏政場闈卷可疑六事上之遂與敏政並下獄會官廷鞫舉子唐寅徐經等十餘人令敏政致仕調景南京太僕寺典簿廷玉海州判官程敏政尋憤卒

五月陞刑部侍郎張敷華為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江北○陞德安推官胡世寧為南京刑部主事

世寧與李承勛魏校余祐友善相切磨問學時稱南都四君子嘗上言曰竊惟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今我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於養狃於因循廉節掃地趨媚成風以通達為高致以廉退為矯激以推姦避事為老成以黨惡和光為忠厚其群居言議所及心志所

存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衆怒群猜百舌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後已至於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為賢否事故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囑托行否以為毀譽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何莫非由於此此等風俗可不亟思所以挽回之乎○凌氏翰曰士君子磊砢自許童而習之莫非聖賢古訓一旦舉而登之於朝乃悉廢其平昔之所嘗讀誦而依違於衆人之常談今士大夫相與敘寒暄道往舊之餘或談星命或論相術或指畫地里或以取任之炎冷為憂喜或以陞遷之遲速為欣戚蓋至於京師之中縉紳之士其所競傳以為美談者必曰圍棊金華酒杜詩左傳文悉相尚以為高致而君德成敗生民休戚國體弛張鮮或禁其懷焉是故東方明矣逐隊而入以朝于天子朝既退矣復逐隊而入以升政事堂大臣坐鎮雅俗小臣僅守簿書上下相安苟卒歲月至於敦世勵俗無說焉群衆而談有不安于流俗而稍自振拔者則衆共反唇而稽不曰邀名則曰立異而相與詆非之嗚呼士風如此已計得矣如國家生民何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六

六月闕里先師廟災○以傅瀚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陞浙江右布政使雍泰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

奏在浙江時勢豪蓄貳私鹽鄉人效尤幾至千章盜竊橫行奉先收勢家人抵罪於是群盜悉平擢副都御史巡撫宣府有參將李稽不法部下狀其惡奏具草將聞於上稽跪堂下乞受責圖自新奏曰此亦軍法也解下杖之三軍股慄已而稽諸泰於時相而言官遂劾奏以擅辱將官罷退居韋曲別墅不涉城市

以吳寬為東宮講讀官

寬以成化八年進士第一人歷官翰林坊詹侍康陵東宮宮中侍暨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讀寬率宮僚上疏曰仰惟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歲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况又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七

間有推移時或罷歇古人八歲出就外傳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就傳於外上嘉其意遂講開雅詳明意存規諷至理亂邪正安危之際循反復胡誦冀開悟

陞國子祭酒林瀚為吏部右侍郎謝鐸為禮部左侍郎掌國子祭酒事○冬十月虜寇榆林寧夏大同○十一月上高王宸濠嗣封寧王

寧康王觀錫庶子曰宸濠其母馮針兒故娼也弘治八年宸濠封上高王至是觀錫卒宸濠嗣王宸濠輕佻無威儀好弄喜兵嗜利徇色凌宗室瀆亂無禮養外士為盜江湖間及劫郡邑府庫財萬萬計術士李自然李日

芳笑言宸濠骨相天子也宸濠喜時詢中朝事聞訥言輒喜聞言上明聖朝廷治即怒不應因以罪別護衛十二月南京兵部尚書張悅致仕

庚申十三年春正月虜殘神木堡○命刑部尚書白昂會九卿刪定問刑條例○以林俊為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夏四月以張元禎為翰林學士○帝御平臺召內閣大學士劉健等議諸營提督官去留

時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遂安伯陳詒皆准辭退以保國公朱暉惠安伯張偉新寧伯譚祐為京營總兵英國公張懋鎮遠侯顧溥提督團營

五月甲寅朔日有食之○彗星見○吏部尚書屠滸戶部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八

尚書周經禮部尚書徐瓊刑部尚書白昂工部尚書徐貫並致仕○召南京兵部尚書倪岳為吏部尚書改右都御史侶鍾為戶部尚書陸掌詹事禮部右侍郎傅瀚為禮部尚書改左都御史閔珪為刑部尚書陸工部左侍郎曾鑑為工部尚書○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左都御史鄧廷瓚卒

兩廣自成化初韓襄毅平寇後開府梧州率以憲臣有才望及官局者總督軍務兼巡撫廷瓚性不瑣瑣益思安靜為治屬吏有賢者輒薦舉或不職特去一二大甚者奏除諸冗吏曰祿奉出于民徒費顧辭蠻以劫掠為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廷瓚言都御史金澤巡撫備

方非宜。宜以江西一省付澤使二司聽節制。庶軍馬錢糧可以調度。其湖廣衡州設兵備。憲臣遷治所。郴州便。又以廣東瀧水為賊巢。宜即其地設千戶所。調軍守禦。仍宜給隙地屯種。為久計。廷璫於群蠻結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鬱林川雲鏞大桂諸種作亂。以次討平。其後四會諸下縣。饑盜竊發。勢尤熾。廷贊斬獲首惡李景光。覃係及其黨一百餘人。餘悉解散歸農。廷璫歷官。處事求濟。待人不疑。雅量廓如。莫窺其際。至所設施。動中機宜。其中明炳。人亦莫能及。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

起劉大夏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火篩寇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九

大同宣府。以平江伯陳銳為平虜將軍。侍郎兼都御史許進提督軍務。帥師禦之。○分遣文武大臣守關。

火篩本小王子部落。而強悍。既屢寇邊。獲財畜。日強盛。

跋扈。與小王子爭雄。長數寇。近邊京師戒嚴。乃命都督

李澄守潮河川。張晟居庸關。襄城伯居鄭。紫荊關。侍郎

李介經略。宣大。王宗彞黃花鎮。天壽山。及居庸。白羊關。

史琳倒馬關。

六月改南京刑部尚書戴珊為左都御史。加兵部尚書馬

文升少傅。刑部尚書閔珪太子太保。○河火曹單。○秋七

月虜寇榆林。平江伯陳銳以失律罷。還保國公朱暉代之。

○許進致仕。○吏部尚書倪岳上西北備邊事宜。

往歲虜酋毛里孩猖獗。犯順。竊入河套。窺伺延綏。乘時寇掠。既而阿羅山孛羅忽。亂加思蘭之眾。踵姦效尤。蟠結據伏。數年之間。大為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駐劄。腹裡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轄於榆林者。若狐山。寧塞。安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樓。明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搶掠之處。擁眾鼓行。長驅深入。遠者逾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里。男婦悉被其虜。畜產為之一空。村落荒涼。疆場擾動。而沿邊諸將。賢否不齊。或嬰城以自守。或擁兵以自衛。輕銳者以無謀而絀。怯懦者以無勇而退。避既不能。折其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十

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所以任其源源而來。恣其洋洋而去。遂使之進獲重利。退無後憂。乃者上厯九重之憂。特施九伐之討。既選精兵。以出復命。大將以行。宜其大肆勦除。庶乎少酬委託。奈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僭爵。以優游於朝。行犖帛與金。以充弔於私室。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與濫施。官爵。輕授。然究其實。而殺傷我之士卒。悉氓而勿聞。投拾彼之器械。則虛以呈數。甚至濫殺被虜之平民。妄稱逆虜之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竄而遁為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鈎符而去為解。及夫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即權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血膏

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即征行之民。誰復知之。良可悼也。此大失乎人心。復焉致其夙力哉。况京管之兵。素為輒怯。平居不習。夫被堅執銳之勞。有事安取其斬馘執俘之用。臨陣退縮。反隲邊兵之功。望敵奔潰。又為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杜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瀆天威。所謂千鈞之弩。不以鼯鼠發機者。是固不可輕發。而亦焉保其必中哉。蓋此意也。且延綏邊也。而去京師遠。大同宣府亦邊也。而去京師近。於彼既有門庭之踰。則此當為陞楯之嚴矣。頃以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返不時。人心厭於轉移。馬力難於奔軼。况聲東擊西。虜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十一

人之常。批亢擣虛。兵家之筭。精銳盡調於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此或有警。彼未可知。首尾受敵。遠近俱患。亦豈計之得乎。臣又聞之。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不能守也。故軍旅之用。糧食為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跋涉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至也。東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然轉輸之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之不足。則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而預徵也者。豈宜然哉。乃至立權官之法。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

而授而倉廩無升合之入。立開中之法。則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商賈費倍。莠之利。故官給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所由以不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為銀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矣。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狙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為堆折糧價。實則侵剋軍儲。故朝廷有糜廩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糶之時。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此其常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與守者除懷竊取之計。巧為影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十一

射之謀。凡有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背公以營私。用上而病下。莫此為甚者也。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輯之道。兵力敝而無養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陛下。誰果為之盡心者乎。及乎採之建白者。之策察之論議者。之言。則又往往不同。紛紛不一。故夫據指掌之圖。肆胸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易通。彼此之掎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不同。况欲復地於河北。以為之守。必須稱兵於塞外。以為之助。然以孤遠之軍。涉於荒漠之地。輜重為累。饋餉為艱。彼或伴為遁逃。潛肆邀伏。或鈔掠於前。竄襲於後。曠日持久。路行野宿。人心驚駭。

軍食乏絕。進不可得而城。退不可得而歸。萬無所成。一敗塗地必矣。其有奮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累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盪腥膻。使河套爲之一空。邊陲爲之永靖。是非不然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兵。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而履險。徵倖於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况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以罷我於馳驅。或掩襲衝突。以撓我之困憊。虜酋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其功者。謂之東剪建州之衆。北除朵顏之徒。乘勝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十三

而西。遂平河套。夫祖宗之於建州。朵顏諸衛。不過羈縻之以固吾國耳。今若是將使戎狄競至。生心藩籬。爲之頓壞。遺孽旣不可盡。邊陲於是益多。果何有知。誠爲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旣以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以一民寸土。皆受於祖宗。不可忽也。今若是將向而棄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爲之騷動。今而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爲之震驚。賊愈近而莫支。禍愈大而難拯。此實寡謀。故爾大謬也。嗚呼。此倡彼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旣鮮。高談奚取焉。臣所尤不滿者。徒以白面之書生。謬司戎兵之

大計。以甕中之小見。勝筆下之浮辭。謂詢謀爲無益。則棄人言而不顧。謂專斷爲無傷。則執己意而不回。處置乖方。指揮失義。若向之圖復西戎。旣爲苟且之舉。以損威而失信。近之議制南夷。復倡隄備之說。以起釁而示怯。旣違居中制外之權。且昧以大宇小之體。推是以往。其他可知。徒使下以弛於兵機。上以隳於國紀。又皆此輩舞文之過。重貽後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卽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爲力也少。比而論之。其致功也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埃。以保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十四

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凡此是數者。聽其言。若迂踈而不切。求其效。或萬全而可冀。惟在行之以誠。要之以久。何患醜虜之不遠遁。邊境之不又安也。○其一。所謂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者。蓋以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昔郭子儀。潰於相州。雖以九節度之師。無所爲力。曹武穆。下江南。副將以下。皆能致其歿命。成敗之跡。蓋可監矣。今總兵之官。參戎之將。自關以西。不下數十。取位相等。委任略同。動有相抗之心。舉無相下之意。一遇緊急。有所調發。或妄報烽燧於境內。以規免。或遙申文移於軍前。以逗遛。欲望此可以召彼。彼可以援此。豈不難哉。又况制於監臨之

人浸成掣肘之患。頭目既多，號令不一。或戰守之異謀，或前却之異向。將既不能專制，下亦何所依據哉？而舉動輒稟於府筭，往返不免於依違。是以勇者未至於致身以效力，知者未至於竭忠以效謀。此皆任將無專一之權，戡亂之責成之實故也。臣愚以榆林之地，當河套之衝，東去山西白溝營九百九十餘里，西去寧夏花馬池營五百九十餘里，而花馬池與武高樓三路通不過三四百里，東西所止道路適均。榆林雖有貯兵，而寧夏尚非所通，猶不免於偏滯不舉之弊。是以榆林之守，近稱得人，虜避而西，遂寇寧夏。為今之計，宜於榆林建置總府，延綏寧夏皆得節制，則指臂之相屬，而得以施運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十五

動之力。犬牙之相錯，而得以立閭闔之勢。蓋東控延綏之咽喉，西負寧夏之肩項，而守之得其地矣。於是遴選智勇兼資，威望夙著，仁義自守，誠慎不欺者，懸以大將之印，授之總制之權，閫外之事悉以付之，而不為之中制。監督之任，悉為罷之，而不使之牽制。蓋有如漢用韓信，足以聳三軍之視聽，而非試之諂諛幸進之徒也。如宋用王德，足以褫四夷之魂魄，而非試之猾詐避事之徒也。而任用之得其人矣。尤必要之久任，而緩其近功，求其大略而宥其小過，推赤心以委托，使無前顧却慮之疑，則其奮勵以建功，敢不至乎。秉乾綱以駕御，使無飛揚跋扈之患，則其忠順以報國，敢不盡乎。由是號令

久而益章，威望久而益震。上下相誼，心力不二。故昔銳以伺隙，則戰勝而守固矣。西北之邊，隱然以為長城，而虜之進退，吾皆得以制之。彼亦豈敢無故侵侮，以自取剪滅之禍也哉。○其二所謂增城堡廣斥堠，以保眾而疑賊者，蓋以求實效，所以濟物務虛聲，所以懾敵昔虞詡之在武都，日增兵竈，示之以強，卒破羗衆。李牧之在鴈門，不事捕虜，惟謹烽堠，示之以怯，亦無亡失。兵家之筭，各有攸宜。今延綏之地，東起府谷孤山，西抵鴈門，保安不過二十五六寨而止。寧夏寨抵於靈州千戶所，不過四五營而止。遠者百有餘里，近者亦不下七十里。城郭寫遠，居民星散，屯兵雖有其地，保眾則非所賴。况有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十六

二邊墩臺，相離二三十里，加之道路迂曲，傳報不捷。若今花馬池烽火，必歷興武高樓轉望，往迤南朔城不下七八百里。比及火至，賊已出境，是以當夫人民在田牧，畜徧野，虜騎卒至，一空無遺。往往皆然，可為太息。臣愚以為當開暇之時，相度居民之便，或百十餘家，則築一大城，或五六十家，則築一小堡，城堡之中，民乃自守。少於此者，徒以附焉，更於空隙之地，擇其險阻之宜，或可如遼東立柵築牆，以為屏翰，或可如大同宣府，斬崖掘塹，以為陷筭。至於墩臺，亦宜增廣，或使直取近，或添置令密虜將至，即相傳報。人畜之類，輒收入堡，堅壁清野，使無所得，且使虜心驚疑，進退惶惑，但見城堡聯絡，詎

能窺我實虛。人畜入堡既不遂剽掠之計。城堡倚角又恐有邀截之虞。如是而虜敢於深入以爲邊患者。未之有也。○其三所謂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者。蓋以兵屯聚則有仰給之費。兵遷徙則有供億之勞。故三代漢唐以來皆藉民爲兵。番上遞休。其數雖多。養贍亦薄。所以維持萬國而威服四夷者。用此道也。近代藉天下之民以爲長征之兵。遂至用天下之力以事養兵之役。若今延綏之兵二萬二千。而騎兵精勇者僅七千人。寧夏之兵二萬三千。而騎兵精勇者僅六千人。則坐食允費者。不啻倍之矣。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乎。往者因其戰守不足。復調甘州之兵一萬六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七

千。蘭縣之兵五千六百。以成延綏復調莊浪之兵三千。涼州之兵三千。以成寧夏而遊擊之兵一萬六千。則又往來乎其間。夫客兵所在。來則紛又。歸則繁又。日供芻糧。歲費實稱糜糜。未始於一清。軍廩每至於告乏。職此故也。臣愚以爲城堡之中。兵固有常守矣。平居之民則家使出一兵焉。然必三十乃用。五十則休。優撫有禁。使無所苦。更番有期。使無所憚。仍稍加之廩餼。必大得其驩心。於是及其強銳。則教習而雜於行伍之正卒。或有疾癘。則罷遣而復於畝畝之間。民是其物力。資產既切於已。父母妻子。復係其心。用以禦戎。必自致力。然今山西陝西非無民壯。但勾補或破其家。役使我妨其業。編

之天籍。遂同世軍。今復僉點。恐令家咨怨。蓋若於已役者。勞而勞之。未役者。賞以來之。明之以大信。示之以大仁。守禦止留於本境。征調不至於遠行。民知效勞之日。有限。歸閒之日。無窮。則亦何所畏而不從乎。且關陝之民。勇悍純實。出於天性。稍加簡練。悉爲精兵。況其生長村疇。熟於採捕。勁弩藥矢。尤其所長。守禦之具。此不可缺。臣又聞比歲用兵。荐惟饑饉。延綏之民。逃竄終南。或開私礦。以採銀。或販私茶。以賈利。殺人劫財。肆無忌憚。此實內患。豈獨外防。亟宜簡命信實之臣。厚立賞募之格。赦其既往之失。開其自新之途。應命而至。輒加優恤。沿邊城堡分隸以居。房屋器用。官爲周給。量撥閒田。使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十八

自耕食。凡百科斂。悉與蠲除。誘之以利。結之以恩。但令訓習。使充守禦。既祛腹心之虞。且足邊鄙之用。二法旣行。數十萬之兵。可指日而集矣。夫民兵旣集。客兵可罷。與師不妄擾乎老弱之民。糧餽不濫及於無用之卒。內焉而仰給無所費。外焉而供億無所勞。其爲利便益可知矣。○其四所謂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規賊情者。蓋以人君以恩威馭將帥。於內將帥以賞罰馭士卒。於外故軍政行。而大功集也。我祖宗之時。名帥大將。不爲少矣。其間累樹勲業者。或僅加其勳階。或止增其食祿。賞雖薄。而人心知感者。命皆出於朝廷。而非希冀之可致也。及乎少誤軍機者。或刑奪之。必加。或誅戮之。不

赦罰雖重而人心不怨者皆斷於朝廷而非譖毀之可移也。若昔宋藝祖之於曹武穆，一劍之付，肅然秋霜於王全斌一襲之賜，熙然春陽。是以江南不足平，西蜀不足定。豈偶然哉？近者毀譽不出於至公，命討或由於人力，冒功希進者，累叨世及之爵，喪師債事者，不蒙失機之誅。是以由近及遠，上行下效，三軍之中，數萬之眾，權要親昵者，功未成而先賞，罪雖著而不罰，孤寒寡援者，功高而後祿，罪薄而先誅。以恩則無可懷，以威則無可畏，兵紀於是乎不立，邊功何由可成哉？又况守邊之要，規避為善，苟得其術，敵情靡遁。故曰：明君賢將，動而勝人，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先知者，不敢取於鬼神，不可象

耶代典則 卷三十三

十九

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情者也。往歲沿邊所用規避之人，以夜為日，視險如夷，或遠探賊營，或深入賊壘，遺灰行跡，無所不推，神出鬼沒，迥莫能測。是以虜人畏之，而不敢近，牧邊人恃之，而得以先知。當時獎推有加，酬賞亦厚，誠有以也。近之所用，徒有虛名，賊將至而不知，虜已出而方覺，甚者或妄言以希功，或直行而被虜，既不知虜之情實，則緩急何以支吾也哉？臣愚以為凡今邊將之功過，宜秉賞罰之大權，左右皆曰有功，弗聽而賞，必採乎群言，左右皆曰有罪，弗聽而罰，必稽乎輿論，使人微幸者不得以妄求，敗律者不至於苟免，於是申飭沿邊之將一體賞罰之公，旌賞有功，必以其

實參數有罪，勿徇乎情，使人喜於建功，而重於犯法，則姦宄無所容，績緒有所稽矣。尤必遴選知勇之人，以司間諜之事，申明酬賞之令，以待規避之功，禮勞既殊於眾，探伺必異於今。虜之動靜，既可以先知，我之戰守，亦可以預計，或劫營於彼，以勞其佚，或堅壁於此，以避其強，則禦敵得坐制之策，先人有奪人之功矣。故曰：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明賞罰之謂也。又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嚴間諜之謂也。○其五：所謂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舒民力者，蓋以百頃之閒田，則足以牧馬千駒，而不知費聚千駒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理易曉也。今天下軍衛雖有屯田，率事虛文，無

耶代典則 卷三十三

二十

補於用，關陝一道，漕河久廢，芻粟之費，陸運尤難。故民力雖已大竭，而邊儲卒以弗豐，有由然也。臣嘗考之宋臣歐陽修之言曰：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思全勝之策，能忍以待其斃，至追赦罷兵，而治屯田於極邊，以游兵而防寇抄，曹操屯兵許下，時強敵四向，以今視之，疑其日夕戰爭，不服，然用粟祇韓浩之計，數置田官募民，而日近許之地，歲得數百萬石，其勢艱而難田，莫如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不以迂緩而不用者，知地利之溥，而可紓民勞也。又曰：今為西計者，皆患漕之不通，但未求之耳。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西至也。

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日胡為而不行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後武帝益修漕河至漕百萬餘石隋文帝時沿水為倉轉相運致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唐裴耀卿又尋隋跡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為首焉臣愚以關西之地廣衍饒沃第因人罹兵凶而移流地多廢棄而荒穢餉兵之民苦於重役坐食之卒恥於為農故人力不勤地力不盡惟此時為然也今宜變而通之使自食其力盡驅在邊之兵民耕於沿邊之空地牛具粟種官為貸之歲田之入十一取之則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三

遊手之人無所容久廢之地無不墾矣尤必推任習田之吏彷彿勸農之官優其課最誘之作勞則人之力日者眾而吏之劫取者多田利數倍歲穀不可勝用也苟以虜寇侵軼為虞則當如李牧之謹烽火以料虜虜國之用游兵以防敵則耕獲自如而虜不能為吾患也至於漕運尤為易行今關陝所產皆山西河南所產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折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即今益船水筏往來無礙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及諸州衛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及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

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况今河道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漕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疏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無險可以水運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以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以造船以備裝運於塞悉加導濬漕河務在疏通無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有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屯田既廢於實漕運亦復於古土無曠民國有餘財陛下欲有所為隨所意指惟轉移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三

而用之耳且運至區區一方之書而上下狼顧失措以深憂財用之不足如今日者也
陸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王鏊為吏部右侍郎○以王軾為南京戶部尚書○九月以秦民悅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林瀚為南京吏部尚書○冬十一月虜寇偏頭關○十二月火節入河套○陸浙江左布政使孫需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
辛酉十四年春正月陝西地震○火節寇榆林
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地乃靜物止而不動動則失其常也考之古典地震乃臣不承於君夷狄不承於中國之兆歷代固有地震未有震於正月朔日者亦未有震

裂湧水如河者此乃非常之異古今所未多見者也陝西四隣番虜而延慶二府又與河套密近朔日地震未已而胡虜十五日擁眾入寇夷狄侵凌中國之兆亦已明矣臣聞此大異驚愕莫知所措即今小王子部落日衆精兵數萬其酋首火節者梟雄桀黠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觀其所存其志非小今海內民困財竭兵衰將懦文恬武嬉法令不振此正安內核外之時修德弭災之日也伏望陛下抵畏變異修省尅責行仁政以安養斯民重臺諫以廣開言路府庫之金帛重爲樽節以備緊急之用無益之齋醮暫免修設以省浪費之繁念錢糈之空虛止傳奉無例之官閱歲民之艱窘禁奏討有

昭倫典則 卷二十三 三

礪之地今虜在河套正在用兵之際乞將陝西織造絨褥內臣早取回京以蘇一方軍民之困宗社生靈不勝幸甚

命兵部集廷臣計議內修外核禦虜安邊事宜

兵部尚書馬文升會議上言胡虜爲中國之患歷代所不能免考之史冊若匈奴之侵漢突厥之擾唐俱有謀勇之將且得戰守之宜所以終無大患下至五代石晉失榆關之險契丹得五州之地所以遺患宋室而致金人之禍元因而遂有中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掃除胡元平四海輿圖之廣亘古所無太宗文皇帝肅清內難之後神謀睿算有見於斯則遷都北平聚天下精兵

於京師此實久遠之謀彼時將勇兵強民富財足所以胡虜款塞入貢關庭自正統初年虜酋也先梟桀黠收併部落遂有南侵之志遣人進貢以窺我虛實累歲和番以資彼之厚利一旦交盟所以十四年有土木之禍擁眾南侵圍我京城幸賴謀臣良將戮力同心卒保無虞其後也先被害虜酋迭爲雄長自相仇殺彼時虜衆所居地方相去京師千有餘里後虜酋毛里孩等久犯甘涼漸入河套擾我邊方者十數餘年既而虜酋亂加斯蘭自西域八月渡河入於套內部落益衆累犯陝西因遭涼州之敗遂寇大同宣府地方冰凍則西入河套以圖獵河開則東來大同以剽掠歲以爲常茲者仰

昭倫典則 卷二十三 四

承聖諭將所議內修外核禦寇安邊事宜逐一開款條陳○一自古凡邊境方侵擾之巨寇或腹裡嘯聚之強賊其勢已衆爲患地方必命大臣假以重權方克勦平若唐之吳元濟久據淮蔡李愬討之連年未下裴度一往督之而元濟就擒宋之王則叛貝州明鎬伐之日久未克文彥博一出節制而貝州遂平我朝遼東三衛達賊爲寇欽命都御史王賜傳往鎮守重以軍權指揮以下許其斬首遼東遂靜兩廣徭獯久叛欽命都御史馬昂爲總督總兵憲臣俱所節制而地方亦寧成化初虜寇久住河套侵犯陝西欽命都御史王敏爲總制總制之設前代我朝俱有故事今北虜數年以來東則侵犯

大同西則剽掠延綏往往以詐敗我官軍去冬大同西路布置三鎮精兵驍將以待賊人期通勦殺以絕邊患因無總制大臣所以將不用命使彼未遑大挫以致勢愈猖獗恐生異謀後必難制必須照依王翱馬昂王鈺事例伏望皇上命使文政大臣一員總制大同宣府山西偏頭等三關及陝西延綏各路將官凡軍馬錢糧及防賞罰俱以便宜處置若賊入河套本官則往延綏賊若過河即回大同隨即所在調度勦殺候虜賊遠遁地方寧靜具奏回京○一將者三軍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所繫所以自古欲安國家者必以選將為首務云云合無兵部通行各邊總兵各要延訪不分軍民職官或老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廿五

師宿儒但有諳曉韜略曾經戰陣者敦請至家令其朝夕講論武經七書用兵大意務在得之於心熟之於已凡古兵書所載戰陣攻取無不講求仍要寡嗜慾養壯氣勤操演常以無勇為恥而畫策以過人每以貪生為戒而誓死以立功務俾韜略騎射卓冠一時則驍勇日加而謀可日益矣此雖不及古之名將亦可少稱其間寄仍通行內外各該坐營副叅遊擊守備把總軍政等官各知此意共成其功以圖大用不可苟安下品○一鼓作軍士之勇氣而樂於赴敵必賞勞之有加而致其死力今各邊軍士往來殺賊辛苦萬狀止靠月糧一石度日別無營運茶贍若非豈於用度豈能養其銳氣况

去春虜賊入寇將官恃勇損折軍士數多人多異怯少有戰心仰惟祖宗朝府藏銀常積千百餘萬專備緊急賞賚之用十分愛惜不寬輕費近因大同等處有警戶部在官銀兩已用八十八萬兵部馬價已用二十一萬有餘若非平昔有積一時豈能措置今戶部見在銀不過百萬兩內藏之銀聞亦空虛較之祖宗時十分不及一萬一虜賊未退用兵不已或糴買糧草或犒賜軍士或遇災傷賑濟百姓俱於府藏關支此時未知從何而來不可不慮伏望皇上念虜寇之猖獗賴軍士之捍禦鼓舞人心必資賞賚今後府藏官銀更加樽節愛惜不立一毫妄費以備軍國緊急之用○一照得順天及直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廿六

隸保定八府實畿內近地陝西山西極臨邊境河南山東俱近京師此各邊有警其糧草馬匹一應軍需俱藉四省八府之民攢運供給必須生養休息存恤撫摩使其財力不匱緩急之際方克有賴近年以來修造不息各部科派木植顏料牲口及燒造官靴等項歲無虛月赴京交納使用銀兩過於交納之物去歲買辦戰馬打造官刀雖係官錢終累小民况輸納邊糧起價過重而山西之民勞苦尤甚緣今虜寇猖獗未遑各邊芻草糧米甚不充足正在勞民饋運之際合無行移戶禮工各部將逐年派去前項司府州縣各色物料牲口果品等項通行查出斟酌上請不係緊急之用俱暫停止今後

凡有所派物料暫且分派無事布政司買辦存省前有
事司府民力以備供邊凡有取索庶易辦集○一京師
天下根本居重馭輕武備不可不修雖有團營軍十二
萬例該京衛八萬分為兩班每班四萬常有一十二萬
以壯國威以備征調近年京軍逃亡數多不及原數即
今除欽命聽征總兵官朱暉等所領并奉欽命復選聽
征馬隊官軍二萬步隊二萬內步隊多係外衛又該半
年下班甚不得用除此之外再無可用之兵况官軍又
多隻身艱難今騰驤左等四衛月糧除勇士外見在官
軍三萬有餘多係得過之家其各軍餘丁自來不當役
見今雖有四衛營操練軍士數亦不少養馬之外儘有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七

空閑緣今虜勢猖獗邊務方殷正當增武備以防不虞
之時如蒙乞勅御馬監提督四營太監調取四衛食糧
官軍文冊照冊查算若干名通前見操之數共轄一萬
名就在本營分為四班如法操練居常拱衛京師遇警
聽調殺賊庶武備益盛而北虜聞之亦知畏矣○一將
官奉命征討不庭與同事官員貴乎協和行事和則謀
慮僉同近年以來朝廷命將出師征討夷虜其同事官
員多有偏執已見各逞所長互致嫌疑不相協和徒勞
王師遠出竟不成功而還以致虜寇恣肆猖獗大為邊
患云云通行各邊鎮巡等官一體以和相處共濟邊患
○一法令者風勵天下之重典法令行則人心懼人心

慎則文官奉公守法而謹於供職武職練軍恤士而
於効死未有法令不行而能統攝人心以成治效者
近年以來法令不行紀綱漸弛各邊大小將官平昔惟
知營幹已私罔肯留意邊備一遇失機百計彌縫所以
上下因循不知警畏往往誤事視為尋常伏望皇上自
今凡百失機誤事果涉畏怯逗遛嬰城自衛縱賊不殺
者必明正典刑以警將來不宥寬貸尤乞戒飭各邊鎮
巡等官各要仰體朝廷付託之重各思自己受任之責
撫恤軍士振揚威武修飭邊防以禦虜寇仍照依兵部
節次奏行事例嚴加操練務使人有敵愾之勇而無失
所之虞凡百用度俱從節儉毋事奢靡各路參將等官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六

有不守法生事害軍者訪問得實明白叅奏以憑罷黜
如此庶使法令大行人心知懼內治邊防不致廢弛○
一軍令貴嚴嚴則官軍知畏而易以成功否則官軍怠
玩而多致敗績昔胤侯誓師必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
厥威允罔功行軍貴嚴自古尚之人君命將必曰閫以
內寡人治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蓋其官軍臨陣有不用
命而退縮者徑自誅之以肅人心且萬人之命係於一
將若非重以此權誰肯捨身赴敵近年以來朝廷命將
制勅所開止日以軍法從事所以為將者多避嫌疑軍
一退縮未敢輕誅一人以致軍令不嚴往往失機
雖罪坐主將無益於事伏乞聖明於聽正總兵官朱暉

等并凡欽命總制總兵官制勅內明開若官軍有不用命退縮者就陣斬之以徇妄生訛言鼓惑人心情罪至重者會同審實亦就斬之其總兵官受命之後將合行軍令各開條款三令五申使官軍曉然知軍法之嚴各思奮勇殺賊不敢畏縮先退○一虜賊之來疾如鷹鷂或東或西不可測度縱馬一馳倏然十數里近來各邊製造小戰車上安神銃鎗砲觀其規模似有可取施之戰車多不濟用蓋欲制人而不制於人此車之造軍之被虜圍以爲自守之計非臨陣可以敗賊之術况邊方之地非山澗則沙磧必用人以行倉卒之間豈能隨馬莫如拒馬鹿角橫竹長牌馬上可以帶之隨軍而行一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廿九

則可以拒戰馬之衝突一則可以遮胡矢之亂發禦虜急務莫先於此昔吳璘拒金人於鷄頭關實藉此具先該兵部奏行工部成造拒馬鹿角計二千架橫竹長牌計二千面該部製造呈樣後遂停止今北虜之勢日熾我軍每不能勝若不成造二物臨敵何以相拒合無仍行工部照依兵部奏准事例將前拒馬鹿角橫竹長牌照數成造完日暫送九門各樓收放如遇出征領去應用回還照數交收縱雖虜賊遠遁邊方無事亦可以備他日軍中之用○一兵欲勝敵謀貴素定而戰勝可必故孫子曰多算勝少算不勝矧用兵有節有勢善用兵者必審其節勢若士卒奮勇勢如湍水之漂石主將用

兵節如鷲鳥之擊物則敵豈有不敗而我豈能不勝乎今各邊大小將官平時不講韜略不習兵事遇小寇之入或邀其歸路而得其一二或出境掩襲而殺其數級虛張賊勢本三五十騎而報作四五百騎本一二百騎而報作千騎所管上司不察虛實輒爲代奏濫冒陞賞及遇大敵則嬰城自守而一籌莫展去冬大同西路如姚信等是也此等將官終誤邊事而啟禍源况今虜賊譎詐善於用兵若不預畫妙策廣集衆兵乘其機會使彼大遭挫衄豈肯輕易遠遁而不重擾我邊擾之既久必謀南侵國家之患何時得已且宣府延綏隄防頗固軍馬頗勁未敢久犯惟大同地勢平漫斥堠稀疎加以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三十

軍馬未精恐此虜今春渡河仍復侵犯邊方安危在此一舉以臣等度之若數路軍兵俱集中路每日練習遇賊入境每一遊騎兵三千爲一陣可分六陣每一家兵亦可分三陣則爲犄角之勢每陣勢相去數百步賊若擁衆而來必分兵拒我彼賊既分其勢必寡我軍奮勇大擊彼必遭挫彼若併勢攻我我之別陣速來應援彼必不能相顧敗走而遁又恐虜賊譎詐聲東寇西或故露其形似犯我之西路我兵不知俱聚於西彼却藏形擁衆入東路無兵以禦彼必得利此尤不可不深爲之慮須平昔每路揀選十分有膽氣乖覺夜不收數十人給與上等善能馳驟好馬月支料豆一石二斗常令遠

止探賊知其所在隨時聚兵藏形以待庶不墮其計此則勝虜大略其臨時相度賊勢出奇制勝又在總制總兵各該將官調度施設何如耳若曰我寡彼眾終不與戰則此虜何時可破乎合無兵部通行聽征督總兵官并各邊大小將官知會斟酌而行務使虜賊遭挫地方永寧克敵致勝固在乎精兵所向無前尤在乎選鋒故孫子曰兵不選鋒曰北北即敗也是知兵不選鋒取敗無疑今大同宣府延綏官軍雖有遊騎兵之選終是強弱相混凡遇大敵多不能支去冬姚信等遇虜不敢與戰亦可為驗况近來官軍遇敵殺賊人往往爭奪首級不行追賊以致餘賊得以遁去甚有反被賊兵所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三

襲而大敗者此最各邊大弊合無兵部行移聽征總兵官朱暉等所并各邊大小將官所領官軍每千務要仔細逐一試驗揀選十分驍勇精銳者三百員名為前鋒仍每官弓箭手若干名長牌手若干名神鎗手若干名長鎗手若干名每五十人為一隊十人為一伍內選一人為伍長再選十人分日為隊記籍在官其馬匹亦選上等等者給與凡遇賊人令當前鋒若能收賊斃力追殺不許先斬首級收兵之後公同割取就於前鋒官軍內審係某人所殺照例報功若有不行爭先割取首級者以軍法處治若不係前原選前鋒官軍隊報功違者照例問罪功亦不取如此庶人多奮發爭為前鋒且絕

冒功之弊○一兵不貴多而貴乎精兵若不精雖多何益其精之要在乎操習有法必使弓馬開熟武藝超絕坐作進退之有度攻戰擊刺之不失目識旗幟耳熟金鼓左右前後隨將所使如驅群羊方為可用故兵法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是知兵須學成方可用戰今各邊將官多尚姑息不肯操練軍士使知節制凡報有賊散亂而或先遣哨馬遠出一遇伏兵輒致潰敗去年大同遊擊將官王果乃其明驗合無兵部通行各邊將官今後照依兵部奏行事例各將所在兵馬着實操練務使武藝精熟騎射便捷勇於赴敵樂於効死各能殺賊以除邊患如再因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三

循致誤邊事國典具有矣難輕宥○一足邊儲臣等看得鹽法一事在祖宗時專為備邊而設發賣有地方私販有禁例是以商人聞各邊開中樂於趨赴邊儲充足事機不誤近年以來各王府奏討食鹽及織造段疋皆於此取給并兩京公差官員人等馬快船隻動輒一二百號夾帶私販越境貨賣不可勝言故商人得利微細不肯報中鹽法阻壞邊儲缺乏弊皆坐此伏望皇上軫念邊儲之重恪遵祖宗之法今後凡有奏討引鹽一切停止非邊報緊急不開非商人正名不支戶部仍行移都察院等衙門轉行各該巡鹽御史及管河官開等項官員但遇公差人等及勢要之家裝載私鹽越界發賣

就聽令官查盤究問照例發遣干碍內外官員指實
奏置之於法客商聞之必然樂從而邊儲不難矣○一
用兵之法自有部分部分既定委任得人上下相統自
克成功今團營聽征官軍一萬員名每把總指揮一員
分管二百五十人一千用指揮四員別無總領官員臨
時難以照管若以兵法論之每千當用一總領指揮庶
易調度弘治十四年正月日題

二月以保國公朱輝為征虜將軍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
務帥師禦虜至河套而還○陞南京鴻臚卿陳壽為右僉
御史巡撫延綏

時火篩數侵犯邊堡失事鎮城晝閉壽兼程履任先即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三十五

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兩旬間與虜戰三勝虜知有
備遂渡河北遁乃開邊耕耨架梁採牧時同事者諷壽
注子弟姓名于戰籍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
馬時論多之

保定府臣獻白鴉詔斥遣之○以戶部郎中邵寶為江西
提學副使

寶教士先行檢而後詞藝修濂溪書院檄取其族孫守
之改建白鹿洞書院清學田定課程遠近向慕

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謝鐸上言正祀典重科貢革冗
員塞捷徑四事

謝鐸上言四事一日正祀典以究明倫之實調當如先

儒熊去非之論立叔梁紇之祠而配以顏路曾皙孔白

以安其子配享之位黜吳澄之從祀以明其忘宋事元
之非二日重科貢以清入仕之路謂各省考官皆御史
方面之所辟召職分既異權衡無預以外僚之官而專
去取之權關節交通僚倖祿進必差京朝官二員以為
主考庶幾私弊可杜而真才可得也歲貢一途雖亦得
人但近來提學之官類徇姑息之習必責其果兼文行
方許充貢三日革冗員以從京府之制謂順天應天寔
為京府大興宛平上元江寧四縣皆為附郭學校之設
惟二府有之而四縣皆未嘗有今天下附郭縣分俱各
有學其視京府實為冗濫請從順天應天之制量加廩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三十五

增歸併府學庶冗員革而風教稍重矣四日塞捷徑以
澄國學之源謂人才選之科貢猶恐未精奈何近年以
來大開旁徑如納馬納粟入監其賢百不一二而不肖
者常千百今日之所輸行將取償於他日豈爵貴官前
史所鄙此等風聲豈盛世所宜有哉今邊事方殷謀國
之徒必有以此獻策者萬一再行則彝倫之堂竟為錢
虜交易之地豈不大可恥哉願深鑒前弊嚴塞其途國
用不足亦當別為節縮區處此策斷不可行疏入命所
司知之時禮部尚書傳瀚力詆鐸言為謬而極稱前人
之請為有見謂澄之從祀決不可易且引禮所謂有其
舉之莫敢廢也詩書所謂率由舊章監于成憲以文其

說澄遂仍舊從祀鐸奏四事皆寔不思君臣大倫正道
統攸繫而先王舊章成憲之最大者澄忘宋事元叛倫
背道士奇私庇鄉人請以從祀是為欺君罔聖之見何
不可易之有。

六月起章懋為南京國子祭酒○詔裁減光祿寺內臣供

光祿寺之設供奉內府御膳備辦使臣外夷宴享而已
成化弘治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又有傳添湯
飯內臣一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不足於用乃責京師
舖戶買辦官價不給市井除借負累時都御史劉大夏
因天下所在民飢盜起乃以前事為奏曰光祿日辦卓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三五

面不勝查筭日殺牲口無慮數百既以損民之財尤虧
愛物之仁疏入上為惻然即下令裁減官吏乃甦後光
祿卿艾璞曰劉東山此奏歲省光祿銀錢八十餘萬古
稱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歟

秋八月火篩寇固原罷總兵官恭順侯吳瑾還京以武安
侯鄭安代之

是月火篩入花馬池至固原大掠人畜殺吏民總兵恭
順侯瑾罷還京武安侯英代瑾侍郎李燧督餉關中空
運邊城八郡大困自後虜寇關隴輒由花馬池矣

九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倪
岳卒

岳父謙南京禮部尚書嘗奉命祀北嶽而夫人姚氏憂
緝袍神人入室寤而生因以岳為名岳為吏部登正品
類獎恬抑躁不恤恩怨正色昌言干謂消沮或勸其母
別白賢不肖太過且召怨輒撓沮不得盡行其志岳曰
冢宰耿固如是卒贈少保謚文毅父謙先謚文僖國朝
父子為學士翰林得並謚文自岳父子始

改馬文升為吏部尚書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劉大夏為
兵部尚書命右都御史潘蕃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冬
十一月改張敷華為南京右都御史○十二月起秦紘以
戶部尚書兼都御史巡撫陝西○樊瑩復以副都御史撫
治鄖陽○改王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三五

壬戌十五年春正月禮部尚書傅翰卒陞左侍郎張昇為
禮部尚書○江西盜起命南京操江都御史林俊巡視江
西兼督軍務賊平遂改巡撫○三月賜進士康海等三百
人及第出身有差○夏五月庚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
陞開城縣為固原州設總制府命秦紘總陝西三邊軍務
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涼固原之間猶為內地得以休
息所備靖虜一面耳自火篩入掠之後遂為虜衝於是
改立州治而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參將遊擊
等官屹然一巨鎮矣

八月致仕兵部尚書項忠卒○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虜大入大同塞

時邊事告急上以兵事屬內臣苗達謀出兵掩虜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問之大夏力言不可上曰永樂頻年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大夏對曰皇上聖武固同符太宗奈今兵將庸疲遠不逮昔當時淇國公丘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一日陷虜今之將又在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猶似得策上乃悟曰朕幾爲人所悞

陞撫治鄖陽都御史樊瑩爲南京刑部右侍郎○戶部尚書侶鍾罷召南京兵部尚書韓文爲戶部尚書

文在戶部上時時召見一日顧文長嘆文頓首謝不職上曰朕欲理益法苦人撓沮今邊儲日急奈何文又頓首謝出上疏請革七弊一開中引鹽二興販私鹽三賤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三七

賣官益四買補殘益五夾帶殘益六越境市鹽七轉運乏人上盡行其言

冬十月陞南京太常寺卿楊一清爲副都御史提督陝西馬政○致仕南京兵部尚書張悅卒○十一月雲南書晦

○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樊瑩爲南京刑部尚書

雲南書晦五日勅南京刑部侍郎樊瑩考察雲貴諸吏凡罷遣千餘人召還部爲尚書

發保定京操軍回衛團練

先是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對曰貧與民同安能養其銳氣上曰諸軍居有月糧出有行詢何以故貧對曰江南困于糧運江北困于京操此

外浪費猶有不能盡言者時上欲於附近地方團操人馬以爲京師左右掖以問大夏對曰京西保定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祖宗恐亦是此意遂將保定兩班一萬人發回衛團操乃有造飛語帖于宮門以誣大夏者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內臣忿不得私役此軍者所爲耳

減清寧宮修理軍夫

時修清寧宮有旨下兵部撥用軍夫萬餘人劉大夏謂工少人多蓋監督內官有所利而爲此也奏請減去十分之五監督者訴於上上令司禮監語內閣曰劉大夏不以朝廷大工爲重率意減去人夫卽擬旨來詰責之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三八

大學士劉健曰愛惜軍力兵部取也近劉尚書每以老辭朝廷下溫旨勉留尚請未已若詰責旨下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何處討這等人來替他司禮監以其言入告上欣然如大夏議

十二月致仕刑部尚書何喬新卒○以張元復爲翰林學士

癸亥十六年春正月大明會典成○命大學士李東陽修

歷代通鑑纂要○二月進內閣劉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

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

殿大學士謝遷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吳

寬進禮部尚書兼詹事府事○夏五月京師大旱

時兵部尚書劉大夏以旱災引咎乞還不允令開陳兵

政弊端大夏條上十事。一曰京住官軍苦于出錢供用。二曰在營官軍困于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士因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士因京操失業。五曰竭軍民之力運糧而濫食者衆。六曰罄民生之力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七曰各處鎮守太監貪婪。八曰各處守備內臣占軍數多。九曰陞賞被于勢要。十曰禁衛苞苴公行。上嘉納之。

命提督陝西馬政副都御史楊一清兼理茶馬鹽馬。○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入對便殿。

上嘗召劉大夏論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揭帖啟朕。大夏對

昭代典則 卷三十三

五九

不敢。上問何也。曰先朝李致省可戒。上曰卿與朕論國事豈致省比。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何異前代斜封墨勅。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容內閣可也。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上稱善嘗召問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得如古帝王。對曰求治不宜太急凡用人行政。即名內閣并執政大臣面議行之。但求順理即致太平。上曰劉健嘗荐劉宇才堪大用。朕觀宇小人內閣亦豈可盡托刑部尚書閱珪謫大獄忤旨批荅久不下。大夏獨對上因語及之。對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朝廷珪所爲無足異。上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臣亦當如此。對曰臣

勿讀孟子見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臯陶亦執之而已似未可深責上頷之明日允珪奏先是大夏陳言盡罷光祿無名供億歲百萬計又議革騰驤四衛軍士內臣恨之上召密詔又或及裁抑內臣事。一日上召大夏入御榻前上左右顧近侍內臣退避去奏事畢復來對久欲起不能上命太監李榮掖大夏出榮且扶且請曰吾輩行事多失老先生幸隱惡揚善大夏日聖上天性聰明某於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人某今日力求退上曰李榮每稱卿某於老太監踪跡疎遠何以得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某何敢蔽賢。

昭代典則 卷三十三

四

督兵討平之。

米魯普安土知州妻也知州死魯主州事殺其庶子欲自襲夫職鎮巡官不許且欲正其罪魯遂反囚鎮守內臣殺文武藩臬官兵勢甚熾事聞命執統湖廣四川廣西雲南及貴州諸路漢土官軍共十餘萬討平之斬首五千餘級加執太子少保。

詔遣中官于武當山設像修醮尋已之。

時有旨命內閣撰勅并祝文劉健等上疏竊聞茲山宮觀像設已極壯麗復有此舉實爲無益矧今災異迭出生民困苦苗賊肆亂軍旅方興轉餉繕兵猶恐不給君門萬里豈能悉知空斥邪妄以過無良遂罷不遣。

冬十月前南京兵部郎中婁性上所編皇明政要四十篇
詔建寺塔于朝陽門外尋罷之

時大學士劉健等上言。前代人主信佛莫如梁武帝。卒
以臺城信老莫如宋徽宗。至因斃虜地。本以求福。反
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爲明監。我祖宗相傳以治天下。堯
舜周孔之道而已。浮屠異端。竊財惑衆。何關于治。欲造
佛塔。非所以垂後世也。又令撰真人杜永祺。誥命及封
號。健等復言。異端不可信。誥命不當與。夫誥命朝廷所
以獎賢勸能。雖卿士大臣。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頒給。
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大臣。有功德者。謚
號。止一二字。此輩何賢何能。謚號至十八字。流布朝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四

野傳聞後世皆曰。此朝廷所給與儒臣所撰擬也。天下
後世其謂何。疏入。俱罷之。

十一月陳壽爲南京副都御史

甲子十七年春二月哈密人逐陝巴而以真帖木兒守哈
密。陝巴尋還哈密。真帖木兒居甘州。

陝巴嗜酒。拮尅國人頭目者力克哈等。迎阿黑麻次子
真帖木兒守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真帖木兒罕慎外
孫也。年十三。不肖來哈密。哈密人曰。陝巴走哈密。城空
恐爲野也。克力達子所據真帖木兒。始至刺木城。其兄
滿速兒乞守。臣令人來守哈密。真帖木兒自刺木城入
哈密守。臣令官舍董傑及奄克孛刺住哈密。撫夷衆諭

迎陝巴還頭目阿孛刺不聽。必欲立真帖木兒爲王。奄
克孛刺與傑等擒殺阿孛刺等六人。餘黨畏服。守臣令
都指揮朱瑄率兵逐陝巴入哈密。撫送真帖木兒還土魯
番。時阿黑麻死。諸兄讐殺真帖木兒。俱不肖。還曰。奄克
孛刺我外祖。願依之。瑄慮陝巴疑貳。携真帖木兒居甘
州。

監察御史陳茂烈乞終養許之。
茂烈先世瑞安人。成籍興化。遂居郡之梅峰。嘗年喪父。
繼戎役。勵志適俗。不與群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
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韜燈默誦。不輟。年十八。慨然嘆
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自省。豈非學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四

之法。歟。作省克錄。自考以丙辰進士。歷官監察御史。以
母老年乞終養。疏曰。臣生十三年。父善祥不幸早喪。母
張氏無任劬勞。臣又隻身別無次丁。孤苦成立。臣前任
吉安府推官。母年雖高。猶能就祿。繼蒙聖恩。行取來京。
母年愈老。疾病纏綿。不禁跋涉。重違故鄉。臨別丁寧。言
語悲切。臣待罪於茲。將二年矣。願以菲才。無補風紀。又
蒙聖恩。錄臣前任微勞。賜之勅命。舉家幽明。咸被天寵。
揣分奚堪。固宜捐軀圖報於萬一也。奈何慈闈衰邁。夕
照如飛。母今年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以再酬。母年不
可以多得也。况臣又無男嗣。又無兄弟。一母一子。各天
一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餌孰與調

節臣既思母則報主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保身之心微臣心可憫母心尤可虞也伏望

皇上憐母子孤苦乞勅該部照例放臣終養使得以慰倚門之望少伸寸草之忱臣雖祇奉龍顏仰瞻天日愈思恩渥益勵初心尚期消塵埃之報於將來再效犬馬之勞於未死豈敢釋然而常往者臣心實懇切上閱其情特許之乃力供甘旨短床敝席不辦一蚊帳身自治畦惟一蒼頭給薪水出則自執小油蓋妻子服食粗糲一女適彭惠安孫輔嫁具涼薄皆人甚不堪者茂烈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吏部以茂烈卷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四三

母清苦奏改為晉江縣學教諭資其祿疏辭不拜既又援侍郎潘禮例奏給月米上嘉陳茂烈清苦今有司月給米三石資孝養又辭曰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微臣亦荷收恤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第念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自安于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遺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已之孝也古人行備資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守貧居寡艱苦獨至臣雖勉盡心力之義竟未酬消滴之恩且母年已八十有六來日恐無多返哺至情固欲自盡資養月米心竊不安奏上不允辭茂烈以母年九十未有嗣息日夜爲憂方抱疾而母卒強起號哭寢地疾轉亟

卒林見素俊爲治殮具立其族子遠揚爲後都御史王應鵬薦茂烈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因詔表宅里曰孝廉恤其家見素曰陳公領悟既深而充養益熟隱美粹行對天地質鬼神鄉國敬服殆黃憲管寧之流也

三月太皇太后周氏崩詔議祔葬祔廟禮制

初成化戊子孝莊錢太后崩大學士彭時等議合葬裕陵時已有周太后他日祔葬祔廟之說矣至是太后崩隨上尊謚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承聖睿皇后同孝莊之制矣既而大學士劉健等覺其悞乃上疏言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姑爲委曲將順之意今當再議於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四四

是詔禮部會多官詳議以聞上一日御西角門召劉健等出示裕陵圖一言孝莊太后玄堂與英廟皇堂相去數丈中隔不通因曰此大非禮當釐正健等奏曰此事臣等初不知今欲爲釐正仰見皇上聖孝盛德高出前古臣等不勝忻慕上曰先生輩如何得知此事都是內臣所爲內臣有幾人識道理者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輩奏章先朝大臣都忠厚爲國如此因論祔廟之禮健等奏曰先年奏議已定孝莊太后居左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合祔裕陵配享太廟且引唐宋故事爲證臣等以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二后並祔者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爲非禮

謝遷奏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母也上曰事須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學李東陽對曰皇上當以堯舜為法上曰然宗廟事關係綱常極重豈可以毫髮僭差太皇太后鞠養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錢太后乃皇祖母立正后我朝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壞起後來雜亂無紀極耳若孝穆太后朕生身母止尊稱為皇太后別祀於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儘寬意欲奉太皇太后於此他日奉孝穆太后於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廟不敢少缺東陽奏曰皇上言及孝穆太后尤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上曰此事恐難處行之則理有未安不行則違先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聖

帝之意又違群臣會議議猶可奈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先帝固重而祖宗之制為尤重耳先生輩是朕心腹大臣好為處置健等奏曰容臣等計議上聞皆叩頭而出時掌詹事府禮部尚書吳寬與會議眾推寬執筆上言魯頌美姬闕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於禮為別廟之證自漢唐來亦然至宋乃有並祔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生而為配者非後子孫追尊之比惟李宸妃之没仁宗傷痛出于至情乃用追尊而祔祭此豈後世所當法哉眾皆然之會議疏上上復召內閣臣問曰此議如何劉健等對曰正是古禮上曰仍稱太皇太后可否皆對曰既是別廟須如此尊稱為當上即抽出

奉慈殿圖指示其東一區曰朕欲於此建廟遷孝穆太后併祭於此如何健等對曰甚當上曰位序如何健對曰太皇太后當中一室孝穆太后或左或右一室上曰須在左後來有如此者却居右議既定上御批會議疏云祀享重事禮當詳慎卿等稽考古典及祖宗廟制已明白都准議建廟奉享仍稱太皇太后以伸朕尊親之意後世子孫遵守崇奉永為定制於是中外翕然稱得禮云

夏閏四月闕里先師廟成○六月總制三邊軍務戶部尚書秦紘致仕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聖

紘在三邊整花池盤課買馬開豫望城屯田先後斬首九千修城堡關客一萬四千所剗山崖三千里是年乞休不允加太子少保尋革總制召還部辭得致仕

秋七月虜寇大同

六月北虜小王子遣使求貢甚急大同守臣以聞許二千入貢既而不來有走回男子報虜有異謀內閣大學士劉健等及兵部尚書於左順門會審走回男子一人云聞虜中有議欲搶黃粟資糧者京城也又三人云采顏頭目阿爾乞蠻領三百人往北虜通知小王子與一小女寄養仍有引誘入寇之跡各具揭帖以聞兵部奏差廷臣整理邊關糧劉健等擬管倉侍郎陳清刑部右侍郎李士實以進內批大同宣府差右副都御史闈

仲宇居庸諸關差通政使司參議熊偉。七月初四日。大同鎮巡官上言。虜賊勢重。近又燒墩殺軍。延綏奇兵。調未至。乞為增兵補馬。詞甚急切。上曰。我邊墩臺賊。敢挖掘墩軍。皆我赤子。乃敢殺彼。被虜者。苦何可言。正當與做主。京軍已選聽征。一萬。整理齊備。定委領軍名目。即日啟行。太監苗逵力請出師。劉健對曰。皇上垂念赤子。一言誠宗社之福。京軍亦須整點。但未宜輕動。李東陽奏曰。邊事因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家嘗。上猶未釋。東陽復奏曰。近日北虜與朵顏。交通潮河川古。北口甚為可慮。今聞賊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正不知何處侵犯。若彼聲勢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聖七

此須少待其定。徐議所向耳。劉健因備言大同險遠。東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為切近。誠可先慮。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停當。待報乃行。皆對曰。聖慮甚當。遂擬通選京軍三萬。令兵部推委領軍官。臨期酌量地方事勢。具奏定奪。後三日。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力言。京軍不可輕出。上曰。文皇朝頻年出兵。遂虜數百里。未嘗失利。對曰。文皇時何時也有糧有草。有兵有馬。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草缺少。軍馬罷弊。將官鮮得其人。軍士玩於法令。非惟不能殺賊。且又因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師遂不出。左都御史戴珊乞致仕。不允。

珊為都御史時。上親鞠大獄。諸司震悚。珊從容應對。每有開折。天威頓霽。上知珊清慎。時廷宣接膝。咨詢輒移晷。刻至是。引疾求退。優詔勉留。命醫賜食。復面加慰諭。若家人父子。珊不覺泣下。上亦為動容。一日。珊私懇大夏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不瞑目。公同年好友。受知主上。獨不為我一言乎。一日。上召大夏議事。因問珊病。大夏言珊久病。累疏乞休。本出情實。乞憐。上曰。渠情卿奏乎。對曰。珊在告。臣往視珊。恐微誠不能動。天聽。令臣見陛下。日為彼達情。憫。上曰。卿去說與珊。朕以天下事。雖朕付托。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捨朕先歸。大夏以上語告珊。泣曰。吾不得返家矣。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聖八

勅吏部都察院朝覲考察務秉公明。勅曰。三年朝覲。考察天下官員。甄別賢否。明示黜陟。此我祖宗法古之盛典也。比年以來。考察之後。群議籍籍。奏訴紛紜。蓋因巡撫。接官員開報。考語揭帖。多不得實。而兩訪詢考察。亦欠周詳。勤勉有為。廉直自持者。或被黜抑。貪黷無狀。實緣結納者。或得苟容。以致人無勤懲。士風日壞。矣民之休戚。係於有司。不得其人。則民被其害。而愁苦怨嘆之聲。上干和氣。即今四方災異迭見。水旱相仍。率由於此。朕方祗畏天戒。董正庶官。在京群職。已有所處。其在外諸司官員。明年正旦。適當朝覲考察之期。宜預行各該巡撫。按官將所屬司府州縣等。

衙門官員或制行端方政績彰聞或貪酷害民老儒不職等項逐一從公開報爾等仍廣詢博訪備細參詳明日具奏黜陟若撫按官員仍前徇情率意開報不詳指實叅究併示黜罰爾等受茲重托俱宜精白一心秉持公道毋或有所偏徇務要賢否精別黜陟大明庶幾澤被生民上回天意爾其欽承之故勅

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吳寬卒○掌國子監禮部右侍郎謝鐸致仕○八月令京官六年一考察○虜寇環慶平鳳○九月上御暖閣召輔臣議軍法

召輔臣議政事一曰上袖出大同總兵官吳江本授劄健曰吳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昨所擬太重恐邊將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四九

輕易敢妄殺之漸輔臣皆未敢應少頃健對曰臨陣用軍法自古如此兩軍相持邊者不斬則人不効必何以取勝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許若命大將出師勅書內方有軍法從事之語各邊總兵官親禦大敵官軍有臨陣還縮者止許以軍法嚴令從事重治如此方可奉東陽奏曰此事若不說起尚可今既奏請若明言不許却恐號令從此不行健亦力贊其說上復申前論健奏曰昨日兵部擬奏儘有斟酌尋常小敵或偏裨出戰皆不許似止依所奏足矣上曰兵部所擬固好總兵官既奏了一場若止若一是一字亦不為重外邊視奏詞亦不甚着意亦須於旨意說出乃為重耳謝遷曰今遵聖諭批若

仍用一是字為宜且軍法亦不專為殺輕重各有法決打亦軍法也上曰然

復召輔臣入見今日講毋顧忌

是月晦日復召輔臣入見上曰令李榮來說日講時劉機講陳善閉邪陳字解作陳說不是止云敷陳其說乃可耳皆應曰諾劉健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啟沃他他字不是上微咲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道理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下說盡也無進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上曰然謝遷曰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李東陽曰今年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五

聖學緝熙中外臣民無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聖意皆叩頭謝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昨所講似有顧忌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息以為不若啟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也皆復謝而出是日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未的恐講官因此有所觀望故特示詳悉如此蓋經筵講章自數歲以來始去舊時諛頌之習加以規諫未嘗少忤及聞此諭益知上意所嚮云

令禮部禁服色 上謂內官不知道理尤多僭妄因歷數應禁花樣若蟒龍飛魚半等皆不許用又曰女黃紫皂乃是正禁若枷黃明黃美黃皆須禁之黑綠常服不禁

財內帑爲之未過也有可已無可爲又何必爲此等事哉古者采椽不斲茅茨不剪土墼賃堯卑宮贊禹儒服紀河間樂善紀東平湘州之約儉鎮西之輕財聖帝明王所以揚盛休垂後美者端亦在是寧府移封之初親至親也已不用琉璃再造之會國至富也又不用琉璃豈亦慕采椽茅茨之盛崇古敦質示樸以垂憲如此哉今歷百年傳數世一旦無故而遽改之孝子順孫所以順祖考者義不當如是夫前之失後人尚諱之前之善後人忍改之耶改則盡殺之矣歿之非孝子歿之非順孫謂賢王忍爲之耶臣所謂偶未之思者也况性習難靜易動難儉易奢操之猶懼或放縱之何往不流賢王春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五十三

秋方盛德業方始求之身心自有專務而規規循常文具之間以毀嶼前人法則臣服深感切私亦當厚損若無若於賢王臣罪死罪死臣往年疏府第之制以不用琉璃美寧先王義不當以用琉璃諛今王且小人先合後忤君子和不尚同臣欲愛德而義完賢名不欲貢諛順旨虧至孝孟軻曰齊人莫如我敬王臣拘儒不識通變但知報王道當如此竭忠盡心事陛下道當如此寧王靜思播悟必有創於臣言伏望聖明篤懿親斷大義垂善處使賢王德如純璧名若完瓿毋涉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正大明白恩不掩義爲世世頌美幸甚臣無任預越侯罪之至寧王素不喜俊至是益銜之

倭尋以憂去

戶部主事李夢陽應詔上書下錦衣衛獄尋釋之

先是禮部欲奉聖諭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謫言除祖宗成憲定規不可紛更其餘事關軍民利病切於治體可行的着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於是戶部主事李夢陽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已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常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也蓋直言之臣秉性朴實不識忌諱觀事積憤誠激於中義形於詞故其言剴切而無回互藥石而鮮包藏是以爲君者不樂聞也即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爲身也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五十四

藥石非規名也於是道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於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奸上無過舉之政故治化浹洽而百姓受福矣臣竊伏思陛下則真明君英主也何以知之陛下法祖宗者至矣敬天地者茂以加矣飭躬勤勵延問若不給矣乃猶曰政理未新謹言未聞倦倦焉若若夫之欲焉恒不自安也乃於是下詔布誠廣路諭之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惟恐知之者不肯言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於尋常者萬萬乎臣故曰陛下真明君英主也然而治化不浹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害爲之而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若如祛其害欲令

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今天下之為病者二而不可長也。為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為漸者六而不使不可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華而求病愈。於盛其可畏也哉。夫易失者勢。難得者時。今視可畏之勢而過得言之時。使仍微然。遂縮以為自全苟祿之計。是懷不忠而欺陛下耳。臣謹據所見。昧死開坐。惟陛下察哀憐。俯賜觀覽焉。二病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者何也。所謂有其幾。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病在元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故曰元氣之病。夫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吶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五

吶不吐詞。則目為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負巧而委曲。則以為善處。是以轉相則做。翕然風靡。為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之實矣。如此尚得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辨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要屈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可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廉恥耶。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乏廉恥則國無防。佞人進則因循。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竊謂此等不治。必使漸不可救。藥故曰四夷未侵

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感。而國危。三憂此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者何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臣竊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者。陰性而狠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翦。臣故以為腹心之病。夫倉廩場廩。錢穀之要也。今皆內官主之。陛下以此輩為忠實可用。抑例不可廢也。夫例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何邪。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况十虎而一半哉。今某某有司。擅發其奸。幸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令曰。是必不赦。不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避於潛而玩於彰。彼未獲發。奸尚有嚴心。今其奸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五

業擅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逐。彼何所憚而不為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今皇城之內。通名籍者幾萬人焉。亦多矣。陛下又羽禮部。選年十五以下。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耶。夫人情孰不欲富貴。今田野小民。無故猶閹割親兒。以希進用。矧今有詔。矧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絕人類。則必戕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乖於上。人心怨于下。而陰性狠貪之徒。無忌妄行於中。而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陛下誠于此時。拔廉直獎忠鯁。斥無恥大臣。進虛扁之佐。則必轉病而為安。厥禍以為福

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為也。今議者必曰：彼曾不指責某忠某直某為無恥，泛言難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則君子進，即有小人相率而化於善矣。已人不幸而有疾，擇醫而治之者為愛身也。今某某有司，摘發其奸，是亦國之醫耳。若一切閣而不行，是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為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剷內官之權。欲剷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為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為三營：一曰神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五七

機二日三千三日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馬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已已，纔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馬亦寡矣。於是又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馬然其腰鞭弓刀不全也。騎士則先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司不以報糧藉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空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矣。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騰驥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

驟夫內官者陰狡而狠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狠貪之徒，茲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參之內兵，又其專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為之寒心耶？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執非詭托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為爪牙乎？諺有之曰：萌芽不伐，將折斧柯；燎火不撲，燎原奈何。言貴豫也。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玉事例，仍置總兵官，使參掌內兵，又禁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乃於是命諸左右曰：其詭托冒官，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五八

亦流所謂銷患於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為為斂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臣聞惟智者而後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賢智不一，二愚蠢者十常七八，然又苦無賴，而有司者不之恤也。斂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剝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而不足，則必通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于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通者不還居者，縲綽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故曰：民害者重斂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且有常簿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于前。此何

也蓋下者効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于前則工戶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稱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斂日積當道不苦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却步以求前耳陛下前固常降詔旨存問矣然薄數不減也科派不省稱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空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庄場畿民之害臣伏觀洪武某年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五九

朝廷亦非其田也率即賜皇親家皇親家既奉天子命爲已有乃輒遂白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蹙然不寧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祇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根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體耶嗚呼亦甚矣昔魯廐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薊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尺分而割之臣竊悲也是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遣官矣百姓年年坐勾攝轉相牽連妨廢本業就聞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弱者轉而死泥塗者過半矣嗚

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雖未嘗睹其始末竊計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所辨亦官租耳非若皇親之家占之爲已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爭者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宜置而不問且百十年土著之民一旦逐之使去陛下恐爲此耶夫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陛下不忍矣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勅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馬謹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閑草地牧馬便六漸六漸者一日匱之漸夫匱之漸者何也臣以爲兵連然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俛首供給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六

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誘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曰是錢穀者之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有空運之例運空而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大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稍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焉可得矣夫今疆土不感於前也又鮮大寇非有若匈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爲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于上則聚于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

造寺者也動孰匪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巨萬出則其入不止於巨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陛下乃不發倉廩助不給賑不足顧備察寺觀等勅給費修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歸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等矣設卒有水旱之驚兵甲事與內取則已匱外斂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苦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者何也臣以爲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爲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即死不猶踰于餒乎往固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即死不猶踰于凍乎往有租調官司之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本三

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踰於追繫鞭笞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既死而踰于凍餒追繫鞭笞之則彼何所不至耶故以臣之愚竊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王之國百官奉職筐篚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哨馬強人劫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乏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職夷狄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矣故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寒心矣臣謂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宜越此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略有備無患聖王之政况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爲黜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寧捐百萬之費而新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廩者廩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夫廢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本三

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勵糜乎賞不足以風資綠鑽刺之風既行而廉恥名節之士遂寡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大學士萬妥前侍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廢其子爲丞臣不知報耶勸耶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耶夫薰蕕同器不知有薰廉污並賞孰肯爲廉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恠此一官則所謂蔽袴之藏繁纓之惜者皆非邪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爲舛與玩爲之也夫舛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昔者舜爲天子其父瞽叟

六七三

殺人孟子以爲士師執之爲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專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而爲舜者不可私其親曩者犯人王禮擅搶夷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陛下何從而赦之耶以爲無罪則固已追賞其貨直矣以爲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外政外則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李三

故以王禮之赦爲弛令之漸五日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爲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愛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欲也非以事仙也且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慘唐憲宗事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効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創觀請額者陛下弗止也比又詔葺其圯廢臣不知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爲之也夫真人者大虛無爲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爲真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衣錦陛下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扇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焉夫陛

下神心睿姿不咸於前也乃今復爾者臣固知有誘之者也夫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譬若鋤草不盡反滋其勢陛下奈何去之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靈今天變屢見于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信如真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祐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且彼能設一醮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爲其防决也夫水防惟土國防惟禮水决則潰禮决則陵昔者高皇帝制皇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嘗伏讀嘆息以爲聖王不易之論及還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李四

而考夫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等則又不使踰也臣於是又嘆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顧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天下替則上陵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網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折人房屋強虜人子女開張房店要截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替可乎替則陵陵則逼大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飲恨于壽寧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

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為宜及今慎為隄防則所以
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萌之道也疏入壽寧侯遂論
慶陽斬罪十謂其誣母后也而皇后母金夫人日在上
前泣訴不平上不得已下慶陽詔獄召三閣問曰李慶
陽言事若何劉健報對曰此狂妄小人耳上默然良久
謝遷前對曰其心無非為國上領之曰然會科道官交
章入救而掌詔獄年獄參曰原情應詔論法亦違其辜
寧所論慶陽十罪悉置不入金夫人猶在上前泣訴求
重刑上怒推案出竟批李慶陽妄言大臣姑從輕罰俸
三箇月後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聞近日外議云何曰
近有旨釋李慶陽中外惟呼聖德如天地上曰慶陽指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李

斥威曉且語言狂妄朕不得已下詔獄比奏上朕試問
左右云何應曰付錦衣衛撻而釋之朕知此輩得旨即
重責致效以快中官之怒使朕受殺直臣名不忠如此
朕以故釋復取大夏頓首謝曰此堯舜之仁也

夏四月帝御煖閣召輔臣劉健等議政事
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袖出數疏指一揭帖曰
此廣東巡按御史聶賢所奏地方盜賊事瀆繁鎮巡官
劉健對曰昨所議擬已是切責上曰然凡一應事務當
與革者皆在鎮巡今都不見奏報更須加緊皆應曰若
上又指二疏曰此南京科道劾兩京堂上官作何處置
健等對曰進退大臣事重臣等不敢輕擬土曰彼言此

志端是道士出身先年亦有道士掌印者但不多耳健
對曰固然上又曰彼言周季麟喪師失律失律者非止
一人健等對曰季麟亦是好官上曰然洪鍾在蘇州時
以湖河川開山致損人命故人論之不已健亦對曰洪
鍾亦好李東陽曰好處儘多上曰彼言卑詔大臣要剛
正有氣節若果有卑詔之行當還但亦無指實難遽逐
耳健曰皇上每值糾劾欲求實跡最是上曰若大臣有
曠職壞事者誠宜黜以示戒今亦無甚不好者須留
辦事耳健等奏曰臣等每見留着辦事之文竊有未安
大臣宜甄別賢否若蔡云留辦事即係該退之人姑容
不還中有好者似不能堪上笑問曰然則先生輩意欲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李

如何處置皆對曰止云照舊辦事可耳上曰然又指一
疏云太常寺欠行戶錢鈔昨有旨查洪武等錢綠何市
不通使戶部查覆未明仍須別為處置務使通行健等
皆對曰此須自朝廷行起如賞賜折俸之類在下如贖
鈔船鈔亦用舊錢乃可通行且民間私鑄低錢聽其行
用本朝通寶乃不得行誠非道理謝遷對曰昨令查議
正欲通行但私錢不禁則官錢決不能行前年鑄弘治
錢曾禁私錢不二三日即濫使如故上曰何故如此皆
對曰只是有司奉行不至上曰今須嚴禁東陽奏曰臣
等訪得今所鑄錢徒費工料得不償失亦是有司不肯
用心若止如此雖鑄何益遷曰昨令查已未鑄造數目

亦是此意上曰然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為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言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庄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聖諭但乞今後更不輕與

昭代典則

卷五十三

五七

則不敢奏矣健因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販私茶數百斤太祖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真極典高皇后亦不敢勸止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肖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遷等贊曰請下戶部查議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便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上意勵精思治如此是日天顏甚霽問荅詳悉猶如家人父子之風誠前古所罕見也○明日復召輔臣至暖閣上問曰昨管河通政奏巡按御史陸儆私寄書二冊題曰

均徭則例又擅革接遞夫役若干名陸儆為御史茶何寄人私書於理不當且夫役係是舊制何得擅減李東陽對曰觀奏詞恐所寄即是則例上曰書自是書皆不敢答劉健對曰均徭事亦是御史所管上曰何為不奏健曰然則罪之乎上曰今日陸儆已見姑令回話縱不深罪亦須薄示懲戒皆應曰諾上又出一疏曰此戶部覆奏處置流民疏內推刑部侍郎何鑑查已服滿此須由吏部刑部安得自推健對曰凡係本部承行事亦有徑推者上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銓衡之職推舉人才乃其職掌若使會推他日不稱亦無後詞健東陽皆對曰何鑑誠是好官能了此事上曰何鑑雖好終要經由吏

昭代典則

卷五十三

五八

部健曰然則通令吏部會議上曰處置流民是戶部事只用是字答之不須再會吏部惟所推官員須會吏部耳皆諾而出蓋上既明習國事論議層出或累數十言臣下欲進一二語至無間可入或不竟其辭而退五月帝不豫庚寅命輔臣辛卯帝崩於乾清宮上不豫初六日昧爽司禮監太監戴儀出左掖門宣內閣臣東陽臣健臣遷入乾清宮至寢殿穿重幔上仙橋見御榻上著黃色便服坐榻中南面健等叩頭上令近前者再於是直叩頭榻下上曰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乃得此疾殆不能與故與先生每相見時少健等皆對曰陛下萬壽無疆偶爾違和暫須

調攝安得遽為此言。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嗽口。掌御藥事太監張倫。取金盃進水。以漬綉拭舌。勸上進藥不答。上又曰。朕為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贊心。我知道。因執臣之手。若將永訣者。上又曰。朕蒙皇考厚恩。選張氏為皇后。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急會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司禮監太監陳寬。李榮。蕭敬等。以次畢至。就榻前書之。上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勸他讀些書。輔導他做箇好人。健等皆叩頭仰奏曰。臣等敢不盡力。上復加慰諭。而退。健等出。至後左門。調旨傳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十九

禮部行之。戴儀送出東角而入。越一夕而龍馭上賓矣。壬寅皇太子即皇帝位。大赦。

詔曰。惟我皇明。誕受天命。為天下民物主。祖宗列聖。鴻規大訓。傳在子孫。皇考嗣統。十有八年。深仁至德。覃被海內。治化之盛。在古罕聞。間復憫念民窮。勵精新政。訪求利弊。方將大有興筆。綸音未布。遽至彌留。叩地籲天。無所逮及。天下之慟。矧予一人。比有親承遺命。謂主器不可久虛。而宗親文武群臣。軍民耆老。累箋勸進。拒之至再。情益懇切。謹以是月十八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顧國家創造之難。躬荷負之重。惟正道是遵。惟古訓成憲。是守。其以明年為正德元年。大赦天下。

與民更始

六月。上。大行皇帝諡號。

詔曰。朕惟帝王。大行受大名。考德定諡。薦于宗廟。播之天下。以傳于無窮者。古之制也。洪惟我皇考。大行皇帝。以聖德膺天明命。嗣大歷服。越十有八年矣。敬天法祖。尊親睦族。親賢愛民之心。靡所不至。用是民生乂安。海宇謐寧。治理之盛。超軼聖代。於前烈有光焉者。昊穹降割。龍馭上賓。中外臣民。銜戀恩德。攀號莫逮。願予冲人。肇替鴻業。時方在疚。禮樂之事。多所未遑。茲當視朝之初。首稱殷禮。謹命在廷文武群臣。稽古儀文。議薦諡號。博采眾論。協于至公。於六月初七日。祇告天地宗廟。社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七十

稷奉冊寶。恭上皇考。大行皇帝。尊諡曰。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孝宗。於歲天地之無窮也。而有高明博厚之稱。惟是盛德難名。舉其大者。用上配列聖。永貽億萬年廟享之禮。布告遐邇。並宜知悉。

虞冠大同宣府。命保國公朱暉。為總兵官。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出師分道禦却之。○秋七月。加劉健。左柱國。李東陽。謝遷。並少傅。兼太子太傅。○起許進。為兵部左侍郎。提督團營。○八月。尊皇太后王氏。為慈聖康壽太皇太后。皇太后張氏。為皇太后。○詔軍容較營二局。添設管事內官。汪循。疏曰。近日伏閣朝報。工部尚書曾繼等題本。開坐

軍容鞞二局添設管事內官上請裁減蓋奉行詔書
內事理也陛下不蒙裁減及令司禮監查正統天順年
例來看臣愚以為陛下欲裁減內官既以形諸明詔必
以內官濫設為可革也可革即革何必復查當裁決即
裁何必復看王者承天號令明如日月信如四時威如
雷霆堅如金石天不變法亦不變山可移判不可移况
陛下即位之始發令之初著為詔旨頒示天下宣播四
夷中外傾心臣民叩首仰望維新之政未踰三月即有
二命何以統天承運而慰天下億兆臣民之望哉在廷
大小群臣百司又何所遵守以布四方一民志哉然此
意非但出自陛下側聞先帝之時已存成命矣誠以中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七

官管事其害不小非但各衙門庫局為然在在有之但
管一事則敗一事到一方則害一方挾以天子私臣聲
勢可畏莫敢誰何而鎮守典兵抽分倉場錢穀之司其
害為尤大也其害不止百姓不堪怨言生於下則災異
形於上有自來矣先帝修德弭災明知其故欲行裁革
不幸中道崩殂今陛下崇達孝之心欲述先帝已為之
事成先帝未行之志則自有祖宗之法度在內監之設
官有定員職有常事口掌官禁服御之需未嘗干預朝
廷之政具載皇明祖訓者昭昭可查也陛下舍此不查
而令查正統天順年間事例誤矣英宗皇帝英睿之主
但治製洪熙官德以來輕改祖宗法度添設中官寵信太

過以致王振售毒吉祥不執聖趾蒙塵幾危社稷正統
天順善政固多而中官一事則可以為鑒而不可以為
法也明矣及乎二命既下大臣委靡承順不復開陳科
道坐視旁觀不即匡救俾陛下始陷於不知終失於不
信誰之咎與聞先帝官軍晏駕之時親執傳臣之手而
托以陛下今少師劉健李東陽謝遷諸臣皆親受顧命
者也吏部尚書馬文升兵部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
諸臣亦先帝不時召見與決大事者也陛下當召至便
殿與之講論朝廷政事得失詢訪天下軍民利病群臣
章疏必躬省覽與之量度去取次第而行至於詔書已
行頒布中外豈容不信語曰民無信不立民匹夫也舍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七

信尚無以自立况萬乘之主無信可以立朝廷定天下
一民志乎臣願陛下毅然而行之不沮於浮言不惑於
讒說不尼於近暱之人成一代有為之名垂萬世無疆
之緒

遣承運太監王璫崔通南京浙江織造
時璫等奏討長蘆運司官鹽一萬二千引至南京變賣
銀兩買辦物料戶部尚書韓文執奏請止與六千引半
與價銀上召內閣問曰戶部何為不肯全與健等同奏
曰鹽六千引又與半價自足用上曰既與半價何不全
與鹽引臣健等對曰戶部亦是樽節用度耳上曰該部
既要節用何不留此半價却將鹽引與之聽其變處置

不兩便徒等對曰價銀有限不若鹽引之費為多上曰何故東陽對曰鹽引有夾帶且如有引一紙便夾帶數十引以此私鹽壅滯官鹽不行先帝臨終銳意整理鹽法正是今日急務不可不為遠慮上曰若有夾帶事發朝廷自有正法處他東陽對曰此輩若得明旨便於船上張揚黃旗書寫欲賜皇鹽字樣勢焰烜赫州縣驛遞官吏稍稍卷應不到便行細打只得隱忍承受鹽商灶戶雖喫虧到底不敢聲說所以不若禁之於始徒等亦共言之上正色曰天下事豈只是幾箇內官壞事譬如上箇人也只有三四箇好人便有六七箇壞事的人先生輩亦自知道如是者再言之蓋是時已有先入之說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七

矣上復謂此事務要全行徒等奏曰容臣等再去計較因叩頭出殿中司禮監追達聖意亦答云已奏過再去計較監官遽回奏云先生輩已承行矣徒等至閣復具揭帖力爭請止從前明日內批出止與鹽六千引如戶部議云

九月庚子恒星晝見○起周經為南京戶部尚書○致仕太子少保戶部尚書秦紘卒○冬十日糞入花馬池陷清水營○建皇莊七處

曰大興縣十里舖皇莊曰大王莊皇莊曰深固地皇莊曰高密店皇莊曰石梁梁營皇莊曰六里中皇莊曰新城莊皇莊祖宗時無此成化以來始有皇莊之名不過

過數處而已正德朝內官用事皇莊始盛後至連州跨邑三百餘處畿內之民於是愈困矣

更易各處鎮守內臣

上初即位舊東宮內使馬永成谷大用劉瑾張永魏彬羅祥丘聚張興等日夕近侍與上同臥起宴遊議論時稱為八黨內劉瑾通文墨熟世故而性剛狠尤深惡文臣專權屢於上前言弘治間朝權俱為司禮監內閣所掌朝廷不過虛名而已如天下鎮守分守守備等項內官皆司禮監官舉用大受賄賂如不信只將司禮監掌印太監抄了有金銀可滿三間房若將天下鎮守內臣取回別用一番人令他各備銀一二萬兩進上謝恩勝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七

如司禮監要了上信之於是傳旨盡數收回新用者隨地方大小借貸銀兩進貢方得差出到彼肆意誅求無所忌憚甚至取于官庫莫敢不從者

十二月命修孝宗皇帝實錄○左都御史戴珊卒○改南京刑部尚書張敷華為左都御史○陞儲璫為太僕寺卿○翰林編修何塘請修史職命所司知之

翰林編修何塘上疏臣以菲薄待罪史官伏覩內外百司各有職守而史官獨若無所事者朝參之餘還安私室於國家政務無分毫補益猶且月受俸錢日支廩給既失官守之職難逃尸素之譏每念及茲不勝惶愧臣謹考古者王朝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我祖宗設備

撰編修檢討謂之史臣。併司紀錄法古意也。謹按太祖時。劉基條荐天象之問。上悉以付史館。在太宗時。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記註。凡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由是推之。史官之職。在國初猶未失也。不知因循廢墜。始於何時。沿襲至今。未克修舉。方今山陵既畢。政治維新。伏望祖宗所已行。修史職於久廢。勅令修撰編修檢討。番直史館。凡陛下之起居臣工之論列。大政事之因革。弛張大臣僚之升降。拜罷皆令即時紀錄。止用據事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於紙尾書某官某人記。藏之匱。積以待纂述。史職既修。國典斯備。上則聖君賢臣嘉謨嘉猷。不至有所遺落。下則儉夫小人。懼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三十五

遺萬世之議。亦有所懲戒。不敢縱恣為惡。公則明朝廷無虛設之官。私則使人臣免素餐之愧。事體甚便。或謂館閣之地。所以儲養異才。不必責以職守。臣竊謂養才之道。當使之周知天下之務。方可以備他日之用。今諸人於國家政事。初不聞知。雖欲練習。其道無由。若令史館供職。庶因紀錄之間。得練習政事之體。他日任用。不至疎脫。是於修職之中。實寓養才之意。上命所司知之。

昭代典則卷之二十三終

代典則卷二十四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訂正

書林周曰校刊行

武宗毅皇帝

丙寅正德元年春正月。改副都御史楊一清總制三邊軍務兼理馬政。

一清疏言。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為患猶淺。惟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眾拆墻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其間漢土雜處。倘兵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乙

連禍結內變或因之而作。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腹心之害也。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墻。恣肆出入。已而得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修邊墻二百餘里。開濬溝塹一道。延綏地方。邊墻環塹。又得巡撫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疎。墻旣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大虜由花馬池拆墻而入。戕破內郡。虜人得志。始獲我邊墻為不足畏。連年擁眾。拆入我軍動輒失利。寧夏鎮巡屢奏乞築墻濬塹。督軍務都御史史琳。又乞於花馬池肅州設立營衛。兵部奏下。總制尚書秦紘。紘止添修四五小堡。及於靖虜至環慶地方。挑

空邊整一道七百餘里。自謂可無虞。弘治十七八年冬。虜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營。拆牆深入絃所。修邊整營堡。不能捍禦。阻遏攻陷。清水營殘破。花馬池上。塵宸慮。勅臣經理。臣閻芳歷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嘗究心。但腹裏頻年荒旱。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倏聚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嘗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臣恐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環縣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興武。營直抵靈州。一帶邊牆城堡墩臺。躬親閱視。廣集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衆思。兼收羣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修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甯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但陝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人多異議。然利害有重輕。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效可圖。則近怨不足恤。此臣區區犬馬一寸之忠也。今之河套。卽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墩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一勞而後永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二

面之險。入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虜蹂躪。巢穴其中。深山大沙。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里。用省內運。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猶愈於無策。醜虜聞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於戰伐。臣亦非敢忘戰者。方將蒐選官軍。策勵將士。修車馬備器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械儲糗糧。明斥埃。今冬虜賊若復侵犯。謹當督率諸將。恭行天罰。成功在天。臣不敢必。凡所當爲。臣不敢避。今首以築牆挑塹爲言。宜必增葺多口。但受恩深重。自當爲國遠圖。今年套內無賊。腹裏有秋。人民稍安。正可有爲之日。應合經理邊防事宜。條奏伏望聖明俯垂省覽。下兵部議。勅一清經理。○正德元年。都御史楊一清題。准靈州大鹽池。增課一萬五千引。小池。增萬引。新舊共五萬九千三百三十七引。每引納銀二錢五分。及收隊引銀一錢。共銀二萬七千六十餘兩。送固原慶陽收貯。買馬之用。及於鳳漢二府。相兼河東鹽課。貨賣疏曰。臣切惟陝西地方。皆防胡重鎮。軍務所急。莫先於馬政。看

得靈州大小鹽池所產鹽斤與解池相類不煩人力取之無窮舊例止是招商中納馬匹分給邊鎮騎操後因各邊交互相取多寡不均故有間年關領之例又因中馬勢喘賄通濫收不堪馬匹不得實用故有收價解邊之例畢竟為馬而設後因放鹽較多奏添副使一員職雖整飭兵備實兼督理鹽法近年以來鹽馬之制遂廢以此總制尚書秦紘苑馬寺卿車寔先後論奏皆欲增廣行據副使燕忠高崇熙等親詣鹽池查勘委有餘饒常課之外雖增十數倍似亦可辦合將大池增一萬五千引小池增三萬引每引止可納銀二錢五分照鹽一車以六石為則外有多餘依律掣擊追問運至固原慶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四

陽二鹽廠所卸每引仍照舊收引銀一錢通共每引該得銀三錢五分每年該得銀二萬七千六十餘兩此外若有餘鹽却依車寔所奏就池招人納銀與給引日聽其發賣倘遇旱澇鹽生不及或邊報緊急鹽路不通除舊額鹽課外新增鹽課明白除豁不可膠於一定歲歲取盈行鹽地方許於鳳漢二府通行與河東之鹽相兼發賣兩不礙阻所收鹽引銀兩俱送固原慶陽官庫寄放聽慶陽兵備兼理鹽法副使及固原兵備副使提督稽察每季監理通判督同鹽課司將給過引目放過鹽數造冊開報臣查考如遇各邊缺馬聽臣斟酌通融給發買馬支用不必拘定間年之例如此則與茶馬大

有裨矣○兵部武選司郎中何孟春奏增靈州鹽課疏曰靈州鹽課司大小鹽池自祖宗以來與茶法並為各邊馬匹支用近該總制邊務馬政都御史楊一清於額外奏討鹽引各商納銀商賈雲集近日買馬數目助益邊方寔多其轉移區處之宜臣不能悉竊以向日馬少引常有餘今日引多鹽不告乏天地生財本自無窮顧人用之何如耳臣過靈州花馬池得聞二池之鹽自來不費人力煎熬夏秋晴暖水凝而皚如雪如霜隨取隨足以今觀之課仍舊額傷於狹矣又訪得鞏昌府漳西縣二縣亦有鹽池額課御史王愷曾要洮河岷州折銀易馬其河西鎮衛鎮夷所有鹽池而無額課除鎮鹽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五

池該驛公用外鎮番境內外鹽池數多獨無可資於官者乎臣愚乞勅楊一清即其已效廣為求圖前項鹽池若是計引重煩不如增額為便即行計量近數年給引之數斟酌時中之額於雨暘早潦之間制多寡贏縮之節大約可增至千萬引鹽既定可計課銀每一百引可得銀二十五兩商人問客人士著納銀二十五兩得引百通課引一年當不下二三萬兩如遇各邊缺馬給發買補鞏昌鎮番地方鹽池應否照此定奪其餘河階狄道魚河等處土鹽各加禁約不許興販致壞課程敢有權門勢族攬越依律治罪庶國用益充邊軍可無缺馬矣

起終養南京吏部郎中蔡清為江西提學副使

清終養守制關報巡按山東御史陸偁以弘治甲子鄉試馳使聘主試事清以王朝之臣非王命不可行辭不赴至是即其家擢江西提學副使既履任修白鹿洞崇師儒以德行道義教學者而時時激勸之江西相沿賀寧王壽皆具朝服清至以為不宜全用親君之服獨去朝服中蔽膝一件寧王怒之又三司官舊用初一十五朝寧王而於初二十六謁孔子清力語三司勿徇舊例俱以初一十五行禮乃先謁孔子而寧王益怒寧王先憾都御史林俊其左右因言清與俊厚於是寧王怒不可解而力求清之短且遣其親信者傳訪京師寧王一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六

日宴於三司間故設機械直譏清不工詩文清以朝廷方面官豈容潘王輕易折挫據理對之大拂其意乃同事者復有挾術相傾清終不屑輕自屈以取容任其多方拮据尤以一身上下開繫不欲竟墜其害也遂引疾求致仕寧王亦素聞清賢遣儀賓諭留且欲以女妻其子異清附已清力辭卒求去

右都御史史琳卒○天鳴地震○二月命大學士劉健等修孝宗敬皇帝實錄○以儲璫為左僉都御史總制南京糧儲○三月隕星如月○夏四月召總督兩廣都御史潘蕃為南京刑部尚書以兵部侍郎熊繡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馬文昇

致仕以焦芳為吏部尚書

時御用監太監王瑞以大婚禮奏討書篆儒士七人吏部已奉旨考選矣有旨令連考退人役通送本監考校優劣馬文升言方杜塞倖門堅執不從上不聽給事中安奎上疏乞聽馬文升言不可墮奸計大臣垂首喪氣直道何由得伸非國家之利也瑞慙誣奏文升拒命大臣科道皆力為辯事始白又兩廣缺都御史總督軍務文升推兵部侍郎熊繡不樂外憾文升謀諸李東陽將去文升用劉大夏皆湖廣人也乃諷同鄉御史何文衢屢論文升文升遂力求致仕先後二十一疏許之時吏部侍郎焦芳與司禮掌印太監李榮皆河南人相厚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七

而芳亦與劉瑾善為之內援故以芳代文升改南京吏部尚書林瀚為南京兵部尚書兼贊機務瀚在南京吏部嘗上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曰保固南京以重祖宗之根本佑啟皇儲以重天下之根本撫綏百姓以重邦家之根本增進賢才以重政治之根本是年請老疏云臣在南京親見諸尚書翟璫董越謝綬王繼陳道乞休不允三年間相繼物故亦不允至是家宰缺給事中丘俊御史石玠薦瀚學優才膽剛方貞介乃改南京兵部尚書兼贊機務因災異會陳十二事曰隆大孝以先天下言先帝奄忽上賓陛下親承付託惟任大臣而不改先帝所倚用立大政而不易先帝所貽謀

斥遠近習力體先帝親賢遠佞不假貴戚力行先帝割私任公戒飭邊備常若先帝不忘夷虜節省財費常若先帝不忘生靈事無巨細無內外惟倣先帝所已行者而力行之則大孝之實通于天下矣其次集羣議以決大政改州治以奉陵寢崇儉德以裕財用省虛費以甦軍民增貢舉以進人才修武備以禦寇盜省匠役以甦民困節工役以省財用清吏役以革宿弊清馬政以防欺蔽大優容以廣言路剖切無忌諱

五月以王瓊為副都御史總督鹽法○六月辛酉雷震郊壇門太廟奉天殿○以先師裔孫孔彥繩為世翰林五經博士○內閣大學士劉健等上疏自劾慰留之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八

上初即位東宮舊侍內臣劉瑾等導上游戲內閣劉健等上疏曰皇上視朝太遲免朝太數奏事漸晚游戲漸廣長夏之時遂停經筵并輟日講不知陛下宮中何以消日奢侈玩戲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釣獵殺生害物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田野之畜不可育于宮廷弓矢甲冑戰鬪不祥之象不可施于禁禦夫使朝講又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交雜于前則聖賢義理何由而明古今治亂何由而知民生困苦而莫伸政事弊壞而莫救宗社所係生民所賴今日之事臣實憂之六月中旬風雨飄蕩雷霆震驚正殿鳴吻太廟春跌天壇樹木禁門房柱各有摧折或至燒

燬天心示警蓋已甚明伏望陛下惕然修省悔悟平旦視朝依期奏事屏去玩戲放逐鷹犬萬幾之暇省閱往日所進講章直解及諸衙門條上利弊采納施行庶可上回天意下慰民心報聞復上疏曰近兩月以來日高數丈尚未視朝待衛離披兵仗委棄萬眾共見有傷國體文武百官久伺闕廷不惟精神困倦抑且妨誤政事况茲天變民窮正宜恐懼修省怠荒若此禍患將至又報聞健等復上疏自劾曰先帝顧命惓惓以陛下為託臣等痛心刻骨誓以死報及當初政竭力匡扶未敢輕易求退近者地動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羣災叠異併在一時京城道路殺人西北諸邊胡虜猖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九

獬損軍折將戰則無兵守則無食民生窮苦府庫空虛風俗頹頹紀綱廢弛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法令不行名器冗濫諸司弊政日益月增百孔千瘡隨補隨漏當此之際內外臣僚協心倍力猶恐弗堪方且持祿固寵任情作弊讒謗公行姦邪得計變亂黑白顛倒是非人怨於下而不知天變於上而不畏竊嘗歷觀載籍徧閱古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恭惟陛下即位之初詔書一降天下延頸相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倣效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為多言幹事者以為生事累次執奏則謂之再擾杏華舊例則謂之紛更改政在于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

於近倖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遺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或衆所擬議徑行改易累有論列多不允比爲戶兵等部議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極言利害拱俟數見未蒙批荅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仍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靡寧亦知內告外順人臣之常但政出多門咎歸臣等們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于衷事非獲已若委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因循玩愒竊祿苟容既負先帝又負陛下伏乞聖明矜察特允退休別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十

選賢能代茲重任則陛下優待舊臣之心厲精新政之義兩盡無遺矣奉聖旨卿等切切爲治的心朕已知之言事待斟酌行着用照舊輔導

秋七月彗星見參井掃太微垣○太白經天○八月立皇后夏氏○大角大火搖動○九月兵部尚書劉大夏致仕陞許進爲兵部尚書○陝巴亥子拜牙即嗣忠順王○冬十月霾霧四塞○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提督團營丘聚谷大用提督東西廠○劉瑾矯殺太監王岳范亨徐智罷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健少傅兼太子大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謝遷

上初自位青宮舊內侍劉瑾等日導上狗馬鴛兔舞唱

角抵廢棄萬幾時號八虎戶部尚書韓文每朝退輒泣恨不能救正屬吏李夢陽談文曰大臣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文曰計安出夢陽曰比言官章入交劾諸內侍章下閣閣老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及爭閣老又得諸大臣爭持劾章必益堅去瑾輩易耳文將鬚昂眉然改容曰善卽事弗濟吾年足矣不疾不足以報國明日早朝文密叩閣老許之倡諸大臣諸大臣又皆應請文退令夢陽具疏草文讀而芟之曰是不可文文上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遂合九卿諸大臣上言曰臣等伏念人主以辯姦爲明人臣以犯顏爲忠故羣小之姦逼近君側勢足以危社稷亂天下伏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十一

未及發是謂禍萌故曰萌不可長臣等待罪股肱之列值主少國疑之秋仰觀乾象俯察物議瞻前顧後心焉如割至於中夜起歎臨食而泣者屢矣臣等伏思與其退而泣歎不若昧死進言即使進言以死不猶愈於緘默苟容乎此臣之志亦臣之職也臣等伏親近歲以來朝廷日非號令欠當自秋來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清臞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兔或俳優裸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媒孽無復禮體日游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花考厥

占候咸非吉祥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
行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陛下
一身今大婚雖畢儀制未建萬一游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
粉殖臨何補于事乎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
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
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為長夜之游恣
無厭之欲以累聖德乎竊觀前古閣宦誤國其禍尤烈
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今照馬未成等罪惡
既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為患非細伏望陛下
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未成等等送
法司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消禍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十二

亂之階永保長之業則皇上為守成之令主臣等亦
得為太平之具臣矣事關安危情出迫切不勝戰慄俟
命之至疏入上驚泣不食諸閣大懼初閣議持言官章
不肯下諸閣業已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上遣
司禮監八人齊詣閣議一日三至健等益持議不肯下
八人中有王岳者亦東宮舊臣也素剛直頗惡其儕所
為獨曰閣議是明日忽有旨召諸大臣入諸大臣或有
咎韓文者曰公疏言何文故不應至左順門太監李榮
手諸大臣疏曰有旨諸大臣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
事上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俱莫敢
出一語惟韓文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

增文等備員卿佐靡所匡救上始踐作輒棄萬幾游宴
無度狎暱羣小文等何忍無言榮曰上非不知第欲寬
之耳是日瑾等業自求去南京安置而閣議猶持不從
王岳與司禮太監范亨徐智亦助文等密奏於上言外
朝多官劾奏不可不從上不得已允之會天晚待明日
發旨捕劉瑾等下獄劉瑾素故李東陽有詩文名而焦
芳亦與瑾厚遂以內閣堅持之議泄於瑾瑾左右亦以
王岳密奏告之瑾等夜趨上前繞跪伏哭以頭觸地訴
瑾等不得見天顏矣須今晚拿岳等三人送獄方可上
不得已領之瑾又進曰狗馬鷹兔何損萬幾今左班官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十三

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入也有則惟上所欲為誰敢言
者上怒是夜立命劉瑾入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又收
王岳等下獄設內行官校巡察立聚提督東廠官校巡
察谷大用提督西廠官校巡察張永等並司營務分據
要地王岳范亨徐智俱發南京充淨軍瑾黨長隨王成
等追至臨清沙灘縊殺之內閣復上疏曰此數人者
蠱惑引誘罪大惡極得罪祖宗非皇上所得而赦臣等
不能及早匡救罪難辭今事既至此又豈敢阿從而重
傷聖德伏望聖明剛斷俯察羣言拏送法司從重究治
以絕禍根則聖德光輝聖躬安泰上以慰先帝在天之
靈下以副天下臣民之望上令司禮監傳諭直質瑾等

內閣又上疏曰伏見舊年以來龍瀆清減心切憂惶傳聞每夜戲樂有妨寢靜皇城禁門開閉無節甚至入市交易全無扞衛皆左右引誘以致聖心荒怠政令乖違財盡民窮上干天變昨者府部科道等合詞累奏所謂事情又有臣等不及知者皆謂太監劉瑾等狎昵濇巧罪大惡極欲乞明示典刑臣等讀未終篇涕泣交下連日司禮太監李榮等三至內閣傳示聖意乃謂瑾等自幼服侍不忍據行斥逐夫人君之于小人若不知而誤用其失猶小天下尚望其能知而去之知而不去人心危疑被其離間天下之事無可復爲必至於亂亡而後已今數人者情罪畢露乞即早賜斥逐且邪正之勢必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十四

不兩立今滿朝文武公卿科道皆欲急去數人而使之尚在左右非但朝臣懷疑俱而此數人者亦恐不能自安上下相疑內外不協禍亂之機皆自此始宗社所關誠非細故上不允徒等各上疏求去先是瑾等嘗奏言內閣專執朝權納賄行私及言文官欺壓內臣武職之事至形于劇戲上久信之至是遂令劉瑾謝遷致仕李東陽獨留蓋前閣議時瑾嘗推案哭遷亦嘗瑾等罔休惟東陽不出一語故得不去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章屢上竟不允劉瑾謝遷瀕行東陽相餞欷歔而泣徒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耳東陽默無以應其

後劉瑾于朝陽門外造玄真觀東陽爲製碑文極其稱頌人始信其泄捕瑾之事爲真也

翰林院學士並直文淵閣

以吏部尚書焦芳兼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左侍郎王鏊善翰林院學士並直文淵閣
芳性險懷始附尹旻父子旻敗芳以侍講學士謫桂陽州同復累遷至尚書劉瑾與韓文謀除瑾黨芳潛通於瑾由是劉瑾等相繼斥罷黨勢益熾瑾遂引芳入閣表裏爲姦凡變紊成憲極枉臣工杜塞言路酷害軍民皆芳導之暨充孝廟實錄總裁官筆削任意凡先正名卿悉加醜詆授意檢討段昇以快私忿王鏊入閣東陽引之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十五

改許進爲吏部尚書○十一月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上疏杖闕下

源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播天璇火機天權星不明乞安居深宮絕遠游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闕除內侍寵倖游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侍講習詩書疏下禮部禮部言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靈霧交作爲衆邪之氣陰冒于陽臣欺于君小人擅權爲下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矯旨杖三十

罷戶部尚書韓文及其子士聰士奇皆削籍

劉瑾恨韓文令人日伺其過會有進納內府折銀者內

有假偽驗出以文不能防姦矯旨令罷職歸復陰道避
卒伺察于途文乘一驢宿野店而去戶科給事中徐昂
論救言文忠憤所激不應勒停昂坐除名為民於是文
子高唐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皆削籍。

降李夢陽山西布政司經歷罷之。以韓文疏○逮尚寶司
卿崔濬按察副使姚祥郎中張偉加號示眾

邏卒伺韓文無所得適有郎中張偉公差回乘轎尚寶
卿崔濬冊封回帶家小馳驛乘轎按察副使姚祥赴任
亦馳驛用人夫俱奏之捕下獄崔與姚加號西長安門
外張偉柳于通州張家灣內閣部院大臣奏乞寬宥
釋柳充邊衛軍自是內外庶官皆重足而立欲謝政去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十六

而不可得矣

罷左都御史張敷華

敷華風采凝重義利介然不為詭隨劉瑾惡之矯旨令
致仕去尋卒敷華初為庶吉士內閣李賢彭時欲留為
翰林敷華與大夏力辭不就二公皆以政事為名臣云
以顧佐為戶部尚書劉宇為兵部尚書○起致仕吏部尚
書屠滄為左都御史○進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華蓋殿大學士焦芳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王鏊
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先是劉健在內閣河南信陽人何景明年少能詩人以
為首相司鄉必選入翰林無疑健曰此子福薄能詩何

用不取後景明除中書舍人官至提學副使不壽卒自
來居內閣不黨比故舊僅見健一人東陽以神童舉與
程敏政齊名然皆以詩名延引後進海內名士多出其
門徃徃破常格不次擢用寔成黨比之風而不能廸知
忱恂舉用真才實學當時有識之士私相講論以為數
年後東陽柄用引進一番詩文之徒以誤蒼生尚名矯
激世變將起

命劉瑾剖斷天下章奏

上悉以天下章奏付瑾剖斷初亦送內閣票旨但秉筆
者自為觀望本至先問此事當云何彼事當云何皆逆
探瑾意為之有事體大者令堂候官至門下問之然後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十七

下筆故瑾益恣肆後自於私宅檢取票旨奏聞批出專
用松江人張文冕者紀錄騰寫府部等衙門官稟公事
者填滿其間自科道部屬以下皆行跪禮大小官公差
出外及回京者朝見畢皆赴瑾宅見辭以為常惟瑾自
楚白本則送內閣要票旨東陽必極其稱美有曰爾公
明正直為公除弊等語務為容悅議者謂其伴食中書
坐保富貴視劉謝二內閣有愧矣

下戶科給事中劉滄刑科給事中呂紳于詔獄

戶科給事中劉滄上疏極陳時政其畧曰近日權姦預
政事勢異常聰明漸墜弊端日滋各處地方大監及各
省鎮守內臣何必數數更換用新人固不若用舊人養

饑虎固不如養飽虎蓋舊人猶或知事飽虎猶或易贖也又云方今備邊無良策只增年例之銀兩理財無良謀賈及廣東之庫藏浙江既奏軍士無糧餉者已累數月山西又奏歲入不敷歲出者幾五十萬小民困苦而征歛益急帑藏窮乏而用度日奢今日之財用如此何所恃而不動心哉蒞疏數千言皆剴切遂下詔獄刑科給事中呂紳上疏乞留劉健謝遷亦下獄

逮南京六科給事中戴銑等十二道御史薄彥徽等二十人下錦衣衛獄

戴銑等上疏乞黜權閹正國法留保輔以安宗社劉瑾大怒捏旨差官杖俱逮繫錦衣獄瑾仍捏旨劉蒞呂紳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十八

及戴銑薄彥徽等二十人各廷杖三十除名為民

兵部主事王守仁下獄廷杖貴州龍場驛丞

南科道官戴銑等被逮王守仁上疏云臣聞君仁則臣直大舜之所以聖以能隱惡而揚善也臣邇者竊見陛下以南京戶科給事中戴銑等上言時事特勅錦衣衛

差官校拏解來京臣不知所言之當理與否意其間必觸忌諱上干雷霆之怒但以銑等職居司諫以言為職

其言而善自宜嘉納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隱覆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陛下之心不過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妄自論列非果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切惜之在廷之臣莫不

以此舉為非宜然莫敢為陛下言者豈其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懼陛下復以罪銑等罪之則非惟無補于國事而徒足以增陛下之過舉耳然則自是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陛下聰明超邁苟念及此寧不寒心况今天時東溷萬一差去官校督東過嚴銑等在道或致失所遂填溝壑使陛下有殺諫臣之名與羣臣紛紛之議其時陛下必將追究左右莫有言者則既晚矣伏願陛下追回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

大公無我之心明改過不吝之勇聖德昭布遠近人民胥悅豈不休哉臣又惟君者元首也臣者耳目手足也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塵塞手足之不可使痿痺必將惻然而有所不忍矣疏入劉瑾大怒廷杖五十因謫龍場驛丞守仁回至錢塘尋慮瑾知枉道不免於禍乃乘夜伴為投江而浮冠履於水上浙省二司及杭州楊孟瑛皆信之祭之江上家人亦成服守仁遂匿形輕裝入閩武夷山中復慮終露又遁投江右寧王外戚婁姓家中駕言投江不負有神助也欲以聳動寧王為窟或謂之日畢竟為累乃赴龍場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十九

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張元禎卒○南京副都御史陳壽除名

戴銑等被逮壽連疏論救瑾怒矯旨械繫赴京罰米二百石發居庸監追罷其官

南京兵部尚書林瀚請官勸致仕。

時逆瑾側目方正士會南京科道官言事彼逮瀚獨往送贐以俸金且議上章直諸言官瑾聞之恨勒科道召詞逮瀚為黨矯詔降浙江左參政致仕

丁卯二年春正月令兩京都察院御史章奏必先呈堂稟詳○三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以詹事楊廷和為南京戶部右侍郎學士劉忠為南京禮部右侍郎

正德二年春上御經筵講書故事講解書義畢終必獻規諫之語是日詹事楊廷和學士劉忠直講既罷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耳何書外添出許多說話瑾與廷和等皆舊東官官奏曰此二人當打發南京去陞二人南京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二十

京侍郎是時南京無缺皆添註之雖若遠之實陞之也忠謂廷和曰此行須別瑾否廷和曰瑾所為如此不可再見之人知必以我輩交瑾矣忠深然之廷和密以蜀錦辭瑾瑾曰劉先生不足我耶後瑾遂厚廷和而疎忠其賣友如此時劉字為兵部尚書托保國公家人朱瀛者交通劉瑾無日不來兵部說話楊廷和弟廷儀為兵部郎中每伺瀛出必招入司署留坐款語四司官不附字者瀛言于瑾必傳旨令外補廷儀獨詔諫字極妾婦之態字大悅廷儀能文奏章皆令廷儀草之

詔巡茶御史兼理馬政
正德二年都御史楊一清疏請查照先年事例仍命御

史巡茶燕理馬政兵部擬議題奉欽依陝西一應馬政

都着巡茶御史兼管務要着實舉行不許如常怠玩既日孝宗皇帝采納廷議專設風憲重臣督理馬政臣猥

以庸劣適當任使後因茶法馬政二事命臣兼理顧廢墜既久之事更新興舉事務頗難凡所規畫處置皆遵行明命盡臣之心不敢有遺慮竭臣之才不敢有遺力

但念天下之事創作必專而後成交承者必守而無失臣受命之初責任最專易於集事自兼巡撫以來顧此失彼已不如前此者復蒙皇上加任總制經理邊方

責任重大其於監牧茶馬之政勢不能及悞限前功以貽後責臣切惟馬政茶法事體相須先年兩寺馬政巡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二十一

撫燕管而茶馬巡察御史主之巡撫政事繁多馬政實不經意而茶司所易良駑莫究騎操所給登耗不聞本末始終滋不相攝虛名無實亦勢使然頃設督理馬政之官兼管數事茶司之所易即監苑之所牧監苑之所牧即官軍之所給非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故臣之不才亦得稍效其愚此後督理之官恐難復設若令巡撫帶管不無仍蹈舊轍莫若復巡茶之官而兼理之為便如蒙仍設巡茶御史務選年深老練實心幹事之人請勅兼理馬政茶法行太僕寺死馬寺官員專聽提調約束各衙門不必干預庶幾事有定規可大可久為益實多

一第...月...日...書...卷...第...

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懋謝病歸。劉瑾矯詔指劉健韓文等為奸黨。榜諸朝堂。

正德二年。逆瑾矯勅。諭百官。勅罷公卿臺諫數十人。又指內外忠賢為奸黨。矯旨榜朝堂。畧曰。奸臣王岳范亨徐智。竊弄威福。顛倒是非。私與大學士劉健謝遜。尚書韓文。揚守隨。林瀚。都御史張敷華。戴珊。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綮。黃昭。檢討劉瑞。給事中湯禮。故陳寔。徐昂。陶諧。劉蒞。艾洪。呂紳。任惠。李光翰。戴銑。徐蕃。收相。徐暹。張良。郭嵩。高趙。仕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蘭。王弘。任諾。李熙。王蕃。陸昆。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徵。潘鏗。王良臣。趙佑。何天衢。徐鉉。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二十三
楊璉能倬。朱廷聲。劉王。迺。相交。通彼此。穿鑿。彼各反側。不交。自陳休致。其勅內有名者。吏部查令致仕。

勅各處鎮守太監得預刑名政事。時新更天下鎮守太監。奏乞如巡撫都御史之任。干預刑名諸政。劉瑾從之。令內閣撰勅增入。由是中官挾勢。剝害憲臣。不能禁矣。有大監畢真者。初差天津取海稅。至是請勅自山東沿海。達於蘇州浙江福建。所至括民財。凌辱官吏。莫敢言者。六部奏准。差官請勅。該部備事由。送內閣請勅書。未有不由六部。而內閣自出勅者也。畢真等勅。并正德間。內官賜生詞。頌護勅。皆劉瑾分付內閣。創為之。當初內閣若能。亦不致官不由。

六部職掌奏行。又不敢擬寫。縱使不從。亦不過如劉健等去位而已。乃不能然。可嘆哉。

夏四月。逮巡撫江南右都御史艾璞。下獄。編管南海。

先是有勲戚家。與無錫民人訟田。璞承勳悉以還民。勳戚賂劉瑾。復訟。使者覆勳。承瑾風旨。乃悉以其田歸勳。璞且劾璞。前勳非是。瑾矯旨逮璞。赴詔獄。訊之。璞不屈。曰。實民田也。瑾怒。箠之。幾死。數日方蘇。除名。全家發南海。瓊州為民。

罷禮部尚書李傑。起前任禮部尚書張昇代之。亦尋罷。

時晉府鎮國將軍表樵。賂劉瑾。求封為郡王。傑持不與。瑾銜之。竟以是罷去。復起前禮部尚書張昇代之。尋以。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二十三
忤瑾亦罷。

五月。陞楊廷和南京戶部尚書。劉忠南京禮部尚書。

時楊廷儀因宋濂通情于瑾。瑾傳旨罷南京戶部尚書。秦民悅。以廷和代之。以忠與廷和同打發過南。故亦陞忠禮部。

起雍泰為左副都御史提督操江。

時給事中潘鐸薦泰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遂詔起用。固辭弗允。

秋八月。世宗皇帝生於興師。○總制三邊軍務都御史楊源。一清致仕。○杖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於闕下。尋卒。

源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彗星入太極垣。佈。

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勸上宜思預防。瑾大怒。罵源爾何官。亦學為忠臣。遂矯旨。逮送錦衣衛。痛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

加焦芳少傳燕太子太傳謹身殿大學士。王整少傳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加吏部尚書許進兵部尚書劉宇。並太子太保。○九月陞雍泰為南京戶部尚書。尋致仕。

時逆瑾用事。以泰為同鄉人。欲親用泰。泰不之應。遂斥泰去。而諸所嘗薦泰者。皆獲罪。泰歸復居常曲。日焚香讀書。其鄉人論穡事。不與上官相見。

冬十月以楊廷和為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二十四

時內閣例用三人。李東陽焦芳王整皆見任。楊廷儀復謀于劉宇。托朱瀛求劉瑾取入閣許重謝瑾。瑾許之下。手勅取廷和入閣辦事。南京尚書入閣。自廷和始。廷儀以白金三千兩并金銀器皿。托朱瀛陳于玄真觀。瑾大悅納之。

賜皇親沈溥吳讓靜海莊田

凡三千五百餘頃。讓妻厲氏奏稱河間府靜海縣莊田一處。原係河淤退灘土田。乞照皇親夏儒事例。給與管業事。下戶部查得河間府莊田冊。並無靜海縣河淤退灘田地。四至及差官勘得。雖稱無徵荒地。但須畝數多。見有軍民管業。難便定。上不從。卒賜二家為莊田永業。

靜海縣原額一十九里。編戶二千三百年來。逃移絕戚。已過其半。止併得八里。人戶九百而已。皆因本縣田土。盡為皇親勢家所奪。無復餘地可耕種也。

十一月革各省巡撫都御史及兵備憲臣。

劉瑾用事。以天下巡撫官非舊制。又知天順間。亦曾革罷。乃將各處巡撫都御史俱取回。惟邊方及漕運都御史仍舊。

十二月改劉忠為南京吏部尚書。○復寧王讓衛。是時宸濠通逆。瑾賂金錢無算。故得復議給名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熊燾回掌南院。命陳金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始差給事中御史查盤各邊糧草。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二十五
瑾以邊方糧草多弊。令兵部奏差給事中御史查盤。奏內有糧粗草混爛者。瑾矯旨逮繫各巡撫及各管糧郎中下獄。既至鎖。差人押至所任地方。勒令加倍陪償。凡各商人納過糧草。未給價銀。皆沒官。不給由是商賈困弊。邊儲日乏。

戊辰三年春正月。劉瑾令朝覲官每布政司納銀二萬兩。各布政司皆揭借於京師富家。及回任。括取民財。加倍償之。
逮李夢陽下錦衣衛獄。尋釋之。

夢陽代韓文草疏。瑾已請出之。猶未快於心也。復以他事械至京。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修撰康海與夢陽同。

有才名瑾慕海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夢陽所親有左
姓者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惟康子可以解之夢陽
曰吾與康子素不相善今死生之際始托之獨不愧於
心乎左曰不謂李子而為匹夫之諒也夢陽乃以片紙
書數字曰對山救我惟對山為能救我海曰是誠在我
我豈敢吝惡人之見而不為良友一避咎也遂詣瑾瑾
焚香迎之延置上坐曰今日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也
海曰昔唐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羣臣且為李白脫靴公
能之乎瑾曰即請為先生脫之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
於李白海固萬不及一者也公不為之援柰何欲為白
脫靴哉瑾曰即當幹旋之海遂與之痛飲達曙夢陽得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二十六

釋而海因與瑾密遂雅清議矣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許進除名

進不阿劉瑾時考察外官諸貪殘吏厚賂瑾皆欲留之
進不聽其朱瀛者為劉字謀欲得吏部乃乘間言于
曰許尚書伴為恭謹而外示抗直如雍泰平昔剛暴朝
廷屢貶謫不用今欺公公舉用之却又揚言于外曰公
與泰同鄉用之非吏部本意也瑾方怒泰不道及聞此
言大怒遂矯旨除進籍

以劉字為吏部尚書曹元為兵部尚書○屠淵仍以吏部
尚書兼左都御史掌院事

都察院一日上審錄重囚本內寫劉瑾傳奉字樣重復

數多瑾大怒罵之都御史屠淵急着十三道御史謝罪
御史跪于階下瑾數其罪斥責皆叩頭不敢仰視久乃
起去

以王瓊為吏部右侍郎○二月南京國子祭酒章懋致仕
○三月賜進士呂柟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改
翰林院編修顧清等為各部屬官

時焦芳子焦黃中會試中式芳意欲得大魁既而眾論
取呂柟為第一而黃中居二甲首芳謂顧清等諸執事
官抑之遂入言于劉瑾改清等為部官而授黃中以檢
討及劉字之子劉仁等六七十人俱為庶吉士數月黃中
與仁等皆擢編修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二十七

下長蘆巡按御史徐禎于獄謫成肅州

禎初知江陰縣吏部嘗奏禎治行為天下第一徵為御
史差長蘆巡按劉瑾欲令割送該年餘益銀兩禎弗從
瑾深銜之及禎復命候於朝門適遇瑾出又怪不行跪
禮即矯旨鞫送錦衣衛獄二次各杖三十發肅州衛未
速充軍以杖傷重以于獄瑾仍令查拘禎男徐朴發衛
補伍及至瑾敗始釋寧家

逮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下獄尋釋之
時賴李東陽力救得釋兵部疏言一清修邊纔有端緒
而去凡糴餉費銀十餘萬兩起戶役銀十六萬兩及諸
犒勞藥餌轉運木石皆一清精神運用計慮周悉今付

之新任撫臣意有異同事無統紀恐徒費財靡益務乞勅大臣專理議上兵部右侍郎文貴右副都御史張璠乞簡用瑾意不欲修邊內批罷役銀銘大銀解京事竟止

致仕吏部尚書王恕卒○夏四月南京國子司業羅欽順除名○五月南京右都御史熊繡致仕○六月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都御史劉孟荷校東西長安及吏部門外劉瑾行事益務嚴刻動用一百五十斤大枷枷號示眾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因盤糧數不明枷于東西長安門外時暑雨晝夜不輟莫敢少移都御史劉孟到任延遲枷示于吏部門外文臣垂首喪氣惟恐獲罪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二十八

執京朝官三百餘人下詔獄尋釋之

一日早朝有遺空名文書于丹墀者上見之命拾以進乃是言劉瑾等亂政事瑾遂下殿入文班詰問無肯承瑾疑羣臣所為乃分五品以下官三百餘人出午門跪聽處分至午後不放時酷暑暴于烈日中多不能當當有什地曳出者十餘人至晚悉械送錦衣衛獄追究竟無踪跡李東陽奏此事必一人陰謀所為同朝諸臣倉卒拜起豈能知之乃盡得釋

逮前任戶部尚書韓文下錦衣衛獄罰米放歸瑾憾韓文不已仍矯詔差官校械繫至京下錦衣衛獄計欲殺文適有投匿名書于朝者乃不果殺坐贖米死

後二千石家產不能償皆稱貸以給乃放歸秋八月進楊廷和少保兼太子太保○逮前兵部尚書劉大夏南京刑部尚書潘蕃下錦衣衛獄謫戍

劉大夏為兵部時孝宗召見嘗言劉宇在大同私養官馬饋送權貴孝宗密遣錦衣百戶邵珙往察之以養馬未送回奏司禮太監李榮為解得免宇恨大夏言於劉瑾曰籍劉尚書家可得幾萬金會岑猛怨潘蕃奏降圖還田州納賂劉瑾瑾檢潘蕃原奏岑猛獄詞大夏在兵部議覆遂矯詔以岑猛為田州同知逮大夏潘蕃至京下錦衣衛獄將坐以激變士官罪歿大學士王鏊曰岑天未叛何名為激變集大臣議都御史屠滂亦曰大夏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二十九

無灰罪瑾勃怒惡語罵滂乃與劉宇謀者大夏輕議夷人遷徙與潘尚書俱發戍瑾初擬廣西邊衛焦芳曰是送二人歸也乃發肅州衛未達充軍大夏即買驛使車以行出都門日觀者如堵所在父老涕泣士女攜筐餽進果食亦有焚香密禱願公生還者

陞南京右都御史張泰為南京戶部尚書令致仕泰素清貧以南院都御史奉表入賀聖壽以土葛遺瑾瑾衛之會吏部以南戶部尚書員缺推泰補之瑾遂矯旨令陞職致仕

調翰林學士張芮為鎮江府同知修撰何瑈為開封府同知

芮村實直遂見瑾長揖不拜璠亦亢直不屈瑾皆托事調為同知

陝西舉人郝序于獄發戍

劉瑾崇重內臣馬永成等八黨皆封父為都督母為夫人欽賜造墳祭葬祭文皆內閣李東陽等所撰該部不敢執臺諫不敢言戶部侍郎郝志義病故其子舉人郝序援例陳乞祭葬而無賂餽劉瑾遂謂洪武禮制無此條例下序錦衣衛獄問發充軍

能送各邊年例銀兩

劉瑾因戶部奏送各邊年例銀兩以為祖宗朝無此例命戶部尚書顧佐查天順年以前年例銀數佐以天順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三十

前無前銀例回報瑾大怒曰此戶部官通巡撫邊方都御史共盜內帑銀兩之明驗也悉追問致罪革罷送銀之例邊儲至是缺甚蓋自成化八年開設榆林衛余子俊增置城峒陝西民供不繼奏送江南折糧銀以備不足然初亦依江南原折銀例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邊缺乏亦暫送銀補足數皆不多未有以萬計送者弘治間戶部尚書葉琪與內閣徐溥同年最厚琪淮安人塩商皆其親識因與琪言商人赴邊納粮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粮價多而得易辦之便琪遂奏准兩淮運司塩課於運司開中納銀解戶部送大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自此各邊始有年

例銀兩以補商人各邊上納之數也自洪武永樂以來天下塩課俱開中各備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塩利預於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防禦粟豆無甚貴之時今廢商人赴邊報中之法近年米豆無人買運價遂騰涌正德五年侍郎叢蘭整理陝西邊儲遂令百姓每名徵銀二兩五錢准米一石蓋六部政本少有差錯貽弊如此使顧尚書當劉瑾查問之時荅曰昔塩課在各邊上納故無年例銀之送後改塩課銀解京故不得不分送各邊如此瑾必不怒而反正塩法琪必受其禍矣冬十月四川盜起名致仕右副都御史林俊巡撫四川兼釐理軍務督兵討之○十一月禮部侍郎掌國子祭酒謝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三十

鐸致仕○十二月起致仕江西提學副使蔡清為國子祭酒尋卒復起致仕山西提學副使王鴻儒為國子祭酒己巳四年春正月以邵寶為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江北尋致仕

時劉瑾擅權寶無所通瑾啣之每撼以危言不動瑾惡

平江伯平江伯漕帥也事與寶相關瑾怒禍且不測李東陽力解寶乃得致仕去

子毛澄左諭德傳廷等皆降職焉惟李東陽不動夏四月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王鏊致仕

鏊見焦芳專事姦阿劉瑾驕倖日甚無可奈何居常戚戚至是力求去劉瑾猶欲中傷之鏊惴惴至家瑾敗得免嘗自贊曰噫嘻先生何如其人窮年校書結髮勵行自首於道茫然無聞者乎爵則公孤志懷翰忠幾昧納約者乎貴威赫炎不能附麗權瑞狂御不能姦阿一有違言迢然不辱者乎遇事直前不知顧忌見利思義不知規避歸臥空山晏然寤寐者乎斯人也其量則隘其才則庸無裨于世自察其躬跡其所至蓋知慕自陽之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三十二

節而不知柱下之工知希止足之疏而不能為應變之崇者乎

降南畿提學御史陳琳為揭陽縣丞

琳以劉瑾陰排大臣顯挫臺諫上言老成不可不惜狂直不可不宥言甚切至疏入忤旨遂謫廣東揭陽縣丞五月孝宗敬皇帝實錄成

王鏊曰班固處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官皆世守之人主所在執筆以從隨其言動皆親見而直書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避不相及政事不及與聞惟易世之後則集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以宰臣為總裁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

人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且生于數十年之後追書于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燭其情偽或奪于眾不得書或迫于勢不敢書或局于才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動業汨沒不傳而姦儉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為世戒監領者又往往以私好惡撰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

進焦芳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復梁儲吏部尚書兼學士

梁儲尋改南京吏部尚書劉瑾惡其不附已也

調翰林坊局官為部屬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三十三

劉瑾惡諸翰林官及修孝廟實錄成例皆進秩瑾恚不與或嫉之曰文士不習世故乃改翰林侍讀徐穆編修汪俊等凡瑾所銜者十餘人皆為南部員外主事等官謂俾擴充政務

遣御史等官清理各邊屯田

劉瑾既止各邊年例銀又禁商人報納邊儲遂大匱乏因詢國初如何充足議者以為國初屯田修舉故軍食自足後為勢家所占以此軍不自給瑾遂慨然修舉屯田分遣胡汝礪楊武周東顏順壽等往各邊丈量屯田以增出地畝數多及追完積逋者為能否則罪之又命散銀于近邊州縣百姓買米陪脚耗運送邊倉交納奉

行苛刻人。不聊生。各邊僑民屯田。每至數百餘頃。悉令出租。周東在寧夏。與都御史安惟學比較屯粮尤嚴。加刑於軍官妻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謀起兵。傳檄以誅瑾等為名。瑾禍自此起矣。

六月陞南翰林侍讀學士石瑄為南國子祭酒。進吏部尚書。劉宇少傳燕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陞吏部左侍郎。張綵為吏部尚書。

綵陝西人。以文選郎中養病歸。劉瑾專政。查京官養病久者。悉革為民。未久者令赴京聽除。綵在文選時。焦芳為侍郎。甚相得。芳乃薦于瑾曰。張綵公之鄉里。極有才可用。瑾復以為文選。陞巡撫副都御史。尋陞吏部侍郎。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三四

郎劉宇入閣。遂以綵代之。綵一意故事。劉瑾

秋八月遣張莊王之常德

榮王祐樞弘治四年封常德。正德初留京邸。劉瑾惡之。與吏部尚書張綵謀。遂逐王就國。是時劉瑾方有逆謀。故不欲天潢血屬之在肘腋也。

九月遣御史甯杲殺薛鳳鳴捕畿內盜

劉瑾用事。益專恣驕橫。霸州文安諸處響馬強盜生發。瑾不勝忿。欲速除之。用人言。遣御史甯杲于真定。殺于天津。薛鳳鳴于淮陽。專一捕盜。舊例御史出差。不得以家眷隨。今差杲等令攜家眷。責以滅賊為期。鳳鳴在歸德。與守備指揮石璽會飲。令人歌舞為樂。瑾逐杲奏

之傳旨降鳳鳴為徐州弓手。殺在天津。稍收斂。惟杲奏

立什伍連坐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械盜賊入真定。城用鼓吹前導。金鼓之聲。彌日不絕。由是奸人無所容。盜賊多內官。張忠姪張茂為大盜。竊主。杲親往捕獲。斬之。啖其心。霸州盜劉六、劉七。齊彥名輩。因是聚眾為亂。瑾以捕盜功。陞杲與毅皆為僉都御史。仍專督捕盜。

閏九月奪平江伯陳熊爵

正德三年命平江伯陳熊總督漕運。劉瑾橫索金錢。熊不應。瑾使邏卒日伺其事。竟坐多買田宅侵民利。誦海南衛奪其誥券。

冬十月虜入花馬池。塞殺總制尚書才寬。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三五

弘治末。朝廷清明。內外大臣。協心體國。為經久計。以故議復河套。會孝宗崩。劉瑾專政。楊一清得罪去。無敢言及河套者。即有建白。輒云修邊或曰進幾里。打虜。或又曰退幾里。固我我邊。日退套虜日進。是月虜入花馬池。塞殺總制尚書才寬。

庚午五年春正月。命刑部尚書洪鍾兼左都御史。總制軍務討四川流賊。

時四川保寧流賊劉烈聚眾作亂。僭號稱王。侵掠陝西。漢中等處。又有藍廷瑞。鄔本。廖惠等。亦稱順天玉。劫地王掃地王眾。至十萬。侵入湖廣。鄖陽等處。於是復命洪鍾總制軍務。督陝西。湖三省兵征之。

二月進楊廷和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以兵部尚書曹元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正德中入閣不由翰林者三人楊一清以才望劉宇曹元皆阿附權奸得之

以劉忠為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出太監張永于南京不果行

劉瑾專政欲謀不軌慮未輒已一日伺間言于上調未南京奏既可即日逐永出就道樹諸禁門不許放永入

永覺之直趨至上前訴已無罪為瑾所害召瑾至語不合未即奪拳殿之谷大用等勸解上令諸近臣置酒和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三六

夏四月慶府安化王寘鐸反殺總兵官江漢巡撫都御史安惟學

寘鐸者慶靖王曾孫也是時劉瑾擅權毒亂天下寘鐸遂起逆謀告生員孫景文曰日者言我有帝王骨相現

王九兒降鸚鵡神妄言禍福每見寘鐸呼老天子寘鐸益冀望非分會大理寺少卿周東度田寧夏倍益項畝

祕索厚租徵馬屯租甚急景文謂寘鐸曰殿下欲圖大事此其時矣寘鐸遂為酒召都指揮何錦周昂指揮丁

廣謀反以誅奄瑾為名是年四月五日寘鐸為酒大會巡撫安惟學總兵姜漢少卿周東鎮守太監趙弼弼及

漢至巡撫少卿辭不至錦等矯言虜入塞急呼壯士甲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三十七

都護朱霞等十一人總管

逮瓊州兵備副使吳廷舉謫戍鴈門廷舉初授廣東順德知縣黎巳字民時都御史屠滿召見廷舉甚温廷舉請所事滿曰順德有大鑄某者屬我

修其家廟縣令可理葺之廷舉謝曰今非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也市舶太監出銀市葛廷舉

即以銀市二葛曰奉此為式如不中請還金且葛雷產也大監怒取金去汪御史惡廷舉曰彼專抗上官市已

能者會廷舉環謁祠撤其材作土堤書院賢館修學宮御史按而會其直竹木碎計斤兩廷舉囚服拮手日詰

訟所士夫羣泣訴其亡私盜狀御史大慙釋之滿歷位

左都御史入爲吏部尚書時廷舉爲令十年矣。清猶卿之僅遷成都同知。以憂去。起復改松江。上疏請修軍政。十八年。廣東盜起。陞兵備僉事。討平十二村池州盜。正德二年。革兵備陞廣東右叅議。再逾月陞瓊州兵備副使。適逆瑾專權。廷舉發鎮守內臣潘忠二十罪。又奏有旨取省帑解京。皆非正費。不日進貢內也。則曰可。禮打點錢賂瑾也。又疏便宜事。忠亦許。廷舉瑾遂矯旨。坐廷舉枉道。荷校不。成。戾。鴈門。再月。赦。罪。還。鄉。瑾誅。改雲南兵備副使。

四川巡撫副都御史林俊破賊於通江縣

四川賊藍廷瑞廖惠破通江縣。巡撫副都御史林俊發官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三十八

兵及調僱回石柱等處土兵。攻敗之。殺溺死者六千餘人。生擒廖惠。其藍廷瑞奔紅口。與驛本怒合。越過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俊復遣兵追及。大敗之。賊棄輜重走。

五月焦芳致仕。○以涇陽伯神英爲平胡將軍。起右都御史楊一清提督軍務。命太監張永總督軍務。帥師討真鑄。朝廷聞真鑄反。遂命太監張永總督軍務。起致仕都御史楊一清。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各路軍務。涇陽伯神英充平胡將軍。總兵官統各路兵討之。一清與張永西行。一日嘆息泣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一清曰。公豈一日忘情。故無能爲公。

昭代典則 卷二四

畫策者。遂促席手書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傷上一日不見渠。不樂。今其枝附已成。耳目廣矣。奈何。一清曰。公亦天子信幸臣。今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公試班師入京。詭言請上問語寧夏事。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寘鑄僞檄。并述渠亂政。內狡謀。不軌海內。愁怨大亂。將起上英武。必悟。且大怒誅瑾。瑾誅柄用公。益矯瑾行事。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即不濟奈何。一清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言出公必濟。願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上萬一不信。公頃首請。願公上前。卽退瑾殺奴。餵狗。又涕哭。頓首。得請。卽行事。無緩頃刻。漏機事。禍不旋踵。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三十九

寧夏游擊將軍仇鉞襲執真鑄。檻送京師。仇鉞以指揮使充游擊將軍。是時鉞陷賊中。京師訛言鉞從賊矣。又興武營守備保勛。故與賊聯姻。亦遂疑勛爲外應。朝議用勛爲參將。鉞爲副總兵。着率兵討賊。於是勛上疏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飛渡黃河。食賊肉。以謝朝廷。鉞亦稱病卧。陰納游兵。壯士候保勛等諸兵。至從中發爲內應。俄而蒼頭書童。沒河潛入城。言保勛、楊英、韓斌時源各率兵屯河上。虜武營都指揮孫隆、稜兩壩。捲河舟。盡奪泊東岸矣。鉞喜。尚稱病卧。族人謂賊宜急守渡口。防央河灌城。逼東岸兵。勿使渡河。何錦果率都指揮鄭卿等三千人。出規渡。

六九九

口留昂守城昂問斂病。斂猶堅卧呻吟。伏諸蒼頭候昂入。殺昂。斂即披甲仗劍。跨馬出門一呼。諸游兵壯士。楊真等聞之。即趨安化府。殺朱震等十一人。擒實鑄及其子台濬。遺古與兒密告鄭卿。令反正。遂殺魏鎮等十人。錦廣走。追擒之。賀蘭山外。

六月京師旱。○秋七月四川威茂地震。有聲如雷。漳川樂至州縣皆震。○八月實鑄伏誅。楊一清仍總制陝西軍務。

張永楊一清至陝西。而賊已就擒。遂械實鑄。錦廣等至京。頌實鑄於諸王館。錦廣等下錦衣衛獄。廷鞫伏誅。第實鑄坐黨。廢庶人。將軍兼才。俘至京。既論。以正德中。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四十一

山僧大千和尚者。富財凌同類。同類毆和尚。和尚憤曰。我皇帝家人也。衆異其言。聞于朝。逮至京下刑部獄。和尚曰。我安化府縣才也。衆不能辨。安化宮人左寶瓶。在浣衣局。召驗和尚寶瓶。吐曰。此縣才殿下。得免。灰送高牆。竟不能知當時代。葬才斂者誰也。

劉瑾坐謀反。吏部尚書張綏。錦衣衛指揮楊玉石。文義等坐同謀。皆伏誅。內閣劉宇。曹元前內閣焦芳。並削籍。

張永獻俘至京。遂與素所厚宦侍張雄。張忠等。共訴于上前。謂瑾激變。望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已具。宜早擒之。永因出懷中疏奏瑾大罪十七事。上猶豫未決。永曰。少遲我等皆為齏粉矣。陛下安所之乎。上允其奏。

當夜命牌子頭往召瑾。永等勸上親至瑾宅。近地觀。時漏下二鼓。瑾方熟寢。令牌子頭入問。曰。上安在。對曰。在豹房。瑾起披衣。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門有牌子頭數人。執瑾就內獄。尋有旨降劉瑾。南京奉御諸大璫曰。如此彼若復用肆毒。當益甚。奈何。張永曰。有我在。無慮。已而瑾上白帖言。奴縛時封奴帑。奴赤身無一衣。乞。一。二。敝衣蓋體。上見瑾帖。憐之。令與瑾故友有百件。永始惧。令科道劾瑾。劾中多指文武大臣。阿附劉瑾。永持疏至左順門。付諸言官。曰。瑾用事時。我輩莫敢言。况爾兩班官乎。今罪止瑾一人。可領此疏去。易疏。急進。勿搖動人。於是科道官列瑾罪惡三十餘條。疏入。遂下瑾鎮。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四十一

撫司獄坐奸黨。律求革。又不欲止。罪內臣一人。乃逮文臣張綏一人。武臣楊玉等六人。獄辭既具。綏上疏稱冤。盡發李東陽阿附劉瑾之事。東陽大怒。又與永謀。不重法。誅鋤此輩。後受其亂。乃改謀。及律瑾。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取其肉。嚼之。悉誅其家屬。抄沒財產。金二十四萬。鈔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鈔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十金。甲二金。鈔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耍帶二束。金湯盂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匣。穿宮牌五百。金牌三。裘袍八。爪金龍四。盔甲二千。玉琴一。玉璫印一顆。以上金共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二千。

六百兩楊玉等六人皆伏誅張綵歎獄中乃暴其厥家
屬流嶺南○綵在吏部惟知敬瑾共謀事諸大璫以瑾
之疎同類皆綵教之又楊廷儀爲字腹心字過吏部調
廷儀爲吏部郎中親信之及字入閣綵代字廷儀不爲
綵所親有所私綵不聽廷儀兄弟深憾之又故事吏部
推用大臣必密謀于內閣綵以爲事在于瑾內閣不得
與每忽之東陽等以爲遠廢內閣權共衛之及瑾被誅
亦捕綵下獄議以交結近侍符同奏啟斬罪過赦免成
廷和等令改擬同劉瑾同反罪綵病歿獄中仍令暴其
厥然非真謀反也故流其母妻子于嶺南不誅○大
學士劉宇曹元皆有罪免前大學士焦芳及子侍讀焦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四十二

熊平江伯
劉大夏韓文許進並復官致仕○奪神英涇陽伯爵復陳
馬聚塵之鄙天下唯之瑾誅言官文章暴其罪並褫職

成化弘治間神英充總兵官守寧夏延綏宣府大同歷
四鎮累官署都督正德五年給事中歐豸劾英年老不
任金革致仕是年賂瑾金寶萬計矯旨英居官五十餘
年有戰功欲封英爵下兵部議尚書曹元阿瑾即稱英
功傳會盡錄上英前後首功中律瑾又欲拊衆口下廷

臣再議莫敢異同是年四月封英涇陽伯食祿八百石
與世券數月瑾敗言官交章劾英奪爵繳誥券爲右都
督○陳熊總督漕運劉瑾索金錢不得憾之遂以濕潤
米等項銀爲賍必欲寘之死地李東陽力爭之瑾謂熊
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東陽曰某誠姑息非姑息陳熊乃
姑息陳瑄耳瑄在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
功金書鐵券子孫皆免死豈可盡革傷天下武臣心理
日國初功臣如常遇春鄧愈湯和輩百戰之功今其子
孫俱已革罷陳瑄不曾廝殺有功當代豈足深惜東陽
曰漢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爲第一蕭何不曾
廝殺但因供給餽餉不絕遂以爲萬世之功蓋足食然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四十三
後足兵使當時餽餉不繼雖百張良十韓信豈能切漢
餽蕭何餽餉猶是一時爭戰之功陳瑄通南北漕運每
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世之利也瑾不答竟坐
侵奪民利奪誥券誦成海南至是復爵

詔焚諸與瑾往還書劄文字
是時籍劉瑾家得秦府永壽王爲蓮慶壽詩序中間稱
謂過於甲誦上怒甚欲降勅切責李東陽上疏曰自古
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漢光武平叛賊王郎
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不一省視會諸將燒之曰令
反側子目安歷代相傳以爲故事當劉瑾專橫亂政之
時假托朝廷威福以劫天下生殺予奪惟其所欲中外

臣民誰不屈意待之徐來書信禮意雖於法律有碍但因畏罪避惡多不得已情有可原况王府懿親尤宜優待自非知情助叛法不可赦者其細故小過亦須曲賜包容若指論罪實降勅切責則凡有書信饋送者不知其幾傳聞驚駭各不自安或愧恨終身或遂致失所不可不為之慮今劉瑾罪狀明白已正典刑伏乞聖明洞察廣大涵容將此善詞置之不問并一應文書涉叛逆事情者并行燒燬以滅其跡使人心安帖事體穩當上以為然於是悉焚其往返文字無延及者

論平寘鑄及誅劉瑾功

寘鑄之亂實由仇鉞反正而劉瑾之誅則揚一清之謀也李東陽等奏言旬月之間二難交作悉底平定皆大監張永等之功而永亦自擡為已有一時黨惡如谷大用馬永成陸闇魏彬皆曾以運籌仇鉞封咸寧伯永兄張富封泰安伯弟容封安定伯大用弟大寬高平伯大亮永清伯永成弟馬山平涼伯闇弟陸永鎮平伯彬弟魏英鎮安伯並食祿一千石給誥券世襲李東陽楊廷和各蔭子一人為尚寶司丞楊一清陞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蔭子一人為中書舍人南京御史張芹劾李東陽當瑾擅權亂政時禮貌過於卑屈詞旨極其稱贊及他人奏誅瑾則擢功受賞不顧名節東陽引疾辭不允命魏彬掌司禮監事

劉瑾雖誅而政權仍在內臣。彬既掌司禮監。失大政而馬永成等又素有旨。凡朝廷大事。須彬等同議。瑾所行亂政。雖奉明詔。令各衙門。查革改正。而其流毒尚在。彬永成等。繼之濁亂。朝綱。賞罰。乖宜。山東河南北江西四川諸處。盜賊。蜂起。而天下。不勝。煩擾。矣。時張永欲矯劉瑾奢僭之弊。以窮苦魚菜四字為題。索詩。李東陽。楊廷和等。各作長篇。以獻。東陽為窮字詩。析點畫為句。極工巧。永大悅。命工刊印。傳之。未幾。流賊。殘毒。中原。人以為窮苦之應。

革寧府護衛。罷工部尚書畢亨。起曾繼復為工部尚書。畢亨請毀劉瑾原籍陝西祖墳。且云內官修墳。不係舊例。宜悉革。罷魏彬等大怒曰。洪武禮制。豈有文官修墳例耶。遂矯旨。劉瑾祖墳不必拆毀。畢亨致仕。

九月召南京吏部尚書梁儲為吏部尚書。以吏部尚書掌詹事府劉忠並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進楊廷和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劉忠少傅兼太子太傅。梁儲少保兼太子太保。並武英殿大學士。以陶琰為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江北。霸州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作亂。

京師之南。固安永清霸州文安等處。京衛屯軍。雜居其地。人性驕悍。好騎射。往往邀路劫財。輒奔散不可尋。人號為響馬賊。正德間。內侍得寵用事者。劉瑾陝西興平。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編年類

縣人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等皆霸州文安諸處人大盜劉七等嘗因內官家人混入禁內至豹房觀上游幸之所及為甯果所逼遂聚眾拒捕瑾誅果亦得罪係獄當時若遣驍將五人各統勁兵一千分路而出聽其便宜襲捕惟以平賊為功不論首級多寡不過旬月而平矣時兵部尚書王敞不通政務止行有司擒捕已獲姦名收安肅縣獄劉七等十餘人劫去旬日之間聚至數百所至窮民響應增至數千敞束手無策

冬十月致仕吏部尚書許進卒○十一月致仕南京國子祭酒章懋為南京太常寺卿辭○陞傅珪為吏部右侍郎○致仕禮部侍郎掌國子祭酒事謝鐸卒○二月尊大皇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四十六

太后王氏為慈聖聖康壽大皇太后皇太后張氏為慈壽皇太后○致仕參議賀欽卒學者稱為醫閻先生

辛未六年春正月改戶部尚書楊一清為吏部尚書召南京吏部尚書孫交為戶部尚書以喬宇為南京禮部尚書

○巡撫四川副都御史林俊平江津賊
四川江津賊曹甫作亂稱順天秦王攻圍縣治殺分

巡按察僉事吳景都御史林俊調兵討誅曹甫賊平
二月起致仕副都御史邵寶為戶部右侍郎○二月賜進

士楊慎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劉忠以省墓還尋致仕

忠性峻少通行方寡合是春累疏辭疾未允強起主會

試事竣竣即省墓已得請陞辭去上一日蒞會試錄所刻文字差誤處以示李東陽蓋中官有諳之者矢忠抵家聞之遂疏乞休

夏四月江西盜起命右都御史陳金總制軍務右副都御史俞諫提督軍務討之

先是江西諸郡盜賊起贛賊犯新淦執叅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碼碯寨華林賊破瑞州既而撫州東鄉饒州桃源洞等處賊亦作亂金等奏調廣西田州東

蘭等處狼兵合征之

章懋陞南京禮部右侍郎辭致仕○五月致仕大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大夏卒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四十七

大夏平生不以勢位自居所至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遇事有當行未嘗先洩有疑未明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尾書名以故所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力不相欺負功名富貴子孫福澤泊如也嘗預作壽藏東山陽記曰予嘗見士大夫家子弟愛其父兄者俟其身後必求名儒大筆鋪張行業以誌于其墓作國史者或慮而采之予無似承祖宗世澤竊科甲官祿前後四十年在家在邦無一事可述者後人私所親謬言以誤名筆縱可欺人獨不自愧于地下也耶用是述平生履歷書而勒諸石付兒祖生等藏之以俟他日其詞雖俚其事則核予心安焉大夏嘗曰居官

以正已為先所謂正已不特當戒利亦當遠名李東陽曰東山乃昔人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為者也卒贈太保謚忠宣

命惠安伯張偉為總兵官副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帥師討畿輔賊

劉六劉七齊彥名等賊勢日熾有趙風子名燧者霸州文安縣生員有勇力好任俠先是劉六劉七劉三齊彥名邢老虎楊虎等攻掠文安燧偕家屬避賊立水中賊劫其妻將汗之燧怒奮往殺傷二賊為劉六劉七所擒因降為盜於是燧與劉三楊虎邢老虎為一夥分掠河南劉六七齊彥名為一夥分掠山東遂破泰安燒東關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四十八

攻萊蕪秋七月己酉朔千餘騎破齊河城燒官廨倉庫殺虜莫計庚午千騎破高唐攻囚殺虜又三百騎破禹城燒官舍及安仁新寨二處劫民辛亥七百餘騎破東光燒殺虜掠壬子破吳橋燒官民居殺虜又千餘騎圍夏津燒民舍千餘間分劫鄉村次日復攻城沿途殺掠莫計甲寅三千騎攻南宮城燒官宇庫獄劫囚乙卯千騎破新河知縣董昌戰傷丙辰攻冀州劫倉庫放囚燒官民居擄掠吏部尚書楊一清建議推用大將征討及文臣有才智者提督軍務乃舉巡撫大同副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惠安伯張偉為總兵官同征流賊所領京營人馬皆不簡閱中錫書生次効龔遂化渤海

盜事招撫解散張偉統袴之子亦不知兵既出兵中錫遍徵諸路榜示劉六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捉與供飲食若聽撫待以不灰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見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園兒駐兵劉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日今內臣主事馬老爺豈能自踐其言乎潛使人至京師探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掠金銀輦載至京饋權倖求赦不得遂大肆劫掠衆至數萬

以巡撫陝西右都御史陳壽為南京刑部尚書致仕○起李夢陽為江西提學副使○調南京刑部主事王守仁為吏部驗封主事○名編修何瑋復任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四十九

何瑋以長揖忤劉瑾調外任乞致仕至是調復翰林編修

加洪鍾太子少保陞林俊右都御史章副都御史

洪鍾以總制至四川與林俊議多不合軍城牽制每不得速進討藍廷瑞等招集散亡勢復大振攻燒營山縣治殺僉事王源洪鍾乃會林俊督四川兵陝西巡撫御史藍章督陝西兵及徵湖廣河南兵分路進勦鍾俊親監督之湖廣兵先追及於陝西石泉縣熨斗坦賊見官兵追急求招撫令至四川東鄉縣金寶寺聽撫鍾給榜示并檄召廷瑞等約日出降賊意在緩師延至六月十四日始至信地依山駐營廷瑞本怨俱不出但使

人來言欲得營山縣治或臨江市駐其衆方出見且要
取旗牌官爲質鍾等俱許之鄢本恕來見回營藍廷瑞
始復來見且降且肆殺掠仍於松樹埡劫擄民家計欲
脫走官兵分七哨周匝防守巡邏甚密不得間賊勢窮
漸潰散十五日廷瑞以所掠女子詐爲已女嫁與領兵
土舍彭世麟爲妾以結驩世麟白軍問受之遂邀賊首
至營宴會鍾令廷瑞所親鮮于金說廷瑞及本恕於十
六日帥諸賊二十八人同至彭世麟赴宴伏兵盡擒之
衆聞變遂大潰四出奔軼山谷鍾等遣諸路兵分道追
剿之擒斬溺死并俘獲婦女老弱騾馬兵仗甚衆未盡
者許自投首撫之惟從賊首廖麻子未獲捷聞陞秩賞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五十

日本遣寧波叛民宋素卿來貢○巡撫四川右都御史林
俊乞致仕許之

江津賊曹甫餘黨方四任鬚子擁衆走碁江入思南石
阡等府數月之間復猖獗方四僞稱總兵任鬚子僞稱
御史餘賊首二十餘人僞稱評事等名六月貴州兵敗
之于思南播州兵敗之于三眺諸處先後擒斬三千餘
人賊由貴州復入四川欲至江津復仇八月賊攻南川
馬頸雀子崗等關官兵禦之又攻東鄉永澄潛諸處羅
狗兵禦之賊遂越關入碁江境聲言欲取江津重慶瀘
州叙州以攻成成都遠近震駭林俊駐江津檄副使何珊

都指揮鄂慶帥兵由合江進副使李鉞知府曹恕帥兵
由江津進攻九月十四日賊攻江津會石砬兵至
并力禦之賊敗走追至合小坪破其四營十八日賊以
八千人昇攻且復攻江津後遣李鉞曹恕督西陽播州
石砬等兵分三道迎擊之賊敗追至高觀山斬首五百
餘級俘獲二百餘人官兵乘勝追擊賊乃拒高下石兵
不敢近二十日李鉞督將校分兵爲六哨由大埡小
埡月埡關並進直衝高梁賊不能禦六哨皆令破其中
堅斬賊首任鬚子等賊大敗追殺三十餘里斬首一千
八百餘級生擒方四妻妾俘獲幼男婦女三千四百餘
人餘衆墜崖壑填塞沱溪等河三四里許奪獲驢騾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五十

馬四千五百有奇賊遁走土兵乘勝追剿又殺二百餘
人方四并餘賊二千餘人俱遁入思南境內捷聞林俊
等賞各有差時宦官用事各邊征勦必以其弟姪私人
寄名兵籍冒報功次陞賞後一切拒絕不許權倖惡之
且與總制洪鍾議論多不合因乞致仕疏上忌者謂盜
已平內批卽允之臺諫疏留不報蜀人號哭追送後去
方四餘黨復熾又賊麻六兒倫思倖駱松祥范藻等相
繼倡亂內江崇慶之境駭然踰年不能定矣

改兵部尚書王敬學通政司事調刑部尚書何鑑爲兵部
尚書

時流賊日熾言官論敵不職遂改敵以鑑代之

逮張信馬中錫下錦衣衛獄

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劫馬都堂家房屋財帛由是謫騰謂中錫恐賊害已私家玩寇殃民遣錦衣官校捕中錫張信下獄論罪斬後中錫於獄中張信革爵閑住

冬十月賊破棗強縣知縣段豸之

丁巳劉六劉七齊彥名楊虎諸兇并集以二千騎屠棗強劫倉庫獄殺燒慘毒官民吏商死者莫計知縣段豸死之

命大監谷大用總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以伏羌伯毛銳為平賊將軍充總兵官帥師討賊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五十二

先是馬中錫等討賊無功中官遂謂此事非書生所能辦乃以太監谷大用為總督侍郎陸完為提督伏羌伯毛銳為總兵兵部尚書何鑑又奏命陸完帶領主事田蘭等招募民兵大擾地方又奏調宣府游擊將軍許泰郤永大同總兵張俊游擊江彬人征內地俱聽谷大用陸完節制令谷大用陸完居中於臨清住劄當時所統兵萬餘亦未簡閱完本庸劣銳已衰老谷大用擁衆自衛高坐堅城行至真定所屬地方遇劉七等交戰大敗損折官軍喪失輜重無算且失將軍印適許泰領兵至抹援毛銳僅以身免

逮山東巡撫都御史邊魯真定巡撫都御史蕭紳下獄除

名

憲等撫馭無方遇賊失機故兵部奏逮二人下獄除名為民且著為令凡州縣官被賊攻破城池比守邊將帥例抵死

陞山東樂陵知縣許遠為武定兵備僉事

時流賊劉六劉七等狂欲方熾遠預築城浚隄踰月而成募募士千人持大挺隨賊向往突擊人馬俱燬賊不敢近境以功陞山東按察僉事整飭武定兵備賊攻徐宿等州靈壁虞城等縣官兵及賊戰于白龍王廟小黃河賊楊虎以舟覆死

時游擊將軍許泰敗賊景州郤永敗賊阜城燧等奔蒙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五十三

山副總兵李瑾遇賊戰敗賊得我神器盈甲及蟒衣虎燧衣蟒衣至沂州楊頭管四通等皆歸賊賊勢轉熾破靈山衛及日照諸縣攻徐州不下至宿遷淮安知府劉祥率兵逆賊不戰自潰溺水死者無算祥被執縱還遂渡河擒高郵指揮陳鵬攻靈壁知縣陳伯安出戰被執攻宿州不能破焚其西關欲降伯安不屈劉三欲殺之燧止得釋攻破永城夏邑虞城盡焚居民執虞城知縣釋之攻破歸德州守備萬都司率眾追至亳州武平衛指揮石堅率兵千人僧兵三百人邀戰皆敗殺僧兵七十人至白龍王廟渡小黃河穎兵營河上虎憤率壯士七人奪船渡河與戰官軍以土石擊覆其舟虎

成燧等共推劉三爲主

鹿邑人陳翰降賊偽推劉三爲奉天征討大元帥趙燧爲副元帥翰爲軍師長史

太和官民潰散副總兵白壬兵至劉三率五千餘人與戰殺官軍千五百人奪我神器七十攻破霍丘殺萬人執都指揮潘猗釋之殺都指揮王保至鹿邑鹿邑潰散執守城千戶有陳翰者自稱兵部主事乞爲劉三兒至新蔡致仕張知府率眾遺劉三金帛萬計得不攻當是時河淮南北官吏望風遁諸將利虜掠戰不力賊勢日盛燧劉三等妄欲舉大事與陳翰齊謀兵無主必亂共推劉三爲奉天征討大元帥燧更名懷忠稱副元帥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五十四

小張永前軍管四後軍劉資左軍馬武右軍邢老虎中軍並稱悍悍陳翰爲侍謀軍國元帥長史其餘皆有名號分二十八營應二十八宿各樹大旗爲號置金旗二大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又造鈞牌令所至官吏修道路橋梁備芻糧酒肉供軍逆降者秋毫無犯拒敵者寸草不遺十二月命右副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以咸寧伯仇誠爲平賊將軍充總兵官帥延綏榆林諸路軍馬討賊○賊破上蔡縣知縣霍恩夙之遂破西平縣知縣王佐夙之復破裕州同知柳采夙之賊至上蔡知縣霍恩指揮李某拒守賊破其城殺霍知

縣殘其尸至商水知縣降至西平知縣王佐拒敵被執

罵不絕口賊支解夙至舞陽破其城劫庫釋囚囚有僧德靜僞稱唐府官人子因留之至葉執知縣唐天恩及學官釋之俄爲諸細賊所殺攻襄城襄城人饋銀馬不攻攻破黠縣僉事孫鑿齋黃梅撫賊燧復書曰羣姦在朝舞弄精神濁亂海內誅殺諫臣屏斥元老乞皇上獨斷梟率奸之首以謝天下斬臣首以謝羣奸營中見撫榜逃者百餘人賊有掠縣令妻子者燧殺之攻破梧州殺都指揮詹濟等數千人劫庫釋囚唐王遣人謂燧曰德靜非我子任若等殺之攻唐縣不能破魏賊鞍轡二十副燒民居去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五十五

以禮部尚書賈宏燕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加楊一清少保兼太子太保○陞吏部左侍郎傅珪爲禮部尚書時吏部尚書楊一清方得時名士皆趨附善招援外號乘直陰實樹黨通魏遺珪數爭其不公一清不堪越次陞禮部書實達之也時東陽與一清各相結托而東陽婿爲儀制郎中前尚書遇郎中厚恣其爲嘗呼其字而不官珪乃因其廢法數咎責其吏胥郎中求遷他曹避去○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王外廷無敢諫會番僧奏討田百畝爲大慶法王下院珪因劾僧曰法王何爲者至與尊號並例大不道當誅有詔不問其妄求亦止優人臧賢者有寵頗能軒輊榮辱人縮紳或趨附之因請

改牙牌製如印文爲方者珪不可名老優更事者詔曰爾優敢亂法爾寵可常保否果爲此爾禍無既矣優乃戢而聽命

陞孫需爲南京工部尚書○以蔣冕爲吏部右侍郎

壬申七年春正月黃河清自清河至柳江浦清五日○召毛銳還

毛銳敗績於真定罷其總兵名回京以與谷大用同事遂不問其失律喪師之罪但令其歸第而已

陞提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爲右都御史

先是楊一清建議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顆者陞一級時劉六劉七齊彥名等雖擁衆數萬然多擄掠脇從之徒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五十六

其親信驍勇善騎射者不及千人官軍每追及賊首驅脇從良民與官軍對敵并棄所掠財帛奔逸而去官軍爭取財帛及斬獲脇從首級屢報捷音降勅獎勵論功陞賞谷大用陸完得獎勵十餘次前後報功萬計而正賊無一獲者甚至賊已過而官軍遇平民亦殺之以報功大同游擊江彬過冀州人人家殺二十二人有司申狀谷大用陸完皆不問大用等復奏帶棍勢子弟僕從數多坐冒功級日費廩餼自出師芻糧猶嘗至費太倉銀二百餘萬兩府庫爲之虛耗

前少師吏部尚書馬文升卒

是年文升卒年八十五贈太保諡端肅文升立朝五十

餘年以身殉國不避艱險凡有大議衆莫敢決文升至一言而定性介持法言笑不苟華後舉止嚴重修飾備貌望之知爲異人居官重名無偶雖位極人臣名聞夷夏其然不敢自居至於進退利害屹然如山不可搖奪

遣太監陸門監諸營諸軍計賊○罷禮部尚書傅珪

時問以陸完等計賊未有成功乃立監鎗名謀出統軍命下多官議可不衆俱忤中肯意觀者依違不決珪奮然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冒功者多致失軍士心賊勢方熒民譁然思亂禍且夕及宗社存僭處不償身諸公唯唯將何待乎明日竟遣問監鎗傳旨令珪致仕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五十七

江西南昌知府李承勛擊破華林賊遂擊馬磯束鄉等寨賊皆平之

時陳金檄副使周憲等分兵三路討華林賊憲帥兵進其二路兵失期不至憲與賊戰獨深入山谷峻險賊憑高發礮石下兵敗憲被執歿之子泮從征見父被執躍馬前救之中流矢歿賊勢大猖獗事聞 朝廷贈憲官謚忠愍仍旌其子孝烈乃命給事中黎奭往勛功罪金檄按察使王秩南昌知府李承勛督兵勦之勛招有降賊黃奇真麾下有智畧任用之人謂勛宜防不測勛益親信令宿帳中奇感奮誓以效報勛乃令奇入賊寨說其黨多來降者與約期令俟報至期承勛令土酋入營

選精兵五百人夜具其至山下勅令黃奇密入寨誘所
與約降者來既見復繼之去令為內應勦乃與猛帥五
百人夜啣枚登山暨重險上黃奇與數人前導至壘羣
賊方解睡直夜者擊三更奔拔柵帥衆入五百人奮力
斫之內應降賊亦合勢夾攻賊倉卒不知所為求甲仗
皆不得斬首三千餘級衆奔出壘東夜逃匿山谷俟
曉搜諸山又斬獲千餘人華林賊遂平於是移兵擊碼
磯寨東郡賊皆平之

一月賊掠襄陽破泌陽官軍及賊戰于西平大敗之
邢老虎病歿趙燧等併其衆十二萬騎五千轉掠襄陽
樊城襄陽隨州新野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僅以身免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五十八

命劉士節之曰使吾手誅此賊天下進攻鉤州不
克賊當聲言欲屠城趙燧以馬文升家在園中引衆去
之至西平與官軍戰大敗賊歿二千餘人奔鄆陵焚掠
而過至新鄭鄭州攻城不能入遂至滎陽地水破其城
至偃師遇姚總兵夾河而陣燧率衆過河我軍潰散殺
毛葫蘆百餘人

延綬榆林官軍及賊戰于河南大敗之迨至六安定遠賊
復收

賊至河南府遇榆林官軍迎戰賊大敗官軍追至河劉
三奮勇殺都指揮及其下四十餘人至汝寧通湖廣土

軍又殺上軍數十人駐未華鎮官軍追過河與劉三戰
我軍敗賊至六安州官軍追殺五百人至定遠賊又敗
復至六安劉二率衆萬人走商城
賊寇邳州知州周尚化等拒却之

是年春正月丁未朔劉六劉七齊彥名自文安而下所
過殺官兵劫倉庫掠婦女備極慘酷二月甲申
至宿遷屯小河口欲劫船而渡指揮周正禦之不能前
退往桃源屯于城子河辛卯劉六劉七齊彥名及毛老
人等一萬七千徒掠邳州之加口集遂由贛榆過郯城
辛丑復擁衆寇邳州去城二里許駐營賊皆白衣補滿
郊野以八百餘騎二百薄城官軍遇其隘施弩礮賊退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李九

周城及外土城水口通賊路處知州周尚化等提兵拒
守賊拔營踰距山去彥名黨劉宗禮來降至城下解甲
日陳云本霸州人充騰驥右衛勇士與兄宗義被掠皆
不肯為賊用常被撻又言近有河南楊虎餘黨遺書欲
來合羣共犯南京等因

夏四月官軍與賊戰于高陵坡古縣集大破之賊馳至河
西務復越臨清而南

三月壬寅彥名等二萬餘徒屯於扶溝之南關以二百
餘騎掠本縣之五口癸卯六七等過呂梁燒了部分司
巡檢司房村驛民房艦皆作煨燼殺稅課局大便崔綸
餘殺者無算甲辰官軍破賊於滕之呂孟社斬首九

百賊敗趙徐。官軍追襲三月已酉。師集于邳之郭家莊。探賊屯馬古城營。夜半師行。庚戌旦遇賊眾五千。官軍奮擊。賊相却且戰且走。至魚頭集破之。斬首百五十。有奇。奪回虜眾數百。癸丑賊自劉馬莊東奔登州海套。雖屢衄。隨所在宵聚。寡而復眾。四月初。河南賊來寇定遠。六安哨騎亦躡巢穴。營偏陵。寢丁丑。官軍與六七名等。大羣。遇於高凌坡。古縣集等處。諸軍奮擊。破賊大破之。斬首二千三百。及傷死者三千有奇。俘百有奇。而壯散又千餘。諸酋渠殆盡。六七名獨挾。三百餘騎皆極驍猛。潰圍而逸。聞道馳至河西務。其勢無前。京師發兵皆出。莫能禦賊。復越臨清而南。庚子至邳之新安。迺還。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六十一

馬家淺雙溝。頻欲渡。不得。癸卯復由靈壁西南而去。

夏五月武昌軍趙成擒趙燧。檻送京師。伏誅。

燧欲還六安。適管事張通率二十來歸。至潁州。楊虎下。

廸郎二千餘人。又來歸。至鳳陽。投書叢蘭都御史。約降。

不果。屢與官軍戰。敗。陳翰遂降于仇總兵。劉三被射。死。

燧知事不成。至應山。奪度牒。削髮詐為僧。且投江西賊。

覓渡舟。遇武昌軍趙成。擒之。解京。伏誅。

閏五月賊殺湖廣巡撫都御史馬炳然。

五月丁未。賊劉六等渡棗林。庚戌夜渡邳。纜三百人。遂奔河南。從光山。確山。奔上湖廣。乘馬登舟。沿江掠聚。其

黨復盛。至七百人。乙丑賊至陽。遭團風。丙寅湖廣巡撫

都御史馬炳然攜家赴官。賊遇之於爛泥鋪。脅與俱至。南京。馬怒罵之。遂遇害。屍其家人。既而劉六為風折檣。擊於水。其幼雛數人亦死。唯劉七彥名。沂沭劫掠。賊沿江東下。犯鎮江。通泰等處。退棲狼山。復溯江西九江。安慶等處。仍東下。掠常州。江陰等處。再泊狼山。

閏月已丑。劉七彥名等與眾東下。突來瓜州。殺掠過。稱

泊於通州之狼山。常熟之福山港。遂凌駕江。而縱橫山

下。通泰如臯京口。濱江之區。咸被剽殘。六月朔日。以後

劉七彥名在江。不安舟居。日上通州。游掠與其黨韓三

等。謀得馬。竄亂淮北海州。辛亥乃趨海門而上。甲寅復

越瓜州。過南。丙辰過采石。泊蕪湖之月子河。庚申在海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六十一

門之東。七里港。謀入海。由張網海口。深入裏河。不果。又

泊隸上。乙丑在斷腰。遂自湖口。縣乘風而西。寇南康。迤

邇。斬黃。登光州。因始還。乏九江。安慶。七月已卯。至石炭

河江口。遂往銅陵。時陸完自臨清馳至。江上都御史張

縉。王鎮。叢蘭。俞諫。及副總兵時源。各分兵守要害。賊復

沿江東下。越瓜州。蹂周家橋。歷孟瀆。下港。掠常州。殺常

州守李嵩。遂犯江陰。殺縣丞余凌雲。丁亥。仍泊狼山下

八月。颶風大作。賊劉七溺水。死。齊彥名為游兵所誅。遂旋

劉七等仍泊狼山下。其黨以失地利。相尤。或潰逃去。劉

七與其妾丁氏。阮氏。競二婢。乘劉醉。逸入通州。守兵執

之丁丑賊令狼山寺奴持書來索婢不與遂率眾二百餘來攻我軍擊之敗退入船是夕太風發舟數撇播盡夜不息風烈甚數十年所無賊船皆解散飄墮僅存八船其衆顛踏不支賊在船不能坐臥自相擊撞嘔世臭穢狼藉互相怨詬已有自戕之謀蘇人有應募敵計用火攻其名水老鴉蒺藜及火於燬矢中發之又爲具形如鳥喙持之入水以喙鑽船而機發之以自運轉轉透船可沉試用之已破一船乃米舸不曾傷賊退將復爲之賊檢察知之謂江南兵能水中破船是神兵也益駭絕乃登山圍聚或下崖散遁輒爲通州諸處守兵所感通州最與賊切密而守吏亦特嚴整壬辰夜三更副總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六十二

劉暉帥遼東兵千總官任璽帥大同兵游擊卻永帥宣府兵與諸從校並進癸巳與守兵齊集未刻與賊戰我軍聲震天風火交熾賊披靡躋山顛古垣馮高控險鎗矢无石兩下糜戰賊初不識山路火勢旣偏僧行居人逸出賊或從之上下得路而我軍方奮勇四前日加申劉副總引其部將張椿蕭澤高雲李春美饒徵等誓歿決戰分軍爲三劉在山北卻在山南皆戴盾蹶行而上手施鎗礮且上且攻盾上矢集如蟬將士有被數箭歿數人者不退遂奪其垣賊墜崖歿者無數其餘先已具舡艇山下以備竄逃至是竟嬰谷下山欲上船而船中人已滿不容入進退無地劉副總兵列崖下百矢齊

發官艦中驟失并集劉七勢急遂赴水而歿彥名爲宣府游兵十旗張鑑取首劉副總兵擒斬餘賊賊沉水賊級有逸而北者高雲追斬之皆盡已夜息兵甲午旋

師

論平流賊功封大監谷大用第谷大寬爲高平伯陸閭弟陸永爲鎮江伯成寧伯仇敏進封爲侯陸完加太子少保取回院掌事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歷一子爲鎔才備正千戶

其餘權勢所托奏帶之人以首級論功陞授都督錦衣都指揮千百戶者凡千餘人大抵正德年間各處軍功之濫其弊有三奏帶之數太多紀錄之次失實武選之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六十三

法畫壞鎮守官奏帶例該五名今則領兵奏帶至三四百名者有之往往安居京師寄名邊方故有一人而數處奏帶一時而數次獲功其不在斬馘之列又復巧立別名或曰運送神鎗或曰齋執旗牌或曰衝鋒破敵或曰三次當先或曰軍前效勞紀錄之地旣無審覈之公銓選之司又無駁勘之實其改正重陞併功加授之類私謀巧術弊出百端難以枚舉
冬十月進楊廷和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梁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費宏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召邊將江彬等入京師
江彬蔚州衛指揮使驍勇狡險狠忍不可測時從宣府

總兵官張俊征流賊于山東善戰頗有功班師入京賂錢寧引入豹房得見上杉機警善迎人意上喜留侍左右時出奸謀熾惑陞左都督冒國姓為義兒時在上前講說兵事因請畫調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精兵入京練引入六內操練統外四家又罔上振耀國威創西官廳為都督○上欲調邊兵遣司禮監與谷大用同至內閣議行李東陽等力辨以為不可府部科道文章諫沮不聽復遣司禮監文書房官至閣促令擬旨乃上疏曰臣聞有敝密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充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臣惟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急事乃可互相應援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六十四

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難保必勝恐損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外倚恃強勢占住房屋索要免警疑三不便也京軍出外倚恃強勢占住房屋索要錢物需索酒食強買貨物姦污婦女將一護短而不肯禁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狎恩恃愛傲視軍民蔑視官府小則怠玩大則違法治之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遠邊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煖之不相宜或盤費供給之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用行旅布疋之外必須膏糝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為糜費無紀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替無有寧息倉卒之際或更起于道途靡倦之餘或忠生于時

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國中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既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凡此一事五府以為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為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為不便臣等居輔導之地若阿諛曲從則獨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塞責矣翼日竟以內降傳旨行之

十一月罷四川總制洪鍾以右都御史彭澤總制四川軍務時麻六兒等賊久不能平巡按四川御史王綸劾鍾縱寇殃民故以不職罷

十二月內閣李東陽致仕○致仕都御史艾璞卒○癸酉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六十五

八年春二月以儲璫為南京吏部侍郎卒○真帖木兒還吐刺魯番
七年冬令哈密三都督奄克孛刺寫亦虎仙滿刺哈三送真帖木兒西還春二月三都督至哈密奄克孛刺不肯去寫亦虎仙滿刺哈三送至土魯番
江西桃源崗賊執叅政吳廷舉尋討擒賊酋以出時桃源賊作亂數年費以萬計而賊益熾廷舉自雲南副使陞江西叅政發憤欲設謀平賊乃往撫諭解散反為賊所留劫以威不為動久之伺得賊中要領誘其左右有謀勇者使執賊酋以出遂率官軍進討

夏六月陞王瓊為戶部尚書○江西桃源賊平總制陳金

奏立東鄉萬年二縣分治地方撫安人民

桃源賊聞官兵至頗懼議降按察使王秩欲受其降已有納款者議者以賊反覆不可信欲乘兵威撲絕取來降者殺之賊遂大亂棄巢寨奔突四出衝掠徽州衢州等處皆為官軍所擒地方以平

秋八月拜牙即叛降上魯番滿速兒遣人誘哈密

拜牙即淫暴欲與奄克李刺叛中國姓土魯番滿刺刺不從自哈密奔肅拜牙即棄城走入土魯番滿刺兒令頭目火首他只丁與寫亦虎仙滿刺哈三入哈密取金印火者他只丁又令哈密都指揮火者馬黑木等至甘州索賞哈密諸酋譯書言拜牙即棄國從番乞即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本六

差人守哈密巡撫趙鑑謬謂滿速兒忠義令火者他只丁寫亦虎仙滿刺哈三守城勤勞差撫夷官送土魯番諸酋金幣二百撫夷官繞至哈密滿速兒率眾亦至分據刺木等城真帖木兒又言河西大饑窳人歿亡且半甘州城南黑河可引灌城于是滿速兒及火者他只丁牙木蘭虎力奶翁寫亦虎仙滿刺哈三日夜聚謀侵甘肅番文索金幣萬萬還我哈密否則即插旗甘州門牙木蘭者本我曲先人與寫亦虎仙等專伺我虛實外挾強番內要厚賞自京師至甘肅徧置奸細巧為交結肆行反間然亦專與哈密為讎未敢窺嘉峪關也
冬十月虜入宣府寨○以都督朱寧掌錦衣衛事

寧本內臣家人姓錢有寵於上賜以國姓復立皇莊五處

一在昌平州樓子村一在靜海縣衛河兩岸一在清縣孫兒莊一在安州驕馬廟一在清苑縣高莊社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本七

昭代典則卷之二十五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訂正

金陵周曰校刊行

武宗毅皇帝

甲戌九年春正月乾清宮災

勅曰朕恭承

天命嗣守

祖宗成業夙夜孜孜圖勉治理乃正德九年正月十六日乾清宮災朕心驚惶莫知攸措殆以敬

天事神之禮有未能盡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一

祖宗列聖之法有未能守用舍或有未當刑賞或有未公征斂太重有傷民財工役繁興有勞民力譏諛並進而直言不聞賄賂公行而政體乖謬奸貪弄法而職業多未能修撫勦失宜而盜賊尚未見息有一於此皆足以傷和致災靜言思之悔悟方切爾文武群臣受朕委任義均休戚各洗心改過痛加脩省事關朕躬及時政關失軍民利病宜直言無隱庶俾朕有所脩以答上天仁愛謹告之意故諭○越日復下寬恤之詔曰朕恭承天命統治萬民夙夜孜孜恪遵祖訓惟以敬天勤民為首務期于民物康阜天休滋至願以晏安易濶舉措手方未合天心致生災變五行愆度千里蜚蝗隕霜兩電

之非時地震天鳴之迭見水旱相繼飢饉荐臻人民困窮盜賊充斥兵馬之調發騷動遠近芻粟之轉輸役及婦人疲羸餓殍道委溝壑戰鬪死亡身膏草野勤勞或未盡甄賞義烈或未盡表揚邑井蕭條室廬焚蕩流者無所寄命歸者無所安居加之姦吏舞文貪官黷貨優恤之旨每下而廢格不行蠲免之令屢頒而催科如故朕處深宮之中念慮有所未周見聞有所不及以致民隱不能上達恩澤不能下流官民乖隔道路怨咨禍變可虞上天示警乃于正德九年正月十六日復有乾清宮之災累朝經營一旦煨燼望之感額言之痛心九廟震驚兩宮憂切凡我臣民罔不疑懼咎徵所自實在朕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二

躬虔禱天地宗廟社稷山川踴躍敬畏圖惟自新復諭令群臣同加脩省極陳時政以異消彌禍端仰答天譴尤念天之視聽皆自我民民心獲安天意乃順特稽舊典用布新恩以惠下民固我邦本將以延宗社萬年無疆之休○吏部尚書楊一清上言五事其一謂視朝太遲其二謂郊祀太慢其三謂不宜創梵宇于西內其四謂不宜調邊兵于禁地其五謂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言皆剴切時不能行
總制都御史彭澤討四川群盜平之○二月帝始微行○以典誥劾禮部尚書靳貴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三月賜進士唐皋黃初蔡昂等四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復寧府護衛屯田○夏四月內閣費宏致仕

陸完先為江西按察使獨為寧王所器重嘗曰陸先生他日必為公卿完亦以心附寧王南昌護衛屯田天順間以事革罷後賂劉瑾得復瑾誅復革至是完為兵部尚書王酌酒于地曰全卿為司馬護衛可復得矣全卿完字也自完入內與王歲時問遺不絕王問完欲乞復護衛完答書須以祖訓為言伶人臧賢者有寵于上左右近習張銳張雄錢寧輩及楊廷和梁儲靳貴陸完輩皆陰結之以求固寵臧之婿司鉞犯罪充南昌衛軍寧王令鉞教習江西伶人歌樂因鉞以通于賢每親書寄賢輒稱為良之賢契良之賢字也及是乞護衛釐載金

昭代典則

卷三五

王

器銀寶藏於臧賢家分餽諸權要費宏大言於內閣曰今寧王以金宝巨萬打點復護衛苟聽其所為吾江西無唯類矣陸完知宏必為梗乃密謀于錢寧楊廷和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廷試進士內閣官與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完於十四日投覆寧王乞護衛疏有曰王以典章為言事體重大合會官議十五日中官盧明以疏下閣振音過東閣只請楊師傅到閣諸公不必勞動廷和趨出票旨云既王奏缺人使用護衛屯田都唯與王管業費宏不得知十六日旨出宏言納重賄者何人也廷和與完懼宏知其奸狀會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遂共謀去宏詣宏於上曰宏私鄉里取費初及第

且曰乾清宮災下詔皆宏視草歸外朝廷傳旨以宏被御史余珊劾私其弟費霖選入翰林久不認罪者宏致仕

六月以孫需為南京吏部尚書喬宇為南京禮部尚書○秋八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加彭澤為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總督甘肅軍務經畧哈密

哈密速壇拜牙即走入工魯番土魯番速壇滿速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遣使遺書甘州鎮巡官曰哈密城金印在我與我段一萬將城與他差去使臣速打發出來不來我領軍馬往漢人地方去巡撫都御史趙鑑總制都御史鄧璋以土魯番書聞且言逆虜所求

昭代典則

卷三五

四

不可允乞照先年差侍即張海故事差官往經畧彭澤陝西蘭州衛人也與大學士靳貴同年進士皆大學士楊廷和門生貴丹徒人兵部尚書陸完長洲人同鄉數人皆無濟時才而澤尤鹵莽譎詐乃共為黨比因澤在四川事完回京無缺為澤總督甘肅軍務議曰番夷挾求賞幣不可與差官經畧不可行請命彭澤徵調延寧人馬外迫番夷內逐山賊請劾都督奄克字刺寫亦虎仙等共守哈密又劾赤斤等衛如遇番夷內侵併力捍禦御史張麒上言既有御璋總制不宜復令彭澤總督且澤貫陝西不宜差本貫公幹楊廷和怒撰旨斥責尋外補鳳陽知府後竟黜落又有給事中王江上言治

病者樂無二君奕棋者苟無二帥不宜並用二人總統戎務亦外補鳳翔知府澤自四川來甘州集延寧諸路兵萬餘借戶部銀解銀買馬盜取為賂侍郎馮清專供甘肅軍餉銀費以百萬計適土魯番火者他只丁寇赤斤苦峪諸處殺掠甚慘遣人來甘州遺書曰速送段來澤素鹵莽任情以為番夷好利可以利啗乃故違勅旨坐視殺掠按兵不救遣通事火信馬馴齎段幣二千銀酒器一付同哈密衛都督寫亦虎仙滿刺哈三往土魯番贖取哈密城印彭澤之至甘州也會無奇謀深策惟思以利啗夷贖取城印狀則一分守官足任之矣安用更差大臣經畧哉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五

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通謀寧王誣奏右布政鄭岳除名寧王既復護衛益肆驕橫擅殺都指揮戴宣戮李魏二姓幾千人盡奪諸附王府民廬鄭岳先為按察使每事執法沮之素為寧王所恨及陞右布政而李夢陽亦復起為提學副使寧王以夢陽有文名慕之每以求托詩文交惟既而夢陽與巡按御史江萬實因事相訐奏行總制都御史陳金轉委三司掌印官會勘岳因與夢陽言語相激夢陽遂通謀寧王輒執岳跟隨門子拷掠逼誣岳罪除名

冬十一月加吏部尚書楊一清少傅兼太子太傅

時給事中王昂論劾一清選法不公詔下謫昂一清持

之上章自劾乞留王昂朝廷不聽竟謫昂為伏寧縣丞赴任期月尋轉應天推官昂能不避權貴一清受善竊諫天下兩賢之僉都御史王雲鳳貽一清書曰留王昂一疏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文潞公有此否然介貶數月即復殿中侍御史今王昂即不獲還之青瑣推薦超陞亦在執事筆端耳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灰憾岳正坎壈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反得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身之榮顯可畧而天下指視之嚴可畏一時之快意可畧而史氏紀載之公可畏且用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獎進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頽竊恐有奔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六

趨富貴利達者相見之際非稱功頌德之辭則乞憐希進之語未有以直亮之言達于聰聽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敢布其愚焉一清得書為之悚然

十二月致仕南京戶部尚書雍泰卒命副都御史陶琰總督漕運兼巡撫江北○整理陝西糧儲戶部侍郎馮清奏改西安延綏慶陽等府糧草皆徵折色銀兩解邊葉尚書既變中鹽為輸銀馮侍郎又改糧芻為折色遂致倉場空虛一遇有警輒請發內帑然米珠草桂糶費數倍餒莩無救而邊坐困矣大臣誤國之罪烏乎追哉

乙亥十年春三月楊廷和憂去○夏閏四月以楊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改兵部尚書陸完為吏部尚

書戶部尚書王璿為兵部尚書。慶陽伯夏儒卒。

揚一清曰。自古君天下者。據春秋褒紀詩美申伯。繇漢而降。日寢廣博。顧使之預政干紀。恃恩而驕。顛敗隨之者比比也。國朝禮遇外戚。雖極貴寵。例不治事。故凡姻婭帝室。皆得善保祿位。不失令名。若慶陽以椒房之恩。榮被顯封。列于五等。賜第命服。可謂盛矣。然能循禮畏法。翼翼小心。子姓臧獲。皆遵約束。不敢恃恩。澤為驕縱。門庭間然。若慶陽者。不失為賢矣。

戶科給事中黃重。請久任天下司府州縣官。不報。

戶科給事中黃重。上言。邇來法制屢變。天下司府州縣官員到任未久。往往遷擢。其間又因別項事故。去住不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七

常。夫久於其職。賢者可以責其成功。不肖者難以掩其罪狀。今屢更易。雖有高世之才。年月未久。何由積事。程功。况舊者去而新者代。送舊迎新。費出小民。緣絕簿書。弊生姦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地方不寧。民生不安。皆由於此。不報。

以楊廉為南京禮部右侍郎。羅欽順為南京吏部右侍郎。○以石瑤為禮部右侍郎。○王鴻儒為吏部右侍郎。○命僉都御史王雲鳳清理兩浙鹽法。尋致仕。○召總督甘肅軍務右都御史彭澤回掌院事。

時哈密衛都督四人。奄克孛刺失拜烟答在肅州。寫亦虎仙滿刺阿三在哈密。彭澤遣通事火信馬馴等納幣。

土魯番以寫亦虎仙者。馬里本等。皆土魯番親族。故遣

同往喻之。曰。忠順王不得城印。與了小段子兒。甚麼希

罕。我奏朝廷。蟒衣膝闌。織金段紗羅寶器珍珠。都發與

你。正德十年二月初三日。火信等出嘉峪關。十六日到

哈密。三月初八日。往土魯番。未到澤。即奏河西事。寧乞

休致。奉旨。彭澤待處置。哈密事。停當。行取。京巡按陝

西監察御史燕澄者。直定人也。澤為真定。知府時。相善

澤。因托澄奏言。陝西一省。鄧璋彭澤二人。總統戎務。動

相掣肘。乞取彭澤回京。奏以重大之寄。澤亦自奏。西夷

就降事已寧息。土魯番雖欲侵犯。肅州決不可得。時楊

廷和丁憂去。澤又陰賄錢寧。斬貴陸完等。因燕澄之奏。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八

取澤回京。適都察院缺官。掌印薦澤掌之。催就道。方燕澄之奏也。巡按甘肅監察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之酋長尚爾驕悍。哈密之城印。猶未歸復。遣使講和。大開鎔鑿之欲。要我以難從之事。後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所能逆規。斬貴令陸完寢其奏。澤又奏言。土魯番速壇滿速兒畏威悔禍。已將哈密城池金印獻還。乞將鎮守等官各加恩典。時寫亦虎仙等尚途。未到。土魯番見速壇滿速兒也。陸完改吏部。王瓊代完。乃以馮時雍奏覆。請乞留彭澤在甘肅。候寫亦虎仙等回。處置停當。回京。斬貴等從中沮之。竟不可奪。澤憾瓊始此。澤於閏四月取回京。寫亦虎仙等八月內。方到土魯番。差頭目處

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同來送印取賞十二月初三日方入嘉峪關

梁顏通小王子部落入馬蘭谷塞殺參將陳乾○六月命兵部侍郎陳玉提督桂勇為副總兵帥師討朵顏

成化以來兀良哈雖時通北虜犯邊然亦未敢大為寇

盜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燒荒出塞掩殺邊蠻遂起正

德初部落既蕃陽順陰逆累肆侵盜朵顏都督花當求

添貢其子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迺北以恐中

革蘭台者花當孫也兀良哈朵顏為大部朵顏花當為

貴種花當長子革列孛羅早歿其弟把兒孫驍勇少年

把兒孫通小王子部落入馬蘭谷塞殺參將陳乾朝命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九

侍郎陳玉都督桂勇討之把兒孫遣杜禿等來言請入

貢且獻馬贖殺乾罪又謾言射林孛羅幹兒踏阿刺忽

且旦夕糾諸部大舉入寇令小失合呼扯禿等去我師

亦幸無事遂奏虜退班師

秋七月浙江左布政使方良永致仕

時朱寧倚寵驕貨無厭以鈔二萬擅發浙江十一府易

銀二萬兩方良永上言曰今四方群盜甫息瘡痍未濯

邊塞多虞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為災蠶麥不利

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臣苟隱忍不為陛下言

之則已歛之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矣民心傷則

邦本搖動陛下寧不為之寒心乎臣惟朱寧藉寵以來

陛下之賜予無筭四方之饑遺不貲登筭之中必不少

此又不病狂喪心何乃為此負恩之賊伏乞陛下割備

私之夢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乞急行巡按浙江監察

御史會同鎮守三司等官將已領鈔銀盡給還民別民

怨猶可慰解臣死且甘心如不以臣言為然置之不問

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必蠶食天下肆無厭之求出於尋

常所不料者陛下於是時悔之晚矣疏入朱寧頗懼乃

委過下人遣衛卒追所發鈔而以價銀還之民時寧怙

寵恣橫舉朝無一人敢言者獨良永亟攻之寧憾之不

置良永三上疏乞休以避其害友人黃鞏稱良永此疏

足落權姦之膽宇宙間不可無此一舉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十

八月以毛紀為禮部尚書○虜深入固原平涼殺掠吏民

○冬十月陞河南右布政使孫燧為副都御史巡撫江西

○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寧下錦衣衛獄謫戍瀋陽

時江西桃源賊亂久寧庶人有逆謀世寧上平賊二策

惟勦與撫今素無定見恩威倒施事多轉展賊益無忌

憚惟舊撫者不勦再叛者不撫新起者必撲滅干微持

此三端官有定守民有定志戡戰與農救傷卹困治安

之效可尋崩解之亂可息不然民窮財盡兵連禍結後

患未涯殷憂方甚又恐江西之患不止盜賊最可憂者

天旱日久千里赤地水泉亦竭田禾無收麥種難下來

歲民饑賑救無備省城被火延燒萬室基地所便盡燬

王府債負所責，聞開破家莊田，所逼村落結寨三司官多被鈴束，錢穀刑名奉行府案近者買辦漸行於外府，搔擾遍及於窮鄉，臣恐此不善處則良民不得安生，聚為大盜，臣下恐有隱禍，多懷貳心，禮樂政令漸不自朝廷由矣。寧王懿親多才，豈有毫髮過議，但內外臣僚輔導非法，自因逆瑾得復護兵以來，威勢日盛，上下官司承奉太過，伏乞聖明廣集群臣及江西鄉土有識士夫會議公舉才望服人公忠體國不避權勢不惑浮議大臣一人兼任提督巡撫之責，假以陳金彭澤之權使其統御將帥調度兵食激濁揚清易置官吏興革利弊皆得便宜，其新舊盜賊應撫應勦或先或後悉聽計畫，萬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五

十一

全奏聞區處久困窮民妙選循良曲加撫綏早期休養務使安全更乞溫詔戒諭賢王益崇謙順遠避嫌疑仰遵祖訓止治國內官僚江西藩臬郡縣應有政務專事朝廷奉持常憲無得交私罔上廢法該府更加嚴戢官奄恪守禁例施舍負責惠及貧民莊田基址悉還原業再有稔惡不悛及投充撥置者法司提問如例更乞嚴勅鎮撫以下官欽奉文皇聖旨事例凡遇王府發放事務必須奏准方許奉行庶幾小民有再生之望地方無意外之虞宗室有磐石之固九重舒南顧之憂疏上宸濠大懼徧賂權奸朱寧蕭敬張銳等及兵部尚書陸完都御史石玠坐世寧誹謗妖言離間罪必欲殺之世寧

先是已陞福建按察使乞休未得允歸抵家宸濠徧遣克徒挾上旨捕世寧巡浙御史潘騰附宸濠盡囚世寧家人索世寧甚急會李承勛為浙按察使匿世寧變姓名間道歸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世寧獄中三上書言江藩桎逆朝野皆聞微臣懇愚天日共鑒兩京言官程故充徐文華輩並疏論救諸奸亦懼後事未可知世寧得出獄謫戍瀋陽

十二月癸丑朔日有食之○以廣東右布政使吳廷舉兼兵備副使撫治廣肇諸府○命右都御史陳金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丙子十一年春正月陞南京鴻臚卿王守仁為僉都御史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五

十二

巡撫南贛汀漳等處○二月虜天榆林塞又入宣府復入死平清水社殺掠人畜○夏四月安南陳暹弒其主調正德初黎訥被篡國人以黎瀨庶子調嗣懦弱無為境內盜起群下專權虐政暴征人不堪命至是陳暹及其子昇作亂殺暹奸酋莫登庸及其子方瀛結黎義昭等共推暹弟黎德不請封輒改元光紹暹父子亦據諒山等府稱王改元天應莫登庸妻瀨之妻遂與陳氏分據交地

五月風霾大旱○秋七月致仕大學士李東陽卒

初劉瑾欲害楊一清李東陽力救之一清深德東陽至是東陽病劇知不起一清偕同列梁儲等就邸第問之

東陽以謚為憂。一清等曰。國朝以來。文臣未有謚。文正者。請以謚公可乎。東陽即於床上起頓首曰。荷諸公矣。加梁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內閣楊一清致仕。○以掌詹事府禮部尚書蔣冕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九月土魯番復據哈密。侵肅州。守將芮寧禦之。敗沒。

初彭澤之納賄求回也。都御史趙鑑與彭澤靳貴亦同年進士。澤之賄皆出于鑑。鑑因是亦得轉南京操江都御史。不候代輒離任。陝西左布政使李昆亦貴澤同年。代鑑巡撫甘肅。昆為人尤庸劣。任情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輕狂寡謀。印來以襍幣二百匹付來使亦思馬因。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十三

滿刺及亦思遺速壇滿速兒火者。他只丁。令其送忠順王還哈密。質留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於甘州以制其變。九疇言于昆曰。彭總督當火者。他只丁犯赤斤苦峪之時。曲為撫處。厚加賞賜。被其愚弄。猶模稜幹事。不能身任利害。以主國是。復何面目立于天地間。昆不能違。亦思馬因等回。以質留二夷告速壇滿速兒。怒差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來。占守哈密。差刺火者等來問甘肅消息。陳九疇監禁致死。速壇滿速兒又差斬巴思等來。肅州遺番書云。我幾差人去。為和好。徒監責打如箭射。而不得透。九疇以斬巴思等奸細。捶死滿速兒。領兵到沙州牙木蘭來。瓜州候斬巴思。不遂。遂直犯肅州總兵。

官吏鑄欲自甘州領兵來防禦。九疇以糧乏止之。及是肅州急。九疇令遊擊將軍芮寧參將蔣存禮出兵禦之。番兵鋒甚銳。芮寧全軍敗沒。蔣存禮幾不免。攻破砦堡。殺掠人民甚慘。

冬十月兵科給事中毛憲疏留內閣楊一清不報。

先是一清在內閣。以時事多垂。言不盡用。嘗因災異。自劾。且言用舍違宜。官府異體。賞功太濫。刑罰失中。弊政日滋。疏入。朱寧等銜之一清。乃謝病乞致仕。歸兵科給事中。毛憲上疏留之。謂今天下多事。百姓困乏。四夷交侵。正宜上下一德。高謀治理。在一清當審人臣大義。不宜托疾而求去。在朝廷當惜老成。難得不宜因請而遽。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十四

允詔吏部知之。是月毛憲差往湖廣冊封。及還京。復上疏曰。臣奉命往湖廣。遼府冊封。見沿途老幼男婦掘食野草。僵卧呻吟。死者枕藉。蓋連遭洪水。田地拋荒。而催徵部使方且絡繹而至。日加鞭撻。重以採木煩難。遺害非細。伏望垂憫。勅下該部。速行議處。賑濟督徵使臣。暫取回京。採木等項。稍從寬減。更乞罷工作。以息勞費。節賞賚。以惠困窮。不報。

十一月以黃珂為工部尚書。○是年東昌同知何塘致仕。塘以經筵進講。忤旨。調開州同陞東昌府同致仕。

丁丑十二年春正月。帝獵於南海子。○三月。賜進士舒芬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辛未春貴主會試考官者詆其家人毀謗是春貴在告

尋稱疾愈出典試益致疑言官醜詆致仕

五月以禮部尚書毛紀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六月
已巳朔日有食之○陞毛澄為禮部尚書王鴻儒為吏部
左侍郎廖紀為吏部右侍郎顏願壽為副都御史○召大
學士楊廷和仍入閣辦事○左都御史彭澤甘肅兵備副
使陳九疇並除名

土魯番之侵肅州也甘肅兵備副使陳九疇懼恐哈
密夷人居肅州城者謀為內應倉卒之際驅逐出城夷
衆擾亂都督失拜烟答者進貢自京回九疇疑其為變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五

十五

推捷獄繫久又疑通事毛見等通土魯番皆於賊退後
捶灰斬巴思等皆以為奸細捶灰虎都六寫亦火者撒
者兒亦以為奸細拘繫又以寫亦虎仙知土魯番入寇
不行勸沮及先年許土魯番段一千五百句惹邊患與
失拜烟答皆謀背本國潛從他國以叛逆論報至京師
彭澤大懼密謀于內閣梁儲事未下兵部傳旨差大臣
提督軍務兵部會吏部諸衙門推舉上請儲言于吏兵
二部曰須彭濟物一往蓋澤自知奸欺敗露欲自往彌
縫奏討銀五十五萬兩充軍費先是芮寧之敗巡按甘
肅御史王充暨兵科都給事中汪玄錫等劾奏李昆等
負撫綏之重任味經國之遠而養民之患大損中

之威兵部請勅切責昆等戴罪防禦事寧勘究至是
參差給事中黃臣往甘肅會同巡按御史趙春勘前事
大學士毛紀山東人李昆之姻家黃臣亦山東人春出
毛紀門下貪緣徇私黃臣至甘肅趙春奏言李昆有功
無過乞除其戴罪令吏部推用兵部不從及黃臣至與
趙春勘問依憑李昆陳九疇原案回奏一無異詞兵部
以彭澤李昆前後欺因事跡疏聞乞令法司按實謗罪
毛紀與大學士蔣冕同年力庇李昆票旨令兵部會多
官議吏部侍郎王鴻儒者南陽府人也少時為門諳知
府段堅蘭州人彭澤鄉親堅見鴻儒俊秀教令習舉子
業入學應試遂中解元後出仕因堅以識澤為列頸交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五

十六

至是會議鴻儒托禮部尚書毛澄戶部尚書石介承望
內閣風旨以為大夫出使于外苟有利于國家專之可
也今事須再勘兵部尚書王瓊曰納幣虜庭失信夷人
致貽後患於國家利乎不利乎事已勘明更勘何事眾
多是兵部而無一人為李昆庇者奏上澤罷免為民李
昆陳九疇等提付刑部問侍郎金獻民署印淹滯半年
不成獄刑部尚書張子麟省親回始問成會多官于午
門前覆審彭澤差寫亦虎仙等往土魯番講和送與段
疋後又許增添失信致啟邊釁并李昆坐視玩寇辱國
喪師皆無異詞時楊廷和丁憂方解職蔣冕毛紀票旨
澤已罷免不罪李昆止降級陳九疇為民黃臣趙春謂

外任

秦王請益封壤不許

秦王疏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朱寧江彬及宦者張忠輩皆受其賂助之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太祖高皇帝有令禁茲土不得畀藩封不可聽許上曰朕念親上與之勿距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思念若遂畀地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忤上意怒不可測遂引疾不視事蔣冕亦繼引疾梁儲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於是上震怒令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草上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姦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十七

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不惜但得地宜益謹毋收歛姦人毋多養士馬母聽人勸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與之母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事遂寢

秋七月陞山東按察司僉事許遠為江西按察司副使○巡撫南贛汀漳僉都御史王守仁請提督軍務許之

是時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盜四出劫掠焚官府纂獄囚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相觀望久之積至數十萬宸濠輒與賊通曲護賊又江西南昌致仕右都御史李士實以工詩善書素與宸濠交懼宸濠因其子為傳質及安福舉人劉養正偽談道學矯情不仕頗曉天文兵法

術敏宸濠致深信之王守仁初見宸濠舉宴時士實坐在坐處濠言上政事缺失外示愁嘆士實曰班豈無湯武耶守仁曰湯武亦須伊呂宸濠復曰有湯武便有伊呂守仁曰有伊呂何患無夷齊於是守仁微知宸濠有逆意矣乃上疏言臣據江西上流江西連歲盜起乞假臣提督軍務之權以便宜行事亦防濠也兵部尚書王瓊為地方慮覆奏准允給與旗牌便宜行事江西一應大小緩急賊情悉聽守仁隨機撫勦以故濠反守仁倉卒得以督率諸兵討賊

八月帝幸昌平至居庸關監察御史張欽閉關三上疏諫帝即回鑾○陞廣東左布政使吳廷舉為副都御史賑饑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十八

湖廣○貴州清平苗阿傍阿革等反命湖貴巡撫都御史秦金鄒文盛合兵討平之○九月帝幸大同獵陽和雨雹星隕

江彬許泰等皆有寵於上與上在豹房同臥起遊戲而彬寵尤盛先是屢導上出宮遊戲近郊至是遂出關外九月上幸大同陽和衛城二十七日方獵天雨水雹軍士有死者是夜又有星隕之異明日駕赴大同又明日達賊遂以衆圍和陽轉掠應州而去○南更科給事中孫懋上疏乞急除姦惡以安宗社大畧言自古國家信用姦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彬以梟雄之資懷險邪之志自錄進用以後專事從諛導非或遊街驅馳或擊

色貨利凡可以惑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導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等處遊樂無節輕蕩至尊流聞海內驚駭人聽今又導陛下出居庸關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惹虜寇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當時使各鎮之兵未集狂虜之衆沓來幾何不陷土木之往轍哉是彬在日則為宗社一日之憂疏上不省江西橫水賊謝志山等桶崗賊藍天鳳等作亂巡撫都御史王守仁檄知府邢珣伍文定等率兵分道進討平之○湖廣柳桂賊龔福金劉福興等作亂巡撫都御史秦金檄副使陳璧叅議黃質等率兵分道進討平之○王守仁進討贛州洎頭賊池仲容等平之○陞副都御史○十二月封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十九

江彬平虜伯許泰安邊伯蘇州○改江南巡撫都御史王績撫治鄖陽特聞上欲幸武當諸郡預備供億以萬計有求活虎豹欲以獻者績悉令罷之戊寅十三年春正月丙午帝還京○二月慈聖康壽太皇太后王氏崩○帝復出居庸關遊幸三月還京○夏四月帝至昌平謁六陵遂獵于密雲四月朔上以五行太后梓宮將祔葬因親詣天壽山祭告六陵遂往黃花鎮密雲等處遊幸

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帝還京○六月江西大水○秋七月帝出居庸關歷宣府至大同○虜寇寧夏塞入花馬池大掠秦隴正德間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次阿著次滿官噴太師

牘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夫古之明主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于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焉得而不亂哉伏望陛下以從善為心以聞過為喜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其三曰正名號嘗聞孔子有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凡以名不正之故也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為威武大將軍太師

卷三十五

二十

昭代典則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以陛下聰明智勇上嘉唐虞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顧乃自輕如此奈宗廟社稷何夫陛下自稱為公誰則為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伏望陛下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矣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為獨夫欲與為匹夫而不可得者切為陛下懼焉其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曰罔遊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田春秋譏觀魚終綱目書巡者二十九皆譏也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

犁庭之後百餘年來生聚既繁邊境漸近開平與和東勝河套之地皆為所據自也先火篩之後益輕中國恃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御之不過依險割營以防衝突僅能不亂即為萬全視彼驅掠莫敢誰何虜志日驕我氣日奪自未有與之交戰者其零騎出沒雖稍有俘斬亦乘其隙隙蓋眾寡之勢殊強弱之形異耳幸彼狼貪鼠竊無有他志計日數程不能持久每一大舉晒肉餵馬頗亦勞費若得不償失即懊悔無已是以邊境得苟免焉近年以來虜勢轉橫既連得利心益欲豔而吉囊者復跳梁其間最稱雄黠控弦之士餘二十萬蓋以中國驅掠逋逃之衆竊知內地虛實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三十一

若一旦改慮不為狗鼠之計則近敵之鎮不免外憂供餽之擾或生內變誠不知邊事所終矣。

八月帝在大同○九月帝在大同○冬十一月帝自偏頭關渡河西幸榆林○十一月帝在榆林○十二月帝在榆林

時上日出巡幸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僉欲建儲居守朱寧陰受寧王宸濠重賂方謀入寧垂子司香太廟而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各陰有所主梁儲厲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鎖矣邪謀豈可聽狗王瓊亦正色助言之議遂寢
命僉都御史張潤巡撫順天○命右都御史楊旦總督兩

廣軍務兼巡撫

已卯十四年春正月帝在榆林○二月帝還京○乙酉司禮監太監蕭敬傳旨帝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幸南北直隸泰安神州○丙戌傳旨南巡時上自稱威武大將軍欲以朱彬為威武副將軍扈行命內閣草勅楊廷和等上言大學士毛紀為疏曰此詔一頒中外臣民罔不驚駭切惟人君承天命以為天子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何為假稱威武大將軍國公名號無故自損下同臣庶天地易位冠履混淆名義乖謬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或曰此乃陛下假設之詞姑以為戲焉耳曰天子無戲言而可以假設為戲邇者皇上時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三十一

出巡遊久不視政天下人心無不危疑憂懼奈何又復為此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為言具本上請不知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奸邪為名不知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臣等一介寒微戮身亾家固不足恤但恐朝廷之上禍亂或從此起耳此臣等所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自默也疏上不省必欲內閣草勅屢遣中官促之於是楊廷和稱疾不出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促草勅儲奏曰勅不敢草上曰何逆命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此勅不可草上曰何不可對曰陛下為君乃自卑而列於臣臣草勅是以臣名君故不可上大怒手劔立曰不草勅齒

此劔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
草勅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亦悟擲劔而起
不復促草勅上議以三月壬子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
揚抵南京下蘇杭復自浙江浮漢登武當時宸濠久蓄
逆謀江彬朱寧等與宸濠交通或乘釁而發人情洶懼
將相大臣多從諛不敢諫武選郎中黃鞏曰上巡遊本
起江彬誘惑彬方席寵擅權無敢斥言彬者吾不可舍
彬爲支語恐上不悟乃獨疏六事其畧曰陛下臨御以
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
于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
知有陛下皆寧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三

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六事於今
爲至急者爲陛下陳之其一曰崇正學嘗聞先儒周敦
頤有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
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惟聖人爲
能主靜惟君子爲能慎動仰惟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
王之資然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動之過
乎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責矣伏
望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佞人招
延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惟
新聖政日舉矣其二曰通言路嘗聞言路者國家之命
脈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焉切見近時臣僚奏

亦不刺弒阿爾倫遜入河西西海之有虜自亦不刺始
也阿爾倫二子長卜赤次七明皆幼阿著稱小王子未
幾次衆立下赤稱亦克罕亦克罕大營五日好陳察罕
兒曰召阿兒曰把郎阿兒曰克失旦曰上爾報可五萬
人卜赤居中屯牧五營環衛之又東有崗留罕哈爾噴
三部岡留部營三其酋滿會王罕哈部營三其酋可不
郎爾填部營一其酋可都留三部可六萬人居沙漠東
偏與朵顏爲隣西有應紹不阿爾禿斯滿官噴三部應
紹不部營十曰呵速曰哈刺噴曰舍奴郎曰孛來曰當
刺兒罕曰失保噴曰叭兒厥曰荒花且曰奴母噴曰答
不乃麻故屬亦不刺亦不刺遁西海去遂分散無幾惟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十五

哈噴一營僅全阿爾禿斯部營七故亦屬亦不刺今從
吉囊合爲四營曰噶合麻曰偶甚曰叭合思納曰打郎
衆可七萬滿官噴部營八故屬火箭今從俺答合爲六
營曰多羅曰土悶畏吾兒曰兀甚曰叭要曰兀魯曰土
吉利三部衆可四萬吉囊俺答皆出入河套二酋皆阿
著子也諸種中獨強時寇延寧宣大南有哈刺噴哈連
二部哈刺噴部營一酋把答罕奈衆可三萬哈連部營
一酋失刺台吉衆可一萬居宣府大同塞外北有兀良
罕營一故小王子北部也因隙叛去至今相攻又西爲
瓦刺可五萬人莊與土魯番爲雠諸虜雖逐水草遷徙
不定然營部皆有分地不相亂○許論曰北虜自永樂

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州縣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陛下自視爲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行巡狩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卽今江淮之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况又重以感之其何不流而爲盜賊速而爲外亡也哉姦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申官親暱群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之不相涉也夫豈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十五

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陛下獨忍使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陛下深惟往事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己之詔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爲也其五日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人物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也謹按今之小人致弄威權會高富貴者實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倣誕無人臣禮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

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帥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奮乾剛將彬下諸廷尉明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其六曰建儲或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沉於無本其何以安洪惟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托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陛下殆倒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十六

置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群臣建儲章疏通具檢出宣示皇親勳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看大議卽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體體有人國本以固實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其留意焉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其疏稿願同署名以進疏既入自分必成爲書別知友託以後事及收拾遺文彬果大怒欲必置之死是月己酉翰林修撰舒芬上疏諫曰臣等切見大祀後屢有南巡之旨今逾月矣以爲公卿臺諫必能勸止乃者科道等官猶以爲言而陛下此意未已也夫古帝王所以巡狩者協律度同量衡訪逸老問疾苦黜陟幽

明式序在位無非事者是以諸侯畏焉百姓安焉近日陛下駕巡西北六師不攝四民告病哀號之聲上徹於天傳播四方人心震動是以今聞南巡衢路之民莫不嗚呼爲禍不細且陛下之出以鎮國公名號苟所至親王地方據勛臣之禮以待則陛下將朝之乎亦受其朝乎萬一循名責實求此悖謬之端則左右寵倖之人無歛所矣由此觀之則陛下巡狩非古聖帝明王之舉而幾於秦皇漢武之遊博浪柏谷之禍不可監哉事幾著明非特臣等數人知之中外之人莫不知也然大臣知之而不言小臣言之而未盡其志非恭順也蓋以陛下

昭代典則

卷三五

三七

之志不可挽矣天下之事不可爲矣又以陛下大婚十有五年而聖嗣未育故凡一切危亡之迹不欲爲苦言以救而聽陛下之自壞也尚有痛哭泣血不忍爲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陛下爲奕稊以除孽年間事爲故事也特左右寵倖者知術短淺不能以此言告陛下耳使陛下得聞此言雖禁門之外亦警蹕而出安有輕發而漫遊哉夫以陛下雄才大畧前古無比誅鋤兇邪私愛莫牽苟有輔弼爲陛下責難陳善以擴充之雖堯舜湯武不難爲者矧於安宗社計治亂者哉昔唐卞模乃賤丈夫宋陳東乃太學生猶不惜殺身殉國況臣等俱

法從之臣且受陛下國士之遇者哉伏願憐督臣等愚衷降悔過之詔絕遊幸之念日親經筵修明治政建立國本戒飭庶官以永太平之治則陛下真樂豈有過此而復求之汗漫之遊哉於是各部及行人司皆懷疏集闕下吏部尚書陸完沮之曰無歸惡於上衆退是日吏部員外郎夏良勝禮部員外郎萬朝太常博士陳九川明日吏部郎中張衍慶等刑部陸倕等又明日禮部姜龍等兵部孫鳳等俱違疏入又有醫士徐整獨疏以醫諫上遂大怒乃壬子不果出癸丑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整下錦衣獄舒芬張衍慶陸倕姜龍孫鳳等百七人跪午門外五日甲寅鞏等六人亦跪午門外

昭代典則

卷三十三

三六

五日械繫是日工部林大輅等三人大理寺周叙等十人行人司余廷璿等七人各連疏入明日俱下獄亦械繫跪五日數日天色陰霾京師震駭公卿被唾罵擲瓦礫晨夕出入不敢待辨色至請命禮部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又有貢諛參劾屬吏妄言者上怒遂不可解戊午水溢南海子不了橋高四尺鐵柱七根齊折如斬金吾衛指揮張英憤曰是大變故明驗也駕出必不利乃肉袒挾兩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跪哭諫不允卽按刃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爲曰恐汚帝廷洒土掩血耳殞命獄中是日繫舒芬等一百七人捷午門前各三十疏首調外任餘奪俸次

年四月巳卯繫黃等六人於午門前各撻五十。徐鏊
邊成輩震良勝朝九川俱為民。林大輅周叔余廷瓚俱
撻五十降三級。調外任餘十七人俱撻四十降二級。調
外任。時以於撻者員外陸震主事何遵劉校林公輔行
人司副余廷瓚行人詹軾劉槩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
刑部照磨劉珪凡十二人也。後至嘉靖初禮部主事件
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中御史挾執凌人。越權擇便交
遊。貴俠飲宴園亭。凡朝廷大闕失。群臣大奸惡。絨口閉
目不復效正。一時犯顏敢諫視死如歸。或考死廷闕。或
流竄邊隅者。皆郎中員外主事評事行人庶吉士等官
又張英本一武夫入諫就死。行道悲傷。諸給事中御史
昭代典則 卷三五
二十九
揚揚出入若罔聞。知今幸聖皇馭極。褒卹忠諍。此輩更
無面目復立清明之朝。章下吏部。寢。
以王鴻儒為南京戶部尚書。福建福州軍亂
時左右中三衛軍人進貴葉元保等二十餘人因月餉
久缺。喧嘩擁入左布政使符衙內。要將符殺。時符已
陞都御史。脫走。遂將符子伍三及經歷顏玉驛丞梁繼
道。用繩背綁驅逼軍前行。走擇日殺。祭旗。進貴等偕
稱大總兵等名號。餘各分為隊伍。鎖閉城門。斷絕來往。
鄉官居民之富者。盡行打劫。逼要鎮守尚太監銀二萬。
兩三司等官請致仕。尚書林瀚都御史林廷玉等前去
賊營。撫諭不聽。復糾集林錦等盟誓。刻期攻打。延平等

處進貴等以鎮守府前窄隘。移兵開元寺屯駐。有軍人
姚壽鍾通等率眾赴義。擒賊各賊卒不相照。惶懼進貴。
繼以葉元保躲入九仙觀。藏匿。被軍人張齡等用鎗搜
截。廟屋頂板跌下。就同姚壽鍾縛縛餘黨。是散。
五月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戒飭寧
王宸濠。
先是宸濠見武宗巡遊東宮。久虛。令典寶萬銳。益賂諸
奸佞。欲召其子大哥入京。以上廟燒香為名。幸事萬一
成。得自取。既而寧府典寶閻順內官陳宜劉良上變告
宸濠。疑出承奉周儀意。盡殺儀家。及與仗查武數百人
令承奉劉吉持金錢徧遺諸權奸佞。殺殺順等於逆。
昭代典則 卷三五
三十
謀益急。妃妻氏累泣諫不聽。大集群盜。凌十一閔廿四
吳十三等數千人。置丁家山諸處四出行劫。時奄畢真
鎮守浙江。約起事為應。又結廣西土官狼兵及南贛洞
蠻。是時李士實劉卷正王春劉吉萬銳日夜與宸濠謀。
恐起事以反名。人心未服。伺一日晏駕。大位未定。乘變
即起。萬一事成矣。乃遣奸黠人盧孔章等。分布水陸孔
道。萬里傳報。決旬往返。踪跡大露。朝野皆知宸濠旦夕
必反。巡撫都御史孫燧日夜防備。托禦他寇為名。首城
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南。康建安義鄉者。盜賊淵。
割近地。開新縣。饒撫二府罷兵備。燧曰。緩急曷倚奏。饒
無兵備。不果復。又請勅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

相倚角。九江當湖衝最要害，請重兵備權兼攝南康寧
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便控制廣信橫峯青山
諸寨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又恐宸濠一
旦起劫兵器燧假討賊盡出會城兵器於外府宸濠亦
知燧意遲回不敢發燧見逆謀急又結中朝諸權倖恐
變起內外不可測屢疏密言宸濠必反盡為宸濠伏途
諸奸所得即達上又為諸權倖盜致宸濠所索金壁謝
燧不得已乞休又不允積憂勞數月髮盡白十三年
江西大水宸濠素所蓄賊凌十一吳十三閔廿四出沒
鄱陽湖行劫燧與按察使許逵議先召兵勦之三賊遁
沙井去燧欲捕此三賊剪羽翼出不意自江外掩捕三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三十一

賊夜大雨風不克濟三賊走匿宸濠林墓中竟不可踪
跡燧大集舟師會城期勦逸賊亦以防變宸濠恐賊獲
千已乃謀去孫燧以息事復令南昌生徒保舉孝行扶
孫燧并巡按御史王金轉奏乞朝廷賜勅嘉獎宸濠差
人載金寶於臧賢處分餽權要命所差人曰事在司禮
監汝與蕭敬言事成即與陸公言急去孫燧別用一都
御史來梁辰可湯沐可王守仁亦可切不可用吳廷舉
時江彬罷日隆太監張忠附彬與錢寧有隙常欲借彬
以傾寧至是孫燧等奏至忠因奏于上曰朱寧與臧賢
交通寧王謀為不軌命命不知乎奏內稱寧王孝讓命
不孝也稱寧王早朝勤政讓命命不朝也上疑之寧王

昭代典則 卷二五

之謀復獲衛也。太監張銳亦受其賄。廷和惡其言。
旨今知寧王有反謀且知上入張忠言銳乃與楊廷和
言欲復革去護衛以免後患。上知濠差人留京師令太
監蕭霖傳旨。故事王府奏事人辭見有常無愆期者今
故違非制應治之。於是御史蕭淮上言。近奉勅旨王人
無事不許延留京師臣有窺陛下微意矣竊見寧王不
遵祖訓包藏禍心招納亡命潛謀不軌官校交通積有
年矣如致仕侍郎李士實等皆今日亂臣賊子關係宗
社生靈安危非細故也宜勅錦衣衛凡濠黨與逮繫至
京究治以快人心。前鎮守太監畢真等首保濠賢行及
諸前後附勢者宜坐名罷削布政御史副使胡璉寧皆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三十一

守正蒙害宜急起用庶人知順逆禍變可弭矣疏入忠
彬等欲內閣降勅切責鎮巡不宣保舉以抑之而給事
中徐之鸞御史沈灼等又復文章廷和恐禍及將密計
差官勸諭寧王上護衛自贖時兵部尚書王瓊在部未
散騎馬崔元令家人王秀趨問曰適間錦衣衛宣召駙
馬明早赴闕何事也瓊曰不知及散衛過廷和宅入問
曰適間宣召崔駙馬何事廷和伴驚曰果何事乎瓊笑
曰先生欺我耶廷和恠倪曰宣德間趙府有異志命趙
駙馬往諭事得息今道崔公亦此意此且革其護衛幸
勿泄瓊曰止此而已乎曰然明旦瓊至左順門崔元入
內見勅若曰蕭淮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

加兵特差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諭革還護衛等語。瓊曰：此大事，宜宣諭文武群臣而後遣，况非密而可密行乎？廷和深恨不能遣，乃留崔元等不行。翌日宣文武百官諭遣官意然後行。

加王璠少保兼太子太師。六月丙子宸濠反，巡撫副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次之。

初京師知崔元等差往江西，不知止革護衛以為必擒治寧主。王府偵卒在京師者即飛報王。崔駙馬等差時在五月二十日，六月十三日徐華者已到南昌見王。值王生日宴鎮巡三司，報曰：崔駙馬等官兼程來矣。不知何事，王大驚。昔日擒荆王時，差太監蕭敬駙馬蔡震都

昭代典則 卷五

三五

御史戴珊過南昌，寧主親見之，遂以此來為擒我也。既罷宴，各召劉養正夜議所處。養正曰：事急矣，明早鎮巡三司官入謝宴，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劇賊吳十三凌十一等伏府中，待旦即夜遣人急召士實入宸濠以所謀告之。士實唯唯而已。及旦，左右帶甲露刃侍衛者數百人，各官入謝拜畢。宸濠出立露臺大言曰：太后有密旨，召我監國。燧毅然應曰：安得有密旨者？又曰：天祚暗移，汝獨不知耶？燧益憤，應曰：安得妄言求死？又曰：我取南京，汝保駕否？燧益怒，張目直視宸濠。厲聲曰：天亡二日，民亡二王，宸濠遂縛燧，許副使奮起爭曰：孫巡撫朝廷大臣爾，安得辱侮無禮？又縛許副使曰：汝何言

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及且縛且罵，賊折左臂，作許達殺惠民門外。特烈日中，忽陰暄，慘淡城中，男女無不流涕。遂執鎮守太監王宏，巡按御史王金，并公差戶部主事馬思聰，金山布政胡濂，參政陳果，劉棐，參議許效廉，黃宏，食事賴鳳，指揮許金，白昂，並械鎖于獄。偽置官屬以劉吉，徐欽，萬銳等為太監，李士實為太師，劉養正為國師，王春為尚書，凌十一等為都指揮。急走人令畢真，反杭州為應。已而主事馬思聰，參議黃宏，皆憤不食，而參政王綸，李教，食事潘鵬，師夔，布政梁辰，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俱聽役使其所親，莫伯等則四出

昭代典則 卷五

三五

三五

宸濠兵攻陷南昌。九江知府陳霖，汪穎及兵備副使曹雷俱棄城走。宸濠令賊閔廿四，吳十三等帥黨五萬餘人，奪官民船萬餘艘，順流攻南康。南康知府陳霖遁走，城遂破。進攻九江。九江知府汪穎及兵備副使曹雷亦遁走。九江人開城門納賊兵。宸濠令師夔守之。睿聖獻皇帝崩。○秋七月，宸濠自率兵攻安慶。知府張文錦守備都指揮楊銳，指揮崔文禦却之。初，宸濠在南昌未出，議僭大號。改年順德。李士實，劉養正勸至南京。正位，然後改元布詔。士實遂與養正造偽檄，指斥朝廷，謂武宗以首減節高皇帝不血食，建寺禁

內襟處妓女胡僧玩弄邊兵身衣異衣至於市井屠販下流賤品之事靡不樂為其輩置宗社陵寢而造行宮於宣府稱為家裡驛資無厭荒遊無度東至永平諸處西遊山陝三邊所過掠民婦女索取賄錢又常懸都太監牙牌稱威武大將軍又謂既奪馬指揮妻稱馬皇后復納山西娼婦稱劉娘娘原其為心不能御女又將假此婦人以欺天下抱養異姓之子如前所為也乃留宜春王拱櫛典寶萬銳等守南昌偽勅劉吉提督軍務參政王綸參贊軍機分詔賊為五哨一百四十隊宸濠自以妃勝世子登舟欲直取南京經安慶知府張文錦都指揮楊銳指揮崔文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之宸濠怒遂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三五

駐師安慶戊戌攻城不克庚子復攻不克甲辰以天梯攻之又攻克安慶守益堅以潘鵬安慶人令鵬遣家人持書入城諭降楊銳手斬之支解其屍投城下以殉張文錦即誅鵬家賊勢遂怯

速太監蕭敬吏部尚書陸完錦衣衛都指揮朱寧下錦衣衛獄尋釋敬言官合詞論蕭敬奏用盧明陸完錢寧斌賢與宸濠交通皆逮下獄惟蕭敬罰銀貳萬兩贖免仍掌司禮監提督南贛軍務副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賊及宸濠戰于鄱陽湖擒之初王守仁欲賀寧王生日自南贛舟行道經豐城豐城

知縣顧泌以宸濠反狀奔告守仁守仁倉卒避禍遂乘所乘座船以小舸欲還南贛觀變行至吉安時知府伍文定募兵討賊已集又遣人走約袁州知府徐璉臨江知府戴德孺贛州知府邢珣各率兵來會未至有致仕都御史王懋中迎沮守仁毋回南贛即留吉安倡義舉事守仁遂率知府伍文定徐璉戴德孺邢珣通判談儲胡堯元童琦推官王暉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揖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各以兵大會于樟樹鎮及奏留復命御史謝源任希儒紀驗軍功宸濠攻安慶不克士實等勸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則徑出蕪黃趨京師宸濠猶豫未決時進賢知縣劉源清已斬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三六

賊黨數百餘千知縣馬津亦方率兵擒賊江西人心原非附宸濠者守仁惟宜分兵截賊歸路而以大衆徑趨安慶迎敵以牽制其北上勢必成擒綠諸兵皆利南昌城中財物欲攻南昌守仁亦以攻南昌易即可邀功克復遂進兵南昌南昌人競擒賊黨開門迎候諸兵伴為攻城破之守仁入城擒宜春王拱櫛典寶萬銳等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寧府宮中眷屬皆自焚諸兵乘亂大肆屠戮焚燬搜劫民間金帛殆盡宸濠府庫珍玩室物爭取無餘伍文定聞城中兵亂遂促哨兵先走追馮邢珣從之守仁亦統入城諸兵急出鄱陽湖宸濠聞南昌報即欲歸援乃移沅子港分兵二萬先趨南昌與我兵遇

于黃家渡伍文定邢珣等夾擊之賊大潰賊復併力挑戰我兵少却文定鬚為炮火所燎乃鼓諸兵殊死戰奮斬賊首吳十三賊眾敗走宸濠還係樵舍盡出金室猶士死戰守仁令以小舟載柴乘風縱火焚之文定諸軍乘風火入寧軍賊大敗知縣王冕率兵直前遂執宸濠而婁妃遽投水死宸濠世子大哥及李士實劉養正劉吉王綸等皆就擒以解守仁初宸濠及婁妃嘗泣諫之不聽既坐檻車哭曰紂用婦言亡而我不用婦言亡悔恨何及○方宸濠反息至京諸大臣驚懼以為濠事十成八九兵部尚書王瓊先為王守仁奏請提督軍務茲欲見功遂大聲對諸大臣曰王伯安在汀贛據南昌上

昭代典則 卷五十五

三七

流旦夕且縛宸濠諸公無恐時巡撫南直隸都御史李允嗣聞江西變未得定奏曰待勘報得實另奏兵部尚書王瓊即入奏會多官議于左順門曰寧王素行不義今倉卒反不足慮急宜降勅令王守仁南贛提兵來湖廣巡撫秦金扼贛州李允嗣守安慶檄江西義士能擒反者封拜侯爵王如金中之魚安能為乎更宜遣大將將兵三千直趨南京以奉天討後果如瓊所料

八月帝討宸濠輔臣梁儲蔣冕邊將江彬許恭扈行

上初聞宸濠反諸邊將豹房者各獻擒濠之策太監張忠等亦欲因此邀功上喜親征南遊遂下詔曰宸濠天性兇淫自作不靖誣陷郡王淫亂宗女打砍無罪平

人不下千數強奪官民田產動以萬計脇陷良善盡皆忠貞包藏禍心妄窺大位聚眾盜招納亡命私造戰船擅置軍器造謀作孽積有歲年流言日聞朕未遽信前年本府內臣逃京告變近日在京科道交章舉發朕猶念在親誼曲為保全特遣親臣齎書戒諭宸濠自知罪在不赦使者未及半途先已肆行反逆殺害巡撫囚禁守臣分遣賊徒四散流劫占據官府縱放獄囚攻圍城池燒毀郡縣搜劫印信搶奪運船南京各處守臣連日飛章奏報具有實跡反狀甚明爰下大廷會官集議僉謂宸濠悖逆天道得罪祖宗古今大惡朕不敢赦祇告天地宗廟革其封爵削其屬籍親統六師正名討罪

昭代典則 卷五十五

三八

詔未下我兵已擒宸濠上已出師駐蹕良鄉而守仁捷奏方至上令遣回待至南京另奏

九月帝至南京命太監張忠安邊伯朱泰左都督朱暉帥師江西勦捕宸濠餘黨

上至南京王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朱泰等謂當縱之鄱湖俟上親與遇戰而後奏訊論功連遣人迎至廣信守仁不聽乘夜過玉山張永已候于杭州守仁至抗謂永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為亂昔助濠尚為脇從今為窮迫所激奸黨群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

為群小在君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為掩功來也但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群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於是守仁信其無他以濂付之張忠朱泰朱暉等領京邊官軍萬餘人在南昌剿捕宸濠餘黨給事中祝纘御史章綸隨軍紀驗望風附會肆為飛語北軍曉夜呼守仁名毀罵或衝尊啟費守仁一不為動務待以禮豫令巡捕官諭市人移家于鄉而以老羸應門夕至將近務哭奠如禮始欲犒賞北軍泰等預禁之勿令受守仁示內外述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觀嗟嘆乃去久之北軍咸曰王都堂待我有禮我安得

昭代典則 卷二五

三九

犯之會及至又新經濂亂家家上墳哭亡酌酒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求歸忠泰自居所長較射教場中江西官軍射多不中忠泰乃強守仁守仁不得已勉應之忠泰含笑守仁連三發三中每一中北軍在傍同聲喝彩遠近噴噴忠泰大不樂而罷且曰我軍皆附于彼奈何遂班師泰即許泰暉即劉暉皆係邊將賜姓朱命都御史王守仁巡撫江西陞吉安知府伍文定為江西按察使贛州知府邢珣為右叅政○冬十月帝在南京○禁民養豕及宰殺

時以俗呼豕為猪音同國姓且信佛法也故禁約人民不許養豕及易賣宰殺違者發極邊衛分永遠充軍遠

昭代典則 卷二五

近流傳旬日之間各處城市鄉村居民所養猪口盡行減價賤售小猪埋棄一時駭異

十一月帝在南京○十二月帝在南京○以鄧璋為南京戶部尚書

庚辰十五年春正月帝在南京

上在南京欲就南京舊壇大祀天地梁儲等言南北配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乃止時江彬等統領邊軍數萬

扈從彬恃恩跋扈傲傲無人臣禮下視公卿潛懷不軌時山西喬宇為南京兵部尚書獨任留守機務諸司皆倚之為重宇持正而鎮之以靜每事稍裁抑之彬亦敬

禮不敢甚肆一日彬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

昭代典則 卷二五

四

督府遣人來謀于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取亦孰敢與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乃以宇言拒之竟寢彬每假傳旨有所求為日數十通宇每得旨必請回奏彬計遂不行

彗星見○二月命禮部會試天下舉人取張治等三百五十八人上南巡未廷試○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帝在南

京 楊廷和毛紀疏請回鑾謂大祀之禮行於正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孝貞皇后大祥在二月二日禮應即時祈廟今俱改卜至再甚為非宜天下朝覲官員吏部考察上請未奉定奪各官離任既久政務悉廢殿試進士之

制亦已踰期自去秋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蒙發出施行伏望聖恩賜班師還京舉行前項大禮各衙門題奏文書早賜發出毋致事務久稽致生他虞不報

夏四月帝在南京○五月帝在南京江西大水○六月帝在南京○秋七月帝在南京○八月帝在南京

上駐蹕南京既久復有遊蘇杭泛江浙湖湘登武當之意畿內郡縣供給繁雜深儲將冕自執章奏懇請回鑾泣跪于行宮門外自未至酉上遣中官取奏入且諭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起中官復出傳旨云已知道日下便要回鑾儲等乃起

昭代典則 卷五十五

四十一

閏八月帝至江幸楊一清宅○又幸靳貴宅

九月群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昔未出京宸濠已擒奈何襲之於是以大將軍鈞帖令王守仁重上捷音守仁乃節畧前奏入諸人名于疏內上之始議北旋

冬十月帝班師還○調兵部尚書王瓊為吏部尚書○禮部主事鄭善夫上改曆元事宜

鄭善夫奏為歲差事本年十月十五日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十月十六日凡三次月食本部劄臣前往觀象臺督同欽天監官生人等看驗其初虧復圓時刻分秒古法新法俱有得失經該奏報外竊以經緯天地治曆明時本聖賢事業而王政之首務也且天道幽玄其數精

微今欲以人合天非明理達數之士鮮克能此是故歲差之法自晉虞喜始定以歲策五十年差天運一度何承天復定以一百零九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王灼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年有餘凡經數十人歷驗千歲年至元授時曆以為精密矣只今新法據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仍又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差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以一日分加于四期是故二至之時只在絲忽之間自古難准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為九百四十分者以氣數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分二十

昭代典則 卷五十五

四十二

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分積虛盈之數以制閏是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分前後為臍臍只在一分之間自古無有真知要亦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為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日暗虛大月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若日為月體所掩而食則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有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方才半虧南方食既北方才半虧是故食之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准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

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更曆元時分刻刻分分分秒極精極細及至於半秒難分之處要亦須酌量以定者若差半秒積以歲月則躔離眇眇皆不合原筭矣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於天者苟非其人豈易言哉謹按漢宋以來皆設筭學與教習儒藝同科稱四門博士如宋錢藻孫覺諸儒皆為筭學博士之官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曆元每得其人我朝筭法既廢而戶部考校數歲限取數人又止於筭錢穀戶口此在九章尚未得其一也况占天之書國法所禁而官生之徒明理實少必須理明然後數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邁究心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秘書加以歲月必能上

昭代典則

卷十五

四三

按往古下推未來庶幾曆元可更也

十二月帝至通州宸濠及其逆黨拱樛等並伏誅○起胡世寧為湖廣按察使尋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辛巳十六年春正月帝還京○起費宏以少保戶部尚書仍置文淵閣○以石琚為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羅欽順為吏部左侍郎○二月浚白茅河○三月上不豫

上寢疾豹房行人張岳上疏曰臣謹按古禮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故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至于侍膳問安朝夕在側一如人子之節蓋君臣一體義理當然亦所以結定危疑預備非常其所關

係甚為不小也近日聖躬偶感風疾暫免朝參數日陛下稟氣完厚宣節得宜偶爾感冒豈足過慮如臣所言則以為自古臣子愛君體國之誠及國家防微杜漸之道自當如此耳今自免朝之後群臣不聞親候玉色嘗奉藥膳止於闕門備禮一疏恭問起居揆諸人子事親之義臣愚深有未安也伏望陛下仰思宗社重計俯念臣子至情每日許內閣大臣一員府部院寺大臣各一員經筵科道官各一員朝夕詣寢所候問凡諸藥餌令其先嘗然後進御及是日內侍左右何人太醫院何官制何藥依何方該日官備細開寫揭帖送內閣收照至聖躬平復視朝仍以逐日開過揭帖具本奏聞陛下起

昭代典則

卷十五

四四

居之詳既得漸聞于外人情自無疑慮且由中及外關節脈絡通透明白無瑕疵亦可以備意外不測之變臣深思人情禮法參酌古今事勢必如此然後可安自古豈有人主寢疾不與大臣相接獨與內侍數人共之而可以迓和平之福者哉伏惟陛下不以臣言為妄特賜施行則宗社幸甚

甲寅帝崩於豹房

上無嗣慈壽皇太后定議迎取今上入繼大統為武宗皇帝遺詔曰朕以菲薄紹承祖宗丕業十有七年矣圖治惟勤化理未洽深惟有孤先帝付托今忽遭疾彌留殆弗能與夫以生常理古今所不免惟在繼統得人宗

社生民有賴吾雖棄世亦復奚憾焉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與獻王長子厚厚聰明仁孝德器夙成倫序當立已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于宗廟請于慈壽皇太后與內外交文武群臣合謀同辭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內外交文武群臣其協心輔理凡一應事務率依祖宗舊制用副予志

丁卯遣司禮監太監章壽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奉詔諭金符趨安陸迎世宗皇帝○江彬伏誅

武宗崩皇太后秘未發喪既定議嗣統遂以武宗命召江彬入彬偶不在武宗左右不知武宗崩并其子入併執之皇太后下制暴彬罪惡厚賞彬所部諸邊卒散遣

昭代典則 卷五十五 四十五

歸鎮下彬錦衣獄論罪磔于市詔籍沒彬及錢寧家產
彬黃金七十兩銀一萬一千五百兩金銀湯餅四百餘兩
二千兩金銀線飾五百一十兩金銀湯餅四百餘兩
餘物不可勝計銀四萬九千五百兩金銀湯餅二百
四十九兩金銀珠二萬九千五百兩金銀湯餅二百
二十兩金銀珠二千五百兩石段四三千六百兩金銀
紅胡椒三千五百兩石段四三千六百兩金銀湯餅二百
陸完秦用並發成

時錢寧盧明減賢並灰獄中陸完秦用本與寧王交通以內閣楊廷和曲庇得充軍又御史王鈞劾太監魏彬與江彬姻親近居肘腋宜早捕治廷和力庇之謬以王導大義滅親庇彬稟旨仍令在司禮監管事如故

夏四月癸未世宗皇帝車駕發安陸○癸卯車駕至京城外行殿是日即位

內閣楊廷和主議欲以世宗為孝宗嗣繼孝宗統令儀制卿中余才具儀請上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次日百官于文華殿朝畢上箋勸進擇日登極上命即從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是日中登極遂詔天下以明年為嘉靖元年

詔褒錄江西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逵及論江西討宸濠功燧等夙節阻於奸倖久未褒贈至是燧贈禮部尚書諡忠烈叙其子堪錦衣百戶進正千戶逵贈副都御史加贈禮部尚書諡忠節叙其子璠錦衣百戶進正千戶燧逵俱立祠江西祀之○時楊廷和自以擁立有功竊柄

昭代典則 卷五十六 四十六

作威素與吏部尚書王瓊不相合而王守仁復以提督軍務得專制召兵平賊者皆王瓊為兵部之功也廷和大不悅故守仁久不議賞至上錄其功封守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守仁連章辭免以謂該部有調度之功未蒙褒錄臣不言是掩人之美矣廷和竟寢不行且以賜宴勞費為詞嗾言官論沮守仁因不得至京雖封爵賜號而不與鐵券歲祿一時勤王有功諸臣惟伍文定得陞副都御史蔭一子千戶刑珣徐璉戴德孺陞布政使德孺死于水珣一卒被斥紀功御史伍布儒謝源皆考察去守仁不自安累疏辭封乞錄諸勤王者功終格不行

逮回夷寫亦虎仙送法司問。○下吏部尚書王瓚于獄請
成起彭澤為兵部尚書李昆為兵部侍郎陳九疇為副都
御史巡撫甘肅。

陳九疇原論寫亦虎仙謀反坐死時寫亦虎仙與失拜
烟荅子米兒馬黑麻入貢在京突入長安左門稱冤下
錦衣衛會同三法司訊脫寫亦虎仙死適武宗幸會同
館寫亦虎仙米兒馬黑麻因權倖得見上賜國姓隨上
南征至是詔錦衣衛送法司查照原擬開奏定奪廷
和又令科道官劾瓚遂票旨以瓚勾引奸夷欲令法司
因此中傷之法司以科道劾本原無勾引奸夷事且事
干夷情關係重大不敢從廷和怒法司乃以米兒馬黑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四十七

麻火者馬黑木皆與寫亦虎仙罪同論死竟與瓚無干。
御史楊秉中與彭澤同鄉素厚見瓚係獄兼承廷和風
旨上言瓚害澤致罷免乞罪瓚起用澤廷和票旨取澤
赴京為兵部尚書李昆陞都御史尋陞兵部侍郎陳九
疇陞都御史就令巡撫甘肅瓚謫戍邊寫亦虎仙死獄
中。

改石堃為吏部尚書尋兼學士仍掌詹事府事以喬宇為
吏部尚書
時給事中史道劾楊廷和為漏網元惡彭澤附廷和奏
乞治史道罪吏部尚書喬宇以道巧詆廷和乞下吏治
遂下道錦衣衛獄謫南陽府通判給事中于桂御史曹

嘉相繼論劾廷和彭澤結黨亂政扶同奏放南北科道
亦交章論劾彭澤阻塞言路時廷和迴避蔣冕毛紀票
旨調曹嘉外任知縣今喬宇外補于桂淮安知府有大
常卿楊一瑛者阿奉廷和時望所屬而史道首開誣詆
之源于桂導其流曹嘉揚其波懇留廷和以慰中外之
望蔣冕票旨令廷和速出視事廷和聞給事中閔闕與
曹嘉史道相合乃令給事中毛王御史劉廷鑑劾史道
曹嘉閔闕危疑忠良變亂國是廷和票旨再請史道陝
西金縣縣丞曹嘉四川茂州判官閔闕已陞僉事遠窺
雲南蒙自縣丞給事中孟奇御史吳鏡等十九人相繼
論救史道等廷和皆票旨責之時稱史道閔闕曹嘉為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四十八

館中三傑楊廷和蔣冕毛紀為閣中三黨云
上大行皇帝謚號
尊謚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
廟號武宗
內閣梁儲致仕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袁宗臯為禮
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尋卒○丙午遣司禮
監太監秦文等捧筵奉迎母興獻王妃于藩邸○戊申命
禮部會議興獻王主祀稱號

禮部尚書毛澄請之內閣楊廷和取文獻通考檢漢定
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是足為據時會試中式舉人張
璉即詣禮部侍郎王瓚具論皇上實入繼大統非為人

後與漢哀帝宋英宗事體不同瓚然之廷和遂令言官指摘瓚失調南禮部而以侍讀學士汪浚代之○五月癸丑禮部尚書毛澄等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為太子立楚孝王孫為定陶王奉其王祀其王皇太子本生父也時大司空師丹以為恩義備至今皇上入繼大統宜別立興獻王後以主祀事宜令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襲封奉祀又稱號宋英宗以濮安懿王之子繼仁宗時知諫院司馬光議曰秦漢以來有自旁支入承大統推尊其父母為帝后者皆見非當時取議後世臣以為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程頤論曰為人後者謂所後為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此天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聖九

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也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若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今皇上既入嗣太宗承天地宗廟社稷且稱孝宗皇帝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與獻王妃為皇叔母興獻大王妃凡祭告興獻王上箋與獻王妃俱自稱姪皇帝名崇仁王為興獻王後宜改稱興獻王為考與獻王妃為母益王稱叔父益王妃叔母議上上曰父母可移之乎此事體重大其再議丙寅禮部尚書毛澄等又議興獻王繼嗣以崇仁王襲封皇上稱興獻王曰皇叔父大王自名尊崇至矣因錄宋程頤議以上上復命博考典禮務求至當丙子內閣楊廷和蔣冕毛紀上言聖莫如舜未聞追崇其所

生父賢賤也賢莫如漢光武未聞追崇其所生父南頓君也六月甲申毛澄等仍上議武宗皇帝以神器授之皇上恩德無比傳所謂有父道焉者特以兄弟昭穆之同不可為世故止稱皇兄孝廟而上禰祖曾高以次加稱興獻王雖於皇上有罔極恩斷不可以稱諸孝廟者稱之因錄魏明帝詔以上留中不出

賜進士楊惟聰等二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上既賜進士第楊廷和主選庶吉士遂以濮議試題希旨者多入選忤者斥為奸邪自是無敢異議者

召前戶部尚書韓文以老疾辭遣行人齎璽書存問之○詔陞章懋為南京禮部尚書仍致仕令有司以時存問○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五十

起何壽為山西提學副使以居憂不赴任○詔追贈取用正德十四年諫官

詔正德十四年各官諫止巡遊跪門責打致死者追贈諭祭廕子其降調充軍為民者起取復職陸用之

詔革冒濫軍功官職

正德年間各處軍功之濫如鎮守官奏帶例該五名今則領兵奏帶至三四百名者有之往往安居京師寄名邊方故有一人而數處奏帶一時而數處獲功其不在斬敵之列又復巧立別名或曰運送神鎗或曰齋執旗牌或曰衝鋒破敵或曰三次當先或曰軍前效勞紀驗之地既無審覈之公銓選之司又無駁勘之實其改正

重陞併功加授之類私謀巧術難以枚舉於是中官第
姪如張富張容谷大寬谷大亮馬山陸永魏英先封伯
爵與加陞都督有指諸者數之人俱查出追奪誅子明
為編民其餘巧立別名陞後職級者凡三千一百九十
九員名盡行革退積年宿蠹為之一清

七月庚戌觀政進士張聰上大禮疏

疏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
養伏惟皇上順天應人嗣登大宝乃即勅議追尊興獻
王以正其號奉迎聖母以致其養此誠孝子之心有不
能自己者也茲者朝議謂皇上入嗣大宗自稱孝宗皇
帝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興獻王妃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五

五

為皇叔母與獻大王妃者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濮王
故事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耳伏
承聖諭以此禮事體重大令博求典故務合至當之論
臣有以仰見皇上純孝之心矣比有言者遂謂朝議為
當恐未免膠柱鼓瑟而不適于時黨同伐異而不當於
理臣固未敢以為然也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臣
願立清朝發憤痛心不得不為皇上明辯其事記曰禮
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故聖人緣人情
以制禮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異同明是非也夫漢之
哀帝宋之英宗乃定陶王濮王之子當時成帝仁宗無
子皆預立為皇嗣而養之于官中是明為人後者也故

師丹司馬光之論施于彼一時猶可今武宗皇帝已嗣
孝宗十有七年比于崩殂而廷臣尊祖訓奉遺詔迎取
皇上入繼大統豈非以天下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
也臣伏讀祖訓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夫孝宗
興獻王兄也興獻王孝宗親弟也皇上興獻王長子也
今武宗無嗣以次屬及則皇上之有天下真猶高皇帝
親相授受者也故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
未嘗明著為孝宗後比之預立為嗣養之官中者其公
私實較然不同矣或以孝宗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夫孝
宗誠不可忘也假使興獻王尚存嗣位人日恐弟亦無
後兄之義夫興獻王往矣稱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五

五

無疑也今聖母之迎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
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為人後况興獻王惟生皇
上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恐子無自絕父母之其不在
皇上為繼統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嗣孝宗以自
絕其親則不可或以大統不可絕為說者則將繼孝宗
乎繼武宗乎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歿子立也漢文帝
承惠帝之後則弟繼宣帝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若
必強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
古嘗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或以魏
詔謂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殊不知曹
叡是時尚未有嗣其詔蓋預為外藩後立者坊此有為

之私非經常之典也可樂論乎故曰禮時為大順次之不時不順則非人情矣非人情則非禮矣臣竊敢謂今日之禮宜別為興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興獻王不失其為父聖母不失其為母矣夫人必各本于父母而無二禮者亦惟體之於心而已今者不稽古禮之大經而泥末世之故事不守祖宗之明訓而率曹魏之舊章此臣之所未解也雖然非天子不議禮今皇上虛已宏大疇咨眾言倘以朝議為禮之當稱號一定不可復易且將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知以利為利而自遺其父母疑非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之謂也臣切惟此禮乃天經地義萬代瞻仰毫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五十三

釐之差千里之謬故大臣平章小臣獻納皆分之宜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夫逆心之言疑于忠而未必皆道也遜志之言疑于諛而未必皆非道也臣愚豈敢導諛君上以自誤于不忠又豈敢昧于自獻以誤君于不孝惟聖明體察疏奏上覽之遣司禮監官送至內閣諭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爾何得虧朕揚廷和曰秀才焉知國家事體復持入上執覽之遂喜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必終可完也甲子召內閣楊廷和蔣冕毛紀至文華殿賜手勅勅曰卿等所言皆有理但朕罔極之恩無由得報今尊父為興獻皇帝母與獻皇后祖母康壽皇太后廷和退

而上言皇上聖孝本於天性臣等雖愚夫豈不知禮謂所後者為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益不惟降其服而又異其名也臣等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手勅於是給事中朱鳴陽等御史王濬等又御史盧瓊給事中史于光復奏興獻王尊號未蒙聖裁小大之臣皆疑陛下垂省張璉之說耳陛下以興獻王長子不得已入承大統難拘長子不得為人後之說璉乃謂統嗣不同豈得謂會通之議乎又欲別廟興獻王于京師此大不可昔魯桓僖宮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以非正也如廟興獻王于京師在今日則有朱熹兩廟爭較之嫌在他日則有魯僖躋闕之失乞將張璉黜罰奏入俱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五十四

命禮部議八月丙午尚書毛澄等仍議給事中朱鳴陽御史王濬等皆欲皇上早從原議蓋有見于人情天理之公斷不容以私意有所改移而為初政累也又議御史盧瓊給事中史于光歷數張璉建議之偏若與仇者豈得已哉誠懼其上搖聖志下起群疑宜將張璉戒諭不聽

八月癸酉聖母至通州

上以聖母將至命禮部具儀初議由東安門入再議由大明門左門入上斷由大明中門入謁廟朝議譁然以婦人無謁廟禮太廟非婦人宜入張璉曰雖天子必有母也焉可由旁門入乎古者婦三日廟見孰謂無謁廟

禮乎九廟之禮。后與焉。孰謂太廟非宜乎。上又命備駕儀奉迎聖母。禮部奏請用王妃鳳轎儀仗。上命錦衣衛治。后駕儀奉迎。癸酉。聖母至通州。聞朝議以上為慈壽皇太后。子曰。安得。以我子為人之子乎。及從駕內諸臣迎見聖母。曰。爾輩今已極寵榮。何與獻王尊號。猶未定也。時聖母將入謁。見奉先等殿。先是上欲命所司製皇太后服。奉迎既而思之。曰。朕聖母未正尊號。恐未可遽服見祖宗也。又熟思之。曰。朕既奉天命。即天子位。朕母何不得具皇太后之服乎。遂製造如禮。往奉迎焉。丙子。復命內閣詳議大禮稱號。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五

君長父與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微稱。朕於罔極之恩。何由得安。始終勞卿等委曲折中。為朕申其孝情。廷和等上言。聖諭。令臣等委曲折中以申孝情。切念大禮關係萬世綱常。四方觀聽。議之不可不詳。處之不可不審。必上順天理。下合人心。祖宗列聖之心。安。則皇上之心始安矣。禮部尚書毛澄等上議。皇上念與獻王嗣緒無人。微稱未定。特勅內閣。元臣委曲折中。臣等一得之愚。盡于前議。揆量事體。使宜于今而不戾乎古。協乎情而無悖于義。密勿之地。有謀猷焉。腹心之臣。有忠愛焉。非臣等有司敢專也。時上以聖母不入。涕泣啟慈壽皇太后避位。躬奉聖母歸藩。群臣惶怖。尚無

敢言朝議之非。張璠復著大禮。或問於十月。已卯。齋至左順門。楊廷和知之。令修撰楊惟聰偕庶吉士十餘人沮之。曰。是必欲與內閣爭耶。臣璠曰。內閣誰為爭者。焉有為禮使君上母子不得相接者乎。遂上疏。曰。臣叨逢聖明。議當代典禮。為萬世法程。廷臣乃固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以致皇上恩紀不明。而父子大倫廢矣。夫帝王中天地而立。為三綱五常之主。而廢大倫。豈小哉。臣一人之見。凡有識者所共知也。間有一二臺諫不能開陳。又從附會。文章擊臣目為諂諛。誠為希進。由是有識之士。雖有章奏。已具皆鉗口畏禍。無復敢獻。遂使萬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五

世公議。阻于上聞。祇見臣說孤立似一人之私也。夫禮以非禮為非。而非禮亦以禮為非。此臣所以不能自己於言也。唐陸贄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臣愚雖未之學也。其不敢負天子之心。天地鬼神實臨之也。伏惟皇上聰明仁孝。理無不燭。必將從眾議乎。則眾未見其可將違眾議乎。而謙抑之心。未必肯遽違者也。臣切謂非天子不議禮。願皇上奮然裁斷。揭父子大倫。明告中外。以皇叔父母不正之名。決不可稱。則大倫正而大禮定矣。誠又慮夫皇上大孝之心。鬱鬱不明於天下。後世臣之罪也。謹錄與或人問答之詞。以聞。或問。今之典禮。議者必以我皇上且考孝宗。而以興獻王為叔父。謂之

崇大統也割私恩也漢宋之故事也舉朝無明其非了
獨以為言者何也臣答曰此理甚不得已者也蓋禮之
大者也變者也議之失得萬代瞻仰也此理甚不得已
者也子不求諸漢宋之故事乎成帝無子立定陶濮王
之子為嗣仁宗無子立濮安懿王之子為嗣則哀帝英
宗者乃是預立素養明為人後者也故當時師丹司馬
光之論於事較合於義似近矣今孝宗皇帝既嘗以祖
宗大業授之武宗但知武宗為之子也武宗嗣位又十
有七年未有儲建是武宗無嗣孝宗未嘗無嗣也且孝
宗賓天之日我皇上猶未之誕生也是孝宗固未嘗以
後托也武宗賓天之日我皇上在潛邸也是武宗未嘗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五十七

托為誰後也其與漢宋之故事大不相類者矣今者必
欲我皇上為孝宗之嗣承孝宗之統則孰為武宗之嗣
孰承武宗之統乎竊原孝宗既以大業授之武宗矣其
心豈肯舍已之子而子兄弟之子以絕其統乎武宗既
以大業受之孝宗矣其心豈肯舍已之父而不之繼而
委叔兄弟繼之以自絕其統乎茲議也二宗在天之靈
果足慰乎夫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者也知孝宗與
武宗之心則知與獻王與我皇上之心矣問者曰然則
我皇上於大統也將誰繼乎臣答曰繼武宗之後以承
祖宗者也蓋嘗三復迎立之詔矣曰與獻王長子倫序
當迎取來京嗣皇帝位議之公也又嘗三復勸進之

箋矣曰以憲宗皇帝之孫繼孝宗皇帝之統說之變也
由前之言則我皇上所繼者武宗也是武帝雖無嗣而
有統矣由後之言則我皇上所繼者孝宗也是武宗雖
有統而無傳矣問者曰統與嗣有不同乎臣答曰不同
也夫統乃帝王相傳之次而嗣必父子一體之親也謂
之統則倫序可以時定謂之嗣則天恩不可以強為矣
今之議者不明統嗣二字之義而必以為嗣謂之繼統
且曰帝王正統自三代以來父子相承厥有常序曾有
三代以來之正統必一於父子相承者哉蓋得其常則
為父子不得其常則有為兄弟為伯叔姪者也此統所
以與嗣有不同也問者曰議者謂武宗以大業授我皇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五十八

上有父道焉故皇上執喪盡禮無非盡子道也但昭穆
之同不可為世故止稱皇兄又謂我皇上既兄武宗自
宜父孝宗茲言何謂也臣答曰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
絕也不可強為也方武宗賓天群臣定議以迎我皇上
也遵祖訓也兄終弟及之文也何也孝宗兄也與獻王
弟也獻王在則獻王天子矣有獻王斯有我皇上矣此
所謂倫序當立推之不可避之不可者也果若人言則
皇上於武宗兄弟也固謂之父子也於孝宗伯姪也亦
謂之父子也於與獻王父子也及不謂之父子而可乎
問者曰我皇上嗣與獻王藩王也今嗣大統天子也恩
亦極矣不正父子之名得乎臣答曰天下外物也父子

大倫也。替瞽殺人，舜竊負而逃，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也。而況今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孝宗於我皇上，固不得以私相授受者也。今欲我皇上舍天性之父子，而反稱伯姪為父子，謂之崇大統也，割私恩也。漢宋之故事也。是天下重而大倫輕也。而可乎。問者曰：如子之言，則孝宗不果於無後乎。臣答曰：孝宗有武宗為之子，孝宗未嘗無後也。臣子於君父一也。今者不念無嗣之武宗，而重念有嗣之孝宗者，何歟。茲果孝宗之無後乎。抑武宗之無後乎。雖然，自古帝王之無後者，豈惟我武宗然哉。而其相傳之統，則固未嘗絕也。漢惠帝無嗣，而文帝繼之；未聞漢之統絕也。唐中宗無嗣，而睿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五十九

宗繼之，未聞唐之統絕也。是謂兄終弟及也，非必父子立之謂也。今孝宗之統傳之武宗，武宗之統傳之皇上一統相承萬世無窮者也。又何必強置父子之名，而後謂之繼統也哉。問者又曰：子必以我皇上不當考孝宗，豈以吳獻王不可無後也。議者以我皇上考孝宗，而又以益王子崇仁王考吳獻王，是或一道乎。臣答曰：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也，不可強為也。以我皇上考孝宗，宗而又以崇仁王考吳獻王，是強為父子也。使孝宗不得子武宗，又使吳獻王不得子皇上，是絕人父子也。夫古之為禮者，將使無後之人有後，今之為禮者，將使有後之人無後矣。而可乎。問者曰：然則我皇上於孝宗也

武宗也。其享祀也，如之何。臣答曰：自古帝王之繼統者，得其常則為父子，不得其常則有為兄弟，為伯叔姪者也。但主其喪而已。主其祀事而已。不必一於父子之稱也。唐玄宗於中宗也，其祝詞則曰：皇伯考也。德宗於中宗也，其祝詞則曰：高伯祖也。不必一於父子之稱也。曰：然則我皇上於孝宗也，何稱乎。曰：皇伯考其正也。於武宗也，何稱乎。曰：皇兄其正也。於享祀與獻王也，則曰：皇考其正也。如此則我皇上於父子也，伯姪也，兄弟也，皆將不可入繼大統矣。臣答曰：禮，長子不得為人後，則我皇上皇上不可以繼嗣也。非謂不可入繼大統也。程子曰：禮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六十

長子不得為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此固當以義起而泛論之也。今皇上為吳獻王長子，遵祖訓，兄終弟及，屬以倫序，實為繼統，非為繼嗣也。設皇上若有兄弟，亦自當入繼大統，有不得為遜避者矣。問者曰：魏明帝之詔，議者傳以今眾者也。子獨以為不足徵者何也。臣答曰：此魏太和三年之詔也。按詔曰：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統，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其私親哉。又曰：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蓋是時皇后無嗣，明帝以外藩援立，故預為此詔以防之。至太和五年，始立齊王芳為太子，厥後高貴常道，援立皆不外尊可見也。故總曰：有為之

私非經常之典也問者曰子欲為與獻王別立廟于京師亦有說乎不干於正統乎臣答曰立廟京師取古遷國載主之義也夫長子不得以離其父者也今夫士大夫之仕於他方也若長子雖有庶子亦載主而行也謂別立廟則固無干於正統者也問者又曰如子之言而論者乃懼以魯桓僖公之災且謂有朱熹兩廟爭較之嫌魯僖躋閔之失者何也臣答曰孔子在陳聞魯廟火曰其桓僖乎以為桓僖親盡無大功德而魯廟不毀故天災之也宋群臣請祧僖祖而五太祖東向之位故朱子謂使兩廟威靈相與爭較魯閔公無子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閔上故春秋譏其逆祀今別為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六十一

與獻王立廟所以稱禰也非毀廟不當復立也何天災之足懼乎謂別立廟則固未嘗升與獻王主于太廟也何兩廟爭較之嫌魯僖躋閔之失乎不其謬哉問者曰然則在藩之墓如之何臣答曰墓與廟不同也嘗聞祭墓非古也夫墓所以藏其體魄而廟所以奉其神靈者也故墓可以代守而廟不可以代祀者也立廟京師崇四時之祭順孝子之心也問者曰舜受堯禪而不尊堯叟禹受舜禪而不尊鯀然則與獻王追尊之禮宜如之何臣答曰追尊非古也自文武以來未之有改也舜不尊堯叟不知以堯為父乎晉叟為父乎禹不尊鯀不知以舜為父乎以鯀為父乎夫以今日之急務正名也各

正則言順事成而禮樂興矣是在我皇上之心而已夫士階一命無不欲尊其親者也今尊崇之禮未定覃恩之典未舉然其授官之與未授者固已有先後得失之心矣是非亟其欲也孝子之誠也何獨至於我皇上而疑之而使君之尊親不如已之尊親也是愛君不如愛已也問者曰或以與獻王妃不可奉迎者何也臣答曰此膠崇仁王為後之說者也以崇仁王嗣與獻王則不可奉迎也夫有天下而不得養其母豈人情哉今迎之而至天子之母也為天子之母戴王妃之號則朝廷之相臨宮闈之相接皆當謹守臣妾之禮矣已為天子母為臣妾竊恐我皇上之心有不能一日自安矣問者曰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六十二

以漢宣帝中興不尊史皇孫而嗣昭帝光武克復不尊南頓君而嗣元帝以為可法者何也臣答曰此不知正踵其非者也堯嘗按其故昭帝亡矣又立昌邑王廢矣宣帝始以兄孫入繼當時惟言嗣昭帝后而已固未嘗知其為子乎為孫乎必也升一等而考昭帝則又將降一等而兄史皇孫矣不可乎當時有司奏固執為人後為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故未有所處始緣其所生父稱之曰皇考而已固未嘗以昭帝為父而以史皇孫為兄也光武乃長沙定王之後景帝七世之孫上嗣元帝夫元帝有成帝為之子有哀帝平帝為之孫凡三傳矣又孺子嬰立凡四傳矣時王莽篡立漢祚既滅

而光武之興乃猶嗣元帝不可乎當時張純朱浮奏亦固執繼入後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故別爲南頓君立廟稱至考而已固亦未嘗以元帝爲公而以南頓君爲叔也大以宣帝嗣昭帝世數未間謂之統則可光武嗣元帝世數已間既不可謂之嗣又不可謂之統矣要之皆統嗣二字之義不能明辯故其弊必至於此耳然則使二帝寡恩而不得盡尊崇之禮者正以俗儒之說悞之也是向可爲法也哉問者又曰如子之言則歷代之故事不足徵乎臣答曰以經議禮猶以律斷獄則凡歷代故事乃其積年之案判耳苟不別其異同明其是非槩欲以故事議禮而廢經猶以判案斷獄而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五

六十三

廢律也是又何足與議也問者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其說如之何臣答曰此非聖人之言漢儒之說也禮喪服記止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至開元開寶禮始云爲人子者爲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爲所後者斬衰三年雖所生所後皆稱父母然未有改稱伯叔之文也宋漢議方有稱皇伯之說而又加以程子之議故人皆宗之但朱子猶有未安之論亦可見也夫常人之於伯叔也其愛敬之心固未嘗不在者也今日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是以父母爲伯叔不復有愛敬之心如路人矣故曰非聖人之言漢儒之說也况我皇上乃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者也其說又焉

可用哉問者曰或以子之說嫌於迎合當聞於人而不當聞於上也如之何臣答曰璵於人未嘗不聞也聞之以說爲邪故不必聞也昔司馬光嘗謂朝廷闕政但於人主前極口論列未嘗與士大夫閑談以爲無益也故聞上也苟嫌於迎合也則必匡救其惡然後爲忠而將順其美者皆不得爲忠矣問者曰子之言備矣人以為邪說也奈何臣答曰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也不求同俗而求同理也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誚也吾夫子大聖人猶所不免璵小子何能敢避此不韙之名也邪問者曰子以至寡之力而欲抗在朝之議恐三人占當從二人之言如之何臣答曰臣子之事君也知無不言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五

六十四

無不盡自盡其心而已使璵之言是雖不用猶是也使璵之言非雖用之猶非也夫事固難明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也今士大夫之達於禮義者固已渙然而釋其疑有不待於後世者矣問者曰犯衆議也子於利害也不計也夫臣答曰璵不敢爲終身謀也夫禮小失則入于夷狄大失則入於禽獸璵懼夫禮之失也故不敢爲終身謀也上覽之留中

十月辛巳勅禮部奉慈壽懿旨以本生父母稱帝后○壬午聖母入見奉先殿奉慈殿○乙酉兵部主事霍韜上大禮疏
疏曰謹按禮部會議大禮謂我皇上宜以孝宗爲父武

宗為兄興獻為叔別擇崇仁王為興獻王後臣謂此議考之古禮則不合質之聖賢之道則不通揆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謹按儀禮喪服章云斬衰為所後者又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是於所後者蓋無稱為父母之說於本生父母又無改稱伯叔父母之云也若為人後者宜謂所後者為父母則經文宜直書曰所後父母豈不徑明易曉也乃惟曰所後者云爾已矣者之云何外之辭也於為人後宜謂本生父母曰伯叔父母則經文宜直書曰為人後者謂其父母曰伯叔父母其服報豈不徑明易曉也乃必曰其父母云爾已矣其之云何內之辭也漢儒不明其義謬為邪說曰為人後者為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本五

之子以誤後世果如其言則漢宣帝嘗為昭帝後矣然昭帝叔祖也宣帝姪孫也則孫將謂祖為父可乎唐宣宗嘗為武宗後矣然武宗姪也宣宗叔也則叔反謂姪為父可乎吳之諸樊餘祭四兄弟以國相授其後為後矣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是兄弟自具高曾祖考也三可乎甚矣為人後者為之子之說背理也故曰考之古禮則不合者此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非一人所得私也宋儒之告英宗乃曰仁宗於宗室衆多之望聖明授以大業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富有四海之孫孫萬世相承皆先帝之德其意蓋謂仁宗以天下授英宗則英宗宜舍本生父母以仁宗為父也臣以聖賢之

道觀焉昔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臯陶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是父母重天下輕也若宋儒之說惟其以天下相授受為恩德之厚遂舍己之父母謂他人為父母是父母輕天下重也聖賢之心固如是乎故曰求之聖賢之道則不通者此也孝宗賓天武宗嗣曆越十有六年于今矣孝宗在天之靈知有武宗之為子也孝宗之心未嘗自謂無嗣也今之議者強欲皇上重為孝宗之嗣何為者哉議者謂皇上繼武宗之統以兄弟昭穆之同不得為武宗之嗣猶宜為孝宗之子也臣則曰陛下為孝宗之子矣誰為武宗之子乎孝宗且有兩嗣子矣武宗無嗣子可乎孝宗有嗣神有於享矣武宗無嗣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本六

遂無所於享乎臣子於君父一也既不忍視孝宗之無嗣獨忍視武宗之無嗣乎若曰武宗以兄固得享弟之祀矣孝宗以伯獨不得享姪之祀乎既可越武宗直繼孝宗矣獨不可併越孝宗直繼憲祖乎皇上於孝宗也伯叔也猶子也於興獻也父子也天性也武宗無嗣無可奈何矣孝宗非無嗣者也今之議者乃欲皇上不考興獻而考孝宗是孝宗本有嗣矣復強繼其嗣武宗固已無嗣復絕其統興獻亦無嗣矣是茲舉也於孝宗與獻王不亦大有所損乎昔者皇上之在藩邸固以興獻為父矣今之蒞登大宝也復以孝宗為父是一身兩父也天之生物也一本曾謂一人可以兩父也乎與獻

天知有皇上之爲子也寧知今日皇上不得爲之子乎故曰揆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者此也臣下之爲此議也豈其爲謀不臧不忠於所職乎非也其爲此議也其故有三一曰前代故事之拘也二曰不忘孝宗之德也三曰避迎合之嫌也夫爲後者爲之子之說雖背理之甚然由漢迄今千有餘年惑人深矣哀帝誤此不得父定陶王英宗誤此不得父濮王曹魏倡此以誤天下程頤司馬光呂誨諸賢守此以誤後世今日臣子敢謂已之賢智有過程頤者乎有過司馬光諸賢者乎與其獨出臆見以招物議也孰與謹守故事之無罪乎故曰前代之拘者此也孝宗御極十有九年深仁厚澤在民深矣窮

昭代典則

卷十五

六十七

者此也韓琦相業宋世罕儔歐陽文章一代宗主議及濮王典禮舉世非之甚至目爲迎合指爲奸邪加之鉞鉞韓歐之在當時苟見不定雖刃未及身且亦毛寒骨悚矣今日臣子誰敢倡父興獻王之說以取獻諂迎合之罪自置其身於不韙之地乎夫避嫌之事賢者不爲奈何今之士夫皆執守謙冲也故曰避迎合之嫌者此也然臣伏見陛下嘗考孝宗矣又伏見慈壽懿旨尊興獻帝號矣則將如斯而已乎臣竊謂斯禮也天地之大經生人之大倫不可以毫髮差忒者也如或未嘗斟酌更之乃所以爲善也昔大舜已未善無所係吝舍已從人人有善不待勉强而取諸已舜之爲相固如此也其

昭代典則

卷十五

六十八

天子之母之禮復於慈壽皇后中宮皇后處之有其道
事之盡其誠無少間隙貽譏後世則於尊崇典禮錯綜
斟酌直運諸掌而已矣緣大禮所在臣未敢擅議惟陛
下博訪天下儒學之士俾各以所見各具疏進其言雖
非不罪言之雖是不賞杜迎合獻諂之嫌則臣子自不
相拘忌各盡其說陛下承納之廣自有大中之道矣

十一月起用大學士費宏至閣○給事中熊浹上大禮疏
疏曰皇上續承揆之倫序乃以弟繼兄非以子繼父也
比之宋英宗為仁宗子者不侔矣夫禮者因人情者也
皇上貴為天子聖父聖母乃以諸王禮處之於情安乎
且藩邸舊臣昔為長史審理者今進為大學士少卿矣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李九

昔為承奉儀衛司官者今進為太監錦衣衛官矣顧聖
父聖母乃獨不得尊崇乎臣愚以為必當稱帝后而與
獻別廟則大統之義所生之恩兼盡矣時費宏初至閣
以熊浹鄉人懼廷和疑已乃自誓附議廷和悅

十二月除進士張璠南京刑部主事○起致仕都御史林
俊為刑部尚書

時廷和心不自安乃寓書於致仕都御史林俊與決之
俊遂上疏曰孔子謂觀過知仁陛下情衷過厚大禮未
協過於孝故也夫有不可易之禮亦有不能已之情子
之於父母服三年無貴賤一也若為人後則服移所後
之父母所生降期焉不二斬也至于所得封贈盡隆所

後而不及所生豈忽然忘情哉制於禮也其所生之情
無過候問供億之勤與伯叔父母異爾故司馬光謂秦
漢而下自旁支入承大統或推尊所生父母為帝為后
皆取譏當時貽笑後世陛下純德之主何忍襲為之臣
等亦何忍陛下襲為之愛子莫如父母聖母亦何忍致
陛下襲為之間必有不知禮之臣逢迎其間曾不知廷
臣皆謂不可正禮也一二臣之謂可私情也奏入廷和
大喜

庚寅御批加興獻帝后尊號皇字

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上言皇上御批於興獻帝與獻
后尊號上各加皇字仰惟聖孝固不能自已者然於此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七十

有禮焉雖君上有不得自專臣下敢輕變乎漢宣帝繼
孝昭後追謚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
繼元帝鉅鹿南頓君以上立廟章陵而已皆未嘗追尊
今日興獻帝后之加較之前代尊稱已極若加皇字與
孝廟慈壽並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弃大義臣
等不得辭其責者願罷歸吏部尚書喬宇等奏曰正統
大義惟賴皇字以明若加於本生之親則與正統混而
無別揆之天理則不合驗之人心則不安非所以重宗
廟正名分也上曰慈壽皇太后懿旨有諭今皇帝婚禮
已命行其與獻帝宜加與皇號毋與獻皇太后朕不敢
辭已亥楊廷和蔣冕毛統啓上言興獻帝后稱號尊崇

至矣今必欲加皇字則本生之私恩既重所後之大義莫伸俱求罷上曰卿等先朝舊臣翊戴朕躬所言典禮朕自裁處禮部尚書毛澄侍郎賈詠汪俊郎中余才等奏曰本生之親既尊為帝后又欲於帝后之上有加則於正統之親無別恐不可以告郊廟而布之天下也內閣大臣盡忠竭誠直言規諫乞降俞旨上曰還遵懿旨諭及稱興獻皇帝興獻皇太后

南京大理寺評事林希元應詔上言新政八要

上登極詔天下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林希元因上奏曰臣聞冬寒之極必有陽春大亂之後必有大治天下事壞於權奸之手至正德十

昭代典則

卷三五

十一

五年極矣陛下以親藩入承大統一舉而更之使十七年天翻地覆之世道一旦轉而為乾清坤寧之治此湯武以後所未見而年方出幼德已夙成則湯武之所未有也今中外臣民萬口一詞謂陛下天生聖人此非面諛又謂陛下血氣方升形神未固不宜過勞恐有所損又謂聖躬宜加慎重飲食起居皆不可苟恐姦人有所不利蓋其愛之也深故其慮之也至爾臣甫登仕路幸際明時愛君徒有心致君愧無術茲因進香來京觀清光讀明旨不容自默然陛下以言責諸人固將取其有益身心天下也臣有所見而不言或言有所畏避而不敢盡非臣所以忠於陛下也臣之言類多觸犯忌諱然

臣但知忠於陛下得與失非所計也陛下亮臣之心而稍加採擇臣雖退處衡茅亦無所恨臣觀自古人君莫不下詔以求言人臣亦莫不進言以忠君然求言者每不能用進言者多不見售良由君以求諫為美名而不務其實臣多過深以求君而不量其勢如漢文帝天資近道至於禮樂則謙讓未遑漢武帝嘉唐虞樂商周不免多欲之累皆好名無實者賈誼董仲舒不量其勢而深求之其不售也固空臣之才不及賈董陛下之聖遠過二帝臣所以敢越分而深求者誠量陛下務實而非好名必能用臣之言不若漢二帝之於賈董二生也所有敷陳為君道急務者六曰務正學以隆治道曰親正

昭代典則

卷三五

十三

人以資輔導曰用舊臣以輔新政曰清言路以定國是曰急交修以圖實效曰持久大以終盛美為朝廷大政者二曰息內臣機務以拔禍根曰罷內臣鎮守以厚邦本條列于左總名新政八要所謂務正學以隆治道者蓋天下之治本於道道本於學二帝三王之治本於學故其治不可及漢唐宋之治不本於學故其治不古若漢武帝表章六經唐太宗游心翰墨宋太祖手不釋卷不可謂不學但不可謂帝王之學精一執中之傳建中建極之旨此二帝三王之學所以致時雍風動之本也彼有是乎陛下萬幾之暇不離經籍中外皆知陛下留心於學但未知所學者何事三王之學何嘗遠於人哉

只在日用所常行者爾求之六經子史以寓目於公私邪正得失興亡之鑑求之儒臣議論士民獻納以究極夫是非得失之歸求之平旦之氣以驗好惡與人相近之實求之一日二日之萬機以籌度撫世酬物之宜求之中夜以思以計一日之間云爲得失之多寡所求不同其要歸於精之一之以求此中此極而已陛下又當優游以體之毋用神太勞懼其疲敝而難久也灑落以開之毋拘束太嚴懼其困苦而難堪也敬慎以本之毋用意太易懼其粗疎而難入也操之必有要進之必以序積之欲其久養之欲其深必使靜與天俱動與天游則帝王之道在我而吾之治可接武堯舜並駕商周回

昭代典則

卷五十五

七十三

視漢唐宋之粗治小康俱不足言矣然臣觀後世人主莫不知學爲美事人臣亦莫不以學勸其君而自學有緝熙于光明以後未有學問見稱如成王者何哉一則天資不美一則立志不堅故心雖知好之而力不足以副之也陛下有冠古絕倫之資雖成王有所不及但未知聖志之堅否何如爾有陛下之天資而又堅其志由是勉勉循循而致堯舜禹湯也不難苟其志不堅臣恐優游歲月皓首無成徒負千古難得之英資豈不可惜也所謂親正人以資輔導者昔周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大小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

昭代典則

卷五十五

七十四

施令罔有不臧終之日爾惟慎簡乃僚毋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蓋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善小人養之以惡則惡臣願陛下細觀罔命之篇凡在外大小之臣咸擇其忠良者置之左右在內侍御僕從之臣非循謹者更之素稱循謹者亦深察而預防之果有如臣所慮即便斥去必皆端謹循良之士朝夕與居則內外交脩薰陶涵養共致聖心於堯舜不難也所謂用舊臣以輔新政者臣惟有堯舜之君必得皋陶稷契之臣以輔之有其君而無其臣固不足以致盛治有其臣而不得所以用之亦不足以致盛治今大茲雖去其根未除宿弊雖革新絃未張陛下當此之際宜不遑寢食以求賢人遣使星馳四出聘諸元老仍令有司催促即時上道務使衆賢畢集于朝共執天下之大機然後可以撥亂世而反之正願陛下之於諸臣但遇缺則補豈不以此間有人彼來無處乎不知今日用人如醫用藥只求對病不拘常用苟有對病之藥則必去常用之藥而決意用之不決意用對病之藥而牽拘於常用其病終不可已昔我孝宗皇帝初年三聘尚書王恕于家虛吏部之缺以待之真可謂能用入者也惟陛下下取法孝宗決意以用對病之藥隆之以異禮處之以重任使皋陶稷契之臣悉布有位則吾君子之勢屹然如山之重天下之大機在吾操持把握之中於以撥亂

而反之正特易爾所謂清言路以定國是者臣惟陛下
下卽位首開言路謂給事中御史言路之官朝廷闕失
軍民利病使之直言文武官員貪暴奸邪使之彈劾陛
下又言無不聽一朝諫臣發憤感激以効忠赤此萬世
一時也而臣獨不能無議者則以今之言官旣不能盡
職於前必不能盡職於後欲陛下通行沙汰使言路一
清庶可以裨今日維新之治何者今之給事中御史卽
前日之諫官也今所彈劾錢寧江彬張銳張忠輩卽前
日之權姦也方其播弄威福勢不爲不橫前後幾二十
年時不爲不久天下幾爲敗壞禍不爲不深未見有揚
一聲者今始歷數其罪櫻猛虎於負隅之秋衆皆奇之

昭代典則

卷三五

七五

搏縛虎於園圍之內三尺童子皆知笑其無勇今日之
言旣不爲功前日之不言豈得無罪孔子曰陳力就列
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居位
之人不能言舉朝之人不居其位憤激而言之至其得
禍坐視而不救亦何顏稱厥官居厥位哉且王守仁親
夷大難厥功不細張永張忠平空掩而取之又安獲乎
民以邀功于時紀功科道埋身藏舌不見其影今甄別
功過以明公論不遇今日臣知功過終不甄別公論終
不明也當言者不言不當言者則言鴟鴞不搏而搏鳳
凰豺狼不問而問犬豕毀譽任情是非夫真無兄者至
有盜嫂之誦未娶者或被揭婦翁之惡使清議化爲濁

議言路轉爲寬門柳又可恨今者陛下廣開言路臣謂
此輩先宜自劾前日之不職待旨意慰諭再三然後退
與同官議論斟酌首發群姦未盡之惡次列利害所當
興革者連名條具以進少答聖天子求言之美意遂決
求退以其位讓能者而不敢久妨賢路以自責罰如此
猶可見其有是非羞惡之心庶可解天下後世之議不
務出此反欲乘時要譽取功詔書一出嘵嘵爭先不顧
前後不量緩急不問已行未行各逞已見紛紛重復由
前不言不爲忠由後之言不爲勇不明進退之義不爲
智自陛下卽位以來臣見諸人論列類多無關大體又
且自相矛盾臧否人物往往不得其實洗垢索瘢者有

昭代典則

卷三五

七六

之以愛憎爲毀譽者不無議論愈多愈覺煩替他人見
之已厭觀使人主將何折衷而取信乎如以其所薦遺
棄諸臣爲賢則諸臣德業聞望舉天下能言之不待彼
也臣思彼時言路之官特立者以忠告去位有識者知
不可爲亦先引去今所存者皆苟且富貴之人也陛下
堯舜之君將興至治言路之官宜得如虞廷納言者充
之今雖不追罪其前日不言願諸人才具誠不足以當
陛下之用今外議紛紛咸謂聖天子御極內自禁近外
徹京堂俱從一新惟是言官未見清理但未有爲陛下
言者今考察在邇臣願陛下勅吏部都察院將見在給
事中御史通行查考凡在先朝不能盡職者俱照內外

官才力不及事例隨其輕重分為等第量材去留更求能者以充其位仍將臣黜以謝言官則言路清國是定可以弼聖聰而享治道矣所謂急交修以圖實効者臣惟天下之治常壞于名勝而實不足蓋天下無治之名則以天下為未治汲汲於自修尚有望治之日惟名勝而實不足則玩愒歲月坐失事機天下卒無望治之目矣臣觀今日之事有似于名勝而實不足何者聖上申興一新化理嘗進君子矣而名望才德之士未盡布有位嘗退小人矣而奸雄欺負之徒未盡空其黨曰去宿弊而積年之弊未盡消曰行新政而維新之政未盡舉曰出內帑以充國儲而國計未盡充曰寬租稅以蘇民

昭代典則

卷五

七十七

困而民力猶未裕此特其大者今將以為亂也則不亂以為治耶則未治然則今日亦徒有治之名而未有其實耳今中外臣民動色相賀咸謂太平之業在是而臣獨有憂者蓋恐曰治不治而亂或生其間也何者正邪相勝之機間不容髮天下之治不進則退而已故今日之事在上下交相儆戒以修職業交修之實在于勇往直前怠緩者害之也在于果斷剛決狐疑者誤之也臣觀今日有似于怠緩而欠勇往狐疑而欠果決故舉事遷延正猶割薦不斷天下有轉亂為治之機而未見轉亂為治之效此民所以日夜憂危恐不足以致治而反生亂也惟陛下督率臣下交修職業凡所以進退人才

與詔旨所更革群臣建議舉行者猛勇果決期在必行毋入于讒言毋惑于浮論毋優游而不斷毋怠惰而因循務求目前可計之功而不徒為紙上之空言則正邪治亂之機判天下之亂一轉而為治矣所謂持久大以終盛美者昔唐太宗身致太平美矣貞觀之治漸不克終此立心之弗久也漢文帝始終恭儉賢矣然溺于膏老而不進于堯舜三代之道此立心之弗大也今陛下有更化善治之美或立心之弗久則前功盡棄人將借之如唐太宗或立心之弗大則小庸自足人將惜之如漢文帝聖心弗久臣雖未觀未免為陛下憂之聖心弗大臣頗窺見一二請敢為陛下勸之自古有志之君必

昭代典則

卷五

七十八

以堯舜三代自期待決不作漢唐事業必以祖宗為法決不行後世因循之政我太祖高皇帝酌百王而立法真可謂齊德堯舜匹休三王者也後世不無漸失其舊全賴中興之君整頓修復之今臣見明詔所更革者只是正德以後之事以前初未之及至于言者請革東廠諸事陛下又委之舊規謂之更化之初事須有漸可也若止于是則我太祖之法終無可復之日殆非陛下所以自期于遠大也且我太宗皇帝亦創業垂統之君豈有開亂政之端于後世臣恐左右懼失權者假此以欺陛下若果是舊規則祖宗之法固有萬世所當遵者亦不可盡循者今于所當遵者有既失遂不肯後至于

不可盡循者乃欲守之而不變是豈善守祖宗之法者哉且當其設此之時未必知後世之為害至是後世知其為害則當速改之今一切委之舊規明知其為害而不改是豈祖宗意哉大抵近時舊規之說多是誤人使人主不法三代者未必不緣此亦猶紹聖小人以紹述而誤哲宗不可盡聽也臣願陛下乾乾不息恒久此心勿以承平自肆勿以晚節或移又推而大之必為堯舜必法祖宗勿盡泥舊規以妨大事凡自宣德正統以來隨時更置間有不利於國不便於民者俱照更革正德年間事例盡與除去以復我太祖之舊則陛下之治將與堯舜匹休與三代比隆今日之盛德美業為能有以

昭代典則

卷三五

七九

終之不至使人惜之如漢文帝唐太宗矣所謂息內臣機務以拔禍根者臣惟我太祖高皇帝既定天下日親萬機自決章奏至我太宗文皇帝為萬世慮始命儒臣入閣參預機務今司禮監得預機務非我祖宗之制也昔晉侯以趙衰守原謀之寺人勃鞞唐柳宗元深議其非漢元帝以弘恭石顯主中書其臣蕭望之亦論其失今以機務之重委之奄寺之官後世以為何如臣聞其端乃起于學士楊士奇以憂去位謀欲奪情恐權歸同列以所掌絲綸簿寄司禮監一去遂不可復及自後人主不自決章奏則事由本監內閣僉書承

自決章奏雖與大臣謀議本監亦得預

其手故也夫內臣一預機務則天下事皆其掌握專權借竊靡所不至由是王振曹吉祥劉瑾因之相繼謀逆縉紳被禍生靈荼毒京城流血宗社幾覆寧不可恨可怨可畏而可戒哉故宦者之禍起于典機務宦者與機務起于變亂舊章欲息其禍在息其機務欲息其機務在復祖宗之舊而已臣觀自古宦官禍人國者其始皆由人主輕變祖宗成法假之以權其後乃至自欲收之而不可得世亦未嘗不知之往往相尋于覆轍臣不知何說也漢亡於宦官唐可鑑矣而乃蹈其轍漢唐亡於宦官我朝可鑑矣何至履其危夫漢唐亡於宦官一失遂不可復悔我朝危於宦官則屢免屢犯而不悔是猶

昭代典則

卷三五

八

人食烏喙幸其毒解謂不殺人而玩食之也臣恐有時為之悞耳今陛下誅斥宦官空其黨類我朝一百五十年宦官之氣始一沮一百五十年神人之憤始一伸但未知陛下曾有志息其機務否也若不息其機務則禍根猶存陛下雖能制之于今必不能制之于後譬猶穢草惡木雖剪其枝葉然深根在地當其時至能禦其發生乎惟陛下真知燭見猛勇果決拔去其根反絲綸于內閣息其機務以收其權則宦官之禍無自而發矣昔我孝宗皇帝晚年深悔我朝假借宦者之失嘗與大臣劉健等謀欲盡革之厥志未諧遂有後日之禍天下至今惜之有今日之事機而不乘此以拔禍根臣恐後

日之禍復將如前又使後人追惜於今也所謂罷內臣
 鎮守以厚邦本者臣惟我朝疆理天下分土于郡縣衛
 所而統之以三司歲有巡按以臨之重地又兼設大臣
 以鎮之大小相維亦足以為治矣後來始有內臣鎮守
 之事夫寺人之職官庭是司疆場守禦非其所務以疆
 場之重委之官庭執役之官豈我太祖太宗之法哉昔
 漢季以宦者封侯唐季以宦者監軍皆因事間見初非
 常設且為後世所譏我朝以宦者鎮守則與文武官並
 置因襲為常又漢唐所無者不知後世以為何如且內
 臣出鎮豈真欲藩衛保障以忠于社稷哉不過欲魚肉
 吾民耳臣聞一人求鎮必重賂于朝廷之權幸然後得

昭代典則 卷三十五

全一

東塗西抹至以萬計隨地豐約以為多寡如廣東必須
 十五萬銀浙江則十萬臣福建亦不下八九萬此臣所
 知也就鎮之後金幣室玩之類隨地產以供歲例者復
 無紀極至所以自飽其溪壑者又不知凡幾此何從得
 之皆剋剝諸民也夫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縱鷹犬魚肉
 吾民伐邦本以自傷臣知陛下不忍為也今雖使有司
 為之約束彼未必便斂手以受約束雖禁其不得奏帶
 多人其禁終有時而弛與其慮為害而禁之而卒不可
 禁孰若去之使不得為害而不用吾慮哉臣伏讀詔書
 見自正德以來額外添設各處守備非我列聖之舊者
 悉皆取回臣敢因此以廣聖意請自宣德以來法外所

設各處鎮守非我祖宗之舊者皆可取回信如是則生
 民之患十去八九陛下邦本永固于磐石矣此亦我孝
 宗皇帝末年之志而未遂者陛下行之是亦繼志述事
 之大也臣於陛下不勝願望

卷三十五

全二

昭代典則卷二十四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閱

書林周曰校刊行

世宗肅皇帝

壬午嘉靖元年春正月清寧宮小房災

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上言火起風烈迫清寧宮後殿
豈非興獻帝后加稱祖宗列聖神靈容天有未安者於此
可見矣給事中鄧繼曾主事高尚賢鄭佐亦言火之為
災陰極之變也五行火主禮今日之禮於名曰紊於禮
曰逆廢禮甚矣陰極變災廢禮之應也 上乃姑從廷

卷二十六

乙

和等議稱孝宗皇考慈壽聖母本生父興獻帝母興獻
后而皇字不復有加矣○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具疏
曰通者廷議大禮臣聞大畧有二其一謂武宗崩皇
上以興獻王長子為武宗弟繼體孝宗例濮安懿王事
稱興獻王為皇叔別為興獻王立嗣此禮官議也舉朝
是之臣愚未敢以為是焉其一謂孝宗傳位於武宗
皇上入繼武宗之統不當繼孝宗嗣與濮王事不同此
張璁霍詡議也舉朝非之臣愚未敢以為非焉禮者天
下之公共謹獻議曰昔堯以天下傳於舜舜繼堯統未
聞不以瞽瞍為父舜以天下傳於禹禹繼舜統未聞不
以伯鯀為父故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祖宗之天下也

孝宗不能私也議者比之宋事竊謂英宗入嗣在袞衣
臨御之日 皇上入繼當官車宴駕之後比而同之似
或未安故 皇上嗣續大業非繼孝宗之統繼武宗之
統也非繼武宗之統繼祖宗之統也以 皇上承繼武
宗仍為興獻王子別立廟祀張璁霍詡之議未為迂也
然舜禹雖父其父未嘗尊其父以帝稱此萬世大公案
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治不法於堯舜非治也
禮不法於堯舜豈禮乎夫天無二日尊無二帝 皇上
於武宗親則兄弟分則君臣 皇上既承統孝武為宗
廟主可復有他稱乎宜稱曰皇考興獻王此萬世不刊
之義禮臣三四執奏未為失也然禮本人情 皇上尊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一

為天子慈聖將臨設無尊稱於心不樂杪情難已故追
所生曰帝后上慰慈闈臣知 皇上之心蓋有不能已
也此於武王追王太王王季雖續承之緒未符而追尊
之心實未遠也今踰年改元尊號未上明詔未頒無乃
擬議之未定乎為今日議慈壽之命已下宜定號曰皇
考興獻帝別立廟于大內每時祭太廟畢仍祭以天子
之禮是或一道也何者別以廟祀則大統正而昭穆不
紊隆以殊稱則至愛篤而本支不渝尊尊親親並行不
悖其庶幾乎至于慈聖慈稱曰皇母某后不可以興獻
字加之設曰如此則孝宗竟無後矣臣曰武宗神主已
附太廟 皇上承 繼祀萬萬斯秋安得謂無後乎此

臣管窺之愚竊為今日獻也。○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亦草疏曰。伏見近議陛下繼嗣孝宗尊稱興獻帝之禮。一謂守禮經之言。一謂循宋儒之說。臣按禮經曰為人後者。傳曰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又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蓋謂有支子而後可以為人後。未有絕人之後以為人後者也。為是議者臣未見其合於禮經之言者也。臣又按宋儒程頤章曰。英宗既以仁宗為父。不當以濮王為親。臣則謂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於宮中矣。是實為父子也。今孝宗未嘗育陛下於宮中也。孝宗嘗有武宗矣。仁宗未嘗有子也。濮王別有子。可以不絕矣。今興獻帝別無子也。

昭代典則 卷上十六

三

為是議者。臣未見其善述宋儒之說者也。蓋父子天性。不可改移。名實相順也。豈容假借。說者不過謂孝宗不可無後。故必欲以陛下為子。今夫推孝宗之心。欲有後者。在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而已。孝宗有武宗。武宗有陛下。是不絕祖宗之祀矣。不失天下社稷之重矣。故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與獻之異羣。廟在稱帝而不稱宗。繼統者天下之公。二王之道也。繼嗣者一人之私。後世之事也。興獻之得稱帝者。以陛下為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未嘗在位也。請宣示朝臣。改議布告天下。稱孝宗曰皇伯。稱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之。夫然後合于人情。當乎名實。舉斯心而推

之治天下可運之掌矣。二臣之疏俱中沮不果上。然其稿已傳播矣。

三月丁巳。上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及皇太后邵氏冊寶。詔天下。

詔曰。自古帝王以孝治天下。尊親之禮。其來遠矣。仰惟聖母慈壽皇太后。敬相皇考孝宗皇帝。訓育皇兄武宗皇帝。蔚有顯聞。皇嫂皇后。表正宮闈。母儀有年。重念聖祖。母貴妃事我憲祖。澤降佑啟。本生父興獻王。聰明仁孝。本生母興獻王妃。莊敬儉勤。誕育眇躬。丕承前烈。謹奉冊寶。上聖母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皇嫂曰。莊肅皇后。又奉聖母懿旨。上聖祖母尊號曰。壽安皇太后。本

昭代典則 卷上十六

四

主父母曰興獻帝。與國太后。大禮既舉。洪恩誕敷。

王申楊廷和蔣冕毛紀請封定策功臣伯爵。糜子錦衣指揮世襲。

給事中張九叙等奏曰。陛下人繼大統。實屬倫序。楊廷和蔣冕毛紀。特以職事草遺詔。實遵祖訓。非敢擬之而後定也。以為元功。進封伯爵。恐非廷和等所敢當也。費宏起廢贊佐朝政。遇亦奇矣。若糜子錦衣衛指揮。亦非宏所敢當也。漢有定立順之功。未建桓之策。紀綱大壞。唐有門生天子。定策國老之名。禍不可言。臣等恐主威漸以不振也。御史汪淵等奏曰。陛下之有天下。倫序當然。人心共屬。私議無所加。人力無所為也。楊廷和等何

與定策功邪夫侯伯非開國之勲不可遽封錦木衛官
非汗馬之勞不可輕授今官爵可及於爛羊祿爵反輕
於敝袴乎臣詔奏曰律文官不許封公侯祖宗時學士
典文章備顧問而已無有封伯與武廢者徐有貞封武
功伯隨禡之乃明鑒也陛下可令史臣書曰學士封伯
自今日始乎

日本諸道爭貢

時日本王源義植無道國人不服諸道爭貢大內藝興
遣僧宗設細川高遣僧瑞佐叔素卿先後至寧波故事
凡番貢至者閱貨宴席並以先後為序時瑞佐後至素
卿奸狡通市舶大監儲寶賄萬計太監令先閱瑞佐貨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五

宴又令坐宗設上宗設席間與瑞佐忿爭相讎殺太監
又以素卿故陰助佐授之兵器殺備倭都指揮劉錦大
掠寧波旁海鄉鎮素卿坐叛論外宗設瑞佐皆釋還○
其後兵部侍郎掌都察院事張璠嘗論勘處倭寇罪狀
曰臣竊惟明王所以馭天在嚴夏之限朝廷所以厲
世必昭刑賞之公若遠方小夷敢決大防稱兵中土讎
殺族類為守臣者輯和無策禦變乖方馴致將卒虧軀
疆場侵駭乃蒙寬條僅抵罰金甚非所以昭示遠人警
勵臣工也先在浙江按察司副使今陞右布政使張芹
職專海道蕪理分巡地方之責匪輕綿薄之才莫克當
一夷入港之時已有交讎構難之語既不能譯審以辨

其真偽又不能輯系以解其真端無早見豫待之智
臨機應變之圖遂成厲階莫過亂畧抄畧我民庶燔毀
我公署戕殺吏伴瑞佐等而莫之能棟賊害將官劉錦
等而莫之能禦雖調兵督捕假稱平討之功而從師辱
國終莫遺失機之罪今廢祖宗之法乃僅行薄罰通銓
曹之私旋得遷崇秩冥然為一方之伯將何以謝兩浙
之民布政司右叅政朱鳴陽承委盤驗夷貨倉卒聞亂
調度莫支既乏外攘之才坐受中域之變罪雖有間罰
亦太輕先任大學士費宏叨執國柄懷卵翼之私遂曲
成夫二天之庇先任戶科左給事中今陞太常寺少卿
劉穆初任勸官懷顧望推避之嫌竟莫仲夫三尺之法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六

俱合有罪伏望聖明俯賜乾斷將張芹即行罷黜以謝
地方朱鳴陽量加降調劉穆量行罰治以符公論庶國
典不至於蔑視邊警可至于潛消矣
安南黎諫走升華府莫登庸矯立黎應尋弒應自立
諫立七年為莫登庸所逼出走海濱居升華府為國吳
登庸立諫幼弟慮而相之尋又弒慮自立國分為三
給事中夏言請罷市舶
給事中夏言言倭禍起於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而
不知所當罷者市舶太監非市舶也夷中百貨皆中國
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以故祖宗雖絕口
本而三市舶司不廢市舶初設在大倉黃渡尋以近京

即改設於福建浙江廣東七年罷未幾復設蓋東夷有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海夷有市舶所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徵稅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賈抑奸商使利權在上罷市舶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內訌海上無寧日矣

五月禮部請以崇仁王龍封與獻王主祀不報○秋虜人花馬池大掠西安鳳翔○冬十一月庚申壽安皇太后崩楊廷和定為哭臨一日喪服十三日而除文移兩京不以詔天下

十二月甲戌上壽安皇太后尊謚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大佑聖皇太后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七

癸未二年春三月賜進士姚涑等四百一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夏五月遣司禮監官諭內閣與獻帝后尊號加皇字

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上言皇上謂所生父母必極尊稱恐未足為孝而反為聖德累矣前以慈壽皇太后懿旨稱帝后于正禮已過公論未安今復極尊崇與孝宗慈壽並非所以奉承正統也六月己酉復遣司禮監官至內閣諭帝后尊號上加皇字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上言前蒙傳諭已具奏為不正之禮恐為聖德累今必欲行之是徇情也昔魏明帝勅戒公卿曰敢有邪佞導諛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臣等不能推

明正論尊陛下為堯舜之君是明帝罪人也丁巳上御平臺召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授以手勅面諭欲加稱與獻帝為與獻皇帝與國太后為皇太后廷和等退而上言臣等親承天語諄後無少疾遽之色曷勝感戴第奉迎 皇上之初凡正統本生講諭已定聖心固已洞察豈復得不顧禮義徇情行之哉

十一月壬辰南京主事桂萼上大禮疏

萼上疏曰臣聞古者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未聞廢父子之倫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禮官以 皇上與為人後而強附末世故事滅武宗之統奪與獻帝之宗識者莫不曰孝宗有武宗為子矣可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八

復為立後乎武宗完神器授 皇上矣可不繼其統乎今舉朝之臣未聞有所規納者何也蓋自張璉霍詭上議論者指為干進故達禮者不敢遽論其誤遂因循至今日爾然是失也綱常所關誠非細故切念 皇上在興國太后之側慨與獻帝弗祀三年矣而臣子乃肆然自以為是豈一體之義乎臣願 皇上速發明詔循名考實稱孝宗曰皇伯考與獻帝曰皇考而別立廟于大內與國太后曰聖母武宗曰皇兄則天下之為父子君臣者定至于朝議之謬有不足辯者何也彼所執不過宋濮王議耳臣按宋臣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詔親許為仁宗子至於封爵悉用皇子故事與入繼

之主事體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 皇上奉祖訓入繼大統果曾親受孝宗詔而為之子乎果曾親許為孝宗子乎則 皇上非為人後而為入繼之主也明矣然則考與獻帝母與國太后者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臣久欲以請乃者復得見席書方獻夫二臣之疏以為 皇上必為之湯然更改有無待于臣之言者至今未奉宸斷豈 皇上偶未詳覽邪抑二臣將上而中止耶臣故不敢愛死再申其說并錄二臣之疏以聞疏奏 上曰此關係天理綱常便會文武羣臣集前後章奏詳議尊稱合行典禮

內閣楊廷和致仕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九

甲申三年春正月五星聚營室

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少卿樂護上疏曰臣等預筭今年正月五星以次聚營室但太陽臨近當隱伏不見今候其象果然夫數不爽而象暗聚則其暗精流氣亦必成祥自古五星之聚莫不有大福大禍惟視人君德政淑慝何如耳占書曰五星之聚是謂改易王者有德受祥子孫蕃昌無德受殃失其國家百姓流亡蓋天道無親福無常主故五星之聚有福有禍有德靡不受福無德靡不受禍聚房周祥以昌聚箕齊桓用霸漢興聚井朱盛聚奎是四者皆當更革之際一禍培栽覆傾昭然在德惟天寶聚于尾箕而唐德弗稱旋有祿山之亂唐業遂

棄皇上聖德中興五星適聚可不益修聖德愛養黎元以承此大慶乎簡易寡慾修德之大儉用省財愛民之實伏乞陛下鑒此天數之大克已約躬又能而實行之使人心悅而天意孚真所謂有德受慶矣臣職司占候竊惟禍福之祥莫大於此至於修德應天之實非臣等之言所能盡意更乞延訪文武羣臣博求修德愛民之道而實行之以及內外左右莫不修省協贊承此大慶不使天眷別有所顧則宗社生靈不勝幸甚占書又曰天下兵謀則五星聚於營室凡所以內修外攘以銷夷狄盜賊之謀者似亦不可不加之意也伏乞 皇上亟與大臣圖之疏下禮部部言堯舜授受日曆數在躬允執厥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十

中四海困窮天祿未終 皇上起自潛邸人承大統正德年間權姦用事冗濫靡費蠹耗無餘天下之財盡歸權室公私赤立國非其國 皇上起而救之生理未復重以水旱非常之災流移轉徙餓莩相望朝廷累議賑恤而在官無可發之廩在民無可貸之儲相顧錯愕計無所出所謂四海困窮者積漸至此遺大投艱付託甚重亨屯拯溺求望甚切伏望仰稽乾象俯順時宜圖任老成斥遠羣小崇敬畏戒逸欲嚴諸一心自足以為祈天求命之本其他齋醮祈禳異端小說不宜輕信以啟佻門傷治體至於足國裕民則今日之務莫急於此必先儉約必端好尚必慎差遣必重爵賞必戒興作稍在

得已即賜停止務求安靜休養生息假以數年天與之
時人盡其力則生理庶可復而國用亦自有餘矣臣等
待罪禮官星家之說素所未習不敢旁引曲証以瀆天
聽至於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天命靡常
常於有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則歷聖言之若出一口
傳曰畏聖人之言伏乞垂情經典堯舜為師執一中以
臨照百官資四海以永綏天祿應天之實莫大於此其
欲修攘以銷盜賊夷狄之謀者候命移咨兵部上議仍
乞勅令百官同加寅畏勉修職業凡事有關國體民生
至計者並許直言以共成嘉靖之治宗社幸甚生民幸
甚時又有華湘亦以光祿少卿管欽天監事上言自昔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十一

聖王承天御極必以治曆明時為先乾坤奠位之後四
時七政隨天而運寒暑代謝為歲虧盈互易為月晝夜
還轉為日經緯錯列為星辰步筭周審為曆數天子奉
順陰陽時以作事以厚生而世治時苟不明晦朔茲
望失其節分至啟閉乖其期則無以該治生靈而世亂
矣夫曆之來由黃帝訖秦末凡六改由漢高祖訖漢末
凡五改由魏文帝訖隋末凡十三改由宋太祖訖宋末
凡十八改由金熙宗而訖元末凡三改一曆之改廣集
眾見思無遺智法無遺術宜其永久不變然歷代長於
曆者不數歲而輒差杜預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
不已遂與曆錯歐陽修曰事在天下其易差者莫如曆

夫所以差者由天周有餘日周不足也天周有餘則天
常平運而舒日周不足則日常內轉而縮天日之差於
中星驗焉堯之冬至初昏卯中而日在虛七度虛者北
方之宿則日行北陸纏於玄枵之子也今之冬至初昏
室中而在箕二度箕者東方之宿則日行東陸纏於析
木之寅也計今去堯末四千年而差五十度矣再以赤
道考之勝國至元辛巳改曆天正冬至赤道歲差一度
五十九秒今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九秒也黃道歲差九
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也
故洪武中漏刻博士元統上言我朝承運以來曆雖以
大統為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年達數盈漸差天度距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十一

元辛巳至元統上言時歲在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十年
迄今則二百四十二年授時曆法每歲差一分五十九秒
約七十年差一度今合差三度餘矣年逾遠而數逾盈
然則治曆者豈可不隨時修改以求合于天哉夫不隨
時修改求合于天則曆必差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辰
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多與欽天監推筭不合山東
道御史朱節謬薦臣知曆學改官於茲恭惟 皇上入
繼大統之年適與元之革命改憲辛巳之歲相符則調
元正曆以來未立之差法固有待于今日臣切念班固
作漢志以明治曆不可不擇者三專門之商明經之儒
精筭之士臣於三者無一焉蚤夜憂遑罔知所措然於

治曆之法聞其繁矣古今善治曆者三家一日漢大初曆以鍾律起二曰唐大衍曆以著策起三曰元授時曆以晷影測就日體測之毫忽微眇不可得而遁者元史所謂自古及今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顧豈誣哉今欲正曆而不登臺測影臣竊以為皆空言臆見也伏望令臣暫住朝參督率曾奏改曆中官正周濂及於疇人子弟中掄選諳曉本業善於書算者及今於冬至之前親詣觀象臺晝夜推測日影赤道黃道中星分秒日計月書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二至二分日月交食合朔弦望日躔月離黃赤二道及昏旦中星七政躔度紫氣月孛羅侯計都之類視元辛巳所求委有所差備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十三

錄上覽乞勅禮部延訪四方有能知曆理如楊雄善立差法如邵雍沉潛智巧如許衡郭守敬者令其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懿制夫天文七曜三垣二十八宿為大聖人觀天文以察時變觀此也此其有恒之象也雲雨震電風雪霜露類皆天象而非其恒也彗孛虹蜺之類其怪也夫日大明陽之精光君象也月夜明陰之精光后象也上有失德則適見于天而薄食日食陽不勝陰也月食陰不讓陽也先王謹天戒莫嚴乎日食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日官失之也史官失之也日輪大月較小日道近天在上月道近人在下故日食既時四面有光溢出也水火金木土即人間日用五

府之精光也水行最速一瀉千里金行於世其流如泉火三月而改木一歲而彫土博厚不遷故金水附日歲一周天火二歲水十二歲土二十八歲一周天土亦名填讀如鎮以鎮靜為體讀如田以填塞為用也木星八十二年而與日合者七十六火七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三十七土五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五十七金水雖隨日然金八年而合於日者五水四十六年而合於日者一百四十五三垣曰天市明堂位也曰太微朝廷位也曰紫微宮寢位也明堂位者天子巡狩之居也朝廷位者聽政之居也宮寢位者燕息之居也天市歲臨之太微日臨之紫微朝夕在焉七曜必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十四

事太微而出猶大臣受天子之命於朝以行其職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經星以共紫微之帝猶郡國百司各治其職安其民人以承天子也二十八宿首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各七宿也角主發育萬物亢日疏廟氏為天根房天子之後寢鍵閉鈐鈐兩咸以防淫而謹內也心天子象言天地之心人之主也尾主后妃叙御于主所箕承帚掃又揚穀之器尾而受之以箕示婦道也五星聚箕尾而有天寶之亂亂自色荒也斗主薦賢受祿斗為器量所以斟酌也民事莫重于耕織故牛女相聯牛農丈人耕具驪珠女獻工也天田九星象井田天狗天雞教樹畜也羅堰九坎天淵言農桑者

先水利也北陰也故虛與危主火喪危禍事室以農畢而見故主營建宮室事嘉靖甲申五星聚宮室矣壁圖書之秘府奎天子武庫婁主蕃牧犧牲以供祀事自室以至於婁天子之宮館苑囿在焉胃儲藏五穀之府昴主刑獄又名旄頭占胡人順逆畢主邊兵昴畢之間有天街分華夷也參中三星中軍其中大將有參謀也二肩左右將軍二足前後將軍肅行軍之藏府非主水泉主水衡法令平中之事物之平者莫如水故管國制城畫楚分州皆取象焉鬼主內外祠祀事柳主草木又為天厨主饗燕事星為文明之會主衣裳文綉張主珍寶宗廟服用翼天子之樂府也軫主車騎任載又星搖星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十五

隕大異也凌犯守留芒角掩各以類占之若乃日之行道周天如循環月亦然兩環兩交一謂之天首一謂之天尾天尾為計天首為羅月行遲速有常度最遲之處即孛也故謂之月孛孛六十二年而七周天孛生於閏二十八年十閏而炁行 周天炁孛皆有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同謂之四餘并七政為十一也

禮部上尊稱典禮議詔參眾論再議 禮部尚書汪俊等上議祖訓兄終弟及指同庠言則皇上為親弟武宗為親兄自宜考孝宗母昭聖前後章奏惟進士張璉主事霍韶給事中熊浹二三人與桂萼議同其兩京尚書喬宇楊蕪等凡八十餘疏二百五十

餘人皆如本部疏夫推尊之非莫詳於魏明帝之詔稱親之非莫詳於宋儒程頤之議而桂萼之徒肆言無稽情罪可惡議上上曰還參眾論再議○二月丙申禮部尚書汪俊等上議 皇上入繼大統考孝宗母昭聖蓋純得乎天理之正深即乎人心之安者也今與獻帝后已極尊稱而聖孝無窮復令臣等再參眾論請於興獻帝帝字上與國太后太字上更加一字以全尊稱議上留中

南京都察院經歷黃綰上大禮疏 綰上疏曰陛下有仁孝之心而臣下不能因之擴充有親賢之德而臣下不能因之將順何也切惟陛下遵祖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十六

訓入踐帝位宜繼武宗考興獻帝別立廟大內庶大統正而私恩盡也議者乃牽合宋濮王不同之事強陛下考孝宗而滅武宗兄弟相傳之統絕興獻帝父子罔極之恩父子君臣皆失其道不幾於三綱淪九法斃乎名席書桂萼張璉霍韶來京

桂萼復疏曰帝王傳統體天地之心盡君師之道以開萬世太平非若一家一人之私者也故統為重嗣為輕堯以不得舜為已憂不聞以陶唐氏失天子之祀享為已憂也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不聞以有虞氏失天子之祀享為已憂也夏后氏傳之太康則立弟仲康至不降則立弟扁肩之子復立不降之子孔甲商七傳三

立弟至立太戊而殷道興太戊以下立弟河圖甲而殷道又興再傳至祖辛數世五立弟至盤庚而殷道又興盤庚以下再立弟至小乙生武丁而殷道又復大興周七傳乃無嗣立王叔父辟方以繼統而周德復興夷王以下衰矣又十數世匡王無嗣立弟瑜而周復不墜夫唐虞三代豈皆無子行可以為繼後哉重繼統之得人而不重已之得嗣為天下謀而不以一人之私干之此仲尼之徒所以深鄙夫與為人後者也後世為人君者不計天下之安危為人臣者不知事君之大節女后各臣利於立昏故秦舍長子而立二世西漢舍長兄弟而立孺子嬰東漢舍長兄弟而立質帝凡若此類其間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十七

豈無賢而長者可立哉以繼祀私情為重而不知國無長君將宗社淪喪其何利之有我太祖高皇帝深懲其失獨取法於二帝三王以兄終弟及之文定為祖訓故皇上以興獻帝長子繼祖宗之統事法三代義令唐虞無容議矣昔先王立極以祭祀敬 皇上即位以來天地則祀之於郊矣祖宗則享之於廟矣獨能遺其父乎故夫考與獻帝繼統武宗此天理人心推之為堯舜人倫之至者執政乃以為不可行也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大臣之謂也今之與議諸臣夫不可知乎願賜裁斷庶建中立極以答天下仰望之心矣○張璠復疏曰 皇上遵祖訓入繼大統固非執政之所能援

亦非執政之所能會者也夫何禮官不考而強比與為人後之例以皇上為孝宗之嗣絕與獻帝父子一體之恩繼孝宗之統失武宗兄弟相傳之序遂致 皇上父子伯姪兄弟名實俱紊凡有識之士靡不痛恨者也臣初叨進士嘗再上議及者為問答論辨其非但言者不顧禮義黨同伐異寧負天子而不敢忤權臣此何心也伏見當時聖諭有云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徽稱朕於罔極之恩何由得安於是執政窺測皇上之心有見於推尊之重似未見於父子之切故今日爭一帝字明日爭一皇字而皇上之心日亦以不帝不皇為歎與之爭焉既而帝與獻帝以為皇上之心必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十八

既慰矣故留一皇字以規皇上將來未盡之心耳遂敢以皇上稱孝宗為皇考稱興獻帝為本生父不顧 皇上為繼統之大而堅遂與為人後之非父子之名既更推尊之義安在遽爾詔告天下自以而今而後決然不可改者乘皇上之不察而誤 皇上以不孝亦既甚矣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今夫匹夫匹婦有不獲自盡者尚求以自伸 皇上尊為萬乘父子之親人可得而奪之乎又可容人之奪之乎臣嘗抱恨一人之見不足以明 皇上之心竊謂天下知禮義者必議之也今桂萼及之言者遂指為黨臣謂天理民彝之在人心終不可泯者也人不能強臣臣不能強人者也

執政不能強 皇上皇上不能強於執政者也茲伏承聖諭會文武羣臣集前後章奏詳議臣知 皇上以萬世之禮付之天下之公矣然久而未決容有神明而面阿理屈而詞執所謂寧負天子而不敢忤權臣如此者非臣子也臣聞有言者曰 皇上已受昭聖皇太后懿旨為之子矣今焉可背之 皇上已考孝宗詔天下矣今焉可改之但可於與獻帝之稱加一皇字耳此正臣所謂留此一字以滿皇上未盡之心者也切謂 皇上初奉武宗遺詔為繼大統非奉皇太后懿旨為之子也况 高皇帝垂訓固亦皇太后所宜必知者也何背之有皇上自藩邸為與獻帝子服父服矣迎立之詔嗣皇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十九

帝位繼武宗統矣此復其初何不可改之有故今與獻帝之加稱不在皇與不皇實在考與不考推尊者人子一時之至情父子者萬世綱常不可易也若徒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是而塞今日之議 皇上亦姑以是而滿今日之心臣竊恐天下知禮義者必將議之不已皇上聰明日開孝德日新必亦不能自己者也臣謂百皇帝之稱終不足以當父子之名百執事之口終不能以泯皇上之心者也易曰敦復吉迷復凶如其道萬世不可改也如其非道不終日而改可也况今日以君改臣以禮改非禮又何所忌憚而不決耶伏乞再詔中外必稱孝宗為皇伯考與獻帝為皇考武宗為皇兄則

皇上父子伯姪兄弟名正言順事成而禮樂興矣此天下之望萬世之望也疏奏上曰此言有關典禮俱命會議

三月丙寅諭禮部加上本生父母尊號及立室奉先殿側

○禮部尚書汪俊致仕

禮部尚書汪俊等上請曰臣等伏承建室之命益增惶惑嘗恨桂萼之徒扇其邪說欲改孝廟稱號陛下乃於聖母皇太后復加尊稱蓋已知其非矣又欲別廟與獻帝陛下但欲議擬建室亦復知其非矣願罷議上曰還會官明白議擬汪俊等復上議曰 皇上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為本生父立廟大內從古所無惟漢哀帝嘗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二十

為共王立廟京師師丹以為不可請於安陸廟增飾為獻皇帝百世不遷之廟俟他襲封與王子孫世世奉享陛下歲時遣官祭祀亦足以伸至情矣上曰朕奉大廟豈敢間越與漢哀帝不同務協公論以伸朕情吏部尚書喬宇等復奏曰 皇上聖慮於宗法大小必洞然無疑故曰建室以避立廟之名也於奉先殿側以避大內之名也推此則專於大宗必降於小宗安陸祭祀無庸改議矣上曰朕祗奉宗祀罔敢違禮卿等還協公論議擬又湛若水等石瑤等給事中張翀等御史任浴等太常卿汪舉等皆具奏不聽於是汪俊求罷去上切責之曰你職司邦禮違背正典肆慢朕躬遂罷之

丙子詔止席書張璠桂萼來京

張璠桂萼復同上疏曰。禮官以皇上稱孝宗為皇考。昭聖為聖母。謂之所後父母。稱與獻帝與國太后謂之本生父母。按禮於所後者。服三年。則於本生父母。降服為期。同伯叔父母。不得以帝后尊稱。今既稱與獻帝與國太后。是伸人子推尊至情實父母矣。豈可妄加本生二字。且本生字為別服制而言。可加之尊稱上乎。夫與獻帝與國太后。既不可為本生父母。則孝宗皇帝昭聖皇太后。不得為所後父母。明矣。禮官明知禮非。深懼罪及。乃固拚。皇上入繼大統之實。而忍比與為人後之例。觀其擬請與獻帝於帝字上。與國太后於大字上。更加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二十一

一字。蓋皇字耳。臣等竊謂禮官初率廷臣爭一皇字。何至今日可加。豈非專留此字。以滿皇上未盡之心者耶。臣等逆知其然。發其欺矣。蒙召來京。蓋欲令與禮官面質是非。宣昭大義。此真。皇上公天下萬世之心也。臣等聞命。奔走至鳳陽。伏觀勅諭。已加稱與獻帝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與國太后為本生母章聖皇太后。是又不過巧飾考孝宗之初謬耳。其設心以為皇上但見有皇考皇帝。母皇太后之稱。必自喜慰。殊不知本生父母。對所後父母而言。實陽以與之。陰以奪之也。皇上豈能陰察其欺乎。遂使。皇上於此。宗祀致詞。既稱皇考。又稱皇考。孝宗皇帝。是兩皇考矣。曾有一人

兩考之禮平。孝宗皇帝有靈而信乎。獻皇帝有靈而慰

乎。皇上兩考之而安乎。臣等知仍加本生二字。决非皇上之心。必出禮官之陰術。其欺皇上以不察也極矣。誤皇上以非禮也甚矣。及奉聖諭。朕本生父母尊號。已有勅諭。還於奉先殿側。別立一室。畫朕追孝之情。夫別立稱廟。如奉慈殿之例。不干正統。所以明天下之分。不廢尊親。所以教天下之孝。於禮合矣。但云朕本生父母。豈皇上亦自不察。以本生二字為親之之辭。斯不失為獻皇帝子邪。不知禮官正以此二字為外之之辭。明皇上為孝宗之子云耳。皇上不亟去本生二字。則獻皇帝雖稱皇考。實與皇叔無異。不知禮義者。將妄引漢宣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二十一

帝光武非禮故事。以為不當為獻皇帝立廟京師。必此二字有以啟之也。夫此二字。實禮官欺。皇上之陰術。故不徒能使人附之而不改。又能使。皇上由之而不覺其欺矣。又奉聖諭。今大禮既定。桂萼等不必取來。臣等聞命中止。切以大禮如此為定。正臣等所謂徒爭一皇字。禮官必姑以是而塞今日之議。皇上亦姑以是而滿今日之心者也。蓋禮官懼臣等來京。面質其非。故先為此術。求遂其私。而天下後世公議終不可泯。臣等切惟皇上聰明日廣。孝德日新。本生所後之欺蔽。必自察之。在禮官今日固自以為得計。臣等知其將無所逃罪者也。謹按三代以上。立君者以賢。嫡長繼統為重。並

無立嗣之說末世諸侯之大夫以下始有與為人後者故仲尼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延射者曰僨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此可見與為人後者仲尼之徒所深鄙也今禮官不成 皇上為入繼大統之君而忍比 皇上與為人後之例蓋不過強附漢定陶王宋漢王不同之故事耳宋儒朱熹有曰古禮之壞自定陶王時已壞了蓋成帝不立中山王以為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乃立定陶王蓋子行也孔光以尚書盤庚之及王爭之不獲當時濮廟之爭都是不曾好讀古禮見得古人意思夫仲尼大聖人也朱熹大儒也禮官皆不考其說必求遂欺蔽之私此何心哉故今日典

臨代典則 卷二十六

三三

禮必當改稱皇伯考孝宗敬皇帝皇伯母昭聖慈壽皇太后直稱皇考恭穆獻皇帝聖母章聖皇太后亟去本生二字如此勅諭禮部詔告天下則繼統之義始明為人後之說不得亂乎其間而人心信從矣使不亟去本生二字則雖有皇考獻皇帝母皇太后之稱天下後世終以 皇上為孝宗之子為人後之主實墮禮官欺蔽中矣願皇上面進禮官將臣等所言反覆指示則理窮而語必塞自無所用其欺逞其術矣疏奏留中

丁丑定安陸松林山陵名顯陵○戊子復召張璪桂萼來京以席書為禮部尚書○辛卯內閣蔣冕請罷弗許冕言皇上既受命於武宗則即嗣武宗後以奉祀宗廟

當如春秋臣子一例之說而以父道事武宗以子道自處也今欲為本生父立廟奉先殿側竊謂與獻帝生前未帝豈可沒而廟祀大內乎誠然則將置孝宗武宗於何地乎汪俊乞休遽允其去葦蕙有言亟召其來其日天氣陡變陰晦風霾尤甚天心仁愛尤極惓惓蓋改稱皇伯考之說逆天悖理 皇上可不思所以回天意哉愿罷免上曰卿朕方倚任共圖治理建室禮儀朕自裁之

禮部侍郎吳一鵬等請停建室之議不允

吳一鵬等言為人後者為之子乃儀禮經傳本文孔子述經所定 太祖高皇帝著于孝慈錄大明律臣等正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三四

欲遵祖訓本禮經守節冊程頤之論以悟聖心宜停建室之非仍廟安陸歲時遣官奉祀俟他日皇子眾多襲封與王世世奉享議上上曰朕承天命祗奉宗祀孝養聖母豈敢違逆朕本生聖母躬親奉侍但本生聖考荒寢陵園遠在安陸設於卿等父子亦安乎今扶同朋執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欺朕冲歲甚失綱常擇奉先殿西室亟修飾以盡朕歲時追切之情

下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于獄謫官○己酉上兩宮尊號癸丑詔天下

詔曰朕恭膺天命嗣承皇兄武宗毅皇帝大統祗奉宗祀惟我皇考孝宗敬皇帝神謨聖政是繼是行仰惟聖

母昭聖慈壽皇太后擁翊之功。莫罄名言。本生父母與
獻帝。與國太后。鞠育之恩。罔殫報稱。尊號未極。恒用歎
然。恭奉冊寶。加上聖母尊號曰。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
與獻帝尊號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與國太后曰。本
生聖母章聖皇太后。義專隆於正統。禮盡夫至情。
○壬申奉先殿西室成。名觀德殿。奉安恭穆獻皇帝神主。
○張璠桂萼至京師。

璠萼同上疏曰。臣等聞蘇軾曰。有一言而興邦者。不以
爲少。有三日言而不輟者。不以爲多。竊謂今日典禮。名
實秩然。宜無容一言者。然與朝議抗之三四載。辯之六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二十五

七疏。又不止三日言而不輟者也。人之言曰。在朝之議
多。非真多也。附和之而多也。臣等之議寡。非真寡也。不
敢言而寡也。皇上聖明。豈不察之。茲詔令雖云再下。而
典禮益甚。乖違。謹復條七事。其大畧不出前言。而提綱
或便聖覽。一曰。高皇帝獨取兄終弟及爲訓者。蓋父
子相傳爲常。有不必訓。兄弟相傳不常。故爲之訓也。夫
獻皇帝實孝宗親弟。雖未嘗有天下。以傳皇上。而皇上
之有天下。實以獻皇帝之子也。高皇帝雖未嘗以天
下授皇上。皇上之有天下。實以高皇帝之訓也。擅權
立功者。欺天甚矣。二曰。宋英宗初名宗實。爲濮王允讓
第十二子。時方四歲。仁宗取入中宮。命曹后撫鞠之二。

十八年。命學士王珪草詔。立爲皇子。蓋濮王親嘗命之
爲仁宗子也。仁宗親嘗命之爲之子也。今獻皇帝未嘗
命皇上爲孝宗子也。孝宗又未嘗命皇上爲之子也。况
獻皇帝止生皇上一人。爲嫡長子。又非若英宗之多兄
弟可比而同之乎。三曰。宋真宗咸平元年。三月詔議太
祖廟號。太祖稱伯張齊賢等上議云。天子絕期喪安得
宗廟中有伯氏之稱。詔禮官別加詳定。禮官仍議稱太
祖室曰皇伯考妣。又云。唐玄宗朝。希裕云。布昭穆之坐
于戶外。皇伯考中宗。皇考睿宗。並列于南。相北向同列
穆位。又郊祀錄。德宗朝祝文。以中宗爲高伯祖。又唐玄
宗謂中宗爲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爲高伯祖。則伯氏之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二十六
稱復何不可。奏可。今孝宗稱皇伯考。名斯正矣。四曰。本
生父母。對所後父母而言。禮於所後者。服三年。名曰重
於本生父母。服降爲期。同於叔伯父母。名曰輕。今皇上
尊稱獻皇帝爲皇考。章聖皇太后爲聖母。是明爲父母
所當重矣。若仍係本生二字。則又同於叔父叔母所當
輕矣。五曰。孟軻氏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稱兩皇考。是
二本也。曾有兩考之禮乎。夫三尺之童。強以兩考之稱
必報然。不從敢加之。萬乘之尊乎。今試坐孝宗皇帝於
此。又坐獻皇帝於此。皇上趨於其前。其何以稱諸。以是
播諸宗祝。竊恐二帝在天之靈。不享也。六曰。禮慈母如
母。謂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

命子曰女以為母。責父之命也。由是推之。母子之稱。夫豈可苟乎。今昭聖有武宗為之子。復以皇上為子。章聖正生。皇上而不得為之子。為茲議者。果為全兩宮之好乎。啟兩宮之嫌乎。誠母為母。伯母為伯母。以母事母。事伯母猶母。大孝無間言矣。七日。喪小記云。王者禘始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陸氏謂若漢光武有天下。既立七廟。則其曾祖禰當別立廟祀之。故曰庶子王亦如之。臣推漢有司。有議之者。正緣謬以光武當考元帝。而不當考南頓君故耳。今之議者亦緣謬以皇上當考孝宗。而不當考獻皇帝。故謂不應為獻皇帝立廟。夫始之以不學無術。終之以相助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二十七

匿非不亦異乎。疏奏留中。○時六科給事中張紳等。十二道御史鄭本公等。各奏等行取來京。黃綰張喙。劾噬黃宗明攘臂橫行。方獻夫居中內應。席蔭為間諜。而南京給事中彭汝寔等。御史田麟等。復各論劾。皆不聽。

六月丙午。以桂萼張璠為翰林院學士。方獻夫為侍講學士。

吏部尚書楊宇奏。萼等偏執異說。搖動人心。言官論劾。殆無虛日。顧乃俱承翰苑之命。愿亟罷黜。上曰。任用材賢。自古帝王之治。萼等執經論禮。意非干進。乃切責其忤違。宇求罷去。楊廷和子楊慎亦率同官張衍慶等。奏

言君子小人不並立。正論邪說不並行。臣等所執者。程頤朱熹之緒也。萼等所言。冷褒段猶之餘也。學術不同。議論亦異。可復強顏詭隨。和光自媚乎。上罷其俸。御史段續陳相各復論奏。上責其排陷忠賢。俱下獄外貶。戊午。遣司禮監官傳諭獻帝冊去本生二字。內閣毛紀贊宏石瑤上言。尊號九字。斷自聖心。非臣二人所敢輕議。蓋二字。上干宗廟。內干宮闈。事體重大。伏望皇上審處。慎毋輕改。上御平臺。召毛紀等切責之。曰。此禮當速改。爾輩不能以忠事君。如何可以禮待爾。又曰。爾輩為無君之臣。如何使朕為無父之子。紀等惶怖而退。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二十八

七月大同五堡軍叛。殺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大同古雲中地。北距虜地。平漫不甚。隄塞是年七月。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鎮城北九十里。築五堡。將成。議徙鎮卒二千五百家往戍之。堡五百家。為大同藩籬。諸鎮卒竊相謂。去城下二十里。猶苦虜抄掠無寧日。今五堡孤懸幾百里。虜至誰復相應援者。即死不願徙也。訴之文錦。文錦不許。嚴為令趣之。又所遣董役。參將賈鑑。望風峻法。白文錦杖其隊長。且罪之。諸鎮卒遂變。有郭鑑。柳忠。暨諸驍悍者。倡亂。殺賈鑑。裂其屍。七月二十二日也。遂嘯聚塞下。焦山。文錦恐與虜連。招撫之入城。即索治首亂者。二十七日。郭鑑。柳忠。脇諸卒。焚大同府門。劫獄。

囚又焚都察院門文錦倉卒踰垣避匿宗室博野王所諸亂卒掠其家脇博野出文錦殺之亦裂其屐遂發府庫兵仗皆甲而馳欲殺鎮守太監王某不果又欲殺總兵官江桓走免掠其家乃出遂脇鎮守巡為奏乞赦宥廷議遣兵部侍郎李昆宣勅赦諭之復命太監武忠鎮守都督桂勇為總兵官摧按察使蔡夫祐為巡撫先是撫臣既遇害諸亂卒肆行劫掠天祐至乃令武忠桂勇集亂卒宣諭朝廷恩威反覆開諭諸亂卒稽首謝誓解散然皆恐不安又姦盜多乘隙亂亂卒劫掠居民桂勇稍督兵擒獲擗殺五十餘人乃管郭鑑柳忠諸首亂者釋之以安眾而人心恟恟訛言日至相傳有洗城之說無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二十九

何妄報京營暨諸鎮兵已駐近地勦大同矣適戶部遣進士李枝轉餉至鎮諸亂卒謂密旨也眾夜集擊李枝門訊故枝自門隙出公移示之始信然眾已集有謂知縣王某曾白巡撫欲誅眾卒者遂往執王殺之又縱火延燒居民百餘家亂復大作明日逼脇代府謂其請兵也且索府賄代王曲應之解去王懼陷害以三十日率弟子數人潛出居宣府天祐等委曲諭撫不定以狀上上乃命戶部侍郎胡瓚督兵討之而都督魯綱總其兵制曰誅首惡脇從不問也瓚至陽和密檄桂勇督城中兵計擒首惡文移日十數下於是城中大懼眾曰天祐求自全天祐傳制諭之曰兵來惟誅首惡脇從不問也

汝輩勿助惡即良民無事矣以是首惡者扇惑眾多不從桂勇遂率苗登諸將計擒郭鑑柳忠等十一人皆斬之鑑父郭疤子糾胡雄黃臣徐瓚兒等復倡亂報復逼脇諸亂卒盡甲閉城門夜圍桂勇第掠其貲殺家眾數人磔屍於坊有啖其肉者遂擁桂勇至葉總兵宅天祐暨太監武忠亟馳至諭之反覆譬曉眾復少定勇得不遇害眾詣天祐泣訴求止兵天祐曰汝等自作孽至此奈何若能擒首惡吾為若轉達兵猶庶可止也諸亂卒乃復擒徐瓚兒等首惡四人以獻天祐斬之函首詣瓚郭疤子暨諸首惡皆逃匿城中士人數十輩詣瓚請緩師不聽天祐乃疏請班師復以書止瓚諸首惡既誅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三十

餘黨登魚耳易處也疏上命瓚旋師瓚還御史蕭一中給事鄭一鵬等劾瓚討叛無功逆黨未盡得乃師不臨城歸冒功賞請治欺罔罪別遣大臣督兵討亂疏浸不報惟勅天祐等擒捕餘黨仍宥脇從弗治復遣使諭慰代王還國天祐等省諭鎮城兵民各安業所劫軍器令首官眾稍寧郭疤子胡雄既潛入城度終不自容復誘聚餘黨數十人夜焚總兵王振第諸卒奔告天祐天祐曰曠當治之明日集諸卒諭以朝廷班師不屠城之意且詰亂故眾曰夜倡亂者皆知請開諸門戶索之得首惡郭疤子胡雄等四十人斬之人人稱快事聞優詔答之賞賚有差天祐厚養多間因事捕誅逆黨近數百人

大同始定數年天祐遷兵部侍郎言者追論其費財竟罷去多枉之

乙亥以更定興國太后尊號曰聖母章聖皇太后勅多官禮部侍郎朱希周郎中余才等奏曰皇上考孝宗母昭聖已越三年加稱興獻帝為本生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為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尊崇之典載籍所無今更定之諭忽從中出則明詔為虛文不足取信於天下後世祭告為煩瀆不能感孚於天地宗社朝更夕改彼重此輕甚非祗奉宗廟之禮也况本生二字初無貶詞今若去之則於昭聖皇太后之稱混而無別矣昭聖之心萬一不安皇上之心安乎章聖皇太后之心安乎於是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三十一

何孟春同尚書秦金等侍郎賈詠與學士豐熙等卿汪舉潘希曾等祭酒趙永等給事中張紳等御史余翺等吏部郎中余寬等戶部郎中黃待顯等兵部郎中陶滋等刑部郎中相世芳等工部郎中趙儒等大理寺正母德純等行人司正高節等皆言若去本生二字則重所生而忘所繼徒知私親為孝而不知紹正統為大孝也奏入俱留中

戊寅何孟春等倡率百官赴左順門跪哭

上朝罷齋居十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於眾曰昨諸疏留中必稱孝宗為皇伯考則太廟無考正統有間矣何孟春曰憲宗朝禮部尚書姚夔率百官赴文華門

跪哭爭論慈懿皇太后禮憲宗從焉此國朝故事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使節歿義正在今日王元正張紳劉濟安第張漢卿張原主時柯遂遮留諸朝臣於金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爭者當共擊之何孟春金獻民徐文華復相號召於是秦金趙鑑趙璜俞琳朱希周劉王王時中張潤汪舉潘希曾張九叙吳琪張璿陳霑張縉蘇民余璿張仲賢葛檜袁宗儒凡二十有三人賈詠豐熙張璧舒芬楊繼聰姚涑張衍慶許成名劉棟張潮崔桐葉桂章王三錫余承勛陸武王相應良金臯林時王思凡二十人謝贊毛王曹懷張嵩王瑄張猷鄭一鵬黃重李錫趙漢陳時明鄭自璧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三十一

裴紹宗韓楷黃臣胡汭凡十有六人余翺葉奇鄭本公楊樞劉穎初景臣民表楊瑞張英劉謙亨許中陳克宅譚績劉紳張錄希希愈蕭一中張恂倪宗嶽王璜沈教鍾卿密胡瓊張蔗何釐張日韶藍田張鵬翰林有孚凡二十有九人余寬承志劉天民馬理徐一鳴劉動應大猷李舜臣馬堯彭澤張臨洪伊凡十有二人黃待顯唐昇賈繼之楊秀楊淮胡宗明栗登党以平何若馬朝卿申良鄭漳劉可久婁志德徐嵩張庠高圭安璽王尚志朱藻黃一道曠儒陳騰鸞高登程旦尹嗣忠郭日休李錄周詔戴立憲宗周丘其仁祖瑤張希尹金中夫丁律凡三十有六人余才汪必東張聽張懷翁斅李文中

張深張鏗豐坊件瑜丁汝葵滅應金凡十有二人陶滋
賀縉姚汝臯劉淑相萬潮劉漳揚儀王德明汪濤黃加
賓李春方盧襄李鑰鄭曉劉一正郭持平余楨陳賞李
可登劉從學凡二十人相世芳張峨詹潮胡璉范祿陳
力張大輪葉應驥白輟許路戴欽張儉劉士奇祁勅趙
廷松熊宇何鰲楊濂劉仕蕭樟顧鐸王國光汪嘉會殷
承叙陸銓錢鐸方一蘭比二十有七人趙儒葉寬張子
表汪登劉璣江璠金廷瑞范總龐淳伍餘福張鳳來張
羽車純蔣珙鄭璠凡十有五人母德純蔣同仁王璠劉
道陳大綱鍾雲瑞王光濟張徽王天民鄭重杜鸞凡十
有一人俱赴左順門跪伏有大呼高皇帝者呼孝宗皇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三十三

帝者聲徹于內上命司禮監官諭之曰此禮朝廷自有
審處羣臣咸曰必得諭旨乃退金獻民曰輔臣尤宜力
爭朱希周乃詣內閣告毛紀等曰羣臣伏闕公輩可坐
視乎紀與石璠遂赴左順門跪伏上言宗廟之禮至大
且重而本生二字為要陛下奉承天命以臨九有所持
者人心耳若不舍已從人何以爲治上復遣司禮監官
諭之曰恭穆獻皇帝神主將至冊文祝文俱已撰矣爾
輩姑退羣臣仍伏不起及午上命司禮監官錄諸姓名
收繫諸爲首者曹熙張紳余寬黃待顛陶滋相世芳母
德純凡八人于獄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一時羣臣
皆大聲震闕廷上大怒遂命逮繫馬理等凡一百三十

有四人于獄何孟春等二十有一人洪伊等六十有五
人姑令待罪○庚辰錦衣衛以在繫官上請初逮繫時
有奔匿者至是悉追繫之并待罪者凡二百二十人上
責之曰何孟春輩擅入朝禁聚朋哭喊假以忠愛爲由
實爲私黨欺朕冲年任意妄爲乃命拷訊豐熙等八人
編伍其餘四品以上姑於午門前宣諭罷俸五品以下
各杖之○辛卯上命錦衣衛復繫楊慎王元正劉濟矣
盤張漢卿張原王時柯七人責之曰楊慎輩倡率叫哭
欺慢君上震驚闕廷大肆惡逆乃命加杖之編伍削職
有差何孟春調南京工部毛紀罷上責之曰爾因辭奏
諫歸咎朕躬豈大臣忠愛之道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三十四

國于祭酒崔銑罷
銑言帝統必以長祖訓繼絕必以弟必以長一統序也
必以弟坊立後也陛下爲弟而長以倫序則考孝宗是
故必陛下所生斯爲之後若與所後同猶弗後也當承
桃主聖之重則父子差輕也斯禮之至情百王之所同
也陛下無輕正統無拂羣情無恃威可作無謂已可繼
則今日之忠邪辨矣上罷之
八月土魯番滿速兒大舉入寇至甘肅巡撫都御史耿九
疇禦却之
土魯番因寫亦虎仙等皆奴遂聚夷兵三萬餘深入甘
州寇掠以殺降爲詞攻破堡砦屠戮人民甚慘九疇率

兵力戰解甘州圍。又夜間道蕪行抵肅州。內外夾擊。敗
番兵殺火者。他只丁虜退去。關中守臣亦奏。河西危急。
乃遣兵部尚書金獻民都督杭雄率兵西討。獻民遷延
不進。及至蘭州。諸番已敗。出加峪關。獻民只用九疇議
請遷發夷使閉關絕貢。遂還。

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賈詠為禮部尚
書。無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九月壬戌。禮部尚書席
書等議上孝宗皇帝尊稱。

席書張璠桂萼方獻夫等上議。太祖傳統至孝宗。孝
宗為憲宗長子。傳武宗無嗣。獻皇帝憲宗次子。孝宗親
弟也。今上以獻皇帝長子。遵太祖兄終弟及之訓。受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三十五

武宗遺詔入繼大統。禮官失考。議稱號。准宋漢安懿王
事。主祀。准漢定陶王事。臣等竊惟三代之法。父死子繼。
兄終弟及。今孝宗有武宗為嗣。初未嘗立皇上為嗣。與
漢宋事大不相同。古天子無大宗小宗。無所生所後。禮
經所載。為人後之說。乃大夫士之禮。非天子之禮。我
太祖兄終弟及之訓。真萬世大法也。夫人無二本。孝宗
伯也。宜稱曰皇伯考。孝宗敬皇帝。昭聖伯母也。宜稱曰
皇伯母。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獻皇帝父也。宜稱曰皇
考。恭穆獻皇帝。章聖母也。宜稱曰聖母。章聖皇太后。武
宗兄也。仍稱曰皇兄。武宗毅皇帝。如此允合天理之正。
深印人心之安。大統大倫。兩有歸矣。奉獻皇帝主別為

稱室不入太廟。尊尊親親。不悖矣。議上。上曰。大禮屢
經會議。未有定論。今議合于天理。至情宜。從正稱。孝宗
敬皇帝曰皇伯考。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曰皇伯母。恭
穆獻皇帝曰皇考。章聖皇太后曰聖母。還遣官祭告天
地。宗廟社稷。詔諭天下。○丁卯。石琚上言。孝宗昭聖皆
陛下至親骨肉。非他人也。今輒行離間。臣實傷之。且幽
明一理事。亡如存。即今孟冬。時享陛下。登對如親見之。
寧不少動于中乎。宜如鄭岳徐文華議。上曰。大禮會議
已明。石琚職居輔導。輒引朋辭。議及宗廟。豈大臣體國
事君之道。乃罷鄭岳徐文華。俸○丙子。詔曰。人君為治
必本於孝道。聖人論政。必先於正名。孝在於篤親而名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三十六

貴循其實。自古及今。未有外是而能化成天下者也。朕
本憲宗純皇帝之孫。孝宗敬皇帝之姪。恭穆獻皇帝之
子。皇兄武宗毅皇帝上賓之日。仰遵聖祖兄終弟及之
訓。屬以倫序。當立遺詔。命朕嗣皇帝位。昭聖康惠慈壽
皇太后懿旨。遣官迎朕入繼。受天明命。位于臣民之上。
者。于茲三年矣。尊親大禮。屢命廷臣集議。輒引漢定陶
共王宋漢安懿王事。據至再至三。而其論未定。朕心靡
寧。蓋伯姪父子。天經地義。豈人所能為乎。况漢宋二帝。
嘗為立子。而朕則入奉宗祧。實與為人後者不同。今以
為繼嗣。實非我聖祖垂訓之意。是豈徒禮官之失。而亦朕
冲年未能決擇之咎也。朕祇奉九廟。尊養二宮。正統大

美未嘗有間惕然此心夙夜不忘惟恭穆獻皇帝章聖
皇太后朕之父母也劬勞之恩昊天罔極雖位號已隆
而名稱未正因心之孝每用歉然已告于天地祖宗社
稷稱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聖皇太后曰皇伯母恭
穆獻皇帝曰皇考章聖皇太后曰聖母各正厥名揆之
天序人倫情既允稱而禮亦無悖焉猶慮天下臣民未
能知悉特茲詔諭以申朕奉奉孝親之誠
壬午工部尚書趙璜等請罷改遷顯陵之議
璜等言邇者百戶隨全等各奏改遷顯陵臣等竊謂顯
陵為先皇體魄所安焉不可輕犯一也山川靈秀萃焉
不可輕泄二也國家根本在焉不可輕動三也 太祖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三十七

不遷皇陵太宗不遷孝陵願以為法不敢輕議上命禮
部會多官議○癸未禮部尚書席書等上議山陵乃先
帝體魄所藏事體至重我祖宗陵寢未嘗遷動是以國
家百六十年来皇圖鞏固帝德重光也臣等伏聞顯陵
勢如伏鳳氣結盤龍此實山川之形勝帝王之幽宅也
今隨全等乃肆妄議乞治其罪上曰山陵遠在安陸朕
瞻望哀切命再議○十月丙申禮部尚書席書等再議
臣等感陛下哀切之言仰聖人孝思之至但舉大事當
順人心今多官皆曰帝魄不可輕動地靈不可輕泄人
心如此陛下不可不信從也一時或誤干載難追臣等
敢不盡言上命罷議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三十八

乙酉四年春三月命修恭穆獻皇帝實錄○土魯番牙木
爾復據哈密侵肅州又入沙州○虜侵掠陝西諸塞殺吏
民○起故少傅大學士楊一清為兵部尚書兼都御史提
督陝西軍務○夏四月己亥命禮部議立恭穆獻皇帝廟
上以觀德殿規制未備孝心未懋光祿寺署丞何淵遂
奏曰孝莫大於享親禮莫大於宗廟恭穆獻皇帝乃入
繼大統所自出之帝請於太廟內立世室以為禰廟崇
祀獻皇帝與祖宗同享太廟則禰廟得所而有光於正
統矣遂命議禮部尚書席書等奏曰向之奉迎獻皇帝
神主入祀大內者以獻皇帝止生陛下一人廟祭不可
缺也不敢以附太廟者以獻皇帝未為天子天統不可
干也大禮既定聖心甫寧何淵議立世室崇祀獻皇帝
於太廟臣等竊以為非禮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
與太祖之廟而七周以文武有功德乃立世室與后稷
朝皆百世不遷我 太祖始建四廟德祖居北懿熙仁
三祖各以昭穆為序後改同堂異室議祧以 太祖擬
文世室太宗擬武世室今獻皇帝以藩王追稱帝號何
淵乃欲比之 太祖太宗立世室祀於太廟不知何說
也古王者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
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我朝推所自出之帝止於德
祖何淵乃以獻皇帝為所自出之帝不知何說也初議
以孝廟為禰今祀獻皇帝于觀德殿即為禰廟何淵乃

曰禘廟得所而後正統有光。又不知何說也。上仍命會議張璠桂萼亦各上疏言。何淵所奏非是。上復曰。待會議審處。五月辛酉。張璠桂萼復同上疏曰。此禮初議咸以興獻帝宜稱皇叔父。興獻大王矣。臣等輒敢曰。非禮也。既而尊稱與獻帝矣。臣等猶曰。未成禮也。既復加稱。獻皇帝本生皇考矣。臣等猶曰。未成禮也。既復請去本生二字。別廟京師。更詔天下矣。於是凡有人心達禮義者。始相慶曰。此禮之大成也。夫禮也者。理也。天下之中正也。不及不可。過亦不可也。皇上作之君。作之師。建中以爲民極者也。假使獻皇帝於禮當入太廟。臣等當先言之。何待何淵今日言之也。今者未聞皇上審處之言。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三十九

而但有再議之命。宸衷淵微。誠不可測。豈臣等前日之言是。今日之言非也。前日之心忠。今日之心不忠邪。夫上下之情。貴乎流通。古今之禮。貴乎參酌。情通而後議當。議當而後禮制行矣。臣等愚昧。徒知皇上孝心無窮。猶未知皇上審處者。復何在也。若曰。請入獻皇帝主於太廟者。援古之禮。經據今之制度。均爲有礙。臣等萬死不敢以此誤皇上也。竊念典禮方成。不可遽壞。公論方定。不可復搖。此臣等所以義不容默也。記曰。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臣等豈敢悖理曲從。誤皇上哉。故前日之所以惓惓者。惟恐皇上大孝之心不明於天下。後世臣下之罪也。今日之所以惓惓者。亦惟恐皇上大孝之心

不明於天下。後世臣等之罪也。禮部尚書席書等復上議。大禮已定。人心甫安。臣等非不知皇上孝心無窮。奈何禮制有限。上仍命將夏商周典禮博考會議。於是大學士費宏等。尚書廖紀等。給事中楊言等。御史葉忠等。南京給事中黃仁山等。御史王世爵等。及黃綰黃宗明。皆言何淵所奏非是。張璠桂萼皆席書曰。觀德殿實規制。未備宜聖心未憚也。須別立廟。不干太廟。尊尊親親。並行不悖之道也。丁丑。禮部尚書席書等議曰。立廟之議。羣臣屢執以爲不可。及奉聖諭。仰知我皇上達孝之至也。考之中庸曰。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喪小記曰。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四十

以天子諸侯。今獻皇帝以天子之父。追稱帝號。宜別廟擬名。觀德殿在禁內。太常不得行禮。百官不得陪祀。果於禮制有乖。今宜碑城之東。皇城之內。擇地以立。禘廟所別者。出入不與太廟同門。位次不與太廟並列。祭用次日。使敬心不分於所尊。廟欲稍遠。使樂聲不聞於列祖。尊尊親親。可兩全矣。至於親盡之期。則與孝廟一同。議上。上曰。既別廟奉祀皇考。凡歲時朕率百官孝享。便會官詣太廟左右相地。營立擬名。七月甲申。定恭穆獻皇帝廟名。世廟。十一月。定世廟神路由廟街門入。○以提督陝西軍務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左都御史楊一清爲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仍內閣辦事

丙戌五年春三月賜進士龔用卿等三百一人及第出身有差○命尚書王憲提督陝西邊務

憲盡出平涼羈留吏使往諭士魯番令悔過服罪歸我哈密

秋七月甲午命改建觀德殿於奉先殿東○九月己亥上奉章聖皇太后謁世廟

乙亥六年春正月勅修大禮全書○二月改觀德殿為崇先殿○大學士石琚致仕○禮部尚書席書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致仕卒○四月大學士費宏致仕以禮部右侍郎程鸞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內閣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四十一

辦事○六月定世廟樂舞兼用文武○提督兩廣軍務都御史姚鏞請討田州

岑猛既賂劉瑾得還田州為同知兵威復振每凌轢隣郡與泗城州互相仇殺及殘落龍州地方擾亂都御史姚鏞期再請得旨遂遣都指揮沈希儀張經張佑等五將軍帥兵八萬分道進討歸順知府岑璋女嫁猛失愛素憾之乃與希儀通伴以姻故遣兵千人助猛長子邦彥守隘實為內應希儀因得擊斬邦彥猛欲出奔璋使人招走歸順可達安南再圖興復猛卒無所之亦以姻故遂佩印走歸順璋伴涕泣迎之處猛別館盛供帳地遠僻左右無一田州

人漳詭猛曰天兵聞君走交南不敢輒加兵交南境遣使詣督府請進止也猛喜不疑諸將見希儀已破猛欲攘其功頗聞猛走匿璋所遂以兵萬人擣歸順璋亟遣人持牛酒犒師境上而自來見諸將頓首謝曰猛敗昨越歸順欲走交南璋邀擊之日被流矢南走不知所之急之恐入交南連逆賊為變幸綬五月當搜至諸將許之璋歸復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事不白為君草封事令人上之如何猛所願也乃為疏令猛出印印之璋得知猛真印所乃置酒賀猛樂作持鵝酒一盃獻曰天兵索君急不能庇也請自為計猛大怒罵曰悔墮此老奸計也遂飲鵝酒璋斬其首并所佩印遣使間道馳詣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四十一

軍門上之諸將聞之引還猛三子長為邦彥敗於次邦佐出後其族為武靖州知州次邦相出亡邦彥側室于日芝方極祿匿民間諸惡目常好陸綬馮壽約俱被擒斬惟盧蘇王綬未授首捷音上聞論功行賞無何蘇綬復叛潘泉諸司素與綬沮者因倡言猛未歿蘇為歸順所欺又言猛糾安南入寇而靖江諸宗室復流言洶洶焉

七月丁丑更定大禮全書為明倫大典○命王守仁總制兩廣軍務勘處田州賊情

提督都御史姚鏞等續奏惡目盧蘇倡亂復叛王受攻陷思恩又御史石金奏前項地方盧蘇王綬結為奸

黨互相依倚。禍孽日深。將來不可收拾。先後撫臣舉錯失當。姚鎮等接夷無策。輕信寡謀。圖田州已不可得。并思恩胥復失之。要得通行查究。追奪兵部覆奏。以各官先後所論事宜。意見不同。且兵連兩廣。調遣事干隣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總制。督同議處。方得停當。乃命王守仁提督兩廣。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督同姚鎮等。斟酌事勢。將各夷叛亂未形者。可撫則撫。反形已露者。當勦則勦。一應主客官軍。從宜調遣。主副將官。及三司等官。悉聽節制。公同計議而行。

八月內閣賈誅致仕。進楊一清華蓋殿大學士。○以張璠掌都察院事。詔訊李福達獄。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四三

侍公卿臺諫。郎署多得罪。謫戍削籍。福達竟脫死。

虜入寧夏。塞提督尚書王憲總兵杭雄禦却之。○九月巡撫兩廣都御史姚鎮致仕。命王守仁兼理巡撫兩廣等處地方。○十月以掌都察院事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大學士張璠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仍兼掌都察院事。○召謝遷為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仍內閣辦事。○張璠請沙汰錦衣旗校冗官冗兵。

凡革旗校三萬一千八百餘人。歲省糧儲數十萬。革冗官冗兵四萬餘人。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張璠奏革各省鎮守內臣及請皇親庄田。

戊子七年春正月。起王瓊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代王

憲總督陝西軍務。○詔張璠等推問御史馬錄獄。

時桂萼以禮部侍郎掌刑部事。方獻夫以少詹事掌大理寺事。會問張寅事情。璠言。臣等伏承皇上以御史馬錄所起冤獄付之推問。切念臣等法掌三司。無敢輕重。皇上明見萬里。自難伏逃。一應在係人犯。俱蒙依擬。發落。惟馬錄尚欲從重議擬者。蓋以誅之不可勝誅。故罪坐所由。是欲戮一人。使千萬人懼也。夫馬錄故欲陷張寅一家之歟。臣等復何敢救焉。馬錄一人之生。特以未決之張寅。猶可以有當歟之馬錄。若擬以奸黨之條。則太重。擬以故人入人罪。未決之條。則太輕。故在馬錄相應處。以烟障地方未遠。充軍。遇赦不宥。是得刑之當也。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四四

古者刑人屏之四方。惟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臣等愚昧。以為必就馬錄歟地罪止一身而已。永遠充軍。則其禍及子孫矣。如此則馬錄雖生無生不歟。猶歟。皇上用法惟刑之中。臣等奉法惟刑之當。則天下咸服矣。伏乞聖慈矜察。

夏四月內閣謝遷致仕。加張璠太子太保。辭遂加少保。解都察院事。○王守仁至南寧。約盧蘇王受來降。

六年十一月。守仁至蒼梧。時諸夷聞守仁先聲。皆股弁聽命。而守仁顧益諂晦。見田州已張岑氏不可遂滅。乃以明年七月。至南寧。使人約降蘇受。蘇受許諾。而以精兵二千自衛。至南寧。投見有日矣。而守仁所愛指揮王

佐門客岑伯高雅。知守仁無殺蘇受意。使人言蘇受須納萬金乞命。蘇受大悔。言督府誑我。且倉猝安得萬金。必欲萬金有反而已。守仁有侍兒年十四矣。知佐等謀夜入帳中告守仁。守仁大驚。遂旦不寢。使人言蘇受毋信謔言。我必不殺若等也。蘇受疑懼未決。言來見時。必陳兵衛守仁許之。蘇受復言軍門左右祗候。須盡易以田州人。不易即不來見。守仁不得已。又許之。蘇受入軍門。兵衛充斥。州人大恐。守仁數之。論杖一百。蘇受不免甲而受杖。杖人又田州人也。諸夷皆驚。莫測守仁意。指守仁乃疏言。思田構禍。荼毒兩省。已踰二年。兵力盡於戰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地方斃。如破

昭代典則

卷三十六

四十五

壞之舟。漂泊風浪。覆溺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必欲窮兵雪憤。以殲一隅。未論不克。縱使克之。患且不守。况田州外捍交趾。內屏各郡。深山絕峪。獠獠盤據。盡誅其人。異日雖欲改土為流。難為編戶。非惟自撤其藩籬。而拓土開疆。以資隣敵。非計之得也。今岑氏世效邊功。猛獨註誤觸法。雖未伏誅。聞已病歿。臣謂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為州治。官其子邦相為判官。以順夷情。分設土巡檢。以盧蘇等為之。以殺其勢。添設田寧府。統以流官知府。以總其權。又言文臣如左布政使林富。宜為巡撫。武臣如都指揮同知張佑。宜為總兵。上皆嘉納之。○蘇受倡亂。抗敗王師。雖人議不宥。守仁受鉞專征。總

制四省。撲殺此獠。直拉朽耳。而顧以姑息訖事。何哉。且猛實伏誅。而疏言病歿。蘇受大斃。漏網而盛稱其功。此何解也。

進張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張璠請宣諭內閣。曰。竊聞人君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功。任用非人。天下治亂興亡所關也。伊傳周召。後世無聞焉。然豈無其人。亦以所遇非其主耳。唐楊綰清儉簡素。代宗相之。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戒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驕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之。宋秦檜陰險深阻。誣陷善類。結納內侍。伺上動靜。高宗相之。祖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四十六

父孫三世皆領史職。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咸猶及門。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其頑鈍無耻者。率為之用。卒致夷狄內橫。禍延國祚。二宗任相得失。明驗如此。臣嘗因修省。已為皇上陳之矣。夫賊檜之奸。污穢青史。而楊綰之介。人到于今稱之。是尚不知所戒勉乎。我太祖高皇帝。懲丞相專權。不復設立。至太宗皇帝。始設內閣。初止以翰林講讀編修等官處之。備顧問而已。至宣宗廟。用大學士楊榮。楊溥。楊士奇。三人而專任之。故其官漸加。至尚書師保。後不復憂也。夫內閣有聲者。稱三楊而已。後楊榮孫楊因。坐事抄沒。家資巨萬。此非招權納賄。何以至此。况其他乎。自後奸人鄙夫。占據內閣。

貪污無耻。習以為常。甚至以兩房中書等官。在內交通。賄賂。故每為請求恩澤。以償其私。是大可鄙也。至於內閣。例以日期為先後。以官職為崇卑。凡閣中一應事務。不問國家利害。不行虛心公議。但以首者一人所主。餘唯唯無敢可否。一有言者。輒陰擠而斥之矣。故皆終日伴食。旅進旅退而已。以此亦習為常。甚至明知其心偏私。誤國。又從而稱道之。以結歡心。是又大可鄙也。如近年楊廷和之妄議典禮。一人主之。蔣冕毛紀二人皆甘心附之。雖挾制君父。破壞綱常。猶弗之顧。況事之小於此者乎。以此爾。我和同。彼此行私。無所諱忌。如吏部行取某官。必其主張某人。然後行取。且得即選科道。引為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四十七

私人。又每主張某人陞某官。吏部莫敢不從。甚至陞官文憑。亦為取討。或分與私徒。各處求索。或就家轉賣。為國求賢之心。絕無也。如戶部鹽引。縱容賣窩買窩。其主張某客商。戶部莫不從。甚至令家人子弟。合夥為之。為國足邊之心。絕無也。如兵部將官某鎮某營。主張用某人。兵部莫敢不從。甚者敗績債事者。多行舉用。負債剝下者。遍來鑽求。為國擇將之心。絕無也。如此情狀。不一而足。夫我身既真有百孔千瘡。無怪人之千言萬語。敢復辨明也哉。若一辨明。則肺肝畢見。而身不能一日立矣。故近年以來。內閣奸人鄙夫。一有被人奏許者。但得寬恩天容。委為曖昧不究。脫身而去。幸矣。由是以衣冠

盜賊之蓄為貪。獸營之資。士論鄙之。鄉評賤之。皆所弗顧也。然復有聞廢有年。仍求起用。去而復來。累不懲創。前非來而復去。猶且陰為後計。於是內閣之地。雖重而居內閣之人。品甚輕。天所畏於人者。恃以代言之官。能播弄朝廷之威福耳。非真有公平正大之心。足以壓服天下之人也。如是之人。求其同心輔政。以共成皇上正大光明之業。決不可得也。孟軻氏曰。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今聖明在上。內閣政本之地。可容奸人鄙夫為小人。立赤幟。以來天下之讒邪乎。欲與共成皇上正大光明之業。決不可得也。伏乞聖明。嚴加宣諭。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四十八

繼今以後。各宜洗心滌慮。改行從善。毋懷奸以欺君。毋設險以害正。毋詭隨以濟惡。毋便己以縱護。凡閣中一應事務。各以公平正大之心處之。論公者。然後擬旨。聞有執私壞法。公論不同者。不許阿從。必請自上裁。閣中所進揭帖。論同者。連名有不同者。不許捏名妄奏。至於兩房官。不許勾引外官。交通賄賂。敗壞法度。朱熹曰。君臣之分。權不可畧。重纜重則無君。楊廷和蔣冕毛紀三人覆轍為可鑒也。若仍怙終不悛。堯舜之世。所不容也。請即加誅斥。如此庶政本之地。清而讒邪自息矣。然後能上輔君德。下副民望。不然。臣誠不敢竊祿苟容。以負我皇上之知遇也。臣不勝勤拳惶悚之至。

張恕請平潞州

臣昨承聖諭欲掣回潞州討賊之兵更易巡撫官着用心設法撫勦或待其自定夫更易巡撫官設法撫勦仰見聖謨之所在矣如掣回兵馬或待其自定非愚慮所能及者臣昨因同官臣一清具疏所見既同已附名回奏矣及退思省益加悚懼夫自古帝王雖神武不殺未有不誅天下之亂賊者也亂賊不誅未有能安天下之民者也孟子稱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我皇上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以大振中興之業此其機也夫朝廷紀綱本不失也而失之有漸祖宗國勢本不弱也而弱之有由昔唐吳元濟反於淮西憲宗命諸將討之元濟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四十九

求救於逆黨王承宗李師道二人數上表請赦元濟不從已而王師無功乃遣中丞裴度請行營宣慰度還言淮西必不可取知制誥韓愈言淮西一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爾李師道夜遣賊徒擊殺度不得或請罷度官以安賊黨憲宗怒曰若罷度官是奸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度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憲宗以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已而高霞寓戰敗中外駭愕宰相入見爭勸罷兵於憲宗曰勝負兵家之常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於

是獨用裴度之言言罷兵者亦稍息矣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馱耕者憲宗亦病矣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憲宗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此賊俱生臣觀元濟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憲宗悅度將行言於憲宗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憲宗為之流涕已而淮西果平李師道憂懼不知所為遣使奉表獻沂密海三州布衣栢耆以策勸韓愈曰吳元濟既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遣之承宗俱請以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五十七

二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臣竊惟唐之有吳元濟不啻今之有陳卿也裴度為淮西腹心之疾不可不除猶今日潞城為西淮近地不可容亂賊所據也其謂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淮西為高下猶今日各處強橫之徒或視潞城為高下也其謂朝廷業已討之不可中止猶今日朝廷出兵討賊已有成命不可中止也彼謂師老財竭欲請罷兵猶今日之有欲為罷兵之言而今日廷臣則未聞為此言者栢耆以策說承宗而使之歸命猶今日用李克已之說也唐則元惡就擒栢耆藉天威以懲餘黨今日乃不仗兵力而欲使一介書生行其說於大憲其不知事勢也甚矣臣嘗謂李克已之策縱使有濟

亦非帝王萬全之道。蓋堂堂天朝，不與問罪之師，而乃使小夫為鬼域，以制亂賊，豈為謀之善哉？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臣愚不知古也。第朝廷綱紀，不可不惜。國威不可不振。從者大同之變，朝廷姑息，竟莫之懲。至今強猶不逞者，動以藉口。今潞城之亂，又不問罪。惟務招撫，則小人之不逞者，又以藉口。國典不明，盜風滋長。臣實憂之。切惟今之潞城，一隅之地，而當三省之全力。其破敗亦有可立而待者。倘蒙聖斷，駐兵征勦，平此一方，則威行於綠邊，風聞於天下，而無敢有不逞者。猶王承宗、李師道之歸命於憲宗也。或以廣西可撫，而潞城獨不可撫，何也？夫興師問罪，猶用藥治病，隨變而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五十一

通之也。廣西夷寇未嘗抗拒官兵，且元惡已殲，其下人可以撫納。潞城中國之寇，魁首尚在，殺軍官三四十員，屠戮生靈無算，誠不可不誅。此其所以異也。夫裴度以獨見而成平淮西之謀，憲宗以獨斷而成平淮西之功。臣之知能萬不逮度，而區區愚衷，所以為國畫謀者，竊願効焉。伏惟皇上允文允武之德，邁古帝王。又非唐憲宗可比。夫豈斷有不足哉？必不然矣。韓愈為淮西碑，詩曰：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臣敬為皇上頌焉。惟聖明俯賜裁察。

是年鄉試命禮部會舉京官各省主考。先是張璠題為慎科目，以風勵人材事。奉欽依。開科前數月，各布政司呈禮部會舉京官，每處二員，具奏馳驛前去主考。監臨官不許干預內簾職事。六月命都察院刊布議大禮勅于天下。

朕以宗支眇末，恭膺天命，克紹丕圖，實惟我祖宗列聖積功累仁，延慶垂祉于我後之人。亦惟我皇考聖母之鞠育誨道，以底于成。立即位六日，輒下羣臣議尊崇之禮，不意內閣大學士楊廷和謬主宋之濮議，指示禮官尚書毛澄不能執經據禮，却乃唯唯順從，欲附朕於與為人後之倫，謂宜考孝宗、母昭聖而改稱朕本生父母。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五十二

為叔父母。朕思皇兄遺詔乃尊我太祖兄終弟及之訓，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大義甚明，朕乃繼統，非繼嗣。承武宗之後，非承孝宗之後。若依前議則悖我太祖遺訓，奪我父子大倫。民彝物則，泯滅盡矣。朕心不安。屢命羣臣集議，而廷和等力主定陶濮王不倫之典。妄稽曹魏偏安私己之言，鼓集朋類，一倡百和，期於必勝。既而執禮之臣先後論列，本之聖經，稽之儀禮，闡明正道，辯別是非。於是父子尊尊，親親各得其當。凡有人心者，孰不感悟。而廷和等乃猶執迷不返，蔣冕、毛紀同為輔臣，茫無救正，轉相附和，欲遂其非。都御史林俊自遠方起用而來，著論迎合，尚書

喬宇爲六卿之首不能持正抗議乃與九卿等官交章
妄執其後汪俊繼爲禮部尚書仍主邪議公言于朝吏
部郎中夏良勝恃銓曹之權脇持庶官堅其邪志何孟
春以侍郎掌吏部事鼓舞朝臣伏閣喧嚷猖狂放肆縱
無忌憚欺朕冲年朕初見道未明雖有非彼之意然而
執持不定屢以罔極至情開諭輔臣使相體悉而廷和
等畧不加念逆天違詔怙終不悛朕年稍長及賴諸臣
正論於義理見之已真凡三更詔令而大禮始定綱常
倫理燦然大明于天下矣比者命官纂修明倫大典書
成進覽其間備述諸臣建議本末邪正具載奉天行罰
以垂戒後之人乃朕今日事也然猶不欲爲已甚之舉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五三

姑從輕以差定罪楊廷和爲罪之魁懷貪天之功制脇
君又定策國老以自居門生天子而視朕法當戮市特
大寬宥革了職着爲民次則毛澄病故削其生前官職
次則蔣冕毛紀喬宇汪俊俱已致仕各革了職冠帶開
住林俊也革去生前職銜何孟春官雖佐貳而情犯特
重夏良勝雖係官屬而釀禍獨深都發原藉爲民其餘
兩京翰林科道部屬大小衙門附名連僉入奏然有被
人代署而已不與聞者有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者事
干人衆情類脇從間有四五黨助之者亦原於勢利所
奪俱從寬不究其間實有出輔臣之門受其指使號召
衆人以濟其惡者當時已正法典或編成充軍或削職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爲民茲不再究嗚呼叙典秩禮聖賢之大道賞善罰惡
天子之大權若一槩置而不問無以彰上天討罪之公必
如是而或可都察院便刊布天下使凡爲臣工者皆知
倫理之不可干名義之不可犯共襄人文之化以成熙
皞之治于無窮焉爾禮部仍大書一道揭於承天門之
外俾在位者咸自警省再照斯禮所議之失原咎皆在
朕弗聰弗明所致內自省究亦不敢自恕其凡被脇從
者既已寬宥勿得自懷憂疑當思勉爾之職共圖治理
則所污者猶未及焉顧不美哉故諭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五四

七月土魯番滿速兒乞通貢
是年滿速兒令牙木蘭據沙州索羈留貢使否且率帖
本奇土巴攻肅州牙木蘭不肯滿速兒欲殺牙木蘭牙
木蘭俱棄菽麥數萬率老稚萬人帳房二千奔肅州乞
白城山金塔寺住牧守臣議留之肅州是時王瓊代憲
至河西盡反彭澤所行事是秋天方暨撒馬兒罕及哈
密頭目各朝貢滿速兒亦乞通貢瓊爲奏上乞還羈使
及朝貢夷未報土魯番酋虎力納咱兒糾瓦刺侵肅州
游擊將軍彭濬兵備副總載禦之退去
恭上祖妣皇考聖母尊號寬恤天下
詔曰朕聞聖人之孝以尊親爲大人君爲治以孝敬爲
先匪昵情率意之所敢私實古聖帝明王之要道者也
朕以藩服仰荷天命奉我皇兄遺詔尊我聖祖兄終弟

七八一

乃之文。令朕入奉祖宗大統自即位之始。首命禮官會廷臣集議稱號等項。奈何左右大臣。謬主非禮之議。春曹卿佐。妄考不經之言。謂父子可絕其親。執後世為人後之說。是以統嗣無分。紀綱隳失。人倫幾至不明。考議幾於聚訟。當是其時。朕徒存追報之誠。見開罔有所得。上賴皇天鑒佑。齊我賢良。大名大倫。已各正其天序。尊稱尊號。尚未合乎彙章。是非奸黨所能為。實由朕冲昧無知之所致也。今追惟我皇祖妣孝惠皇太后。夙事皇祖。勤儉齋莊。其尊稱未盡。我皇考恭穆獻皇帝。玄德昭彰。寬仁純粹。聖母章聖皇太后。靜善淑哲。克禪內治。誕育朕躬。深恩罔極。慕鞠勞訓。誨之無可酬肆。洪仁峻德。亦

聖代典則 卷二十六 壬午五

易以頌追報之忱。既莫能伸。揄揚之誠。又未少罄。茲復參稽典制。爰據輿情。遣官祇告于天地宗廟社稷。於今年七月初十日。恭奉冊寶。追上皇祖妣尊號。為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佑聖太皇太后。加上皇考尊諡。為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十二日。恭奉冊寶。加上聖母徽號。為章聖慈仁皇太后。大禮告成。應頒恩賚。

總制兩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征八寨。斷藤峽。奏捷。時斷藤峽。牛腸六寺。磨刀等處。徭賊。上連八寨。諸蠻。下通古陶白竹。羅鳳仙。臺花相。風門拂子等峒。各賊累年。攻劫郡縣。鄉村殺人放火。擄掠子女財畜。民遭荼毒。近窳。凶亡。拋棄田業。居民日少。村落日空。延袤千百里內。

皆已變為盜賊之區。各處被害軍民。累請兵誅。勦為因地方多事。兵力不敷。官府隱忍。招撫。期冀少息。而各賊伺隙倡獮。今思田二州。招撫平靖。各兵正在班師。放回之際。守仁因令永順保靖二司。宣慰官。領各頭目土兵人等。分道進剿。及約盧蘇王受等兵。相為犄角。凡生擒斬獲三千五百名。顆捷奏入京。又處置八寨。斷藤事宜。一。改南川衛城於八寨。一。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一。改鳳化縣治於三里。一。添設流官。一。治於思龍。一。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命戶兵二部。

聖代典則 卷二十六 壬午六

新建伯病。謂翁萬達曰。田川事非我本心。後世誰諒我者。新建伯初起用。皆專之。乃議禮致位。御輔欲立奇功。會安南有亂。與可傳檄。使之乃陰以意。當書授新建伯。若專為思田者。使移檄。南要領。而新建伯不答。直於奏尾。稍及之。遂恚。憾會新建伯卒。竟中傷。革世爵。及郵典云。

已丑八年春。土魯番乞歸哈密。通貢。王瓊奏言。土魯番歸我哈密。乞令失拜。煙答于米兒馬。黑木守哈密。貢使二十四人。遣入官。放歸。羈留各番貢使男婦。几千人。安插沙州。上巴帖木哥部。夷五千四百人。于白城山。哈密都督。札吉。刺部。夷在肅州。東關。赤。

斤部督掌上達兒子鎖南東在肅州北山金塔寺罕東都指揮枝丹在甘州南山下兵部議當是時胡世寧為兵部尚書欲專守河西謝哈密無煩憊中國霍韜上議曰竊見近日兵部覆題因番通貢事尚有遺慮臣謹陳其略請自聖裁謹按永樂年間封哈密為忠順王一以斷北狄右臂二以破西戎交黨外以聯絡戎夷察其順逆而撫馭之內以藩屏甘肅而衛我邊郡古帝王制外夷安中夏之長策也自土魯番攻陷哈密奪我金印據我城池屢年經略未見底定前次都御史陳九疇建議曰欲制西番使獻還城池須閉關絕貢蓋謂西番仰命中國惟通貢貨易也若絕不通貢則彼也欲茶不得發腫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辛七

病死矣欲麝香不得蛇蠱為毒麥禾無收矣是故閉關絕貢所以扼西番之喉咽而制其死命也惟彼也貢路不通死命不救遂常舉兵擾我甘肅破我寨壘殺我人民邊臣苦於支敵之不給也復有開關通貢之議奉有明旨若土魯番有悔罪真正番文獻還哈密城池獻還人口即許通貢是我聖上因通貢之機廣遷善之路也中國待夷狄之體也今西番求貢尚書王瓊譯進番文一十餘紙俱裔夷小醜之語無印信足徵之辭則土魯番未有悔罪之實可知也彼未悔罪遂許通貢恐我心益驕後難駕馭而邊患愈滋也可慮者一也哈密城池雖稱獻還乃無番文足據不知後日作何興復或者

遂有棄置不問之議夫土魯番之無道也圖我哈密久矣我遂棄置不問彼愈得志將劫我罕東誘我赤斤掠我瓜沙外連北狄內擾甘肅而邊患遂博矣可慮者二也牙木蘭者土魯番腹心也擁帳二千稱降於我然在牙木蘭則曰來降也在土魯番書則曰不知彼去向也以事理觀焉豈有擁帳二千遠來款塞彼乃不知也安知彼非詐降餌以誘我他日犯邊則曰我納彼叛人彼來報復也又曰我不歸彼叛人彼不歸我哈密也自是哈密永無興復之期矣彼擁眾坐大而我之邊患愈無休息矣可慮者三也牙木蘭之降也廩餼口食仰給於我費已不少矣猶曰羈縻之策不得已也若土魯番擁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辛八

眾叩關曰取彼叛人也將驅牙木蘭而與之也彼則詭曰降也以投生也今出則死而不肯去將從而納之耶恐為內應而有肘腋之憂土魯番擁兵於外牙木蘭為變於內即甘肅危矣可慮者四也此臣所以為西邊患也或曰今陝西饑荒甘肅孤危尚慮不保雖棄哈密可也臣則曰保哈密所以保甘肅也保甘肅所以保陝西也若曰哈密難守則棄哈密然則甘肅難守亦棄甘肅可乎因棄甘肅併棄臨洮寧夏可乎西北二邊與虜為隣退尺寸則失尋丈是故疆場棄守之議不可不慎也聖明在上將蒞中國撫四夷追復帝王之盛以增光祖宗乃勸皇上輕棄祖宗疆場可乎或曰然則漢棄珠

臣宜德間棄交趾不可耶臣則曰北狄南蠻體勢則殊
珠厓交趾吾欲棄之置之化外而已彼不吾毒也若西
北二邊則據險以守我失險則虜得險矣賊虜據險則
中國大患遂無窮已宋人西失寧夏北失幽燕國遂不
振然宋人且以漢棄珠厓藉口是其學術殺天下也可
不戒乎交趾自秦漢迄唐入中國為衣冠文物之邦者
千年矣非土官州郡化外之夷之比也楊士奇援漢棄
珠厓例棄之乃陋儒當權上下宴安貨賂公行紀綱不
振舉版圖十郡之地棄置不守蓋若考作室乃不肯堂
者也楊士奇者太宗皇帝罪人也又足法乎或曰哈
密自成化九年失之二十年收復弘治六年失之十一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五十九

年收復正德六年復失之而襲封忠順王者且降于土
魯番矣今雖取還城池無人與守矣勞中國以事外夷
恐非計也臣則曰保全哈密則赤斤罕東聲勢聯絡西
戎北狄竝受制馭若失哈密則土魯番酋併吞諸戎勢
力日大我之邊患日深是故保哈密所以保中國也不
得已也昔者太宗皇帝之立哈密也因胡元遺孽力
能自立而遂立之借之虛名而我享實利者也今哈密
之嗣三絕矣天之所廢人誰能興之議者必求哈密之
後乃立焉亦見其固也苟於諸夷求其雄傑足以守我
城池護我金印和戢諸戎脩我貢職力能自立即可因
立之矣固不必求胡元之孽可也或曰弘治十年二魯

番酋要我封爵矣求主哈密矣然則爾時何不因遂立
之乃必求胡元遺孽而啟數十年之紛紛耶臣則曰土
魯番酋志吞哈密併為一國則將遂霸西戎且迫北狄
爾時若假之封爵是虎而借之翼也若析為兩國而控
制之亦其可也今遣諜告諸西戎曰中國所以閉關絕
貢非爾諸戎之罪也土魯番不道滅我哈密蹂我疆場
將與問罪之師焉故先閉關制其死命爾諸戎無罪不
得通貢實土魯番之故也爾諸戎有併心共力破滅土
魯番即封爾為忠順王授爾金印以主西戎又因牙木
蘭之來降也諭之曰爾舊則土魯番之腹心也今降則
我中國之藩翊也爾力能立於哈密乎即以封爾三年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六十

之後爾能和戢哈密即授金印為忠順王長為中國衛
則主哈密者雖非胡元之裔亦不失我中國封爵之體
矣權以通變變以從時是古邊將之任也關外之責也
朝廷勿與知焉而假之便宜之權可也或曰今日忍棄
哈密豈得已也甘肅去年銀一錢易粟四升今銀一錢
易粟二升矣軍士空腹救死不贍在甘肅且凜凜何有
於哈密臣則曰此則戶部之罪也昔我太宗皇帝之
供邊也悉以鹽利其制鹽利也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
升是故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自招游民自墾
邊地自墾菽粟自築墩臺自立堡伍歲時累豐菽粟屢
盈至天順成化年間甘肅寧夏粟一石易銀二錢時有

計利者曰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也請更其法課銀四錢二分支鹽一引銀二錢得粟一石鹽一引得粟二石是一引之鹽致八引之獲也戶部以爲實利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於戶部間有輸粟之例亦屢行屢止且雖輸粟亦非復二斗五升之舊矣商賈耕稼積粟無用遂徹業而歸墩臺遂日頽壞堡伍遂日崩析游民遂日離散邊地遂日荒蕪戎虜遂日入寇一遭兵創生商日遂凋落邊方日遂困敝今千里沃壤莽然蕪虛稻米一石值銀五兩皆鹽法更弊之故也然則欲足邊糧其復太宗鹽法乎或曰輸粟支鹽則邊地日墾邊民日繁邊粟日多而鹽價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六十一

日平輸銀支鹽則邊地日荒邊民日耗邊粟日少而鹽價亦貴若然則安邊足用之長策莫善於太宗皇帝之鹽法矣戶部何爲而不行乎臣曰輸粟於邊則利歸邊民若輸銀於戶部則利歸戶部今戶部之徵鹽銀也計銀一萬加耗千兩下自吏胥皂卒上而即署卿佐俱蠶食餌利焉若行輸粟之例則戶部失耗銀之利矣是故謹守弊法而不肯復太宗之令典也此皆臣愚博采眾謀復相辯詰過不自揣其爲狂瞽者如此伏惟陛下勅問兵部土魯番叩關求貢有何印信悔罪番文哈密城池作何興復牙木蘭來降其誠其僞作何料理務出萬全之策勿墮狡戎之謀再勅戶部甘肅邊糧

年久乏若何而爲目下振救之策若何爲經久饒贍之策詳盡上聞取裁聖斷臣愚且見中國莫安萬世永賴區區裔夷之向背付之邊臣一叱咤而定矣不煩聖明轉側西顧之勤也下兵部議胡世寧言昔太祖建北平行都司去境四百里而文皇昇之兀良哈文皇郡縣交趾而宣宗棄之安南哈密非大寧交趾比况其初封忠順王爲我外藩者乃元遺孽永樂二年封三年即故立其兄子未幾即絕而強立非其子孫者嗣之蓋嘗三立三爲土魯番所虜乃叛我即戎及勞中國臣竊以爲此與國初所封元孽爲和寧王順寧王安寧王者等耳安定王又在哈密之內近我甘肅今亦不知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六十二

其存亡何獨以一忠順王故耗我金幣疲我士馬若我財力內閣不聽竟從瓊言牙木蘭以世寧言本歸正人非叛虜者唐悉怛謀事可鑒遂留不遣是時瓊言滿刺兒歸我哈密奉約束朝貢然哈密竟爲土魯番所據安插諸衛夷落皆爲土魯番所逐失其故土住牧河西塞上北虜盤窟西海尾刺結巢北山河西三面皆有寇盜矣

三月賜進士羅洪先等三百二十三人及第出身有差○秋七月以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翰林院學士桂萼爲武英殿大學士內閣辦事○八月張璠桂萼並致仕

霍輜上國是疏曰張璠桂萼臣昔以議禮同進今官璠

孽既去。臣豈宜獨留。臣若貪戀隱忍。不求罷黜。則內餒氣索。不能分別善惡。以上報。陛下。臣既知善惡是非所在。又復顧忌禍福。不肯明論列。則邪說橫行。善類蒙辱。又臣大不忠。以上負。陛下也。仰惟。陛下任用。璉。真如腹心。惟一孽不善保全。自作禍孽。自取黜斥。夫復何言。陛下始以璉。孽為忠。則任之。及其罪敗。則黜之。明照如日月。剛斷如雷霆。至公無私。如天地。君德若道。萬世罕儀。臣亦不容強為半辭。以仰贊曲。誦惟今日。公是公非。關係百世者。則不敢不為。陛下詳陳之。蓋公議所在。係國家元氣。係天下治亂。是故臣不得不別白言之。使世之善類。不為邪說所污染也。嘉靖六年。張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六三

璉入閣。桂萼入吏部。適有地震之異。臣貽書規之曰。自古地震。或為勞民。或為小人謀君子。或為夷狄侵中國。或為大臣專權。皆不可不防也。璉。孽雖以臣言為是。後亦事多專主。臣復戒之曰。勿多專權。作福作威。古今所戒。爾雖自念赤心報國。知無不為。然權之所在。眾之所嫉也。積眾所嫉。禍發必驟。璉。孽曰。我惟知有朝廷。不能顧身家矣。惟爾怕禍。不敢受官。他日爾自保全可也。臣答曰。爾今任職。知者則曰。擔艱履危。萬無保全之勢也。不知者則曰。遵機際會。遂登貴顯之塗也。奸險傍觀者。則曰。釀禍不得不密。蓄毒不得不深。靜坐以俟。見其災敗之自及也。置籍暫在散地。有禍則甘與同敗。韜之力。

復能白爾心迹於萬世。璉。孽曰。聖上如此信任我。雖粉身甘心矣。何暇顧禍福。臣曰。各行其志可也。此璉。孽與臣趨向不同者一也。璉。孽每攻訐楊一清。過失。臣後戒之曰。爾二人雖忠。然為眾所嫉。楊一清雖有過。然為眾所信。留一清在上。以係眾望可也。璉。孽曰。楊一清。哄璉。薦張永。璉。初以永真可用。遂聯名薦焉。既薦矣。永饋璉。金千兩。銀二千兩。璉。叱出之。既而聞楊一清等皆受納矣。張永死。伊姪張容等皆授錦衣。璉。在試場。不與聞也。楊一清納賄為之力也。此其奸賊所可惡也。太監蕭敬死。饋楊一清等銀二百兩。紵絲二十表裏。假曰求作墓志也。實則先啖以利。而後大有所求也。所饋銀幣。獨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六四

璉。斥出不受。未幾蕭敬家人求克校尉三十名。璉。盡削之一。清乃語內臣曰。張少傅不肯予。無能為也。嫁怨納賄。尤所可惡也。臣曰。楊一清納內臣之賂。猶可恕也。惟受文官之賂。禍及百姓。猶可惡也。去年薦其門生馮清。出鎮宣大。交通中鹽。買窩賣窩。軍士激變。科道論劾。奉旨行勘。一清嗾御史成英奏止之。以掩賊跡。自是邊軍愈橫。邊防愈壞矣。此其納賄之罪小。壞紀綱之罪大也。知縣劉一中考察去官。以書投一清。曰。昔年饋老先生銀二千兩。求行取也。今去官矣。蓋求一清起用之也。一清清叩其使者曰。爾員外知此書乎。使者曰。不知也。一清喜曰。勿語汝家員外。我乃為爾乃作私弊。俾一中賣盡。

取利償之員外者劉一正也。前任吏部員外者也。此亦納賄之罪小。壞紀綱之罪大也。中允廖道南進洪範疏。聖上感其言。有旨命翰林官輪日入直。以備顧問。楊一清恐翰林官在內。語及政事。或分其權。或發其奸也。改議翰林官三。八日。輪兩員講大學衍義。仍以大學士一員領之。一以箴講官之口。二以壅蔽。皇上聰明也。昔宦者趙高謀專權。寵告秦二世曰。人主所以貴者。惟使人聞其聲。不見其面也。二世遂居中。禁不接羣臣。趙高乃得專權于外。楊一清之謀。即趙高之術也。此其專權之罪小。誤主之罪大也。一二年間。災變屢降。其在京師。或黃龍蔽天。則大臣蒞主之應也。地震則大臣專權之應也。其在四方。或蝗飛蔽天。則賊吏之應也。或久旱不雨。則有司失職。上澤不下。窳下情不上通之應也。人妖物異。星變山裂。各以事應。皆於分野占之。楊一清者。如有忠謀。自宜條陳曰。某州奏某災。為某事之應。某分野有某災。為某地方所屬。某事之應。在京師。則大臣宜自引罪。在四方。則行撫按。嚴考有司。行何虐政。以召災變。有罪則誅之。有弊則革之。有冤則雪之。是則消弭災變。以召太和之氣也。乃隱默不言。暗移過失。歸之主上。俾聖主日夕焦勞。莫知為謀。一清又復幸有災變。暗啖內臣。以中傷同列。此其不職之罪小。誤國之罪大也。楊一清奸賊罪狀。難盡稱述。惟臣素不忍攻詰之者。蓋以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六五

一清素有名譽。足以牢籠海內。又善與內官結納。故內官與文官相安。不生疑變。亦一清之力也。若璉等用事。則纖弊不容。攻擊太過。致人人自危。此皆璉等之短也。是故璉等每詆詰楊一清。臣每勸阻之。此璉等與臣趨向不同者二也。前月臣聞楊一清與張璉桂萼。離隙已深。臣乃登門和解。又為書勸之。謀將消其怨恨。同心共贊聖明也。不意一清璉等。怨積已久。黨植已分。構謀已密。勸不可解矣。是致一清鼓嗾言官。攻擊璉等。且濫及善類矣。臣今未及備述情節。惟略述璉等之過。幸陛下下垂察焉。璉等初議大禮。天下之人無不攻之。且欲殺之。大臣宿望。惟楊一清及故大學士王鏊。與之同耳。臣嘗謂楊一清素有時名。得之在位。足為臣等分怨。若王鏊則宜表章其所著論。以風天下。璉等言不能用。復力攻詰一清。以自取敗。其過一也。璉等過人。素無禮。其遇內臣。又徑情直行。無所款曲。內臣有所干托。不惟不能應其所求。復峻色拒之。故人人不堪。楊一清因與構隙。遂使腹心人哄。內臣曰。張璉桂萼與霍韜。備大明會典。查內臣原額。他日額數既定。則將盡革。額外冗員也。以致內臣人人自危。曰。必得楊師傳在位。我輩乃得安也。璉等若即奏聞。陛下明示內臣曰。今日奸賊之弊。文官為甚。欲安天下者。須自懲治。文官始。豈有不先懲文官。乃遽及內臣乎。脩會典所以必查內臣員額者。將以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六十六

見祖宗家法之善足法萬代又使內臣各知職守勿惹外事以招物議又使文官勿過攻內臣以激禍變耳豈有裁革內臣之理也若此言早聞于內臣則內臣必不危忌而有今日也璉等始以無禮致怨復以疎謀取禍此其過二也臣嘗語璉等曰人材可惜凡先年廢黜之材固宜為朝廷收用之今日未遇之材亦宜為朝廷收用之璉等不從遂致賢材尚多淹棄如給事中陸燾行人司傅岳倫本美材也不早收用致楊一清以禍劫之以利誘之遂能使之變易白黑以搖國是臣姑未盡究燾倫之說惟就其害義之大者一二節言之燾倫之言曰文選郎中周時望主事楊麒皆江西人也桂粵親黨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六十七

也胡森王激浙江人也張璉親黨也然陸燾非南直隸人耶非楊一清親黨耶又陸燾與侍郎徐縉皆蘇州人也陸燾徐縉又皆王整門生也今哀榮錄可考也徐縉為南京考官陸燾中式第四律以鄉黨隣近則徐縉宜避同門汲引之嫌律以師門筆硯之情則陸燾不宜入試昔陸燾自進其身則不以嫌疑迴避律人任官則以鄉里為諱何也豈明於攻人暗於省己歟去年議禮凡攻擊璉等者皆已得罪今附順璉等者又復得罪如是則百官安所適從也將使朝臣皆操戈以向大臣然後為不附黨耶又將使州郡有司皆抗違詔令內外上下互相抵牾然後為非承望風旨耶甚矣燾倫之言足以

釀禍亂也聖之皆非燾倫本心也特為楊一清劫誘遂顛倒至是耳此璉等不能為國取材致之流落失守其過三也楊一清使其心腹編脩金潞沿門恐喝科道曰聖上眷注楊老先生千年無伍爾輩有不附楊公攻張桂者決有後悔科道見陸燾王準先進本且得提問計出無奈亦不得不攻擊善類以自脫禍則今日善類蒙禍皆璉等得罪楊一清所致其過四也臣所歷述璉等罪狀如此若楊一清不能存老臣體面因一怒之憤鼓搆朋奸以亂國是過亦不免惟臣先日不能箴諫璉等以弭禍變則臣罪亦重臣謹騰錄臣向日與楊一清及璉等書稿二摺上瀆聖覽則璉等激怒楊一清之故可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六十八

見大略而臣不能先事調停致大臣攻擊誣及善類之罪亦不能辭矣伏乞 聖恩將臣先黜以為八臣不職之戒再勅吏部法司將各官被劾罪狀逐節研審有何實跡如真干碍典法即置之市曹為奸黨之戒若眾人被劾俱無實跡由言官被人哄誤所致亦明於辦理庶為善類之勸此今日國是之大最宜先定者臣是故昧死陳之惟 聖明察焉
九月張璉桂粵召還○大學士楊一清致仕○冬十月虜吉囊俺答掠榆林寧夏塞王瓊出兵禦之虜得利去十二月虜入大同塞掠井坪應朔○兵部尚書胡世寧致仕以李承勛為兵部尚書

二十六卷終

昭代典則卷二十七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世宗肅皇帝

庚寅九年春正月詔議分祀天地典禮

時給事中夏言建言請分祀天地 上納之。下廷議。詹

事霍韜議曰。臣伏奉明詔。命臣等議南郊典禮。臣等愚

昧。豈能仰贊萬一。謹考證古禮。以塞明詔而已。矣。臣竊

觀之。凡諸臣工。有勸 陛下法祖宗成憲者。則曰不愆

不忘率由舊章 陛下亦既知之矣。臣下無容贅一辭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矣。凡糾劾姦臣者。則據律而定其罪曰。紊亂朝政。又曰

變亂成法 陛下亦既知之矣。臣下無容贅一詞矣。况

斯禮也。有輔臣贊謀。有禮官職掌。有言官劾議。如曰論

罪。自有任其責者。百官亦惟將順德意而已矣。無容贅

一詞矣。臣從百官之後。豈敢異同於其間哉。竊聞禮曰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毋沒而杯圈不能

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孝子慈孫。見父祖遺物。愴惻之

心生焉。是故有見遺衣而涕泣者矣。有入故宮而徬徨

追慕者矣。有見父祖舊臣而惻然感以悲者矣。是皆仁

人孝子。天秉秉彝。不能自己之良心也。百官祖考。皆

高皇帝之臣也。百六十年。長子育孫。皆 太祖皇帝至

德也。其敢忘乎。故凡仰 太祖聖制。戴之如天地。欽之

如神明。亦其天秉秉彝。不能自己也。正德年門 臣逆

黨。充斥宇宙。懲以 太祖之法。則肅然震悚。然懼而縮

首就刑。何也 太祖皇帝。天所命以開億萬載。大手者

也。造萬邦之命于億萬斯年者。是故我 太祖皇帝。

心即天意也。口即天言也。臣民得罪于 太祖之法。即

得罪于天也。敢勿懼乎。今日臣工。不敢輕議 太祖之

法。其亦天秉秉彝。不能自己者也。南北郊分祀之禮。

太祖行之十年。然後創合祀之制。是時也 太祖已五

十矣。蓋在知命之年矣。其仰體天道。內察天心。蓋有非

臣下所能窺測者矣。臣今不敢輕為片詞。以議其得失。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非曰淺識。不敢以窺聖謨。實戴 太祖之德。所以戴天

也。畏 太祖之法。所以畏天也。實臣愚陋。懇悃不能自

已之情也。臣謹錄為考訂。分欵彙進。上塵聖覽。伏惟

陛下憫臣愚誠。赦臣罪戾。將考過典。禮發下禮官。參酌

施行。臣不勝幸甚。○大宗伯之職。以禮祀祀昊天上帝。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

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沉祭山林川澤。以臨辜祭

四方百物。臣謹按大宗伯之職。首祀昊天上帝。即祀日

月星辰。以及社稷山林川澤。不祀地。示何也。或曰。祀社

即社地也。或曰。祀昊天上帝。配以地。示是故周頌曰。昊

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二說未知孰是。要之周禮出自

劉歆胡宏曰周禮王莽劉歆為以誕後世故不足準也○以王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臣謹按玉作六器禮天禮地不禮社稷何也或曰周人祀地於社是故祀社稷則不言祀地禮地則不言禮社稷互見○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享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臣謹按祀昊天上帝矣祀五帝矣享先王先公矣祀四望山川矣祭社稷五祀矣不享地示何也或曰祀昊天上帝配以地示是故周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三

頌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或曰祭社稷即祭地也未知孰是又曰祀五帝亦大裘而冕臣謹按祀炎帝以夏月若服大裘則炎暑而裘非所堪也周禮可疑者一也又衮冕十二旒天子之服也鷩冕九旒諸侯之服也以祀先公謂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其祖也猶可言也玄冕三旒大夫之服也祭羣小祀以天子之服可也乃服大夫之服上下何以辨也周禮可疑者二也○大司樂凡樂園鍾為官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園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園鍾為官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宮為羽靈鼓孤竹之管

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臣謹按此乃漢儒所據以倡南北郊之張本也今考之胡宏曰王莽為之也蓋有徵也臣按舜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是四言者萬世樂律本源也詩樂章也所以宣志也歌之咏嘆抑揚所以永言也言之永也清濁高下五聲備矣故曰聲依永謂官也商也角也徵也羽也永所生也是故永言焉而五聲備矣非外永言求五聲也十二律節五聲者也其節之也諸諸陰陽者也今於十二律獨用園鍾為官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是十二律缺八律也五聲缺商聲也律呂不備何以言樂五聲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四

不備何以協諧如是而曰格天神非所知也黃鍾為官下生林鍾為徵陽生陰也林鍾上生太簇為商陰生陽也太簇下生南呂為羽陽生陰也南呂上生姑洗為角陰生陽也陰陽旋相生也樂之成也今也函鍾生太簇太簇不生南呂而生姑洗是倫相奪也八音何以諧也如是而曰格地示非所知也又曰樂六變則天神皆降樂八變則地示皆出乃王莽誣太后之說也昔者王莽之將篡也曰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有丹書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是地示見靈之說也又作銅櫃署曰天帝行璽金櫃是天神下降之說也皆淫巫瞽史之妖技聖世所無者也謂為周公之書臣不敢知也○乃奏夷

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臣謹按大濩殷人之樂也。大武周之樂也。舞大武以享先祖可也。舞大濩以享先妣。抑何義也。聞考妣合祀矣。未聞妣先考享也。蓋至是祖考祖妣亦分祀矣。豈直天地分祀而已也。鄭氏曰先妣姜嫄也。周人別廟祀之。魯人謂之閔宮。臣按周人無別廟姜嫄之禮。周頌有郊祀后稷之樂。無廟祀姜嫄之樂。其有微也。魯頌閔宮。美僖公脩宗廟。非以姜嫄也。祭法曰。周人禘嘗而郊稷。是故姜嫄帝嚳元妃也。如姜嫄可廟祀。並祀帝嚳可也。如祀姜嫄不祀帝嚳。是知有母不知有父也。會歌之道也。聖世所無也。然則周禮非與胡宏曰周禮非周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五

公書也。王莽創歆爲爲之也。蓋媚太后之術也。昔王莽爲安漢公。詔事太后。奏尊元帝廟爲高宗曰。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是故太后喜曰。他年廟食百世不遷也。後莽篡位。欲改太后舊號。恐不見聽。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壁。文言大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是故太后喜曰。不得爲漢家皇太后。猶得爲新室文母也。亦猶周室姜嫄也。享先妣之祀百世不遷也。此王莽蠱惑太后之術也。非聖世之有也。故曰周禮非周公書也。○臣謹按宋儒胡宏有言。周禮非周公書也。王莽創歆爲爲之也。臣因其言而考之。天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三曰禮典。以和邦國。四

曰政典以平邦國。五曰刑典以詰邦國。六曰事典以富邦國。此天子之權也。六卿之職也。乃今冢宰實兼之。又曰祭祀以馭其神。法則以馭其官。賦貢以馭其用。禮俗以馭其民。刑賞以馭其威。田役以馭其衆。亦天子之權也。六卿之職也。乃今冢宰實專之。又曰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以九卿任萬民。以九賦歛財。賄以九式均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以九兩繫邦國之民。皆經國大政。天子之權也。冢宰實握之。是冢宰之權偏重也。古今所無也者。之虞廷禹平水土。稷教稼穡。稽伯夷典禮。皋陶明刑。后夔典樂。各司其職。而統于天子。未聞冢宰專六卿之職。奪天子之權也。載考之周官。三公論道。經邦。三孤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六

貳公弘化。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是故天子統公卿。公卿倡九牧。周室之制也。未聞冢宰上兼公孤。下統六卿。奪天子之權也。然則周禮非與胡宏曰。周禮王莽爲之也。蓋王莽於漢自名其官曰宰。衡宏故重冢宰之權。所以陰奪國柄。專六卿之職。所以暗收衆心。而潛移國祚也。古今未之有也。惟王莽創行之。遂五年篡帝位。故曰周禮非周公之制也。胡宏之言。非其無徵也。○臣謹按周禮集說云。冢宰一職。只是把握天子親近之人。今由其言而觀之。若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闈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官女之戒令。內豎。掌內外之通令。皆天子內臣也。

今皆屬之冢宰矣。則惟冢宰制其命矣。其有不內背天子。而外附冢宰者乎。九嬪掌婦學之法。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女御掌御敘于王之燕寢。女祀掌王后之內祭祀。女史掌王后之禮職。皆天子之宮人也。今皆屬之冢宰矣。則惟冢宰制其命矣。其有不內背天子而外附冢宰者乎。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為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官伯掌王宮之士。燕于頌其衣裘。掌其誅賞。皆天子宿衛之臣也。今皆屬之冢宰矣。則惟冢宰制其命矣。其有不內背天子而外附冢宰者乎。膳夫掌王之食飲膳饈。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內饗掌王及后世子膳饈。司烹煎和之事。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七

膳百羞。酒正掌酒之政。令醫人掌共王之六飲。醢人掌四豆之實。皆天子飲膳。切近之臣也。今皆屬之冢宰矣。則惟冢宰制其命矣。其有不內背天子而外附冢宰者乎。是故內臣也。官人也。宿衛之臣也。飲膳之近臣也。一皆屬之冢宰。是天子肘腋之託。命脉重輕之權。皆寄於冢宰也。是制也。古今所無也。蓋王莽外總朝綱。內制宮掖。故為此制。以誣天下之人也。是其所以進椒漿也。是其所以篡竊也。或曰。然則官府一體非與。臣曰。官府賞罰不宜異同。王者之政也。官府屬之冢宰。以專內外之權。階篡竊之謀。王莽之事也。或曰。官嬪內寺。屬之冢宰。大臣所以格君心也。臣曰。大臣所以格君矣。抑孰格大

臣乎。世有大臣如周公可也。不幸如王莽。如曹操。將誰制之乎。故曰。冢宰專內外之權。古今所無也。或曰。是以衰世論也。周制乃隆古之典也。臣曰。以隆古待其臣。獨不以隆古盛德待其君乎。何待大臣厚而待君薄也。或曰。侍御僕從罔非正人。非與。臣曰。慎選侍御僕從。王者之政也。屬之冢宰。以樹外黨。危道也。然則周禮非與。胡宏曰。王莽借竊之術也。非周公之書也。○臣按杜祐通典云。成周之官。六萬三千六百有奇。今冬官已缺六官之員。額不可稽矣。惟自地官司徒稽焉。若曰。上士。猶夫今之郎中也。若曰。中士。猶夫今之員外郎也。若曰。下士。猶夫今之主事也。今典圖萬里。戶部郎中十三人而已。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八

矣。周官司徒。上士蓋九百四十八人焉。戶部員外郎十三人而已矣。周官司徒。中士蓋二千八百九十八人焉。戶部主事二十六人而止矣。周官司徒。下士蓋一萬八千二百九十六人焉。積六官稽之。蓋不知其紀矣。周制王畿千里而已矣。設官如是其冗何也。抑又有卿大夫焉。猶有府史胥徒焉。祿食何從給足也。再考司徒之屬。比長五家。下士一人。然則五家之夫。不耕田一井。何從出公田之粟。為下士之祿也。况於閭閻二十五家。中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祿食何從給足也。此猶司徒一職耳。舉六官卿大夫。上中下士而祿之。蓋將一夫之耕。給一官之祿矣。不知民何以堪也。府史胥徒何從仰

給也。故曰周禮非周公書也。王莽誣天下之術也。自王莽創行周制。魯五等。地四等。卿大夫士。以次受祿。故凡世之愚儒喜曰。莽行周禮。士無不受祿者矣。由是頌莽功德者。四十八萬七千人。莽遂由宰衡而篡帝位。故曰周禮非周公書也。王莽誣天下之術也。或曰。然則周禮無一足法與。臣曰。蓋有之矣。然而可法者小。流禍者大也。或曰。然則莽以前無稱周禮者與。臣曰。蓋有之矣。皆周制之土苴也。惟莽集其大成。是故後儒之宗師莽矣。若天子爲人後之禮。亦王莽爲之。宋儒宗焉。稱曰。聖制是也。嗚呼。莽之流禍天下後世。烈矣。烈矣。○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臣按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九

孔子有言。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是故天子之禮莫大於郊禘。魯人郊禘。僭之極也。卜郊不從。可以已矣。猶三望。譏其可以已而不已也。於是時也。周有北郊。則魯亦北郊矣。春秋宜書曰。某月卜南郊。某月卜北郊。矣。惟聞書曰。四卜郊不從。不聞書曰。卜北郊。夫然後知古之郊也。一而已矣。無南北郊也。○漢成帝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義也。臣謹按周禮云。冬至于地之圜丘。夏至于澤中之方丘。猶未有南北郊之云也。天地分祀。分南北匡衡張譚爲之先也。古禮所無也。然則匡衡者。假經飾說。以誤後世。名教罪人也。○右將軍王

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奏曰。北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太折。在北郊。就陰位也。臣謹按禮祭法有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亦未有南北郊之云也。天地分南北郊。王商師丹翟方進。附和丞相匡衡之說也。古禮未之有也。臣再按師丹者。附王莽。倡天子爲人後之說者也。乃今復附匡衡。倡南北郊之說。以誤天下後世。名教罪人也。○大司馬王莽。奏言。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臣謹按周之后稷。蓋配天矣。未聞以妣配地也。王莽創撰焉者也。莽之爲此禮也。媚王太后也。○王莽又云。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祀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祀北郊。高后配。而望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十

羣陰。臣謹按王莽既主合祭之說矣。又爲分祭之禮焉。是分合二禮。王莽兼行之也。以后配地。自莽創始。自是陰與陽敵矣。天南地北。天地不交。萬物不生矣。○漢世祖建武二年。制郊兆於洛陽城南。郊凡千五百一十四神。宋大中祥符四年。冬至祀圜丘。天神六百九十位。臣謹按祀天而主日配。以月。此禮之正也。祭法曰。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樂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祀典之正也。從祭天地焉可也。漢人從祀千五百神。宋人從祀天神六百九十位。可謂嘖矣。朱熹曰。祭天時。豈可將許多神祇排作一堆。蓋不取漢宋之贖而云也。○朱熹曰

今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其一是天地同祭於南郊。其一
一是太祖不特立廟。臣謹按朱熹此言。蓋不滿於合祭
之禮者也。宗廟則古有其數。無其制。漢儒附會禮記之
言。不足準也。○朱熹曰。禮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書用牲
于郊。牛二。乃社于新邑。此明驗也。本朝初分南北郊。後
復合為一。周禮亦只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故先
儒言無北郊。臣謹按朱熹既云天地同祭。不可矣。至是
又云無北郊。是知朱熹之言。多出於門人所記。自相同
異。門人自為臆說。不足準也。臣既歷考古今。異同之禮
矣。伏竊原太祖皇帝之心。而著論曰。未有天地。一氣
而已矣。渾合而神。萬化樞紐焉。闔闔迭運。陰陽著矣。清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十一

濁異質。天地位矣。懸象于上。為日月。為星辰。奠形于下。
為山岳。為河海。一氣而已矣。一則神。二則物。是故二氣
妙合謂之神。陰陽二宰謂之帝。是故合祀天地。完陰陽
之氣。渾闔闔之神者也。非皇祖聖知兼通幽明之故。其
孰能與於此。右論一。○未有天地。一氣而已矣。清而上
覆天。由生焉。凝而下奠地。由生焉。一翁一闔。氣化流行
焉。時其翁也。秋冬生焉。時其闔也。春夏生焉。譬諸人焉。
吹氣而寒唇所翁也。呵氣而煖唇所闔也。一氣而已矣。
謂陰陽有二氣。亦謂吹呵有兩人也。可乎。陽生祀天。陰
生祀地。則陰陽判矣。陰陽判而氣化滯矣。氣化滯而鬼
神之機息矣。是故合祀天地。所以流行陰陽。參贊造化

者。也非皇祖聖知。知天之至達性之原。其孰能與於此。
右論二。○合祀天地。神陰陽也。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並祀祖宗。崇達孝也。禮曰。祖文王而宗武王。主日配月。
及于星辰。象從天也。易曰。本乎天者親上。岳鎮海瀆。象
從地也。易曰。本乎地者親下。是故天地合德。神化出矣。
祖宗合祀。孝德崇矣。日月星辰。麗于上。河海山岳。位于
下。倫類別矣。是故渾灑宇宙。順序陰陽。幽贊神化。明奠
類象。合祀之典禮。具有焉。非皇祖聖知。明於天地之性。
知鬼神之情狀。其孰能與於此。右論三。

三月下霍韜于都察院獄。尋釋之。○遂定南北郊及朝日
夕月禮。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十二

上曰。分祀禮也。遂作圓立於天地壇。稍北為皇穹宇。作
方立於北郊。稍南為皇祇室。圓立昊天上帝南向。太
祖西向。東一壇。大明西一壇。夜明東一壇。二十八宿西
二壇。雲師雨師風師雷師方立皇地祇北向。太祖西
向。東一壇。中嶽東嶽南嶽西嶽北嶽。基運山。翊聖山。神
烈山西向。西一壇。中鎮東鎮南鎮西鎮北鎮。天壽山。純
德山東向。東二壇。東海西海南海北海。西向。西二壇。大
江大淮大河大漢。東向。孟春祈穀祀上帝於太祀殿。
二祖並配。○朝日壇在東郊。西向。春分之日。祭大明之
神。神西向。用太牢。玉禮三獻。樂七奏。舞八佾。甲丙戊庚
壬年。皇帝親祀。祭服拜跪。飲福受胙。餘年遣文大臣攝

祭夕月壇在西郊東向秋分之日祭夜明之神神東向
樂六奏牲玉獻舞如朝日從祀二十八宿木火土金水
五星周天星辰南向用太牢丑辰未戌年皇帝皮弁服
親祀拜跪飲福受胙餘年遣武大臣攝祭國初有朝日
夕月之祭洪武二十一年罷嘉靖九年復

始立先蠶氏之祭

先蠶氏之祭自嘉靖九年始歲春擇日皇后祭用少年
禮三獻樂六奏去舞公主內外命婦陪祀先期內尚儀
奏祭祀皇后內執事皆致齋蠶宮令陳祭物樂女生陳
樂器至日皇后乘肩輿出宮至西華門升重翟車女官
奉鈞筐前行出郊至壇皇后易禮服拜跪奠飲福受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十五

胙如禮畢皇后易常服詣采桑臺采桑三公命婦五采
列侯九卿命婦九采蠶成內命婦一人行三盆手禮遂
布於織婦獻織於蠶宮令

罷歷代帝王南郊從祀及南京廟祭命立帝王廟于京師
洪武中郊祀祔祭諸帝王而省其春祭仲秋則遣官祭
於廟嘉靖九年罷歷代帝王南郊從祀禮官請加南京
廟春祭 上不從令建廟于京師以歲仲春秋行祭而
罷南京廟祭

始立文華殿聖師之祭

文華殿聖師之祭始於 世宗皇帝奉皇師伏羲氏神
農氏軒轅氏帝師陶唐氏有虞氏王師夏禹至商湯王

周文王武王九聖南向左先聖周公右先師孔子東西
向凡歲春秋開講先期一日皇帝皮弁服拜跪行釋奠
禮用美酒果脯帛

改正孔子祀典

張璠上疏曰臣切惟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萬世天
下祀之萬世祀之其祀典尚有未安者不可不正臣謹
采今昔儒臣所議上請聖明垂覽仍行禮部通行集議
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為百世可遵之典臣無任願望
之至○一謚號臣謹按漢平帝元年初追謚孔子曰褒
成宣尼公唐玄宗追謚為文宣王元武宗加大成至聖
文宣王宋姚燧曰孔子卒哀公誅之子貢以為非禮至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十四

平帝時始封謚褒成宣尼公蓋王莽假以收譽遂其奸
謀也國初大學士吳沉孔子封王辯曰後世之禮有甚
似而實非者不可不察也且以追謚夫子為王言之夫
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歿而以南面之禮尊之似矣然王
君之號也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哉昔
者夫子嘗有言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
臣而王之於名正乎於言順乎春秋之時列國有僭王
稱者矣麟經之筆削而黜之蓋名者實之著也無其實
有其名謂之淫名夫子之生也不獲有尺寸之土今而
以有天下之號歸之在天之靈其肯歆之哉嗟夫有德
必有位理之常也有其德而無其位此則夫子之不幸

也曾謂以無實之稱而足為聖人榮乎或曰夫子之道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其來久矣奚至今封之而不可吁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自有王者之號則不可昔夫子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夫子責之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夫無臣不可以有臣非王而可以稱王乎聖人不敢欺天也人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之何曰夫子之澤不被於當時而其教實垂於萬世褒之以王之貴曷若事之以師之尊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君師治教之職不分君即師也師即君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君而為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十五

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而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考之經在當時聖門高第之稱其師有曰孔子有曰夫子其孫子思直字之曰仲尼蓋夫子既無爵謚則稱之者不曰仲尼必曰夫子觀其門人弟子之不敢過號其師則知以無實之謚加於聖人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論每病於徇同惡異而不出乎至公至當之理談夫子之封王則必相與和之以為誇大矣謂夫子不當封王則必相與咻之以為狂怪矣吁此所以行之數百年之久而未有敢議其非者彼之不敢議其非者必曰我畏聖人也畏天下之罪已也若吾之說則雖得罪於天下不憾也懼得罪於聖人

而已曰請問今將何以尊聖人曰在明其道不在於王不王又前布政夏寅作政監曰唐玄宗開元既尊老子為玄元皇帝尊太公為武成王則追謚孔子有不得而缺然者也夫自漢元始初追謚孔子以來歷魏晉隋唐各有加封然釋奠於學校止稱先師豈可專以開元二十七年李林甫不學無術之謬制為萬世成式乎且宣之一字於謚法為輕當時不過以配太公武成之號豈足以贊孔子大聖人乎且歷世帝王所以尊孔子者尊其道也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故以天子而尊匹夫不嫌於屈使孔子無其道雖王天下豈足以當萬代帝王之祀由是而言稱帝稱王皆未為當豈若稱先聖先師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十六

之合禮乎又前祭酒立濬論曰後世尊崇孔子始夫漢平帝之世是時政出王莽姦偽之徒假崇儒之名以收譽望文姦謀聖人在天之靈其不受之也必矣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者也豈一言一行之善而可以節惠立謚也哉然則不加謚號將何以稱曰千萬世之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為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又曰夫自漢平帝追謚孔子為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為宣父又謂為宣尼至開元又加文與宣為謚然文之為言謚法有所謂經天緯地者也孔子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是謚之固亦幾矣若夫宣之為言謚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

豈足以盡吾聖人之大德哉。况唐未加聖人是謚之前。而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賢之數人者。固先有此謚矣。天生聖人為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詩之。猶恐未足以稱其德。彼區區荒誕之稱。汗下之見。何足以為吾聖人之輕重哉。又曰。自古謚號必加以實字。未有用譬喻之語者。成之言出於尚書。大成之言出於孟子。成者樂之一終也。孟子以樂之始終兼聖智之全譬喻孔子之聖。兼伯夷伊尹柳下惠之清之任之和。而時出之。蓋假設之辭。非真實之德也。如此二字於至聖文宣王之上。固於聖德無所增益也。臣觀孔子作春秋。其意切切於華夷之辨。毫髮不肯假借。正恐後世夷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十七

狄或至犯我中國之分。防微杜漸無所不至。豈意莫極之後。千有八百餘年。天翻地覆而有蒙古之禍也哉。由是推之聖人之心。臣恐其在天之靈必不受之也。○一章服。臣謹按唐玄宗開元間詔追謚文宣王。仍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宋真宗祥符間加先聖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禮。冕九旒。服九章。宋徽宗崇寧間始詔冕用十二旒。衮服九章。金世宗大定間大成殿聖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朱熹語錄曰。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主祭可也。及按洪武年間新創南京太學。止用神主。不用塑像。今國子監有塑像者。不過因前元之舊。不忍毀擲。以此觀之。冕十二旒。衣十二章。實因前元之舊。

非聖朝之制。丘濬論曰。臣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敎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異敎用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為像。云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為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為之。郡異縣殊。不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平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國初洪武十四年。首建太學。聖祖毅然。的見千古之非。自天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夷教乃革。嗚呼。盛哉。夫國學廟貌。非但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十八

以為書生瞻仰之所。而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夫以冕旒之尊。而臨夫俎豆之地。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猶之可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縉紳。或當代之臣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臣知非獨名分之乖舛。而觀瞻之不雅。竊恐聖賢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也。或者若謂既已搏土。豈之事。以為聖賢。一旦毀之以為泥滓。似乎不恭。竊相聖祖詔毀天下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甲。可考也。矧所塑者。特具人形耳。豈真聖賢之遺貌哉。程頤論人家祖宗影。有一毛不類。則非其人。彼親見其人而貌之。有毫髮不肖。似尚非其人。况工人隨意信手而為之者哉。臣惟文廟之在

南齊者固已行聖祖之制今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
正統中重脩廟學惜無以此上聞者信有以聞未必不
從今天下郡邑恐於勞民無俟改葺惟國學乃天子臨
視之所乞如聖祖之制以革千古之夷教如儒臣宋訥
所云者誠千萬世儒道之幸仰惟聖祖有大功於世教
不數此其一也發揚祖宗之功烈亦聖于神孫繼述之
大者○一籩豆祭舞臣謹按唐開元間詔祀先聖樂用
九宮舞用六佾宋徽宗大觀間賜禮器一副內籩十罍
全豆十蓋全國朝成化十三年用禮部尚書周洪謨議
詔增六佾舞為八佾加籩豆為十二前祭酒章懋論曰
按國學之制舊有十籩十豆故增為十二籩豆蓋尊以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十九

天子之禮也郡縣之祭舊惟八籩八豆今增二焉止為
十籩十豆而已而通行天下謂之十二籩豆其說未明
行禮者尚詳審之又夏寅曰籩豆增為十二六佾增為
八佾臣當時論奏以為十二籩豆八佾惟太學可行此
皇上所自祭也若十三布政司各府行之則祭禮備矣
蓋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古之諸侯惟杞宋王
者之後得用先代禮樂他雖周公有大功魯用天子禮
樂孔子亦不欲觀以其僭也况於今各府可用天子禮
樂乎臣竊惟夏寅之論所以矯當時之失其曰天子之
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誠然矣然孔子敬天之心八佾
十二籩豆之禮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平魯用天子之

禮樂孔子誠不欲觀之矣然惟孔子尊君之心八佾十
二籩豆又豈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子乎○一配享臣
謹按自唐以前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至玄
宗開元間始正孔子南向之位顏回唐貞觀間詔配享
曾參孔伋俱宋咸淳間配享孟軻元豐間配享宋洪邁
曰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第顏淵至子夏為十哲坐
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
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
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
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姚燧曰江之左進曾子子思
並顏孟別濟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二十

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
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
於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繇
點鯉於庭其失在於崇子而抑父夫為是學官將以明
人倫於天下而倒施措置於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為訓
又熊禾曰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
路曾皙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
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為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
位亦如之如此則亦可以視有尊而教民孝矣又謝鐸
奏曰學校之設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於父子子
雖齊聖不先父食奈何仍訛襲故以顏曾思三子配享

堂上而其父則皆列祀廡下。冠履倒置有是理哉。爲今之計。莫若別於闕里立廟。祀叔梁紇而配以顏路曾皙。孔鯉諸賢如先儒。熊去非之論。庶幾各全其尊。而神靈安妥也。又前侍講學士程敏政奏曰。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于上。父坐于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宗。非諸賢之本意。臣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三十一

有不安于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爲祀國公。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別立一祠。中祀啓聖公。以祀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大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于屬吏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遊。朱子之父。章齊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沒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於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祀于閩。其

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啓聖王。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爲虛文矣。臣謹按。孝宗皇帝實錄。載謝鐸所陳三事。謂叔梁紇立廟。及吳澄從祀。事鐸與學士程敏政嘗言之。俱以廷議不合而止。○一從祀。臣謹按。程敏政奏曰。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并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于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三十一

召爲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卽是觀之。則衆醜備于一身。五經爲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爲經師。使侑坐于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不脩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爲清談。所注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爲王何之罪。深于餘

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然則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于孝經論語。蓋其端。而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武于朝。及子賓客為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為賊吏。子為賊徒。可為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為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母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為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益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效饋遺洛中。貴受給人。則其為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二三

瘳之議。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為無功。臣竊以為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上。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况其書行于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

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誦淫邪。貪墨惟妄之迹。將自其于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眾。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與從祀。則漢唐以來。當祀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視爵罷祀。鄭眾。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于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二四

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偽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又曰。孔子弟子見于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于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所畫。又多遠瑗。林放。申枨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殊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註疏。申枨。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今廟庭從祀。申枨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復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想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蠹。勝而孔子稱瑗為夫子。决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註疏。朱子集註。俱不在諸弟子之列。秦冉類

何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振申黨者但不可考耳
臣愚以爲申振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非頽何
遽瑗林放五人既不載于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
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衛祀放于魯或附
祭于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尊崇賢者之意亦庶
乎名實相符而不舛于禮也又曰洪武二十九年行人
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 太祖高皇帝
嘉納其言而行之王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苟
况楊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
子爲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子有苟卿
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並黜况之祀宜也然臣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二十五

竊以爲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如韓愈而尚有可議
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夫
約以爲僭經而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
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苟楊所
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於通哉正因
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
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
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
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
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
之餘迨今人以爲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竝列

從祀而通不與疑爲缺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
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
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爲少著述而不得比于濂
洛云爾臣亦請斷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
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
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
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
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于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
得與張邵並侑于宜聖之廟其爲闕典甚矣况宋端平
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若以謂瑗無著述之功
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二十六

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于教于學者死則祭
樂祖祭于瞽宗鄉先生沒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
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祀於學官最得禮意
謝鐸奏曰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所係有若龜山
先生楊時程門高弟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以承孟氏不
愧南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實演晦翁之派雖其
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闡誠足以衛吾道
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
雖不爲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
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之久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
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處中國而居然夷狄忘君親

而不耻仇虜。昔人謂其專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際。不識聖賢之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况二人者。皆太學之師。其於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舉人桂華議曰。嘗讀宋史。有蔡元定者。史曰。朱熹疏釋四書。及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參訂。啓蒙一書。則元定之藁。又曰。元定平生學問。皆寓朱子書集。又曰。朱子論易。推本圖書。往往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然則後朱熹而生者。於朱熹皆受同極之恩。惟元定獨為有功於朱熹。死者可作。朱熹之志可知也。更復考其所著成書。有律呂新書。皇極指要。洪範解。大衍詳說等篇。昔我太宗編輯性理全書。指要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二十七

新書。固已擢錄。至於範數。雖止入其子沉之所著者。沉之所受。則何自哉。觀其命沉之言。汝宜演吾皇極數。而真德秀又謂範數。西山獨心得之。沉之受於元定。蓋不由師傳而自得之也。可知矣。先王制祀。以死勤事者則祀之。竊以元定。蓋亦勤斯道而竄死。與古以死勤事者同所宜從祀。臣謹詳敏政所奏。率多正論。可采。弘治初。曾奉 孝宗聖旨。着禮部照例會官議。率為沮格不行。及按 孝宗實錄云。鐸議吳澄不當從祀。尚書傅瀚力詆。鐸言為謬。又力稱前人之請為有見。不可遽易。侍郎焦芳曰。所謂前人者。蓋楊士奇也。今天下方議其當柄用之際。雖從祀大事。猶能私庇其鄉人。可又襲其非耶。瀚

竟引禮所謂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詩書所謂率由舊章。監于成憲。以文其說。於澄忘宋事元之大節。略不及澄遂仍舊從祀。而鐸議皆寢。論者謂士奇之以澄欺宣廟。非特私其鄉人。而措意亦有在。瀚不悟此。則惟溺鄉里之私。而不顧君臣之大倫。正道統之攸繫。乃據為舊章成憲。再不可議。然則楊時奏黜王安石之配享。當時安石豈無朝命而配享哉。特其命雖出自朝廷。而事實由臣下。阿私所親。以誤朝廷。而非天下之公議。所以易之。後世竟不以為過也。此豈橫私意於胷中者所能與哉。臣又詳桂華之議。蔡元定宜列祀典。以協衆論之公也。臣又按歐陽脩。乃有宋一代人物。未與從祀。嘗觀其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二十八

所著本論。實有翊衛聖道之功。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夫韓愈既已從祀。歐陽脩豈可缺哉。上從總議。作正孔子祀典說。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子。四配為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從祀及門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去塑像設木主。罷公侯伯諸封爵。申黨申根二人存。根去黨。祭。冉。何。况。聖。向。達。融。休。蕭。弼。預。澄。十。三人罷祀。放。瑗。玄。眾。植。虔。審。七。人。祀。於。其。鄉。進。后。蒼。王。

通胡瑗歐陽脩從祀又以行人薛侃議進陸九淵從祀
改稱大成殿為先師廟大成門為廟門

立啓聖公祠

璉又引敏政說請別立祠祀齊公叔梁紇稱啓聖公孔
氏以無繇點鯉孟孫氏配稱先賢珣松蔡元定從祀稱
先儒撤無繇點鯉廟庭從祀從之

五月虜入漁陽塞又入遼西塞又大入寧夏塞六月入宣
府塞○土魯番滿速兒遣虎力奶翁及天方諸夷使貢方
物

是年滿速兒遣虎力奶翁及天方諸夷使貢方物又索
牙木蘭謀言諸番要約俟虎力奶翁歸復侵肅州會虎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二十九

力奶翁歸道病死瓦刺又攻土魯番我亦有備稍得休
息而來降人哈六刺言番酋欲以哈密城與都督米兒
馬黑木母管理兵部因請許其通貢着令三年或五年
為期夷使雖多十二入京餘留塞上是後哈密竟為土
魯番所據河西守臣防禦羌胡不暇及西鄙事要之哈
密守與否固不足為中國利害也秦中老人曰土魯番
哈密屢動經略我義未直兵則何畏彼求方棘予則何
恩况染指貢獻不足以示信侵漁宴賜不足以示廉而
一時士習又皆重聲譽而略綜核騰口說而賤實事不
知中國之於夷狄固不可過撫以納侮亦不可深拒以
窮兵惟順則撫故賞斯恩惟逆則拒故威斯畏况西域

賈胡倚土石以射利藉黃虜以厚生若禦之有備又何
患焉

冬十一月南郊禮成詔寬恤天下○十二月大學士桂萼
致仕○更張璉名張亨敬

辛卯十年春三月虜入大同塞
大同巡撫王大用請貽書召小王子李承勛以為不可
力阻之

定以丙辛年孟夏行大禘禮於太廟
初禮官請行大禘禮下廷議皆請禘德祖上不從或
曰禘頌頌上亦不從曰可稱皇初祖帝神勿王名乃
以三月朔初諭禮官曰朕仰惟太祖肇創洪圖奠清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三十

宇宙掃除腥穢復我文明克享天心君臨億兆必自上
世之積慶乃出中夏之元聖顧造報之典未舉而昧幼
之懷罔遂朕恭承祖鑒恭行大禘禮今孟夏之吉祀始
自出之祖于太廟奉皇祖配每逢辛丙之年一舉著為
成範欽哉親撰祝文定擬神牌冠服陳設圖儀九祭先
一日令中書官書神牌于太廟曰皇初祖帝神南向
太祖配位西向祭畢燎神牌

夏六月以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翰林學士方獻夫
為武英殿大學士內閣辦事○閏六月雷震午門西樓○
張孚敬致仕○九月進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李時為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內閣辦事○虜寇陝西

遼東○冬十月虜入大同塞分路殺掠吏民遣將出京營
兵禦之虜得利去兵遂不出○始定七廟之制

上諭禮官夏言曰 太祖以恩隆 德祖今日當以義

尊 太祖裕祭宜奉 四祖同 太祖皆南向庶見太

廟為特尊 太祖也夏言遂言禮合羣廟之主而祭於

太祖之廟是為大禘亦以尊 太祖也太廟 太祖

之廟不當與昭穆同序 太祖太廟之主不可與子孫

並列自今大禘宜奉 四祖 太祖皆南向 德祖居

中 懿祖 熙祖 仁祖 太祖東西並叙 列聖左

右序列東西相向如故不惟我 太祖別於羣廟之主

足以伸 皇上尊 太祖之心而 懿熙仁三祖得全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三十一

其尊尤足以體 太祖之心 上曰善是年 上坐文

華殿東室召見輔臣李時翟鑾禮官夏言議復古七廟

之制太廟及寢殿祧廟宜存弗撤惟量地分建羣廟議

未決諸大臣退會中允廖道南疏請建九廟 上得疏

喜下廷議夏言上議古者天子廟制唐虞五廟夏后因

之殷周大抵皆七廟而祭法王制與劉歆宗說又各不

同宋儒朱熹古今廟制引王制天子七廟外為都宮內

叙昭穆漢不考古諸帝異廟諸廟異地不合都宮不叙

昭穆明帝遵儉自抑遺命勿別為廟遂有同堂異室之

制嗣後歷魏晉隋唐宋皆然我 太祖初別立 四親

廟廟皆南向似近古禮後改建太廟又用明帝之制一

皇上憲天稽古大釐祀典獨於廟制不能無疑形諸翰
札宣諸召問謀諸臣弼者屢矣但今太廟南近宮牆東
通世廟西阻前朝地勢有限 上諭太廟三殿勿撤則
太廟垣外左右隙地不盈數十丈若依古制昭穆六廟
在大廟前以次而南則今太廟都宮之南至承天門墻
不遠即使盡闢其地分為左昭右穆尤恐勢不能容若
欲稍減規模不必別門異寢又恐禮未必協况古七廟
九廟制度皆同今太廟巍然弘壯而羣廟隳然湫隘亦
恐於義未安議者欲就太廟兩廡即分羣廟不惟去尊
即卑不足以稱聖孝而遷就一時裁損廟貌尤非細故
且有廟無寢神將安棲諸王功臣置之何所議者又欲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三十二

藏主夾室夫夾室者側室也以藏祧主可也以藏親廟

未毀之主情理舛矣至謂周人廟制約儉宜做為之夫

周廟門大扇七箇闔門容小扇三箇則大門實容二丈

一尺小門實容六尺其制過於今廟烏在其為儉約也

今損於太廟羣廟可又損於世廟乎且 太宗功業比

隆 太祖 憲宗獻皇父也又可減於世廟乎今之廟

主 太宗之下凡有七聖將如古制為三昭三穆而止

立六廟乎抑如商周以太宗為百世不遷之宗而加立

七廟乎即使廟宇既成 皇上冠冕佩王執圭服袞循

紆曲之途徧歷羣廟而行興俯拜起奠獻之禮非獨筋

力不逮而日力亦不給矣議者乃曰周禮宗伯代后獻

羣廟可遺攝也夫古者廟祭君后祭獻后不與祭宗伯代獻謂一廟之中代亞獻之禮未聞人臣可以至廟祭也且古者助祭諸侯類多同姓罔非天胤今陪禮者可擬古諸侯乎 皇上仁孝誠敬可以終歲舉祭止對越太祖之廟而不一至羣廟乎且規制必備而後成廟門垣廡寢是也儀文必備而後成禮主助禮樂之類是也今分爲各廟廟祭之時不得不降從簡易是欲尊之而反卑親之而反疎祇見其貶損而未見其隆重矣大學士丘濬謂宜一日間祭一廟歷十四日而徧七廟此蓋無虞而強爲之說不自知其言之迂也馬端臨曰後世失禮豈獨廟制漢儒以系講究非不詳明而卒不能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三十三

復古者以昭穆難定故也必如古制父子相世則可兄弟相及則其序紊矣周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朱子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懿夷爲昭共孝厲爲穆夫穆王昭也共王穆子穆也懿爲穆孫則繼穆而爲昭是也孝爲共弟而繼共爲穆雖於世次不紊然以弟而據孫之廟矣夷王懿王子也穆也而圖居昭厲王夷王子也昭也而圖居穆是孝王立而弟厲之昭穆易位於是朱子亦無以處此不過卽其繼立之先後以爲昭穆而不能自守其初說矣又况宣王時三昭三穆爲六代所祀合始於昭王今孝王居其間於是昭王以六世祖雖未當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名爲六廟

而祀止三世耳前乎周者爲商商武丁之時所謂六廟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也然南庚者祖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皆祖丁之子始以祖丁爲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行爲穆是一昭五穆而武丁所祀上不及曾祖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後乎周者爲唐唐憲宗之時所謂六廟者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也然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皆穆宗之子始以憲宗爲昭言之則穆宣爲穆敬文武爲昭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若必欲祀及六世則武丁時太祖之外必十廟懿宗時太祖之外必九廟而後可蓋繼世者旣不能必其爲弟爲子建廟者亦安能預定其爲昭爲穆或穆多昭少如殷或昭多穆少如唐哉若必欲昭穆世叙則建廟之時昭齒者必在太祖之廟之左穆齒者必在太祖之廟之右如此則預立六廟定三昭三穆以次遞遷之說又不可行矣故東都以來同堂異室未可盡以爲非禮也 皇上以 皇考專享世廟而 太祖列聖乃不得專廟以全其尊然列聖同享太廟已極尊崇而皇考專居世廟猶爲退遜若廟制大小不倫行祀親攝或異則尊卑厚薄之間似不足以稱 皇上孝敬之誠 皇上劄諭輔臣亦言祀典宜正廟制難更大哉皇言實萬世之寶訓也疏入 上不允竟撤故廟改建祖宗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三十四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各為專廟諸廟合為都宮太廟居中昭穆六廟左右列成祖廟在六廟之上廟各有殿殿後有寢藏主太廟寢後別有祧寢藏祧主太廟門殿皆南向羣廟門東西相向內門殿寢皆南向

壬辰十一年春二月召張孚敬進華蓋殿大學士仍內閣辦事○虜入榆林塞掠陝西內郡又道松潘漳臘寇四川西境○三月賜進士林大欽等三百一十六人及第出身有差○夏五月進李時吏部尚書○秋八月張孚二復致仕○令巡按官不得奏捷

癸巳十二年春正月召張孚敬進少師仍內閣辦事方獻夫致仕○秋八月皇第一子生詔寬恤天下○冬十月虜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三十五

侵鎮遠關守將王劬禦破之斬首一百四十○大同軍復叛殺總兵李瑾

嘉靖癸巳秋七月虜渡河將入寇巡撫大同都御史潘倣以聞兵部尚書王憲曰非設總制重臣不可乃請以兵部侍郎劉源清為總制都督部永總兵禦之舊鎮大同總兵李瑾議於天城之左浚濠四十里以遏虜騎源清從之期三日事竣瑾素嚴馭士卒少恩尤酷為捶刑暨役興鎮卒季富子王寶等六七十人倡亂眾應者六七人遂殺瑾倣疏奏鎮將用法苛刻兵悉變請置勿問源清曰即兵悉變法不可廢請討之事下兵部議尚書憲曰兵必未悉變脇從宥弗治渠魁必殲降璽書貴總

制巡撫相機撫勦之倣督僉事孫允中等計擒首惡若干縛以獻時源清駐陽和乃榜示大同城中日五堡之變朝廷處太寬乃今稔惡戕主帥天討所宜加者五堡遺孽見榜示輒偶語不自安謂追理甲申事也僉事允中檻諸囚詣軍門請沮師稍徐圖之逆黨可盡得又五堡事朝廷已處分今勿以為言源清曰甲申之役胡公以兵不臨城致言者紛紛吾不可更襲前轍乃以囚屬御史蘇佑訊而遣參將趙剛等率甲士三百人捕亂黨倣驗所捕名多捕賊有功為諸囚所仇誣者乃止捕無功八十餘人比晚諸鎮卒皆變拒巷不納捕者源清遣允中入城諭意令明日釋甲迎王師至夜城中喊聲作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三十六

訛言兵來屠城矣羣起為亂倣令允中暨諸裨將擒斬二十餘人餘解散黎明源清師至城下斬關入大肆殺掠城外橫屍枕籍五堡遺孽遂變悍橫不可制閉城門弗啓少頃部永師至整隊入城亂兵開門迎敵殺參將一人倣允中亟馳往諭眾曰城外屍塞道矣汝尚給我反覆論不聽倣與允中計曰亂不可遏矣乃列將士貪功妄殺激變鎮兵狀聞道上之清源亦疏奏巡撫諸臣黨逆卒致抗王師言官遂劾倣罷去源清次聚落驛允中往見之言將士妄殺故源清曰毋為賊說允中遂留居懷仁時禮部侍郎顧鼎臣黃綰皆言用兵之非綰言尤力忤輔臣意吏部以他事謫參政出綰發憤上疏自

列且指言用兵失 上悟命復其官王憲謂非大發兵
糧勦之不可乃以江桓總兵官權叅改樊繼祖為大同
巡撫繼祖至陽和與源清議大忤遂上疏請假金牌車
騎入城諭之可立下且云恐賊計無聊將北連虜貽患
非小也疏入不報源清於諸關設邏卒過城中章疏又
連疏奏宗室諸文武悉已從賊矣天欲棄此城矣兵部
是其議有命輒攻之源清乃百道攻城且令郎中李文
芝主事楚書穴城水灌之諸叛卒守城益堅乃大掠城
中遣人誘北虜數萬人入寇永帥師與虜戰失利
殺傷甚衆城中叛卒譁譟以應虜酋長數十人入城諸
叛卒指代府曰兵退以此謝虜留精騎相持餘衆分掠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三十七

渾應朔懷諸郡邑數月乃去羽檄達京師中外洶洶廷
議遣使詣九邊募兵益之源清又疏請再設總制以禦
虜已專事攻城輔臣議請從之 上不許而御劄謂叛
卒謀殺主將法不可赦然非舉城所為都永信從劉源
清貪功嗜殺訛傳洗城以致逆卒劫囚勾虜既云脇從
不問何又引水灌城大同北門要城祖宗所遺源清必
欲城破人誅縱使成功何由興復若二密擒用豈有今
日之患今可罪出二臣別遣大臣備虜人不逆賊之魁
庶免老師傷財云劄出中外始知用兵非朝廷意源清
聞之乃詣城下索首惡時郎中詹榮與都指揮紀振遊
擊戴廉俱陷城中相與謀曰總制誠索首惡當謀為內

應時指揮馬昇為賊所擁戴威令行城中榮等激以大
義昇委心焉遂挿血盟令鎮撫王寧出告繼祖繼祖深
加獎慰告源清源清伴許之令人穴城詐給票乃水灌
之穴者死焉昇大恚恨將不利於榮等事遂已源清知
不可為乃謝病乞解任 上大怒罷斥之乃以張瓚代
為總制瓚至下令曰毋攻城吾將有請也因遣騎招允
中于懷仁與議事時允中已被劫落職矣又密遣使諭
城中主事楚書觀兵城下城中登陴請曰吾輩非殺將
者畏死自全耳請書入書遂入諭慰之且言用兵非
朝廷意衆皆望 闕呼萬歲書仍進馬昇等陳 朝廷
威德曉以禍福令獻首惡是夜斬倡亂黃鎮等二十四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三八

級獻軍門於是繼祖亦馳入城以鎮撫人心都永猶沮
撓倡言繼祖伏兵為內應衆果夜驚繼祖堅臥不起乃
安瓚復遣允中入城宣諭之繼祖乃榜諭城中大發倉
粟賑濟稍稍繩以法亡賴縱恣者搨殺一二人以徇衆
稍寧瓚遂馳至城下退諸路兵二舍外諸將領以次上
謁次日張鼓吹與御史蘇佑自南門入置酒高會賞賚
將士城中大定虜聞之亦遠遁瓚還居上谷遙制之事
聞 上大悅降璽書遣禮部侍郎黃綰往核功罪定賞
罰永猶欲沮敗事綰先疏罷永始抵鎮宣御劄璽書慰
宗室撫傷殘掩骸骸賑窮乏令守臣捕誅遺惡雪誣罔
乃檄激變之由正欺罔之罪差列諸將士功賞疏上久

之徵劉源清邵永下獄源清削籍去永降級立功贖罪
潘倣孫允中復原職致仕張瓚樊繼祖楚書詹榮等各
賞資有差

甲午十三年立德嬪方氏為皇后○南京太廟災

禮官言京師宗廟行將復古而南京太廟遽罹回祿皇
天眷德之意聖祖啓後之靈不可不默會於昭昭之表
上喜令亟起新廟罷建南京太廟廟址築周垣香火并
入南京奉先殿按周都鎬京文武王廟豐及洛都皆有
之禮官夏言之議証甚

是年命各省鄉試考官只用教職京官不必差○閏二月
遣大臣賑撫大同叛者○土魯番請放還牙木蘭不許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三十九

陝西副使吳 題為經略河西以圖安攘事內開近見
土魯番每討牙木蘭屢為邊患殺擄甘肅人民數多雖
寸斬此夷不足以償地方之禍倘信其狡詐之詞放歸
此夷帖木哥乃其妻父也必被招誘沙州住牧海賊亦
必連營同往芻糧人馬俱為土魯番所有所謂借寇兵
而齎盜糧者是已甘肅之禍不可勝言牙木蘭決不可
放還况西域諸夷朝夕所不可無者茶與大黃麝香也
如我閉關絕貢則此物無由而出彼皆仰給於我尚敢
自肆我獨不能控其咽喉使彼自畏耶臣聞哈密北山
瓦刺一族耳內也利滿可族類尚多我能以賞土魯番
者賞也利滿可許其通貢或賜以職名此夷必為我用

則土魯番不敢東過哈密况敢遠窺嘉峪關乎倘欲招
撫此夷則肅州東關夷人添哥札的兒可使也如我處
置得宜則土魯番自不敢逞諸夷皆向化矣等因該兵
部議得牙木蘭係我中國屬番幼時土魯番搶去長為
彼中頭領後因內變畏殺投降已經多官會議要置中
土羈住但伊熟知我中國地里虛實假使因其請而復
與之彼若不肆殘害則仍訛為心腹搆生罅隙掩置侵
擾之情雖保必無先已題奉欽依別難再議外為照西
域諸夷惟土魯番最為桀驁隨順隨叛 朝廷念彼遠
夷許其效順不復深罪但土魯番為我邊患與北虜不
同蓋其國仰需於我者如茶與大黃麝香等物皆仰給

昭代典則 卷三十七

四十

中國若此物不出關則彼人馬必生疾病死亡而耕種
皆廢故其所畏忌者閉關絕貢也雖其跋扈內侵輒復
要求入貢且其自國都至嘉峪關三千餘里中間多無
水草之處必須裹糧載水而行比至我邊人馬皆已疲
勞亦難深入為寇惟其入貢之時經過官軍或多勒指
索取致傷夷性抱恨而去一出關門即思報復若在我
處置得宜邊備脩舉威信素著不傷其心不墮其計勢
必畏服不敢不稱貢矣再照瓦刺達子原與土魯番世
仇先年都御史許進加兵土魯番曾得其力今其遺種
也利滿可等若我少加招徠許其通貢使抗土魯番是
亦一策本官昔日曾任田州兵備深知西夷情事言皆

有據但事體重大通合議處覆奉欽依行移總制及撫按等官嚴行兵守等官若遇土魯番如例輸誠入貢即照例驗放安插水草存餘處所許支廩餼不許縱容通番入等生事擾害及羈留遷延指勒土馬等貨有失柔遠之道宜諭朝廷至仁如天許爾効順容爾通貢爾國用爾若輸誠納貢款則貢可常通少有不恭我閉關絕貢犬羊嗜利我既有以服其心而又能制其死命豈敢復為邊患乎如果天奪其魄復如昔年入寇則一面堅壁勿戰以老其師一而結約比山瓜沙諸夷使邀其後待其困憊歸遁而擊之使彼大遭挫衄以伸中國之威仍會同查勘也利滿可等夷如果可招容其通貢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四十一
以制土番從長議處經畫停當使計出萬全以無他變具奏定奪

翟鑿憂去○秋七月吉囊入榆林塞大掠安定會寧金縣○八月吉囊始由青沙峴出花馬池塞總督尚書唐龍上捷書言斬虜首四百五十四兵部以王越封伯例請勅給事中殿竟以功報陞賞有差巡按御史又劾總兵劉文冒功掩罪不問九月廣西田州土酋盧蘇弒其王岑邦相鎮安等府州土舍岑真寶等攻盧蘇走之歸順州土舍岑獻襲真寶敗之提督兩廣軍門置不問岑邦相為田州判官年纔十五六副總兵張佑以兒子

蓄之盧蘇尊制生殺威行部中邦相擁虛位而已遂與盧蘇有隙張佑任滿將求代意邦相餞賤必腆此行邦相治具供帳僅值二百金佑大怒下捷邦相遂與盧蘇比搜得岑邦彥之子曰芝甫鬻鬻之別室邦相時時欲購殺之會佑不果代留鎮得免十一月督府以西山之役檄佑從征佑遂置芝衣篋以行邦相覺追捕不及佑以芝奔梧州都御史陶諧亦見子蓄之時時忍飲食盧蘇遺其堂黃對刺邦相弗克邦相遂與土目羅王戴慶謀伐盧蘇盧蘇覺之稱疾不出會其妻生日諸土目率妻子來賀遂入問疾盧蘇伏甲寢中謂諸土目曰賴公等之靈疾苦何足恤惟旦夕首領不保耳諸土目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四十二
曰何故出此言也一州之人誰不同心蘇因指羅王戴慶謂諸土目曰公等雖同心如二豎何言訖而甲與執

玉慶座中斬之即以甲士千人劫諸土目備攻邦相執而囚之九月盧蘇弒邦相焚其屍行賂都御史陶諧言邦相病死無後芝當叙立諧遂縱芝歸田州寢其事不問于是岑狂仲子邦佐爭立而鎮安府土舍岑真寶泗城洲土舍岑施東蘭州土舍韋起雲那地州土舍羅廷鳳等咸憤盧蘇以僕弒主也合兵討邦佐攻田州入之盧蘇僅以身免而歸順州土舍岑獻蘇塔也蘇急求救於獻獻遂乘虛擣鎮安真寶聞之引兵去盧蘇追躡擊之真寶大敗精兵死者八千人兩江大駭諧乃遣人諭

真寶等曰。邦相實病死。何與。盧蘇而爾等自相魚肉。何也。會詣以憂去。都御史潘旦蔡經相繼代之。咸不欲反。諸前議將以邦相病死。聞且曰。田州肆孽。連起黎民塗炭。府藏空虛。假令朝廷復以盧蘇故問罪與師。嶺右之禍安可救也。于是副使蕭晚左叅議陳大珊當勘議。曰。盧蘇敗略稱亂。弒王戍民罪惡通天。安可蓋也。今日之事。第當直叙以聞。乞令立功自贖。不及征討足矣。督府不聽。遂言邦相不孝。奪其母贍田。盧部下盧蘇因眾怨而殺之。朝議果置蘇不問。于是兩江土官咸拊膺嘆曰。殺人不抵弒主無刑。吾輩首足腎腸皆懸於僕妾矣。乙未十四年春三月。賜進士韓應龍等三百二十五人及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四十三

第出身有差。○夏四月。張孚敬復致仕。召費宏仍內閣辦事。○遼東軍亂。逐都御史呂經。召馬永為遼東總兵。○六月。吉囊入榆林塞。掠內郡。○秋八月。吉囊又入榆林塞。守將梁震擊敗之。○始令雲南貴州各另開科取士。國朝設科取士。初廣西附搭廣東。貴州附搭雲南。後因廣西人材漸多。奏准另自開科。惟貴州仍附搭雲南。今議貴州雖與雲南接壤。而山勢險絕。道里遐陬。盜賊出沒無常。秋夏嵐瘴。盛發。每科應試生員。跋涉衝冒。多所殞傷。况今文教漸洽。遐方絕域。人材日盛。每科應試之士。數踰七百。中式錄文。五經具備。及舉進士。科不乏人。許令貴州建立科場。依期開試。雲南鄉試解額。准取四

十名。貴州二十五名。

復設大倉州兵備副使

初設太倉鎮海二衛。弘治十年正月。始設大倉州首領。崇明一縣。正德七年七月。又設兵備副使一員。駐劄太倉。以備防禦。既而裁革。嘉靖三等年。屢請復設。未果。今議太倉。崇明。江陰。通泰。沿海居民。視海洋為莊。衝據沙洲。為巢穴。往往招集亡命。聚集兇奸。與販私鹽。流劫商賈。而其海洋。駕使。則來如鬼魅。去如風雨。及至官軍。知而捕捉。則已得利而歸。動經千里。莫曉踪跡。若非覺察於巢穴之所。計處於根柢之近。則大奸巨猾。倏去倏來者。誠為不可必得。及復設兵備副使一員。專在大倉駐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四十四

創行事

丙申十五年秋八月。更定悼靈皇后稱謚

先已丑二月。禮部言。悼靈皇后。正位中宮。上佐宗祀者七年。禮宜祔享太廟。但今九廟已備。唐宋故事。后於太廟。未有本室。創別廟祀之。禮喪服小記。婦祔於祖姑。祖姑三人。則祔於親者。孝惠太皇太后實。皇考獻皇帝生母。悼靈皇后主。請祔奉慈殿。孝惠太皇太后之側。制曰。可。是年八月。孝惠神主。遷於陵殿。禮官言。初擬奉遷。悼靈皇后於奉先殿。旁室。今殿無旁室。惟斜廊兩廡。似非奉安元后之地。且不足以容鼎俎。惟殿盡西一室。空虛清闕。所宜遷奉。歲時享祀。或有事祭告。祖宗列聖宜

一體設饌。但不啓置。不定祝稱。斯爲合禮。制曰可。又言謚稱悼靈。考之謚法。類非全美。宜更定。褒稱是月改謚。孝潔皇后。

九月始定莊肅皇后稱謚。

先乙未年二月。羣臣於東閣集議。大行莊肅皇后謚大學士孚敬曰。只該二字。四字尙書夏言曰。恐二字四字未稱都御史王廷相曰。莊肅作配武宗。謚宜一體吏部侍郎霍韜曰。謚者天下之公。非天子自行之。宜備陳以請。乃上議言。古人尚質。謚法尙簡。嚴故稱美之言無幾。後世帝后之謚。始有不一。其書者亦臣子尊崇之情。生今之世。則當行今之禮。我朝列聖元后。謚皆十二字。蓋昭代典則。卷二十七。四十五。

大行盛名。帝后嫔美妻。以夫尊。禮宜與並。今武宗廟謚既與列聖相同。則莊肅謚號似亦不宜稍異。且今日加謚。祇以表行尊名。其於服制有無名分尊卑本不相涉。上曰。事嫂如事母。人道有此乎。非朕自尊兩宮在上。昭聖皇太后有母道。宜再會議。議上宜且據謚法止用二字。俟他日再加徽號。以備全典。上曰。用六字謚。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數既用半。且陰六又合。是年四月。上坐天壽山行宮。面諭禮官曰。皇嫂孝靜皇后。謚用六字。於禮未備。還用全謚。庶合典禮。九月。上御文華殿。面授夏言。御筆定謚。孝靜皇后。爲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階聖毅皇后。

冬十一月。是儲繼生。由布恩宜。詔廷臣議征安南。費宏卒。十二月。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李時。爲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以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夏言。爲武英殿大學士。內閣辦事。勅錦衣衛官使安南。問不入貢緣由。閏十二月。以七廟成。詔天下。

詔曰。朕惟王者之政。莫不以祀典爲先。故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祀尤重焉。夫郊所以祀天。廟所以祀先。其道一而已矣。未有不相關者也。朕以冲愚宗末。仰叨上帝下簡。俾嗣天位。君臨四方。思典禮之重大者。祀爲首焉。每念于茲。切與長慨。奈何經傳所傳。亦多禘亂聖賢。昭代典則。卷二十七。四十六。

不獲接緒。聖經殘破。莫脩。是以郊祀。襲合祭于屋下之文。廟祭。沿異室同堂之制。褻瀆之甚。謂比同牢。功德不別。太祖莫尊。朕乃不暇他顧。祇聞于皇天。默卜于皇祖。親簡忠賢。與之同力。首建圓丘方澤。以祀天地。明陰陽之位。而不可混。褻續。創昭穆羣廟。以祀祖宗。彰太祖爲當尊尊之主。復作太宗廟于羣廟之外。表祖宗功德之不遷。以饗百世之祀。更皇考廟曰獻皇帝廟。別擇吉區。以避渠道。大工悉成。遂定五歲大舉。禘祭之禮于太廟。以祀皇初祖。而奉太祖配焉。每特饗祖宗。以立春于本廟。夏秋冬皆合饗于太廟。循時禘之典。季冬仍脩大禘。禮于太廟。皇考止脩四時之祀。以避

豐禱之嫌奉安既成將軍恤典由是先致孝于慈闈庶
伸誠于璇闕恭上兩宮徽號曰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
太后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慶禮既備推愛宜頒
丁酉十六年春進武定侯郭英從享太廟

嘉靖十年間以刑部郎中李瑜議進誠意伯劉基侑祀
高廟位次六王至是武定侯郭勛欲進其立功之祖英
於太廟乃倣三國志俗說及水滸傳為國朝英烈記言
生擒士誠射死友諒皆英之功傳說官禁動人聽聞已
乃疏乞祀英廟庶又言英本開國功臣卒於永樂年間
以故不廟祀而不知 太祖定廟祀時固兼生死而論
定矣時下廷議皆謂不可戶部侍郎唐胄疏爭言廟祀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四十七

諸臣位次上下且不可易况有無之額敢輒增損乎勛
言往年進基祔享以文臣故舉朝翕然順從臣祖英武
臣乃紛然阻忌 上是勛言進英祀先是二廟侑享功
臣位各以爵及進基伯位公侯上 上不喜曰何上基
而下英也令禮官考議乃合二廟功臣叙爵於是列英
永義侯上河間東平二王黔寧王下基永義侯下英未
進侑時禮官夏言言禮有功宗之祀漢祭功臣於朝廷
魏祀尚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唐高祖至憲宗廟或六七
八人或二三四人宋太祖至光宗亦然如魏徵李沆司
馬光皆文臣不必皆武功也守成諸君亦各有與享者
不必皆創業也我朝 一祖開國靖難固有功臣仁宗

以後爰至武宗其間相與輔贊治平豈無有如魏徵李
沆輩者今侑享 二祖九十七人中惟基廣孝
二人文臣耳自後六朝缺焉無聞乞下廷議考求六朝
文武大臣有功在當時澤在後世者請上裁定進侑廟
庭 上不允

廣東廉州知府張岳上議處安南國疏

十五年冬十月袁冲太子生頒詔諸夷禮官言安南久
不廷不必遣使請發兵討之下廷臣議或云宜討其罪
或云宜究其故乃勅錦衣衛官使安南察之是年三月
勅使至梧州廣東廉州府知府張岳上疏曰臣伏觀皇
子誕生渙頒詔命禁夷內外莫不覃敷惟安南以久不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四十八

入貢詔使臨遣為之停止下外廷集議咸謂罪當討無
赦 陛下寬仁惻怛兼愛華夷不忍遽動甲兵特詔使
者馳入其國究問緣由本年三月初一日使者已至梧
州府巡邏山南寧府前去臣待罪邊疆不能宣達朝廷
威德使離題君長慕義向方奔效職貢至於上軫聖慮
萬里遣使死有餘罪臣竊聞安南自正德十一年內國
王黎賜為逆臣陳曷與其子陳昇所弒國人立明弟黎
諱主國事以兵逐陳曷父子奔據其國諒山府黎諱立
七年又為權臣莫登庸所逼出居其國升華府登庸立
諱幼弟黎應相之既又弑應而自立國內分裂日尋干
戈無暇請貢此皆往歲傳聞及其國諒山長慶等府騰

報之言其間曲折及近日事情雖不能詳知然其久矣
貢期大抵由此非真負封豕之勢敢於阻兵拒險已抗
上國之命而不貢者也自古夷狄惟猾夏則誅逆命則
誅若其國不能通貢似不足以勞疲中國今用兵之聲
先已傳布使者行勘未復誠恐生事樂禍之臣不能仰
窺陛下所以遣使行勘之本意迎合附會謀動干戈
臣不暇遠引請以目前義理事勢反覆詰之夫欲與兵
必以黎民爲辭爲之討其亂賊也爲夷狄勞師萬里之
外討其賊而定之位非中國長策其不可一也不定黎
氏而因以取之是乘人危難而利其所有五霸稍知義
者不屑爲也而謂聖明爲之乎其不可二也萬一勝不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四十九

可必夷人操長技毒弩乘高截險以邀我師如古人所
謂斷輿之卒一有不備而歸者此於禍敗孰當之乎其
不可三也今兩廣困弊徑徑矜歎所在屯結官軍僅足
備守所恃以調發者復兵然諸州土官及湖廣勾刀手
連年疲於征調內懷讎怨若復驅以遠征深入數千里
之險進有難必之敵退無旋反之期狼顧兩端莫堅關
志南方暑濕易生疾疫萬一師老財匱徑徑矜歎乘虛
而起安南事未可必兩廣破敗可以立視其不可四也
近日爲大工役府州縣但係官無礙及軍需吏農等項
銀兩盡起發赴部梧州軍餉亦因鹽法壅滯課額虧損
每年敷給諸軍剩積無多兵興十萬日費千金永樂中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五十

用八十萬人入交今就折半言之亦當有四十萬人也
食兩廣飛芻輓粟約以二石致一石何處措備其不可
五也天下承平久矣人不知兵兵不習戰將帥皆膏粱
子弟少經行陣而縉紳之善談兵者類皆趙括房琯之
流平居爲大言耳蓋深於兵者必不談兵其撥拾古人
糟粕以誇者多妄也欲舉大事而使膏粱士兵躁妄之
士得成其謀不待兩兵相交而不勝之機先見矣其不
可六也此六不可者臣特粗舉其端耳至於天下大勢
其財用盈虛兵馬強弱民情休戚蓋有非臣職事所及
一而不敢究言者臣愚以爲安南縱有可誅之罪猶當重
爲民命愛惜審酌輕重於當用兵之中求所可不必用
者以全民生以養元氣今其久不入貢之情只是如此
以義理事勢反覆推之用兵一事臣愚切以爲不可伏
惟陛下聖學精深洞見千古制作盛備遠暨殊俗舞
干羽以格苗脩文德而來遠稍遲俄頃理宜響應况皇
子誕生神人權悅大慶之恩將使天下含生之類無不
得所若軍旅一興必有無辜之民隕於鋒鏑者恐非
陛下肆赦初心也去年十月六日皇子生是日近畿地
震數次聖德純熙天眷方隆安得有此異天之垂戒其
殆爲開邊乎天下大器也安之甚難無故而搖動之臣
中夜以思不寒自慄伏望陛下上承上天仁愛之心
遠思皇祖不祥之訓待行勘使者復命乞下廷臣將安

南事勢反覆熟議如黎氏尚存力能入貢則許之入貢
如果內難未定則且申勅邊臣謹固疆場禁戢奸宄毋
得妄生事端致有驚駭搖動人心待安南亂定應否入
貢另行奏請定奪此於國家事體初未有損而生靈得
免於兵革之禍所全活者多矣臣邊吏也遇此大征義
當據甲執戈躬率先所部以死效命乃其職分顧不度
分量輕肆瞽言上撓廷議避事偷安罪當萬死然臣非
敢愛死也恐死而無益是以敢冒昧為陛下陳之伏
冀陛下哀矜曲垂裁察非特臣一身一郡之幸實天
下萬世之幸○岳又以書與廟堂論征交利害曰安南
之事始獲印報遠近驚駭恐不免於用兵及巡撫衙門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五十一

行下劄付備見首尾則彼中事情廟堂皆已盡知其所
遣行勘乃是持重未遽用兵而示以開誠撫納之意廟
謨成筭有非遠方下吏所能測識者據邊民傳報正德
八年黎調襲封四年無子以兄子諱為子正德十一年
四月初六日逆臣陳嵩及其子昇作亂黎調遇害陳嵩
篡立十三日國人擁諱立之陳嵩奔據其國諒山府諱
立七年為逆臣莫登庸所逼出居其國升華府登庸又
立諱幼弟慮而相之卒又弑慮自立國分為三黎氏在
南莫氏居中陳氏在西北然查訪陳氏已無消息其諒
山府亦為登庸所有黎民所居即古日南地在交趾極
南與占城為界隔限大海登庸不能逾海而南黎氏亦

不能逾海以北故能相持兩存數年前登庸又以交州
付其子莫福海而自營海東府地名齊都居之凡諸峒
巢爭戰皆登庸自領將以行蓋安南諸府惟海東一府
負海地勢最大即通典所謂玉山郡也此賊負篡逆之
罪常練兵習戰以謀黎氏而陰備我亦令人揚言於邊
欲求入貢邊人以非故王也弗敢以聞若與師致討則
登庸當為誅首然萬里興師為遠夷討賊古無此法不
誅其篡逆而以職貢不入責之則欲貢乃其本心也無
待於兵但黎氏尚存而接納其亂臣賊子似亦未安故
岳愚見以為彼內自乖亂未嘗有所侵犯於我可且置
之待其亂定乃貢於事體亦未有損若必用兵其勝敗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五十二

利鈍非岳所敢知也宣德初之事可鑒矣非但宣德初
也馬伏波以戰士二萬餘人平定交趾北振旅經瘴疫
者十四然伏波乃不得已之師其時交趾刺史乃諸州
太守尚有能城守者故伏波因得以撲滅之易非若今
時爰然以為殊域也自古兵強莫過于元世祖時四路
進兵以取安南一由憑祥一由雲南一由占城又以舟
師載糧餉由海道皇子鎮南王脫歡親監督之雖嘗再
入偽都卒不能守其猛將如李恒咬都皆戰死脫歡幾
不能免考於史可見也岳切謂莫賊起自列校能慕其
主而有之舉國上下莫敢喘息必其天資兇譎號令嚴
明有足警服其人者非出萬全豈可輕動近欽州知州

林希元在彼專講取交之策岳謂勿論交趾可取與否但邊臣而議開邊不祥莫大焉嘗以趙括王恢戒之而彼不悟不但言於邊也又且言之於朝而身任之其蔽於功名而不達事機如此恐其擬拾故事裝綴成章讀

者或信其文辭而未深考其實至誤國家大計故敢縷瑣上瀆聖聽而私布如右伏冀裁處

夏兵部擬以咸寧侯仇鸞總督軍務右都御史毛伯溫參贊軍務征安南未行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五十三

廣東廉州知府張岳聞之上撫按諸司曰安南之役命將出師廟謨已定似聞議者謂賊中乖亂國土三分乘其亂而取之可不勞力而定此則甚謬嘉靖初黎嗣被殺賊以兵破逐陳曷父子擁立諫已而君臣漸不相能黎諫出奔又假立黎應而相之當其時國人未附若以吾中國之威命猛將提兵數萬臨賊疆必有內自迭款者用力或不甚勞今則陳氏滅黎應弑黎寧以亡國遊魂假息海裔賊父子相繼竊有其國不啻十之七八地廣兵衆羣下用命又梟健多智數有子十六七人以交州居長子而自營都齋居之繕治兵甲以伺四方之變餘子勝冠以上者各令將一軍分據要郡男子婚嫁皆與其豪酋相結去冬頗聞吾消息購鐵勒木整險塞爲重柵而守之又教練水戰造巨艦募人鑄佛郎機銃海漢通舟處皆樹木槎水中令舟不得入賊之防慮甚預

且密如此而吾又聲其篡弑之罪討之非至勢窮力屈安肯束手以受誅夷去冬以來吾之聚議於廟堂之上者幾旬月矣至今日而調兵給食尚未定畫永樂中王師以九月至龍州其年四月已遣大理陳卿至廣西計處兵食皆以九月集於南寧將帥至即統以行其調集土兵不過三萬將帥非侯伯則都督勢重謀預又經靖如將一人安得不克昨見兵部所下劄付其調兵皆待總制參贊至日處置今總制參贊尚遠就使盡此八月至兩廣外符調兵福建湖廣往返之間非三四月不集又半月乃臨賊疆則冬春之交矣春雨將降霧潦淫濊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五十四

以至十萬衆凌險阻渡溪谷衝犯瘴毒與負險必死之寇爭勝負或者有他巧妙則非某所知但以書生識量窺之誠不可不過爲之慮某又竊伏思念國家以高爵厚祿養士大夫將士一旦有大征役主上憂勤宵旰不寧羣公之子無肯跬步出國門以副當守之憂所命督餉副將監軍皆起於閑廢而用之是在廷無一人可使也人生惟命不可期萬一所命數公或有疾病他故必再求其人以代之倉卒豈能及事以此觀之吾人情可知矣夫將提數十萬之兵深入入境以謀人之國誠非計慮終始爲萬全可久之策不可舉動今賊已先事有備而吾庶務未集事若可已則及今已之尚不爲遲如

其不然待大將參贊至日博盡羣言以圖進取方略數道分攻水陸並進老生常言要亦無以逾此然以永樂事勢較論今日其難易利鈍亦非其所能逆觀也謹將賊中事勢參詢人言畫成圖子一幅中間傳聞料想未能盡合然大略亦粗可觀謹合呈送伏乞 昭亮施行○又議處安南與提督府曰安南表本時在孫僉事見陸布政議稿甚詳悉愚見頗有不同者并以呈請裁示蓋莫賊弒君篡國有覆載不容之罪此非辯說之所能釋上聰明神武方叙彝倫以懼亂賊案輿圖以臨萬國若言黎氏查無下落暫與莫氏管束及言炎瘴難居不可為郡縣等語恐皆不足以上煩聖聽而紓南顧之懷也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五五

洪武中朝鮮李仁桂連弒王氏三王扣邊求貢 高皇帝始惡其篡弒絕之後又因邊臣以請 高皇帝曰彼夷狄也姑令自為聲教下詔許之而李氏世效職貢以至今日李仁桂亂賊也朝鮮箕子之所封也若牽於文儒之義則當正九伐之法以復秦漢之故疆矣然 高皇帝只斷以一言曰聽其自為聲教吾特取其效職貢不敢侵叛而已可謂破拘滯之見獨觀昭曠之原一言而天下定者也夫欲勞十萬之師甘心快意於無用之地攻之未必可得得之未必可守守之未必可長而以黎氏為辭則是勞民動衆深入夷地以援立莫知所在難必真偽之嬰兒古無是理也而議者猶復疑黎王莫

逆云云胡不引 高皇帝聖語以斷之也愚以草賊信有不容誅之罪矣今朝議既重為生靈受惜寬而未誅此賊震懾兵威扣關謝罪可因請罪之誠聽其自為聲教以管束所有之土地人民如洪武中之待朝鮮李氏且許之管管而不與以真封如宣德初之待黎氏其黎寧之強弱存亡不必深究也蓋所以待之甚輕所以責之者不末備是謂以夷狄待夷狄而中國禮義綱常之訓固昭如也唐太宗之時蓋蘇文弒君太宗為之興遼左之師其後師久無功天下後世不病太宗之失賊而譏其為黷武則今之安南事之是非利害鑒於太宗可見矣似此頗為直截脫灑無許多委曲遷就敷衍之意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五六

不知可用此意轉聞於上否○又討仁交事與提督府曰安南之事細覩通報廟堂持重不肯用兵之意未嘗不是此時非兵與糧之難而將為難主上憂勞如此羣公悚息奉命內外武臣中只尋得一咸寧以為主帥咸寧亦何嘗經行陣但以嘗經兩廣嘗試而使之爾奉天下大事必須先得其人方可以有為若不得人而嘗試使之以至誤事不若且從容審度以待其人故曰廟堂之意未嘗不是也東塘至必經略一番兵馬錢糧與夫什物器用儘兩廣之力所能為者皆須略為畫一之數以待之若東塘咸寧能擔當此事以兩廣雲南之力為國家開拓境土豈非奇事若未免於遲疑我有其具而

彼不為自有人擔當此責。他日吾廣亦有辭也。故曰儘
兩廡所能為畫一之數以待之。是也。

罷各處私塾書院

以御史游居敬論劾王守仁湛若水偽學私塾奉旨
改毀

戊戌十七年春三月賜進士茅瑋等三百二十八人及第出
身有差。○虜入玉林川。又入黑山門。猫兒庄。總兵梁震擊
却之。○秋八月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
詹事府事。顧鼎臣為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

鼎臣嘗奏為崇植先賢系胃以隆道化事。竊惟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之道傳至孔子而大明其德與功。垂之萬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五十七

世。真與天地同其高厚矣。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
思。子思傳之孟子。不惟心相授受。且筆之書。以詔後世。
泄天地之精蘊。揭宇宙之綱維。匯六經之淵源。掃百家
之蹊徑。考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所載。如一貫之旨。正
心脩身之學。中和位育之功。性善誠明之說。王霸義利
之辯。微言妙道不一而足。真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
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然則曾子之功
豈小補哉。暴秦坑焚之後。道學不明。漢司馬遷號稱有
良史才。其序孔門弟子列傳。但曰孔子以曾參為通孝
經。故授之業。作孝經而已。唐韓愈叨附於聖人之徒。其
序道統之傳。直以孟子上接孔子。他尚何說哉。良由大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五十八

學中庸二書混于戴記篇中。不與論語並集。學者莫知
其為道學之樞輿。而討論之。是以時君世主。徒知推尊
顏孟而忽于曾子。子思自唐迄宋。雖加曾子封爵。而從
祀猶列于十哲之後。子思則杳無聞焉。宋德隆盛。治教
休明。仁宗始表章學庸二書。而程頤程顥朱熹諸儒更
相發明。邇流窮源。使天下後世。曉然知正。則道統授受
之功。曾子為大而子思次之。咸淳三年。由是始封曾子
為成國公子。思為沂國公。配享次於顏子。躋於孟子之
上。而四配之位始正。是萬古不易之定論也。我太祖
高皇帝御極之初。首詔孔氏子孫襲封衍聖公。并世襲
知縣。並如前代舊制。固崇儒重道之宏規矣。弘治中。因
脩顏子孟子廟。特置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各一人。以
主祀事。此孝宗皇帝稽古右文之盛舉也。夫曾子傳
道之功。優於顏子。而孟子私淑于曾子。子思今顏孟子
孫皆世襲博士。而曾子之後。獨不沾一命之榮。豈非古
今之闕典也哉。當時典禮守土之臣。曾無一言。及此者
豈以曾子子孫散在四方。亦世歷久遠。譜系不明。恐有
冒濫之弊歟。臣嘗考之春秋之時。呂人滅郕。其太子巫
仕。曾去邑為氏。然則曾子去受姓之祖甚近也。後世凡
曾姓者。孰非曾子之子孫乎。又訪正德年間。今都御史
錢宏任山東按察司僉事。巡歷至嘉祥縣。謁曾子祠墓。
因而訪求附近編氓。中曾姓者。得一農夫于深山中。貌

甚朴野詢之果曾子之後也不知錢宏當時何以不請
于朝而復使之湮沒耶必以其人鄙陋不可廁衣冠之
列故爾臣愚以為先王興滅繼絕崇德報功其意甚遠
其道甚廣不當因其子孫之無賢而遂已也臣自入仕
以來見三氏子孫來朝輒有感於衷耿耿不忘幾三十
年矣特以地卑人微不敢輕率妄議耳茲者恭遇 皇
上親承道學之統丕宏禮樂之化釐正孔廟祀典一洗
前代陋規重勞聖駕臨幸國學躬行釋奠之禮真可謂
功光祖廟而範垂百王矣臣謬以章句之儒得預俎豆
之事欣榮鼓舞不能自已乃敢陳其愚見仰冀宸嚴夫
亦數千載未備之典必有待於今日歟如蒙乞勅內閣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五十九

禮部擬議請自聖裁准照弘治年間追崇顏孟二氏事
例訪求曾氏子孫相應者一人授以翰林院五經博士
世世承襲俾守曾子祠墓兼主祀事萬世斯文不勝幸
甚等因抄呈到部為照曾子親受一貫為聖門之高第
獨聞大學得吾道之正傳垂世立教與顏孟同功號稱
述聖已竝追崇然獨世嗣弗傳祠墓失守雖配聖有靈
而象賢無主誠為闕典本官欲追求其後同于二氏子
孫以作賓王家以主祀事實足以仰體 朝廷崇儒重
道之聖心也但歷世久遠譜牒無傳若非精訪博求難
免偽冒之弊覆奉欽依移咨都察院轉行山東撫按官
親臨嘉祥縣查訪曾氏子孫詳考歷代支系之真及正

德年間曾經都御史錢宏所考農夫有無見在通拘到
官督同縣學官吏諸生并高年父老逐一詰問務求的
系曾氏正派子孫明白先行具奏以憑議處旋行再照
今去曾子之世上下千有餘年中間更歷變故子孫播
越流寓豈無散而之四方者如南豐曾氏肇肇布兄弟
竝顯于宋其家乘以為出自曾子之後今其嫡派子孫
亦不知誰何合無仍通行天下大小衙門一體訪求務
得其人具實奏聞但不許輕易起送前來以啓冒緣爭
兢之端

九月撤南郊大祀殿建大饗殿○薦大號於天改昊天
帝稱皇天上帝○更上太祖高皇帝謚號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六十

冊曰欽惟我 太祖高皇帝當夷狄據華之秋實天地
易位之變乃奮揚神武取中國于冠裳裂滅之餘恢闡
聖文明王道于綱常淪斁之後掃彌天之虜于宇內經
百戰而帝業成翦羣雄之亂于四海不十載而天下定
得國之正視商周而功烈有光受命維新比虞夏而艱
難事倍殆與關乾坤於混沌肇人紀於狂榛同一揆也
若夫制禮作樂經文緯武仁恩溥于萬類教化行於
海躬帝王之大德建聖神之極功則又兼總百王高視
千古獨立一代卓乎無前者也不有顯號其何以昭八
議於萬世乎玄孫早以冲人續承大位永念祖德莫可
名言茲者不量鄙蒙敢效奉擬謹恭奉冊寶加上尊號

曰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宋濂曰帝有度越前聖六事功高萬古也得國之正也獨稟全智也敬天勤民也家法之嚴也兵政有統也謝鐸曰我朝度越歷代五事一撥克夷狄以收復諸夏二肇起南服而統一天下三威加勝國而鋒刃不交四躬自創業而臨御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嚴

更上太宗文皇帝謚號

冊曰恭惟 皇祖文皇帝躬英聖之資抱神睿之略文章煥然而可述功烈巍乎以有成當眷顧維新之命遭艱難未造之家將周公東征之師而大定王室則所以昭代典則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六十一

承繼述之孝者何其勤遷武王鎬京之都而永建帝業則所以成創守之功者何其大表章六經垂範萬世禮樂明備教化大行有經天緯地之文親御六飛威振絕漠四裔君長咸奉職貢有戡亂除兇之武功踐寶祚而二紀之治坐致太平晚付皇儲而萬幾之勤不廢總攬至於敬天勤民右文重道親賢遠佞兼有君師之衆善乃若懋賞輕刑畏災重穀憫農優艾備有帝王之全德此則自載籍之傳未有豐功駿業而可以加茲者也玄孫某忝以支童繼承大德比已恭建特廟用圖百世不遷茲者加上尊號期以配天罔極謹奉冊寶上尊謚曰啓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

成祖

加上恭穆獻皇帝謚號祔享太廟

冊曰恭惟 皇考獻皇帝睿明天縱恭儉性成蕩蕩難名道配乎帝堯之大乾乾不息德比於文王之純學本聖傳心契乎四書六經之旨國封南服化行于江沱汝漢之濱方 憲祖賓遐之後當 孝皇在祚之年迎養一辭昭昭乎神明享其孝遺治一疏恢恢乎帝皇同其情奉藩二十五年心罔不在王室而昭事上帝之忱翼翼如有臨閱世四十四載身罔敢自暇逸而學道愛人之志孜孜不少倦乃若游情翰墨則精究古法非經訓之辭弗書至於怡神宮庭則應接斯須非聖賢之事弗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六十二

語喜怒哀不遷賞罰必當有發而中節之和明照無私幽隱必達有無所不通之睿擢辭電發煥然其有文章實心天遊廓乎其有容德誠可謂包衆善而難名兼百行而備有者也臣御名祗繼遺休茂承餘烈永爲至恩大德無物可稱是以恪稽典禮率籲羣心謹奉冊寶更上尊謚曰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廟號睿宗特享時禘大禘皆出主祔享於太廟祭畢則歸主於原寢
大饗皇天上帝於玄極寶殿奉皇考獻皇帝配
上欲宗祀 皇考以配上帝乃撤南郊大祀殿建大饗殿是年殿未成乃大饗於官右乾隅玄極寶殿皇天上

帝南向睿宗獻皇帝西向禮如南郊

十二月章聖皇太后崩○內閣李時卒

已亥十八年春立元子為皇太子第二子為裕王第三子

為景王○遣禮部尚書黃綰翰林學士張治使安南不果

行

時車駕將巡承天綰治行有日復止

二月上巡承天○以翟鑾毛伯溫為行邊使出帑金賞塞

上將士○夏四月車駕還京

詔曰朕聞聖人之治天下也率皆以孝為先蓋所以教

民作範焉弗孝何以上人乎朕以菲才叨承天眷君茲

黔首主御華夷所事者人極重焉故首正父子天倫之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六十三

正復宗考廟當有之宗適者積愆深累于慈聖鸞輿

遐邁哀徒摧五內之傷鳳寢再圖禮厥宜二親之共匪

自經營何慰夙夜乃于今年仲春之十有一日奏告于

天地宗廟社稷徧達于百靈眾秩於十有六日駕徂荆

楚之舊藩躬視承天之嚴寢二十五日駐蹕龍飛內之

卿雲宮齋潔肅誠定禮備樂有五日元吉祇奏告之祀

于皇天奉 皇考睿宗獻皇帝上配報生恩而拜謁顯

陵答神功而躬祭社稷以及道經岫望徧兼舉諸王羣

職迎覲獻誠雖未如四狩之巡亦以見省方之意且朕

何人敢堯舜似祇欲伸終送之道以求夫永世之安庶

幾教天下也今玄寢之制置既詳親體之尊安攸定但

念不根所在百姓繫懷勞擾久時民間當軫承天府自

明年為始特免田租三歲湖廣地方與免明年田租五

分之二北直隸河南二處亦與免明年田租三分之一

用見朕懷恤之意期以今月二十三日還京於戲慎終

思永立愛敬以式臣民經始求臧建中業以遺孫子尚

賴忠賢匡于至治詔爾華夏宜悉知之○宜諭承天府

百姓曰說與故里的眾百姓每我父母昔在 孝宗皇

帝時封國在這里我父母積許大的德行生我承受天

位今日我為父母來到這里你每也有昔年的舊老也

有與我同後生者今日一相見但只是我全沒德行父

母都天上去了這苦情你每也見麼我今事完回京說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六十四

與你每幾句言語各要為子的盡孝道為父的教訓子

孫長者撫那幼的幼的敬那長的勤生理做好人依我

此言語況我也不能深文這等與你每說以便那不知

文理者教他便省的你每可記着

遼東軍復亂總兵馬永率家兵逼賊殺四十餘人遂定○

五月以翟鑾為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仍內閣辦事

○奉章聖皇太后梓官詣承天合塋于睿宗獻皇帝之陵

上諭禮部曰南巡因謁陵寢及視大峪已畢然峪地空

凄豈如純山完美決奉慈駕南附五月初二日又奉聖

諭恭奉慈官引發吉日用今月十七日子時奠獻使等

官仍用原定官員一應禮儀亦且用原定者如有增損

一 臨時酌擬但改水程奉梓官行是日梓官由德勝門外東行至通州輔臣顧鼎臣題主次日成國公朱希忠奉主還京梓官遂登舟直抵承天登岸合葬

改荆州左衛為顯陵衛始添設興都留守司○秋勅威寧侯仇鸞總督軍務兵部尚書毛伯溫參贊軍務往廣東議征安南

先是禮部尚書夏言兵部尚書張瓚武定侯郭勛皆言安南國背叛在所必討 上命待差去官着實查勘明白就星夜奏來定奪都察院右都御史毛伯溫又奏乞

恩正法以誅僭逆復奉 聖旨且着地方官員從宜撫剿提督兩廣侍郎巡撫雲南都御史并各總兵官都另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六十五

寫 勅與他於是提督兩廣侍郎蔡經檄行彼國都城府衙轉諭莫登庸父子熟思利害審處順逆果能畏威懷德悔罪向化束身投降即將國中事情明白開陳不許隱諱其黎寧見據何地果係黎諲第幾子從實具本伏待聖裁遂該巡撫雲南汪都御史題為大慶事據都指揮王守忠呈送安南頭目范正毅齋遞莫方瀛投降奏本奉 聖旨禮兵二部看了來說又該提督兩廣侍郎蔡經題據副使翁鴻達等呈據安南國差差頭目文泰等齋到表文印信文書開稱本國莫方瀛父子已甘受專擅之罪謹具本國土地人民實數開陳奏進伏望天朝處分為本國臣民立命庶方瀛父子獲釋丘山之

罪而一國人民咸囿天地生成之化奉 聖旨安南國

降表朕已覽悉這事情禮兵二部看議了來說隨該兵部尚書張瓚等會議乞將原擬威寧侯仇鸞總督軍務

兵部尚書毛伯溫參贊軍務各請給 勅書鑄給關防并符驗旗牌令其前去兩廣雲南適中去處會同提督

各該撫鎮并三司等官將各處兵馬通行整飭合用錢糧從宜會計以備征討軍機重務悉聽便宜若使义族

張皇天威宣著莫方瀛父子悔罪請死束身待命前項上表請降悉以土地人民上聽天朝處分別無虛詐合

國人民亦無異詞總督參贊大臣作速將其直實情白星夜具奏遂 勅諭參贊軍務太子賓客兵部尚書兼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六十六

都察院右都御史毛伯溫曰先該安南國黎寧奏稱國王黎嗣故絕被賊臣莫登庸作亂竊據國城阻絕道路因而久廢職貢已經差官查勘是實方欲興師問罪節該兩廣雲南撫鎮等官奏稱莫登庸父子聞天朝聲罪征討恐懼省恟上表乞降願以土地人民悉聽天朝處分據其哀請似亦可矜 勅下廷臣會議會謂夷情叵測詞雖卑懇意或詭秘故法不可不正義不可不彰今特命爾同總督軍務總兵官威寧侯仇鸞前去兩廣雲南適中去處會同彼處提督節制各該撫鎮并副參以下三司等官將兩廣雲南應調漢土官兵及征討機宜悉照該部題准事理聽爾便宜處置其賊臣父子如果

悔罪請死束身待命將其乞降聽處且實情由呈馳具奏若執迷不悛必誅不宥用兵之際爾等宜相機酌處務要計出萬全期于偕亂底平罪人必得以彰天討以安遠夷斯副委任之重撫鎮三司等官拒違悞事者參奏處治其餘文武職官三品以下有不用命者聽爾即便拿問干係軍機不分文武官悉以軍法從事爾受茲重委其敬之慎之故勅

八月虜入宣府塞

西路參將賈英見虜少出禦之亂行而前入虜伏虜殺我將士千人掠戰馬千疋益深入南路殺掠人畜萬計時虜酋青台吉哈喇台吉那林台吉皆屯牧塞外時時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六十七

掠宣府總兵江桓竟不出効罷之

冬十月大同五堡成

大同自五堡之役殺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尋又殺總兵李瑾鎮巡每甘言煦之稍不如意即反唇瞪目或飛章訛語相搖撼梁震聞總兵大同命即率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嚴約束曰我無爾陵爾無我叛王法軍令其在我不敢破網紀悞國其家丁時時向鎮兵語曰爾敢蔑主將者恃眾爾兒郎輩無不一當百五步內恐爾不得用其眾鎮兵稍斂縮乃鳩卒給餉修五堡軍中不敢譁震益身先之與同甘苦五堡竟復虜不敢近塞震卒以五堡功贈太子太保

十二月虜入宣府深井諸堡又入榆林塞殺守將宋隆達總兵江桓下詔獄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七

六十八

昭代典則卷二十八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世宗肅皇帝

庚子十九年春虜入榆林塞破清平堡入米脂殺掠人畜
又入宣府塞破北路馬營諸堡○夏四月風霾

是年二月甘肅守臣上言河西一鎮連賊盤據於西海
番族住牧於南山回夷入貢往來交馳李虜乘機出沒
搶掠中通一徑勢甚孤危疏入報聞三月虜入榆林塞
破清平堡入米脂殺掠人畜萬計焚芻糧數萬長驅而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出總兵周尙文駐兵青秋原虜退以捷告虜又入宣府
塞破北路馬營諸堡得我神鎗銃炮千計芻粟牛羊萬
計掠一婦人往時虜多掠婦女近數年乃掠殺畜火器
遇婦人輒殺不掠四月風霾旨下兵部議防邊方畧言
官交章劾兵部尚書張瓊貪鄙誤國不聽

武定侯郭勛誣奏戶部尚書梁材刑措○起故右都御史
萬鏜勘處湖貴苗亂○秋七月虜入宣府塞大掠至于蔚

州
七月虜入宣府塞大掠至蔚州盡破其開府堡塞殺人
盈野總兵白爾遇虜於水泉兒大敗副總兵雲冒還虜
於馬連堡又敗先是大同歸正人王九子言虜酋哈喇

噴糾俺荅几祿吉囊青台吉赤台吉等十人齊旗駝馬
負十日食入塞比報至虜已過順聖關抵蔚州凡留宣
府境內者幾兩月撫臣守臣行賂竟論功陞職
是年罷武舉鄉試○八月虜入大同塞大殺掠人畜

八月薊州撫臣言朵顏酋革蘭台結北虜且并力侵邊
令撫臣諭革蘭台虜入大同塞虜視大同兵東援宣府
遂乘虛寇大同西路殺掠人畜數十萬先是大同叛卒
逐出被盡走虜中虜擇便捷輩多與牛羊帳幙令為僧
道丐乞入謁我邊西至甘涼東出山東或入京師凡地
險易兵馬強弱撫鎮將領勇怯利害盡走告虜酋吉
囊俺荅二酋分道入塞大同軍顧與虜約無掠我人畜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我亦不復擱若虜喜啗指折箭去至秋竟越大同抵屬
門度寧武入嵐靜交城掠殺人畜萬計大同軍有得虜
掠我輜者名買路錢大同巡撫史道德兵王陞幸無事
若不聞問亦不問大同軍亦驕悍不用命宣府總兵白
爵調援亦不肯戰虜益無顧忌且欲攻鴈門山西撫臣
陳講告急大同撫臣史道竟匿不以聞講疏言八月六
日達賊由井坪至朔州城七日分三路由井子窰青吃
塔侵至陽方邊接連狗兒澗水口等處殺官軍掠人畜
又由水口佛老觀灰泉梁溫等處深入省城西南十日
興嵐交城平虜與汾州文水清源十數州縣封壤連接
一望平原民皆村居曾無堡寨比之邊城萬萬不作且

各賊未遭挫衄延住腹裏數日不出人心驚惶禍變莫測後報聲息尤為可駭我兵追逐不滿八千大同援兵雖至大約一千五百臣遣人督戰觀望不前兵勢至此後若何支詢問虜中歸正人皆言賊多華人鄉道近年大同叛軍向順無門助賊為惡即為首領生長中原習知險易又覘我軍脆弱非其所敵故敢於橫肆漸窺中土山西地連畿輔密邇京師又與河南諸省止隔一山若徒循常襲故不早謀必成大患乞下廷臣集議更

新紘庶兵部尚書張瑄不以為意謾曰虜且退矣

命提督團營兵部尚書劉天和總制陝西軍務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三

大掠固原撫按羽書咨至天和為虜隔逾月奏不至既迺告捷言斬虜首五百又言卒張奴兒殺吉囊之子虜諸酋大哭遁去於是加天和太子太保叙一子錦衣正千戶陞賞三鎮文武吏士凡千餘人張奴兒陞世指揮僉事內閣以謀謀惟惟復言加少師翟奎少保謂本兵曲盡方畧坐收全功張瑄加少保叙一子錦衣副千戶冬十月內閣顧鼎臣卒○十二月虜入大同塞○提督兩廣侍郎蔡經奏進安南莫登庸投降圖并解小日許三省等赴京

毛伯溫仇鸞既至兩廣會同兩廣撫按總兵等官會委廣東按察僉事林希元往福建漳泉等處覈募兵船分

委布政楊銓參政蕭晚等總理分理錢糧按察使歐陽席查革彘弊按察副使韓楷督率押運業行兩廣雲南三司守巡兵備副參等官轉行安南長慶諒山府衛永安文淵等州各父老省諭莫登庸莫方瀛知悉頃者上表乞降是否中心實情有無別項詐偽其稱願以土地人民悉聽天朝處分俱要逐一詳說各吐由中實語勿事紙上虛文若支吾不實執迷不悛必大興問罪之師弘宣吊民之意仍行長慶諒山等府衛永安文淵等州有能擒斬莫登庸莫方瀛父子者賞銀二萬兩奏聞朝廷大加陞秩有願以府州縣歸附者亦即以其地與之隨處參政翁萬達等申請提兵壓境宣布朝廷威德庶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四

使夷心懾服束身待命等因乃分兵三哨憑祥一路為中哨龍州羅峒一路為左哨思明府思陵州一路為右哨又分奇兵為三哨歸順州一路為一哨欽州一路為山哨烏山等處為海哨共漢達土目官兵一十二萬五千一百二十七員名總督參贊等大臣親詣南寧府調度兵糧相機行事於是莫登庸洵懼遂申為投降乞恩宥罪事內稱登庸荒微細民限於知識然每逢瞻北極光被南邦天清地寧海晏河潤登庸仰知中國有聖人父矣况天威振動之下而有陽春貽蕩之仁懼感交并曷可云喻登庸竊惟先國主黎氏末運速遭相繼淪沒至黎諶攝國未幾亦遘危疾臨終倉卒之時苟從夷俗

暫以國事付之於登庸。登庸又付其子方濬。未及奏請。委涉擅專。雖君門萬里。難於上聞。而罪實滔天。豈容自昧。嘉靖十七年。登庸父子。謹遣阮文泰等齋表乞降。并祈處分。俱出誠心。別無虛詐。但積誠未至。不能立動聖心。夙夜憂危。靡遑寧處。嘉靖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登庸子方濬。不幸遭疾而亡。國人狙於舊習。欲以方濬子福海代領其衆。登庸慮前誤。相授受。義已不安。今若再循所請。負罪益重。無以自解。以此登庸與孫福海。惟執共以俟朝命。頃者。大將軍。上兵。屢境。不庸。猶因豕何足以當。惟是國人亦危朝夕。其軍門。檄問。備奉天言。慈渥無涯。柎庸流涕。切念登庸有罪。黔首無辜。聖慈昭代典則。卷二十八。五。

不忍以登庸之故而駢戮羣黎。登庸何幸以羣黎之故而縲存殘喘。已於國內北望。蒿呼。率同小目阮如桂等。於嘉靖十九年十一月初三日。恭候南關。組繫出境。詣幕廷。而稽首。輸中款。以投降。登庸本欲躬自赴京。瞻天請成。緣已衰老。不堪匍匐。長孫福海。方在喪次。不可遠離。登庸謹遣親姪莫文明。并先國主舊臣許三省。阮簡清。阮延祚等。請闕待罪。亦以見登庸父子。往年降表。委係畏威。懷德。不敢有飾詐之心。伏望矜宥。俾獲自新。其土地人民。皆天朝所有。惟乞俯順夷情。從宜區處。使登庸得以內屬。永世稱藩。及比照列藩。事例。歲領大明一統曆書。刊布國中。共奉正朔。則莫大之幸也。雖登庸先

國丁氏陳氏黎氏。遞相沿襲。稱號紀元。登庸悔悟之餘。固知其不可以再。嚴戒國人。一切革除。聽候新命。豈敢仍蹈往誤。自速天誅。比者登庸聞廣東欽州知州林希元奏稱。如昔貽浪二都。漸凜金勒。古森。葛四。嗣係欽州故地。果如所稱。唯命是聽。其本國先年缺貢。應合類補。及以後年分。續貢方物。登庸不敢遽以為言者。以方在籍中。求免一灰。尚恐不得耳。又登庸與國人欲照先朝故事。備辦代身金銀人。獻上亦慮。唐突。惟以投降。聽處實情。具奏。若天朝原賜本國王印信。登庸止宜謹守。不敢擅用。伏望垂察。登庸不勝戰慄之至。為此理合備申。伏乞轉達等因。該監督中哨廣西叅政翁萬達。具呈。昭代典則。卷二十八。六。

軍前隨會差指揮劉盛等。齋執令旗。令牌前去。准其來降。翁萬達等。預於鎮南關近地。張開幕府。高築將臺。候軍前進。止至期。莫登庸素衣繫組。躬率小目耆士人等。亦各以尺帛束頭。候于南關。乃於臺上。恭設龍亭。覆以黃帳。中立令旗。令牌。前置香案。兩廣三司副叅監統衙門。并齋執旗牌官。分班列侍。傳令開關。登庸暨其姪莫文明。并小目耆士人等。由關道左出。脫履。跣足。面北而跪。委官指揮使王良輔等。稟准傳遣生員謝天縱為解。其組及接受降本。登庸乃俯伏五拜。三叩頭。畢。伊姪并小目耆士人等。亦各以次降服。如儀。合國夷民。引領於彼國關口。若崩角稽首。首又不知其幾萬人。也。少頃。登

唐仍率其姪并小自者士及築國夷民恭向軍前俯伏
再拜當蒙宣諭朝廷恩威及軍門號令姑容載罪還國
待為轉奏賜以不死登庸俯伏再拜稱謝回還訖乃傳
令閉關收兵回營其伊姪莫文明并小目從人許三百
阮簡清阮延祚等二十八人莫文明代齋登庸降本一
通小口阮如桂等另具降本一通俱押送欽差軍門投
遞外臣等竊惟自古南夷創亂類皆桀驁祖詐憑恃險
阻勢強則鴟張以梗化力屈則鼠竄以全身中間亦有
稍識利害通款求附止於遣使表表致其方物如尉佗
黎桓者以漢文帝宋太宗之盛雖名為向服未有禮衣
自縛懇求哀切如莫登庸今日者昔苗民逆命舜命祖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七

征及其來格則從而分北之分北云者謂分別種類明
立界限使之有所約束以遂其生蓋不如是勢必復致
爭亂而吾所以涵育化生之仁亦有所壅闕而不能全
此帝王之待夷狄所以為義之至而仁之盡也伏惟皇
上德符堯舜功光祖宗神武之威藏於不殺顯比之化
溥於無私是以先聲丕振而黔首震驚一矢不遺而索
邦底定蓋已收有苗來格之功寧可無虞廷分北之化
所據莫登庸并小自者士人等乞要內附稱藩歲領大
統曆日補足節年貢物等項臣等查得安南自漢晉以
後雖稱內附然夷獠之俗瘴毒之氣終不宜於中國大
率數歲一亂亂必連結黨類攻陷殺戮又必數歲而平

定昔張輔以十餘年勞費僅得數處郡縣叛者相繼卒
歸於夷此其明驗也參酌前世利害莫若外而以夷治
夷庶為穩便如以莫登庸有罪投降未宜輕授爵土伊
孫莫福海見今待命備蒙矜宥或可別與都護總管等
項名色以漢唐故事每年行廣西布政司頒給大統曆
日令赴鎮南開祇領先年所缺首儀查照補足以後年
分照常舉行其欽州浙源古森下葛金勒四崗行令原
為安南事情添註參政副使等官查照原額編入欽州
版籍仍量優恤三年以後一體科差其先後差來夷使
事畢放回此正所謂以夷治之者也但恐議者尚以黎
氏為疑臣等竊伏思惟黎利倡亂阻兵隔沒郡縣殺敗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八

官軍大將如柳昇大臣如陳洽皆死於利之手其餘官
吏戍卒不能自拔者未遑悉書臣等至今言之尚為痛
心我宣祖特以生靈之故不欲窮兵而姑與之耳今莫
登庸之罪既與黎利之犯夏者不同而一聞天聲遂爾
匍請死亦與黎利之虜抗王師者有間黎利既蒙寬貸
則登庸似應末減至若黎寧雖自稱為黎利子孫然臣
節據諸司查勘蹤跡委的難明鄭惟僚一向潛住該國
上下朗石林州崗寨附近廣西土官地方黎寧面貌者
不相識故或稱黎寧或稱黎憲或稱光昭或稱元和或
又以為阮淦之子或又以為鄭氏詐構近據雲南布政
司開報會審夷人鄭恒口詞稱添馬江喇雖有黎寧而

來歷宗派不可得詳所陳事情年貌又與鄭惟傑原報互異但難憑據臣等以為今日之所處分係我天朝安邊境馭遠夷之大策其操縱于本不宜以通敵之子孫而為前卻但黎氏自修貢以來已蒙列聖寬宥若其遺裔尚存似宜體恤合行雲南撫鎮等官查勘果有可據聽令仍於漆馬江居住見在所在地方但屬管東或量與職事徑屬雲南若非黎氏子孫置而勿論其鄭惟傑即由廣東所屬隨宜安插量給田宅不至失所如此處分庶為曲盡乞勅該部覆議上請取自聖裁○又題為祗獻安南投降降國本等籍惟安南自五代以來不入中國版圖負其瘴癘險遠或服或叛中國常以不治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九

治之及至不得已與兵遠討雖至事勢窮蹙尚乃冥頑弗率未有一聞王師之至即委國聽命日轉乞哀如今日之卑順者也非我皇上至誠神武以不殺為威以萬全取勝何以至此昔殷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周宣王平淮夷近在要服之內當時文士猶作為殷武江漢等詩播之金石秦之家朝然後殷宗周宣之美溢然賄乎后世矧皇上駿烈邁跡殷周可無形容以示今傳后臣等特行間歌頌非職所及謹將出師受降次第布為八高曰天威丕振曰交夷組繫曰釋縛之隆曰稽首祈恩曰夷使輸誠曰夷會咸服曰耆士陳詞曰夷民感德臣等非有尺寸之功所以彰明我皇上至誠神武邊育

羣生化及豎豹捷於影雖大舜干羽七旬苗格之盛方之亦不是過實為我國朝千萬世無疆之休伏惟鴻步之暇少賜披覽○又題為遵奉明旨以議處安南事臣會同總督軍務威寧侯仇鸾奏請軍務兵部尚書毛伯溫議照安南夷國莫方瀛先火貝本乞降已該臣等查議會題并將差來小目阮文泰等案行南寧府收發嚴密衙門居住聽候處分今莫文明等復齊降本赴京阮文泰等事同一起相應併行起送及莫登庸及國人投降情由該總督奏贊大臣遵昭勅諭事理會同臣先行呈馳奏聞外今差指揮王良輔等管押莫文明阮文泰等并齊莫登庸等原本赴京待命理合題知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十

辛丑二十年春三月賜進士沈坤等二百九十八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宗廟災初震火起仁廟風大發仁廟主煇俄而成祖由又殿廷藝太廟及昭穆羣廟上奉列聖主於景神殿殿遣大臣入長陵獻陵告題成祖仁宗帝后主亦奉景神殿殿夏六月改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以莫登庸為都統使仍與世襲十三路地各置道撫司聽都督使管轄莫文明阮文泰等賞各有差遣回毛伯溫加大字太僕勅取回京蔡經陞右都御史仇鸾管銀及紵絲俱照舊撥督鎮守○秋八月虜入大同塞八月吉囊先入大同塞壬戌提督代州三關副總兵丁

曠出師至寧武關東北十里石湖嶺遇虜力戰死虜遂
入關時樊繼祖總督宣府大同軍務且給銀九十萬兩
為餉處至不出縱其深入山西遊擊將軍周宇禦虜大
原北侯城村力戰死虜遂至山西省城又越而南殺掠
人畜萬萬吉囊纔出關未至塞上俺荅復入又越大原
而南至石州殺掠益甚

九月添設鴈門寧武偏頭三邊總督

兵部會題先年賊犯山西或至陽曲灣或至黃土寨或
至寧武關或至四鎮街猶皆在省城之北故迤東壽陽
平定迤西交城汾州迤南和順遼州等處恃有省城宴
然無事今則東幾至井陘西幾至冷泉南幾至潞安大
昭代典則 卷十八 十一

羊之跡殆遍山西雖山東河南畿內等處俱當振播度
勢審時誠可疚心令無吏部推知兵文職大臣一員前
去山西專一提督鴈門寧武偏頭等三關營理軍務兼
理糧餉制可

復行武舉分別邊方腹裡名數

兵科給事中任瀛具奏復設武舉兵部覆議奉聖旨近
年武舉委無實用合依擬開設務求真才實有將畧的
分別邊方腹裡取人乃照會試南北卷例如每科五十
名邊方取三十名腹裡取二十名

起翟鵬總督京城南面山東河南軍務

時北虜孔棘兵書張瓚恐統兵出禦乃於乞會推總督

文臣疏中歷舉往年禦虜皆遣都御史故事奏下吏部
文選郎中曰往時邊事急推總督文臣皆兵部會府部
諸衙門議上今乃移吏部又必欲推都御史渠負因恩
邊事大壞今猶為此奸巧渠獨不知虜謀本兵自出手
天順五年李來寇陝西馬昂統兵擁川之役王驥嘉靖
初河西之役金獻民皆本兵也景泰時于少保自請行
邊嶺南蠻反用兵久無成功議設兩廣總督于少保亦
自請行此獨非故事耶已而廷推首上瓚次毛伯溫劉
天和三人皆兵書又次起 翟鵬內批用鵬
冬十一月遣兵部侍郎張漢厥山西被虜郡縣○陞山西
提學副使胡松為山西布政司叅議三關備用

昭代典則 卷十八 十一

松奏為陳愚忠申末議以保萬世治安事條開微苟玩
言都御史史道總兵官王陞陞納賂遺虜賊威令勿殘
已地上負朝廷節鉞之恩下增夷虜驕橫之氣中失邊
城土人之望雖實諸極典不足以盡其辜及修障塞懷
攜二慎選授廣門謀嚴備禦核屯戍等事該兵部覆題
奉聖旨胡松所陳多出忠懇故有是擢

壬寅二十一年春二月宣大總督樊繼祖大同總兵王陞
白爵以行賂僅罷官巡撫陳諱史道削籍南面總督翟鵬
召還京○是月虜掠蘭州○三月復以翟鵬總督宣大偏
保及山東河南軍務○夏五月翟鵬罷

樊繼祖以九十萬兩花銷餽遺時守言官交章論劾竟

不之罪得歸田去。翟鵬賢前職勳不尋，惟資通官財。再出總督例，辭時宰私宅。時宰惡之，數日不得通。鵬以邊事急，遂行至鎮以邊乏，疏乞兵糧。時宰票不可，鵬指總制官專責大同宣府山西保定龍大有，免書刺身。劉陽四巡撫時，右清紀郎周鈇言：房必再至，乞早為防禦。計請鈇產州府知事。

六月虜破鴈門，掠太原京師戒嚴。

六月虜又大入塞，時吉蒙病死，其子板不孩居套中。小王子不及兒台吉駐威寧海上，俺答糾數酋經朔州破鴈門，掠太原京師戒嚴。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內閣夏言罷進，翟奎少傳謹身致。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大學士

時感尚書禮部尚書初見龍信欲入閣而夏言阻且擠之，遂結怨。造謗聞於內，父未發會口食，乃復回聖諭。即下科道云：夏言放肆縱恣，天性已成，不遠於忠，謹敬畏言信。信朝廷耳，專一聽受，主使朕以香葉束髮巾，命用皮帛鞋，以便跪起，盤坐言曰：時人正隘日而視，不可言它不為國恩報，但只欺誘君上，弄法舞文，排擠忠直，貪生媚寵，通不開一言片疏，論奏糾發。今日神鬼亦怒，諭播中外，欽此。於是科道各會疏劾，貴溪十三道疏奉聖旨：祖宗設科道官為朝廷耳目，這所每全非人類，但結合欺罔，不思盡職業，不過歸惡於上，謂言出禍隨。

昭代典則 卷二八

君人不明耳，喬佑等為甚。井沈良才等吏部會同都察院從公盡誠考選，分別去留。來說六科既奉旨已有旨了，欽此。吏部考察疏云：考得監察御史喬佑等四員，都給事中等官沈良才等三十三員，官居憲諫職任耳。日既不能愛惜名節，又未嘗曉知治體，惟欲走已而非人，輒敢徇同而惡異，或經年累月論建，但聞或履騰連，高煩瑣可厭，方夏言輔導不職，莫肯指實糾彈，至聖諭切責甚嚴，猶且互相觀望，上負朝廷好問好察之誠，下失臣子危言危行之義，罪狀既已甚明，罷黜亦不為過。伏蒙皇上曲賜矜容，特令臣等會同考選，蓋見天恩慈厚，王道平明，寓仁覆於震懼之餘，肅威嚴於包荒之下。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十四

及看得科道建白本頭各該掌印輪流具名，至於平素挾邪臨時，主議固不係列名之先後也。臣等祇遵勅旨，忝者素履從公，考選分別等第，應請降者調降外任，應留用者通加罰俸。伏乞俯從臣等議擬，本旨是喬佑等這斯們職任言官，寄以耳目專一，當附權力欺蔽朝廷，夏言輔導無狀，不敢指實糾彈，及奉有明旨仍懷觀望，顧忌奸生，姦諂誤國，本都當重治姑依擬分別等第發落。喬佑等三員并高時都降一級調邊方外任，何允魁等九員各對品調外任，王珩等二十六員姑且留用，各罰俸半年，賈大亨等二十四員既選未久，姑從輕罰俸兩箇月，欽此。

八二九

召翟鵬為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提督宣大備保山東河南軍務○虜駐大營於平遙介休間四掠人畜自六月丁酉至于七月庚午始去

上出賞格榜斬俺答營銀千兩陸不次他首二百兩陸三級時俺答青台吉叭蟻哈哈刺漢及叛人高懷智李天章各擁萬眾越太原列營汾河東西散掠上壘平陽下邑時鵬未至我師運營莫相攝觀望不肯戰縱賊益深入殺掠人畜萬計賊大營駐平遙介休間散入險山中殺掠人畜諸將竟不肯乘險擊虜掠我牛羊衣襍男女逃遁就大營結陣且歸備帥張世忠等自侯城村起營盟約諸將囑虜力戰諸將閉營不相援賊見世忠

昭代典則 卷三十八

十五

軍壯戰又力呼集精騎三千餘合圍世忠世忠憤曰諸將揮不念血盟耶世忠被射傷裹創下馬四面步戰賊亦奮會矢火藥盡世忠憤呼曰我軍被圍戰苦諸將竟不相援國憲天刑寧汝這耶復上馬往來督短兵血戰自已至西賊見我兵死傷眾無援又戰力竭遂躡我營世忠頭中二矢墜馬死張宣張臣等病世忠死猶率旗軍曾五等力戰宣臣並死又分掠定襄孟五臺又自代州出繁峙靈立廣自掠殺人畜萬計從廣武站出因安行出大同左衛及陽和塞去虜自六月丁酉入塞至七月庚午凡掠十衛二十八州縣殺虜二十餘萬人牛馬羊猪畜二百萬衣襍金錢稱是焚公私廬舍八萬區蹂

田禾數十萬頃贈世忠右都督與銀十斤宣臣各四十兩仍祠祀之時羽書急議差京師羅城與行有日給事中劉養直力言不可遂止

萬鐘條上勘處湖貴苗夷方畧

湖貴之間有峨爾山諸苗居之山東北屬鎮溪千戶所稍南屬草子坪長官司隸湖廣山西屬銅仁府銅仁平頭二長官司隸貴州西北隣四川西陽苗雖分土隸兩省中蟠結窟穴從實相蔽匪嘉靖初苗雖時小寇竊未叛也有草子坪土官田興爵者往以罪繫辰州獄諸苗以其地主也歛賄賂吏以計脫深匿苗寨主奉之典爵還雲苗多所求索洋苗妻女諸苗怒逐之燬其公署遂叛

昭代典則 卷三十八

十六

日相夏引鎮溪苗亦叛其貴州銅平苗則土官弱不能制而有司又不能撫恤銅平有反苗不納稅糧者官以通欠責見戶見戶益多逃亡官府放督平頭土官遂擊印逃諸苗悉驟然叛矣湖貴守臣討之不能定上其事嘉靖庚子召萬鐘條提督副都御史開府辰州令相撥撫勸鐘條集諸路漢土兵討之久而不克有言鎮溪土指揮田應期為諸苗所信服足辨此事鐘條用為巡捕指揮鎮溪本流官屬辰州衛有千百戶五員所印委衛指揮掌之別有土官指揮二員千百戶十員乃土目以功授者不列銜不食俸蒞事見流官指揮掌印者禮如屬官田應期即土指揮少曾為辰州府學生員乃黠多智術

能訪煽諸田苗多信之往年永順保靖相仇殺皆應期陰播亂而兩利其賄苗之無忌應期實啓之數年恒挾苗以市官府至是得巡捕益大肆姦利督府監司不倍顧切任用之征則庇真寇誘殺居民冒功賞撫則挾求重賈多反覆苗實未蒙惠利故功延不成鐘乃具疏曰此夷先是宣德七年用兵十二萬攻圍九箇月勦賊過半正德七年用兵五萬攻圍四箇月勦少撫多今初擬用兵六萬期以半年臣博訪各賊巢穴如蜡爾等山接連三省當其絕險之處晦冥之時一夫拒守百夫莫前與其多兵以冒險而犯欲速之虞不若減兵以存糧而蓄持久之効乃減兵三萬大抵以勦之威行撫之恩今

昭代典則 卷三十八

十七

雖平定但地方大壞極敵苗夷易動難安目前雖已寧帖而後患所當預防遂上方略專意防守不事征進鏗又有書與中朝人士其畧曰苗賊巢穴如蜡爾雷公等山峒接連湖貴四川周回千數百里猩猩所居人跡罕至其懸崖鳥道莫可躋攀狹路羊腸不容並足且竹箐叢生彌望無際幽巖曲澗在在皆然鱗次櫛比殆無空隙人非側肩僂背莫能入也賊從內而視外則明每以伏弩得志我從外而視內則闇雖有長技莫施審據軍前漢土官員曾經兩廣滇蜀等處征進者皆云山崗之險峻各省亦有之至於竹箐之深阻則所未嘗見也其地利之難如此苗巢所居皆險僻幽巖天晴之日亦

將午而後開朗未晡而已晦暝但遇稍陰即霏霧迷漾尋文莫辨計其陰雨十常六七蓋山嵐瘴濕氣候驟蒸之所致也其天時之難如此先年土官守法易以駕馭苗夷確魯易於牢籠自正德以來邊方多故土官征調皆顧情此苗以為前鋒用能克敵稱強及至近年土官構雠各厚餌此苗以助攻殺因而啓釁生亂由是土人與苗互結姻親情多牽制且其技倆亦為賊所窺破無復畏憚今用土兵不免前弊欲擯而不用彼以切近之地素稔之情不但引誘窩藏在所必有甚或借兵齎糧豈能盡防况湖貴官軍皆不足用湖廣除永順保靖之外其餘土酋可調之兵能出千數者無幾至於貴州舍

昭代典則 卷三十八

十八

酉陽平頭之兵愈少而愈難矣必欲別省調兵則又不諳地理成功難必而其沿途播害尤不可言決難輕調其事勢之難如此苗夷常言朝廷有駟軍馬我有千萬山峒又云諸葛亮有七縱七擒我苗有三紫三慢所謂紫者軍退則突出劫掠所謂慢者軍臨則散漫潛藏又云不怕官府軍多只怕官府糧多蓋以軍雖多而山箐深險力未易施糧若多而圍困久長勢將自斃然彼明知道路梗澁糧運甚難料不能多故為此言其狡夷叵測之難如此歷觀史牒所云大率皆然故昔人云自古用兵未有大得志於南夷者誠有以也前此兩省官司非不知地方之害亦無滅賊之心然而莫肯以勦賊為

已任者蓋亦畏其難耳况遠得於傳聞者恒失其實旁
觀於閑暇者每易其言不以爲邀功生事則以爲勞師
費財人亦何苦冒地方之利害而招己身之艱危乎積
習有年稔亂斯極其獨力任事之難如此鐘遂一意極
處復遣兩省諸監司挾所隸土官親詣賊巢招撫痛以
花紅牛酒給魚鹽又計口給糧食苗壯龍許堡給冠帶
時湖廣苗以連年被勦故聽撫惟貴州苗雖稍敢然未
愆創內實驕橫云

八月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翰林學士嚴嵩進武英
殿大學士內閣辦事仍掌部事

癸卯二十二年夏四月嚴嵩解部事○秋八月虜入榆林

昭代典則 卷三十八

十九

塞又入其肅塞

甲辰二十三年春三月賜進士秦鳴雷等三百十七人及

第出身有差○詔調各鎮兵至大同防秋

是秋虜入大同塞總督尚書鵬舉之虜退時虜首遣我
叛人至京師入兵仗局習佛即機鏡獲誅之兵部遂請
散各鎮防秋兵

秋八月內閣翟奎爲二千登第被論削籍以少保兼太子
太傅吏部尚書許讚爲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兼翰林
院張璧爲東閣大學士並內閣辦事○冬十月虜破宣府
塞入紫荆關逮總督程鵬巡撫朱方下詔獄
以兵部掣防秋兵太早故虜遂深入鵬諫戍邊行至河

西務借宿民家不納告之鈔關主事主事捷民家留鵬
宿民家告之東廠以聞遂復逮鵬度成錦衣衛獄
乙巳二十四年春虜大入榆林塞總督尚書張珩延綏
撫張子立請戍○楚世子英耀紘其父王顯榕遣司禮太
監溫祥駙馬都尉鄔景和刑部侍郎喻茂堅錦衣衛指揮
使袁天章即訊之

一楚王顯榕選配吳妃生子英耀嘉靖十七年冊封爲世
子出居緝熙堂讀書十九年英耀選配陳妃復令樊營
通陶元兒等密引官人方三兒干緝熙堂宣淫陳世妃
啓知吳妃轉啓楚王執方三兒鎖禁北園陶元兒杖殺
樊營痛杖四十英耀懷恨又樂婦宋么兒常在楚府唱

昭代典則 卷三十八

二十

戲英耀喜之令劉金密接宋么兒干緝熙堂宣淫楚王
聞知劉金引誘英耀爲非恨欲杖死劉金憂懼遂惑英
耀日後王位不穩英耀怒稱我先了他府中誰人敢說
劉金乘機贊好二十四年正月元宵節英耀啓請楚王
飲酒英耀令謝六兒等執銅瓜田堯等執棗棍塗抹面
目帶回回假鼻伏緝熙堂後楚王卽座英耀舉手劉金
督率謝六兒等擁出突用銅瓜棗棍搥王身逝王侍從
人朱恩等從廣智門城上用繩繫下急赴巡撫都御史
車純告王遇害情由行按察司查究英耀遂將宋么兒
稱爲新娘娘與之私住于明陽宮都御史車純會巡按
御史伊敏生具奏上命溫祥等會同撫按官究問英耀

獄父情實題奉聖旨英燿悖天道主謀弑父罪惡無前
覆載不容既經差官勘實多官會議明白皆欲明正典
刑朕不敢赦本當凌遲處死但係宗枝姑從輕着告子
皇祖斬首以示仍焚棄身屍不與埋葬

秋七月新太廟成

宗廟災初議仍建九廟奉睿宗皇帝入祀上以孝宗睿
宗兄弟並行同祀一廟則不得全其尊分建二廟則廟
貌狹隘乃布詔天下謂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孝子之
至莫大乎尊親復同堂異室之制寢殿太祖正位居尊
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憲宗孝宗睿宗武宗左右以次而
列皆南向德懿僖仁四祖居祔寢南向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十一

罷帝王廟元世祖祀

先是脩撰姚沐請罷元世祖祀禮官議不可至是給事
中陳斐又言之乃罷元世祖及從祀木華黎等五人
冬十月內閣許瑋乞致仕創籍張璧卒○十二月起夏言
仍內閣辦事○壽寧侯張延齡決西市
張延齡先以指揮司總僧人宗賓人命會議故殺擬斬
監候張鶴齡降發南京錦衣衛有奸民劉東山等十餘
徒黨結在京挾詐人財竄伺延齡兄弟皇親家富易為
生詞挾詐妄造內官趙稷向鶴齡傳說聖躬疾重不
當崩就將恭穆獻皇帝廟號并四郊都折鶴齡舉手加
額夜則三更密咒皇上聖母并槩官不安等虛情捏素

行三法司會問參看待劉東山等羣奸構黨捏控扛幫
偽造咒咀虛言任意縱放以送私楮書魔鎮假高隨情
指摘以網利噴毀君父全無忌憚指斥乘輿人不忍聞
詐同堯代之共工奸如魯邦之正卯投諸豺虎猶有餘
辜及照犯人張延齡一門過盛恃寵驕恣濫受各色無
籍之徒分爲腹心爪牙之用假威張勢侵害良民欺騙
商賈資本上下通分圖謀小民財產主僕各占因而致
灰人命弗可勝紀法官會明議擬斬罪伊兄鶴齡降謂
南京奈何驕恣成性猶不善處致使劉東山等接踵虛
奏而不知止者蓋延齡濬久未決可挾而利其所有也
周公誅魯祭載之於書漢文誅薄昭書之於史以明大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十一

義斷親重紀綱也劉東山等枷號死訖延齡監候至是

夏言復入內閣延齡遂死西市

丙午二十五年秋虜深入陝西殺掠人畜○總督侍郎曾

銑請復河套

銑爲御史時計擒遼東叛軍有功陞大理寺丞尋陞僉
都御史巡撫山東時山西被虜數寇殘乃移銑山西山
西二年得無虜患又寇陝西時總督尚書張珩請戍以
銑代之○河套古朔方我朝自正統後漸棄東勝於是
河套遂爲虜巢然亦時去時來先朝大臣屢有復套之
議成化八年遣吏部侍郎葉文莊公行視文莊以爲未
可輕議特繕障增戍謹備之便九年遂移延綏鎮城於

渝林此余肅敏經畧之功也王恭襄公又以肅敏為失策嗣後揚遠者亦屢議及河套然亦才力不給不敢力主其事旋議旋罷近年吉囊俺答二酋連歲殘破秦晉久駐套中嘉靖丙午侍郎曾統為陝西總督上言復河套事內批嘉獎然中外皆知兵弱財窘且無文武將吏恐挑強胡禍不可解然亦顧忌莫敢言者統區畫兵食關中騷動人有怨言又請戶部銀多至四百萬兩人益不喜

倭寇浙東以朱統為浙江巡撫都御史兼領福興泉漳治兵捕賊

自罷市舶凡番貨至輒賒與奸商父之奸商欺負多者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三三

萬金少不下千金轉展不肯償乃投貴官家父之貴官家又欺負不肯償貧民甚於奸商番人泊近島遣人坐索久之竟不肯償番人乏食出沒海上為盜貴官家欲其亟去輒以危言撼官府云番人據近島殺掠人奈何不出一兵備倭當如是耶及官府出兵輒齎糧漏師好語唱番人利他日貨至且復賒我如是者父之番人大恨諸貴官家言我貨本倭王物爾償不我償我何以復倭王不掠爾金寶殺爾倭王必殺我盤據海洋不肯去近年寵賂公行上下相蒙官邪政亂小民迫於貧酷苦於徭賦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倭凶徒逸囚罷吏黠僧及承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羣不逞者皆為倭奸細為之

鄉導人情忿恨不可堪忍弱者首飽煖旦夕強者奮欲滅其怒於是王忤厥徐必欺毛醜瘋之徒皆我華人金冠龍袍稱王海島攻城掠邑劫庫縱囚遇文武官發憤斫殺即伏地叩頭乞餘生不聽而其妻子宗族田廬金穀公然富厚莫敢誰何浙東大壞至是以朱統為浙江巡撫都御史兼領福興泉漳治兵捕賊統任恣任勞嚴禁閩浙諸通番者時浙人通番皆自寧波定海出洋關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往往諸達官家為之強截良賈貨物囑令入舟統嘗言去月夷之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不冠之盜難於是福建海道副使柯喬都司盧鐘捕獲通番九十餘人都御史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三四

統欲禁止令行遣旗牌督夾干演武場一時通番稍息而諸不便者大譁詆誣惑亂視聽遂改統為巡視未幾言官論劾又遣言官即訊甘心煨煉必欲殺統統憤悶卒海道副使柯喬都司盧鐘皆論死繫按察司獄自是華夷羣盜唾手肆起益無忌憚

戶部尚書王梟謫戍廣東肇慶衛○逮山西巡撫孫繼魯繫獄卒

丁未二十六年春三月賜進士李春芳等三百二人及第出身有差○夏逮貴州巡撫王學益下詔獄

湖貴亂苗萬鍾議撫已有端緒速召還京已而賊復出抄掠湖廣巡撫姜儀貴州巡撫王學益請合兵進勦楊

參將將赴湖過辰州為賊所縛姜儀畏罪上言王學益
兵失期不至內批切責務期邊平四川巡按袁鳳鳴遂
劾王學益逮下詔獄以李義壯代學益用兵數月日費
千金官軍頓挫人畜殘破遂罷兵
降湖廣巡撫姜儀三級調廣東布政司參議
蓋勦既無功撫又失策也

冬十一月澄城山裂東西移四五里○十二月京師大風
戊申二十七年春正月遠陝西總督侍郎曾統下詔獄奪
夏言輔弼官以尚書致仕
先是曾統劾河西總兵咸寧侯仇鸞奸賍鸞逮下獄會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三五
澄城山裂移有分崩離析之象又京師大風霾上敬天
疑畏以套議問輔臣嚴嵩遂言夏言左右曾統為此
議者臣不得預亦不能止不敢言上遂大怒逮曾統下
綿衣衛獄奪夏言輔弼官以尚書致仕
虜入邊境大掠罷巡撫副都御史胡宗明以李珏代之
沿邊諸鎮惟遼東易治虜寨亦弱又糜我官賞交市且
地饒魚米鹽馬近年撫臣於放減賜物又計殺虜酋遂
失虜心是年撫臣胡宗明因虜屢來侵掠撲殺虜百八
十人虜大恨結眾深入遼西殺虜人畜萬計宗明及總
兵戴濂皆罷聽劫起李珏代宗明
以兵部尚書王以旂總督陝西軍務劉備秀為兵部尚書

秀尋削籍以趙廷瑞為兵部尚書
丁未秋兵部尚書陳經被劾去王以旂代之至是以河
套議出為陝西總督以劉備秀代之備秀循例既辭上
怒削籍去以趙廷瑞代之不半年兵部更四尚書時王
果簡諒廉平孫繼魯清儉苦節劉備秀清貞恪慎相繼
去位皆出內閣之意言官之口其貪墨奸佞依阿卑諂
者卒安享榮祿即有論劾行賄得解而職任如故旋復
陸轉以故今之大臣實難展布上為內閣劫持下為言
官巧詆相率低頭下氣者以為循謹千金雙璧絡繹道
路即以雄才大器者聲矣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三六
三月曾統死於西市遠夏言下錦衣衛獄
仇鸞恨統發統匿出塞喪師諸事以助夏言得解及言
河套不可復狀上益怒統論死西市夏言行至丹陽仍
逮入京論死繫錦衣獄仇鸞竟釋不問
秋七月八月京師地震○九月陞提督兩廣兵部侍郎
張岳為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廣川貴軍務○是月虜
大入塞至于居庸關○十月夏言死於西市
嚴嵩言虜寇深入以河套故報復也遂決言
已酉二十八年春二月以南京吏部尚書張治為禮部尚
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國子祭酒李本為少詹事兼翰林學
士並內閣辦事○秋虜入宣府大同
庚戌二十九年春三月賜進士唐汝楫等二百二十人及

第出身有差○夏四月苗賊攻陷印江縣治降詔切責張岳

張岳至辰州集兩省官議皆謂林菁深密累討無功撫之便即不聽撫以兵戍守之使不出掠可也無何賊復攻陷印江縣治擄去知縣徐文伯上降詔切責岳岳詢知撫無益久戍守亦非策乃力主討之除湖廣聽撫諸苗行令參政王崇撫處如故外惟近貴數村寨黨比貴苗龍許堡等猖獗岳乃大集漢土官兵以九月進兵總兵則流希儀領兵則參將石邦憲等監督則貴州副使趙之屏湖廣參議張景賢而銅仁防禦皆石邦憲先所規畫時邦憲以印江失事故被論劾制下當解任聽理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二十七

岳歷叙邦憲功次上疏留之自九月進兵至十二月屢破苗寇岳乃疏報各哨擒斬俘獲近二千餘人從賊首有名者五十人擒獲龍許保母女妻妾官兵報稱龍許保已獲第未逮至餘賊逃匿林菁凍餓死者幾盡其巢寨俱已焚毀所竄藏米穀燒掘無遺具以捷聞時苗已衰敗岳乃撤新調兵而留石邦憲等捕首惡

庸儂蒼寇大同總兵官張達出擊副總兵林椿赴援自死之起廢咸寧侯仇鸞為總兵加官保鎮守大同

大同人趙小挨者極狡黠通虜嘉靖己酉夏以守臣差至京覘我虛實庚戌春小挨去虜中久之回言虜強盛請撫鎮用一妓詐稱總兵女送虜酋儂答求和撫鎮大

怒杖之四十小挨遂走從虜墩軍數招之答曰直至京城正陽門外始與爾等再相會是夏虜儂蒼寇大同偵騎報虜不數十人總兵官張達出擊之虜乃大至連敗死副總兵林椿聞達被圍引兵赴援亦敗死虜旋引去事聞連總督侍郎郭宗皋巡撫都御史陳耀至京廷杖之耀死杖下宗皋諫成奪情召尚書翁萬達代宗皋總督未至先以兵部侍郎蘇佑攝其事以趙錦為都御史代耀巡撫起廢咸寧侯仇鸞為總兵官加官保鎮守大同八月虜復擁眾至鸞私遣其黨時義以重賄結儂蒼令別寇宣府薊州約無犯大同境虜遂東去知宣府有備乃寇薊鎮薊鎮無重關出外即虜境所恃朵顏三衛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二十八

為藩籬三衛舊得大寧地住牧又歲利入貢賄頗為我捍禦虜不能越三衛寇薊鎮近來三衛稍離心多結連北大虜故虜由其境入犯而三衛反陰為嚮導云仇鸞既陞使虜東乃伴奏探知儂蒼斜河套吉囊子狼台吉及遼東達子入寇東行將犯獨石云

虜入古北口召諸邊將勤王命文武重臣分守都城即軍中拜仇鸞為平虜大將軍賜印總督諸路勤王兵以巡撫保定都御史楊守謙為兵部左侍郎提督官軍截殺尋遣兵書丁汝璆侍郎楊守謙下詔獄論死虜得利復由古北口去

八月萬壽聖節前二日己巳虜自獨石邊外東行甲戌

至大小興州乙亥薊州巡撫王汝孝為口外陳通事所詐報虜自大小興州往西北去且曰請寬主愛臣辱之慮坐收安內攘外之功是日虜遂至古北口外丙子王汝孝又報虜到古北口外被我軍射退及奪獲馬匹數多必不能入是日申時虜已入古北口二鼓報至京城戒嚴遂檄召諸邊將勤王丁丑黎明錦永衛指揮使陸炳分布官校於皇城四門兵書丁汝襲發勇字四營兵分駐城外威字四營及三大營兵守城令九門各文武大臣一人監督以吏部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貴總督之諸司官屬皆聽王邦瑞委用命僉都御史商大節提督五城御史專一巡視以防內警又命僉都御史王儀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二十九

率兵駐守通州又宥繫獄故邊將徐仁戴綸等令立功自贖是日未時保定巡撫都御史楊守謙統付總兵朱楫參將祝福兵駐東直門外參將馮登兵駐安定門外守備井田兵駐崇文門外戊寅大同總兵仇鸞統副總兵徐珏遊擊張騰兵駐朝陽門外自是宣府總兵趙國忠副總兵孫勇參將趙臣孫時謙袁正遊擊賀慶姚冕山西遊擊羅恭柴縉守備劉潭遼東總兵李琦參將楊應期諸兵皆相繼至郊畿上賜仇鸞平虜大將軍印賞銀千兩蟒衣一襲總督諸路勤王兵分道禦虜陸楊守謙兵部左侍郎賞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裡提督內外官軍截殺時京城諸惡少凶徒往往羣聚言內外文武大

臣家積金銀數百萬虜即近城我等放火搶諸大臣家諸大臣懼言城外有邊兵可恃宜移官軍入護皇城勿驚關廷於是邦瑞請九門各添兵千人巡捕官軍分營東西長安街大節請九門城上各添兵千人丁尚書請於十王府慶壽寺各駐一營管二千人於是城外之兵掣入城者大半仇鸞驕縱軍無紀律往往入村落逗遛髮詐稱虜劫掠民財時鸞方被寵任凡擒獲大同兵殺掠者不敢輒置之法疏聞上謂大同兵首先入援縱有犯出飢疲令付大將軍撫處而鸞殊不為禁下汝襲乃下令禁勿捕大同兵有捕至返捶捕者故大同兵益無忌民苦之甚於虜也是時虜在白河東岸殺掠人畜庚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三十

辰至河上辛巳渡河西行結陣東郊散遣三五騎或十餘騎旁都城殺掠焚廬舍日夜火光不絕直至東直門外馬房執內臣八人去俺答縱歸上番書言求真及朵顏引路事城外居民被傷千萬成羣奔京城城門閉不肯開萬口號慟聲徹西苑上令開門聽民出入是日虜掠我婦女酣飲大教場宣府趙總兵等兵在小榆河與賊前哨對壘及諸將互相觀望鸞亦不督諸路進兵仍遣時義時時與虜通許以開馬市與虜掠滿載去汝襲周章恐喪師亦令諸將勿輕與虜戰於是諸將退捷不戰者皆譏言汝襲有禁民間傳聞皆歸罪汝襲怨謗大作憲言通衢陌事稍開禁中時仇鸞適遷移管東行

雖去城遠實不見虜守謀防禦京城營城外東北隅恐
衆寡不敵故按兵不戰上謂鶯遠出禦虜而守謹慎怯
不出師故及汝襲皆屢詰責有國子司業趙貞吉抗言
宜報周尚文功請釋沈東申理尚文之罪且求為御史
佐軍務上壯之加左諭德兼監察御史予銀五萬兩令
宣慰諸營將士詔商大節募兵有仗勇異等士倍其餉
令大節自領之并領舊隸兵部巡卒別為一軍連日城
上列守禦兵始畧備壬午零賊公然往來京城後六門
外殺掠人畜癸未虜至鞏華城西北益出輕騎近京及
西山口殺掠甚慘上震怒御奉天殿宣諭羣臣甲申遣
兵書丁汝夔侍郎楊守謙下詔獄命王邦瑞攝兵部事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三十一

以都御史艾希淳代領守謙兵是日虜住西北郊乙酉
革兵侍謝蘭職方郎中王尚學戶部尚書李士翱戶部
十三司郎中周魯等職與工部尚書胡松俱戴罪冠帶
管事候事寧處治是日虜至白羊口丙戌上怒甚急欲
殺丁楊索法司奏當急法司持未肯上上益怒夜逮刑
侍彭黯左都御史屠儵大理少卿沈良才等廷杖五十
降俸五等法司遂上擬丁楊死律又以畏悞不戰逮通
州都御史王儀下獄削籍以守禦不固逮蘄鎮都御史
王汝孝汝孝續斬獲虜級得以後功未成謫戍廣東丁
亥丁尚書楊侍郎死於西市妻子流二千里安置是日
虜半從橫嶺口出懷來張家口半自白羊口復回東行

至昌平北猝與仇鸞軍遇鸞不意虜追舍卒未陣虜騎
蹂入我兵不能禦死傷千餘人鸞幾為虜獲以裨將戴
綸徐仁救免趙總兵夜遣徒卒八十人住天壽山四面
放銃賊疑我有伏不敢入紅門巳丑虜循潮河川仍出
古北口去諸將不敢通但徐尾其後趙貞吉復命詔謂
所齎去銀未區畫輒返又前論周尚文沈東事不當以
欺誑畏縮下獄廷杖貶嶺南兵侍蘭降南太僕卿職方
尚學謫戍戶尚士翱閑住周魯等調外任胡松奪俸勒
奏者言虜殺我男婦六萬擄去四萬掠襍數百萬焚虜
舍萬區當是時城外京邊軍竟不與虜一戰云九月命
戶部侍郎駱顯往撫被虜諸郡縣掩骼埋胔招集傷創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三十一

限貸之費及諸將各罷兵歸鎮鸞自劾追虜無功詔獎
諭加太保焉
始置戎政府制印以仇鸞總理京營戎政○仇鸞請大舉
北征遣使諸邊選兵以隸京營命戶部盡取南都十三布
政司庫積貯贖用
虜眾既盡出邊詔王邦瑞大振京營戎務京營廢弛久
衛卒多役於諸將及中貴之家或死亾者猶按空籍給
承糧充行伍者又皆老弱不任兵初成國公朱希忠提
督京營王邦瑞論罷之乃以仇鸞代希忠置戎政府始
製印章命邦瑞協理為鸞副章去提督內臣鸞恃寵遇
所言無不從益驕橫邦瑞先承制整飭戎務奏設兵部

主事二員給事中御史各一員議多忤意主事申燧持法不為當屈上言京營弊政語稍侵及怒宦既遠燧杖之左遷而出登又言京營置給事中御史主事等官不便皆罷之改召翁萬達為兵部尚書久不至以邦瑞代之以趙錦為兵部侍郎協理戎政命商大節部所募兵經畧京城內外營請召大同卒五百人於京師賜居第訓練京兵從之又遣官分道募民兵於畿輔河南山東山西每歲集京師團操為上言請大舉北征乃遣使詣諸邊鎮選兵以京營將練之聽候師期於是諸邊鎮銳卒皆隸京營將而邊地有警諸邊將不得調遣之京營將駐各邊者又多所凌轍且不任邊鎮之責邊臣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王圭

屢以為言不報冬十一月嘗復請廣集兵糧以明年大舉北征命戶部遣使盡括南都及十三布政司貯積廣東布政司為巡按御史蕭世延取解銀百萬兩餘諸省皆搜括嚴切凡解部可二百萬餘兩云時為侍寵所上疏即內批行之不下部議王邦瑞上言祖宗舊制凡戎政無不下本兵議者又屢駁為議驚擠之遂落職去嘗趨北征議急禮部尚書徐階極言事難成功且後禍不可收拾議乃稍寢

內閣張治致仕卒

辛亥三十年春二月苗酋龍許保吳黑苗率眾劫思州府執知府李允簡以去隆張岳右都御史為兵部右侍郎兼

右僉都御史戴罪任事

龍許保吳黑苗復糾合湖廣附貴境叛苗出劫思州府或謂四川酉陽宣撫冉玄實陰主之思州城中居民不數十家舊有瞿塘衛更卒戍守時聞苗寇平城守稍怠知府李允簡方視苗寇百餘人伴稱瞿塘卒更戍突入城殺吏民百餘人掠帑藏執允簡及經歷知事等官去石邦憲等聞報亟分遣兵邀其歸路諸苗懼縱允簡等得逸歸由小徑各遁入林箐石邦憲等所遣兵伏諸路邀擊擒斬十餘人岳乃檄永保二宣慰及酉陽宣撫冉玄會兵討湖苗叛逆者數寨其冉玄助劫思州岳以事狀未明不暴其罪第嚴督責之未幾各兵擒斬湖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三四

苗渠魁數十人餘黨復以撫定○田應朝自得巡捕後日益恣橫有司寔不能制既構永保黨又合酉陽兵攻平茶雷殺無辜若干人及官兵討苗多所沮撓岳至檄使來見不出顧諛語應之岳廉知應朝雖請不習騎射無武勇其所恃從叔田勉驍悍為之牙距岳先以計執勉數其罪杖之斃於獄應朝乃竄匿苗寨累遣人自列岳許之令出立功贖罪久不出乃革其巡捕以事屬鎮溪所諸千戶應朝失巡捕勢益窮諸土官多仇嫉之其族人亦不直也乃托承順宣慰投見於軍門岳以時方用兵恐激他變乃杖而釋之令從征暨苗寇破仍以計擒杖殺之

仇奮請虜貢遂設馬市于宣大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
下獄謫官。

馮上言請許虜入貢命諸大臣會議奮力主其說乃于
宣大開設馬市約虜貢馬一匹償以幣若干死兵部車
駕司員外楊繼盛上疏條論其十不可五謬大畧謂互
市市馬者和親別名也虜踐蹂我

陵寢虔劉我赤子而先之和忘天下之大雠其不可者一
矣往北伐之

詔下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輸其兵食以助京師而忽更
之曰和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者二矣以天朝堂堂而
下與犬羊互市冠履倒置損國家之威其不可者三矣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三五

天下豪傑日夜磨礪其長技以待試而甘心於虜今謂
國厭兵無所用之應豪傑効用之志其不可者四矣庚
戌之變天下頗講習兵事無故以和弛之使邊鎮美禾
始食而自肆懈天下傍武之志其不可者五矣往者邊
臣私通虜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使通其不勾結而
危社稷者幾希開邊方通虜之門其不可六矣伏戎之
莽在在有之往者歷國威不敢肆今謂縣官懼而奉虜
乃爾其何有於我開百姓不靖之漸其不可者七矣虜
昨深入時我雖不敢逆一矢然彼知我無備也彼去已
半歲而互市終之彼謂我尚有人乎長胡虜輕中國之
心其不可者八矣虜狡詐出沒叵測我竭財力而輦之

邊虜負約不至未可知也或因互市而伏兵若吐著清水
之盟未可知也或互市畢即入寇入寇矣而駕誘他部
我既無所攝問之未可知也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
以他賞或望我以奇禮未可知也墮胡虜狡詐之計其
不可者九矣大約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疋十年之後
虜馬少而我帛亦不繼將何以善其後不為國家深長
之計其不可者十矣凡為謬說者有五不過曰吾外假
馬以羈縻之而內寬吾以脩武備夫虜至無饜也至無
耻也吾安能一一而應之是終兆累也且吾果欲脩武
備而何所藉於羈縻此一謬也曰吾乏馬吾藉此以資
吾軍則又非也既和矣無戰事矣得馬將焉用之且虜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三六

安肯捐其壯馬而予我此二謬也曰互市不已彼且朝
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捐貲以奉虜益大矣此三謬
也曰虜既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中國之所開市者
能盡給其衆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四謬也曰兵危
道也佳兵不祥夫敵加於已而應之胡佳也人身四肢
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此五謬也夫此十
不可五謬非惟公卿大夫知之三尺童子皆知之然而
有為陛下主其事者蓋其人內迫於國家之深恩而外
懼虜之重勢內迫國家之深恩則曷倖目前之安以見
効外懼虜之重勢則務中彼之欲以求寬然公卿大臣
知而莫為一言止之者止則身任其責而危開則人任

其責而安陛下宜振獨斷發明詔悉按言開馬市者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得為陛下勒燕然之石懸旄蒼之首于藁街以示天下萬世疏奏上壯之下嚴嵩等八臣議仇鸞跳憤曰豈子目不知虜宜其易之乃為密疏上意遂中變下繼盛錦衣獄就置訊繼盛持論侃侃不屈獄具貶狄道典史先時蘇佑總督宣大主於戰史道開馬市於宣大主於和兵民莫知所從既得入貢虜乃以羸瘠馬多索值且大同市寇宣府宣府市寇大同甚至朝市暮掠幣未出境虜寇即至并所得羸馬皆掠去虜日駐大同城外訊之輒以貢市為言將士不敢拒大同二邊垣及諸營堡盡為毀壞士卒不復出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三十一

戊虜長驅至大同城下矣史道上言虜無馬者宜許令以牛羊入市償以粟麥科道文章論沮之虜又請於遼東開馬市時許宗魯巡撫遼東乃移書兵部以覆陳不可狀事得寢宣大邊防大潰人皆危之鸞亦慮恐禍及科道復有言其事者鸞乃密疏上馬市事罷之召史道還制下有復言開馬市者論必死然宣大邊防廢竟不可復云

仇鸞徵兵部侍郎商大節兵來隸大節執奏鸞排之論死獄中

仇鸞漸跋扈索諸邊將賄賂亡厭時時與虜私相結所遣時義與虜俺荅義子脫脫結為兄弟朝上無不知焉

亂政無敢言者鸞以防秋布遣諸將乃徵商大節所部兵自隸仍檄大節防禦京城四面大節以已列九卿不當受鸞節制且執奏巡捕兵舊不隸京營祖宗有深意不宜令鸞併之又劾鸞包藏禍心鸞即疏排之逮大節論死斃獄中自是諸司搢手無敢言者○時戶部取南京十三布政司庫銀凡二百餘萬仇鸞指以募兵防秋措置北征及廣買段羅絢絹等物務極精緻以奉虜市孫尚書應奎阿意順從糜費無餘鸞之奸逆無足責者孫以司計大臣其於經國之忠何如也

張岳遣參將石邦憲計擒苗酋龍許保奏聞誅之

時諸苗畧定惟龍許保吳黑苗未獲岳檄石邦憲等懸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三十六

賞購之邦憲密遣人入寨賄令聽撫苗麻得盤吳老獾吳且逞等窺龍許保至龍田寨親家誘至別寨飲酒醉而縛之預遣人報邦憲以兵取之械解至岳疏聞誅之諸守臣任轍等遂欲罷兵岳力持不可謂吳黑苗未誅必為他日患時黑苗無所踪跡詢知其以捕急故深自匿也岳乃緩其令所羈執親黨盡釋令去密督諸土官索之

壬子三十一年春三月以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徐階為東閣大學士內閣辦事○倭賊破浙江黃巖掠定海遣都御史王忬巡視兩浙兼領福興泉漳四郡○仇鸞請防秋行邊奏以兵部侍郎主調遣戶部侍郎主糧餉工部

侍郎主器械各簡其屬皆隸幕府詔從之

鸞大作威福科條煩密法令僭擬動以軍法為言一時人心洶洶恐變出不測

秋七月虜俺荅犯薊邊仇鸞病不出師命收其印綬別遣總兵陳時佩之行事鸞死伏誅

六月諜報虜復侵薊邊鸞當出師乃病疽發背七月邊報急鸞病劇請與疾出師免陛辭從之卒不能出又無

敢言易大將者八月兵部尚書趙錦曰事迫矣乃上奏大將病不能出禦虜印在大將所諸偏裨令不行自請

暫假大將印率師出禦之制下本兵不可出去令收大將軍印綬上之別遣將將兵禦虜於是錦即夜至鸞第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三十九

收鸞印綬別舉總兵陳時為大將佩印行鸞聞收其印綬大恚憤疽劇遂歿時上已心知鸞奸逆未發會鸞所

親信時義侯榮姚江皆冒功授錦衣衛指揮等官知鸞成事必敗遂以是月十一日出奔居庸關聖華城諸處

欲叛降虜被開吏及邏者所獲陸炳急以疏聞下詔獄鞫之炳乃盡發鸞前後通虜納賄諸亂政狀上大怒令

諸司會鞫之下制暴鸞罪惡剖棺戮屍梟其首妻子及時義侯榮姚江皆斬籍其家沒貲入官諸黨惡皆調戍

邊虜聞鸞死旋亦引去

八月張岳計斬苗首吳黑苗以竣事聞○始設湖廣川貴總督以岳為之嵩素忌岳久不叙功卒于任

癸丑三十二年春正月兵部武選員外郎楊繼盛上疏論劾內閣嚴嵩罪狀下錦衣獄

繼盛之調兵部也中夜起坐自詔曰天子遇我厚矣我何以報塞張夫人從傍咲曰公休矣且歸耳繼盛曰何

謂也張夫人曰夫一侯鸞而困公幾死今相嵩父子互鸞也公何以報為休矣且歸耳繼盛霍然大悟曰吾乃

今而知所以報也於是日夜密具疏謀論相嵩抵任之十二日而疏成為癸丑元日將上之會上方怒諸給事

有所行遣繼盛已抵闕門矣趨出更十五日而齊齋三日乃上疏其辭曰臣先因阻馬市罪應下獄逆鸞威屬

問官鍛鍊必欲置臣於死陛下特寬其罰不二年間復至今職夫以孤直罪臣天地隆恩不效逆鸞之手而又

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陛下再賜之年而臣身亦陛下再生之身也臣夙夜祇懼思所以捨身圖

報蓋未有急于請誅賊臣者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為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為最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

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胡虜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

宗茂等常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污之小而未嘗發其借竊之罪嵩之姦佞又善為掩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

者之非陛下之仁恕又冀嵩之感恩而歸於正故嵩猶得竊位至今為嵩者乃日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邪結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四十

幸於得陛下之留而愈無忌憚衆惡俱備四端已絕幸
賴陛下誠敬格于皇天心仁愛屢示災變以警去年
春雷火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夫大臣而專政孰有過於
嵩者又冬日下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凡心不在君而背
之者皆叛也夫人臣而背君又孰有過於嵩者如各處
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賊嵩之身乃日
侍左右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
意陛下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不見信雖上天示
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
罪為陛下陳之我太祖皇帝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
五府九卿分理庶政廢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故載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四十一

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議設立丞
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為聖子神孫計至深遠
也及嵩為輔臣儼然以宰相自居挾天子之權侵百司
之事凡府部題覆先回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
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絕一或少違顯禍
立見及至失事又駕罪于人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
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天下知有嵩而
不知有陛下此壞祖宗之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
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踰
僭高一以票本自任遂竊威福之權陛下用一人嵩即
先謂之曰我薦之也及黜一人嵩又號于衆曰此人非

我所親故罷之陛下有一人嵩即謂之曰我救之也及
陛下罰一人嵩又號于衆曰此人得罪于我故報之嵩
竊陛下之喜以市已之恩假陛下之怒以彰已之威所
以羣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不意陛下
之明斷乃假權于賊手如此此竊君上之大權二大罪
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
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
惟我后之德人臣不敢彰已之能以與君爭名如此陛
下苟有一善嵩必令于世蕃傳于人曰上故無此意我
議而成之又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為書名
曰嘉靖疏議欲使天下後世謂陛下所行之善盡出于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四十二

彼而後已也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君上
之治功三大罪也陛下之令嵩票本蓋取君逸臣勞義
也嵩何所取而令于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
趙文華等羣會而票擬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
題疏方上蒲朝紛然已知天語既下前講若合符契如
錦衣衛經歷沈鍊劾嵩疏陛下發大學士李本票擬本
即使所善問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令文華袖入
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疏世蕃猶得票擬餘可
知矣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弄父之柄
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
丞相之謔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

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為輔臣，乃為壅斷之計。欲令孫冒功于兩廣，故先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為總督。姻親平江伯陳圭為總兵。御史黃如桂為巡按。朋姦比黨，譸張為幻。先將長孫巖劾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劾忠告病，乃令次孫巖鵠襲替鵠，又告併前功。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功忠嚴鵠皆世蕃養乳臭子也。何嘗一日離左右，而至軍耶。即至軍，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戰功，濫竊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入為工部尚書。陳圭托疾得掌後府。黃如桂得遷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陛下爵賞之典，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四三

故顯拔其私黨，此備既作，倣効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杖死遺戍，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貪暴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貪虐論革，嘉靖二十九年大同帥張達等敗沒，正胡虜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為國家之心，豈肯用此債帥，以寄干城而世蕃乃受爵銀二千兩，指逼兵部薦為大將及鸞冒哈舟兒軍功。世蕃亦藉以陞蔭。高父子于時嘗自誇以為有薦鸞之功矣。及鸞勢出嵩上，反肆凌侮，故嵩嘗自嘆以為引虎遺患。後又知陛下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互相誹

謗，以泯初黨之跡。以陛下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放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陛下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虜背逆者，固逆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前胡虜犯內地，深入經時，兵法擊其墮歸，此一大機也。而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乃曰：京邊不同，勢敗於邊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也。且虜飽自退耳，故汝夔傳令不戰及陛下逮治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無恐也。吾為密疏保若，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為嵩所紿，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是嵩以不戰給國而以灰給汝夔也。此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四四

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為民矣。嵩於考察京官之時，逼令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留用。夫應豐乃陛下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為典史矣。嵩於考察外官之時，復逼吏部將汝進罷黜。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陛下既降其官矣，其為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考察大典也，陛下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

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今府部之權皆
墮于嵩矣。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嵩於
文武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
亦通不以報國為心。惟日以賄嵩為事。將官既納賄於
嵩。不得不剝削平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有司既納
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利歸
一人。毒徧天下。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
撫恤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哉。如是。臣恐天下之
患不在胡虜。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先
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一少變。至嵩為輔臣。
諂諛欺君。貪污率下。通賄殷勤者。貪如盜賊。而亦荐用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四十五

奔竅。疎拙者。廉如夷齊。而亦罷黜。守法度者。以為固滯。
巧彌縫者。以為有才。勵節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
為練事。卑污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
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原。嵩先好利。天
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天下所以皆尚乎諛。源之不
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
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陛下
之聰明。而若不知者。陛下待臣子之心。出于至誠。賊嵩
事陛下之奸。入于至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
惟乎墮其術中而不覺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姦言之。知
陛下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嵩欲托之以伺察聖

意。先用重賄。結納于陛下。一言一動。無不報嵩。則則
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錯皆預知。故得遂其逢迎
之巧。以悅陛下之心。陛下悅嵩之能。盡合而謂之才。不
知其先有人以通之也。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
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言路。故令
義子趙文華為通政使。凡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
世蕃先閱。而後進。疏內情節。嵩皆預知。少有干涉。即為
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
嵩得以展轉。掩飾。是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鷹犬。其姦
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厥衛衙門。緝訪之也。
嵩則令世蕃將厥衛官。籠絡。迫結姻親。夫既與之親。又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四十六
豈忍發露其惡。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而結親
於此。欲何為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
陛下試詰嵩諸孫所娶者。誰女。立可見矣。是陛下之爪
牙。乃賊嵩之爪葛。其姦三也。厥衛既已親矣。所畏者。科
道言之也。嵩于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
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預給事御史之列。考察之時。
又擇熟輒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既選之後。或入
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為之餞。或心有所愛憎。則
授之論刺。為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即陞京堂。方
面。夫受嵩之恩。既如此。附嵩之効。又如彼。以故科道諸
臣。寧忍于負陛下。而不敢忤於權臣也。是陛下之耳目。

皆賊嵩之奴僕其姦四也科道雖入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為兄弟或招為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故嵩得預為之布置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故嵩得早為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為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陛下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為誰乎此真可為流涕者也是陛下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類此五姦以彌縫之五姦一破則十罪立見陛下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萬五千餘

昭代典則 卷三十八

甲七

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令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沉可首報於他日而顧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觀難成之功取必至之禍哉顧陛下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陛下况臣孤直成性忠義辭結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查與嵩為已極死獨嵩尚在嵩之姦惡又倍於嵩將來為禍更甚舍此不言更無以報陛下者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姦或召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賊嵩既去豪傑必出賞罰既明軍威自振胡虜畏陛下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

氣聞風而喪其膽矣內賊去外賊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疏奏上憲公釀而相嵩方以他事得上意構公復下錦衣獄○嵩授意錦衣詰繼盛何自引二王繼盛對曰非二王誰不畏嵩者且王家事臣不憂為嵩壞耶獄具杖一百送刑部繼盛創甚至夜半始蘇獄吏問嵩屏去藥食繼盛碎菹盤手破諸腐肉血稍稍起司寇命司郎坐繼盛詐傳親王令旨絞司郎史朝賓曰既內但云二王亦知嵩惡耳原無親王令旨也今云詐傳令旨其旨云何既非有其事而輒懸空坐以此罪人臣阿私而侮三尺似不宜至此也遂降朝賓為高郵判官侍郎王學益助成其罪竟坐絞繫獄

昭代典則 卷三十八

甲八

是春倭賊乘風奔突溫台寧紹杭嘉蘇松楊淮十郡海垣並受其害○始釋柯喬盧鏜○倭賊彌滿海洋歷破昌國臨山霽衢乍浦青村南匯吳松江諸衛所焚劫定海餘姚海寧海鹽平湖大倉嘉定上海華亭等州縣甲寅三十三年春倭賊犯江北殺掠海門如臯通州○工部侍郎趙文華請禱海神退賊遂遣文華如浙行禱時公私勞費不貲皆歸文華囊橐改王忬為大同巡撫以徐州兵備李天寵為浙江巡撫都御史○以南京兵部尚書張經提督浙江福建江南北軍務○趙文華還京誣下張經李天寵獄論歿西市文華以天寵轉巡撫張經為提督於已有力陰望厚報

而經寵以地方孔棘不遑私謝且經有王江涇之捷文
華忌之遂誣奏俱逮獄竟死西市

以浙江巡按胡宗憲為巡撫都御史○以南京戶部侍郎
楊宜提督閩浙江南北軍務○復遣趙文華監督浙直諸

軍

文華假借監督之權威凌督撫三司府州縣官相指官
庫及世家大戶金寶書畫數百萬計交通家蔽以敗為
功以功為罪雖有沈庄梁庄之戰竟莫救荼毒之慘兩
浙江淮閩廣所在徵兵集餉提編均徭加派稅糧截留
漕粟扣除京帑請給醴課迫脇富民釋脫凶惡濫授官
職浪費無經其為軍旅之用纔十之一征發漢土官兵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四九

川湖貴廣山東西河南北靡不受害臨賊驅之不前賊
退遣之不去散為盜賊行者居者咸受其害於是外寇
未寧而內憂益甚矣

冬十月朔楊繼盛死於西市

秋後論囚王司業材詣嚴嵩曰外間籍籍謂楊繼盛不
免公不憂萬世耶嵩曰吾行當為救之且卜之材曰卜
之鬼乎人乎夫人則笑卜也嵩令其子世蕃謀之胡植
鄢懋卿繼盛可留否植曰不可不可懋卿曰是養虎自
遺患也決不可決不可嵩遂以繼盛與應處決囚上之
竟以十月朔於西市

乙卯三十四年胡宗憲遣羅龍文賄誘賊首王直葉宗滿

等來降

胡宗憲欲乘時邀功乃遣羅龍文以銀十萬買王直等
投降許為奏請優以官爵王直與龍文宗憲皆徽人相
信直因以銀十萬兩托龍文魏嚴氏父子與得授以指
揮職銜時浙中三司與巡按御史周斯盛議得王直等
罪不容誅乃擬王直葉宗滿謀叛斬罪王汝賢越度緣
邊關塞出境仍徇宗憲意稱宗滿汝賢歸順報効俱從
末減定擬充軍直妻子免其為奴止行流置宗滿妻子
令其隨住會題命下兵部會同三法司詳議得王直葉
宗滿皆華勾夷謀叛之罪已不容誅王汝賢越關出境
作逆之狀亦自難掩通應解獻闕廷顯戮市曹以彰國

昭代典則

卷三十一

五十一

典但其作孽貽禍原在海上似宜就彼典刑以快人心
合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將王直葉宗滿
定罪即時處決泉示海上王汝賢一併處絞各犯妻妾
及子俱押解來京給付功臣之家為奴初嚴氏父子受
賄欲通將各犯作投降宥死且言聖意欲如此三法司
等執稱王直等率眾攻破城池殺傷文武將吏軍民百
萬明是謀反今作謀叛已非正律豈可又輕內閣嵩曰
旨下再議三法司曰再議則用反律豈可又減叛律乎
嵩曰原着兵部會法司法司只從兵部議可也皆曰兵
部即議末減法司亦不敢僉名嚴氏父子喞然不應竟
票旨云王直皆華勾夷罪逆深重着就彼處決泉示葉

宗滿王汝賢既稱歸順報効饒死發邊衛充軍
江北巡撫李遂陞南京兵部侍郎起唐順之為江北巡撫
僉都御史○逮浙直總兵俞大猷下錦衣獄尋發沿海立
功以盧鏜為浙直總兵

浙直總督胡宗憲參稱總兵俞大猷黎鵬舉失事有旨
逮送鎮撫司問送刑部轉送兵部詳議該兵部查報俞
大猷黎鵬舉獲功數多屢經督撫科道官保薦議將俞
大猷鵬舉轉發沿海軍門從宜委用殺賊候有戰功另
議題請如或不能自奮徑自參奏從重擬罪奉聖旨是
○大猷自以老成持重性沉默不善滑刺嚴世蕃怒其
不阿已也按順之意指大猷為奸臣復逮赴京時有文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五十一

武大臣以大猷忠勇為國惜才講解弗獲乃助金千五
百兩大猷復自假貸合為三千兩以餽嚴世蕃遂得不
死惟罷職革冠帶發大同立功

論浙直功胡宗憲陞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叙其子錦衣
千戶

丙辰三十五年春三月陞吏部左侍郎鄭曉為南京吏部
尚書尋改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

戎政乃皇上改定罷圍營仍復三營曰五軍曰神樞曰
神機即三大營也設總督京營戎政武臣一人協理京
營戎政文臣一人給以戎政之印革內外文武提督官
時總督武臣為鎮遠侯顧寰協理文臣先為侍郎謝九

儀今者回部管事以曉代之

山西陝西地大震官署民屋盡倒壓死者以數萬計○兵
部尚書楊博丁父憂去○趙文華還京陞工部尚書○吏
部尚書李默下錦衣獄論死

趙文華還京會兵部尚書楊博憂去文華欲得其缺點
持不與惟陞工部文華遂指摘默考選策問中語以為
訕謗劾之嚴世蕃數侵還事默拒不聽遂合誣論死繫
錦衣獄尋斃於獄

加趙文華太子太保尋加少保叙其子錦衣千戶

以論李默加太子太保又以督浙直軍功加少保陰子
文華初投嚴嵩門下為義子時號嚴世蕃為第一子趙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五十一

文華為第二子至是幸得恩寵遂有藐嵩之意一日與
亞內閣九卿飲酒於嚴嵩家嵩以年老飲半入息令世
蕃款陪文華與世蕃俱解衣冠露頂跣足戲侮九卿文
華復勸徐李二內閣酒曰我家老夫子不日奉朝誦朝
廷事在我們三人擔當矣徐李心哂之諸九卿無敢言
者尋罷散

倭奴自福建福清海口入寇泉州衛指揮童乾震率兵禦
戰死之

丁巳三十六年夏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及午門災○

六月勅四川巡撫副都御史黃光昇湖廣巡撫僉都御史
李憲卿貴州巡撫副都御史高紳同三省巡按御史督採

朝殿樓門大宋

先是工部坐派大木如約一萬根則四川湖廣各四千
貴州二千如三萬則四川湖廣各萬三千貴州四千茲
歲趙文華為工部以肩族姪編脩趙祖鵬女嫁錦衣衛
掌印都督陸炳為繼室炳湖廣承天人方承寵眷文華
阿意止坐一萬二千四川加至一萬六千貴州四千是
以四川苦於偏重且大木徑五六尺長八九丈者非數
百年長養不成即有成者中多空虚凡空虚起於內灌
有天灌者自上灌注而下有地灌者自下濕蒸而上有
人灌者中有朽眼濕從而入氣蒸而上濕注而下故大
木即遇有十餘株而可採用者亦只十之三四而已且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五三

腹裏府州縣界荒山叢莽更無寸木必至土官番夷地
方乃間有得然夷性貪冒非重價不得砍伐夷民其頑
非重賞不得運餽夷山峻阻非開山架棧不得轉移木
生深壑非天車龍絞不可升提木巨途遠崎嶇屈曲每
木一根非千夫不可拖行先年採辦大木俱召商領銀
包採有司派夫往搜勢家冒商領銀數千計有司佐
二首領賣夫輒數百計至十四五年乃得竣事而民力
殫困雖休養十餘年未全生息是年四川不用佐貳首
領不召木商只委州縣正官入山徑將價銀計木親交
土官仍加獎賞令其約束夷民不許梗道截掠署印官
照依都圖輪起夫役更番齋冊詣山該州縣正官照冊

點名一一實在每一名領米煮飯九名砍削拖拽賣放
虛挨之弊始絕布政司官處置錢糧分發各府府正官
將布政司銀策應各州縣木價夫糧及立法督察起夫
關防私弊守巡道入山巡視稽考實木實運撫諭夷民
獎戒勤惰督木副使督催各運水次督木郎中專管結
解造冊定立程限發運赴京每運錢糧及領運委官布
政司呈請總督大木都御史及撫按官批下錢糧委官
俱發督木郎中聽其調度施行三年木遂告完通省各
州縣民雖不容無所勞動然不至如往年包商侵價委
官賣夫延十餘年不得息肩是以民亦不至財殫力弊
繼此若再採運其難益萬倍矣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五四

命工部侍郎劉伯躍兼僉都御史總督湖廣川貴木務○
遣工部郎中方國瓊管湖廣李佑管四川兼貴州各採運
大木○添設湖廣按察司副使張正和管湖廣四川按察
司副使盧孝達管四川兼貴州各採運大木○工部尚書
趙文華削籍子錦衣千戶謫戍榆林○南京軍亂殺南京
戶部侍郎黃懋觀
南京軍糧舊額一百二十八萬石歲支九十五萬餘石
歷年餘存積有三年之儲南科給事中姜良翰遂謂積
積太多題請改折解北戶部亦未嘗為南京日後慮也
因而覆題將三十年三十一年南糧盡數折銀解北京
戶部自後每年以一半折銀解北一半運米解南京致

南糧竭盡軍士告急而南戶部又不為之具奏取回第
日瑣計於月盡之大小與軍妻之有無軍丁之老幼卒
之諸軍倡亂時南本兵聞變倉皇束手無策遂殺督根
侍郎黃懋觀而尚書蔡克廉姑以庫銀萬餘犒賞諸軍
乃散○南京兵部等衙門題南京戶部扣減月糧五營
兵人一時並起攻圍督儲公署將侍郎黃懋觀追逼越
墻墜跌昏死拖入大中街懸屍橋坊備極慘錄又將本
官故妻破棺出屍所有家財劫掠蕩盡彼事起倉卒只
得委曲撫處緣各兵原無叛心祇十數兇徒乘見眾怨
誘脇至此當即解散各隨管伍操習如常而首事姦人
自知罪重乃復招誘徒黨或聚謀於野肆或飲血於神

昭代典則 卷三十八

五五

祠倡為洗滌之說圖行走海之計以致人情危懼恟恟
動搖臣訪據坐管等官開報首惡周山等恭互無任乃
先期出給各軍安家小票隨於三月十六日部勒戒嚴
行各營把總分投捕獲周山等二十五名并未獲唐四
兒臣等會同內外守備給示各惡姓名即有脫漏俱不
查究大抵事干人眾寧有遺奸不敢濫及耳伏惟皇上
念祖宗根本之重擴天地好生之德早賜處分以釋疑
懼奉旨兵部看了來說又該南京內外守備太監何毅
等題節奉旨各營軍士平日受朝廷糧賞惠養輒敢不
畏法度本都當重處為首的着坐管管軍官查出治罪
其餘的姑念激變所致俱與赦免南京兵部仍出給榜

文曉諭又該兵部議題奉旨這件事情還着三法司會
同科道等官再詳議來說該刑部會同太子少保左都
御史周延等大理少卿張雨等吏等科浙江等道官議
得犯人周山合比依足奉制命出使而官吏謀殺已殺
者律皆斬秋後處決奉旨廉遠本因堂高必無自遠之
理士卒辱及大臣法斬死時君立新帝者必法外凌遲
黃懋觀心存欺誘計使人為全屍而死失刑甚矣這所
獲亦未可盡知果皆為首者再議來看該三法司再會
議疏畧云臣等先次會議欲行南京三法司再加詳審
若果情真者論罪如律原非首惡者聽與辯理顧今營
伍軍士跂足天恩地方官司翹首宸斷若復文移往返

昭代典則 卷三十八

五十六

未免動經旬月何以昭示信令洞釋羣疑臣等合無查
照南京兵部題各犯數內分別議處將原列名在前周
山等論坐首惡監候處決滕彪等俱照情可矜事例調
發邊衛充軍脫逃唐四兒仍懸賞構捕務在得獲其餘
悉行宥免不許挾攀南京兵部仍出榜曉諭惟復別有
定奪均乞聖裁奉旨是周山等監候處決滕彪等調邊
衛充軍其餘照前旨悉宥
罷南京戶部尚書蔡克廉以劉采為南京戶部尚書○虜
國大同右衛
戊午三十七年春三月陞協理戎政右都御史鄭曉為刑
部尚書○刑科給事中吳時來論劾兵部尚書許論削籍

命鄭曉督管兵部事○逮宣大總督楊順巡按路楷下詔
獄起楊博以兵部尚書總督宣大

給事中吳時來論劾楊順路楷奉旨錦衣衛拏送鎮撫
司打問楊順招稱屢次乞請兵糧蒙給銀三十餘萬兩

奏討銀二十四萬兩順係總督不與相干斬首級俱白
蓮教叛邊勾虜路楷不合聽從報功虜賊黃台吉妾桃

松寨來邊自投順不合不察機宜輒自准降送部黃台
吉等來邊詐說要將丘富易換桃松寨順不合聽信具

奏以致兵部仍令原解姚天祿等將桃松寨押回到居
庸關外白登地方桃松寨遁走出邊訖所據楊順等招

情相應差官查勘奉旨各犯送刑部從重擬罪恭看楊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五十一

順謬叨總督之任全無保障之本塔內塔外盡為虜之
大穴官堡民堡無復我之藩籬近年累月經畧無聞拏

罪餘功真偽莫辨欺君禍國聖明已燭其奸玩寇殃民
神人共憤其惡路楷列官耳目專務雷同行役邊陲全

無風采論功前後異說論罪督撫殊科清議難容官箴
有玷但鎮撫司奉要差官查勘似亦相應奉旨楊順路

楷且都監着便差給事中一員會同巡按御史從實查
勘來說該給事中鄭茂會同巡按樂尚約查勘具奏前

來除首級不明錢糧費用夷婦脫逃各罪外其失事之
實一則攻毀墩堡百三十餘座一則殺擄人民七千七

百餘名口事干邊防法難輕貸該司仍擬斬罪似不為

過但查得節年各邊失事總督巡撫等官被劾被逮者
如宣大總督翟鵬巡撫龍大有陝西總督張子立皆荷

聖明裁允比律發邊遠充軍今昭楊順情罪似與翟鵬
等相同及該本犯奏辯地方飢饉兵馬積弱虜勢猖獗

墻垣傾圮已逾百年自任總督即有虜因西衛之變亦
曾積有微勞所據情詞委有可矜况給事中鄭茂等會

勘具奏前來亦稱乞勅該部再議酌處合無將楊順查
照翟鵬等比律及矜疑事例送兵部定發邊遠充軍路

楷仍依原擬罷職為民奉旨楊順着送兵部定衛發遣
路楷既勘無受賊情弊降職邊方用○又錦衣衛先

缺經歷吏尚李默推陞沈鍊非履高意高方欲主使鷹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五十二

大劾鍊鍊知不免遂劾尚食魏誦上高子世蕃密謀票
旨拿問法司奉承嵩意問鍊大同充軍鍊不勝冤抑每

出怨言嵩門下牙爪曰王瑞者在大同巡撫楊順標下
立功以鍊怨告嵩嵩遂使瑞密令楊順致鍊死地瑞自

造妖書一冊伺鍊他出投其寓舍復謀楊順偵事者在
於鍊家搜出妖書誣為沈鍊所造竟擬斬繫邊獄嵩復

令巡按御史路楷速殺之楷不候轉詳決單遂腰斬鍊
瑞陞至都指揮嵩罷瑞以都司押兵失事逮至刑部問

斬科臣追論楊順路楷俱坐抵死權奸為害一至於此
夏四月倭寇陷福建福清縣遂寇惠安鴨山知縣林成死

之復陷南安縣犯泉州府城永寧衛城○給事中徐事疏

請久任楊博為宣大總督督營兵部事

時有南總督求入本兵厚賂嚴氏徐濟阿意久任楊博以為之地曉引節奉明旨總督不必推且着楊博去少寧回部覆奉得旨

五月陞兵部右侍郎江東為左侍郎署掌印信鄭曉回刑部辦事○刑科給事中吳時來刑部雲南司主事張紳四川司主事董傳策疏劾內閣嚴嵩並發煙瘴衛所充軍

時來劾嵩奸貪誤國奉旨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好生用刑追究來說同日紳傳策各疏論嵩大奸巨惡請貨欺君奉旨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同時來究問來說該刑部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五十九

尚書鄭曉看得琉球請封蒙差時來捧勅前去畏懼海道艱險故意在京稽遲就將請封臣參計心懷怨望意在欺君情罪既明法應懲究張紳董傳策出位妄言沽名賣直朋比商確遽陳詆奏欺君罔上黨互行私據法原情罪當併論以為人臣避艱懷怨黨互妄言不忠不職之戒三人俱擬進呈實封挾私彈事不實罪如誣告流徒加誣三等杖一百流三千里比照問刑條例凡捏寫本狀扛幫奏告重事不實發邊衛充軍題奉旨各犯都發煙瘴衛所充軍但逃殺了初刑部三人都擬徒贖十三司官恐重聖怒更加廷杖曉曰吾意欲為社稷全忠臣耳沾一時之直孰若完三諫之生以俟他日報天子

平乃引前例充軍疏上五日而後得旨已未三十八年自四月至于六月福建倭寇大掠泉州諸鄉○逮大同巡撫都御史王忬下獄論死

先是嚴嵩殺楊繼盛忬子世貞念繼盛忠言死於權奸以詩吊之刑部員外况叔祺遂以世貞詩告嵩嵩喜叔祺改禮部陞提學副使因憾世貞未有以中之也又嚴世蕃嘗索古畫於忬云值千金忬有臨幅絕類真者以獻乃有精於辨畫者往來世貞家有所求為世貞斥之其人知忬所與世蕃畫非真幅也密以語世蕃會大同有虜警御史阿意論劾世蕃遂告嵩票本王忬官父之急全不替若今次調度失宜致賊深入近京地方生靈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六十

被檢還着錦衣衛差官校去拿了扭解來說鎮撫司打供送部擬流比昭宣大總督在鵬陝西總督張珩事例充軍嵩復票旨諸將皆斬例軍令指揮之誤出令的都治是甚擬律再從重擬來看該尚書鄭曉再議得王忬所犯合比依守邊將帥守備不設為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律斬奉旨處決詩畫貽禍一至於此庚申三十九年自正月至于四月福建倭寇復掠晉江潭尾車橋等處遂陷崇武千戶所○原任左春坊左中允閣任郭希顏疏請建帝立儲下科道官會參三法司官按律論死時裕王景王並處京師嚴氏父子密有窺異易次之意

第...冊續修四庫全書第...卷五十九

外議紛紛。或人聽聞。郭希顏先以中允請。兩浙鹽運副使大計。削籍里居十餘年。至是上疏。為天恩未報。慮君父骨肉之間。願獻微忠。事臣退伏。歛歛生未報恩。死何瞑目。今天下談士。皆稱南倭北虜。為中國憂。臣切以帝王欲安天下。有緩急。若孔子所謂不在顯。史者是已。明內之尤急也。臣往歲恭讀聖諭。欲建帝立儲者。道路相傳。以立儲賀。臣度曰。立儲難。皇上誠欲立儲。則重臣莫可與計者。如猶未也。莫若安儲。臣願陳忠之日久矣。以為說從。則兩存俱利。臣之大榮也。說不從。則出位死罪。臣之大懼也。乃間歲星變地震。繼又大殿災。皆天垂仁愛之象。諺意在廷。或有出死力為皇上計此。迄無調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六一

護者。臣欲遊死終不言。每念主恩感泣。忽然忘生。又臣嘗疏。恐監國後有謗者。必追咎及臣。則是不言亦死。為負國言之。雖死為報國。臣寧一言報主。不敢言立儲。請言安儲。何者。君相相信。則儲安。兄弟相保。則儲安。父子相體。則儲安。相信有道。釋疑是也。相保有道。分封是也。相體有道。總攬是也。三者安儲之急務也。何謂釋疑。臣觀自古蒙無故之議者。仁君不及全其臣。復危疑之地者。慈父不能庇其子。今皇上至愛莫如二王。至重莫如元輔。其初固無嫌疑也。蓋自言者。倡為二王而陳嚴嵩之說。臣恐輔臣疑而不自安。則何暇善後。然尚可諉也。猶差遠也。二王疑而不自安。則誰與承祀。此大可慮也。

尤最近也。皇上何不降德音。諭元輔以益加忠謹。使知王初無他。也不必疑於王。諭二王以毋忘恭敬。使知終無他。也不必疑於嵩。夫然後王心無所惶。而師保是依。大臣無所忌避。而匡贊愈力。臣故曰釋疑而君相信。是為至和之國。而儲可得而安也。何謂分封。臣聞神龍離淵。人易狎之。美玉出櫃。人易伺之。如此乎外防也。二王親則皇帝之子也。貴則國本之寄也。歸同處京府。智與年長。則崇高所共欲。防不預設。則護隙所由成。昔三代之盛也。大封同姓。使各有寧宇。以衛邦國。而况於親子乎。是故幼而暱。就膝下者。所以篤恩也。長而出就藩封者。所以疆本也。今親藩遠離。禁閹臣仰窺天慈。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六一

為王。繼緒但館不宜久虛。山川若以預待。王誠能慕叔齊之風。高子臧之節。大臣畫計。聖明早斷。及時勅王就國。周其衛翼。殊其寵數。於制於情。似為兩盡。臣故曰分封而兄弟相保。是為至福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何謂總攬。臣惟父子之愛。天性皇上之子。幾何恒情。體子者。未有不身任其艱大。而欲子安於無事也。不觀之今時乎。四郊多壘。一日萬幾。天意人心。莫不願大聖人萬萬年垂拱者。誠以南面事權。非賴皇上神謨。獨運太平。未可反掌而致。若曰儲官。臣知天序所儲。堯舜不能以揖讓。聖恩無私。伊周不得而假手。即京府獨處。尤宜親就。儒賢涵養。沖資討論。往古得失。相切磋於仁孝之道。而

一毫外物不得與聞况時事固非高枕之日而聖父又非倦勤之年分封之典既定留京之意已明臣願皇上端拱以順天人從容以建議立亦無不可者臣故曰總攬而父子相體是為至治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內外各守屏翰彼此永無猜防宮中問省之箋不時而進麾下富貴之想奚自而生天之而傳世享國與天齊久次之而全終股肱與國咸休至治昭而夷狄自賓至和感而天地自位至福備而宗社自延此安儲之上計也亦今日之先急也每歎古者忠臣不退斥而忘君烈士不避僂以直諫臣嘗得罪輔臣只知天恩莫報輒憤激雄心且先國者不雖其私愛君者必及其後知而坐視非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六十三

忠圖之不早非智是故在廷不言在野不容不言惟聖明仰慰祖宗九天之望深思聖母一脉之託察臣愚始終為主之無他救草莽言計自臣始則士豈有不嚮風列首而爭効闕下者哉奉旨這本有建帝之說不明禮科便會科道官看諫即回奏欽此禮科都給事中藍壁給事中龔情李得春曾濂吏科梁夢龍郝茂徐師曾李瑜胡應嘉戶科趙鏘蘇景和江一中喬光大李連兵科王文炳李東華何恠張鳴瑞沈寅刑科劉一麟侯廷柱王楷趙灼工科袁汝是丘岳劉幾陳所學曾廷芝樊倣浙江等道監察御史崔棟莫如士鄭存仁黃訓鮑承慶劉存義陳旌楊衍慶朕定向蕭九峯祝乾壽王誨陳恭

芳蔡元蔡結查光述潘清璽孫引張瞻陳紀高應芳王繼成董學荀穎彭繼業丘文學張紱袁淳王漸黃喬趙鏗閻東干業張九功段顧言郭文翰馮如璋王得春等題仰惟皇上玄穹默佑聖壽同天內外大小臣工悉心仰戴何乃有此悖逆之臣妄為違帝之說以干天聰臣等恭捧綸音不勝驚愕參看郭希顏本以檢壬父遭擯斥心懷怨望陰行欺誑之私志在傾譏肆為狂悖之語此其罪不容追而法當重究者也乞勅法司明正其罪以為人臣欺罔之戒奉旨爾等看謂彼物悖逆理法俱所不容着三法司按律擬罪來看刑部尚書鄭曉左右侍郎趙大佑傅頤太子少保左都御史周延副僉都御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六十四

史郭懋卿邢尚簡大理卿馬森左右少卿張雨查秉彝左右寺丞孫慎黃季瑞議得犯人郭希顏所犯合依造妖言惑眾者律斬秋後處決奉旨這逆犯依律便着彼處巡按官即時處斬發各省告示旨下江西撫按官秘之密檄守巡官收希顏希顏不之知也時千家廷賓客為子娶婦衣緋待之有會臬亦衣緋來通謁希顏以為賀已也迎之坐未及語目左右按之出遂掖赴都指揮司縛繫之無何諸司漸集撫按官亦至乃昇赴市曹斬傳首天下天下莫不哀之按支大綸曰郭公髫年有至性下筆輒數千言余大父官江右見其入試方十三齡而七篇立就文不加點蓋天才也以直道忤時動遭顯

贖晚年一疏理確詞賄有質長沙風乃不得保首領矧望前席哉君子於是思刺刃賊黨之腹矣

詔逮繫祭酒沈坤訊治

坤家居為倭寇督率鄰里以保所居遠近依附者累有犯令者輒榜笞之為御史林潤所劾竟死獄中

五月刑部尚書鄭曉閑住

時刑部以通政司類送永清衛軍餘蕭文學等狀行在城兵馬司轉行通州昌平州武清縣提人該巡按御史鄭存仁牌禁不許提解刑部乃引大明會典大明律問刑條例題將附近各該州縣詞訟仍照舊規於通政司投送本部問理大理寺評允發落不許故違成憲恣肆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李五

抗阻奉旨着照律例行鄭存仁回京亦疏論曉欺罔奉旨這所奏都察院會同該科着議來說曉又上疏辨非欺罔旨云院科未回奏得旨鄭曉便肆意辨贖姑從寬革了職閑住不許再用

六月賊掠安溪諸鄉叛民及汀漳永定山賊皆反○陞四川巡撫都御史黃光昇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湖廣川貴軍務

辛酉四十年萬壽宮災御劄內閣徐階傳諭工部尚書雷禮興工重建

上以初年聖躬清肅調攝雖復猶疾時作因為祈天永命計且冀欽福錫民稍稍設醮事猶恐敬未專一乃

移幸西苑建萬壽宮為齋居所文武大臣常五六員入直護侍至是萬壽宮災內閣諸臣請上還乾清宮上以脩玄不宜近宮闈乃御劄階傳諭工部尚書雷禮興工重建上以保養聖躬精意玄事嘗建清虛等殿又茲重建萬壽齋宮皆取用於工部管繕司原收贖工等銀及臺基山西二廠原存木料與夫西苑舊磚舊石稍新改用原無坐取於各省派辦於民間其於夫力則以歌操軍夫充之時加犒賞及雇募在京貧寒乞丐之民因濟其飢是以中外無擾軍民踴躍而功成良易皆匠師徐杲量度調度上以其智能足以集事節縮足以省財歷陞通政侍郎及工部尚書職銜云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李六

夏六月改總督湖廣川貴軍務兵部右侍郎黃光昇為工部右侍郎提督大石窩○秋七月南京戶部尚書劉承致仕以工部右侍郎黃光昇為南京戶部尚書

自南京軍變後戶部會派南糧九十一萬七千石零每歲南京錦衣等五十二衛所官軍人等及南京兵部月送添收軍妻糧母糧復役補役月糧并各衛所官優給優俸等糧及各衛馬快船行月糧三十六倉軍斗糧與先給運軍行糧新江口把截軍兵口糧近該南京兵部題戶部議覆題准振武等營家兵一千餘名每名月米二石於南京戶部支給大約每月實該支糧九萬五千餘石通計一年除兩箇月折支糧銀外餘十箇月實該

支米九十五萬餘石。是據會派九十一萬七千之數已不敷一歲九十五萬之用矣。而况各省連年地方水澇為災，兵戈為患，拖負數多。如三十八年拖負米一十三萬有零，三十九年拖負米六十四萬九千有零。至於大江風波無常，漂流歲所必有。就使會派復還一百二十八萬四千之額，尤慮徵運難。接濟有誤，若但限以九十幾萬幾千之數，一石坐為一石支用，則其徵運之愈有虧，接濟之必有誤於勢甚易見也。該尚書黃光昇具奏戶部覆議，續派糧一十二萬石，共歲派糧一百萬石，零僅足歲支矣。

壬戌四十一年春，速工部侍郎嚴世蕃下詔獄，論成廣東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六十七

晉州衛內閣嚴嵩致仕

先是有山東人藍道行居京師，精於扶鸞之術，上聞召試之事，多奇中，因授以太常博士職銜。每有疑事，則密封聖諭焚之，使之扶荅。是時天下民窮財盡，上意皆因貪官剋剝，銳意除貪安民，乃封諭焚告荅曰：欲除貪官，須拔貪本。上頗聞嚴嵩縱于世蕃大肆貪殘，復以九卿正官歷試問之，皆荅曰：否。最後以嚴嵩問荅曰：然。上益疑之。嚴世蕃聞之大懼，因以白金七萬兩賂藍道行，使於扶鸞挽回聖意。道行却其金不受，曰：每有聖諭，俱是密封到，即焚燒，非我所知。荅論由神，非我所能預也。况神誠一不二，正直無私，豈有先後異荅，阿私為庇之理。

於是御史鄒應龍劾奏嚴世蕃貪狀。上怒，逮世蕃下詔獄。着嚴嵩致仕。世蕃遂以前七萬兩賂宦官，官人佯言鄒應龍豈敢說嚴世蕃都是藍道行，貽傳其言與御史們得知方敢上本。上怒，道行漏泄機密，逮下刑部問罪。時世蕃黨鄧懋卿為刑部左侍郎，萬家為大理寺卿，與世蕃密謀以金十二萬兩陰許道行，扳扯內閣徐階，乃召他司腹心，負外方來崇，取問之時，關左右人進道行至案前，密諭之曰：此事汝當辯本，說是徐階在直，窺知箕言透漏，交通主使，鄒應龍上本要奪嚴嵩首相與汝無干，汝便脫身無事矣。道行終竟不荅一言，姑且遣出道行遂大言曰：欲除貪官，自出皇上本意，何預箕仙糾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六十八

劾貪罪。自是御史本職，誰與交通，教我妄扯徐閣老，這等無天理。一時司門外圍看之人咸聞之不平。鄧懋卿萬家乃謀囑錦衣量坐世蕃贓銀八百兩，送刑部擬罪。僅發世蕃晉州衛充軍，去訖藍道行坐以造妖言者律，擬斬繫獄。

袁煒入內閣辦事。○二月倭賊陷福建永寧衛城，大掠數日而去。三月復攻永寧城，陷之，大殺城中軍民，焚燬房屋幾盡。○福建叛民江一峯等盡發泉州諸山民塚。○福建守備泉州指揮歐陽深率兵進討倭奴叛民，大破走之。生擒江一峯等伏誅。泉地始寧。○冬十一月改刑部尚書張永明為都察院左都御史，以南京戶部尚書黃光昇為刑

邵尚書

癸亥四十二年春倭奴圍福建興化府城至十一月陷

兵部請調南京都督劉顯率兵福建應援時新倭又自福清海口入寇遂圍興化府城劉顯去府城三十里隔一江按兵不進至十一月欲掩逗遛之罪始遣五卒齎文詣府約欲率兵赴城禦敵賊獲五卒殺之用其職銜偽為顯文約某日夜某時分率兵潛入應援城中勿舉火作聲恐賊驚覺擇奸細五人詐為劉卒齎入時參將畢高參政翁時器在城信之至期賊冒劉兵入城人莫之疑賊既大入忽爾殺人城中驚亂畢高翁時器及衛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李九

掌印指揮徐將等皆倉皇絕城走城遂陷賊據城中三閱月殺擄劫掠焚燬慘毒備極劉顯乘亂擄執城中逃出婦女時有閑住參政王鳳靈繼妻年少竟為劉顯擄去賊既飽其所欲始如平海衛欲擄船泛海去

十二月福建泉州守備指揮歐陽深率兵討興化倭賊戰于東蕭力屈死之○廣東總兵俞大猷率兵截平海港賊不得去福建總兵戚繼光遂擄賊十平海衛盡殲之○倭賊別黨閩仙遊城福建巡撫譚綸總兵戚繼光合擊走之戚繼光復追至泉州安平鎮○破之賊出閩境至廣東潮州俞大猷又截殺之

甲子四十二年冬虜寇薊州遂陷密雲三河順義至于張

家齊京師震動

朵顏三衛素與虜通朵顏夷酋曰通罕者尤為桀黠總督都御史楊選誘執通罕令與二子共父子三人輪繫薊獄以為質當如有虜來犯薊則殺之通罕積恨益與虜通遂勾虜入寇時虜騎挾詐東行巡撫僉都御史徐紳咨請總督楊選宜守墻子嶺選以虜皆往東謝之紳躬領兵赴墻子嶺選又以其違節制也却回之虜果窺乘無備突攻墻子嶺寨陷之長驅深入歷陷密雲三河順義諸縣至于張家灣將攻通州犯京師以張家灣河未凍而還時總督楊選同巡撫徐紳倉皇趨齊化門以護京城為各兵部尚書楊博諭以京城有備須速回截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李

殺於是薊州胡總兵率人馬三千追至順義為虜所圍蓋沒于虜無一人存虜竟得志復由墻子嶺出邊去逮總督楊選巡撫徐紳參將楊瀛論死

刑科都給事中趙格論劾楊選等失機罪狀上怒遂逮至京下刑部問選紳俱坐守邊將帥守備不設因而失陷城寨瀛不行固守而輒棄去皆斬罪上令從事者再訪失事緣由因知選紳輪繫通罕父子以致挾恨勾虜情跡着錦衣再問該鎮撫司審取供由以通罕勾虜入寇由選致恨而然即選自勾虜也遂以逆情上請下刑部改擬上諭內閣徐階曰這逆囚着法司從重擬罪黃光昇他肯改擬他們但知徇私回護不具祖宗法度太祖

成祖時誰敢如此階傳示到部該尚書黃光昇參看得
楊選輸監通罕父子欲其保虜不犯邊耳似無謀反謀
叛為逆情由但通罕姦酋素與虜通楊選質繫其父子
於內地以致懷恨勾虜入寇合改擬接引姦細斬罪上
請時值大風異常內占曰兵火之兆上令都察院行五
城御史慎火遂將楊選論決西市御批妻子流二千里
安置照庚戌兵書丁汝襲例也楊選後二年而決徐紳
曾請總督守墻子嶺不聽又自領兵赴墻子嶺為總督
却回情有可原該刑部上請釋出削籍

兵科都給事中丘舜廷杖削籍

輝條上蘇州防守事宜上怒兵科以糾論兵機為職楊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十一

選等失機重大不行論劾只以泛陳事宜塞責著錦衣
衛廷杖六十革職為民

乙丑四十四年春逮嚴世蕃下詔獄論死嚴嵩削籍沒其
家

先是御史鄒應龍論劾嚴世蕃貪狀并其牙爪羅龍文
牛信等刑部擬罪上請世蕃發雷州衛羅龍文潯州衛
牛信山海衛充軍羅龍文時常私至雷州與世蕃計議
脫伍世蕃素享富貴不堪雷州邊海煙瘴因之怨相朝
廷每與龍文妄肆詈罵既而相與棄伍逃回世蕃時慮
逃軍事發家居不安又與彭孔謀往外國別圖富貴羅
龍文亦集無賴與江洋羣盜陰相謀結嚴嵩頗聞世蕃

等謀諭令休生他心待為噉乞遂具本乞將世蕃特賜
寬宥或量改附近衛所侍養奏入上曰嚴嵩已有孫鴻
侍看此恩待了世蕃怨恨益深因之狂悖時肆言語侮
嫚無忌乃托以為子造屋招集四方凶命之徒至四千
餘人報讎殺人流劫鄰縣羅龍文陰謀率眾往合世蕃
為巡江御史張士佩訪知行令地方有司捕解不獲至
御史林潤接管巡江催令徽州府張同知嚴緝風聞在
世蕃家窩住而袁州府署印郭推官亦聞世蕃所聚羣
徒為害慮恐變生不測城池倉庫或有疎虞隨申合干
上司亟行趕逐解散世蕃負固不服御史林潤遂以逃
軍怨望朝廷黨眾肆害漸成大亂乞昭國法以絕禍根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十一

上奏上曰這逆犯着林潤拿送來京問潤奉旨先獲羅
龍文繼獲嚴世蕃并將世蕃陰受伊藩典換賂金十餘
萬兩計殺倒賊樂工三十餘人及窩藏強盜陰養刺客
諸不法狀奏聞俱下刑部會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依
法從公究問來說該尚書黃光昇會同都察院左都御
史張永明大理寺卿張守直掌錦衣衛事左都督朱希
孝參看得嚴世蕃素性兇殘忍心悖逆敢昧天地神明
不畏朝廷法度自其括賄於九邊則自督撫總副以至
叅遊歲有問候買命之餽皆科剋於軍士而邊計因以
火壞自其網利於各省則自撫按三司以至衛府州縣
歲有賀謝免禍之獻皆誅求於軍民而民財由以久竭

狼貪而不顧國家雖叛賊如汪直亦納其幣異志如與
棋亦歸其貨寧畏知情故縱之律虎據而竊弄威福至
擅擬某人選其官價自九百以至二百其人陞其官禮
自三千以至一千奚恤專擅選官之條罪積多端惡長
不悛乃敢與羅龍文因謫戍而怨恨妄非上而不知罪
已肆狂悖以詛詈輒毀君而益著逆節又朋姦於彭孔
忍爲外國富貴之謀復陰通於牛信敢爲賣貨交虜之
計一則聚數千於私家而妖術刺客之兼有明犯有將
之誅一則聚數百以自衛而江洋冠盜之潛結實藏不
軌之畧嚴世蕃羅龍文俱比依罵父者律嚴世蕃仍量
追贖銀貳百萬兩羅龍文貳拾萬兩爲戶部助邊之用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七十三

查得大明律內開凡犯罪被極刑之家同居親屬人等
並不得入充內侍今嚴世蕃犯該悖逆處斬則其子皆
屬逆流合行吏兵一部通將嚴世蕃諸男見在兩京文
武職官者盡行查革爲民發回原籍不許在官潛住爲
奸嚴嵩原係內閣輔臣未奉明旨參究理合恭聽聖斷
奏奉聖旨這逆情你每既會問的確嚴世蕃羅龍文即
便會官決了盜用官銀財貨家產着各該巡按御史嚴
拘的親兒男盡數追沒入官送部不許親識人等侵匿
受寄違者即便拿問嚴嵩畏于欺君大負恩眷并伊孫
見任文武職官的都削籍爲民有司拘管官差餘黨逆
邪盡行逐治毋致遺患其餘俱依擬行

內閣表煒致仕以吏部尚書嚴訥禮部尚書李春芳吏部
侍郎董份入內閣辦事○董份尋削籍去

表煒陰受嚴世蕃金三萬兩董份受世蕃金二萬兩表
煒病甚尚勉力入內欲爲世蕃圖維上即令出着致仕
去董份兼令家僕攬商綱利科臣論罷

逮戶部主事海瑞下詔獄

海瑞廣東瓊州人由舉人歷官教職知縣陞戶部主事
承委管祿米倉抗疏上言陛下初年剷除積弊然與
天下更新過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推其仁恕之性節
用愛人一代以後皆稱賢君陛下則銳精未久安念奉
之而去謂天生可得一意玄修竭民膏脂侈興土木二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七十四

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
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致辱臣下
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於夫知天
下吏貪將窮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十餘年來
極矣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乃修齋修醮相率進香
天桃天藥相率表賀修建宮室則工部極力經營買香
市瑤則戶部差求四出陛下課爲之而諸臣誤順之無
一人爲陛下言者夫玄修以求長生然堯舜禹湯下歷
漢唐未有至今獨存者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已死彼
既不能保其身陛下何獨神其術乎上覽畢怒甚抵
於地已復取再讀之爲感動嘆息留中數月不傳報適

有疾煩憊遂批下錦衣衛拿問衛具謗訕供由奏行法
司從重擬罪司即比擬子罵父律呈堂該尚書黃光昇
看得風聞言事官論劾臣工可也若諫諍主上惟應
隨時隨事實陳可否替其否者歎其可者而已若積集
傳聞十數年影響往事加以粗狂鄙野借韻隱戲之詞
徒欲歷數多過以張其事豈諫君之道哉司馬遷作封
禪書備述武帝神仙鬼竈方士之事王允深以為病王
文穆監受寶錄具言真宗崇奉官廟祥雲之鶴之詳遂
為信史之累况瑞併集舊事多無稽據但其詞雖狂妄
而意原非故為謗訕也乃參奏海瑞本以海外迂儒原
不知朝廷之事體兼之舉人內轉又未識人臣之職守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七五

徒慕史有直諫之臣而事拾傳聞語犯狂謬是豈諫君
之體本喜古有忠臣之名而棄已官守越彼言責亦豈
盡忠之道夫務謗訕者即不得有直名希直名者必不
敢為謗訕所據海瑞前疏賈直沽名則或有之若其謗
主訕上則非所敢也合無查照該司原擬牢固監候惟
復別有定奪上亦知其非故謗訕也部疏仍留中不下
瑞亦繫獄未釋後至穆宗登極始釋瑞擢大理丞陞江
南巡撫歷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謚忠介

釋禮科給事中沈東于錦衣衛獄

先是總兵周尚文卒請卹典以貧不能行賂嚴嵩持不
與沈東謂卹典禮科事也周尚文清苦愛士勇敢禦敵

有功邊鎮者也嚴嵩操朝廷大典為市貨之資上既論
劾嵩反謂東市私票旨逮東着法司議恭該刑部都察
院只議東奏事不實納贖還職嵩票廷杖四十着錦衣
衛牢固監着凡繫衛獄二十餘年時東未有子其妻為
携一妾至張家灣則東已就獄矣妻不辭貧窘艱辛妾
亦誓必靡他竭力供餽嵩既罷相妻辭奏夫冤上批法
司知道該刑部尚書黃光昇議覆東論劾嵩嵩今以罪
罷原非無據虛劾其妻奏詞情出激切况監候年久委
應奏請發落但沈東見監錦衣衛本部未敢擅議合無
伏候明旨將東調發本部查議奏請或將其奏詞抄發
錦衣衛行令徑自查明奏請定奪上以彰聖明保全忠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七六

直之仁下以伸言官積久沉抑之冤上英明不欲恩威
下移御批不准至是內批沈東放了後歷陞至通政又
吏部先選通參高欽以所私最靜為之吏尚李默不用
靜擬以工部員外胡朝臣上請得旨嵩銜之令工科給
事中曹本等追劾朝臣在工部時嘗造盛甲弓箭不加
法逮送法司問罪奉旨降調河東運副去訖嵩怒未已
復令工科給事中李用敬等誣劾賊私再逮送法司謂
其索受局匠銀兩問擬監守自盜永遠充軍監追一十
五年嵩罷歸朝臣乃辨奏該刑部尚書黃光昇查議朝
臣即使實受局匠銀兩不過官受財耳原非監守自盜
也况實不會受財先已奉旨調外任矣嵩欲終洩其忿

法司曲承其意委為宛枉奏奉旨釋其永成刑籍去

丙寅四十五年内閣嚴訥致仕以吏部尚書郭朴禮部尚書高拱入内閣辦事○冬上不豫

上以保養聖躬精意脩玄嘗命監察御史王大任姜儆四方訪問能脩玄者王大任於陝西湖廣諸省招致方外之士能合内養諸藥王金等姜儆於江西廣東諸省

只訪得能通符法者復命大任儆俱授翰林侍講儆不自安乞還訖夫任仍在朝不為翰林所齒上雖脩玄西内然權綱總攬朝政肅然九卿屬奉公循法罔敢誕慢中官斂畏無或干百司事者上常黎明就寢及已即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七

輿夜分至五鼓猶寤章奏覽輒四五行下而裁決精詳悉當其可復旋翰洒然天縱然也自王大臣任以方士王金等造乃獻長生等藥其品詭秘不可辨知皆非神藥本草所載大較以強健陽力為上性極燥熱上試服之遂大發疾甚中外憂懼不知所為

十二月十有四日上崩於乾清宮

上疾大漸命内侍奉為湯乾清宮下遺詔曰朕以宗人入繼大統復奉宗廟四十五年深惟享山川久累朝未有乃茲弗起夫復何憾但念朕遠承列聖之家法近承聖考之身教一念惓惓本惟敬天勤民是務祇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致奸人乘機誑惑時所日舉上木歲

輅之祀不親朝講之儀久矣朕意欲親心過者

天啓我東方而收職而邊嬰疾補遺經而一追思

惟增愧恨蓋宜我美端之後賢皇十裕王

德勿過也海濱禮儀舊制以三易三二十七三釋服祭

可禮雅封城各處總督鎮巡三司言地方攸繫不許擅

去職守關者之日各止於本處朝夕哭臨三司進香差

官代行備所府州縣井上官並免進香郊社等禮及朕

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歿者卹錄見監者即先釋放復職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七

方士人等查照情罪各正刑章齋醮工作採買等項不經勞民之事悉皆停止於戲子以繼志述事兼善為孝臣以將順匡救兩盡為忠尚體至懷用欽末命詔告中外咸使聞知詔下文武羣臣六軍萬民無不感泣追思四十五年恩澤浸漬中外肅清有不哀痛慘怛者無人心者也

皇子裕王即皇帝位○逮方士王金陶倣申世文劉文彬

高守中陶世恩下詔獄

今上登極詔曰惟我祖宗聖聖相承至治鴻功超越千

古賢我皇考大行皇帝以經文緯武之德建安內攘外

之勳增光先朝垂庇後世方幸永賴遽爾上賓特履懸

八六一

凡之言屬以神器之重朕兢兢在疚本不忍聞而文武羣臣下及耆老軍民合詞勸進至於再三辭托弗獲乃遵遺詔以是月二十六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以明年為隆慶元年仰惟天命之昭垂深望繼述之兼善俛焉自省豈所能勝然而先志不可不成聖訓不敢不奉是用推類以盡義通變以宜時期行舊恩通新弘化○詔開方士人等遵奉遺詔查照情罪各正刑章王金陶做申世文劉文彬高守中陶世恩妄進藥物致損聖躬着錦衣衛拿送法司從重究問時承行郎中問擬王金等庸醫故用藥殺人罪斬該刑部尚書黃光昇看得太醫院官乃是庸醫此等方外之士非醫者也况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七十九

天子天下之主豈敢以人字擬之古者方士誣稱採藥求仙欺罔無實尚皆伏誅此等妄進藥物致損聖躬且但採藥求仙誣罔無實者此伏讀聖躬致損之文若但坐以尋常斬罪何以慰今上痛傷皇考之心下雪臣民君父之讐之念哉考之春秋許買但不嘗藥猶書弑君則此等妄進藥物致損聖躬者謂非弑君可乎弑君無律殺父有條乃比子殺父律坐以極刑上請尋奉欽依監候處決

十二月釋戶部主事海瑞于獄○吏部奏先朝建言執事諸臣如樊深丘樞楊思忠尹相魏良弼李用敬陳瓚吳時來周怡沈東顧存仁趙軌張選袁世榮何惟栢趙錦張登

高黃正色方新張慎凌儒申仲王時舉馮恩徐學詩周冕張紳董傳策劉世龍唐樞毋德純周希旦等九三十三人宜遵遺詔錄用報可是日俱還原官以次推用

穆宗莊皇帝

丁卯隆慶元年春以吏部左侍郎陳以勤禮部右侍郎張居正入閣參贊機務既而以勤上謹始十事

一日定志二曰保位三曰畏天四曰慎禮五曰愛民六曰崇儉七曰攬權八曰用人九曰任下十曰聽言上嘉納之○刑科給事中胡應嘉等疏請躬次庶政從之○吏部言諸臣中以建言死者其等有二三戮死者為一等應復官贈廕加諭祭若楊維盛郭希顏沈鍊楊允繩凡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八十

四人其次廷杖死者應復官贈廕若楊最王思薛宇鎰何光裕裴紹張原浦鉉曾紳葉經周天佑伍瑜臧應奎殷承叙凡十三人又次繫獄戍邊斥死膺下者應復職贈官若唐胃李瑋豐熙楊慎楊名王元正羅洪先徐文華袁鼎等二十八人上從之戊辰二年內閣徐階致仕

有給事中張齊彈劾徐階先事世宗皇帝修玄拜醮等事上以先帝修玄保養聖躬齋醮為歛福錫民階大臣不容不竭誠輔相乃溫旨留階切責張齊降調外任維時聖明處分已正階以大臣被論自當引咎求退明旨既定則階亦當復出任事矣乃吏部尚書楊博復疏劾齊保留階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至以接受商賄劾

齊則諫官而有駐議即不容不下法司許問虛實矣然朝廷遂有朋黨之疑階再疏休養許致仕刑部尚書毛愷竟坐齊得受邊商賄銀千餘引例謫戍監候追賍發遣論者謂徐階當國之時輔佐世宗英明一掃前相嚴嵩婪弊遏絕中外奔競穢習仕路復清紀綱復振一時世道休明之會士君子姑深原其在直委曲之誠無庸過論可也然其贊玄拜醮雖與王旦受金珠偽天書之事迥不相侔若以責備賢相全德論之則階亦自引咎不辭者也安見論宰相者便當以無據賄賂擬謫戍處之也階本不賴奏保而亦不欲已甚言官恐阻言路部院諸公乃叠疏其齊而法司復甚其罪反涉阿諛報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全

復之跡川夫朝廷朋黨之疑亦理勢所必然也竊嘗思之請疏無益於階反使朝廷失一賢相惜哉惜哉

監察御史詹仰庇論中官廷杖削籍

庇由廣東番禺知縣召試雲南道監察御史先題為乞納忠言罷採辦以崇聖德以濟國計事臣惟人君一心攻之者衆苟非聰明聖智鮮有不為玩好所惑者然貴乎悟之早而止之亟也昔仲虺戒湯曰不瀦聲色不殖貨利召公戒武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夫湯武非不明聖也而仲虺召公猶以不瀦不殖喪德喪志戒之惟湯武能受二臣之戒則益絕去玩好之私養其清明之德以為臣民之主至今稱之若夫昏庸之君侈心一生遂

不可遏雖有忠臣進戒拒而弗納由茲恣意縱欲財耗民窮欲其保宗社於無疆之休也難矣切見前者勅下戶部買辦珠寶寶石旋即報罷大小臣工無不仰頌聖德謂悔之早而止之亟也邇來復有採辦之旨戶部不敢違命廣用價值市之以進而臺諫文章論列臣疑其必溫詞容納決意停止及接聖諭則曰內閣缺珍珠着戶部買此來你如何這說姑不究夫陛下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玩好珠石所費無幾臺諫之臣似不當過計以煩瀆天聽也然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臺諫及汲不已於言者亦以漸不可長故也今事既往言復不聽臣亦當將順君德又何事於言哉臣竊謂臺諫未有論議之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全

先陛下玩好之心不能自釋既經諫止之後陛下玩好之心遂當悔悟顧乃不降旨罷免而反曰姑免究臣恐陛下玩好之心有漸臺諫之言罔聞由此羣小得以乘間投欲四方因以遠索貢獻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也臣聞珍珠寶石多藏於中貴之家因陛下索之愈急則彼擡價愈高珍珠數兩費金數千寶石一顆值銀數十以有用之國費買無用之玩物果何益哉況今南北多事之秋正國家用財之際兩廣缺餉疏請再四當事者尚存根本之慮不敢多與而一欲珠石遂無惜萬金之費是何視土地人民之賤而珠石之貴也災異荐至男化女形天之所以警陛下者章章明矣更宜敦尚節儉

痛加脩省以答天心可也乃聞災異之說者無傲畏復有採辦之命欲其天意眷佑轉災為祥不可得矣伏望陛下以湯武為法大嘉臺諫之言明嗾停免之旨令之既買進者則已若買而未足者則悉罷之後或有玩好之物陳之以惑陛下之耳目者必嚴以斥之如此則心無不正身無不脩悞之於昔猶能改之於今也上天儆戒之意可答臣民仰望之心可慰矣天下幸甚臣愚幸甚不勝惓惓罔知忌諱冒干天威無任激切悚懼之至等因奉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又題為乞嚴究恣肆內臣以戒逸欲以端近習事臣惟損德害身之大莫過於逸欲而逸欲之漸每起於近習蓋人君深居九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八三

重延接正人之時少親近便嬖之時多侈靡習成逸欲易生至於損德害身則莫之知也是可不為之戒哉臣聞本月初五日夜內官監研製火藥發火延燒房屋十餘間道路傳言謂製辦煙火進上臣聞之不勝駭駭夫陛下躬行節儉四方仰頌阻抑寵幸中官劾迹臣固有以知陛下不肯為此也兩廣弗寧邊關報警災異叠見餘哀未忘臣又有以知陛下不樂為此也蓋由此輩細人諂諛側媚諂乃奸邪思無以悅陛下之心志將欲緣此以為取寵之階慮無以娛陛下之耳目將欲假此以為求媚之漸而於君德有損君身有害彼何知焉况宮禁之地法當嚴防奈何以研火藥而焚燒房屋設或夏

延殿宇將若之何縱恣無忌至於此極若不嚴行究治則小人得肆其奸而侈靡之事皆抵隙而進矣伏望陛下大奮乾剛敦尚儉德深惡逸欲之漸以端近習之風乞將內官監失事人負盡行查究而一切煙火燈棚悉皆禁止則於聖德不為無補聖身不為無益也且正春伊始萬象更新茲一舉動天下所由傾耳拭目者矣若以上元之樂為微事煙火之舉為細故不足以為聖明之累者是欺陛下而誤國家也再照每年正月十一日起至十五日止京師東角門張設燈市繁華異常每燈一架值銀數百中官富家誇財競買而遊觀喧嚷男女混雜淫侈之俗莫此為甚臣謂京師者四方之表率也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八四

陛下既以節儉為天下先而京師頗奢靡若此則四方相尚民因俗偷有由然矣仍乞勅下嚴衛禁革使天下知效本崇實以成朴儉之風未必非國家之福也天下幸甚臣民幸甚不勝戰慄恐懼之至等因奉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又題為披瀝忠悃乞加慰問中官以全聖德事臣本草茅荷蒙先帝作養發身科第叨任民社無益尺寸伏蒙陛下簡拔擢臣臺職荷國厚恩媿無補報前以二疏干冒天威自分貶斥幸而聖恩浩蕩俯賜寬宥臣雖粉骨碎身未足首報竊謂臣居言官有見輒言無非忠君愛國之誠或者又以聖君明時不宜多言又謂言官所言宜中機會外此皆為無益臣謂此

言未必皆非。但負聖君負明時。則非臣所以惓惓報國之忠也。今不敢一一煩瀆聖聽。竊舉事之最大有開聖德者。爲皇上陳之。嘗謂天子之有后。猶天之有地也。天子理陽教。后理陰教。所以立天下之極。爲萬世之經也。恭惟皇后殿下。先帝所錫以配陛下。以正位中宮者也。陛下宜遵先帝之命。篤宮闈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之主。以爲四方家人之則可也。切聞皇后殿下。舉動端莊。有拂聖心。向已多年。去歲聖駕謁陵。皇后隨行。朝野權慶。羣疑以釋。近聞久出坤寧。置諸別宮。寢食起居。不侍左右。以致抑鬱成疾。陛下畧無眷顧之意。中外議論紛紛。莫不垂涕萬一疾甚不起。其如貽天下后世之譏。何其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全五

如爲聖德之累何。伏望陛下。遵先帝之命。念宗社之重。及今請就正宮。直侍曉事。宮人奉以湯藥。加以慰問。則皇后抑鬱之氣。以紓而瘳。體亦因以和平矣。臣每入朝之際。聞大小臣工。莫不以此爲陛下懷憂。但以事屬官禁。不敢直言。臣謂知而不言者。欺也。言而不盡者。蔽也。欺與蔽。臣子之罪。雖死有餘辜也。用是傾瀝心血。冒犯天威。伏望俯賜鑒納。臣死亦瞑目甘心矣。等因。奉聖旨。后侍朕多年。無子又多病。近有疾。移居別宮。以暢意樂心。或可疾退。爾不曉宮中事。多言姑免究。○又題爲財用十分缺乏。乞賜清查。欺冒以裨國計事。臣惟理財者。經國之要務。節用者爲治之大端。財不理。則綜覈無法。

而無以開財之源。用不節。則侈靡無度。而無以止財之流。皆非求安。當治之術也。今天下財用日竭。在在倉庫空虛。當事諸臣。計無措處。議下羣工。各陳所見。以爲經理之宜。臣猥蒙任使。職居言官。恨無濟時之策。惟懷竊祿之慙。每於奉命巡視監局。庫藏不敢不悉心盡職。以負報稱。謹以得於所見。有裨財用者。爲皇上陳之。臣於本年四月內。查得內官監錢糧浩大。租稅甚多。其收納關支。漫無稽考。委行大使李可華。查報去后。隨據本官將本監各庫行厥。作年例買辦。關領物料總數。造報到臣。臣仍批行再查。房租地租。年計所入若干。從何支用。一併查明回報。聞隨據內官監揭稱。先帝時。凡遇傳造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全六

緊急細巧。御覽器物。屋瓦工匠。攬造及四時買辦。進供南方茉莉。瑞香。蘭草。松桂等花木。俱是御前請出銀兩。本監量爲增添。自隆慶元年新政以來。前項傳造器物。愈見精美。而四時進供花草果品之類。俱是本監委曲辦處。止靠屬廠。些須聊以濟急。所以不敢言者。別無他意。蓋爲節奉。傳造不係外傳。此內監所切於忌諱者也。如謂地租者。或云楊村寶坻二處。爲言蓋二處地方。乃九河下稍低窪。澆泊所在。原非版籍民田。案查成化弘治年間。御馬監春夏收放馬疋。本監題准採打蘆葦。苦蓋皇木之用。每遇年豐。收成之後。量取此須。以爲搬運蘆葦之費。或云山西。厥臺。基等廠。畦租者。案查先朝將

本監在內年老內宦不能供事者出居外廠各於本廠空閑餘地自行耕種以為優老之需日積月滋漸為園圃本監量取地租輸之公堂以備修飾廠房之用如謂房租者案查隆慶元年九月內該西瓦廠掌廠官呈稱本廠低窪街衢高岐四面穢水灌注呈乞及時修理該先任太監李芳建議各官協力修舉添造圍房每月量取房資以供傳造圓鰲山添雇工匠役買辦物料所費不貲不敢明載如修理宮後花藥欄欽安殿觀花殿清望閣玉芳軒等亭慈寧宮花園乾清宮擺設各樣南花松竹樹株及四時供進時鮮蔬菜菓品併修理南城河東金海亭軒龍鳳船隻鞦韆等項及傳造寶雕潭貼金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八十七

雲龍櫺櫃龍箱擎臺香几等件及成造白玉石等盆俱係本監委曲措處而於戶工二部並無干預也等因到臣又據大使李可華申稱內開親詣該監清查再三不肯開報但查得西瓦廠東西樓房共一百七間南北平房共三百九十間廠內房七十餘間房租多寡不等每月計約銀一百五十餘兩歲計一千八百餘兩灰廠一處內分三小廠每歲共租銀五十四兩糞廠每歲租銀五十兩此特舉其可查之一二耳至如在外楊村寶坻等處抽分清河猪房土城猪房猪鹿房馬鞍山大石窩周口慈家屋琉璃局大石廠小石廠藍靛廠皇木廠共十四處則有地畝千粒抽分銀兩在京神木廠山西廠

鑄鍾廠臺基廠淨草廠稻田廠搬提廠通寶宅隆福寺琉璃窯墨靈北果園柳花園洗馬房河西花園外油漆作蜂窩東給廠共二十一處俱有房租地租月報內備用廠金殿廠外水窖廣通寺張鉞房西安門北小石廠海眼寺蘆溝橋狼岱地亦有租銀本監該管房地廣濶錢糧甚大各處租銀數目難以細查前項地方猶報不盡節年徵收租銀本監隱匿不行開報及查先蒙欽差巡視庫藏給事中龍光監察御史楊相題准自隆慶三年正月為始聽本科道着將該庫監廠積貯合于錢糧照依供用庫查刷事例務求明確數目戶工二部辦用商解一應大小錢糧俱要會同科道監收如有數目不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八十八

明隱匿參差等項從重叅治及今帶管大使逐項登記出入之數本監往來文移不行科道掛號私自收受少有隱漏參差許本官具由申奪在卷等因到臣看得該監供應御用器物費雖浩繁然各庫閑領工部辦納具有年例定額而成造匠作又不係雇覓工資則供應有賴可免賠累之難據查隆慶元年本監開派工部物料照依嘉靖七年事例尚該銀一萬四千餘兩及太監李芳酌議裁減止用九千餘金在正派之中尚可節省則其無待於前項房廠稅租以為附益之需從可知也且西瓦廠店房係內府木石用在官匠作悉皆官錢楊村寶坻等處抽稅神木山西等廠地租原皆官地其間難

有曾經題准者本監遂緣此侵漁以為民害夫何以朝廷之土地視為已有濫收租稅充入私囊懼言官聲其欺冒之罪動輒委諸供進難支則是利歸於已而以過歸諸朝廷也如果賴此租稅以補內府不足之用則皆公費也亦宜報入于官明白支銷就待而議之何必隱匿不行開報而顧忌科道之稽查哉伏乞勅下戶工二部會同司禮監巡視科道將前項房廠在京者行五城兵馬在外者行順天府隨處查勘要見租稅若干仍拘本監弘文等科書手吳東儒史九思錢陽顧檣楊俊馮惠賀錫郝銳周聚范傑等質審實報年收租稅作何支用及未盡報者逐一清查應革者議革毋滋之以益國

昭代典則

卷三十八

九

病民應留者議留悉取解內庫公需應存多寡以濟才監幫補之用者造報循環文冊存查仍令巡視科道掛號監收中間如有隱漏者咨科道官查出奏及照揪捉一廠該監皆藉混占民業查得先年曾經撫按等官耿隨卿等稔知民病代為申奏已經該部覆奏欽依查勘太監李芳捏詞妄瀆仍舊侵奪取煤射利各廠之中惟此一廠為害特甚誠國害民之尤者也仍乞勅下該部節查題奏文卷及行勘事例嚴速催報或以本廠原額存留其於混占小民山地盡數給還庶國計少紓民困少息矣再照人君之奢儉四方係之以安危朝廷之嗜好左右視之為趨向甚矣不可不慎也臣竊觀該

監開稱成造圓鰲山脩理官苑花欄龍鳳船鞦韆架傳造金豎櫃白玉盆之類悉皆浮費冗用誠如該監所謂未及外傳者也向者昂取戶部銀兩在廷諸臣將謂充足內帑以備緩急今果如該監所云則是以有限之財供無益之費臣不知其何取也蓋朝廷費出於無經則小人覬覦以為利用無一二而侵濫則十之七八矣如成造圓鰲山物料取諸各庫匠作役之在官其費無幾其工可稽而遂報萬有餘金即一事之冒濫若此他可知矣况當中外詘乏之時果能身親節儉以為官闈法禪內監諸臣凜然畏法奉公不敢効尤欺冒則內帑用足何事取盈於邊輸而司國計者何至為賣官鬻爵之

昭代典則

卷三十八

九

謀哉臣目擊時艱乃敢因事効忠少異有裨國用之萬一耳伏望陛下念邊餉指處之難嚴羣小靡濫之費服食器用惟以節儉為主如金櫃玉盆刻絲之類皆無益冗費也悉亟停止近侍之臣或以織造採辦玩好逢迎陛下者是好貪小人之徒也則屏斥而深罪之如此則正直者進而奸尚日端節儉成習而國計日裕矣天下幸甚等因奉聖旨詹仰庇奏內乃敢再照人君之禮道斯悖逆屢次狂妄着錦末衛拿來午門前着實打一百棍為民不許黨護奏擾各監局科道官大使都革了只照舊行

始議夫賣妻律

時有夫賣妻者。訟之刑部。問擬賣休買休。斷將其妻離異歸宗。財禮入官。大理寺少卿王誨評稱賣休買休之律。只為通姦者設。若非因姦合從其賣。應與買者照舊完聚。刑部仍執夫賣妻者。一向皆用賣休買休之律。問擬如初。王誨遂動氣上疏。奏參刑部。命下刑部會同都察院定議。左都御史王廷謂民間男子。既可賣人為義男。其妻豈有不可賣者。遂議凡民因貧。或有疾病不能相養。俱聽賣妻。疏入。內閣李春芳票旨。允行。仍增入律例。論者謂男女之合。天地之大義也。天地可改易乎。易稱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又曰從一而終。太祖皇帝大明律令。惟妻背夫在逃。從夫嫁賣。其餘諸有所犯罪。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九十一

應問罪者。與離異者。應七出者。與三不去者。各有定律。原無貧病聽其賣妻之法也。密如廷之會議。春芳之票旨。則三綱五倫。各廢其一。尚書毛愷明刑新教者也。依違賣妻之議。是以刑敗教矣。豈非古今一大異哉。

戶部尚書劉體乾罷。先是內降戶部取買真珠黃玉綠玉黃金等項。尚書高曠即時召商收買。皆中官內藏之物。以伴當為商人。齎送戶部。倍索高價。買入復出。循環取利。中貴大喜。曜六年考滿。遂加太子太保腰玉。科道論罷之。及體乾為尚書。凡有取買真珠金玉之類。每執持不行。嘗上疏抗論。財用訕乏。請停取買。疏至文思房。中官不收。令齎本吏。

領回體乾仍令齎上中官毒毀其吏。匍伏而出。復將原本送與內閣李春芳。令請體乾面諭。不必上本。體乾遂欲致仕。諸所取買。仍執不行。忽內降着開住。去。

已巳三年正月。少保吏部尚書楊博致仕。時御史部承劾奏總理屯鹽都御史龐尚鵬。心術狡猾。行事乖繆。吏部尚書楊博議覆言。尚鵬才堪策勵。宜留用上。曰。近來吏部專事掩飾。為欺詐。博乃自訟請解職。遂令致仕。去。給事中嚴用和疏言。博自筮仕迄今。餘四十年。敷歷中外。民事邊情。靡不諳練。及晉銓。衡秉公守正。以忠國家。今以題覆小誤。輒令休致。既非所以存大體。亦非所以平公議。乞留之。令展所長。不聽。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九十二

三月給事中吳時來上保泰九劄報聞。上既免喪。猶不親政。吳時來上保泰九劄。一曰。致戒懼。言天命人心。去留無常。視朝宴息。悉宜敬畏。二曰。端遊幸。皇上好遊。何不召輔弼大臣。講學議政。歌詩寫字。以通下情。而進諫言。三曰。戒嗜好。聲色珍玩。最易溺人。小人借之以固寵。人主以之而喪邦。四曰。發繪音。視朝御政。但一發言。令臣子知所惕厲。五曰。習奏事。祖宗於會極門設寶座。遇有章奏。面陳批答。今宜漸習。以練政體。六曰。嚴票旨。自七月以來。旨多舛。盤皆云。不經睿思。不由閣臣。中外駭異。宜專責輔臣。或內批未協者。聽輔臣執奏。七曰。慎傳奉。昨太和山事。旬日間。六更明旨。必有。

舞文之徒假內批以行私者宜令一切傳奉皆補本覆
奏以防奸偽八曰弘虛受臣下建議當有優容無遽加
以譴罰尤曰禁誣指小人欲害君子必誣以違抗指為
誹謗嘉靖末趙文華以殺李默胡青以殺楊允繩杜泰
以殺馬從謙其在今日尤不可測乞痛革以安善良
召高拱以原官入閣參預機務兼掌吏部事○刑部尚書
毛愷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皆致仕
拱以廷論張齊逮問愷擬張齊謫戍為阿附徐階也日
凌侮之乃各致仕

詔廷杖尚寶司丞鄭履淳尋令削籍

履淳上疏陳時政言四方多故萬民失業燕雲邊代中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李三

原之春也而整鼓一聞三關震動徐梁汴衛沃衍之地
也而洪波蕩析一顧無煙荆襄秦洛形勝之區也強梗
憑陵而嘯聚浙直閩廣財貨之藪也奸宄剽殺而師勞
宗滿之坐窟無籌中澤之哀鳴尤慘物怪人妖天鳴地
震彗星兩見於女尾日月繼食於元春天心人事種種
可駭正微臣痛哭流涕之秋皇上卧薪嘗膽之日也夫
嗷嗷赤子聖主之資若不及今定周家桑土之謀切虞
廷困窮之懼則上天所以警動海內者適已資他人矣
今之最急莫如用賢陛下諒陰已三期矣曾召問一大
臣面諭一講官賞納一諫士以共畫思患預防之策乎
竊慮高亢睽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

誨之功姬姜違脫珥之規周召拂同舟之義回詰屢懲
趙普美從補牘內批突出蘇轍何自封還善類失於振
揚厲階啓乎闕寺言涉官府輒肆阻撓權在私門半不
可破迫其手握王爵口啣天憲風行勢協彙積黨成會
使台輔具員九卿拱手元良慍悔於孤立百職駢首而
奔命霜雖未冰月已幾望前車不遠怨豈在明萬議洵
洵皆謂羣小肆侮明良疎間未有若是可獲永安者伏
願奮英斷以決大計勿為小故所消弘曆誓以任君子
勿為僻昵所惑以美色奇珍之玩保瘡痍以昭陽細物
之勤和庶政以發夷為開門助敵以錢穀為黎庶脂膏
拔用陸樹聲石星之流納取殷士僭翁大立等疏經史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九西

經筵臣民章奏必與所司面相可否庶萬幾之裁理漸
熟人才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踰此者
疏入上以履淳妄議朝廷懷奸生事命廷杖下刑部獄
削籍為民

二月命設寶座如先朝故事中官私撤之○四月詔諭禮
部遵祖宗之制宮中設六尚以備內治選民間淑女十一
歲至十六歲者三百人○五月江南大水淮揚皆飢
時江以南霖雨三月不絕田禾漂溺所司以蠲賑請准
揚亦大水奏發運司餘銀三萬兩鈔關船料三萬八百
餘兩鹽院贖贖一萬八千六百餘兩河道二千三百兩
司府州縣贖贖二萬五千餘兩兼積貯勸借買穀十五

萬石截漕三萬以賑之

大學士殷士儋上吏部戶部事宜疏

奏言懇望皇上仰法列聖俯採群言以通上下之情消天下之變此之不圖雖條對叢委封章山積無裨實用夫用人吏部職也考覈論薦聞見訪求臧否素定而不取擅用禁例資格非章疏所能達理財戶部職也出納經常弊源委動有成筭而因革掣肘非奏牘所能周必宜召吏部令其面對凡實心任事輿論共推者無問卑遠廢棄並許破格酌用宜召戶部令其面對凡沿襲舊弊浮冗當革無問官府纖鉅並許清查釐正更名輔臣面賜商諮比見吏部擬用石星竟以報罷戶部疏奏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九五

太和香稅即獲譴訶是大臣所陳未徹天聽尚何以多言為哉報聞

六月山西巡撫靳學顏上理財疏○何起鳴上宗藩議

奏言周之鎬洛漢之兩都皆空名也而我朝兩都並建官卒餼集坐靡公帑一費也宋之宗室親疎有等散處民間通名仕籍今則出城有禁入仕無階不農不商坐食常餼二費也天下之兵曰邊兵曰京兵曰留都兵曰腹內衛所兵此四者坐食則同而緩急則異其目曰見伍曰招募曰徵調曰清勾曰充發五者之中見伍招募不可已也清勾充發按冊則可觀責效則無實徵調以資擬守而虛彼實此徒費齎送山東義勇諸省民壯皆

非祖制今乃供勾攝掃除之役請徵其餉以實邊儲而京兵之不可汰者亦請責以輪番戍守之法又大行鑄錢之法以通融於五穀之外重積貯之令以盈虛於豐歉之間庶其恒足乎 何起鳴論宗藩禮部覆議國初親郡王將軍四十九人女九人永樂中增封四十一人女二十八人而祿入已損於初矣迨至今日玉牒四萬五千一百一十五人而見存者二萬八千四百五十二人歲費米八百六十餘萬倍於漕糧四百萬矣宗室既困於衣食而民力不可以加徵欲令親王分祿以恤宗則刻削已盡不可復裁欲令各宗自育其子姓則子姓日蕃後必不贍欲將分封數多之城分散各城使不妨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九六

民生計然所分之城何獨無民欲弛出城之禁士農工商俾各自營生業而強暴之禁格於祖訓謀臣盈庭而莫決計部踰躄而興嗟也久矣安得君相同心造膝熟議破拘學之格而盡復周宋之法乎

庚午四年春正月己巳朔日食不受朝賀○二月命大學士趙貞吉兼掌都察院事○兵部尚書霍冀罷

先是大學士趙貞吉言我朝內外衛兵分隸五府乃高皇帝定太平之計俾免強臣握兵之害意至深遠今祖制大壞特設以政府鑄印而授之鑄時事危矣請收其印歸之內府有事則領勅掛印事完則繳勅納印庶大阿之柄上得而持疏入令會議 冀乃上疏言貞吉深

監覆輟建議更制以收兵權不為無見但今京營之制總之為三大營以統其綱分之為三十小營以理其目兵柄不偏于一將軍法不專於一人有合操有分操有春秋閱視之操有歲終考覈之操此正所當欽承無替者諸臣多謂京兵訓練不在營制更張而在將佐得人操練如法是皆探本之論至謂大將不宜專設戎政不當有印則防微杜漸議亦可行冀議營制既與貞吉不合會給事中楊鎔論冀鎔為貞吉鄉人冀鎔與貞吉啖之乃各上疏辨上不悅責冀令閑住而慰諭貞吉三月諭加造段疋尋罷之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九十七

所司亟進原造之數即官用不乏民困亦蘇上命加派者惟御用三分之一餘悉准歲造之數不必加復以郭乾為兵部尚書掌吏部事時大學士高拱因言儲養本兵大臣自司屬始但北則薊遼宣大等處而南則閩廣等處風土既殊事體亦異本兵處分止憑奏報別無證據宜於數處之人各擇其有才力知兵事者多則二人少則一人使為本兵司屬彼生於其地身家之慮既無不周至於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士馬強弱與夫奏報虛實功罪真偽皆所熟知可一問而得詔如議行著為令

夏四月京師地震

京師因有地震之變詔釋尚寶司丞鄭履淳及內官李芳等千餘刑科給事中舒化等以熱審屆期請釋繫獄鄭履淳李芳等三十五人時庾死者已六人而餒瘠者居半詔釋為民芳等四人充南京守軍餘繫如故御史邵陞議選將才

上疏言請行各公侯伯應襲之子與已襲而年三十以上者俱赴京營提督教以騎射韜略并遴選中式武舉及武學官生之類出者相與淳勵之歲終延視科道官察其有異等者送部籍記以需將才之選上從其議五月外補科道官而以部屬改補之詔廷杖戶科給事中李已繫獄待訊削給事中陳吾德籍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九十八

時已與吾德疏陳節用因劾奏太監崔敏傳買年例金寶科擾紛紜請行停止上不允乃復上言陛下登極詔書停止採買蠲除加派海內歡若更生比者左右近習干請紛紜買玉買珠傳帖屢下人情洶洶咸謂詔書不信無所適從臣惟邊方年例奏發無時畿省饑荒求瘼不已可計之臣計苦無出奈何以一玩好之故而費數十萬之貲若不及今杜漸竊恐將來效尤轉相欺蔽不至空人之國不已也上大怒謂已沽名犯上廷杖一百刑部問候黜吾德為民大學士高拱議重邊方有司○都御史葛守禮疏議土兵拱上疏言邊方有司實兼牧民禦虜之責宜擇年力精

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
以三年為率課最者比內進加等陞遷或不次擢用不
職者降三級別用或罷斥治罪夫既引功名之路以散
之於先又嚴降罰之條以繩之於後庶乎修職者多邊
方有賴矣上令加意擇人悉如議行 守禮言國初制
虜內恃雄闊外懸重鎮然天府之固也自大字內徙
京師途露左肩所恃者彙顏三衛為我藩籬而夷情漸
異密道交通于是虜日窺邊登陴戍守遂無寧日始以
倉猝至調陝西各兵謂旋練士兵即當遣還今二十年
矣士兵之練何在秦兵未遣而越兵復來山東義勇又
以防秋至豈士兵皆不可用乎宜倣唐士兵之制隨地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九十九

訓息以備戰守毋徒調掣為也章下所司

秋七月大學士陳以勤致仕
先是以勤疏陳六事上言臣因頃來多病乞骸骨歸但
夙以藩邸舊臣恩意至重不忍苟去願披忠獻議以補
袞闕敢條為六事一曰慎陞擢二曰酌久任三曰懲賍
吏四曰廣用人五曰練民兵六曰重農穀疏入上嘉納
之因四疏乞致仕上溫旨慰留而請歸益力上察其誠
懇不得已許之加太子太師給郵傳去原如故事復賜
勅獎令其子編修陳于陞送父還鄉

八月浙江湖州府山崩成湖
因詔釋戶科給事中李已于獄為民刑科給事中舒化

等請釋李已及內犯張恩等分別各罪重輕行罰旨令
釋已為民恩等繫獄如故始法司疑恩結有內援欲借
以脫已及已獨釋衆始翁然謂上仁明獨斷左右不得
與也 北安門直宿校負一屍棄門外兵馬指揮李承
芳疑有奸使收訊之辭連內臣李陽春陽春乃先奏死
者以生人入禁故令扶出而承芳酷刑逼拷誣執非辜
上遂釋校而罪承芳給事中舒化請下法司不聽

九月詔追治錦衣衛都督陸炳罪籍其家
御史張守約追論炳結納嚴世蕃竊弄威權播惡流毒
宜剖棺戮屍逮治其子釋姪緒家人陸佐籍其家旨令
姑削其官追奪誥命子姪俱革職為民家產贓物如數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一百

籍入

虜酋黃台吉等入寇○黃河決

虜酋黃台吉等犯遼東大勝堡總兵王治玉及參將郎
得功死之 河決小河口自宿遷至徐州三百里皆淤
而坡反為河時漕政太弛漕艘五月入淮八月入關十
月守凍故河水橫決漕艘逆流漂損至八百艘溺死漕
卒千餘人失米二十二萬六千六百餘石
大學士高拱請別論方士王金等罪
共言金等自有當誅之罪不當以先帝殞於非命不得
正其終者罪之上命多官訊實以聞刑部尚書葛守禮
乃會多官詣于承天門外盡反金等獄詞吏科給事中

趙奮因上言法司爲天下持平昔則一主於入而不思
爲先帝之地今則一主於出而曾不恤後世之議陛下
何賴哉宜更將金等重擬若以金等爲從又孰爲首必
以陶仲文爲首今已死矣疏入報聞

十月虜酋俺答孫把漢那吉入邊總督王崇古留之

把漢那吉酋婦之所鍾愛以却于俺酋遂挾其妻闖入
邊崇古留之邊吏謹曰此孤豎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
曰此奇貨可居俺答即急之因而爲市諭以執送叛人
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抵犢之愛而制其命若弗
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
酋老且死而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者谷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百一

蠶秩置塞外其與黃台吉媾則兩利而俱存之弗媾則
以師助之外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內收其力因上其
議廷臣譁然以爲不可監察御史葉夢熊乃上疏言把
漢那吉之降邊臣不宜遽納朝廷不宜授以官爵將致
結仇結禍上怒其妄言撓亂命降二級外補

詔考察科道官○都察院掌院事大學士趙貞吉致仕

貞吉言頃因御史葉夢熊奏論邊事上干聖怒薄示降
罰足以懲戒矣今因此一人波及諸臣遂令科道考察
則將來言路壅塞士氣消沮願收回成命疏入上報已
有旨了及會察日貞吉與高拱去留異議不合吏科給
事中韓楫劾奏貞吉貞吉求去遂令致仕說者謂貞吉

雄才直節志在國家而激昂任氣遂致不合云

十一月金星晝見三日○進禮部尚書殷士儋武英殿大
學士入閣參預機務

十二月浙江礦盜作亂時處州礦徒從昌化突入寧國池
州沿江剽掠江南騷然○以潘晟爲禮部尚書張守直爲
戶部尚書劉自強爲刑部尚書○加王崇古少保兵部尚
書賜蟒衣白金世襲錦衣千戶諸臣遷賞有差

虜酋俺答執我叛衆來獻諄諄之時把漢那吉留於我首
婦恐我戕其孫日夜涕辱俺酋亦日夜悔且念乃以款
來而擁十萬衆壓境總督王崇古因諭以存恤恩而要
其縛叛示信酋婦感且愧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嚙臂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百二

盟世服屬無貳矣有於叛人遂訂盟通貢市馬如約而
諸酋亦貪漢財物願市俺答於是執我叛人趙全等來
獻崇古受獻遣使送歸那吉上命奏告郊廟庶存正法
以虜款功增賜崇古爵秩

辛未五年春正月己丑京師大風揚塵四塞

給事中宜東光請肅朝儀時未奉旨而舉朝譏笑以爲
迂東光憤滿遂發狂疾

二月百官謁見皇太子於文華左門

先是大學士李春芳上言東宮未出閣時閣臣宜以朔
望次日行謁見禮不惟臣等獲遂瞻仰之私而東宮亦
可開習禮儀養成儲德上許之至是文武群臣及天下

御覽官謁見於文華左門

文輝疏言官一觀望當戒二紛更當戒三苛刻當戒

四護短當戒末言大臣意見稍殊其意起觀望者潛

容低昂窺所向而攻所忌勢利當戒亦隨更叛服態

變于今朝賢佞評更于月旦或鄉黨故舊意氣激成致

傷國體論人不先大節乃拾其已往揣其將來陰私之

影響言詞之疑似形諸章奏彼此相詬人已兩失總之

在秉政者勿用希旨之人夫希旨之人果可終信而不

吾叛乎安知不黨同伐異陰設機械以中傷善類乎况

宰相不以抹時為賢當以格心為本格心之要在去讒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百三

遠佞使賢者得行其志願陛下慎選言官申劾大臣以

消朋比之私回淳厚之俗時高拱執政小人昔附徐階

者皆反面獻諛下石於階故文輝特言之奏入不十日

外補僉事以去言雖不用識者避之

會試天下舉人命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張居正吏部

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呂調陽為考試官取鄧以讚等四百

人○詹太監陳洪弟都為錦衣千戶掌鎮撫司事科臣劾

之不聽○議開膠萊河

之險業已從其議開整將畢會獻去官遂罷其役至是

戶科給事中李貴和言比歲河決轉餉艱難請修獻遺

策開膠萊新河復河運以濟餉運上以事體重大遣工

科給事中胡慎往視之河道都御史萬恭乃上言黃河

自西而東淮自南而北會於清河口東南入海夏秋海

潮既盛河復騰湧河不得入海逆流入淮淮不能敵故

河水道流而泥沙一擁遂成澱淤既淤則必衝踈土而

決之矣今惟疏其下流捍其決口水將自順毋煩多謀

以滋勞費時因議開膠河恭行令山東郡邑試之云中

有河道亦可漸濬而浮沙百里旋開旋塞其頑石粗礫

不可鑿者五十里有奇徒勞費無成奚容更議既而檟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百四

勦視還亦以為不便事遂寢

詔議北虜封貢

上御文華殿日講大學士李春方而奏北虜封貢事宜

具言外示羈縻內修守備之意上曰卿等既議允當其

即行之先是諸司條陳與王崇古議互有異同上以為

未當令部臣更議至是兵部尚書郭乾請如崇古議

辛巳日暈有珥白虹亘天左右戰氣俱蒼白色○詔起吏

部尚書楊博禮部尚書高儀○封虜酋俺答為順義王

時俺答款塞廷議封貢已決乃封俺酋為順義王諸虜

皆解辦受封比屬國而俺酋弟老把都駐牧上谷有五

子十萬騎強盛耻與俺答會盟上谷諸節帥務以餌中

之物其欲于是利漢財物從俺答上表通貢封其父子
官有差老酋益驕時有所挾以要財貨無差老酋死其
子故誣為中國所弑索賂乃已而少子滿五大者桀驁
叵測盡有其父鐵騎時時近塞為患將帥竭力啖之匿
不以聞

夏四月浙江杭州府栗樹生桃○戊午京師大雨雹○五
月中極殿大學士李春芳致仕

時春芳位居高拱上與拱不合言者峻擊不休乃五上
疏乞罷許之

六月辛卯朔京師地震者三○乙卯雷震圓丘廣利門鷓
吻碎之○秋七月命陝西織造羊絨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百五

陝西織造羊絨計三萬二千二百四十四匹計價七十五
萬兩巡按御史乞寢之不聽

詔令學倉驛遞官得選本省

高拱上言國家用人不得官于本土此惟有民社之責
者則然耳若夫學倉驛遞等官非有民社之責其官甚
卑其家甚貧一授遠官或棄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
能歸零丁萬狀其情可憫近例教官得授本省地方甚
以為便乞視此為例從之

八月俺答上表稱貢賜大紅蟒衣黃台吉把都那吉等賞
賚有差

宣大總督王崇古疏陳北虜互市事竣馬市無擾加太

子太保及總副叅遊金幣有差俺答既入貢邊防大弛
軍餉皆入帥帑以啗虜間以遺京貴近邊卒餒瘠無復
生理而板升生齒日蕃強梗無賴識者憂之
工部尚書朱衡疏議漕河

上言國家初制漕運悉資泉流自景泰以後由黃河入
運奪漕為河由是河身寢廣淤沙歲積不得不藉黃河
以行故今徐邳之漕河即黃河也往時河趨濟博則決
曹單魚沛而沽頭上下諸閘盡廢後趨邳遷則決野鴨
岡口下毫泗而徐呂二洪頓涸今沛邑新河既成縱決
曹魚可保無恙而茶城以南猶屬黃河非盡斥遠之無
以善後乞將議者開加口之說下諸臣熟計報可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百六

九月兵部尚書郭乾致仕以譚綸為兵部尚書○給事中
宋良佐議復遮洋總

良佐上言國初運糧率因元故自會通河成而海運始
罷然遮洋一總猶寓存羊之意至嘉靖末科臣胡應嘉
欲市息桑梓諸軍建議罷廢而海運遺意無復有存焉
者今河變頻仍運道屢梗宜將遮洋一總盡行議復務
足原額以存海運遺意如該總隸北衛兌北糧者令由
天津入洋抵薊州隸南諸衛兌南糧者令由淮入洋抵
京通仍傳訪國初並海諸衛所舊制使列陣連屯彼此
相望即河渠少梗而彼塞此通亦思患預防之策也部
議言遮洋一總先時徑渡天津海口不過八九十里今

欲涉海運餉事難造次乞先復遮洋一總而以良佐所
上事宜下曹司詳議以聞

詔以故禮部尚書薛瑄從祀孔子廟庭○十月河道潘季
馴請重盜決河防之罪

季馴疏言每歲河決之由河流衝射居十之四而居民
盜決則十之六皆以法輕易犯故也按問刑條例有故
決盜決河防之律在河南山東者俱問發充軍而南直
隸徐邳一帶罪止于徒請自今以後徐邳上下為河流
所經行處凡有貪水利避水患盜決故決者一如河南
山東例俱發充軍仍增入條例中議下刑部尚書劉自
強覆請從之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百七

十一月大學士殷士儋致仕○庚午天鼓鳴○上有事于
南郊禮科給事中蔡汝賢疏請攝養聖躬

汝賢言近因長至尊駕竊窺聖容微減於前夫皇上一
身關係甚大不可不慎今微陽初生正宜退欲養靜之
時願于官中澄心滌慮進御有常毋令溺志遊觀有度
毋令移情惟省覽典謨訓誥以陶養此心親近師傅公
孤以維持此心自然欲寡氣清神凝體固宗社生靈之
幸疏上報聞

十二月詔行皇太子冠禮

上諭禮部言皇太子明春講讀先行冠禮擇日且儀以
開

壬申六年春正月戶部尚書張守直致仕以王國光為戶
部尚書○刑部尚書劉自強致仕以王之誥為刑部尚書
○叙遼左功加都督總兵李成梁太子太保高拱加柱國
中樞殿大學士張居正加太子太師俱廢于世襲錦衣千
戶殷士儋加少保及在籍輔臣趙貞吉俱廢于中書舍人
○命錄顏氏裔孫嗣慎襲五經博士
二月皇太子冠

上御皇極殿文武群臣入賀仍賀皇太子于文華左門
召起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楊博加太子太師掌兵
部事○遣內臣督織于蘓杭

命遣內臣督織造言官力諫不聽工部言蘓杭兵荒久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百八

因不可再擾即遣內臣必擇忠謹安靜者以往上可之
命擇要者以進且務安靜毋擾民

閏二月上御皇極門疾作還宮

御史蕭燦上言冊典屢行宮掖太盛神氣太勞以致聖
躬不安乞節欲以延壽命不報

癸酉赤風握塵蔽天○安慶江卒作亂巡撫張佳胤平之
先是以安慶府為江防要地設守備武臣督兵卒以備
江盜後武弁多令僕夫冒餉更自為盜往往白晝殺人
掠其財于是以城卒與江卒更番巡警江卒不得逞嘗
懷忿恨及懷寧尉巡城撲其息者則江卒遂奮臂起以
挺擊尉指揮馬負圖因誅之曰擊尉法當死盍大送或

免乎乃誘張承祖調屯軍張志學發器械江卒百千人軟血盟于旌纛祠與守備楊遇春共締尉及部卒功郡未得入巡撫張佳胤至遂誘執諸武備而誅其渠魁亂乃平佳胤因請設兵備于池州府止言應天徽寧池太安慶甯德地理遠隔崇山大江盜賊淵藪舊以徽隸金衢道安隸九江道近如礦賊流劫徽池而浙兵不救安慶江卒作亂而該道同聞太平軍民呼譟入府而僅以和解焉有地方四千里而無一卒可以鈴束之者乞於池州設兵備而罷二道之通制者為便報可

三月皇太子出閣講學○山東左布政王宗沐議復海運宗沐聞紛事中宋良佐議乃力主海運之說于是遷提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百九

督漕運副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因上疏言國有漕運猶人身有血脉血脉通則人身康漕運通則國計足我朝運河幾百六十年疏通無滯今茲黃河泛溢數患漂流故科臣議復海運而縉紳之慮復云風波夫風波在海三尺童子知之然其利害則有辨矣古云地不滿東南東南之海眾水所委渺茫無山則趨避靡及近南水煖則蛟龍穴居故元人海運多警若起自太倉嘉定而北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茲謂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蛟龍有往來而無窟穴又其池高多山石舟至登萊因其曠達以取其速又且標記島嶼以避其患則當今佐河運之缺計無便于此者然此猶

舉時宜而言者語全勢則其說有三一日天下大勢二日都燕專勢三日目前急勢夫風波係天數臣豈能料其必無趨避占候使其不爽當不足以妨大計惟聖明採擇因條陳海運七事部議如宗沐言詔允行之詔謫尚寶司丞劉奮庸外補

時奮庸條上五事言皇上即位以來六年矣海內非不乂安而災沴未息外夷非不威順而伏機可慮朝政若飭而權柄漸移仕路若清而宿蠹如昔精神意氣漸不逮初臣藩邸舊臣胡忍緘默謹條為五事以聞一曰保安聖躬言乞凝神定慮忍性抑情毋逞旦夕之樂而輕百年之慮毋以有限之體而當眾欲之攻則聖德日清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百十

而聖壽益末二曰總攬大權言先帝英明果斷恩威莫測臣下斂手莫敢弄權今政府之所擬議百司之所奉行人才之用舍國是之更張果出于宸斷乎協于公論乎即輔導東宮乃閣臣之職而政圖身使朝廷名器本礪世之具而敢以市恩先帝之世孰敢為此乞大奮乾綱獨觀萬化則上下莫測其機而政柄不至偏重三曰慎乃儉德言歲費有經入不酬出今內府取銀已數十萬求珍寶作鰲山鑲金雕玉國計日蹙所宜痛戒四曰留心章奏言諸臣章奏或關君德或言朝政或評人品或酌時事皆以効忠匪有求挾乞當理者必庸任直者姑恕以來忠益五日起用忠直言即位以來或以勤政

諫或以節用諫或以進賢退不肖諫非承望風旨而攻擊以洩憤非迎合權要而薦拔以樹恩皆本于忠直乃遭斥逐乞嘉其批鱗速用以盡其才疏上外補謫知興國州

大學士高拱乞罷不許

侍給事中曹大埜論劾拱大不忠十事言前者聖體違和大小群工寢食不寧獨拱言笑自若且過姻家飲酒作樂不忠一也東宮出閣講讀當日侍左右乃欲三十八日叩頭而出是不以事陛下者事東宮不忠二也自拱復用即以復仇為事昔人直言拱罪如岑用宿數十人一切降黜不忠三也自拱掌吏部副使曹金以子女親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百七

三臣之後僅再見云

上崩於乾清宮壽三十六○六月皇太子即皇帝位時年十齡詔以明年為萬曆元年○上大行皇帝尊諡曰契天

明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純孝莊皇帝廟號穆宗

謹按謚法布德執義曰穆履正志和曰莊
秋七月加上孝懿皇后李氏尊諡曰孝懿貞惠順哲恭仁儼天襄聖莊皇后○加上皇后陳氏曰仁聖皇太后皇貴妃李氏曰慈聖皇太后○九月葬昭陵孝懿莊皇后祔葬
上時年方十齡主少國疑中人皆思撻臂以美威福而張居正深中多智耻居二高之下思所以傾之陰與司禮太監馮保結為死生交以圖高而高乃慷慨直諫以

學士徐階受先帝顧命所謂元老也拱以私恨多方害之必欲置之死地不忠十也請如先帝處嵩故事特賜罷黜上責大埜妄言命外調拱乞罷上慰留之時已不聽拱去而尚書楊博等連章乞留識者以為詭云

夏四月浙江黑青見

時杭州府黑霧中一物蜿蜒如車輪目光掣電冰雹隨之屋瓦皆震林中鳥雀擊死無算

詔進禮部尚書高儀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參贊機務○詔復胡宗憲原官賜卹典

時給事中劉伯燮上言故三邊總督曾銑浙直總督胡宗憲皆立功之臣竟以罪死臣甚惜之銑恢復河套任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百七

家起擢至刑部侍郎給事中韓梅以親愛門生起擢為右通政不忠四也科道朝廷耳目拱乃蔽塞言路戒論不許言大臣過失不忠五也科道多拱心腹凡拱罪惡隱諱不言知有拱而不知有陛下不忠六也昔嚴嵩止總閣事今拱兼掌吏部用舍予奪皆在掌握權重于嵩專權放恣不忠七也昔嚴嵩止子世蕃貪財納賄今拱親開賄賂之門受副使董文案金六百而叅政河南受侍郎張四維金八百而取侍東宮賊跡大露不忠八也沈鍊劾嵩謫發保安楊順路楷誣鍊殺之人人切齒乃受楷千金強辨脫楷不忠九也給事中吳時來昔在先朝抗疏論嵩所謂忠臣也拱以私恨借一小事黜之大

三楹四舖設一老人統率晝夜巡視三議定期言五月十五日上下限九月十五日下午限願携妻子居住者聽疏入得旨允行

龍目井化為酒○上不豫召輔臣入受顧命

二十五日巳酉上疾大漸

召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拱等疾趨至宮上倚坐御榻中宮及皇貴妃咸在御榻邊東宮立于左拱等跪御榻下命宣顧命曰朕嗣祖宗大統方今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負先皇付託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宜協心輔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圖功在社稷萬世不泯拱等咸痛哭叩首而出蓋自孝廟顧託

石代典則

卷二十八

百五

事過勇而謀或疎宗憲依憑權勢靡費軍餉與夫殺戮過慘不能無罪然當倭奴憑陵之際卒以計擒首惡海波遂寧此其功罪亦當相準孰既蒙贈賡而宗憲未獲昭雪則何以爲邊臣之勸宜加少恤錄乃詔復宗憲官仍賜諭祭

五月工部尚書朱衡疏陳漕議

言防河如防虜守堤如守邊河南累被河患大為堤防今幸有數十年之安以防守嚴而備禦素也徐邳為糧運正道既多方以築之宜多方以守之因條上三議一議夫役言自徐州至小河口新築堤三百七十里設防守夫三千七百名二議舖舍言三里建一舖一舖計屋

天下為已任恩官府遂絕詭秘莫測昌言于朝曰老臣謬膺托孤之命社稷宗廟事重不敢不竭股肱之力今而後凡內降命教府部章奏皆公聽並觀博諮詳覈遇有傳奉中旨所司按法覆奏而折衷于老臣以復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之義中人側目矣而拱策馮保內握機務交關兩宮專恣不可卒制乃與二次輔謀去保以清宮禁居正陰泄于保令善為計保遂矯中旨以去拱六月一日昧爽傳制皇后懿旨皇貴妃今旨皇帝聖旨日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內閣三臣御榻同吾母子三人受遺命東宮冲年賴三先生竭忠輔佐以安社稷今大學士高拱攬權擅政朝廷咸福輒敢自尊不復知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百五

有主上固測其意欲何為吾母子驚懼不安高拱令以少師中極殿大學士即日回籍其諸大臣受國厚恩務竭忠報主不得附阿權臣蔑視幼君自今各宜洗心滌慮毋蹈此轍于是緹騎兵番踉蹌迫逐一夕過行蒙篋奪攘無遺大臣去國蓋未聞狼籍至此者

高儀遺言曰天運一同事多符合正德初劉健謝遷與李東陽謀去劉瑾而東陽泄其謀于是劉謝去而李獨留今高拱與儀及居正謀去馮保而居正貳于保于是二高去而張檀國健拱皆河南人遷儀皆浙人李張皆湖廣人事之奇合如此

文大論曰高拱當崇華之時居保衡之位開誠布公周

防曲慮不阿私黨不顧私家即古之社稷臣何以加焉
不幸比之匪人反面旋噬狼狽出走資斧盡喪亦足悲
矣而張居正以擅政夷宗視高禍什倍其慘拱死而人
為卿寃居正死而人思刺肉則忠邪之辨何嘗不明而
禍福之幾亦安有莠莠哉然拱天姿剛愎持論多偏足
已而不稽于眾任氣而不折于理抱朴忠而專政恃偏
才以蓋人易所謂九龍有悔殆謂是乎

謹按史臣曰先時法令嚴且百官兢兢上乃寬仁大度
黜不經之祀罷無用之作蠲非義之征絕無名之獻至
如制節謹度好生戒殺嘗食驪腸而上及即位間以問
左右左右請詔光祿常供上曰若爾則光祿必日殺一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驅以充內膳吾不忍也歲時游娛行幸言光祿供膳必
先期以請候上肯為豐約上嘗裁取故約者歲省光祿
費以巨萬計其恭儉如此言事之官雖震怒然青讓後
嘗釋遣之留心邊事憂形于色嘗廬大漠之長 恭義來
王哨峒憑林之孽俛頸就縛即史稱鳴鐘清渭 北
關未足以喻其烈也至若守祖宗之法無紛更約
煩先儲貳之教為久安長治之計皆獨斷于宸衷雖
國未久規模弘遠矣



ZW 21181888561541